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九六・史部・地理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

〔清〕顧炎武撰

.....

—

2665/06

常鎮

備錄

武進縣志

額賦注一 宣德七年 欽賜禮部尚書胡濙原抄沒孫昂入官田壹千叁百

伍拾畝房屋壹所門面內房共貳百零捌間基地拾陸畝奉 聖旨房

錢稅糧都不要你納戶部隨給常字叁百叁拾柒號勘別行文撫按將稅

糧差役盡行蠲除注二 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請立均徵加耗法大畧謂

蘇常諸府稅糧自洪永以來適多待免大戶及卑輒游談之士例不納糧

納無增耗惟警東來小民被迫累年拖擾不完據蘇州一府自宣德元年

以來積欠米麥至柒百玖拾叁萬陸千玖百玖拾石松常等府莫不皆然

今議諸府稅糧各連加耗并船脚使用等米壹總徵收撥運又將觀倉蘆

簾并作囤稻草取勘見數仍以加耗餘米留存賑濟或與人戶包納夏稅

馬草農桑絲絹等項于是諸府錢糧始得清完 建濟農倉者得蘇松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一

三府土壤雖饒民生甚困耕耘灌漑修築疏濬無有已時類皆乏食又其
轉輸糧稅或罹風盜之患未免借貸豪倍厚酬息樣奪益急兼并日盛
以致農民棄其本業膏腴之壤漸至荒蕪地利削而國賦虧矣臣於宣德
八年區畫設立水次倉廩連加耗船脚壹總徵收并先奏 准節省耗米

陸拾萬石見在各處囤貯今欲於三府屬縣各設濟農倉宜所收貯前米
過後農民乏食或運糧遭風失盜俱於此給借賑濟賠納秋成各令抵斗
還官免其倍息舉債以資無并 立京俸就支法先是蘇松常三府歲運

南京倉米壹百萬石以為北京武職之俸每石外加盤用耗米陸斗然前
體既可以南京支取獨不可於三府就取乎是歲減耗米陸拾萬石 正

統二年復請立馬役看得洪武間北地被兵民艱買馬當站兵部議於江
南人戶湊合民糧伍百石以上買上馬壹疋肆百石以上中馬貳疋叁百

石以上下馬或尺分撥北京等處當站走過俟後土民復業僉發替回永樂初如今以三年更替為限時因民糧不敷又將大小人戶官糧編湊每足馬有編貼肆伍拾家多至貳叁百家者路遠費繁有馬死或馬頭事故移支勾補者有鋪陳什物損壞借債置買回家追賠者有馬頭消乏告替里胥賣富差貨每壹馬事故壹夫被勾貼戶數家俱無寧息雖連年買補起解隨即棄馬逃還首得各處馬驛所在有司俱有孳生馬足可以選補驛馬各驛附近衛所旗軍可以選撥當站約計洪武間借編江南驛馬不過貳千餘疋若今照數撥贖則占用在官軍馬不多可免江南數萬家微歛勾擾之苦鋪陳什物損壞者坐派江南府縣置辦送驛應用如此則在官有走過之實小民無追擾之患 正統六年復立買納馬草蘇常諸府歲供南京馬草沂江西上風濤阻惡最為患苦今令買價就彼地方易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二

而納俱奉 旨行至今賴之 嘉靖七年宜興知縣丁謹疏請內開府屬武無江宜四縣前代稅額每畝征伍升叁合伍勺至正丁酉武進宜興先附 天朝無錫江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竊據天命征勦苦戰十年我軍乏食至丁未年權于武進宜興預借次年秋糧民田每畝伍升叁合伍勺併作壹年起科遂徵至壹斗柒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知府趙良貴以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撫臣失于申請併舊額及預借之數聚作實徵未曾分豁宣德間巡撫周忱獨憐二縣糧重奏乞金花銀陸萬肆千兩每兩折米肆石官布捌萬疋每疋折米壹石儘派二縣歲速政更金花銀每兩折米貳石捌斗省出之數反包別用官布捌萬疋亦為拾江嘉定二處分去叁萬疋二縣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後之苦其來如此乞轉行巡撫衙門金花每兩照舊折徵官布為拾江嘉定分

去者照舊復還分派仍將例歲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減半科徵以補二縣重額之數行勘問本府知府張大綸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陰同宜興武進反不得與無錫比委係不平然舊額卒難擅改但取彼之餘包此之耗又善體文襄之意而權不度經也每畝得減耗米叁升伍合本縣共免米壹萬捌百石有奇永為例 嘉靖十六年知府應慎謹議常年會計奉戶部開坐稅糧馬草起存各衙門本折色數目到府派屬徵運原未立有法程故輕可那重可那輕奸弊百出莫能查考本府錢糧有白細粳糯米次等白粳米有糙粳米有金花有白銀有官布田地四斗則有柒斗陸斗以下有伍斗肆斗以下有叁斗貳斗壹斗以下前周文襄公立法柒斗至肆斗則納金花官布輕贖折色貳斗壹斗則納白粳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則輕重而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情奉金花益富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三

利買金花書算以官田作民田輕則改重則巧於飛議非一人一日所能查理貧寒小民各聲認重則納本色雖欲告理而難于悉達若勢則使然也其夏稅麥絲每年分各會計於秋糧田上徵辦近從民便比照湖州府均耗事例申蒙本院驗糧均攤通算所屬各縣秋糧夏麥實在之數隨糧合用耗脚併作一次會計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其白細糯粳次等白粳糙糧頭緒雖多然准米料數皆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官布名色雖異然計銀扣派均謂之折色概煩就簡分為二項每糧壹石驗派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救弊之法可謂要矣又各屬田有多寡則有輕重欲將合用耗脚將本府所屬官民田地山灘塘蕩等項除魏國公徐義庄并衝成潤望田地止徵原額米麥俱免加耗外其各屬官民田地若干原額米麥各若干合用不等脚耗若干各隨多寡加減分為官民二則官民山

灘塘湯淹圩埂正耗另為一則若正米數多而耗米遞減若正米數少而耗米遞加如某縣官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民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官民山灘塘湯等項若干正米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通融損益幾官府易徵小民易曉非惟可筆里書增減即說之弊重則之田亦樂買貧無不售之產積荒之田亦樂種野無不耕之士計畝均輸稅各歸田尤為均平里甲無包賠之苦官民兩便然起存稅糧各縣不等查照先令酌量處分均攤其先軍北運白糙糧米派與武無江宜四縣如南運白糙米若各衛倉糧儘派靖江一縣其餘各衛門本折絲絹草鹽鈔義後馬後均派閩屬五縣官布折價較諸金花彼此相若仍依舊規分派武進宜興二縣如此庶原額不失均攤有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

均則無獨累之苦簡則小民無欺蔽之私矣 隆慶二年鄉民比例均科將官民田宜萬肆千貳百玖拾壹頃壹畝壹分叁厘每畝均科平米貳斗壹升伍合壹勺伍抄捌撮壹圭柒粟陸顆叁粒民山蕩如故自是官田之則遂廢而民田每畝為賠米貳升壹合叁勺矣 先是嘉靖三十二年無錫知縣王其勤丈田竟併官民田地均為三則吾邑亦遂倣而行之不知官田者抄沒入官 朝廷之田也民間止是佃種未嘗納價其每年上納止係官租原非稅糧凡為民間平田佃種者率完租米壹石官田重至七斗其高低民田佃種者率完租七八斗官田輕至四斗其視佃民田者已屬輕額矣故當時奸頑之民敢於拖賴錢糧者多佃官田良民不願也說者不察曰租為糧遂病其重一弊均于民田令其賠賤將 朝廷入官之田無價而自與頑民將原額所納之租無毫而重害平民非理非法殊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可悔即當時藉口不過為則多則人易為妖然當是值止官民二則近為平沙高低或三則或六則矣三則六則不苦其為奸二則反苦之乎即欲均糧當存其額何也藉有如胡忠安者起 朝廷欲賜之田且將何所取大都精于錢穀先無如周文襄後無如應即侯苟于民便于法宜二公當先為之豈止令官田自為則民田自為一則也 萬曆十年奉 旨通縣大劃 舊制丈量之法有魚鱗圖每縣以四境為界如都如之田地以坵相換如魚鱗之相比或官或民或高或圩或肥或瘠或山或澆逐面細註而業主之姓名隨之年月賣買則年有開註人雖變遷不一田則一定不移是之謂以田為母以人為子 依乎母而的 可據縱欲詭寄埋沒而不可得也此魚鱗圖之制然也自此制一廢以田隨戶以戶項田戶既可以那移而田即因之變亂母依乎子變動不拘官民肥瘠高圩山蕩存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

籍者特其強爾名是而實非於是高虧角折之虛糧不可勝計而縣總操欺隱灑派之權是年丈量嘗造魚鱗圖聞之每面實費數金推求繕寫不啻再三總而藏之在官未數年來胥史惡之毀棄殆盡有抱而驚之市人之用者若自後飛說復出莫可端倪即如萬曆三十一年鄉民金某身為總書一旦欺隱田六百餘畝灑派眾戶已則陰食其膏而令一縣窮民代之稅後同事者訟其奸竟為一二縉紳所護脫即一以推其餘獎亦何可窮詰也且其時畏法者尺土不遺奸頑者連呼多漏欲求其策必如縣令馬君汝璋開溝法乎其法以一百八十丈為一里每里總該田五百四十畝內再逐一分丈塘溝若干圩埂若干基墳若干河街若干以其細數合其總數然後總縣若干里而合界之是或一道也聞近日江陰丈田邑侯和君敬用此法而加察諸奸畏氣惜後未畢而和以左遷罷今日足國

裕民之大計無如清稅法清稅法無如窮總書總書之憲穴非一日智計非一人影射片時權掩蔽月然而不難察也第得一飛明之令如隆慶間上虞謝公而奸窮矣而又嚴立魚鱗圖之制專責典守于戶房若為令甲有如損一苗者坐不赦起搜剔其廢幾乎窮嘗謂令武進者能窮戶籍胥史之奸而為民造福不淺矣 唐荆川先生答施武陵書曰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蓋田有肥瘠雜以一禁論論須於未丈量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為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為定畝起賦之準亦嘗觀 國初折畝定稅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意今茲不先核田便行丈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六

須臾自明此意乃可若付之下人為之不無弊也 萬曆十一年改科田據經賦冊開清江縣縣治濱江其田土多係漲沙積成故稱曰沙然而冊漲不一冊則宜豁其漲則宜加之賦以故舊例每五年清丈一次除以漲抵冊外不足則以縣縣額攤補有餘則亦縣縣攤減惟求不失原額而已倘告冊非其時者有司不得與理告陞科者暫以其米貯本縣濟農倉備賑務報循環以便稽查仍伺應丈之年方許收冊算派若類數則亂賦法徒滋奸人欺弊非其宜也今後傍邑有告冊者宜照清江縣例行仍必責令告冊之人查有新漲田土方許代豁 是年去丈量僅一歲耳而紛告改科何取聞當時科之高低以田主之強弱為低昂故往往沙得平而平反入于高下之則其後歷年告改抑或由此大率告陞告改多出于西北沿江諸民灘沙積散不常歲月轉陞靡定而人情巧詐亦巨測

萬曆三十年奸民中言利之旨中官下勸勢張甚地方洵賴當事者委曲調停得以無患今黃山脚諸處日漸漲成田民爭利之鎮江志云王端毅公撫江南議以各處臨湖濱江東冊西漲田地名曰新增實非舊額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為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意可師也 唐鶴徵曰予嘗總計吾邑之賦當洪武初畝田課米伍升後以漸增至乎十年墾田玖千叁百餘頃冬夏賦以拾肆萬有奇宣成間墾田壹萬伍千餘頃冬夏賦以貳拾叁萬石有奇幾一百二十年增三之一然墾田幾倍之賦似增而實減也萬曆年來合田地山塘蕩等項止壹萬柒千餘頃冬夏賦額遂至叁拾壹萬伍百石有奇亦百二十年又增三之一矣然田增至貳千頃以增校舊賦幾倍也何前增之寡而後增之多乎語云滄海不能實漏卮矧非滄海乎截長補短方肆百捌拾餘里山陵湖蕩幾半之為足以供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七

利之所任蠹之所叢苟非強察之吏爬剔抉則上取其一向下費其十奈何望其不涸不竭也其最繁於輸者惟本色以軍運者曰軍儲幾二石而致一石以民運者曰白糧內官供用光祿及 涇景福三府之入是也幾五石而致一石運至南京衛倉者則以一石五斗而致一石迺其最省者也折色則以辦金花官布漕折輕齋馬草農桑鹽鈔漆茶蠟菓筍牲口料價段足胖襖馬役及光祿稷糯之折府部南北公侯祿俸之折鳳陽壽寧淮揚鎮江諸倉之折至南京之山川壇祠祭署供用庫酒醋局光祿寺之蜂家砂糖皆有折焉蓋不勝其瑣細也嘉靖初賦額既懸會計無定蓋自畝七斗六升以至二斗一升不下十有餘則周文襄公忱乃權以本折之難易以求其平至歐陽撫公鐸始以本府應公權議眾多益寡通融為一惟官田民田不容紊易各為一則而已正耗本折以時會計雖在輕

額者不無苦於額增然賦有定額會有定時吏胥不得低昂貪暴不得橫徵矣故吾常之民無問知愚至今頃烈焉然清賦額猶易清田額更難蓋有田而無賦者有賦而無田者其原起於富家之君子急於售產不暇推收久之而推者無所歸里胥之奸執巧於飛灑久之而納者不知其自下困貧民上虧國賦延至萬曆初年勢窮當變江陵奉旨遍宇內而大馬初意止期均賦不期增額也奉行太過悉求增以爲功然圖票開墾爲日已久從實步之未有不增者始慮其無增則嚴刑峻法山場溝蕩悉大爲田增額適當及至歸戶則上符其私下志其弊所增之額全不在官矣故畏法者取益虛丈仍有賦而無田巧法者陰縮增額終有田而無賦於今二十年來積弊日增大抵西北之田視之雖平沙磧難肥別其高者東南之田視之雖下土饒易真別其平首山陵時望咫尺荒闕未足浸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八

邊灘園築一成苗畝終有可期尤當少爲劑量焉耳其錄起存款項備查秋糧本色起運免軍價運糙正米內官監白熟細正米白熟梗正米供用庫白熟梗正米光祿寺白熟梗正米白熟糯正米景府涇府養膳祿白種正米府部等衙門糙正米儀牲所糯稻糙正米南京各衙倉糙正米秋糧本色存留存恤孤老口糧米秋糧折色起運京庫米折金花銀開白棉布折色布銀府部等衙門米折銀宗人府米折銀公候祿米折銀甲丁二庫硃漆料銀供用庫本色蠟茶銀折色黃蠟銀光祿寺菜筍料銀工部四司織造料銀箭枝料銀磚料銀歲造段足銀南公候駙馬伯府部等衙門休米折銀祿米折銀南光祿寺家糖料銀柴薪脚價銀南戶部茶課銀馬役銀揚州府倉米折銀鎮江衛淺船料銀江北河工米折銀輕齋銀迤江水脚銀蘆席銀夏稅折色起運京庫麥折金花銀農桑絲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絹銀戶口食鹽鈔價銀公候麥折銀南山川鹽藉田祠祭署正麥折銀揚州府倉淮安府倉鳳陽府倉壽州倉亳州倉鎮江府倉各麥折銀馬草折色起運京庫草折銀南供用庫酒醋麵局草折銀南戶部定場草折銀鎮江府草折銀衙門歲用起運修河米折銀甲丁二庫硃漆鋪墊銀官布鋪墊銀山川壇耗麥折銀白糧車脚銀貼役解扛銀衙門歲用存留府縣官吏兩學師生吏折俸銀練兵并新增兵餉銀蘆灘課拉銀另解進仙銀米以上惟免軍輕費水脚蘆席爲軍運餘俱民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九

煩簡不等民甚苦之弘正以前不可考正德間本府同知馬議將通縣田地均分十段別造十段文冊每年編審一段初甚便之而後造冊之時富民巧爲規避人戶消長參錯多有產去差存者訟牒紛紜官民病焉嘉靖元年巡撫羅議將里甲均徭俱行三則編審以家資富庶及丁田居上者爲上戶戶丁田數少家道頹可者爲中戶戶丁田消乏者爲下戶某項徭役重大合派上三則人戶某項徭輕者合派中下人戶一戶或編一差及數差或數戶朋一差務期酌量貧富定擬差役輕重適均嘉靖十四年知縣馬汝彰據里書開報輪審人戶丁田數目到縣對數徵黃二冊多有奸民賄通里書以田地挪移後花分說欺瞞避差後今議將縣官田壹千叁百玖拾陸頃陸拾貳畝柒分伍釐折民田壹畝共折民田貳百伍拾玖頃叁拾伍分實實在民田壹萬貳千玖百伍拾捌頃捌

拾壹畝肆分山為赤百伍拾肆頃赤拾捌畝每拾畝折民田壹畝共折民田赤拾伍頃肆拾赤捌分人丁拾貳萬肆千叁百玖拾捌丁每丁折民田壹畝共折民田壹千貳百肆拾玖頃玖分赤肆毫伍絲續造文冊刻立石碑每年以叁百叁拾頃赤拾伍畝玖分赤肆毫伍絲續造文冊刻立石碑每年以一段編愈此所謂十段冊也 嘉靖十六年知府應檣議立里甲均徭議曰力併則易廢事分則易難里甲均徭分為二事凡以便民也奈何本府田根每歲推收奸徒得以計避申蒙 本院議准通縣詳編則其事分其力愈省矣但里徭有異而丁糧無二若仍二次編審亦不免於煩擾今將各項合用數目總會而併做之仍查照舊額各以類分法雖簡而實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十

廢也其見年里甲每里出夫一名專一投遞及不時做工而已官吏人等俱不得免 嘉靖二十一年巡撫都御史夏和謨劄付均徭舊規十年一編本有一勞九逸之宜緣何建議更改即今年一編似有繁輕易舉之便緣何民不樂從二者之間要見何者便民何者病民何者經久可通何為窒礙難行不許泛為兩可及避嫌遷就以貽民患其以前役過自第六甲至十甲人戶若與以後未役第一甲至第五甲人戶一槩以十年輪編則役過者似有偏累之虧而未役者不無輕省之俸務須稟益得宜酌處停當俾人心允服而經久可行巡按計汀條開均徭之害舊規十年一編得九年安息近用縣縣通編之法聞其輪年均徭之役亦所不免遂有大均徭小均徭之說弊端甚多催數不息是否前弊應否復舊合行勘擬知縣徐良傳議得均徭一欵十年一編出銀雖多而百姓有九年之空一年

一編出銀雖少而百姓無息有之期况田野細民投權銀兩或假手於見年之里長或包納於積年之歇家多收少報美入惡出其弊滋甚不若先年十段冊將縣縣丁田分作十段多寡之數大畧相等一年一段較若畫一可以革舊時那移之弊可以免近年應脩之患官民兩便經久可行也舊時均徭之弊那移出甲十甲之內不着一差十段冊之法正為革此弊而設何也人戶之消長不齊田地則一定不易故十段冊專以田地為主不以人戶推收為主如一縣有田十萬頃分作十段則每年該得一段為田一萬頃官司惟據此一萬頃之田點差中間人戶推收縱有不齊而田地固自若官司亦不必復問之矣出甲之計將安所施故曰可以革舊時那移之弊又此法一定百姓皆得豫為之所商賈之買遷工匠之執技間民之轉移執事者亦將歸而計九年之贏為一年之役既役之後又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十一

照而樂東西南北無不可者警鼓之召不復驚里胥之席不復設故曰可以免近年應脩之患有此二便至於秋糧帶徵則又有可講者夫有田則有租稅糧是也自則有庸徭役是也徭役而盡為糧差也雖併入稅限可也一年徭役銀力若干而力差又有重有輕如斗級庫子之類倉庫出納動經數年非有司隨時選取殷實良善之家而一槩付之無心之會計萬一亡賴之徒肆為侵盜此其當講者一也常年會計在秋冬之交而任役百需則自入春正月朔日以來即無一事一人可關勢必預為一年之計而後可此其當講者二也稅糧自功臣田土之外無弗上納而徭役則有全免者有免其半者有免其十之二三者分更分滿會計將益雖天此其當講者三也然不若十段冊之為簡便周盡也本縣上自大天下至閭閻小民孳然以復十段冊為善及據無錫江陰宜興靖江縣申各相同

呈府轉詳巡按周 批據議委曲詳蓋者實舉行 邑人編修唐順之與
蘇州守王儀書曰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槩有五 大
戶之說寄也奸猾之挪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戶之濫免也 大戶之說寄
起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說寄之弊謂某官例
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說寄田萬畝則散萬畝於十
甲而散免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其說是矣然雖其以萬畝而散之
各甲以歲一倖免千畝者必非各甲皆是本官真名與皆注本官者也必
將田甲說為之名也使其田甲皆是本官真名而不說為之名則一人而
十甲其為奸固易破矣若必是一甲為真名而諸甲說為之名遇其真名
與注官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十年亦止免一年耳
安得歲一倖免也不然均徭冊外別置一冊注每歲所嘗蠲免之數如某

官例免田千畝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權
足例免之數 外則後如此則雖甲一免歲一免亦止得一甲一歲該免
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法在一體察吏執之雖真是官戶之
田亦不得覓額外濫免况說寄字至于移甲之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冊
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冊與十段冊之不可據者則固以為與
每歲推收之法相礙也夫每歲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後十年定冊宜於後
不宜於賦使主戶賦主田賦則應田流轉後則依戶擬法是以賦法則既
準之每歲推收之徵冊所以便民之惟輸稅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
冊所以便民之照差即此兩法本不相礙而執事又疑於擬定冊編差或
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之某
人而某人宜頂吾差于是官為之按其賣而以某人頂某人差如此則是

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以實力頂差者新買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
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買主以實力頂差可以無累乎舊田之人且夫後
法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分則可花分子戶
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花分鬼名以移絕有而就絕無也且十年
輪編不能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之於
掛籍之始而非所以較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
以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一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戶累
時輪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一編差則戶
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說寄賄買兩弊則繫乎令長之
彈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弊則繫乎冊籍之精
核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為全

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宴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為全利乎
縱可以盡革說寄賄買花分移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一囊糧
集錢奔走城郭此其利病亦自相集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有司激
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却不就舊法中調停裒益而驟變之以收一
切之效以為此足以裁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萬
口說一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戶豪民而性多出於窮僻困阨
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槩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
十分為率性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為數則狹令長耳目差易備持等而第
之差易辦縱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令一歲盡審十分則其為數頗濶於性
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籌算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算缺漏益多則戶
書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為規避小民無金

可輸則受苦役益無所訴而長念則益不能覺察若此者非業之長令多精彊而後之長令多鶻突也其繁簡濶狹之勢寬然而執事乃謂輪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輸年則胥猾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力差約銀拾兩為率住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伍兩貼戶約銀伍兩則貼戶伍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寡而歛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則業率出銀壹兩者今賦而十分面之一業用貼戶五者今必增而用貼戶之為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尚不能備識貼戶之門者何況能盡歛其錢是以住時所病正戶饑餒貼戶今時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民不幸被煎正戶則破家矣若此者非業時之正戶皆強梁而今之正戶皆懦弱也其聚散零總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惟又如銀差曩之法歲總納銀壹兩則今之法歲零納銀壹錢納多者其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十四

稱之數必重納壹兩縱倍之叁兩而奇足以納矣納壹錢非倍之肆錢伍錢或至捌玖錢不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不獨如是而已以壹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為壹兩之銀一適赴官守候交納一適往來盤費或交納不時公人一適下鄉需索而已今以壹兩而散納之十年則是為一錢一之銀亦一適赴官守候交納一適往來盤費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適下鄉需索是今日壹錢之累並不減於壹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淫於十年其為便耶其為不便耶其最不便者其為坊郭之豪民耶其為窮僻之細民耶此其為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謂似涉騷擾而已也則今法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糧帶徵之說既格於復除之無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甲諸弊而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行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者

則亦有說夫黃冊之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故也黃冊之法故而邑之丁與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為之括其欺隱以補黃冊之不及以均平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徑用黃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無弊乎則為之十段冊以補黃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併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則過也執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盡一故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胡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之民之情不甚遠乎常之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必不可行於蘇也 嘉靖四十二年巡撫陳瑞查得庫役專司者守非供應後也迺近來有司以庫子為舖戶有花段卓席之煩有收支賠賂之苦他如公堂拜見紙筆下程各衙油炭椅卓日用果菜之類無不取給焉是以千金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十五

家費八九百不能當一年之役累六七載不能了一一年之差至于河下斗級供應亦令庫役預借支給是以一縣重差取足于三四人之員為民父母何忍虐使其子至此也今後各府州縣掌印官庫子止令看守庫藏不許仍前濫派及接受拜見公堂之費果事有不得已者動支官錢禮有不

可廢者申明工司與其虐取于民孰若公出于官與其歛怨于下孰若分誘于上違者重論究不貸嗣後并禁祇應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劄開淫里雜係而遂丁田賣出一事故民間疾苦所係惟均據嘉靖十七年書冊出入行借未嘗不善奈何法久弊生或用坐派之類仍編立空役或因原議之太佚私自加增或經一事之申允輒為舊規或以併途之浩繁另立名色查盤之所不及書冊至不相蒙又如朝覲賓興等銀三年帶徵以供一年之用導河夫備等銀每年常徵以應不時之需與凡一切不急之費

經收利其可緩而任意侵挪官吏交代不常而漫無稽考及臨期不敷非
提編下甲則另派百姓矣仰將里甲一應公費恭酌地方繁簡斟酌的確
議報等因隨該本府知府許徽議得各屬里甲如慶賀未祭祀鄉飲之
類詳備無議外惟科貢考校公費供應修理城垣衙門新官到任器物使
客禮儀備用等項不敷幸有另派總甲里長夫役等銀數千互相濟用近
蒙裁革益不足今議應因者因應革者革應增減者量行增減四縣俱
以均徭輪段丁田算派入每丁折田二畝山塘以十折田之一總計一年
合用之銀原共銀八千四百三十七兩二錢零每年共增銀二千八百八
十九兩三錢然實減總甲夫役等銀共六千二百六十餘兩矣編定銀數
遇用申支三年帶徵科貢等銀按季解府候給承為遵守 是年巡撫林
潤又劄開均徭者必丁田齊一輕重得宜乃均也今查十段冊如丁田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十六

而優免又少者則人戶編銀即少丁田少而優免又多者則人戶編銀即
多以致規避成風多寡懸隔此銀差之不均也力差中如州縣總解戶斗
庫船頭等後所費十倍極重民壯巡邏等後費一二倍稍輕今以田力富
饒之家反得輕役而瘠薄中人之產反得重差此力差之不均也甚者奸
猾之輩輪甲將到而預跳別甲以規避投靠托勢力差既避并銀差得以
樂免富者日強貧者日累何以均徭為哉合無行府取各縣十段丁田
逐一查埋泉多益寡務得其平除已應後外其未輪年分各候該年即有
過割不得聽從規避一年止編一段即有別故不得擅提下甲應優免者
照舊例填發不得拘勢豪增減應銀力者照田力編審不得任里役輕重
寄庄人戶不許苛恩冒免本處官戶毋得分門重疊上戶不得討占銀差
下戶不得混編重役等因隨該本府知府許徽議得本府所屬武無江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四縣丁田舊規一例十段輪流編審近該本府知府李幼滋查得力差賠
費頗重議從田起銀差納官頗便議從丁起其田不及二十五畝者亦編
銀差每年輪審一段輪段人戶閱領官銀照後出力當差又查得向來優
免太濫小民苦累宜照近議題 奏事例優免十年止免一年一年止免
本戶不得分外加增及各段各戶混免仍將免過丁田分註輪段之下以
便稽查 隆慶四年巡撫朱大器行條編法先是江西諸郡行條編法人
皆稱便至是兵憲蔡國熙廣詢而力行之其法先總縣州縣每年銀差若
千其力差應出額後銀若干其繁苦而應加增者明為加增共該銀若干
次總一州縣實在丁田若干除優免外將一歲合用之數均派丁田併入
秋糧徵辦應解者官自發解應顧者官自給值并里甲每田一畝大約共
輸銀一分五厘有奇百姓不知有徭里之差矣至今承為例云 隆慶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十七

年巡撫張佳胤巡按李學詩議前項徭銀派入秋糧會計帶徵 唐鶴傲
曰萬曆初兵道廣平蔡公做江右條編法將行之詢於鶴傲鶴傲曰差
不便於士紳爾齊民則誠便已然以私計之毋適身為士紳之日寡子孫
為齊民之日久相好適士紳之不便輕而子孫之長便重爾蔡公笑曰清
從其久者重者蓋先是優免雖有制京朝官常得全免即以入粟拜光祿
鴻臚者田至一二百頃率得免焉齊民一食重役旦夕破家詭寄冒免之
弊時方盛行余故云然條編者大畧與歲編同縣一縣之役計銀若干科
一縣之田賦銀若干第不分銀力率附正賦而徵之既徵銀入官為之
顧募應役者也一時民情翕然稱便既而有行之山東首齊魯之民羣起
詳為益條編主田為某而每丁折田二畝江南地土溼澆以田為富故賦
役一出于田賦重而後輕以輕履重且指妄費安得不利齊魯土瘠而寡

產其富在末故賦主田而後主戶賦輕而後重以輕帶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戶科都給事中光懋山東人也概請罷條編法會江南諸郡金花懲期時有御史方巡按江南還司徒詰其故御史實不知故謬言曰以什條編故輒混金花于他項支銷戶部以為實然因覆奏 旨金花銀兩原不在蠲免之數依擬着另項查徵以後再不許拖欠致虧國用前累有 旨內外諸司凡事一遵 祖宗成憲不許妄行更改近來通不遵守好為生事擾民依擬再行申飭着各撫按督率各有司各將田糧差役里甲驛遞本等職業實心幹理如舊法有弊只宜補偏振廢通變宜民不許妄生意見條陳更革反生弊端違者定以變亂成法論而既余鶴徵亦以使還謁司徒因請曰條編法甚善何却覆若斯之嚴也司徒曰金花且為清奪何言善也余駭問故司徒曰御史言然余曰非也司徒曰有司事御史實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十八

之子未之知也余曰卿曲事鶴徵實知之御史未之知也司徒曰何以徵之余曰條編法行以癸酉金花之負在癸酉後御史言是負在癸酉前鶴徵言是司徒入覈之果在癸酉前因曰子言良是然何以知之余曰額賦總徵亦曰條編所稱善者以緩急之權操之有司云爾額賦就急金花者姑以武進論折徵八萬餘金：花居二即善運有不輸其二若采有二即金花解矣烏得他夫且先是額賦款目實繁未有紊亂胡增一均徭遺至清奪也司徒曰子姑悉言之以貽我：將更覆之以謝其便法者余退為書大畧曰語云法無全利斯言非也條編之法其全利者采議者何其紛紛也余不知他省姑就江南言之不嘗歲聚一縣之田而均之後采銀力正貼之低昂有司耳目勢必不周奸胥黠吏上下其手是歲集一縣之賄賂于奸猾也甫徵正賦復課均徭是歲兩叢一縣之追比於有司而勤一

縣之勾稽於百姓也奚其可不嘗十分聚縣之田而後其一乎然令中下之家積十載待一朝之需不能也以一年而併十年之額不任也即富有者既盡其田而編之至數十畝又舉其重而責之至數十倍其倖而尾全者吾見亦罕矣至于額後則額者與受額者交相病也貼後則貼者與受貼者交相病也于是乎巧詐百出以逃後後貴交者則詭寄以幸免不亦銀差爾通奸胥者則為移甲為花分移甲則移未審編之戶入既審編之甲十年俱不役矣花分則以千畝之家下同于百畝百畝之家下同於數畝避重而就輕矣雖有神明之宰安能為然犀之照哉惟條編則以一縣之役課一縣之田責之輕者減編後之重者加課昔之什百於一家通融於一縣矣有田者遵額輸銀執役者於官領徭昔之力差悉為銀差矣額則徭賦分科徵則徭賦併比昔之終歲比而不竟者悉以十限畢事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十九

歲聚一縣而徵之安能移甲歲聚一縣而銀差安事花分奸猾何所操其權孰要無庸受其苛無十年併役之艱無終歲再徵之苦百畝之家歲輸一金有奇千畝之家歲輸十金有奇鼓腹而遊高枕而卧矣益併之賦額似乎稍加問其徭役則不免而免己累者百姓所祠廟而求而不得者今坐而得之有司所盜賊而禁而莫止者志過而不問謂之全利誰曰不然安得以一孺之傷飽而廢嬰兒之乳食一夫之偶覆而棄沒人之操舟也書具一以奏司徒一以移江南巡撫胡公司徒遂更為覆曰如有地方便於條編者請從民便報可次年余以使事過句曲胡公出謁：起曰江南條編可無變矣
優免 按正統元年 詔定在京文武諸官除里甲正役外一應均徭雜役全免外官半之正德十六年巡撫都御史羅 素驗內開今後隨朝文

職內官內使俱如舊例全戶優免其餘見在方面之家各免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三丁八品至雜職省祭舉監生員吏典例各二丁著為例嘉靖八年二月詔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派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例行如有詭寄山糧靠損小民者聽撫按奏治罪嘉靖十年禮部尚書汪 題准其有丁多而糧少者則以丁准糧丁少而糧多者則以糧准丁戶內丁糧不及額者止免實在之數俱以本戶自有丁糧照免凡有分門遠族如一聚混冒例載于後十二年巡撫喻茂堅查照部劄各該大小衙門凡遇審編徭役悉遵先令原議優免之例錦永衛指揮免丁七十戶免丁五鎮撫百戶免丁三內外文臣大小一如嘉靖十年例二十四年間題准例載于後萬曆十年部議清查冒濫復如嘉靖二十四年例其見任居憂聽用聽調聽降聽勤者照

數免以禮致仕者免十之七閑住者半墨敗削職編戶除名者不許官故即行停免任子者即照任子品級叙行其退學生員及納銀儒官義官選授教官王府典膳至吏承加納官帶不願出仕者止復其身十四年河南道御史傅光宅題准照品免糧照糧免田每田壹畝准免叁升為率人每丁准田貳畝有丁免丁不者以田准有田免田不者以丁准例如左 京官一品嘉靖十年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二十四年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今糧准田一千畝丁如舊 二品嘉靖十年免糧拾八石人十八丁二十四年免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今准田八百畝丁如舊 三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二十四年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今准田六百七十畝丁如舊 四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二十四年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今准田五百三十五畝丁如舊 五品嘉靖十年免糧

十二石人十二丁二十四年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今准田四百七十畝丁如舊 六品嘉靖十年免糧十石人十丁二十四年免糧十二石人十二丁今准田四百畝丁如舊 七品嘉靖十年免糧八石人八丁二十四年免糧十石人十丁今准田三百三十五畝丁如舊 八品嘉靖十年免糧六石人六丁二十四年免糧八石人八丁今准田二百七十畝丁如舊 九品嘉靖十年免糧四石人四丁二十四年免糧六石人六丁今准田二百畝丁如舊 外官半減 教官舉監生員嘉靖十年各免糧二石人二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今准田四十畝丁如舊 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嘉靖十年各免糧一石人一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今准田二十畝丁如舊致仕者免十之七丁田准前數 閑住者半丁田准前數 徵輸 嘉靖四十五年知縣謝師嚴立徵糧一條編法先是夏稅秋糧派

徵項款繁雜設有縣總分派其間不無緩急縣總陰操其權與各糧長為市以致侵欺賄賂不均之甚不惟糧長率至破家而積逋亦無由追償徵輸之弊于斯極矣至是悉燭其弊盡革縣總之分派不問緩急總征在官悉令貯庫時又立總由以嚴比較設直總以督里甲分收解以平苦樂均官民以杜挪移製實徵冊以防隱漏皆前所未有吏胥無欺尅之權里甲無逋負之責糧長得以有其家身者皆自此始也其總由給當年總催里長製做青由而所載則一苗十甲丁田銀米之數如某甲丁田若干畝共該糧銀米若干分定限次每限應完若干註其定數已完若干未完若干空其款數時一開徵即將總催隨比隨註查對嚴追今法雖與謝同而下之奉行則不及遠甚矣 唐鶴徵曰稅糧之中款項甚繁除本色外有金花黃後穀草公候俸祿本折布及揚州淮安壽寧等州鹽鈔馬役等銀

以時加增則又有練兵有大工有貼後總之皆征於秋糧者也自隆慶以前各以分改派之糧長總十分為率如金花居十分之幾各項各居十分之幾則亦無論糧長收之多寡而各十分之幾為金花幾為各項法非不善也然朝廷所需有緩急故有司起解有遲速其數浩繁有司不能一一親為均派不免設縣總以司之于是縣總得以操其盈縮而遲速之矣糧長之奸猾與之通者則可緩者常多而當急者常少甚而全不派其急者有之其純實而不與之通者則當急者常多而可緩者常少甚而全不派其緩者有之急者常多以至全不派其緩者則所收常不足充其所解於是乎出己資以補當解之數當解之數完則有司之事畢矣孰能更為追征以償之乎補之少者費產補之多者傾家是不與縣總相通之累也緩者常多以至全不派其急者則所收常不必辦其所解于是乎以官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二十一

為妄用之需妄用日久則侵欺之物盡矣何以抵補原數而完官乎侵之少者餘產猶或可償侵之多者傾家則已無及是縣總相通之累也然欲侵欺錢糧之輩率非經營積貯之人其所妄用者非特衣飾飲食淫蕩賭博靡所不為而已始而欲縣總之為奸也則為縣總所勒視其人之奸愚為所勒之多寡二八分者有之三七分者有之中分者有之而輸納者又因其所需之急不復望數之完也常以半銀抱利而易全串則是有侵欺百金之名常不過五六十金之實既而有司之追攝也力不能盡完所員則自不敢自對公庭今日勾稽者至附一二十金以完官明日勾稽者至附二三十金以完官而別賂吏胥以緩其餘者又稱是馬而勾稽者且計其所負尚多不敢以証之官也又多以所附為已利則是陸續所出者或浮于百金之外而侵欺未完者常盈其百金之數此輩之喪身亡家誠

不足惜國課亦何自而完也自上虞謝侯至始華縣總一例征之不問其孰為急孰為緩收之小民即貯之官庫雖奸猾者不得擅之以浪費有急則解不問其糧長之該出若干也緩則貯官庫以俟雖純實者不必傾資以豫補始而糧長之收也有數經一毫不得以小民既納之數為小民拖欠之數既而縣庫之貯也有庫收一毫不得以糧長既完之數為糧長未完之數江南十餘年采糧長之所以不至破家 國課之所以不至虧損者職此故也說者謂其病有三曰己征在官偶遇蠲免賦吏得以竊而有也一緊混征雖有蠲免小民不得以知其數也一時總征民力且有不堪也嗟夫是俱舉其名而未覩其實也夫征收有嚴經以防糧長所收之不盡報官也防縣官收之而不盡報于上司則令府縣各印一嚴經俱給之糧長糧長一有所入即兩註之隨收隨註收完之日一以繳府一以繳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二十三

則銀雖在縣數常在府收銀者不能昧數據數者不能取銀又何慮其入于賦吏也况江南監司故多查盤如織侵匿在庫之銀或者非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不為也欲小民之悉知其數以蒙蠲免之惠乎則于青田之中細分其款某款該銀若干今蠲若干某款該銀若干今蠲若干人執一紙則人得一數何疑其昧于蠲免也以一時緊征虞民力之不堪乎夫有餘之家不待言矣不足之家其所需以辦糧者不過待其田之所入其田既入則辦之而已雖稍遲之亦未必別有所入也苟欲寬之則定以歲歲十一月完米新歲二三月完銀則上不悞有司解銀之期下不失小民實米之候矣况江南未變法之先糧長亦何嘗不勒小民以銀米齊完乎惟先年為有司者但恃彌縫不為實事徵糧之切宜徵小民也惟比較糧長以索完呈則小民畏而輸之糧長起解之時宜追糧長也惟比較總部

以連批迎則糧長為而輸之總部蓋惟知追糧長追總部之省力而不
知為糧長為總部之煩難所以有報完之名多累賠之實况加以迎送使
客花段下程之妄費與供應有司飲食衣服之橫需故一編糧長無家不
破謝侯又能立法嚴比使納戶不敢更負升合紫已奉公而差用不及絲
毫及今廷之雖時有補救皆其良法耳 萬曆五年巡撫宋儀望令行圖
運於時武進知縣茹宗舜無錫知縣周和傑皆久於其事悉知其不可力
止不行惟宜與知縣丁懋建新任求知於上始立圖運法本縣三百六十
里：為圖：審其人戶田多設實者為十甲：輸為十年糧長以三百六
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以十年紓五年之勞錢糧遞相交納官戶運自縣
頭而又每畝加編貼役銀一釐有奇以帖通縣煩役有差則運輕於聚力
均於分交納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適負小民無攀累之虞糧長無傾家之

累法莫善於此矣獨寄莊無籍固戶無人點解者止論區額不論丁田多
寡稍有偏重而上章貼後運稍稱煩 唐鶴徵曰每年審編奸民輒以圖
運法紛：告擾余止之者屢矣或問曰以圖易區人之多寡不等以十年
易五年力之勞逸不等易為圖運之不可行也余曰五年一編實子其謂
上戶尚有後之所不及者乎抑已盡上戶而槩及中戶間及下戶矣乎或
又曰焉有上戶而後不及者實已盡中戶而且波及下戶矣余曰據宜與
之言謂歲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審然則以圖易區其所役之
人已十倍于昔以五年易十年其所役之人不二十倍于昔乎夫以一審
編審已盡上戶而及中下戶矣今且欲二十倍其人而不盡藉下戶以充之
一時上中戶將從天降將從地出耶或又曰運輕于聚力均于分難以中
下戶充之可也余曰是誠味之味矣謂之運輕于聚則明知運者之聚矣

運者之聚安能悉得其力之勝任者以中戶任解即分輕而亦重矣今有
百鈞于此以烏獲一人舉之而有餘令衆儒與之而不足乃均烏獲于九
儒之中而人令舉十鈞烏謂之均可乎雖三尺孺子知其不可者是人非
不衆也本儒則人雖衆派分雖輕亦不能舉矣或又曰富區富甲或一甲
而幾解業當糧長之實貧區貧甲止于催糧不失下戶之常何至今烏獲
與儒夫均力也夫曰富區富甲一甲而幾解業當糧長之實信矣然編審
時之上戶可當糧長之實者供伍年而不足乃圖運時可當糧長之實者
供十年而不乏雖以儀檮駕說鬼魅漲空欲掩借中戶以代上戶五年之
勞不可得矣若貧區貧甲止于催糧則何縣何州不責經催而獨于圖運
乎或又曰糧長之害不過勢家適負民運重繁今官戶自運貼後過饒即
害亦輕獨小民畏糧長如猛虎甘為魚肉無有已時至無安食之家余曰

夫言糧長之害即害亦輕既已明知糧長之利矣言小民之畏糧長如猛
虎甘為魚肉不知自攀報之時言乎抑自徵收之時言乎自攀報之時言
則必其索詐所費不及充役之費而後任受索詐求免充役耳此擇禍莫
若輕之說也苟索詐之費甚于充役人胡不任役而甘于索詐也且索詐
所及亦必在可充可釋之間萬無及于繼續慘橫之理編審之用人少則
此輩猶可以賄求免若圖運之用人二十倍于編審此輩之必不倖免可
知矣以前擇禍之道揆之其得失何如也且既行圖運則十年審圖其求
免亦何異五年之編審謂其獨無索詐可乎自徵收之時言則糧長之抑
勒加耗誠苦小民曾聞里甲獨能視納戶如子乎其以錢糧之名挾里長
之重抑勒索數倍于糧長恐未已也或又曰圖運行則交納不得愆期
勢家不得適負余曰此尤不情之甚矣夫圖長何力能壓勢家使不逾負

且謂之勢家必官戶也。子不言乎。官戶既已自運矣。則圖長所壓之而使不敢通負者。何等勢家也。交納不得愆期。則在有司之追比。嚴與不嚴耳。其在圖長。狼長乎。據余所見。除前諸害。其不可者。尚有五。馬中人之家。俾有水火疾病盜賊訟訐。奄然替矣。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卒不任者。矧以十年則其消長。奚啻天懸。寧復任役。其不可一也。圖運必十甲輪運。十甲之長。馬得等富等貧。間有富者。其收九甲。直其家所輸之奇。零餘羨耳。貧者輪收。耗羨稍有不足。其何以兌。况一鄉獨富。必多土豪。其餘里甲。曾不敢望。蓋其僕隸強弱相凌。何所不至。其不可二也。曩者屢禁里甲之圖收。猶恐不能盡禁。今時令之主收。其有侵欺花費。誰得而禁之。官一追比。貧者有逃而已。即令捕獲。豈能以其盡粉充我。國課勢不免復責之。九甲矣。其不可三也。編審總部。則其所解必多。則人轄一舟。總却為政。而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二十六

人聽命。其避風波而急完納。理所必然。圖運則其所解必少。則衆共一舟。人為政而圖長聽命。其任風波而不恤利。俄延以侵盜事。且疊見矣。故十年以來。獨宜興守凍者三。他縣總部。一未之有也。每一守凍。則舉縣加銀三四千兩。孰非民膏。而若此橫費。其不可四也。上戶素習于運。猶易集事。中戶乍任其役。則途路之風波。歌家之播弄。內監之脇詐。顯天無地。欲不破家。不可得已。其不可五也。或又曰。然則何宜興之曹言其利也。余曰。是何難見哉。言而能達。而能諱。必富有力量者也。富者利于以五年之中。戶代其十年再役之勞。安得不稱便宜。與船戶皆有定額。率有力者之舟。不亦有力量者之所挂名者也。一年之運。獲數百金。其尤貪橫者。運戶不敢附其舟。則以有司之勢迫之甚而已。附他舟中途。猶飛檄迫歸。其舟非以獲利之重。奚為而然也。又甚而貧甲運戶。不能自行。船戶因而包攬。

傾家貼之。遂有陳失。仍累運戶。幸而完解。則執批需索。至有鬻子女償之。而不足者。船戶之橫如此。有力者安得不稱便也。大都富有力量者之言。易聞。貧甲受苦之言。難達。余具為難達者。達其情。不敢復顧富有力量者之紛已。宜興秦侯清賦碑曰。始者狼長之難。在上等之民。邑侯某審察其弊。變而為甲運。甲運者。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率十人而一。後十年循環。中有八年之間。徭輕于衆。力均于分。時則有輸將而無廢著。以故人。稱甲運便法。久弊滋富者能揜富以為貧。者以不能揜貧而將富。富富急貧。不堪命矣。此其難。在中下等之民。上人以為難。下民不若難。上民于是又稱狼長便。秦侯至而維本末。慮久遠。擇便宜。搜盡弊。迺作而嘆曰。狼長豈能善甲運哉。顧弊有所從來矣。總宜興田萬有千頃。而異郡國莊去十之三。係署縣頭。率有戶而無籍。世家巨室去十之二。蒙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二十七

租戶。率有田而無人。齊民以十五而勝全邑之徭。奈何能均十五之中。上戶說為中戶。中戶說為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總縣之凡貧。鄉昂富不若富鄉之貧者。第論區派運。是以貧鄉而等富鄉之徭。奈何能均故避運。莫巧于園莊。巨室掩富。莫甚于詭計。花分均徭。莫善于限田。于是令民自歸田不罪。其不歸田而民告訐者。不旬月而民如令。寄莊者。令著籍。世家者。令著戶。其饒者。以填運。縉紳學士大夫。免各有差。有美者。以填運。以資出身。從富民之例。富鄉應後。即人戶而與縣解。同科貧鄉不應後。即甲首。但以催糧充役。有成法矣。迺總一縣之籍。與其賦年而彙之。輕重而等之。先後而次之。命曰虎頭鼠尾。若為令甲而豪有力者。羣起而撓。寄莊者曰。額貼後。侯曰。籍不著。將惟正之無供。何役之貼。為巨室者曰。額自運。侯曰。若自運。誰當運者。又

歲申花說令民得許舉代後于是貧富信規避絕徭役均僥倖共寓糧長于甲運之中行限因于編年之內行之三年而民不知徭所稱百世永賴者非歟十六年知府譚桂議得該府秋糧在元延祐中止四十九萬六千餘石麥絹等額尤廉入國朝洪武二十六年除絲綿蓋鈔馬草外歲徵夏稅正麥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石秋糧正米五十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五石弘治十五年除絲綿等項外歲派正麥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石有零正米六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有零俱見會典又按府志宣德十年米已六十編續加之數莫識其因今戶部坐派悉照此數而該府會計每年實徵秋糧平米一百五萬三千五百餘石較之部額多四十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此何以故部之坐派者正額也而軍運之席耗輕齎民運之加耗春辦夫船車脚等費皆戶部及樞院題准載之漕運議單及賦役等書者及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二十八

兵工各部錢糧不入戶部會計而夏稅馬草蓋鈔雖亦戶部所派原係另項非糧數也今俱於糧內派徵以故不得不取益于耗米也夫是不特常州已爾蘇松皆然但蘇松科則極重耗米之數從來差少故平米一石以伍錢算派常州科則亦重然視蘇松微異而耗米之數從來原多故平米一石本折不過四錢也縱有增亦在厘毫之間然蘇松耗米視正額得四之一常州之耗視正額幾及其半矣夫耗以彼其重而正額不但異於延祐且視國初有加焉故延頤寬減之恩者不下蘇松云此常即賦法大較也部文秋糧止稱曰米此中言平米者何國初官田每畝科米三五斗遊而上至一石者有之民田每畝科米五七斗遊而上至一斗或一斗餘者有之應知兩書云田地斗則有六斗七斗以下此科則之不得其平下有五斗四斗以下有三斗二斗一斗以下也洪永時國法森嚴即豪右烏能於徵輸行其私迨後則豪有力者止供

天下郡國利病書

正額而一切轉輸諸費其耗幾與正額等乃獨責之貧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文襄周公撫江南乃令官民田並出耗凡科則極重極輕者於耗米稍示哀蓋且強弱智愚皆有耗毋能獨苦貧民此平米之說也故凡隸賦額者曰正米正米之外飛輓所必需歲用所難已者曰耗米正耗並舉而隸法偏累之弊者曰平米當文襄時平米不太過窄蓋以備凶荒意外之虞則又有餘米餘米之故也不以急公家而以滋私費矣故今兩院蓋革之此稱名之異而有土者亦欲備名得其意也文襄於官民田之耗既調劑甚偏累矣然耗不能以勝額則所為累者猶在也於是又請輕折如金花折銀二錢五分官布准銀三錢之類計該府共得三十萬餘石以蘇息小民復以所謂輕折者派於極重之則其他如白糧糧重等本色派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二十九

於極輕之則此皆以求其平也顧此法自公行之可謂曰平嗣公而後者高下輕重之間其故難言矣應知府指書冊云周文襄公立法則則七斗則納白糧耗米重等本邑因田則輕重而為損益法固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情奉金花甚富以利買金花後人勢得金花遂皆賄買金花貧民重賦矣嘉靖中歐陽公定賦法於是汰去則數之繁冗者統之為官民二則所謂極重極輕之田視文襄時益多調停而本折二項又俱照糧並派也有之人有之不得復以意指其田派某糧矣此法之變而加密者也然而官田民田備自角立嘉靖末則以官民田併言之無復差別而止以平坦極低極高分別派徵蓋又法之變而加密者也應知府指書冊云則之流弊為可恨何也官田者朝廷之有而非細民之產耕之者乃佃種之人而非得粟之土所費者乃免佃之需而非轉輸之費所輸者乃完官之稅而非民田之賦惟奸宄之徒則以爲其良民不賦有也不獨其本而齊其末以租為賦而病其過重俾民田均而任之是上季朝廷之田以惠奸宄下人苦

此良之氏代任其租也。是運何說哉。籍令可行。何應公之習。不及此也。又籍令有盡力。整頓者。起朝更將。場之上。田于何取。給半。即不能。適復其賦。而使其田。斷絕。不。然。官府之議。法日詳。而民間視。會計稱。弊。豈。何。以也。議法之。積。與。派。編。之。積。殊。而。有。司。不。能。察。也。今。兩。院。乃。令。盡。括。一。即。起。存。錢。糧。備。載。卸。派。額。數。及。正。額。之。外。有。歲。用。見。之。令。甲。者。俱。注。其。由。驗。派。各。縣。於。是。織。悉。畢。見。而。此。籍。之。外。別。無。派。法。官。既。不。勞。而。事。集。民。亦。不。惑。而。志。定。矣。此。又。法。之。變。而。加。密。者。也。起。存。錢。糧。俱。括。一。府。原。額。照。糧。驗。派。惟。靖。江。縣。地。瀕。江。海。物。力。既。薄。轉。輸。更。難。故。先。年。儘。其。派。解。南。運。糧。米。不。足。方。派。之。各。縣。若。北。運。者。悉。派。之。武。無。江。宜。此。公。平。之。道。異。而。不。害。其。為。同。者。也。又。棉。布。止。於。武。進。宜。興。而。不。及。他。邑。金。花。止。於。武。無。江。宜。而。不。及。靖。江。蓋。皆。計。銀。派。徵。原。無。差。別。若。棉。布。坐。派。二。縣。文。襄。公。必。有。深。意。以。初。借。徵。一。年。後。遂。為。例。備。今。解。布。之。後。亦。頗。繁。難。仍。其。舊。則。相。安。故。今。無。變。更。焉。武。宜。受。害。之。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三十

該府錢糧向無浮冗在於民間但糧額繁多苟稍緩如有留鹽鈔可以免編及已經 題免如由開及開稅之類應行減編者俱逐一清出共減本色米五千二百二十一石有奇折色銀二千五百七十七兩有奇此其數亦微眇然大較以清賦為主而不能取必於減賦也又按蘇松二府俱明言平米一石以五錢扣算或減米若干升而本折在中其減編總數則云共減米若干萬石也常州則止以本折分言而不必計總扣算矣 十七年湖廣道監察御史林 其題大畧謂供用庫酒醋局內官監乃蘇松常嘉湖五府歲供白糧額派二十餘萬石關係最重因上納艱難耗外加耗墊外加墊夫較米一斛五斗此定數也今賜斛淋尖已多米五六升矣而或以簸箕務多斗餘不滿不五斗之數不亦甚乎如法節靡無可言也今稀篩狂篩已非法矣而篩出二斗止作一斗每石折罰三斗不太酷乎

賢房堆放抗脚打包費猶不可已也而 御道有錢避開門官有錢帶出何名堆頭也脚報費著架費本有定額也而大小呈樣之使用巡路探筒之使用取何無厭此猶其大者也至於篩揀之糜費拋撒之俵藉校尉書辦之勤取家人兵看之嚇詐種 難以枚舉視萬曆九年題 惟現則費多數倍矣如前年米一石不過加耗五升耳今無分正耗米每石加至四斗五斗前年米百石不過派鋪墊脚價等銀七兩八九錢八兩六錢耳今百石而鋪墊及無名等費加至十四兩二十餘兩夫此白糧也自彼處運至 京師率數石而致一石民已不堪及至京上納而復遭此無端之需索愁苦悲酸誠所謂一米一珠一粒一淚也乞復前規以甦民困奉 旨白糧解後苦累可憫各庫局如有分外勒索等弊只看司禮監查革成該部知道因移文各監知會 一內官監先題律每正米一百石加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三十一

米五石鋪墊堆房進房出房篩米打包車進紅黑門棧扛上庫脚錢堆錢門壽坐門并歇家火食該銀七兩九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歌私議每米一包足六斗之數已非正法姑聽曲處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供用庫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七兩八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歌私議每米一包足六斗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酒醋局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八兩六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歌私議每米一包足五斗七升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鋪墊及各項使費每石不許過一錢內官監加一分 一正米足數外不許指稱糠碎勒加折扣 一量米務烙鐵斛為式不許擅用私置大斛 一北安門內原用車運見有書冊可查其門上官軍人等不許指稱碾壞御路勒阻及程稱撞傷木柵恐嚇勒索詐其西安門及

樞星門東外一體禁業 一設城兵番專以緝訪奸盜為務與糧解毫無干涉不許詐稱名色索取財物 一嚴樹旗校及巡路人等不得妄生事端指稱索詐 一該庫寫字長班解長等不得從中撥置刁難勒索 一各衙門書吏馬皂人等不得需索常例 一什糧處所遇有棍徒或各衙門負使索詐糧解家者落該城兵馬緝拿解究如有通同縱容情弊一併治罪 一糧米及鋪墊銀兩俱要當官明碼議單照數交付歇家同進完納不得推調取究 一議單數目已從寬處此外歇家不得多動升合如違以誑騙論 一各糧解務將各本地方潔淨好米交付歇家完納如與戶部樣米不對者重究 一糧解往號之日每名各領憲票一紙敢有故違 明旨抑勒索騙者許即填註項下候銷號繳查以憑參究如無原票或朦朧不實填報者查出重責是歲省民間粟六萬餘石常亦沾惠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三十二

馬 無錫都給事中侯先春書民運事宜考後曰東南財賦半天下而蘇拾常嘉湖五郡又半東南乃民運白糧二十餘萬石又天下所無而五郡所獨也五郡之民泰苦矣惟自 高皇帝鼎定金陵則此五郡者旁並輩敵故當時備之民運以為地近而用力少也豈虞有今日之艱難哉今京師在西北上游道路迢徐三千里餘矣于是沿途有阻滯之患淤澇有盤剝之費暑濕有逆爛之虞風波有喪失之險聞津有船料之稅帶磚帶瓶之煩船戶有抑勒之害水手有索詐之擾夫粟糧儲粟操船之舟漫瀾于江淮河濟之間運迴因頃日與死為隣而後耗費無算舟抵丁字沽已脫萬死一生之幸而白河之利船通州之過備其後及于船夫之手又無算自大通橋抵京以至投解內府各監局庫其奸技獎賞益又無算民命幾何而不堪爛于淮輸之役取夫白糧一石加耗夫船車脚已費米

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四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實為八十餘萬石矣又每石在途費民間米三石而少在京一石而餘共四石通計前八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實為一百六十餘萬石矣五郡之民獨何辜而偏蒙賊累之極至此也議者謂當破拘擊之格以白糧寄派運糧則可以免解役之破亡而寬東南百一之費其說果行誠萬世利然而未易言也顧民運之費浮濫不經利不歸于國而害獨叢于民如前所云者獨不可一起而裁省之乎嘗攷 內府錢穀皆有臺省監收垂二百年而白糧隸巡視十庫之臣後解完銷必覆閱白之令隆慶間當事者以言得罪遂罷去不用而權悉專于中人之手護無稽制矣故事白糧投解有僧家為之主辦諸所鋪墊等類非僧家弗効也僧故宿猾而與中人左右胥吏又都市無賴少年蒙內外膠結為奸翕張煽禍視飛輓為奇貨視運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三十三

如魚肉竭閭閻之膏脂啗虎狼之紙喙日甚一日歲甚一歲小民吞聲受痛莫可控訴于茲二十年所矣又何怪乎東南民力之不支而昏為逃亡通年田野汗菜凋敝益甚竊恐財賦之無從而 國家之所倚給何以紓大司農仰屋之籌也萬曆辛巳侍御某公洗刷諸弊運民便之一歲而法遂廢余嘗從丁亥歲上書請復監收不報已且適叨十庫之役侍御甫田林公相與共事每當運民至日輒與持文而嗟扼腕而悼曾不得一匙刺膚楊黷飲恨無性之民頽然傷之林公遂手疏先後事狀抗概抗論上許可下所司督餉之而余與林公稍得奉揚德意除無名之費禁額外之征定加增之數葺折罰之苛于是夙昔胥吏豪僧及中貴人亦稍勉就約束不敢肆是歲省民間粟五六萬石一時運民惟呼鼓舞 聖天子之寬仁余惟除獎賞盡變通責漸御事在法而任事在人余向馬力不

足以效馳驅姑子其所積露僅：汰十一二耳若夫盡登儉家之奸建復
監收之例歲前消雪漸銷其後噫之委廢幾五即之民可望復甦而東南
財賦不終之絕弗貽後日無窮之慮矣茲以行週事宜編列成冊以俟將
來之同志者 二十九年知縣晏文輝立收放稽查錢庫法一欵日糧糧
冊每年奉本府會計坐派糧糧若干責令總書除優免外將縣縣丁田地
山蕩場驗派科則申詳府院道仍刊簡明告示遍諭又刊科則書由給散
田甲轉給小民令其輸納第已前詳派多總書等欺錯今後俱親予查算
無差方准刊行庶杜增減之弊 一比較簿往年比簿不填丁畝各南無
有大總原編已未完數目由甲名下完欠聚用浮簽此尤弊實今刊式樣
每角比簿設立大總一葉每圖設立圖總一葉每名一葉前寫人丁米畝
後截分列五限圖格仍分作三截上截寫各限應完銀數中截寫逐日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三十四

若干下截寫連前共完若干未完若干俱係實填浮簽禁業仍令角總將
田甲名下原派已未完數填入總內務要以甲合圖以圖合角以角合縣
庶南總無虛填完數之弊 一新立糧糧派簿往年田甲名下糧糧係係
角總派算每有多科少派漫無憑考今另設派簿填寫丁畝除優免外照
依科則派算銀米每角一本印縣存查本縣仍不時掣吊稽核使不敢犯
庶南總亦無多科之弊 一銀頭收銀流水簿往年流水簿因無刷刻式
樣串票又不鈐印悉據銀頭填註多有侵弊今設立刊刻號簿并三連串
票責令銀頭編號同三串票鈐印如遇限下收銀隨即登簿發票一票給
人戶存照一票給總催一票存縣查考所收之銀開數付角總登入比簿
遇晚將本日所收銀數開單付糧房填入日收堂報簿內次日銀拆
封或三五日吊比簿查對完數庶銀頭亦無侵欺之弊 一日收堂報簿

本日共收銀若干據銀頭開遞報單糧房照單登填遇晚判日仍予比較
簿查各田甲完數類算會否相同庶銀頭角總無侵收虛捏之弊 一庫
拆封收簿本日拆過各銀頭銀兩若干總封在庫仍予糧房日收堂報簿
查對會否相同若有差錯即提銀頭對審又總庫有糧糧收簿各角有拆
封簿互相稽查庶庫吏亦無侵隱之弊 一錢糧放簿凡解放錢糧悉係
本縣酌量親兌起解糧房倉押批迴庫房登數並不假吏書之手放解過
者令其填入欵目冊內以便查考 一立稽查批迴糧糧簿往年起解
錢糧因無稽查多有逾限半年以上而不銷批者有之以致那移作弊今
設立此簿凡起解各年糧銀倉押批迴同號簿送進鈐印號簿上寫限某
日銷及銷批日同號簿送查親寫銷訖二字或三五日吊前簿查核若過
限不銷者定行拿究庶錢糧不致遲誤前弊可清 一設日稽各年糧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三十五

庫簿本縣置二截簿上截寫某年月日放某年糧糧銀若干下截寫放解
某欵銀作何支放緣由遇晚送堂親自查過方准作放仍令填入各該年
欵目冊內若不登簿上者不許作放庶逐日稽查庫吏無弊 一放該年
糧里庫簿凡放解糧銀先要該房帖文下庫方許庫吏解放其給各役工
食必妥對查無重領者方准給發登入此簿仍吊該房歲稽簿月稽簿查
對務要相同責令填入欵目冊上不許透用庶稽核有則放解得清 一
各房歲稽月稽簿凡奉院道府及本縣放解糧銀先開單看過方許寫帖
下庫支用隨登入前項簿內且不許支用過則仍不時掣吊庫放簿查對
相同如有互異即行查究庶庫吏無差諸奸揚息 一連年存內庫錢糧
不許擅自借支查得往來借支一票作放故多不補還而補還者多被庫
吏等使通同侵匿契久相沿今已發覺追賠數千兩矣故設立嚴禁凡未

上司明文借支積米俱於實在後作一借支不許一舉作成如費米一節完日即令補還庶借放絕無影射 一在操民壯工食除結發外每年大約扣存月小事故銀一百一二十兩各兵領過工食之內應完益勸等銀六十餘兩往時庫吏從中作弊不於各兵名下扣除竟將月小事故銀作放今查出追完補庫庶放給絕無侵漁 一毘陵驛催夫銀二千十六兩又無宜江三縣早夫銀七百二十兩過閘加編除支放每年大約省存四五百兩萬曆二十六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每年解府轉解京一百兩後仍停止此項省存者止報府不過查盤俱抵不敷之用此尤弊密今除已革忙夫牙用議抵撥忙馬足船銀等項外存剩者照數封入內庫申報查盤一放給各役工食官吏俸銀孤貧米布等項分厘必親驗判領狀准給庫吏方敢稱銀於本縣坐堂時稟明面給毫忽不容私放短少至如木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三十六

五號金字十號座船水手工食過差則計日給領無差則扣存貯庫往時俱各全領今查明禁絕不容仍前私員 一查庫藏要法大抵以糧糧會計款目為主先令糧房設立堂報簿登記日收銀數次立歲稽簿查理該年會計款項又立月稽簿登填起解批迴稽查銷繳俱存座右庫設拆封收放各簿凡有收支必帶各銀頭流水號串互相稽核若夫查刷積弊必吊季報循環與交盤庫冊互相核核錢糧毫無滲漏而吏書無隙為奸矣 唐鶴傲曰國初有國戶以徵收有運夫以轉輸一鄉之中適役數十人以為累也于是縣以其鄉合之為區若干區復分為上下二角五年一編審則角食股實之戶收其角之本折者一名曰糧長名以十分為率一人不任也或三人或五或六人曾任之大都重不過五分少乃有以厘計者每名之中又舉其力之最優者職輸白紫名曰總部諸糧長既已充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則舉其應執為白紫者悉輸之總部轉輸之京師為是其始以百人受一邑數萬戶之輸粒米分文之通其責未畢又以數十人踰江蹈河凌三千餘里不測之險運數萬餘石上供之糧水漲則虞漂水溢則虞膠漕卒陵之間卒指之闕卒後之視權者稅其船料稅廠者真州益之瓶清源益之磚領納皆有費過者稅使尤所甘心既抵京畿幸矣白河之轉搬通州之過獨不勝其狼戾凡所有事諸司吏卒視如几俎中消歇家相與未理鷹攫虎視不滿其欲不已天下諸役茶盤所萃瑣尾所寄莫有若斯甚者然藉稱破產則惟嘉靖末年為然何也開徵之始法當嚴稽納戶之完欠第責完于糧長納戶安得不通起運之日法當稽糧長之完欠第責完于總部糧長安得不通且有司無名之費自一二金以至數百金罔不取辦焉若出諸不測之倉而折色之用有緩急轉輸之費有重輕縣總獨操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三十七

權不與為奸則急者重者常多收不足解則需產預賒而不追其產破矣習與為奸則緩者輕者常多收浮于解則恣意浪費緩者終急其產亦破矣甚至自度其所負之重追呼雖迫不敢出對公庭時附其十之一二于追呼者以緩責而追呼者又度其所負尚重不敢出對且併其附者而侵漁以入己如是而向之負者几足償責而通類則猶全懸夫課額安得無歲不虧而糧使安得無家不破也自上虞謝公師嚴至一切滌除不獨無名之費不責纖毫納戶之微罔欺主攝縣總書既裁有徵即時緩急輕重之權悉歸之官而無所旁落第本折蕪收則糧長與納戶猶交為病糧長強則抑勒以銀米並完何知方冬米急而銀可緩米易而銀為難也則納戶病納戶強則抗拒而經通負起運而糧使已畢收銀而久役不休則糧長病已濮州秦公學慶折比運本折而為三各有專領不相侵越其領

折色者名曰櫃頭即置櫃于縣門而受輸馬折色之徵十與之期矣昔時緩急之利在奸胥者今日緩急之利在萬民矣有役田有役米有役銀輕則輕貼重則重貼昔有重輕而今無重輕矣清源附磚三百四十名曰一票余鵬傲在水部請于司空悉照軍船例每附磚四十不願者照輸運價銀六錢冊可省三十金無錫候給事先春巡視十庫奉旨嚴截中外歲省民間米致萬石皆若為額于是途在京之苦得少魁云茅編當之初貧富易欺奸偽百出應役者用賄用倖避若誅吏開報者挾讐甚于推利及其催科也日比一角則日迫而難固吏胥得移前為後以避比易一冊則愚民無所執憑而里甲易于飛灑法馬時易則櫃頭有所指稱而折封易于侵染至于庫吏之即移出入照者以之成家蠶者以之敗事異時追併頗害善良當事者宜少加之意耳抑又有說焉奸民每遇編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七冊 常鎮 三十八

則以圖運之說進不過以編審則五年一役圖運則十年一役而已曾不思均是一縣之股實耳五年編審後者尚少猶然不足十年圖運後者反倍何以取盈勢不免借中下不堪之戶代充五年之役夫中人之家易于興替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卒不任者矧十年則其消長不啻天淵安保其必任也後一鄉則甲之貧富懸後一甲則家之貧富又懸在富甲則稍贏之家或得倖免在貧甲則不必豪右勢必僉充矣在富家責之今日之全名曾不為過令收一圖是烏獲而折枝也中下之家不得盡富家樸隸責之過運是委而負山矣欲均平則移役必多貧富卒難得當人情必苦騷擾欲分富家而攝數甲則田甲為朝廷稽戶口之冊非可以說多偽增者往者屢禁望甲之團收慮侵隱之難許也直令冠兵費糧何歟性者止許三人朋一役慮貧乏之波及也直令憔悴代價何歟且總却則糧多

人轄一舟：人聽命赴納必不後期圖運則糧少數人一舟莫適為政舟人反得主之稽遲惟意竊賈惟意害何可言至于惠花說之獎議五年始一推收夫花說所以避差而非以避糧也所以避往時之力差而非避今日之編差也無論里中士紳素稱奉法近立官戶專意追比免役多寡悉視官品毫不假借寄者何利糧不以分而隱則里徭亦不以分而輕分者何事苟有利焉一年推收可以花說五年推收獨不可花說乎徒使徵糧則新主生視故主受比點差則貧者報後富者津貼與其臨期許之首實孰若先事而准其收戶乎蓋法至今日講之頗詳行之頗習即有纖隙餘之已爾萬不必以一隅之見輕議更張也獨免運之權握之漕臺漕卒其卒也吳民非其民也不免見齊牛之殺蘇而昧越人之瘠肥故漕卒至水次如泉如鏡無法無官：贈私贈勸索無廢稍拂其意鼓噪而起縣官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七冊 常鎮 三十九

往見駭如近日吳江之劉君時俊溧陽之徐君縉芳悍然如蠻如貊幾同夫仗適者斬黃軍至遠請瓜分謂至水次土人尚得怙其窟有司擅或櫻其鋒也既去其鄉則惟其所欲耳漕臺不察輒從其請賴士大夫力言而後止彼舟順流兩日之程此中覓舟誰冒虎口嘉靖末年江南水涸曾父于水僅有還者至今父老猶扼腕痛恨之子時漕卒猶未若斯之橫也既而南來炮號果甚收糧百斛通關半之每糧百石索銀廿兩監部檄至縣臺委至稅不為意人亦不敢向之吐一氣監部疏聞竟未知所司稍裁之不也

征權 唐鵬傲曰自周禮有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征權藉之嗚矣即有河泊所山澤之賦乎稅課司關市之賦乎乃晏子告其君曰山林之木衡豚守之澤之徒蒲舟蛟守之海之盜蜃祈望守之介備之閭暴征其私若

病其困少密焉何哉蓋聖王之設官雖甚詳要之掌其關市山澤之政令厲禁而非專以謀利也載師以歷里任國中之地墾人斂市歛布總市墾布而入於泉府正所謂國壘二十而一也角人羽人所徵齒角羽翎即山澤之農所以當和賦者錄斯以譴詆非額賦之外而別有徵又非估物之值而論其稅也至羣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物獨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澤履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王府頌其餘於萬民則有無相通多寡相益上下間藹然家人父子矣豈若晏子之云利獨歸於上哉然古者因其所有而賦之則稱便今者變其所有而輸賈則稱便去都邑之遠近異也故河泊之稅歲徵銀六百兩而不足稅課司局歲徵銀一千三百三十兩而羨茶引所徵銀二十五兩而羨以一府之徵僅若此彰：乎 聖王之寬政遺不盡之利以與民矣第細民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

替不時田產轉債甚亟諺云千年田八百主非虛語也契必稅其百之三不無苦重然亦多通稅者日偶課之譁然而起有司輒為罷征矣迺者稅使四出橫征暴斂居者恙在湯火惟江南軍事中涓稱賢而撫按有司力為裁酌常州一府其始稅銀五千兩設關奔牛季以首領官一員領之尚多缺額往：取盈府庫間日給騰踊百倍不無怨苦以視他州郡猶稱樂土云當事者始議加派丁田復議取徵阻僑余鵲徵且陳不可止今茲撫臺曹公特聘且併奔牛關而裁之上歸京口下歸潯蠶常無稅矣日者又嘗遣中使出括稅莫徽州一府徵銀至二十萬將以例括于江南曹公力言蘇常賦役繁重民已子立且十年造冊始指推收乃可稅集今過期矣異日常州請以千二百金為額吾由是二者知民之利病惟在一時當事爾見事審任事力則民受其利見事不審：矣而胸縮不任事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安所逃害哉武進之西陸有米市焉適當孔道歲暮水涸而米舟湊集鎮梗行者米價諸好藉為口實買田二十畝鑿以為河假括米舟於中石稅銀四厘歲計三千金永以為例米舟實非二十畝所可括諸僮亦不能皆家於此不過括開一稅局據奪鄉民爾前此牙用明抽暗騙鄉民已不勝病况益以此乎武進尹晏公文樺持之不行且為解其額賦然其意不無侯晏公之懼云余故附書之以告來者

白熟細米五百三十石零 洪武初內官監白熟細米係 上方自曠歲獨派常州府每進一千石武無宜江四邑均輸時定出金陵常在穀下故傷之民運以地近而用力少永樂間行在北征命隨駕起納四縣糧長饒民船裝載運之累歲愆期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請建紅船二十隻裝運所在官司應給人力民甚便之弘正間以官司給力不無需候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一

各膳以樺夫工食之費嘉靖初夫船盡革加添船錢貼夫諸費聽糧長自行催募初進正米三百餘石日漸有加嘉靖末年加至六百七十餘石後減至四百餘石今歲進五百二十九石有奇 唐順之與武進令李盡言曰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免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免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必不恤而免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存輕備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必米而步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必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為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為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抑價

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備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厘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值五錢為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為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許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二

南米費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從羨倍之為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為凶年十萬續一月之命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為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常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類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况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為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運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為貴賤時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師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運輸之費京

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為之國家發帑以賑災者往有之矣况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不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嘉靖十數年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常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舊可復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准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免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免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免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脚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免一百萬石十年折免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免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免此其因災傷而折免者常例也。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三

伏讀嘉靖九年 詔書免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免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免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免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免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免以備於例外之恩者也。額兵 唐鶴徵曰江南諸郡皆有衛吾即城 國初第設千戶所借亂既平所亦遂棄謂在腹裡也。然溧港遠江華漕運湖南湖西渴尤稱浩淼若孟河則宛然接江之上流而當海波之衝矢不可謂為腹裏也。國初額設民壯一千二百有奇正德間裁其三之一嘉靖初人幾裁其半而府縣役占半之於時民俗殷富掙錢不聞以司閭門之營閉以備武事之觀歸之復嘉靖壬子海氛頓起焚掠郊保歸繡名邦幾成墟燼始議召募縣至

三千人：費四五十金士既烏合將不知兵見敵輒奔不敢回顧稍後則皆負創死矣流血成川哭聲震野乃議徵兵遠方則青齊之長戰燕趙之材官楚之組練韓之矜子龍淵蜀之巴賈東兵夜即百粵馳水踏菁粵等洞若之酋罔不畢集又佐之以吳之餘艘未收全樓蓋澄平日久即彼諸兵未嘗見敵也幸主者決策以夷攻夷始克掃蕩然首尾七八年江南之兵迄無成效雖繇其俗素勇於私鬪怯於公戰犬亦練之不得其道也不然破楚入越爭長潢池吳人何以得志哉海寇既息兵亦日銷縣僅存若干名陸有總練則以指揮充之日以訓練夜以扞禦水有水兵十里一舟舟有五人北至京口南至浙暨中自白家橋盡為兩總亦以指揮攝之以備水盜其餘通湖通江諸港設有兵官皆自指揮以下軍門所委用者迺倭入朝鮮聲言分道入犯浙直閩廣雖然煩費吾常亦議增兵余為督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四

備陳性鑿止之不得蓋時方奉 旨飭憲備不增兵屢人以慢事議之也然余意非謂慢不增兵也謂不宜增兵宜多積餉也自兵興及今所費兵餉何止百萬易嘗得一兵之用今雖漸銷吾邑歲費尚萬有二千餘金即問諸總練萬一有倭時堪戰乎吾知其必無以應也蓋烽烟之息四十餘年殺戮之慘人不復見額兵之設等諸役占十金買之歲可得工食銀七兩二錢以其半募人應後擅其半入己世間子錢時安於是然為此者率憑城社非特總練不敢誰何督撫監司知而弗問也彼受募者日銀一分自非流乞不贍之輩誰忍就之此可彌兵乎水兵所泊則土人悉為侵攬舟即供其私載舟不知操何况於戰揖不能具何况於戈及以失事見督輒借盤詰之名恣為擄掠買船村舟不勝其困攝兵之官不無私焉即令增兵何以異是惟能積餉臨事召募則依憑之徒必且不敢前而重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下其有勇敢乎以余論之兵本不可豫練也請言其凡天練兵之法莫先賞罰江南財賦雖曰浩繁時有錙銖可以借用而租蓋輸幕府黃金不問出入其能之乎平時閱練拱七貫三噓然傳駭矣孫贖之戮隊長據直之斬倖臣必不可也賞罰不行其何以令武夫悍卒血氣為用跳躍疆梁不能自禁其道然也善訓士者惟培此氣有事則用之公戰無暇為非無事則用之私鬪必至扞綱有司之法寸：尺：誅之則性銳不可於將領不誅則長亂不可於有司大御檻豺狼押虎豹必不可久之勢也貪饕放浪迥異流軍方其戰勝首功有賞克敵有獲足以給之平居工食多則三分少則二分不足一飽苟請益之則民膏已竭可令坐靡苟仍舊貫則枵腹謂何可令作氣且練兵者非練其技也練其氣也氣怯則技精猶莫之展氣勁則制挺可以無前平居可板亦惟技耳欲練其氣非挾纊技騁別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五

撫循投石超距別有鼓舞不能也今之將領剋剋成風即加重辟未能禁止借有嚴帥勵已擴清兵沾惠矣氣可作矣未常見敵其勇其怯可自信乎素負驍勇臨敵而靡若再猛之客氣未可知也素稱懼怯臨敵而奮若衛鞅之復粟未可知也且昔人論氣曰一鼓作氣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夫一再鼓之間消吏耳有作有竭則延之歲時未作之數年之前用之數年之後衰病逃亡不知凡幾今日之所養必非異日之所用異日之所用必非今日之所養矣然則今日之養何為也哉余嘗歷考往牒悉稽成敗矣澄平之喪舍綽有變必無萬全父戰之後系腕之鄉亦堪極棄何也驟見與習見分途遠矣黃巾始禍州即失據長吏多逃旬月之間天下響應未幾而袁孫分割幽冀劉據有荆兗各逞雄兵地即其地也民即其民也祿山肇亂河北二十四即望風瓦解未幾而淄青魏博澤潞邢洛無非勁

卒地即其地也民即其民也夫豈易民而練哉驟見則怯習見則勇也然則惟敵實為我兵之師相持之久敵之短長我得而知機之變幻我得而悉戰而北必思改圖戰而勝愈足益智此亦士卒之所謂知彼知己也知則勇敢自生不待練而練矣猶之奕然終日習譜不若對奕之應機也若古人所稱慮存先事安不忘危惟寓兵於農者能之而非所論于兵農既分之後也不得已而為豫備之策惟厚積其餉為要耳御兵之不可練余嘗別有議焉茲不具述 又曰巡司之設以捕盜賊也故凡盜賊出沒之區皆有巡司焉以補軍衛之不及 國家之制審矣國初司設于兵至百人澄平日久謂為冗役以漸裁革僅至二三十人賊至不能拒賊去不能緝矣不知天下之事得其用則多不為濫不得其用則少亦妄費以今弓兵乃覆為妄費哉非弓兵之罪也裁之使不給于用之過也王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六

之伐楚必於六十萬史不有明鑑乎且巡簡之官悉出吏員事權甚輕當事者素已懸枉縱之疑及其獲盜借之詞則其官必敗其盜必脫反一捕快之不若也蓋捕快獲盜則功在所司巡司獲盜則功在巡司故耳間有能奮而格盜者則下洙之禍又且隨之進有疑而退有死即忠義之士解體已矧若輩采甚非設官初意也苟不改絃則巡簡可無設矣 又曰夫寇賊奸宄雖至治之世不能盡弭然弭之術不可不講也吾常北濱江南濱湖四通八達縮鼓舟車之口無有阻塞故濱江則有江盜濱湖則有湖盜由南而至者則浙之衢人為甚由北而至者則揚之漁舟為多去年饑饉救死扶傷而起者不與也濱江之人不知禮法騁其椎勇習于濟汨望兩淮諸盜場益一水凌風駕濤朝發夕返令食浙蕪膏而且惡雖有密網焉能禁之故千石之舟百尺之檣一時鱗次接枕揚帆之夫走死

如驚之士中堅洞骨之器不戒而集蓋其始未嘗不以自禦而乘便則以禦人尋常以禦人于江而同巧則亦竊發於內地其行劫多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性年劫泰興劫金壇且劫即城無錫諸富室一夜劫宜興河橋鎮九十餘家皆此輩也濱湖之寇悉在歸烏長興然亦二途歸烏多水非舟不行故貧家亦具一舟富室或至數百小者僅受三四人火者可百石操之常用三十餘人四櫓八跳益之以聚日可三百里秋冬間時有三四舟或六七舟經行各即縣不問晝夜唱號鳴鑼無所顧忌遇舟則劫舟有導之陸亦登陸陸則以夜往時白晝殺人于宜興西沈殺巡簡于夏渚劫即城東南綠湖諸富家則此輩也長興多山徑路叢雜即父居者數迷焉貧者無論即巨室無他業惟習為盜以為生計間有不顧為盜者有司急捕之則眾執以應蓋借是以除異己者俾後之人不敢有兩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七

也適與宜興接壤宜興獨受其毒世長興滅氏與宜興得氏爭田訴之驟滅氏不勝時方樓榭于詠一日滅氏千人卷至數頃之禾瞬息席捲而去其以夜劫者不可勝計時劫婦女以取贖其行劫率以竹為梯越屋而入至其欲劫之所如取諸寄被盜者明知其人固所控訴蓋以隔屬故即有司間移文捕之適為彼中有司及應捕人役促賄耳吾後往亦頗有厚贈卒不發一人也更急之則群盜出而以枉控彼撫按又其黨出而保給之更移文于吾有司捕人以相抵則其所恃以必不敗之術也衢州之盜多以行貨為名然同諸賊而後發不用衆而用寡多不過二十餘人常以雨蓋為炬以長柄斧為械視其局不固則昇石撞之以張威局固則踰垣而入以掩其不及其斧所礙無堅室矣揚州漁船春秋兩至舟亦可受五六人然常聯艘數十而至以西湖及宜興諸九捕魚為由土人漁舟往為

之向導遇客舟則數舟攢之雖有勇者不勝其四面受敵矣通年遊方借道更多為盜然亦非有土人和之不能獨騁也獨潁江瀕湖之盜與者類之漁盜亦不能為大害即禁之俾不至無難也獨潁江瀕湖之盜弭之不易耳嘉靖末年江盜猖獗諸當事頗以為憂設法剪除二三年間誅戮流竄幾無遺類既而長子養孫復守其業蓋習以成俗勢不能革迨者永生洲拘官縛卒幾至大亂其焰之復熾可知已歸烏水盜徒嘗一劄于哨官姚恕矣時恕以捕盜功新任哨官督兵華渡恕亦多募吳江水兵自隨湖寇適至謂往時水兵爾甚易之迎敵見恕兵便習器械犀利遂為奪氣不數合殺死一人生擒九人餘悉棄舟避恕復用類推迹其所過抵因而捕獲者又十餘人除黨唱言大舉入報恕亦備之惟謹然諸盜實有勢豪為淵藪會勢豪父子相繼死家敗眾散亦不復至郡境稍寧惟長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七冊 常鎮

四十八

之盜日熾議者謂江盜勢不能除莫若有所用之湖盜勢不能捕莫若有所攝之緣江諸盜有不可與為善者亦有可與為善者令得錄用被冠服之榮以誇炫其閭里所至頌也今水不設者民捕盜乎即以此革充之廉其可用俟其有勞則稍進之為哨官為千總其有勇健家丁即錄為兵狼子野心卒不收拾則戮以儆眾即有未及收錄而竊發獲獲責成此輩朝發而夕擒矣傳曰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御得其道狙詐作使此之謂也毋論收一人得一人之用且收一人滅一人之賊矣先是撫臺趙公嘗以倭倣問計余說云然趙公頗採而行之不久以權去事竟復然此非撫臺不能也 國家於首會之交無不設官兼統俾得聯屬大則如鄒贛火則江西九江道之轄湖廣興國等十四州縣湖西道之轄福建崇安等六縣再則府衛相通如德州衛之屬河間嘉興守禦千戶所之屬蘇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類是也惟長宜兩興則絕不相蒙先是烏鎮同知嘗屬江南撫按吳江一縣亦受其要束矣既而法紀漸弛文移遂絕宜興史孟麟在省中目覩其害疏請常州特設二守一員專于宜興烏鎮住扎兼管長興銓部以二守權輕恐不能行即做江西九江諸道帶官閩楚州縣事例專設一道為宜下所司議之湖州守巡竟格不報為今之計惟江院兼攝勢無窒碍何者撫按司道浙直原有定轄不能相借惟江院原主捕盜彼中無與抗衡以江兼湖何辭之有既不繁于添設又不苦于遥制今可必行捕無不得矣獨頻年饑饉新罕揭探業法匪之盜在：有之應捕人後例納其贖為之護持捕牒未下彼已先期滅跡矣萬一捕獲則令攀陷平民高盜之害有不忍言者第有司能如龔遂之治渤海上也不然即于諸應捕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俾其輸屬心腹無所忌憚如趙廣漢可也求得其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七冊 常鎮

四十九

盜酋長數人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如張敬可也江陵當國捕盜條格甚嚴時亦稍：欽哉今且矇眛玩愒懼督責而不以聞聽縱橫而不加詰採左右之言持可否之見抑強為竊抑竊為妄知而不捕：而輕縱致使被劫者不敢以首隊廣之變恐必由之矣

內運河有常鎮巡河指揮一員自白家橋上至京口皆其信地 西通沙子湖哨船萬曆十年（壬戌年十一月有守）年設 華渡哨東南至城六十餘里其地河通業雜深陽宜興采麥貨船欲渡蘇湖往來必由此河 盜船多自湖州渡湖入港假充哨船每至輒有五六十隻示船一二十人結艇行便 多入下埠以進內地或回蕪錫徑越宜興深陽白公行劫殺 萬曆十五年添設兵船委哨官一員往來巡守 南太湖哨 萬曆十六年添設兵船 正統八年三月漕運總兵官都督俞德興巡撫侍郎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浙大江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十一

清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城西有德勝新河北入江江以揚州府泰興縣有北新河中洲有淤淺者俱宜疏濬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若都指揮俞事蕭華言永樂嘗德勝河舟自常州府孟瀆河出江入白塔河江行不踰半日今孟瀆河淤淺請濬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黃武浙江處州衛指揮使牛通皆以為言事下臣等計議華等所言皆有據請先濬孟瀆河其白塔河有淤可於其中大橋湖築壩候運河水泛則開閘行海水否則仍閉塞德勝河亦宜濬濬惟北新河計當役一十五萬五千八百先以若連年災傷不可興大役請候濬理孟瀆河白塔河德勝河完再議 上從之

宣德四年八月御史陳祚言揚州府卸伯開渠舊設官二員民夫二百三十人置營車軌過舟船今高郵湖堤及儀真瓜洲堤岸高固河水積滿舟船卸伯皆走平流開渠官夫事為虛設而白塔河上通卸伯下注大江凡直隸蘇州及浙江諸郡公私舟楫以孟河至瓜洲江濬險惡多故白塔河往來然河既濬使且有不平之處若遺少水未免艱險如以卸伯開渠官及夫移於白塔河補加疏濬又置開積水以通浙江蘇松之舟實為利便上命行在工部勘實果利便則從之 六年九月直隸武進縣民奏開浙官民船隻及今漕運必由本縣孟瀆河出運行三百餘里始達瓜洲曠往為風浪湮漕難舊有新河四十餘里出以正對揚州府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堤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州灣出運糧大河比今白塔河尤為便利第歲久淤澆難通重其加修濬實為便利命平伯陳瑄侍郎周忱等議 天順元年十二月而曹司少卿奏准奏江甬運糧者泛入江至瓜洲堤有風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十二

之險宜從鎮江府東河石梁河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通濬後又有三堤人不利車營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橋洪江水不得入以故障舟身冒險填宜通七里港口引江水灌入港新港至奔牛一帶為快奏下工部覆奏宜令管理糧儲河道官會都御史李秉及郎中沈彬提調附近有司通濬從之 正德二年九月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港等通江四關先是總督潘濬都御史洪鐘夏蘇浙運使由下港口并孟瀆河入江以達於瓜洲者運步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於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瓜洲可從白塔河口舊設四關徑四十里至宜度鎮折而北即於揚州之運河於舟竹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

險要

無錫南據太湖北距大江東隣于海其要害有二焉百瀆小瀆雙河高橋東亭五丫浜內一險也四河口五牧斗山宛山蕩口顧山望亭獨山白茆山閩江山外一險也戰守有方水陸有備攻掠之患吾知免夫 獨山在無錫西南三十里梁溪之水至此入太湖盜艘必走處也謂宜添設巡簡嚴其守禦太湖內外之寇可以無患矣 雙河口在縣治西北五里南通太湖北達高橋高橋為武進江陰要道賊自江陰來者必出高橋過雙河自太湖來者必由西溪過雙河雙河者四塞之衝也高橋雖設巡簡而贏晚卒僅足以供巡邏之用若多壘之日而不以重兵於雙河控扼非萬全之策也 望亭在縣南五十里與長洲分界巡簡司在焉其地東通蠡湖西通太湖號為賊藪嘉靖甲寅倭自浙墅來過此聞新安有土兵以為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五十二

兵也轉而南縣城賴亡恙謂宜加增備禦以遏賊北行之衝 團保之法一每家三丁則出一丁十人為甲：長統之五甲為保：長統之而皆聽於團長書為一牌懸於團長之家自備器械註於名下在鄉則各村各鎮在城則一坊一街擇有材勇為眾所推者為團長於寺觀場圃之間習為戰鬪擊刺之法分番較藝無事則農工商賈有事則鞭弭奮發其臨事畏縮者治之以法一大約一鄉一團或大市鎮居民稠密者結為大團偏坊僻聚村墟曠遠則自為一保倭夷性來要害之地或十里五里而一團當關喉舌之路跨河襟帶之區為一團星羅棋布脈絡相連一團受敵隣保相率以合團官兵出勦各鄉因之而嚮道 田賦 桑絲綿絹後俱併入秋糧夏麥內徵收最後則惟存秋糧平米一項而不復有夏麥名色矣 國初糧額抄沒田最重官田次之站田又次



之民田最輕無慮數十則前巡撫周文襄公忱立法原額四斗以上則納金花白銀輕番折色三斗以下則納白糧糙米重等本色視田則輕重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因田則太多書算巧於飛說陰受富民之囑則以官作民暗行括克之術則移輕作重愚民無知莫能究詰產稅日積貽害浸深至嘉靖十六年本府知府應檣議查原額田糧正米數少者耗米遞加正米數多者耗米遞減稟多益寡將合縣田糧均為官民二則官田每畝平米三斗三升二合民田每畝平米一斗五升九合六撮九圭仍逐年會計每平米一石驗派本色米三斗八升折色銀二錢四分八厘其白細糧糯米次等白粳糙米皆准米料數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皆計銀扣派謂之折色糧項就簡較若畫一使百姓易曉而書算無所施其術富民無所售其奸申呈巡撫歐陽鐸詳允遵行於是民困少甦矣 國家承平日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五十三

土田多未覈實墾闢者不行開報而墾田者每存虛額故或有田而無糧則坐享其利以至于富或有糧而無田則日受其害以至于逃 戶之糧累及狼長里役民間蓋然不察是以尚書顧鼎臣於嘉靖間三次奏 請清查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錢糧然能行之者惟蘇州知府王儀而他郡之受害如故應公之法雖善然但可以革區書紊亂之弊而不能救小民賠償之苦也至嘉靖三十二年邑人侍讀學士華察倡義捐貲俾耆老諸人赴京引例陳 請 世宗皇帝准令戶部議處履行撫按轉行督糧恭政翁大立專委本縣知縣王其勤丈量嚴立隱匿之禁痛懲稽緩之徒三閱月而業仍將新量田去分為三則共覈出無糧之田一千六百餘頃刻去無田之糧八千餘石非惟賠賤者得以蠲除而通邑賦額亦得以輕減矣

練兵 嘉靖三十三年會計生冰海防銀四千九百七兩三錢九分九厘
 徵收備用三十八年巡撫翁大立批開原派海防養兵等項名色一切革
 去仰縣即於實徵平米上每石徵銀六分俱作練兵是年該銀一萬四千
 七百二十一兩有奇此後數目大畧相同隆慶元年減派銀七千二百十
 三兩五錢六年減派銀二千四百八十七兩九錢四分以後年分兵銀遞
 減會派徵解 按練兵之銀始因禦倭而設本非得已而亦未見實有可
 用之兵也况寇熾之時止徵四千有奇寇平之後反增一萬誠為無據乃
 今郡邑以撫字為職撫院重和奉之恩通年減派豈亦有裁革之漸耶
 工料 常州府書冊通計五縣每年於秋糧折銀內扣養役銀二萬兩專
 備各部料價不時生派之用原無定數至嘉靖三十六年為 三殿災會
 計坐派本縣工部四司料價銀五千三百七兩二錢有奇即於秋糧平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十四

內每石加增銀二分一厘六毫二絲徵解本府轉解工部 按工部 題
 派料銀蓋因舊徵不到而新立額定之數今有司既遵新額另徵而養役
 之徵如故况大工已完此銀未業當事者獨不為小民軫念耶
 貢課 巡鹽察院立法定令本縣巡鹽民壯弓兵四十二名每名一月限
 獲盜百觔以一歲計之通共該盜四千二百觔計納銀一百六十九兩四
 錢四分遇閏加銀十四兩一錢二分名曰欠獲盜船銀兩俱扣巡簡司弓
 兵名下工食銀財庫解府轉解運司充課 論曰任土作貢王政之所不
 廢也今郡邑不以方物獻而折銀徵解已非禹貢之初意矣若鹽課不足
 乃於巡兵工食內扣充奈之何巡兵不為盜盡也左亦甚矣
 江陰縣志 起科則例 舊額官田每畝科麥二升至二斗六合九勺止
 科糧五升一合至四斗一升七合一勺止凡一百七十八則官地每畝科

麥二升至一斗二升止科糧二升五合至二斗八合止凡九則民田地俱
 每畝科麥二升各一則民田科糧五升一合至一斗八升九合九勺一抄
 六撮止凡四則民地每畝科糧五升一合凡一則官山每畝科糧五升至
 一斗六升止凡三則另則每畝科租錢二文民山每畝科租錢二文一
 則官灘每畝科糧四升五合一則民灘每畝科糧一升一則嘉靖十六年
 巡撫都御史歐陽公鐸 奏定官田地民田地各為一則夏稅入秋糧抵
 斗同徵正耗加耗通算均派官田地每畝科平米三斗民田地每畝科平
 米一斗六升二勺七抄八撮官民山灘每畝科平米四升一合三勺另官
 民二則每畝科錢二文 徵收則例 官田地止徵正麥民田地每石加
 耗麥一斗二升官田地每畝加耗米二升民田地每畝加耗米九升山灘
 塘蕩及灘轉新田俱止徵正糧 歐陽公例見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十五

丈義公事蹟 一立綜核田糧法蘇松諸府流民棄田為豪猾侵據貽累
 細民代供稅賦乃令每里選強力者五人或十人充田甲分主棄田耕之
 而輸其賦由是野無曠土民免橫征矣宣德六年 一奏立部運細米法
 蘇松常三府上供細米民自轉輸勞困無度累歲愆期乃奏每府造黃船
 二十艘令民運而官督之所至官司應給人办宣德八年 一立水次倉
 先是諸處稅糧俱里胥糧長就私家征索推歛無藝乃於附城水次設倉
 總徵並蓄而時出之今民徑自送納較之往昔省減二分之一宣德八年
 一立均徵加耗法 云清完宣德八年 一奏立濟農倉奏疏以為蘇
 拾嘗 云兼并 詔可宣德九年
 按先王制邑以里：有疆畝其可墾不可墾賦一定而不可易也漢志即
 縣則墾成賦必先舉其戶若干萬口若干萬著之以為數也垂法之意深

英 國初定墾田幾萬頃賦額可稽自成化以來田數稍加而賦日增
廣豈未墾之士民盡墾之若是其廣乎說者謂未科之田墾端滋多其墾
有二書手之家暗剋徵收人戶積分成畝積畝成頃遺諸子孫私食其利
一旦異心旁有私怨首入於官蓋為公賦矣又有亡業之人當其乏絕本
無田宅典質將祖父遺有未科或未科詭言實有出售富家收其虛
糧在戶如貸本出息然不久告歸本戶官發其奸則又升科矣境內之田
惟有此數虛數在官則實病在民有圖欠有陪糧有虧畝民耕一畝之田
僅得九分其贏者不過奇數而已惟新墾田畝係是邊江浮土有漲有坍
勢不可常宜另為一則定其段落築以田圍溝以限之石以識之明籍
在官引丈可驗不使告升者以多作寡告冊者以寡作多則虛實相當利
害不偏升除各得其故矣其姦猾隱稅之家善匿而未露亦可因是而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十六

究也昔人論前代最戶口定墾田大數見減益之差以明政化其意益並
行而不悖也

姚文顯導河夫奏議 臣惟蘇松常鎮沿江近海洩水港浦潮沙之積有
常而疏導之功不繼所以患多而利少也前代或設撩淺之夫或置開江
之卒專一濬治不限時月近歲後夫皆臨期取於里甲而無經制小民勞
擾而吏緣為姦富者有累年而不復貧者無一年而不差查得今江北運
河撈淺等夫及嘉興府海塘等石等夫俱是均徭派撥事體有常而公私
不擾緩急有備而功緒以成臣欲乞 朝廷下各府將導河夫役悉招運
河及海塘夫每年於均徭內定撥專一疏導循環不已庶幾無患 報可
於是又以為民有差雜富貧此病不齊不可並驅於力役乃令每里僉夫
一名每夫辦納工食銀三兩內地州縣俱輸濱江官司收貯遇有興作給

天下郡國利病書

散役民計日論功而償其真不惟使民見利忘勞而貧者因得以售食其
力於是公私稱便而歷古之積患一朝都除矣

河防記 江陰南挹太湖北連揚子江太湖之水由無錫入于運河運河
之水自五瀾堰入者達于經河出夏港而入江其東自高六堰自轉水河
入者達于東境之河港而入江其西自洛社河自橫林河自七市堰自丁
堰自黃汀堰入者達于西境之河港而入江 江陰之水有二北自黃田
港流注諸河達于境謂之江潮南則太湖梁溪之水溢于無錫之運河自
五瀾諸堰而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於武進之運河自黃汀
諸堰而來達于境謂之河水夫水之來也有所受而後水能為利其溢也
有所泄而後水不為害是故四境之內其在東也凡為溝港港者十三
港趙家港白沙港石牌港石頭港西雷溝東雷溝秦港松港范港谷濱港今節港界涇 惟谷濱港秦港石頭港為大
雷溝秦港松港范港谷濱港今節港界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十七

其港身袤四十餘里有差口北通大江腹裏南通應天等河跨崇仁寶池
清化 成白鹿五鄉資溉民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今既寔淤水絕壤斷諸
港不通雖有江流之入中道而不逝歲受旱患者也其在西也凡為河港
者九夏港流及港新溝河申港蘆埠惟申港蘆埠港利港為大其港身袤
三十餘里有差南通武進網頭河北口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三鄉民
田多賴為利中有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歲旱益甚其崇溝河長十
六里隸來春沿秦望山下通南山塘河 閘水濫山水迸發田沒無救早
時又以田低於河罷人力穀不易熟此則水旱並患者也桃花港近利大
河與武進半之通則分受其利寒則均害焉其在西南則青陽一鄉有前
渚塘九項圩後渚塘三尖圩謝莊村等處最為窪下多被水災其次塌水
港河口淺隘中流微細遇旱稍患之餘壤沃肥種杭稻歲入可一鍾早

患不及其在東南是為東順西順長壽鳳戈金鳳五鄉田多高埠塘村東
新南新李岸官祿倪塘清溪太清長壽直塘諸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
馮涇河約袤十里界蕭岐花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狹小西通經河東
通長壽河流波俱不能納此則水旱俱患者也傍有黃天岩地形下土性
疏惡水至瀾漫其害尤劇凡高埠村江潮之灌法凡低窪皆苦湖水之
泛溢江湖由諸港以入而衆河為之接引湖水由諸港以出而衆河為之
受瀾此其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其人前輩鑿河穿渠縱橫曲直
灌注輻輳各有條理廢一不治則害生盡廢而不治則害成不可圖也漢
人有言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洩暴
水築田園所以防澇也江陰河港潮沙易壅勢不能久近者一二年連者
四五年通治之勞民不可殫紀凡沿江去處宜設閘度以時啟閉每春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十八

淺理其開外工減數倍矣其橫河往嘗設閘力不能守終至於廢又懼勞
民數年而不一濬棄地為河棄河為草莽其利害大小何如也潮沙之淤
以漸而積疏濬之功當有次第如某河某港淤淺宜五年而一開某河某
港淤稍深宜三年而一開計用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徵收導河夫銀
兩不得別項支用盡以一定之數立為循環之法而官所不足者臨時復
責之近便得利人戶則開濬之役歲有而不為勞民饒而少害豈非興利
除害皆可豫見定計者乎

修築圩坦事宜 一圩田內外所作橫塘直浦大岸小塍亦是古人井田
之道法古之井田類溝澮封畛以備旱澇今之圩田類塘浦岸塍以備旱
澇但井田之溝澮封畛多且闊圩田之塘浦岸塍少且狹所以古之水旱
易備今之水旱難防然嘗考其故蹟又知塘浦岸塍初作之時亦多且闊

所以狹少者乃後人情於修濬而壞之當思百姓欲飽食必須盡力於塘
浦岸塍之役官府欲足民必須盡力於塘浦岸塍之事大抵不論低田高
田俱以十分為率低田以一分為堤岸高田以一分為溝池則餘九分可
以永無旱澇 一五等圩岸式田低於水者底闊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
底闊一丈四尺田高於水一尺者底闊二丈二尺田高於水二尺者底闊
一丈田高於水三尺者底闊九尺而闊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為準外面
各離水八尺若溪湖衝激去處領增者聽 一各團圩岸俱著排年分費
若本團元有十圩則每甲一圩若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糶之若十圩以
上則并小圩兼管之分管既定然後立封牌為志 一封牌以石為之長
五尺闊四方各一尺五寸皆鑿於圩南上二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
圩後云某縣幾都圖幾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田若干右云糧若干下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五十九

尺五寸培而築之 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量田高下照依五等岸式督
率圩戶各就田頭修築不論有田多寡但以田頭闊狹為則假如田頭闊
五丈者即修岸五丈闊十丈者即修岸十丈或有逃戶田頭及溝頭岸則
眾共修築其圩心田戶若有徑腰者自修徑腰無徑腰者與眾同修逃戶
及溝頭岸排年則管修一團圩岸糧者則管修一區圩岸各縣治農官則
提督一縣各府治農官則提督一府若一團圩岸不修罪坐排年一區圩
岸不修罪坐糧者等而上之一縣一府責各有隸一法不論田頭闊狹但
論有田多寡照田出人照人分岸一總修築亦可 一有等極低圩岸又
係貧難及逃絕戶田產者治農官務要督令該管糧者將築都或築團有
圩人戶照田起債借力併工修築 一高鄉溝渠亦須併工開濬其法亦
令糧者將築區人戶照田起債通作一處會同里老相勸本區該開河渠

幾處其渠為急其渠次之其渠又次之議定休火併工開濬周而復始工程小者或今年開幾渠明年開幾渠工程大者或今年開半段明年開半段一低脚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然無救該管人員務要督率圩戶於其中多作徑膝亦為小圩大約頻湊去處一圩不過三百畝間湊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一圩田外有等坦田性被災而不敢作災深可憫惜今後俱要築為圩岸一低圩岸內再幫子岸一條高及一米如階級之狀老農謂之抵水岸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場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水輒便掘岸一凡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芡蘆以禦風浪其狹河宜洩去處却不許一渠侵種以遏水勢一高脚田畝去水窩遠無從車灌者令田戶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所開之塘滲漏不蓄水者於他處挑取黏土和灰築底自然蓄水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利戶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六十

山坳田尾共買地開塘以收蓄泉源及雨水亦可備旱一高脚河埭臨水二三大間不許人苗耕種時以致浮土下河止許栽芡茅桑菓等項一近時水道大半築塞官府憚於修橋則築塞沿塘河口百姓懶於修圩則築塞通水溝頭小利大害上下不知必湏漸次開通若是洩水隘口雖盜搭魚斷亦不宜築釘一凡緊要洩水河內但依古人建造水橋宜洩快便不得輒造石橋遏東水勢

趙錦書江陰縣志後 郡縣分土而治其政若易也而川谷異制民生異習則其所以為休戚者亦因以異而施之於政緩急亦不能以皆同以不能皆同之政而雖然施之此即縣之治所以未易言也江陰素稱殷富為國家財賦之區而地多高印民常苦旱昔人並開諸渠皆自江以達於運河議者因謂以洩震澤之水使入于江而不知其正欲引江之流以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乎農也惟其潮沙往來沙渾易積疏濬未幾而湮闕如故言水利者莫急於江陰而言治水之難者亦惟江陰為甚其東私港谷潰之間接乎常熟之慶安去縣九十里而遙其地枕江以為險其民負鹽以為利法制既疎習染遂惡小者揭竿黨聚肆行村井而大者治舟航挺矛必公肆鈔掠於洪濤巨浪之中至抗衡官兵而莫之懼吏捕者少則不能得多則遂遁而入於海故江陰素稱多盜賊之機而言緝盜者亦卒無良策夫其急與擾也則政莫有先焉者而其難與無良策則亦以因循曠廢之餘而欲得夫久安永逸之道爾蓋為政之道循之治心者日省察之而後私偽無所容而本體常明為政者日飭治之而後蠱孽無所萌而民生常安今或積數年不濟而一旦欲諸渠之並通居常無以稽察其出入先事不能逆折其萌芽而欲寇竊之不作此雖下濕素安之地尚亦不可而況欲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六十一

是得之於江陰乎故為政者誠加之意時而考之母忽其安歲而計之母畏其難則施之有序事固無不可為者故治水難矣而計畝以授功分年以治事所謂渠河夫銀者又為之歲蓄以待需則官府為歲舉之常而無并集之擾百姓以彌月之勞而獲十年之利即諸渠亦未嘗不可通也至於盜賊之變雖無常形而先事立防則若保甲之法編集提督之有方會哨之舟彼我往來之無間則亦可以消其未形之惡概其不肖之心而即不幸有變亦不至於滋蔓而難圖矣蓋崇本以清源因時以制變賢哲之士自有良圖而天下之事則未有無序而可行懈弛而可幸於無禍者也此其大端也予之始從政於此也睹民物而惻然視素積而茫然徒切焦勞罔裨治理今而後知江陰之政其先且大者寔在於是則又以積廢之餘未能兼舉而且自惟鯨鱓罪深莫克是終之為懼於是丁未十有二月

江陰縣志成邑之事巨細既有載矣而於斯二者則予不能不深致意焉以謀後之君子也邑故有志今志作於大司成水南張公其遺文故實多採諸舊志而視綱以示之準糾繆以協於貞芟蕪以歸於核蒐逸以入於詳使燦然足以信今而傳後從政者有所于稽則公所得者居多其共繕之費取諸歲會之餘而公自授館汜于告成蓋謝原庖之餽省金凡若干而回修邑志者五人亦多所謝卻而劉生珪林生文煥中以病亡蔣生龍復與計偕夜：夙夜克相厥成者則多徐生鳴玉吳生胤之功焉皆讀志者之所不可不知也

靖江縣志 靖江之田賦與他縣亦畧異他縣賦有恒數則田有恒額酌其肥瘠而賦科幾何雖百世不刊也靖邑之賦定於五萬三千六百而田有漲坍時多時寡不逾年而輒易則科賦之輕重因焉其言曰冊則通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七冊 常鎮

六十二

包賠漲則閭戶需惠蓋則壞之成不得緣坍而減自不得緣漲而增也故他縣冊稱鐵板靖冊獨稱魚鱗魚鱗者參時勢而先後次之非一成不易之則也司牧者誠有意民品是不可毋詳審焉

即判吳紳軍籍聽原籍充伍議畧云解查補伍費神費贖勞民傷財而逃隱賞補之弊終莫能革每見審併一軍動擾排里本管悞脫刑累傷生攢造冊籍歲無虛日及其已解在衛徒靡口糧一遇征發恐有失利不敢調用仍募民兵夫當無事民既出力以養軍及其有事民又出身以代死均之赤子一指一憐不同若此者何哉法使然也若止本籍當軍無絕無逃無查無勾私家軍庄足供常膳有事赴戍公家重資其行民壯不必別費而卒伍自有定分軍衛不必紛錯縣令足以統制或就其軍數多寡調委武員一二協同所在丞簿帥領操練總轄於附近衛所雖或臨陣有傷餘

丁自甘充補彼利常陶行資之厚誰肯認缺此則一舉而百省者也篇開正德初年奏行事例凡軍逃者許就逃至處所自首即於其地收伍原衛開除願留原衛者聽不復原籍勾查新犯者自當照例問遣此亦順民情以求實用之一端今查靖江見在併戶存軍六百二十四名差合近年募兵之數若以排年編戶輪年操備又不若即軍籍者尤為便利也深惟民兵衛兵天下行之久矣孰不知衛兵虛名民兵實用之辨第衛兵生長行伍習戈天如未報民兵取於哇畝市井間訓練有難易耳若取吾說行之則可無二者之慮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七冊 常鎮

六十三

江陰李訓成卷沒事 余邑有區姓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比定手 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大銀以匠名為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之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始數出于無辜有求于有乞可遇每進併必至于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關于司牧者乎排年十手一編書可始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常無難者留心民瘼君子當垂行之矣

靖江縣志

靖之田賦與他縣略異他縣田有恒額則賦有恒數雖百世可不刊靖賦定于五萬三千六百而田有漲冊時多時寡科賦之輕重因焉冊則通縣共加漲則闔戶共減故他縣冊稱鐵板靖冊獨稱魚鱗

邑之田有官田：所入以供官府盈蝕之需但不缺國賦而不服雜往者也有田聽民自為種佃而供上之課服上之徭役者也有沙田如積荒沙田飛沙田灘初成而轉科之沙田或官或民其賦徭俱如上而稅額則稍輕夫有灘田濱江漲處已出水未出水俱謂之灘亦有官民之別其賦與徭俱極輕有山田惟孤山之十五

畝歲課鈔錢三十文有土官庄田嘉靖四十一年鴻臚序班鄧欽承奏其祖尚書鄧明保安南國輸忠納款人員久有 賜去清出孤山寺處田十頃十三畝抵補冊沒田十頃賦徭原三升三合至萬曆初年奉例起科附籍甲外仍不許子孫擅賣冊者令告明抵補有碑刻募廳

沿江要害西有圖山門永生洲屬鎮在江北則黃家港屬泰江南則俞塘寺港屬武而邑之小沙園太平夾黃寺港逼之 東有巫子門係海江北則狼山屬通江南則福山屬嘗楊舍屬江而邑之永慶園青龍寺港逼之防上流須守小沙園太平寺港防下流須守永慶園青龍寺港其西北接壤維揚處則有鎮海市生祠掌永

定營陰沙寺處為江南北叢雜之地最易生姦
 本縣信地南自皇都港至天生港三十里東南自天生港至青龍港
 計里東北自青龍港至孤山港四十里北江自孤山港至侯家港計
 四十里各以兵船布列
 接小沙水慶兩團去邑最遠行究考生而黃家港俞塘港與夫劉
 家沙唐沙寺處尤為盜藪亡命逋兒日飛帆出沒于烟颶波浪中
 聲勢不相稍前謂宜于小沙圍設一重兵：船分置太平黃黃牛
 港與隔江五河相聯則上流截矣復于永慶圍設一重兵：船分
 置青龍寺港與隔江楊舍相聯則下流截矣今計不出此總司兩
 哨俱安坐邑治而兵船數隻俱集濶港徒取便耳不顧要害亡論
 東西有警難長莫及去豈固一隅以衛金陵之意哉况斗大一城
 倉庫巡警自有巡捕員役卒有不虞居申榮應復有總司是宜斷
 圍係更重弟士兵百名不當一旅且不諳步伐不習止齊輪鋤數
 事信可刮于戈鉞未足
 可不為網罟陰雨計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七冊 常鎮

六十六

總練司萬曆十九年以倭警設統練水陸官兵 實存水營官目
 兵二百二十五員名陸營官目兵一百八十五員名
 永定營天啓七年設在靖泰分界處統轄哨官一員識字一名百
 長一名哨長五名土兵一百名官廩兵糧地方有田人戶出
 朱得之曰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為衝又次為
 巡檢司大小相繼經緯相錯星羅棋布狼顧犬防故所在制有數
 百料大船八檣小無風火仗船高把稍無十架飛艇凡五等至如
 定海昌國甬道所傳切近彼島則船數倍從他處而以時出哨各
 有限至各港次舉所又設水寨營柵以止舍之所以制禦之者
 甚密矣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幸來山頹瀾倒當事者見不可
 用遂別募以充速徵以禦改遣巨艦一切從實而舊法因廢不講
 則去懲明之過美惡竊謂所軍壯巡司弓兵之制宜因舊法不講
 足故使或抽義丁或募壯士而以其事守其半固練更迭肆之
 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重留舊募占新調之選以
 備緩急久之或可美嚴一守不浦而猶烏雅然此特治標云耳若
 夫約已裕人宜民酌損修明法紀變者風俗力挽衰頹積習之習

務敦志實節棄之政是謂自治是謂先為不可勝則存乎其人焉
 陳侯函輝議 靖江三面臨江東北通團狼東南接江陰南接
 南無險阻可憑閱河是恃惟是泰清交界之地有河一線劃分
 南北原有永定一營民兵百人屯集其地使此河不塞固至深溝
 不猶枕席過乎更二十里則有鎮曰生祠堂係北來便道封承長蛇
 東則孤山一壘亦可乘上臨下處：伏兵所據守以設伏者而
 務敦志實節棄之政是謂自治是謂先為不可勝則存乎其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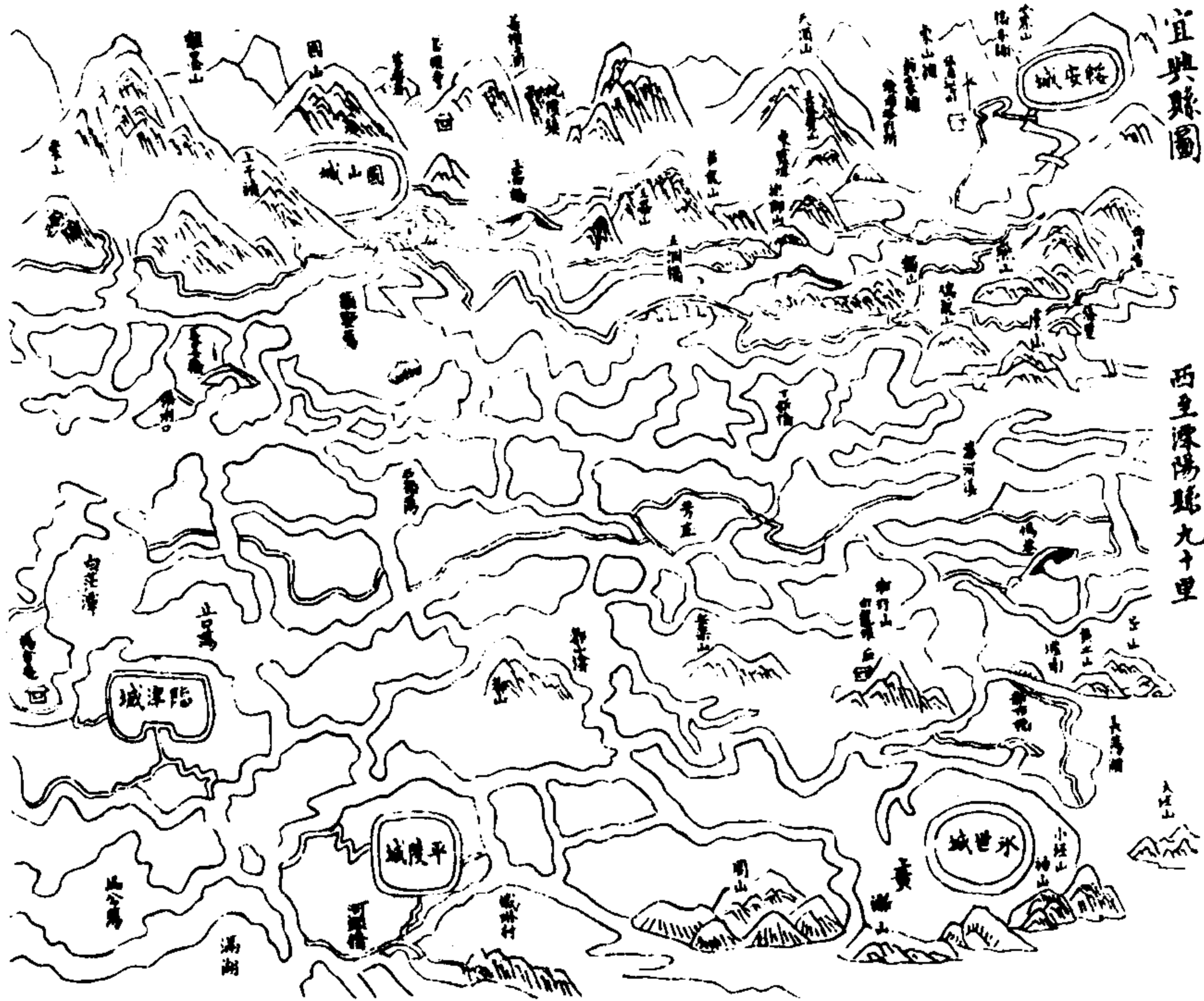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七冊 常鎮

六十七

（此處為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原編第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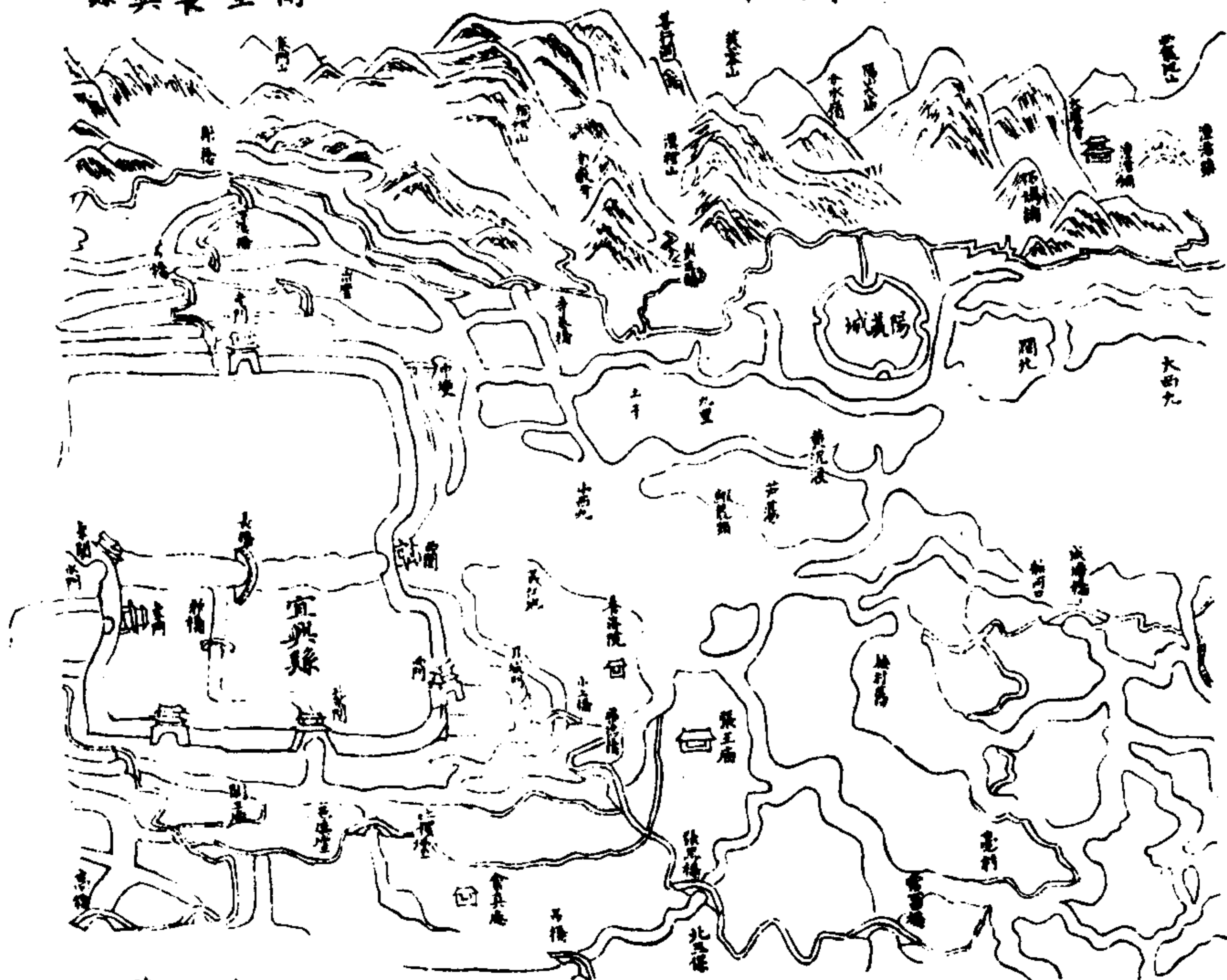
宜興縣圖

西至溧陽縣九十里

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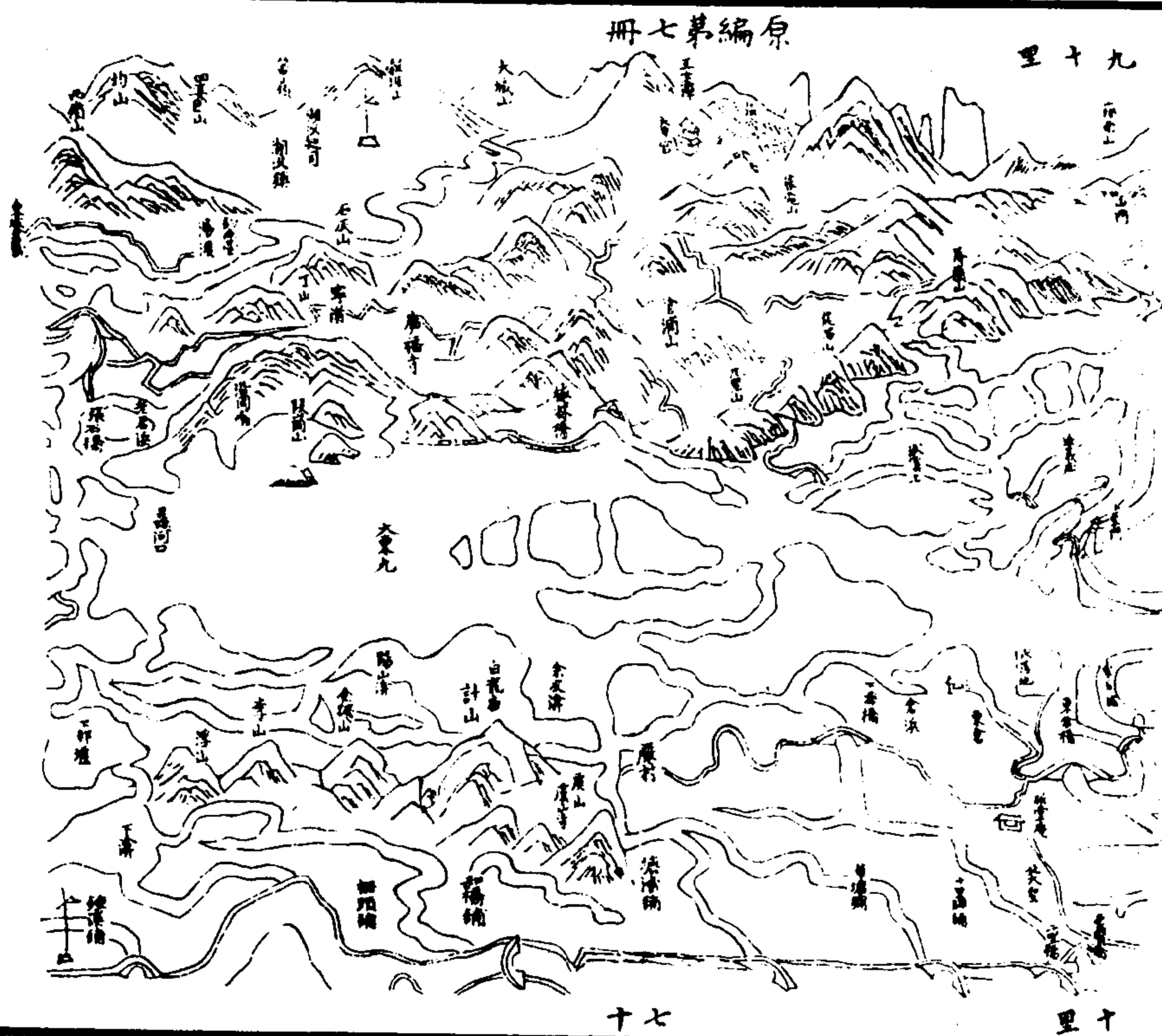
南至長興縣

原編第七冊



北至武進縣

九十六



宜興志 百濟在縣東南五十七里為上濟在縣東北五十里為下濟舊以荆溪居故郡下流達於震澤西沿疏為百濟以分其勢雖總謂之百濟而有上下之別入關橫塘東四十里以貫之瀕湖畝畝皆通為方輿勝覽云橫塘直南北以經之自清列東西以緯之疏分溪流以下震澤宋治平中令樓閣帝爰四十二濟餘多漕運單好水利書云自蕪湖深陽伍堰達吳江個人之一貞伍堰為

東至東太湖三十里



首荆漢為明百濟為心... 在本邑然晉陵新塘柳雅傳... 疏於後 陳莊濟 北津濟 中津濟 南津濟 吳濟 五千濟 伍賢濟 牛路濟 馬巷濟 歐濟 褚店濟 吳師濟 李莊濟 新曹濟 彭濟 許基濟 俞家濟 寺莊濟 高莊濟 毛濟 吳溪濟 壹莊濟 趙莊 濟 北朱濟 趙濟 後師濟 梁新濟 南朱濟 王塔濟 師濟 湯師 濟 許家濟 高徑濟 李家濟 徐濟 符濟 葛濟 蔡濟 黃濟 前 黃于濟 鴨舍濟 官濟 朱濟 白濟 營濟 新濟 大浦濟 歷濟 艾濟 社濟 廟濟 蛇濟 馬家濟 鄭濟 極濟 成濟 湯濟 土濟 西市濟 魏濟 凌濟 呂濟 馮濟 康濟 何談濟 岸濟 蔡濟 須濟 蔣濟 後黃于濟 定珍濟 河濟 竹門濟 已上七十三濟獨本 賤 永昌濟 苦文濟 前塘濟 新塘濟 陳塘濟 塔塘濟 楊巷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七十一

既單濟 大堤濟 長合濟 沙塘濟 古龍濟 丫口濟 莊登濟 陰陽 濟 無口濟 市橋濟 梅塘濟 烏濟 山濟 蘇濟 胡濟 蘆濟 草 濟 杭濟 豐濟 已上二十六濟獨武進縣 周濟在縣荆溪南一里與荆 溪接 東港濟在縣東北十五里西通運河東入橫塘 西港濟在縣北十五 里通港濟入運河 草塘濟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黃濟在縣北四十五里 樓公濟在縣北五十里宋熙寧間令樓閣所開故名 洩濟在縣西北二十七 里北入兆湖 已上七濟俱見郡志 今考鄉都所隸有在百濟數外亦名濟 者并附於後 蒙濟 旅濟 公濟 繆濟 魚濟 良心濟 單濟 祖濟 李濟 捐濟 禮濟 上南濟 馬濟 省濟 十濟 鍾濟 洪濟 妙 千濟 轉濟 上百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宜興縣志

國初民田每畝起科五升止帶七耗... 抄沒入官料則各異... 不給預借一年併徵一斗七合... 附以雷兵及吳平定賦無錫江陰俱照舊額... 敢申明預借情由只據併徵為額... 失其經也及宣德間巡撫周忱以 皇都北徙糧運艱苦建議官 民田並令加耗其田則重者耗少田則輕者耗多官田額重坐派 每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併徵糧多坐派冰每官布一疋折米一石 諸凡 上供下用一切取給餘米賦外更無科歛此又善處權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七十二

而默寓反經之意也... 知縣臣丁謹等謹 奏為開闢荒田以給貧民事... 聖恩叨授茲職自嘉 靖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 圖惟補報切見本府屬縣武進無錫江陰宜興前代稅糧額設每 畝實徵五升三合五分至正丁酉武進宜興先歸 天朝無錫江 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竊據 天命征勦若戰十年大軍之食至 丁未年擢于武進宜興預借次 年秋糧民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分併 作一年起料遂徵一斗七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府知府趙 良貴以為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則併舊額及預 借之數繁作實徵未嘗分毫宣德年間巡撫尚書周忱獨憐二縣 糧重 奏乞金花銀六萬四千兩每兩折米四石官布八萬疋每 疋折米一石儘派二縣崇德更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者 出之數反包別用官布八萬疋亦為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者 是二縣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重之苦其來如此人况 本縣地方西南連長興廣德山隴山水時發衝成淵壑東北接沙 子湖太湖水脚湖水時漲沒為沙渚加以災傷疊過田新拋荒三 分有一地到尋縮正稅仍舊民不能堪逃亡日甚見此民困因不 痛小民宜無顧開墾耕種者亦由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欺

水種有司即便出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計諸人告官水種免其差役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稅及奉 詔書內一款概荒積荒拋荒田地遺下稅種亦民階納所在官司項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別府軍民憲區儘力墾種照數出與由帖永遠官量免稅糧三年致此致遺臣隨出榜諭凡荒田由分責令呈老排手詳開其戶下田若干及田主之存否荒蕪之情由提督呈報臣即隨地踏勘每面委公直一人往來勸課凡開墾除力能自為之家其餘無力俱於導河夫銀項下計費量支其不自具農器者給以農器其未墾者許里排保結於濟農倉內多寡給與仍限秋成照數輸倉成功之後遵承 詔書仍免稅糧三年每戶給帖以照且到石縣門逐一開名俾世業其田備由於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奏申盡心民事新政可嘉除另行外俱依擬行工完具數造冊回報臣益加招諭隨據成任等鄉二十四等鄉民史繪李旦等陸續領帖開墾隨隨勘明白估計工力督責以底成功通計給過銀二千三百二十六兩四分銀兩六百六十九把米六百六十九石九斗開過荒田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七畝莫過墾三萬四千六百一十八畝六尺高阜去處開過半荒田五千四百六十七畝除洪水衝成開墾不堪耕種外猶可開墾而無人承佃者甚多仍出榜曉諭若有所在軍民人等願墾開墾者一體照例施行切惟 聖朝財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常鎮 七十四

蓋出東南而宜與實東南之鉅邑人民寥落如此不亦甚為可憂也耶幸蒙 皇上恩詔下頒恤民以及於力本仁哉 皇上心民肯感德誠力開墾故本縣久荒之地多成可耕之業信乎 皇上感民之誠萬民應上之德也臣竊目前之利雖已興日後之弊尤當究誠恐開墾之田墾積年之久不能常如初賦之輕豪強之人見利之興不免妄起紛爭之訟又况各戶舊積拋荒之遺蹟遺里甲代輸之患今擬三年免稅之例應成里甲代輸之難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備將南項綠田并工完數目造冊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開卷中開冊免稅有方防弊遠而恤民至計其見初政之善但事干稅額必須請查仰縣自具 奏施行其各開之田轉行撫按 皇上勅令戶部詳加議處將前項所招之民聽承強之爭如或有爭治以強占之罪所免三年之賦登報成案望之用悉作輕負或將本縣餘未或將差往別編等項官錢查支包補及思金花銀兩潤白綿布輕費原係 奏請以給宜與武進者亦乞轉行撫按衙門金花銀兩每兩照舊折米四石官布為指江嘉定分去者照舊後運宜與武進仍將年例歲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成半科徵以補二縣重額之數如此則本縣失業之民日老因賦易足臣與萬民不勝感戴之至 行勘間本府知府

張大綸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陰同宜與武進反不得與無錫比委係不平然舊額卒難擅改但議取彼之餘包比之耗此又善體文衷之意而權不度經也宜民其少甦矣嘉靖丁酉知府應擢議查前項田則弊多奏允將合縣田糧均為官民二則本折二色此其立法簡便使百姓易曉弊端潛銷而奸民不得售其術矣至甲子知縣郁言於丈量之後又總官民為一則而本折色仍之法益簡便但民田原稅一斗八升奇今加二斗奇稟官以益民似也若蕩塘灘滄原稅三升奇今加三升九合奇山脚地五升奇今加五升九合奇又田地每畝虛增二釐夫蕩灘寺通縣加稅宜均糧之輕也而反益重田地通縣無糧者查出宜補糧之實也而反加虛豈丈量之際委託匪人不能仰體長民者之德意而或誣上行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常鎮 七十五

以致然耶尚俟留心於民瘼者一加察焉 國初每戶各給戶帖備開籍貫丁口產業于上軍匠籍例不分戶每十年一造冊其丁口添減田產開除皆照見額法已密矣但歲久人玩弊端漸生或有戶無人之花分或有人無戶之弊或載丁不實謂已死無以為或實丁不載謂已成丁而受其 其戶口之或多或寡冊俱不足憑也為今之計務在申明脫漏之條兼做隨人貌閱之法不論土著寄莊本縣富室多有借托他處顯宦捏作寄莊以本所獲優免矣此處應自已田產免差役者然他官既於其縱委自買豈容重免 一以律施之見丁立戶盡革花分詭寄之私據戶編甲勿縱因仍 謂失察問收丁之計夫如是則即甲可以稽戶即戶可以驗丁一整核之下永無虛丁空丁之弊矣錢糧何患於通進使何憂於偏重耶

鎮江府奉 旨增造座閣記

姜賢

我鎮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為漕河：縮東南運道口地形高於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輒東西瀉西以江湖冬枯則瀉而西入於江常蘇霜降水落也則又瀉而東下如建甌然西下京口開之板謂可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奈何以漕舟之艱於行也往：議挑河兩縣河身亘長百五六十里不問河流淺深率多為壩以存水河淺深不一又亘長難于水之去比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銜至輒又停工以放運水既序去時則又難於來每年循習如此 國計民生兩有妨所司每相襲為故常徇工吏及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徧開挑園抵塞而不知往蹟之有可尋由未玩弛又如此萬曆十年前撫臺龍渠郭公思極謀採及芻蕘下所司令覆議憲副及泉李公頤撤行府：太守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七十六

臺吳公撫議悉心力蒐訪而勞畫議以上郭公是之具疏得請于量地遠近添造丹徒之大橫山丹陽之黃泥壩與陵口先所造凡三開各委官設夫以司啟閉議如誌書所載每年蓄練湖之水以濟運淺當撩澹者如丹徒之夾岡猪婆灘丹陽之黃泥壩陵口青陽等處而三年間或一修舉却議者為令甲永永不許大開河為民病民感三公思舉手加額焚香誦功德通兩縣新令長馬公邦良周公應鰲恐久而或致嚴格也請於新太守見復范公世美書來請記予嘗統論我鎮江諸閣由運河直達者七丹徒自京口開南開東至于大橫山所增造開凡三丹陽自呂城開陵口開戶公橋開西達於黃泥壩所增造開凡四丹徒傍出而臨江為新建開為丹徒鎮開：凡二丹陽麥舟橋南去金壇者開凡一與夫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皆防其水之去丹陽之支河則陳

家橋太平河口開凡二皆藉其水之未是於歲漕計所宜究心者也

又嘗籌之黃泥壩所新造其初南實而北虛：則裂頽且崩矣後即改而為今他開得無有似之者乎法當審核而實其虛前此陵口開出在水面者徒取開形具而中兩傍不如式板不得入於函其下蓋有漏危焉後即亦改而為以督理匪人也難保一無瑕而全然兼并他開得無亦似之乎法當審核而堅其瑕呂城鎮開與武進縣奔牛鎮之上下開底初均平後來武進之新開廢而拆為書院石料也冬月水消減奔牛兩開底遂復蓋君之學素精脈理其浮沉盈縮之數貫徹微故用藥出群醫意見之表而疾病此病求以全活者戶外之屨藉：也今觀其濟急拯危自任其責則有體物之仁美精診切而權變其藥則有達理之智矣不以貧富為報施則有輕財之義矣由其道難未與越人郭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七十七

宋清者等其去今之璧也不亦遠乎吾又見君謙虛退讓循默恬雅有儒者風今之儒者自負其道每見璧者輕之一旦居士大夫之任視民疾苦漠然無動於中而惟知贖貨為身家計是反醫之所不如矣夫若然則何君之賢非但優於璧也已

唐慎之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為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在
蒲藎厚為穀翎華之鑽礦莫不為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
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懼夫利孔不塞而爭訟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
為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為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為
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為私每一洲
出則不豪宿積人人睥睨其間單智彈指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
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擊其得者而相與為私聞甚者攝亡命
徒才積陰賊公闕於最重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輒反
覆解脫獄業滿筐篋積十數年不可結絕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
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疥指之者體非特其懸與疥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年八

已且痛連於骨髓而休於心高為瘡癩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
只厨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公私是無諸所狼藉歲費且數
千金謂之坊支則里縣無苦焉不可以已也蕭田林侯既蒞郡日夜
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
之訟於是慨然於眾曰吾欲往兩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
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寄旅
原餘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
孔漏孔漏者欲奸而人以快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斂重斂重
者積重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敵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
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獨其重斂因天地之宜以濟人事之乏
收豪民之賦以代貧人之產是蘆洲之果為茲邑利也而又何病矣

眾雖然曰侯議是侯人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班練湖田為
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
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繩
其衆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
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勾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
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轉
成如其藉而行之遂以為故事邑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
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身
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百九十
五畝入租二十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洲畝易金可百兩山
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七十九

而羨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為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
租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
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歲其羨以待收歲之所不
及而問出其羨以賑凶饑自癸卯九月至己丑月總羨金九百八
十二兩米千五百石凡十有奇其織悉列之碑陰其原書出入則
計籍其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為志古道為政一本輕術余嘗為序其
口善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鎮江府志均田法 人民丁丁產事業官府必有冊土田
之鮮以稱此御里必有圍按圖以稽其表熟為某人見
其則田不可隱按冊以稽其家其戶占田若干坐落某
處則稅不可逋嘉靖九年大興學士桂公嘗建議清圖
清籍該戶部看符圖者地圖也所以圍其地就坐落之
形洪武二十年教置天下地土遺監生丈量畫圖編
號名魚鱗圖籍者冊籍也所以籍其丁產多寡之數
我朝十年攢造一次名為黃冊前列里甲格照後開人
戶丁產稅糧分別為冊新收開除實在已為定規之
項各行各該地換官查照施行 按凡丈量田地必如
國初之制造為魚鱗圖始可以杜絕姦弊蓋古者田為

母人為子故易考後世田不為母及以田繫戶有升降
田有轉易過割之際欺隱之弊由之而生田土者不勤之
物也而可以飛渡可以隱沒稅糧者隨田者也而或有
田無稅或有稅無田則以惟在里書之筆端官府無可
按據以知其實也魚鱗圖者田仍為母也田有區段各
有四至內開某人見業鄉有封界又有大田至內計為田
若干自一畝以至萬畝自一里以至百里各以鄰界族次
而往造成一圖則一縣之田土山鄉水鄉陸鄉洲田與沿河
有水利常稅之田其間道路之所占幾何皆按圖可見
故周禮地誌以圖正之可見圖之與冊相須而不可無者也
圖者以土統人也所以正其基冊者以田歸戶也所以稽常

稅而定科差桂公清圖清籍之請 朝雖不果行而其
在武庫版者之結皆當正圖籍均里甲民皆稱便有司者
所其意可也 國初承兵亂之後所在蕭條人聚者地
始闢人稀者地亦荒地無主則兵燹邑無人則空城故州
縣不得不計戶以定里如江南等處大縣也計八百里四川
遼寧亦大縣也總之四里皆非其舊界之實數也此既
計戶以定里故冊亦以田而繫戶自是相因之道在有司
得其人則欺隱之弊自無縱有丈量必得其實而浮糧
自豁惟丈量一事須聰明強力耐勞而肯盡心又習知方
田之法者始能究竟其事一完魚鱗圖歸戶冊縣總而
收貯在庫官府亦于之鄉總者收貯在鄉里老掌之皆

丈量官用有印信專官以崇之縣紳相對總撤相符前
後相付不便姦人得以磨滅政易則在人之田賦常清矣
田賦有定期不可加損 朝廷豈不知後來有新墾獲
利者例當增科起稅而寧以與民使得以差補之不誤
朝廷之常額足矣若主端教公巡撫江南時以各處臨
湖邊江濱海田地東坍西漲名曰新增亦非舊額得此
等錢糧不入黃冊另造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此意可師
也 量田者欲以數實也數實者欲使小民不當虛種
國家不失舊額也蓋以增額為功當事者或疑聽人
言慮其虧折乃短小其多步後至子道路不空留其田
外之溝墾是幸 朝廷之教實之初意哉雖然青腴曉瘠

苦樂相懸數實期停允須加意經賦冊一歛之此見丹徒西南一山荒亦起糧計一千九百三十頃彼其有無種植徒以荒草供額賦不足悲矣丹陽金壇亦然但其山不加于丹徒故如是者少身夫二邑荒山雖少而望水賦種之荒田亦不為鮮如舉全壇西北連呂疇積板荒田言之數及五十八百七十三畝五分三釐五毫地勢低窪而水時盈八上脉沙埋而草不及寸若無時賦甲種糧謂荒山以荒草供額賦而荒田以清流供額賦其苦等身但丹徒荒山逼近大河故上人日擊而悲建昌行荒田僻處遐陬不民向隅而法荒田間有百之二附田可墾成熟糧科者不與陰荒額外增熟一田尚難一田兩稅荒田詎可重復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八十二

徵似此請田不容不動止上轉念者也

馬政 律種馬凡馬壹兒四縣為小羣五十疋為大羣每疋食穀實者一人為馬頭每縣馬一疋養者十五丁兒養馬之費但馬頭百餘搜粟祇充和糞馬蹄糝不顧及馬倒死又斂馬丁鋤買補指一科十民不勝苦其備用亦係馬頭類收輸官于羣之內擇有力者一人為羣長以與一歲備用上馬等項銀兩又每羣設獸醫一名其工食厚給之 又按舊種馬係養于民計歲件駒擇其尤者解京給散軍士後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累年聞奏 准免其本邑歲納折色若曰備用每此馬

一匹徵銀二兩五錢七分二釐縣馬一疋徵銀三兩八錢七釐二毫凡兒三縣之四共銀二十四兩作馬一疋解京供寺其備用銀俱出于馬丁每丁二錢五分有奇世亦貧富果寡或數人為一丁或數戶為一丁非人為丁也 國初推人丁多者養馬故有糧運水田丁運馬之語 嘉靖十一年巡撫歐陽公賦役冊開馬政二事一曰種馬二曰馬價三四場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八十三

十卷清屯種引兵部尚書胡世寧一條 換券調引兵部尚書楊博一條 十三卷徵解庫藏事宜

沙田 此按路御天疏

戶部題覆歷已周等事奉

聖旨常熟江陰新漲田糧派給學公用天馬土食外

先餉無幾明係借題消糜併江陰包補老區嘉

定詳抵州糧糧供事明憲看該撫按確查共奏

其奉與沙田畫界已明即起糾充餉蘇裕常三

府屬先經勘定銀米自七年起登入會計作速

解部交納

江陰詳詳 沙田一項不知起自何年查嘉靖二十九

年縣志內載有新漲田畝係江邊浮土漲出非常

宜另為一則定其散落數語至海都院建議此項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八十四

此皆屬江心浮土倏忽滄桑不可定為正供必須另
立沙田一項五年一丈所錄米也至萬曆二十九年都
知縣以各院遺剩州縣臨居民等往編派坊里承值
答應頗苦始列款請編于沙田內支用以省編里中稱
本縣每年坊里供應之費該銀八百七十兩八錢有奇
今自往編法行不容復派之民而此項若無所出查
有沿江新漲沙田一帶舊為豪民隱占獲利甚厚前
稱消長不常其賦稅平不入會計奸猾乘此影射
規避有司難于查比今查實存任科沙田除已編入
會計外其餘未入會計申報院道支用與未申報本
縣支用者二項查折色令之每歲可待銀二百二十四兩

三錢有奇合無即將此項徵抵前費尚少銀二百四十

六兩五錢有奇仍于二十七等年已徵在庫沙田銀兩

支濟常院道准如故行勒石垂示後因學院共道

海防廳移駐江陰一切鋪設新增各役額無正派查有

積漲沙田加至二千五十一兩七錢七分九厘今奉 明旨

查載先餉但各役原食沙糧難令枵腹供事若欲加入

往編勢必難行合無止塔崇禎四年奉文查汰各役

二食併餘米銀共四百一十四兩五錢零登入會計其

餘仍抵各役上倉則惠此以民易其有極矣

常熟詳詳 富龍沙原報陞科米二百一十八石有零

折銀一百九兩三錢三分四厘崇禎元年奉各院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八十五

發蘇州府學為養士之需至崇禎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烈風驟雨前田隨湖坍塌沒查天啓七年原田一十七
頃三十五畝有零今僅存六頃七十二畝原草灘四十二
頃今僅存一十二頃原水灘二十頃今僅存七頃
該沙佃戶日陳老告崇禎學院廿御史批仰理刑周
推官轉行本學教授朱萬壽親詣富龍沙踏勘減
徵銀七十二兩九錢應卷可據委無別項欺隱
嘉定詳詳 本縣沙田蒙前院饒御史具題奉
旨清查已經前任朱知縣躬親去勘魁特沿海一
帶五七等鄉地方原額田蕩共該三千七百一十七畝零
上如二斗原則酌加五升七等共陞米一百五十九石二

斗又吳淞江漲盈沙日漲三十八畝七分七厘不等科
糧九石一斗七升零其詳兩院會疏自七年為始
編入會計解部充餉無容別議止因部舊有詳抵冊
糧外一語疑以致煩 明旨存舊查不知所加之數存存
于斗則沙日上的量加科外以無糧之田詳抵冊糧而
以其能者報部也
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四府荒田洲田熟田僧田
吏科陳啓新獨違時尚直布庭忠泣陳天下大
病根仰懇 聖明大振作力復祖制以破解送急解民
危以平諸亂跡奉
聖旨奏內各款商部覆酌可行的着各該撫按及屯
鹽御史逐一查核造冊奏報不許朦混玩延亦不得
縱從滋擾仍將屯膏全本頒發酌量長便有部疏未
盡的另議奏奉該部遵直限去其分路差官及借母錢
等事宜俟清查有緒再議

巡按御史路振龍回奏蘇屬寸壤皆賦並無田石
色即長吳兩縣間有之然亦肇自國初相沿管業已久

誠不宜取贖以滋紛擾至兼田一項吳中田土皆海
濱湖潯其間耕漲靡膏寧無微溢然其賦稅之出
則因肥瘠為高下不能以而同之即如連餉初興該銀
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五兩八錢零部中原照萬曆六年會
計錄計畝而派乃在該府則推遵奉部坐銀額將園
廣田地山蕩高低派徵共足應解之數而止嗣後一加再
加三加悉依此法通融酌派是以上不虧于餉額下不
苦于荒區原非修于一轍崇禎一分二厘亦非取于微
多解少纖毫侵沒那移于其間也至于地畝較法而
糧數如常又因冊者皆久沿舊則之田土漲者概新冊計
今之蕩灘此土曰頃曰什僅抵糧之曰什曰畝故每歲所陞

總亦再幾得以補直禁耕種田荒種有不夫部派原
類為幸平內推吳縣種餘一斗七升七勺又已詳移
欽奉續種別無可供搜括且洲田一項糧湖帶海地厚
土疏洲渚漸漲易耕難漲間有陸種陸即詳抵耕課
頃由崇禎二年奉文清查原無餘稅可徵今惟崇禎
二年新漲洲田亦經丈助起耕造入通年會計別無
隱漏牧馬草場原無建設僧田惟龍興寺有欽賜坐
落長洲嘉定二縣因初以來歲輸租糧解寺頃自
崇禎二年奉文照依民田起科已得加科銀兩造入會
賬款下解部先餉無可復議數日唯長洲縣有西寧
侯標糧田一項計歲米一千一百石先年欽賜已久非干私

種。松江土秋民稠十壤皆墾賦藉荒田一畝自洪武
年間舊有定額歷弘治十五年而一減萬曆六年而又一
減迄今實在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三分八厘五毫
會典志書具載及節年會計冊可考並無積荒可以
開墾至于洲田實與新漲間有河灘成熟湯田俱已詳
入會計歲輸種稅別無隱漏其牧馬草場僧田應田
供無。常州府並無官田荒田洲田。鎮江原無官田
荒田其洲田唯徒陽二縣所有新漲沙洲預先告佃
五年一次例奉履政親臨丈勘以抵明設每有虧額不
敷委無隱匿至牧馬草場每年輸納草場租銀載
入考成供係全完解部價田徒陽增三縣有欽賜金

佳甘露鶴林萬壽崇禎等寺幼種不當差田土係歷來
列入全書冊內每年會計可稽應田府屬三邑有徐李
趙等府莊田道奉欽賜例應幼種不當差並無侵
獻呈莊田地唯徒陽二縣科粒洲田每五年一次履政分
司親臨丈勘遞漲理科輸納科粒過冊除豁並無隱混
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江寧廬州安慶

備錄

南京

都城六朝舊城近北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北周
迴二十里近南聚寶山 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
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門自舊東門處截濠為城開拓八里增建
南門二曰通濟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
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山緣湖水以北至直濟山
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獅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
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
九十六里外郭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關十有六門東六曰姚坊
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南五曰夾岡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
江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

京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州安

一

皇城在都城內之東鍾山之陽前與正陽門直對正南門曰洪武內曰承
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右關門洪武之東曰長安左門西曰長安右門
東近北曰東華門內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曰西華門內曰西上
南門西上北門北曰玄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子城東曰左關
門西曰右關門

京志

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東曰東安西曰西安北曰北
安午門之內大殿之前曰奉天門左小門曰東角右小門曰西角東西
隅有東西南角樓東南之南曰左順門之南曰文淵閣西角之南曰右順
門奉天門之內大殿曰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左曰中左門
殿之右曰中右門大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由左順
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入西曰武英殿謹身之後為乾清宮後

曰坤寧宮又二殿曰柔儀春和京城

舊內在都城內大中街元南臺地也 國朝取建康始宮于此

天地壇在正陽門外之左初建 園立方丘於中都洪武門外之東分祀

天地按京城圖志云 聖祖宸斷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祀之理乃建

壇于此合而祭之以 仁祖淳皇帝配享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嶽鎮海

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城隍之神從祀每歲以正月

中旬行郊禮自是年穀順成

社稷壇在端門之右社街門之內亦 聖祖謂五土生五穀以養民乃合

祭于一壇

太廟在端門之左廟街門之內初設于 中都 皇城內

龍江壇在金川門外圖志云 國朝新建為 行幸出師親王之國祀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

此

功臣廟在雞鳴山南祀 國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

孝陵在南都外城內鍾山之陽 懿文陵附于其側

長安左門之南列宗人府次吏部戶部禮部兵部至工部而止後設啓事

府翰林院太醫院長安右門之南列中軍都督府次左軍都督府右軍都

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至太常寺而止後設通政司錦衣衛欽天

監列鴻臚寺行人司於長安右門之西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設于太平門之外以國子監為成賢之地設于雞鳴山之陽光祿寺尚寶

司六科禁官也設于禁內以太僕寺典牧設于江北之滁洲五城兵馬指

揮司防捕之官設于都城之內外三十七衛散設于都城之中其隸屬諸

司不詳載也

柵園漆園桐園並在鍾山之陽園各植萬株初海運作海船防倭作戰艦

所需甚繁故植之免取于民 花菓園在城南薑菜園散在城隅香稻田

番麥園並在城東以享 廟 韻園在城西北紅花地在城北供絲染

鱒魚殿水窖在城北臨大江以充特貢 琉璃窯石炭窯並在城南石土

廟在城北紅土殿竹片殿願願瓦殿並在城西以備工作 黃船殿寶船

殿撥船殿並在城西以充運載 首領園在城東以處牧放

職官 都御史五人北臺四人 南臺一人 總督漕運兼巡撫一人治淮安 國初

海侯張赫領海運又置漕運使承樂中罷使職專命武臣總之景泰間始

命尚書或右都御史或侍郎兼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揚鳳廬徐滁

和七郡以侯伯充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淮南錦永指揮充泰總理糧儲

將協同近都御史或惟副倉總兵兼都督兼督都指揮者 總理糧儲

兼巡撫一人治京府統制太平池徽寧國安慶廣德 總理儲賦一人 近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

專督三十六衛軍儲出納及督治江防一人即南臺治見 總理河道一人

浙江江西湖廣直隸勇毅 治濟寧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總理漕

河自儀真直抵淮河或無工部衙者

監察御史十有一人北臺五人 南臺六人 巡按都察院三人一治太平按六府一州

一治蘇州 提督學校一人治都城內按畿內即 治離法一人 奸禁私販

治屯田一人南臺任之察諸 清戎二人 南臺任之以 江防二人 治一治安

廣一治鎮江監儲一人以南京者皆治鳳陽 見或備總志 諸郡倉儲近監儲

戶曹主事五人 監督三人一治徐州洪縣一治淮安清江嚴皆 榷稅二

人一治揚州一治蘇州洪縣皆 榷稅二 一治淮安清江嚴皆 榷稅二

刑曹主事一人 司理一人治淮安理督 漕臺院之刑

工曹郎中一人主事七人 總理漕河一人治高郵非文治漕糧廠一人

治淮安司治洪開四人一治徐州洪一治呂梁洪治漕艘之險一治沛縣
造糧料監開皆北曹一治淮安板開兼算商船料鈔以南
曹者甄啟一人治儀真江南造城甄積于此每公私船過開權木稅一人
任之甄啟一人治儀真江南造城甄積于此每公私船過開權木稅一人
治蕪湖取商木之稅歲輸于京近以兩曹者任之

按察分司治畿內者四人 浙江按察副使治兵備兼治水利一人治太
山東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徐 河南按察使事治兵備一人治順 江西
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九江並見戊備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四

南京宮殿

南京新宮，其元年作，直洪武門，當華道，設橫木，止車騎中突，進
之設下馬牌，則大明門，循皇城而北，長安左右門，其直大明門曰
承天門，門內左太廟，右社稷壇，廟門左右，皆樊松竹，襟護內廡左
右，各有井亭，左右角門，過石梁明庭，上頂彌座，座凡三重，皆可路
廟九楹，簷際皆有細絲，中設靈座，南向，一東西向各三，皆設靈衣
後殿殿各有靈床，床左右懸燈，床前素壁，壁前各設方木椅，椅黃
褥，列以裳衣，椅麓設履，廟左神宮監，社稷壇，按五方色，自前門入
北有行禮殿，其殿其直承天門，曰端門，進至午門，兩觀雄麗，俗
稱五鳳城，其也，左置鐘鼓，下承以甄，高皇帝御槍及他，銅子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

紙鎧甲在架，接窓線，日映其上，尤奪目，傍為左右掖門，進之三
殿，奉天殿，直午門，大朝會之所，有東西角門，中左右門，兩廡左
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門，右順門，後文華武英二殿，
中華蓋殿，後謹身殿，進之乾清宮，又進之坤寧宮，初大內填燕尾
湖為之，地勢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後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祿
寺灶神文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之按古有緒，雖宮城前昂中
窰，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
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皇城自
長安左右門北，又東西安門，北玄武門。
吳人黃省曾嘗記大內畧曰：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經籍庫，東

華門內觀太孫宮東宮之前多梅宮各有寶座龍床床皆五彩雕
鏤前階三梁以上凡宮隔以街壺入文華門殿制頗小西觀奉先
殿殿亦有寶床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薦享不在是多慶又觀興
慶宮之前除積水几尺宮內藏衣扇等物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
金龍鳳紅箱七八座列于中又觀大善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
北轉上至南殿有細絲門凡六云聖祖覽誦之所其後有石假山
下通石梁石山鈎閣下山循而入為望江樓高際霄已不可據樣
後為九五飛龍殿間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宮壁藏佛龕轉至
內花園中有亭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臨臺時
玲瓏古石各五中峻次果臺之兩崖各函石缸二缸水清燭靜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

園內多梅竹松栢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宮扶以黑金
為之往往用馬宮後有御用厨灶為銅甑所疊宮間五中設沉香
寶座兩間門相對門壺虎頭于拱上各有龍床床各含小床可以
周迴布席床面朱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龍盤鳳宮之前寢皆四
斜透文格眼或龜背羅文疊勝門鈕皆絡藤紅金為之左右箱宮
几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各宮三間左右為房有壁箱八朱
龍金鳳為飾皆左右啓傍屋三間為厨成銅灶厨北有小屋三間
厨前石井宮除前又殿五間中有沉香寶座座有金椅左右有龍
床出宮是為棕殿鴟吻簷脊皆棕所成四週為格几四十壁粘黃
綾又絳武英殿至大庖大庖祭器皆木色成朱几祭列于紅几幾

上成刊定薦物品位祭則攜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出
舊內城六朝舊都元之南臺當京城中國初駐此兵元年作新宮
于東城接鉅山之麓右珍珠橋雁竺橋南出大中橋古曰橋入秦淮
西達三山門
談遷東林雜俎曰崇禎中太監劉若愚著酌中志有大內規制
已盡宸居之概矣今孫侍即北海春明夢餘錄問本劉氏約之于
又為刪潤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

吳諱

范守已

漢書吳縣云。自江在東。東入海。揚州。此陸云。江在北。東入海。揚州。燕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是孟堅所謂三。江也。今案南江即婁江。在崑山縣南。中江即宜興之西。九水與。陽高淳當塗水相通者。今蔡東壩絕之。使不東下矣。北江即揚。子江。為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意或指此。蓋震澤所包者廣。凡。揚州之湖。波俱是。不獨言太湖也。今人以東太湖為震澤。而謂吳。淞為南江。婁為中江。白茆為北江。誤矣。

後漢書云。震澤在吳縣西。後名共區澤。案周官職方氏。揚州。數曰。共區。川曰三江。澤曰五湖。則澤自澤。湖自湖。明甚。爾雅云。吳越之。間有共區。郭璞曰。吳縣南太湖也。是以太湖為共區矣。蓋震澤即。太湖。即若爾。則揚州之藪。即揚州之澤矣。多草木曰藪。多水曰澤。合而一之。可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

郭璞曰。太湖中有句山。山下有洞。度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今謂。之包山。又謂洞山。度。誤矣。
郭璞曰。揚美縣有張公山。洞。必有二堂。今宜興東南有張公洞。子。與。韓克一曾入其中。信為瓌奇。然不知孰為二堂也。縣西北又有。善卷洞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蓋璞以善卷為張公。即。越絕書曰。昆陵縣南城在荒地上。湖中冢者。李子冢也。名。延陵。皇。覽曰。暨陽鄉。今案李子冢在江陰縣西。而不知漢時暨陽城在今。何地。去其冢當不遠。今謂武進為暨陽。誤。
吳越之地。秦置會稽郡。治吳縣。領縣二十六。北至回河。丹徒。南至。

富春。東至鄞。句章。西至陽羨。烏程。西漢因之。項羽殺會稽太守。設。通。在今吳縣。後漢順帝時。移會稽郡于山陰。以其地置吳郡。劉。富。春。餘。抗。以。北。十。三。縣。屬。之。丹。陽。郡。漢。初。為。故。鄣。郡。治。故。鄣。郡。在。丹。陽。郡。北。武帝。更。名。丹。陽。郡。治。宛。陵。領。縣。十。七。東。至。句。容。南。至。黟。於。潛。西。至。蕪。湖。北。至。江。乘。內。有。丹。陽。縣。不。知。今。何。地。晉。改。為。丹。徒。以。城。西。有。山。多。赤。柳。故。當。不。在。句。容。東。也。晉。置。丹。陽。縣。于。丹。徒。東。不。知。何。據。考。之。乃。古。回。河。縣。地。孫。吳。割。會。稽。丹。陽。地。置。吳。郡。治。烏。程。其。臨。安。餘。抗。武。康。於。潛。故。鄣。安。吉。皆。舊。之。與。吳。郡。丹。陽。謂。之。三。吳。

丹陽郡舊有石城縣。漢書云。縣有分水。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是。漢。時。江。水。曾。分。流。東。南。入。海。也。未。知。何。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九

溧。塞。通。其。縣。不。知。在。今。何。地。案。晉。史。建。鄣。林。陵。江。東。屬。丹。陽。郡。石。城。屬。宜。城。郡。則。非。今。石。頭。城。可。知。今。謂。石。頭。城。為。石。城。誤。
故。鄣。郡。漢。初。所。置。高。帝。封。吳。王。濞。王。會。稽。豫。章。故。鄣。三。郡。是。也。武。帝。元。封。二。年。改。故。鄣。為。丹。陽。漢。書。原。無。秦。置。宜。城。郡。後。漢。書。云。秦。鄣。郡。武帝。改。名。善。見。鄣。郡。上。有。故。字。遂。謂。非。漢。郡。不。知。故。鄣。何。是。縣。石。漢。高。以。之。立。郡。爾。故。鄣。縣。在。今。安。吉。州。境。內。古。鄣。地。也。非。謂。故。時。之。鄣。縣。等。書。承。誤。遂。大。書。云。秦。始。皇。并。天。下。置。鄣。郡。大。誤。案。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無。所。謂。鄣。郡。者。劉。劭。謂。故。鄣。非。郡。名。亦。未。是。
陳。所。金。陵。圖。考。云。秦。并。天。下。以。金。陵。地。屬。鄣。郡。改。楚。金。陵。邑。為。秣。陵。縣。及。東。遊。會。稽。過。吳。從。江。東。浦。渡。置。江。東。縣。皆。統。于。鄣。郡。不。

詳治所志云在石頭城地史載吳興郡西金陵本吳興西境也業孫皓別會得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程領十縣西北至于潯故鄣安吉而止距金陵不啻四百里謂金陵為吳興西境可乎又謂吳興郡西正指故鄣縣非石頭城也

大獻通考云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都于秣陵改為建業金陵國考亦云建安十三年孫權領丹陽郡自宛陵遷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郡在淮水南蓋吳志建安五年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會稽太守屯兵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瑜為左右所害以族兄瑜代瑜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石頭城改秣陵為建業是權未嘗領丹陽郡亦未嘗鎮丹徒也徒治秣陵為建安十六年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册 江寧廬安

十

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為汎郡縣志水利考諸書俱作汎字業汎音孰倒出泉也豈得音九史記地理志云北江從會稽吳陸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入海水經及荆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海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為北江金陵志云中江舊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五里即其遺跡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蕪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入海開元間蔣日用作宜興城隍記云此縣南壘中江風波不借云云景福二年楊行密將臺濬作五堰拖輕河饋種其遺跡在溧陽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蘇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眾水直趨太平州蕪

湖後之商人販賣蘇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阻因給官中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推九陽江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也何得為汎乎

秦淮舊云秦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於是東遊以厭之乃鑿方山斷長壘為清入江故曰秦淮業桑欽水經言淮水出陵陽縣東南北入大江實錄注亦云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出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出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至江寧方山壩而今西注大江則非始皇所鑿明甚故昔人多云淮水不云秦淮祥符江寧圖經云淮水去縣一里山謀之丹記陽云建康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册 江寧廬安

十一

淮源出華山輿地志云淮水發源華山在丹陽之界徐爰釋州云淮水西北貫都其時夾淮立柵宋元嘉中浚淮起湖熟廢田十餘頃是也惟孫盛晉春秋云是秦所鑿不知何據或曰方山西潰三十餘里秦鑿也金陵圖考云孫吳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下周迴二十里十九步今據覆舟山南距淮水僅五里耳業方圖經法周二十里十九步方五里有餘也豈當時都城北負覆舟山而臨淮水乎又何以云在淮水北五里也又云都城之正門曰宣陽又南五里至淮水有大航門宣古時里數狹小惟淮水遷徙無常報江東地記云石頭城山嶺峭千里相重若一游歷者以為吳之石城猶楚之九疑也山上有城因以為名建安間孫權修築改為石

頭城用貯軍糧器械案今石頭城山不二里許所謂十里相重者
蓋以沿江諸山並名石頭城類

金陵志考證曰案宮室記吳遷都建業有曰太初宮者即長沙王
政府有曰臺城蓋官府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丞相之所居也有
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倉城蓋儲蓄之所存也皆不出都
城之內蓋臺城在宮後即吳之苑城宋元嘉二年于臺城東西開
萬春千秋二門使景政臺城燒大司馬門大司馬門官府前門也
則臺城與府宮為一可知又案宋書徐羨之任西州高祖嘗思之
即步出西掖門往見羨則西州似在都城內又案晉書謝安鎮新
城欲須經理大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乞還旆
詔許還都聞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慨焉自矢及薨後有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二

知羊曇者綴樂翔年誓不由西州路寄因石頭大酸不覺至門
左右曰此西州門景悲感不已因慟哭而去則西州門又似都城
西門也又案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去
臺四里則東府不在都城內矣
輿地志云石頭城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
里若滿則石頭城在都城西別為一城矣何周札開門迎王敦入
石頭城而都城遂不復守也使當時嚴守都城則敦難據石頭亦
未必旬日能陷都城何至使敦軍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
二人侍帝於石頭城即都城之門戶別無城隍可守飛則所謂
西陽等門者又何門哉

東萊呂氏十論

吳論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
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
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丕叔繼世中原有可圖之
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為固者東南之
地所以為強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
地又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孫氏之
兵又為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強長江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
既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阨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
非有潼關劍閣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郟城
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
知所以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綿力薄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三

之人臣：據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寬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
如此之固且強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
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
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荆州移
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曹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
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
借荆州而不反開羽頑頑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
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懼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許洛
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羽以自効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
全有荆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
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
恐曹氏倚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權臣於魏受其爵封

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道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推知劉倫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於殺關羽倫亦欲結已為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下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如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嘆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既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四

而南征也權見丕不知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必不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為兵久不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誦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為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謂所用多南兵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運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已為百姓屈也與邢貞為盟陰以慰其群下方且為進取之計

天下郡國利病書

而自卑屈如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為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負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為阻而與曹劉為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為權不能與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輯馬步之銳扶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倚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為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為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死子孫其國不能保也况天下未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備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五

抗死則亦備然矣藉使孫皓不為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効權之畫江為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唯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浚川限帶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為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晉論上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比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為晉滅而晉更石勒符堅之強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為共主故也以正統所係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齊威公晉文公越王勾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遊談自逸而下者以放誕為娛廢政陵遲風俗大壞故

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脩，財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脩，任賢將而待可為之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既內無政事，外任賢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勝之時，而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諸袁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脩，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為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羲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三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六

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強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材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此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計智之士。今伐之，是其危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脩之政，而自量其材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之言為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修政而外據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機，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復之備已具，事

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變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為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晉論中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既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強臣專制，上下惴恐，如履積薪之上，而大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為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桓溫擅權，廢出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符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俱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元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既死，符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七

非有間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閩，西慕容相踐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為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浪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強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况東晉豐耻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晉論下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為王，宋為伯，愚謂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閩中為重，河北次之。閩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閩中，符堅以閩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閩中，後周以閩中取河北，隋唐以閩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閩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三，用河北

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為重河北火之傾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經百戰勝攻取勢驍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強之虜前無橫陳旁無堅蔽逆河而上開關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沉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妻孥前賢論之以謂舉事曾符姚之不如有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一失也宋武帝之不為晉室藩輔天下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仗大義使中原知為晉室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八

天下今急為舉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問崔浩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嘗據連城舉大眾來附之若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豪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眾共之攻伐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墟西剪赫連之遺種以裕之智勇王珣惡種傳朱沈之徒為水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為而不成裕之施為既已不能選用燕齊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難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困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

天下郡國利病書

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為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漢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七聚數日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誣歆思歸此易因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裕既無中原之眾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已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况關中兵數十萬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即魏可不以裕為深戒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九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屬聽恐不免於敗况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九重之中機會乘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到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南遷諸襄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路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隄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於淮外委以經畧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眾不獨恃舟楫而修

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為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齊論上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問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群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計牛馬雖刀之利也美水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饑饉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國攻取之勲也故雖夷狄而流為承平無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十

淫致亂况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切警之夷狄驚鳥也去其利爪而傳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脩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齊論下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場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景為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皆有以為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

能追擊魏全軍而反然魏得河比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為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為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為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修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強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以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取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市里此豈吊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十一

不版圖必當為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伐而少馬慶之能塞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挾騎而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兵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若其所不及以侯有慶之 才者試觀焉 梁論下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幼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火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幼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三十州數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朝臣諫說

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無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禍亦至於亡國是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強秦之敵推之以致禍梁氏既無強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受可乎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強者勝如之何勿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思政改與李綽趙弼赴之故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遂景出之則已傾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姦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地武帝施設羅網畧無西魏之一二何為而可納武帝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鶴仁應接鶴仁非景敵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異捨鄴陽王範而以淵明為帥卒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十一

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而廢之可也反秦養於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於宇文說辭自辯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制畜遂捨鈴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跋扈不遜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為間則又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畧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符景緣毫之力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畧制置尚鑒茲哉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現吳人無江陵自峽口至海蓋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况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以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

比耳大河猶有悍湍之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漂雖有京口米石潯陽武昌巴陵號為控扼豈秦閼劔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為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獨憑恃洪流以為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荆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鎮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峽口皆可渡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昇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度方其有淮南諸郡則關步高視東攻二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十三

西取湖南取閩越南方莫強焉及淮南為周世宗所取則自窳以至於亡亦失淮南則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若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見焉謹勿割棄荆淮而為守江之論也

山堂考索 兩淮山勢由少室而來至于桐柏而愈大自桐柏而降危岡斷壑疊嶺相屬接于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川澤之國凡小洲大渚沙嶼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勝楊石鏡老鶴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 淮西山林之地凡重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登人所難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回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晉元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十四

渡江迄於陳抗對北虜者五代得淮南也楊行密對據迄於李氏不賓中國者三姓得淮南也吳不得淮南而聲義埋之故吳并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質若瑯理之故陳并於隋而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不能自保矣

江防

徐子遠

長江自蜀峽而下至于瓜儀首尾數千里國家無處不設守兵分守地然特以備小偷出沒期于會背無大警而止耳不足以當巨寇也何也沿江之守聚則不少分則不多扼險不過數處而分地乃有百千宜其無所恃緩急也承平既久武備日弛近者流寇發難往來攻掠無所禁禦而自長江以南限以一水僅而自完然賊之欲窺此非一日矣新黃之間為其孔道不足溢言又嘗下至淮浦上邇并終竟長江所極無地不控一處不守則所至靡爛矣然不據我要地示以形勢而緣江為守此正宋臣汪立信所言長江七千里百里萬人當七十萬乃足也即國家安得此兵力哉愚嘗考之自漢以來至于 國朝緣江而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十五

與拒江而守之事而後賊所欲渡之處我淨據險以制之緩急輕重之勢可驗而知也賊今者分半自郟房而至洋梁將入夔州使蜀人拒之不得入峽則乘江而下其一道也劉先主伐吳令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而自率諸將自江南巫峽而出晉人伐吳王濬唐斌以巴蜀之師由峽江隋伐陳楊素以舟師下永安出蜀江唐討蕭銑李靖自夔州順流東下峽江吳曦舉蜀降千金約以舟師蘇嘉陵東下是也既已出蜀江則繇荆門夷陵而至江陵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吳將朱然守江陵時江水淺臨魏將夏侯尚作浮橋以攻城晉伐吳杜預向江陵宋南郡王義宣荆州刺史沈攸之皆自江陵下西魏伐梁元帝于謹渡漢自黃華四十里至江陵隋伐陳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唐伐蕭銑李靖自荆門宜都進至江陵黃巢在荆門為曹全最所敗

牧衆渡江宋太祖伐江南遣曹斌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元伐宋
伯顏已東下宋將高建以江陵降元主喜曰荆南既定守鄂之
軍可以無憂是也魏江陵北至襄陽共一道也晉杜預鎮襄陽
以爲伐吳梁武帝自襄陽起兵隋伐陳秦王俊出襄陽元伐宋
圍襄陽數年而後下是也自襄陽至竟陵出漢口其一道也隋
伐陳秦王俊屯漢口節度諸軍梁武帝遣王曹諸軍自漢口濟
江元伯顏蘇襄陽入漢聲言取漢口渡江遣奇兵襲沙蕪口奪
之因同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是也魏漢陽
北至黃州府循西陵舊迹以下共一道也陸抗表吳主曰西陵
國之藩表既處上流若一旦失之數便順流星奔電邁此安危
之機也元世祖南伐至黃州漁人獻舟為鄉導世祖登香爐山
俯瞰大江元將董炳文言于世祖曰長江宋所必守臣請嘗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十六

率饒腫鼓推疾趨北軍遂渡江是也既已渡江即抵武昌其一
道也魏武帝臨江周瑜住夏口宋荊州刺史沈攸之南下齊高
帝以夏口衝要乃以柳世隆行荊州事以拒攸之梁武帝起義
自圍魯山以拔夏口黃巢渡江攻下鄂州元人渡江亦先取鄂
是也夏口既下或順流至九江其一道也沈攸之南下齊武帝
曰尋陽地居中流容通畿甸乃留屯淝口梁武帝拔夏口即緣
江上道至尋陽江州刺史降金元末南寇一軍自新黃犯九江
是也既至尋陽即直指石頭其一道也宋孝武之討元凶桂陽
王休範之起兵皆自尋陽拔石頭是也至蕪湖據姑熟其一道
也梁武帝受江州降遂至蕪湖是也或掠江西亦一道也黃巢
渡江掠饒信等州金人渡江由大冶趨洪州是也如我軍固守
襄漢賊無順流直下之勢後從蕪黃步來則廬州其一道也吳

人時從合肥以攻魏而作堰濡須以自保魏武軍居巢吳大帝
守濡須隋伐陳韓擒虎出廬州揚行客在廬州自銅官渡江襲
宣州金人自柘皋河入寇劉琦拒之于此金主亮南侵入廬州
是也和州其一道也魏峻自歷陽反陶回請度亮守江西當利
諸口亮不從峻濟自橫江登牛渚宋元嘉中魏主南侵遣永昌
王仁出橫江侯景攻拔歷陽自橫江濟采石陳高帝秉政梁任
約等自采石徑向石頭隋伐陳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隋輔公
柘自歷陽渡江取丹陽宋曹彬自采石以浮橋渡金兀術南寇
分一軍自滁和入江東宋虞允文舟師敗金主亮于采石開禧
構兵金人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我太祖自和陽渡牛渚磯
以拔采石是也太平其一道也王敦反舉兵姑熟峻襲破姑
熟以取望米梁武帝東下據姑熟侯景自采石襲破姑熟韓擒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二十七

虎自采石進攻姑熟半日拔之金人乘杜充無備渡江拔太平
元人敗賈似道于池之丁家州太平遂陷陳友諒隔我太平卷
至石頭是也揚州及瓜儀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觀廣陵者
再桓玄篡晉劉毅等襲桓弘于廣陵即濟江宋文帝元嘉中
魏主南伐遣魯秀出廣陵魏主自瓜步來廢帝之亂崔暹
自廣陵濟江隋伐陳賀若弼于廣陵濟江金主亮南侵至瓜州
臨江築臺李全謀反欲取揚州以渡江既聞二趙入揚州攻之
不克是也通泰其一道也唐江淮都統遣將鄧景山自海陵濟
江趨常州以拒劉展金人南下宋高宗在鎮江問群臣去留呂
頤浩欲留王淵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
姑熟則奈何是也既已渡江不趨金陵而趨京口亦一道也宋
崔暹渡江至京口徐州刺史開門納之唐劉展邀節鉞舉兵

自廣陵渡江襲下蜀臨潤州而後攻昇州孫儒舉淮蔡之兵渡江至潤州而後南攻宣州虞允文已破金人謂李顯忠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合京口不可無備顯忠分兵允文還鎮京口是也凡此諸道自來入江之事倘其變矣要而論之則有二焉自荆楚入江者順流而下全乎用舟楫者也自淮甸入江者截流而過不必預謀水師掠舟而濟則棄之可也從荆楚而未者彼則聚眾而進我當量遠近而為之備遠則鑲絕襄樊已過則立柵隘口近則屯守梁山又近則保石頭據新亭此江左立國守禦故事也從淮甸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當宿重兵于淮南就其緩急而為之分配使我常有出而向之勢昔韓世忠屯兵八萬于山陽而金人不敢南下保江之要無出于是也若退而自保則形勢與敵共之矣葉適知建康上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失之今乞無制江北宋朝廷其言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敵若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澗蘆葦之處皆可潛師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即此知守于江外不當守于江內也從荆楚而來者非有強敵即大將握重兵而輕下流者也如其來也勢必重大未有偏師出不意而至者也故不宜輕與接戰須扼險以老之昔之善守者每避其始至而擊其惰歸敵我實力而聚于堅城也從淮甸而來者則不當以勢力多少論也自曹氏父子及符秦元魏擁眾百萬而不能渡江而蘇峻侯景之徒輕兵數千徑至京邑莫可控制故扼險而不進雖眾不足越險而卒至雖少有餘我太祖既渡江謀下集慶或有以晉隋之事諫上以兵力不足者上曰我已控上流可遂克也卒不煩攻而下此二路用師多少之數也荆襄遠而乘水竟

下則似遠而實易淮甸近而水陸無進主客相持則似近而實難昔鄒經為元世祖謀下江南欲以輕兵繼襄漢而別出二軍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以渡江以虛用襄漢而以實用淮揚者遠近之勢也然其後伯顏南伐自率大軍繼襄陽入漢全劉整一軍出淮南整白伯顏欲自揚州渡江伯顏不可而遠阿朮避流至青山磯渡江遂入鄂劉整以功後阿朮為恨此則淮南渡為難而襄漢渡為易也今觀流賊烏合乞活之徒每則四掠飽則他徙乘瑕而進遇堅而退非有牽此出彼之奇非有用實擊虛之勢其所賴集賊皆以騎取勝則一意用騎雖從賊之人所在如雲然不能整練步兵為一軍使步騎無濟而况能釋鞍馬而事舟楫以與我爭江湖之利也唐末之亂劇賊黃巢始自淮南渡江入宣浙至湖南沿湘江而逼荆襄復渡江而西大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諸州又自采石渡向北且水且陸時北時南豈嘗豫蓄舟楫臨渡而用之乎則其寔有過人之材能因勢而設奇也今此流賊其不能已可見矣特其在楚既久窮困無所掠或欲沿江東下以延旦夕之命江湖群盜及舟師賈客可掠以載者所在不乏如其順流緣道乘隙登岸西則饒信東則宣歙無向不可我豈得坐守石頭不為之所哉愚以為禦荆楚入江之賊當于樊襄二口練治水軍張設形勢斷其來路如宋人之所以拒元師者則賊必不敢舍長用短窺我江道矣不然而縱其入江從下拒之則氣奪而易潰從上邀之則已過而難及未見其得算也雖然江南之立國自上流下攻者九而成事者三而已若自懸陽姑熟而至者往一舉而破石頭秦軍孫揚之時江淮雲擾南北無復障蔽固其所也至于王敦孫峻之徒京邑清濁蕩錄

立而一旦發難遂已不支然則金陵之守不足恃也賊若自淮而窺江則江外重地上自壽春合肥下自真州瓜步必得精兵數萬分據其間自為首尾往來擊應而又先據巢湖之水賊練通春之區徒安押陳水陽羨之巷民無使從賊為之接濟則雖有強敵猶不能臨江嘆息况于此輩蟻聚豕突保為我志乎宋自徽公之時元人勢重然其謀臣猶謂不當一路進軍欲下襄樊必出淮南以牽之秋下淮南必先絕襄樊之援然則使荆楚之賊不臨江漢則雖突至江北未敢遽而截江使江北之守屹成重鎮則在楚者亦未敢肆志南下也

守江備守邊惟當扼其險要不餘尺寸寸為守也賊不知大勢豈能出古人用兵牽制之法以困我但方今江楚二者皆大阻既為一內變小動便枕席上渡賊矣故重兵鎮要害固是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

策而有司撫綏之功尤至急也

長江天險雖限南北然必待人而守不然投鞭而渡直易矣請于古今形勢而鑒一出之諱江防者應無能出其右

建康論

周弘祖

建康古揚州地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賴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并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為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其十衛陳列江北者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睢潘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當鳳陽滁洲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重鎮在焉不為慮也○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虞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一

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潏匯於滄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和臨清淮安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幣藏云耳

劉季莊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
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
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
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縱敵以入淮
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二

張虞卿曰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地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嘗至
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
岷山跨即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為我憂使我斥候既明屯戍
惟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江為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險亦可也符
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玄八千銳卒破之於淮淝豈非其
效歟不然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
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未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白是觀之徒恃
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曰東南之勢可以
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策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
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捷未有成功
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三

他日成功畧如祜言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為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
可也無如瑜者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說者謂敵人以馬為強
而江流迅急渡馬為難敵人便於作戰而江流迅急非戰能濟是未
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江流未嘗作戰也州縣一也
有最高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豫者符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
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起石頭王敦渡竹格蘇峻泛橫江侯景
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
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宋之論邊防要害者有曰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
而控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集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
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

形勢然也。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置寨，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長驅深入，則我繼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敵之進退，落我計中，萬全之策也。又有曰：無為軍巢縣之濡須，及東西關山川重復，蓋昔人尺寸必爭之地。大率巢湖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東西兩關，又從而左右輔翼之。既舟既已難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便冠大江，得逞其志。淮西雖號地平，而水陸要害皆可戰守，稍加措置，未易輕犯。又有曰：若金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而江州軍出無為，軍便可為淮西官軍之援。又有曰：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硃沙夾，曰：米石，曰：大信口。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茨之場，或倚岸斗絕，水勢湍險，難施舟楫。又有曰：米石渡在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四

平州界下，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宣化渡在府界下，米石江濶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昔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克以萬衆不能捍，亦嘗分兵犯米石，太平州以鄉兵禦之，遂退。雖杜克處置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馬家渡比米石尤為要害。又有曰：和州為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兼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尾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不滿三百里。元末曾於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并自上尾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宜於靖安渡，硃沙夾相對三處防守，所有北岸滁河口，宣化兩處來路，應和州東地，宜嚴切設防。又有曰：昨來金人自黃州，張家山等處，擺布防柝，又有言曰：漢陽池口，保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議尤宜嚴切設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嘉靖二十九年，定沿江信地，責令將領防守。南湖營守備南岸，自城子鎮至馬當，北岸自龍坪至小孤山，二百六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安慶守備南岸，自香口至池口，北岸自小孤山至六百丈，二百九十里，領水兵五百名，而以安慶一衛屬之。新復荻港把總，南岸自池口至大信，北岸自六百丈至西梁山，三百二十里，領水兵六百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進兵把總，南岸自大信至高資，北岸自西梁山至黃天蕩，三百三十里，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進巡軍兵相兼分布。團山把總，自高資至安慶，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儀真守備，自黃天蕩至新港，一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真一衛屬之。瓜洲鎮巡江衛總指揮，江水兵亦屬焉。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防守。本鎮民衆則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五

知理，守備不與三江會。把總自新港至廟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南湖營守備駐劄湖以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真守備駐劄儀真，瓜洲團山三江會口各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市。建炎南渡，日就衰頹，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新野，下至常州，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五，利南之公安，石首，岳陽，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米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瓜洲，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糧棧之處。

武弁襲爵疏

向宗兵部等部事南京工部尚書 丁賓等謹 題為 出為武弁窮極堪憐
乞 賜旌履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武選清吏司某其照得每年春秋二季
遇有各衛指揮千百戶老年病故其子弟孫其者皆蒙特恩通判部選司行衛
拘集各衛保官部族人等研審明白又行該府查勘果無違礙本司仍指
山教場比試各令各得中者取具官友人等保結前來備由呈請部具
奏又將原未情詳分別類為各文過人起送兵部查對先年結黃勳次未歷相
同類送中軍都督府候 候差內官回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開列等
冊差送回兵部方行具本連人引奏 候准選授祖職給憑查回南都通判各
官到任支俸此未舊例近有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藩又故業已三年因貧
不能赴製每起送屆期即請往送多費獨得無由屢告未候僅至今春始得起
送人查有與武衛舍人刑汝辰龍江右衛舍人張國相江蘇衛舍人李文元全
舍左衛舍人戴志德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衛舍人周時縉 孝陵衛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六

人別世父飛熊衛舍人湯純中與武衛舍人王存仁等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
名照南京各衛軍官休養差養日損月瘞食無半飽身無完衣每值赴北製營
盤費無措或指休養而揭借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責居友以充費或鬻兒女以
營資若若干年痛心酸鼻至于在北德選守候動錢數月多因資資罄乏既寒
寒林而復命其卿者處 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積貧無門其素祖廢終世不濟
製營衛衛有心樂始祖皆 高帝與 文皇帝開國指難之功臣也以其血之
數受無罪而一期地之深可憫也且使 留都武臣漸就凋零而所定處亦可
虞也本司職專選法若不急為匡處恐夫 祖宗勛功至意亦恐南都各衛軍
官俱從 國初陞授官職世系貽誤致致南都教與在外省直衛所及都司所
屬者不同其本即每春秋二季保款其稽查功次文詳且慎若照北都事例會
同各衛門官比試具由題 奏即移咨北都候 命下准驗不惟可獲武弁之
因窮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此亦全朝之至仁厚澤也查得 國初南京總小
總補皆至北京休養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解生題 疏改于南京命官監

併南京各文職官特考滿供赴北京為磨四十一等吏部尚書題題 請
改于南京知額考滿大程從之方費可憫何獨死守軍官文臣之開關當念
何難由體予武弁令無題 請下兵部覆議以流南京製營各人具告通狀到
部轉奉司研審明白仍復查勘考與賄賂功次未歷相同果無違礙此部
事例會同守備及五府錦衣衛給事中各官比試備將對此過級由及應否更
製備前例具 奏仍將取具衛所官友人等保結各令供圖及各祖父原領
印信移咨兵部查選候 命下之日該部務各給憑前來遵照選授員缺行令
各令投職望 閣謝恩免其赴京其或有意應全應取者應照例查核若為
定制其在外省直衛所務照舊例赴京聽選不得從南都為請成京衛官弁得
以指復如 國家恩典愈以彰著其于邦政亦有裨益矣等因具揭乘案未批
批此 題奉此案呈到部該日等看得南京各衛所官年未貧苦極矣每製營
此兵必須稱貸而行印信扣俸抵債故有到任其年不得令報者有無親戚可
借終身不得製營者以支勉強出門飢寒相迫死子求死死子道途者且此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七

以此 閱受恩自是成例但此年入選無資日就消耗 二祖有實亦必謂舊
功而加惠者法窮則變此其時矣大京衛皆洪水世且與黃在而原不同予
外衛况南北事同一律既經日部詳審勘核仍照例會同多官比試題 奏即
移咨兵部候 命准製似亦思不妨法者 司所引補併考滿二例委果事休
相類代乞 勅下兵部覆議施行則五十一衛之窮官共數百千萬年之厚澤
所以上廣聖祖勛功之任下激武臣效忠之義者匪淺鮮矣原係 留都武弁
窮極堪憐乞 賜旌履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奏等差
千戶張本因齊休養題請 奏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南京兵部都事部
事南京工部尚書日丁賓 武選清吏司中書日王宇 主事日都任
兵部尚書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 賜旌履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擅
武選清吏司某其本本都送兵科抄出南京兵部都事南京工部尚書日丁賓
等題前事等因又該南京兵科都事南京工部尚書中書建中奏志 留都
窮極堪憐事理未敢擅便乞 賜旌履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擅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河道監察御史郭一瑞揭帖 留都
因換製職事禮宜酌量也 聖憲常發邊疆疏虞以恤苦弁以廣 國恩事等
因各到部送司憲呈到部看將南京兵部看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等題稱
留都武弁舊極堪憐事要將南京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製替聽南京兵部
查勘明白會官比試具 奏 部議選比照總旗併發文官考滿事例通免赴
京又恐不知孰成法酌議除指揮如編免千百戶等官南京河南道御史郭
一瑞揭帖 留都武弁因極事要將南京衛官製替或南都類案此例通免
赴京其使有四各一節為總旗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製替在各省且有今全親
查該都司該衛保結技部在南京有向南京兵部查勘明白類案連保結送
部待人到齊送五度會同內臣錄承兵科等官比試具 奏本部通引大選此
舊例也但衛官多貧衣履履之或有資斧難措延遲進限如疊職各或有飢寒
奔走在京在途而奉命者誠可憐憫今南京兵部與科道連疏已將南京五十
一衛所官製替或南都查勘送南京五府會官比試具 奏仍本部類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八

此照總旗併發文職考滿事例免其赴京委於各 留都根本之重地保全
祖宗創業之功高疏中極難難困者之狀令人莫敢賜味何忍泥成法而因
窮先况南京衛所皆洪永不減之收視各處續添虛冒新功者不同而部有黃
選可免從未過其各送來有及府內外守備衛承衛科目可以比試與各處從
無統看者不同及查總旗此年赴京併發後疏改南文職送來赴京考滿近亦
疏改內人稱便撥之事則要案相同既任南京兵部與科道 題奏具揭前
未相應依議 請令候 命下行文知會以後南京五十一衛所指揮千百
戶製替及該使給使養者供免赴京聽向南京兵部備細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
會同內外守備及俸承兵科比試具 奏該部將各令保結歸部查度類
題發給文憑填寫歸結行令到任中間如有例應查者照舊例查改正各省
直無黃選可免用科等衛門可比試者不得復引為例等因著曆四十二年
三月十九日令部著部事吏部左侍郎李德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行
大中修補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日丁賓等謹 題為地方總甲未經官旗積
害多年懇乞比例修編後發收以慰軍民重困以了衛門未完事日丁賓等
三十四年開本 命監任孫江家署堂印隨據南京五城居民李日新劉忠悅
張應全之健康息其卷保和彥林沐等將前事呈稱地方編派總甲火火等
從勢所不免但 留都地廣人衆編派清查更難向未優免方難維以萬曆十
四年海都御史題 請簡可照條冊為其總衙門差從維以萬曆十六年兵部
都察院題 請地方大差冊為其總衙門人從在小民間私自科派私
催總甲非當官催募也乃行法既久積弊叢生其私催總甲本身既已冒濫工
食且又逼同文資資核為難辦乞直當查實改移定限限之飛差四出查場印
而又或遇大差人合等事乃私催總甲仍假無牌門正月總甲出官慈倫正月
要道或資與官報便一混帶票均原歲月破家亡身而正月總甲受福保毒不
可勝言矣尤牛馬氏張文等呈請奉復發催募之法蒙海都御史劉付巡視
王御史等查議被特下情未准一一上達而海都御史止將五城溢差夫從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三十九

請集某其徵發催募事係尚在中止後蒙都察院平都御史奉
旨題覆內云南京王御史等比例徵催募似應依擬乃稱查案案積一時尚
未滿協令候移咨南京都察院再行五城御史虛心酌議如果召集可行人心
共願則將徵收優免及一切應行事宜擬處停當具題等因到院奈向未稱未
行城查以致大小軍民受害日甚一日如在為火之中仰望救護莫如催募
伏乞早賜舉行恩德無量上呈等語自等以為事干通都未可輕棄至三十五
六七等案除各紳紳舉火其揭請行催募外其五城居民又屢次連名稟請
告住柱有泣下者且云催募之害同之富人則富人領做同之貧人則貧人領
通都大小軍民人等無不稱便何不舉行日又謂外州縣舉行條條尚有田
地山塘男丁女口冊冊可查若南京十三門內外人家數十餘萬日等雖曾致
法先臣王守仁編派十家牌冊以為防守地方之計其中間門面似無涉海
然而免無各家貧富子弟冊冊則官何從憑據編派催募乃有居民別家此
李日新康思等稟稱身等向來私催總甲原有出役數目今既恐無憑據身等

願將三十六年分一年之內各城各舖大小貧富人家各出錢數公同會集各舖富戶一本名為五城舖冊送官以備查考夫公同會集既不敢或失又難肯寫多官府許此等有憑據庶幾可以行責養身等語應不在出錢特以債不經官收支難免飛差橫禍大小人家日夕憂惶故將願定債數納之官府以期杜絕諸累再不曷日五城舖冊約千餘本居民到鳴晚奉自新等公同各本城大小貧富人家一齊送至日慶文各舖冊一本分頭送五城御史乃五城御史曾使易壽傳宗泉王宗王萬祥公同到于日慶稱說通都百姓絲絲舖冊送倉無抄寫一齊送至公處且求早賜行事則往歲所云半額身當半額值集之說必為從中除欲阻稅者所誤斷非出于小民之口矣假令不與舉行召集非但先臣海瑞題覆內云再行南京虛心酌議一節終屬未完而大小百姓奉奉成奉注該度重事勢必竟不肯行其所當亟為備議乃將各城所通舖冊分開日子每舖點出公正人役并貧人富人共三四人先期約定某舖某日到于都察院當日之由務令舖冊由人天有無每屋門而隱漏并相應優免人數及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四十

同三十六年分冊上所開出錢之數虛實又將三等九則規條每舖較重時為增減停妥似此稽全甫集隨時各城原通舖冊并日而審情類一併書寫在冊別付各城御史令各到于會同領查前項有無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令等則并有不願出錢各情由又先期編出告示曉諭五城貧富百姓內云民間所通舖冊本院原已而審一番仍恐中間尚有未盡事宜復令五城御史在于會同領查審你們大小百姓如有不願納錢者到會同領官查明本院即為傾送免稅從寬乃五城御史覆查完日並無有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令等則併不願納錢者日等情不敢自便乃復會同大小九卿六科在于會同領查審連近人氏千餘人惟時九卿及科員親臨領領簿之法使民與在乃今日據使又將百姓中之貧者查令上前問其納錢惟使民與否亦令口稱使諸臣又各細問爾等窮人原無身家之累何必要行納錢又曰身身雖無重大家私平素亦在排門之列未免輪當正身總中與爾家一同受累且身等受累之日先身到官既已無從使用而妻兒在家飲食飲火又無人照

察其情更甚以故情願願定納錢用固安靜等語日又封五城御史云催募之資從未未等字樣且有都地廣人家中間容有容訪不列未可信為停息乃各御史又將會同領查各舖內有貧窮孤寡者各自躬親至于其家細訪端的原因而後逐編冊民情稍覺可憐者然不從寬免債日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名實數冊冊理合書其手會集一處守令細其石之免該出錢總數隨即橫紙前任巡撫簡可照察冊併地方夫差冊細五城今日合用德甲大夫併雷更夫活格上 陵等項燈火併各公用家火瓦瓦各該項總數較之前項所定舖冊尚有益餘隨即命同五城御史將前各舖冊派各該項總數各行逐條照城務使今日所派錢數與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表此杜絕衙門多取以防謀與隨照各花名所派錢數各舖寫長單一張備示大小人氏日又與集五城原呈文老諸人到院問云做錢催募一黃應否奉行各對云但得官府做錢催募則衙門人後記不得重科要派且一切在官事務俱是催募總甲自行承當則無正身總甲石色民間何可安靜當此之際即使比照三十六年分私值等項錢數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四十一

派身等亦自其心况今委將三十六年分私值錢數內家家戶戶查搜餘錢盡行照減尚有何處不便于民慈已早賜奉行等語日子是乃與集書呈到于公衙將各舖錢數長單照數填寫細戶由案分定日期令各細戶到于都察院將由案批領完果遂于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會使易壽傳宗泉王萬祥各大德相約開領各收夏李銅錢小民本連日期本照由案批領事先納錢如有絕無拖欠隨該城御史給發各甲夫工食等項種種支銷明文案用備稽會自後各季收錢支錢保保一體行責其每歲或有新增優免與事故之家相為申訴或將房產折卸與新增之產相為申訴中間一切查錢事情五城御史時時會同嚴加查察務須逐款詳奏登時申說明白不得少容欺隱即前原呈內所稱人命賠害地方最苦一節已經嚴奉再詳稟理詞代告各衙門諸矣日猶設處于三山門神案門風臺門外各建進輪驗廳一所庶幾事有歸宿民間愈無踴躍之為然為改用在安民而安民莫善于除案先年兵部都察院所定商可照案冊并地方夫差冊向難遵奉通行使善兵馬衙門人投私收私值既

又地方人氏寬廣有飛蓋責政... 身等其何能除乃令頭做房僕在官儀... 養併人命不許輕罪頃使前字一制幸去則既以下恩通都仰望素心而先... 平都塞院移步南來都塞院特行五城御史特召奉事宜再行疏廣停雷具... 題公壽送此可以歸樂矣故依地方禮中未經官儀積多奉題七此例條編做... 饒善後以起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理合擬定具 題 應使遵奉刊刻... 書冊成查故支登報備環永遠舉行此具奉奉千戶朱世科齋沐謹具題 題

太祖所行火甲良法也每日總甲一員... 火甲 火甲五及沿門檢派常者額人資者自... 役有備有預有外有燈籠火棍一匙人支一更一更三點禁人行五... 更三點故人行有吏舖可散兩更可拘犯人過有事則舖之甲一燈火相檢... 該相聞凡刀槍兵器與救火之具一慎檢有修舖家整理揚飛並與人命等種... 種要檢皆總甲當之甚至致平不語自此最守事所當急急使張者都察院都... 御史丁公洞崇其美愛其法以三茅九則做儀官行順後總甲火火何其尚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二

實 成祖北京所行法也但在開疆一過... 更當一加意也 不復再問尸聚一處使于抵換此

足兵制武院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監察御史王... 為益故陳足兵制武之宜也 旨無防特弱為務以備緩急事竊惟金陵王氣... 紀自先齊我朝開基遂成皇儲海內無事則已一朝有事則官殿殿會草津英... 雄統觀祇樹散資宗廟國慶 神聖在天有靈豈能自安故命大臣練重兵... 地所以報 陵寢保河以 聖子神孫統統高奇格二百年年未設教場大小... 營神機營巡邏巡營新江口營巡因開白之氣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杖... 添查探索呈列恭布制呈不詳且周兵額兵也者查之于無事以行有勇先... 不可修以行故之可勝者此兵先察特何以崇故策兵先強特何以崇敵... 強宗宗兵十萬有餘後乃日役月割令人最堪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 最堪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巡三十六百有奇新江口五

十八百有奇德之不彙三萬內則此... 持者上陸營之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 壯相泰非其甚矣且此二位種種... 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江北門六浦... 猶得優營官神機色洪勝戰心懷若... 以符之者安在哉正德年間劉賊以... 年間倭奴以五六千人入學桃園賊... 甚而吳變頻仍民窮思亂正盜賊蜂... 子弟女傭夷內訌方構引志氣營美... 之期托耳惟州故故故故而何何... 武養而所敢非其人欲明賞罰而... 三人因一差者今一人侍應與承... 者計日矣實據人做真月種種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三

般定口食不給餉料安出官黃藥... 夜巡緝賊職同宜然但奸穴淵... 寒旅車姑保性命進則畏賊退則... 愈甚若則近則愈窘矣萬曆十一年... 朱題 推選壯丁以充徵餉而... 禍不旋踵寧得坐視為靡文尚... 而為一以考法術法分而考之而... 無賴然而頭定規輪與紅賞教自... 高浩繁趨守待克非也以此兵老... 盜根合宜窮迫而難不及事孰若... 得哉夫衙所有正軍有餘丁有... 之法正軍持善射射陸陸持虎... 以今助休集藉例引銀千百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未必宜兵宜者未必其項無幾進身即歸向李卿有老无清整耳固安得壯
士而用之獨不思民間亡命蓋人皆可為兵獨于兵軍及多忌鋒自誠莫得具獻
為宜宜者則隨之而為獨思刀動之缺查出十一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
餘其數幾近少年精力壯健心神壯茂精神煥發者僅作營兵最上者選錄次
即為常伍有餘則補作軍守門諸役于各營內汰出端端矮小力差弱年未
長者充大小衛門官府跟隨導衛之屬其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儘足極歌員後
執牙符及何必壯丁法行自工皆舊有伏財營農投托隱占者勒功卿家各自
清查但係衛軍選運本兵一體審察少壯入營操演既實責以用收定案如此
不容生端再製訟庭而選不得任根誤操用此法選補于大小教場各宜補足
一萬一千神機合巡選選巡亦然新江口報不復舊額一萬二千之數亦且選
足一萬二千五百人各一師趕趕桓桓虎威屏鄰城內外蒸氣自剋浦口池
河一時不能滿焉亦先選各五千連絡騎虎威相援至于 孝陵原額二千
今亦宜于本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寄按諸軍此空勇應撤回彼空自為簡補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四

故祖營松楸不斂則 祖陵何地若不寒心每季仍取壯丁二百名為補補軍通
有事故兩營按籍取補無煩籍據擇外則內來無餘此或者曰水陸召募之兵堪以
敵外敵為全復之養費于浙兵京軍皆担大業備美取徒多者是大不然
祖宗既所衛為兵戰則領衛散則歸衛者為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即月未為領
正軍一萬餘丁六千者為子孫若何之良法也即各營精兵六萬陸營水營亦
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共 祖威合成一體既不至露的偏枯各歸保來秋
之端又不依他即召募取補生索之捷不難則佳佳而學浙卒亦有倚仗充
敵之理而夫易有慈相相保保慈祖詐作敵之憂哉借兵以獲兵舍鈎而
營鈎久長之計正不為是取補後而後當議者四一曰鈎難蓋以示優恤軍
不備戰守而備工蓋臨保不比技藝而比工錢當爭字辦糊心昧目示自今保
後 勅下內外子備衛門正差優差一概禁禁 龍袍 神帛鈎尾青蓋板方
靴石字標原設鏡板壹寬由監勅支願蓋工部筒莫印各船護送不得離汛地
看守不得過晨宿少蘇因策可一曰勅訓練以養定材今輪班進堂逐日走

險全致微微非不可觀既既起伏他他已戰後辰而入也而也處處如是肯
之對游茫無然不若另立高練法每五日以一曰走陣四日演演如火砲千人
必千人精以少等千人必千人精也其技大良其技火良射總分試把總輪試
生營抽試守勇性而心休之舉名則知其技舉一則知其百其隊隊不精習之士
而營無不知兵之將則敵則有所恃無所畏有所恃則奮勇而直前無所畏則
神全而氣足何敵之有一曰給砲砲以助軍威查得三十二年兵部每軍給弓
限三錢又鳥銃數千以流後惟自備砲砲中斷結他砲根棍棍砲棍砲費美
甚至三人共執一砲深可憐憫乃 內庫所藏高積積慶及國初儲造儲修物利
之砲其之無用宜俾良有司督領其其各就庫部領出修理再不足用照先年
事例每兵量給槍銀等令自備銀錢大藥匠作到期早辦早散勿致休休耗耗
照美庶民與人相習有一砲一軍之用矣一曰增增戰戰以防水攻長江天聖
兵戰船上高橋巨艦駕用多人旋轉不便若沙兜二艘沙兜而用底卡可時正
兵砲船形尖身疾可射守兵為用甚為利十年一造五年一修然而後後練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五

修則兵得船之利而官亦省造之費似不必宜拘年限新江口船舊四百有亦
今存者百十隻耳作頭圍慢志意延閱風而朽壞薄板碎釘克難得淡水營兵
船多不滿百全弁恭撥補補貿易近更修後戰無無焉高師舵工才疎日就廢
并可度合為以速船職實想看兵費事皆成修江海之濱舟楫若神若定禁有
徒與兵皆運運轉水之類并考形同造此水軍之急務也更有宜議議者
請營外列江口最要 咸祖此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舊例官軍任宿
早晚巡閱巡遊難離今嚴薄險遠如崇恩觀官軍位而家兵卒捨舟而城處境
舟漂泊寂無人知詰其所以則江岸傾瀉營場地壞將臺軍要秋淋濕深重難
軍機廢地至五六十年矣微天之棄時不再得必宜培拓營臺容蓋操案既開而
河停泊舟楫修復富強鎮鎮神巡軍卵而如故舟師箭射火攻逆謀逆習把總不
負總身查地方分受仍與水營遊兵營巡實能為常山蛇勢以六分中策以四
分而兩支回水遊兵防現香港河口龍津諸處而官帶領一出哨于某以與
茲港營兵會一出哨于天寧洲與儀真兵會上下江往來搜捕賊窩更番進出

首尾支錯，血脉流漫，地進兵營，亦期會途中，厥隨象習，獲元數，輒索武藝，法選處江險，為我兵所獲，而敵不待乘，而先委其功，率關兵都司，預改有四，而營處選，作伏場之，地而如石，子商來，如土，而如重，江樓光，如仙，賜觀，戲，勝，時東山，守，牙，廣，墩，臺，崇，崇，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來，平，日，久，或，土，民，役，占，或，荒，蕪，積，業，今，而，尚，有，而，東，而，北，三，而，廣，懸，火，敵，曹，臣，可，辱，可，不，使，行，查，虞，楚，文，守，里，春，秋，閱，視，樓，威，武，以，攝，不，挽，之，民，新，江，口，抵，江，浦，驛，三，十，里，程，耳，近，開，新，河，相，望，頗，近，一，葉，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流，得，無，新，江，口，船，頭，若，復，其，費，分，支，船，以，謝，浦，口，東，而，西，兩，岸，對，守，成，處，賊，沈，水，則，失，擊，之，使，從，陸，則，推，過，之，易，失，浦，口，一，空，通，近，所，損，賊，林，連，連，度，原，憲，積，不，志，無，謀，而，志，無，兵，不，志，無，兵，而，志，無，法，青，徐，里，中，委，署，死，軍，伍，偷，懈，路，既，詳，諸，君，許，將，吏，理，長，印，守，禦，策，集，散，推，何，安，問，其，他，一，水，僅，限，法，今，頓，珠，至，于，池，河，相，去，遙，遙，指，般，同，大，炮，推，制，置，軍，民，概，履，風，俗，洗，清，莫，可，挽，回，泰，由，武，臣，植，鞭，彈，壓，無，人，未，流，至，是，合，無，此，戶，部，例，寺，法，兵，部，司，官，駐，札，涿，州，地，守，二，處，賞，罰，既，令，一，出，其，天，因，此，元，根，亦，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六

舉授要領，亦當武斷，竊政刑軍，據官把持，營衛者，或開會，京營，學沒，或任，務，法，司，克，罪，然，後，軍，法，不，挽，操，練，不，度，外，營，庶，其，有，舉，示，今，衛，民，防，備，且，夕，難，鼓，本，有，論，旨，而，必，工，戶，二，部，相，視，其，散，前，者，莫，如，浦，口，之，城，大，諸，臣，莫，不，知，百，萬，生，靈，藉，城，高，探，敵，易，視，其，第，波，浪，浩，浩，不，常，恐，恐，為，力，者，所，負，關，關，折，毀，不，便，雖，與，無，年，者，為，變，為，不，得，已，之，計，竊，以，為，宜，循，舊，守，城，備，人，難，運，糧，習，謀，勇，是，足，濟，寬，用，何，如，耳，今，在，藉，老，成，者，將，星，查，無，人，有，身，難，戰，伐，况，著，魚，負，傷，以，病，歸，者，有，一，青，骨，鬼，珠，抱，負，定，查，桑，榆，可，收，者，有，確，隄，是，錄，消，水，堪，食，金，城，可，固，者，與，其，圍，瓦，子，林，下，孰，若，購，香，子，留，旗，與，其，以，好，爵，廉，土，木，薩，論，之，形，狀，孰，若，以，重，祿，優，崇，儉，十，城，之，者，願，出，可，守，旗，郡，塔，借，著，慈，已，聖，明，持，節，本，兵，提，東，官，將，起，任，而，京，兵，府，鎮，守，江，南，亦，可，以，備，而，北，不，特，之，害，則，特，大，將，一，人，登，于，十，萬，師，矣，臣，等，謹，此，日，學，營，務，表，領，定，切，深，憂，敢，獻，愚，見，伏，乞，陛，下，電，覽，下，部，再，加，查，數，如，果，臣，言，不，誤，乞，賜，舉，行，其，于，京，營，不，無，少，補，美，臣，不，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夏書記事

兵部推武選司不預錢糧三司歲入頗多，往往年任互籍無考，武選部中因是議投總庫，季一主事專管，凡有文殊俱說堂路劉方准發三司恩選司，倡此論，因議管庫不得委選司主裁之職，實至今仍之亦可矣。以

舊所擬府舍人舊例，府衙分武選司，移文該府，勒結回照，乃五府首領，各後，故意延遲，致候送，諸舍人苦之，武選部王守始查照，却改題，准事例，說堂免，行府勒結，集各衙不許中府一聽，本司行衙查勘，明白，將府衙結部，結類，送該府，磨對，限五日，內粘照，過部，如結內字跡可疑，該府止移文，選司，改正，不許私自，取查，其或曰，文過，限，及違，例，行，查，用，吏，役，送，法，司，完，問，諸舍人，受德，為，窮，矣，祖制，各衙軍政，官，保，材，受，任，故，官，為，武，選，典，名，黃，選，非，今，補，次，而，補，也，為，唐，三，十五，年，而，武，選，馬，部，中，若，請，札，難，絕，吏，父，新，法，止，就，今，衙，扶，補，不，問，人，地，不，論，當，否，受，使，才，司，大，元，大，運，大，印，以，殿，乃，事，而，長，才，性，置，無，用，之，地，乃，如，典，武，庫，場，守，護，官，員，家，長，務，用，數，十，年，不，得，補，其，他，官，少，衙，余，然，草，末，為，規，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七

營軍案，論開，然不承，致四十二年，南督元柳文陳玉輝，統天下兵部，復議，而武，選，司，始，中，明，舊，制，吏，工，職，實，凡，軍，改，員，缺，本，衙，有，賢，家，官，則，以，本，衙，補，本，衙，無，官，或，官，未，必，賢，則，選，刑，衙，補，務，使，人，地，相，宜，送，此，官，司，留，心，知，今，而，軍，政，亦，稱，得，人，矣

國初，起運漕糧，皆造于南，京，龍，江，開，採，米，司，水，樂，年，開，省，直，糧，米，民，運，至，武，選，格，軍，船，因，改，建，清，江，風，于，淮，安，宣，德，間，各，省，糧，俱，改，本，地，交，兌，將，亦，繼，而，國，運，惟，而，京，軍，船，不，過，江，止，守，泊，瓜，儀，二，壩，江，南，糧，亦，仍，民，船，裝，至，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曆，元，年，瓜，洲，壩，通，江，開，南，京，軍，船，經，過，江，直，抵，水，文，領，元，清，運，御，史，王，廷，驤，題，請，工，部，建，議，遂，將，南，京，各，衙，運，船，復，歸，龍，江，風，修，運，使，各，衙，軍，位，南，京，費，出，而，南，京，由，南，園，抽，分，以，便，既，使，故，費，者，如，船，監，二，十，八，年，淮，風，區，作，備，運，德，條，議，改，歸，清，江，風，水，價，既，免，且，區，作，不，興，故，得，行，機，不，久，如，壞，軍，以，軍，士，守，候，經，年，運，官，監，守，不，便，而，空，船，回，場，有，獲，七，龍，而，料，視，世，陳，隨，說，其，黃，下，部，未，復，運，年，丁，甲，辰，某，日，甚，萬，曆，四，十，三，年，而，大，司，司，黃，僅，梅，公

少工既請後歸龍江應轉而工部自造此城越軍救運之急務乃命下工部竟不履衆所構使而面堂之上若不與之使而亦未解也

年未運發廢壞極矣無缺中既苦累運官降革監禁破家亡身者相望不絕每遇運用即赴滿火不啻畏如萬曆四十二年武選部王字議將各衙門中酌量丁力通勻增減以救之委諸衙門不齊有多逾百六十隻者有小不及二十隻者向原值丁力而派日走人戶尚長衙事變吏守禁今爾者雖增之不補其處皆既今之者非城之美姓其困矣况增者僅數隻而減者則至數十隻酌量齊度實急救運用第一試大司馬黃公慨然舉行乃新添清機值人官杜門運高用置之抑亦運衛之不才以窮則變則通以從從之賢者

南京府衛所官最著者莫如夜地美後京都東十三門每夜該長地領操二員照例門軍一員在教樓守發令牌每門短地官二員每員帶軍十員赴教樓領令牌往門上檢領次早赴中府報應司回請五府屬五班史查去用夜地官一百三十員食陸正軍一千三百名後因留缺缺缺掣去正軍將各掣餘丁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四十八

後餘丁差繁人少俱資各官催募且非止賦前差該內挑運米及勢要極是借用以不暇給各官賠累不堪皆爭領辭任不願管事萬曆四十二年大司馬黃公准武選職方二司條議將反巡軍城去其米給定六百五十名每名月給口糧三斗凡勢要極是借用以一切禁止每官過上直五日量給油燭五分以恤之如苦累庶乎其少也

應天府志 萬曆三年奉准 同初里甲之設以催徵勾攝且十年一役九年空閑于民甚便也後有司一切私費盡科里甲於是不得已乃為十

甲徵銀朋當之計里甲之費子秋糧內帶徵坐派少則謂之派剩料價初意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也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有一縣派剩十兩以上者一遇加派仍行科歛甚至一年暫派而次年停止者則開稱該縣徵收作正支銷以愚百姓耳目上江二縣與宛大二縣相同乃派走遞夫百司所集安能應付民困極矣巡撫歸併龍江運所小民稱便二縣又巧立小夫名色且勒二甲朋當歲派銀幾二千兩今遵 詔除去秋糧內帶徵里甲銀兩扣算通縣丁糧編派正數無復派剩銀兩又裁革二甲朋當小夫應該夫馬於驛遞應付其六合縣夫出自排門輪流科歛為弊更甚亦編定名數以絕弊端原額里甲該銀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兩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四十九

奇今將各項雜派歸併里甲共編六萬二千餘兩其實里甲項下止徵銀八千七百三十三兩六錢四分四釐七毫八絲四忽 又奉准各縣均保原有定額嘉靖十六年書冊已非初制然不若今之冗濫也銀力二差俱有定數銀差者謂以差編銀不復雇役也力差者派與銀數自當雇役悉聽其便非於所編之外縱民過取也自一條編行有司於門皂斗庫徵卒徇情加添工食有至三五兩者浚民膏脂以潤左右深為民病且 祖宗舊制後民不過里甲均徭應天所屬又巧立十丁夫名色凡不時之徵則派十丁夫弊不可言今遵 詔將十丁夫查革凡各衙門一應銀力俱以書冊為據查復舊額切見應天府所派差徭俱于各衙門應役往 執留批迴顧外多取小民累乞 勅該部查議通行

江寧縣志 社學洪武中每坊廟各建一廡以學行者舊為
之所其子弟志全通孝經小學諸書誦讀之聲相聞其俊秀
者選入府學鄉飲酒禮既舉于學又每坊即社學為會飲
之地以禮一方高年行禮讀法如儀後漸廢嘉靖中學校楊
宜稍簡諸生堪教習者與為社學師數處至今相襲其後
又廢為府中習禮未大器移文僧復手幾處多後無復舉行
者今除諸生所居及居民佃者入租于官其他多為豪僧侵
占不能盡考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

上元縣志 版籍 古者聖王建國什伍其民下制恒產
征歛有藝費出有經而天下定上元固 昭代建國首邑也厥初租調永
調 思諭法外其後稍加賦役以當經費雖失 聖祖初意哉而惟正之
供亦所安焉迨至正嘉之季外縣蠲集民病而不知恤職生厲階頃者幸
際 清明屢荷司牧者調停前刷稍復治世之舊謹籍戶口田賦之數及
其入出之功正使民康持壽而算之萬不失一吏特奉行文書無所隱其
隱故令行而民不疑為象魏縣馬爾性歷利病故附於篇備司牧者考焉
按謝籍嘉靖末年戶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僅及五分之一非必人戶流
亡至此極也大都賦役日增則逃竄日眾又國初里甲什九坊廂什一本
田什九寄在什一其後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需於城中而寄
庄滋多寄庄田縱千畝不過戶名一二丁後或加一二丁人且以為重役其
細戶田既去則人逃即不逃而丁日削勢固然也蓋積歲漸減以至於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一

近始審編新增千九百餘丁而丁銀亦攤減云
田賦 昔者石江歐陽公撫留圻也逮諸守宰究心民瘼殫精圖計作書
二冊一摘略節與民周知一詳款目官府備照大綱有四曰以八事定稅
撥以十有二事定里甲以二事考均徭以六事考驛傳岳為定則無所容
奸民受其賜頗久世遠人亡其書銷毀而父老所傳僅存抄本今其細目
雖已增損不同大都不越綱要之外是用綱仍其舊目準諸今作田賦志
亦俾前賢遺意不終泯焉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念慮天五府州為興
王之地民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項入籍於
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高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
實同需田學與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七八雜徭惟併
於民產而 國初雜徭亦稱廢後大吏劾勸借之說民田賦科二升名曰
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米是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

十甲輪年照字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使日繁在小民利於官產而官產則少在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捐胥乘之志詭寄花分之獎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資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後而所索於花戶者每獲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字內盡然而南都為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丞海公巡撫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為己業實與民田無異而報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報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為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繫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羨獎為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惟周文襄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二

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優倡勸借之說以糶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徵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畧混而奸易托嘉靖十六年石江歐陽公巡撫悉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德：帶徵會計不得不寬夫猶不盡謂之派利初制派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外則即移支用不可詰問諺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漢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別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維持縣令蕭田林公克承厥志今復繼以賢收隨時酌量雖微有出入而墜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因視時昔皆不啻霄壤矣

以八事定稅糧前四指入後四指出一曰以原額稽其始田土總若干凡為田若干畝科平米若干地若干畝科若干山塘雜產若干畝科

若干二曰以事故除其虛前摠內除 欽賜若干 荒田若干 荒地若干 實該正田若干 地若干 山塘雜差若干 三曰以分項別其異秋糧之內帶徵五項 一夏麥若干 二絲綿若干 三農桑絲若干 四馬草若干 五戶口鹽鈔若干 各准米若干 秋糧之外陞科產地若干 改荒蘆地若干 四曰以歸摠正其實該平米若干 荒白米若干 五曰以坐派定其運 先軍正米若干 改兌正米若干 各耗若干 南京光祿寺黃豎若干 稻穀若干 南京光祿寺正麥若干 耗變若干 太倉銀庫正麥若干 南京各衛倉正麥若干 南京庫絲絹若干 六曰以運餘撥其存 本府俸給倉正耗米若干 儒學倉正耗米若干 本縣俸給倉無耗正米若干 龍江驛正耗米若干 江東驛正耗米若干 存留草若干 存留正麥若干 七曰以存餘考其積撥剩米若干撥剩銀若干以待額外之費積餘則入下年正數減編 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三

曰以徵一定其則以上種：徵需一准於米計畝而分歸於一則故令不煩而民易信事易集馬夫信令必准諸由票由票必縛於細戶早濶而信洽糶亦易完若奸胥蔽里必慢於由票且倚為市而不計大事之不集也以十有二事定里甲謂以四事考歲辦 一曰國祀之用 二曰國慶之用 三曰供應之用 四曰諸司之用 以二事考歲派 一曰內府坐派 二曰工部坐派 以六事考歲費 一曰祭祀 二曰鄉飲 三曰科貢 四曰恤政 五曰公用 六曰備用備用銀一百兩以待不時之需不足申府動支有餘作下年正數省編 其舊日不分列焉

以六事考驛傳 一曰會報以派徵 二曰內除以協役 三曰兼外以定實 四曰分例以定則 五曰類費以從驛 六曰類費以從所

坊廂賦役注十三 高皇帝內金陵縣其舊民而置之雲南之墟乃於洪武十
三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
匠餘為編戶宜都城之內外更有坊廂上元坊廂原編百七十有六類有
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 成祖北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
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實極獨里甲聽役於縣後且立鄉頭色日供應定
繁正統二年府尹鄭公登奏革鄉頭併上元坊廂為四十有四坊有十甲
甲有十戶視其疏之審編糧舉每季約三百兩折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
均里甲之不足季輸一甲率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充實應辦商歲
庫貯糧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然
以支取如攜公私交征法漸以敝正額常什三而外絲常什七於是人戶
流亡吏謀脫籍糧銀滋少官憚其難吏辭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
責其賂賂每一上季則食收頭派差者一人曰德坊餘設實之家囊金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四

用不問多寡若數人曰當頭名活差其次裁定銀數貼賦當頭者名死差
其下戶則食撥接崇催夫迎送等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
辦並聽德坊指度而德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弘治以來又
添撥九庫八閱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
九種進鮮重取什物銀兩又各衙門付取書手不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
八年以來又驟添應付衙門八處至於燕席飾物花燈諸供既仰又不賞
而大小使客時付火牌微御力口糧迎送鼓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
恐嚇需索而大崇謙席為尤甚至是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
堪命矣維時父老周陳民瘼而依鼠實繁旅行旋沮岸生趙善維者不忠
家難離披和園因笑時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因父
老條陳下府勸覆而沃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為陳說蒙諭公議出於
學校可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辭列梓分遊而諸司各為之動事見施

什矣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額外之辭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
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日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陽山宋公蒞
撫院加意剔蠹委其責於通府望沙陶公集議以為坊長聽役在錄人日
以為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抵付衙役而當頭
以下諸色日悉行剗革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流夫
庫夫六十二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還吏胥以在役不便乃令
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賂舊弊浸獲維時趙生物故張生崇嗣輩言之京
兆東泉郎公議照里甲扒平改糧銀為丁銀定為三等九則納之庫不食
頭不輸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徵以聽該吏在役支銷夫還於坊嗣是復有
翻覆賴撫臺崎嶇張公復之萬曆三年少泉汪公為京兆昂查二縣支銷
財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具辦酒餽禮之費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
官所以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他他恤也爰計順天府事皆 奏請仰荷 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五

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需因革之宜定徵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
其 奏下即履奉 欽依此外錮錄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賂賂凡修
理甄別刑具動支自行贖罰其里甲已編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
料道造冊奏徵時東瀛林公為隸令協心節省為能不誤公事而猶有徵
羨林還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崔校已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還役坊
民為譁奔告所司除將本賺他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今
更十八稷矣頃年 即公為京兆而今確卷程公為隸令尤一德一心
加意節愛嘗減徵百金而事不廢爭華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上
元分給十有二人事無強銀徵解令自雇賃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跋更抑
索之苦嗟夫賂猶故也或數千金而不足或數百金而有餘則以有父母
於斯即百計加恤而民用安無父母於斯即百孔叢出而民用危然民之
安危即 國家所從隆替也諒司民社者有深念焉矣

條議上元縣事宜四款 前任知縣程三省 一定會計照得錢糧之不容不會計者謂法未定經用浩繁不會計則徵輸不均徵輸不均則小民告困故立為會計之法而著之冊籍俾民按籍遵守焉非謂規制既定之後年為之計也上元縣錢糧先經 欽差巡撫都御史汪刊定賦役書冊勘之貞碾每石平米該納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每丁石該條編銀若干彼其時雖使五尺之童赴納莫之或欺法久浸移時窮事變每年稅糧條編俱待會計而後定然會計不常遲速靡一比及會計畢下則小民先已倍舊上納倘有加編則重復增添即或稍減徒為里排積歇充私索爾且數多增益無從覈實官吏書非會計則工費無取就中或增一無名之征彼下吏小民誰敢為之辨虛實哉合無查照原奉石刻書冊除見徵外令後分毫不得增改即有不得增者須奉詳允明白方行編入年終不復會計庶小民易於遵守而積糧不得高下矣 一均供應照得太常光祿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六

內府進 貢等項銀兩事干重典非獨上江二縣當辦即直隸諸州縣皆應有之乃近年以來一取足兩縣加編 千餘兩有零查得前編賦役書冊內開每石平米止編二錢七分今則三錢二三分矣江寧地稍肥饒猶或可支若上元則近城膏腴田地俱屬軍屯僻遠山鄉始為民土且低者濱江毋淺高者瘠饒不堪一槩加編何從措辦即如 龍袍扛夫銀兩每年編銀一百三十八兩今且借支一百四十八兩他項稱是年復一年何所底止蓋外縣徵解不前兩縣催督難緩故因仍苟且莫可究詰也又有甚者齊廢人之喪禮銀兩年會編庚伯之棺木 恤典取足而縣紳亦亦縣獨不可均攤外即平合無查照賦役書冊除舊編外凡近年新增者均照外縣丁糧一 攤派庶都邑之民稍得蘇息而於 陵寢重地裨益非小矣 一改漕糧照得免運乃惟正之供漕糧實 國儲儲儲繁事體重大上江二縣難應獨免但人臣謀國惟擇便宜事苟利民無嫌使外

郡之糧不運南都則上江免糧無從抵補仍舊可也查得各省糧米載運南倉者不下百萬餘石而上江之糧復從北免無論常例有費耗折有費水次有費以至淋火踢斛等弊刻盡民膏即過江蘆蓆擇木脚價之需總計十分有六倘以在京之糧實在京之儲前項皆可省也若外郡糧米則不然既已運至南都仍復搬至倉所耗費不貲免運尤便矧上元平米正副不過二萬有餘以彼易此甚覺輕便亦何所禁而不為之一轉移哉先經大司農山西王公條奏事宜曾議及此竟以事件頗多緊未議 覆今若擇其相當者一更易之亦萬世之利也 一免重差照得上江二縣條編銀兩已奉明文一則均派矣每年仍有各衙門庫斗諸役工食取之條編差使則令親役每一入直則有常例有買辦有守廩無名之費諸難枚舉群閭戶之老稚傾舉室之積貲僅足以償間有庸蒿愚朴不諳事體者則顧募積捐以充工費十倍猶且嗷嗷稱苦蓋名雖親役實則積棍包當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七

騷擾甲申年章社幫貼彌月積歲漫無休歇不至於吮盡膏脂不止也且每一編差費緣請託遍及要津一失關防祇足供吏胥之賄免爾設富生享膏腴窮民甘受苦役奈何正賦之外復有重賦如此哉第事干各衙門相沿成套有司一議及此受謗受累莫敢誰何非奉明文難革夙蠹也合無請乞曲為調停立為經久長法率厚工食仍行應復庶小民免重役之苦而閭閻需法外之仁矣 丁糧議 太名守姚汝備 國朝賦役二法斷自 聖祖宸衷然亦監於唐宋以來制度而損益之者也大都丁則有役有田則有賦即唐租庸調法之遺意雖三代盛時不過如是特繁簡輕重有不同爾甚良法也奈何時久則事增事增則後繁至巡撫周文襄公時始創為勸借之說以糶補丁然不過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撫歐石江公時事益增後益繁而人丁益不能支矣於是均有攤米與人丁均編而賦役二途遂合而一雖一時

權宜救濟不得不然而實與 祖宗創制之初意優失盡矣乃至今日編
差則人丁止居四分之一而糧石反居四分之三其本末倒置甚矣夫議
法不求其原終非盡善今雖無可奈何而安可不少示存羊之意耶故首
議丁糧以俟將來議法者考焉

寄庄議 前人 今夫一里十甲一甲十排一排十戶此正法也十戶之
外有奇零則謂之奇零戶至若寄庄戶則人非版籍徒以田產置在各里
而得名者也其人或為流寓或繫鄰封此等通天下皆有而惟南都為最
多蓋南有三十六衛及各衙門欽天監太醫院等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
聚皆得置買田土故視他方為多然此寄庄皆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
而不可無者也何則惟昔田糧未均一條編未行之時有力差一事往
破人之家人皆以田為大累故富室不肯買田以致田地荒蕪人民逃竄
錢糧拖欠幾成激縣矣賴巡撫海公均田糧行一條編法從此後無偏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八

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
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而價日貴亦由富室買田之故
也蓋貧民種田牛力莫草不時有塘池不能濬而深堤壩不能築而固一
遇水旱則付之天年而已矣今富室於此等則力能豫為故非大水旱未
有不收成者况富室不能自種必業與貧民貧民雖棄產而實與富室共
其利收一石則人分五斗收十石則人分五石又牛力種子出於富室而
錢糧又辦於富室時有水旱則富室又假貸而濟之貧民惟出力耕耘坐
享其成焉故曰寄庄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也今議者動欲
借口恤民而遂抑寄庄每至審編凡寄庄則論田以報丁口夫人戶當以
版籍為定寄庄自有籍即有丁當附於本籍而又因田以報丁是一身
而二役矣貧民既謝糧於富室與富室共享田中之利而又因田去而脫
其丁是為漏籍戶有身而無庸矣與 祖宗時因田起賦因丁受役之意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不允失之遠耶恐議法者覽此亦不可不留意也

改兌議 前人 國家兩都並建於是糧運有南有北南糧皆來自湖廣
江西浙江等處至於上江兩縣則又有過淮米而付軍兌運查得兩縣改
兌正糧上元止該三千六百七十石江寧止該三千二百七十石因兌
於是過江脚價船價蘆席舖站加耗等項於是上元共該本色米四千
八百五十餘石又折色銀一百七十二兩淮米三百四十五石江寧共該
本色米四千三百一十餘石折色銀一百五十三兩淮米三百七石幾增
三分之一矣若使將二縣之糧盡改為南糧則加派可免而官軍又可免
役一歲所省亦不貲矣或曰過淮有定數改此則將何以補之查得嘉靖
庚申年分因南糧不足供軍蒙總督侍郎黃公奏將湖廣等處過淮糧改
為南糧若干石卷業尚存惜乎當時議不及此而兩縣又不上聞遂使
良法美意湮闕至今若將原改之數照舊仍令過淮而以兩縣運數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五十九

之豈不兩便乎上江兩縣乃 國家根本重地其差糧雖與各處等而雜
役則倍之蓋有 內府及各衙門人役供應皆取給兩縣此他方之所無
而此方之所獨者今既不能減免而借此一轉移間少蘇其困豈非不賞
之惠乎矧今諸司建白粉、苟有利於生民 廟堂無不采而行之願未
有議及於此者倘不棄芻蕘以之轉聞焉地方曷勝幸甚

糧里議 前人 糧里二役名為重差而實亦不同糧長主收一年之錢
糧凡有力者皆可為之不必寄庄與土著也若里長乃 祖宗以來版籍
戶役不惟寄庄不可頂替即別圖別里亦不可那移蓋其間有逃軍逃匠
一亂其版籍則此等何由稽查如果丁盡戶絕只可先儘本甲及本圖再
不得已惟有併里而已又果丁雖存而貧難無力或里中米少而寄庄米
多只可照米量行補貼况此役止於催辦錢糧勾攝公事若應卯酉原與
糧長關係不同少得津貼且有樂從之者矣顧近來有等奸頑見別里別

圖或寄在富厚欺其良善動報告吏里長因而嚇詐取財官府一為准理即不與更而得利已多矣故當事者宜知糧長可以照力僉編而里長未可輕聽更質則小民安生矣

荒白米議 陳以代 夫曰荒白者何虛田之稅也曰虛田者何濱江坤溪存其虛數故也存之者何 國稅有數不可縮也則減半而徵之復為之均攤於一邑之田共出之是為虛田之稅也已而有叢弊焉叢弊者何夫江水之有壅嚙其常勢也丁之者不得不鳴於公家以均其稅而力弱者則不能鳴力強者未必當鳴而鳴焉即使縣官親勘之猶不得實是故有倖免者有不得免者夫通年田數視 國初則有間矣安在其不可減也性者吾不聞矣頃年海院丈量魚鱗而藉之誰得指東為西冒彼為此使當此時除其虛數第舉國稅之功而均之見田之中何不可者而當時猶存其名是後則漸增而未已也諺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言其長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十

於彼則消於此長於此則消於彼常勢然也今二百年來但見其消而不見其長攤免者累：而陞科者寡：則何為其然也性又聞橫造之歲司委之官以荒白為豪家之餽令其享無糧之田而槩縣為之出稅豪家亦受其私恩而不辭則鄙夫者之為之也甚哉荒白之難覈也後有鳴者宜致謹焉

清軍議 前人 郡縣之不能無軍殆通寰宇求其配所有定業軍常著伍子孫代替至今原籍之家年遠無勾而忘其本籍之有軍者有之此其幸者也然軍罪本下死一等役之苦者莫甚於軍則樂逃者亦莫甚於軍每解一軍為之買妻為之僉解為置路費以一人之故累及數十人者有之乃解而輒逃：而復勾：而復補逃之本籍猶可稽也逃之他鄉而本籍之詰捕者不勝其擾至以嚴急之故復解一人者有之此通弊也又勾軍疎數性：視時緩急性隆慶中嘗特差監察御史清軍而本縣勾軍一

科書手至一十有六人事過而人不遺蠶食無出則每歲本縣自召軍戶清審一苗每一勾攝候者彌旬里胥索癩無端廢業後以父老應召陳利害然後裁去至於軍解必僉其戶丁戶丁人之始及同甲同甲人之始及同里止矣而性者捨同里而僉諸縣縣股實之家夫捨同里而僉別里無理之甚人得攀援辯釋及得辯釋而展轉數家廢業移囑者又不知其幾矣然後仍役同里之人此亦一十六人之為之也弊則性失陳之杜宿株也

句容縣志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議為咨訪水利事宜以圖民生永賴事照得本縣王氣龍興神臬巨震固國運之發祥而萬年之根本也但萬山環結鄉有高低其高者曠曠數日即如沃焦則憂在旱也其低者霪潦彌旬輒成巨浸則憂在潦也茲欲調停於高低二鄉而使田無旱潦之災世享豐亨之業豈終無一善策乎嘗按高鄉北枕河口龍潭八十餘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十一

里不通舟楫本縣所需北貨車運擔負力疲價倍又竹園潭至黃堰壩五十里而奇地勢凹凸水之盈涸無常合無相地置閘謹啓閉時蓄洩則五十里間既無車運擔負之勞又得積水灌溉之利此高鄉之當議者也低鄉謂本縣自北而東南並高岡峻嶺其山水會同於秦淮一河西行五十餘里復逆折自北而西合流於三汊河上元界逶迤二百餘里始洩之大江西南為赤山湖名雖湖其故時皆沃壤也水涸之日湖高秦淮數尺莽翳數百頃僅屬於牛馬之芻牧而不得其半菽之用夫水未有無涸而能常聚者亦未有任其奔溢而不為害者此湖形勢既高而自諸山發源以連秦淮復屈曲如羊腸伏秋雨積即射決噴為田畝之災以故崇德茅山承仙臨泉等鄉十年之中而滄沒居五也今攷赤山湖志前代計築隄百二十里建二斗門以為疏閉之節蓋所資灌溉之利益普今廢久半為居民樞棟之所壓頽不可復而獨秦淮以西蘇培橋以東相距數里若濬

為一河自可直達仍東西置閘防其壅澗且即所濬之土為隄而從中經紀其波池鱗次其勝麗其上腴者以播杭秫其稍瘠者以植蘇菜其道旁以樹棗栗其最窪者以時芟芟以畜魚鳧因勢利導時非華實之毛此在低鄉之可議者也則又有疑濬河之役非日役千夫月靡千金不可安所經費而得無庚癸之呼哉是豈不聞邊鎮屯田法乎合無募民願為工者許以計工而即三倍給其田如能濬一丈以上給十畝仍預給工食及菴鋪棧棧之費當必有星馳川驚者總計河工約五千餘丈而隄內田不下五萬餘畝一勞可永逸暫費可永利惟無間於浮言無墜於煩劇則句邑之既脫皆為澳區也已司馬長卿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蘇子云三千年間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今日之水利誠非嘗可懼然數年後必可獲晏如之福然本縣知其梗概未得其條且至其中有某地宜田某地宜塘夫役何起水閘何置則惠徼通邑之父老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十二

鄉達賢豪之經濟悉心揚權俯賜指南他時倘得變湖水為桑田以施錢鏹句民業且不朽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建閘說略 竊按句容形勝於金陵為左肩北負大江接儀真俯瞰溧水溧陽高淳三縣勢處最高而縣之北為胥王山石龍洞亭子山崙山各有泉經流而南十里許至舖頭地方匯成大溪為竹園潭即今秦淮河發處也自舖頭屈曲南行約五十里至縣東橋自東橋西南行十里至南橋自南橋十五里至黃堰壩又十五里至赤山三泓河入秦淮通大江皆大溪闊濶廣可七八丈深可二三丈居然一河也先是宋有居民許濬獨資起築黃堰土壩蓄積水利澆澳福祚通潯等鄉官民田地萬餘畝歷元至正七年與我明 洪武十年俱給有告示尚存自黃堰壩以上至縣南橋可通舟楫民賴以灌溉自南橋以上八十餘里溪身高下相懸以故諸山水發即泛濫溢溢而開霽未決旬則一瀉殆盡

淺塞不通小民苦旱僅：尺寸築土壩以蓄其水顧所留涓滴亦涸幾何往：水災之後即憂旱魃是故也本縣愚士民請謂宜略做北直隸潞河至京之制即自舖頭起至三泓河中間相度地形建閘三四重以時啓閉以蓄洩其水：勢盛開閘以聽其去水勢殺閉閘以得其流則諸山之肥皆可便於舟行即本縣之兌運本色米三萬三千餘石皆可由三泓河入閘水運至舖頭起陸以達龍潭倉省車脚費約八九十里石計一二斗溧水等四縣歲運食益三萬餘引由儀真渡江新河口起陸至舖頭入閘水運至三泓河以達各縣亦省車脚費約八九十里計四錢零此其明效大驗也且河不假開鑿水不假穿引識者稱天造地設之利句容有馬士民之請吏聞其畧如此注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十三

事並以民解最寡者一名多者至十七名而首事者輒稱頭役云大較名之多寡視其解之輕重為差而民解百餘年來或傾其蓋藏及鬼薪城旦相藉則以崇岷起關關不盡諸於事關於法其辱關者極罪無所縱橫乾沒於債代之手以月雇其辜其悍黠者染鼎為奸科歛窶細以充其數而間至尚方之供中責奇偵視之逼迫其收納而罷辭其歸程不饜其糶登之索不止及返而越限也更生以侵漁法無貸甚則追呼連營連株引斃柎楊繁狂狴者踵相望先後良有司明知之而叢弊遞承法無敢施久矣當萬曆之終己嘉禾陳公至首詢疾苦知其狀迺召集通邑耆老於度計輕重揣煩簡確有定裁而尤謂中貴及各部寺之所易斷訛者民而不能橫逞者官盡革一切頭役立官解法多則以官少則以孫其或最重鉅而官所不及兼轄者輒命胥吏為輔謂官更習知度支且惡觸文罔可必無私索盡而彼懼於所解之非民必不敢馮其胃臆以逞恣睢公之於奸

樊至洞晰也然官與民兩利則法便利民而累官則官且廢率阻抑而奸民必構連胥史以撓其制所稱錢賤則水祇飾觀望美經久實用之與有公又從中議時日之久近增水脚諸費即於丁糧均派總之千有三百九十餘金以至從領各署文檄動經旬月解官不必親候聽其遺後為代仍移文各署務期以通邑之力輸通邑之賦歲所計節省浮費八千而贏碩鼠歛於層庾而傾費殞命之禍不起就運載於中責而叫囂科蠲之毒頓弭飛輓安於薄尉而拮据執掌之勞無累公有大造於民當何極也先是議未定時蘇嘗窟穴於諸賦者諱然稱不便幾為梗公燕居深念得其計密而捷遂請之諸臺使者下其令衆心即喙之莫能以此見公之慮事速而為謀周苦心如此已又恐窮簷介特未及編曉復鑄碑於邑門復梓之剗剗人頌一編俾寓目者若揭葦炬履康莊下即有駭駭含沙之奸上即有破齧斷離之吏固毋敢并髮其舊而易置之也當道下其議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十四

天諸縣咸做行如例 高淳縣志 韓邦憲東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負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河及傍有伍牙山云左氏襄三年楚伐吳克鳩茲今蘇州至于衡山今高淳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桐汭今建湖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河流相通東南連兩湖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家者遂以為水源本通桑欽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前漢地理志於丹陽蕪湖註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應劭顏師古註溧陽云溧水出南湖後漢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為証蓋皆指吳所開者為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淤景福三年楊行密據

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濠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軍不得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潛水言吳王行密所濬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水易洩民多墾湖為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與人進士單錫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為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于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蘆襄秦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河為非切務于時田方屬秦秦韓諸將相家及隸行宮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南歸錄尚謂由鄞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黃池景定建康志及祥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做胥溪河尚通云元伯顏攻臨安三道並進恭政阿剌罕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敗宋兵實出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十五

道而河流亦就塞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蘇浙糧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復浚胥溪河建石閘啓閉命曰廣通鎮設巡司稅課司茶引所當是時湖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溧水臘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於江於是蘇浙經東壩直達金陵為運道云崇山侯者李新濬人也初以建 孝陵功封侯焚石而鑿之費油麻不貲石盡赤岡者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路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明文皇帝遷都於北運道廢永樂元年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為蘇常患也引單錫議奏改築土壩增設官吏歲食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薄水間漏泄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漲壩大決蘇常溧甚國稅無所出周文襄楊質一大集夫匠重築之 欽降板榜如有走泄水利濬送蘇松田禾者備官更處斬夫和克軍十二年張惠等奏復故河道勘行屢歲

未決成化四年施普奏阻之十二年羊都御史時溧陽令靳璋又議復常
民張端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壩下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車夫與商爭
利於陸行正德七年給都御史俞以故例乃令鎮江判齊濟舟督責增築
壩三大自是水盡壘高淳之圩田日就圯矣顧其時想辭往復在開壩未
有言減稅者里甲頓耗其半嘉靖初官保李公克嗣奉 勅徧詢水利有
白子俊者呈復壩河乃命治中周通判呂勤行開濬會歲歉止歐夏兩撫
臺時程儀鳳再想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者絡
繹不絕沿壩居者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即古分壩兩壩相
隔湖水絕不復東今壩官及溧陽壩夫俱不存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
山川金陵地脈歷閩浙踰壩至茅苻勢本聯絡秦漢以前高淳固魚龍之
宅也自有胥溪河三湖東歸震澤民始得平土居稍 壘湖田為業宋時
煙火最盛今春水涸時湖中往 見磚石并冢蓋舊民居云自築壩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十六

來水勢壅遏田漸淪沒多矣而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
故嘉靖成戎數田致虛懸米八千由今而後田之將圯為湖者未有紀極
也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蘇州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為魚鱉
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紛 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
勢若懷襄有以聞於華亭徐相國者會方令沂入觀 召諭重禁之余時在
京師韓子曰廣通壩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
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中江故道近內閣王荃記太湖以此一源最巨為
蘇常患而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之嗟乎以蘇常湖諸郡所
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為之壘其至于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
捐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錡之言行所以為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為
壩上發明者余觀淳民之口耗且困於虛糧也作廣通鎮壩考
清丈官民田糧緣由 淳邑膏腴地宋時多屬勲戚中貴貴資開壘名官

田永豐圩田十萬餘畝哲宗賜蔡京後高宗以賜秦檜以三等則派租獨
重自抄沒後科稅悉視租額故有一畝一石以至一石五六斗者及我
太祖定鼎金陵念畿輔供助獨勤屢行蠲減然不為定例也嗣後民困微
輸欲需田以辦稅竟無受者而富者惟利民田于是業官者偽作民田售
之田歸富家糧遺本戶由此不勝遁積逃亡接踵則又有所謂逃糧賠米
貽害無極矣嘉靖成戎庠生陳九思搃擊建言于歐陽撫臺陳寃憤激因
而感悟遂委本府于通府丈量清查官民額數除豁虛糧官田每畝科一
斗六升四合三勺三抄民田每畝原科驛遞米二升今勸加四升三勺二
抄至隆慶四年復行均丈始為官民一則矣 又曰恭讀吾 太祖高皇
帝御製大誥前篇之十二章曰應天等五府為是興王之地久披差徭時
將夏稅秋糧除元宋入官之田及我 朝沒官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是
全免民難消受所以減半徵收其免糧去處如此至宣德間從巡撫周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六十七

議民田每畝徵馬草一斤成化間從巡撫王恕議民田每畝徵勸米二升
嘉靖十六年又加派夏稅馬草里甲益鈔等項至隆慶四年丈量均糧官
民一則矣
改折漕糧緣由 丹陽固城石臼三湖之濱民多築圩成田地本窪下
國初于廣通鎮置閘以時啓閉洩水田皆有收永樂元年因蘇常水患改
閘為壩水猶東注不為田害者壩不甚高也至正德七年又因蘇常人民
奏桂加高三丈設以厲禁于是消滴不洩湖水汎溢圩埧前地田成巨浸
矣于時當事者莫為查請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改科賦役但據原額田
畝照例加派夏稅馬草里甲物料益鈔等米刊冊追徵十七年庠生陳九
思痛憫田廢民逃糧額愈重呈懇撫院委官丈勘而水深難丈乃丈見田
始知淪廢額田十萬五千畝虛懸米八千五百石然未有為之區處者至
二十一年造冊不得已乃于縣縣見種田產中加派賠補隆慶四年邑民

陳均等奏請開壩開壩不得請乞除糧府尹即議云一壩之築利及於蘇常固大貽累於高淳不小夫事必無偏累而後可以安衆今使之廢已業以拯鄉鄰之溺已非人情又欲其納虛米以供公家之賦則淳民縱有恭順之心無能為之力不轉徙溝壑則相率以提刃矣夫今不慮將來莫知所終及查節年冊江事例已經題請得除糧額又查得所屬每年會派各有撥剩存留餘米可以通融抵補請每年於會計單內除豁前米原額其虧欠之數聽其於各屬存留撥剩米內扣數抵補巡撫陳具題部覆奉旨除豁本縣撥剩米八百六十一石八斗其兌軍漕糧改折首除二六過江席木等米五千三十二石二斗三升然止隆慶五年一年未為後例士民諸文獻等又呈申府巡撫張巡按向會題部覆除本處存留米內量行豁免外起運兌軍等項米七千六百三十餘石訪得各屬府分有新漲田畝及江湖灘蕩量行起科以補高淳虛米亦未舉行至萬曆二十年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 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八

民王燻復告繼以鄉宦張應亮舉人魏成忠庠生趙和彥等具呈巡撫趙俱批本縣知縣丁查勘備申歷年事由本府議云欲照冊江事例除豁未免有虧正賦欲查各府新漲田蕩賠補割肉醫瘡終成虛餽惟有改折一節正賦不虧民力易辦又兵備張議云有得廣通壩之築建起自永樂年間經今累代不為不欠廢田十萬五千畝虛糧八千五百石不為不多士民陳均等五次之告奏不為不切兩院委官七次之勘議不為不慎府縣勘官十數番之查議不為不詳及查原額人戶七十六里今併為四十一里不為不耗田畝原料六升六合今加至八升六合不為不重蓋以築壩之後田廢人消產去稅存此其彰明較著者也但此壩既不可輕議而虛糧又不可蠲除坐見淳民賠蕩產廢骨逃亡萬一日久難支潢池嘯聚將何術以消弭哉議將該縣漕糧往其永遠改折則正額既不虧而軍儲亦不缺裕國澤民計無加於此矣巡撫趙因會同巡按基議奏謂有田則

有糧 國家制賦之義也前項田畝因築壩以得蘇常等府水患遂皆盡沒於湖致令淳民供無田之賦以貽無窮之累非惟事有所不堪抑情有所不忍也今壩斷不可復開而田又不可以復種民生蕭條愁苦之狀見且聞者莫不感額傷心前此戶部議免存留八百石暫改漕糧一年者聊勉目前之急無救長遠之苦夫除豁既已不可議補又所不能惟改折一節仰之不虧 國課備馬少濟民艱尚屬可為合無將該縣正改兌漕糧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石准其永遠改折一如近日嘉定縣之例而高淳虛糧賠累視之嘉定止是地土瘠薄者又稍不同必須正兌每石徵銀六錢改兌每石徵銀五錢庶幾民力尚足支持寬一分豈止民受一分之惠惟茲士庶感 朝廷浩蕩之恩自後復少逋負則 國家之所以收效者固甚溥也奉 聖旨 又曰高淳原係溧水之分邑里不及溧水三之一田地止得十之八而錢糧反多四千餘石者何也蓋初分縣時止據糧數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 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九

論田畝而永豐圩係前朝官家所築永寧鄉抄沒吳相國田米萬有八千俱照民間租數起科分在高淳地方故高淳官田多而糧亦多溧水官田少而糧亦少今溧水官民一則平米不過七升而高淳以一則科之則九升有奇矣

江浦縣志 成化十八年巡撫尚書王恕奏准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補官田原額 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會議派攤田賦始秋糧帶徵里甲米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奏行一條鞭法 萬曆三十五年操江都御史丁賓檄行里甲一當九空法 先是巡撫王公恕以民田民田而官田多累貢戶奏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補官田原額官田每糧一石減耗二斗五升共減米一千六百四十四石六斗四分民田每畝勸米二升共勸米若干除補官田米數

多勸米七百九十四石九斗七升

條編之法一切差役計丁田而收其庸稱最便矣第丁多苦貧田易取辦故萬曆十五年以後議丁止徵銀二錢其加意窮此非減獨計田有惟年



之供乃差徭加派日益月增雖歲會額用不得議蠲而衝疲供應民不堪

命視他邑數倍矣

手補江沙上流縣王長蘆縣初年

蘆洲初每里五場砍蘆充里甲供需名均工洲成化中邑民告將新生洲

撥補冊江各地畝洲又西江巡簡司曾設弓兵四十名砍蘆納課工部名

弓兵場洲弘治初工部即中毛科奏將均工洲弓兵場洲并續漲洲悉赴

改今地如蘆洲外皆為納課蘆洲

工部起科納課一沙洲一帶皆崇德鄉地則蘆洲之利皆民利也內巡簡

司弓兵場洲雖屬工部蓋亦無多餘如均工洲原屬江浦為里甲之費俗

所謂心紅紙劄洲也其續漲新生洲亦以補冊江之稅糧自弘治間改納

工部課遂令勢豪之家窺見水影即告部陞科窮民至疾視而誰何不思

冊江之地浦地也則方生之洲浦之洲也吾民受冊江之害而豪家獨享

新洲之利洞民隱者寧不一側念哉以吾民本有之利而盡屬之部在

國計不啻滄海之一涓在吾民失此有不啻餓餘之剝膚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十

兵防 論曰浦之城池如斗耳使捍患者有人猶曰可恃乃以民兵寥

守此閩堡而號曰兵防其視棘門霸上所謂兇戲者復何如且試籌之將

以足兵必先足食益一兵即廢一農而一農之賦又不足以當一兵之養

則召募之直安出也欲以安民必先輯軍非比屋而保甲之則勢不一比

屋則勢不行則畫一之法安措也衛屯之設凡以為民今衛在浦口屯散

諸鄉平居勢不相援有警計將安出則守望之相助誠不可不講也兵之

武場猶百工之肆今邑止一場鄉分六鎮捕盜有官之名子弟無兵之實

則講武於農隙誠不可不為之所也有民社之司者固宜悉心而非總軍

民食偵之權者借著於下而趣之行即空言矣補哉

溧水縣志

正德嘉靖二志皆云溧水者瀨水也吳音瀨瀨

溧陽之名以其在水之比而溧水又折於溧陽名遂因之也議者為

溧瀨相懸瀨至是即按春秋魯昭公四年楚伐吳遂滅瀨即今之

瀨也公羊穀梁二傳並以瀨作瀨則去溧甚近而瀨之易吳人知

瀨之不能瀨而為溧而不知其同音音屬也由二志未詳耳但二志

之說莫考其何自來諸史及他書皆不載而史記伍員傳註有溧陽

則司馬貞竟音溧為溧矣豈自昔已瀨之耶自昔瀨之則二志何從

而正之耶又前漢地理志溧陽應劭註云溧水所出南湖也今宣城

有南湖若應註指此則以瀨為溧者大謬矣應天溧陽二志皆述應

註為証而顧省其所也二字而鮮愈悔應註本以溧水所出四字根

上溧陽為句南湖也三字自為句其義謂溧陽有溧水即南湖也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十一

竟云溧水出南湖則所也二字何義應天志云溧水一名瀨水似與

二志差近矣而又引南湖証之莫究其旨至於溧陽志則直指高淳

遊山之北有二岑原名溧山水經其下而南流入湖者為溧水溧陽

舊縣正在其北而縣名實起於此其說又若強合應註以正二志之

謬耳而在應註亦未嘗謂溧水出而南湖也若果水以山而名則

凡稱溧者宜以山水並著矣何司馬貞史記索隱及杜佑通典皆指

溧為水名晉史及前應註皆云溧陽溧水所出而舉不及山耶又謂

溧陽至唐方徙於瀨而其始固在固城名無取於瀨也則固城獨非

春秋時瀨者邑乎而其名又何取耶及考南湖亦未嘗有水從溧山

來者即有之必湖中一細流耳何足取以名縣而為諸家代稱之戰

國策范環有云南察瀨湖則瀨在當時亦嘗稱湖矣瀨與南湖皆去



固城百餘里而遙而亦在固城之西則應劭所指南湖者未必非賴水也而司馬貞之音粟或但音溧一字之本音而他未暇詳未可知也賴之名甚著於春秋宜乎秦以此名縣而後亦以此稱縣且秦之設縣於固城者仍賴渚邑之舊址耳址仍其舊則名亦仍其賴而已皆未可知也正不必如二志所謂縣在賴水之北而始名賴陽也意者如前所謂溧即賴也賴嘗作屬：為溧云：似有可信者然吾終莫考其何自未遂誠未敢臆斷姑詳諸家之說而稍酌之以備後考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十一

溧陽縣志 嘉靖十七年知縣呂光洵通括梁縣田土而丈量之稟官民之重輕各為一則其法令民自量畫圖造冊里長類總送縣查籍謂之手實冊 官產麥米正耗均攤田每畝科米壹斗陸升叁合地每畝科米壹斗山塘澗溝每畝科米壹升伍合 民產勸米馬草鹽鈔里甲物料雜辦均攤田每畝科米肆升地每畝科米壹升伍合山塘溝澗每畝科米叁合 右均攤之政舉經量之法行那移之弊絕而賄賂之患抒矣一舉而四善備焉誠 呂父母無窮之澤也惜乎 內召之速奸民遂得上下其手虧額平米捌千餘石

嘉靖二十年知縣沈鍊欲行覆量圖畫經界已有可觀以調任去志弗克就識者恨之然其法頗善今存其縣其法先畫一邑之土地為東西南北四區而定之域各擬其形似而為之圖禮選邑之大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十二

四人謂之區老各授一圖令其遍行區中或十里或數十里為一坂而定之域亦為一坂之圖復規其大小形似會其總區圖之中若魚鱗然通歸之官官收其區之圖復於區中食報誠實能幹若干人如坂老為區謂之坂老亦人授坂圖各一令其通行坂中或一里或半里為一丘形圖如坂圖選人如坂老為坂老人亦授丘圖各一令其於丘中備查田地山塘段數一一填補丘圖之中有滲漏者罰之是法也已次第行之未幾以調任去不究其終惜哉 夫經量之法首之以沈之分方則經界正矣繼之以呂之手實則井地均矣雖有神姦大惡莫能隱漏豈非經量之大成已乎

隆慶三年知縣鄒學柱量田適當隆冬之時依窪田水深至數尺只因催督甚嚴承役人不及沿坎丈步止將草繩繞堪圍轉便將丈尺

計之以見畝數殊未的確且將官方改小每畝田多大堂分以通縣計之則百萬畝之田先也遠十萬夫揣度其意無過恐有虧欠即此可以補數堂知作弊者田連阡陌而無升斗之糧奉公守法者反將小方以割本分之業此謂投赤子以笑貪狼胃虛名以貽大患也報申一巡撫朱一洞見此弊駁提量田人役將詰其非知縣親押赴一院則人三愿保身家莫肯出一言以陷危機竟成溧陽之冤矣夫通將官民合為一則每畝均糧捌升有零刻成碑石以示永久其後紛紛自首滲漏未報者及有被人誣首欺隱者則石碑已定不敢聞諸一兩院皆置之不問坐收無稅之田此其不均者一也且溧陽官民之田與別府州縣不同大明會典開載應天府為興王之地民田一例獨免官田減半征收故宣德間巡撫周文襄派納貳升止曰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十四

米嘉靖間巡撫歐陽止將官民分為兩則不至混一蓋以令甲在前不敢輕動况本縣西北鄉高阜多民田所入差薄故其稅輕東南鄉肥饒多官田所入頗厚故其稅重合官民為一則將不利西北之民乃以開墾餘田加贈之以厭其意或以二畝折一畝或以三畝折一畝又將荒白銀盡數派與每石米折銀貳錢伍分夫東南鄉民每畝納米捌升况先以小方預割一分則九分之田納米捌升矣西北鄉民二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四升耳三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二升七合耳兼以荒白計之則四升者每畝納銀壹分耳二升七合者每畝納銀六厘五毫耳東南鄉既不折田又無荒白銀則每畝實納米捌升准銀四分雖其所入有厚薄豈如此大相懸絕耶此其不均者二也况東南之居民亦有田落西北鄉只以東南論不復問其田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在西北是以薄田而承重稅矣西北之居民亦有田落東南鄉今只以西北論不復問其田之在東南是以肥田而承輕稅此其不均者三也難然言之無及矣姑志此以見溧陽田賦之始末云耳

通縣種馬捌百伍拾疋舊俱係養於民歲責其駒解京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其年間奏准免其本色歲納折色名曰備用每驃馬一匹徵銀貳兩伍錢柒分貳厘驃馬徵銀叁兩捌錢柒厘貳毫九驃之下驃之四共銀壹拾捌兩作馬一匹通縣共銀叁千陸百兩解太僕寺其備用銀俱出於馬丁每丁貳錢伍分有奇然亦貧富數寡或數人為一丁或數戶為一丁非人各為一丁也國初惟人丁多者養馬有報逐水田丁逐馬之議至嘉靖二十一年知縣姜博始議民糧每石出銀二分六厘減丁之數而裒足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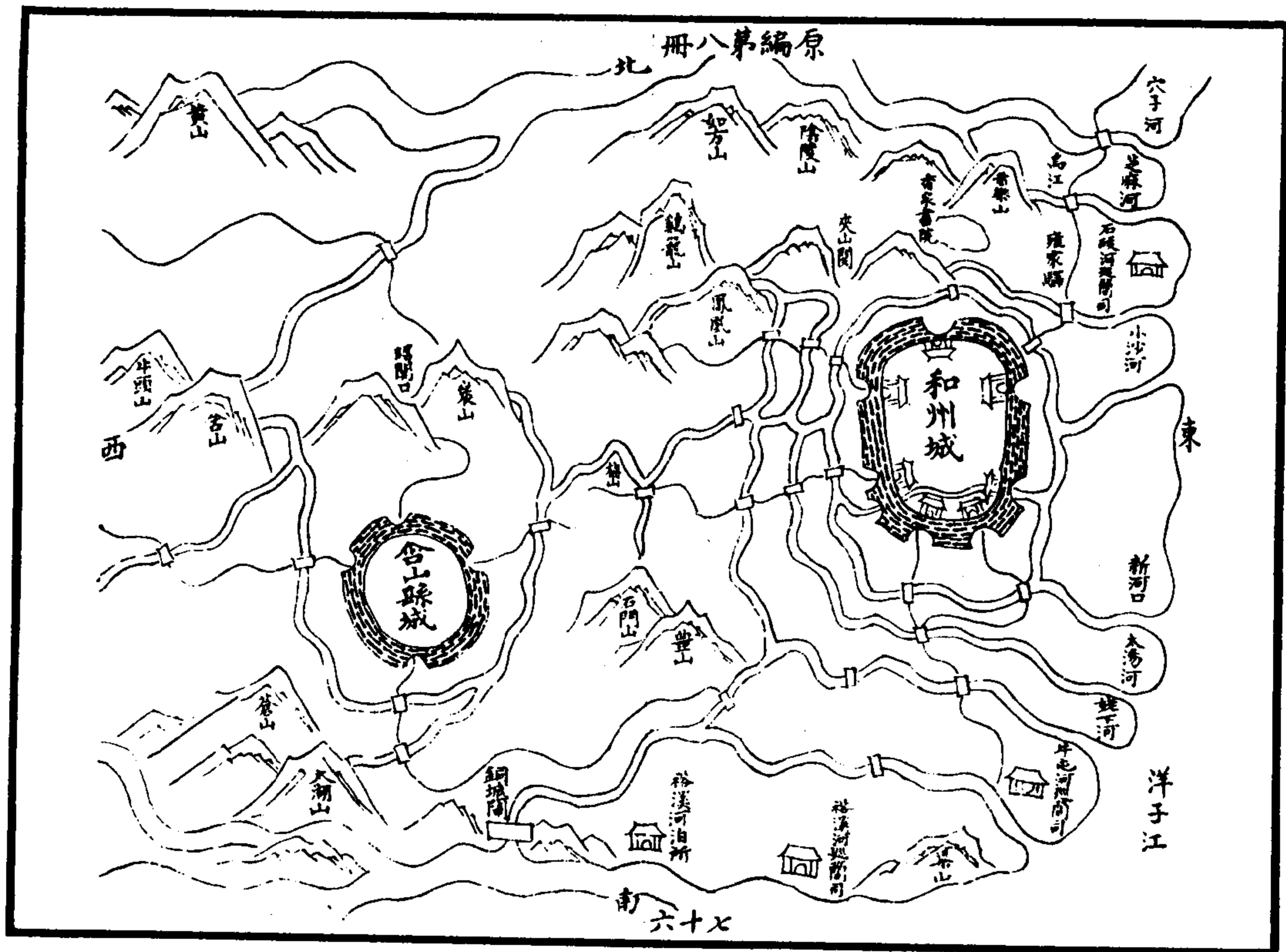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十五

急至一歲而預徵二年之入又加之大工進銀咸取給於備用則馬一匹增其三分之一矣

八三



和州志 隆慶六年知州康誥丈田方畧十款 一議自丈量以免騷擾
 查得本州并所屬合山縣田地共計六千一百七十二頃六十畝九分有
 零中間兼併欺隱偏累情弊不可勝言丈量之法勢不可已如必逐畝親
 量未免稽延歲月若或分委失人未免增滋弊端且騷擾小民廣開騙局
 徒糜費民財而無益於事也為今之計似不必本州及委官沿坵履畝細
 量惟責之各里都親管排年老人各令其生佃人同本都書手算手二人
 執弓如法各自丈量如一戶某田幾坵量得橫若干直若干該田若
 干畝東西各至某田南北如之俱明白標記插立標樁不許欺隱分厘填
 入冊內限一月內各具繳報以憑本州先委官沿坵擊量回報候本州親
 詣各田隨意間抽擊量如或中有欺隱擊量得出即將前田沒官如此庶
 丈量到期可完而民亦不知量田之騷擾矣 一議立總圖籍以便稽查
 竊思大量之法未易稽覈宜於每里每都各畫一總圖備載本里都田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十七

山圩民房橋道之形如本州四十一里造冊四十一本首各畫一圖具四
 十一圖：開各鄉名於冊首畫某鄉民人田坵畝段其所造冊須刊刻一
 板用薄竹紙一張印刷上書某里某都民某民田或官田一處坐落某地
 名東至某田西至某田南北亦如之明白開載原田若干畝用價若干買
 到某田或承佃某絕田或係祖遺田業餘空半幅書畫田形丈量之日步
 算已明即於圖下書弓口畝數後書年月日四至佃戶里老書籍姓名庶
 不混淆易於復量矣 一議定等則以均田糧查得本州原額有官田民田
 養馬田兵部草場田犬僕寺馬場租田河泊所漁課田名色不一除草場
 馬場漁課另議其官田養馬等田大約有二非山田即圩田山田畝窄收
 獲頗少而憂於旱圩田畝寬收獲頗饒而病於潦則其丈量等則宜各分
 派今議量山田則用弓口視田肥瘠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量圩田則
 用箕量亦視田高下腴瘠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務令里老書籍手責

全田主佃戶公同親報如有以上為中以下及隱匿並私埋作屯田馬場等田查訪得出定將前田沒官立法必嚴而後民不敢犯也因其田地高下等則定為賦稅輕重庶無偏重之累偏輕之弊矣 一議攤糧稅以便輸納查得本州并屬縣田地除馬場圩租漁課外該載秋糧米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八石三斗零夏麥一千四百二十七石四斗零今因既大明分立三則而田畝近有開墾或中崩未免有餘不足似畧相當若將量出起科民益增怨今議合將本州及縣田畝數原額稅糧各若干如法分派山田圩田上則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中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下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負郭之田與山鄉之田寬窄不同在山之田與在圩之田廣狹不同量加盈縮儘田分糧不拘年額糧稅若干只約見量頃畝分派但要饒乏相因凡有糧無田及田少糧多者今皆去其虛浮使不至於偏重有田無糧田多糧少者今皆加以正額使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十八

至於偏輕務令強暴不敢復肆乎侵占積猾不敢復恣乎影射糧里無容或逞其飛詭庶錢糧之催徵易完小民之流移可復矣 一議嚴界限以杜欺隱查得本州地方廣袤大約一百六十里東至江浦北至全椒西至巢縣南至大江四方相去不同莫不各有界限宜各於分界去處豎立大木牌一面刻定過此係某縣某里某人田地或以何者為界務令經界嚴明不許紊雜欺隱至於各衛屯田如政理鄉則有水軍左右衛屯東梁鄉則有廣洋及瀋陽右衛屯邊教鄉則有驍騎右衛鷹場衛屯翔鷹鄉則有留守前衛虎賁右衛屯懷德鄉則有留守左衛鎮南等各衛屯含山縣銅城鄉則有江陰衛屯梅山鄉則有廣洋瀋陽右衛屯移風鄉則有鎮南衛屯中間民田不無間雜若不嚴立界限民田或欺隱為屯軍屯或侵占乎民弊害愈滋今議合請 撫院并 屯院嚴立禁約行各該衛所管屯官知會督令各軍先期各執由帖比對四至插立樁標如屯一庄田若干頃

畝總立一本牌書各田頃畝責令軍民各具其結如有欺隱侵占民田許諸人呈首及查訪得出務以軍法從事庶軍民田地不至混淆可以杜埋沒之弊矣 一議定方口以立丈則查得丈量之用步弓勢所不免但據士夫里老告稱本州田土薄瘠地方頗闊如照洪武鈔尺每五尺作一步弓似未免稍刻合無比照蕪湖縣依先年繁昌縣量田步弓以六尺五寸為度先打鉄弓一把存州另製木弓一百餘張每里都排年各製一張俱用鐵包果印烙記號以防增損換易等弊至於圩田寬曠丈量或用尺量一條一可十弓為則首尾各用鐵線纏記隨捲隨長似於丈量更覺便易也 一議均攤田以免兼併查得本州有夏稅每畝科正耗麥三斗二升一合秋糧八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三斗二升一合沒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二斗四升民田每畝科正耗米五升三合五勺新增田每畝科正米三升三合秋糧有贖所米滁州永益倉米存留本州倉米有種馬免徵田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廬安

七十九

二頃養馬一疋三頃養騾馬一疋每疋本色徵銀三十兩折色徵銀二十四兩此外又有起存馬草馬站驢站牛犢鹽角料價農桑絲絹戶口食鹽帶徵軍餉等項該如 撫院所謂各色繁多頭緒不一各件催徵日迫呼民不安生今議丈量明白今後查照江南事例每田一畝該秋糧若干夏麥若干免徵若干馬站若干馬草若干食鹽桑絲若干逐一攤派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若干凡該田地所出錢糧盡數通攤如一戶某戶丁幾丁田地若干共該秋糧若干夏稅若干免徵若干馬草若干馬驢站糧若干塘麻若干牛犢若干總出給由帖派定規數每年收穫之餘一下派徵陸續徑自完納庶一免頭項之多民可休期而完納矣 一議處承佃以昭均平查得州縣故絕田地多為豪強 存產糧在戶無人承佃節該本 承佃耕種輸納糧差外但正戶之田原有 佃之田原無價值計今丈量之後經界既 攤派適均在置買田地人戶止

存本等苗 者勢或不至偏重但承佃人戶向之苗粮 亦照
奉適均若不預慮似未免無償而享 利矣今議承佃人戶分派停
妥合無量議 募城之費庶對酌劑量不偏而人心亦自安矣 一

議定畫圖以杜影 田有定所變價不一使徒丈量而不畫圖則方
圓形體莫知人易欺隱今欲量田必令田主佃戶量畢照依原契田畝址
段若干四至某田各填於前刻之內仍畫一圖於紙後或係方田或凹田
或斗田或凸田或靴田或蛇田或月牙田或豸角田或牛角田或長灣或
一字形狀不一務須明白書寫橫直各若干步積算該若干畝此即 國
初所謂魚鱗冊如此詳悉庶幾田畝易別查算有方所具在於目前積
冊雖肆乎欺隱矣 一議清措造以垂永利竊照日今大造之年歷年黃
冊體式有定今議丈量田既均平而粮亦均派矣若造冊仍舊不行清查
將來積弊復滋矣合無定議丈量完日將草冊起造務另立冊式如一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

某人原田若干畝以前養馬秋粮夏稅若干為舊管今定均派田粮若干
為新收實在照此納粮當差永為定規庶可垂無窮之利矣田之目三曰
上曰中曰下粮之目五曰夏麥曰農桑絲曰秋粮米曰馬草曰馬驢地粮
本州蘆洲場計二十九處洲有漲出新生有坍塌荒地有熟地有基地有
光灘有水影有稀蘆有密蘆有草地名色不一大抵利歸於豪右而害貽
於窮民即今清查課或有增無減也

滁州志 洪武十一年改建太僕寺于州南郭門外二里先是以江北諸
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滁多山：下故多曠土饒薦草莽水泉利可
牧六年夏四月建寺城中龍興寺東董牧事令滁軍民戶養母馬一或母
牛一馬母歲課駒一牛歲饋一至是以其隘甚改建馬設卿一少卿二寺
丞四主簿廳一及滁陽等八監驢驘等十八羣諸郡縣馬印烙照視悉至
滁二十三年更定五家養馬一疋駒同前牛戶如故亦歲課一積如駒不
足罰鈔貫七伯二十八年省牧監屬有司置管馬官於是州縣民若滁州
衛中右後三所土著軍牧養馬牛有常額田免租建文中改定官制陞寺
丞為五品又改其首領官職名而陞其品級又增設錄事及典廐典牧二
署永樂初一反前政制惟舊每歲少卿寺丞分巡江南北淮東西督視馬
政馬印烙仍至滁弘治四年言者論其非便馬遂不復至滁印烙末年裁
省冗官有司奏罷寺丞二員餘悉如故事說者以諸郡縣馬既不至滁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一

卿丞又更巡而留都諸營操騎又時：當買補督發官寺仍當置留都便
斯則固有司存而非慮慮之所及也
滁衛五千戶所內中右後三所人多土著與民雜占田無限其後戶部奏
言民田計畝科賦軍田免租悉籍使牧太僕寺母馬牛歲課其駒饋上供
左所人主遊人走贖守城二十五年調鎮江衛人置前千戶所使屯荒間
田人不足至取中所一百戶軍績馬凡五百六十戶聽種食亦不給粮而
以其贏入永益倉備他用法至美後稍廢永樂初 詔明申論今天下屯
置紅牌一面刊諭置牌中使傳觀守又慮廢久或弛廢設賞罰格制助之
軍戶須餘粮十二斛得免罰然無賞踰石上者自都指揮下至百戶賞有
差不及石以上者罰亦自百戶上各有差法甚備然滁屯軍至滁募民固
已雜占所餘率硤礮軍又好出游服賈不治農田雜廣武等衛屯或民地
時見侵甚者其監臨官乘軍亡或孱弱陰受民貲私買費軍即求又清籍

書詭其處至不可詰問田徒具在所縛靡施盡弊甚其後屯田張僉事行屯濬屯軍麻起想其言其情法又不得即免及覈其中亡耗戶益見存戶戶再兼戶一使其取益輸官是時地已滑亡半軍又偷竊怠心治不如其私因又失狼常通負無入至發屋質子不能償益逃徙死耗官不得已至取他戶美丁強抑配有持空田積而不識田畝若黃盧白黑兀鹫墮隕者即有之又不可易以是富者貧者逸者即不歸率死蓋陵遲至是極矣斯亦仁人之所隱也夫為政如張琴瑟昔人具論列矣故變通改革匪人弗濟也悲夫故生息耗而馬政亡竄易繁而伍符弊標切急而盜笑盡文致煩而學政衰都肆弛而兵制銷侵耗衆而漕事壞實幣行而銓法墮法制潤而藩封滋賄故輕而刑比踈繕治勤而賦調重罰實買而功令弛流漸積而墮圉款斯其弊所從來遠矣豈惟屯田哉然而屯田甚矣頃余聞山西屯田將僉事惠屯田法壞至清馬通籍其衛所屯田子粒數戶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一

詣已乃辨田異賦第令毋失額屯用大清仲尼所為興嘆於方策致志於損益者意在斯哉意在斯哉固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知州王和瑞脩復濬州衛軍器庫記曰濬州城中西北隅舊有濬州衛軍器庫云予初視濬求其故不得召耆老而問之或曰國初特遺器也庫而藏之或曰衛藏造也藏之以豫國運主因竊歎曰軍器國家大計也道而藏之是干舊典歲造而豫戒不虞也今乃棄莫有濬其何恃乎遂聲其事繕屋巨貯之設人以典之立籍以昭之而又欲恕已往之究謹將來之交於時巡撫都御史高公巡按御史劉公成報曰可乃會蔡指揮勳同視濬軍器數若干間閱槍箭或書紀年遠之則有宣德四年造者近之則有成化十三年造者然後知為歲造無疑也蓋衛中每歲必造軍器弘治以前則存貯各境即此是也繼後定運京之制故無貯焉初予之廉其事也聞有謝清者曾典守盜取無算拘之則通既而獲之方訊其狀未幾南都有

犯盜銃者至銅數百斤曰自清來巡江御史朱公按其事檄下問庫始末責有司之疎并索清而予已先發其事隨繫清往朱公遂上疏以為軍器重多請移置南都命下高公轉下予議曰濬州為南都屏蔽不可無守留濬便遂留濬諸甲葉鐵又請每年給衛造器少寬科派則又設守者二人俾宿食其中計是可無虞也嗚呼茲庫也更數十年藏數萬器軍民之膏脂不少也而皆塵土何成之難而棄之易也豈不可惜乎臬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況夫不備豈不可慮乎予為是惜之慮之故脩復之復慮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故刻之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三

廬州府志水利 揚備吉曰合肥前真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野故有塘有圩舒則南西皆山尤多美田山泉之利號稱膏腴獨不濱湖故無圩以近山故資堰以地蕪平衍故有塘廬江有山東濱湖而平田居其七八故有塘有堰有壩有蕩湖山並資以為灌溉固是歲鮮不登無為雖多山而近江其地平夷與江水相低昂又為巢湖諸水之所出故多圩田其大者有十皆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啻萬頃而江流泛漲亦蹈其害巢西濱湖東通大江多圩田其南多山則亦有堰有壩而塘之大小雜然相望然當龍坂之間為塘以灌皆民私力自潤僅不足早則耕農先憂之大率其田視諸邑為瘠六安皆山田故多塘堰而無圩其民不專事樹藝若山谷所生菓藥漆之類舉足以自給其利又多在山英山益多惟有堰田霍多山其半為平田有湖有堰有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四

江防 本府所屬無為州東南濱臨洋子江上接桐城六百丈巡簡司下距和州裕溪巡簡司計二百三十餘里江心與銅陵繁昌等處為界沿江原設土橋泥汊與龍河三巡簡司官兵巡緝適年江洋多事萬曆元年操江都御史洛陽董公堯封建議題請以本府同知兼管江防併改無為州同知移住泥汊司專管其事仍以徽寧兵備道督理增置兵船分布防守土橋河巡簡司上自石灰河起下至鯉魚口共七十里中有化魚口宋家灣對江十里為楊林洲與江南信服洲白沙洲相近號為三江口蘆葦叢生乃盜賊淵藪泥汊河巡簡司上自鯉魚套起下至薛家灣共五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及廬江船隻往來與龍河巡簡司上自薛家灣起下至與龍墩共八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船隻廬江四辯廬藩注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

矣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惟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郡即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瀾江出馬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云一名天子鄣江南之國此名也廬山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得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蓋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古廬子國也考尋載藉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五年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五

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也江南北也地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為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誤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漢於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易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瀾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瀾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瀾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瀾嶺瀾水實其陰又西會彭澤凡三百

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於彭澤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海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海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右辨廬江注字三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或謂自廬以姓振康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云廬亦為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姓振康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誤也次于句蕪楚西境也使廬戍擊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諸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六

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兼皆滅于楚已滅而滅孫辰歎曰臯陶底堅不祀忽諸與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右改同食館名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鷄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忠賭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于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右辨合肥按圖記今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

注及地理志荆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治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康之所安得復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因於城豈因於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續治乃作教告縣更名曰治山不疑右辨治父山

地理辨 高誨 馬氏輿地考廬為古廬子國予疑其治當在今廬江或無為而今之府城是即秦時合肥縣治也漢以其地分為廬江九江二郡按廬江所屬為縣十二若舒居巢蕪安潯陽皖等處皆在今邊江及江南一路九江所屬為縣十五若壽春浚遼合肥歷陽鍾離等處皆在今淮以南一路至晉改九江曰淮南并廬江為二郡其合肥仍屬淮南使合肥即為郡治則當屬廬江而不當屬九江暨淮南豈有倚郭之縣而分屬他郡耶又晉史載袁真為廬江太守攻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七

則郡縣之分遠近之勢彼此較然矣至梁改合肥為合州而隋復改為廬州則移郡治於肥當自隋始也唐因之為郡領縣五曰合肥慎巢廬江舒城觀今日所屬即隋唐遺制也廬江地理辨 王萬年 廬江漢應劭以為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之一非所謂中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廬州當之但知今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即人高誨氏辨其當在廬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漢晉時並列為廬江屬縣隋始併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巢縣城口鎮置無為軍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江於漢晉郡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九縣名先書者即所治也當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玉海在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廬江都督滿寵曰權舍船

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龍云爾者又似不在皖矣蓋先此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權破之遂以蒙為廬江太守豈濱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魏之廬江固自若歟皆不可考也然以意義逆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皖南朝之治在滂或龍舒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於合肥乃併省滂龍舒地置今縣而仍以廬江為名景泰庚午修學築壩得宋建隆二年脩縣治碑於土中祝况記曰廬江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庸為列郡隋大業中改為縣况邑人其言未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書皆謂廬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併滂去何蓋考歷志吾郡首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滂與龍舒亦猶止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可想也一統志以滂城古跡在廬江南二里左傳註廬江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八

川又為邑名則滂之併為廬江益明矣况今大城金牛城濠隍儼然形勢亦壯安知其非廢址歟但班固漢志註滂天柱山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滂之在安慶者言固雖掌圖書長史學然館閣編摩之下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水跡遍天下而紀九河水道尚有與今不合而況於固乎曄以後皆蹈襲不足言也抑廬江之滂名自春秋戰國其在六安者梁時始改而安慶本漢皖城後為懷寧縣清朝玉照二鄉宋人於此立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治三年始析置縣名曰滂山安得以元人所置所名者而索之耶且二縣俱以山名又非止曰滂也不然則滂江之滂於滂之滂皆可言滂矣噫世遠跡荒漫無稽考吾惟會其理而已矣烏敢盡信書哉

安慶府志序 汪漢 漢聞之先生曰書紀言春秋紀事古史也然皆出於周公孔子故後世作史者莫及焉漢興司馬氏世為太史乃創為史記記有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雖與春秋不盡合然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後世作史者又莫及焉故自班固而下無慮數百家皆不能外司馬氏以為史宋李學者欲便於考索類為方輿諸書故撮其要標其目於是其沿革有即名有風俗有形勝有山川有亭臺館榭有人物有題詠凡作詩文者不必旁求可一覽而得其槩固便於考索然亦類書爾其視司馬之史法不啻倍蓰矣近世作郡縣志者咸又宗之無問遠近賢不肖皆不能外此以有作吁亦感矣夫郡縣之有志猶魯之有春秋史也嘗謂分門立類可以為史乎曾謂撮要標目可以為史乎歷代國史亦既宗司馬氏以為史矣而郡縣志獨不然今之郡縣古小國也曾謂小國不視國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八十九

以為志乎先生作安慶志乃獨本之司馬氏班氏而摹之國史此亦非先生之獨見眾人之不能見也是故安慶志有二記有二表有十二志有二列傳有識者必知其為古史而不為今志無復標目立類之規也先生守是郡早作而暮不輟事且劇路且衝先生慙慙日不暇焉其為是志或東燭夜中或携囊馬上越三閱月而始成故先生之意每自不滿焉然自諸門弟子視之則是志之作命意立義或放諸周禮或放諸綱目或放諸山海經而其大要則放之史記漢書固良史矣至於辭嚴義正理備事核出自先生之心者又本之曹史焉謂為一方信史信哉

胡績宗曰郡縣立而封建廢守令設而諸侯微此三代之所以降而為漢為唐為宋也然漢重郡縣守令因之而尊唐次之宋又次之馴至我朝大都因宋之舊而近又與 國初異矣視郡縣日輕視守令日卑而勢日下

嗟乎古以牧民今以役民古以守官今以寓官古以宣上今以奉上古以遠下今以取下其不重而尊也誰之尤也然苟欲撫御天下當今之勢舍郡縣其奚以哉

太湖縣志徭役 按古者有力役之征而孟子曰徭役義也則後世之征徭夫亦義使之當然耳然古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乃後多疲於奔命者曷故也古者應務簡而民數明故後均而易辦後世則簡者煩而明者汨矣是以有不均之役而苦於難供也三代而下漢之更唐之庸宋之差雇二役班：可考 明興籍民以里甲而力征則用宋法差雇兼馬糞蓋十年一撥近或變為五年今改為一年取通力不偏重之意然率視其邑之衝僻為繁省矣太湖有庶人在官之役而又祇應兩京八省馳傳往來供億之費絲毫皆取之於民近奉例行條編法令民戶丁出銀不足又計田准丁悉輸之官以免役而諸役盡官為召募蓋較若畫一而稱兩便然而民情猶有可軫者則以出錢而放免者有豪戶之漏丁也有弱戶之鬼納也又貧戶之艱于金而願輸力者不得遂也至受直而應募者則或一役

而三四人共之或一夫而應二三夫之役或一馬而供八足十二蹄之奔走犬豕市魁豪右專其利而又有賣募買募頂頭之錢民貧而任負荷者不得竄入其列其中必有可以無募而願充者有可以裁長雇之額而參用短雇之法者有可於短雇內先儘不能納金之戶而以其力抵之者凡此皆湖民之隱而不得一：上徹者也故條編之法固有不可不一者亦有必不可一者殆亦此類是與雖然天下之法未有：利而無害者茅操其大體而時伸縮之斯得法外之意而善之善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霍山志 吳儀部云吾霍僻在一隅東界桐城安慶
南界潛山太湖西界羅田麻城北界商城固始阻山帶河
路達三省如棠梨塢山如萬人愁山如東流河如梅河
延袤連亘五百餘里險隘之區盜賊之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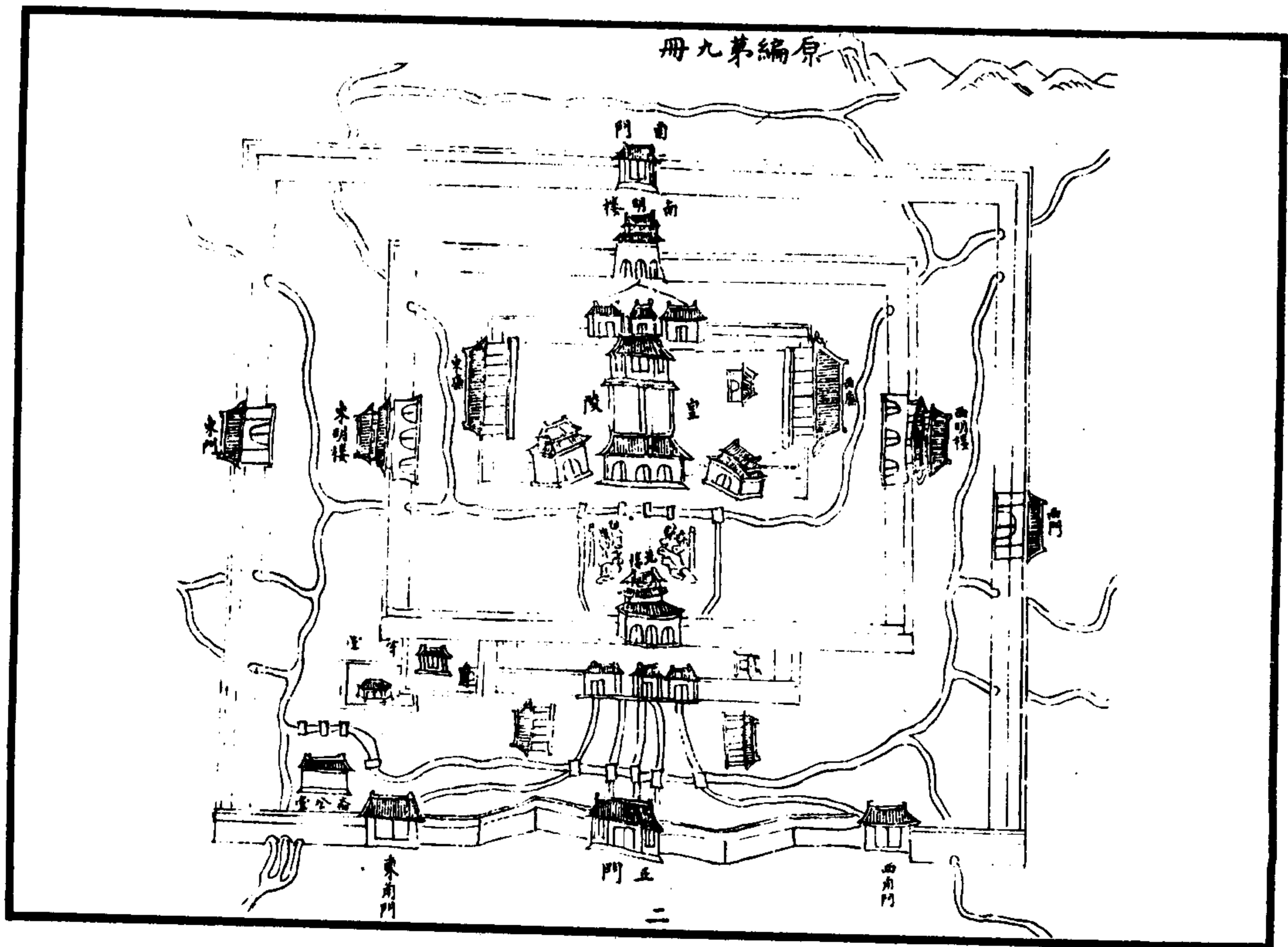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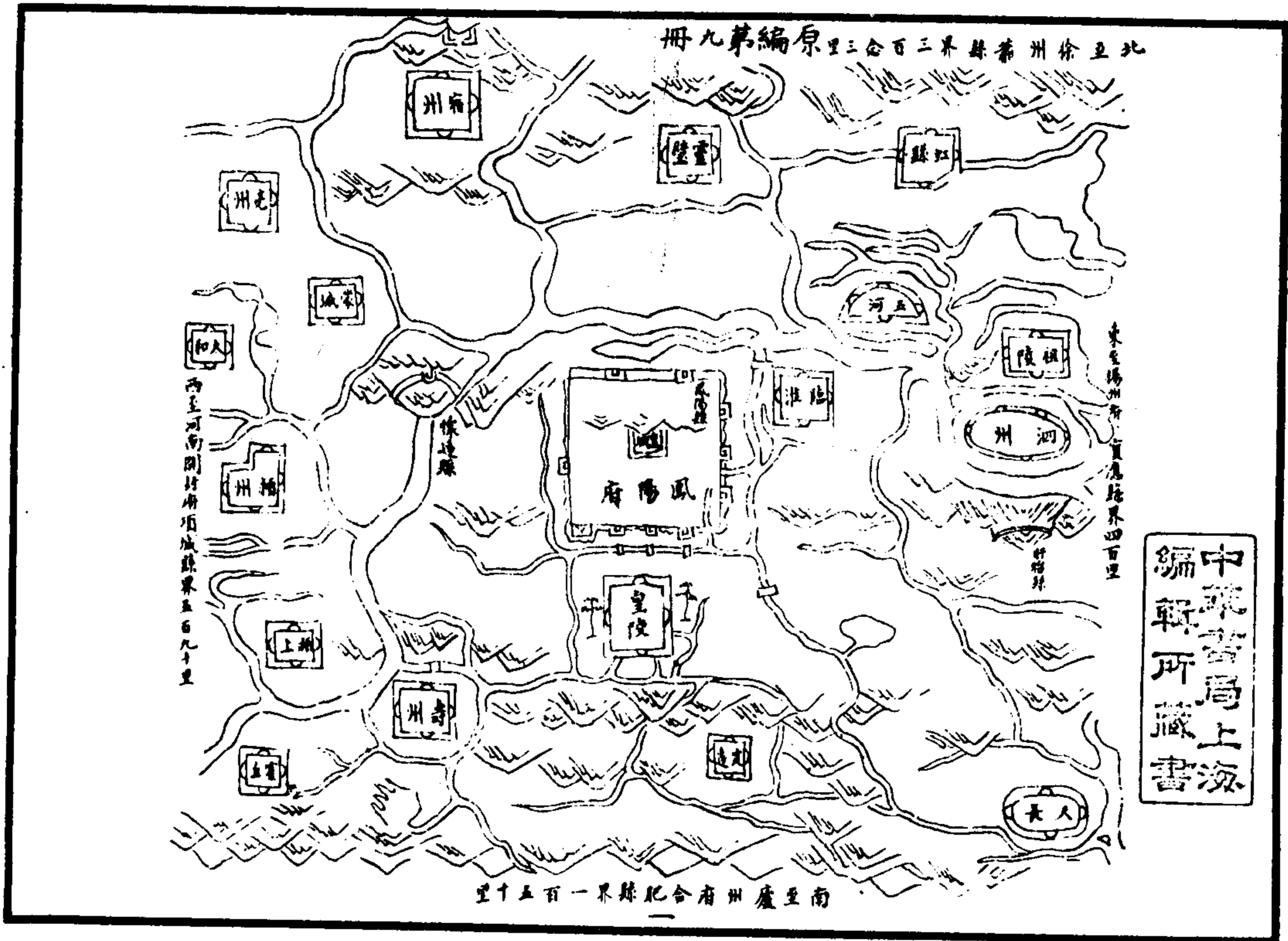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八冊 江寧廣安

九十二

鳳寧徽

備錄



鳳陽新書

夫新田不使作賦役屬戶口有土編之數里甲首新舊之類田地有起存之
徵稅賦有南北之分輪納有投種納錢之使此五利而鳳陽之賦役盡于此雖
然賦必有土而後必有口也今鳳陽之民力竭矣者什之七版土則又增二之
一實戶者也收而之四方說書者也潛而入于國中此安得而不微而九虛哉
夫民身有定而後不擾之焉可也賦有常額不復之可也商有 次不籍之焉
可也然而邑之流耗在前體難卒復余故詳詳其賦其賦之事三體于賦役
之本以俟其子其一曰民丁夫額宜保洪武之物納民十有四萬也自明成化
舊志尚載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一萬三千八百九十
四口曆本四十年餘年編民止存總切四千七百口里雖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
止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者此其勢非弱道則株連令無息宜紳將
其在編民仍以一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考亦力田者高一長而總其十輪為役
其或不足二十有六之數則急招休于外方無田與地無食與凍無種貨之
新與與國物之源頃可復而 新制之元九可聚云爾其二曰田地濫增宜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三

萬曆六年官民田地一千六百三十七頃一十三畝歲辦夏秋麥本五十餘石
萬曆九年清丈今奉江陵相惟謹編民黃滿主委于筆杖之下在史書增固今
意遂將山崗湖澗石荒僻 行魚之地一聚大置則又出一千三百頃而分
注于二十六里之編民嗚呼民又役何堪如此不七之田地乎合無於念新久
之田原非編田當符新如核為分別應章應減應停此實身病瘦少乃民者也
其三曰客戶能寄宜清規色為王欲之地版賦或衡所官全熱甚甚與也其
後無成衡所之樓券曉令田地應復漸為外方行自者有之性性既名借性員
作一家之有本州縣民者城中原籍則應射是比而華地也之利而不當地
方之甚則說寄之好宜社三者後而後民可得而取地可待而問也嗚呼苟得
即後此三病以與民更始則文新也便宜從事亦何敢讓夫道寄宜言云乎哉
聖政篇
臣惟職任鳳陽之地地方東西七十里南北九十有五里 陵寢即邑後道
祭山踏田七田縣餘田外餘有西南第一第皆山崗坑壩土石伴踏踏谷流水
無有山林藪澤無有夏雜餘有可而投上不能盡二議者皆謂累任足重民苦

不能負租稅故道逃轉欲減額更編甚至議停謀還此皆不可必考之數也鳳
陽地有餘利而民不足力有地而不耕而謂種火與有可耕之地而無民而謂
甚煩罪皆不在民而在司民者無法以教之耳入糧火者耕食不暇也差煩者
民散不聚也使耕地盡則種不志無餘善民力盡則供不志無餘任以暴
月已可之政皆不可必考之數是不減而減不更而更子今職仰體而思設身
以重地條有五款一區田象樹蓄二居民在徵種三聚資四行水五積產以聚
賢此就鳳陽之地而均度之也

一區田

鳳陽地大川源溪澗之水則止水為水均水含水為水之法無所用之惟是一
望高燥改原此謂之旱田旱田之制其種有二曰區田一也其次團田天下之
大索三州河以南江以北而羊以東至于宿遷皆謂之團索皆區畫溝洫以
為田畔非若或索山多可以蓄水故索多可以蓄水者鳳陽惟區田最宜而區
田之法則自伊尹因為七年之旱故作區田教民其種色水澆後其法雖山
陵頃既及田且城上皆可為之但民力資費按法地一區開一十五次每步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四

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分行長一十六丈計八十八每
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分行長測相該通二十六百五十五區空一行種一行於
所種行四隔一區種一區 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四寸 其
一井與區相和布種均覆以手按者令 種相着苗出着棉納存勁鋤不厭
煩而每區一圓井以代方塘鳳陽之泉其地七八冬潤之時四七其尺則更
秋可以不乾旱則引水為汲水沈澆結子時勝離土深壘其根以防大風搖擺
此海內凡無川水之地皆如此播種依法而種大率一家五種可種十區
又按志鳳陽種林粟黍三麥五豆二麻蘇綿俱有五區四菜茶椒不無而秋在
不青成一收家一收則一區固較田之種正月立春後則燒首管二三月種
糧山菓及芋三四月種粟黍麻及大小豆七八月種蕎麥大小麥及晚豆節
秋為之不可會多種種本有區畫範圍之制之在于高其種正月種瓜四月
種菜五月種瓜六月種豆七月種菜八月種菜八月種菜八月種菜八月種菜
九月油菜如此用力者而功特不必于犁但整地則取便食難田象八法區
田團田線田梯田空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務而已試之明效也今職親勘焦山一負地約率二十家四處於其田上一
家五口受田五十畝五家二百五十畝而中五十五畝以代官耕利五家通力
合作也而親導之以開墾上為田下為田中為田一井以三月取數修費具四月
法種而及時以高民先惟我同寅福事四畝不過于一日二日則同寅至不遇
于五日六日則親至而勞之區田既成種樹次之按志輸柳桑杏桑柘及楓外
而東萊樹李桃梅柏栢皆有今職亦先率此二十家之民使試之上有產產之
上可山林亦家一畝而皆樹之以十五色木正月立春後修種諸果木栽榆柳
二月後桑果三月後石榴五月後竹椶棗橙查各事梅桃六月無桑皆有其特
依特行之惟爾同寅亦又如物到風樹漸包一可以佐校蔬二可以收儲火此
種樹之要利故次區田

二居民

區田種樹之條既設不為之定者民則民不聚民不聚則田園山林復歸于墟
今職以二十家為率家約五口五家連區四處連畝畝家五其畝以十五五二
百五十四其五五而十家一以租官則有二十之收官公此二十則不私其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五

泉之流而定為口公東業之制使老而停輪而開新而收飽而續歲耕種為局
不秀上會誠當其誠休一歲者為一古中田畝二當一休二歲者為再古下田
畝三當一則二十家自此五其畝之世業樂歲足以自給四年免于死七雖引
之使流移逃匿不為也而又遺其畝之五口一人而而及火復秀數之學文果
數畝之擊則二人而而長其一人習百工技藝其一入貨貨運有無其壯強者
二人若妻偏相結縶如此習以成風勿失其信此足食足民信之矣之道也則
則歸二十家而通之二百家歸二百家而通之二千家二千家通之二萬家雖
歸此百家皆無不樂其樂而利其利未有不相與相探而來聚勇荷而向耘矣
暇修不積莫為其民之寡也之是也民寡則莫以地荒則不積不積則民困
四利在棄種不棄種而區田人無所用之矣約二十家而總於四路都圍若諸
店村集之所五家同養一副六三其合深五尺修廣各三尺雲之家廟五畝以
供瘡之家畝二其利相掩也而野有鄰五鄰長為里城有比五比長為坊里不
率于鄰坊不率于此不過五日六日分則西路一至為鄰無別而貴之里比無
別而貴之坊總不于總其業則有得一副不爰出教一石于足于里鄰比坊

則無不刑可得而真矣而後約二十家之慮鳳陽之慮產于南者其向北慮于
西者其向東慮之上有林則慮之下必有塘塘家十畝五畝而連二畝之半及
今三月務農防遠清濟時也竭力旋旋而下歲一溝深一尺積十歲之深而塘
者為澤則無旱乾之患而後以秀也危繁故以鯉鯽鱖鯉之生而漁者利子
塘矣二十家之畜一馬二牛足以引重置其牛足以資費而牧者利子野矣
家以犬豕雞豚而老者利子堂天余以二十家為先教之種而導之高唐幾府
家早田之富其無然於此矣乎

三墾貨

民若既不為之聚貨則民無所安生鳳陽則自 因物為治沐重地建宜城基
之地本取南門外山測來水而一流田而等門外轉右磨門外右測統城東北
入淮河東一流自大通橋古測田測陽門外入臨淮縣淮河與西一流水合曰
淮水雖城大遠故設小開河一道聚水前東西二流來水為玉帶之形以聚風
氣此河未淤前村第兩有國亦富庶既淤以後人窮則宜文運且索然矣議者
欲復 因物為治之宜非濬此小開河不可然難之者又以白堊墳東脈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六

則濬之則有陽故遂不果職思鳳陽與唐淮揚並隸為四府唐州河接城下淮
揚河連城中各有聚商為市所以民豐財裕即本府西隸連縣東隸淮縣亦有
聚商為市故二縣較風 紅為獨富彼三府二縣皆得河利而此首府有應
及舉陸隔絕非創建之不善也實年久淤塞所致今故此述于三府二縣之廣
河道以策之職因陸十里程派淮見舊有小溝長百餘丈濶二丈餘則之八口
皆由船所也莫如從此現有舊溝稍加疏導使深一丈廣四丈便成通濟况值
特免建此與作民皆然食其力下需其養勝于捐輸旬餘告成此其力于為
力矣然又不可不知也先是運船自蘇直抵北門四方之貨運集焉河通何以
能塞也蓋取後當道作對漁獵于貨甚于早船獨者太活其利未者已受其害
為此商船不至而長淮衝岸夜作民防以四私利而運道阻絕遂為早整今欲
滿其塞而既其口事亦開風氣之所轉矣以費運之邑出之勢則無餘徵之輸
則雖河額之四鄰四鄰其于其乎何與無已其指已之休能盡如二十家之種
畜則雖家而鄰鄰鄰而里里里而鄉鄉鄉而縣縣縣而地地地雖餘于百里民可
封而 七邑民既聚而後復其三日力焉是不亦庶民之而不日成之者乎

望惠諸商陸升大哉其辭神最之所不疑有為五母也... 崇無子運其鹿而山中... 全而了首仲字千金... 師可以指而野也... 其字於家而書者... 鵝間有者者野禽... 快鴻汀鷓白頭公... 注同數之費十有... 以耕者素者有馬... 尤以乞取者狐... 與慮則慮師可... 亦而妨鄉次之... 魚不可名者多... 亦八月不食九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九

有長以理國以始... 也他如身身至... 候也地地地地... 而得其氣候亦... 利其氣為上而... 故亦少以風衣... 大不足為利分... 可也爾諸家可... 他所不待同者... 之非此水色澤...

六招徠 招徠在下... 各看其水山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志地利不聞公... 改正籍如重... 舉所應為... 中連因到... 大門則于... 右十間其... 之民居之... 則客僕之... 為區田之... 官則歲子... 為里去其... 水止水其... 其水在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十

余吏柯子... 則于代田... 一聚五區... 右之右各... 則則城地... 有國皆以... 舍右雷... 雖余吏... 子美種... 麟之功... 種其... 此有... 得于... 紅壤...

倉者後則成倉者而後之子王莊以其在市可以積貯中一厥歷在石隊丹前
備門由兩集各三則皆九聖塔門出左茅屋一列五則可以居守者凡三所皆
卜十有二人若若使就產管業自食其力而耕為且所以荒地價值也二三
之久而必皆為之請於 府主因給印信所以防盜管地之漢占告守守
以日七天德山可北守必平無以板額上百年古二十之為大夫二數也
為丁丁十為中則二十為火以二十之六耕火以傳大家家相照而地無遺
利矣耕種黃牛而志牛帶情四十有四頭捷牛四十頭狀牛四頭其健以子民
秋耕之官先度牛帶情二十有二頭捷牛二十頭狀牛二頭而里民得其八味
民獲十有二以與民耕而已凡以與民知有地之利而已昔人單公為今有
師事有交事我故入德而土地則分余不銀得交事事我之助庚幾無愧于
明詔之如意落來其勿于獨適天牛

何仲桐太守李公古 八中即編民十六其七其美故民之秀通而難優者何
地視河北非不廣也賦稅江南非不薄也而民乃至履地若登洲受田若桂持
者上何知曰地廣民稀土瘠此謂入北之弊三曰力竭補之移果倍算心謂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十一

北之弊四曰里長此謂當北之弊一此雖自推以東河以南凡周常農植而皆
然然不若鳳陽之北之其也鳳陽之北土有井授之方賦陽之氏里無三大之
家民然十之耕不遺家地五十畝而得而謂不知地勝其民則事來而求之事
以道何夫以三大而耕九百畝之地民無抗高民欲不遺不可得也曰上則者
歸之軍歸之功勳矣中則者土民括其一戶括其一惟留下列者摩乃得以
省編民之耕者則利用真矣而民之自也真之用以力何天以瘠而無力以
真焉土無所恃毛民欲不遺不可得也地者北道地于鶴遜民當農時方將奉
以備與時天矣日中為攝大矣奉與燈人入三夫之使勞而奉上而又為時天
矣自方息而提隨之構或夫御去鞭至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奉
矣備或可不自且見五種哉得七家也家力能後者酒不滿七人而五種之地
方十里無餘天焉以耕耕借此七家之夫也時而應位或過焉過客過焉買爵
者過焉自十里城遠而地方有以與焉與四夫局則夫扶一夫扶蓋二夫扶
捐一天前以十夫之奉五種惟七夫以其三夫則何米不輸錢而進奉為生者
與者則其取宜知七夫之足誠費本不則捐式一天夫至而皂隸披掛隨之矣

此盜賊耳夫五種惟七家地方此七家也隨其北七家也其夫此七家也三
其七而當二十一之夫時或一日而輪指撥碎五後是又四其七而當二十
八夫也夫以一日一夫而當七後仍且不免于鞭朴民欲不遺不可得也凡
編田不知早則早地惟其後種無有并無無有平遠無有平遠無有平遠天特
兩則編之年地無汚沒則二春之後過大雨當大雨而民爭食樹皮也一或之
收惟二春三春而家無前高方寸春之獲也而主種無有必計春之立而後有
主之種及五月六月不雨則可特雨至而五月者春朽六月者地泥一歲全家
楊服待功者一旦而生七于時雨也官何知見二春之收可以速耕秋行秋不
決不快也夫以一歲之全望而生七于一一旦見科收若牛頭不泥門民欲不
遺不可得也又其甚者地即色地也凡地民得而耕科占耕耕一能得收一
畝之食故今日絕一戶明日之長即捕一戶惟恐後今年荒一田明年甲之
戶即非一科而非難難然不然也甲而道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十頃而
能者十九耕者十一以糧存一二之甲而養此十九之荒即人有十足亦不能
飽路而耕而為民上者何知惟是問其甲之田而不問其人之七土之荒也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十二

亦不可問也一今而地百里十有八州也而地地千八百里矣夫民見此道
者累已不若已破連民欲不遺不可得也又其甚山則之愚民歸方一年之耕
而見後者虎噬至也今年輪甲一算其微糶食至也明年輪乙再算其餘糶
至也又明年而輪丙三算其耗一不與則係累其頭再不與則倒懸其腰三不
與而妻子為移焉于地室民即額九天而堂上萬里豈能問也莫想之小東身
天惟堂上萬里而里虎噬人是遠之速也民欲不遺不可得也且鳳陽編民皆
零丁四散無有全園人戶成過世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結其身無糧之糧急則路不借而走耳問其長為誰即向之播夫播夫是
也叩其戶者千或一丁或三五丁焉未有一里而丁甲全者未有一甲而百
無完種大無十甲之若百畝之種而欲納十甲之粟完千畝之輸民欲不遺不
可得也不知 國家于鳳陽 祖宗根本湯沐遺黎之地四畝漢八畝三畝地
畝派一分二厘六毫四絲六忽四微比江南十分之一亦不為不薄也而民乃
來不能聚聚不能富者何八孔之弊莫有能降之早故仲相以為故使中解聚
民來而不云去而後來最先在除其煩使使地方無夫里之役過客自有解夫

之供在或自有騎馬之給豈容其騷擾學民當此臥榻之內不集孰當禁者故
發示禁止之而民得其安寢食暇自自然一夫之耕則得九夫之食夫禁後
發出僅養招徠之令歲食如其常種如其故我令皆給之一夫檢田百畝稍田
終三十畝年奉田終三十畝畦田場園牛田馬田二十五畝居宅五畝桑田十
畝則一夫六十畝之耕十畝之織耕者餘者教聞聞而年歲多獲又得其畦場
中馬之餘利夫入誰不念及七月而耕被公堂乎一夫耕有六十畝之收畝未
一石即得六十石夫六百夫六千夫六萬畝以皆耕計之原邑實徵麥
不過二千九百四十七石約銀九百兩米不過四千九百五十六石約銀三千
兩馬駒各色不過銀八百六十四兩歲上共四百七十七百六十四兩今夫千得石
六萬冬石三錢萬石而得三千兩三其六而萬有八千兩以四千七百六十四
兩版上額而餘萬有三千二百二十六兩除千夫之給夫歲三兩八錢夫千而
三千八百兩除其種物年約五千兩除其八千八百兩實餘利四千四百二十
六兩可以為民代籌輸可以積貯可以行賑可以完城池美繕土惟所行之年
此皆 則家謂以行公堂七行之一年而千夫有具方行之三年而萬夫勇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十三

從而順令千夫有行萬夫成城而何憂耶之騰何畏四鄰之師旅乎一邑之
費不過出八千八百兩而遂休千夫耕六萬畝一年之用惟萬有八千兩遠莫
逮于此矣製以之道采民之術切莫切于此矣一邑以千計十邑以萬計公堂
自五州十三邑而於其七千九百畝生期大道生之者其此其說也似神農稱
神神于無食乎陳無神窮之新職比之秋所以二也成邑三年成都也漢西寬
但以此推說則使與天相假貸而遂得又至于大車小流續續不絕若此而
况公堂無神農之德及萬民雖欲不為神言不為神言不可得也
自杜仙通與云種雖無東西里古種雖無學得公四年是城雖雖即此余叨
令種雖按圖繪考之或以我臨淮或以入史遠想之是皆非本及種雖按各上
之陳言傳之不致不固也山見諸書得故實八平柳有葛城而即右種雖城也
秦漢以來皆志之在學山東學八度五平右種雖城於學山西成也馬學城郭教
太平柳八首而學城村東學城村故山之田而公而學山東學山北其種雖
學而石則不可也柳山故皆存而無能進之柳無學城村亦無而學山東學山
道與又云種雖城一里有小東城亦古也二年漢之以種雖口若云種雖城

馬路而西夜在臨淮而則宜云而不宜云東宜云臨淮不宜云臨淮是也
臨淮城自古在臨淮而秦世皇所築小東城在臨淮東一世即今舊城是也望人
監五年至臨淮即舊城是也此隋志可考故曰臨淮云言城而臨于東也
自此以後遂有東西二城城在學城者謂之西城城在臨淮者謂之東城而
東西二城界于東之西間故宋志淮南大非守謂水界于兩城也至成 大
祖元年初臨淮因舊基修砌為中土府七年又復置府于臨淮學城之南鳳
皇山之陽而改名為鳳陽府及又有新地舊城之別名以今境之曰東城曰臨
淮是為臨淮之舊名曰臨淮曰魯城曰西城是為鳳陽之舊名天監鳳陽之四
境本公于臨淮故臨淮志多龍食臨淮舊志而因循不改鳳陽志物編其有必
于少川地里不及其詳遂因循而亦不更紀別考年決決水徑于淮不便從故
道而從從臨淮縣南而水以于淮是豈水之性哉所以久之東家水又從從
故道出西谷于而東南流會合而復北流入于淮焉蓋古種雖之名以來有種
北西有種山故也
東漢書臨淮傳當塗有馬丘其陰陵人徐鳳天子此統樂城漢書項籍得將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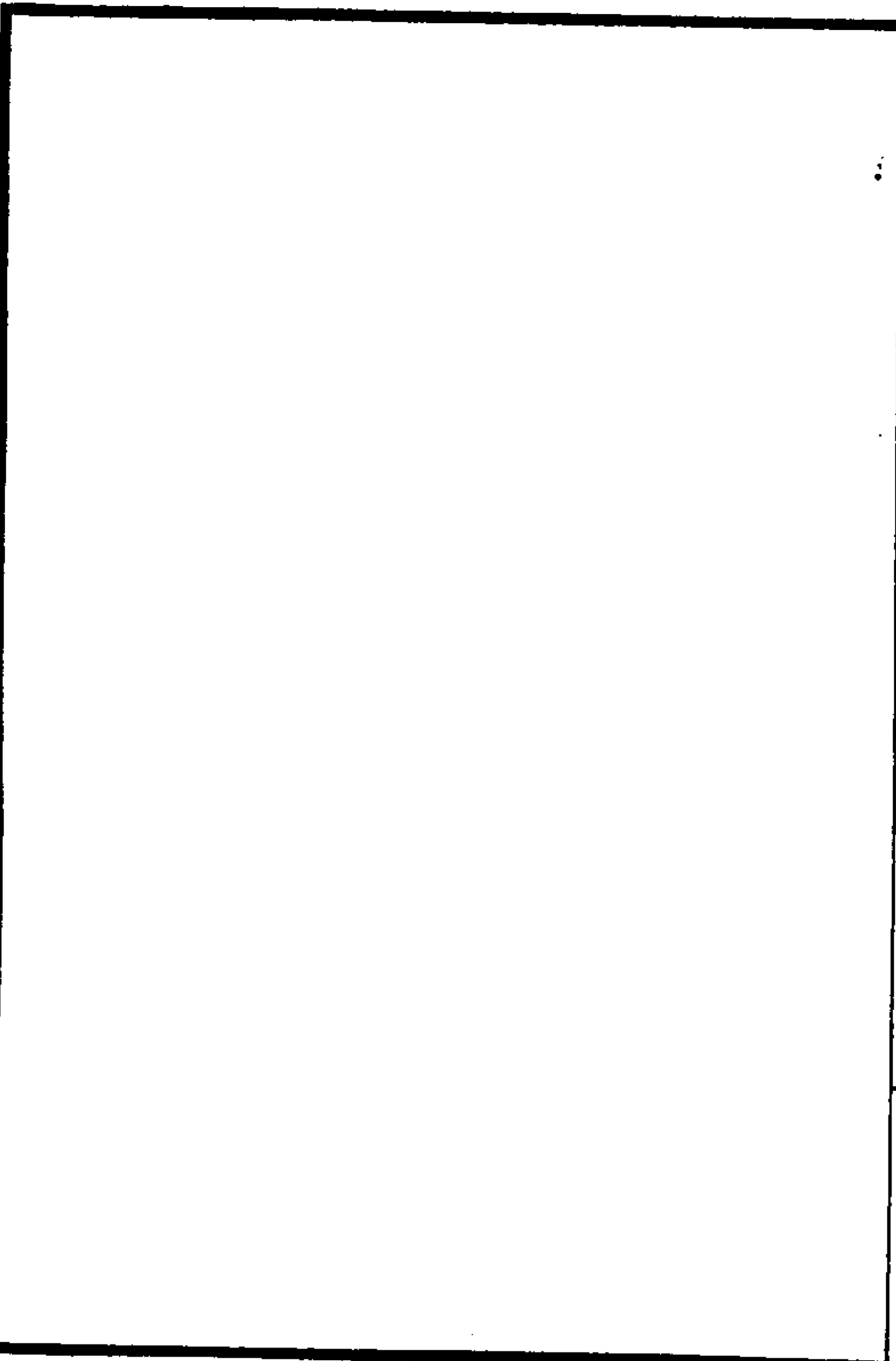
陰陵道失道後引而東至東城其地志陰陵在淮州東遠西北六十里今鎮
鍾山南故存周二里余讀志志帝取海城改臨淮自令肥陰陵人得過潤
谷輒棄輪以濟乃知陰陵在鍾山南故自定遠現之陰陵在定遠西北而
自陰陵現之則東城在陰陵東故曰引而東至東城也東城之名本漢元朔中
封趙主王于劉道為東城侯國于此及至東漢則又為鍾離國王莽則又為
臨淮郡傳國里二年又改為東州曰鍾離者從山而得名信也曰東州則從水
而得名自馬南分為四縣自定遠後至南唐則置定遠軍定遠之志遠以來
城舊定遠東城不明辨則馬丘無所安之大東城使在定遠則馬丘何得在當
定遠王望浮淮賦望馬丘之高瞻是明淮上見丘也馬丘之為馬鞍山無或則
陰陵之不在望望又何知望山望淮又其在鳳陽矣

張未臨淮縣土簿題名記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於泗而淮臨者又據汴凡往來於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慄戰於三郡之盜居多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於鬻訟爭鬪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史於泗者於臨淮為最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十五



泗州 今州治在鹽城之極南史謂唐貞安四年始析徐城南境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徙州治焉是也然可疑者六焉按春秋吳伐徐防山以水之今故城昔徐都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無山下流至清河亦無山圍廬雖強未如梁武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以灌壽陽圍廬詎能無因而由防之以灌徐乎今盱眙陟山在淮南岨逼城下流勢可因以防水自城東南抵東北陟岨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十六

且地形皆高似是防山遺跡則今城之即徐可知也凡郡縣以水為者必近水淮如臨潼臨汾之類故城去淮甚遠今城則淮在城外且漢時臨淮郡附郭縣為徐則今城之為徐亦可知也今城前代郡治左俗傳有孟姜女樓按東漢孟嘗曾為徐令孟嘗女所居之樓孰為姜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後漢以臨淮郡地合下邳而徐縣仍列府領外縣之首六朝之徐雖所屬或在臨淮或

在淮陵或在下邳之不一，然又有大徐城成，蓋以別為縣之徐，是故城為偃王之徐，今城為子宗復封之徐矣。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三國志謂魯肅射獵于南山，即今時昭諸山也。范史指肅為東城人，後世遂以肅為定遠人，不知定遠之無南山也。知臨淮近南山為徐舊都，則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六朝沿革有無，地志最為難攷，然以徐城名縣實始於隋，宋初廢為鎮，即今之徐城廟，非故城也。

六朝郡以高平、湯為名，今徐城廟及古吳城舊址，高出故城遠甚，是矣。然在當時不以徐城名也。既有大徐城，則必有徐城，與之並立矣。果何在？蓋今城廢於六朝，至唐復置為臨淮郡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並觀六者，則徐國之為今城，皆有證據，孰謂無可疑哉。如曰季札掛劍徐君塚上，其地在故城北，去今城為遠一也。史記漢書數以徐僊並稱，而正義謂徐在僊東，則故城

為近二也。春秋戰國以來，凡會盟兵爭，但有昭昭而不見，隔淮有一城為敵兵所氣三也。六朝之際，凡攻奪昭昭者不一書，而徐獨不見，則以故城即大徐城去昭昭百里而近，亦未必有今城四也。然古今塚墓，不必皆近城郭，今城故城皆在古僊縣東，六朝之際，不言徐，蓋淮北遭五胡亂後，遺民皆流徙南渡，城郭為墟，且下邳南徐東徐東楚皆徐也。况今城地勢沓塞，自古要害，豈有無

城之理安。以來史傳所書之徐，非今城也。今宋之徐城鎮，即徐城廟遺址，見存狹中殊甚。偃王後霸之時，朝諸侯者三十六，未應以此為都也。况故城遺址見今數，徐城廟而乃以徐城廟為徐都乎。即今耕夫往於故城，拾得金寶古器，而徐城廟則無，蓋見故城之徐都，而徐城廟之非矣。故知徐城廟，隋唐之徐城縣，而故城偃王之都也。今城偃王子孫之都

也。廟斷非都。故城斷非縣。今城亦斷非
肇于唐也。或謂故城既為偃王都。則及今
三千年矣。而城壁與門。尚未平夷。今城不
始于唐。則史傳一無所見。何也。不知故城在
六朝尚為大徐成。則廢城者僅千年耳。今
城于史無見。安知不如愚所疑也。故前志
不書徐城縣所在。而又以徐城廟為徐都。
且史言今城肇建于唐。恐皆非也。姑志所
疑以俟知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十九

熙寧洪澤河

四年八月四日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初公弼言清
澤之險諸開五年正月十七日畢功。錫公弼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天子京修運鹽河自泰州至如皋百七十餘里。元豐二年八月十
三日浚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分二歲用工從漕臣
請也。六年八月六日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治長淮洪澤河。命都
水丞陳祐甫視之。役民夫九萬二千分二歲開浚。元符元年三月
五日修楚州河。賜名通漕河。先是天禧三年十二月命蔡宗象相
漕臣開龜山元豐四年四月河決小吳。七年七月決冀洛及北京
八年十一月志在七月。今圖議復大河故道。命李常視之。常言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

可遂罷。時元祐元年正月也。九月命張問規度請開孫村口河。分
水。魏二年三月安燾建議回河之役。遂興。四年正月罷其役。五年
二月四日命都水使者吳安持修減水河。七年十月十二日大河
東流。賜安持三品。服八年正月三十日。中書侍郎范百祿言。水官
託以分水。實欲回河。夫壅防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諫壅殺洛
是也。紹聖元年十月十四日。謝卿材言。河流稍行北。無可回之理。
上河議一編二十九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上粟成。算斷北流。除
河患。熙寧河溢者四十一
決者一大決者二

泗州志

洪武初年本衛原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每所額設百戶十員每百戶所額總旗二名小旗十名正軍一百共一百一十二名內多歸附夷人繼因故絕無稽勾補以致軍少額數併為左中前三所裁革右後二所至洪武十六年為降民事調發廣東廣州府番禺等縣民人為軍以實中都添設左右中前後中二六所給田七種連前共九所一體設官軍額該旗軍一萬八千戶近多陸續逃亡今止現存正軍四千六百四十一名外無糧軍約有數百名總止五千以上

軍政 衛所官襲替及諸軍政悉上中軍督都府以達兵部每半年撫按兩院暨兵備道察其賢否而用舍之閱五載一閱汰而更易之謂之考選軍政其掌印及領運管屯管操管局官城巡巡捕巡山各以一指揮領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一

惟其人無論使向食事之品級並謂之管軍管事不預此者止得支俸而不得管軍管事謂之帶俸差操歲以一人撥捧表箋入賀 萬壽聖節其鎮撫則掌衛之獄禁禁歷則文職流官得以文法吏事綱紀衛政千百戶考選軍政管軍管軍與指揮同百戶缺官甚多皆以他百戶或千戶兼攝之

屯田 洪武年間軍士^初下屯時每軍給田三十五畝作為一分歲輸子粒夏稅小麥二石秋糧粳米四石正統年間薛侍郎於每分田撥補一十五畝共計五十畝亦止照前額納糧其實草昧之時地廣人稀軍強民弱方初下屯時所占田地無限制且未丈量未經撥補田亦有餘既經撥補田益增羨是以軍三所近城之屯猶逾制未甚屯六所遠鄉之屯則過額實多故今屯田一分少者不下百畝多則數百畝以每畝受種一斗計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少則受種十石至少不下七八石多則數十石也其有受種甚少者則後未撥補時零之數故屯田一分而坐落數處者有之雖有能正經界者不可較也 備遺曰屯田頃畝由四千二百二十八頃有奇降而為二千五百七十六畝有奇而又降而為今頃畝之數二千三十八頃五十八畝此其情弊殆有不可曉者七種之軍粉為名七千五百一十有四降而為名四千三百三十又降而為名三千五百三十今存降而為名見在名數此其屯田之修廢戶口之登耗較然甚明豈不大可寒心也哉 論曰備遺所疑屯田頃畝漸少于原額之情弊此不難曉也不過衛所之占種旗軍之侵隱過費三者而已占種之禁甚嚴矣然屈指今衛所之官何官不種軍田何官盡輸子粒侵占之弊有多至十數分者而又不納糧其軍已歸至極則因而以有作無以熟作荒者多矣軍犯憲典而不敢犯世官一也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一

隱之弊已非一朝正軍既逃則屯田皆為長物總旗營長之役以為包糧在已則歲侵月蝕莫可致詰本管百戶亦無由知稍久則以逃軍所遺時零之田名為荒田亦作正數而原額遂失二也次四賣之弊旗軍見逃絕軍田不成分數相去稍遠者或雖係原額一分而勢難兼併者率貨視之始猶以幫運幫糧為名每民典當于農民而生收不貸之利久則直以為己物而立券賣之雖得半價且甘心焉或姑留少許以備稽查或歸罪田隣以遂乾沒凡所伍無不皆然而遠鄉屯營尤無忌憚三也三者並行則其原額焉得而不日耗一日哉若隣田農民侵削之弊則千百之什一耳萬一有之無不為其所訟而退還者自昔農民世業猶見誣奪而况侵削軍屯乎故屯田耗滅之病世官其膏肓也旗軍其骨髓也未見膏肓骨髓之病而醫能療之者也有清理屯政之責者審諸 又論泗人毋論大小

人戶專以買種屯田為利取其價之廉也而一買之後視之不啻若世業然開墾條築彈力徑營若將謂生且息於其中子孫可永保而無失也軍旁伺一見膏腴不借口於同伍之絕業則駕言於項差之額屯公然爭奪而不究其價直工費之若何彼業茲土者不敢顯言曰買而必托為佃種以自解若然則底價尚不可知而語及於開修之費蓋亦難矣泗人亦何所利而為此耶故下則當以遠禁典買為戒上則當以斷償工價為主是則息軍訟而安軍民之一端也

桑桑園 國初衛所屯田每伍人有桑桑園或一處或二處給與軍士栽桑植桑以代冬衣布花賞鈔之賜永不起科雖原籍荒瘠薄地然亦多可耕者歷年既久無復稽查旗軍視為己業不為收放之所則皆典當為公費之資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三

屯糧 論曰屯糧之弊端緒最多佃種之戶多于正軍完糧之費近於額糧佃種者豪強則種軍斂手而包贖佃種者孱弱則種軍借口而科攬雖正軍不獲免焉此屯卒之所以多流徙而屯田之所以多污萊也按先例行正軍之力少舒矣乃承佃者亦因而通負焉則舛美折色例行輸納之費少者美乃應給者遂因而絕望焉則戚美故優恤屯種之軍與優恤食糧之軍事當相友然則徵收屯糧與給放月糧不做初制皆苟道也噫弊也久矣權時之宜而酌處以救之則存乎其人焉爾矣
泗無巡檢司故無方兵雙溝鎮左湖右淮中止岡墜教里南北咽喉襟最為險阨往時山東河南響馬賊騎皆於西北陳家冲當家冲上塘集等處禦人追捕難獲謂宜於上塘雙溝等處特立巡檢司以司盤詰追捕人云泗紅之界多苦劫盜半城滄湖之間多苦盜徒青陽鎮亦宜設立巡司以

防禦之其于地方不無小補云 盱眙縣東北清水溝都管塘及泗州衛軍屯之王店古城一帶宜量地添設巡司以控制冠盜濶濶津里等山大義之間亦然 天長縣西北汜湖鎮亦為險阨要衝而鎮之軍民推廣商賈輻輳縣以老人管之殊非事體宜設立巡司以防寇盜以地形事體較之城門鄉尤為要也 或謂子敬于三城增置巡檢司必有所見夫然一司之設官吏俸給考兵後役所費頗多貧民豈堪重累哉愚曰不然夫先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無非事者今巡司之設遍天下而莫多于南方究極其為兵衛民利似未有急于三城者古人把關之吏無慮無之今之巡司古之關也若病其為費難處則通年州縣無名之徵何止千數少裁抑之雖一境置數司可也興化府志曰巡尉職遷警定四封非冗官也又按宋置巡司弓兵多至百五十人百二十人洪武年間六百弘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四

以後稍裁為七八十人其後遂裁為五十人又其後更裁為二十五人今見後者總十許人餘皆解部解軍門焉何以為捕盜防寇之資然則二縣之巡司其亦虛設也已
審編丁則 戶口已載之黃冊夫此外復有審編丁則者以江北稅後既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饒諸凡差徭全自田糧起派而但以丁銀助之其丁止據黃冊官丁或十而朋一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惟論丁起差間有以田糧協帶者而丁常居三分之一其起差重故其編丁不得不多其派丁多故其審戶不得不長期以三年為限而法以三等九則為準有不足九則者亦不妨變通之以便民此審編之大較也
條鞭 隆慶六年漕撫都御史臨海王公宗沐照依江南役法除夏秋稅糧并京庫等稅為田地常賦其餘賦役雜項不啻合田地戶口或主于糧

而以人丁協助或主于丁而以田畝協助通融均派偏銀凡里甲均徑驛傳民壯四差銀以此支解另立科條五年一審謂之一條鞭下其法于州縣遵行將及十年今按奏議等文字皆謂之一條鞭法而又移冊籍乃皆謂之一條法鞭字甚為不典似當更訂為宜

民壯 民壯者景泰以來設立之鄉兵寓兵于農之意也而後未乃供衙門之役又徵其銀而用之各有名色寔失初意遂失無名之徵此其大者也

軍餉 軍餉之徵前此未有也助於嘉靖丁巳倭警之後一時軍兵主客芻粟靡供獨賞無措時撫院李公遂疏請于各項賦役內量行起科帶徵自後因而不改遂為兩淮惟正之供亦江浙廣之通患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五

陵寢在上不欲養馬作踐或然也宣德中因江南高深二縣水災將種兕馬一百四十匹驛馬五百六十匹應用健牛二十六匹抄牛七十匹發州寄養其後久而不歸遂為泗民子孫世有首添設管馬判官一員而無印記設有馬六所至成化間應天府尹李姓名籍貫因二縣無馬乃將原籍實應縣馬匹奏發收養泗州之馬遂為定額

稅課 備道曰稅課鈔局所利甚少其解州非上供之數止為折色俸給而已往年未從裁革之前巡撫集頭人等姦竇橫生小民困抑不知幾十倍于此也廷訓嘗以告于巡按郭公曰子言泗州課稅為患則然矣然予聞他州邑先有稅課局而小民契券與貨物之稅也皆易且便蓋其官卑勢親則民樂與焉及其裁革而代辦于州縣則有司賢否不一科取愈多因之以市民營充巡撫投托固利是不若存之為愈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水利 論曰河湖溝澗天設之水利也池塘堰壩人為之水利也有能興舉而疏濬之其為田功利孰大焉或疑淮汴不可以灌田是但知其為害而不知其為利者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淤長我禾黍夫涇尚有水利也甘肅寧夏西北極邊引河灌田稻穀豐美是黃河尚有水利也安在清淮枯汴之不可言利哉乃若湖溝之利人固無不知者特莫為之倡焉耳無論大江以南今天長濟河一帶之圩田車田又在境內可見者也泗田六千四百餘頃而湖溝之水乃不得升斗之用至于塘之足以灌田者僅七十頃况久堙未修治者又居其半是田之得水利者未及十分之一也故以備旱荒而利收穫蓋亦難矣或謂北方之田固多高亢其民生未嘗不裕是不知中原地雖高亢實則膏腴今無北方膏腴之田而生望北方收穫之利其能常幸夫矣又前志載泗之塘田在洪武二十八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六

以前者既如彼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後者又如此則是其塘皆在 祖陵興建之後曷嘗有不許挑塘築壩之令哉 聖朝寬大之恩固未嘗設禁厲以妨民生也自前志以迄於今新築之塘固亦有之或又謂前志所載俱在禁例之前所未載者幸不犯于有司云耳不知洪武初年南京禁例亦不過禁城內外之開池鑿塘深過五尺者成化之禁亦不過申明此禁例而已今環京城內外未嘗無塘而 孝陵之旁則觸目皆是豈皆開築于禁例之前者哉故知律設大法禁其不法者也若置湯沐邑之民而使枵腹于 宮牆之外思非 聖朝之所樂為夫乃奸人家勢動以禁例借口而脅制良民謂之何哉

民累志 天下道路有往來絡繹而奔走供應之役至食不待下咽者乃泗盱雖衛未必若此但所患不專在衛在衛之遠而不信又不專在遠在

遠之驛而無御彼漢梁王莊等驛乃中都端為最衝路者然相去不過六十里則無過逾馳之若夫馬抵驛而後換則無遲悞稽候之苦迎送額有定路凡非正途而索夫馬者必不濫以應其後應付額有定數凡非正數而額外欲加夫馬者必不輕以徇其求若泗州則西南有濠梁一百八十里西北有紅縣一百八十里正西有五湖河一百三肆里間有桃源一路一百七十八里盱眙則東北有淮安一百八十里東南有天長一百五十里正南有六合一百八十里正西有定遠一百八十里間有來安一路一百六十七里天長南有揚州一百二十里西北有盱眙一百五十里間有六合一路一百餘里接送動以數日計則與各驛之朝暮可往還者異矣傳牌進于舖遞則遲候不及期若不責舖役而徒以責州縣未免受遲慢之罪發牌依乎時日則遲候不與信若不果來而求又過期未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七

徒糜工食之費不患遲即患早則與各驛之抵門而換者異夫如泗之五河一路方發牌由陸路一見風順而又欲乘舟方發牌由水路一見風阻而又欲起旱或至雙溝而仍要早行或至舊縣而仍要水行如泗之桃源盱天之六合等路若以為衝難非一上司必由之所若以為不衝又為使客間行之路至定遠一路到舊縣則盱于泗過舊縣則泗于盱間雜匪定遵守極難則與驛之接送有定路者又異夫驛夫二班已足因路遠或由三班而加至四班插夫二名已足因路遠或由三名加至四名承舍之馬且也而吹手旗號徒步則不推觀書吏之馬且也而巡捕執事地行則必給苦甚者公差加馬折乾而又需索惜馬錢長隨亂鞭插夫而又科索押指錢供奉少差罪謗易起則此驛之應付有額數者又異夫是州縣雖不及各驛之衝而苦則過之况 祖宗陵寢之地則以禮朝謁者頗多

按院駐劄之所則以事參見者不少故正夫工食外又編在募銀如遇當道叢聚即費數十金適在鄉村而執不足用馬匹草料外又編在募銀今雖禁止外幫但派至數千兩在馬走遠而執稱役者在各處諸人則不止祇候之民早而又報義民以克官不止侍奉之門廚而又報農民以報吏在供應諸費衙門除泗水驛供給不足而又助以支應房道路則一處中火未完而又加以別處事雖官理錢費民出故曰民累 論曰路衝誠苦矣而調停救濟其惟添設驛遞乎按唐宋泗之為屬邑者四而地止比今泗州之境乃設七驛即永樂前尚有水陸四驛水曰泗水驛陸曰揚莊臨泗淮原三驛後因水漲路阻乃改路裁驛而僅存泗水之一若洪澤以上之水驛則所裁者有五焉豈知虹路終掠而南北呈轆有假道于斯者豈謂犯禁而遂不應耶計今當於適中之地添設四驛雙溝則復龍窩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八

驛而查家渡月城張公舖各增驛馬而夫馬供應則上下地方互相朋出即今泗盱夫馬仍當專隸泗水驛若謂額備不足分添驛另有費則永樂以前之泗驛洪澤以上之七驛未見稱累而况州縣之協濟外驛者不下數千金獨不可改選以充本地方用也此改革之大計似難輕議無已其惟信傳牌之令嚴枉道之禁裁無費之費清暗索之弊則疲苦州縣去籍有禁施矣

城河按自古王公設險未有不築城而鑿池者是國且藉之以守未聞城池之反為累也然泗之所稱累者不在乎城而在乎城之河不在城之外河而在城之內河本州在前代時東西各為一城而汴泗河經其中至國初始統為一城其汴水泗水由北闕入城河仍由南闕流出與淮水合時城內積水莫不以汴泗河為路以南城闕為門而旋長旋濶並不停蓄是

城固未嘗受河之患而河亦安能為民之累耶嗣是至隆慶萬曆年間淮水大漲終年不得消以致隄水內壅終年不得洩前街後市處沮洳官署民廬在破壞故下則架閣水面而上則樓止城頭近則奔避野山而遠則散處鄉井此居者之苦也水深則為之操舟乘筏以徃來水淺則為之蹇裳滿足以便出入此行者之苦也而市民累夫于是不得已而議車水其起夫非不眾然竭夫數日之力而耗不見多集一朝之雨而盈可立待是財力以車水而竭也又不得已而議填城其領米非不多然米有限而鋪墊則無幾米已盡而工役尚未休是財力以填城而竭也而鄉之民又累夫此若可為一勞永逸之圖而將來之累尤有不知所終者以在河身之日高故也蓋城河之水之淺止恃南關盈尺之口耳今據土人言舊時城關深在今關之下曾掘之數尺而終莫覓其故處凡以經年停注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九

泥沙日淤是淮河之累之高也况今黃河由壩口而下萬一衝漏入淮則河身之在外者不將增之萬乎高則關口漸淤而水無由洩矣凡水之性地廣則散而窄溢地狹則積而上壅今據土人言街道逐年鋪高而水勢不見其減凡以積淤洩洩日久堆積是城河之身之高也况今填街多條浮沙萬一驟雨洗蕩盡沒水底河身之在內者不將益之高乎高則客受無地而水為泛溢夫此內河之所以為民累也推而至于外河其環遶非不稱險但終年滄沒而不得疏濬積淤淤塞而易至騰湧皇外河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又推而至于城其高堅非不可恃但或以浸久而難免傾頽人或以滄深而難為修築是城之未始不為民之累也論曰城河之為民累固病大河身之高矣然欲去其病大也復故道以遏南徙之衝修濬以杜上壅之漸此治黃淮之第一策也而于內河則惟令植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鋪磚以防其崩潰禁淘沙積糞以防其淤塞而又間責成漁舫使備撈淺之用再加開關以期廣洩水之門庶容受有地而無患于身之高故漕有路而無憂于腹之積矣此亦可救內河之萬一而有城守之責者尚其究心焉

河防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至于泗沂東入于海按淮源出南陽平氏胎替山經流于桐柏始入歷信陽汝水賴壽扶七十二山河之水激蕩于荆塗懸鑿山通道下濬梁五河又會肥渦滎沱溪湖諸水至雙溝曲轉山固龍窩舊縣黃岡而後匯于泗州為祖陵明堂盤旋義河灣迴繞龜山嘴蓋億萬羊王氣所聚也淮北岸則由曹劉溝護軍溝高家溝興高集洪澤驛而東至清河縣南又稍北自淮安府背襟安東縣南入海泗水則自山東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

州泗上發源經徐邳而下至清河縣會沂水趨于淮順流入海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徑邳州至清河縣稍東而南會于泗以趨于淮同入于海此為東清大淮之正派也清者獨也以獨入于海也易嘗受河患哉河自西域崑崙發源脈行地中荒遠不可詳尚導自積石至于龍門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入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自周漢以來遷徙不常故道湮沒我朝東徑天津衛入海後山西沁河南衛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濱南徑留城趨徐邳亂流汴直下其勢瀾灑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會于淮以趨海此淮黃會合之端委也後黃強淮弱勢不能敵不但吞泗抑且吞淮由是彭城而下人不知復有泗水清口而下人不知復有淮水故凡宋後彭城而下之稱泗清口而下之稱淮者仍宋前之

稱也惟為黃祝只得由大澗口施家溝周家橋高梁澗武家墩寺處放入射陽白馬草子寶度高郵等湖由湖連入江五子所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此也此淮之支流也至隆慶六年淮大溢適黃猛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停遂將清口淤塞所稱門限沙者是已止存大澗口寺處舊道由湖入江散漫奔衝上下俱害萬曆二年淮又溢督撫王公宗沐恐始議築大澗口為高家堰至萬曆三年總河潘公季馴議黃淮已不敵若再分散其勢益弱須築堰束淮借全力以衝刷清口俾沙隨水滾不濬自通故用龍尾築堅築然所築僅止大澗口一處淮猶可洩後陸續將小澗等口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是清沙日高淮水益弱遇阻即回何能衝刷繼而張福傑又築矢上而遂遲緩隄歸仁堤又接連築矢下流壅塞勢不得不久淤者溢注滙浩蕩始猶滄漫兩岸會合諸湖繼而夏秋泛漲一望無涯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一

為龍沙震蕩 陵寢而泗州之禍歲烈一歲矣至萬曆八年淮又大溢州城幾危得郡人常公三省以淹塞南門免時 祖陵下馬橋水深八尺舊陵嘴水深丈餘滄枯松栢六百餘株常公揭諸撫按潘公懼以浸漫 陵寢獲罪未就常公議時常公往滁陽謁按院陳公——高確禦崇水事潘公疑不出即先劾奏高堰石工將興鄉官阻撓甚力為水會天心之說刻淮黃交會之書仍題一准改石堤上自月城下至梁家廟一百二十里屹然金湯而常公始削籍杜門矣然猶遺揭當道力辯其非至數萬言潘公持議益堅此曰塗漫 玄宮彼曰關係運道此曰久災泗民彼曰恐害高寶萬曆戊子浦守朝柱欲入一觀面一奏卒以此改官去他尚何敢言哉幸督撫周公案回却辭 陵親見丹堦儀從水深三尺不能行禮惻然具題權開周橋少洩 陵水欽天監博士汪一元亦 奏可開廟堂始悚然

不率特遣給事中張公貞觀來會督河舒公應龍勸議時有言漕運不便者有言鹽場不便者有言淮揚高寶不便者以故紛——莫決止委汪守一右開清口門限沙公不避勞苦所版一年卒開三岔新河至今便之誰謂神沙不可挑也張公志掣肘不能力主破隄堦堰之議第請開上流張福數口又奏開腰鋪分黃令不過淮計費帑金三十六萬適值倭警遂不果成自是水患益甚州城沮如民不可居士民強半避居鄉村所有惟州衛官教員及守城卒役數人而矣然猶出入舡棹巢居城臬聽斷於隄邊館驛審比於城上門樓于是有議州遷所——遷舊縣者有議州遷所以所為附郭者有議郭家嘴地為州城者——聚訟終莫能決後舒公以遷州之議揚之——閣部臺省給事楊公其休致云泗州可遷 祖陵獨可遷亦議遂復始議填州城而若取土無地止增外堤與冬春督夫車水而已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二

堤不過盈尺而車水歲費民七財力以千計稍退絲髮一雨即盈終無救于水患也至二十一年按院牛公應元來自擊不忍見先開金家灣老稻湖泄湖水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洩 陵水入湖反覆論辨時賴道李公驥予以歸養行亦捐贖錢千金助開舒公為淮揚過計不遠後牛公始命工畫 祖陵無水有水二圖以進 皇上震怒重罰河臣差給事中張公全程來會新督河楊公一魁督撫褚公鈇按院崔公邦亮蓋院楊公光訓漕院唐公一鵬勸議時有御史夏之臣以郡人進士李當泰言題——請開堰而賴道李公弘道亦奏洩 陵水莫如開堰便後未果上郡士民父老常公昔投揭千言王守陞公不避忌諱言于——諸當道甚悉楊公灼見淮水壅溢病在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少殺其勢後定計分黃又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口為便乃 奏留張公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自

黃家口而下直至漁溝朗舍由安東北俱疏為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不絕清口逼淮令得縱出皆撫諸公又見導淮功尤切近乃力主導淮先有金家灣芒稻河以為湖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湖入海下流既通始建武家墩閘并開高良澗諸口而以周家橋獨委泗野開濬州王守陞率州夫七千有奇時昭丁尹汝彥率縣夫五千王守績具五難楊准添 楊王墳戶夫四百靈璧縣夫五百咸存泗州衛軍夫一千名通共濬長九千一百七十八丈五尺深二三丈不計濬七天築隄五千四百五十四丈又慮淮水直趨淮揚高寶為害委府判趙公宗禹建周家橋閘而于高良澗等處俱各建閘以時啓閉馬又濬清口門限淤沙二十餘丈又于冬春間大開通濟寺閘以洩淮水而分導之役始以成功一奏矣茲役也首事於萬曆二十三年冬至二十四年夏始得告竣後夫教萬騷動三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三

外府一內帑費金錢不下數十萬時一閣部院道司府郡邑各被 恩典有差一按分導後淮水較往歲不甚漲即漲亦易涸如二十五六年間其水僅漫及隄根而止城閘不開者十餘年而至今冬春亦得休時宣洩陵園如舊龍甯寺處後年不觀平土而此時惟止伏秋一漫二十年來每慮城為沼而民為魚一旦有茲景象泗人亦云幸矣說者或謂天運使然而不知所得於分導者實居多也但勢雖漸小而患未盡除如久沒糧田終不能使之墾萬畝而勤耕播馬警之病夫雖幸且夕粗安而腰膏育之証猶然未愈奈何不大為之計耶憶昔平江伯畫河防之策止令募夫榜洩勿俾淤塞而今且移其力以事隄防夫以故河身日高尾閘難洩欲盡弭淮患必也其後洩政之舊乎設如名曰洩船募夫名曰洩夫而榜洩器具無一不備然後于雲梯閣草灣寺處大開之以通淮路於黃家口五

港寺處常濬之以通黃路而清口門限尤為喫緊即移守隄之夫改為榜洩一過水涸仍加夫挑閘倘歲如此行之則下無所壅而上無所停矣次之則開大澗口所云開者非謂盡掘之使直下也亦於隄內開小河一道俾通寶應諸湖而兩岸再築隄束水勿令旁溢若慮衝決為害不妨建閘相時啓閉又次之將周家橋加關數丈于出口接湖之所另為深濬使徹底與湖心相通四季水行如一日又高良澗武家墩二閘非不可洩夏秋漫漲之水但開高湖低通流不久當于閘內各開引水小渠令湖水常有通關之路而高良澗三十里下原未深濬宜再隨地開渠以接寶應茅諸閘地方盡屬山陽若聽土人啓閉則河終于泗 陵無裨須請設管河大使一員上自周家橋下至清口凡河渠之通塞關防之開閉與濬沙榜洩咸聽職掌衙門設之清口而列銜支俸則在州入於下流金家灣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四

嬰溝寺處歲加榜濬如上清口法有開則節宜由人已無一時湧決之害而况常濬通江入海之道則上流下洩而運道益暢淮揚高寶不得言累矣而又深濬張福口時開通濟閘以助導水之所不及如是而泗野之間不漸觀平成之舊者吾不信也此守臣一得之愚後督理河防者尚其採芻見而裨閣議焉歸仁隄去州治幾二百里而遠去州境亦近三十里許似若利害無關不知本州疆土北枕睢桃而通宿野實當埧子寺湖白洋寺河之衝而歸麥堂以東直射青陽掛劍寺鄉由安湖合淮若非此隄為之障蔽則東南一派悉匯為湖而 陵宮州城其受漫漫之害又不知何如烈也特志始末以備日後考鏡云 歸仁隄西自本集遠東至桃源之于家岡約長五十七里此隄紅雕桃寺處地方而寶泗之脊背也攷之昭泰堂記內稱古汴

河受白鹿寺湖水通白洋河東流與黃水會其曰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
派也時徐玠以下河身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間漫及泗境尤為害不
甚後來固未聞有議及建隄者自黃水徙蕭縣義安山合永壩湖水流入
宿之符離溝歷却之睢河與宿虹白鹿埠子藕湖寺水灌為巨浸時由施
犁溝南流入泗之安河會淮水為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
仁集五東橫濶四十里湖汊而下合淮湍激而泗 陵自此歲受患美至
萬曆七年督河潘公季馴洞見歸仁集直東地方與高堰隄相為表裏若
不築隄禦水縱使南下匪直滄漫 陵瀆魚鱉泗城而高堰一決即淮揚
且不保乃檄兵道朱公東光相所為隄委官督修自是諸水悉由白洋小
河口故道復入于河即過伏秋波漲其隄足當一面二十年來泗東之稍
得安土者多此隄之力也嗣是山東單縣黃壩口衝決南徙時決口不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五

大而諸行河使者咸謂壩口分流一可殺黃水之勢二可免鎮口之淤悉
聽之不為理後遂幸衝決徑度夏蕭場宿睢靈虹瀆河田廬甚大者之萬
曆二十年七月間隄東轉北新接小土隄衝漫自岳家庄入大橋口由黃
家堰過六師院接安河數七八十里俱被滄蕩居民奔竄舒公應龍悚然
不寧題一准包石隄三千餘丈楊公一魁亦以高堰停砌之石相繼增修
時分導工繁未暇議及此口萬曆二十三年間黃壩又大決而徐沛正
河日漸淤淺至膠漕舟不可行楊公方一題修小河口白洋河引湖水濟
運督撫褚公缺慶壩口南決且為 祖陵憂意見稍相友乃下監漕二御
史楊公光訓馬公從聘勸講先檄揚州府二守劉公不息同王守陞勘報
見本隄地形北昂南下建議加隄至萬曆二十六年按基周公盤事竣駐
泗人委張判守纒重勸有請建遙隄之說卒之督河感悅欲上其事卒因

奉 旨回部不果上似不能無待于後之當事者焉 按泗士民無人不
慮水患無歲不言水竟未聞有片言隻字譚及歸仁隄者此何以故大都
以淮河之患近在城下而易見歸仁之患遠在境外而難知不知 陵山
迤北雖稍有岡阜可恃而東鄉左腋橫濶數十里全值其衝且隄外湖身
反高而隄內陸地勢漸南下一有潰決亡論田廬盡廢即奔突避水者欲
速就高阜以求免沉溺不可得矣是淮水漸漲不過增本有之水而其患
特苦者溢歸堤突決平地如原無之水而其患尤苦直衝此其害之大小
已自有辨况南北合流上下兼溢其為 陵城之害真慘然有不忍言者
如塞壩口以止其源濬正河以分其派與歲修白洋小河以引其流此醫
家治本之說余未敢輕議也不得已權為治標之計其必加培舊隄以當
外衝新修重隄以固內苟然後可少紓不測之萬一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六

勘科給事中張企程疏 查得周家橋北至高堰五十里見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并末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亦有宜洩矣武家墩南至高堰十五里通鄰永濟河引水田宜濬開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亦有歸宿矣茅周橋浮流尚淺稍俟水涸便可刻期開工而武家墩已于七月初六日填口即今溜東注陵泗積水從此可漸涸去

巡按牛應元開河公議 勘得周家橋至丁林莊三十里原有山陽縣挑開小河一道伏秋水漲冬春即涸應令再加濬闊自丁林莊至上聖寺至草子灣三十餘里係寶應縣地方因士民告執未經挑挖故伏秋水不通流冬春隨復乾涸合應大加開濬

查勘清口湖沙議 黃河從西北逆遷而來自老黃河淤塞至清河縣南直西東流至清口水頭復借淮道繞環向東北趨海淮水自西

南逆遷而來至清口直南徑下從黃身背旁衝入隨流同向東北趨海自萬曆二年一時伏漲諸湖水溢以致清口稍有空缺黃水漲溢餘波從旁漾上直至十餘里之外沙隨波停遂將此口壅行淤墊今梅州浪沙者是也

原任湖廣右參議今為民常三有上北京各衙門揭帖 祖陵基址本高今水入殿庭前深踰三尺 舊陵嘴者相傳 熙祖梓宮在馬水深四尺以上 迨 陵護沙如龍灘嘴鄧家嘴

等處日衝蕩風浪中傷毀甚多 神庫紅瓦廠金水河兩岸柏柏樹木共海枯六百一株 黃河出口處勢甚湍急惟自此以上里許地名三里溝者便是泥沙淤塞處 三省魯自往者皆細碎石屑擊之堅硬有聲蓋浮沙蕩去惟此質重者存爾上下經過闊二百餘步兩岸橫闊可三四里俗所謂門浪沙者是也此處水深者一尺七八寸淺者但一尺四五寸而已過此以上則水深四五尺不等 直至洪澤地方又復有淤淺處較之清口猶為淤平夫有此淤沙橫

巨中流雖其勢不甚廣闊然淮流去安得通
 壅決利不為阻滯也 淮水自桐柏而來幾
 三千里中間溪河溝澗附淮而入者亦且十數
 當夏月水漲浩蕩無涯而必以海為壑往
 者一用清河口漫一由大澗口漫而路通行無
 滯循且有患今泥沙淤則清口礙高堰築則
 大澗閉上游之來流如此其滂而下流之壅漫
 如此其艱則其騰溢為患尚可勝言此 陵寢
 之所以侵傷而百姓之所以困極者也伏惟 朝
 廷之上尊 祖安民之道至隆極備誠念 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九

陵之壘不容一日被水而民生之流離浮洩又極
 可憐乃奮然決堰加意濬淤恢仁孝之 聖
 心復淮流之故道則庸功膏澤被格上下固
 不勝萬幸矣如或以為堰不可動亦必須多建
 閘座以通淮水東出之路如大澗口閘可建閘
 十餘座高良澗閘可建閘五七座蓋水勢甚
 大閘少則宣洩不及故必至十數座始得一面
 建閘一面挑濬清口以上淤塞嘗見此處淤塞
 本不甚闊不甚難濬但原指謂衝刷已通故
 置之不濬又前此雖濬亦未甚力遂至一向

為梗爾若使當此春暖水淺之時一力挑濬
 其功效自可立見俟至夏月水發如果挑濬
 已通可盡洩水則閘雖設自可常閉如或清
 口挑濬尚未疏通或雖已疏通尚不能盡洩
 大水則隨時酌量水勢高下為啓閉板多少
 水高則多啓閉板水下則少啓閉板要在不
 至侵犯 陵寢與傷害地方而已如水未發
 或雖小發不為害則閉板俱不必啓惟後年
 分事視此以為常庶堰不動而害可銷固亦
 眾議之僉同者也要之大澗清只實淮流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

可缺一之道而處高堰濬濬淤亦今日不可缺
 一之功誠使兩加處設得淮水通流於以措時
 宜而裨深惠則雖便乎鳳泗實亦不病淮
 揚不惟極收民艱實亦奠安 陵寢伏惟體
 恤而留意焉則幸矣 又上總河撫按掌
 科揭帖未抄

陸游時時軍翠屏堂記曰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
宮宿泗兩堤列植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
淮以入于海而舟必自汴始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
洪澤以達大江則時時言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重地

馬政

養馬各處不同或兼丁糧惟本縣別有免徵田地驃馬一匹每
二年該募生駒一疋其後所生之駒交俵不過每四戶買馬一
疋而馬價出於種田之家其解也守候日久交兌艱難攬頭醫
獸獎端百作解戶破產近日泗州秦州 奏乞免解本色止解
馬價其亦寬民之事矣

按國初設羣牧監管理羣牧廠場有得勝廠草場有在城廠草場
有小河廠草場有羔羊廠草場有昌平廠草場有萬安廠草場
有楊村廠草場共七處後監革廠廢其場佃於民間田地共二
十五頃三十七畝九分八厘六毫二絲每年該租銀八十六兩
六錢二分一厘六毫徵收貯庫聽候荒年買馬備用此先日之

制也

後又種馬計一百二十疋兒馬二十四疋驃馬九十六疋縣免糧
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畝每免糧三百畝派養驃馬一疋免糧
二百畝養兒馬一疋隆慶三年奉例變賣六十疋止存六十疋
萬曆九年奉例盡數變賣價銀三百二十四兩解部歲徵馬價
銀六百六十二兩四錢草料銀一百二十兩馬副軍餉銀一百
四十一兩一錢二分原係免糧馬頭徵收其實民間無所謂免
糧田地一奉文到馬頭人戶那移求脫重騎吏胥備輕偏重而
馬頭執帖徵收鄉民甚苦萬曆十三年知縣楊州鶴申請均派
縣縣併入條鞭止令馬頭領文赴府交納民稱便焉尋廢三十
年知縣袁啟又請復之

按國初田地未墾者多故令養馬所孳之駒即以俵解而免其糧此善制也今無地不糧墜廢間太僕于輔具奏變賣種馬徵銀解部變之又善夫然草料各項銀兩猶然不減三年一次坐派俵馬數足本縣原非產馬之地而大戶賣馬府縣驗勘業已煩費至間開千里水草不服又以羸瘦乍回蕩產傾家莫此為甚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三

天長起運秋糧原額一千一百餘石因自國初以來例該運軍依期將船就本縣城河民倉交兌在彼則為順行在此則無枉道兩得便宜乃至嘉靖年間管運官軍需索常例不遂乃徑往淮安行文坐搜而縣官無力遂令裝米赴淮運船夫盤纏浩大時當沍寒鑿冰而進一遇風波事猶不保幸而抵淮則刁難百端故收糧之時不得不重取於納戶則加二加三又何怪哉此為天長民之大患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四

宿州志 宿之諸河惟淮河為大巨艦恒轉集馬東流
 至靈壁北境則謂之沙河以其通于宿遷大河故以為小
 滄河至靈壁之固鎮其流始大亦可通巨舟餘俱漲涸
 不常而靈壁之汴泥懈波則人非塞過半惟可以瀉湖水
 耳宿之諸湖亦多淤而為地軍民雜耕有年天然濬則
 無收故未盡徵其賦自淮河至滄河南北相去五十餘里
 運糧二溝界其甲因故道而開濬之則二河并稱可抵
 州城宿之軍民欲學是役者眾以用力少而為利多也然
 謂雖水注溢恐有溢城之虞故當爭者未敢主張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五

寧國府志 明興二百餘祀稅法凡三變焉初一日額稅次二曰勸征次三曰
 火均火四曰條編

額稅之法凡四一曰歲賦二曰歲貢三曰歲役四曰歲費
 歲賦之目三曰夏稅曰秋糧曰馬草 夏稅麥 凡夏稅起存並以銀折每麥
 一石折銀四錢惟國子監用本色故托麥重 秋糧米 洪武初寧國與應天
 諸郡 高皇帝連念存如蓋獨民田租復其世 惟宋元以來沒入官田稍徵
 其半故夏麥秋糧並賦諸官田以其起存皆本色故耗米差多 馬草 民田
 糧麥既免稍取總括之意賦其葉禾 每田一畝科草三束京庫折以銀太平以
 米定場用本色注四
 歲貢之目十有二曰物料曰野味曰鹽課曰稅課曰魚課曰稅絲曰雪梨曰木
 瓜曰芽茶曰官瓶曰黃連曰椒皮 物料十三 銀硃 黃蠟 蜂蜜 肥豬
 肥鷄 藥味藥材 鹿皮 烏梅 箭枝 掃帚 曆日紙 活鹿 凡額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六

歲有常數而部又不時坐派府常酌本年徵數轉派六縣又有山羊松木黑鉛
 金箔備竹絲線綾紬脩理家伙等料皆屬增添或間數歲一徵云注五 右物料本
 非方物殊重任土之義却責辦於郡 歛財於民其法取閩郡之丁與田而籍
 之別為十歲一歛焉謂之軍需一物料坐派既有贏縮官吏科率或生軒輊
 徵收起存又分緩急于是吏書收頭之弊日滋而侵欺逋負無所分矣嘉靖中
 通判李默常建議定為每歲審徵之期尋亦廢格 野味十一 天鷲 鴉鵂
 斑鳩 兔 鴈 野雞 雉 鷓鴣 麂 活鹿 玉面狸 凡野味非必地
 產亦惟徵銀初折以鈔 又折銀天鷲活鹿輸直于工部餘輸府庫備歲費焉
 鹽課鈔 凡鹽鈔賦諸丁口本折色中半並以銀折本色鈔每百斤折銀一
 錢七分折銀一分 洪武中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鈔額
 亦以洪武為準丁有登托不稽焉以其半輸京師餘資歲費 稅課鈔有兩稅
 鈔酒 凡稅課賦諸商賈本折色中半並以銀折之法注六 屬稅課司者輸于府

庫宣城附府有餘五縣儲之縣庫咸費取給焉 魚課銅鐵膠翎 佃場鈔
 凡魚課賦諸漁戶料與鈔並以銀折 每兩一鈔折銀八分 每兩一鈔折銀一分二
 半 鈔折銀之法所置惟首輪年司之以其半輸工部餘輸兩庫資歲費焉
 桑絲 稅絲 初桑絲賦諸蠶鄉稅絲賦諸漁戶以漁網用絲也並以銀折
 折銀八惟京庫折絹每兩一尺 但戶額以洪武為準逃絕十之七八惟取足
 於見在漁家令賠贖充數而漁戶病矣桑絲本派自應天府牛首山 籍宣城
 稅遂歸焉不屬蠶鄉不派通邑而獨累漁戶實弊政也 雪梨四十勛貢 南
 京禮部 大廟薦新以立秋後五月初雪梨除薦新外又進貢 京師嘉靖中
 巡按御史王完奏免之 附卷查得按偽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勛進 大廟薦
 新又用四十五百勛解赴禮部轉進內府分賜各衙門食用此以下奉土非奉
 也奉嘗考之會典止開南京貢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臣聞前梨其色味因與諸
 梨同也士民稱標其色名之曰雪梨實欲買虛譽以同市利 聖祖定陽金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七

在歲僅擬舉四十勛宣城進在歲擬任員可至雖多取將不為虐則寡取之我
 聖祖愛民之仁高欲得其力而不害也於時如直隸河間并山東等處亦有
 脫白等梨香美甲於天下而不以紀負其地遠民勞無益而有損故也厥後運
 卸冀北於河間等處最近亦猶宣城之於金陵又何舍近圖遠尚爾取辦於宣
 城之雪梨乎凡此舉者每二十勛計可一妻一妾之費難百錢未了也 楸松七
 葉美銀一百二十六兩官一員部之給盤燈銀三十兩圍戶四名盤燈百倍于
 官較其銀價幾十分之一耳果何益哉幸而抵京則經內官生事需索少不
 如意動輒指摘解領之失性 逮繫吏死于獄無所抵告吁以一梨之微獨因
 獲薦虞出而其流之禍至於此君門萬里其誰赴愆之哉臣思此舉專為薦
 薪而設寧神之遺莫大於得四表之惟心今以一貢而宣民疲於奔命勞民傷
 財請為思內伏望 皇上遠祖三代慎德之旨近守 祖宗仁義之法發然賜
 鳳永為期除以培我 國家仁壽之脉於億萬斯年豈非一盛德事哉奉 聖

古是南京 大廟薦新雪梨解進貢京的既過時朽敗以後不必進禮部
 知道欽此 木小歲貢禮部以額計霜降後一日進木小雪梨獨出宣城凡園
 戶共瓜梨者量復其役上三項今更賦 芽茶葉茶宣城茶戶採納 官旄十
 二兩內一十二兩五千解供真物 宣城密戶造約復役與園戶均今更賦同
 分派轉解工部五千首解南京工部宣城密戶造約復役與園戶均今更賦同
 黃連二十勛解禮部太平縣採納 緞疋 初本府織染局自行織造後不
 如法貿易以充局廢舊有織匠絡絲匠除逃絕者盡蠲其存匠戶每丁出銀四
 錢補補市買六縣農桑絲銀亦充價焉
 歲後之日五日均徭曰民兵曰夫馬曰驛傳曰學牧 均徭 南京直堂皂隸
 府縣祇候馬夫儒學齋膳夫進未夫部糧夫解緞夫皆謂之銀差府縣各官門
 子察院儒學公館祠宇書院各門子府縣皂隸快手庫子倉斗級獄隸子巡司
 弓兵橋渡夫舖兵解戶皆謂之力差初均徭十年一編當弘治以前每田一畝
 審銀二分有奇後增至五分不足乃易以五年一審九銀差無耗惟供兌解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八

費力差視難易為等有倍使什伯者至領家馬 民兵 初與江淮衛水夫並
 十年一審 當田一畝 後水夫止解民糧銀赴南京兵部散給民兵亦照均徭同
 編 夫馬 凡夫馬取諸見年里甲以備過賓將送之役前時里出長夫短夫
 名一名凡五里馬一匹比歲以丁田編審夫踰數百馬則三里一疋數增而用
 猶不足蓋驛使交馳輻輳繁雲江行迂險趨捷陸程邑當孔道夫其能不為民
 勞乎 驛傳 歲解南京兵部給江淮衛馬夫工食 會同館馬頭工食草料
 江東驛馬頭工食 龍江遞運所水夫工食 代給高淳縣驛傳銀 右驛
 傳本協濟諸驛遞以本府初為僻且簡爾今過客百倍于昔而協濟他驛所如
 故甚亡謂已即舊有宛陵驛編有水夫工食今驛廢夫棄一切取辦宣城代高
 淳驛傳馬政惟南陵以養馬不與焉 學牧 南陵舊牧種馬七百五十疋
 現馬一百五 凡牧法地馬十疋騾馬四十疋為一羣置長一人每馬一匹
 牝用十五丁壯用十丁不足則以田擬之南陵歲課駒二百疋存否學育不

問也。正德以後並收折色歲徵銀三千七百兩。壯馬一匹銀三兩八錢，種馬倒死賠償不恤，重為民困。嘉靖四十三年，上用言者議下兵部行府下縣知縣，部永春將學生馬六百八十七匹變價解部，計銀八十二兩。隆慶二年奉恩例變賣種馬三十一匹，解價三百一十兩，止存收馬三十二匹，第收養之勞仍輸備用之數，然視昔羣長科派印烙供應倒死賠償諸費則少紓矣。

歲費之日十有二，曰諸司供用，曰春秋祭祀，曰鄉飲酒禮，曰科貢盤纏，曰運船料價，曰解扛脚價，曰江海兵防，曰孤老衣薪，曰里甲供應，曰春牛批符，曰決囚公費，曰器物索衣。諸費宣城以附郭費繁諸縣大約相準，公務為供饋過客而設，并縣中雜費亦取給焉。本取諸見年里甲常視縣令昏明清濁以為所費之贏縮，協濟本非額派嘉靖未倭寇三吳海防告警軍門權派以資兵用遂為歲額。

右即之額程止於此矣。行之百年無大因革，成化中通判陳紀始因官糧多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九

即秋糧本賦諸官田而官田又多在議將六縣民田每畝徵一升以蘇官田并辦成化中永興相和秋糧多通議將六縣民田每畝徵一升以蘇官田內將官田之謂之勸米嗣是遂為常額民田無糧而有糧此為賦法之一變。

洪武初官租雖減半徵收而耗米實重每石加耗六斗六升。當時糧長利之後任事者稽核減耗民不受益而糧長困矣。議者每欲扣減諸耗盡免勸米以復祖宗全免民田之誣嘉靖初南寧旌太四縣免盡惟宣涇勸米尚存故通判李默議申免之卒未果行。

初官田糧重民間白佃以輸公賦而已久之貧人貧價改則以利鬻富者得業草券以就輕加以豪家隱漏胥吏詭詐馴致兼併者安享膏腴逋逃者哀鳴中澤稅糧虧額里甲包賠總書志其神效糧長困之困累矣。嘉靖壬子知府劉起宗議崇穀田之令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強者田必有賦貧而弱者糧無虛賠誠利民蘇困之一善政也。第當時任用非人仍滋欺隱兼以官民均為一則思怨卒成二途乃高皇帝二百年湯沐餘澤地方千萬世豐邑遺思斷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無存議者不能不重惜焉。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國制凡夏麥秋糧馬草量縣設區宣城十五區南陵三區太平三區區點糧長一人卸降勘合給之徵解其貢費諸銀各以收頭大戶數人徵解如之。每歲按籍會充殊滋煩擾。事有規避亡賴者營求弊穴姦業大為國害。里甲則復苦徵日猥繁催科類棘至于夫馬徭役市人藉之以啗鄉民脂肉尤有不勝言者。隆慶壬申推官王藻遵奉臺檄立一條編法惟秋糧仍以糧長另徵夏麥馬草軍需夫馬公務而下凡以銀輸者括為一目革去已前收頭名目悉以里長經收輸縣支解杜侵盜之虞免僉點之擾。法橫索之弊絕科派之私上下之間並稱良使當世守而不易者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宣州衛屯田子粒五千三百二石五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初田為四則洪武初凡正軍人給田四十畝歲徵其半餘存自食謂之原額田一百二十頃每畝一十八石五斗。後法惟承佃不得易賣其軍舍自墾成化初奉例丈量者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五十

之起科指揮十百戶下舍餘空丁無差加米謂之改科隱漏不報丈量後清出者謂之今清。已上三則法得私相佃賣與原額不同歲徵子粒悉輸府軍儲倉出以廩軍是時任力領輸頗稱良便嘉靖中屯田御史張鑑以原額屯田多為豪強兼并銳意清理所具報失詳遂以升改今清三則法得佃買之田墾充募軍承領之數號為業撥屯田戶無限數軍多號名繼復軍民互訐進奪紛紜由是荒蕪益甚通負積多官與軍皆病矣。暗法當通變而政貴宜民也。諒哉軍衛。凡指揮並世襲凡蔭襲及軍政志報上右軍都督府以達于兵部每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廢置之名曰考選軍政一人治衛事謂之軍政掌印一人掌操練一人督屯糧謂之軍政僉事又一人巡捕一人治軍器一人領漕運謂之見任管軍並以選充不惟其品不與此者謂之帶俸差操歲委帶俸一人入質。凡鎮撫世襲掌衛之獄事經歷則用流官銓授于吏部使以文法吏事綱紀衛政。千戶以下並世襲一人掌印又一人僉書。

徽州府志 郡城內東南近而尊曰烏聊山一名富山有越國遷即舊址
即治舊址乃越國遷自休 自烏聊山北至于萬山稱幽奇由萬山東北
率萬安萬安遷自縣 曰斗山曰東山斗山一名七星山周縣七景如貫珠○郡之大嶽之豐
樂水自黃山績溪揚之水自龍從山南會于練溪帶郡城又休寧率水
自率山婺源浙源水自浙源山和門大共水自大共山黟橫江水自武亭
山入于歙浦同為新安江按蔡氏曰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
雖而書之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莫法所言也故今志山
惟做山海經隨東西南北之方類以志之而脈絡之所來信其所知其所
不知則闕文焉
不敢妄述也
黃山練水惟歙縣之東北近而尊曰玉屏山一名駟驪山 高皇帝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徽

五十一

徽駐蹕山椒註名 縣東二里曰問政山為歙治屏為東鎮山 縣西三十里
曰篁墩曰黃羅山篁墩一名黃墩有晉新安太守黃積丘墓黃羅山起蒼莽為
西鎮山 縣北二十里曰飛布山一名主簿山扶輿磅礴為北鎮山 北
八十里曰弱嶺富貴之水出焉嶺極高峻越國鑿道有二一通旌德一通
太平皆地阨塞北九十里曰黃藥山支發弱嶺布射之水出焉 縣西北
三十里曰靈山大小母塢之水出焉 西北一百二十八里曰黃山一名
註 點山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左挾浙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壖皆支
隴所分為歙鎮山歙峰三十有六豐樂之水出焉圖經云惟翠嶽仙人
里仙三峰為太平縣 縣南九十里曰危峰嶺支發休寧白際危峰之東方吳嶺石門之水出焉

縣東南百二十里曰剡嶺：常泥塞為越抗通衢元嘗置閘以通寇亂
歙縣大川西績溪龍從之山註九生績溪龍從山姓砂產凡六十里也揚之水至于朱砂產過周潭匯于油潭會
于布射富貴二水又南會于大小母塢豐樂三水入于練溪註十 縣西一里
註十一 梁又南注于歙浦歙名邑會休寧和縣四水同為新安江新安江自桐廬
註十二 又西靈山之山大小母塢水過百花臺匯于龍王潭南為練溪過浣沙
岸在縣南餘波溉于田畝又西黃山之山豐樂水南迤于曹院二溪過儂
人臺溢于昌塢匯于狀元潭又溢于呂塢入于練溪又東南過呂公灘註十五
車輪難善履舟唐刺史呂入于歙浦至于浙江餘波溉于田畝又東績溪
季重募工平之今為安流佛論嶺之山綿溪水東南會于鳳池入于深渡餘波溉于田畝又南深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徽

五十二

之水南逾于街口又東會于金華諸水入于浙江又北弱嶺之山富貴水
南逾于坊溪過任公鈞臺入于跳石會布射水入于練溪餘波溉于田畝
又北黃藥之山布射水南會揚之水東為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西南
篁墩之湖水南入于歙浦匯于深渡又西南休寧捎雲之嶺武洪之水過
武洪村又南會揚之水入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南苦溪之水南
會于揚之水入于新安江苦溪從揚之水下抵深渡名又南柳亭之山昌
註十八 溪水東南至于雙溪會于揚之水入于浙江以至于海餘波溉于田畝
率山率水惟休寧縣之高山北十三里近而尊曰松蘿山峰巒攢簇如列
屏障為北鎮山 縣東北二十三里曰捎雲山武洪之水出焉 縣西二

里曰靈鳥山一名鳳凰山以唐中書舍人吳華之居改名山趾方頂平為海陽縣治舊址吉陽夾溪之水經焉西四十里曰白嶽山為西鎮山中峰四起石壁五彩狀若樓臺由白嶽西北曰齊雲嶺一名齊雲嶺有勅建玄天太素宮嘉靖壬辰改巖為山至西一百六十里曰張公山一名率山界履休登高眺遠廣信南康成在指顧鄞陽浙江之水出焉山之陽水入鄞陽山之陰水入浙江昔有張公隱山棟丹因名鄞州新安志曰率字志引山海經云浙江出三都山在率東蓋此山也而鄞亦云三都山在歙縣界浙江出焉漢書地理志云浙江出歙縣南中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率山出而鄞道元注水經云浙江水出歙縣南山中北徑其縣南博山又北歷黟山又北徑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徑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蓋其詳如此然鄞道元引率山二字為率中故失浙江所發之源而直據歙縣為文取歙縣側石鼓山為驗縣側之水雖入浙江然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徽 五十三

嘗歷黟山黟山之水自別流入歙則道元蓋誤也率山之水出休寧界中者至歙縣南歙浦然後合揚之水而下而為浙江率水未至時歙縣揚之水所併支川已多勢自足以遠矣要之此郡之水皆下為浙故自歙縣言者出黟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大鄣山自婺源者出浙山故歙山與大鄣山皆有三都山及鄣山之名此其發源之著者餘小水不可勝數而唐盧潘作虛江四辨以山海經虛江亦出三都山蓋潘嘗為歙州刺史其所說亦必有據然言山陽山陰之水皆入彭蠡則未為當大抵二山之水東南流者皆下為浙江西流乃入彭蠡耳浙或作潮或作潮大義並同未大同率水辨卷曰今以休寧之水源考之最遠而大者無踰于張公山之源張公山即古率山居婺源休寧之間實為鄞陽浙江二江之大源山海經所謂三都山鄞道元所據歙南垂山中即其地也 西一百六十一里曰黃竹嶺地亦阨塞昔嘗置司以護姦宄 縣西南十里由椿樹巖上有懸巖可避風雨下有坦石可常階嶺南十五里曰靈山一名鳳凰嶺發脈點縣頂遊峰連于錦雲山石人巖蓋于響山率水吉陽之水會焉 縣西北四十一里曰石坪山厥

山中坵夾溪之水出焉 縣東十里曰萬安山一名萬歲山一名古城巖為東鎮山麓有歙州郡治海寧休寧邑治舊址 縣南八十里曰德勝嶺一名塔嶺為休寧界山實地阨塞有邑今唐侯執走洞寇蔽遮即城唐名勅正德中大南八十五里曰白際山脈發五嶺東連古歙西接遂安復敗姚源洞賊 復開化有元萬戶吳訥與胡大海戰地南一百十八里曰方源山一名黃土山一名馬金嶺支發五嶺東連白際分支雞籠方源嶺原之水出焉羅州誤分黃土方源為二山 休寧大川西張公山之山率水 江有灘三百六疏望德巖之流而東過馮村梅溪會于流口茗洲入于祁門界會于溪又高湖尖之水逾于大連小連注于汪村溪過桑園溢于彭護坑口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徽 五十四

至于海口又會于梅溪浮溪璜溪三水東入于江潭溪口會于漸溪漢書地理注曰漸水出黟南夷夷中東入海今浙嶺屬婺源而溪屬休寧古皆屬歙漢書功臣表曰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顏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縣縣南中又北會于率水匯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導流而西過饒州匯于彭蠡至于揚子江又西北石坪山之山夾源水南會于吉陽水東匯入于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又南馬金璜原之水與東白際瓊琅之水會于汶水水一名紫 過岐陽山又北會于率口水過富登釣臺入于歙浦又南方源之山璜原水一名方 山陰之水北注率山之江至于歙浦山陽之水東別為遂安西別為常山會于金華入于浙江西鹿牌之山原坑水過篁墩湖入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南當之山南當水東注于歙浦餘波既于田

畝又西五嶺之山注三十一公之山五城之水會于龍灣溪口過漁灘一名張入于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婺源浙嶺之山漸溪水東流會于率水匯于歙浦又東黟縣吉陽之山白鶴溪水東流至于斷嶺雙溪會于夾溪入于夏紋溪瑠瑠潭又東南至于屯溪入于浙江以至于海

浙源山武溪水惟婺源縣之西北近而尊曰軍營山高峻椒夷有五代屯兵營址山麓舊為西湖今成闌閘五阜起伏如布五星復類蚺蛇蟠結料繞昔稱蚺城縣治立焉 縣北六十里曰寨山阨塞可以避寇山麓夷衍是為清華舊立縣治北九十里曰鳳凰山北百里曰廬嶺北九十里曰五龍山磅礴迤邐折西曰回嶺趨即捷徑曰覺嶺覺嶺迤北二十里曰浙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徽

五十五

山一名浙嶺有戴公三嶺有電源九灣亦趨即捷徑武溪浙源之水出焉注三十九婺源諸水多入鄱陽惟浙嶺東水入浙故名浙源注四十浙源山蜿蜒曰大連山曰大廣山曰高湖山曰平莫嶺大連山險昔人避寇保聚山中大廣山一名火山婺源之水出焉平莫嶺為和縣間道北百里曰張公山一名率山扶輿磅礴脈原閩信界限休婺為北鎮山 縣東北八十里曰朗山西連回嶺趨即捷徑 縣東八十五里曰芙蓉嶺一名靈山走即險道東一百里曰大鱗嶺閩信入境茲嶺權輿地當阨阨東百十五里曰塔嶺一名德勝嶺支發大鱗水分饒浙江東諸山繇茲縷脈 縣東南七十里曰小歛山小歛之水出焉 縣西南百里曰濬源山一名遊山蜿蜒與曠梅山濬源之水出焉 婺源大

川北浙源之山浙源之水東會于休寧和黟諸水又東入屯溪又南入于歙浦導流而南為武溪水至于縣界入于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北廬源之水西別為鄱陽匯于廬山朝宗鍾山入于海廬源匯廬山以又北浙源之山益陽水一名浮 西南至于三溪村別為樂平餘波既于田畝又東斜山之山斜水南會于婺源水別為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小歛山之山小歛水西南至于鄱陽入于楊子江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屏障山之水豬于鱗溪入于鄱陽又東大鱗之山大鱗水其西流會于中平入于鄱陽其東流至于衢州過蘭溪入于浙江餘波既于田畝婺源名邑以大鱗水流入婺州故名又西嶸嶠之山曹溪源水過烏龍潭注于曹溪西入鄱陽嶸嶠山之東玉帶水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徽

五十六

西入鄱陽又西張公之山霍口大溪之水其流而西入于鄱陽又西梅源之山梅源之水東會于浙源水西入于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南濬源之山濬源之水南會于吳溪水入于樂平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北石龍之山抗溪之水南至于抗口入于彭蠡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北太廣之山婺水過石門灘石門灘在婺源水中南繞于縣治又南會于斜水入于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東石耳大鱗芙蓉之山正東之水會于中平又東北龍尾山朗山回嶺忽嶺覺嶺之山東北之水至于汪口會于正東之水又北濬源陀川洞靈西港之水會于清華武口又會東北二港之水逾于蚺蛇港同為鱗水鱗水在城北門大溪自北轉東回南逾于縣治又南會歙溪水又北會而西繞城三面凡合諸港其紋如鱗

于福陽水又南會于銅川水又北會于太白環溪二水入于彭蠡又西南
豐溪之水注于山谷會于衆流入于鄱陽至于揚子江朝宗于海

大共山大共水惟和門縣之高山東北一里近而尊曰和山扶輿蜿蜒三

面石壁 縣東五十里曰樹木嶺為東鎮山水分東西東水入于錢塘厥

灘三百六十西水入于鄱陽厥灘三百六十浙江彭蠡之水出焉 縣北

五十里曰大共山曰禾成嶺大共山為北鎮山聯接石埭大共之水出焉

禾成嶺：連太平栢溪之水出焉 縣西四十五里曰武陵嶺：極險隘

昔為險巖今為坦途唐邑令路旻西八十里曰歷山西聯石埭為西鎮山

大北港之水出焉西一百里曰赤嶺舊名血嶺刺史馮宿改西一百里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五十七

櫟根山迤連建德小北港之水出焉 和門大川東魚亭之山赤溪之水

其流而東入于屯溪注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其流而西會于大共水過

閩門灘閩門灘兩大石對峙如門極險善覆舟唐邑令路旻開斗門以平

其險人號路公溪後邑令陳甘節宋令陳通亦加疏導邑人注堽

平之別為鄱陽又北大共之山大共之水至于秀溪霄溪又北王九嶺之

東水過石際人北西源之水過和溪俱會于霄溪又北禾成嶺之水至于

栢溪俱入于彭蠡西石門山武陵之嶺東西之水其流而東過路公溪其

流而西過鱗溪會于大共水別為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西櫟根山九峰

山注六十七 注六十八 注六十九西峰山五龍池之山小北港水東會于大共水入于彭蠡餘波既于田

畝餘波既于田畝又西新安之山新安水至于小北港會西峰五龍池水

又會于大共水入于揚子江又東南梅南之山盧溪之水迤曲而流會于

大共水入于浮梁餘波既于田畝又東柳木嶺之水其流而東至于休寧

屯溪會于歙浦其流而西至于城南會于大共水入于彭蠡又北武亭鬼

嶺塔峰之山諸水會于霄溪又會大共水過靴石相公松樹三潭逾于閩

門灘會大北港水入于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東蛇坑泉玉嶺諸水至于

城南會于大共水入于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婺源張公山之水過李

源會休寧望仙巖水注于率溪又東赤橋之水至于大溪會張公山水至

于歙浦又東南王公峰之水過賜源會于大共水又大具嶺之水會裡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五十八

菴之水至于石門又會大共水入于彭蠡朝宗于海

吉陽山吉陽水惟照縣：之高山西北八里近而尊曰碧山北連孟山南

面露峰為縣鎮山西北二十里曰章山章水之水出焉 縣東南二十里

曰石門山鑿石為門下瞰溪潭沿巖鑿路以為棧閣 縣南三十五里曰

鯨亭山為南鎮山發支縷脉自柳木嶺宋時每歲江西魚船至

里曰復山一名復巖一名阜巖石壁四絕五硯二磔支發魚亭山椒有泉

可以避寇 縣北五十七里曰牛泉山為北鎮山扶輿磅礴縣邑太平支

發休寧石圻為漢任丹陽郡棧徑 縣東北十五里曰三姑山一名吉陽

山：有三峰：有瀑布為縣大源有三姑磨石吉陽之水出焉 縣西南

十里曰林歷山四面牆立山徑峻嶒瀑布懸巖有仙人棋曰佐石有東漢陳僕祖山二萬戶營址三國志曰二萬戶屯林歷山為吳將賀齊所破漢書地理志曰黔陽有林歷之山西南十八里曰武亭山聯于和門武陵之水出焉 黔縣大川西南武亭之山橫江之水東會于章水過魚亭入于休寧屯溪至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北章山之山章水東南注于縣界又東南會于橫江水入于歙浦餘波溉于田畝又北牛泉之山牛泉之水逾石鼓山麓東南會于吉陽水注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北吉陽之山吉陽之水東過于墮潭又東至于白茅渡會橫江水同為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南魚亭之山魚亭水東至于魚亭口會吉陽橫江二水又東會于休寧率水入于新安江以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徽

五十九

于海

龍巖山揚之水惟績溪縣之高山東五里近而尊曰石照山陰崖翠壁石壁明瑩獵人毛髮有白水泉東五十里曰績溪嶺為浙界東六十里曰大鄣山一名鄣山一名玉山注七十五勢匹終南惟配太白為邑鎮山其中嘗產銀鉛注七十四今先秦置郡名因于茲山海經注曰鄣山今在新安歙縣東浙江出其邊絕祥符經云即鄣山鄣山鄣山或作鄣野王以為今永康縉雲山或以為縉雲山而縉源靈巖三洞亦以當之惟此山有鄣名而虛縉又以丹陽即舊名鄣即者由此又與故鄣亦不遠鄣有平去二聲此山直去縉山按縉山大鄣二山均為新安大鄣山相連有湖田山浙江即山：海經分為海內東南二經始不可曉 縣東北二十九里曰龍巖之水出焉東八十里曰暹：嶽為通杭小徑 縣東北二十九里曰龍巖山：稱險阨一夫守關千人氣縮昔嘗立寨東北八十餘里曰借溪山東

接寧國西連龍巖登水出焉注七十七縣西北十里曰徽嶺山一名羣嶺山一名大火山西北相連新嶺之山東接僊人之巖南絡大鄣之山水源有二陽水別為歙浦陰水別為旌德西北三十里曰新嶺稱阨塞宜立關鎮以遏寇盜舊有補舍正統西北四十里曰蘆山錢塘揚子二江之水出焉西北四十五里曰古塘山一名葛蘿山聯絡植蒿二山界限旌德西北五十三里曰高山乃山之首聯黃石坑乃山之尾蟠古塘山界分旌德 縣北二十里曰徽山徽水之水出焉 縣西三十里曰界坑山界限歙績西五十里曰大會山為西鎮山晴登山楸遠眺三州三州宣池太平績溪大川北黃葉山之山常水南會于揚之水又南匯于練溪注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徽

六十

又北植山之水西注于黃石坑別為旌德入于蕪湖又北龍巖之山揚之水西南入于臨溪會于大鄣山水迴流水迴流水在縣南自西流轉又會歙西歙北諸水入于歙浦入于浙江乃龍巖之山陽水連叢山閩過寧國橫溪注于徽溪入于蕪湖又東北借溪之山登水南會揚之水入于練溪餘波溉于田畝又龍巖之山揚溪水南流而東受乳溪水東流而南受徽溪水會縣南鄉諸水入于歙界離而復合于績溪績溪在縣東其水離又北大坑之凹乳溪之水過臨溪入于練溪應溪石在縣北三里溪岸上溪結其旁以守又南登嶺之山登源水西流過臨溪橋又西流入于歙界會之縣名取此注七十八 縣東北二十九里曰龍巖之水出焉東八十里曰暹：嶽為通杭小徑 縣東北二十九里曰龍巖山：稱險阨一夫守關千人氣縮昔嘗立寨東北八十餘里曰借溪山東

界注于歙浦又西北徽嶺之山微水陰水注于旌川陽水過來蘇漫南入于績溪過脩仁鄉又南入于常溪又西會于清溪注于績溪至于新安江朝宗于海

形勝 徽之為郡在山嶺川谷崎嶇之中王荆公碑 孫抗墓東有大鄣之固西有

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阨即山為城因谿為障蘇州府志三

面距江太平興國自睦至歙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僅通單東方臘之亂

兩崖駐兵下瞰平路雖浮游可數賊亦不敢犯焉見府志拾遺水之東入

浙江者三百六十灘水之西入鄱陽者亦三百六十灘石之林立勢之斗

下錢融堂歙之為邑東有昱嶺之固西有黃率之塞南有陝口之險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徽

六十一

有弱嶺之阨陝口歙睦要津溯流而上懸灘復石九十餘里唐白雲序浦

口嵌巖峭峙兩港合流僻處一隅此如保障唐白雲碑浦歙居山間無大

波澤其溪流秋冬清淺春夏潦水則深離鄂州新休寧之為邑東有古

城巖之固西有黃竹嶺之塞南有白際山之險北有石圻山之阨高山峻

川長林沃野民居之稠物產之夥見程熙新安莫諸郡之中而休寧居諸

邑之中山水為奇魏一麟記婺源之為邑東有五嶺之固西有梅

源山之塞南有大衝山之險北有田嶺石門之阨窮僻斗入重山復嶺百

年以來異材間出朱子改勝初門之為邑東有柳木嶺之固西有歷山

之塞南有梅南山之險北有大共山之阨重岡列岫四外繚繞黃國瑞記

對峙巨石夾以峻流以閘門之地為控扼之方張理碑 吳仁敷廟黟之邑東

有石門之固西有頂遊峰之塞南有魚亭山之險北有牛泉山之阨自墨

嶺兩石對峙如蜀劍門地利坡隴左采盤谷右浚呂左史送 程德章序績溪之為

邑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大焚山之塞南有石照山之險北有叢山閣之

阨境界宜微叢巖復嶺四顧渺然摩士程敏 故 記曹凌橋又當宣歙之交尤為阨塞

險絕程敏南送 楊主簿

風俗 郡有三俗附郭為歙之西接休之東其俗富厚備於禮身安逆

樂而心矜勢能之榮操其奇贏以相誇訕然其人貌良而衣造整齊緣飾

文雅為獨勝焉白嶽山而上此休西鄉也其西為祁其西南為婺俗好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徽

六十二

而矜議論柔弱纖音歸本比者稍增飾矣然操什一之術不如東南以

習儉約致其蓄積休之北為黟地小人寒織儉大類祁婺矣益甚焉頗

有稼穡之業質木少文有古之遺風高聊山之北為歙之南東二鄉及績

邑也其俗均於黟而縉紳之士過之 六邑之語不能相通非若吳人其

方音大氏相類也 郡之地隘斗絕在其中厥土辟剛而不化高水湍悍

少澗蓄地寡澤而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驟雨過山漲暴出其巽

塚之苗又蕩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壑為田層累而上指至十餘級不盈

一畝快牛利刻不得因其間刀耕火種其勤用地利矣自休之西而上尤

稱斗入歲收重不給半餉多仰取山谷甚至採薇芻而食暇日火耕於山

早種旅穀早則俱出板峻壁呼邪許之歌一唱十和庸次比耦而汗種以防虎狼夜則俱入持薪樵輕重相分

徽州府四境皆距塞大鄣呈嶺堆其東浙嶺五嶺峻其西大鱗白際業其南黃山武亭險其北蓋有一卒舉礮千夫沈滯一人負戟三軍莫抗云

歙縣治城墻四面依山頗稱峻絕東南百二十里有王干巡司乃呈嶺關為巡司重門南一百里有街口巡司西北百二十八里有黃山巡司北

八十里有箬嶺關寇之由睦來者警先歙街口呈嶺為正道連嶺危峻嶺為間道將謀賊出西安首由遂昌龍鼻頭至廣利休寧縣治城四門皆為通衢要地西一百六十里有黃竹嶺巡司今徙東南五十里以慶南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徽

六十三

十里有白際仰山二嶺為要餘境則守在歙婺和縣為固是休寧為五邑之中都會之區時議開化一縣西和德興南連玉山北際休寧東婺源縣治三面距河一面依山其近南距河陸水有三路通饒為尤要地東八

十里舊有大鱗巡司嚮寇之所必由為六邑要衝西八十里有太白巡司西北七十里新設嚴田巡司二地皆饒寇門戶然嚴田不如太白之要寇之自嚮來者警先歙大鱗嶺為正道白際連嶺為間道乃大鱗嶺界南三

十里為嚮黃岡又四十里為雲霧山尋流合河為尤溪口尋河合官道為華埠由華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為西安之銅山銅山背嶺山也是故華埠者益之集也尤溪口背益之高也雲霧山者益之大巢穴也昔嘗建巡司

于大鱗嶺蓋嶺為要太守何公設復大鱗嶺國初嘗設浙江按察僉事分司于婺源縣縣又設守禦千戶百戶所豈無意哉分司與所合無議復邑南七十里太白潘村有墻堡周圍五里建立三門隱然城墻防遏鄰寇

嘉靖中潘村潘氏以地和門縣治一面依山三面距河厥宜築城若擇險而守東之華橋西之夾耳嶺北之石欄杆南之潤溪口皆為要地西一百里舊有良禾巡司東五十里有柳木嶺西五十里有武亭嶺南九十里有倒塢北五十里有大共禾成二嶺寇之自饒來者警先婺源次則和門西界七里亭和門倒塢為正道廣坑舖長降嶺為別道黟縣四境峻絕易守東二十里有東文嶺西十五里有武亭嶺曰西武關南三十里有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徽

六十四

木嶺北四十里有羊棧嶺曰黟北關東南二十里有棧閣嶺頗稱天險寇之自池來者警先黟故羊棧嶺為捷道大洪嶺為別道績溪四境之險西北三十里有濠寨巡司東四十里有佛嶺關東南三十里有梅嶺關西

北二十里有聲嶺關二十里有新嶺關北三十里有叢山關寇之自宣來者警先績故叢山關新嶺為正道署嶺關為間道強兵 強兵之由于將之強也今人多云西北兵強東南兵弱乃漢高

帝用和門人梅銷伐秦入函谷關東漢馬成用黟歙兵擊李雲宗資用黟歙兵討琅瑯賊勞丙唐吐突承瓊用歙州兵討王承宗裴度用歙州兵討吳元濟南唐陶雅用歙州兵西禽饒州鍾傳南禽杭州錢鏐東執婺州沈

夏又西襲信州危仔倡乃知兵在將強將強則兵強又何憂乎勅敵哉
義兵 新安古昔梅材武或扼腕倡義或應募勤王務為高行奇節其天
性然也然耻於自薦多潛伏山谷守土者能如吳玠激厲蜀士必有如海
寧程靈洗之拒候景績溪汪華之平婺寇休寧程潛和明王壁鄭傳之扼
黃巢歛錢密符果之破金虜云

法十九 虞御史民兵疏畧曰今之軍伍即唐開元之府兵也弱亦甚矣竊謂不待
變法而可以濟弱為強者許獨有民兵其民因田而出兵間閭不知有徵
兵之擾兵自食其田官府不聞有餽兵之費所司既得以特料簡而老弱
難容後者又許其隨田更代而額數常足此制法善於也法二十 近年有司罔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六十五

舊典徒欲務為減損如宣城原編八百名既減而半矣今則一歲之中又
以四百分為兩班僅給銀四兩是則應官者不過二百而已於其中又太
半使於府縣其荷安以備非常者恒不滿百人民雖利于減銀兵實疎于
防患以時考之知必不可謂宜急復往年之數每歲給銀七兩二錢而使
皆聚于邑若民病于銀重即當下令凡戶出兵者量蠲他役以恤之兵不
可以恒聚春夏秋三時則許其分苗赴樞使盡力農畝有事召之仍令畢
集冬月則併班操習備必合數邑之兵而大閱之至於選兵之法要當責
其土著試使負重行百步外能二石者為中式不及者黜不然以強弓勁
弩連發試之百負其勇健不當較其為親丁與否也遴選既畢則登其年

親于冊書曰某也代某也自後常以二十受後六十而罷每五年則徧
加閱視而用前法汰補之如此則不惟兵收精銳而一方惡少盡入我網
羅矣兵強士銳統馭為艱故事每百人為四隊設總小甲各一人而統
於巡捕之丞法二十一 不常任或兼攝於縣令或別署以他官號令不一人心携二
粹有緩急誰能用之臣愚以為治兵之法貴簡而嚴謂宜稍倣軍制每縣
四百人以上者分為四哨三百人以下者半之哨必置總名曰哨總每哨
分為四隊必置甲名曰小甲兵統於甲統於總合諸總而約束之非
置長不可唐法兵數百人者為團其官名曰團長統領征調督率工役合
一邑之兵以聽巡捕之號令者皆團長職也團長必於出兵之家擇富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六十六

信義為鄉里所推者授之其次者為哨總應役必以親子乘舊鹿衣甲必
遙加表異取其服衆體統既定然後以時教訓法二十二 冬月則操三歇五餘時月
操二日而止操演之外而濫役者請如弘治事例坐之若夫旗幟器械
皆眾兵自給臣謂受直之兵不宜重困請量徵免編之田畝銀一分舉一
縣積之多者可得千餘金少者亦不下數百即以編審之年餘之于官而
使縣巡捕掌之稍取以治資策後有彫敗兵自治之餘銀則以葺教場鳩
勇士備不時之需
凡運動之時此捕以時中府巡捕所此捕為一轉連得請而後下
小蓋以十年之中不復廉費公帑而軍容亦得以常肅矣 疏上
大司馬以為計便領其法于諸郡

國朝歲賦之目有五：一曰夏稅，二曰秋糧，三曰農桑，四曰課程，五曰食鹽之賦。五賦之中，各有目云。

夏稅 其一為存留之麥，日有：二曰本府永豐倉麥，曰本府撥剩麥，價。其二為起運之麥，日有：四曰京庫麥，曰光祿寺麥，曰南京倉麥，曰南京內庫布麥。其三為南京承運庫收絲絹，其四為帶徽茶。

秋糧 其一為存留之米，日有：五曰本府永豐倉米，曰本府廣積庫收折銀米，曰本府儒學倉米，曰各縣儒學倉米，曰各縣存留倉米，曰本府撥剩米。其二為起運之米，日有：四曰京庫折銀米，曰供用庫米，曰麻，曰南京衛倉米，曰改解太倉銀庫米，曰改解安慶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六十七

農桑絲絹 其賦細而重，戶部課程 一曰茶株課鈔，始於洪武 二曰酒醋課鈔，始於永樂十年 三曰房屋賃鈔，始於洪武 四曰花椒課鈔，始於成化 五曰果木花利課鈔，始於成化 六曰桐油課鈔，始於成化

七曰里窪課鈔，始於成化 八曰油榨水磨課鈔，始於成化 九曰水車磨課鈔，始於成化 十曰茶引絲課鈔，始於成化 十一曰稅課司局課鈔 戶口食鹽

歲供之目有三：一曰歲辦，二曰額外坐派之供，三曰不時坐派之供。額外坐派之供，始於大故，起於永樂。運到則營造之時，有額外派辦，每年皆然。其里甲辦餉，至弘治十四年，始有不時坐派，以破寺項，其間雖外不時坐派，數多，至今以嘉靖十七年以前，尚陽地極善，所載額派里甲者，為歲辦以後，坐派丁種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六十八

為額外暫徵事已停止者，為不時之。歲辦之供，其目有三：一歲辦戶部軍需之供，其一為戶部坐派光祿寺應用，菓笋，西香，菓茶，核桃，銀香，蜂蜜，大煙，梅肉。其二為戶部坐派甲丁二庫科價，百藥，葷，酸花，二硃，槐花，烏梅，生漆，桐油，生銅，錫，水牛皮，牛筋，黃牛皮。其三為南京戶部坐派物料，黃蠟，白蠟，菓茶，牙茶。其四為南京戶部坐派供應，蜂蜜，里砂糖，銀硃。二歲辦禮部軍需之供，其一為禮部額派供應牲口，肥猪。

肥鷄肥雞 其二為南北二京糧部額辦軍材 三歲
 辦工部軍需之供 其一為工部額辦顏料 視
 花鳥梅 梔子 其二為工部額派廣運磁足 其三
 為工部額辦成造解軍子箭弦 其四為南京工部
 額定糧長勘合地 其五為南京工部額辦成造解京
 軍器 其六為新安衛成造運糧淺船
 額外坐派之供其目一 工部額外坐派之
 供 其一嘉靖三十九年工部題派四司料價 其二嘉靖
 三十二年工部題派碑料
 不時坐派之供其目有四 一戶部不時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六十九

派之供 其一嘉靖三十九年戶部坐派防虜軍餉
 其二嘉靖三十九年戶部坐派協濟江防軍餉 其三嘉
 靖四十二年戶部坐派協濟海防軍餉 二工部不時
 坐派之供 其一工部坐派成碑 其二南京工部坐
 派青蓋竹青貓竹黃席 其三工部坐派成造龍衣
 自正德三年始半三二年一派 其四工部坐派木板正
 德十年營建乾清 卽寧宮嘉靖二年營建仁壽宮
 三十六年營建 大朝門殿凡有大工則派 其五嘉靖
 三十九年工部坐派四連工料 其六嘉靖四十年工
 部坐派冠項儀仗物件 其七嘉靖四十一年南京工

部坐派生漆桐油等料 三撫院不時坐派協濟
 他郡之供 其一嘉靖四十年協濟池安二府迎接皇
 土之國 其二嘉靖四十四年協濟池安二府迎接皇
 土之國 四撫院不時坐派備邊之供 嘉靖三
 十四年撫院周 牌行本府將三十五年應編均徭人戶
 提編一年不分銀力差程係編銀而解貯松江府聽
 候軍前備倭之用
 整源志載萬曆二十九年坐派包納礦銀若干至三
 十三年止 四十七年加派遠餉若干 嘉靖中南北
 多故工不繁興成賦軍需之外多不時料派自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七十

部四司載為字類錄派出不時者事已停罷令行一
 條編注一切軍需四司總稱物料如新例採礦採
 不諸色徭系四不時道舊典也
 歲用之目有七 一曰俸廩 俸秋種 二曰祭祀
 三曰御飲 以上係均 四曰收恤 俸秋種均 五
 曰公費 派里甲該年丁糧 六曰供應 出里甲該
 七曰樂育 原該院 四出該
 歲役之目有八 一曰均徭之役 二曰里甲
 值月之役 三曰新定糧長之役 四曰新
 定收頭之役 五曰解戶之役 六曰軍戶

之役七曰匠戶之役八曰獵戶之役

藝源志論曰予稽全甲何其額外之目終一也雜稅至于熙寧十九年蓋均輸手實之法師善孔之政習而愈多愈甚相襲之久視如故常即蓋臣諒園按籍而取之曰歷代定額固然年一邑里蕭條元之叩心惟在上之人加意致

徽州府夏稅派納南京承運庫絲折生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一丈一尺四寸按弘治壬戌志載 國初乙巳年歙縣夏麥比附元額虧欠正耗脚麥九千七百餘石今將本縣輕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徽

七十一

十六頃每畝科錢四錢補納元虧麥數此舊志之說也見有甲辰乙巳二年增減步數可考及賾大明會典徽州府南京承運庫人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厘二毫與舊志之說異焉據會典則徵之絹為人丁絲絹非補麥絹也且順天八府俱派有人丁絲絹據舊志則缺之絲絹為補甲辰舊額元虧步數當為虧步即宜科麥補之不應以絲絹折補也且歙既已科正麥矣不宜加重如是則絲絹非歙產安得全所產之物而責有於歙耶歙今虧步九千七百餘石以今官則

准之每石銀三錢約銀三千餘兩而已乃補八千七百七十九疋之絹一疋銀七錢總銀六千兩有奇多寡之數遠不相若司 國計者不宜有是式也今歙之夏稅與秋糧相等歙民之不乏以矣成化間歙民訴官曰則重即蒙裁減有能緣此例以上聞未悉不蒙裁減之惠也敬請會典舊志參以鄙見若予為以俟後之觀者稽焉

萬曆四年歙民帥嘉謨具一奏 大明會典內開載徽州府人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厘二毫連 年戶部劄合運典劄府始前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徽

七十一

徵解既無專派歙縣字樣亦且免科五縣文移歙民柱代五縣體納事下撫按議以絲絹一節相沿已久遞難更變合于歙縣各項均平之內減銀三千三百兩以派五縣則歙縣雖未減于偏累之絲絹而已減于歲辦之均平五縣雖量加于可增之均平而實未減于二百年之絲絹戶部尚書殷正茂歙人也覆議以人丁絲絹此六縣之所苦爭者歲徵雜派則六縣之所相安者與其抽減于兩安之中而無以杜將來之虞孰若即此抽減之數以飽百年不絕之爭而六縣雜派仍始

舊徵派別其名尤正其言尤顯其事尤易而彼以
 心先服矣得 昔以人丁絲絹三千三百兩派
 五縣而整源休寧相經聚民鳴金擊鼓幾
 成大變極按不得已行令即嘉謀究問以謝五
 縣而後應得整休二縣之膏者擬辟于星
 絲絹仍歸歙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七十三

徽州志 新編較記取礦之善 凡取礦先認地脈
 質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數丈遠或至一里礦盡又穿他
 穴凡入穴七種于神或不幸而覆壓者有之既得礦必先
 意煉然後入爐礦者有者上礦者取鈔沙者煉土者石
 各有其任蓋在者換約四五人若取礦之夫造炭之夫又
 不止是故一礦之製厥費之重或礦既起而凡路不通不
 可鑿汝或凡路不通而鑿汝不成未免重起其難以此所以
 不無以償所費也
 造紙之法車十分剉得六分凍漉漉灰食其汁
 之以白為度漉灰下鏊中煮至糜爛復入清水漉一日揀
 去烏丁並眼又從而食之待極細熟盛以布囊又于深
 溪用輻輳推漉淨入槽乃取羊桃藤搗細別用
 水桶浸按名曰滑水倘槽間與白皮相和攪打勻細
 用簾抄成張矜經密乾於焙壁張攤刷然後截出
 其為不易如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七十四

論曰：微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獨宜菽麥紅蝦，不
宜稻粱，壯夫健牛，田不過數畝，糞壅，播種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
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
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轉他郡，粟給老幼，自桐江自饒河
自宣池者，艦相接，有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齒日益，廬舍墳墓不毛之
地，日多，山峭水激，濱河被衝，壟者即廢為沙，積不復成田，以故中家而下
皆無田可業，微人多商賈，蓋其勢然也，其人並省，當為生無兼歲之積，俸
遇小災，便大窘，故由唐以前，貢賦率輕，下唐世，欽州賦不過麻苧兩稅法
莫可考，自陶雅刺郡，兩稅之外，別起三色雜錢，又以益博軍衫布，而此州
之賦，遂重於天下，自吳楊及南唐李氏，皆偏據一隅，軍興上供，費不貲，故
征歛無制，宋興，蠲正方鎮稅外，多取之弊，令甲江東稅絹重十二兩，獨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七十五

州只十兩，為定，惟雜錢及軍衫布未蠲，紹興中，守臣章僅力言請減，乾道
中，知州卿乞將雜錢折絹減半，然南渡仰給，惟江淮諸郡，酒課茶稅重甚，
真德秀奏，甫彭方嘗以為言，元賦以田起，稅錢科稅，糧後以絲綿實，非
土產折納，輕賈賦，雖不加於宋，而額外有金織之課，民甚病之，國朝稽
古定制，貢賦皆有常額，而額外無名之徵，及諸權場一舉，革罷，永樂遷都
時，始有軍需之派，遂歲為常額，其後稍：額外增加，嘉靖以來，又益以不
時之派，一歲之中，徵求亟至，其弊孔之開，由一、二大賈積貲于外，有殷富
名，致使部曹監司議賦視他郡，征：加重其實，商賈雖餘貲多，不置田業
田業乃在農民，賦繁後，重商人有稅，糧者尚能支之，農民曠苦矣。

歛志風土論 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蓋其隆矣，于時家給
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媾
依時，閭閻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蓬，城獲服勞，比隣敦睦，誠哉一時之三
代之也，豈特宋太平，唐貞觀，漢文景哉，詐偽未萌，許爭未起，芬華未染，靡汰
未臻，此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
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資交授，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
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于是詐偽萌矣，許爭起
矣，芬華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迨至嘉靖末，隆
慶間，則尤異矣，未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
辟易，資爰有僑產，自無恒質，易紛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牟于是
詐偽有鬼域矣，許爭有戈矛矣，芬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九冊 鳳寧徵

七十六

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迄今三十餘年，則變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
人而九，貧者既不能敵富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貧婪，罔
極，骨肉相殘，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則隱影
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兼陵矣，丘壑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
前之時也，嗟夫，後有來日，則惟一陽之復，安得立政，閉關商旅不行，安靜
以養微陽哉。

娶邑五年一保十年一役後改為均平均平者見後里甲賦錢於官給一
歲用也既輸此甲首歸農里長在官專事追徵勾攝其法自隆慶三年巡
撫都院海 奏行一條編例始歲用分為四款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之
常也二曰類辦謂二三年一用者也三曰雜辦謂儲用無常待不時之需
也四曰雜役謂併力差於銀悉從額募者也其銀則徵收貯庫臨期支
給云

兵防論 夫徵在萬山間緣延峻峻較之平原廣野防禦宜易然當宜
睦衝饒池陽之中界聯三省山冠竊發數百為群土人聚族而居不習兵
業一聞小警挈家逃避近邑者避城郭遠邑者避山谷所遭焚掠亦甚慘
矣乃其從入之道大要可觀由宣來者警先績次則歛之北界故叢山間
新嶺關為正道若嶺關為間道由睦來者警先歛次則休之南界故街口
司昱嶺為正道連嶺白際嶺為間道由衢來者警先歛次則休之南界故
大嶺嶺小歛山為正道連嶺白際嶺為間道由池來者警先歛次則和之北
界故羊棧嶺為正道大共嶺為間道由饒來者警先歛次則和之西界故
娶之七里亭為正道梅林舖長降嶺平莫嶺莒徑為間道和之側塢為正
道然此亦大較言之若論緩急其重惟婺源米夫婺源當浙江之衝為一
郡藩蔽今縣東大嶺嶺界南三十里為衢黃岡又四十里為雲霧山尋流

合河為尤溪口尋河合官路為華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為西安之銅山銅
山者銅礦山也合金衢嚴慶紹徽荷戈採鑿常數千歲久脉枯礦幾為竭
亡命之徒不足以糊其口乃始集華埠為盜故銅山之禍機潛而勢緩猶
蓄毒也華埠當通道有市店逆流由馬金渡休及歛順捷通衢金會徽之
水路於嚴州陸橫出德興過玉山岐多而難緝盜恒出沒於是故華埠者
盜之集也尤溪口塞羣山之隘多坊店之居盜於是泄有而通無交通之
久坊店利其有而間為之居傳故尤溪口者盜之窩也雲霧山當萬山之
會外品而中竹蓬居之民不下二百餘家據溪鳥道連絡諸郡故盜恒據
之始則山客與盜猶相枝忌既而通貨賄紳婦人更相與為奸利而羣居
之失故雲霧山者盜之巢穴也黃岡山容通大嶺嶺盜之行劫於大嶺嶺
者率先日居之晨趨行劫暮轉宿於黃岡次日乃得散去故黃岡者盜之

停驛也諸皆環娶而近娶尚可得而安乎娶不得安則歛休之守不固而
事愈可憂矣至於郡邑卒伍之制則猶有可議焉國初之郡止以衛所
之軍拱保障迄成化間大司馬馬文昇始因衛兵耗脆更置民兵而衛兵
幾為虛設既而民兵亦散嘉靖乙未御史虞公因宣事復加區處奏請行
之可謂實矣尚無明效何也此間族黨之法廢一切支吾皆苟道也試以
今事明之羣盜之興非盡異耶要必內蠹先為之地內蠹窺伺已熟乃始
勾引外賊此非周法之廢民無職業之明驗歟遠恃衛兵則請調遲閣無
以急民患近賴民兵則遷延避無以摧敵鋒兵民既分情勢之趨固如
此也宜倣王文成十家牌法行之庶乎盜可弭而民可安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風寧徵

七十九

淮 備 錄

淮南水利考

禹貢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注曰順流而下曰沿。江入海而入淮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楫始通也丘文莊公云此則禹時已有海運矣愚按常鎮淮揚金陵皆有邗溝與江淮原自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吳開揚城下取其直爾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運而堙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永樂間以漕運而復之以後覘前則春秋時以無貢而塞吳因取齊而開之非創開於吳也以水道觀之六合儀真瓜洲白塔河皆可達淮設使禹果運海不過出狼山收料角不半日即入邗洪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邪

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注疏亦如此愚按禹之專川距海先障於上流而世只以為疏下流也

舜典曰咨禹汝平水土愚按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從下而泥鳥不能赴於海爾禹陂下而穿高所以奏平成之績也史記以沿江海之沿作均師古曰均平也宋史用水工準法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河之法蓋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淮揚漕渠為尤切要云楚而平之淮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於江淮海運之地高於河湖平江之法以是為則

益稷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注云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宋人分河則濬川距畎澮矣史氏謂其竭天下之力以治河而無益我朝為堰障距川以之海正以防其距畎澮而傷漕農也禹九州原有川禹但決其壅耳非宋人之平地穿渠也

竟為伊耆氏記曰伊耆氏始為錯有曰防者後世隄堰之始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鯀之功惟障而已障即防也禹貢曰九澤既陂亦防也防固竟之法也使鯀之障非竟之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禡矣寧俟九年邪故竟之防鯀之障禹之陂所以成疏之功者蓋夔稷諸聖人論也審矣何平當以為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亦曰隄防之作起於戰國無稽如此曷足道哉

按禹之疏多在河間鯀之障開封為多相去千里假令開封浸而無障必俟河間之疏以入海淹以旬月則開封之民溺死久矣今查隄之用以裨漕溉田者列于後云

崔學士治河通考所載黃河北行障水之隄

自滎陽至千乘千乘今濰州乃古千乘郡而金隄在大石府之清豐南與二縣界內千餘里名曰金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又名古隄歷代修築以禦河患

自河內北至滎陽滎陽今大名二府有縣為石隄

自汲縣滎隄東接昨城滑縣西接新州復黃東南接延津名曰護河隄亦曰漢隄

宋史河渠志所載高時黃河障水之隄

伯高古隄在大任今滑縣南足

雄掌科奏築今黃河南行障水之隄有關於滑河者列於後云

黃河南岸舊隄自開封府境至蘭陽縣趙皮寨止趙皮寨東經下家道以至秦城凡五百里蓋未有限相應築接舊隄以絕南射蕭楊虞城之路

黃河北岸古長隄起自修武縣西界東至沛縣塞于頭其自定于頭

至秦城七十里無隄相應築接古長隄以遏北犯豐沛之衝
自河南至山東之曹萊俱有長隄以禦河患

右據中土之障河必用隄則淮南之必用高加堰西長隄以禦
河淮也不待言夫知中土之溉田徐濟之護漕河必用隄堰陂
礮則知淮揚之必用之以漕以溉也不待言夫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又曰夫防止水之所由來也
又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由孔子之言
而觀之則水之不可無防也尚矣孟子曰高抑洪水夫抑
裁也止也固孔門之法也

禹有疏有防平當費諫不疏不防漢武防而不疏宋人
防日防疏日疏惟漢王景有塢流法塢當作堰周禮
作堰一作堰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

隄千里高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礪直截溝澗防遏衝要
疏决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
所以東漢及唐無大水災我朝陳平江之治淮揚
運河不止法景又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宋柳廷俊諸人之法
續而功也

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尋諸高者但據不揚之山川而求之可
也禹貢九河在兗入海在冀文互備也漢王橫求九河於冀而不得
遂以為皆淪於海夫淪海者必瀕海九河不瀕海何以淪焉使皆淪
則河從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猶有患則橫之言不然矣今據九
河之道而言之其三在濟南曰南津者漢志曰南縣自高河經南城
平原由德平東入於海鈞盤者漢盤縣也與獻縣隣由德州入海焉

頰者與東光縣隣自濟陽合高河以入海北三河各一枝非黃河之
所分也其六在河間曰太史者在南皮縣北簡潔在南皮縣南徒駭
在德州廢青池縣扶蘇在景州東光縣覆釜在慶雲縣此五河亦各
一枝與黃河為六同入於海黃濟南河間之地在而淪海之說行何
哉

禹貢導淮會于泗沂入於海泗沂會處今清口也水經淮水至于廣
陵淮浦縣入于海淮浦亦清口也若以泗沂在山東廣陵在揚州豈
不誤哉大抵禹貢所指入海之路皆寬則大徑碩石亦必如泗沂淮
浦之遠九河入海二口在濟南一口在河間三口同是逆河潮汐至
推河倒流退則河推潮汐而出彼此相迎也九河多湮禹始通之入
于遂河江淮與海亦相迎不曰逆江逆淮者非禹導也余所言非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

字間如余所言則河淮之道明而水治如舊云三則其道迷而水不
治

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邳溝水經曰淮陰縣有邳江東北通射陽西北至
末口舊志云邳江在清河治東一十里龜山鎮後入淮所謂末口也齊
書謂之官瀆一統志云隋大業間開邳江自淮陰山陽至於揚子江謂
之官河唐宋以來利於轉輸我朝侍郎王恕作漕運志始專以運河
名之宋殷鑄等議因舟渡北神堰外至末口有山陽灣之險乃開裏河
由淮陰至末口通鑑注云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夫產於此五堰
者蓋淮水底低溝水底高恐其泄也舟行渡堰入淮今新城洪武初
洪武初北
辰坊北神文作有北開亦為末口其堰則今五壩西長隄皆曰夫差之
意而置者南此對境國曰淮陰縣北距淮五十里此水經所指之淮陰
也末口在此宋志云淮陰縣在唐蓋卷今清江浦也殷鑄所

指之淮陰也。運河由此以出，不與開河為取齊也。淮北為齊地，故由此口為兵東北口為奇，或謂木口在江都通六合，不能通淮，且非取道也。

漢宣帝地節元年，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封田予貧民。按志，射陂即射陽也。陂塘也，對茨菰也。塘田可耕，茨菰可饗，山陽之利也。凡山陽之水西流者，由阜陵湖入淮，湖水盛則由青州高良二澗，循三汜河入洪澤，白馬諸湖中，閘管家湖，運河由菊花溝十字亭，溝灌溝，辛店溝，平河溪，涇河，故城河，壽河，入射陽湖，射陽湖自南而北，折而東，而北，又折而西，為淮西而南，而復北，而東，如此，屈曲回旋，凡濱湖之馬邏港，大倉浦等數十水，水名具矣。四面奔趨，皆會于射陽湖，由故晉口至喻口廟灣口，以入于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碓以入海者，不常也。其建義港，蘆溝浦，則向北以入淮，蘆城之東，其水由海浦伍佑新興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五

入于海，不與內水通。西南之水，若小海大縱湖，馬鞍湖，魚鱗湖，得勝湖，及官河，鹽河，蘆溝，河界河，東界河，汶河，東塘河，西塘河，舊運河，新運河，與新楊浦，侍其水，皆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里，口入于海。石碓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石碓諸水不能至石碓口，地高射陽湖水小，亦不能至。其間閘門塘橋，新河，廟洋，麻港，諸小渠，開通亦可以助之流。官河運河，皆運鹽河也。今於沮水不至石碓，界河者，與興化分界之河也。興化之水，其半由鹽城，界輸于石碓，其半由高郵入鹽城。若高郵之水，道不通，則興化浸射陽湖之利害，在甯應者，與山陽頗同。以南無恙，故畧之。又按漢志云，射陽者，射水之陽，縣治在郡城西。若今之高加堰，西長隄，漕河，塘皆陂也。陂成，故可溉，可漕。若射陽湖，則不可陂，縱有陂，而上流之隄，堰壞，陂亦無恙。故陂於山陽，為用最急。今山

陽之民，不講陂而日惟市井刀錐之競，無百年之家，愚不知其說。及觀韓信傳云，信不能為商賈，又不能推擇為吏，則山陽之民，貧由不為農。太史公已灼知之矣。

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為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塘。按史登有威名，性無文武，其所築塘，止於真州。凡淮揚之塘，塘必皆其遺惠也。淮陰舊志云，宋楚州司戶李孟傳，加葺境內徐公塘，美宋紹興九年，錢冲之所修。陳公塘有灌漑之利，則楚州境內亦有陳塘。李孟傳為之記，則在真州者也。考之地勢，西高而東下，壽在西，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公之為塘，自壽而未不止一重水，有畜洩高卑，皆得其利。三國兵爭空江淮之地，而不居吳，始經營揚州之田，魏復搜而取之。晉祖遼荀羨，謝玄圖，取中原，俱屯淮陰。謝安牧揚州，與召伯埭，以屯以漕，隋之平陳，乃開山陽，瀆以備巡，宋而隄以御，名唐因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六

于隋，李吉甫，孟修塘以通運。李承築堰于山陽，專以溉田，捍海。山陽東有長豐，周之有事，江南亦開老灌河，而南唐方為白水營田，阻於多議，宋取南唐，定用其策，富漕之利，較昔為詳。我朝漕艘，益英軍屯民田，咸有資於水利。大抵隄堰塘壩，開涇函之置，悉李之平江，而平江集古人之大成也。白水塘在今山陽，甯應時始之，魏鄧艾築此，灌田儲粟，晉亦於此也。因以為中原之圖。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水，稍建留船，付蔣濟，而先馳去，濟鑿地為四五道，縱船令聚，豫作土塍，斷湖水，引船一時，過入淮中，乃得還。帝至洛陽，謂濟曰，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美惡，按土塍一作土塍，一作土地，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若今之為塍隄，過

湖水全聚以通船也分半燒船謂不得全船入淮將燒其半也宋曰山陽本射陽地晉義熙置郡及縣因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山陽津者在郡城之西即山陽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湖蓋魏時船行於郡城之西其時水淺故濟於湖中為土脈聚水以行舟雖一時之法而後人堰湖以通運舟始其意也

運道運京唐湖而北穿河行舟過白馬湖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之津湖板橋開穿河行舟至清口入淮地名請者一易知其古地名前後各條其有緣津湖多風險宋人於湖中心築土隄至天順間易以石名曰新路舟行舟泊安穩如堂奧不覺其為湖而直謂之運河矣其隄間有數閘平時不令河水入湖湖時則扒湖入河蓋自揚至淮皆資湖以濟運而清口以南數十里最忌河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七

帶泥沙以入故為五閘以防之猶有淺淤穿洶不免但運河乃國家大計而獨役山陽之夫所謂行天者日點月調不勝其苦倡為由開之說故河淮以入內以苟一日之安久之水去沙溲河底反高於平地蓋費挑濬之力而自苦也夫抵運河惟淺濬為患魏之土豚宋之車畝近時之牛橐車畝詳後牛橐以牛挽舟也蓋水涸人疲而以牛代人也嘉靖初年用之既而極地引湖乃已運舟日行尺寸考之洪武永樂天順屢濬皆調江南之夫正德嘉靖以來皆調山東河南江北夫每次濬一次輒通利數十年今久不大濬自清口至寶應數有淺濶迄今不濬將恐寔滅宜用漢人之法不必多調各處不必獨累山陽惟募遠近貧民為夫而不吝其值志謂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為之作通兩便正此意也聞之故事官科部典其議 朝命大臣或漕臣董治

之今漕臣知而不敢言科部又未必知愚以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以俟云

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汜江亦曰韓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地理志所謂築水也西北至末口一曰北口晉永和末自廣陵北出武廣湖之東陸射陽湖之西相距五里下注樊梁湖東北出博支湖射陽湖西北出夫耶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湖多風乃穿樊梁下注津湖徑渡十二里達北口直至夫耶與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緣東岸二十里穿湖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蔣濟三州論又謂淮湖行遠乃擊馬瀨百里馬瀨白馬湖也蓋徑白馬湖至山陽城西即射陽之故城也愚按中瀆水又謂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與汜江築水皆今運河也晉以前由諸湖屈曲多風險至陳敏始為直運謝安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八

為隄其後隋皇甫唐李吉甫宋張綸柳廷俊皆修陳謝之舊也我朝平江伯備之其制尤備 魏侵宋淮泗宋主以為憂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不過二科宋都建康以承天云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若今追蹤衛霍大田淮泗內實青徐發卒十萬不足為也唯安邊固守於義為長故曹孫之伯才均力敵江淮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保民全境俟其來以乘其弊承天之論如此按晉及六朝大農賈之俱屯守淮陰以備儲蓄若祖逖以布三千屯淮陰起冶鑄兵食足而後能遂其誓清中原之志謝玄先屯淮陰次屯却徐兵食足而後能捷肥水以入洛陽其自中原取江南者若晉之平吳亦屯田江北以為兵食之資今淮之細民惟市井是念語及田夫則謂謀不廣萬一

南北斷絕倉庫空虛民何以為食官何以為守我朝漕府倉司豈設於淮定寓軍政而塘堰墾墾諸水利尤無也法士君子幸注意焉之末身人衣珠玉執編以死求一飽而不獲此江淮之共苦也元之末身求姓姓螺蛤以救飢而亦絕此淮城之獨苦也今淮人趨市者習刀鎗以為世業而不為農者如昔元人之至苦哉

齊書云官清在山陽西一名直瀆按齊書曰瀆曰澗皆今運河也

北齊後貴尚書左丞蘇珍芝議脩石壘等屯自是淮南軍防食足少止轉輸之勞杜預曰鄧艾于此作白水塘北接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按白水即石壘也

一統志云古和溝多迂曲隋大業間發淮南兵六十餘萬開和溝自山陽淮陰至於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而後行幸焉此後世運道直徑之始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九

隋煬帝至破釜澗通駕至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洪澤澗在淮陰鎮東淮陰鎮今清江浦也齊書又云割直瀆洪澤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戶置淮陰縣屬山陽郡宋洪澤縣因此而名或者誤以洪澤鎮為洪澤澗蓋鎮在清河南岸九十里近盱眙非隋澗宋縣之所在也盱眙志亦有破釜澗名偶同耳且如山陽之韓王莊有二一在城西乃韓信所生之地一在城南名偶同也射陽縣在城西乃漢縣及射陽侯國之所在射陽湖在城東名偶同也韓莊射陽而例之洪澤名實辨矣唐睿宗大極元年勅使魏景倩引淮水自黃土岡以通揚州黃土岡在清江浦北直河今運河也是時清河縣南地為盱眙唐書云楚州盱眙縣有直河是也

玄宗開元初青苗使杜佑為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灌溉下海濱棄

地為良田積至十萬

開元中刺史齊澣開伊婁河舊河在州北繞夔州回遠六十里今為運河也

開元末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運舟沉損請浚汴水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八十里合于淮既成而水湍急舟楫艱難乃停廢却行舊河接地理虹不通淮陰云八十里則淮北桃源清河之界也

唐堰在淮城西南九十里南店地方乃唐人所築也其堰中高旁夾以二子堰其形為一中有蕭家塘蓋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時水足而徐淮東田蓋因地勢以行水而為之利也後堰為龍所破因在山陽盱眙寶應三縣之界故無專論之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

肅宗上元二年戶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陸轉運劉使晏自棹行淮陰達河汴為通濟渠

代宗大曆中淮南黜陟使李承泰置常豐堰于楚州以捍海潮灌屯田瘠鹵收常十倍舊志云去城東六十里按今海潮有范公隄以障之其自廟灣口入者每東風大發三五日常遏海水入射陽湖水漲溢常至平河溪田多浸范公隄未築之前常豐堰之功蓋小哉

德宗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蜀岡之右引陂水趨城隅以通漕輓溉夾陂田

呂周作泗州大水記云貞元八年六月桐柏山水大注東風駕海潮送上衝壅淮泗開府張公徑治之自虹至維揚五百里下及邳徐逾年而城邑復常

貞元十八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渠入渠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有愛故陂水門

憲宗元和三年節度使李吉甫於高郵築平津堰灌田千頃宋平河之法始此注三

穆宗長慶三年開楚州棠梨澗一云長利澗在淮陰縣南九十里宋河渠志云凡泄水處直曰澗橫曰浦今淮揚間往往有澗浦云

敬宗寶曆二年鹽鐵使王播自揚州開門水古七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注四

昭宗景福元年朱全忠將時溥遣兵二萬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志云壽河在淮城東南其水盤結如綵本為綵今作壽按今城南漕隄之東有渠常潤惟兩集則流通至平河溪經射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十一

湖入海凡添水大水皆自此路

天復二年楊行密攻朱全忠之宿州以巨艦運徐溫以為運路久不行荏苒堙塞請用小舟廣幾考遠既而巨艦不至而小舟連接此乃宿遷之小河也古曰符離河為淮水之尾今則分黃河之漲矣嘉靖乙卯黃河水溢即以上多沙阻運船乃由小河口經高柵鎮睢寧縣毛竹岡子仙桐君開河蓋山高滿陶滿虛子三村灰骨堆符離家灘徐晉口曲河集瓦子集蕭縣蕭縣所南下小浮橋入運河若黃河水大亦各分漲入桃源清河泗州之汜河諸小渠然黃河淘渣已久底面深澗雖間有浮沙淤澱明年水發又自通利宿桃清泗諸小渠水發時暫可行舟水退旋即淤平非人力之可為也

嘉靖壬子卸宿淤淤余汎舟自徐而下忽隨決水東至鯉魚山舟為

沙翁不可行越二十日乃駕小舫由上卸墩至下卸其險至甚幸而無恙餘舟千百皆不能出矣

隆慶四年卸州河決而淺舟皆由小河經高柵至徐官屯復入黃河此時撫院階所陳公欲全運船於此北上余試之舟半日而達亦一時之便也余在舟中望黃河在卸山之麓高過於頂數丈此所以常決常淤也誠使由此亦漕路之幸也

右二道不免黃沙之害若循舊貢沂沐之道越出茶城則一路清流泥舟甚利比海運蓋千萬矣

南唐保大中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也田以實運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白水塘在楚南六十里鄧艾所築也今在山陽之西南負應之西野昭之東更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十二

慈恩無詎徐鉉以白唐王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令還主或謂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白水塘竟不成按楚更多擾民自昔已然屯田入邊國之大計古人之所已行鉉以奪田還主以曠土屯田可也安得一柴阻格之乎又楚多荒田主不能耕有耕者輒不認主既認亦不能耕然與其荒於家不若屯於國豈不聞鄧艾祖逖荀羨謝玄謝安皆屯淮陰以足國而取威於中原耶余聞周師臨江唐輸數百萬以求退師鉉兄弟苟不於此時以此物酬田主而用其人為佃戶追踪昔賢取嗣是宋元皆修白水塘以為灌田之利敬洙之策何可非耶

周世宗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汴阻北神隄不能渡欲鑿楚州西北灌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制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

江唐人大驚以為神注云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
淮於此立堰者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防其泄也舟行度堰入淮分流
為平水堰灌漑水今在楚州城西老灌河是也嘉定志云太守應純之自
管家湖與老灌河接處為斗門水閘一座按其他當是故沙河俗云烏
沙河也開灌水時使者言計功甚多帝臨視用功甚省此在規畫之當
否而然非刻削以厲民也然此處開河必其時內外水平而姑濟一時
之權據平時地勢水勢此地實不可開河也
宋志云初楚州山陽灣水尤迅急運舟多沉損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
縝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
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按沙河今山陽運河也
真宗天禧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注歷堰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三

五種載煩於監利軍民罪於牽輓官私船艚由以速壞今議開揚州古
河緣城南接運渠雙龍舟新興萊蕪三堰三堰當河中為壩鑿近堰漕
路以均水勢鑿漕路為水閘當水漕歲省官費數十萬功利甚厚詔
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祿候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
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按為均江海唐平濬宋均水皆運
河之法也
神宗熙寧九年劉瑾言揚州古鹽河高郵陳公塘等湖又天長縣白馬
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港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
等可與異欲令各路轉運司按覆從之
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己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
丈深一丈五尺用工二十八日開新河未必如此速成當是海舊河也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

新河屬之洪澤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濶熙寧四年庚公弼請復濬治起
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羅拯欲自洪澤
而上鑿龜山東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度言上
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濤之儉以百里准通歲溺公私之載不可勝計
凡諸轉運涉湖行汴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
下屬洪澤鑿左助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障可免風濤覆溺之患此言取洪澤為源泗州龜山左為阜陵湖尾何可鑿去漕河自古用湖水則洪澤費牙洶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估言往年田乘任淮南提
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後
今既不用障蓄水惟隨水而高下開深河底與河通流形勢為便但工
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夫佑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四

數年所捐之夫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謂夫十萬開治
既成命之奇刻石龜山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
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
舊志云清口南岸有洪澤障三座經元而廢永樂十二年平江伯做
其制建新莊等五障則宋之洪澤障以障名非今之洪澤障也不置障
者以有二壩平江伯於障外有壩亦其意也蓋壩以護障乃硬壩非
車盤之軟壩也水發時勢傾入障板不能下暫閉一時而已又云卞
滿去清河十里龜山鎮後入淮則宋之龜山以鎮名非泗州之龜山
也考之地理今洪澤鎮在阜陵湖尾阜陵湖尾浸泗州龜山之麓至
寶應淮陰俱無宋運河形迹而人每以為言者蓋水發時平地流
私艇鉅艘於此往來而高船稅料亦於此漏小人樂之豈知漕規鹽

法課額正所禁也

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水面闊二十里長四十里中多陵阜泉洞時深淺不一與淮河隔一岸水發時淮常注湖黃合淮亦注湖三勢相合駕風而怒東衝郡郭西踰龜山浸桃源北匯清口南刷衛陽周園四百里茫無際涯宋洪澤龜山果在此是合清口之安流無故而尋險道美古人用水以廣為國也因其田為民也茲湖也不可漕不可溉唯用為育陂澤之法使無滯決會河淮以距海為商

徽宗崇寧二年詔淮南修通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口五年畢工一名通明河按宋運河在於楚州淮陰之間初未嘗由泗蓋宋泗州今清河界也按志以前云為真運河以後云修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則知運河未嘗由泗而所謂泗者真清口也重和元年前發運使柳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十五

開寺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濇委陳亨伯措置三年詔發運使以車馱水運舟以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官者李琮言真州及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濇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用人工車馱引江潮入河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美春秋特異穿和溝東北至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和溝通海陵開和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端以山陽灣迂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緣城南接運渠設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滋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堵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極條具措置以開按運河通利以

洪開蓄水啓閉有節之故承平日久權勢自由不復知有國計故朝廷屢有提舉洪開修復斗門之詔而轉運使真能恪守舊制由是水不歸澳運河淺濇及奉詔詢問轉運使稍得以盡職率循舊章且值時雨水遂足用於是六月臣僚言此緣淮南運河水流踰半歲禁網舟高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未幾忘玩復淺矣

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廢運河與江淮平會而浙有方臘之亂內使董貴為宣撫使譚極為制置使貴欲海運陸董願欲別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亨伯違其屬向子謹視之子謹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廢昔唐李吉甫廢開置堰治陂塘池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措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秦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十六

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開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諫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開復朝宗開則上下無壅美亨伯用其言自後漕舟皆通利云五年四月詔東南陸路諸開啓閉有時比開運綱及命官委權專承指揮抑勒非時啓閉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宜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濇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庶訪使者各訂經久利便列奏宋之漕規開有啓閉蓋一定而不可移規之舊而花石網使故亂之也

高宗紹興初以金兵蹂躪猶未退師四年詔燒燬揚州灣頭港口開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燬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揚堰閘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五年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淺淤之處
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淤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埭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募舉五千開濬從之
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淤之處如法開濬洪澤今龜山今清口南龜山鎮也宋運河在此今洪澤鎮至泗州龜山無河可通清江浦亦不能通舟於洪澤
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倉趙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益城表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黠陟使李承所築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十七

民田屏蔽盜竄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監日風潮泛濫奔沒田產毀壞亭廡具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司畢工遂使海潮沮加潤鹵之地化為良田民得莫居至今賴之自後歲失修治絕遇風潮怒發即有衝決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阡陌洗蕩虛舍漂流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倉監司今後擇海堰如有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完可以經久從之
孝宗淳熙八年置都灌塘於淮陰縣西南瀆頭村以灌田民享其利
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登濬源為塘用救旱飢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司治於真州歲籍此塘灌漑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

徐前人築壘成堤以受啓閉廢壞既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為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場監綱糧食漕運使命往來舟楫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溥本司自發卒貼築周回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揚州尉階街內帶兼王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歸

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牌諸泄今河水走緣瓜洲上中二牌久不修治獨潮牌一座轉運提舉及本州共行修墊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壩亦復損塌今有司置理上下二牌以防走泄從之

維揚志論其畧曰孟子以江淮河漢為禹功今江合漢河合淮俱抱淮揚以入海視古形勢蓋亦雄矣邗江羊湖羊溝居淮南運渠之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十八

而運益河乃其支流農沾溉焉邗江之間有湖五十四有溪澗蕩港踰百不止漢創陂塘以資稼穡而輔漕渠第漕渠止仰天雨而水無源泉洩多則淺而漕舟濶多則圻防害稼故歷代有堰牌斗門石礎涵洞之制以為之節宋廢三堰牌無啓閉阻運舟者久之朝廷方議陸輦海運陳亨伯奏復堰牌而運舟自利則堰可輕費而牌可妄啓也哉瓜儀諸壩懸峙江干之上若口一決則運渠涸可立談故漕撫唐公龍及千戶李顯皆奏置牌於三汊河上游之地及揚之東閘亦改為牌有事則兩牌下版畜洩得其有利無害漢人開塘晉唐引水所溉者高隴固田而已若湖田溝澗支分水注來嘗灌而通也書稱禹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貢道導矣孔子稱禹盡力溝澗於農曷有閘和江潮有溉田之利頃海門縣田被冊沒者強羊撫卿高公友環奏獨

今年之祖而別以灘田補為世業育盛之利資於海潮而潮亦弱民已亥之歲所損冊丁踰萬而老稚商賈尚不與焉汪尹有執議令築堰以捍潮又令居戶鑿池築墩以為升高自全之計凡此數端勞費無已豈非下策然此策之外又無策焉則下策乃上策也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閭閻湖渺漫茨葑彌滿宜創立堤堰以為蓄泄庶幾水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舡仍存舊堤以捍風浪興化鹽城之界在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城鎮舊有隄閘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間壞久亦於此創立斗門兩引天長以來衆湖之水此水乃在揚州者清安諸湖亦運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九

自高郵入興化水不至於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入海處有石礎又泰州海陵南至泰興而徹於江共為石礎三斗門七此運限也以紹熙堰為名鎮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置閘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
寧宗嘉定八年獻議於朝者謂淮陰白水塘東至浮園莊南至褚廟岡秦大堰廢而不治今春猶存若復之則興寶應高郵諸湖相接游波所及如衝陽阜三角村等處皆浸淫至城形勢自張劉楚州季官相度本州司法尤煇申言白水塘周圍一百二十里地涉山陽盱眙兩縣所堰之水通富陵河其源出自塘山在盱眙之南山蓋因塘得名此山因阜阜重疊豁澗繁紆凡四十里水自高而下乃至劉家渡入富陵河而白水塘三堰一曰潭頭下堰二曰河喜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堰至中堰十

二里中堰至上堰五里其上又有螳螂塘在堰內蓋三堰既制則白塘山間四十里內冰之水不得入富陵河然後東匯為白水塘今修復三堰之功不宜苟簡若有決潰則洪澤沿淮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二面皆因岡阜為限東北乃是古淤平地築塘岸脚潤者十餘丈歲月既久岸脊依處其塘面平合先增築塘岸高一丈以上方可蓄水舊塘有八斗門以溉塘下田亦合修復塘之復有三難有二利民間所佃塘內上腴之田二千餘頃產墓莊院皆在焉西瀆之民必怨一難也塘內水盛隄岸難測如黃家園一帶居民千餘家所合遷徙二難也工役甚大為費不貲三難也塘下西北高亢民田多荒東北亦有高田若得塘水灌溉則皆成沃壤一利也盱眙之民如兩家渡等處可因水限隔就高保聚絕敵入小路二利也但夏秋之間開斗門灌注則冬春水勢必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

無以待敵二者不可得善而盱眙保聚止是一鄉不能盡杜他境竊見此塘本在高岡水自高而下臨衝陽阜二十里三角村三十里果係向來邊兵徑行橫越大儀之路可決而灌之至於楚州城去塘百里決水至此●勢已成殺若敵自淮陰直趨城下凡四十里地勢高仰又是水所不及兼作塘之後又須列寨防守以備敵人掘堰且常巡隄岸以防衝決
九年安撫秘閣應純之申楚州形勢東南皆坦夷之地難於設險向北一隅有地不廣而淮河限之惟向西一帶湖蕩相連回繞甚廣西維多有畔岸而泄水處止有數里作一斗門為減水之所則一望瀰漫而敵人不可向通設使水為盜決泥濘深遠不能渡平居無事儘可教習舟師緩急之際又不可泊糧船矣此策既成則城西一面必不可攻庶乎

一意經理東南北三面為戡守之計續申所築管家湖岸初來相視欲於舊運河相際淺水之處用椿幫築今奉之衆論見得水內築岸工役難施不能經久合別開新河與運河相接取土築壘圩岸却使舊河與湖通連蓋使水由深澗遂開一河於湖岸之北築壘湖岸底闊四丈高及一丈以限湖水又自馬家灣西至陳文莊就湖築灘岸二百七十餘丈又自管家湖與老灌河相連接岸處平地開深方圍二十丈置斗門水開自此西湖之勝相確楚城西北隱然有難犯之勢矣按嘉定志管家湖在西門外湖中有隄中有仁濟橋自隄而分為南北湖咸水斗門宋曰磚關在今南鎮壩洪武間因由城東通運而廢湖之北築岸今新路也新河今運河也初欲因挑河出土以為岸後因工大故續申之平地斗門對故沙河沙河即老灌河也水教亭在唐家墩楚城北有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二十一

險西有湖險東南二向往有長岡故老云相傳為應純之水櫃南宋時以楚州為邊防故應監丞留意如此

嘉定山陽志云凡境內之瀕於淮湖者多溝浦故晉口而北曰楊家溝大倉浦田院浦甯城浦邵農浦東作浦荆口浦官渡浦顧家堡郭鈐浦蛇風浦三家浦左家浦魚浦浦頭津浦生溝蓋衝浦放網浦中心浦南馬運蓋林浦湯家溝乾東溝此瀕於射陽湖向西者也又東北至海口則有蚌港謝家島桃花河渡板溝曹溝避賊溝巡良溝吉家溝丁溝西新溝上網頭石灰浦廟子渡此傍於射陽湖之三灣者也自海口折淮而西則有天字溝北沙浦塗州溝白水溝侍家塢沙堤小溝子新溝東溝史魚溝中溝子獨家溝白露港林家港故地港蘆溝北官莊港松考茶牛家溝許家溝新羅溝小田家溝大田家溝蔣家李家溝崇磯溝

文陵溝唐家溝青蓮溝運浦武定溝無名浦此折淮西上而瀆於淮之南者也淮北曲折勢復東南則又有橫溝周家溝蘆前溝孫家溝高師浦小淮子馬浦侍家上柳浦下柳浦此傍於曲折淮岸之間而瀆於淮之北者也淮河至北曲折之勢又復西南則有柳溝子王家溝南溝魚梁溝三家溝此又循淮之曲折而瀆於淮之南者也詢之耆老為溝浦之衆蓋為湖泄引灌之利其傍為良田今則或通湖水往來盈涸不常或者與湖淮相通歲久淤塞不相通濟其間頗有舟楫之利者惟馬運港林家港爾水小舟楫不通農買始病稍加濬擊利莫大焉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轉運使餽運多由海道淮揚運河堙廢不修至正末遂為張士誠將史文炳所據者十有五年國朝洪武三年知府姚斌開淮安城東北之菊花溝以通海運是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二十一

朝廷以淮安侯華雲龍掌淮安衛鎮淮安以航海候張赫帥船候朱壽督海運供運前而已菊花溝俗名澗河臨河有開啓閘畜水以濟運船有餘則泄之而東方諸鄉及諸州縣之米芻貨貨亦由此通俗號為柴米河是時諸比船隻由此車盤入淮舊志謂一時稱為水陸之便者也

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運磚灰包砌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十六年儀真縣重建清江關惠橋腰開南門東湖開以蓄洩水利便漕舟致任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二十三年命起蘇松淮揚丁夫修築捍海堤以後時常修築二十八年曾應縣老人柏叢貴建言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餘人開寶

應直渠即月初自淮接抵界首沿湖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民其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因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長與渠同期月而成引水於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行稱便按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在是時不漕而且家今漕舟盛行屢有風險而渠不復何也

永樂二年命平江伯督海運由山陽之東橋入淮時增為把總官十二總兵官總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文是時五府重於六部以尚書宋禮督河運蓋副之也

七年平江伯陳瑄修築海門至鹽城城隄八百餘里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隄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牽道按此三高郵始開白侍郎所開高郵之康濟渠乃陳平江永樂時所開之舊道也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建置新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三

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江南運船由常州西北過江自運至灣頭入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其後道淤淺及泄漕水及紅鹽船隻從此

八年平江伯陳瑄置轉搬倉於淮安江南運船由五壩車盤入淮轉搬宋之上供倉在倉巷歐文忠公于後志所謂運次楚州治於西倉飲于倉亭者也後因建常盈倉于清江浦此倉遂廢

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引濬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以通漕運詢山陽耆民得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開沙河之故道引水自管家湖之馬家至鴨陳口入沙河易名清江浦就湖築隄以便牽挽做宋洪澤閘制

創新蔣福興清江移風四閘遞互啓閉或云初議欲由濳州六合縣鑿漲則左隄於是平江伯決意復唐宋之故道以爲難有湖隄人力可爲乃罷彼行此按洪武時已由白淮安之菊花溝通運永樂初又於淮安之五壩車盤運舟何緣至今而有他議也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奏建板閘并前四閘為五閘蓋漕河全用諸湖之水以濟運舟而五閘遞互啓閉轉為避黃淮之水以其多沙泥易淤塞也

運河雜用湖水而湖水或多或少又於淮揚運河東岸為減水閘減水洞限則水勢七尺以下蓄以濟漕七尺以上減入諸湖會於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既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高家堰有西長隄有五閘有諸壩以隔黃淮之水於外而泛舟其間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陽寶應盱眙昭天長之界則有唐堰以節四縣之流湖水尚多則自運隄之減水閘洞以下於濬東至於射陽湖又東入於海揚之海口去黃淮也遠故皆通利惟淮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四

射陽鼓受黃汝港以射於距海常緩考之舊法新莊閘口濶二丈二尺則水之入者亦二丈二尺無事閉之有運舟而發舟過復閉所入之水從減水閘洞而瀉去者總計其口濶八九丈至於廟灣石碇之海口其濶又十倍之此一定之法永為利者若新莊閘常啓而不閉則水多或堰隄潰塌則水口之來者常千百丈區區海口為泄泄之為運道之長計者後用湖之舊法而已諸湖列後

山陽縣津湖即西湖白馬湖在西南智劉湖李皮湖在東高加在城以濟漕徐家湖在清江浦南黃淮水發穿陸湖在清江浦南浦南茶隄必得堰乃免大患江都縣召伯湖在揚城北四十里昔謝安於湖扇茶平水堤田獲其

樊梁湖在縣西五十里北岸西之湖皆會處東有石段而西為漢法
隄奉請疏灑火湖在西而
築奉天灑火湖在西而

高郵州新開湖在州西三里

寶應縣珠湖在縣西五里

右湖

淮之隄堰開壩涵洞淺舖為運河而設者難以備矣今類附於此
以便查閱

仁字壩在縣志云在折城東門外義字壩在縣志云在折城西北
字壩在縣志云在折城西北字壩在縣志云在折城西北

右五壩皆軟壩也紀事云永樂元年運道由江至淮安貯於舊倉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五

盤過壩復裝舡入河淮至陽武縣陸運故衛輝自衛河運於京師九
年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魚臺縣塌場口入會通河與海運並行
十年尚書宋禮因濟州判官潘叔正言奏開會通河十三年始罷
海運專於會通河運是年平江伯於山陽開沙河以達清口建五閘
以出入而無車盤之艱矣

新莊閘口壩即清口也舊志云清口有洪澤閘八里新莊閘共六座
新壩二座皆湮廢永樂十二年奏建新莊等五閘新莊之外不建閘
亦宋人洪澤之外不置閘之意我朝新莊之外有壩亦宋人新
壩之遺水發時暫築閘以過水頭水稍定即去壩用閘如常至嘉靖
八年河漕二院奏新莊閘口凡遇水漲則閉閘則開而以為常也

南鎮壩在郡城西南三里國初廢宋磚閘而為此又於東岸立抽分
廠於城西門外設浮橋蓋宋於湖中通行運舡我朝不復由湖恐
商貨船料往由湖而漏故設壩以過之設廠橋以防之又湖水來
時雨而漲自西而東直衝包家園一帶運隄此壩之設又以禦湖衝
而防運隄也

蒲浦壩舊志云在淮城西九四里宋時有閘魏勝守楚州調運兵糧
由此宋河渠志向子諱奏請權閉蒲浦閘遂為軟壩防內水之泄也
河防議不欲開恐黃水灌入沙泥淤塞也

淮安壩舊志云在淮城西七里景泰二年裁其利害與蒲浦壩同二
壩即今方信二壩之地據河渠志河防議凡謀國者皆以為二壩與
渠俱不可開而牙店脚夫必欲開之區所得幾何而運道之漲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六

軍七民田場蓋之滄沒歲捐公私不啻百萬故志議之言不可忽也
清江壩舊志云宋洪澤閘外有新壩我朝平江伯新莊閘外有新
莊閘口壩成化七年秋淮河水漲入新莊閘口忽爾而退自此至清
江閘內二十餘里沙淤不通舟楫遂築清江壩以蓄水運舡由仁義
二壩車盤又於清江浦置東西二壩以助不及漕運通志之言如此
漕志又云清江二壩在淮流南岸去廠僅里許成化七年河院漕
司集議設壩於此以車運舡近年河流數必皆會注新莊閘口每將
開河淤淺若因特封閉以阻濁流使運舡由二壩車盤與清河對岸
而漕不惟可以避長淮之險亦可以省開河挑漕之費矣嘉靖年間
漕河二院具奏行之

清口土山清口洪閘昔人築此以為表識又水自西北來運舡東來

南風而至因土山之障風微水平往來便云余致凡舟其間乃知古人精思一至於此

高郵州蛤蚧壩在州東北

寶應縣槐樓三派水石壩在縣南并水石壩俱七尺以下高水濟漕七尺以上減以濟農也

右壩

清河縣新莊開在清口南岸之內去府治西北五十里俗云大開又云頭開乃河淮之第一閘也

山陽縣福興開在府城西四十里俗云二開清江開在府城三十里移風開在府城西二十里以上二開并清河縣新莊開共四開俱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達板開去府西十里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達其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二十七

以四開不能節水倉卒建木開次年乃斃以石鄉人仍呼板開云
減水開五度內漕河開在府城南五十里景泰元年知府丘陵建倉於此以兌益城之運蓋前代通海陵之饋路也先諸庶訪為泗寇坐困南北不通全藉此以為命脉司經理之大計者宜留意焉此開濶山陽運河之漲黃浦開洩寶應湖之漲時二開必開其一以洩之並開則下河之田盡浸矣嘉靖間水勢宜開黃浦而寶應之民欲開漕河開督府總我親至黃浦開之二縣之田皆無傷近因下河田戶告塞二開水滿而溢以致黃浦決口二年不能閉下河田民寔自貽害若至極夫故不復二開非全計也此條與復開制書
新路開三度詳天機通濟開詳嘉靖三十一興文開在城南濟漕開詳嘉二開最為漕水之衝其工不宜苟且興蓋及害也

舊城西水閘一處北水閘閘一處新城南水閘一處兩城中有市河

居者皆便節因洪水入城也開以過之因開不堅也土以塞之兩城

故啟閉甚易考也令官如由開唱善挨封序行民如悉令過壩自便

先水至報至新莊開即下板貼席實土開水又有土壩亦復實集之

必俟旬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啟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二十八

發漫壩壞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不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其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置通濟開啟而不閉受淮之清水者其挑撈煩費是以經清河來者為河經泗州來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暇論按我朝河渠與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沒孫家渡只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竹由中半潁州東入於淮又後四府營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河同於淮從來久遠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和舊清口正在西回北極之間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侵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工巧力之所可致清江壩置此新莊開又在

其內加之啓閉有制故垂三百年無大患且今通濟關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啓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者甚矣

漕船志云永樂十五年例凡開惟進 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上向船未過關或下關水未滿不得擅開若乘強之人通有擅開走泄水利及關已開不依禁次爭先開駛者應所在關官將應問之人拿送官問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開壞船隻損失進 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及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擬于礙勢豪官員奉奏以聞運糧軍有犯非人命重情等候完糧日提問其上關船已過下關已閉積水已滿而關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官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二十九

治河錄云嘉靖癸巳河道潘中丞奏工部題覆奏 聖旨俞允清江新莊等關如濟寧事例依時啓閉行主事徐存義欽遵施行訖朝宗開河渠志云舊置宣和閘廢向子謹奏復近於水月寺邊造閘淺漲水入濶河亦其意也
興文關在府城萬曆五年知府邵元哲建減水入城河城河西北地高東南地卑洩為隄乃可放也
濶河關萬曆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建
祭酒吳節為平江伯祠堂記云沿途捷石春土為樸開水以時啟閉其關以度計者五十有奇

揚州府江都縣新廟等十一減水關俱在府城朝宗上下二關在府城東灣頭鎮成化九年侍新開關在府城東北六十里宜陵鎮白塔

天下郡國利病書

河口 召伯上下二關在平鎮洪武初建 大同關在府東通江開 水口關在瓜洲鎮天順間巡撫江南都御史周忱建以開留潮水名留潮關接車運船嘉靖四年漕撫都御史高有瓚總兵官楊宏以恭將張奎議奏移建於南改分名云

儀真縣羅泗關在縣東南 通濟關在羅泗關北 響水關在通濟關北 東河關在響水關北以上四關皆成化十年管河郎中郭升重建 新開在縣東北弘治元年建 濱江欄潮關在縣南弘治間漕撫都御史張欽舉總兵官郭鏗建議 東門新高樓二減水關在縣東南按宋史有修復儀真等處澳關則成化以來所修建者皆修後其舊耳
高郵觀橋上下二關在州觀橋下車邏王琴二減水關在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三十

寶應縣附城南北關南北五里關
右揚州諸減水關甚多然莫可紀也聊紀其有開運漕者具志云六關既修誠為通州無窮之利然其中有可論者大率謂建關於上而減水於下必於下處先立隄防使有灌漑而無滄沒可也若高下俱利必建關於適中之地使早不病於高滂不病於下如唐家關及通州如阜之類此以地勢言也及有石港關東之宣家壩其水通海多蟹族秋深取蟹者利水之流也恒溢決為其塞也必待米歲麥熟稼事將興之時而取蟹魚人利舟之出入皆久然後塞以故上流數鄉之田歲晏旱者此之故也較其得利甚微而貽患莫大且於石港置上關宣壩置下關中間冬春閉而夏秋啓下關夏秋閉而冬春啓更視旱滂而權宜之則麥稻魚蟹皆獲其利美此以人情言也

據宋志我朝山陽開制皆沿于宋而修飾之宋城西有磚關一西
斗門三以接湖水今改為新路關三城東有朝宗關一以通近城之
濠今改為磚關清口南岸有八里洪澤六關今改為新莊等五關五
關通互啓閉以節運渠新城有北關宋為北辰關常閉議者請開
之以洩潦水時黃淮忽暴漲入城中大浸越旬日乃塞之大抵市
人圖目前牙脚毫末之利多輕言以自便而不顧地方之利害率如
此毋輕聽焉

右關

高郵城水碓十五座在州南沿官河塘岸三在州沿湖隄六在州東
沿運河塘岸六

寶應縣城水洞二十一座俱在官河塘岸舊有十八座成化三年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一

縣曾增置五座

山陽縣城水關洞十一座寶應止受湖水而塘岸之洞二十一山陽
內受湖水外受河淮而減水之洞減米殆由洞下民田於水發之時
倡言閉洞閉洞而漲決塘岸所傷益多此山陽之田所以劣於寶應
也然欲保全漕農則減水之制尤為切云

鹽城縣廣惠碓一名石碓只在城北三里高寶興鹽之湧水皆由此
入海宋淳熙紹熙我朝洪武間皆重修每海潮猛大亦入病田
戶塞之田蓋浸萬曆四年重修如故

右碓洞

捍海堰在山陽東六十里者唐大曆中李承所築又名常農隄在鹽
城界者宋天聖中范仲淹所築又名范公隄興化泰州如皋海門鹽

城山陽皆有之洪武間修築以後常修不輟堰下舊有洞十餘海水
入則近洞之田傷近洞田戶請塞之而積水往來種不時下又請開
之大抵水利害歐文忠公謂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為之范公留洞
正備此意塞者何哉

山陽縣高加堰漢建安中陳登所築一名捍淮堰永樂間平江伯陳
瑄嘉靖間都御史連璠隆慶間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學
士丁士美有記

北神堰吳天差所築在郡城北五里宋曰平津堰我朝為新城北
關唐以前漕船俱渡堰入淮至宋始為直達之法漕舟由六關以入
淮云萬曆四年築西長隄即其地也

西長隄自清江浦築王廟起至柳浦灣止長六十里乃合吳北神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二

平津而為一者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璠皆修之水
輒敗萬曆間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

新路隄宋嘉定間太守應純之於管家湖中心築隄永樂中平江伯
陳瑄重築皆以去天順間知府楊景始砌以石焉

漕隄一名河塘自郡城南角接至黃浦六十里永樂中平江伯陳瑄
因隋山陽濱御隄而修之者隆慶六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
萬曆四年都御史吳桂芳知府邵元哲俱重修

包家園隄北自抽分廠南至蔡家園長七里西受管家湖陽羨港水
至為危險元至正間有包能者占佃淮陰路水田一園故鄉人名曰
包家園因水苗園穿為糧額所負其田多半蕩之而子孫屢守
其米水穿園而下則東方之州縣皆病矣河通衙門每春中發銀山

陽縣調牙夫金舡帶土常因水發固功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祭節募夫於農暇修築比常更加高厚其險處亦施椿埽始堅完美

清江浦南隄萬曆四年主事張舉新築以禦河濬設市宅者民甚賴之

板開隄在漕河東岸北接舊隄南接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民甚賴之萬曆五年主事陳瑛築

護城隄自南角樓起至鍾樓止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所築自鍾樓北至板開南隆慶三年侍郎翁大立所築西長隄以禦河淮之漲水于外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于內中間民始無浸而真厥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三十三

水月寺隄自南角樓至東仁橋中間有閘運河水漲必由閘而泄此隄不固則漲水未泄而隄東之田園皆浸矣且堅厚之

唐堰在郡城東南七十里唐時所築詳唐太極元年以後

白水塘三堰在郡城東南九十里鄧艾所築詳南唐保大中及宋嘉定中

石銘牙俗云磯嘴在滿甯坊西北詳天物條下

鹽城縣同門鎮堰去縣西一十八里自鎮至新河轉由侍其以皆有古堰址每歲灌溉田禾民獲其利

大通堰去縣治北三里洪武二十九年主簿蔡敘瑜創築

徑口堰去縣治西二十里同門鎮東連運河西連馬鞍湖通商貨民多便之

張岐塘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廣三十六表三十里其東又名高坑塘

天下郡國利病書

侍其以堰紹熙五年知縣徐挺之洪武二十九年主簿蔡敘瑜俱重修

高郵州范光湖石隄在州西北洪武初年造七年修開復河并為隄永樂七年重修弘治二年修石隄河曰康濟河

寶應縣珠湖石隄洪武九年造二十八年開復河名直渠為土隄後將渠南北口塞參奏未開

江都縣召伯埭晉武帝太元十年太保謝安出鎮廣陵之步兵召伯鎮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安於此築埭利漕便農後人思之比於召伯故名召伯埭埭隄也淮揚人呼曰河堰

儀真縣陳公塘漢建安四年陳公築上下雷塘司城塘通名五塘滋漕溉田為利最大成化八年王德十六年嘉靖三十八年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三十四

修築此塘廢則漕渠或涸或溢涸則病漕溢則連東之田皆浸矣

右堤堰塘

清河縣清口以南有五閘無淺閘鋪

山陽縣板閘之南有五鋪係軍大西岸多決因此處通湖有走漏商稅船料之弊歲決為且加築高厚庶無走泄漕河之患 有四鋪係民夫 城南五里鋪在包家園 十字亭鋪在城南十里 漕溝鋪二十里 辛店鋪三十里 平河鋪四十里 涇河鋪五十里

寶應縣九灣子要港九店淺槐樓淺丁家潭淺白田淺十里淺白馬湖淺黃鋪淺每淺有舖舍者一名共夫四百三十名歲辦椿木四

十三百根草四十三萬束樹木多寡不齊

高郵州一十一淺王聖淺車羅淺五里鋪淺丁家灣淺小北門淺九里淺廠淺十里橋淺張家溝淺丁志淺永定淺界首淺每淺各有舖舍老人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不詳江都縣一十一淺花園淺李家莊淺姚家潭淺吉祥淺江家莊淺東西灣淺柳青湖淺宋家淺頭潭淺浪湯湖淺辛廟淺每淺各有舖舍塘長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不詳儀真縣三淺麻線巷淺張家溝淺蔣家溝淺每淺各有舖舍老人一名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萬束樹木多寡不詳運司志云江伯於運河堤上置土淺舖添備草運有備水即為補淺按山陽縣無淺舖漕河之東白十字亭而南至平河自涇河而北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五

於平河會流入於射陽湖每十里有水閘有涵洞泄水入溪漲時又塞今為長計合考以木石多增涵洞令人看守之尤隄下之人常建議塞閘洞患水多也殊不知水大必漲必潰則久甚孰若徐徐而下維多不為害矣

右淺舖

正統初黃河泛溢每水一斗其泥數升匯於清口而為洲者十餘里運舟不通有司奏上徵數郡人徒疏濬久而弗績一夕眾見平江公擁騎從行水上若行工者然旦日沙徙水通運舟大利郡者石士寧等率士民以狀聞詔如江西常丹故事賜祠額春秋祭景泰六年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洲河道天順七年淮安知府楊景榮管家湖中心隄自宋應純之始我朝

平江伯修之以為幸皆用土築至是始用石砌隄中為三閘旱則引湖漲則泄之於隄上為淺舖有曰四五舖者屬軍衛修屢決此處即鴨陳只可通馬家嘴徑達南鎖壩舟行湖中有漏稅料之便故築時即為決時之計督工者之憤也頃堅築以禁絕之唐未諸將留賦奉家四五舖之弊政如此天順間道都水即督工於山陽滿浦坊作石錫牙其制上布七星橋上麓以石有美相入縫有錠三層灌以糯米砌以石灰長千尺俗云碾嘴其制乃古之錫牙而以石為之也其費金蓋三十萬大抵黃河之水入中余半雜泥沙急則收緩則澱故一激於三門再激於呂梁呂梁以下水勢平緩故三激於滿浦使之翻騰踊躍以入于海法亦巧矣今漫入水中者微露形跡或以為護南岸之衝洶豈其然其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六

東北而去其勢奪運河而南潰直百步爾昔人於上流置石錫牙激使北去今已沉陷不可復作議者欲因地形為木錫牙三功與石等此易見也而人莫敢言者蓋水發時歲護南岸百此州度皆取之民民貧苦擾故有開北岸沙濬草灣河疏海口之三說不過嫁禍於北以自幸免爾然運道民生所係不小若捐數千金自足辦此矣以搜為

成化三年定儀真瓜洲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淤澱舟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八年侍郎王恕即中郭昇於上下雷塘各造石閘一座水碓二座句城塘陳公塘各增築隄岸各造石閘水碓數如雷塘

十年管河郎中重建儀真羅湖通濟閘響水閘東河閘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記

弘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奏以會通河之餘資開復河於高郵湖隄之

高郵州運道九十里入新開湖東至南北為洗舟行其下自開初以來障以橋不固以礮石決而復堵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東名康濟河大學士劉健記大畧云張良珠覽社石曰平阿諸湖通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橋石遇輒壞多沈溺

於是開河避之自州北之抗家嘴至張家渡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擁土為堤橋木礮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岸之東又為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從城殺鳥而漕舟往來皆安流矣按高之復河乃洪武中之舊道而今重開之者世只曰白公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七

四年從漕運總兵官都勝言浚揚州楊子橋灣頭河道凡發丁夫萬餘弘治六年重建儀真縣新開尚書王傑有記儀真縣志之記又建欄湖學士楊一清有記

正德十六年管河郎中楊景泰奏寶應湖極險當做高郵康濟河事例修築越河免沉溺之患自是言者相繼是年漕撫都御史臧鳳奏請復修五壩

嘉靖三年郎中陳敏賢請於寶應高郵湖隄建閘十座以殺水患是年漕撫都御史唐龍於淮安城西北開為沙河某方家橋以車舡隻壩內建閘其歲大饑以此濟貧身搖夫之急民甚便之初知府葛本恐河隄內侵持不可准安撫指揮熊某同府議解官都御史潘瓚作河防議云地名山子湖連窪滿一帶正係受水之虞此處築堤高厚尚恐不能捍

水乃謀於其開方家壩受水先年水浸黃沙從新庄開口入猶是以口受水不能深入僅止於清江閘上下挑濬無難近數年沙從方家壩湧入是割心穿膜以受之大小支委遠近溪河無不淤塞而黃沙排淮泗而注之江美林河去東河濠橋近處止隔三十餘步亦不過六七十步逼近運河不但毀閘猶宜加土填墊高厚自山子湖至窪溝又須築長隄以護之萬曆二年漕撫軍門都御史王宗沐築西長隄適在其處而方壩內外沙淤商船遂斷其亦天人之會歟

國初制置隄堰開壩抗河淮而之海全河淮之水由方家壩南入而東流俾緩海口沙之議遂起今長隄築矣欲求清晏惟修高家壩復五閘之啓閉抗河淮以入海而已夫意運道廢興自此而分因民貧富由此而分悔之已晚不悔其為極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八

五年御史戴金請浚儀真瓜洲寶應隄下久壅河道若子嬰溝接潼河長沙溝通官莊俱入廣洋湖劉家溝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葛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草思溝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七年寶應縣知縣聞人詮請於寶應縣范光湖東開築越河就中建城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使行舟皆由越河湖水咸于五閘水下于五渠則毋免風波之險水得儲泄之宜御史王鼎奏開內河行舟以保漕運建閘座以固河防是年漕運御史唐龍奏乞于三汊河口儀真上游之地建閘座以盡漕利

八年管河侍郎潘希曾奏准漕撫都御史唐龍咨稱成化七年開漕河水涸將新莊開築閘在清江閘設東西二壩於漕河之北岸淮河之南

岸順淮河而濬之以為月河出於淮近日水漲壩壞條決往來舡隻徑行乞將河口一帶淤挑濬流通仍將新庄開增築高廣倘來歲水漲即宜用土填塞以遏流沙之入舡隻照前俱由月河往來水消仍復開行自後凡遇水漲則開水消則閉而以為常則往久之計庶或在此該河院具題工部覆奏准行以嘉靖三年開方家廟及三十二年開清江無用河防議之議誠有見也

十年御史聞人詮再奏修寶應越河戶部負外郎范韶陝西按察使仲本俱奏修寶應越河以地方災傷工力重大難辦本數亦難辦十三年督河都御史劉天和奉 詔特起治河成功有問水集云議者以為黃河汎溢中土蓋由東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而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東海口實有沙而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三十九

口更衝廣耳又云自校開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口亦建開各高其隄防於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又云淮揚諸湖每風險壞舟近范光湖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全運業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比諸湖之廣而畏風者皆可為支河更宜開深水石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外則開渠以通湖海魚鹽之利民田亦賴以灌溉矣又云據泗州知州李天倫留守張應鳳陽知府劉傑泗州指揮張鏗奉祀朱道光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而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 皇陵南湖水平面比水高七尺自湖水平面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 陵門高六尺 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况基運山俱土岡百餘年乘舟歲水溢未聞衝決供往題奏如議云陽

河後獨累高浦夫夫家嫁禍於海口私販漏稅商稅者思惟開故估口於 皇陵以便其私觀此條所論可知矣是年揚州知府侯秩開句城塘開淮安知府王鳳靈開涇河以通射陽湖可以灌田泄漕渠之漲人咸便之

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湖岸濬山陽運河自清江至十字亭長三十里深一丈濶二十丈役夫十三萬自弘治以來始此大濬通利者數十年修山陽運河減水濬洞濬舊為石限七尺以上減入射陽湖今擬為九尺修新莊寺五開嚴啟開之疏惟通運無餘皆由壩車運河無於淺漲溢之時高加堰惟募鄉夫為之時補其後者募金歲數百而調牙夫甚數堰不時修于是決甚而工鉅矣周公在淮六年知漕渠水利甚悉人至今稱之十八年修雷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四十

三十一年漕撫都御史應慎於三里溝建通濟開先是都御史潘瓚著河防議以黃河自徐而來逼近新莊開只黃沙考入欲於福興開上下穿梁而南又折而西迂回稍遠開新口以引清淮多置閘庶隔沙淤都御史唐龍都督周于德用水平法準量新口地势高于淮城不可開都御史王果亦令山陽知縣蒞蒞民勘議蒞蒞議如周且為電達錄言將來若開此口必無淮城矣參政李元聞而是之曰此河防正議也序而梓之未幾潘撫河南寔督孫家渡之役親見黃河分流由渦而至清口遂決意主修高加堰不使河淮泥渾一毫入運河矣

按潘議謂清口河直運故欲添開開河令其迂迴屈折免河淮沙泥之入省挑濬耳應之河非潘意也潘之意後主於堰今人不講其已築之堰而傳其不行之議何哉

三十二年淮安知府姚虞築清江壩并開月河高仰便於盤利而舊時方家壩口外日淤生理盡歸於此以是都御史唐龍開方家壩河時有夫豈可引之入內乎未幾唐有清江壩車盤之奏而方壩自廢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修高加堰

學士丁士美記云山陽舊有高加堰去府城四十里其最開水利害者曰大澗口堰迤西入于海比歲河流衝決則淮泗汎濫勢必由澗口建瓴下注匯于津湖甚者穿漕隄入射陽湖而山陽鹽漬之間以及於海陵諸地通為巨浸閭閻者黃河亦為牽引而漕渠日就湮淤通者郡守陳公督撫王公發帑募民成之胡應思曰堰無壞也私議之家必欲其壞也閭閻啓閉也而樂商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一

舡料之漏者惟恐其有闕也利鉅而說行何怪哉昔唐劉晏為度支使以為辦集衆務常用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余以為士類必賢者始可倚賴否則方且為彼之義士方且為彼之忠臣夫晏在江淮久其言必有所試云

夫運河為邦江自成周以來史傳明白我朝直名曰清江又何疑乎詳在哀或以為盱眙曾通運又以為洪澤在盱眙甚至以為揚城以北非邗江者何也高加堰淮揚之第一防也曰可修者什一曰不可修者什九何也蓋運河至淮城之西屈曲而北又屈曲而西又屈曲而西北以出清江口中間於南鑄壩設抽分廠於西門外設浮橋於板閘分南署於清江分二署於淮北立分司於馬頭設巡司重關

壘防有人守之而於鎮城之中開府設帥分署本藩臬列郡縣衛所而臺祭以時察路以漕運為國家之大計課額以資京邊稅料以助漕艘至緊也今私議之家及利稅料之漏者以此為大忘夏秋之間大浸稽天士君子方以為威而彼風帆便利自黃浦以北抽分廠以南几欄卒不到之處任意南北出入堰口故以為運河在盱眙在洪澤而曰非邗江曰堰不可修其言如此其心必欲無閘也無堰也無官府也而後快今上司坐牙皆彼所不顧之地而彼所自縱之地一切無禁其詖邪之黨諛言日出上之人方降顏色以未之層疊出以詢之慮我懷高覆之虛心而豈知其為築趾之說聞也愚以為言之不詳則上之人無由聞知上不知矣安能復漕規三百年之舊而救淮揚數千里之溺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二

愚以為我朝立法莫詳於運河一帶而莫不詳於高堰之間自高堰而北由板閘則通淮北諸鹽場自高堰而東由涇河黃浦則通淮南諸鹽場自堰而西則通盱眙自堰而南則通天長東西二百餘里南北四百里其他至為要害中間止設洪澤巡司豈能兼制故高堰修雖馱負之務未能盡絕而巨艦連楫之大獨可斂也

萬曆二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西長隄幫築西義橋橋岸先是椿工皆取於民競言岸下走沙不可築陳公以公節成之至今稱便又修鹽城石碓海口初士民言不便大學李春芳力言其便至是成焉高寶興鹽四州縣之防皆於此入海士民復稱便山陽之防於廟灣口入海水極大亦於此入海然非山陽之正路也

王宗沐淮郡二隄記云郡城守文淮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南湖

僅隔奉土故自高加堰不治而淮輒灌入湖幾夷其半淮揚兩郡皆困中不治則妨漕余楊馬按之信然乃撤守文燭以餉金六千致卿先生周君子德君表胡君効謨君應恩集馬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堰故不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西合黃河折而徑北城下安東則洶湧戩齒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為之不獲者三夕幸而勢稍緩則又以其記溢四溢出禮信壩及蘇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天子仁聖捐米數萬石賑之又允折漕糧是時幸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並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余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隄馬高加堰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延為丈五千四百隄面廣五丈底廣三丈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三

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濶小濶貝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為龍尾壩以遏奔衝自濶口以達章家莊濬舊河以泄湖水使不蓄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隄自清江浦樂王廟迤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止柳浦灣六十里而近為丈八千七百九十八隄面廣四丈底廣三丈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平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甚則己癸酉極矣鞠為大浸不見水端民之棲樹巢塚以救旦夕即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二隄並峙高加堰獨抗淮於西南而長隄又障河於西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處可望生全無若昏墊矣顧淮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為慮尤巨且西長隄能障溢水而其從下蓄而崩

者不能却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而南可觀也開草灣以分勢通濶河以防溢流余心耿耿切而力已謀民亦告病姑少休之以待公飲于北辰登倉北堰上亭者也淮郡二隄五關與海口利害相關而淮南北海口志載不詳今條列如左

淮南之海口二

山陽縣廟灣海口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凡山陽之漲水入射陽湖者自此入於海舊口闊一千六百步餘今濶六百步餘水大至則口與海漫而為一矣詳志

鹽城縣石磧海口在縣東北八里凡高郵興化鹽城之漲皆由此以入於海凡射陽湖水多黃沙亦漫至此南至興化舊阻今通矣喻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四

去鹽城縣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射陽湖由此入淮次於海口也以上諸海口舊本無於近日之於由黃沙而然一堰開修清水時下歲久自通利自昔然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入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亦無停米故堰開修則黃沙業湖水清滿深濶入海處庶無礙也諸小口不能悉

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流於此入海其壩場及村鎮皆有小渠通海然莫足數也故不錄云

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二十五里黃淮之正流於此入海凡淮北諸川皆附焉舊濶數十里今濶十餘里水大至則與海為一矣正口更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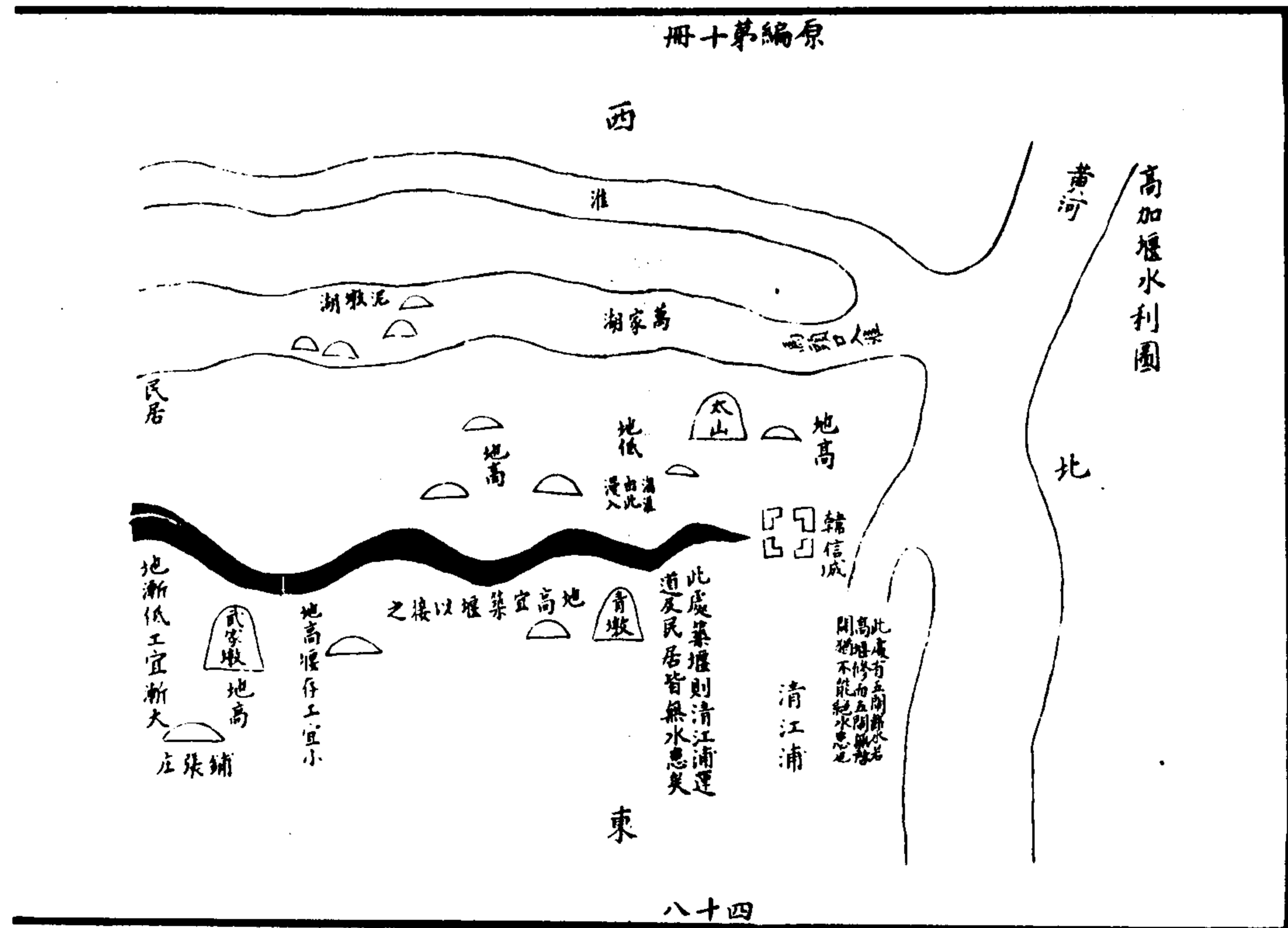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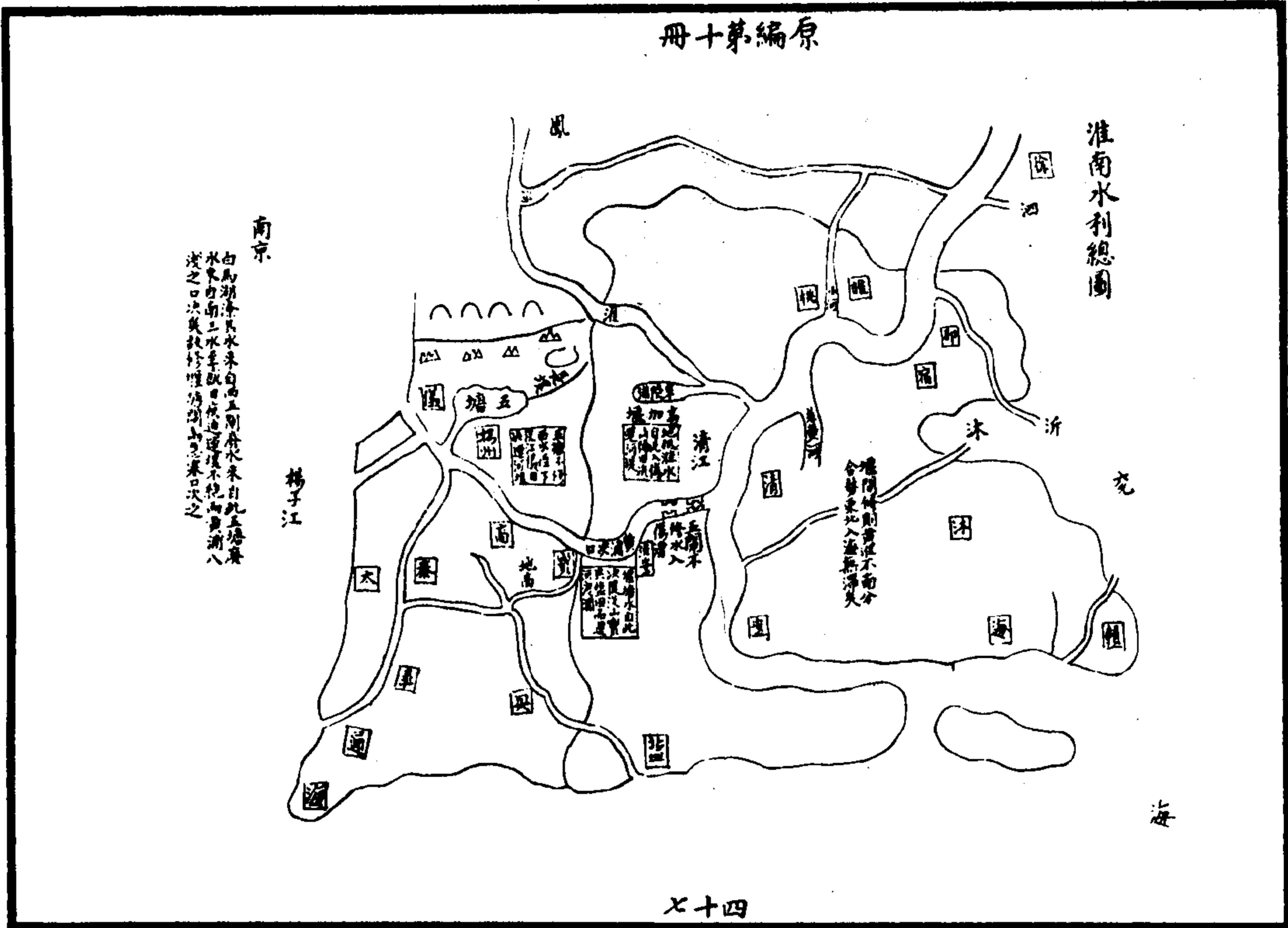
諸小口不能悉以上諸海口今自無淤而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口減半入傍口傍口數十道不啻也若修堰閘使黃淮水勢不南分而合力以之海則新沙不停舊沙自去而上流不為敗矣海水潮汐與海口同但海水推入如禹貢之逆河彼一黃河猶能挾沙以入海今更協以淮水而力益大沙隨水去復何疑乎此條之前及後劉中丞所論皆已明白聞之海濱之夫又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况未可施工乎吳司空可分之說詳在定議與此正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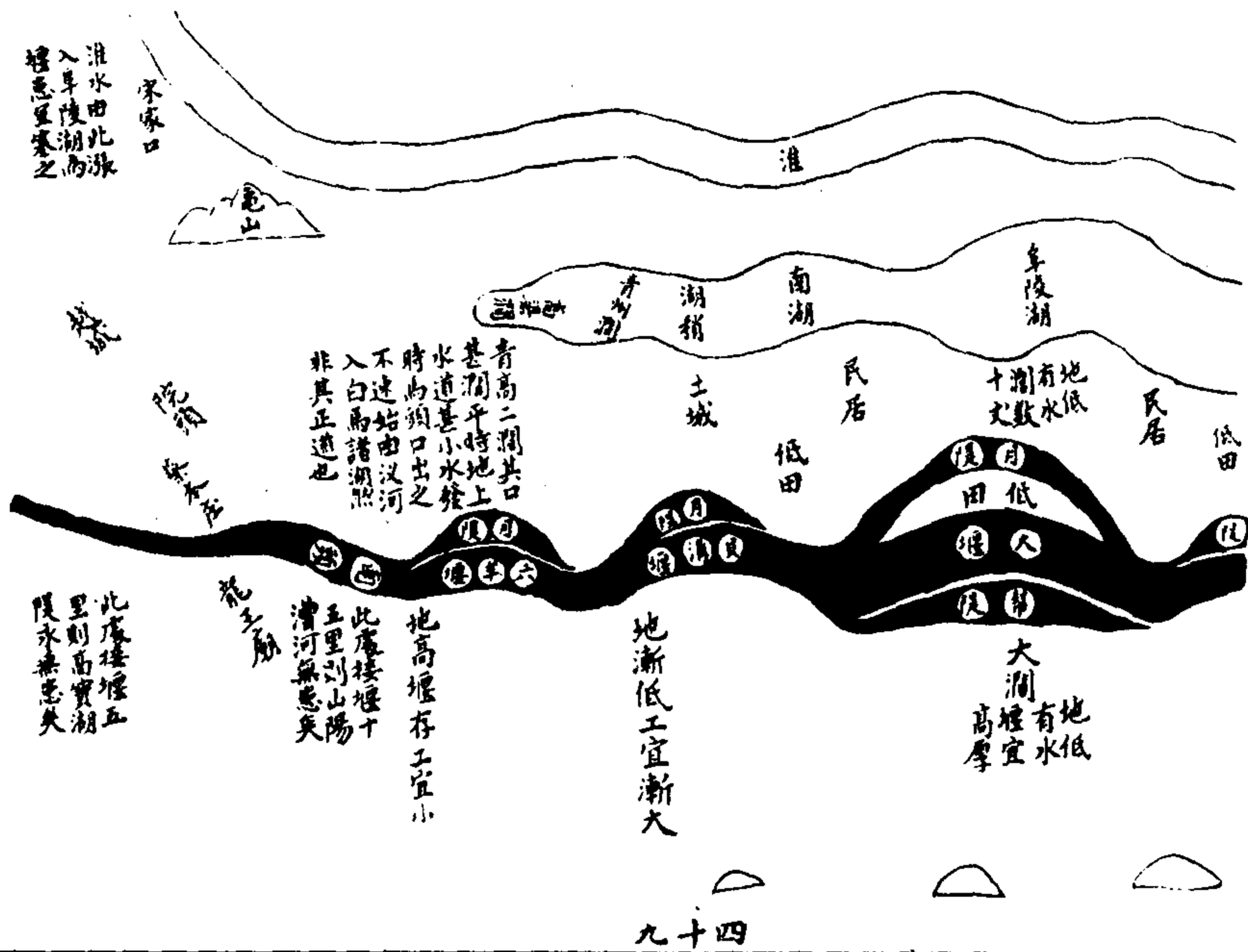
口之水視堰閘之廢興以為遲疾蓋修堰閘以抗黃淮不南分而東去東去疾則海口之水亦疾則無淤矣
夏禹時黃河由北入海自周定王時徙於碛南浮于淮始由東海之口漢武帝時河決潁丘經瓠子通于淮泗唐宋屢決通淮雖入東海無幾何而復北惟元季合淮以之東海至今四百年而不變此天意也何近日之多議乎
揚之地高江淮不能入運河之淤又多有閘洞以減殺之呂泗料角諸口入海又近而無礙故水患少山陽地卑去東海口也遠黃淮驟至堰閘潰敗則波及海陵矣
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從知府邵元哲議重修高加堰又開菊花溝以泄三城之水凡東方之米藭舟楫皆通民稱便焉

五年侍郎吳桂芳知府邵元哲同知劉順之通判王弘化增築山陽運堤皆高厚自板閘以南至黃浦長七十里開通濟閘建興文閘及修新莊等閘主事張譽築清江浦南堤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之水加清江閘土岸以便運舟之牽挽者主事陳瑛加板閘漕堤北接平江伯陳瑄舊隄南接侍郎翁 新隄新隄因挑河出土而為之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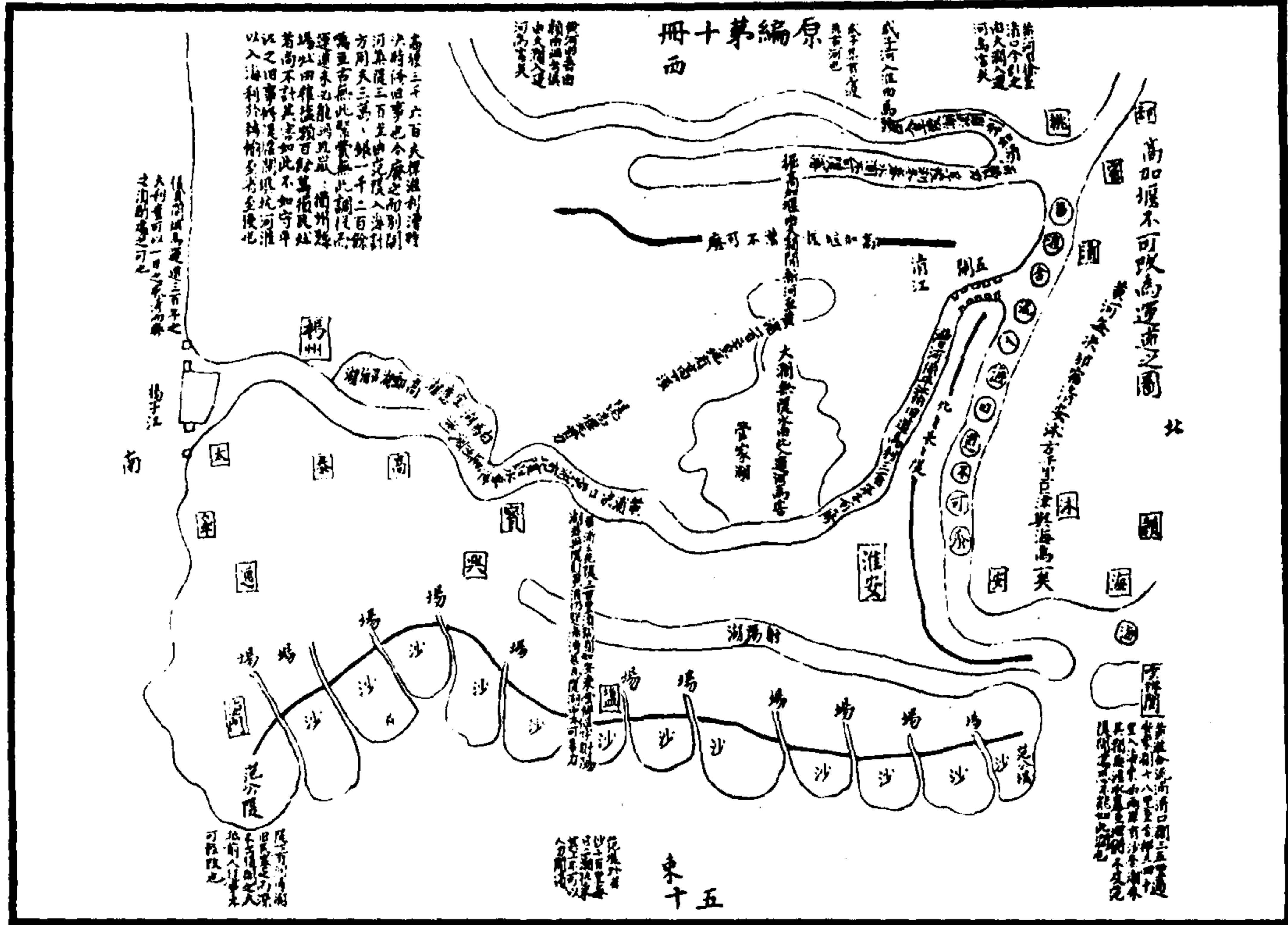


原編第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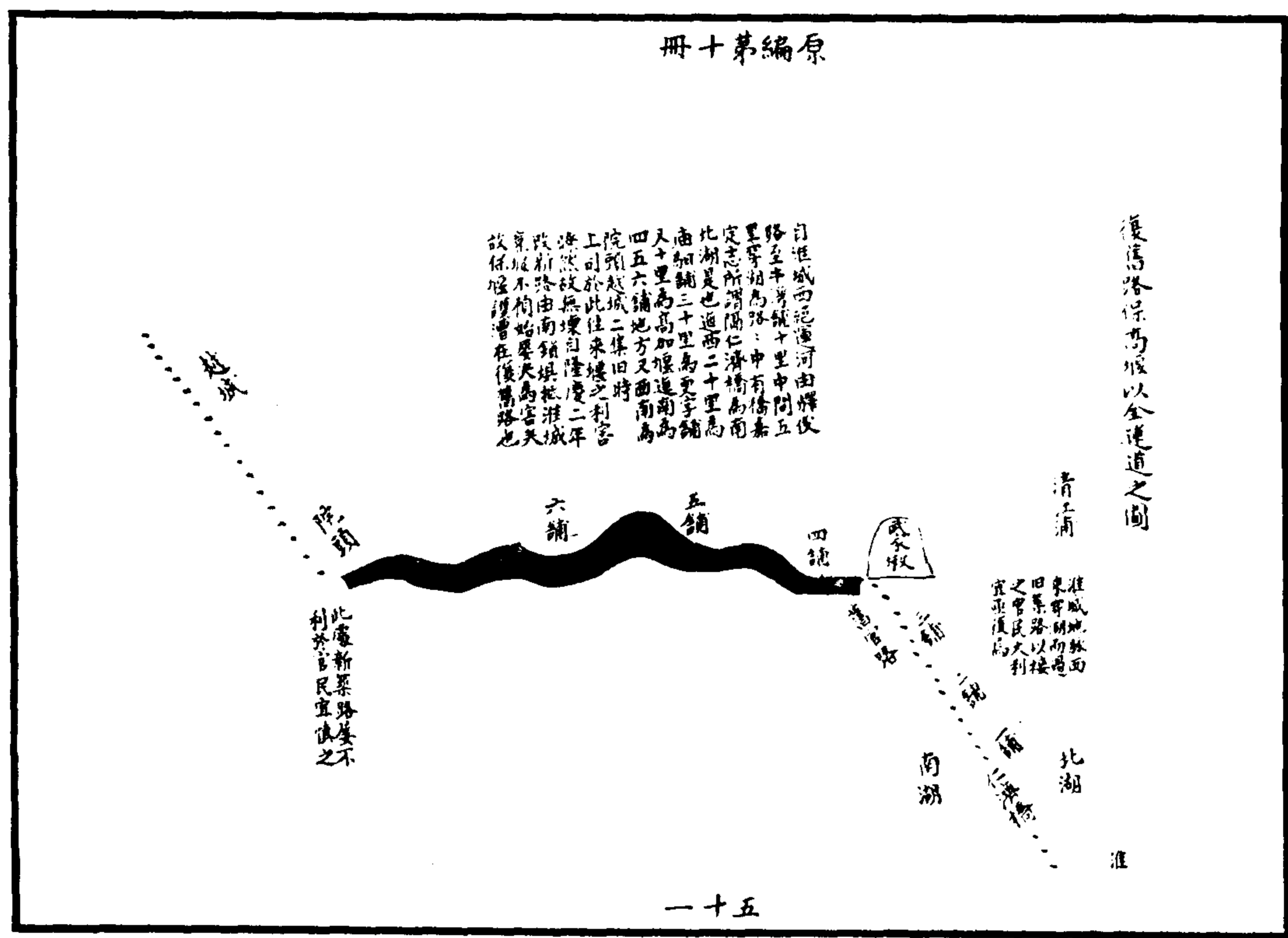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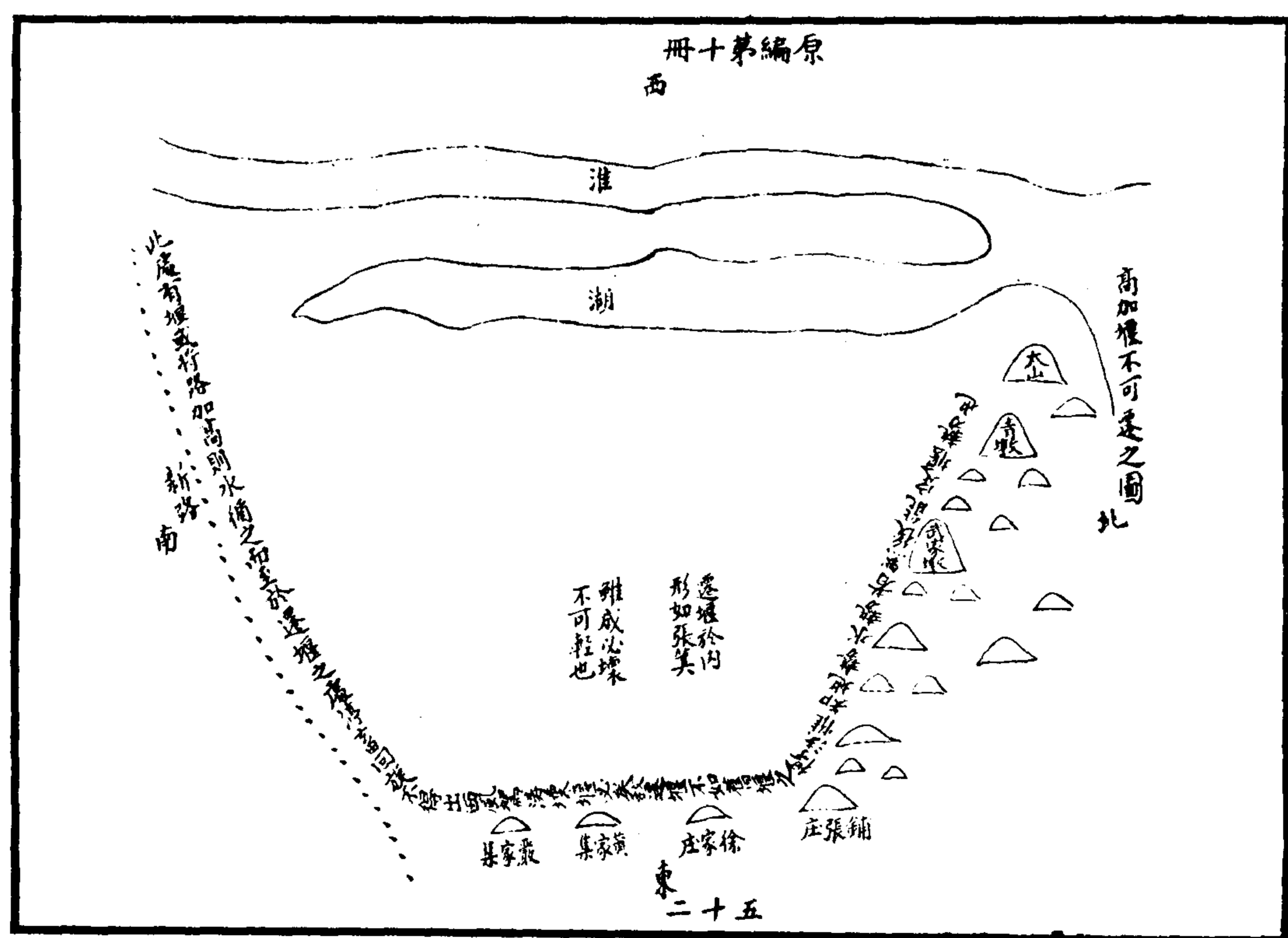


一五七

原編第十冊



原編第十冊



河防一覽 高堰居淮安城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堰內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外為阜陵洪澤等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為迄今最通也堰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及堰址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防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璘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遂以免閘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淫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盩諸邑匯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春土塞城門實穴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注清口遂壅而決水行地面宜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住上源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西河關鍵不止為淮河堤防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五十三

高家堰圖說

自青墩北至歸信城南長五里淮水穿阜陵湖自此漫入相應築堰遏之防護運道及清江浦民居 青墩南至武家墩二十里地勢雖高亦近湖水宜築堰以接之 自武家墩南至官莊東有高加堰長三十里南北兩頭皆高水不傷堰畧宜培補兩頭近中地漸低工宜漸大中間大澗口地極低內外多水工宜極大舊時築者謂此段為大工亦曰大堰其北有魏家墩南有六羊溝地勢水勢次於大工堰邊惟大澗口土遠工難惟計日給銀難論包工計方計大給銀之例其餘土極堅贖取為法土厚數寸長丈餘澗與厚同乃千百年草根土脉結成入水不化以此法土築邊二三層用鞭棍提打相合為一勝于木石法土下有粘土亦有草土相結但無硬面耳以粘土填布堰中用脚踏撥無縫方可有縫無妨此古來築堰之法最為佳久凡用夯杵必用細碎淨土築時徒勞見水則化凡工人憚于取法土之遠樂于碎土苟且成工切宜戒之 堰南頭地高去湖遠不能樹壞舊堰完存又南接堰十五里地又高水又小工如南頭可也接堰南抵官路在茶家莊之東龍王廟之西則山陽之南鄉水無水患運道保無虞矣官路之南再接七里至塘埂地高水不能過則高寶湖限水無水患而山陽之東鄉及盩興高寶之田皆出而可耕矣 堰西為阜陵湖西為淮每淮溢入湖東有堰則從西北馬頭口依處入淮者其常道也馬頭口臨出之不及從東南青州高梁二澗而溢循沙河入洪澤湖白馬湖樹陽湖寶應湖小一技耳東南地高二澗在湖邊其口雖澗至地上僅有尺寸非湖流之正道故無害昔人棄於堰外不為堤防豈無意哉惟淮湖水極大西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冊 淮

五十四

駕濬堰濟敗則牽引黃河從閘口之裡修虞注津湖絕漕渠穿漕隄地皆窪下建甌東注為國計憂而所經之鄉邑皆浸矣然堰之利害與海口相關當觀嘉靖隆慶間堰亦壞則海口輒淤徐邳之河輒澱輒溢始知古人之堰淮不獨為淮揚之運渠而於黃河海口亦有利焉而貞曰九澤既敗傳註以為九州之澤既有��障則上流無潰決之虞而後九州之河始入於海是禹之功先於陂上流而世只以為疏下流也夫知陂則知堰知堰則知禹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五十五

尚書吳桂芳復政府書

伏承下詢河淮分流導淮入江事宜謹據鄙愚用俟 裁察夫河淮分流雖可分北黃河足紓日下淮人受黃之患然職反復思惟至於決句大抵揆之時勢措諸事理竊見淮黃有不可不合者二淮河有不可入江者亦二蓋前代治河皆以民患為急而我朝治河又當以運計為先河既從崔鎮自投老黃河魚溝浪石故道恐將來正河漸次就淤則自崔鎮至天妃關八九十里之間正河且乾斷矣若淮水如故尚可委曲圖濟故或三里五里一開逆挽淮流以合黃或放運舟從天妃廟亂淮從大河口入老黃河以濟運無不可者今任淮南徙則將來委曲圖濟之計一無所施漕輓不通所關非細其不可絕淮入者一也河最濁非得清淮滌蕩之則海口純是濁泥必致下流擁塞之勢愈增旁決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五十六

灌之患轉急故自周定王五年河南徙漢武帝始決入淮然猶時決時塞也至宋熙寧中則入淮之勢成矣歷宋元我朝正德以來幾五百年黃河自淮入海而不擁塞海口者以黃河至河南即會淮河同行循穎壽鳳泗至清河清以滌濁泥滓得以不停故數百載無患也蓋是時黃水循穎壽者十七其分支流入徐州小浮橋者才十三耳近自嘉靖間徐州小浮橋流短徐呂二洪屢涸當事者不務速覽乃競引黃河全徑徐邳至清河始與淮會於是河勢強而淮流弱滌蕩功微故海口漸高而汎溢之患歲亟矣然民患雖亟而運道無虞入海之途尚通汎溢之勢旋定者則猶伏淮黃同途入海之力也今若永絕淮流不與黃會則渾濁獨下淤墊日增雲梯草灣金城灌口之間滄海將為桑田而黃河孟孟無歸焉此其大可憂者其不可絕淮入者二也淮泗入江之說孟

子原屬誤筆考兩貢於江海連于淮泗謂時江淮未通江公海始與淮泗連蓋三江入海淮泗亦入海故江淮各入海始相會合蓋當內地相通哉近日淮水南注轉為高竇則其去江亦遠矣但揚州儀真地形甚高故高竇五湖向未蓄而不泄至我朝廼匯之以通運常平湖水汎溢如近年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則揚州儀真之間亦可開閘開壩稍泄逾額之水若泄至二尺以上則揚儀河道遂漸就乾涸而高竇之水涓滴不雨昨者高郵告急大開揚儀通江諸壩遂可謂無餘力矣迺高郵湖僅減二三尺之濤而揚州灣頭鈔關遂涸回空及官民舡隻阻塞者三十里遂復亟行閉閘塞港兼以而後膠舟其通此其明驗矣故淮河入江之途不可於揚儀求也必欲於揚儀求之則必將掘深揚儀五七尺盡廢閘壩縱湖淮二水入與江合顧萬一江水復溢且引之入則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冊 淮

五十七

之患又烏有極哉此閘二百年運道成規且亦誰敢為盡廢閘壩之議者此淮水不可入江者一也考導淮入江漢魏唐宋時皆有此舉始魏黃初元年造龍舟從賴至淮入廣陵江口廢帝時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通天長薄隋煬帝幸揚州度淮水今洪澤河尚其改名唐魏景情引淮水至天長通揚州劉晏於揚州造船轉江南粟自淮泗入汴抵河陰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趨盱眙入淮訪其跡淮自盱眙天長達六合縣以集與江水合今其遺址見多存者翁見海岱河時已嘗差官備探謂為可行但鳳陽皇陵正南對淮海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為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合入江是抱身之水乃這挑去而不朝入大為堪輿家所忌誰敢任之此淮之不可入江者二也前所稱引淮入江之說非惟不可行而亦不可行矣但當俟秋冬水

落之後議天修高加堰以堵淮之勿南理所當為勢所得為不過如此大抵水土之功最關利害善之不可不深慮之不可不熟新奇可喜之事必事勢為不得已而後可為之苟其舊貫可因則尼父不貴改作伏惟 台慈俯賜 裁定焉干冒 威嚴無任戰懼不宣 萬曆五年六月十八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冊 淮

五十八

鄉人知府胡劬謹請復歸舊制書

夫高加堰修築後隄人已修築單灣河今亦開浚山陽水禍十除其五其未盡除者由牌更改故開未復舊制也何也然河與淮北略山陽入于海山陽去海不三三百里江與漢南略通州入于海山陽去通州不四五百里中間有南北白馬寶應即伯高郵諸湖幅員七八百里山陽地勢卑下不滿東南者實自此始常受水潦而故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至吳關汴溝沿江汴淮毒遂中原隋踵修之皆非社稷完計唐之漕運劉晏稱最然亦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不必通者通必鮮利較然矣故我朝於儀真置壩六瓜洲置壩十一使江與漢南隔于諸湖山陽置壩十使河與淮北隔于諸湖後又置閘五曰板牌移風福興清江新莊故閉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冊 淮

五十九

為啓閉如啓板閘則閉新莊等牌如啓新莊牌則閉板牌等牌閉新莊等牌則板牌為平水閉板牌等牌則新莊牌為平水故啓閉甚易也令官船由牌唱等挨幫序行民船悉令過壩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牌即下板帖席實土牌外又有土壩亦復實築之必俟旬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啓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發濤牌壩隄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不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止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廢新莊牌壩而不用他河之濁水免其泥沙淤淺置通濟牌壩而不閉受淮之清水省其挑撈煩費是以經清河未若為河徑泗州未若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暇論按我朝河渠典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

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于淮河同與淮從未久遠蓋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即但河淮從泗州未者直南射高加堰至置通濟牌壩之所始稍西回合清江口而北向草灣東折以入海新莊牌正在西回北向之間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工巧力之可致新莊牌置此又加之啓閉有制故垂二百年無大患耳今通濟牌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啓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運道多容舟矣或一年全河走飛龍橋或小浮橋自徐州徑下清河口震電憑怒恍惚鬼神狼極南岸斗折東轉水心丈餘橫截淮水淮水性弱差緩於河水或大發或未發皆勒使倒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冊 淮

六十

漾滿洪澤湖此湖幅員二百餘里大勢奔通濟牌灌注山陽又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故自開通濟牌及洪澤湖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者未塞山陽平地常停水三四尺南北白馬寶應即伯高郵七八百里湖面亦常多水三四尺西風起惡長浪打湖隄一線客土破碎不可收拾自山陽至高郵沿湖有隄自鹽城至通州沿海亦有隄中間田地八九百里大都低湖而五六尺新又於淮隄多開大牌減水懸傾滾逆瀉滿其中與海相連沿海之隄淘洗殆盡湖之餘隄為海遊波之底柱也海水潮漲常高於田地之水故田地之水荒為大浸昔之高腴稻麥良田今乃方舟非風不渡每東風作海潮翻上浪浪旁飛艇掃村落荒別草木萬有俱化不但沸騰萃萌矣今開通濟牌山陽通河與淮美往年儀真置牌近年水洲置牌山陽通江與漢美山陽每至雨集平地便

水深丈餘既已飲河咽淮加之漱江吸漢吞吐潮汐意熾萬里貫串四
清掣曳左海民其無魚得乎皆由脾之更改啓閉未復舊制也如曰多
張水門亦治水中策曰舊制小洲無脾儀真脾及新濬寺開各啓閉以
時必使江淮河漢不得入諸湖沿湖限故各有神洞不過尺寸下諸湖
運船已過無用之水以濟農工所謂舉脾為壘決渠為兩者也今開大
脾數十口皆支餘下混不檢晝夜之田濬於窪田以就海儘山陽四
境以為脾亦不能減毫毛况萬分之一可種之田舊時神洞溝洫猶存
用水裁種消渴不與至秋收割開脾放水漂沒成熟田未實與洪水無
異傳曰塞水不自其源通濟寺開山陽之源也况漏天不足西北十九
之水為源乎或曰脾復舊制山陽益城興化寶應高郵通泰等田地當
減水三四尺是運河亦減水三四尺不無淺取曰運河以淺為慮者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六十一

過通漕門至後風脾上下三四十里之間惜民力而不浚三四十里之
河聽水渚千里之良田計亦過美水一也或為圖書之淵或不由地中
行各遇其時也舍今時而不復更俟後時而復之其難哉唯 採察幸
甚

南海龐公尚鴻治水或問云運道自瓜儀則資天長諸山所潞高
寶諸湖之水

或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流注之海也曰淮泗
未嘗不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車子湖
從瓜儀開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由邵伯入芒稻河入江
一也

或問史稱隋場帝鑿汴梁以通揚州看瓊花閱龍舟梁城剪采為
菱荷錦纜牙檣美人撐棹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
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為聚舟馬頭今羅泗橋之西北河
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勢下洩或互達揚州儀真或中
出泥汊河以洩淮泗之水可乎曰此第一義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六十二

四明黃潤玉著海澨萬象內載南京浦子口入六合天長縣有河
出高郵與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開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
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人囑部不行
郭相奎續水生別記云世傳古運河從六合入天長出盱眙入淮
可避揚子口黃天蕩高郵邵伯湖之險除瓜儀開壩之阻或
謂其中有陸地難開者一曰鐵牛墩言其形之黑似鐵其實不
止數尋分水嶺雖界於湖中高不滿數十尺若治山離河形則
五里許為此說者皆未睹其形隨眾道長短耳今細問之應宗
橋起至楊家橋開口圍山下石橋六合縣界共約水程四里係
小湖至貴家集西王橋牛頭山鐵牛墩八伯橋治浦橋陶王廟
六合縣瓜埠口洋子江洋子江至淮河共約三百餘里福勝塘

起至葉家庄分水嶺楊家橋金家庄金家壩應家橋共約陸程一十二里俱軍民田地蔡家橋起至貴家墩西馬殿觀音橋七里寺周家庄楊家橋隱奉庵香閣口張思塘福勝塘共約水程二十五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一大河灣起至胡家渡龍王廟得勝河魚巷口戴家窰北內東南蔡家橋共約水程二十三里俱係官河寬窄淺深不一劉家灣起至曹家塘曹家園曹家衛梁家坡陳州塘大河灣共約陸程五里皆係軍民田地王家壩起至三九澗劉家灣共水程四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一小澗口至西溪小溪馮家庄劉家庄清塘胡家壩曹家衛張塘顧甫塘戴家塘金塘劉家塘王家壩共約陸程一十七里俱係軍民田地高低不一長縣北至盱眙界七里店胡家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冊 淮

六十三

起至辛家橋瓦雪壩小澗口共約水程九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一自此

原缺一張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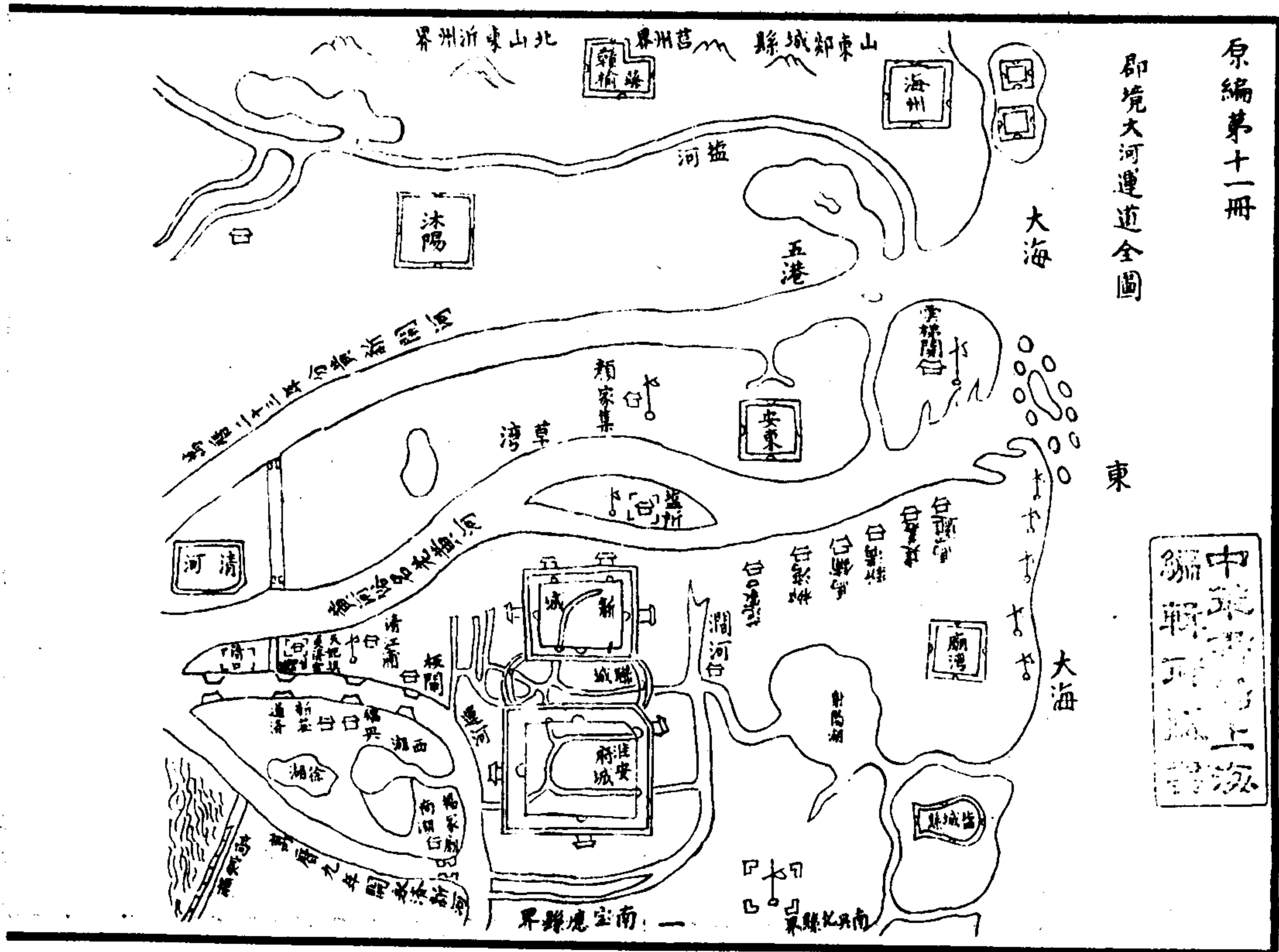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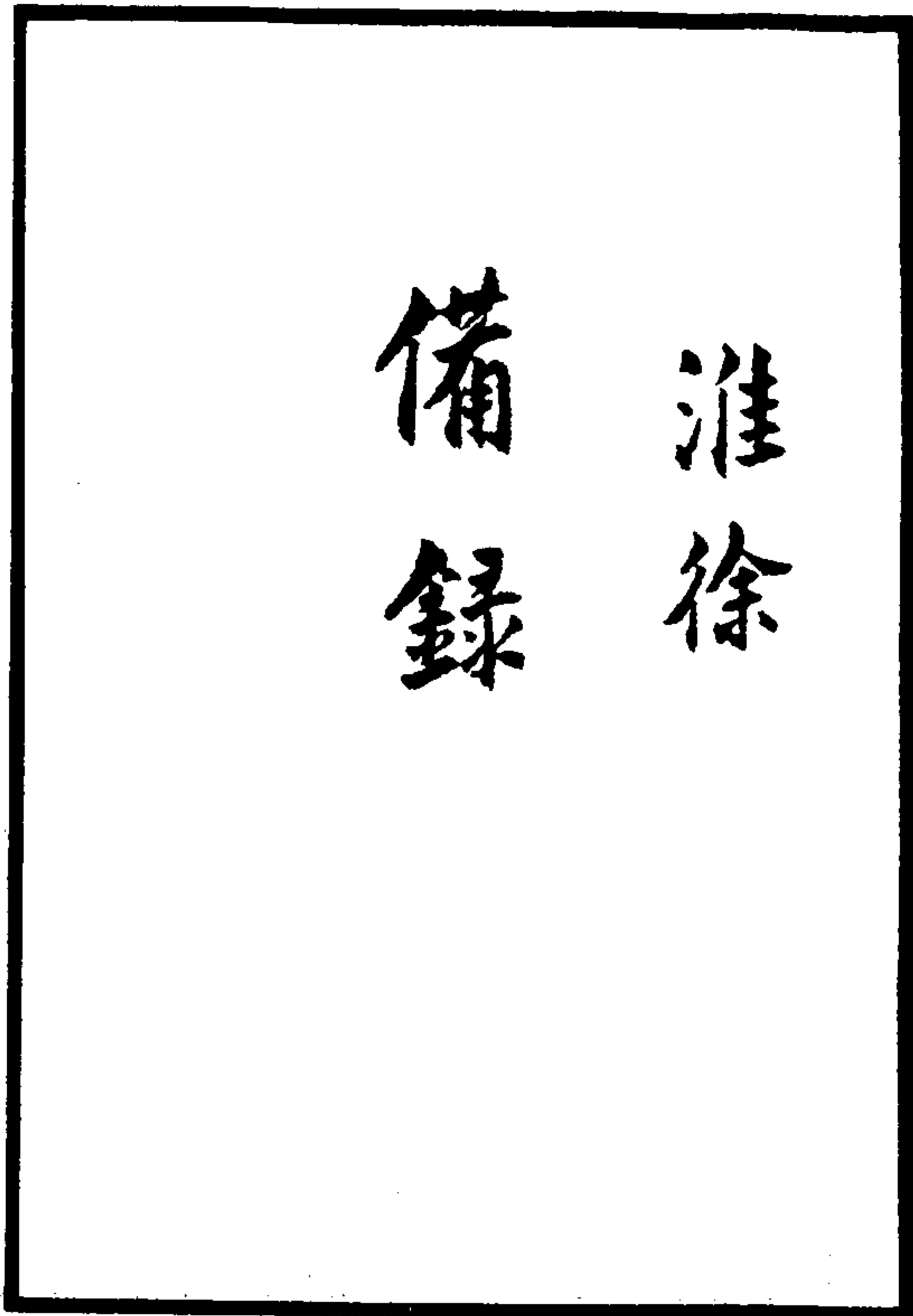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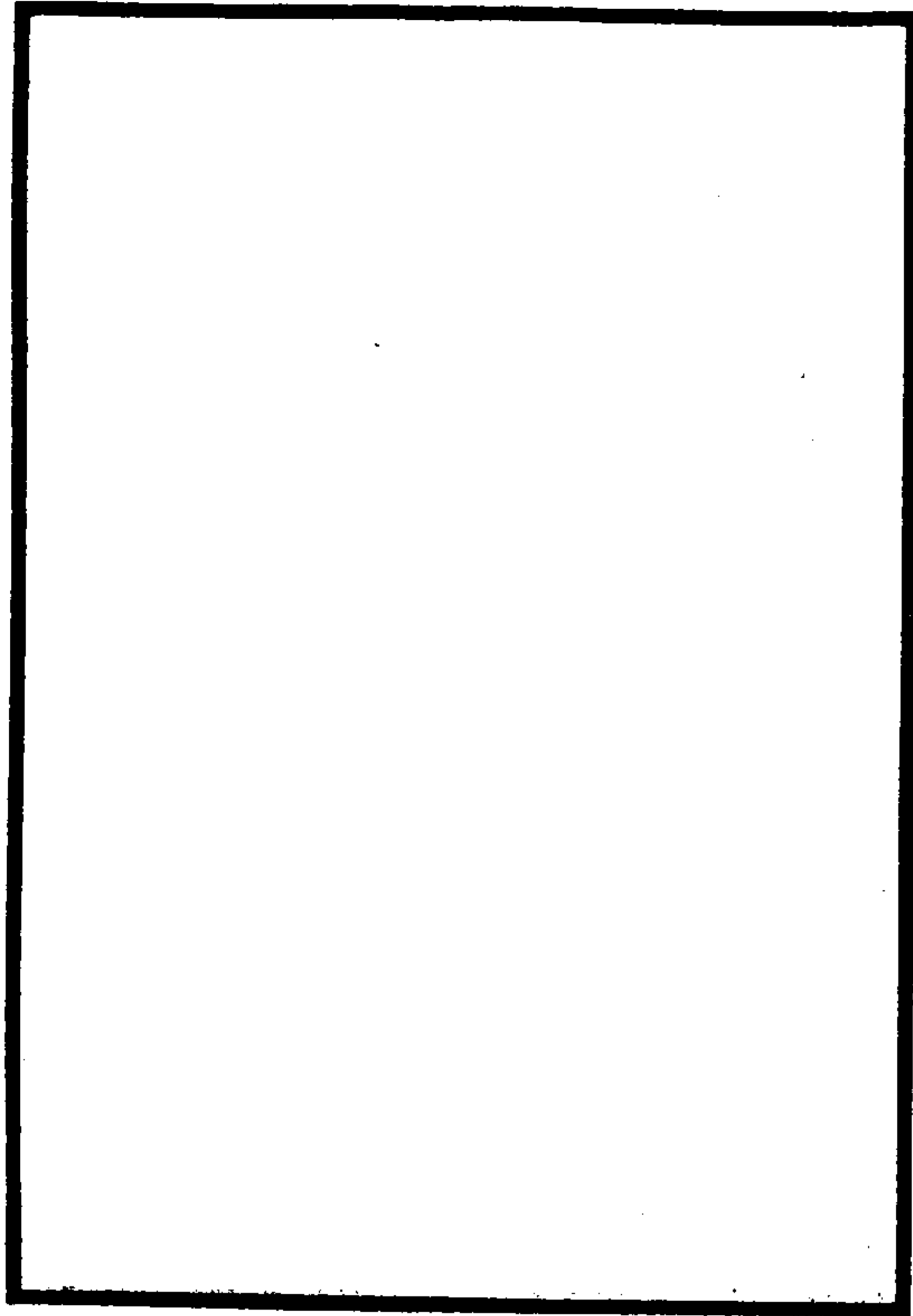
夢溪筆談淮南漕渠築堤以蓄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石伯瑛謝公所為程李翱未而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堤大聖中監真州排岸司石待禁洶鑿始議為積儲節水以省舟船過堤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輪為發運使制表行之始為真州湖歲省冗卒五百八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剛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量量一石自後此神召備龍舟華莫諸堤相次發粟至今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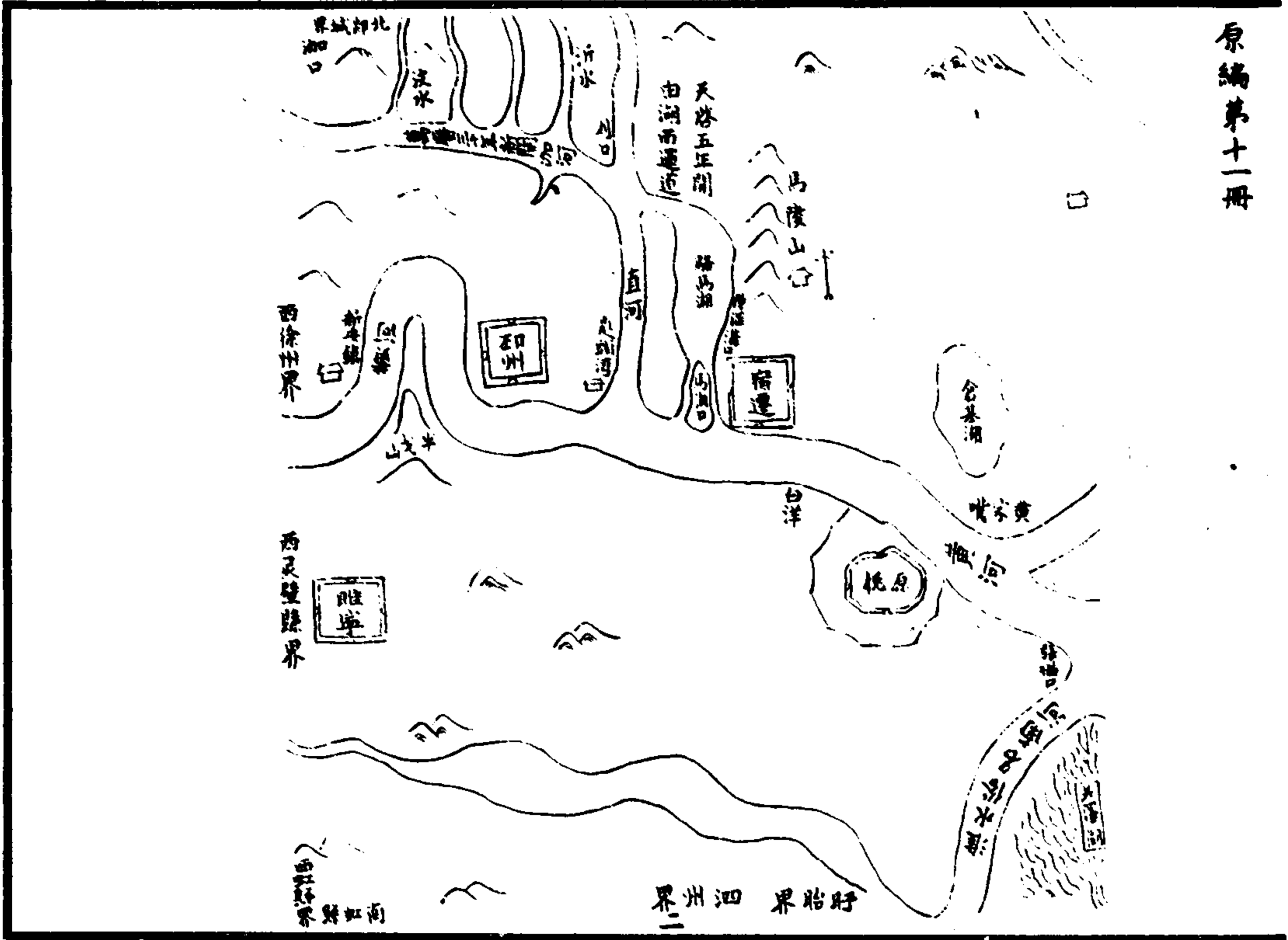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冊 淮

六十四

淮徐備錄





山陽 淮河四時之一在州西約五里許自州西山陽縣界入淮中至黃河

源遠多不願其為其中原入海故道也而淮安舊蹟自山東河南諸水

十淮泗今合黃河併入於淮矣黃河自汴城至徐州經宿遷桃源三處入

由毛家溝抵清河縣後謂之大河口會淮流過之溝連安東下雲牙開入海謂

之老黃河嘉靖初年三義口塞南從清河縣前亦與淮合謂之小清口經清江

南至草灣轉西南過淮安新城北連安東萬曆四年開草灣河成分為高

四十餘里復合過安東地入海十六年開勸河常給事因淮設 祖陵

抵於強黃而不能渡覽意欲復老黃河 草灣河此年海口橫沙黃淮下流

三義道知府張允濟力持不可開乃止 官若黃河每水發則有通城之

患萬曆四年兵備制使許應龍議開 運河古山陽清也借開皇六年黎

此河直達安東於是即之水患稍舒 運河和溝出於末口即新城北

北偏也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津而廢之五代亦以不運而漕周以平

而漕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承疇以漕運而復之明已籌新法以復宋

為船楫之制自即城西北運漕轉於西南 故沙河即馬沙可在治西

史稱運漕河口皆平江伯陳璘之力也 故沙河即馬沙可在治西

不免沙山陽六十里風濤之險宋轉運使奇繼繼開此直達清口復

開漕洪澤歲久失關承樂初平江伯陳璘因需漕開通置閘蓄洩更

復置常盈倉於旁積糶以備轉兌 永濟河治西南自揚家廟上達清

為公私便共置五閘以清蓄洩 永濟河九斗總漕尚書凌雲其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

清江浦黃河匯流之處及清江浦運使仍舊由城西故沙河以出清

口而此河並存今貴以漕運民田中有漕河十餘處天啓四年加漕

去治東南五十里東入射陽湖而南連黃河 漕河治南五十里而

漕梁塞以連漕城高郵寶應興化等州 漕河治南五十里而

深則水入射陽湖嘉靖開漕修 沙河在治南上漕三城諸水不

易果漕流一泛沙漫平陸皆 王公宗沐乃環城築堤長數十里

而三城內沙水不可渡乃 漕河長三十里東通射陽湖西

人身之歲取府糧金二百 兩為修之費先 射陽湖治南

復兼土首加意深濬乃 食貨大通之區也 射陽湖治南

為界其間約三十里周 迴三百里漢唐後王百有

此嘉隆間黃淮失源清 高寶廣防并注於湖日見

年趨漕漕公署置諸 帶金三十里城知縣 管家湖

山陽志云 兩營仁濟橋為南北二湖宋嘉定間安

南皆坦夷之地 難于設險向北二湖有地不廣

而敵不可向 設使水為盜決泥濘深遠斷不能渡

而敵不可向 設使水為盜決泥濘深遠斷不能渡

新河與運河接取土填壘打岸則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運河與湖連水而後利形勢甚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內蓋三堰則利則通仙山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高陵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白馬河與高良湖通流九十餘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水陸之利溥矣

鹿縣西接山陽縣中流為界自故晉大陂湖去治西南一百里北經三十里至喻口北沙入海詳見山陽縣志

界其源自魚鱗湖由馬鞍湖去治西三十里西一黃環三官河在馬鞍湖西南馬長江以遠射陽由馬鞍湖去治西三十里西一黃環三官河在馬鞍湖西南

自大陂湖去治西五十里西塘河去治西九十里西官監二河來東塘河去治西

亦自大陂湖而來蘆溝河去治西六十里西塘河去治西六十里西官監二河來東塘河去治西

南六十里自萬里河連石鏡口與東界河去治西六十里自通奉入定港流入

與化分中為界西北入大陂湖自陽河去治西六十里自通奉入定港流入

湖舊運河去治西北七十里自新運河去治西南四十里水自通奉北流經五祐封

子河去治西一十八里則門頭西自以河去治北門外三里自通奉北流經五祐封

陽入射

清河 大清河 小清河 北三河口分大小二清河大清河在治東北八里

入治西北老黃河口連縣北流溝鎮一帶出治東北大河口連淮今淤淺小清河在治前百五十步東去入淮治初黃河從徐入本河水遂通河萬曆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六

三年總書尚書稽賦三角湖去治西北八里四圍高阜積雨水萬家湖治東南大加於今始疏通

里正西通七 富陵湖 舊有溝通淮來 年當後北之地今清河之高隆變以里溝入清河

委官量船物料以備魚油網縲之稅然歲額只二十七兩而湖利奚啻十倍知府薛榮招徠逃亡改科於里甲辦納聽民自採地任不多而施利溥焉

柘源 泗河去治北三百步許出山崇河去治北四十里在崇河鄉其源西

杜村湖 去治東南三十里倉基湖去治南七里積水四時不涸水溫通新大在湖去治東南三十里積水不黃壩新河萬曆二十四年分黃導淮開掘自三湖測水漲通于丁家溝入河

安東 淮河 經治南百步餘東流五中連河 刺連河 西連河 中連河 治北十餘里北通官河南連市河下流三里入東連河三十餘里市河去治東百步上流三十里為西連河如東連河自西北大湖來東南入淮市河餘即大東二城相間之城也 射陽湖 治西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大湖西通沐陽縣城湖東自中連河入清河 射陽湖 治西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大湖西通沐陽縣城湖東

安東各得與河在治東南百步許又名龍河東與河去治東一里許通官河治三分之四

北三十里源自西連河南通中連河東流散入大叉河 小叉河 北五十里西連河等河入淮北通海州諸鹽場舟楫之便入大叉河

三十里至小叉河自沐陽古寨河去治西北七十里西連河大坊河去治西二

入支家河 支家河 南通山陽縣新溝及孫村舖入淮 成子河 去治西

自古入響水溝去治西一里許舊有迎賓橋元季埋塞洪武三年重挑北

家河 東連北通黃沙溝 橋莊河 去治東二十里南濇口河 去治東二十里

入河十字河 去治東三十里南五大河 去治北三十里西自夏口河 去治東

五里西自官朱家莊河 去治東北四十里西連河去治北三十里北通官河白頭

河 去治北一百里西一帆河 去治東北五十里南樓平望河 去治東北

河 一百里 白陽河 一百里 峇河 九十五里 七里河 一百一十里 一團墟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七

去治東北一藍蕩河 去治東北一百五十里已上七河一帶相連張網海口

河 去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南樓五港口 去治東北七十里當城河 七里

傳湖 去治東北六十里西自大湖流 飛湖 去治東北六十里西接官河東通

一河孫村浦 去治西南一十二里自支家河入浦復南流入淮 戚家

浦 去治東四十五里界溝浦 去治東四十五里 逢村浦 去治東北六十里

浦 去治東北七十里 大飛浦 一治東北八十五里 自豐溝浦 去治東北一百

俱東流入淮

沐陽 建陵山 去治西北一百里山形南北 韓山 去治東北六十里山南有楚

故名今沐河按周禮注云東楚即青州郡考其故迹西北自馬存岫諸山

流馬寒沐河潤會流而下至陸境分為五道一自麻家埠經陸南一百二十里

東流入大湖治東北故以名此沐水之正流也一自高塘溝分流入壽墟

湖一自新店分流東北入大湖一自張家溝分流入連水一自張家溝分流至

下埠橋入大湖此水之分流也正流近因沙塞春夏泛溢秋冬涸乾每歲冬常于張家溝築堤障水東流入蘇前河以便舟楫 碩項湖即大湖東九十里與安東海州各隸三分之一說見安東

海州 胸山 有龍潭清甚始皇曾立石其上以為秦東門 孔聖山 與地要覽云孔子開官於知子嘗登此山以望東海故名又名古城山 畔有故城基廢石址地理新書以為即古海州南宋防胡守戍于此十有龍潭東有海龍池

山 去治東南六十里山多黑石漢東陝山 西陝山 去治東南百里東陝居海山 善信信馬楚王鎮于三處即此東陝山 西陝山 中陝居海陽二山對峙

伊廬山 去治東南八十里上有龍祠一 羽山 去治西北百里即嶺縣屬馬首

於羽山之賦山名曰羽首以此唐陳國詩羽山 馬嶺山 去治西北一百五十里

接沂州 蒼梧山 在東海城北海中有九嶺如九嶷之勢故有巨平山 北三十里

南接東海北抵龍潭又有龍雲山即巨平之北嶺昔有沐鹿遊山 在海中平

今海運所 平山 東海城北 西石島 崖故名西高公島 在海中東去海城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八

十里上 蓋敵河法治西一里許源自羽山 漢流入新溝東流至洪門橋及獨連河上源引沂水及余墟湖之 高堰河 去治西南八十里 官河 去治四十里起自新河水經石梁及里土灣入海 西五丈河 在潘家 龍溝河 去治南

小浦 源在治東南七十里 于公浦 去東海城北十里漢于白海浦 去東海城大

美浦 在東海城北十里漢于常路浦 北四十里漢雲浦 北六十里社林浦

北六十里漢雲浦 北八十里漢徐濱浦 去東海城北四十里上宿城浦 在東海城

里四面俱山 舟沃壤 浦浦俱通海 湖舟船漁鹽之便 漢門 漢門 漢門 漢門

倉舊 漢上人行道由吳門 漢此填蓄水通漕運 漢田 王信 漢張氏 漢開 漢此 漢移 漢倉 漢於 漢樹 漢浦 漢運 漢此

贛榆 吳山 去治西北四十里昔有吳姓者居此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治西五十里山之北有 阿夜山 去治東北七十里與嶗山相對之東有觀音

嶗山 與此相對故名 沂州 東流經縣 界入海 膠河 在縣城外源自沂州西

漢 漢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九

海潮沙往來民居 細密有巡簡司 邳州 嶗山 去治西北六十里尚書 漢通云嶗山 在下邳 漢西 漢南 漢石

宿遷 嶗山 在城北人稱嶗山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泗水自嶺口流出四時不涸東流至嶺山周回二里其水如馬大小河治
東南一十里其源出許皂河頌社下流入泗水底泥黑故名馬湖一十里由
入泗以其沙狀故名 泗水頌社下流入泗水底泥黑故名馬湖一十里由
漢口上立湖由新溝入泗上泊水湖由武家溝入泗白鹿湖去治西南五
通泗新河馬湖西出陳留海口連大黃河經陳留二里

睢寧 睢水 泗水西南自宿州靈璧縣東流經治後又東四十里引黃溝入
漢文路之地一即合湖于治西北七十里合湖即州沂水南會峯山湖湖去治東
北四十里其源不通河後因治武中上薄陳許溝湖水東流二里許南流于
世能疏通以去水患南北四里東西八里 許溝湖水東流二里許南流于
許

府舊城 晉時所築東晉又事此為重鎮新城去舊城北一里許山陽縣北辰
時秦土城臨淮漢武十餘年增築以資慮廢城磚石在兩城之間
撤建之內臨淮河東南接馮家溝北接長淮周七里二十丈城嘉靖三十九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十

年倭寇犯境時漕運都御史章煥廟湖鎮城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海上
准東造鹽稅額舊二城故曰鹽城 廟湖鎮城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海上
所去該城舊址海州皆門戶諸場通中之巨海舟楫集商貨車通海此望之
民共謀三十八年又據四十八日軍門置鹽池以無資而廢為晉十九年倭
欽休孫會謀建於原址軍門應之所謂鹽池也 廟湖鎮城在府城東一百八
有妙湖湖內有官倉戶部皆運糧船工亦東西河船此西湖甯市在運河
二十餘里河之南有官倉戶部皆運糧船工亦東西河船此西湖甯市在運河
二同知營鎮所設司河此主簿各衙門駐劄實重地云 西湖甯市在運河
樺林埠商雲樺閣治東海口墩臺十座大河衛指揮一仁字壩 義字壩其在
貨聚集 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過清 禮字壩 智字壩 信字
江口於運船運此入淮渠東為樺林西即城基 禮字壩 智字壩 信字
壩限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過清 禮字壩 智字壩 信字
壩限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過清 禮字壩 智字壩 信字
壩限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過清 禮字壩 智字壩 信字

治西南一里上開度在東去下開度在東去下開度在東去下開度在東去
故晉渡城村倚家溝渡 西向百十里許清河渡西五十里天順家可渡
自清江浦東下十里草灣分而為二其南為草灣林池山是淮長府城下至
其北自草灣分流過東家嘴新河口共十五里至順家渡又二十五里至
舊黃河合流又清江浦渡上下

鹽城 沙溝海口 沙溝海口今沙溝營 睢寧渡 治西北一石磯口渡一里
在縣治東門外二里舊稱海州名曰沙溝海口渡水溢則災此入海以故水
勢每夏秋漲水溢入運河傷田苗每秋漲水溢入運河傷田苗每秋漲水
皆得石名曰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
皆得石名曰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
皆得石名曰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石嶺

轉相以侍其以堰 縣治西北一百里長三都歲旱則寒 河公堤 治東門外二里
通商賈侍其以堰 縣治西北一百里長三都歲旱則寒 河公堤 治東門外二里
通商賈侍其以堰 縣治西北一百里長三都歲旱則寒 河公堤 治東門外二里
通商賈侍其以堰 縣治西北一百里長三都歲旱則寒 河公堤 治東門外二里
通商賈侍其以堰 縣治西北一百里長三都歲旱則寒 河公堤 治東門外二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十一

安東 顏家河渡 縣治西三十里河古淮堤岸以東直往治東一百四十里起淮
淮水泛濫接來石邑言行錄通事海州皆濱海州沙日城下土田存而不可
葦蕭荒文正公監西漢東自朝請築海州沙日城下土田存而不可
葦蕭荒文正公監西漢東自朝請築海州沙日城下土田存而不可
葦蕭荒文正公監西漢東自朝請築海州沙日城下土田存而不可
葦蕭荒文正公監西漢東自朝請築海州沙日城下土田存而不可

以便永安堤... 羅家口堤... 廟灣渡...

羅家口堤... 廟灣渡...

廟灣渡... 淮徐...

欽差總督... 淮徐...

院右食部... 淮徐...

明年... 淮徐...

六月... 淮徐...

御史... 淮徐...

督理... 淮徐...

淮運... 淮徐...

清江... 淮徐...

長淮... 淮徐...

八隻... 淮徐...

右水... 淮徐...

守備... 淮徐...

京江... 淮徐...

淮揚... 淮徐...

興化... 淮徐...

工部... 淮徐...

...

...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五年... 淮徐...

年... 淮徐...

井山... 淮徐...

務同... 淮徐...

仍設... 淮徐...

年... 淮徐...

惟... 淮徐...

...

...

...

...

淮安府志河防、按淮之源西自桐柏東經鳳陽泗州稍北經清河縣南又稍北趨即後襟安東縣入海者其本體也其北自徐邳經清河縣北稍東而南趨于淮則山東泗沂諸水合流南行淮所受支河也本皆清流黃河則西源崑崙東經天津衛入海沂河則西源河南蒙陽東經千乘今青州樂安縣入海固河沂之本體也後山西沁河南斷黃河黃河決斷沂河自朱仙鎮東濟南經留城超徐邳亂流直下其勢奔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入于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與淮敵體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身亦皆黃流而支河反為主矣加以南接運河穿塞代變土脉水汛關隘有由何惟乎水患日甚耶以淮之運河言之胡元故道由揚州直北經即東入淮維連海有遮洋之險建徐有清口之險然而運並行各有利害 國朝海運寢廢專力漕渠平江伯遂改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十四

即西環管家湖西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設河口壩建新莊間接黃河口為運道出入又自淮安至寶應以南作涵洞數十餘處以時啓閉乾不病鰲濼不妨農一時稱便然黃河勢高南趨益順而東流之勢潯後即後大河北岸淤漲潯從南偏春夏水盛不惟即西之南入運河者勢不可支其遶大河而東者緣北岸勢高障之使南、岸勢低舊堤塌更無攔阻即城迤東漫為南侵故大河之委流益障入海之故道益微即之東西南三境歲有水患淤梗無常此之故爾頃年議者因運河壩口北接黃河口春夏黃流汎溢及其水消涸流勢緩淤沙射入運河歲煩挑濬運塞之稍却而東乃南鑿三里溝西接南來之清其建通濟開為運舟出入之口以避黃河之淤沙似矣殊不知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乃使黃之水西入清淮接通運道其勢西分則東流益緩自即北而東入海故

使可以舟遂致閉套所在荏苒積沙岸不可破而尾閘幾於不洩且黃河俯就淮河其勢不盈尺尺雖高卑之形有定然自黃河來水多四五月發風泗來水多七八月發則消長之時不齊故河長固當潰淮、長則亦潰河不可以定形求之惟其交鋒傷而未痛至若泗州河身視三里溝運河高餘一丈自高趨下其勢陡激以區、之漕渠為默測之歸宿故輒令決岸壞壘橫逆四出而莫之或禦其或潰運河而北則必崩五壩掃河頭湖嘴諸市復與淮為一矣此則泗河獨發之害猶可言也倘黃河並發南北交潰於是桐柏之委沁沂泗沂黃河諸橫流湧、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之高而入於江也其不溇洄淹灌於全淮之境乎其水即西有管家湖西湖滿而易溢即南東有射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亦入海別徑也然射波雖大淤斥已久土人障之截回西流水小溢則不能滿其量大溢則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十五

能容不滿量則不接廟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淤溢而其下流又為范公捍海堤所持故水無間大小至淮南而止聽其自落勢使然也豈有海高於淮之理哉使海而高於淮也是海之量有限矣烏能納百川哉此漕海之說所為迂也蓋淮水今日之大較云、或謂山陽水患莫切于清江口莫急于北河之老岸堤舊口寔平江伯創挑運河、運河即至惠濟祠南鑿開以接北河、今北河其法全仗水平清江口自新莊開而下因其卑高建為五開板開而下取淮陰驛至平河橋南抵水保堤湖鑿渠置開設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慮北河溢漲則南侵漕河於是堤北河之南岸起清江浦沿鉢池山過新城柳浦渡迤東長四十餘里以護漕河而石甃難嘴於草灣對岸之衝以護堤慮南河漲溢則北侵漕河、南河即淮於是築漕南之高家堰起武家墩經小閘大閘至阜寧湖迤南長二十

六里二分里之半以護漕河而磚瓦池洞於高卑有辨之界以護堰一防北河黃流入口不充泥淤一防各閘啓閉無時不免洩洩故運河只許糧船鮮船應時出口都漕遣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運船過盡口即築塞五閘匙鑰掌之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隻悉由仁義等五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而嘉靖初年士大夫過淮尚盤壩云乃今有大不然者議者不察遂塞舊口開新口且不究平水法度大約水與通濟閘齊則皇華亭前已深三四尺矣而南河北趨之勢反却流而南夫南河主也自黃河南潰而北河始大又使南河却流兼引北河變同趨于海之性而同注於漕渠即兩河無事之時東流勢緩海口淤涸加於昔時或南河水發則盡新口洶湧奔拜往衝閘決堤漫湖壞壩不掃河頭湖嘴諸市而潰入北河則南出高家堰席捲湖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十六

破諸涵洞而越包家諸園北河岸堤撼蕩頹圯日甚一日時或北河水發其西則注南河破運道汎溢於高家堰而其東則薄北河極鷓嘴破堤岸汎溢於鉢池河頭湖嘴諸市此則南北獨漲之患也時或西河並溢則上至清河印宿下至高寶鹽城蕩然一壑故舊口宜復開鑄宜謹也又謂印城之西漕渠之北就老岸之堤築五壩之口以復車盤之舊沒五壩又塞之渠通官民舟載之便因浚出之土夷零積之沙以實堤內之窪則生意展見繁盛又謂印城之南漕渠之西有徑河有管家西南諸湖漕則入漕渠東岸堤自城南包家園至寶應界可六十里有涵洞有平水閘水滿則過閘入洞外有溝接受閘洞餘水會諸州澳不妨田疇且資灌溉與涇河並橫走而東並入射陽湖泊鹽城縣南出膠腕口以入海印城之東有閘河有馬遷建義諸港各順趨南下閘河則鹽城巨根舊道而縣貨

賄所通馬遷諸港則東偏諸鄉落高阜回流所經中間各有田疇各有溝洫或順閘河或順諸港各入射陽湖由湖灣泊鹽城縣北出得海堤以入于海河港開洞溝洫之蹟所宜修復此一說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汎濶蓋黃河上流往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地形高卑不甚相遠雖泛濫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場直下徐印地高勢極衝澗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深為深淵下埽植椿百計難塞幸而堤就雖能束水在堤其實水行地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故道也治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閣下淤套常場富自滌而海口廓矣桃宿以上不憂停淤此一說也或謂印州下流有鋤頭灣河流二十餘里行緩沙留故印徐漲塞然鋤頭一灣又係印城風氣所鍾不可改易當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流任其漫散直須從印州以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十七

力濬河身之積淤河中必見老底兩傍必見老岸則水由地中而缺口自出河底既深則老岸即堤岸外即田矣直以築缺之力而濬老底以打堤之力而清老岸此一說也

天啓六年自六月并閏月南旱北霽淮源黃漲高於淮數尺倒侵逆淮三十餘里而通濟開外出口之處泥淤壅塞幾不可舟上下焦慮於是條議紛紜有云開天圮開龐家灣開烏沙河傍舊渠以通黃河者但細覈嘉靖以前水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淮徐

十八

聞德歲糧船春往冬旋重運北竣於六月初一日將口開塞閉以避黃灌裡河其外口雖於此時不用行船待伏秋水退九月開閘面空冬深冰消挑落河道以備新運此昔日之兩便也邇來狼運愆期秋去春回四七月正在盛行之際

古時此渠設為天圮開閘時備空船車盤徑踏原未嘗通水通舟正慮一通則洪流汎濫不支此皆不可行也還仍河口故道及時疏濬為長策耳至七月初一二灣泥連澗西南風迅淮流驟漲沙壅盡濘運艘飛渡誠河伯之若靈亦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淮徐

十九

沙首有欲復舊渠者謂可開廣者人一見於成案合上履神廟前軒之重乃華夫總理河道衙門特簡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華嗣總理河道以重

其萬於萬曆九年修高加堰耳... 正河淤澆... 徐氏備... 分設水勢... 題奉欽... 且測水... 大率謂... 刑吏... 河流... 一夫... 後夫... 則下... 他日... 備皆... 兵備... 萬曆... 即... 朱... 北... 中... 防守... 上... 督... 之... 防... 各... 何... 曰... 格... 起... 遇... 二... 守... 荷... 夜... 各... 十... 不... 之... 備... 所... 司... 曰... 風... 格... 起... 遇... 二... 守... 荷... 夜... 各... 十... 不... 之... 備... 所... 司... 曰... 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

則下流水... 他日亦... 備皆足... 兵備... 萬曆... 即... 朱... 北... 中... 防守... 上... 督... 之... 防... 各... 何... 曰... 格... 起... 遇... 二... 守... 荷... 夜... 各... 十... 不... 之... 備... 所... 司... 曰... 風... 格... 起... 遇... 二... 守... 荷... 夜... 各... 十... 不... 之... 備... 所... 司... 曰... 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曰風防... 格... 起... 遇... 二... 守... 荷... 夜... 各... 十... 不... 之... 備... 所... 司... 曰... 風... 格... 起... 遇... 二... 守... 荷... 夜... 各... 十... 不... 之... 備... 所... 司... 曰... 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一

則下流水... 他日亦... 備皆足... 兵備... 萬曆... 即... 朱... 北... 中... 防守... 上... 督... 之... 防... 各... 何... 曰... 格... 起... 遇... 二... 守... 荷... 夜... 各... 十... 不... 之... 備... 所... 司... 曰... 風...

總督漕運兼巡撫後題名記 呂兆熊 明興之報議河運也自唐順始也其
卒開今運河北即元會通河自濟寧運之通州南即宋沙河疏汴溝通江淮達
之濟寧也自尚書宋公禮平江伯陳公瑄始也其運開府淮陰總茲漕務願用
夫運罷海運也亦自陳公瑄始也其以總憲文臣代之用總漕燕鎮撫也則自
王公始始也其兼提督軍務也則自胡公植始也維 宗社之咽喉軍民之命
脈實于是為樞紐故在績椒落拜氏石畧見 國史然多佚而不履正德四
年邵文莊公齊來茲茲去懼其久而運漕不可考也始鳩王公始而下至文莊
公比二十四人爵里錫之石而自為文以記之併及漕事大却焉自文莊迄余
又百十餘年所迨熊又六十二人中多入為名公燬熊不敏竊嘗嚮往之今一
旦以薄劣代履得履名諸君子未豈不幸然舊石良不勝載自王公紀而後
運關焉未書所以更甚貞砥績文莊之舉使後有考者實資在余其可以不文
但已然余目是而有概於天下之事難於識難於任也轉漕之利無渝水滄海
首紀州從來尚矣秦漢迄唐歷 可鏡砥柱三門其覆溺之險暨輓之營人徒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四

之費至一舟百日乃能上 雜何嘗百倍今之海運同或用車用駝厥難蓋銀當
時有斗錢運斗米之安可農或按德供其膳然不能為他策者其都關之勢然
也宋以四河通運處地夷曠歲入至七百餘萬石慶不在食漕渠之功亦較可
睹矣元之都燕國即今日之京師也雖去江南轉漕甚遠然無三門砥柱為
之隔絕考其當日運道初則涉江入淮運黃河至中流站陸輓至洪入御河
達京師不便也又開濟州泗河歸大清河入海旋以海口少築後從東阿陸輓至
臨清入御河不便也又開膠萊河通海勢費久之訖無成效復始專用海運
夫然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相仍至有非我族類藉衣裳以嗷介鱗之
疑而京師常苦食不繼何其置今濟寧河運至易且利者不顧而日為海陸
之紛也則伯顏張瑄之識所為不遠宋公禮陳公瑄也當天特留之以成我
明一代豐享豫泰之盛哉恭業開此萬世之利久其儲設安山南馬場
昭陽諸湖名為水櫃以時澆漕東控泰山諸泉南引鄆伯高郵寶應諸湖北
會文衛白洋陽城沈浮滄沱系乾諸河以解委輸雖歲時有供役頻繁不無

民實勞其岸乃善崩之患然天下事無全利循已事軌則導流培岸功步耳
脈之疏馳騰騰之白教其人畜蹄踵之道餘勞是難步省費為何如而議海議
陸議膠萊者且息息焉且其說曰防意外開別門亦有深意見為不可廢假當
漕河之初開能無挽道謀哉即恭業當茲世非有 文皇之 廟斷穀然為之
主持而黃牛繩揮白簡押至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安保無一二道路壅詰而連
朔百代之未有開萬世之永利服漕河其貽貽有珍珍可見者也况萬里外之
機宜百年後之推測彼此互執是非共然之難知利害且十此者乎故余因
是後而重有概於天下事之難於識難於任也其在今日又且無暇論于漕之
外矣東之於西南之倉安慶天下以赴之軍餉外迫財內屈則漕不易為也北
二三十里則病旱南二三十里則病水足民足國固自不能左畫右畫圖則
漕而撫又不易為也淮陽縮較南北最天下要地鎖鑰千里之眾豈曰虛擲無
事則引漕有事則應援今天下無事非也馬霸則逸三方第難端耶膠膠其微
見者也一思內訌水便千乘淮陽其首受之矣則漕而提督軍務亦不易為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五

此皆余今日事總非識與任不可而余非其人也余滋懼矣何暇言天下事石
既成次其說而書之以自警且以俟後之君子其諸品秩差次代遞後先具詳
繁下不書
開復御河記 馮敏功 隆慶庚午秋八月河決於睢寧之白浪淺既而白浪
淺淤復決青羊淺又既而青羊淺淤河益分裂潰決而南為王家口張擺渡
口馬家淺口曲頭集口決而北為曹家口其小口在辛安左右者七於是河流
悉歸決口南趨睢寧平地為湖漂沒軍民田廬無算輕舟從此出小河口其支
分而北者出直河而正河故道自曹家口至邳之直河九十里胥為平陸淤運
艘九百三十餘艘四十餘萬石官民船又數百自曹家口而上至曲頭直河而下
至宿遷又九十里河身淤淺不能通舟昨民昏墊運道阻絕於是起大中丞歸
安潘公於家俾治之公至博訪羣情時議多以為故道不可復有欲自睢寧決
勢而利導之者公謂河源盤折數萬里水入泥沙急則沙隨水深稍緩則水漫
沙停比年因水勢散漫沙壅底高容受漸少每一泛濫輒便為患今舊河廣且

百餘丈深且不測若仍舊舊河中則小渠引水衝刷兩堤夫夫使不散漫則水勢歸潰於淺漸去河身日可復舊若就新衝水勢散漫湖波平淺不能復深工力所及雖有幾何伏秋水至必壘不下徐却之開將成魚蟹此必不可不慮議乃定於是度遠通議工役具各乘計備撥大發淮揚徐及盛鳳山東河南大併徑淺各夫分司通官為五工統之公指示方畧畫地課工以隆慶五年春正月十有六日舉役淺築岸工齊費至二月二十日渠成二十三日城水歸渠淤沙漸刷河流乃通凡舊於積積及官民船官錄渠共時築次之工張羅漢曹家二口已完而由頭馬渡王家三大口亦已有積翌日風雨驟作不至兼以黃河挑花水漲會山東諸渠併至乃李春相曰水復大溢滿漫濟莫辨湖河新舊堤防潰決殆盡復決閘家口油房口曲頭舊口之東王家舊口之西房家口青羊口白浪淺口共諸小口凡四十三處庫情大駭公自督率示以必成眾志復定畫夜率作工料種種用輟於足諸口漸合而接水之堤亦漸成四月七日春黃水又大至任風挑水勢復衝決閘家口之西及羊家山之左右公督率益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六

屬親守築口六月三日諸乘奏之工成畢先是於河多渾沙人立輟而工不得施公命以木橫沙而控半憑水左右互倒水蓋沙乾乃得施決口慈濟數尺噴沫成雷員土入水輒便消去公命以大婦截流繼以巨繩旁植巨楫其術之靈滿溢溢急搭折塔深勢難幸就乃復相視緩急惟仰合度卒復塵以厚土勢若因成術乃克定築堤擇於沙流不能變而實土人馬比年流沙所壓必深掘至尋丈又連取於民間空基其隔河運取山土往來力役竟日不能數萬公命董土程樹培等謀役士功乃集於是兩岸屹然河流東來者利於淤沙廣如舊四百萬漕糧危帆直上雖伏秋水三至悚栗徐城而曲頭以下凡公經理之地皆得安流如故所用河漕貯積按賦贖徐淮兩稅及准淤積米石者僅十一萬金有奇既成之後公又為之計又遠乃併脩徐呂靈壁之堤以束上流復築梨林房村之堤以防衝延建舖舍設官夫以時防守植草植樹集工料以預備禦其善後之圖又如此

通清新河記 路馬湖去宿遷縣治十里而陳溝則路馬湖一支流也去縣治

一里許俱在馬陵山之西馬陵發脈沂嶺蜿蜒八百餘里為縣治龍脈本山果決歸之駱湖夏秋過漕湖而橫直三十餘里分三支會于黃河一為董家溝一為路馬湖一為陳溝其高窪不一不可以舟至冬春則涸而成陸為馬四十二年限天滿決黃河全注到口歸舊河故兩口之怒濤險澗大為運使一艘挽控幾至二三百人一口通漕不滿數其設舟子弗戒費纜中斷船隨浪推一舟而撞損尾後者三五相折積搭生命演變歸之魚腹天啓三年四年王家集唐莊等險溢尤甚 漕院昭駐惟督阻壓船以千計日費公帑搜梓之用以百計至十月朔運事始竣本府同知宋士中承漕儲道未 條陳指畫於運完日率土人從河口起迤東尋至宿遷縣陳口復從路馬湖上至馬湖河周旋相度往回四次計其道里遠近工費多寡竅立竿為望極土探泉酌議從馬湖口至陳家溝為全向而從路馬湖為連計度議上聞馬家洲九十九大疏馬湖河口沙淤三百三十丈以上接流下進到口之險疏三入河流沙十三里開濬莊生河一百七十五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進下二十里道路馬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七

湖口築壘張家寺溝數十道束水歸一因勢疏濬連成通漕即以挑河之土築堤根湖四大頂湖一丈高一丈二三尺不意以作緯道共計河五十七里築堤共八千七百四十七丈計請備夫三千零五十一名議動錢糧五千七百兩為募夫五千二百名之用卜五月廿七日開土二月二十一日夫集四月二十日工完更石曰通清新河隨僅本年報運六千餘員并南報從新河進而到口庶莊之險得以速避全漕無虞夫之惠者公私幫棧之費以數萬計然而湖心因水占未築之堤二百八十丈王能莊堤九十九丈并堤之漫缺者河之淤淤者計三十一百六十二丈次年復請備夫七十兩募夫六千人將陳溝平地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堤河浚築一律而前此水占堤六一并補築改於使濬改由從直河底沙層用鑽鑿入使深水中堤二春船載土壘築束掃草為堤以消風濤橋木石為室以備避閘從此長堤堪以枕墊平濶想以鼓櫓而每季數百萬之報餉得以去危就安為漕運永賴矣至是開濬堤壘堅防守善後之圖尚未議及則謹以俟後之君子 時天啟六年春日記

命事朱用光歸仁堤記 古汴河受白底等湖水匯
為巨流一遇伏秋黃水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集
迤東橫闊四十里澎湃而下合淮水滿激 祖陸林
下不沒者數武 歸仁堤實身高徑相表裏 堤
為利也博而大者有三焉 祖陸不受壅射而王氣完
固一也高徑得殺水勢而保無衝决二也水不旁流而
永無奪河之患三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八

清河志 通濟湖在馬頭鎮東南三里嘉靖三
十年漕運都御史連公鑣因舊河淤塞開三里
溝以避渾濁通運艘建湖一處 淺鋪 吳城淺
清口淺 新庄淺 李家淺 中淺 縣前淺在
治東三里 小清河口淺在治東五里 大清河口淺
在治東北十里 馬頭淺在治東南五里 夏家湖淺在
治西北二十五里 收石淺在治東北三十里 營家營
淺在治東北三里 駱家營淺在治西二十里 吳城淺渡
在治西十五里 淮陰故城按府志云在府西四十里
據此則今馬頭北商司處是也昔韓信釣城下即鎮北
一里之土城俗傳為甘羅城又以為寶應縣有甘羅廟
此則其葬處皆無所據 韓信城據舊志在淮陰
故城而百步許寰宇記云信封後築城于此 吳城
按一統志在泗州舊徐城北三十里陳將吳明徹于此置
高平砦據此則清河原屬泗州今在治西二十里大
河之北屋東西二城相向遙隔一水疑此即是也或又
謂宋紹興三年罷楚州吳城縣為鎮此其故城也亦
未知是否 吳王墓在治西十五里唐楊行密封吳王
嘗屯兵于清河口此其葬處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九

萬曆三年三月，科臣靳士請疏黃河海口之淤，言國家借黃河為運道，上自秦城，下至淮，安立百餘里，乃秦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淤塞決口之虞，稽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鰥寡，詢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則高與山等，此沙既聚，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淤愈深，其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多崇二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難此也。今不務海口之淤，乃于徐沛呂梁地勢高處，日築堤岸，以防水勢，枕源宿遷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之為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惻然，嘗見宋人李公義，王今國，曾獻濬川把決，以圍八尺，橫于中，以缺為齒，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駕上着清水，中舟通則泥去，此古人已試之法，試而用之，能疏淮口橫沙而去，其最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淤，而得具高倍之利，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採，理之必然者。工部覆鑄洛河道侍郎親詣海口踏勘，共奏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

七月，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北開地勢高，于通濟淮水灌漑多，于黃河，謂宜得通濟關及福興新莊二關，增半倍薄，務令高厚，整固，仍令清江浦分司，專司修閘。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隻，其兩自行轉運，惟回空船，每至二月，停放一次，隨放隨開，不許官民船隻，越規擅進，以貽水患。從之。四年二月，御史陳世賢條陳河道，一復老黃河故道，先是河自三汛，鎮歷清河，轉北出大河，以與淮水會流，出海運途，自淮安大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只從三汛鎮出，以向桃源，大河而去，謂之老黃河。至嘉靖初年，三汛鎮以淤而黃河改趨清河，與淮水會合，入海，外是運途，不必大河，而後請清河，雖地土矣。適者，淮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汛鎮，以引河入清河，縣此或令出大河，以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另開一河，引淮水出河，二流會合，則運道無阻，而淮泗之水，亦不為黃河所漲，民難其水，特美一修，宜應湖，俱補方，限以固其外，于方，復東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使運舟，于此徑行，一清，上下，練湖一役，開去，清河，一增，是係，其二，開，固，江，口，去，關，不，遠，款，于，上，下，江，口，迫，東，十，數。

大許谷建一閘，湖始來，掘起，故以知之，湖初退，即下板，以閉之，使出江之船，盡入閘，以免運，一閘，小洲，河，溢，行，也，船，場，挑，漕，深，閘，使，船，之，先，入，者，也，船，于內，又于，監，壩，之，東，開，一，曲，港，與，新，閘，外，港，相，合，使，船，之，後，至，者，續，泊，于，內，以免金山，掛，江，之，險，即，覆，先，行。

五年九月，管理河南工部郎中鮑天麟，言淮泗之水，原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入海，浦口不能盡潔，浸淫漸及于高寶，即伯諸湖，而湖堤，亦潰，則以淮泗不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若又緣清口，向來於塞，而本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若又緣黃河淤塞，則高寶，淮水不得入湖，而南從也。蓋淮水，若力敵黃河，勝，亦或亦相，來自高家壩，廢，壞，而清口之內，傷，通，清，關，又關，朱家，等，以，引，淮，水，內，注，于，是，淮，泗，之，力，必，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淤，于，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定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落，之，後，方，因，堵，塞，甫，及，春，初，運，事，急，至，僅完，限，工，于，河，身，無，與，可，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于，徐，呂，而，不，止，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一

即，運，下，流，之，濁，得，蓋，于，即，運，而，不，止，于，清，挑，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錢，關，挑，止，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水，運，至，高，家，壩，朱，家，等，只，正，起，時，築，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敵，黃，河，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若，于，興，化，鹽，地，城，方，海口，湮，塞，之，處，大，如，疏，濬，而，湖，限，多，建，減，水，大，閘，限，下，多，開，支，河，以，行，分，開，又，水，庶，乎，不，至，汗，漫，然，之，未，有，不，老，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隄，者，也。即，復，河，內，疏，濬，若，無，良，法，惟，先，臣，劉，天，初，用，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為一，原，四，維，檢，繫，以，卡，柏，鐵，能，濟，之，潘，波，數，尺，移，舟，再，濬，僅，數，丈，後，為，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陸，地，施，上，略，同，宜，行，河，道，等，衙，門，會，議，具，奏，定，案，從，可。

十二月，淮水南徙，泛濫，淮，揚，間，已，而，漕，運，皆，即，吳，桂，芳，能，解，平，濬，湖，通，淮，水，雖水，消，落，至，是，淤，墊，如，故，於，事，中，劉，銘，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為，策，宜，簡，百，略，大，臣一，員，會，圖，河，漕，諸，臣，相，踏，各，處，為，新，運，計，上，令，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于，是，吏，部，請，以，總，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得，旨，進，奉，章，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

理河通都御史暫行裁革李世遠改推別用其遺任部司處置錢糧使許以便宜奏請若明歲運道有缺戶部查先年海運事宜行

六年八月總河潘季馴言復故河其利有五蓋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集新運前一帶河通便為平陸曹單曹澤之民永無合整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決溢之患曹單曹澤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水流既深建甌之勢多濶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則四利也小浮橋之未流既安則秦溝可復衝而茶城水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議下所司

十一年二月工部覆潘運尚言凌雲碧奕題稱徐州戚家港溜急運艱難行議開新梁疋開境山脈開曰梁坊開新河中間曰內華開新河口開曰古洪開乞移咨吏部于梁坊開事設開官一員內華古洪二開共設開官一員并鑄給條記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一

堤以來之水行堤上與徐州城等乘急流並送委全于淮而淮不任故昔會之黃淮合今黃淮而淮多縮不復合矣黃淮而一塔天紀通濟諸閘則黃淮運河如建瓴惟縮則退而浸泗為祖陸計不得不為石堤復之堤增河益高根本之慮不亦可虞乎故河至清河而南衝者凡四折而後出海淮安高郵鹽興等不啻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九決決則害成魚鱉將奈之何而粉飾之議有欲增堤泗州者有欲開頰家河灌口河水濟河南流高家壩比茶永水壩者近諸閘本月河章澤落窪鎮三壩如蟻穴漏危補救迄無寧寧廟總不知復河故道為一勢水運之圖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連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而西支河身河孫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葉北流之道以且新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九子灘凡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室廢墳墓之碍難開河經費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高利無窮矣疏下行河官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引不待濬而自通矣縱有決溢不過旬日如萬曆十年中河即中陳煥創建古

洪內華二閘每遇黃河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流之橫而閘內無壅阻之憂黃河消落則板板以散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澆灌之功去伏積失開閉之險運至漕艘失常壅壅當宜臣于前月望至宿遷關視同知徐中謂本月望前黃水偏長又餘漢入洪口即全蘇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黃水稍落于是板板通漕衝刺成河通行無滯此即二水勝負通塞之故也勘科常居故復建口閘一度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急是為水利但建閘易守開難運貢之馳行固急勢急之開故不啻數日之轟程不能持而十百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賜給音如萬曆八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蘇階開為河渠水有賴矣部覆如請

二十年知河徐中張貞觀奏稱復為國家根本即運道民生莫與較重然歲漕四百萬石一錢以給京師風泗漕積又潘沐漕惟重地則運道民生所關亦非細也臣展謁祖陵見淮水一望無際離閘祖陵宮高聳乃自神路至三橋并諸儀衛并碑無一不被水矣且高壘一堤危如累卵倘潰則東河之民生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二

道立畫此又高壘意外隱禍也今秋決漕淮當以關海口積沙為第一蓋然漕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稍礙則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之運則自鮑家口王家營至漁溝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因而利導之似當并議者

二十三年工部給事中張應明奏淮黃二流會于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之尾閘也先因黃河遠徙無常設運二堤束水歸漕乃水過沙侵河身日高徐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遠清口以內則淤沙橫截漕黃倒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漕書于河泗者運高祖陸惠矣先年科臣張貞觀所請自腰鋪開一支河歸之草灣河或從清河兩岸另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處出會大河南運開各閘一運運漕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若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百折而入之江者即排淮泗注江之故道也宜於此處建閘淮平則開秋漲則閉使不得為陸泗惠又考河形北高南下張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對堤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堤清則水向北而淮不

漢故仲張福堤而于清口造堤以來之久而利也報聞
二十四年河通而書揚一志奏酌漢清河舊制銷黃咽口一膜由漢城夏邑接
礪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洋河一小股分蕭縣而河只出徐州小浮橋相去
不滿四十里且係先年河經故道所當疏濬與止河會接濟運道夫役之用集
山東河南徐邳僅夫二運銀止兩月更于鎮口開以裡諸湖之水通故與小浮
橋二水會則黃咽口不必塞右運道並無阻滯之患即復如舊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四

王氏英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高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
郡更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間館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
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曹鳴楨以
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
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澤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澤川大
河不行於大任之地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
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高貢不合矣
方氏曰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
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
全之七也河自開封北衝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播於大
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五

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後黃河者運河之賦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官，遊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三十里之加河，遊三百三十里之黃河，馳運通而黃泉湖之利計之。善者也。隆慶時，有大夫倡謀開之，善勸而寔嗣。後朱衡等奉命勸未決，至萬曆三年，都給事侯于趙巡漕劉光田勸議費亦不果。適年汶泗泛溢，從運阻。總河舒應龍題在挑轉莊中心溝，通彭河水道以入黃，而加口始開。其後二十五年，河決黃烟二洪，昔泗漕運法阻。總河劉東呈導，歸莊故道，擊良城，侯運。莊及批黃泥灣，至宿遷董家溝，以試行運，而加脉始通。至三十年，河決沛縣大堤，橫衝運道。總河李化龍以黃失故道，運不可恃，將尋舒劉舊績，而都水司主事梅守相為陳加河利運狀，謂其善有六。大約謂加不已，復議保堤保堤不已，仍議分黃，不但便民，亦以保運道也。其議起自夏鍾訖于丑，口費僅二十萬計。而加之運始行。總河等特聘復建，補修堤置驛，設巡河官。三公看而加焉。但途總河劉忠後慮其易於議，以每歲三月開加以行運，七月閉之，以修濬。開呂備全回空由黃于足加黃並用云。至四十年復議新開駱馬湖，第以終加河一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六

未竟之功耳

泗河一出萊蕪縣原山之陰，一出萊蕪縣界寨子村，一出泰山之陰，仙臺嶺，俱名汶水。至靜封鎮合流，徑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二支。一支自東平州戴村鎮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鵝河，凡八十里出分水河口南，經嘉祥鉅野，凡一百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關，東與泗沂二水合流而南。一支自寧陽縣埋城壩西南流，別名洸河，經滋陽濟寧之境，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關，東分水河口，流來汶水，又南流經鄒縣魚臺沛縣，凡四百一十里至徐州合泗水，東南入于淮。

泗河出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一出山西麓石竇內，名釣突泉，一出山東麓石竇內，名淘米泉，一出山東五步，一出山東南四十步，二泉無名，與淘米泉合流，向南遶山西一里，合釣突泉，西流一百七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七

餘里至滋陽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關，又西南流三十里至濟寧州城東，與汶水合，南達于徐。

沂河一出泰山，即沂水縣，經沂州郯城三百餘里，至邳州，經入于淮。一出曲阜縣尼山，西流三十五里，至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泗水合同，達于徐。

汴河出河南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流出，東徑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流，通蕭縣，至徐州城東與泗水合。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南徑河內武陟，獲嘉新鄉原武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杞縣儀封睢州考城寧陵歸德虞城夏邑永城碭山蕭縣，凡一千二百餘里，至徐州城東與泗水合。

黃河出西蕃星宿海統為崑崙積石凡八千餘里始入蘭州又東北
流過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始
入河中經潼關閿鄉靈寶陝西池新安濟源孟津孟津温汜水武陟
河陰原武武澤陽武等縣合汴汴二水同達于徐

按黃河自汴梁以下數千里間河流支派牽連分合難難悉紀然
其大派不過六條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入
漕河其一至曹州由雙口河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河其一
至歸德州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入漕河其一自汴梁東
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河其一自汴梁城西南經蔡
澤中牟尉氏陳潁至壽州正陽鎮入淮河其一即今出徐州小浮
橋者是也凡此六派或勢均並流或併歸一二雖涸溢不時趨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八

各異而大抵不出此六派之中往時決沙灣決張杖則由陽穀之
派也出溜溝出飛雲橋則由魚臺之派也

清河志 我朝徵於夏者謂之稅徵於秋者謂之糧即兩稅之遺意行之天下二百年來未有
不便者奈何淮北諸地富者曾為商販乎賸未必有同有田者曾為稅隱未必有種糧稅乃志
歸於羊狗之丁逃他之戶每遇催科責併該里見戶則相率而逃以致需索極且一世軍數十
噫德善矣伊政極之必若做井田之法相地勢汙仰每數十畝即為一井居民曰廢分布其中
外為溝洫以聚之俾旱潦有備盜竊有守樂生無事其上重運則荒萊可墾賦可完矣此
百世之利非大費幣帛不可也 今之徭役即古之力役之征在周禮有小才冠因投地之工下
以為任使之多寡有均人視版之上下以為公旬之等是此古人雖後民而民不病於後也今制分
為均復里甲均糧有銀力二差里甲則惟銀差銀俱以銀數為準而力差之中有視原數費至
倍差者則量輕重投割免處則又在編者之留意焉夫差大雖非後民之類其在邑則七所
當務惟方必使應付不失而民下苦病為可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九

縣志 知縣申其學中文 切照縣西北一河名曰廟灣上
通寶壁西水諸湖下通本縣背溝諸湖之東則由小河口
入黃河焉此水離縣治僅二里許於塞後隨其勢頗高縣治居
於東南其勢最下且無堤岸蔽障一遇水而特行河不能容遂
爾泛濫則東南一帶不惟城郭滄沒而居民廬舍蕩然為之一
空矣使小河既濬惟深則宜淺易而其害猶未久也今則小河
口又於塞矣自隆慶三年至萬曆九年本縣被沉溺者已十有
三年於茲幸萬曆十年天乾水涸民畧有更生之望不意今歲
六月十三日不知水從何來偶爾大至平地水深丈餘至七月
初六日復連異常暴風猛雨三晝夜方止將城垣侵圍居民衝
沒秋禾顆粒無存其災害又不減于隆慶間也早職自到任以
來日夕與老父講求本縣水災根柢遂親詣處所踏勘得此水
自靈壁縣東地名潼湖開一處名曰蘆溝只自本縣西地名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

仙明一處名曰余家灘只此二口有所當急塞者也自畢家溝
以東至縣治於塞十八里自縣治以東至高作於塞十五里此
二處者所當急塞者也仍不惜工費于東南沿河處築一土
堤上至潼湖下至耿東與新築土堤相接既俾上流有所歸矣
又批濬小河口務使寬且深焉仍建一石閘以防黃河倒流之
患又俾下流有所洩矣庶一勞永逸而本縣久安長治之策無
出此矣

按洪武六年置徐州太僕寺提督兩淮馬政方是時備養馬于
官未為民病也至永樂十四年始令民養馬有縣馬兒馬頭之
說遂為民害矣弘治十七年又許歲科額擇其尤者解之太僕
寺俵散以備騎操其餘折色額解北京兵部買馬充急是
為備用銀其後因所解馬不堪用令徵價銀然馬以領性北京
買而解俵隆慶三年太僕少卿董公傳策於京師公之條

等是歲裁減種馬一平萬曆六年蒙而京太僕寺卿李公補監
察御史胡公是故請盡行變價解部買馬充急則還得費用而
民免養馬之害其法最為良便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一

淮閩志 府城之西為浮橋為柳淮為南鎮鎮為滿浦閩之東為板閩西為清江浦又西為河口舟之由運河出河口及由各壩而出達淮所經者也 淮河之南岸閩之東為方壩為信壩為智壩為禮壩大河衛城之東為義壩舟之由淮河往來及由各壩而入運運河所經者也 淮河之北東為支家河西為草灣舟之由海州贛榆沐陽安東各縣之達淮所經者也分布甚廣非若各閩之扼要會而據通津也故星履老人以稽之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二

商稅 舊例凡淮地所造一應貨物併各處來淮發賣之物皆有稅名曰商稅率三十分賦其一收鈔有差弘治元年改鈔一貫折收銀三錢七分折收銀一分解京庫其存留者折支官 門攤季稅原委 開問店生理與照額發時估則稅稅司上納併入商稅支銷嘉靖四十二年准委布佐一員督司稅課司官徵收稅應准動支外扣留若干聽管倉主事註銷按季報部餘悉歸京清亦以撥解戶部等項 凡商稅之法免其隨到隨報惟按季赴司交納名曰季稅其磨房酒麵等店照例納銀仍名門攤 房地稅 洪武二年令稅各舖牙銀照地方赴府城清江二稅課司交納 房地稅 洪武二年令等項除正課外每身一級納工木銅鐵四項稅課至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內本文增餉每兩徵銀三分四厘十月知府詹士龍詳准院道止稅買者其與房田稅免稅所收銀兩原擬定額惟以應稅者赴司納稅解府解部北京戶部清遠克納凡賣一銀每銀 雜糧四稅 准安初無四稅嘉靖中准黃肆毒人十兩該銀一錢一分六厘 雜糧四稅 准安初無四稅嘉靖中准黃肆毒人年知府等希建議擬按題准以過額雜糧比黑水洲事體每石徵銀一厘計兩台蜀州縣夏秋稅銀民共軍餉口名一稅陸慶中水災甚甚民不聊生僅科通商雜守此土者增廣前例道有抽餉餉人役應得餉價工銀濟漕係抽過額雜糧稅出自客商抽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三

根牙人每價十兩原有牙用五分取一半銀二分五厘是後牙脚四釐不便抽議於各商扣留代納實則各役應得牙利不過便於抽解與商無與焉委并河道各衙門供應諸項支用入約歲三萬金 應稅貨物米麥雜糧自此來等處販賣者每石納漕漕銀一厘軍餉銀八毫脚抽銀五毫解抽銀五毫謂之四稅至淮轉賣與人往南販賣者止納漕漕軍餉脚抽在淮發賣者止納軍餉脚抽三稅而已○嗣部題屬清江戶部督收貯府用天啓五年加一萬五千兩解 鹽切標頭稅 凡客商往湖海收鹽一切貨物舊例奉各院道明文徵取稅作正 廟灣鎮稅 鎮在山陽東一百八十里有河通南北商船稅則例照依二千餘兩解府併 清江浦工部抽稅 系奉中淮安設抽分廠九竹木等物應需現應抗十稅其一者歲三之二以寬商力稅無定額每歲以貨之多寡為好縮天順開議於淮安府稅課司奉設副使一員吏二員專理抽分事務每季解府額解本司轉發提舉司八年所抽本料不堪兼商人走水屋稅課司不能制奸弊日甚本司官始五日一次監抽矣凡商貨自南而北者俱於南關廠泊自北而南者俱於清河口泊赴廠報抽方許放行後因額課不敷支 應

抽船隻因初止抽船料以供成造漕船之用後因額課不敷遂稅及於船中
 產站船給有批文照免外凡民產民船報課不敷遂稅及於船中
 從運船等項逐一另報數目上繳指查下滋益弊近該民船不物大小
 均准各色止報報頭估定價銀俱三十稅一其餘什物總括在內商民頗便○
 白銀船出口報單○白銀船進口報單○空民船出口報單○空民船進口報單
 報頭銀兩開列○淮安海戶報納銀兩其買主照獎報抽三十稅一○收買民船
 船木板者請大抽此板造 淮安鈔關 重河精利航棹等船除報頭收銀五
 小船者買主照報頭報抽 尺者二分九厘有奇以上漸加○重
 長島船輪保頭收銀五尺者 皇稅 萬曆二十六年三殿大工肇舉工費甚鉅
 五分八厘有奇以上漸加 皇稅 言利之人始進開礦權稅中使四出江此
 差太監二員一駐徐州一駐揚州儀真縣無籍稅使營充委官呈請停免未蒙
 准抽全照則例商民困憊已極三十一一年漕撫都御史李三才屢請停免未蒙
 俞允遂議有司也擬皇稅分板開廟灣清口直河四關府城清江二稅課司權
 每年兩季一次解赴儀真稅監解進大內○四十八年七月奉 皇太子令旨
 盡行停止商
 民踴躍更止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四

淮郡新舊三城說 淮郡有新舊二城此在特前之楚術出師以應之使營勢
 及相維敵入則皆受制去不守則聚於西城下馬道城築而勢遂分防
 始維為力矣守則三城俱守而撥兵以把截慮力分而中弱可慮也脫一而
 大軍則敵得據以為巢將為持久計矣淮以不能備存糧而貯新止以口計如
 城門稍開一二日恐變且從中起矣昔無院章公煥初築聯城時府守范公備
 嘗力陳其不便於及工成舉費范公不贊曰
 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計矣嗚呼連連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五

徐州志 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自西北至
紫泗南注以達于淮二洪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
江淮上游雄視枕聯河洛萬壑為宗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信有不誣
者矣

城北五里曰九里山東西連巨凡九里相傳有穴潛通琅琊王屋今不知
處其西一峯形如伏象俗稱象山 北十七里曰桓山東臨泗水舊名聖
女山宋桓桓作石

掛於此 東北三里曰彭城山 東北八十里曰銅山利國驛連境相傳
古彭城廢縣在此
山南有運鐵河宋置利國監城治開以通舟楫於嘉 東北一百二十
里曰爬頭山建徐郡滕
嶧四境 北四十里曰境山西臨泗水
有鎮有閘 ○城東四里曰

定國山陽侯蕭明嘗營於此 東南二里為子房山世傳子房嘗
隱于此故名 東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六

四十里為呂梁山下臨二洪上有雲夢梁王二城又有尉城並詳兵防其
境有雍門古雍門周善琴能使孟嘗君悲者居此

○城南二里曰雲龍山注二十一 有雲氣蜿蜒如龍東巖有石刻大佛故又稱
石佛山唐昭宗時朱全忠遣子文裕敗徐州
宋山人張天驥放鶴亭在其

上其陰為黃茅岡注二十六 山北城南里許為戲馬臺高數十仞廣袤數百步有事
則可用屯戍與城相表裏焉項羽因山築壘以觀戲馬故名魏武南使攻
彭城弗克乃設壇帳臺上以望城中臺猶存

而上傍有石屋雜勒古歲月名氏有文皆隸
書筆法遒勁並刻落不可讀上有雲頭寺 其下為蘇堤宋蘇軾守徐州時
以障城自城屬於長二里 由雲龍山南十里為太山徐山最
大者 又四十

里為桃山有驛在 桃山西南十餘里為徐山舊名武原周時穆王命楚伐
徐偃王偃王敗走其下百姓
隨者以萬數王死民即山鑿石 ○城西二十五里曰楚王山山皆諸古
室以祠之因名徐山其室見存

淮上五色玉昔使徐州歲貢五色玉皆出此山下為楚元王墓又有古塚
古井各數十迄今里許猶謂山前九十九口井山後九十九口塚云

五里為大彭山古大彭氏封於此故名
山左右今猶稱大彭村

汴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按一統志汴河源出河南滎陽縣大周山東
流至中牟縣入黃河沁河出山西沁源縣歸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
入黃河又按潘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使則與汴合北
使則與沁合故此河之名有三今沁水久不達唯河合于汴爾 由蕭縣
至大彭集入州境受大彭湖澱楊屍龍溝五河諸溝水並由北
岸入 至州城西

九里受響水溝水二里受早陂溝水並由南
岸入 自城西匯于東北合泗水南
下其流增程率靡有恒云

泗水源出山東泗水陪尾山由沛縣至謝溝入州境流十里至留城
源有泉四因以為名 由沛縣至謝溝入州境流十里至留城漢張
良封

于東岸受小河水源出山東滕縣而黃山昭
二湖水時亦溢入焉 二十里為皮溝稍南受新溝
水東北鄉後劉飲馬諸泉並由運鐵
河東流至新批溝達於此東岸入 十里為夾溝有夾
溝驛 五里受北溜溝水

源出沛縣泗河分三泉流至此東岸入有橋有閘 三里受境山溝水即地崩溝源出東北鄉運鐵驛對
流至此西岸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七

岸受南溜溝水源與北溜溝水同
分流至此西岸入 五里受秦溝水又五里受濁河水已上

西岸溝並洩湖坡諸水源出城北八
十里屯東令 十七里有三里溝三里至城東
渡受烏嘴溝水源出城北八
十里屯東令 十七里有三里溝三里至城東

北受汴水合流唐韓愈詩汴泗交流即城角之句謂此周顯王時九鼎沒
于泗水彭城下鼎氣浮水上後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
上使千人求之不獲謂之鼎伏 三里溝稍南分為新河至城東南復合流

里許為百步洪南里許為新洪有新洪淺橋有清水堰陳將吳明徹入寇
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退保州

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又南九里受九里溝水
由西岸入下有寒山堰

列船船城下以圖進取

淮彭二十里東岸有狼牙溝東鄉山水
流此溝入 十里至黃鐘集有李家溝
見湖

水分入 三十里為呂梁洪列于並云孔子觀於呂梁水三十里流
至此入

渠後周符王軌破吳明徹於呂梁並即此唐尉遲恭嘗疏鑿以殺其費有
利漕運有懸水村以五里為呂梁渡又五里至房村集有溝源出歐家泉三
里受響水溝水源出東南鄉雙井白塔二泉三十里至雙溝有泥溝湖出
州境史記楚破漢軍皆相隨走入穀泗水楚追擊漢軍彭城壘東淮水
漢書注穀水即泗水下流一統志淮水在壘壁
蘇東流至宿遷縣入泗今皆非州境並不書

按徐河山鬱蒸風氣剛勁考其舊俗人頗驚悍輕剽蓋楚之風焉出隋書又
其地薄民貧急疾類已出前宋儒陳師道亦謂霸者之習以武為俗蘇軾
則云漢高祖劉裕朱全忠皆在徐州數百里間其人以此自負雄桀之氣
積以成俗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今去陳蘇
數百年且承平道久俗漸丕變民知休法畏吏不聞有亂治然舟車會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八

頗稱津要往競趨商販而薄耕桑野有惰農市多遊食稍以靡風相扇
寔失其淳龐矣
蕭境東西相距百數十里南北僅三之一雖西聯州治而實綿亘於州之
東南
汴河自漢末河入於由新挑溝上接河南永入縣境歷趙家園渡拖繩溝
東鎮渡來汴故亦名黃河二泊遵護河堤長二十里越冀門渡趙家園渡經縣治之北至
兩河口與山西湖之委流合而過涼樓溝即舊歇涼樓以達于州境宋紹
聖中縣令張惲疏鑿汲水新渠以避水患陳師道為之記元大德間達魯
花赤馬徹里備禦水蕩開南伏道口北鐵窓孔而城賴以全蓋汴合于河
奔濤河注支流潰決四出邑境厥為民孽所由來漸矣豈一朝一夕之故

天下郡國利病書

沛縣表百十里故志所稱形勝嶧山控其左華山據其右泗水流其北芒
碭亘其南以今攷之唯泗水運于城東其他皆在疆域之外無層岡茂麓
以為蔽阻乃維控接諸道源泉洪流四合紆迴苞絡天塹為固其東北有

泗水源出山東滕縣東有昭陽湖湖亘十餘里山東滕縣二縣水咸匯歸
水出滕縣境西流會昭陽湖於此下與薛水合至金溝口連泗
即豐水循泗水南門外飛雲橋下流入泗勢甚洶湧今泗西北有泥溝河水
沛自魚臺縣界至泗南有龍泉在縣治前舊沒於泡近河泗泉其自北而東
曰泗水源見州流經山東魚臺縣境至沙河入縣境為沙河渡二十里為
胡陵城見兵防按一統志云在魚臺縣二十里至廟道口有三十里至縣
城北為北門渡匯於城東為東門渡迄城南隅受泡水為南門渡十五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九

受金溝口水為金溝口渡鴻溝河泗水昭陽五里為沽頭有上沽頭渡下
沽頭渡各有十里至謝溝以達于州境 ○縣東泗水之許有泗水亭即
漢高祖為亭長處乃其故址亭北有歌風臺東南五里有射箭臺
十里為沛宮漢祖過沛宴故人父老於此
碭山境內無山其邑所名碭山乃距邑治七十里今在河南永城縣之境
故史記及漢書高祖微時隱於芒碭山澤間上有雲縣南北皆阻大河間
氣呂后與人俱求得之應助許芒屬沛國碭屬梁國
或引決黃流灌濡啾然流於不常萃緣為病縣東六里為盤空河十八
里為禮河西南五十里為夾河由夏邑縣劉富營集入縣境八十里至龍
扒溝入韓家道口通注嘉靖二十六年龍扒溝淤二里空開一派向縣城
店一蔡波水為患由為新挑黃河五十里由虞城縣皮家口入縣境凌家

口一百五里下至居家口入蕭縣境西二十里為陳霜口河源由廣城縣嘉靖十九年開挖二十四年沙淤口分為兩河由鎮里烟二十里至縣境西南合流入陳霜口河南行十里至汪家口西向側為缺口水漫東流復分為二一衝縣小南門一北行復西連縣北門經年為患周城以外汗漫若湖嘉靖二十六年知縣王紹元將汪家口築堤一道長七十四丈七尺厚一丈又高月堤高厚如之沿堤上至鎮里烟下至高良相口北三里為三里河由廣城縣鎮里烟二十里為順水堤五十里防禦水患北三里為三里河由廣城縣鎮里烟二十里至禮河五里入桑葉河九里為九里溝今西北十五里為白川河由廣城縣入縣田同集十五里至白川河下二十里為濁河四十里為段庄河由廣城縣十里至蔣家營五里入桑葉河境入縣田同集迤南嘉靖二十四年沙淤坡水漫流至雙溝集南一四里成河三十里至桑葉河四十里至蕭縣境盤空河北流入胡店溝四十里為新金河由廣城縣境北入縣城集南四十里至龐家屯下二十里至至蕭縣東南三十里為龍扒溝通流嘉靖二十六年沙淤東北二十里為羊耳河碼縣地勢窪仰低下屢經水患地多淤沙浮土雖屢濬鑿成河然一經水漲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

易淤塞故河渠之名變遷不常緣是以為民病日益滋焉

豐境廣野平原綿邈四際治北有東華山其舊治城中有厭氣臺始皇東遊時築其北五十里有泡水上流即豐水自單縣流經舊縣北門泗水驛以入於泗今淤正德己巳黃河水溢三十餘年漚沒無遺時或河決則四境為壑而已泗水驛治西南二十五里有粉榆社即漢祖初起時以狗沛處粉榆社在粉榆西三十里有大澤即漢祖母夢與神遇處有中陽里漢高祖故宅在東北三十里有豐西澤有亭亦曰豐西亭即漢祖為縣送徒驪山縱徒止飲所東北五十里有斬蛇澤漢祖夜遇白蛇當道斬之即此漕運府在州城東門外泗河東畔總督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巡歷駐節之所

戶部分司在城南門內監督糧儲主事並改之所本司主事一人戶部題奉欽依差委赴內府領做批並任行事凡歲一代易初專督廣運倉糧儲後兼理永福倉事及備運與有任焉永樂十三年今浙江都司并直隸倉收固本都委廣運倉在城南三里東臨泗水即元武安州故址永樂十三年建宣德五年增初倉廩凡一百座正德己前中使司之嘉靖初裁革惟部使臨督如故歲凡額收各府州縣夏稅麥糧共四萬八千一百五十石本倉永樂中為漕運轉般設建至成化中改令各軍徑免直達而轉般罷戶部議單開載本倉該給徐州徐州左邳州河南歸德四衛運軍行餉近年總漕因淮安常盈倉告匱每以江北附近衛所通融撥給兼之各州縣逋負居多計歲所入擬之額數十不及其二三震耗亦已甚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一

徐州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而西提督本洪主事並改之所本洪宋元皆名百步直州城東南二里許巨石盤踞巉巖齶齶汴泗經流其上衝激怒號驚濤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艱險少不戒即破壞覆溺害與洪水等故名曰洪其形象川字有三道焉中曰中洪西曰外洪東曰月河月河即今東洪相傳唐尉遲敬德經畧徐州呂梁二洪焚火石爛從而鑿之遂成水道宋元祐中京東轉運司上言朝廷委官度地勢穿鑿修月河石堤置上下閘本朝永樂十二年平江伯陳瑄鑿洪通漕更于洪口置閘正統七年參將湯節於洪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於南口設閘壅積水勢成化中主事郭昇尹玘饒泗嘉靖中主事戴鰲陳穆相繼鑿去洪內亂石修砌兩岸葺路石壩二十五年主事馮有年修砌東岸石堤十六丈初城東北汴水橫流衝

溢運艘牽挽艱甚正德初治河即中胡禮鑿新河自三里溝至洪上乃復
合流入洪始分殺水勢為漕便利無何土人親便日漸下石埋阻將萬
表懸購疏扶仍移所司屬禁迄今汴水雖盛猶得亡險焉本司之設專為
狼運先年命官不一永樂十九年侯伯分理洪閘河道維差御史王矩戶
部郎中楊璉至正統以來始銓選工部都水司主事一員領精微批莖任
督理洪事兼理徐州境山二閘凡三年一代焉初本司不干閘務嘉靖二
十年兵部左侍郎王以旂
題奉 欽依兼理成化二十年工部侍郎杜謙建議工部添置主事一員
修治河沁水道下達徐州洪主事以河南黑洋山河沁水利深淺尺寸月
一號開弘治初年添置主事 徐州洪閘在洪東月河南口正統中恭將湯
事停罷本司月報如故 景泰中水漲閘壞嘉靖二十年治水兵部侍郎王以旂議
節建議設見 境山鎮閘在境山舊有積水閘天順四年判官潘東建後廢嘉靖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二

十年侍郎王以旂議設今閘 高家灘木閘 淺舖一十五所夾溝淺白
家淺白洋園上淺白洋園下淺梁山淺城淺秦梁洪淺新洪
淺九里溝淺後原溝淺青田淺乾谷堆淺白洋淺李家溝淺
呂梁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岬向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之所本洪在州城
東南五十里上下二洪綿亘七里洪中諸石森列如齒水脉勁疾遇險怒
號白浪騰沸一瞬數里為南北至險焉唐宋疏鑿修治遺跡並與徐洪同
本朝成化八年主事張達修砌石堤上洪長三十五丈
下洪長三十六丈十六年主事費
瑄修築堤壩嘉靖二十一年主事徐有讓修砌石堤 呂梁上閘下閘在
洪南北俱正統中恭將湯節建議設後壞嘉靖二十年侍郎王以旂議復
淺舖七所黃鐘集淺石橋淺孟城淺灣淺侯
家石淺考付淺龍塘淺雙溝淺
沽頭工部分司在沛縣治南二十里泗河東岸提督胡陵城諸閘座主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茲事之所本司自成化中 上從總漕之請差委主事一員提督閘座弘
治戊申罷甲寅復之正德丁卯再罷甲寅未復之嘉靖癸未又罷乙未又復
之黃河入漕而沽頭利涉故罷黃 今銓選更代事宜並與二洪同 胡陵
城閘在沛縣治北五十里隸沛縣轄 廟道口閘在沛縣治北三十里隸
沛縣轄 沽頭上閘在沛縣治南二十里 沽頭中閘在上閘南七里
沽頭下閘在中閘南八里俱隸本州轄 謝溝閘在沛縣治南四十里隸
沛縣轄 新興閘在沛縣治南五十八里隸沛縣轄 黃家閘在州治北
六十里隸本州轄 淺舖三十四所徐州地方十五淺謝溝小閘村淺
淺留城下淺黃家淺皮溝上淺皮溝中淺皮溝下淺李家淺侯村上淺侯
村下淺黃家淺沛縣地方一十九淺胡陵城淺鴨鳴臺淺廟道口淺張家
在淺泗專淺金溝口淺金溝上淺金溝中淺金溝下淺曹村淺上閘上淺
上閘下淺劉家淺馬家淺破開淺下閘上淺上閘下淺梁村淺閘村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三

積水閘四座 留城閘屬徐州轄金溝口閘在沛縣治南八里隸沛縣
治東北五十 蓄水昭陽湖在縣治東北八里隸沛縣 湖在沛縣
五里河北岸 湖在縣治東北八里隸沛縣 湖在沛縣
二湖口建板閘成化八年改為石閘弘治七年重修漕漕河水潤開閘放
湖水入薛河由金溝口開達于漕漕河所受水不一北沙河出滕縣北龍
山西南流經魚臺縣境入湖辛庄橋河出滕縣西南五十里南流十里入
湖湖河出滕縣西南入湖荆溝泉出滕縣東北十五里泉眼百餘水流
迅急西南流八十里至辛庄橋漫流為澤正統六年恭將湯節草廠密廠
開渠十里引水入湖塞其兩流故道復於此岸建回龍以築之
六座 沛縣金溝鳴臺各一座 陽山縣二座
按漕河經流徐沛之境凡二百里有奇自沙河至謝溝一百六里為沛縣
為本 其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 曰泡河上通曹縣新開黃河經單縣至
州境 曰薛河自滕縣東高薛二山之間來西南流二百里 曰鴨鳴臺東小河在
曰薛河 會南沙河玉華等泉由金溝口開入漕河 曰鴨鳴臺東小河在
鳴臺東北五十五里源出滕縣三里橋泉併七里溝泉西南流百餘里至
鳴臺東入漕河初二泉之水漫流為澤正統六年漕運恭將湯節始開渠

引入漕河置閘于河口以積水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源出山東滕縣既以濟漕又變沮洳為良田云黃溝泉及舊山三家灣等泉西流八十里曰境山溝源出東北馬跑等泉西南流三曰留至留城鎮北東岸入漕河十里至境山鎮北東岸入漕河曰溜溝河在州城北五十五里自沛縣泡河上曰烏背溝源出城北八十里屯里至秦梁洪入漕河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據二洪險阻而黃河決噤所必歸焉夫會通河上受汶泗沂諸水搜取山澤諸泉以為漕網之助又有安山南旺昭陽諸湖蓄謂之水橋先朝尚書宋禮奉命經畫當時漕河初不藉黃河之水元人所謂漕以汶而不以河者此也至正統以來河勢播遷倏無定所其支派大槩有六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縣入漕其一至曹州由雙河口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其一至儀封縣東經歸德府至徐州入漕其一至歸德府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四

宿遷縣入漕其一自汴梁東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漕其一自汴梁城西南經滎澤中牟尉氏陳穎至壽州入漕自河入于漕水勢浸淫諸閘沉于深淵二洪派其險隘泉改日弛湖防盡廢至于二洪而下衝決歲深崖岸寬廣一遇旱乾則汶泗諸流渙散靡漑必賴黃河之水而後漕運流通如嘉靖庚子諸閘泉微二洪水涸至屋脊軒道命重臣是可鑒已然河流所趨泥沙相半若決入陽穀魚臺豐沛則漕渠淤塞經由睢宿則二洪反高全入渦淮則陵寢所繫尤難輕議全歸汴水則徐民昏墊又所不堪如嘉靖丁未衝決曹縣及城武金鄉魚臺溢于徐沛蕭陽亦可鑒已要之徐沛而上非泉湖之備不能通徐呂而下非黃河之來不能濟惟在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泉沛注勺水不遺以為開河之助於汴河故道

如野鷄岡孫繼口黃陵岡諸處各加濬治使黃河正流南趨厥陽以入淮海假其支流從汴入泗達于二洪以濟運道既非上出豐沛魚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陵寢而徐民墊溺用是少虞則誠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萬表論曰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自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含淮無他道也此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為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虞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於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載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擗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齊寧其營橋諸閘皆為湮沒而淮水亦幾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五

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塞塞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贏縮非關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汶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節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於漕然黃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什浸漫而衝沈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決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

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年久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就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嘉靖十五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黃河發源其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六

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况又接南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槩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殊不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疎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運旬不晴河水泛漲瀾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傾刻奔溢二萬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合無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隸管河副使張綸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理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上中下三等船

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鋤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人夫修築船隻用心扒濬堅硬去處則用鐵鋤俾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為之通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即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官員各該管河官員調用人夫修築堤岸并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滄沒之虞其舊黃河即今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不致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運道亦有益矣

嘉靖十六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題據河南管河副使張綸呈勘議得黃河為患頻年興作北衝則害及運道南決則近於 王陵雖脩濬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七

之功累加而遷徙之性無常自批河通流地勢漸下全河之水俱由此河致將北行舊黃河梁靖口淤塞屢濬屢淤功用不成今年大雨連綿比於往年尤甚河水泛漲衝決數多新口一開舊河隨塞百方莫敢聚力徒施致將飲馬池以下一百八十里淤墊甫平其新衝決口亦有隨衝隨塞者見今儀封地方三家莊于莊決口一處歸德州地方北岸鄭家口決口一處皆廣深不可堵塞一則由考城縣以趨歸德州城下一則徑趨歸德州二水俱徑曹村口入北黃河接濟二洪惟賴此水又睢州地方南岸地丘店界碑口二處寧陵縣地方楊驛舖一處共三決口俱南入亳州渦河勢尤闊大且經 壽春王陵大端南岸地下今已成河誠恐水性趨下南決日久眾水皆歸且居鄭家口上流則鄭家口不敢保其不淤則趨二洪者少矣漕運所關誠不可以不慮也為今之計飲馬池以下所淤一百八

十里開之則勞費甚多然不過經符離橋通宿遷往來商賈而已於二洪無益也若於地丘店野鷄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省工四十餘里通桃源集舊河故道東北由丁家道口入舊黃河則趨渦河之水可截以入北河接濟而洪其於壽春王陵水勢可減漕運無虞矣合候呈乞通調人夫來春正月初旬興工挑濬等因具呈到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易瓚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錫議得漕河沛縣迤北雖防黃河衝決徐呂二洪實賴黃河灌注自趙皮寨支河開挑之後黃河大勢盡徙而南一股自亳州渦河入淮一股自宿州符離橋至小河口入運魚臺沛縣決口相繼不築自塞山東濟寧迤南人得安土耕種河南歸隄一帶歲苦滄沒梁靖口舊河灌注二洪之水亦掣而南隨挑隨塞迄無成功遠近方以二洪之水為憂幸而皇天降鑿河神效靈符離橋支河淤塞中高漫流北溢從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八

邑縣山西坡仍入小浮橋灌注二洪以此連年運道得以不阻今山西坡水道亦復淤墊中高以民事言之滄沒處所秋禾維糜夏麥倍收以得償失害少利多猶為可緩但河南地勢北高南下今大勢既已南徙支河又多淤塞若不導引分發聽其乘勢奔崩則壽春王陵與州縣城郭俱有可慮若小浮橋斷流則徐呂二洪全靠開河之水更遇旱年泉流微細何以接濟興言及此實可寒心今副使張綸議呈前來要行開挑地丘店至丁家道口新河四十餘里通連舊河以免二洪淺涸之患以殺歸軍滄沒之害以防壽春王陵衝決之虞且用見在人夫物料別無加派事頗省便臣等採訪人言察酌事理委應准從

呂梁洪志革代役議 呂梁二開洪夫係徐州蕭縣雜差審編當初賦時不遠數百里皆按圖赴役後久役悉去逃逸日頻有司之追解文移始旁午矣正統間主事李瀛乃為牛運之令計工食之費人買一牛使之代人而運當特河流未溢或用牛可也及成化弘治之年則河溢洪溜牛不可支而主事費瑄則為顧土人替當之令夫瑄博學審謀有功於洪者民到于今祀之此必大有所見故迄今行之不衰議者徒知革去替當之弊而不知簡易通行之法何其迂也嘗考成周顧役之法代嘗行之而宋之熙寧尤以此為便蓋當役者既出顧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可以自營生理終歲之間不致奔疲于百里之征矣替役者恃其土著之便受其顧價而專代一年之役是雖非差役之正而彼此兩便公私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九

害亦揀時之良法也且督治有法受價有約重當有律無敢叛者今之洪夫大率類此因而行之可也使之有妨或悞我漕規則數十年豈無明斷者為之一更定哉蓋天下之事可因可革宜人情通土俗無害于義者因之可也况兩河連年水旱一人恒編二役當役者雖出顧募之費而洪夫差編之外又有雜差之必當者雖以身代役而利其費然本身正差亦不能免亦未免顧人代役也是則戶無遺差無遺丁豈呂梁之替當者獨為無役之民而後為之哉

南京每年進貢舡隻過洪者其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其二則守備尚膳監曰鮮梅批把揚梅鮮笋鱸魚其三則守備不用水者曰橄攬鮮茶木犀榴柿橘其四則尚膳監不用冰者曰天鵝醃菜

笋蜜櫻蘇糕鵝鴨其五則司苑局曰葶薺芋薑藕菓其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其七則御馬監曰首畜後加以龍木板方等船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舟則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濫駕者不減于計矣嗚呼豈特洪夫之勸哉兩河運送夫役其困可知矣注天天下十總糧船每年過洪者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左衛滿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穎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軍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

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遼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是皆洪夫所以效牽挽之力以供王人之役者自春徂秋舳舳千里帆檣蔽江

江東民運白糙粳糯每年過洪者凡五府曰常州府無錫江陰宜興武進等四縣曰蘇州府吳長洲崑山常熟嘉興嘉善定興太倉一州曰松江府上海華亭等二縣曰湖州府歸安長興德清武康烏程等五縣曰嘉興府嘉善嘉興七縣共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則以民舟運之不下千餘艘嗚呼東南民力盡矣

按洪武初年四方貢賦漕于江左三十年始開海運以供遼東軍餉及永樂初年則漕引江南之粟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渡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濬元會通河以達漕舟于京通十三年乃罷海運悉從內河一濬真楚諸湖引江舟入淮再濬徐呂二洪引淮舟入濟最後疏文河達清衛漳御而濟舟長抵于直沽矣至于漕運之規隨時更變蓋國初海運猶因元之故也海運不給于是濟之以陸運陸運未便于是繼之以兌運兌運未通于是加之以長運所謂長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濟由濟入直沽之舟也千里帆檣三時不絕于以見國家統御之廣東南財賦之盛永國脈而壯國威者在此舉矣豈前代所能及哉然富盛之餘民財必耗征役之數民力多窮故食粟之士不節何以紓東南之財通負之累不極何以紓漕卒之苦濫駕之禁不嚴何以恤西河之夫黃河之溢未平何以祛淤塞之患所謂圖久安長治之術于雍熙豐皞之日庶運事有賴而河道無滯矣經國者其長計熟慮之哉

陳師道汝水新渠記

汝水于蕭其闕如缺水經謂河至滎陽其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滎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濟至浚儀其下為渴別為汝汝至滎別為獲餘汝進于淮陽東歷彭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毋浚與渠一也為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海然入焉即滎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陽而受滎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錯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出之川河沛則河而無濟矣其謂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六十一

蕩受濟為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蕩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汝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汝或河神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河未入于汝灌注竟豫永平中遵專汝自滎陽別而東北至于乘入于海而河于是故漬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專河于汝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塌今始東都受退水為吳河於魯為白濬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汝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盡宋毫宿單濟之間千里而來而故道決決夏春不播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

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唐舍沒為軍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通滯而後淤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營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謀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于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善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盡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六十三

金石錄漢張子房殘碑已斷裂摩滅不可次叙獨其
 額而完題漢故張侯之碑在今彭城古留城子房廟中
 驗其字才望蓋刺漢時所立樂史寰宇記陳留縣有張
 良墓引城家記云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漢
 為良築城因名張良城今陳留有子房廟貌甚盛余按
 漢書地理志注留屬陳故稱陳留宋亦有留彭城留是
 也子房傳曰始起下邳與上會留留願封留是矣下邳
 與彭城相近而此碑漢人所立乃在彭城然則子房所封非
 陳留明矣城家記疑妄蓋不足信也

揚

備錄

揚諱

范守已

古揚州兼吳越而高秦并天下置九江會稽二郡漢武帝分置十三州復為揚州領會稽丹陽豫章三郡共六十一縣後漢揚州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六郡共九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不在其內漢武分置徐州領琅邪東海臨淮三郡楚國廣陵泗水六安四國共一百八縣後漢徐州領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五郡共六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俱在郡內則今之揚州乃徐州故地不當云揚州也古揚州先在歷陽今和州後治泗河今丹陽最後治建康又治會稽元與江都無干涉

今揚州地漢初屬淮南國吳布死後屬荊國劉賈徙後屬吳國劉濞滅後景帝更名為都國從汝南王為江都王武帝更名為廣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一

國立于齊為廣陵王領縣四曰廣陵曰江都曰高郵曰平安其北為臨淮郡領縣二十有九曰徐曰取慮曰淮浦曰盱眙曰僮曰射陽曰闕陽曰贛其曰高山曰雖陵曰鹽漬曰淮陰曰淮陰曰下相曰富陵曰東陵曰播蔭曰西平曰高平曰闕陵曰昌陵曰廣平曰蘭陵曰襄平曰海陵曰興曰堂邑曰樂陵內四縣屬今揚州射陽鹽漬海陵興是也吳靖中盛儀作惟揚志乃曰廣陵國屬縣無考豈漢書地理志儀未之見耶且以惟揚為志名亦可一嘆王莽改廣陵為江平後漢復為廣陵郡劉宋改為南兖州北齊改為東廣州後周改為吳州隋初為揚州大業間改為江都郡唐武德二年復名為兖州七年改為邳州後又改邳州為揚州至揚州大都督府及淮南節度使皆治江都由是揚州之名始在江都矣

今人呼揚子江不知所由名蓋隋江陽縣有揚子宮遂名揚子鎮唐改為揚子縣而唐改揚子為水貞觀宋復為揚子縣後陞為真州治揚子政和七年賜名儀真揚子江之名以此泗州有水母廟人有水母井世謂為龍母鎮于此井蓋禹因淮水不寧鎮之無邪于龜山之下則是水禽非龍母也淮安有桃源縣縣內有桃園驛不知所由名唐宗以前俱無此驛想元以後所置也或謂桃源即桃花源陶靖節所記者大謬桃花源在常德府武陵西或謂為古德結善處元謬桃園在涿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二

揚州府志 賦役書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履賦
稅一以田畝為定時海內甫平民新出湯火揚州土著僅十八戶
已漸復四十餘戶自餘多流寓有軍民匠灶力士校尉馬船戶之
屬畢以其業為籍有司更十歲一清覈按其戶口登耗與事產田
糧收除之數以審均其徭賦如今甲云賦二等夏徵夏稅秋徵秋
糧揚州歲徵夏秋稅糧三十五萬餘石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
納之科諸規則甚具貢課或非任土所有則以折徵其役法則有
里甲均徭及雜泛諸役悉倚辦于民當是之時淮南地博徵凡田
土民得以其實自占多沃壤諸塘蕩灘塢交收種植之利悉捐以
聽民不領于縣官經費時則靡有旱涸淫溢之災而國初法令嚴
察吏靡所緣為奸于稅糧易供即賦重而民不稱憊焉然于時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三

化民孫開保扶諸富人睚眦泰許欺隱田地狀事行從諸土民于
涿州良鄉增興化淨糧二萬石而泰州當揚十屬之一歲賦當其
什三率田一項科糧六石有餘于則壤不均已甚二邑苦徭累夫
宣德中令天下沿河商旅集處所設立鈔關歲遣御史及戶部
官監收船料鈔所權本色錢鈔輸內帑以備賞賚或徵折色銀歸
太倉備遺儲揚州鈔關之設自此始而兩政一統于南太僕寺先
是種馬本有定額弘治中以揚州隸江以北論地畝養馬視北直
隸七府例其制以一見四騾為群立群頭五群為一大群立群長
在江北平田二項領馬一匹三項領馬一匹歲免其租入每
二歲貢納一駒解太僕俵散以備騎操凡種馬倒死及孳生不及
數者責之償而民間苦養馬甚通州海門地斥鹵與化濱湖之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不宜馬故無免徵田及六安州宣城吳乃令通州興化代領養民
計丁授馬一匹至破產鬻子以償勒收解俸之費不與焉又其孔
匪者也通州代六安養馬八百五十匹興化代宣城養馬五百匹是以後
揚州數被水害江儀以南東連泰州如皋通州海門田濱江者苦
江潮侵噬無已特而海門東北迫巨海三上潮輒漂民廬產江海
交侵壞地悉坍沒乃屢遷縣治于內地以避之自元至元中一徙
禮安鄉編里三十有七已遷餘中場已又遷金沙場所存里僅十
四乃割通州清幹鄉之六里與州民因丁錯壤而處區區殘民遺
土以綴旒于荒烟草蕩之中可哀痛矣江都以北高郵寶應西逼
汜光白馬諸湖以一縷堤為捍蔽而全湖水皆東注自灣頭運蓋
河水東行者時北注而泰州之下鄉與興化受其委秋水時至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四

決防或溢堤而上諸郡縣環望皆大澤歲籽粒無復望民幾魚黨
者數矣而縣官額徵夏秋稅糧不可減於是嘉靖初海門知縣陳
誨上疏言海門臨江枕海三面風濤頗有田地十坍八九雖經歷
年奏勸多拘原額不蒙開除致使僻海窮民不沾聖化包賠年久
愈加靠累一遇徵收啼哭載道竊維乘除消長理數自然若新墾
者既合增科則坍沒者亦應除豁今以既沒之地徵先存之賦剝
有限之肉應無窮之差勢誠危急若不亟為蠲豁恐窮迫之下致
生他變疏上未報會巡撫都御史唐公龍奏准糧一石折徵銀三
錢已又折徵輕價銀一錢五分寬之先是本府知府節文曾奏准
十五項六十二畝九分應豁糧五千一百四十九石零應准每石
一石折銀四錢嘉靖初唐公龍入題疏一錢與小麥豆每石各折

果三錢雖折輕償其實小民望水賠糧十五年知縣吳宗元致奉 詔書內開各處水衝沙壓田地負累人戶賠納曾經具奏者無按官查勘明白照例除豁申呈撫按每石止徵脚價銀一時與錢五分民困仍蘇然縣地積糧幾盡今存者無幾矣詳見後

化民張汝等亦以浮糧困累請開奏請均丈田畝攤其糧于他州縣議者以為紛更病隣禁勿聽而監察御史錢嶸通州人為通州疏言養馬之害曰臣按洪武年間取勘地土養馬通州海門瀕江邊海中復係運鹽河故無派俵馬亦無免徵田糧永樂中六安州災傷暫令替養地賺水鹹草土不服雖稱種馬並不產駒瘦損倒死十常八九一經費補助至傾家起解赴京百無一選每年部司文移不過令徵價前往北方收買解俵費用不貲艱苦萬狀是通州民獨受養馬之害 朝廷實未嘗獲通州一馬之用也臣請照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

門縣先年奏准事例一體除豁先是永樂六年海門縣者如不得已或照徐豐等處通徵折色止將種馬免養以蘇民困部尚書張公瓚覆其議於是通州種馬遂罷而興化民援例上請因併令種馬悉變賣歲備用馬匹仍照所坐本折徵解他州縣如故通州民德錢甚為立祠祀焉蓋 列聖休養生息垂二百年於民瘼靡所不軫念獨租賦折之令無歲而不下即軍國大計不能盡捐以便民然德意深遠矣今 上初承大統深念江淮咽喉重地諸思恤獨厚三年以養駒累民今變賣輸銀九年以種馬變價太重令諸存留種馬盡變賣即上馬母過八兩每歲量徵芻料而通州興化以先蒙蠲免故芻料俱免徵又明年因革淮安蠲稅最諭撫按官查所屬有非稅課正徵而為無名征課者盡裁革之十四年興

化縣災准以臨清倉米萬六十石抵其兌運二十一年湖大夫高郵興寶諸縣被災甚知縣歐陽東鳳上言州縣之被水者眾矣未有如興化之盡為汚池沒及廬舍連三月而不減退橫日之民莫必其命加以偏重之賦其何以堪於是准興化浮糧二萬石永改折色蓋加意蘇民如此是後倭寇蹂躪朝鮮沿海所在設備亡何而兩宮三殿災火司農小殫殫上方深居大內斃心于瓊林大盈之事而淮南市僧亡賴以事潛京師購諸中貴人中貴人亦欲從史 上旨以陰為塔壑地而開津權稅之使出矣二十五年始遣中使權兩淮益歲增行益八萬餘引供內帑而正益大阻語其益法志中未幾而儀真亡徒因羽林百戶馬承恩上請儀真故有工部徵征商稅裁革日久若遣中官駐劄歲可權稅銀六萬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

奇濟大工於是設儀真稅監督瓜儀沿河商稅先是抽分得門起欽准于南京工部分委主事一員駐劄于儀之磚廠于景泰年間題本覽上供者總集于儀真過軍民商旅船北上該得門給帖附運于清源于通津至隆慶四年總河工部准咨為設虛錢糧以濟工程始以磚廠附門兼權徵關稅之稅凡客船上河下江過壩者分別長短載抽稅至萬曆九年埠頭蔣燕等具告漕糧尚書奏咨南京工部題准磚廠分司并開稅革免其由開關稅歸併南河即中諸分委抽稅官所在相望初至民大駭商旅至委貨自亡匿而小洲民多逐末倚負販自給縣若奪其所為命罷市鼓噪者累日賴有司調停安輯之顧商旅出途者日寡勢不能取益乃令坐賣已稅又輒以事株連諸富人動稱匿稅必盡沒其家貨乃已諸奸徒附從為羽翼者驟起家鉅萬輸內帑什一而已其後又以山東礦稅使兼理淮揚船料因盡括郡縣庫藏以輸大內而委官馳傳橫

行動扶阻撓 明旨為恐喝人情益洵 為時巡撫都御史李公
結巡按御史安公文壁俱疏爭甚力李公尋以忤 旨罷去而諸
宿猾亡賴益自恣無所憚又疏言加增沿江船料可八萬江中洲
田增課可二十萬 上俱可其奏以儀真稅使兼權船料勅南守
備監專督洲田事洲田者沿江州縣田坵沒者沙土委積日久漲
江中為沙洲江儀泰興去海遠洲長艾蘆其高阜或可田其在通
州海門如皋者近海水鹹鹵多積沙或築埭以禦外潮而稍樹藝
其中唯殖穀不長蘆故自泰興而上以洲名自如皋而下以沙名
舊制蘆田俱輸課工部以供 袍服 御器及修城陵諸費以主
事一員專董蘆政厥後民田坵沒故多附洲民乞于蘆課正供之
外佃餘地以納坵糧漕撫臣業允其議而蘆政以職掌爭之力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十二冊 揚

七

南北爭訟民至相賊殺不顧而海門自四遠後沙地悉委江中為
崇明所侵據縣士民至詣關奏勸未能復反是而奸徒因以為利
馬會有一旨詰責中使督洲田價急于星火諸佃沙洲田者所費
墾培工本既不資且當額流奔逸之中此崩彼漲消長不常而責
每頃多者價百金民間即捐資產不甚惜世為子孫無窮之害矣
當是之時中貴人搜括利孔無遺美而太倉我穀不滿三十萬勢
不能供邊儲乃嚴檄郡縣有司民間積通京庫舊賦自六年以內
反馬價未完者限一歲內併完以濟邊儲緩急郡縣吏侍罪帶微
慮不能復恤民顧 詔書猶以不悉加派細民及賦中使母擾害
地方為諄 云時都御史李公三才巡撫江北所上疏尤懇切畧
言自礦稅煩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為計閣部九卿臺省百

執事無不剖心極言而 皇上莫之省也任權之使急于星火搜
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聞某礦明日增某稅忘玩者視職阻撓者
連罪上下相爭唯利是圖遠邇寒酸怨語載道如臣境內千里之
區抽稅理益蘆政之使甚置星列如捕龍亡加以無賴亡命附翼
于虎狼不逞奸徒託名于城社假借詐財動以萬數破產傾家十
人而九至如楚中極項得財生者含冤死者被害毒施人思莫敢
誰何然此輩固不足責也獨念 陛下天托以司牧之任而乃甘
為此括剋之舉 祖宗傳以赤子之衆而使罹此流亡之慘清宮
靜夜試一思之臣知其決不忍且安矣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
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上憂萬世人亦愛妻孥奈何 陛下欲黃
金高于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 陛下欲為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十二冊 揚

八

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
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元政不綱黷貨無厭
群小擅命橫征暴求是以萬民不悉共託命于 太祖 太祖是
以奮其一剗掃清穢濁受天大寶是以得傳而傳之 陛下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善鏡者也疏凡三上俱中寢不報蓋是
時開採權稅之使徧天下而楚中被禍尤酷不獨淮以南然矣
蘆洲 揚郡濱江之有蘆洲者惟通州江都儀真泰興如皋五州
縣在通州之州十有六曰蘆涇沙曰煙墩港曰任港沙曰破園沙
曰蘆潭港曰桃花港曰牛路曰韓家港曰暫港曰姚港曰激港曰
周家港曰灰港曰葛家港曰潘灶港曰劉家沙又名青草沙江都
之洲十有五曰花園港曰新興洲曰卞家洲曰裕民洲曰保固洲

曰永豐洲曰後寧洲曰復業洲曰永興洲曰小新洲曰順洪洲曰家洲曰鞋底洲曰自陞洲曰復業砥柱洲儀真之洲有十曰青山嘴曰一戲港曰朱輝港曰舊江口曰鐵鏡港曰馬家港曰黃連港曰新港曰何家港曰儀真衛東溝洲場如皋之洲十有四曰北沙曰南草灘曰錢家圩曰短脚圩曰北草灘曰南扒頭曰東北扒頭曰北扒頭曰三角沙曰張家圩曰楊家圩曰薛家圩曰吳家圩曰駱駝沙秦興之洲十有一曰蔣家洲曰新河口洲曰新王洲曰華光洲曰煙墩洲曰姜溪西洲曰姜溪東洲曰永生老洲曰永生南官洲曰永生三洲曰永生四洲

河渠志 昔者禹抑洪水平九州任土作貢揚州沿于江海浮于淮泗于時江淮各自為瀆貢道未通沿江入海而入淮達于河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九

治古國用簡賦取足于王畿無所事漕雖江海險阻不為害春秋之際吳王夫差將北伐齊霸中國於和江築城穿溝其東北通射陽西北至末口江淮之通自此始或云北神堰亦夫差所築也注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于此築堰者蓋淮水底低溝水高防其泄也是後吳王濞開和溝自揚州築黃灣通海陵倉及如皋蠡谿濬以諸侯專為海為利整河通運運海益而已三國以後道湮塞水經注所載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和江亦曰韓漢漢自江東北通射陽固已為非詳隋既平陳煬帝幸江都乃命尚書左丞皇甫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和溝自山陽至揚子江徑三百餘里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濟入淮矣唐都關中漕江南粟每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始渡淮入汴置巡院發運使于揚子於是刺史齊幹以潤州北距

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改從由京口埭治伊婁渠達揚子即今瓜步以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先是漢陳登守廣陵治山陽築塘為田號陳公塘謝安鎮廣陵之步立今即瓜步亦築埭溉田民比于邵伯其棠曰邵伯埭其後杜佑決甯陵李襲譽築句城塘及元和中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復大修陂塘築堰于高郵泄有餘防不足以通利漕輒旁漕田十餘頃今所謂平津堰者也宋都汴梁歲漕東南粟六百萬斛於是江淮漕最重太宗時發運使喬惟岳于建安軍創斗門三築三堰設懸門積水溯平乃渡之以便漕天禧中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于盤利船艦連壞請開揚州古河繞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築更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可省官費數十萬詔從之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十

年後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大便利其後漕規狹弛河淺涸日甚宣和中詔發運使以車引水運舟尋遣中使按視欲復運河與江淮縣平或議于盱眙鑿渠出宣化鎮口下發運使陳亨伯議亨伯遣其屬向子謹視之子謹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數百里人力難濟昔李吉甫廢開置堰曾孝靈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恃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採其弊宜于真州太子港築壩一以復棟子河故道於瓜州河口作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壩一以復萊莖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壩權開滿浦閘復朝宗閘在淮安界則上下無壅矣

亨伯用其言。于是運舟復通。利紹興初。以金兵蹂躪內地。詔毀拆真揚開堰。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運河。以資敵用。於是揚州灣頭口間。及通泰白蒲諸堰。並決毀。顧勢不能遏。敵騎徒廢堰。以浸浸民田。于禦虜之策。未矣。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始言。楚州高郵之間。陂湖渺漫。莠葑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為蓄泄。乃築堰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達于淮。鑿新河。自高郵入。與化東。至鹽城。極于海。又于揚州。壩鎮。創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徹于江。所經畫甚具。溉澤鹵田。以百萬頃。近日議入江入海。水進當以此為據。兩淮之民。賴焉。自春秋。和溝之後。迄于宋。十有餘年。河或通。或塞。諸隄堰。或時廢。置不常。大較。廣陵地高。阜。西。自。盱。泗。壽。春。諸。泲。泉。潦。之水。越。十。四。塘。注。于。高。寶。之。三。十。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十一

南入江水。順流徑直。易泄。宋。胡。宿。所。謂。江。習。下。而。河。踞。高。若。隄。防。一。決。涸。可。立。而。待。為。運。道。梗。故。以。塘。蓄。水。以。壩。止。水。以。澳。歸。水。以。堰。平。水。以。涵。泄。水。以。閘。時。其。縱。閉。使。水。深。廣。可。容。舟。有。餘。則。用。浸。灌。以。無。閘。運。道。而。止。矣。且。于。時。黃。河。未。徙。而。南。宋。咸。平。熙。寧。中。一。決。鄆。州。入。淮。泗。再。大。決。潼。州。合。南。清。河。入。于。淮。俱。遣。使。者。捍。築。而。塞。淮。水。自。楚。州。以。北。倚。高。家。堰。為。捍。蔽。淮。獨。趨。雲。梯。關。下。海。不。關。入。于。諸。湖。故。淮。南。河。雖。時。有。泛。溢。不。為。災。乃。今。昔。之。利。害。殊。焉。元。置。海。道。轉。運。使。凡。東。南。漕。俱。仰。海。運。淮。揚。河。復。湮。廢。明。興。高。皇。帝。定。鼎。金。陵。引。江。帶。湖。運。艘。尾。銜。麟。次。進。江。以。北。不。事。漕。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栢。叢。貴。言。發。淮。揚。丁。夫。五。萬。令。有。司。督。覓。高。寶。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已。栢。叢。貴。又。言。寶。應。白。槐。棧。抵。界。首。沿。

天下郡國利病書

湖隄屢修屢圯。民苦後無已。時開寶。應。直。渠。便。從。之。緣。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長。堤。一。長。與。渠。等。期。月。而。成。引。水。于。內。行。舟。蓋。以。休。息。民。力。且。令。舟。行。者。免。湛。溺。之。患。于。憂。人。至。矣。成。祖。擇。天。下。形。勝。都。北。平。京。師。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仰。東。南。漕。粟。為。最。急。永。樂。中。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能。海。運。復。元。會。通。河。故。道。又。徙。河。故。道。自。開。封。北。循。魚。臺。塌。場。口。入。會。通。河。南。與。淮。會。於。是。運。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清。之。水。為。漕。用。而。和。溝。為。其。員。官。視。唐。宋。時。益。重。矣。先是。平。江。伯。陳。瑄。督。海。運。及。會。通。河。成。命。瑄。理。漕。河。事。瑄。既。疏。清。江。浦。遂。浚。瓜。洲。儀。真。二。壩。祛。潮。港。之。湮。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隄。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牽。道。後。康。濟。河。因。此。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置。江。口。四。閘。江。南。漕。舟。由。常。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十二

西北孟廣河。渡江自運。鹽河至灣頭入漕。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後分泄漕水及私。又做宋平水法。于運河東岸為減水閘。洞以限則。水勢七尺以下。畜以濟漕。水長則減入諸湖。會于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灌溉尤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初治和溝時。有欲由滁。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瑄。以。六。合。多。石。阻。涸。輒。損。舟。漲。則。尤。險。易。為。敗。乃。決。復。唐。宋。故。河。自。淮。南。抵。北。通。州。數。千。里。漕。渠。皆。瑄。所。經。綜。至。詳。悉。迄。于。今。是。賴。自。是。以。後。黃。入。淮。沙。泥。墊。淤。勢。漸。高。于。裏。河。淮。入。海。滋。不。利。時。破。高。家。堰。而。南。又。挾。黃。入。新。莊。閘。黃。水。內。灌。而。揚。州。陳。公。甸。城。諸。塘。久。廢。附。塘。民。或。盜。決。防。種。時。其。中。諸。水。悉。奔。注。高。寶。即。伯。三。湖。漕。漕。三。百。餘。里。粘。天。無。畔。每。伏。秋。水。發。而。風。駕。浪。砰。訇。若。雷。鼓。舟。觸。隄。輒。碎。又。勢。不。能。無。決。隄。決。而。過。東。之。

田及馬甚則衝城郭漂室廬其為害已劇弘治中黃河大決原武
 瀾漫四出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既防塞諸決口分黃河使
 南入淮患稍寧乃奏以會通河餘貨開復河于高郵堤之東自州
 北之杭家嘴至張家溝長意湖兩岸擁土為限椿木碑石之固如
 湖岸引舟內行以避覽社諸湖之險功成 賜名曰康濟河蓋即
 平江伯瑄所鑿故河也是時洪武中栢叢貴所議開寶應越河亦
 湮廢日久正德十六年提河郎中楊景言寶應湖極險當做高郵
 濟河例築越河嘉靖中御史閻人諱員外郎范韶按察使仲本
 屢以為言事因循不果行而五塘或修或廢大較不能發長策復
 舊制為國計長遠之慮僅補苴隄閘為文具已耳嘉靖末塘益廢
 民請輸官租為田然湖積水愈多引而入江不虞涸故運道亦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十三

隆慶四年黃河決在鎮淮大潰高家堰水洑洞東注溢山陽高郵
 寶應興鹽諸州縣漂室廬人民無數淮揚墊為淮既東黃水亦驟
 其後決黃浦八淺沙隨水入射陽湖中膠泥填閘入海路大阻久
 之乃東漫鹽城之石碓口及姜家堰破范公堤而出入于海自邵
 伯湖南奔瓜儀入江又旁奪芒稻白塔河以去每歲夏秋之交諸
 即縣實上棧城門城不沒者數尺蓋災甚矣萬曆六年 上遣督
 河都御史滿季馴行相視乃申平江伯故畫築堤起武家墩經大
 小閘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清江浦沿柳浦灣連來以制河
 南溢自淮至徐梁遂縶限巨六百里以東水歸漕河暫安唯寶應
 越河議尚寢十年湖蓋洶湧溺舟楫按臣相繼題請給事中陳大
 科上疏極言利害議始決以十二年築新堤一道西仍舊堤加高

學南北建二石閘其明年後成奏聞賜名弘濟限於是運船入高
 郵寶應經西越河不復苦漂損如異時然後知建言者之為利也
 其後黃勢強奪淮入海清口阻淮水漫泗州城浸 租陵樹木事
 聞 上震怒為譴罷督河大臣於是議者洶有欲撤高堰復引
 淮入湖淮揚民大震恐曰往年潰堰事可鑒今以二十年積蓄之
 水令建瓴而下 朝廷即以泗為重顧可使運道決裂且恐二郡
 億萬生靈盡為魚鱉耶於是 上再遣科臣與漕撫臣共勘議始
 奏言分黃導淮事失分黃者自黃家嘴導河分為一夫越五港淮
 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開積沙數十里又
 于堰傍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為濠浚入江入海
 路以分洩之而若山陽之涇河寶應之子嬰溝皆可達廟灣在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十四

城則開石碓口興化以東開丁溪河為入海路鑿江都淳家渡即
 家灣二十一年新開以復 湖民是年復加浚深廣 橫絕運鹽河入芒稻河徑達江其射陽
 湖淤已久濟閘功則就歐陽東鳳所開神坐河為深廣之畫逾年
 始定二十三年奏括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
 計諸役畢大舉其明秋工告成淮果大出清河口 祖陵水浸退
 而泗患寧焉已叙諸臣勞咸賞賚進秩有差時河漕臣各分主一
 議總河主分黃議然淮實以黃力分及開淤沙而出不以周家橋
 通塞為增減異時潘中丞季馴所力持毋輕議高堰意深遠矣邵
 伯湖故無越河其險如高寶湖限數敗及是督河科臣請之業有
 旨允行而分導工大舉未遑二十八年總河漕尚書劉公東星
 申前畫明年即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運以來治河策心屢變然

蓄水惟恐不足至國初猶未甚遠故於瓜儀則復欄潮通江諸閘
于通泰興海門則修江海諸壩于高寶則做平津之法而興化
為杭福區乃百餘年而獨苦水害環三百餘里巨浸以浸付于腹
心其受無涯其歸無所還上流而無所回蓄導下流而無所輸瀉
若病蠱然失今不治勢將日深昔害一而利什今利什而害百不
可同年而語矣諸發治水議不可殫記其大者無如固高堰復諸
塘疏海口撈淺積修石隄李少師春芳嘗主固堤復塘之議與化志載
復五塘初議其序高堰定議曰甚哉前人之制不可輕變高堰創
自漢陳元龍唐宋以來莫之有改國朝陳恭襄經畫尤詳所恃以
障淮泗而輸漕渠者閘係尤重或以為無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
徙協淮內淮無論樹決湖隄淪沒下邑其勢必至慄悍難制漕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十五

艱阻所憂不獨在民則變法之過也高堰築矣十四塘不復猶之
無堰蓋西來諸水由天長六合而下有諸塘以畜之早則瀉入漕
渠以濟運潦則南注之江一經驟壞西水徑迫三湖漲湖潰堤為
運道憂焉可不復是隄堰塘閘皆相成以為運河之利舊法其在
行之在人惟揚之憂其少釋矣湖口議則興化令歐陽東鳳建
言射陽湖封泥淤塞榜漕為難宜于射陽之傍二十餘里開神聖
河自披絲網以至神聖庄迤北由葫蘆港迤西出滕隄喻口直走
廟灣為入海要道其後祝給事世祿又疏言興化起大宗湖由舊
官河歷岡門鎮至石碓五十餘里宜展開數十丈濬深丈餘則釜
底盡傾而附漕者不苦淺渇可以常俾通流浦赴海諸郡縣之
昏墊庶有起乎市勘議未報撥浚積則高郵人王啟之議以為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初平江伯理漕運時置平水閘以三尺五寸為制仍置淺船編審
淺夫以時撈淺俾無壅塞夫何適年以來法久寢廢閘故猶在制
不如前而淺夫有名無實矣夫以客土培岸日益高河日益窪
將以為漕之利而不知為漕之害也蓋河底高則塘岸轉或弗固
蓄水盛則輸漕時或不及一值久陰水勢騰湧上河先淺下河繼
之遂使膏腴沃壤盡為魚鱉之區漕舟阻險亦增捐壞宜做先年
規格添修平水閘度酌為定制恒存六尺之水但過格自然下
流漸長漸淺永無淹浸責令淺夫專務撈淺穢棹泥令幫岸益
厚不許加高河底日益深縱遇旱亢亦不虞塞候運舟過盡乃
放開閘之水灌下河之田利之大者也而郭奉政光復守楊時為
砌石隄議曰揚屬河道延袤二百餘里諸湖所匯巨浪排空所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十六

首一線之士隄耳往年潰決之患可為寒心已議包砌磚石以河
工多事災沴相仍所包砌無幾其餘止用橋板蘆笆易于朽爛日
遭衝刷鮮不崩裂是歲修之功無寧日而潰決之患無時已也與
其歲修修守費工力于不貲孰若一勞永逸以保萬全之安除已
完石工其餘應議險要約萬七百餘丈宜行治河官嚴實盡行覈
砌計歲過運船七千餘艘議令城寨土宜量帶磚石其磚議於近
河適中處所燒造應用價值即于輕齎處給計歲可帶磚百十萬
不數年而工可通完長河屹然成金湯之固此百世利也如數君
子言皆良畫或格不行或行而未盡王河渠事者亟留意焉 贊
曰昔司馬遷從負薪宣房悲鮒子之詩而歎之曰甚矣水之為利
害也而作河渠書舊郡志列河渠于山川蓋其事難言之余在淮

南時所聞分黃導淮議頗詳慎久而湮沒乃次昔人治水之變厥

言淮南河者知所折衷乃今天下所隱憂而不可測莫大于黃盡

從而南尚鍾歸仁隄龍淮泗而下湯：懷山襄陵將見于他日，余

未敢深言之也 附議 按五塘蓄水之說歷觀前代興復之為

說潘中丞治水或問有云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堤閘今皆圯

矣可不復舉乎應之曰其初至時亦嘗銳意求復及履行動查得

小新塘與上下雷塘相連西去揚州即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

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介儀真由獨水開出江四

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其水亦奔

塘水開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

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

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而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

積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蓄運也今若廣濶渠洩漕借此水漕之

則不宜築塘以障其流縱有開壘宣洩無幾且冬春運河水淺彼

先泗矣若慮湖水漲濛濛此塘以障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

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既高亢之田於

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為田輸借不賞歲納之課亦不賞必項

其行償貸築堤建閘皆尤不肯必謂大為處分則田高之民欲積

田窪之民欲洩築堤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項添設官夫防守當

此勞費災傷種：難于措辦故馴謂其是尚可緩也又近江都志

所載宋知縣寧五塘議曰五塘之議漢紳士民每重之然議復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十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十八

矣利四一曰風氣蓋五塘休廵于蜀岡之麓帶樹相附脈絡相連
塘復則風氣有所鍾而不外洩葆靈毓秀必有豪傑挺生其間者
利五有此五利故曰復之便其議不復者曰塘之復不復不可
余不敢知姑以子之五利言似皆耳食爾且以句城一塘膏壤九
千六百畝四圍皆山起高可二里許止東南一墜可通烏塔溝入
官河且中又無宿水可蓄不過候時雨暴集其夫雨多則田已先
潤柯藉于塘雨缺塘亦無金民田何賴焉即如說者有可蓄亦不
過灌高塔兩岸耳其餘固不能以長綆汲而上也以此溝岸之田灌
溉無幾而先沒九千六百之膏沃孰為勝算乎上雷下雷大抵若
此惟有小新一塘差可蓄水蓋此塘僅二百畝身處其高有濼
廣之水汨：不絕穿中而過倘設一減水閘少蓄多漕可以灌數
千畝餘故不敢深論也其曰濟運者則又為不睹時務蓋昔之時
患在水少今之時患在水多即二十四年一歲中開漕河開于嬰
開金灣唯慮漕水之不速而又何假于塘耶即昔者諸大夫建議
甚悉然後先不同時故不得以膠柱也况漕運之說以應度之竟
不可曉蓋漕艘之漕惟始於正月終於三月五塘即有宿水一決
即潰：則竭安能濟：三月即其曰形勢尤不可知夫山川設險
有國之利孰不賴之但揚南襟長江北枕三湖茲二險者詎直揚

為稱首即海內號要富焉故墟強氏虜且哆口投鞭期茲彈丸泥
淖乎如必藉口李全黃巢之事美帝守株矣乃至晚漕之說益為
無稽夫淮子河去即伯四十里而遠亦安能壅壅之而比使其隨
隈敗岸耶且淮為四瀆之一使塘水果能與敵是為巨浸又安能
築限斷流使橫道而不得出耶為此說者抑且自相矛盾况漕
之決非塘復之年乎風氣之論斯形家言余所未習不敢緩頰但
此塘每歲固租二百金昔之歲曾權民佃價二十租不可已則必
撤派于不塘之民佃不能償則又負棄業之家一意圖復計必經
歲且非千金不能供開費俱所謂不便也夫奪民之田而棄之又
竭民之力而為之捐已成之業為必不可常之功故曰不復使余
聞之遂以謝諸大夫老其所謂議復不復不可各據一方並
有良盡余不能去其間也姑存之以俟有識者按二議非不甚
辯但復塘五利之說亦必不可易至也：先年佃價及歲租二百
金柳末也今天下不經諸費何限五塘歲入如大海涓滴所濟寧
幾但非常之事得人而任豈直五塘自禁城以下迤西諸塘皆當
修治以毋怪小費毋虞制時母限歲月嚴立現制決臻成効如苟
且寒責族作族廢而已則
不如因循舊貫無輕勞人

江都 運河 在城東南和溝也 漕運志作漕河一統志作官河又
江都界又十五里至揚子橋南自江都縣瓜洲鎮北行三十里亦
至高郵界又北行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湖又沙河城東十里來
轉運使喬惟岳開沙河四十里以蓄洩七里港河長慶間節度使
水利自運河通揚子江今廢舊基猶存
王播開長十九 淮子河 東北不考其處按疆域圖蓋界乎句城隍
里以二塘開會東之 槐家河 東北十五里自陳公塘接運河
公二塘開會東之 槐家河 東北十五里自陳公塘接運河
水以入運河者也 槐家河 東北十五里自陳公塘接運河
此即運道之始諸隈隘備具通泰志河自海通陵舍及如皋蠶絡
斗門入泰州界又東行一百六十里至海安入如皋界又東南行
一百一十里至白蒲入通州界又東行七十里至新壩入海門界
又東行八十里至連呂四場其四場其四場其四場其四場其四場
支派通各益場皆為運道也 白塔河 東北六十里宣德間平江伯
陳瑄所穿南入揚子江北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揚 十九

官河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圍以蓄洩水漕後廢嘉靖三十
年郡守吳公桂芳開浚故道置巡簡司屬兩淮運使以防與厥新
河在城南二里為曆二十五五年巡撫御史楊公光訓題 請發資
南又折而東周迴共六七 伊婁河 南十五里唐開元開州刺史
里從姚家溝入舊官河 伊婁河 南十五里唐開元開州刺史
伯新河 北三十五里即伯南五里許曰金家灣下通江先河臣奏
四里入芒編河又十八里入江由 邵伯越河 湖曆二十八里總河
山陽南淮水入江之道莫捷於此 邵伯越河 湖曆二十八里總河
中顧雲隸於運河東築越隄引 邵伯越河 湖曆二十八里總河
河行舟以避湖險是年工成

限 運河 儀真南運水洲行四二百餘里
閘 減水 閘 九十一處 朝宗 閘 在灣頭新開閘在宜陵鎮
大同閘 在瓜洲鎮後通江閘 亦在瓜洲鎮自唐以來引
漕入汴閘 一巨石存焉

邵伯上下閘 在本鎮 揚子橋新閘 舊為塘曆二十五年年易以開
其水十里大江減水 鎮今廢 揚子橋古壩 黃金壩 在城東邵伯小
壩在城北又邵伯壩 在本鎮下 瓜洲十壩 俱在本鎮漕河高江水
漕於江漕河至此分為三支如瓜字形中一支阻礙隔江東一支
通江名曰東港西一支通江名曰西港內中一支入東西二港築
壩隨南北為壩東西二壩以通江潮之來往各壩以限漕河之水
洪武三年設東港東壩八壩西壩七壩永樂九年平治東港八壩為橋
木版正統二年修復八壩九壩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周公忱為重
築修復十壩成化六年工部主事吳公英移置十壩於壩東一里
許 涇洞淺 新廟淺 浪蕩淺 以上各置頭潭淺 宋家淺
柳青湖淺 東西灣淺 以上各置花家圍淺 李家莊淺 姚家
潭淺 吉祥莊淺 江家莊淺 南北共十一淺每淺各置老人淺
長各一名夫役四十名歲撥木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揚 二十

百林草四萬餘東凡有挑漕者貢前項淺老人役為之萬曆二十
三年奉工部裁革華共用淺夫二百一十四名淺夫之設昔以挑漕
今以修堤蓋時勢 湖 邵伯湖 北四十五里每春夏湖水漲漫
變運水有浩縮也 湖 邵伯湖 北四十五里每春夏湖水漲漫
限民以此召伯甘黃子湖北六十里東至赤岸湖 新城湖 北
四十五里東至艾陵湖 高帝武五年立棠塘也即此民以灌田
官河西抵民田 艾陵湖 高帝武五年立棠塘也即此民以灌田
大石湖 東四里 白茆湖 東北四十五里在邵伯西舊建斗
東北五里 珠家湖 東北五里 漾洋湖 東北六里 甕子湖 東北六
十里 城西北十五里上塘注水長廣共六里 新塘 在上雷塘東北
餘下塘注水長廣共七里今皆佃為田 小塘 長廣共二里餘
今佃 瓜洲塘 城西三十五里水由瓜塔溝東流 鴛鴦塘 北四里橫塘
為田 入漕長廣共十八里今佃為田 鴛鴦塘 北四里橫塘
東四 港 第二港 城東南二十里 第四港 東南三十
十里 港 第二港 城東南二十里 第四港 東南三十
十里

華家洋港東南十五里 倒流港東南四雙港十五里 蠅子港東南四十里 港南一十里 馮泊港南接深港北接三里溝洪武二十里 港王福鎮 港五里 馮泊港十六年工部遺留劉子玉凌 港揚州日 港注五 港注六 港注七 港注八 港注九 港注十 港注十一 港注十二 港注十三 港注十四 港注十五 港注十六 港注十七 港注十八 港注十九 港注二十 港注二十一 港注二十二 港注二十三 港注二十四 港注二十五 港注二十六 港注二十七 港注二十八 港注二十九 港注三十 港注三十一 港注三十二 港注三十三 港注三十四 港注三十五 港注三十六 港注三十七 港注三十八 港注三十九 港注四十 港注四十一 港注四十二 港注四十三 港注四十四 港注四十五 港注四十六 港注四十七 港注四十八 港注四十九 港注五十 港注五十一 港注五十二 港注五十三 港注五十四 港注五十五 港注五十六 港注五十七 港注五十八 港注五十九 港注六十 港注六十一 港注六十二 港注六十三 港注六十四 港注六十五 港注六十六 港注六十七 港注六十八 港注六十九 港注七十 港注七十一 港注七十二 港注七十三 港注七十四 港注七十五 港注七十六 港注七十七 港注七十八 港注七十九 港注八十 港注八十一 港注八十二 港注八十三 港注八十四 港注八十五 港注八十六 港注八十七 港注八十八 港注八十九 港注九十 港注九十一 港注九十二 港注九十三 港注九十四 港注九十五 港注九十六 港注九十七 港注九十八 港注九十九 港注一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二十一

千餘金未幾奸民復盜決防種時其中細民難與慮始然亦同上
意所嚮倘成畫已定申令惟嚴設塘夫塘長如舊制或令附塘田
高亢者佃灌既即令防守安在其不可復乎哉注十八
儀真河 運河 即官河自縣治西南通東付四十里過烏塔溝
江大橫河 在縣遠亭沙洲上紹興初郡守昌詩始開浚以便江船
澧水皆獅子河 在靈湖堰東南故運河也後澧十字河 狀如十字
今為上下 堰河 舊傳在宋翼城外與蓮花池通今文山 靖安河 在
七都即沙河江清之險惟樂官山李家港與黃天蕩為最宋新河
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宗原請開此河舟人遂免覆溺之患
相投有二一一新河由黃沙潭入盧宗原請開此河舟人遂免覆溺之患
開一上新河自董家渡入即守吳洪開 蒞蘆套河 在潮開西其

湖落鑰匙河分二派一派西北行六七里至胥浦直接銅 懷子河
則城鑰匙河山源一派折而南行里餘為上口入于江
方輿勝覽云真州有懷子河即今帶子港以北開慶宋向子謹欲
于帶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者此也河西為盧家堰前為
安撫伊婁河見江新壩河在縣東十里新 塘 北山塘 莊家
山塘 二塘俱北城濠外一里許左為東方運判所築右為東知郡
房州城亦保而免焚掠兩塘舊有石 陳公塘 在縣東三十里
以資溉田行九十餘里散為三十六段其塘西北依山東南面
水漢魏間已設限障唐末轉運時嘗修築八百九十餘丈置斗門
石堤各一塘溢則引之濟運宋開禧丙寅北虜將犯儀真總轄唐
環決塘水被真之東北境莽為巨浸金虜登焦家山望之知不可
越遂退真民類免焚蕩嘉定間運判方信孺為環建祠塘側 國
朝嘉靖間漕臣建白請修復障障廣備蓄備漕河然塘久為軍民
占佃萬餘畝前代石礎悉為民家砮礮窳之具凡諸建白悉罷
議矣按唐書疏故變疏志謂百姓盡此塘之利愛而故之因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二十一

句城塘 縣東北四十里半屬江都濶三百四十丈南北長一千一
百六十丈其水南流至烏塔溝南入于漕河凡五都河北
畝澮之水 劉塘 在縣西北五十里方山之西靈岩山之東舊志謂
皆會焉 烏塔溝 在縣西北五十里方山之西靈岩山之東舊志謂
為塘今俱軍民佃墾 溝 烏塔溝 見句城塘 帶子溝 在縣東北二
界六合儀真二縣 溝 烏塔溝 見句城塘 帶子溝 在縣東北二
一將家溝 即五里舖利善溝 縣東南十里舊通 張家溝 縣東二十
官河側置東溝 縣西南四十里其 港 戴子港 縣東二十里舊
茂鋪于上 東溝 源自劉塘而入江 港 戴子港 縣東二十里舊
龍開港 高陳公塘之下流有二港一日望見一日相 麻線港 在縣
見凡五都六都河北畝澮之水皆會焉南入于河
十五里運 何家港 縣東南二十里接運河 黃連港 縣東南二十五
城鐵釘港 縣東南二十里即 一飲港 縣西南二十五里與青山港
入于 朱輝港 縣東南二十五里即 一飲港 縣西南二十五里與青山港
問當事疏 請開漕邑人云漕之無益 開 關

泗關 通濟關 東關 攔潮關 以上四關先是洪武十六年

顏石開故址重建清江關一廣惠腰關一南門潮關一以分濟漕

輓後廢成化十年提河即中郭昇建議置儀真外河羅泗通濟響

水東關四關一時稱便後復廢弘治中撤去響水關仍復三關舟

運都御史張縉工部員外郎何屋重建通濟東關二關正德年主

事揚廷用重修九四關萬曆二十八年知縣蘇守一築砌攔潮關

進東至羅泗關石堤 堰壩 蓮花堰 招吳年即守趙尚之以池

六十餘丈以便挽運 水至堰而止故以名堰舊有攔潮 靈潮堰 新河接大中祥符間

開俱南渡後撤廢今但有東關關 鑄金像成將迎之京舟至此潮涸忽溢 五壩 稍南曰二壩又南曰

三壩迤東一里曰四壩五壩各疏 津渡 揚子津在縣東津在

支渠數十步與外關河相表裏 東南舊 滌河口渡 新巷口渡 潮關渡 姜家嘴渡 閔廟前

江口 渡 三壇廟渡 縣南 薛公渡 北 新城渡 瓦廟渡 朴樹灣渡

石人頭渡 縣東 花園渡 在縣西 水步渡 在縣西五馬渡 在縣西黃

泥灘渡 在縣建安渡 在縣西南舊志宋太祖 沙洲 豬釣沙 在

都與鐵釘 珠金沙 在珠金里元將張弘範以兵船掠珠 長風沙 在

都按歐陽文忠集錢鏐傳載周世宗征淮南詔錢俶攻取李璟俶

治國中兵以待環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周師

出瓜步迎登填長風沙與周師會白沙洲 城外濱江地多白沙故

置一軍 新洲 在縣東南五里江中舊志云按南史及天寶洲 在縣

即此 按儀真水利無大子諸塘運道莫要于諸關四關之制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 揚

二十三

塘久廢為田膏壤萬畝議者或云殆不可復果爾則恭愛之名不

若于建安水橋之製無聞于宋代前哲已試非無良規且西來諸

水可引用溉灌者甚多今之大夫豈無史起孫叔敖其人顧生令

地利弗盡豈滄桑更變今昔迥異抑事掣肘固不易為耶

泰興 河 龍開河 在城東連永豐鎮中廿 印莊河 城東南新河

城西南小折河 城西南十五里 注三十 堰 江堰 同知李綏至縣間知

縣蔡暹言江水為害議於西南沿江一帶築堰以捍之起保全鄉

九都止順得鄉廟港長一萬六千九百餘丈廣三丈五尺高一丈

御史方岳記之嘉靖十二年朱堯增築自廟港至過船港計

七千六百三十丈田賴以衛民甚利之今圯廢舊址猶存 按

泰興江堰以捍禦江潮為利與捍堰海等且堰成而田故存者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 揚

二十四

得混為已難新漲者不得據為故有非平賦一策采舊志議開新

河為漕河由泰連揚以避圖山漲之險頃遂題改水次蓋河通不

直通運而商船經行為縣民利然上河之水滔、不禁而通泰運

益河病矣舉事者務在萬全或預建閘于口岸以時啓閉庶幾兩

利如憚繁費而圖快目前則毋如仍舊之為便也

高郵州 河 運河 詳見 運河 在城北巨四十餘里本朝侍臣

關河 舊名運益河在州治北退觀橋下東 淤溪河 在州治東南東

運河 白塔河 在縣東南南 城子河 文丞相序云什城子河即此

北城子河 在州治東起自南河頭 山陽河 在州治東四十五里南

河界北自三梁橋子口入射陽湖橫京河在州治東北七里注射陽湖秦蘭河達淮安山陽縣界山陽濱即此也
 在州治西六十里西自天長野湖新開湖在州治西三里射陽湖
 山發源東入武安新開等湖
 在州治西三十里平阿湖在州治西八十里三湖在州治西五里按里通舊見白湖通大長縣銅城河高郵志有三湖
 新志不載考一統志三湖大率五湖在州治西六十里平阿湖即新開覽社而樊良據其中耳
 五湖在州治西六十里平阿湖在州治西六十里平阿湖在州治西六十里平阿湖
 在州西七十張良湖在州北二十里石立湖在州治西北五里洋湖在州西七十張良湖里通七里湖
 在州治南姜里湖在州西五十七里里湖在州北十七里驚兒白湖在州西三十里武安湖在州治西南三十里塘下湖在州治西四十里仲村湖
 在州治東羅潭湖在州治東北九里郭真湖在州治東北一百四十里按東漢郡國志射陽故屬臨淮漢石梁湖在州治西北自天有博支湖悲博支誤為郭真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二十五

湖平阿溪在州治西自天長樊良溪在州治北自天長流入灣
 父子灣在州治西五里丁家灣在州治東一里落帆灣在州治北一里白水灣在州治東北張家溝在州治北三十里上有迴閣司陸漫溝在州治北子嬰溝在州治北九十里東南注射陽湖二子涇溝在州治東北一百小京溝在州治東南六十觀溝在州治西官溝在州治東五十第一溝在州治東第二溝在州東第三溝在州治東四十里通運監河
 第一溝在州治西北展溝在州西北戴家溝在州西新溝在州西通運監河一十三里展溝在州西北戴家溝在州西新溝在州西
 西十丈溝在州治西二十里昔人開築以香溝在州東菱絲溝在州東二十疇湯溝在州東大涇溝在州東小涇溝在州東斗門溝在州東五里

在州東北郁家溝在州東港燒香港一在州治西北十里通里南接城子河北抵運監河西入賈萊港在州治北九里吳城頭港在州北四里馬踏港在州東北茅塘港在州西羅家港在州西漢港在州西楊絲港在州西洋港在州黃白港在州西北大師港在州西南里小堰港在州西北曹車港在州北蕩馬家蕩在州西北黃林蕩在州西北羊馬兒蕩在州東北一十蕩里蕩在州西三十里狄兒蕩在州西三沙母蕩在州東北井子蕩在州東北南陽蕩在州北按高郵有三十六湖受西山衆流為諸水之匯浩蕩二三百里其河堤曰平津堰九田地堰之西者曰西上河堰之東者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二十六

南下河北下河以南稍高于北又曰南上河水則西河藉南北河以為之洩旱則南北河藉西河以為之溉比來水患頻仍皆由下流紆緩秋水驟至輸瀉不及田地滄沒職此其故然諸水皆無源易涸三時不雨又不免旱憂議者謂治西上河宜榜淺固隄俾無衝決治北下河宜開子嬰溝今子嬰已濬而卸水不減則海口壅塞故耳大抵高郵諸水盡入于興化諸湖治興即所以治郵或議于東河塘三埭鎮置閘以防旱涸修園子田堤岸以保固康濟河斯亦治標之一術以餘力兼而奉之可也園子田乃開康濟河時於民田中墾其田越在河外邊為越河園子田中皆膏壤額糧四百餘石若堤岸弗治久之竹河復為湖而新開湖之險惡如故矣
 興化河運河即運河車路河在州東三和尚河在州北海溝河在州北

注五十三 仲家河 注四十四 山子河 注四十五 荆城河 注四十六 白塗河 注四十七 孟家河 注四十八 義亭河 注四十九 院莊河 注五十 橫河 注五十一 劉家河 注五十二 鳳凰河 注五十三 梓新河 注五十四 孫家河 注五十五 蘆洲河 注五十六 滑莊河 注五十七 新溝河 注五十八 莫家河 注五十九 趙家河 注六十 王瓊河 注六十一 既濟河 注六十二 盧家河 注六十三 陳圖河 注六十四 傅真河 注六十五 王帶河 注六十六 蚌沿河 注六十七 湖 注六十八 勝湖 注六十九 平望湖 注七十 大網湖 注七十一 吳翁湖 注七十二 白沙湖 注七十三 千人湖 注七十四 千人湖 注七十五 千人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册 揚 二十七

北二十三里 溪 海陵溪 注七十二 東溪 注七十三 注七十四 注七十五 注七十六 注七十七 注七十八 注七十九 注八十 注八十一 注八十二 注八十三 注八十四 注八十五 注八十六 注八十七 注八十八 注八十九 注九十 注九十一 注九十二 注九十三 注九十四 注九十五 注九十六 注九十七 注九十八 注九十九 注一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堤 劉堤 宋建美開邑宰黃萬頃創即宋史名紹興日盛塘曰城隍界南北直一百五里時治當其中成化間知縣劉 堰 相 延 瓚 南下車即修治三載俱於因名劉堤學士境海記 堰 相 海 堰 詳見范文正公傳 西堰 縣治西舊係舟楫往來要處 漢溪 縣治西北四里 宋 開 堰 減水閘一在城南滄浪亭之南 蘭溪 開 堰 中 建 今 廢 堰 壩 減水閘一在城北玄武廟之北 蘭溪 壩 壩 北 三 盧家壩 縣北五 海口 丁家沙河口 小海閘 草 堰 開 白駒南北二閘 注通牛 近議興化洩水要道第一廟灣 場次石碓口次白駒場廟灣今雖通行但地勢迴遠水行甚緩自 射陽九里淤淺萬曆八年曾發帑金八千兩濬之額任者匪人用 罔成效迄今遂以射陽為必不可復非一隅之論乎石碓口隸鹽 城縣初議開濬土民譁然蓋以水涸而漑既無所資海溢而風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册 揚 二十八

無所避揆諸人情良所甚難然誠如近議濬舊官河通岡門鎮俾 水通流滔不絕何虞內泗海溢有時多建開座以限防之何虞 潮患探本之畫宜莫逾此在舉事者善成之耳白駒開近雖增置 但興邑東高西下形如側釜諸場海口僅可以洩浮漫之水欲令 釜底盡傾勢必不能凡此皆得之日繫匪云虛談有饑溺由己之 思者蓋加意焉 寶應 河 運河 詳見 引濟河 注八十九 注九十 注九十一 注九十二 注九十三 注九十四 注九十五 注九十六 注九十七 注九十八 注九十九 注一百 寶應 河 運河 詳見 引濟河 注八十九 注九十 注九十一 注九十二 注九十三 注九十四 注九十五 注九十六 注九十七 注九十八 注九十九 注一百

蕩河在湖西萬曆十九年 湖 清水湖 縣治城南東西長十二里南北闊十八里西南
 連汜光湖汜光湖長三十里南北闊十里東西長十五里西南四十
 東會運河汜光湖長三十里南北闊十里東西長十五里西南四十
 津湖 縣治南六十里東通運河西北會汜光湖 縣治北十五里
 南北闊三廣洋湖 縣治東南五十里東西長十五里南北闊三里
 里會運河三廣洋湖長十五里南北闊三里 射陽湖 縣治東六十里
 十丈長三百里漢書廣陵王有過其相勝之奏奪其射陽即此湖
 也今俗呼為射陽湖 廣洋湖可三百里南北闊自晉至隋白
 沙入海湖之東屬鹽城西至固晉屬山陽東至上射陽屬博支湖
 實唐大曆三年與洪澤並置官屯後以折收歲減並廢博支湖
 縣東南九十里梁湖在射陽 塘 白水塘 在縣治西八十五里
 西北通廣洋湖 湖 塘 白水塘 在縣治西八十五里
 宋武帝元嘉末決水灌魏軍即此塘也 陂 閘三十里魏將軍節艾
 所築屯田積穀以制吳人與射陽蘆蒲山破金塘相通溉田一萬
 二千頃 羨塘 唐地理志在縣西 溪 海陵溪 俗呼為龍鬚頭在縣
 後廢 羨塘 南與白水塘合 溪 海陵溪 俗呼為龍鬚頭在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二十九

射陽 瓦溝溪 縣東南十五里東北黃浦溪 縣北二十里黃浦鎮西
 湖 射陽 瓦溝溪 縣東南十五里東北黃浦溪 縣北二十里黃浦鎮西
 安宜溪 縣西南六十里東北入凌溪 縣東八十里 閘五溪 縣治城
 港溝 望直港 縣東十五里東南通成子河宋嘉定八年
 商旅輻陸入市百物盡通居民繁 劉家港 縣北四十里射陽湖
 夥今既塞舟航阻絕大為民病因港之 里入射陽湖 七里溝 縣
 七界洵溝 縣東四十里 長沙溝 縣東二十五里東入潤溝 縣東南
 通子蒲塘溝 縣西五里 楊家溝 縣東八十里 三王溝 縣東六十里
 新溝 縣東五十里 子嬰溝 縣南六十里子嬰鎮北 張大夫溝 在縣
 北十三里溝 在縣西三 潤汀 金釵洞 縣南七十里 赤水潤 縣
 西南七十里 魚池潤 縣西南八十里 忠心潤 縣南八十里 馬長汀 縣
 入灤火湖 潤 縣西南八十里 忠心潤 縣南八十里 馬長汀 縣

九十里東北通鹽城界南接 堰堤 黃浦堰 相傳吳王漢置白浦
 傳支湖北會射陽湖運河後 堰堤 黃浦堰 相傳吳王漢置白浦
 今廢 姜家堰 縣東八十里宋祥符間置聽民視水 南門堰 門外
 洪武間知縣 連河堤 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 淺 九淺子
 李叔修築 連河堤 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 淺 九淺子
 洪武間知縣 連河堤 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 淺 九淺子
 李叔修築 連河堤 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 淺 九淺子
 李叔修築 連河堤 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 淺 九淺子
 李叔修築 連河堤 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 淺 九淺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三十

啓俾泥沙不積漕渠不壅廢曩時十二萬幣金之費不至付之波
 臣無益矣界首故未有越河當湖心極險推舟甚易蓋當時草創
 未圖全利今總理河漕劉公議興茲役新舊接築俾舟行者安于
 遵陸八 士民其亦尚有永利哉
 泰州 河 南運河 州治南東抵通州及各 西運河 州治西南舊
 以通運至海陵倉按阮勝之記 北運河 州治北自北閘南東西二
 云即漕頭至城下運河是也 北運河 州治北自北閘南東西二
 十里分爲二河一去東二十里至梁塚場止一去東 東河 州治東
 北 東運河 何塚下運河等場又 通城縣 縣治東河 州治東
 北運河 舊志云其水早亦不 歲 濟川河 州治南通楊子江貫浦
 久運塞成化年 彭福開浚 歲 濟川河 州治南通楊子江貫浦
 久運塞成化年 彭福開浚 歲 濟川河 州治南通楊子江貫浦
 久運塞成化年 彭福開浚 歲 濟川河 州治南通楊子江貫浦

北通射陽湖 堰 北堰州治城北四里 漕運河水建炎中移在東接馬長河 堰 北門外紹興年守王楊英於清化橋南創開運河支流直近城北嘉祐年守王純美堰州治東四十五里臣飲固寨濠別為堰于下濼巡簡司前 姜堰州治東四十五里水北經西溪通運益以達上河宋嘉祐年守王純臣移堰 開近南宋莊側宣和年大水移羅塘港近運河即今姜堰 開丁溪開州治東北一百七十八里以上二口備舒大猷郡 按秦州運益河以南為上鄉田地無幾其十七皆在東北下鄉每霖潦暴集下鄉輒受滄漫乃漸由諸鹽場出海口水之所趨誰能強之而興化民以為曲防病隳博矣詢之土人水自運益河東來每遇霖雨宜決白塔芒稻二壩以分洩之固閉下河泄洞無令橫溢則猶可救濟下鄉或當旱年則宜築塞二河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 揚 三十一

上河諸運洞庶無為益運之梗在相時均節之而已 如皋 河 運河成化間知縣胡昂潘西北從揚泰來繞縣治向東至丁堰鎮分流入海南折至白蒲鎮入通州九十九灣河去縣東南六十里相博龍過成河一名龍遊小溪河縣西北隅東接 港 天生港 舊去縣南九十里今江 掘港 縣東運河西通泰興 港 澱港 澱港止六十里通江 掘港 一百三十石 港 在石莊江海 澱 鄭公澱 在豐利場宋治平年富澱港以避之曰水戰其中 按縣志謂通江河當濬以引江潮入水關風氣增勝且蘇松商販所往來洵民利也或虞益溢出沒為害要以利多而害少亦何憚焉又小溪河旁田卑下易淤然亦易涸故難以秧種惟濬之使通運河則旱澇而便禾稼可登而菱荷

天下郡國利病書

魚蝦蒲葦之利亦易致云

通州 河 運河即運益河自郡城東黃灣西亭河在州東北二里通運益河入金沙河在州東二十里入金沙場宋兩淮石港河在石港場西亭場 制置使李庭芝鑿成化間重濬 港 狼山港 在州狼場河中及金沙石港諸場也 港 便民范公堤 即捍海堰任公堤在州城西五里宋寶元間 開 便民開在州西唐家壩通濟開在州南狼山西下白蒲開在州白蒲鎮上成化間重濬通濟開在州南狼山西下白蒲開在州白蒲鎮存板開在州一今廢 鹽倉開在州西門外 業家開在州南七里任上陸洪開在州南十里陸洪壩上以上三開皆 唐家開 壩後改為開去城十五里陸慶元 按通州有新舊二河舊河自揚泰西來遠年知州鄭舜臣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 揚 三十一

城為隍東南入江東北過海門經諸鹽場入海並河田數百萬頃資灌浸百姓利之新河鑿於隆慶二年畢呂四至石港諸場直通丁堰便益運不復經通州顧州士民以鑿河洩風氣且鹵潮內灌傷禾稼望舉濬故河然弗能奪也即故有六開以興水利然通地勢高異于他州縣恒憂旱不憂澇往往以壩之為利惟西成北永興二鄉地窪下全洩則數百里之水盡注于江全閉則水潦驟發二鄉墊焉故陳司寇謂唐家開治則利十不治則害十若白蒲鹽倉諸開固可廢矣得海堰創于張范而任沈維之乃歲久傾圮卒觀潮大作即漂沒民灶殆盡包裡芳 運營力任增築新堤至今人猶稱包公隄司收者曷不深惟民瘼而以泄 從事何哉

海門注十二河 運河 縣治西南至通州四十里東止呂四場嘉靖年
 入十里東入餘東便倉四十里舊運河 在縣城東南龍王廟壩起
 海門縣凡三建江河亦屢變矣 至利和鎮西壩止南通大
 江 堰堤 捍海壩 在縣治西北即范公堤 在縣治東北西
 宗新堰 在舊縣北宋元豐間新堤 萬曆十六年運司判官李淵知
 築新堰 築積水以通益舟 新堤 縣姜天麟督造堤外有非字港
 二樣口大橫口 開 西清開 在舊縣西清橋南成化二減水開
 夾港俱通海 在舊縣西北弘治 張先登曰海門新以州土割隸地多與州壤
 三年知縣徐英造 相錯水利大率相類蓋縣南濱江北為益河東西運河襟帶翟灶
 等港經緯交錯旱則南引江潮北引河水以灌沿江河之田潦則
 仍各洩于江河水不患無歸乃州縣民自相秦越而長民者彼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三十三

觀望是以濬治未遑蓄洩不時烏能盡地利乎今誠于縣城南及
 州城西東二十里各建一閘而運河北通益河舊有港址責令開
 濬勿使湮塞則方百餘里盡為膏腴水利之大無逾於此者矣

鹽法考 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災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
 所食千萬鍾使君施令計其鍾金而給之則百倍歸于上於是齊
 有渠展之鹽國用富強後世言鹽利者妨為漢初池山海之禁不
 領于縣官經費而吳王濞招致天下亡命東萊海水為鹽以故國
 無賦而用饒其後卒以謀逆敗元符中以東郭成陽孔僅言置鹽
 職官募民因官器作鹽官為牢盆今有煎鹽官 原即其制敢私鬻者欽
 左趾沒其器物已能行無常唐乾元初第五琦變鹽法就山海井
 近利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徭徭煮鹽鹽需者論
 率今煎鹽灶其後海東鹽劉晏主之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為官
 多則民便宜但于出鹽之鄉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商任其所
 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三十四

常平鹽官復其利而民不知貴而諸道故有權鹽錢商舟所過復
 有稅錢晏 奏罷之商民均利歲益利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
 稅之半國用給焉宋制諸鹽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
 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兩淮鹽行江浙荆湖諸路所謂末鹽
 者也 鹽出于海後灶戶煮煎煉而成謂之末鹽即周官散鹽也
 若解州出鹽池者得南風水化而成謂之顆鹽即周官鹽鹽
 也末鹽在楚州鹽城縣歲產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鹽四
 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鹽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
 石海州板浦惠澤路要三場歲產四十七萬 久之軍吏困于轉
 輸舟卒侵盜雜沙土鹽惡不可食坐鞭笞使配相繼莫能止而積
 鹽多露積無屋貯至生合抱木其上其數莫可較天聖中用翰林
 學士盛度言於是詔罷官自煎聽入金錢京師權貨務而以江淮

若兩池鹽給之歲增課十五萬其後西事劇募商人輸蜀粟塞下
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于京師入中者優其
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後世召商中鹽之法自此始也自唐始權
鹽歲天下鹽利裁四十萬緡劉晏增之至六百餘萬緡迨宋紹興
末泰州海陵一鹽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幾七百萬緡區一州
當晏時天下征權之數而尤浮之于鹽利籠取盡矣 國朝以鹽
課給諸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于天下設都轉運使
司者六而兩淮居其一歲課百二十萬餘與漕運米直等國初
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有丁產者充之免雜徭徭給草蕩其犯罪
自遷徙以下刑止杖仍發煎鹽其煎辦以丁為率初制引四百斤
尋改辦小引半之每丁歲辦小引
鹽一十六引計兩淮鹽歲額引七十萬五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三十五

有奇歲終轉運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凡
灶丁所煎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直錢千優之合用引
目運司官以時請于戶部請 內府印造給付乃召商納粟中鹽
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為之則中已出給引諸場行支鹽如
目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轉賣各
照上所定行鹽地毋過界若引與鹽離及越境賣者同私鹽追斷
商賣鹽已即所在退引還官偽造引者斬諸監臨勢要令家僕行
商中鹽侵民利者罪如律蓋法令嚴具如此然于時商中鹽者引
輸銀八分 上所權利甚微而商利甚厚以總利權抑專擅贖民
食而已永樂中令商于各邊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鹽一引
於是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墾田 日就熟而年穀屢豐甘

天下郡國利病書

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還以大裕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歲遣
御史督視鹽法各運司查中鹽商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
索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定優卹之正統初令准浙賈窳有
餘鹽官給米麥收之窳丁遞移者鹽課司覈實傳其徵又令客商
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為率支准鹽四分其六免于山東
運司不顧免者聽守支諸所為隱恤商窳甚厚其後始分為常股
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依次守支之鹽存積者積益在場遇邊餉
急增價開中越次而放支之鹽也存積行而常股益艱滯商人有
守候數十年老死不得支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 正統十三年
鹽課以十分為率存積二分常股八分以後存積增至四分景泰
元年又增至六分天順中御史李宏請照正統十四年例先儘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三十六

完存積商人撥派到場即支不拘資次常股依次支給不許攙越
成化七年以後減存積二分仍作四分正德七年御史朱冠題准
七分為常股邊方開中三分為存積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
積收貯在倉非遇緊急不許開中 輸粟二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
司銀四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鹽坐致八倍之利
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
引鹽悉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諸商墾
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鹽而遷地為墟粟
踊貴石至值五兩時議者屢言虛邊儲而實太倉非計顧歲所增
入當數十郡一歲錢穀之數而縣官經費日繁即緩急可以支應
慮不能得目前厚利以深惟邊計欲復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

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弘治中，御史馮允中奏言：開中邊方引鹽，莫肯趨納，皆由運司開賣，故商人舍遠就近。下戶部議：令自今各邊召商上納本色糧草，如舊制，未幾復廢。時天子加意于國家，益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益大學士東陽言：今者鹽法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名，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諸臣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弊，尤甚。因言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為夾販，高祖大震怒曰：我纔一行法，即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此事今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下詔言：鹽國用所需，近年欵實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乃遂攬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悉住支還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 揚

三十七

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勢要無得求討，當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劾亡何。上賓至正德中，用事者悉託名討鹽，徑自奏中，增價發賣，不復遵舊制，而鹽法決裂盡矣。嘉靖初，上方申飭鹽法之政，令議者紛言利事析秋毫，而法復一變。五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正引于各邊納糧草，餘鹽納銀運司解部，其夾帶多餘者，割沒入官。歲增餘鹽銀六十萬。正德中，御史秦鏡亦言：其後鹽法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復請以割沒銀給監戶，人給二錢，有差取鹽一引，例開邊報中名工本，歲復增課銀三十萬。餘鹽題准每包五百斤，內正鹽二百五十斤，加以酬商，每包五十斤，共二百八十五斤。為正引在邊上納糧草外，餘鹽世帶二百六十五斤，赴運司納銀

淮南原定價八錢，後減七錢。淮北原定六錢，後減五錢。割沒鹽十七年，鹽法都御史王臣題准：淮南每百六十斤，淮北每百六十斤，各納銀一兩。近時割沒，是時商人於邊中，益者引納銀七錢，已漸減五錢，視初制不啻倍蓰，而各邊殺賜皆不易，權勢要或占中賣窩，若斗頭加耗，官料罰而吏侵漁之弊，諸為費不貲。及給引下場，或官吏番難，或窩丁額課不辦，動經年而不得掣，且商業輪餉于遠矣。安所得贏羨，携重資往，返數千里外，復輸納于運司，而有司奉令甲贏，非微完餘鹽，即正引不得下場，即已支盡。上堆而操單守候，非五六年，鹽不得行，諸行鹽地，遠涉長江，排風浪時有漂損，而數十萬之資本，擲之烏有，又不能盡防攬，載戶之無盜賣耗竊也。蓋商慙至是而甚，於是商遂分而為三：曰邊商，曰內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 揚

三十八

商，曰水商，邊商多沿邊土著，專輸納米豆草束中，鹽中已所在出給倉錢填勘合，以齎役運司，給鹽引官為平引價，聽受直于內商，而賣之內商多徽歛及山陝之寓籍，淮揚者專買邊引，下場支鹽，過橋壩上堆候掣，亦官為定鹽價，以轉賣于水商，水商係內商自解網者什一，餘皆江湖行商，以內商不能自致，為買引，鹽代行官為總，其益數船數，給水程于行，鹽地而販鬻焉。國初時，嚴商人代支之禁，及是而諸商名目不一，以調停而均逐，未利舊制有所不行者，勢使之也。引價淮南定例，每引官價八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二邊商以賣引得利微，復自支鹽出，場名河鹽，而鹽法都御史馮懋卿為請將河鹽淮鹽相兼掣，懋卿又奏各場未掣引，鹽百五十餘萬引，宜責令通行解網，約可得銀百餘萬，奏下兩淮大擾

徵歛督逼無虛日。會御史徐燝上言：商人者挾貨萬里，出百艱為國足，違今正引之外，既徵餘鹽，又加以工本割沒，可謂厄矣。乃一歲之間，必取盈百五十萬。前鹽有掣無售，一時督逼，計何從出？至于借下單，質引日甚，則鹽產回籍，剝肉鬻髓，其困苦已甚。夫商人患無貨耳，有貨則百貨可通，豈能強之必趨于鹽？官府出令，唯除奸革弊，不願鬻鹽非奸弊也，則亦莫如之何矣。隆慶中，御史孫以仁又言：鹽引之滯塞，價之減削，始由于工本之加帶而致也。今欲以河鹽准鹽兼掣疏通，則內商堆鹽日漸壅塞，違商引日日益阻。滯蓋違商之引，必得內商接買而後行，緣以內而國課外而軍餉，一旦未能兼供，接年報中，數年守支，顧此未免失候，是以盡西北之旅報中，以籌邊聚東南之商，分撥以供課視國初鹽法，迥然不

同。今以河鹽隨到隨掣，內商守支日久，不得趨利，或別圖改業，况夫堆鹽山積，其誰肯收？違商之餘引，以候數年之俟掣，又老商隻影于淮上，而為國課之爭先者，亦宜停止兼掣，為便於是。工本河鹽及都御史所奏清理鹽悉議罷，而商困稍蘇。今上初即位，鹽法如世廟時制，毋紛更。商人亦便習安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靖後，割江西五府，南安、贛州、南康、臨江、吉安及湖廣一府，永州行廣鹽，臺臣至累疏力爭，不能復。顧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速售，且廣鹽既通，諸越境私販者不可遏。民間亡慮皆賤買私鹽，而淮鹽大阻，故水商船往返勢不能無愆期。而淮南鹽歲掣減舊額四之一，乃卸解餘鹽銀六十萬，歲兩解，毋容緩，則預徵于內商，以取盈其數。至二十年以後，所預徵商銀百五十餘萬，始以鹽上堆而徵，淮鹽徵盡

則徵在倉，鹽久之，將商未質引而徵也。其後寧夏叛，及息兵內訌，以客兵餉費鉅無所出，始議增寧夏引，鹽八萬，東征引，鹽四萬，有奇。名加增鹽，附單搭掣，以佐軍興。旦夕之費，而諸宿猾巧為奸利者，往往營部割付，援為例。於是有加罰違沒引，違沒者商人領引年遠及印號不明，引或蓋為大壞船沉，消折，鹽去而引存，皆沒官引，或引遺落燒毀，引去，鹽存，雖有鹽不得行，為沒官鹽，俱禁無得買補。及是而商赴部，請加罰如中納之數，或買新引，配鹽或領以舊鹽舊引，故引支鹽，俱越次超掣，大率如河鹽及新增鹽類。以舊鹽舊引而告加罰，故許令搭掣射利者趨焉。而運司點掣吏受重賄，因得主使官私加罰而盜賣之，諸領部劄者反不與，繇是眾大樹憤會。上方大權海內商貨，因奏言：兩淮沒犯引，鹽歲久山積，遺內臣賣之，可得銀數十萬，為大工費。二十七年，始遣內臣查積鹽，勅所駐

為鹽政府焉。既至而沒官鹽歲久消折盡，先是亦有給大票許商控賣者，故塔事端。括藏中積餘銀五萬上之，所分委查鹽官四出，探巨商積鹽累巨萬者，捕約治，籍其資以款，即沿海灶戶稍殷實，無得免。久之，乃疏掣賣兩淮，犯沒八萬餘引，附單搭掣，歲輸銀十二萬，兩入內帑。先後鹽法御史累疏諫，極懇切，不報。然鹽政內臣歲欲取贏于商，倘時：竊靡之，而水商行販楚中者，受權稅使禍尤慘。急則鳥拳獸戢，無復有願買新鹽者矣。嗚呼！自代有鹽法以來，未有若我國家九還軍實，半仰給于鹽課，兩淮歲課百餘萬，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出？于灶也。以區區海濱荒蕩，莽蒼之壤，民穴居露處，懸懸之與群，而歲供國家百餘萬金之課，自鈔法壞而優卹為虞，所恃供課之外，商收其餘，益得錢易粟以糊其口。若商不得利，則

從業海上饑無所得粟寒無所得衣是坐斃耳將強者冒禁公
行集眾私販因而推劫甚則盜弄潢池震動城邑若唐末黃巢王
仙芝之類是矣故商不得利之禍淺而灶不得食之禍深即如通
者中使一出海上驚惶焚刈草蕩不顧煎辦官雖多方撫諭亦若
之何且商人皇為利令破家折產備受窘辱富者以貧者
以死彼所戀舊准之益預徵之課未忍割而從業若束縛之急使
至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歲增民間百餘萬粟輸九邊以為兵食
若乎即令晏弘羊畫策恐無抹于蕭牆之變矣大都鹽法之本在
恤竈在通商在慎任人先朝忠公遠慮之臣其成言具在彭侍郎
韶云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竈戶獨甚臣行視海濱日擊其苦
為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日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四十一

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淋
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陸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
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煎辦之苦也
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
場無益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身口飄
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宜莫如灶戶矣雀
食事籍云國初召商中鹽官之征至薄而商之利至厚故鹽價平
賤民亦受賜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實高復取利錢復
以長蘆兩浙搭配兼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及其轉販
不得不增價以市利而益益湧貴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
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由也為枚特之策宜莫若令商多買餘

鹽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三引悉輸粟于邊如永樂時納糧二斗
五升之例其非官引而販買餘鹽者置重罪蓋官價減則商旅樂
趨餘鹽盡收則竈戶可得贏利而土民亦無淡食行之數年即邊
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墾邊地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
此百年之利也中餘鹽于邊業甚善然今益難行矣李戶部夢陽云國初建轉運司
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督鹽課此于鹽甚重然御史者以法治而
所與奉法者則運司提舉等官今其官非盡慎選夫人情莫不有
欲導之以潔然且慮汚况導之以污又奚所不至乎且歲一遣御
史初至于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
復更代矣竊未見其可也誠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
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做漢桑弘羊唐劉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四十一

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經陞別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提
舉官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
之有也語曰智者不擊常此之謂乎自後言人殊弗具載乃今
所急惟是亟召還諸內使罷勿遣然後天下事可得而言矣贊
曰鹽筭之利所從來矣漢以前擅自郡國言者不甚著唐宋以還
置吏盡令而守之幾無道義而網亦少密焉然要亦整齊均調使
為國賴而不為民病則義固所以利國朝法令數變窳失其初然
未有天子自以為利者近世為加罰之說者因計奪于豪右適逢
世而得售其奸遂使離政旁出公私困擾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殆
謂是乎今大農無終朝計而九邊所仰給安在法蠹利蝕而國隨
之不振智者知之矣 額鹽數 通州分司駐劄石港場所屬豐

利馬塘掘港石港西亭金沙餘西餘東餘中呂四為上十場 泰
注九十三
 州分司駐劉東臺場所屬富安 豐梁梁東臺何保丁溪草堰小
注九十四
 海角斜拼茶為中十場 淮安分司駐劉安東縣所屬白駒劉莊
注九十五
 伍祐新興廟灣莞濱板浦臨洪徐濱興莊為下十場 行鹽地
注九十六
 江北廬州鳳陽二府滁和二州俱行單鹽淮揚二府行食鹽唯徐
注九十七
 州所屬及宿州食長蘆鹽不行淮鹽 江南行單鹽地應天寧國
注九十八
 池州太平安慶共五府 湖廣鹽法道所屬行鹽地武昌黃州漢
注九十九
 陽長沙德安辰州岳州常德承天荊州襄陽鄖陽十二府靖州一
注一百
 州 江西鹽法道所屬行鹽地南昌九江南康饒州瑞州臨江建
注一百一
 昌撫州袁州共九府 河南鹽法道所屬行鹽地開封南陽汝寧
注一百二
 共三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四十三

行鹽事宜 近日通行事宜總 閩引 每年夏冬二季起熱運司查
注一百三
 論中未備者裁之 正德銀三厘加耗銀三毫差吏解赴南京戶部關領引目紙價赴
注一百四
 部掛號轉給應天府買紙引完日領回收貯架閣庫換次榜派
注一百五
 近議四季起熱四 榜派 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 准分三十場
注一百六
 季榜派見今遵行 榜派 為上中下三等均由換次榜派以富安
注一百七
 安豐梁梁東臺何保草堰前解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為
注一百八
 上場馬塘西亭新興餘東餘中廟灣掘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
注一百九
 溪為中場莞濱臨洪興莊徐濱板浦為下場每遇投到勒令發付
注一百十
 榜派單年上等自呂四中等自丁溪下等自板浦逆派起雙年上
注一百一
 等自富安中等自馬塘下等自莞濱順派起仍分派本折逃亡
注一百二
 本色商人赴場支鹽折色商人在司領價逃亡聽商自行買補
注一百三
 檢引 先因淮南引鹽壅滯以致違引不售御史蔡時昂設法凡遇
注一百四
 堆積臨壅如一單堆鹽一十引限買違引八百方准赴壅名
注一百五
 謂二八搭派今遵行准 鹽單 商人執引下場支鹽淮南運至白
注一百六
 北引日疏通無庸限賣 鹽單 塔河過橋將引收入該巡司積至
注一百七
 八萬五千為一車運冊二本送院一發掣鹽委官一發該司收貯
注一百八
 備照謂之真單准北運至安東過橋將引投安東鹽債至五萬五

千為一單造真單如前淮南歲 秤掣 每據運司呈掣之時將院
注一百九
 行鹽八單准北四單謂之單鹽 秤掣 存真單委就近府佐縣正
注一百十
 等官秤掣其秤掣事現每引各認色號插旗一面至二十號而止
注一百一
 委官親手掣簽對號提上一引就旗人後帶領上秤即以引輕
注一百二
 重之數例十九引二十引 割沒 臨掣時淮南每引以五百五十
注一百三
 完以後照前周而復始 割沒 斤准北每引以五百六十斤為
注一百四
 則如一引之外多餘鹽五斤以內通將原掣引鹽積算淮南每
注一百五
 百六十斤納銀一兩准北每二百斤納銀一兩是為舊割沒若多
注一百六
 出五斤以外即照違例夾帶問罪每斤納銀一分 解網 專委運
注一百七
 是為新割沒餘銀不足額數即以割沒完補解 解網 司佐或
注一百八
 實將掣過單鹽四單一次開價解網蓋內商之 京掣 水商已買
注一百九
 鹽拖石灰山開舊鹽院移膠南道復掣放行謂之膠掣萬曆二
注一百十
 十二年題革後水商告復今改于浦子口鹽院歲兩次親赴驗掣
注一百一
 放 食鹽 另堆候銷戶執引票支買謂之食鹽
注一百二
 恤憲事宜 編審 每五年一次編審實定上中下三戶則各場
注一百三
 總催俱照原額選其殷實食充亦五年一換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四十四

總下憲戶多寡不一或編二十名或編三十名務使憲舍相近草
注一百四
 蕩接連事畢造冊備照殘疾年老不堪煎辦者俱開除寡婦守節
注一百五
 子未成立者其夫遺課免辦見任官以禮致 折課 舊規水鄉憲
注一百六
 仕者舉人監生及經科舉生員俱照例優免 折課 戶不請煎鹽
注一百七
 者每引納工本銀三錢五分解送運司給散灶丁或年終類解戶
注一百八
 部正德七年御史朱冠題 准水鄉憲戶每引折銀二錢鹽課司
注一百九
 年終解送運司類解赴部又完賣一場地不產鹽每引折 官餼
注一百十
 收價銀五分白駒西亭俱辦本色鹽七分折色三分 官餼
注一百一
 嘉靖六年御史戴金題 准行委運司估計每角用鐵三千斤連
注一百二
 鑄造工價約用銀二十六兩即於運司贖罰扣數動支照依時掣
注一百三
 鑄造四方鐵盤共三百二十一兩給與各場 賑濟 商人每引上
注一百四
 資灶關丁煎辦歷年漸久損壞仍補造給發 賑濟 商人每引上
注一百五
 留司庫過年歲災傷以為賑灶之用後該茶御史議將應納銀每
注一百六
 引扣銀三厘給灶勇工食餘四分七厘准抵折色給商夫折色者
注一百七
 係灶戶應納之銀以應賑之銀抵 應辦 之課商灶兩便今遵行之
注一百八
 清理鹽法都御史按會典正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同御史巡視兩

淮旋復取回自後差都御史或以侍郎兼都御史理之至嘉靖凡五六遣焉其後戶科請罷清理極論不便三事於是都御史罷不復遣 巡鹽監察御史按會典以監察御史巡鹽自宣德始然間數歲一遣旋復取回其後復以巡河御史兼理鹽法而巡鹽之差遂有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巡視淮浙長蘆諸司而河渠由濟寧迤北抵張家灣長蘆御史兼理之由濟寧抵南京兩淮御史兼理之遂為定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四十五

按鹽課其多於兩淮而注制屢變徵納愈艱嘉靖十五年戶部尚書宋材請訪兩行以運中運之舊章以通餘鹽題准正鹽例有引日餘鹽雖在正鹽包中不得另立與否與引日和皆除河東鹽其仍舊外其兩淮鹽斤每包計五百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重為正引定價五錢內二百六十三斤為餘鹽淮南定價銀二錢五分准北定價銀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二百五十五斤定價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五十五斤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銀二兩各銀四錢温州批驗所銀二錢山東長蘆共計四百三十五斤內二百五十五斤為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為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定價銀三錢五分以上正鹽俱各開邊報中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四十六

淮兩浙供今上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聽其額折價至如餘鹽價銀所在各別照舊運司批銀解部轉發各邊 續題准開中引鹽無論常股存積不分淮浙山東長蘆俱照原定價則上額本色糧草

兵防考^{注百二} 揚州故春秋時吳越兵爭之地秦置郡國銷天下兵漢都關中江淮之間為藩服故兵制畧焉晉氏南渡謝玄鎮廣陵統北府兵玄嘗以五千衆破秦師十萬于淝水上以揚州為江左外郭稱重鎮唐時制府兵在淮南者折為四屯儀真方山屯揚州邦興平江屯每府列為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一屯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無事則散兵歸農有事則遣將戍守制最善貞觀後變為方鎮又變為兵最強其後吳南唐所竊據迨宋南渡復以揚為邊鎮有禁廂軍強勇武鋒敢勇雄勝軍之屬而淮南軍為諸路最金虜數犯揚州韓世忠一敗之江中再敗之大儀鎮劉琦敗之瓜洲皂角林于時阻淮為守自廣陵而抵淮陰為全淮石臂京口秣陵藉捍敵故戰守諸策皆急淮泗而緩江海者亦其勢也宋制極密所說凡有四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四十七

侍衛者為班直隸國防者為屯駐隸諸司者為後兵隸諸州者為卿兵在與之節度淮南選相禁軍有材藝者充親軍額親軍即班直也揚之禁軍有四曰勁忠軍威果軍忠許軍武鋒軍相軍有三曰寧淮軍米發軍軍威軍各軍俱有指揮統之其七曰強勇軍以流亡盜賊克復武鋒軍以他州軍調撥敢勇軍以敢勇茶客克隸雄勝軍選駐寶佑城者武定軍嘉熙間移屯揚州者遊擊水軍乃御筆立額屯駐揚州者神武軍乃揚東野出戍揚州者護聖馬軍錢端禮出戍揚州者雄邊軍趙范以雄邊民兵招克者其他又有水軍忠節軍保勝軍忠勇軍寧淮軍並隸屯駐大軍各有統制官一以鈐其屬其後兵有淮東司江淮司馬軍司左軍殿前司左軍步軍司御探步軍司選鋒軍神武軍軍俱有守城堡者其辦兵有制勝全軍客軍民船部南船部水軍澳河水軍俱於諸州招克總戍揚州者其他如園子許儀帳部觀弩部皆趙范立額不相統攝又江都有巡簡七奉典如皋巡簡各一以分巡要害以司兵柄于上州兵運于下此亦明興 高皇帝都金陵以維揚輔畿近郡丁酉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大元帥繆大亨元帥張德林鎮之庚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諸處樞密院仍命繆大亨同命樞密院事乙巳以大都督府經歷陳瓘總制真州軍事自後行樞密院總制官皆罷而揚州高郵儀真三衛徑屬中軍都督府為其衛所之制曰揚州衛指揮使司一其屬經歷鎮撫司為千戶所者五：千戶所各統百戶所十鎮撫所一高郵儀真衛制如揚州于通泰興化鹽城置守禦千戶所者四統吏目鎮撫及十百戶所與諸郡縣大牙錯處以軍為民衛而軍有從征有歸附有簡發著籍各衛俱以十分為率八屯種二守城更迭番休均勞逸且耕且守蓋倣古屯營法為固圍策甚具然于時方國珍張士誠甫禽滅其通賊皆濱海郡人習兵悉航海附倭數引倭寇並海郡縣始由山東淮北轉掠浙閩粵諸郡至遣使詔諭彼國不為止於是 上命信國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四十八

和行視師築海上備倭城藉民四丁調一為戍兵而如皋掘港始設備倭軍營堡斥堠與通泰諸所並列矣永樂中左都督劉江大破賊于望海埭倭稍戢然夷終得據時：擘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救獲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故沿海所在防倭嚴而揚子江上自九江下至通州海門數千里江南北連者數十里近亦拾餘里中隔洲渚港汊叢雜諸奸俠亡徒竄其中伺間為劫商旅船往來輒被掠甚則賊殺公吏不顧在揚州境者黃天蕩孟賚河其要害也海濱故饒魚鹽其豪不逞者規私販為厚利張高桅巨舶出沒恣濤駭浪中什伯相聚為越境興販船則因而劫奪或黨與自相凌暴剽攻于海與中有司

若莫可如何。蓋利之所集而害生。若山礦徒海盜徒。所從來矣。自
文皇帝遷都北平。念晉京根本重地。于新江設水操軍。以萬計。
而都御史督之。自九江以抵蘇松。通泰九地方。緩急寇盜盜徒出。
沒聽調。兵會捕。蓋督臣兼綜江海諸務。于事權至重。是時衛所軍
已有城守操江備倭諸役。永樂末始令民運糧儲于水洲。給軍船
脚價為充運。於是運糧軍歲一轉輸京師。以為常。正統十四年。
虜犯順。又調揚州各衛所軍分春秋兩班更番入戍。名京操軍。而
卒伍疲甚。其後軍政日益廢弛。丁壯困誅求。屯田苦兼併。諸律衛
尺籍者率遁逃。亡耗居半。其僅存者。伍七慮皆朽腹。窶人倚月糧。
以糊其口。又不能以時給。即力稍自贖。又不能當轉餉。更戍無已。
之後。而武弁莠者之日。腹月削也。雖歲有清軍勾補。及屯政倉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四十九

諸令甲甚嚴。而弊蠹萌生。無繇詰衛所軍之不可復。驅以即戎。無
論淮以南。即天下猶是矣。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丁壯為民兵。或
快手。或名會手。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率領操練。然民壯祇供公門役。
使弓兵所緝里閭。嗚吠及負擔輿販而已。正德中。薊盜劉六劉七。
齊彥明。寇齊魯間。轉掠河南。襄陽所過屠城破邑。殺撫臣。遂率眾
浮江東下。泊狼山。欲自通州泝流至九江。又下南京。往返者三。操
扼淮口。賊不敢渡。乃自通州泝流至九江。又下南京。往返者三。操
江兵得貽無敢近。而兵侍郎陸完調沿邊諸鎮。倅卒討之。尾賊行。
駐福山。隔江而陳。僅移檄往來。通州城危甚。忽夜半海颶風大作。
賊舟覆溺。死無算。完遣裨將襲其餘黨。盡殲之。以捷聞。遂奏凱獻
倅勒碑銘狼山上。州人惡焉。嘉靖初。倅貢使相挺起。為雙踪。率紹

諸郡縣已倅市舶。據海洋不去。而中國大猾。狂直毛海峯等。以財
物後屬倅。惡少行海上。為亂。壬子。破黃岩。象山諸邑。浙東騷動。遂
蔓延蘇松間。其黨徐海者。屯松江柘林。始分掠江北。甲寅。犯如皋。
通州海門。時承平久。揚俗日漸于紛華。上下巽便偷安。沿海備不
復設。猝聞變。皆望風奔潰。賊率不過數百人。所至焚燒斬殺。荼毒
不可道。每戰。倅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
勞逸客主。而用之。遠近傳相恐。言賊有神。不可與戰。率蒲伏受戮。
而縣無城守者。毒尤慘。先是。操江臣以倅患。練勢不能兼理海防。
軍務。朝議于江南。北設二巡撫。與提督操江。畫地而守。揚州三江
會口以上。操江統之。周家橋以下。江北撫統之。而都御史鄭公
曉始以巡撫兼海防。知府吳桂芳為言。自倅犯並海。郡縣有城。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五十

守無城。則殘城之為利。必失。使寇適膠角。而漂北海。犯鹽場。而南
則如皋。弗城。為可虞。道南江。而西舍舟。而北犯口岸。則泰興。弗城。
為可虞。風帆西下。直抵西市。則水洲。弗城。為可虞。况海門僻處東
偏。為海寇必由之所。弗城。安恃乎。撫臣然其議。始奏築如皋海門。
泰興水洲四城。逾年。城成。民稍恃無恐。乙卯。倅倅薄揚州。城民歛
避不及。被殺及溺死者數千人。屍斷流。焚掠大東門外。盡燒毀。鹽
堆而去。府同知朱泉。及高郵衛經歷。以率兵禦賊。死焉。淮南北大
震。于時衛所軍無所用。而各州縣鄉團民兵。或時扼殺。倅及嬰
城時擊却之。始築東閩新城。其明年。恭將王完伯。率所部徐克精。
銳兵守揚州。設伏于鐵盤。引弱兵轉戰。至伏所。虜騎兵衝擊。倅
大破之。賊稍戢。又劉顯擊破之。泗州。而適明年。都御史李公遠。撫

江北以上兵客俱脆疏調山西邊兵三千成如皋明年賊大舉萬衆分道入遂與海防副使暨諸將佐約曰賊業入海門必集如皋夫江淮根本在鳳泗賊若越泰宜陵窺江都則天長以北震是惟予自督禦答弗在將吏承儀漕輓津會南北襟吭仰又陪都之屏輔焉賊若登黃橋奔泰興西擾即諸重地危海道遊擊任之二路既抗賊宜却出富安並海岸東馳我振旅淮安出其不意賊成會矣畫既定部署諸將令登援相倚角於是倭入丁堰鎮趨如臬遊擊丘陞擊敗之已又犯海安鎮副使劉景韶率丘陞兵追勦盡殲之賊果不敢西掠而折循富安並海堤東出撫臣夜提師至淮城適所調青沂曹却兵並集賊倖見兵衆盛大愕度突騎橫搏賊斬首千餘級賊退據廟灣夜乘風竊舟去亡何而江南倭據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揚

五十一

沙者千五百餘軍忽北犯通州泰將丘陞戰歿民悼痛甚會副總兵劉顯以禦江南倭失利乃渡江赴援請自贖諸將欲拒弗納撫臣令予卒助攻顯感奮首磔入賊壘壯士乘之賊潰圍走追攻之白駒場又追及之七竈茅家墩先後俘斬六百餘奪器物無數賊逆竄海埂為土兵格殺殆盡於是三沙賊並散殄無遺類而江淮靖焉自甲寅以至己未五六年間江北橫罹倭禍未有甚于此時以督撫道臣將佐修力勵瘞而定然負海千里焚蕩蕭然民被殺戮僮屍如積諸將吏士卒捍禦死者亦復不數以僅無陷城屠邑至今言倭事者猶惻惻云自是沿海益增置營戍設將領通州有副總兵及水營把總掘港有守備大河周橋有把總揚州有恭將而儀真守備及三江口把總瓜洲營衛總練操江如改所統兵或

招募土著或以義烏東陽習水戰者充之自江達海分信地列戰艦嚴會哨所在嚴屬恭布而倭以入犯鮮生還寂不窺海者幾三十年其後營兵制復浸壞凡土著兵率豪有力者所詭寄以勢要挾將領無敢詰臨閱期則催丁壯習技者虛應或多蓄傭奴居恒為作百役使時囑免其操戍當散餉則盡括以肥己而什三給之其力能修船官船及以私船應募者為者民捕盜諸水兵皆聽從屬率沒其月餉之半為治船費稍違味則擅榜掠驅逐或更為募補弗以白于主將弗敢問也浙兵性驕悍與土著不相能時權閭左細民急之則亡匿去難控馭蓋自戎政圯而將官非納賄資緣無繇進多者費千餘金勢不得不取之營伍以償借貸語云債紳又歲有賂道交際諸當道主文胥徒有常例偏裨將月廩幾何勢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揚

五十二

得不尅取之兵人尅取則懼叢怨則又于隊伍中逃亡闕者詭寓其十之一藉虐兵糧為用度而自哨隊伍長以下轉相做倣以彼此挾恐相制毋敢發其有律已嚴厚繩下以法則眾喙噤涌為蜚語以聞于廉訪者無何而掛彈劾若影響甚則連名牘具懇眾為證而互許之將官或坐視職及以飛賊抵罪後來者益蓄縮畏懼以營伍為傳舍苟得利以圖復為黃緣安望桓不二心之臣緩急為國家出死力者乎江海故多剽盜其黠猾者以所掠餘資厚賂諸哨船輒故縱諸盜徒亡慮皆其親戚子弟或者捕竄入其中倚兵船為盜販過詰責嚴則時緝其盜之被勾誘為役使者私益之勢單弱及弗輸月錢者以邀為功得厚賞沿江海所在皆然而淮南北其著者矣今上之二十年倭首閔白專其國山城君不

能制遣二將清正樹長以兵襲朝鮮之釜山據之屬國告急上遣帥督兵征之師少挫遠在戒嚴而倭偽乞封貢為緩師計比遣使而倭驚益甚於是天子震怒令大集郡國兵若江南北浙東福建俱募兵船赴援議者謂倭不得志于朝鮮必分兵內寇若天津登萊淮揚將無所不犯于是所在增兵置戍嚴戍守如異時然營伍兵皆惟怯甚與衛所卒無異幸倭不來即先亡魄委甲而遁耳知府郭光復迺申防倭十二議曰修城池繕軍器僉門夫嚴保甲復副役凡里甲壯快等正役外許幫副役一名分工食之半演習操備補額兵練鄉兵厲寬勇復沙船番糧餉議召買阻險要諸建議皆奉文舉行而撫按臣復疏請于江中永生洲添水兵遊擊一員統南北水兵共千人以上下應援無南北彼此之委疏報可二十五年上復用言官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十三

以總河臣兼漕務而江北專設督撫臣治軍務蓋武備稍振馬會閔白死倭將狼狽內顧戰不利遂播金山柵寨移輜重而去而東征兵漸撤諸所題留馬價益課備餉銀戶部以幣藏詘乏催徵解藏于星火而新增餉科派民間者業有旨停免顧諸營兵枵腹以待東征兵撤回者猝未易散團聚海上慮為變當事者益難之矣嗚呼時平而養兵易集而餉不得繼及時急而募兵餉易辦而兵不得精不經挫刃敗血城陷邑破之後未有能先事預防者也善夫行郡鄧元錫之論兵制蓋傷之矣鄧論不為揚州而發然以近事有類故引以示鑒以為國家分軍民籍而來民力農養兵戍守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於衛兵外復取民財購民而為兵其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文力不能有所捍禦每

腹重盜發輒請調上漢很連兵以已難調且至盜輒鼠伏去復橫放而所調者兵性狼戾多暴又羈旅怨曠所過騷動效劫有司不敢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放火軍來殺我之謠而糜費不貲近日征東兵類此故召外兵以除內寇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其大後申嚴保甲自相維轄而要害地諸選兵結寨立墩臺備器械共追脅一專之于民國有事總兵者畏喪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憚失伍當坐而受誅且營伍空久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復遣獨遺州郡所食民兵以行即卒積死得不報也其最後國儲殫乏適有故則名增兵餉兵銀取之民急練募以已難事稍靖則又名革兵減兵銀籍之以上供而費出于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嗚呼國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安出子民也養兵以衛民曾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十四

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餉金而克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為兵既盡民為兵矣乃其初畝徵稅歛以養衛兵戶餉金以克民兵者如故曾一不少貸也是為官兵者既已養之又從而驕之為民者既仇歛之又驅使為兵又驅而代之死也豈不泰甚泰甚也哉則知古寓兵于農因地為守固自然之符地水之象終百世不與易也其議悅切深至然或緩難行為方今計若夫有能之將有制之兵得數千人焉督撫重臣日置標下而訓督之卒有警可調發諸要害地則姑仍其舊慎汰羸弱嚴哨探使不逞知有所懼亦無負國家所以養兵衛民之意轉弱為強存乎其人若其守成說以言方畧按地名以求要害者不可以言知兵故無載焉贊曰維揚倭患至嘉靖

甲寅以後極矣聞之士人官兵所俘斬倭大率皆曾從華人其魁結者無幾豈直骨從其造謀而導嚮之者皆吾人也近時或言海上盜徒可禦倭異乎所聞被皆奸盜之魁悍而無義復怯死若通所募應援趙朝鮮者皆圖餉為利人與船不相離遇敵則先逃調沙船兵以禦敵者靡不敗識微者慎之焉至若釜山之倭以內難自歸非我力能制其死命而業為獻俘宣捷沿海備且漸撤雖齊民猶知寒心况司樞畫者乎余所述兵防事不能詳志其大者後之君子亦足以知其意之所在

營寨 標營即軍門中軍營也舊以鳳陽巡撫兼總督漕運駐劄淮安府而中軍大營則以都司領之萬曆二十六年併漕運于總河分設巡撫于泰州而中軍營仍留于淮因置標營于泰州又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十五

之內中軍擇廢閑將領統其衆原設官兵七百員名近增一千餘員名 泰州營即海防道中軍營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入寇題設海防兵備道駐劄泰州原設官兵一千二百員名擇各衛指揮賢能者為中軍後減至四百九十員名萬曆二十五年新增三百名二十八年復裁去八十名止存七百餘員名 通州副總兵府在州城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寇故巡撫都御史鄭曉奏設按察副使為海防道以蔡將為分守通泰海防至三十七年倭寇甚乃改蔡將為提督狼山等處副總兵與海防道相策應統狼山掘港閘橋大河守備把總等官舊額設水陸營兵八千餘人今裁減 揚州蔡將府初制揚州府守城坐營指揮一員保習馬步隊正軍其散場在小東門外嘉靖間以倭變增築新城遂包隸城內于散場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置蔡將府設署蔡將一人近多以遊擊代署又名遊擊府用保演水陸軍馬以防禦外寇凡衛所等官皆以軍法節制之原額官兵一千名近照舊 儀真守備府洪武初議者以地當要害大軍甫經宜建統帥一秩以臨轄軍衛始權置守備員御于儀真初以都督自後或以都指揮或署都指揮成授 勅諭宣德間嘗裁之成化初復置寄寓于天寧禪寺弘治初始以馬廠改守備署為守備一人于浙江都司列衛舊額官捕者共六百六十八員名近增減不常 三江會口把總司嘉靖四十二年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題議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圖山江北三江會口每年防春調取各府州縣健勇二千餘名徵銀在募水兵防守至四十三年兵部覆水兵內揀選精壯者四百名分為二班一班專守江南一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十六

坐委指揮協守江口隆慶三年都御史吳時來題請三江會口兵務設 欽依把總一員統領之額兵七百五員名瓜洲營衛總舊設陸兵與常操民兵各一百七十五名水兵四百八十六名巡江軍舍八十名大小戰船五十餘隻萬曆二十六年議增水兵三百名沙船十隻選指揮一員統領共為三大哨一駐沙河港一駐花園港一駐馬頭為犄角應援之勢其昔年所謂脚斛二行驍勇則前已一切罷去令其納銀以充兵餉近改儀真守備為水儀守備督率操防 周家橋把總在泰興周家橋原因兇糧於此每年撥泰州兵快一百名與彼處民兵一百名防守後因倭變壽海圖篇云泰興周家橋乃沿海衝要之區據守所當先須添設把總堵截海寇遂設把總一員領兵三百復增百餘又添福兵船四十餘隻

一一二五

掘港守備在掘港場東進海洋五十里為倭寇首登要地舊惟揚州衛遣指揮千戶防禦嘉靖三十四年倭夷大舉巡撫都御史鄭曉奏易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李遂復奏易守備統東西二營大河營把總司在海門縣境內初無城堡倭難後巡監御史崔棟題准遂泰正場及廬便倉二堡東西相望俗名為東西場東場堡內嘉靖間設大河把總官一人領兵千人鎮守萬曆間裁減狼山把總司把總一人駐通州亦設于嘉靖中副總兵中軍所統陸兵為陸營而守備則專管水寨操演水兵之軍 永生洲遊兵把總萬曆二十五年因倭警及江海寇盜出沒知府郭光復議以永生洲中踞大江置遊兵把總統船兵一千人為南北應援督撫都御史褚公缺題准以江南北各兵五百名餉亦均出近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五十七

題葦鎮江參將併為永生洲參將

城池論 邗東南新城基址易據而北岸高平城可俯而瞰誠若居焉通州江海要衝遠難增築石城於上于東南一隅固資于民若併已邑且慮左腋之擁腫忘右脇之偏枯非完策也若沿海離場及海安諸城亦兩相連今悉廢壞時平則以為不慮之後有事而圖則已晚使前人所殫心畢力以幾得成焉事若也若之據葦沙磯亦惜矣

高貢曰淮海惟揚州其首道沿于江海達于淮河蓋東復世異地之而為言也春秋南為越北為吳哀公九年 周敬王之 吳城和溝通江其水由六合流入揚城故曰和江北則上下雷塘即伯武安高郵覽其貫流范光諸湖以連淮壤故夫差欲霸中國乃於和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入淮西北至末口連六合漢吳王濞開和溝自揚州采艾灣抵海陵如皋合運為後世運河之祖 漢吳王濞開和溝自揚州采艾灣抵海陵如皋蟠溪以通黃海之利隋煬帝幸江都發兵丁十萬餘開和溝 是時揚子鎮此和溝於揚州西北自末口連六合入江東北自射唐開元二十五年開陽湖入淮至是乃自揚子連六合自山陽清入淮矣 伊婁河 今水州至揚子鎮運河是也時以潤州北距水步沙尾行歷六十里舟多險溺乃從揚州由京口渡江開河二十五里以達揚子蓋前此揚子臨江至是江從已遠而水洲遂與揚子接宋太宗雍熙初淮南壞故開此河及作伊婁埭為後世由水洲渡江之始 宗時江淮發運使薛奎疏真揚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轉運副使吳遵路轉運使喬惟岳開沙河四十里 即今江都縣東自運河通江一路也 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五十八

於真楚泰州高郵置斗門九十以蓄泄水利神宗熙寧七年詔濬真州運河元豐二年詔濬淮南運河 自即伯堰至儀真凡十四節按和溝舊通溝入江則一由揚子橋南入伊婁河至瓜洲一由揚子橋西過石人頭至儀真其揚子橋之北則經府城南門東過鈔關復北至灣頭以達即伯諸湖至黃浦入山陽故自雍熙 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運河淺淤委發運使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使趙億以車水運河亨伯於真州瓜洲海陵河口作三壩 向子謹議於真州太子溝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以復渠更待賢壩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所分又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端兩壩復朝宗廟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 孝宗淳熙十年開真州大橫河 以便江 元都于燕軍國之需悉仰給於東南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而上故大德泰定之間屢濬真揚漕河取鈔於益商以為備直 國朝設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今洪武

九年麓湖隄以捍風濤十六年重建儀真五壩與清江惠橋南門裏潮之
諸閘以蓄洩河水 成祖遷都講求河政日益精詳歲漕東南米四百萬
石皆由江入和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順流而過漳御
至直沽汴白河抵潞以達于京師命大臣以總理其事永樂七年平江伯
陳瑄開揚州白塔河尋廢在府城東七十里置閘九四江南狼船由常州
瓜洲盤壩之費成化十三年因從鈔關於灣頭鑄其後河道淤
淺及洩漕水且移蓋從此入江莫可防禦遂廢并濬鈔關復舊正統間重
築瓜洲十壩成化三年定濬儀真瓜洲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
東西二港江潮往來通沙填淤潮不登壩船不能行是
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潮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復建江都朝宗上
下二閘儀真羅泗響水粟河減水諸閘弘治間復脩通濟新閘濱江關潮
諸閘始盡復宋人之舊而以主事監之嘉靖四年改脩瓜洲之留潮關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五十九

瓜口開其和溝支流則通泰諸州如阜泰興海門興化鹽城諸縣餘西呂
四安豐石港白駒梁垛劉莊諸場皆有運鹽河蓋自劉溝以至今日其來
久矣 累朝益法御史兼巡河道故由吳公哲李公孟怪而來遞加疏濬
焉

儀水工部分司志

洪武十六年建儀真五壩及清江閘廣惠橋腰閘南門潮閘

蓋自伯禹流川導滌居水豐物於是而有故唐汚庫以鍾其美今之隄壩
水門是也若曰治水有决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亦見其固矣邦
溝故南北衝渠水勢和直填淤反壞之害自其宜也周漢來唯是為務
深從便宜以相極難大氏江承河下流河高滿悍苟不準高下：無外
障上無壩堰何以使水絕壞斷功施不窮哉任土作貢揚州則沿於江
海達於淮泗當是時江淮未通諸貢賦沿江入海沿海入淮自淮入泗
而因以達河迄春秋時吳始穿和溝則揚之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
口漢以淮南封諸王吳王濞開和溝則通運於海陵是時賈誼言漢以
淮南為秦地然未漕江淮正始四年鄧艾言於司馬懿開廣漕渠大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六十

利東南有事與眾汎舟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可避水害後魏自徐
揚內附是後經畧於茲不廢轉運中州百姓咸被其勞至隋大業元年
引河通於淮海廣開和溝則自山陽至揚子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
入江以便轉輸而行幸作美唐因之置巡院發運使於揚子屬淮南道
而江南租庸皆由揚子入水門以渡淮入汴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
耀卿朝集京師帝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
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
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
洛而漕路多梗船楫阻隘江南之令不習河事轉顧河師水手重為勞
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
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貞元四年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前橋為咽喉其地屬徐州是時劉晏領東都諸道法益詳密江南之運積揚州不入汴不從渭中入太倉者惟渭河漕不涸載轉粟無斗斗溺者自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先是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段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胡愛放陵起隄貢城以通大舟河益廉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防不足便感則洩之發運使嚴三日一啓之集始作歸水澳河時有惜水如金之談杜亞王播諸人引陂穿渠以淮河皆可以行舟然漕亦少矣宋太宗朝淮南轉運使喬惟嶽以建安軍創斗門二於西河築三堰以通漕般設懸門積水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六十一

平乃泄之真州乾興中左監門衛大將軍陶鑑掌真州水利始易堰為通江木閘二天禧間范仲淹領江淮發運使以真州江大折水波所遊蓋險甚乃率水工鑿長蘆西河以避其患嘗宗道為發運使通浚真揚漕河乃發三堰徽宗崇寧元年詔江南開通明河自真州宣化鎮口至泗之淮口宣和二年真揚漕河涸車輓缺水以濟運舟楫漕多梗尋詔中使按視欲濟運河與江淮縣會方臘寇兩浙內侍童貫議為海運陸軍內寺譚榷議於泗之盱眙鑿渠出宣化鎮口向子諲曰運河為江淮淮數丈自真至淮且數百里民力為難且於淮之帶子港築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築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築壩一以復萊更待賢堰使真州諸塘之水不為他河吸引而分措置使陳亨伯行其議由是滯輓皆通六年發運使盧宗原建議於州西五十里開靖安

河八十里通江徑易以避黃天蕩之險國家費其利又於江壩鑿渠由何家穴築石堰自黃沙潭以達於州孝宗淳熙十年知州事左昌時開大橫河以便江舟艦泊寧宗慶元五年知州吳洪於董家渡至黃池山對境開新河二十里州人稱便矣元大德十年浚真揚漕河泰定元年珠金沙河淤填詔發民丁浚之明興設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清之政令洪武九年麓湖隄以捍風濤十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請浚開河道於儀真城南重建五壩清江惠橋南門裏潮諸閘以畜洩河水成祖遷都金臺講求河政日益詳密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皆由江入邦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密泗迎流而過漳御至直沽沂白河抵路以達于京師命大臣總理河事亦云重矣顧說者以漕河之患與北虜埒以此言便宜者甚衆然方畧疏闊莫得其要領蓋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六十一

之河道非昔河道昔所患在河南山東今則移之徐邳淮揚昔所患惟河今則併淮患之昔所理惟河今併淮理之官有定守而勢無常事相闕而權不合其當更易變置明甚猶然泥建設之舊忽通變之宜執拘擊之議責平成之奏何以異乎按商紘以索羽調言過於越而棘乃北之也欲求必效難矣通漕臣有開草灣濬海口之役於溢者有容壅者有聯似為有得詎意河身之勢已非一日及其開也水勢如驟則泥沙愈甚所謂善渠者水壘之善防者水溢之非誣也乃併引五港口雲梯關二道以入海而淮為河既沙壘如隄水無所從出盡傾注山陽高寶間而清河口故道無復全淮之涓滴此可預惜也於是有請開老黃河故道使河自為河淮自為淮各有經行曲為接濟者有欲引河從淮鎮入濬溝取平望河以入海者有謂河決淮頭勢已盡東行不復西向當

由通濟開外馬頭巡司別穿一渠令漕舟入成子河谷莊湖出孫家灣會黃河於崔鎮之上而中其一開以時其蓄決者有謂引河由三議鎮出魚溝至大河口與淮水會者數家之論互有短長宜詳考驗皆可豫見預備去海二百餘里地形參差而土疏惡即費鉅萬功難必成出孫家灣會黃河為近第河身日墊內地或果堪接泗州 祖陵在馬草蕩湖窪牽連百里無一岡阜之隔而開渠置閘引之相通萬一木石不支黃流內注勢若建瓴莫可前遮其為 國家之憂不止於淮揚之魚鱉已夫河僻北廣遠之不暇可招之使來和或者從盱眙之龜山蛇浦口經寶應天長縣界至六合瓜埠出江隋唐以來行之河跡尚存但地當 祖陵朝岡迄今東故淮南瀉不宜即形家之說無足盡信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或謂原隰江端連瓜埠穿瓜埠渠水自充足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揚州 六十三

行抵六合引六合入天長由天長出新溝七里湖入高寶於 祖陵朝岡開遠此渠一或道理便宜尤稱徑易轉運多而以其餘溉百姓其利亦二壩開可亡事此亦一說也又有為復諸塘之說者當漢陳元龍開塘唐李繁築白城塘暨北山茅家山塘本用以溉然水汚畜亦可濟瓜儀運舟今舊迹俱在而佃民耕藝輸賦有定額卒難急復姑存其說俟考焉
作水州土壩 舊志水州車船土壩十條洪武間平江伯陳瑄開築永樂五年詔平江伯陳瑄督濬儀真運河
七年開揚州白塔河尋廢 白塔河亦平江伯開也河自儀正東至揚州七十餘里自揚東南至白塔河十五里許蓋古運河也
成化三年定濬儀水二港之例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洲壩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通沙填淤潮不登壩船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十年春二月撤羅泗橋建通濟智水東河口四閘○六月四閘成尋廢 吏部左侍郎我溥記曰事有出於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人之獨易者在力辨浮議之非堅持公道之正故能利今而益後若提河工部即中郭君昇奏揚州儀真置造羅泗等閘下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李公裕議而成之是也儀真面江背淮為一都會凡南京供應江西川廣雲貴等處糧食及並海諸番貢獻悉從江車壩入淮以達京師其各船至壩經旬需火起若凌空投若入井財廢船壞不可勝算唯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距東河僅四里許宜開通置閘乘朝塔開以便往來船可免患於是都憲公檄知府周君源會勸皆宜訪及故老亦便遂不惑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揚州 六十四

議俾從厥事給軍民夫五千濬通河面闊十二丈下闊五丈高一丈微羅泗橋石為閘身及兩翅共長二十二丈中通濟閘長一十八丈高水閘長二十二丈各高一丈二尺東河口閘長十二丈其閘底兩旁各用油灰蘇絲臉縫牢不可壞其興工于成化十年甲午二月而訖于其年六月是月消吉開閘其船鱗次失性無復盤費損壞之虞而軍民雖震若雷其奈市戶膠於壩利性 啗管河官與言鼓惑意在塞築即君乃復條陳置閘有五利以 閘其一船皆至壩雖遇水旱其糧貨亦在批堆固過則復挑其費不一今乘潮固費其二昔各壩設法日不過百般一遇風雨又不及半今開閘即過豈下千數其三昔船過必捐須辦灰麻備險今泛安流亡慮其四往年遇旱甚至極壩接潮以救糧運今開閘以濟其五往年襄河水溢決岸倒壩修費草動輒千萬今遇漲開

決不傷田稼以此五利可利天下豈浮言說水過盛之足慮哉宜禁革以屬將來 上可其奏得夏潮開運冬涸封閉以為常俾絕克寬由地官主事來恐其與造歲月乃伐石遺史過金陵請記昔晉謝安鎮廣陵築埭北人思如召公名召伯埭唐李吉甫節鎮淮南築平津堰宋吳遵路轉運淮南於真等州置斗門十九是皆有功於揚然止蓄洩如壩不免旱澇潰決之患豈若郭君置閘啓閉以時不亦昔人所難者而能不憚其所難而成之為獨易乎然非都憲公舍已從義力扶公道則郭君何以成利民樹橋之閘休備績哉皆可記也故書

二十一年塞通江閘

二十二年開通江閘復羅泗橋改名曰濟民 自攔潮至此計長二百八十三丈廳三間北向閘板九塊蘇繩十八條鐵線十八箇空地二尺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十五

寸守閘夫六十八名閘耳等用如攔潮閘之高下長短詳錢侍郎傳記中主事夏英記曰儀真縣治東南隅五里許舊有橋曰羅泗橋上有港抵漕河二里餘港兩岸多民田以潮灌漕以橋入成化壬辰郭中郭昇建議廢橋置閘名曰通江閘比因權貴者不顧漕水益縮每一閘開輒欲開放遂使水利走泄而軍士困於漕運啓閉不時而民田困於旱曠已少司空杜公奉 命理河道訪知其弊用閘堅築以土雖可以禦權貴之勢而潮以不通民之田愈困焉丙午春三月予以部牒來司儀真不數日民有包漕者歲旱乃率數十人詣予告請開閘通潮以濟田詢之樹縣俱難其請越數日告者又至辭甚切予遂躬詣其地為之區畫乃率包漕等至前顧曰汝輩能各出所資以自理乎琴指顧應曰某有田數畝以半鬻而為費則半可復否則并數畝而俱喪矣乃計

其費而以田之多寡為出擇其中公勤者三四人掌其事命耆老陳榮者總督之予曰稽其成功乃於是閘去其所築之土以通潮通則田有灌溉之益矣閘上置板而樹以亭樹則人無擅開之念矣一日予視應事見有蓬頭跣足者十數輩荷鋤執婦跪拜于前曰我輩得生矣問其故則曰田得潮水而來謝予曰是不過因汝輩所利而利之於我何與而以謝為慶之而去橋將成告者曰欲得一榆木橫置閘口以防舟楫傷橋之患其木通求缺市一夜潮起閘內有木且視之即榆木也時閘下之舟首尾相銜不知此木從何而入眾皆以為某之積誠所致始工於是年夏六月畢工於冬十有一月因其橋有利於民易其名曰濟民

二十三年建東閘閘 東閘閘即東河口閘也坐落城以東衛水以西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十六

拒漕河之上流南通五壩之江脈凡舟之自河而下由江而上者悉于是乎統會之舊名蓮花池茲其地也浮橋一座以時啓閉儀真縣署橋橋夫二名翰林院檢討定山莊景記曰儀真東閘閘工部主事夏英公育才所建也公以上命來督儀真謂儀真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朝觀商賈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壩又非取給於東閘不可五壩壩則蓄東閘以待其涸五壩壩則決東閘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閘也是五壩者用於儀真東閘者用於五壩也公之汲於此豈為儀真計哉京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用心 朝廷可謂至矣公既聞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真五壩之地一窪沼也以京師之大賴其力如此尋丈之濟豈可深慮哉然欲為京師計使儀真五壩不費餘力而國用自充豈有難者昔虞文靖公送祠天妃二使者

謂國家之東桂常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數百里使東南之人墾圩而田之給牛種農其為之屯種寬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而儀真五壩之力當亦不可費也余謂儀真距急河水之地高下不下數丈使塞水埠決六合野浦橋之淤塞乃自急水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河帆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五壩又將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為朝廷計者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某曰不然子將以己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廢所謂國家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而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田之入但可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力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爭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揚

六十七

果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夏潦瀦瀦之日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有不同而五壩又可廢哉而東閘之開不可廢也蓋公之學有本未故其政有緩急緩者效大而用力常難急者效用力常易公知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于儀真公之友其官主事婁君元善已上聞矣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說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其觀之公可辭乎使公不以為難而又極其力焉則國用尚何不克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謂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求不伐者又豈無一道乎知急水河之論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而遺廢之則往來京師者以於目前開東閘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之事能無阻礙使急水河之舉苟有不善則為迂談何以取信于上成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一一三

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經綸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而某竊窺見之者公必居其一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皆結繩使皆野鹿則已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之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若公者尚可為之嘗哉是役也巡撫都憲李公周公寬可其謀官河御史姜公即中曹公寬贊其成守備都指揮昌公寬同其事而管理則有指揮張旺知縣陳吉千戶郭真隸承謝賓主簿李俊劉典典史史述而奔走執事吏則丘紀老人則潘宣鍾鎮俞悌陳滄而吉則尤為勤事者也公求記某於公非汎愛者遂與公以商確天下事如此公其以某為迂闊否哉公名英世家吉水育才其字云

弘治十四年二月建欄潮開總漕都御史張題為添設欄潮開度使益糧運事據南京工部主事鄒韶呈照得本職奉本部委來儀水二廠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揚

六十八

收放磚料燕管河道開壩切見儀真設有羅泗橋等閘三座舊例夏秋江漲則啓閘以納潮冬月潦盡則閉閘以蓄水固為便益但方春糧運上京開閘過壩則利歸壩房窮軍受疲冬糧船回運過壩船多損折况水涸冰凍淺阻河道經月不得盡絕是開便於夏秋不便於春冬然以春冬不可開閘者以上河為有限之水而下江無抵壩之潮考訪圖志儀真東北二十里漢建安中鑿有陳公塘築堤造壩蓄聚山水灌濟運河近年以來碓座廢弛多被軍民占為田產以致水道不通賴有高郵寶應即伯湖水支分接續近年冬月回空糧船到來必須大江口開王廟前打築土壩開溝放水方得車絞船隻過畢未免拆卸一年一次勞民傷財不能經久常便為今之計合將閘王廟前土壩基址置造石閘一座上接三壩四壩五壩至羅泗橋開口下通黃泥港口并直河口俱

通揚子大江每年春月潮信速來速去時候如赴京重載糧米到來乘潮放進將此閣下板閣開水滿則開羅泗橋等閣打放省免塌房挑搭脚力之費若冬日回空船到來正值潮涸之時將閣王廟前一閣下板閣閉後開羅泗橋等閣放下待潮來相接方開閣王廟前閣放出大江縱使春冬水涸閣不可開若得閣王廟前一閣閉則潮水積聚赴京糧船得以抵挑盤免被閣涸回空之日亦得藉水絞車過壩不致虛費土壩橋木人力一閣之添四時之便其造閣石橋之類挑潘河港項下見存餘剩銀兩取給於斯亦甚為便人夫於附近府衛州縣起取椿草纜銀照舊收貯以便每年修閣之用一勞永逸據揚州府同知葉元呈照得南北軍民船隻運糧載貨俱從儀真各壩車放閣王廟離心背乃各壩會流之所設造流潮一閣其實便益軍民即今挑潘河道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六十九

程已完見有餘剩工食銀二千餘兩起時選委廉幹官員督造前閣事千便益糧運重務已經行擬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都督同知郭鏡謀得儀真閣壩上高下單潮大時月水與壩閣相平往來船隻易於車放冬月潮小江水不接勢頗陡峻回空糧船不無守候遲誤今主事郭詔等各呈要於閣王廟離心背開壩會流去處設閣留潮放船一節既已會勘官民甚便糧運有益應合准令添設且憑河餘銀積有二十餘兩儘數資造不費官庫財物除行直隸揚州府轉行委官同知葉元就於原報挑河除銀內查照估定料數動支委官分領領辦并將該用大石着令直隸徐州府印官公同收買量派順便軍民船隻帶至造閣處所交收在情臣等查附近人夫擇日起工如法砌造其木料差倉察禮院查議且通知如議建

吏部尚書楊一清記曰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欄潮牌成便漕事也儀真為漕河自前代已然我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此馬道蓋喉襟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泄且涸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牌為蓄水計尋廢再廢再舉國家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壩之舟下上必車壩乃達不盡利載則不敢以繫力稍不濟舟輒壞由是儀真之地舸艦雲委販鬻喧闐固利之徒萍聚而蟻附居貨食功成壩是便牌不復講矣成化甲午巡河即中郭君昇建議置牌為東閘為蓄水為中牌為羅泗橋以通于江一時稱便獨妨固利者壩為泄水之說任耳若和之牌遂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即中施君恕相所宜復東閘羅泗二牌廢蓄水拓中牌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牌潮無所蓄上牌既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七十

啓注不可遺於是復起泄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鏡嘗欲增置溜江欄潮牌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敷華奉勅為巡撫總漕事有以欄潮之策獻者公訪于聚揚州府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承檄董濬及江濱深七尺土黃壤無沙牌必可置公曰然遂具疏以聞既得旨乃會知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稽程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屬儀真主簿謝聰董工役者民許晟輩七八分董之地勢定造牌之現高一丈八尺廣二丈八尺袤三丈翼而東西巨如棗之二爰琢爰麓大牙初入磨礪剝碇匪削底平又疊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檣楮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段計者石八千九百九十以株計者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者板四伯九十以斤計鐵二千九百八十蘇一千六百七十篾六百七十桐油一百以擔計石灰二千一百三

十、糯米四百八十、林三十三、諸備所取直得先年濟河羨餘銀千兩
有奇、不責辦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
行河至、顧瞻稱善、為之指畫、俾急圖厥成、巡河即中劉君浩、繼至、偕工
部主事郭君韶、亦督勸、群僚嚮風、百工子來、故事集而人不告勞、
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謂、師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當河
溢潮漲、則四閘晝夜啓、勿閉、如江勢平、河水未溢、則以潮之長、落為啓
閉、放舟潑水、而無所失、至冬寒水枯、落則閉、勿啓、傳檄有司、遵行之
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揚旗伐鼓、數千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視車
壩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決旬、潮水大漲、則以時泄、不橫決為
堤堰害、亦惟是師賴焉、所省漕士之費、歲當若何、民船賈舶所省、又當
若何、以歲繼歲、吁、其不可量已、於乎、天下無難為之事、願為之何如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七十一

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決乎書、曰、功崇惟志、惟克果斷是也、安常習怠
者、不能為瞻前顧後者、不敢為若夫、孰與有為者、昔虞文靖公嘗言
善為政者、當為其所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
不必為、斯可矣、是師為漕運計、為天下計、在公誠不可不為者、然非志
之崇、則曰、易為欲、怨欲其果於有為、難矣、不然、自有師議以來、凡歷數
政、終以異議者、衆莫適任、責故、亟舉、亟罷、迄無成功、公始至而即圖之
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勞群、咻眾、聞此不為變、其志與斷有過人
者、不於是乎、微耶、然我每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輒為異議、所沮其同
事者、謂功不已出、從而媒孽之、唯恐甚焉、况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虛
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茲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廢、厥成者、多矣、公興
是役、馮君諸賢、既贊其決於上、又為之規議、以圖其永于下、未嘗有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阻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日穢、舉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
當、異者暫費、而大綱百十年來所當為、而未及為者、一旦從容為之、騰
口之徒、屏息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賦聲所動、而諸君協
謀、盡力、其功、願可誣哉、故併書之、石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優惑於浮言
以壞前人之功也、○張公名數、華江西安福縣人、

十八年春正月、復建通濟閘、兵部侍郎黃墳記曰、儀真縣城東南、自成
化甲午、提河工部、即中郭君昇、疏言于 朝、置師曰、臨江曰通濟、曰嚮
水、曰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師也、聞閘、阻傷之害、程子、獨利、性
性、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盛之患、若無事于置師、然者、及師成、僅踰兩
紀、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既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宜、其計雖有、計雖遠
識、知其不可廢者、亦踐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夫夫通濟之所以不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七十一

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群次於師也、街腫、接舳、無慮
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之船、而當倏退之旬、旬無通濟、紆匯、諸蓄有
以逗其勢、還其衝、將使跬步隔於千里、頃刻淹於旦暮、前嚮水而弗及
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涸、損壞之患也、者、幾希矣、亥之厄、豎也、故臨
江諸師、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繼其
廢之者、私意也、大事不更變、寫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署員、外郎
事、何君、白于總督、漕運、燕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題其議、檄
通判、揚州府、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侯、運、義、官
許、成、夏、麟、者、民、抑、增、夏、價、儲、清、械、怨、張、倫、共、茲、廢、事、肇、事、於、弘、治、乙、丑
正月、出、未、四、閱、月、訖、工、雖、障、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道、提、河、工、部、郎、中、張
君、至、捐、吉、啓、陳、飛、艘、舟、艦、其、潮、下、上、丞、徒、俾、便、無、復、淺、涸、損、壞、之、患、其

慮馬侯以余縣人也請書前賢置肺之難後人廢肺之易而復之者之有光於置之者焉且俾嗣今修饒母驚私効尤昭惠於無窮余謂柳子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斯今之所以復通濟之意也歐陽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擇患與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斯今之所以鑿石昭後之意乎張公名績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總臺憲武惠淮去身入為工部右侍郎何君名履建昌人張君名瑛吳人韓侯名瑤河南人馬侯名論遼陽人注百文

正德十三年復建甯水閘注百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七十三

嘉靖五年建水口閘 水洲通江上閘一座成化年間添造通江下閘一座宋徽宗修建花園石齒軸于淮汴尉遲公監造減水石礎一座弘治年間添造水洲閘一座嘉靖五年漕運將張奎奏桂添造六年四月詔每歲以春三月開儀真閘 嘉靖六年四月欽奉 詔書內一欵糧運船隻經由儀真水洲二壩盤剝產脚所費不貲儀真設有欄潮閘座春三月以後潮長之時可以通航近年工部委官偏聽脚夫店家之言指以泄水為由不肯開放管河官查照建閘初意上河水小自難開閘若潮長河溢軍糧民糧官民船隻一體備次開放無故阻當者罪之欽此

論曰 肅皇帝詔限以三月開儀真閘座甚合天道誕章恢 豈不大哉在萬世所尊守詎容冒焉后漕臣乃為疏請開閘率以冬杪春初以

避夏月淮洪之漲誠為上計然冬月楚舟揚子間有為隆慶以前不得記之矣萬曆四年十二月颶風作江西湖廣運船薄儀真江口沉溺者三十餘艘壞民舟不可勝計注百九今年正月元日所壞船運船至四十有四皆以冬月來開河水淺運舟不能進而江壩一帶和真無灣港可藏舟故也每計蘇浙之舟從瓜開入全楚之舟從儀開入不得相避以杜爭端善夫顧當初春時舳舳鱗鱗一遇風濤全楚之舟壞於江口由舟多路少故也無如為之限列蘇浙之舟以十二月至度正月過訖全楚舟以二月至度三月過訖如遇水盈從二閘俱入儀淺則從瓜入水淺則從儀入何至停泊大江為風濤摧擊乎且也揚子江間惟北風最烈季冬運船入江正當其鋒少避之以俟春深則南風必多開水必盈俱以四月過淮則淮深率在五月可無慮也若今况儀真有開壩薄舟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七十四

笑：果行又萬年利也為附于篇
儀真縣知縣况于梧陳議運漕一事開 國大計縣控扼大江為南北咽喉地最下水勢易涸故自江口抵東閘建閘四座蓄水通艘惟夏秋江湖獨盛通閘可行冬春潮落必蓄漕而後舟楫可通往截江西湖廣并南京等處兌運糧米計參千餘艘每以四月渡江正潮盛時隨到進閘無俟停止迄今改運冬春之交江湖正落運艘輻輳至必停泊江干候替候進每日夜乘潮至開一閘進一度隨開閘以俟前閘之開緩則潮落而不及進計一月朔望前後潮頗盛大一日一夜可進百餘艘其他日雖拾數艘亦必挑盤殆輕而後能入此群艘鱗集外江逗遛經月而風濤之患所不免也備查萬曆肆年拾貳月內風濤運船拾餘艘今年正月初一日風濤肆拾餘艘上虧 國課下斃旗軍緣以灣泊無

所任風易摧某歷覽沿江處所可開成河便於灣泊進開足避風濤之險有裨漕務者謹條陳陸事一曰開新河以便進泊上下江雖有二口進開然以咫尺之地數尺之水舟可以泳行不可以停泊是開外之艘拾宜而江上之艘拾玖風濤時作卒難退避今查得上江迤西地名節家窩至冷家灣相去地計長貳佰柒拾丈合用開挑成河徑闊十丈兩堤岸各貳丈底闊陸丈長與闊共計貳千壹百陸拾丈約銀叁千肆百餘兩於中民田陸拾叁畝相干開沒查照原價每畝肆兩共合給價銀貳百伍拾貳兩以還各主另置額報例難蠲除仍分派縣縣替納則田雖廢不至於損民糧雖攤不至於害衆此一勞永利之道也一曰因舊港以加濬拓查得節家窩水既入冷家灣則自冷家灣起至新濟橋止係流水小澗計長柒百伍拾陸丈用挑河心澗陸丈長與闊共計肆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七十五

伍百叁拾陸丈約共用工銀壹千捌百壹拾肆兩肆錢自新濟橋至鑰匙河口止亦係澗流長叁百壹拾丈伍尺用挑河心澗陸丈長與闊共計壹千捌百陸拾叁丈約共用工銀伍百貳拾壹兩肆錢鑰匙河口與奶：廟河合流自奶：廟起至九龍廟止長肆百壹拾丈水雖通江亦多淤淺仍用挑河心澗陸丈長與闊共貳千肆百陸拾丈約共用工銀肆百玖拾貳兩自下江口起至欄湖關止計壹百肆拾丈久未撈濬壅滯日積合用挑河心陸丈長與闊共捌百肆拾丈挑深伍尺計肆千貳百丈共用工銀壹百陸拾捌兩已上肆處通該工銀貳千玖百玖拾陸兩肆分如是則大江水自節家窩入冷家灣達新濟橋鑰匙河口會上下江口奶：廟抵九龍廟河而下江口水亦流入交會於開口迨迤拾餘里可容貳千餘艘魚貫進泊漸次入關庶幾避險道安流而風濤

不足虞矣一曰設板橋以利攸往節家窩一帶既挑則新濟港為運艘必由之虞而石橋間阻殊為不便合將前橋中園折開仍設板水拖橋壹座船到擊去船過搭行上不妨商民之往來下不阻運艘之出入一曰去淤塞以通漕行看得欄湖關起至東關橋水關止一路漕河并各開底久未撈濬日甚淤滯又看得東關起以及梅家溝渠家灣太子溝至石人頭止計長肆拾伍里隆慶肆年雖經修濬今復淤滯通流水深不過貳尺餘至於梅家溝約壹里許太子溝約里半許水不踰尺淤淺尤甚但查合用工費不下叁千餘兩而數千艘賴以永濟亦非小補一曰修舊開底以免盤剝開板宜高用以障水而不洩開底宜低便於進艘而無礙看得節家窩水關外潮鮮至內流愈澁船艘經過必須挑盤盤空方可挽拽而進緣以開底高昂水不滿尺五無惑乎度越之艱也且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七十六

壹挑盤前艘既濬後艘益壅不惟糜費軍需抑且稽遲運務合無將本開折開重加濬鑿開底深下貳尺磚石板木漆新換舊量加修理其工價亦俟臨時修舉估用庶蓄濟深艘行無阻下便商民上益軍國其利溥矣一曰建新石關以裕蓄濟湖水至參叉河口分流一去瓜洲一來儀真瓜地下水去峻急儀地稍平流來迂緩備查東南運艘由瓜洲進西南運艘由儀開進瓜洲宜開水易奔赴不惟儀開之流枯澁而楊子橋宜帶河身亦致淺澗艘行至彼輻輳鱗疊又成壅阻揆厥所由蓋水直澗於瓜故爾合無將參叉河通瓜洲口上建石關一座糧艘至則開此關以導其入糧艘過則隨閉此關以待其停蓋則水不泛行流可長逝縱群艘紛至而行道九達又豈有排擠不前之患也

隆慶四年七月始權儀真船稅 隆慶四年七月初六日總河右副都御

史翁 為設處錢糧以濟工事疏畧曰漕河之工在寶應則當開越河以避湖險在瓜洲則當建閘座以通漕船在清河則當疏魚溝以殺河勢在豐沛則當築華山以遏橫流臣又欲在徐邳滕嶧之間開鑿新河以達河橫之患通計所費約數拾萬金而堪動錢糧則百無一二顧成大事者不惜費圖永遠若不辭勞政謂錢糧難繼不思區處米臣查得淮安設有東壩者平江伯陳瑄恐新在開口淤塞即令糧運與官民船隻車壩往來未嘗曰民船由壩官船由閘也正德年間奸民射利曲稟漕司於清河浦別建仁義壩一座為沙河又建方家閘一座市井維逐車盤之利而商旅受困矣去年漕河既阻盤利愈難煩費益多商旅益困每央士夫囑放輒費銀七八兩乃知黃水壞漕皆從新壩漫入是設新壩之害也通濟閘內外每於淤是不通船之害也臣今先批東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七十七

以便車輓又於新壩之上築有大堤以防決溢若明著條例除夏月糧船盛行商船民產俱不許由閘外其餘月分渠頭一丈六尺以上者稅銀五兩一丈四尺以上者稅銀三兩一丈以上者稅銀一兩由儀真閘若過城稅之民產船雖有私批一體徵稅聽管閘主事監督淮揚二府查收一丈以下者俱令由閘大約一年可銀數萬兩且商船利涉戶部鈔稅愈多若以洩水為言則江湖淮水皆從外河進入湖水患其太盛臣所親視商旅頗出於途在此舉也疏奏下工部覆議 上如部議遂定船稅○翁公名大立浙江餘姚縣人今官南京兵部尚書

六年八月建瓜洲二閘○始權瓜洲過閘船稅 總河侍郎孫右俞都御史萬 題為恭報瓜洲告成速濟新運事據河南工部郎中吳自新管漕奉政潘允瑞揚州府知府賈應元會勘得瓜洲花園港舊有二處皆

可通江但指市臨江最近河水直洩中無盤旋之勢不無可慮花園港至時家洲相去六里河身宛轉水不直下再將河道開闢以便停泊相應於此創建二座具呈詳允隨督率揚州府知府賈應元同知陳可大等各督後催工採石運料濬河開渠分棧任事群力畢集於隆慶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興工至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閘河渠俱告完理合呈報臣惟 國家漕運四百萬石而過瓜洲壩者尚二百萬石百七十年挑掣車盤軍民勞苦船泊江岸累患風濤湖水瀰漫隄岸衝決科道諸臣屢經條議建閘竟成道謀仰荷我 先皇聖鑒獨斷成二百年未成之功 廟堂主持決五十年不決之論一時在工諸臣或議於始或成於終惟早運以為期乘冬融以敏事不百日而二閘之功屹 踰六里而新河之水滔 吳浙方舟之粟直達于灣高寶巨浸之流建甌而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七十八

既免挑盤在利之苦又無風波險流之虞新河所占雖失之民田運隄償還又得之舖店糧運方竣商舶由之遠近喧騰上下感激此成我皇上萬世之圖軍民百姓之利也先是臣等慮恐江北瓜洲之閘既已連建而江南京口之閘不能早開未免滯運已經奉委潘允瑞將蘇松常鎮一帶河道大加開濬又慮瓜儀分水三汊河水勢大趨瓜洲未免分奪儀真河流以致淺阻又經牌委賈應元於三汊河創建吊橋一座東流水勢務令平分是從浙江以至張家灣水路三千餘里冬間亦可直達即吳浙之運十一月亦可開幫自此與江西湖廣徵發相同皆由 新皇御極地道變遷血脉通貫臣等目擊其盛惟有感荷福澤而已再照儀真之閘抽分船稅河道大工全賴于此今建瓜洲閘料僅夫資及萬金悉取諸官中而用之全不累民工得運就今瓜洲既成相應

此照儀真事例使昔之由壩者許之由閘一體抽分則儀真無走船走稅之虞瓜洲得修河修閘之利在高船就安而去險歡呼樂從在編氓取益以濟虛分毫無累其瓜洲船稅就令儀真主事帶管該閘應設閘官閘夫即以本鎮原有閘壩官夫改用不必另行銓選編食此尤全利而至便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國計幸甚河漕幸甚民生幸甚疏入下工部覆議 上如所請

九月華瓜洲添設閘稅 論曰瓜洲開稅善矣然以儀真開稅之例所謂中乙彼也在原題俱所未載在 詔書俱所宜裁論稅者乃一彼一此是言二五而不及十政之平宜者若是與或曰唐弋陽請之而不果徐宣城革之而未竟子何不遂竟之嗟乎難言矣

萬曆元年八月築開瓜洲閘罷過閘船稅 議者以閘開水數為淺每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七十九

運船及白糧船過時度可三月而盡於是僅開三週月運船過訖即塞之遂罷過閘船稅

正統八年三月癸未濬瓜洲壩東港洪武開瓜洲壩有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港壩為廠以貯材木正統初廷臣議復木港壩未果至是督漕總兵官都督劉景武與言壩廢港塞惟舟往來遲延且礙泊大江有風濤之虞請俟秋成於鎮江揚州二府僉夫七十餘人脩復從之

寶應縣志 吳敏道新開弘濟河記 國家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於京師率自瓜儀開進歷高寶而北出清口高郵則有覽社湖寶應則有汜光湖皆險要能害漕弘治二年侍郎白康敏公業已開高郵康濟河覽社之險萬曆五年工部尚書吳公重修募之乃汜光湖則脈覽社為尤險蓋其西接天長盱眙泗水從雲山白水衝陽而下勢若建瓴直注汜光湖汜湧浮空無際而槐角樓當湖中央其形如箕而翼夾擊不風而波更值西風暴起則驚濤捲雪怒浪如山萬斛巨艦觸石立碎舟中之人盡為魚鱉矣嗟乎所為越河者頗可緩頰而譚哉越河之議蓋肇於嘉靖間工部侍郎陳公堯其後河臣屢議屢停未聞有奮鷹而決筴者蓋謂東地窪下取土難工費繁鉅計財難奏工非積歲不可而競進者方遂心高目以觀速遷則任事難言人 殊堅白不肯相下則同心難夫是數者所繇以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二冊 揚

八十

格不行也南河即中許公力主越河之策白於督府李公李公以為便計與部使者馬公偕言于 上而所請資則南大司農帑金十萬艘使者蔡公亦樂以贖獲羨盈十萬佐之及撫巡贖緩五萬時太司空猶援康濟河園田故蹟持近堤遠堤二議以求永利會給事中陳公即人也先工部侍郎子為 上極陳開越河之便且言園田之必不可留於是部議始決蒙 上俞允而李公復權南兵部侍郎以行代之者王公也於是徵材徒計河三十六里三分其工屬諸大夫分董之董其北則許公暨海防參政舒公董其中則中河即中陳公徐州兵備副使莫公董其南則刑部主事羅公漕儲參政馮公諸大夫斡力協心宿留河上部署丁卒日程督之築其東新土堤培其西舊土堤凡為潭者四皆堊以石餘皆護以格芭南北建石閘二以通舟航出入而南閘外又築欄河壩北閘外又築東水堤中建

滾水石壩以疏洩水勢而壩之東則又開濬支河令其水得從射陽廣洋走而入海河之中夾植芙蓉亦藉之為堤衛而堤之上遍植柳蔭葦夫蓋樓、稱備善矣肇工於萬曆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成 上大嘉悅賜名曰弘濟河在事諸臣爵賞有差

運河開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唐李吉甫所築平津堰也一統志云宋天禧中發運使張綸築重和元年發運使楊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隄舊有斗門閘十七座詔檢修復 國朝洪武九年詔揚州修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復以老人栢叢貴奏請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人令知州趙原督甃磚隄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隄以度牽道弘治間揚州府同知葉元又多積土以廣之萬曆七年奉 旨修石隄自南門至槐樓二十里營田道僉事史邦直督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十一

澗 一為子嬰淺離城六十里由界首往北至江橋鎮止 二為汜水淺離城四十里南接江橋北至新鎮止 三為瓦渡淺離城三十里南接新鎮北至朱馬灣 四為槐樓淺離城二十里南接朱馬灣北至龍王廟 五為白田淺離城十里南接龍王廟北至四潭灣 六為潭灣淺離城五里南接四潭北至西馬頭止 七為七里溝淺離城五里由西馬頭至五里鋪止 八為白馬淺離城十里南接五里鋪北至越潭中 九為黃浦淺離城二十里南接越潭北至山陽界 按國初沿河一帶分置淺鋪每淺一老一人淺夫數十人淺船四隻蓋今日事務濬俾無涸闕此置淺今名意也迨今淮黃並灌挾沙而來河身日墊深谷為陵而所設淺夫日事隄築矣 閘 子嬰深水閘 江橋水閘 汜水水閘 瓦渡水閘 朱馬灣水閘 劉家堡水閘 泰山殿後深水閘 三里溝閘

五里鋪小閘 七里溝水閘 十里鋪水閘 黃浦深水閘 新置密溝通湖閘 九淺通湖閘 二閘如蘇陳陸建蓋因弘濟河上不能挽棹故建二閘洩水入湖弘濟 按嘉靖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請置平水閘五座測量湖水七尺以容行舟即平所測水則鋪築閘底以石甃之不施金門隨水高下任其行止堤可保其永固誠善制也往年黃河厥淤艱運阻絕河道諸公惜水如金移檄寶應悉加固閉必待湖溢方開驟難宣洩復岸屢崩因查廢食其故固如是乎迺通年運河之水又多患有餘當事者每以開閘洩水繩下鄉農苦之相率而告塞焉 附知縣陳姓議夫開閘以洩水故也下支河入湖瀉而歸海故上河之水亦濟重運而有餘則洩而洩為俾湖河常虛以待即有暴漲不至潰堤而洩民困法至善也順年支河淤墊多不深廣開閘水勢肆漫不待閘防既壞而民困之陸沉者鮮不營開閘為禍源矣無怪其紛：而告塞也及查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十二

河僅可滙上流四十里許迨入廣洋射陽諸湖與大金章思等處又茫無畔岸屢集實難水行至此仍淤漫溢為民田病者如故也為今日計其若多開海口而以海為壑斯上 按舊任知縣李深取入戶科條上高寶河道便宜五事其一欲多建閘洞以洩水蓋季今公在任最久誠見壅泉激水之為害吳敏道論曰善治水者導之使下未聞壅之使溢也今者率以增堤障遏為上樂欲堤無潰得乎限潰欲無害田不可得矣督河諸公倘能仰求國初置淺之意浚之使深不培之使高致復陳恭襄平水閘之制聽其宣洩不待其美溢而又多建涵洞開濬海口以海為壑而不以民田為壑即大禹之故智而漢臣之良策也此議行河事其有濟乎 附治水或問八條 或問治八寶之水次第何如曰欲開閘洞先濬支河欲濬支河先通海口其勢固然也八寶古稱沃壤弘正時猶為江淮望縣戶口

繫成盈八萬馬嘉靖辛亥後歲多水沴饑饉仍之迨隆萬之間十室而空其九矣前後蓋茲土者非不蓄目刺心切：然下勸農之令而民弗勸者何歟謂不治水而治田無益也譬之盜處堂與中吾集主人而語之曰爾葺爾墻垣備爾門戶可高枕臥矣其誰信之如頃年淮水泛濫漫高堰而潰運堤此猶曰異常之水耳至道其常則周橋入淮通濟幼黃源：而來者不得不分洩東鄉為運道計則上河之水由若干開洞而下注者涓滴涓之支河迤其出口不過東洩牛灣河北洩葫蘆港已耳而上口鯨吸不止奈何不慮腹脹之病乎故開洞之水非支河不洩支河之水非海口無歸誠多開海口指示便門俾分頭走逸而後積水消民田出矣今石隄一口耳而且不加開即腹中擾：胡益哉此無異驅盜者不洞開四門而欲逐之走也亦惑已。或問開周家橋有無貽害高寶并為運道之憂曰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八十三

橋與高堰固一帶耳總在泗之東南周橋可開是高堰亦可毀也節年淮水暴漲從堰溢出輒漫諸湖而去秋尤甚惟時西風連作鼓浪決隄高寶與益之田茫然巨浸此猶漫溢之水貽害已如是矣假令大開周橋縱洩淮水又何異開門而揖盜哉焚而益薪也哉蓋周橋較寶應地勢高下懸絕淮水建瓴而下卒然不能入江遠海西風駕濤狂瀾東擊一線之堤非此然金城之固也動決三五丈或百十餘丈遂令粒食之地骨為魚鱉之鄉而運道從此大壞矣是時急議脩築無論工費不貲歲月難計即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事中張貞觀視河知縣陳堽圖畫地形力言其害特南河工部黃曰謹益院王 皆言之 上於是開周橋之議始發 惟寶應縣屬全因水浸 國家命陳賈籍諸渠設計根本則 祖陵誠重而運河亦重論整則泗 民可憂而高寶亦可憂高今日計固不得後 祖陵而先民瘼亦生以病 泗州者病高寶者病夫寶應縣小邑耳為運道之區固所稱咽喉地 也運堤通而西有光白馬諸湖四時受水一望連天每遇水溢湖不能容 小則濟田萬舍大則決堤溺民故修築高堰無非障淮水全運道而衛民 生也堰南四十餘里即周家橋舊有小溝濶丈餘深二三尺伏秋時水從 此溢出寶民皆請開之今欲開洞十餘丈而深一丈五尺不幾以高寶為 壑哉夫淮出清口與黃交會而能拒黃之不內淮者以全力勝也且借淮 之清氣黃之濁用能并黃入海而不甚於高若則橋一開淮從中洩勢亦 力弱淮必乘之濁流日漲清口而全淮之水將注之湖矣故其浮天撼地 以日蕩雲之勢豈復線堤所能障乎况周橋地勢峻竦高寶遠甚而與 益及各場地則下而又下者也水擊浪急濤洑四出即欲力堵安所措手 哉恐諸州治之困不載四城而運道益竭從此大壞矣江南糧儲何由轉 輸百萬益課何由煎辦九達軍餉何由取給此周橋之為不可開也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八十四

該張福口堤長口臨地二百丈而縱令出水是亦洩淮之一術哉如開周橋十丈而水洩我張福堤二百丈而水不洩者無是理也但洩之速速全視河之高下今黃河底高一過水發淮黃相射洩流而不分故黃水豈能驟銷淮漲哉故所稱先黃河者今日所宜亟開也當事者誠察于淮水受病之源由河強而淮弱於淮黃未會之處務分河而投黃強而弱分於淮務極不必治淮於淮而治河於淮庶幾黃不外過淮不外入泗泗城可保 祖陵可安而運道民生各有攸賴矣或謂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文河一開正河必奪是美然以今日計之待慮其不奪耳使河自河而淮自淮庶幾為 祖陵之患即至周橋亦不能成泗民之困也夫利一州而害數州雖仁者弗為况利者本必利而害者 或問支河幾路當濬曰按嘉靖五年御史戴金請開支河疏畧云引治正德間寶應湖浸屢決費銀數萬餘兩欲建閘度修濬下河勘得堤下河道若子嬰溝接潼河下廣洋湖長沙溝接官庄亦入廣洋湖劉家浦通瓦溝溪望直港宋涇河接官河三里

溝通七里溝出始拖溝本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港注音廟起至章思萬蛤拖溝起至射陽湖各處挑濬計募夫六千以上每夫四十餘工方能集事每日該銀三分官藉民力以成工民賴官錢以度日則河堤免衝決之患民田無旱澇之苦商益有運載之便附近居民免頻年脩築之煩一舉而四善備矣至萬曆壬午知縣韓介言於督府凌公雲冀疏請大開支河于是督工浚治濬船多由此行數年之後而河復闊矣迨萬曆二十一年六月注音十五淡澤堤決流沙積澱上流不通次年春復加開濬稍可通舟楫云 或問濬射陽湖以瀦水何如曰水有所歸始不為害夫海水所歸也實應之水北從河淮來西從諸山來悉由諸閘洞東下俾濬射陽湖不得趨海以至泥沙淤積湖淺不能容水則泛溢四出東田輒為所苦歲旱湖水易涸不得資以灌田議者屢言濬射陽湖莫矣先益城令楊君瑞雲嘗請發帑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八十五

數千與人徒至萬濬之然無所取土安能使兩岸隆起僅用濬從水中取油泥置兩崖稍以芟草護之曹未經時水波蕩之舟復灘淤且海口數處仍塞而不開即濬射陽湖何益哉 或問濬淺與築堤孰得曰治河之畧務淺為長議者謂河深則岸自高河濬則堤自固於理誠然不可謂修 蓋使伏秋濬一運河果足以容之即身修 而不復以限為事莫不可者頃見淮水橫來高堰 順流東注海倒山移高寶即伯縷堤一時衝決者 餘口注及與泰益城之區靡不奔瀉是其泛濫之 數州縣尚不能容而謂濬河遂足以容之耶竊嘗 湖猶甕也運河猶甕也甕以內開無所容矣吾 閘而口甕水注之既驟盈而減甕之水能幾何 湖水盈而河水亦盈河可濬而湖不能濬設非 河彼驟漲驟決水漫則東田陸沉逆水固則逆 故河

之不可不濬濬者為容受之地備尋常 也堤之不得不高厚者防漫決之患禦非常之水 燕舉而始得為或者又云昔賈謀以繕完故限增早俾濬謂之下策今奈何棄上中策而用下策乎曰用下策非得已也勢也 或問築堤用土工板工與石工孰得曰運河有堤所從 工不皆石經久為難西風撼濤破決甚易近 猶以葦計若椿芭工一歲再易焉每歲見石當 難之必謂工鉅費繁錢糧靡措也不知一勞永 然今欲盡為石事勢誠難合於歲修工內 若 千大務較往年現制加深幾層地種椿 幾尺使根脚不為湖浪所汕庶堤防可固修築可省而國家之謀喉有永賴矣然督之匪人則有疎率侵漁之患佳嘉靖間有主簿徐志高督修其淺石堤鑿石六面見方反縫細察物料工食毫無虧落迄今工獨完固父老稱之然價之不敷則又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八十六

苟且搪塞之患查上年開挑越河估用龍潭等山青荒面石每丈山價二錢九分今減二錢四分矣舊時石工鑿砌面石一丈工銀一錢三分今減一錢一分矣以故石塊尖斜鑿砌粗率甚至東石尤為不堪而灰料汁米各從裁削欲其堅固得米故使修限者黠節省之虛名圖經久之實際不惜小費不任匪人何至屢修屢決屋廟堂南顧之憂耶 或問寶應越河淤泥日高不能瀦水何也今議大挑何如曰按越河於萬曆甲申歲開挑迨五六年後而沙墊底高由通濟等閘黃水內灌沙壅之耳節年河官急為治標之計東河使宦夫亦有深意焉蓋河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理固然哉惟策則流駛而沙降水刷故東水衝決以水治水之道也頃當市者縣河身日高圍為挑濬之計估用工費三萬餘金及癸巳秋六月堤決南關之水北趨北關之水南趨越河積淤衝剝始蓋至計蓋夫

之費僅七百一十餘兩軍國有因敗以為功者此亦見東水刷沙之一驗也莫必議大挑以靡費擾民為哉但令清口通濟開非漕貢不啟而官民商旅之舟盡復車壩廢幾黃水不入而淤沙不至日增矣或問治寶應之水宜濬下流固矣然必何從之從而濬之曰石碓之開近有成議矣又蛤蜊港之東南為野潮洋而內水之出見有河形者名廖家港在范公堤外舊有閘衝決無存堤內一河自鐵屎灣至石橋頭約長三十餘里河身淺窄若開閘十餘丈深十丈則江河湓溝之水一冰而行寶應東鄉之水消矣至若洩水南下則批金灣濬芒稻是所稱南工也無已則灣頭閘傍添設一座令縱洩泰通盭河而又加濬三汊河口及儀真西門拖船埠港另開一閘較舊閘更深之則入江之口既多而南河之腹不漲倘竹之未有不利物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八十七

越河 寶應越河之議始於宋陳損之：疏繼以國朝白康敏公有高郵越河之奏屢議屢停迄無成績迨萬曆十年狂飈覆舟溺死人不計其數然後督撫李公世達王公廷瞻相繼題請而按院馬公允登監院蔡公時禹南河即中許公應達悉心贊成又園田靠堤而論不決賴吏科給事中陳公大科上疏力陳利害大司空楊兆亦力主靠堤之議於是 上盡允所請發留都計部帑金十萬兩撫按二院贖罰五萬兩於是以前萬曆十二年九月興工東築新堤一道西仍舊堤時加高厚兩堤俱護以椿板實以剛土閘若八丈許高者三丈許中有先年樹決倒潭八處積水深廣則荒以後兩堤又皆築深水壩三座以時疏濬南北建二石閘以出入明年五月奏績 上賜名曰弘濟堤上植柳萬株以蔭牽夫兩閘之上各建閘王廟以資神力護河於萬：禩北閘建亭樹碑以紀河工是河之開數十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而後定鉅工之興若此豈失乃一時草創未及經久之圖即以南北二閘言之北閘門稍東向水勢北來如矢舟難徐轉損壞無算非知縣陳逢建議改令徑直易於出入幾何不奉三峽呂梁之險乎又順年以來從漕安至寶應築西長堤一道黃水從通濟閘入者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連道日窄有如當事者思此河經始之難慮此河淤塞之易咨訪濬治良策俾流沙不積漕渠不壅又三十六里之堤盡用石砌即有異常風雨不令衝決則漕其永賴而朝廷十二萬帑金之費不至付之波臣無益矣

正統三年八月己未築高郵湖堤：長四百二十五丈舊用土築遇風浪撞激輒敗間用木墩率東敵護亦不經久至是釐以磚石復以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八十八

禾糊和灰固之始堅緻可久矣

泰州志

論漕河建置 圖所列南起大江北抵山陽漕河形勢大畧也
漕河惟揚州城迄揚子灣一帶可四十里地勢高阜延袤至邵
伯鎮而北內外東西則皆諸水所匯而外自高寶內迄興泰鹽
城地形窪下共一沮洳之區也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
因漢陳登故迹經畫就中築隄界水俾隄以西匯而為湖以受
天長鳳陽諸水由瓜儀以達於江為南北通衢隄以東畫疆為
田因田為溝高寶興化鹽五州縣聯絡十餘里而達而五州
縣之水有廣洋射陽等各湖以潴之有廟灣石埭等海口以洩
之不為田潦具稱沃壤矣此前代之所疆理而歷世因之不能
易者也至 國朝復大治隄以通轉漕是為咽喉要害而離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八十九

民生胥於此為依 顧不重歟夫湖藉以資漕則隄以外不使水
得出而後漕之通利也無壅遏淺溢之虞不然滔 東注其有
不決隄梗運者乎因田以定賦則隄以內不使水得入而後田
之蓄蓄也無淹沒漂溺之患不然泥 西來其有不傷禾廢耕
者乎何也以五州縣之水溉五州縣之田其漕也有限其澆也
亦有限一遇雷雨尚爾泛溢湖決而下勢若排山四望汪洋總
成一海當斯時也漕不勝漕澆不及澆數千里之內幾何其不
載胥及溺也而漕計且壞不可支矣是緣 一線之隄者四百
萬之軍需所藉以灌輸而國脈係焉百億萬之生靈所藉以待
命而國本關焉故隄固則漕無害而淮南賴以平成隄壞則漕
爭阻而淮南胥為魚鼈此其利害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所

從來矣

論地方形勢 圖所列距揚州二十里許至揚子灣漕河東為
鹽河專為離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鎮一百二十里是為
泰州 治州治而北不二里許則泰州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
而下入新城河港白口寧鄉司凌亭閣而北一百四十里為興
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為高郵再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寶
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為鹽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鹽
紆迴維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濱於湖而鹽
場草場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十里而盈矣千里之內往來
者止憑舟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類一釜底古所為號
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隄固而水利興耳隄一決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九十

千里者壑矣沃則供沃整則供整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異
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古其合也則五州縣者其利害
其豐約鈞者也無彼此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為
近邵伯隄決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田於高郵湖
為近高郵隄決先高郵而興高寶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汜光湖
為近汜光隄決先寶鹽而高寶興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無淺
深蓋射陽等湖所不勝瀦而廟灣等口所不及宣者也譬之八
然諸湖皆喉也五州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閘也水自喉入必
腹滿而後從尾閘以出而謂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况大於
喉小於尾閘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于腹也有是理耶
論廣陵田賦 圖所列田高下下者宜稻上者宜菽黍然而大

江之濱湖西之坂漕渠鹽河之間往引水鑿渠以資灌溉此所謂甚美高腴之地也不特宜菽麥而已廣陵之屬烏州者三為縣者七南有儀真有泰興東有如皋又通有通州有海門厥土阜而且厚多前所稱引水鑿渠者是已湖決而東不相及也勿論其在國者江都之賦米三萬有奇豆麥稱是其在邵伯以下與泰州水田比隣而界邵伯隄決江都此地亦嘗被災矣然以通縣計之不十分之一而由瓜渚以接泰興則濱江也由楊子橋以至高廟則漕渠也由楊子灣以至宜陵斗門則鹽河也由黃子湖以至諸塘及西山等處則蓄洩無不利也故不得以邵伯一隅之言而并議四境膏腴之利然而邵伯之民猶然缺望一夫不獲時予之事得不希當塗者一區別乎高郵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九十一

對天長寶應相與連壤高阜腴地多亦有之第最重者在下河自不應議及耳人亦有言江都美矣雖有邵伯之災不以蔽其美何也美之地百而災之地一其數不勝也高寶災矣雖有湖西之美不以蔽其災何也災之地百而美之地一其數亦不勝也若泰興與則異是雖揚之賦二十萬泰興與一州一縣者居其半彼三州六縣者居其半夫非以其地多水田偏宜稻也而特重之歟今田化為沮洳而稻且為鳥有矣十萬重賦胡以供之然興化之不能供也當塗者蜀恤之疏屢上而適負之殊常寬興化災民猶得延旦夕以冀將來平成之望而泰州則覆盆不白矣豈以興化不有旱地故以躋於高寶而泰州不止水田可以比於江都耶不然夫亦未酌其分數耶論事者當考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恤民者必關其痛泰州之痛不啻剝林以膚矣試窮其源一相提而論上下二河足相當否治汪洋止若邵伯之一隅否燕原野能如江都之四郊否以不耕之田共有常之賦將終不得擬於高寶興化三州縣否分數多寡可較而知也語其在後論中僅誠有若推之耻由溺之恩懇然赤子其民不以秦越視之請一虛心詳察當不容引手投足而求所以從之者矣

論田賦分數 圖所列南界泰興西界斗門東界如皋此三面故泰州所稱高阜者其中惟鹽河一帶引水而田足稱腴壤可稻計科米三千九百石有奇而自兩岸入內則高亢無水不可禾矣計科麥六千石有奇豆八十石有奇再內則仰瓦而下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九十一

三里盡下河矣比界興化則科米五萬二千石有奇此夏秋兩稅上下二河田賦之大端也麥豆不論夫秋米者上河止三千視江都之三萬同乎下河至五萬視邵伯之一隅同乎其不可共日而論也明甚夫江都不得以一隅掩三萬泰州奈何以三千掩五萬也甚矣論災者不考於分數之多寡以因此一方而全不得其平也吁嗟乎究哉若又謂興化無上河泰州尚賴有此三千石也即大水為患猶可藉手而豆麥所產亦足易米而輸之官耶則又誤矣上下二河截然兩地之民也夏秋兩稅判然二時之賦也漕糧兌運此三千石足乎豆與麥可充漕乎上河之民能代下河輸米乎譬之一家然兄弟分爨父矣戶役各自以身任之其後一人富一人貧而貧者役又獨重自非友愛

之至欲強全富者代貧者而受重役也必不能矣又譬之兩邑然并疆區以別矣錢糧各就地所產者派之假令一邑蠶一邑穀是賦又獨多自非父子之親欲強全富者代穀者而輸多賦也必不可矣嘗考歷代沿革秦州唐初為海陵縣後又分為一州一縣州名吳州縣名吳陵其時未有如臯未有興化也至元始專為秦州而以一州一縣之地於內稍析為如臯又稍析為興化以故上下兩河秦州兼有之而其有下河也又偏獨多今維揚諸屬編戶定賦未有若秦州之兼有上下河者今如臯盡以上河論矣興化盡以下河論矣兼有如秦州乃不酌其分數顧全同類於如臯而不得比災於興化豈不充哉予特為論著其事而又以錢糧額數分列於下親當路者考鏡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九十三

論勘災異同 圖所列五州縣水患詳矣然被水無彼此而論災有異同豈當塗厚薄其間而秦州之民夫獨非當塗赤子哉必不然矣此何以故則多所聞鮮所見而見之者有所見又有所不見云耳何謂多所聞鮮所見高竇當南北孔道使節之往來如織濱湖苦水孰不流傳而興即高郵屬邑言高郵則必言興化矣此三方者固世所指名也而秦州僻在東偏誰則見之而誰則聞之何謂有所見又有所不見秦州之僻往來者獨二三上司也上司以接船從楊子灣入徒見兩岬木黍稷以洵美且都嘆首不容口而安見江都秦州之分界也又安見下河之一望成湖也其有行縣入興化者故道又不由秦州往也而秦州之水安從見之然聞亦有勘災之委官矣委官之入境未嘗

一適歷也上下河多寡之數未嘗一適考也其以災報者往往雜於上下之間未嘗一分疏為區別之也而興秦一體之義又何自而得轉聞於當路乎當路且不聞矣况廟堂乎雖然當路加意何如耳請以已事明之登城而嘆隆慶三年有衛水傳後川公矣刻篆而鳴萬曆二十一年有為程吳平山公矣以故兩年大水秦州得與興化共蒙蠲折之請民之仰之若嘉穀之有時雨也萬曆十四年嘗大水矣隸更洵于上兩歲者倘有當路從上河來父老群聚而控之反達其怒曰吾親聞兩岬栽秧歌聲不絕於耳若曹何自言水災也是誰我為首者楊第三十及如臯尹奉檄來勘而尹故善說當路風旨州又遣同知署事時屆端陽方駕龍舟戲水上為樂屬視如臯不為禮尹怒而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九十四

報如前當路言是歲也水盡滔天興則改折秦則全徵漕舟抵河下至鬻妻兒以供而民不堪命矣此見興不見之明驗已嘗謂名實者論之辨也利害者事之審也五州縣一爾高竇興有災之責而亦有災之名有災之害而亦有災之利不幸之幸也秦州同有災之實而獨不有災之名同有災之害而獨不有災之利不幸之不幸也下河水為崇上河掩下河水亦為崇何也當路為秦州之幸有上河也而不理其災百姓怨秦州之不幸有上河也而繁覆其災民隱若是苟一權作名實利害之辨尚其有病瘼之思乎
論正改漕兌 圖所列五州縣歷年之水顛末業已備具論中矣津洞之警平成無日賦役之數一定不移萬姓所日夜延頸

而待者、獨望有朝廷浩蕩之恩而已、碩錢糧額派於縣官為維正之供、於百姓為有常之賦、則起運存留兩端耳、起運如內庫上用及京邊軍需是已、存留如官生俸廩及地方經費是已、數者有一之可缺乎、缺一不可、奈何得輕言蠲、大司農於四方奏報災傷往、急起運而緩存留、而不知存留之於地方、即起運之於京邊、無得而緩為者也、故急起運者、實微也、緩存留者、虛文也、然則所望浩蕩之恩者、何由、漕糧之改兌、改折是已、何言乎改折也、漕糧正兌以石為律、有補閏二六等費、納銀一兩二錢有奇、而改折重則七錢、輕則五錢、止矣、何言乎改兌也、漕糧正兌以石為律、有水脚過湖等費、計納米一石七斗三升有奇、而改兌則加耗米二斗五升、又加變易米二升、止矣、改折之數、

年例若干、漕司留以待四方不時之災、而改兌之數、均派各省、聽其臨時自相酌量、調劑而已、故改折非撫按勘實、災至九分五釐以上者、不得輕許、然大司農猶有嚴禁之請、改兌聽之司府、就地之原額、為派單之多寡、大都不相上下、予不識漕計、此其大畧之數如是也、今興化以頻年被水、漕糧盡從改兌矣、改兌未已、并改兌盡從折色矣、折色未已、并折色又盡從承折矣、浩蕩之恩、廣被于興化者如此、頃當路又因興化以及地方同有是災者、俾高寶漕糧、亦盡從承折之例矣、是浩蕩之恩、推廣於高寶者又如此、而獨泰州一不與也、士民思之、不得其故、相聚而扼腕曰、使州田而異於興化也、無怨也、使州糧而輕於高寶也、無怨也、今田之沉於水也、於興化非有疆界之別、糧之出

於田也、於高寶且有輕重之殊、何乃見棄當路、不蒙體勘、豈不沉寃於覆盆而號泣於向隅也乎哉、矧復使為興化代糧、抑又寬之寬矣、請得肆言之、維揚一郡三州七縣秋米共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六石二斗二升、於內額坐起運正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以均平之法言、三州七縣視額糧為例、每糧一萬、當得正兌若干、改兌若干石、此一定自然之數也、以通融之法言、三州七縣、年視豐歉為例、豐者加正兌、減改兌、歉者增改兌、減正兌、此臨時劑量之數也、於徵輸之內、寓輕重之權、要以不失維揚九萬七千起運之額、以足國家漕運四百萬之儲而已、漕規立法之善、所從來矣、故泰州額糧五萬二千有奇、當得正兌、不過一萬五千、改兌不過九千二百而已、嘉靖三十

年以前、此數未之或異、雖准通融之法、臨時微有增減、計在均平之法、成數無不昭合、各年派單由粟、府州見存卷案、歷、可稽也、其後正兌、忽派至二萬九千六百、視原額驟增一萬四千石而奇矣、改兌、忽派止一千九百五十、視原額驟減七十石而奇矣、懸絕已甚、奉單之日、靡不駭而且疑、然竟莫知其所自起、聊一具訴、而當路輒不報也、嗣是年、因仍、遂為常例、而不聞有所更訂者、夫以一郡正兌六萬石、而泰州止二萬九千、是十分分而五也、一郡改兌三萬七千石、而泰州止一千九百、不十分而一也、增正兌一萬五千石、歲計多徵銀一萬六千兩、多徵米九千五百石、則十分而又加七也、民之重困、不啻塗炭而倒懸矣、顧不知漕規於各省、果如是偏重而不均否耶、假曰奉 旨、

則必有題奏章疏可據也。假曰額例則三十年以前不應有異同也。假曰應增則維揚總賦未見部文奉有事例續派也。三州七縣一也。此既有所加彼又有所減。此既蒙其害彼必蒙其利。蓋嘗得其故矣。先是興化政府及第篤厚桑梓。維時水災尚不似今時之困。然已力為之地。而當路因以一郡改兌漕額。盡三萬二千。派於興化。餘五千有奇。派於三州六縣。夫興化既以改兌易正兌。則應得正兌原額。仍就三州六縣公分之。可也。三州六縣既通減改兌。則應得改兌原額。仍就起運正兌內遞加之。可也。乃不一衡量。而徑以興化一萬五千正兌。舉而盡裁之。泰州彼兩州六縣者。正兌未嘗一失故物。而起運驟反遞減有差。此何以說也。對興化言。是泰州為興化全代正兌也。對各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九十七

縣言。是泰州為各州縣分代起運也。然之天理則不通。實之事體則大謬。不知當路何以會計也。抑有由也。蓋眾怒難犯。加糧於眾邑。則羣起而噪者必多。殊費唇解。不如一邑之可欺也。編戶之遠。無如泰州也。額數之重。無如泰州也。繁而與之。足可掩覆。不如各邑之難敵也。故興化宣言曰。泰州有上河。富郡也。非興化所得望也。當路信之。謂泰州真富郡也。果興化所不得望也。噫。何其究之甚也。蚩之民。亦將何所控告哉。當是時。猶未沉水也。民力尚未殫竭也。然燕雀處堂之安。而無鴻雁集澤之感。則亦因循已爾。今則沉爾田矣。傾爾家矣。呼閭無日。泣路堪憐。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能不追思當時之首事者乎。糧非洪武之舊。強代興化之賠。興化政府所以為興化則得矣。其如貽怨

於隣境何。勢窮數極。返本還原。不當復泰州之故物耶。若終念興化之不能復也。破格題請。令有所存。不亦無偏無黨之政乎。如不其然。則請當路親舉玉趾。特詣泰州。興化之境。履畝而勸。周詢而咨度焉。地之高下。田之被水。同否。正兌之獨加於泰州。順否。改兌之獨存於興化。安否。起運之并代於西州六縣。是否。然後以先年具題之疏。及所以攤派之由。的然示以當加當減之故。毋使不知而暗賠。曉然諭以公平正大之理。務令心悅而誠服。即雖不蒙一體蠲恤。而亦可免退而後言矣。外史曰。泰自昔號澤國。與高寶興化天水相連。風驅直達。非有涯淡。可施牽挽。余數問渡於此。是以知之。而州治南面。獨據上游。外鑿漕渠。以一衣帶水。通漕輓之利。即巡方直指。從上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九十八

來。入萊蕪灣。東走如畢通州者。是。而不知其賜履。西迄江都。僅二十五里而止。南迄泰興。僅二十里而止。其為上河。析壤幾何。自守土者。傳舍其官。奈越相。有習觀蕪灣。以東西。岫。永。泰。元。先。黃。雲。被。曠。而。忘。其。非。泰。州。者。矣。况。可。責。之。賴。軒。過。化。者。乎。今。下。河。歲。苦。陽。侯。高。寶。歲。蒙。錫。折。而。泰。州。題。災。獨。不。與。撫。按。之。責。乎。抑。監。司。之。責。乎。甚至。最。刺。膚。者。全。家。灣。一。堤。歲。披。土。著。盜。決。激。水。罔。利。而。一。切。莫。之。者。憂。沉。壁。無。能。高。岫。為。吞。竟。棄。下。河。五。萬。三。千。之。漕。糧。於。沮。洳。一。壑。而。猶。不。能。與。三。州。縣。均。望。復。祖。之。惠。尚。可。護。曰。非。匪。心。之。罪。耶。試。全。同。卿。而。在。不。知。又。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余。故。閱。水。鄉。圖。而。并。論。次。其。說。三。復。低。留。以。志。其。咨。昏。墊。之。慨。云。

泰州志河渠考

海陵水利來自淮泗其自高郵邵伯灌入下鄉者為下河田土居多而海為之漫其自灣頭東折者為上河田土無幾而江為之漫此其大較也上下河俱為塩運故道蓋不獨民田藉其灌溉而塩場萬艘往來如織實為國家命脉之所繫云顧海陵雖號為澤國乎然河腹甚淺易盈易涸間萬曆二十二年以前鹽官三年一大開一歲一捺淺故因勢利導而飛輓格如此其成効之彰明最著也今則挑濬絕響矣以故一遇暴雨巨壑皆盈若數月不雨而焦原鑠金又赤地千里矣考之府志謂泰之水自運鹽河東來早則宜築塞白塔芒稻二河庶無為運鹽之梗夫非獨為鹽病也漕運轉輸祇爭此一衣帶水而芒稻河奔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九十九

不息蚤已決之於上流况潦時少而旱時多其可不為留心儲蓄之計哉余故將上下河并市河三款臚列于左

一下河計水道有三其自新城殿折而東北者為通場運鹽河經於溪秦潼鎮西溪巡檢司以抵場下東漸於海鹽場萬艘自串場河裝運直達泰州西壩而止前此鹽官動費金錢歲挑控不為無見蓋泰形前高後低故州治北有東西二壩所以界限上下則十場轉運惟取給於淮流矣頃自牙橋閉塞則長淮斷隔別無支河可通惟寄命于下河如綫之帶水而已况此緩弱之水又一波而盡數年以來則陸海揚塵運塩通津且輪蹄相錯矣高目園計者計將安出乎其自新城殿折而直北者為興泰往來官河經魚行北去十八里為港口鎮過此則為港口

白矣此澤茫無涯淡似百川灌河平時深不可測雖枯旱水亦

以數尺計為海陵一古蹟云臨白之東北者為董家潭上渠下溪斬家潭數處其水雖早不竭獨饒抗稻之利至於運沼參差菱芡歷亂在旱時亦然此亦一武陵源也過此則寧柳巡檢司矣迤北十數里則興化所築長堤一道在焉堤由興化至高郵計延袤百餘里昔以曲防遏泰之流者今則陸海塵飛亦不獲沾泰九里之潤惜哉過此則凌亭閣矣是為興化之分界高寶之通津世相傳為海陵渠者在斯歟自新城殿折而西北者田近膏腴多富人之稼不可以里數計也西北直盡乎泰之樊以通江都之永安鎮與邗江接壤焉

一上河此河始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一百

畢礪渠時滯以諸侯擅煮海為利鑿河通道運海塩今其故道也攷諸芒稻河未設之先塩官猶歲募丁夫日以挑濬為事嗣後芒稻河設矣湖淮之水漫之於大江雖治河使者日下閉塞之全而地豪貪竹木商販之利盜決如故也山洋河壩之在宜陵鎮者亦有名無實泰州之歲徵看壩夫銀至今不廢而地豪之緣為姦利者亡從詰也甚至借竹木便民反告官給帖付照公然身充牙儉至私墟夜行商船徑渡而江都有司不知其有憲禁也山洋河而上其直達下河者一曰赤連港一曰戴家壩一曰徐家卯子徐家壩生宜陵西二十里鎮注洋大河地豪擁為通津首為上流家各據為利密而不顧泰之肥瘠也然俱在江都境內者也蓋泰州西界最福小起自斗門鎮僅二十五里為海陵賜履地今專以境內言

之而潑絆港之通江者已洩之于斗門鎮海子溝之通江者以新鑿一渠又決之于九里溝此不獨憂在塩漕而憂在農家之水利不獨憂在水利而并憂在風氣矣夫城西負郭居水之上流某已濫觴不可禁止又按父老盧惟寶所條陳一為壇場西首之通江港運入寶帶橋口岸大河畧無限隔據稱于此通行商販決水入江此尤其遺害之最先者也一為凌家閘在高橋東坐落夏家橋據稱司啓閉者驚水為利若此閉不塞則茫無底止又何怪遠在東偏者不獲沾上流之潤一遇歲旱三農生困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一

興化 先是興化東南一維之地 國初以欺隱遷三百戶復徙蔡玄等鹽徒五百戶于良鄉涿州以致土曠人稀田地無主而南北接界之民今年芻牧明年樵採或竊取而耕種之泰州侵占花勝等四十三庄田四千餘畝揚場兩以南北深入十餘里東西八十餘里而塩城越界侵占又萬有餘畝于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洪垣據實具奏略言該縣地土廣賦稅輕重止以疆界為主即志為稽原額為規因土有定法本中制豈容變亂該臣弔取揚州府志查得興化縣東至丁溪場一百三里西至高郵州河口四十五里南至泰州縣沿河三十五里北至淮安府塩城縣界首地名沙溝六十里其廣一百六十里袤九十五里額辦稅糧麥米豆五萬二千餘石為草九萬餘包外派編水馬站米二萬一千餘石并桑株魚課等項解京錢鈔糧差委為重大及查志內開載泰州并淮安府志塩城縣疆界四至俱與興化縣相同臣親詣泰州等地方詢訪查勘興化東至丁溪場西至河口南至蚌沿河俱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一

倚河為主若捨蚌沿河而北則田地混雜實無可擬况今泰州民窺開種河海六北人戶包暗臣奉命前往地方按臨該縣自擊斯患因而訪諸士民始知前弊止因邊隣泰州塩城地方人民乘機指阻未得均除伏望 皇上俯念該縣疲民疾苦乞 勅部察院轉行巡按會同接管巡塩衙門按諸即志公同委官親詣泰州蚌沿河迤北塩城縣沙溝等與化縣界內田地逐一踏勘項畝數目明白將該縣原額糧站等項通議均派照畝科徵仍將欺隱豪民徐蘭劉椿等照例究治庶小民數十年積弊得以盡祛 朝廷億萬載貢賦易於完集蒼生幸甚 蚌沿河 此與泰州分界之河在縣治之南三十五里先塩院洪公垣批畧曰按即志興化縣南至蚌沿河三十五里泰州北至陵亭鎮八十里河鎮相接非異地也其河東至運塩河一百二十里非小港也今泰州偽指新河為界不知蚌新河乃興化腹裡之河非界也蚌新河按即志在興化東南十五里自塘港西出得勝湖此尤可徵者况泰州興化

界限南北而此則東西者也蚌沿河直通鹽場而此則一路不通者也豈有
界分南北而以腹裏橫斜半截之小河以定疆界者乎 辨新河 按舊志
去縣治東十五里自塘港西入得勝湖河形自西北而入東南隣境指為界
河豈有偏斜半截之河可以界南北者乎 大縱湖分心 按維揚郡誌大
縱湖在興化縣西北四十五里西南至九都自湖心與鹽城縣分界西入射
陽湖淮安志亦云湖中分為界其源自魚鱗湖由馬長汀連射陽湖注于海
夫觀二志皆同靡所疑况湖心分界其形瀾其勢直其流遠本不可踰越
者也自興化凋殘人戶稀少而鹽民乃越境侵據靡顧天理大河通射陽湖
者不以為界而以小溝田埂為界夫或者云沙溝鎮原隸鹽城似有可疑者
而不知沙溝鎮中心有河所以分界其北鹽城其南興化明甚者也若亦昆
所占田去則在旱河之內蒲龍河之東况左右前後皆興化民田而有本所
軍屯在焉是又不足辯者矣 水利一南北開隨 縣西南接高郵北通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三

城相距百有餘里有堰堤以障水有南北二關以司啟閉于是東高西窪而
得其平雖有旱澇而民不為患 關 南塘自滄浪亭至河口鎮豐樂橋四
十五里 北塘自玄武臺至鹽城界首六十里 隄 南十里亭賈庄舖二
十里孟家壩三十里河口通海陵溪四十五里 北平望舖十里土橋口十
八里大燒舖三十里盧家壩四十里界首口六十里 水利二 自嘉靖三
十年間漕堤北決高阜之水擁淮流而東注則自大縱吳公諸湖逆漲而上
塘關不足恃矣水天上下一望無際乃至慶曆間而高堰決淮漲愈甚于是
始有海口之議海口遠在廟灣而新豐射陽皆其故道新豐便則議開新
豐射陽於則議濬射陽得時玩日迄無成績事在萬徒廢幣金逾充私橐不
得已則北議開石磯口石磯口在鹽城之東南逼近城廓不利風水噴病
難開已旋塞固其所也不得已議開姜家壩姜家壩在鹽城之西北舊有海
口自岡門鎮一十八里至登瀛橋天妃廟下新洋港入于海若使各舖具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力數人心和地利得失此兩便無已則東議之沿海 水利三 丁溪沙河
增二關下牛灣河 蓋昔者泰州御宜凌公備邊海上議開白駒小海草壩
丁溪諸場海口而互有得失 夫射陽往來首當氣之強弱相地里
之遠近視河道之紆直而消殺之若使河直而地近則潮方怒生加以風力
其勢必至于澎湃奔騰而不可禦道遠而紆則強弩之末勢不能穿縵今
之擊河者往 棄紆而取直舍遠而趨近非美也又新鑿之土骨脉未堅一
有衝突則排闥而入不難矣是以諸口須防潮汛之虞而丁溪尤甚丁溪為
有龍開大港道遠而紆永無潮患今開沙河一十八里直通大洋是以求利
未得而禍不旋踵今雖實以聖去亡羊補牢計亦晚哉若使河直而海縮其
勢足以相敵以時關之可暫而不可久此水自車路河直抵丁溪馮家壩至
姚家口一帶萬曆十二年知縣凌公整濬濬之 一水自白駒場西下北美
蒼通揚勝河直透大縱下射陽西北入于海此河故道也頃淤淺知縣凌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四

登瀛濬之引腹心之水下白駒場南北二關趨牛灣河東入于海牛灣以紆
曲故無潮患 草壩小海二海口亦洩水要地萬曆十六年凌公備議開曹
河口若水洋去場六十里而勢連大洋潮汛易達宜置板關以守之酌其
盈縮而啓閉之 水利四 射陽 神臺 夫興邑卑下風為受水之地自都
泰合襟之水東南來者則開丁溪諸場海口挽而東注是已其如東高西下
地勢傾仄水聚釜底口開釜上所洩者不過浮面之水而已而鵝深之淵固
自若也故急議之鹽城而鹽城數以病却為辭故莫若議之射陽射陽則入
海故道也自寶應堡決黃浦濁沙隨水墊湖中而陽且淤矣諸流壅塞遂穿
支渠而下往者鹽戶揚瑞雲公奏指帑金九千餘兩濬之而隨濬隨淤迄無
成功事在萬曆八年不知射陽有不可濬者二一者河濶四無畔岸如一望
湖二者河紆盤旋曲折如九迴腸曲則流緩疏濬不前四畔無岸則聚沙無
地雖有知者無所用其謀往者之役徒充累吏之囊囊而無補絲毫今勿論

矣近則議開神聖神聖者亦射陽東北之支流起自沙溝黃土溝披絲網唐橋胡埭至于神聖二十餘里有三汊口分西由南唐河經建陽河尾子庄要糧河下滕臘口入于海分東由姜家庄對馬作寺油葫蘆港下滕臘口入于海分中一河亦對姜庄高作下滕臘口入于海此則河有故道地有剛去澤之可使深闊之可使闊導之可使下也萬曆二十年知縣歐陽東鳳濬治工完民甚賴之計用帑金一萬四千六百餘兩水利五內閣李文定公復濬初議治水之法濬海口要美固高寶濬要美築高堰要美築高堰者使西水之不入固濬堤者使中水之不洩濬海口者使東水之不留雖然十四塘不復終非十全之利而所謂三要者不能久也何也蓋高堰者本于山陽之高阜為堰以排黃淮之水而入海也自堰之既廢北水注而南水勢不可遏連年堰成比水之害稍息矣然適者萬曆八年堰成之後水復漲而入湖漕堤潰決高堰之功何在哉則又由堰而南自葉城而下也葉城者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五

應之西塘乃十四塘之首地也儀真之塘四江都之塘五高郵之塘三寶應之塘二而其中五塘為大在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凡三也在儀真者曰句城陳公凡二也故舉其大者但曰五馬塘之始制起于漢唐之年其間興廢利弊備諸維揚乘志今不繁叙至我國初陳恭襄公瑄洞悉水利借倣古法造為十四塘壩閘上濟漕運而下利民田蓋地之形勢自壽州盱眙天長六合一帶其地高則水注而東之使眾湖為之壑也故于界水之處為塘閘以防之各塘之東為射珠湖新開即伯白馬黃寺朱家赤岸等湖其勢中則亦洩而東下使與盩為之壑也故于湖畔之東築漕堤以蓄之方其水年則西山之水高不過閘而南浮于江及其旱也塘水不洩山澗俱通而西田得熟至于大旱漕輓不通乃東陳朱黃濬開漕堤閘隨決塘水而漕則水道不阻而國運以濟古人之制善矣每塘甃石以為斗門而塘長塘夫員設故洪武永樂間軍器商監皇末三貢故塘之便及弘治以來日斬削

塌正嘉之際奸民盜種之美屢被告許屢罪不悛先有薛劍繼有仇隆用財仗勢佃官承領時值倭寇之變築造瓜城管工官高守一受私謀將各塘之石移運修城而塘之故址不復存矣遂有衙門猾吏土豪勢家蜂起效尤佃塘為田官派其租民獲其利而不復再議興復之計是以連年以來西山之水無塘可蓄稍遇天旱則赤地千里水漲則泛濫盈湖不得已乃增堤以防之不知堤愈高則水愈漲堤高則東空而下危水漲則勢湧而易決且新培客土日洗于河堤崖日高河底日積一朝決潰無不上阻運道下沒民田者豈為政者經遠之計哉故計求十全以復塘為本一時錢糧浩大不能罄石姑於塘口去處做其舊迹仍于閘基暫取兩崖之土實而築之以觀有益與否又不然如小新二雷由淮子河而洩則寶淮子之上流句城陳公由烏塔灣帶子灣而洩則寶烏塔帶子之上流他如北山水櫃茅家劉塘茅拓白水羨塘東塘柳橫塘鴨塘亦皆如是尋其水口以便築壩相其隘阜易于成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六

俟有盈財加石制閘如舊是以成功之序也此其為費比之高寶每年之錢糧當不及十分之一而較高家堰之利則已倍十分之三不惟運道之輓輸有資而湖堤之防守亦固更加撈淺澁以深河底疏海口以平水勢則湖之沮洳四出民田益增堤之衝決無虞興盛攸賴國家之利莫此大者但恐豪奸之盤據在下者多阻撓于閘而復塘則獨在上者託事為不便則徇小而悞大難以計成功矣 縣縣士夫條陳水利總論 切見維揚枕江傍海郡縣有十而興化僻近東海虞其下流賦米起運歲有八萬而興化五萬七千最為偏重居下流則水患頻仍賦偏重則民力竭竭是以告災告賑歲無寧日凋敝滋已極矣欲恤民隱當除水患當察地形而邑東高西下形如側釜高者濱于鹽場地多斥鹵蓬蒿蕪蕪荒瘠不堪下者分為下河田多淤加湖泊芟葑汙萊無用間有一二可耕之田漸為洪水衝蝕岸墮低塌無土可培大雨時行則東有鹽場之水南有泰州之水西南有高郵即伯之水浩

然而來注于敝邑時或淮黃漲溢潰決運堤則西自寶應北自鹽城逆流而上浸淫灌注飄瀾我廬舍汨沉我稼穡溺死我牛馬禍水作權經歲不固雖有諸設海口而針喉寃腹宣洩幾何以故議水利者鹽城則有石碣河之議白駒則有牛灣河之議丁溪則有大龍港之議草堰則有北新河之議五佑則有瓦龍港之議沙溝則有洋麻港之議新興則有厘子港之議廟灣則有射陽湖神臺新豐市之議是皆足以下海而緩急不同顧惟廟灣去縣差遠獨為洩水故道水利要害獨此為最萬曆八年奏請捐銀九千餘兩撥溝射陽湖直開新豐市又為鹽城會墨正官利已病鄰侵漁冒破是以開而未開溝而未濬以致積水未退年復一年貽禍至今傷哉未艾夫欲興水利先究水源以上諸議皆水之委也若究其源又論維揚大勢其地則江淮之交西北皆高東南皆下諸山之水自高來者勢必趨卑古人急治諸塘以蓄之平時用之以溉田水涸決之以通運江都則有五塘曰句城曰小新曰大實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七

小雷曰篤齋儀真則有四塘曰陳公曰北山水曰茅家山曰劉塘高郵則有三塘曰黃曰白曰美塘當天山水時發則盱眙破釜山陽諸水由雲山樹陽諸湖洩于寶應而應以二塘蓄之天長銅城諸水東流高郵而歸以三塘蓄之西連大儀耳泉盤古山樹諸水又盡洩于東南而江都以五塘儀真以四塘蓄之此諸塘者明興百八十年名卿碩輔留心經濟未有不謀繕治者自島夷東犯諸塘開礎磚石取城瓜洲塘無蓄水于見始有私耕公佃投獻鬻賣豪隲貴族各售已私專為世業遂使國家大計經畧遠猷蕩焉不存于是上游山澗之水盡以諸湖為壑充滿汎濫浩渺千里漕河一線之堤焉能捍禦不得已多設閘閘以洩之共計減水三十八度則為口三十八丈日夜灌注于高寶興化又三百里始由射陽新豐以入于海今則新豐關而射陽淤求之神臺殊為切要若非盡復諸塘以蓄其源廣闢神臺以洩其委保無後患庸可得乎論水利者既知復諸塘以蓄其源矣蓄而洩之諸湖灌之漕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限則由漕限開礎經高寶興化直抵新豐而入于海由漕限順而導之東南則自鳳凰橋出仙女廟口趨芒稻白塔二河濬而深之亦可以入于江而東閘之沙堤亦當深濬以為入江之支道如是則漕限無漲決之虞而下流諸縣亦可以免西上河之患矣如見若此惟經國者擇焉揚州府推官李春開海口議興化為受水之壑射陽湖為蓄水之鄉今射陽湖淤塞故興化受害為甚獨取道于廟灣一口其中所歷河道曲拂運興流更迂緩又加以海水潮汐從而梗之故今議多開海口以分其勢減水諸閘日夜東注故今議格揚小閘壩以殺其流總之淮堤之范家口等處最高上流要害一有潰決即百海口亦無如之何矣今范家口脩築未固尤可寒心職道閘各閘惟白駒場之北閘波流湍急下水最為順利即拿小舟從而探之閘上口水深六尺五寸閘口相同下口則深一丈二尺五寸矣漸遠漸深蓋此閘建在牛灣河去海僅三十里地勢以漸而下水若建錢故其流為最利此地形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八

然非人力所能為也夫淮南屬邑如山鹽高寶興泰等六州縣廟灣東臺等十五場民灶雜處乎其間計歲所輸納錢糧鹽課出自高壤者什一出自卑壤者什九先年河湖順軌歲有秋頗稱沃壤近自隆慶三年以來湖堤屢決然猶旋消至萬曆二年決青水潭三年決黃浦口四年決八淺五年決寶應湖決腰鋪河水瀰漫而下漕為巨浸又加以高寶湖限四十八度減水閘晝夜東流以田為壑噓運限漕米撥上年需雨而突范家口限決民窺田廬盡行漂沒州縣稟申里老呈告致屋各院之憂議竭賑至煩奏請聖天子出內帑之金遣部臣賑濟之民亦稍荷更生矣但饑民之待哺者無窮而賑濟之所及者有限若不亟為區處使民可耕之田即歲遣使日議賑民惟有散而之四方耳田賦鹽課何從辦納也該職適歷各州縣及各場田地周環六百餘里在成湖深者丈餘淺者亦不下五七尺波流浩蕩一望無涯廣求宣洩之路在北則廟灣新豐市二口最大為山鹽高寶興泰六州

縣出水之門在東則牛灣河若水洋火之為春州興化出水之門俱稱要害均宜開濬其間經過河道又應逐節疏通以便行水北如唐橋神臺莊西唐河油葫蘆港東如草堰之北壩小海之南壩丁溪之煙墩一處不通眾派皆阻職相度地勢高下河身廣狹應濬開應否建閘眼同運司州縣判官等實據子南饒庫庫等丈量估計用杉木椿編成天地玄黃字號用二十一丈幾董一條各從河心大起插椿引簾：畫後續每一百一十丈下一椿將河身長短廣狹細書其上後具冊與椿同使長短不得移淺深因之有準其在新豐市口先經鹽城縣陞任揚知縣見得廟灣口地本環曲水流遲緩從下灘開鑿一河僅十丈近衝開二十五丈水激崖傾尚稱口小除廟灣舊口八十餘丈仍聽通流今合于新豐灘南空地再開閘二十五丈長一百五丈庶水不掃灣可免灘北居民內徙中口寬濶直與沙兒頭同射陽諸水一源而北矣此處河闊水深無從建閘其在西唐河由神臺至建陽河瓦子莊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九

糧河濬此一路則南水挽而西又轉而北出滕隴下海矣其在油葫蘆港內神臺經姜家庄至高作寺對面止濬此一路則水從北入東唐河下口出滕隴矣其在唐橋為西唐河油葫蘆港咽喉由披絲網起至神臺止濬此一路則南水北可至油葫蘆港西可至西唐河此惟求洩水順利俱不必建閘其在草堰由北壩至大東河鴨兒港西北取一直路開濬一至於牛灣河尾復由西圍口接洩河開濬至牛灣河腰各出海大洋應于壩口建一鷄心閘但外河既挑深南圍十三里內溝之水必流歸深處水去清乾電運自若仍宜加濬三尺斯南圍各壩裝載益草便利其在小海由南壩濬至古黨頭高益圍至新河口茅墩港尾復由中路東口取一直路開至兩汶港口出茅墩港腰各下若水大洋應于壩口建一鷄心閘其丁溪河係新開見深五尺無容再濬止從馮家壩迤北取一直路由烟墩起開至合洋港入若水大洋其舊洩水支河仍留通茅墩港新河口入若水大洋除原有新閘一座止一口仍留

一口新口既開舊河復濬堵積在田之水亦可漸次入海耕者得畢力于佈種煎者得一意于煎熬國計民生兩有利賴而運河長隄免喘足之虞矣先該海門委知將興化既知縣勘議射陽湖南淤塞一段欲築泥濬濬歲以為常計亦似便但此湖原係長灣大折灣五六十丈一河亘三百餘里屢遭黃河口决濁沙隨水入壑湖中今雖淤塞其田面與湖面之水尚深三尺見俱北流勢頗湍急該職從射陽莊入湖口由存家堡直抵清溝濬凡七十餘里周遭探視量得湖下浮泥或六七尺或八九尺或一丈有餘沙泥湊合膠粘萬插不能預拔即欲撈置他所泥潭如臨無岸為障一經雨水風浪淋漓毋即勢復淤大倉以上已難高工此三十里水色渾黃蒼茫接天無維舟住足之地何虞措手近年鹽城縣亦嘗挑濬泥濬費銀九千餘兩夫萬人舡千隻今訪撈泥特置之草筏之上深僅三尺濶僅容舡不致旬泥塞如故今編尋兩挑處曾無一線可觀委九千金而歸之望前事足鑒也况開濬西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十

湖蘆二河可代為用前項高泥撈淺之議相應報罷先年所開丁溪海河先窰馮遠等當河中路建一閘名馮家閘口小東水不能疏通此輩因以為利下板阻船每隻索銀三分始放往來若之相應拆卸取石別用乃若東唐河見在行水夏昏溝何塚場烟墩港俱路遠費多開之無益慮置而不講矣職又查得萬曆五年高家堰大壞淮水南徙諸湖泛濫蒙 前漕撫部院吳移文本府開瓜洲儀真二閘窰即城東之沙壩及芒稻河壩不數日而河水減二尺許湖水減一尺許自此芒稻河之名始著又慮私濬從此入江於河中釘品字椿止令通水不令通船至今賴以洩水而沙壩則旋即築塞瓜洲則狼運過盡例不復開為今若開沙壩釘木椿如芒稻河通水而不通船再開瓜洲亦釘以椿視湖水之增減為啓閉則湖水南流愈多城關之水自殺此不費一錢而得兩便之捷徑是亦一時之權宜也淮安北隄如范家口建議柳浦灣等處係上流要害上年范家口决直灌射陽湖中四散漫衍六

州縣田廬俱沒若使情柔不堅當必衝決沙隨水入恐射陽淤塞又不止南一段之難通矣是情柔范家等口尤為喫緊而不可緩也 興化縣知縣歐陽東鳳議濬神臺水利申文 本職遵依于本年十一月十七日離任親詣鹽城縣會同揚知縣隨履東工查勘得丁溪草堰小海三河三閘濬建已完通利外又經同詣北工備勘得水以就下為性以生物為功雖非全利亦非全害故善治水者因勢而利導之俾水無壅閘則可洩之而至于涓滴斷流亦不可劑量而容蓄使水由地行則可蓄之而至于瀾漫肆溢亦不可往者射陽未淤汜光湖白馬湖諸水從實應至界首諸閘通洩東流由流星港紫嬰溝至南增太倉直抵射陽以入海至便也覽社湖新開湖諸水從界首至高和諸閘通洩東流由界首河免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海陵漢轉往北流歷平望湖崔探鎮沙溝直抵射陽以入海至順也泰監暨諸場之水由車路海溝白塗梓新會歸運鹽河而抵射陽以入海亦至通利也自萬曆三年衝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十一

黃浦口濁沙隨水入壑湖中以致射陽淤塞沙泥湊合不可撈濬故于射陽之傍二十餘里而遙議開神臺等處以洩積水而議者乃謂神臺支河不必開濬其說有二一則謂運堤既固水不東潰何復復捐數萬而為可己不已之費一則謂連年旱乾上流已竭稍存餘水灌漑彼賴何為復竭下流而為無益有損之役是則然矣第論水患于昔年患在清堤難固也論水患于今日患在減開東注也減水諸閘共計三十八座每座闊九尺合之則水口共計三十四丈日夜東流夫非以高寶興鹽高壑而為性也若謂運堤既固無水可泄則萬曆八年以後十六年以前高堰固無虞也而何以水若滔天興鹽陸沉乎則以減開之分流太多而宣洩無路耳欲求宣洩之路射陽不可為矣雖竭力撈濬而積沙難去終當復塞安能會神臺等處而也則耶何者在東則丁溪草堰小海為泰州出水之門在北則廟灣新豐市口為高寶興鹽山泰六州縣出水之門即早乾之年披綠網而下至夏家樓胡塚等處猶

天下郡國利病書

有汪洋之勢一遇水溢又當何如而可不預為宣洩之計耶相慮照前議興工挑濬則汜光白馬湖水從開東流由流星港紫嬰溝至南增太倉四十里直入黃土溝披綠網歷西唐河神臺莊建陽河出滕龍趙廟灣新豐市下海矣覽社新開湖水從開東流由界首河免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海陵漢一百二十里轉北歷平望崔探鎮沙溝直抵黃土溝入披綠網神臺建陽寺出滕龍趙廟灣新豐市下海矣高和迤南至即伯六十六里諸閘通洩即伯湖董家湖之水由成子河菱絲溝燒香港流至興化河口鎮八十里一入海陵漢一轉北入平望湖至崔探沙溝二鎮直抵黃土溝披綠網等處出滕龍趙廟灣新豐市下海矣即伯迤南至揚州灣頭四十里高阜之水由樊汶河艾陵湖六洋湖經興化陵亭鎮轉灣入平望至崔探沙溝直抵黃土溝披綠網神臺等處出滕龍下海矣揚州灣頭起至泰州海安鎮止二百四十里南運鹽河之水由儀寧運戴家運徐家運韓家運界首赤練港入大官河泰潼河淤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十一

河蚌沿河復往北流入平望湖崔探鎮直抵黃土溝披綠網寺處出滕龍下海矣海安鎮迤北富安豐梁梁東臺何塚丁溪草堰小海白駒諸場之水由海溝河白塗河車路河梓新河西流入新河直抵崔探沙溝歷黃土溝披綠網寺處出滕龍下海矣劉莊場伍佑場迤北至鹽城縣東西二鄉之水由串場河至崗門鎮一半分往南流經石埭口入界河直抵沙溝鎮一半分往西流由新河廟古基寺東唐河直抵胡埭口經神臺寺處出滕龍下海矣水本下流而俾之中阻其為患何可勝道耶又查得前卷自披綠網起至夏家樓唐橋胡塚神臺莊共長五千二百八十八丈自神臺迤北至陳家堡姜家庄高作寺油葫蘆港共長四千二百九十九丈神臺迤西至李家堰建陽河及子庄夏家樓河港總口計長五千七百二十丈原議俱濬濬七丈深六尺今聞有二三大者有十丈餘者深皆二三四尺不等濬一丈則可省一丈之工矣深一尺則可省一尺之工矣且自披綠網至神臺庄水流一河自神臺而下水

分而途一河則其勢盛而流易溢面底俱七丈似猶為狹也合無濬為面闊十丈底闊七丈深六尺則容受有地而可保無泛溢之虞而途則其勢分一河七丈合之則為十四丈恐流緩而易淤也合無兩河各濬而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則水流湍急而可保無淤塞之患及劫賊隴至廟灣河近深廣固無容議濬其新豐市原議開濬二十五丈今已有闊三十餘丈似亦不必慮糜財力也議者又以海潮為患其慮誠深然丁溪龍開港草堰苦水洋小海浦河口去海僅六十餘里故潮或內灌自廟灣至海九二百餘里地勢以漸而下且各灣曲折迂迴潮汐至此漸平水勢自緩必欲為善後之圖則神臺庄三汊河口固兩河分流之咽喉也合無于此處建閘一座濬則得以洩內水旱則閉以防外潮庶蓄洩惟其所宜而水旱皆有所備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二冊 揚

百十三

如皋志
本縣南沙孤懸江中為通逃藪初有大盜薛良金寺肆行劫殺知縣李表純設方畧殲旃又有奸民楊元等獻沙勦貢以致烏集格殺官兵令單車輕舸渡江往諭之亂民烏鼠散而善良復業隨請立安民營于北沙募沙兵百人以鎮撫官一員統之而產家歲備餉焉領沙船四隻游徼江中乃無禦人貨于江沙者





外史氏曰：阜塚鹵莽而埠粒食為艱，僅藉南江新舊兩沙築堰成倉，差堪植稼而孤懸江許，復為逋逃藪，甚且奸民援盜借糧，遂我類行，幾詭入勳。資業主者，惟數畝而藏之，有望洋歎耳。茲營之設，通用沙田餉以募沙兵，因以守護沙田歲輸之額，匪直為一時靖亂，實定為萬世垂利。賴焉後之司民牧者，留意江防，慎毋輕議變更為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舊志江都縣七十里，今止六十里，數畝日廣，江寧一鄉，蕩析過半。自嘉靖季季承黎侯克勳具奏，均派始興浮糧之困，隆萬以來，沙漲漸出，近摩訶者，則江陰靖江扼其咽，近天生者，則通州掣其肘，往為豪有力所爭占，而瀕江之民，無可懸告。於是洲田始為訟府矣。自皇莊之議興，衆庶願輸蘆課以佐司空，故沙田今悉隸於工部。凡占佃者，先請部符，下迺得附籍稱業戶。云余聞之，阜土鹵瘠，不宜徭任，早則唯沙田歲皆仰給其入，以故爭訟日紛，非獨利藪，亦之蒙困。第沙土冊漲不常，賦額漸增，司空之符漸峻，而土著貧民，或有獻利規便，如皇莊故事者，未必不貽地方之憂也。今者訟牒日繁，紛紜伊始，在冊民欲求補額，在業戶欲據扒頭，相怨一方，築舍未定，不知冊民之糧既屬縣，縣均攤則冊戶安得獨爭舊額業戶之田，雖由應年增築，而數姓豈容盡擅新沙，總出貪心，都無定據。當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二冊 揚

百十六

者極力焦思，如止沸益薪，吾未能究其終已。

運鹽河自漢吳王濞始開，邗溝起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及如皋，端溪其在鹽界者，北接海安東抵丁堰，分流入海，東南止白蒲，入通州，凡一百一十里。自宋迄元，中間增置堰閘，以資蓄澗，為利甚博。歲久法弛，日益頹廢。一值旱曠，稼土咸焦，民患苦之。匪朝夕已，自頃富安奸宦竄臺，呈地監御史康丕揚奏請開濬，寔土日闢，河流日梗，牙橋之害，今乃獨中於阜，且阜居通泰間地，最亢僅此一絨，民倚為命，若牙橋不塞，其害未有極也。即歲加疏治何益。

冒日乾揭 查得運河自高寶至灣頭，分支入開經泰州至海安，歷如皋通州海門上十鹽場中二鹽場入海。此上河也。高寶以東，泰州海安以北，興化鹽城二縣，東台富安等中下十鹽場地勢窪下，形若釜底，敷水所注

汪洋停滯此下河也上河較下河高踰數丈高卑懸殊隔絕不通此上下河之分也上河為上十寺十二鹽場運鹽之路由灣頭出閘而下河各場則一路由秦潼河一路由西溪河一路由車塚河或至秦州北門過堤或至高郵北門過堤惟富安一場則間有灣河四十里至海安中堤過堤若上河淺涸仍由安豐至高郵秦州二處過堤而安豐各場則絕不至海安此上下河運鹽之路也至於牙橋一河乃元末偽吳張士誠原係白駒場鹽徒竊據安豐運開此河卸運私鹽直至通州入江轉輸南_此牙橋之所由開也國初以牙橋直通上河而海安城南有焦港西有白米鎮港東有孫公舖高港俱南通江每過水發大艦小艇群載私鹽悉由牙橋出口運至三港入江千百成聚莫敢譙呵恐釀亂萌游至猖獗故塞之又慮其盜決也故填土數里以永絕之此牙橋之所由塞也牙橋之塞雖徑二百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十七

餘年而不逞之徒耽私販未嘗一日不欲開先年吳希堯誣告恭_家柳貴究罪立碑嚴禁近年丁球復誣康院家委勸議而奉委者未悉源委建議未確遂爾誤開蓋私鹽由各堤運則議察有人勢難飛越惟由牙橋出口則乘流潛渡莫為稽查此各奸所以必欲開此河也牙橋開而上下河通矣上下河通而上河洩矣一線之源不勝尾閘之注建瓴之勢難施隄防之工故三時_兩集始可通行一月不雨其涸立見上河涸而上十寺十二場運鹽之路阻矣於是三年兩施挑濬_商猶告河淺而不知上河雖濬及泉猶比下河高踰數丈豈能使水停蓄而不涸哉雖一月一濬無益也夫牙橋未開之先上河十餘年一濬而猶深牙橋既開之後上河三年兩濬而即淺其故可思矣故私鹽滿載四出于水溢之時其害一引鹽壅底坐困於河涸之日其害二挑濬頻數委帑金于無盡之壑其害三

此三害者雖政之大憲皆牙橋為之也_注三
 掘港皆在如皋城東一百三十里距海大洋五十里東南北三面環海唯西一路接如皋為倭寇首犯要地舊設土堡每歲汛期委揚州衛提督指揮一員領軍一千三百名守堡防禦天明開挑選精壯入衛 京師止存軍五百五十名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大舉入寇舟被蹂躪巡撫都御史鄭曉奏設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李鑑奏改守備統東西二營召募民兵三十餘名設戰船一百餘隻復經承平漸加減汰尚存水陸官兵六百餘名萬曆十九年倭犯朝鮮沿海增備復召精勇千餘設戰船六十隻增置馬步軍五百六十有奇事平旋罷見水陸營共四百名沙船八隻戰馬二十二匹所轄信地南至石港北接丁美舍西連如皋東抵大海洋土堡一度周圍二百七十五丈五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十八

本營舊制南接石港狼山北救拼茶角斜李家堡西應馬塘丁堰如皋但石港有港之名而岸高潮小港口悉為淤沙泛漲船不可泊人亦不可登聞於七八月風急潮高或乘勢可入若拼茶角斜李家堡三寨雖地居肘腋而實出掘港之背俱非安營善地欲議安營以便堵絕唯有本港中方前舊址此地水草兩便置若無難循港而前陳家丫川腰寺港十餘處俱係津頭丫角亦應設兵防汛若舉其最險者又有東凌港埃沙橫南坎北坎此尤獨古大洋之兩頰也坎中有小市民居可以聚眾蓄威乘機夾擊至於拼茶角斜李家堡止堪後應難委前鋒度勢相形臨時制變是在當局者勝算謂何未可以膠柱論也

通州志 通蓋澤國云江海為郡潮之利害恒相半蓋江潮淡利淮漚而海潮鹹固甚害火要水利以開為命范文正公與任建中沈與宗皆築捍海隄至今民饗其利廟食不衰腹裏漕渠為運蓋河運取轉餉蓋取轉蓋其源所從來高遠矣蓋自桐栢而淮泗而從郡城之茱萸灣東南走四百里至州治繞城四匝為隄東西貫城中支南北為市河西南者入江東北者皆入海入海過海門及諸鹽場城東北走西亭場者為西亭河東走金沙場者為金沙河東西兩置制使李慶芝西北二十里由許家環走石港場七十里者為石港河又為新河新河東七里為仇家河皆與海通有東北通海河通海各場諸港乃今利害相懸絕何以故大都東北逼海地瀉鹵出藪而諸鹽場在極東北隆慶二年興作海海餘西餘中江餘河從而馬塘鄉之射利者與船戶謀謂北鑿河通丁堰則燒草私鹽得好關出入便利十倍乃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十九

鹽賈人鑿串場河謂串呂四餘東西中及金沙石港諸場也而不由故道近由故道則四遠且必經通州與所察捕不便乃鹽賈人善詭用偏辭鼓慝卻使者給取都轉運司羨金萬兩鑿串場河矣凡為大者亦萬害始波及不淺始開時諸父老茫昧不睹利害或亦有為便者已而五六年來西城永興鄉田數千百頃盡為鹹湖歲不收家始驚說國賦連年大耗不登數民戶亭戶俱病來言不便者紛矣議改鑿故河鑿新河故屈知州米諸生人老言上之監司與慝使者監司與慝使者皆可之會奸賈人羅永黃正吳良等復以偏辭奪議慝使者聽之遂報罷而屈知州不能事隨亦罷官去事乃已而州之人日夜望鑿故河事甚亟謂昔命鑿諸天而今之命鑿諸河矣始范公隄捍海古岸歲久不收雖蠲濤不能破岸內為草蕩潮入則草蕩漲潮不能侵故河故田無恙串場鑿而地削濤侵

天下郡國利病書

敗賊潮大入故害田新河不能塞無已聞宣家嘴乎

金沙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三十里 西亭場鹽課司在州治東北二十里 餘中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七十里 餘西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五十里 餘東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九十三里 石港場鹽課司在州治北七十里 海門隄 呂四場鹽課司在縣東七十里 通地遼江海自昔無入衛之軍而京操之制起自正統己巳之變二百年來額數已極日有清勾撥補之制矧他方頻年水患災傷民窮財盡故近日有司追徵錢糧以京窻之外視為緩賦以此軍士月糧鮮有及期者勉給春班而秋班又至矣夫補軍則本所難堪支糧則愈逆難給故京操啓行不但額數不敷而已班軍枵腹趨候去至中途尋復逃回武臣坐是黜罰亦何益于事哉聞之近年京操稱能辦者至京師往借貨招募壯勇之夫補班軍虧欠之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廿

盡額補給赴工比其返也查扣在所月糧陪補故官無欠軍之罪而軍無勾攝之擾此或一策也又有司追徵月糧卒難辦而班軍戒行促迫無給間有借支別項者頗稱權宜此在賢有司專之耳此又或一策也今若于五年考選之日擇武臣之賢而才者為領操官不使踟躕葺媿輩舉于其內每京班赴操仍三令而督責之缺伍之軍隨宜而招募之回班日聽其查扣月糧補選亦無不可蓋京營得盡人之役而本兵無掛班之微耳操官亦何憚于扣除之嫌哉或曰班軍缺伍招募非制也今邊關新軍不奉詔行之乎月糧借支非法也今邊報起解不那移倉口乎此又調停緩急不可以膠柱為也審能行之數年則軍士知無月糧之虧咸有樂行向往之念不必清勾補撥而什伍得休養充實之資操官免降調之苦而國家獲拱衛之益矣如是論之京操之制固盡善也殊不知正統年來京操

兩番更代益緣江海寧謐故耳通者嘉靖甲寅以後倭夷數犯戎伍銷耗
又募客兵餉費不貲况番戍者止應在京工役而本所備倭四寨僅存老
稚軍餘百人力何以支乎今日切務莫大於此復舊制以保時難當路者
幸深長思之

嘉靖三十三年以倭故巡撫都御史鄭公曉奏設按察副使為海防道
及舉符為分守通奉海防至二十七年倭益甚乃改舉符為提督狼山等
處副總兵與海防道相策應沿通州下統狼山掘港周橋大河口守備把
總等官皆 欽依

狼五山志 狼山東西所轄信地如任家港姚港毛港桃花港生水港蘆
潭港激港王竈港清水港小海口大橫港掘頭港爛泥港夾港趙港犁稍
港小張港大張港新港王竈河新竈港裘竈港監河港東接大河營與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百廿一

南崇明劉河吳淞等營性來會哨此皆舊制者也如唐港天生港石庄港
關家河又江中一帶劉家沙西接周橋營與福山楊會永生等營性來會
哨此皆新制者也

壬子倭寇浙江其支黨至州江家場甲寅四月二日衆三千寇州大肆攻
劫不焚闕外民居殺男婦數千人揚州十戶洪文等於春州十戶上起樓死
劫劉將解明道注音文唐維衆城拒賊被創死者百餘人始退走狼山二

十八日徐宿却援兵至合城中兵迫之賊從數十艘遁去徐州兵備副使
李公天龍赴援至如皋遇倭接戰斬首九級生擒一人是年八月十六日
倭入至九月內兵備張公景賢督兵殲之乙卯夏四月倭衆五百寇州由
單家店趨狼山官軍截其後舸於軍山殲二十餘人生擒二人丙辰夏四
月倭衆三千餘栖狼山官兵勒之斬首四十餘級衆遁去己未夏四月二

日倭數百艘乘汛大至志圖西上狼山總兵以舟師往遏之賊乃焚舟登
岸注音文捕殺之賊遁

自大河營而東至廖南嘴中間若秦家營舊地直對日本揚帆僅數日可
至寶江北大門戶兵道險注音文一照公尚文特立新營設官兵以扼其要且
與狼大互為聲援

正統戊辰春監察御史蔣誠奉命視鹽於通州以通糧私鹽之利又亭戶
逃亡數多乃為奏竈丁辦正額外有羨餘許令每益一引易姑蘇糧米一
石上從之於是蘇蘇航糧數萬至狼山巡簡司允易遂以為常自是私
販路絕而逃亡患復

永樂二年倭犯通州 成化五年三月盜賊致厚作亂稱江海上公備倭
都督會事董寬禽之 正德七年秋七月薊盜劉七齊彥明等浮江東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揚

百廿一

舟狼山港總督都御史陸完提兵征之賊為海潮所沒 嘉靖三十三年
三月倭入掘港犯如皋主簿關士奇率鄉兵迎敵於曹家莊擊敗之四月
倭困通州城參將解明道守御之 倭屯掘港掠守備張壽松楊縉先
後禦之敗績五月倭犯如皋主簿關士奇率鄉兵迎至東陳鎮敗之己又
犯縣治直隸州甲兵至擊敗之 城如皋海門奉與瓜洲 三十四年四
月倭犯海門知縣趙卿率兵敗之 五月奉將喬基等擊倭於呂四場敗
之 三十五年四月千戶戚繼爵等提兵戍通州狼山遇倭死之 揚
州衛千戶洪文等於領軍至通州遇倭死之倭薄揚州城都指揮張恒
千戶羅大爵會浙禦之子救場兵貴死之 五月倭犯瓜洲民夫擊走之
倭復犯揚州府同知朱良高都衛經歷晏銳死之 無為州同知齊思
與倭戰于崗山之北江中死之 副使馬慎追倭于狼山敗之都指揮郭

城又敗之。增建揚州東關城。三十六年四月倭攻海門縣，應聚百戶俞憲等死之。注音一倭入寶應縣，注音二倭見揚州東關及小州俱在，城壁不得始建城。注音三六月，副使于德昌、參將王介、劉顯擊泗州，倭破之。倭遁出海，追至安東廟，復又敗之。三十八年四月，倭犯海門通州，副總兵鄒城敗績。倭犯丁堰，毛兵敗績。千戶王良、呂忠戰沒。參將立陞擊却之。倭犯如皋城，立陞皆城擊敗之。鄒城再戰，敗績。陞復追擊敗之。注音三倭犯盧家壩，千戶汪時中擊却之。參將胡宗義與倭戰于海安，兵潰。千戶趙世勳、鎮撫韓徹死之。注音四六月，副使劉景韶統兵追倭于劉莊場等處，盡殲之。參將立陞戰歿。八月，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副總兵劉顯、曹克新等擊倭于白駒塢，大破之。倭悉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廿三

河南

備錄

疆域 天以河界豫是分之也。舉河北三郡合而為一。帶相維犬牙相錯。蓋疆者固有深心歟。周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豫處平原。無險阨足恃。古今治亂之原。良可攷鏡矣。噫。西跨崤函。東連淮泗。南絡荆襄。北抗燕趙。睇彼形勢。豈特伊洛蟠地。奈河南北秦關而已哉。

形勢 河南布政使司。居天下中。絕雲龍。天原發微云。中州居星象。神主嵩山曰。鎮星。自陰用武之國。于天象則宏農分陝。為兩河之會。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四戰用武之國。則陝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陲外方大。任北濟南。東連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邯鄲。漢東。南紀。東至南河。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擊岱山。為三齊。火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一

開封府 天下要衝。即生就漢高祖云。水陸都會。唐李勉傳。汴川。岡阜繚轉。龍盤虎伏。李清臣。不疆十同。拱封萬井。宋周邦彥。處四達之會。書。為天下樞。張洎。歸德府。帶以黍邱之野。包以閩伯之疆。孟潞出其右。汴水經其旁。備禦東南。則九州之奧區。馬廣衍沃壤。州天下之膏腴。馬。

此南控江淮。北臨大河。徐城距其東。汴圍環于右。

彰德府 山林幽映。川澤回紉。其地平廣闊大。挾上党。撫襄國。踰漳掖。衛。常為天下要。相。沃野千里。民物蕃阜。淇陽列其前。洹漳繞其後。左挾衛河。兼挹萬金之奇。右阻太行。實表天峯之險。

衛輝府 左孟門。右太行。大河經其南。常山在其北。其峯巖奇峻。泉甘水溫。元。北通燕趙。南走京洛。河山之間。一都會也。元。左右山河。古稱重鎮。文。懷慶府 帶河為固。北連上党。南迫洛陽。大行北峙。沁水。

東流。近帶黃河。遠挹伊洛。舟車都會。號稱陸海。舊。山川延袤。雄跨衛孟。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河南府 南望三塗。北望嶽。三河若鼎足。漢。居天下之中。若左據成皋。右阻澠池。前高嵩高。後介大河。沂洛背河。洛邑為天下之中。地。嶺函有帝王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南陽府 西通武關。東受淮海。滄浪為隍。方城為墉。漢。其西。桐柏控其東。疏瀆波而為隍。方城而為。襄漢藩籬。文。用武之國。西接巴蜀。南控蠻粵。故。亮以為用武之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二

...

汝寧府 汝水屈曲形若垂鉞水隱然巨屏端若長城與地四方最

中元志豫州于四方最中汝南于豫州又最中

汝州 函環汝水背負嵩山左控襄許之饒右聯伊洛之秀乃中州名郡也州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三

豫津

范守已

史記云秦孝公令諸侯于逢澤漢書曰逢澤在開封府東北尉氏志乃謂逢澤在其縣北門外非是按方輿封縣在尉氏西苑陵東逢澤在其東北當在尉氏西北數十里也

春秋時中年為晉地故佛粉據之以叛其國澤屬鄭不屬晉不應在中年郭外然則今之中年非春秋之中年矣以穆天子傳考之今中年當是郟邑并公所居之地也廣輿圖謂中年為制為廣武非是鄭莊公曰制嚴邑也魏叔死焉杜元凱釋為蔡陽鄭邑也中非非鄭地何得為制廣武在蔡澤河陰間去年未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四

左傳隱公五年四月衛人以燕師伐鄭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註曰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皋縣宣公十年諸侯遷于制田註曰苑陸縣東有制城是為南制

洧水出密縣馬嶺山東流交漆水又東過新鄭受黃水南至于長葛北至于滎川東至而鄆陵東至于扶溝與鄭水合而至于西華與潁水合東南至于潁上與淮水合自密至西華其水春夏可塞棠涉也三月水增謂之桃花水夏秋淫潦暴集潰壑不常居人謂之小黃河以其岸善崩故也或謂鄭水為小黃河誤謂為黃河亦誤

漢書河南郡有京有筮註云故國有大駝山漢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潁川郡有陽城註云陽城山滄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陽干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業陽城今登封縣潁水所出是矣當贖自有密縣豈割滄源之地會之登封耶

河南郡有滎陽註云汴水逢池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汴東南至陳入潁過郡行四七百八十里陳留郡有汝儀註云有雒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陳留郡有陳留註云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有封丘註云濮渠水首受汴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淮陽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五

有扶溝註云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業汴即濟水所謂濟水入河南流為滎者也卽汴水汴水即狼湯渠亦作葛葛唐宋以前其水自滎澤經河而東經中牟浚儀至彭城與泗水合至泗州入淮當時河自大任東北入海故汴得專流若是長也其後大河而徙奪汴泗之道以入于淮則渠汴遂沒于河不復專流南下矣所可見者唯滎水北流不數十里入河耳故至今徐州志猶以大河為汴河據此則曰汴曰滎曰狼湯曰汴皆相流貫也第所謂狼湯渠至陳入潁雒水受狼湯至取慮入泗魯渠受狼湯至陽夏入渦濮渠受汴至都關入羊里水渦水受狼湯至向入淮者又何足難若是也豈其止流合雒水入泗其支流又各不同耶今皆泯

塞莫可考據

漢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吳鴻溝在狼湯渠北瀕河東南下與濟泗合流而入于淮者也其支流與宋鄭陳蔡諸水皆相通厥後河徙不常故流遂絕正統間河自中牟南行由開封西南經通許雖陳東流入淮亦必汴而諸水之故跡俱沒于河已而河復北徙山遺河形漸漫而已古跡茫然莫可復辨今西華猶稱古鴻溝

漢書陳留郡有偃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鄆是也潁川郡有偃陵亦曰左亭李奇曰六國為安陵則晉楚戰于鄆陵是也東漢魏晉俱因之不知何者為今鄆陵縣至于苑陵亦亦曰左亭豈鄆陵與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六

陵接壤王莽俱廢之以其地置左亭縣大邑陽翟以東鄭新以南其地平曠無名山惟多岡陵橫亘曲屈不下三二十許故左傳所謂陽陵大陸魚陵鄆陵六國所謂安陵馬陵皆在其地第今不能悉其所在耳唯安陵為尉氏地漢為富平縣者是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梅然為子馮公子格率觀師侵費滑晉靡獻于雍梁右曰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蕞軍而反于庚門于結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蕞之下註云魚陵魚蕞山也在南陽潁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唐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魚蕞山之下有潁水故言涉蕞上文于庚師師治于

汾、註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豈
于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遷走南陽耶、然則魚陵之不為
魚齒山明甚、况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于此言魚陵邪、至于梅山
若在密縣東北、則是鄭新西北矣、左氏何以云石田梅山、侵鄭東
北也、元凱之癖多此類、

開封、六國時魏邑名、惠王都大梁、在開封東、秦屬三川郡、西漢置
開封縣、屬河南郡、漢書註云、逢池在縣東北、又有浚儀縣、屬陳留
郡、註云、惠王自安邑徙此、所謂大梁也、東漢因之、開封屬河南尹、
浚儀屬陳留郡、晉開封、屬滎陽郡、浚儀屬陳留國、東魏置開封郡、
屬梁州、北齊廢開封郡、併入陳留郡、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隋廢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七

留郡、煬帝初廢汴州、唐復置汴州、後改為陳留郡、浚儀開封二縣
屬之、五代梁以為東都、升開封為府、後唐為汴州、宋初後晉復
為開封府、號東京、宋因之、郭內分開封祥符二縣、罷浚儀、全以為
南京、案此則古開封縣在今城西、中年之南、尉氏之西矣、非今之
祥符地也、

睢州、春秋時承筐地、宋襄公葬于此、因曰襄陵、秦併天下、置襄邑
縣、屬碭郡、兩漢晉宋北魏俱因之、改屬不常、北齊併入雍丘縣、隋
復置之、宋崇寧間置拱州、以襄邑為附郭縣、全改為睢州、洪武初
為襄邑縣、或謂即襄牛、非也、首止、大棘、田棘、鄆、小黃、滑、亭、俱在
其地、漢時置官、服主織、免版、故後人名其池曰濯錦池、古語云、遊

睢、漢者、工藻績之好、以此、睢、二水名、睢水在城北六里、首受良
湯、渠、東至取慮、入泗、泗水不可考、城北六十里有巴河、故即漢也、
今皆湮塞、

考城、古戴國、春秋時鄭取之、為穀城、秦置曹縣、東漢始名考城、以
周封伯邑考之後于亳北、故名、其地有葵丘、齊桓會諸侯處、卿有
棠澤、莊周故里、有外黃、有武安城也、

柘城、古朱襄氏之邑、春秋為陳株野、毛詩所謂株林是已、漢置柘
縣、以有柘溝、故名、

水城、春秋時名大丘、亦為芒縣地、西漢置大丘芒二縣、東漢改芒
為臨、改大丘為太丘、晉併入鄆縣、鄆音嶮、非南陽之鄆也、南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八

地音贊、隋置水城縣、全為水州、碭山在城北八十里、漢高祖所隱
處也、山下有石洞、曰天子岩、相傳天子避雨于此、今省、像事之、城
西北三十里有太丘城、陳仲弓為令地也、其鄉有郟平陳平墓
疑假、

禹州、古夏地、大禹初封于此、徐廣云、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
翟是也、受禪後都安邑、啓即鉤臺、以享諸侯、春秋時屬鄭、曰櫟邑
周襄王取櫟、陽翟為畿內地、韓景侯徙都陽翟、歷烈文三侯、垂三
十年、為秦所滅、遷置潁川郡、項羽封韓王成于此、漢高帝亦封韓
王信于此、尋徙之、復為潁川、晉遷潁川郡于許昌、罷故郡為陽翟
縣、屬河南郡、東晉置陽翟郡、東魏因之、隋開皇罷郡、以陽翟縣屬

嵩州大業間改屬襄城郡唐後改屬不常劉豫置頓軍金人定
間置頓州尋改為鈞州萬曆三年改為嵩州其地有嵩山荆山其
茨山九山翟山空同山有潁水

韓退南陽人古今人物志略遂收退之于南陽府不知南陽屬河

內今修武縣左傳僖公四年晉文公圍南陽史記白起攻韓南陽

不行道絕豈今南陽府取修武故名為南陽秦始皇更今名今有文

公祠山東濟寧之南亦有南陽則魯欲使僕子伐齊以取者也

河南洛陽漢二縣名東西相距四十里案文獻通考河南古郡鄆

地是為王城洛陽古城周地是為下都蓋去王克商定鼎于鄆

至成王卜澗水東澗水西而宅洛邑王城是也又于澗水東卜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九

亦言遷殷頑民居之則下都是也平王東遷居王城至敬王與于
朝爭兵出奔晉定公使魏舒率諸侯之大夫會于狄泉城成周居
王時于朝在王城故長弘云西王天棄之東土必大克蓋以成周
在王城東故也成周本王城下都之總號至是以下都為成周則
于王城云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有殷王家東北有芒山王城西有
穀城至孝王封其弟于河南以贖周公之職是為桓公其孫惠公
封少子于策號宋國君至是以成周為西周矣王報立又徙都
王城是為東西二周秦滅二周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乃以成周
為洛陽縣附郡王城為河南縣在郡西東漢置河南尹屬司隸魏
晉改為司州後魏亦為河南尹北齊為洛州隋後改屬不常二縣

似自若也宋為西京二縣俱附龍金省河南縣至今因之其地東
有成皋虎牢之險西有函谷關南阻伊闕嵩少諸山北帶大河其
間沃壤三百餘里伊洛諸水紫帶圍回真帝王之都會也惜其規
模為少隘耳

嵩高山在偃師縣東南登封境內縣延周二百里其山之最高者

曰太室少室東西對峙相距殆二十里太室二十四峯少室三十

六峯皆直立挿雲表而少室峯尤秀如玉笋排空然少室後有寺

曰少林魏孝文帝為跋陀師建也寺東北八里曰嵩廟又在五乳

峯東其北即轅轅道一十二曲古稱最險處唐高宗欲幸少林乃

發徒鑿其嶺可通輦騎云寺五乳峯而少室若玉屏梵宮後有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十

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惠可侍達磨處西北山上有達磨菴九年面
壁處菴後室中有達磨影石高二尺許其影危然乃面壁時精神
所貫也後有達磨洞寺中有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放錫之堂
碑其辭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饒變早
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則以欣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
夕殄除茲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是時寺僧立功者十有三八
聖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故云云至今寺僧以技擊
聞其由來久矣俗傳錦那羅變形禦寇最因此附會之爾嘉靖末
寺僧月空者受檄禦倭于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為部伍持鐵棒
擊殺倭奴甚眾卒以智屈被殲亦可為永戒云太室黃蓋峯下有

嶽神祠。祠後有盧巖二寺。蓋唐盧鴻隱處。有廢嵩陽觀。觀內三方板大者圍三大許。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次為次將軍。輪圍怪甚。其東有崇福宮。亦廢。稍東有洛石。塗山氏所化也。說見淮南子。空同山在崑崙二州境上。有大仙觀。盤旋以上。懸崖有瀑布水飛下。石湖涼涼。林木崖巖有石洞。中有白犬。常遊湖外。因號其家為玉狗峯。上有廢成子廟。及空同觀。下有廢成墓及城。即黃帝問道處。平涼臨洮各有空同山。各云廢成子隱地。第莊子言黃帝問道空同。遂言見大隄。遂于隄城之野。共為此亦無疑。闕湖古鼎湖地。黃帝採首山之鋼。鑄鼎荆山之陽。鼎成。有龍下迎。乘之而去。因名其地曰鼎湖。葉鳥京道。研及嶽。至于荆山。逾于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十一

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則荆山鼎湖之地。固自不相遠也。衛水出共之百泉。東北至直沽。與潞水合。其源距河不五十里。沁水自山西。經懷孟。至武陟入河。其委距衛源不百里。沁有故道。由修武新鄉入于衛。衛可為國家通濟之一歟。

開封府志河防

洪武七年。河決開封堤。詔發政安然塞之。

十四年。河溢原武祥符中。

十五年。河決滎陽。武

十六年。秋八月戊辰。河決開封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留。潰流十餘里。是月

命戶部遣官督所司塞之

二十年。河決開封城。自安遠門入滄沒。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州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預

洪

秋八月。河溢開封。時城三面皆水。將投及軍諸倉巨盈。詔令滎陽高車處築倉庫以待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十二

冬十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

永樂元年。饋運自陳州穎岐口北輪於京。時戶部尚書郁新奏言。近因淮

請自淮安用輕舟運至沙河及陳州。穎岐口仍以大舟載入黃河。復陸運衛河以轉輸北京。上曰可。

四年。詔修陽武中。年及汴河北堤。

八年。河南守臣請修汴梁壞城。性河決汴梁壞城二百餘丈。至是修築。

患此國家藩屏之地。不可以緩且間。黃河水增三尺。其急過人。性視之。

九年三月壬午。命侍郎張信濬黃河故道。先因河水累歲為患。修築堤

田廬益甚。事聞。遣信來視。信至。詢訪故老。得祥符魚王口至中。濬二十餘里。有舊黃河。與今河面平。沒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

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十萬。命與安伯徐有工。即侍郎蔡元。贊率運木夫。同侍郎金純。相度治之。仍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太牢祠河神。戶

部侍郎古朴以太牢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尚書宋禮督工。開會通河。遂命禮兼董之。初。朝廷開會通河。及浚河南黃河。命戶部凡開會通

民丁皆給米錢及歸戶內是年租稅于河南山東之人間風而自願出力者甚衆因論戶部臣曰開河効力之人賞賜之惠一如編民由是益

秋八月庚戌新港成河復故道是年六月丁未勅尚書宋禮曰兼命卿父未見成蹟而河水泛溢日加為民患苦卿等其協心協力無懈夙夜脫民墊溺用副朕委任之意七月乙酉浚河工告竣凡役民丁十一萬四百有奇自是河循故道與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八月庚戌禮等還京皇太子遣人勞視自是無水災者三十餘年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蒙城至懷遠東北而達于淮為是時開封府城在河之北矣時汴水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鄭汜水東南至中牟而入於汴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又六年徐有貞治之決口乃塞

天順五年秋七月河決開封城鎮平王避上命工部侍郎薛遷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十三

六年春二月作石牖成呂原有記其畧曰維開封城周迴二十里外則隄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統戊辰亦當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北入海如故築隄復城其朱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歲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天順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六日猛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衙儒賢廬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沒沒摧圮力能結筏者僅以自免而老弱若性溺死事聞上特命工部右侍郎項璽薛君遷往治之璽書授以事宜君星馳汴數日帝德綏懷衆感即移粟以賑其飢窮率三司官僚按視地形高下度工用及以緩急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良按察使吳中徵集丁夫預調塞治之物於所屬委開封府知府魚侃通判蔡保等管領應役先令右布政使豐慶副使項璽於決口上流督夫下橋樑填作截水堤二百四十餘丈決口漸乾決口地決而水起故道入令副使張棟蔡保王錫於土城東起獨壘岡范備見岡首夫擊敵餘事高遠於上城東南曰揚州門設舊渠之遺塞者起太平岡直抵陳留渠長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于黃河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王府官廨亦漸可居而居民高析流離皆接踵復業野田堪又者俱播宿麥矣額城地低窪積水莫能盡出則

今奉議諸徵事治金事王總督夫車底奉議何澄又導而分之開月水蓋能測初環城五門俱有潦水河決後水益滿漫無津畔性來者必藉兵糧一遇風濤或敢濟由是米薪之價湧貴數倍則入令項璽等築垣於大梁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內外莫不便之且令李浩修補城居漂蕩無存者給以棟樑共一萬三千餘株事行竣因念積水全賴開渠浚導即揚州門置牌以限內外倘後內水有積滯而洩之或外水欲入開而塞之慮為永久之利通巡按御史梁君觀董君廷圭至議用克勤即委布政司照磨金景輝等於御之賈峪山採石煉灰勸客舟如期輸至就令景輝及開封推官劉鈞董從未裝牌成蓋首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報工凡用丁夫三萬八千四百有奇樁木三萬一百七十有奇交稍以束計者一十二萬七千有奇捷固以件計者三千二百有奇麻以斤計者九千七百八十有奇而神用石八百餘片磚二萬餘塊及三萬餘斤是役也諸公聞誠勸諭人心咸悅故勞雖久而無怨費雖鉅而易完者及薛君已還聞城士庶咸謂其仰體朝廷之德既極民於昏墊又防患於未然其德宏其慮遠宜有述以告來者而崇明訓導祥符艾俊為書以求予記嗟夫中原水患惟河為甚而禹之治河也務多其委以分其勢故當大任而下析為二渠大為委則亦不至臨事而失措矣穿渠置牌蓋知從事於委者然委非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十四

而泛溢所當虞也用記夫
施工次第並貴以是說云
成化十四年春黃河決祥符縣杏花營
秋七月河決延津縣西寨村泛溢七十餘里又
弘治六年夏河決黃陵岡
上遣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治之功成
命大學士劉健作記勒石河上流記曰弘治二年河使汴城東北過沁水溢徐即入於淮一自荆隆口黃陵岡東經營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傾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大雨雨河漲驟盛而荆隆口一枝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決水奔注於海由是運道海漕舟阻絕天子益以憂復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治之命下三臣乃同心協力以祖奉明詔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洧泗之跡以北至臨濟衛河地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雨水勢方盛又漕舟蟻壘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為急乃於決口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十五

岸壁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刑陞穿口入黃陵岡漕決之滄築塞因有積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役其勢遂鑿築澤孫家渡口河道七十餘里滿祥符四濟營於河二十餘里以達漕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漕縣縣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已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夫匠即以其方面官分統臣大夏往來總督之傳采詳議晝夜計畫始志發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壘培壩齊心畢力遂獲成功馬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壘合而屢決為最難故既塞之後時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兩層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展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千二百萬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千有奇鐵生熟以斤計一萬九百有奇磨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與功以弘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臣與等遂具功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特賜張秋鎮名為安平賜臣與祿米歲二十四石加臣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臣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贈休有差仍從臣與等請於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忠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院儒臣各以功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黃陵岡臣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若漢魏宋濬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

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決開奔放若不可為而築塞之功頗未益二時此固諸臣憐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我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効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豈能成功若是速哉臣職在文字觀其忠誠誠不可以無紀乃謹擬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水河其最大龍門砥柱樹木為害大行既北平壤是趨齊放潰決遂無寧處粵楷前代築修致起轍子宣慶實肇其始望明啓運亦集有間安平黃陵奏決紛紜壞我民瘼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欽矣乃命憲臣乃弘廟漢諱成論寤動勤劬功不且上復運道待世以勳臣俾同姓治三臣協力兼承群謀慮夜焦勞固或暫休既分別支以發其發運過洪流永堅其開水由故道河患斷乎運亦無損舟楫通行上聖來問帝心嘉悅加祿與官恩典昭赫惟茲大役不日告成感銘之由天子聖明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萬靈咸附殊方異域靡不來王以漕以貢德世無疆

七年都御史徐恪上修河疏其畧曰去歲孫家渡口賈魯舊河使之南注之流遂於且水勢起比似難挽回載之水勢而賈魯之河亦與今不並力為之以時前似則不惟黃陵岡之功實以速張秋之患耳然黃陵岡口既塞河必向決為武以至考城與當下城郭人民必為整刷若止保全運道不及地方生靈恐非朝更以仁治天下之本意也今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十六

此兩岸設防決口皆當修築大匠糧料之費動以萬計近歲河南存糧災傷人民失業雖安開復養尚不聊生若加之料蓋必難堪命請假九江淮揚等處對開折銀及刑州蘇湖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以備修河之需水患可除而國計民生兩無所損矣疏上不報
正德四年河決楊家口侍郎董嚴乃於祥符董益口寧陵五里舖各開地家渡故道十餘里引水由朱備鎮至壽州而合入于淮賈魯舊河四十餘里以復水勢恭築靖口下場以防衝決會雲兩暴漲新築壘壩河四遺矣
八年侍郎趙璜疏分水瀆水二河先因在巖功弗稅河遂衝決益甚至是水河既流州河渠自
嘉靖五年都御史盛應期疏趙皮寨河并統總理河道時工部郎中柯維熊與之偕維熊言於應期曰皇上屬精中興明公起自閭閻宜大有樹立以答休命應期曰諾乃謀築趙皮寨支河綿亘數百里以濟運道是時趙皮寨為上流其地視河高數尺而其土又皆沙也隨疏隨淤久之功非成應期憂之乃日夜止宿水次復益夫數萬治之益亦族百姓

七年學士霍韜上治河疏其畧曰臣前過徐州聞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不致沙淤也夫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為之束狹東北諸山為之防垣水患所及尚有底樞若引河自蘭陽注宿遷則歸德諸處河溢奔潰將致即一壘其患不止於徐沛二州縣而已也莫若自河陰原武孟津陳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入射河冬春水平則漕舟由江入海派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射河治流至于天津要秋水迅則仍由徐沛以達天津庶可以獲運舟兼濟之便矣
三十二年夏四月注一

上遣刑部侍郎吳鵬來視趙皮寨孫家渡二支河初河決曹縣都御史唐開趙皮寨之支河計役夫八萬有奇明年都御史胡松上疏請開孫家渡之支河計役夫六萬有奇二疏俱下河南山東撫按潘泉臣會議之二十五年都御史方純乃采會論上疏其畧曰趙皮寨一開河性巨則不可限量設使全流南徙不惟二洪涸竭有干運道而勢趨原武則又虞在皇陵矣若疏孫家渡雖云省易而壽春王宦園客通淮河衝決之患亦不可不慮况弘治迄今凡十有五歲矣卒莫有成今皇上

聖德格天川清政靈舟通利生民莫安似宜罷馬使三十二年滑渠稍澤議者復申前說上命待即開來視明自爾陽而南抵泗上相其地形水勢乃上奏曰竊見黃河上流開濬越皮寨約三百九十餘里計役夫一十八萬六千有奇工費鉅大實難遽圖保家渡所淤塞者僅六里八十丈計役夫九萬有奇其費者而馬力頗易取之河道亦自足用不煩別為措辦宜行司河者祇除淤土四尺七寸照舊不必開濬其高阜��陀之處盡為挑治一築使平水小則聽其歸槽順流水大則任其泛溢平漫其河北復障劉改鑿口張家灣筒瓦桶在案壩等處俱應隨宜修築疏上制曰可自是開濬之議遂獲

三十八年河決判官村七月河決原武縣判官村八百餘丈由中牟經府城西南直至教場距南東門百武而近居民驚惶逃徙郡山史章煥率司道府縣治河等官志詣堤口經營塞之三晝夜始免於患

隆慶四年秋七月決陶家店斷月堤明年復決壞民田廬

萬曆五年秋八月決劉歡賢口

九年夏六月溢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十七

十五年夏秋淫雨淫溢沁水泛漲決劉歡賢口銅瓦廂荆隆口南浸城堤東北虞張秋運道東至秦城河逆而上淮黃合流以河臣權亦乃使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收視事疏塞之

論曰古云治河無常策非謂水性流動變不可以預圖哉要在治之以不治而已治之以不治者順水之性而利導之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是已近見一遇衝決不審水勢輒議開支河以殺之賈魯河之變可不為前車哉夫黃河之為中州患固矣然而有利存焉則人自棄之耳諺有之曰北人水旱聽命于天使近河之民效南方水車以擊之而又分區築港可通百里之遠則未必不為利也或謂黃河急湍未易輕引而不有慢流別出之渚乎且四境之內豈無別河曲澗可溉者乎無已則

做古井田之制每田百畝四隅及中各穿一井每井可灌田二十畝四圍築以長溝深闊各丈餘旱則掣井之水以灌田潦則放田之水以入溝不廢幾有備哉余嘗試為之計穿井築溝之費不啻百金即百金所謂一勞永逸者此也矧其利更有大焉者乎

衛輝府志 欽差管理河道副使曹 為查勘黃河上源支流以免併患事蒙 欽差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萬 批據本道呈即便會同大名潁川各兵備道及轉行所屬潁河州縣各掌印官公同委官潁州同知鄒元明細加查勘要見汾沁丹漳伊洛濶澗等水各於某處發源由某處經流至某處併於黃河如汾沁丹漳等水相距衛河里數若干伊洛濶澗等水相距淮河里數若干南北地形孰高孰下開渠導水有無通利如前各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十八

可改要見河以北者由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衛河以南者由某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淮河中間但可支開不論多寡即為黃河便利逐一踏勘明白畫圖貼說其由通詳以憑施行蒙此即便轉行開封府管河同知張 親詣黃河沁水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正官率同潁河知府黃民南自大樊口起至新鄉縣直抵衛河正偏來歷開渠一帶細加相看博采民情要見引沁入衛有無後患如或沁水洶漫衛河難容上自新鄉下至臨清作何捍禦可免後患但恐該縣地方官民畏懼夫工即便明示占過土田悉與重價後用夫役悉給厚贖所謂以河道之全力治此河道決不偏累一縣一民逐一履勘明白計慮周悉務求永利畫圖貼說具由呈報蒙此八月十三日據本官呈於七月二十一日親詣武陟縣西

北沁河自大樊口堤壩起由脩武縣西獲嘉縣北直抵新鄉縣西北至衛河止相去一百二十里并沿河直至衛輝府迤東接直隸濬縣界共約百里會同多官看得沁河北岸大樊口先年原有决開堤壩故道一處詢問居民執稱先年秋水漲大溢過堤岸以致此處决開隨將脩武獲嘉新鄉等處一帶城郭田舍盡被淹衝官民受害彼時即令官夫併力築堵增加堤壩見今遺有可形及至脩武縣西北有回馬泉流來清水河一道經流獲嘉縣北六里直至新鄉縣西北地方候家橋入衛河隨據本地居民齊口稱苦皆曰此處原有山河數處每年秋水泛漲平地出水淹沒民田以致小民逃竄生命難堪若再開沁河則滔天之勢入於衛河相接高漲則本縣城郭鄉村盡皆飄流及相度地形委的西南大高東北卑下以脩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十九

縣較之大樊口地下約十五餘丈水平備照至衛輝府。既至元間議通沁水以漕運總管董文用言衛地最下會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城浮圖最高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為照衛河自輝縣衛源發源經流過新鄉歷衛輝府直抵直隸大名山東等處會流入海在新鄉則河流城墻下兩岸居民千餘家在衛輝府西北一面離城雖有半里兩岸係商貨之數居民稠密公署驛遞俱建於此若欲開濬兩岸各數十夫則新鄉縣衛輝府城郭居民公署驛遞俱當改移數里方可動工况沁水值漲勢比黃河稍有一線之决溢入衛河則鄰河居民咸池受害不若將沁水引入衛河則大小之勢不敵容受之量難料在平常之時猶或可也若遇漲發總有限防恐排山倒海之勢信非衛河一脈所能納首且衛河水清無沙又無掃

灣冲崩之勢以故臨清張秋東河等處藉之以為漕運之便及查沁水與黃河一樣俱係流沙性復掃灣倘水緩沙停致使下流墊高决臨清則淤張秋萬一漕運窒碍則是疏徐邳之南流以殺黃河狂濶之勢反塞上源之咽喉以遺漕渠乾涸之患其利害即較然矣據此本月十八日又據衛輝府呈准張同知開蒙本道案驗蒙本院案驗據同知鄭元明揭開沁水出沁州沁源縣經流至懷慶府武陟縣南墾入黃河今欲令其北歸於衛合於武陟縣西北地名大樊口决開堤壩引脩武縣西直抵新鄉縣西北灌入衛河相去一百二十里迤直達並無阻滯從下勢若建瓴深高便益但沁河水面約寬一里衛河水面不滿五尺所出者大則滔湯之勢可知所約者小則决溢之患不免若欲一舉兩全上自新鄉下至臨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二十

於衛河兩岸各開十餘丈將所開之土沿河築堤則河身之既廣翁受之量必弘隄護之既長澎湃之勢可禦若然則一吞一吐上下各得其平在衛在沁彼此穩流無患矣第以道里計之陸路則三百餘里水程則八站有奇勞力孔多費財不少然事可必其就緒功可要其有成不為虛費無益等情摺報 本部院相應覆勸轉委張同知親詣黃河沁河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正官率同濱河知府民細加相勘付府查嘉靖十六年間准懷慶府開蒙前道副使張 案驗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 批據鄭州管河判官姚熙呈稱黃河水漲欲將沁河不容入黃河要自大樊口開洩北行流入衛河隨據武陟脩武等縣人民致仕鄉宦人等告稱若因黃河泛漲南决輒挑大樊口三十丈使沁水北流不惟勞民傷財兼恐衛

河狹淺若此水入之則澗決滄淺小民不免俱為魚鱉據由停止乾隆慶
二年十二月內本府抄蒙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 鈞
票為改丹沁疏上游以防河患事仰府即查沁河本乘店至新鄉入衛河
地里若干有無故道伏秋之後水勢若何春夏之交水勢若何作速查明
申報蒙委新鄉縣知縣張範親詣勘得本乘店至新鄉入衛河地里一百
二十里原無故道先年曾開大樊口滄淺新鄉獲嘉衛輝平地水深二三
丈餘地方受害後修完無碍具由申報蒙批非常之舉黎民俱為今據該
府所申似亦未可輕舉仰管河道不必再行查勘此繳案行本府遵依
至乾隆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又抄蒙 守巡河北道會同會案蒙 巡
按河南監察御史楊 批據懷慶府蔡同知帖稟前事仰府即查本官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一

請開丹沁兩河決之北行以分黃河水勢果否地方有益百家蒙利作速
查議呈報依蒙行據及新獲淇等縣申稱大縣查得嘉靖初年會蒙議自
武陟縣沁河經由之處下水平線至衛輝地下三十餘丈若開以分黃河
之水恐就下之勢不可挽過蓋導黃河亦未可知各申到府轉呈停止
則導沁入衛以殺河勢蓋有先之者而卒阻於勢之難行此其準之今而
可見者也再考諸衛誌至正年間董文用為衛輝路總管即當衛要會勘
得江南圖籍金帛之運不絕於道時議通沁水東北合衛河以便漕運文
用曰衛地最下今每大雨沁輒溢出今若通之則與大名俱沒矣會道使
相度地形上言衛地浮圖最高饒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則導沁
入衛以濟漕運蓋亦有先之者而卒止於勢之難行此其酌之古而可見者

也今蒙 本都院欲將沁河來入衛河以殺河勢起今邁古誠成心也但
本府城池建置低下四面平衍無有岡巒遮蔽且西拱太行之麓東通大
名之區一望斥鹵時常卑濕伏秋水發衛河輒溢平地水高數丈城門之
外閘市撐無臨河一帶居民房屋田禾俱遭滄淺若再將沁水決入衛河
則本府所屬城池及鎮店村落難免衝沒數萬生靈付命于天此其後患
不可不預為慮者而大名山東滄州以下則又非本府所與知也若謂利
在天下即不足惜則改城郭徙人民慮其地以避水衝此亦所當併議
者及考漕運通陸徐州洪碑文言昔昔水淺洪險萬夫勢舟不能進必賴
沁水南達黃河接濟二洪然後無虞是沁水亦大造於漕者今以其助河
為患而遽決之北則一患也亦運之而已矣衛輝大名以下之民亦 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一

却院之所兼愛而不忍置之於昏墊者也且河北人民自縉紳以下悉皆
惻然似若不適有居者且將來衝決滄淺勢所不免于此不言有礙各
矣等因據此已經本道駁勘去後至本月二十日該本道親詣衛輝府呈
蒙本道憲牌仰王知府督同該縣及會同士夫鄉民及懷慶府再加查議
母曰前有成論主於先入之見而遂已也依蒙會同懷慶府知府王 督
同知縣于應昌眼同士夫鄉民部孟陽等履勘得衛之與沁小大懸絕一
以里計一以丈計於勢委難吞納縱使充拓亦不過止於丈數之間終無
益於倉受益虛之數如欲廣衛如沁則衛輝大名以東俱當改闢窮天下
之力竭天下之財而功有難成者且沁水性甚狂急夾帶流沙果使通之
自臨清以北亦屬河運衝決淤塞勢所必至欲救南河之患而因以重北

河之憂所關不小等因復呈到直據此查議周蒙 本部院批據開封府
管河同知張 呈前事蒙批仰管河道親一勘之俟九月河防報察周流
審視毋信有司百姓之言此乃為減河南山東徐和黃河大害而言耳大
約圖大事者酌彼此利害多寡謀之可乎此不可意必也勘完可一面議
馬文移不能盡之此繳又蒙 本部院批據開封府前事蒙批所云以沁
入衛者原無意必蓋云開廣衛河直入天津乃可耳若下流不關則上流
誠有如該府所慮者下流一關是為上流去水患者在此舉也而又何患
焉衛之民將恐不速為之矣但云開地事體重大則可耳若云沁河濟二
洪此指黃河由河南行時言也今全河灌二洪曹單盡沛徐和盡為魚鱉
馬用濟之又沁河發源處 本部院知之此暴水耳消長不常凡治水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三

先下流仰河南管河道會同河北守巡道詳勘下流 國計及河南山東
徐和衛地民瘼所關分得草 朝廷事體多方窮究如衛河下流不可
開則沁水上源未可決也繳又蒙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梁 批據衛輝府前事批仰管河道查報又蒙 巡按河南
監察御史楊 批據衛輝府經歷司呈前事仰既管河道會同守巡河北
道查議 詳報繳蒙此又抄蒙 欽差總理河道右倉都御史萬 鈞稟
前事照得潁州同知鄒元明先該本部院坐委前去查勘黃河上源續據
本官呈稱勘得沁水堪以導入衛河以殺黃河之勢緣由畫圖貼說呈報
前來似有條理但事體重大又經業行河南管河道履勘去後及行同知
鄒元明前赴該道聽其委勘外為此稟仰本道官吏照票事理如遇本官

到彼徑自委用隨同履勘施行蒙此該本職於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會同
分守河北道參議朱 分巡河北道僉事徐 督同衛輝府知府王 懷
慶府知府王 親詣新鄉等處查得嘉靖三十五六七年節蒙 總理
河道都察院 河南撫按兩院批據懷慶衛輝二府申據汲新等縣民李
鐸等告稱衛河水發渰沒兩府汀比受害等情又蒙 撫按兩院咨據
管河工部汪即中呈牒及准 工部咨准黃總兵手本并臨清張副使分
守河北道陰泰議及兗州東昌二府管河同知等官黎天啓等呈河南沁
河衝開木乘店相隣大樊口三百餘丈決水橫流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瀰
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板開至磚開七十餘里每行開面不由啓
開兩月有餘至九月二十五日水始退消泥沙沉積頃將南板新開二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四

河洪淤塞二千餘丈河底與開面相平阻妨糧運不能前進應行河南管
河道作速修築以保來年糧運等因節該前道副使胡 議允修築訖今
議照黃河掃灣壅沙徐和河南山東首被其害論者謂其甚於防慮是矣
若沁河消長非常雖不及黃河洶湧之萬一然據其方長以來流猛沙多
亦能助其勢而轉激以致經年為患 本部院欲將沁河之大樊口決開
堤填引脩武縣西直抵新鄉縣西北灌入衛河一則由高就下委若建瓴
一則引險入易永殺河勢且地去一百二十餘里又非隔壤而所占民產
且有償矣所用夫役且倍值矣 國計生靈大有所利即古所稱平成之
績何以加此職等親勘河形詳閱圖卷博訪民情恐有兩難不敢不先議
之其議較河身衛河僅寬五丈而勢緩沁河奚啻一里而勢急以一里之

急流引入五丈之緩且狹者翁受不廣其何以容縱如鄰同知所見將衛河兩岸各闢十餘丈毋論輝縣等處即新鄉一縣欲闢河身以南則該縣北門去河僅有二丈其城墻城樓并內外官民廬舍則將置之水中矣抑將移於高阜之所乎又衛輝府西北離城亦止半里其驛遞公署并該岸大小軍民則將任其以水為家歟抑將以手援之歟且兩岸各增十丈連本身五丈僅足二十五丈而望其納一里之水可得哉此河身之難於充拓也其一議濬河蓋臨清一帶運河雖指汶水實與衛河通流是臨清警之堂與而衛河則門戶也臨清警之形體而衛河則羽翼也其勢俱並行其源俱無沙若引沁入衛是以沙之濁流投之清河則三十五等年如汪即中等所呈沁河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瀾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壅運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五

七十餘里昔其志不專在衛輝而貽患於漕矣門戶傾者必速堂與羽翼折者不為形體一大病哉况十五年及三十五年祇因衛水泛漲滄懷慶衛輝二府民田以致河北洶、經年陳告及今隆慶六年七月內衛水又泛不減先年之災本道所目擊其害者茲又加以沁流毋論他時恐防漫溢而伏水之交不至於橫流已乎此下流之難於疏濬也况自新鄉至臨清於衛河兩岸陸則三百餘里水則八站有奇毋論民廬民田動以萬計即欲闢丈數非千丈數不周欲築堤堪不備以工計之恐非數千萬兩不完以年計之亦非數年日期不就雖大舉不恤小費亦不可不先籌筭而漫為之也職等才非通方徒竊道聽之言敢為塗說伏乞 本部院撫臨地方會同 撫按兩院臨河親加查勘施行等因通呈照詳蒙批引沁入

衛蓋以河南山東南直隸沿河運道利害言耳據呈沁河之身難拓下流之道難疏是利害相等也姑罷之以俟再議此舉家此擬合就行為此仰抄案回府看落當官吏照依案驗備家詳先事理遵照施行

衛輝府新鄉縣為全河之患孔殷善後之計當預冒披愚慮以禱採擇事萬曆貳拾壹年陸月貳拾陸日承奉 懷慶府同知鄭 帖文准 本府 關蒙 分守道參議杜 劉付咨蒙 欽差總河舒 批據管河道會呈 前事又蒙 欽差巡撫趙 井 巡按陳 案驗俱同前事奉此遵依隨 行本縣知縣盧 即於本月貳拾捌日親詣懷慶府北地方考究丹河來 歷查得丹河其源出於山西穿太行山由北坦坡狄家嶺南注而下中間 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間引為灌田摠流南經張店至劉村入沁水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六

尾三十餘里冬春水小果不為害及至夏秋波濤洶湧與沁無異此丹河之全身也其名為與衛相通者係上小溝渠內東流第二道者由清化鎮西稍東流水潤不通惟至清化鎮南有金槍狗跑泉等水相聚逶迤而東經清武縣治南北轉緊扣城東門外又東經獲嘉縣治北相去百餘里許又東俗名為蔣河至新鄉縣西北名合河店西入小清河而因以入于衛相沿凡幾百幾十里名為丹之支流而實非丹水矣夫欲改丹併流入衛若將丹之全身由張店改折而東過狗跑泉因以達衛奈丹至張店地勢傾下入沁甚易勢不能挽若從上面東流第二道小溝渠決成河以達衛第丹在彼處方自山嶺而下奔潰傾跌橫截不佳何由東流且稍東南有定王簡王墓在焉乃議者謂衛不能容沁矣改丹併流以殺沁勢是一

策也夫此亦息肩之說耳天下事惟親見者為真丹水秋漲洶湧與沁無異樹不能容沁矣獨能容丹乎審地勢樹地下懷慶三十餘丈由高而下勢若建瓴奔騰澎湃勢難吞受必將開拓河身兩岸築堤護夫此一開築也中間無論小民田廬國課所出且逼近城隅勢有難於開築若新鄉北門外繁生樹水亦置勿論以樹輝府言之城西北隅外即為樹河兩岸驛遞公宇商賈居民聚集勢難於開築將移河於府治南十餘里外遠達而東其地高黃河故身淤沙堆積開即湮沒將移河向北其地為黃土岡沙石高阜益難開倘膠臘苟且以樹水而加之全丹勢必張大路府親藩在焉脫城不保罪將誰歸此尤事體重大不能不慮者也且樹水清流丹河濁流以濁投清由高而下衝沙必多在新鄉樹輝備曰水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七

疾沙未停自大名而下臨清張秋等處地勢平攸水去緩行淤沙必多運道阻塞其為襄河之患不孔也夫改丹改沁為故徐和以南漕運計耳而北地運道為山東河南等處全賴所係務非渺小瘠腸內而塞咽喉此所謂救一河患增一河患者也聞河以南亦議將伊洛澤澗四水改入淮矣曾聞淮至清河縣為河水所漾反上壅即今洪澤湖洩洞無涯泗臨城即半在水 祖陵 皇陵不可不慮然此猶為無與于地方未敢深議惟引丹入樹誠見其不可者假使開數百里之河築數百里之堤於地方無隱憂於徐和以南之河患有成效即指數城之生靈動萬億費為國 家圖大事莫不可者等河患未必除徐和以南未必救而樹堤難築 親藩宜慮大名以下運道不可保以天下為任者可無萬全之慮米以上未

議非敢勸製陳言漫為阻調考之與國審之地勢倍之者論舉之事情的見其如此者謹冒昧以申至若開河築堤歲月工程錢糧夫役惟准諸河工歲費常額一推步可知若果引丹入樹容另申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八

漢河渠攷

宋王禹偁

美哉高功萬世永頌云何漢世河沃馬家蓋自戰國壅州壑都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清遂改碣石九河皆滄於海微為其魚遺黎之思投國業謀用繼經遠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濟金陵

陳留郡酸棗縣故城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即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地志一名千里限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即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地志一名千里限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即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水災厚土德出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甄大注鉅野通淮泗

郡居河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九

東郡頓丘縣今滑州西德州府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今滑州縣水經注高賈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純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高賈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濱班固曰南竭固移甄大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甄子口甄子河名也滑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高賈大野既竭清河即鉅野通典鉅野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而鉅野澤在德州平原縣西而鉅野澤在德州平原縣西而鉅野澤在德州平原縣西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甄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水經甄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甄子河宜其地也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甄子宮亦名宣防宮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以東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與東郡宣防宮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以東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與東郡宣防宮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以東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與東郡宣防宮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以東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與東郡宣防宮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以東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與東郡宣防宮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以東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與東郡宣防宮

導河北行二渠後為舊道

河渠高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捕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于勃海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雲鳴橋口而屯氏河絕清河之雲鳴橋口地理志清河郡雲縣河水別出為鳴橋河東北至後入屯氏河

志清河郡雲縣河水別出為鳴橋河東北至後入屯氏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

德州後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陵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十乘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湖十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高平河外也水經曰高平九河既道爾雅曰徒

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鰲五曰胡蘇六曰簡絮七曰鉤盤八曰鬲津

其一河之經流

其一河之經流

其一河之經流

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河立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 禹得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而之九河當在其地鄭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滄於海為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平雷便領河隄表按經表治水有決河澤川無隄防聖塞之文程子以河北見無隄無高隄雖埋洪水故無功高則導之而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一

通典絳州龍門縣中角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與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法故柱山名高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既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洪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滄清河以東數郡魏郡相州大縣麻清河思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今既築隄理渠絕水在門河汴分流後其舊迹即縣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高塞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脩渠口是也水陸通王景所中水陸通之渠也

幸帝建初三年罷虎沱石白河

序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節訓治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念石白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

張奮傳天子崇古圖畫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曰崑崙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洋水出其西北陔水出其南陔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蒲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一

二書之誤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便漢唐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圖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嶽及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蒲于賜支積漢書河關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澧州積石軍

而畢集汴水 昔禹于豫澤下分大河為淮漢之流 淮漢之流 漢儀而此復分二渠 其後或曰鴻溝若此故之以灌魏郡者是也 或曰漢官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 鴻溝者是也 或曰後漢梁明帝時鴻溝流故溝作渠渠成流注漢儀者是也 或曰石門渠常時於數城西北界石為門以過渠口者是也 石門渠東分濟 水與河渠東注於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旗然又水東流入 汴渠而西有漢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湖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極溫 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 劉裕浚之始有流流奔注而岸善清塞於史疏 數以清運者蓋此之閘也 皇甫詔發河而丁夫百萬閘之延發澤入淮千有餘 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蓋隋大業之初也 其渠始於江而祖般自淮西北所鴻溝 轉相輪紉於河陰今嘉禾原等處凡二年運米七百萬石 後唐開元之際也 後世 因其利蓋太宗嘗命張洎論者其與發清運之本末如此 亦不過之閘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三

大學衍義補 臣按天地間為民官者 在天有旱潦之災 在地有河海之患 然 兩端之為旱潦也 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 若夫河海之患 則有非人力 所能為者矣 雖非人力所能為 而人君有志於為民者 其思生視而付之無可 奈何哉 中國之水 非一而黃河為大 其源遠而高 其流大而疾 其質渾而濁 其 為患於中國也 視諸水為甚焉 自禹疏九河之後 遺史河渠書述之詳矣 臣請 探厥本原 自張騫使西域之後 說者咸謂河出崑崙 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 者 西窮河源 得其源於吐蕃 罕思耳之南 曰星宿海 四山之間 有泉近百 湧匯 而為澤 望之若星 宿然 胡言所謂火乾龍兒也 其地在中国西南 而西四川 馬湖府之正面 三十餘里 雲而麗 江府之西北 一千五百里 較之崑崙 為近 焉 自西而東 合諸河水 其流寔大 東北流 分為九流 行二十日至大雪山 名騰 乞里塔 即崑崙也 統崑崙之脈 折而東而北 而西復統崑崙之北 又轉而東北 行約二十餘日 始入中國 自晉德西寧之境 至積石 經河州 東北流至蘭州 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四

統朔方上郡 又東出境 外經三受降城 東勝等州 又折東南 出龍吟 過河中 故 潼關 東出三門 折為孟津 過虎牢 而後奔放 平壤 吞納小水 以百數 勢益雄 壯 無業山 巨嶽 以障關之旁 激奔流 不遵為路 故東寧 迤東 距海口 二三十里 恒視其東方 為之導 河其西 而東 又轉而北 之東 以入海 為固 定 王 五 年 河徙 已非 禹之故道 漢元光三年 河徙 東郡 更注 渤海 繼決於 瓠子 又 宋 館 陶 遂 分 為 七 代 河 二 河 相 並 而 行 元 帝 永 光 中 河 水 始 分 流 於 博 州 屯 氏 河 始 塞 後 二 年 又 決 於 平 原 則 東 入 海 入 青 以 達 於 海 下 流 與 漂 川 為 一 宋 熙 寧 十 年 河 又 分 為 二 派 一 合 南 清 河 入 淮 一 合 北 清 河 入 海 是 時 淮 僅 受 河 之 少 半 耳 全 之 七 也 河 始 自 開 封 北 街 州 決 入 渦 河 以 合 於 淮 舊 河 在 開 封 城 北 四 十 里 東 至 廣 城 下 連 濟 寧 州 界 宋 朝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河 決 原 武 之 東 陽 山 東 經 開 封 城 北 五 里 又 南 行 至 項 城 經 潁 州 穎 上 東 至 壽 州 正 陽 鎮 全 入 於 淮 而 故 道 遂 淤 永 樂 九 年 復 疏 入 故 道 正 統 十 三 年 又 決 東 陽 東 過 開 封 城 之 西 而 自

是汴城在河之北矣。之東南經陳留自是入潁口。又經遂城至懷慶東北而入于淮。為柳通海之因。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地漢以後。河之勢自南而北。而東來以後。志于今。則亦西而東。而北之。而矣。河之所至。官亦隨之。即民志者。焉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其禮曰。四清視諸侯。謂之清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清。為今以一淮而免。夫黃河之全。蓋合二清而為一也。自來以前。河自入海。而能為孟州。即之官。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之合。必必。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海也。其時河水。猶有所滯。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未河之難。難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今以一清而免。東水之歸。而無滯滯之滯。滯矣。且我朝建國。志無滯滯。東向之業。以官京師。必由濟轉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向之境。自東陽原武。由西迄東。歷臨陽。亳。穎。以迄於潁。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生視而不顧。孰則河志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五

大民生日。固失令。不理。則日甚一日。甚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勸農。疏塞。至華。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成。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高之治。水水之道也。也。曰。高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專事以大高為法。高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其濁。導之勢。復合九為一。以合其奔。故之術。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者。徒志水之性。逆水之勢。而御水。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軀之棄。而忘其所御之不便。已成之業。而無難挽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覺。亦顧目前。急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固之。以不得。亂亦不有之。轉入不知。驗其自。然而不治之。為愈也。且愚以為。今日河勢。與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之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骨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焉。

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謀其利害。其目。願明。昭。有。小。時。亦。能。浚。川。疏。河。者。微。非。公。中。使。各。陣。所。見。詳。加。考。驗。極。見。詳。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私。而。剛。斷。則。在。於。獨。得。之。密。信。之。篤。而。用。之。身。然。後。能。成。功。取。不。然。作。全。道。濟。中。是。已。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且。觀。來。使。朱。是。有。四。高。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扒。下。而。之。水。直。趨。則。上。也。水。漸。淺。且。因。朱。火。之。言。而。求。大。高。之。故。深。信。曾。珠。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為。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向。清。之。水。既。合。為。一。東。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澗。知。未。乾。則。歲。之。漢。源。雖。至。疏。之。利。無。所。於。歸。塞。之。利。未。考。防。邊。遂。使。平。原。雁。馬。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為。泥。浪。魚。蟹。之。區。可。嗟。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泄。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勸民。令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獲。度。其。得。失。之。孰。急。東。除。其。利。害。之。孰。甚。然。必。行。不。成。洋。議。擇。任。心。營。之。臣。手。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之。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六

其汗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而。法。制。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滅。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溢。滌。之。或。執。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容。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浸。不。及。於。陸。下。有。所。歸。不。至於。東。隘。而。河。之。委。者。遂。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損。數。百。里。膏。腴。之。地。其。則。破。天。虛。令。壞。天。田。圖。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稱。其。利害。之。乘。除。獲。多。孰。寡。而。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相。一。亦。為。萬。民。計。不。知。一。人。曾。謀。有。害。於。河。十。郡。治。既。歲。費。萬。萬。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獲。之。益。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地。數。以。謂。開。封。以。而。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

而今縱於遠東之地則與數河所貫近海亦由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而相比論果孰多孰少或請於所開之河價值民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宜處偶獲民業則官倍其係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使之寬閒之鄉或撥與折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和乎我者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則今風防 帝鄉國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且言可承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七

王家口河工說

黃河源出西蕃星宿海貫山中出至西戎名細黃河繞崑崙至積石經陝西山西境界至河中潼關經流河南之開鄉靈寶鴻池新安濟源至武陟受沁水擊縣受伊瀍洛水經滎澤原武陽武中牟祥符開陽侯封考城曹單豐沛碭蕭至徐州鎮口接開河濟運經邳州宿遷經 祖陵之左至清口與淮河相合下雲梯關入海淮河之源出桐柏縣由五河統 祖陵之右至清口與黃河相合故 祖陵二河環逸風氣完固運道亦藉資焉萬曆二十一年河決黃壩口徙向永城宿州白洋河小河口漫逼 祖陵歸仁堤下累歲 上躬蒞攝 命下奪揚大司空職且削籍以勸不塞黃壩傷我 祖陵所致且連年徐邳運河不沾黃流消滴每挑李吉口趙家團毛成舖藉升斗之餘潤不可得二十九年塞黃壩口強水東行河性不暢遂上壅決歸德之蒙堵口一由夏邑永城宿州仍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八

白洋河小河口一由沙崗周鎮五河與淮河合流至三十年盡數入淮 祖陵二陳溝沙河等處一望瀟灑及有侵 陵之患矣 上遣總臺汲泉李公治之甫揭 陵四顧皆水驚憂不食病卒惟恃河南撫臺景默曾公以蒙堵河南地也萬一患 陵責焉辭因博訪土人僉謂開王家口便遂商謀於山東持議久之會推總河 上久仍請遣御史董惟公會省直撫按司道公議於曹之明倫堂無異議者先是鳳陽撫按疏上黃河盡數入淮係干 陵園並賜議處以圖永賴 上命首護 陵寢次理運道至是議定於是發丁夫二十萬動開金五十餘萬興工於壬寅十月之九日放水於癸卯四月之八日塞河於七月之二十二日築騎河大堤十二里以阻中歸之路築東西堤二百里以防旁逸之虞沿河周咨相度水東無陸乘車勘議屢更等語我敢者年餘今改河後保守又二年矣斯役也 陵園棄元佳氣龍慈十載沮洳之虞一旦盡去萬年基運

之地于茲永培可謂稱 上之旨矣徐呂二洪久無黃水之憂今奔流冲刷最
深萬艘往來如織歲發甲如黃並運已已春商船漕運通行年年回空率由於
此使不棄而不偷稱所為 國家資運者百年猶故也歸德和宿之區鳳陽頗
毫之地百姓無地可耕農人以漢為業今數千里膏腴桑麻遍野民居錯雜人
始知有平土之樂矣商丘永夏會亭石榴壩諸縣驛盡在水中今輪蹄不絕冠
蓋相望城廓依然人民安堵儼然再造景象矣開河之日馳報 朝紳人心皆
悅適前總督曹勞瘁沒舟中後以為 省下流工竣方聞於 上予因而筆之
以俟後之觀河工而採擇者 昔 萬曆三十三年歲次乙巳重九日 賜進
士出身中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管河兼管水利右叅政兼按察司僉
事昆明朱思明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九

也自祖冬消落之後始於文家集之上平其集之下分為三四股西南一股經
石榴壩馬腸河龍燠集固鎮驛入會河至五河縣地歸淮餘旁溢者仍入水城
所謂汎溢甚濶者也其東南一股即為白河狹可三四丈深可二三丈經桑壩
集竹家營離夏邑城西西南七八里至胡家橋永城出白洋河查嘉靖六年開黃
河衝決致傷沛縣漕運開濬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段水勢非正河也東北一
股為响水河至桑壩集與白河合白河至何家營之下無河身從而散漫壘前
水併歸水城者也何家營之上約七八里為苗家橋其流急若趨西南可引
入司家道口然一派沮洳距岸八九里中深旁溢阻塞未能挑濬未能且直
射縣城欲委蛇避之未能者也夫苗家橋果可以收散漫之水則可開第水自
八十里上平其集已分流矣欲於此八十里下全而收之恐約束之難春日
者水淺海尚多轉盼洪濤大發杳無涯際東南一帶長堤不築則水仍南下

築之則各鋪難施於沙難費恐砥柱之難响水河自白河之東北來苗家橋雖
急溜向東不能連岸勢亦隨歸東南今仍欲引向東北而去非其性也恐博激
之難水自黃壩口決後水向南行至楊家口遂向東行至趙家園復向東北行
南行者順東行者強北行者逆是以趙園方塞則決何家集何集方塞則決
申家營一馬家溜多方塞之未能必待水從家壩方能成功今欲引之仍由此
河則徒有南下而已難議加築長堤其如傍南射利防禦不及何恐臨履難
難李吉口正對司家道口則何家營之開較之王家口誠近第苗家橋生地開
三十里未為大費而七八里於水中功力之費有十倍於此者且又自蕭家口
北築大堤至朱家集平其集侯家窪斷其南溢會亭之水又過文家集桑壩
集至何家營轉築而北斷其東出任禮折出夏邑城南等口又築司家道口
一帶長堤計費數百萬金尚不可成功况草橋之下又未可量乎恐計費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四十

難凡此非姑息夏邑一邑而曲為之解也曠每苗家橋之上極目西南北之水
雖有人力誠無如之何也兩道自家壩東下循蕭口經重至望馬牧汎白河
登岸膠舟者數夜始者二詢則委曲畧探其端末嘗不嘆服議河者之苦心而
稍慮其借費反費言近措遠也適若王家口又可以易言哉假道隣封似居已
於逸利及慮舍似居已於恐司收者各為其民今豫其所不欲似居已於慮夫
可易言哉雖然善天之下莫非王土况此十二里一線之地地處堤外之地倘因
此可以護 陵園濟漕粟亦必其所不吝也然果可因是而成功乎甲可乙否
吾不敢必第家壩從其曲而外則取其直較昔日為順矣難易趨避吾不敢必
第平陸易為開深土即為堤岸較水工為易吳至徐家口生開十二里至孫
家灣壘疏三十六里孫家灣至張禮口李吉口清瀝猶存趙運使許運同諸同
知見在疏濬引入壘城鎮口以濟運較黃壩之下流為便矣自王家口以下

開濬工程費不滿拾萬金而李吉口之下不過擴充之而止且兩岸堤壩
 見存無庸創築較之何崇之築塞為省矣王家口急溜有赴壑之勢此流
 則彼溜有可以護 陵寢次可以濟運道而亦可以極商承諸邑昏墊之災
 一舉而三善可獲較之苗家橋之開恐不足以收全河之水則為便矣此非妄
 觀山東之地而必為之辭也良以 陵寢運道非兩事也漕不患築口之易
 於而患黃水之不至 陵不患承夏之汎濫而患橫流之無礙今王家口扼其
 吭而導之挈其瓶而傾之一徹百微舍此而旁求散漫之屬則權非我握矣倘
 築舍之議未同遲延伏秋洪濤將至貽患 陵園誰執其咎則必以我有汁堤
 為辭不知議汁堤非得已也况巧婦無米之炊亦必以患出河南為辭不知
 保 陵園非獨中州事也况同舟有共濟之美至於舍新棄之故河做百十年
 未成之舊道又非本道之所能知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一

曹縣會議呈稿 稽諸往牒有河決而塞之者有河從而分之者未聞全河之
 彼可以仍挽而之此者挽河之說起於王家口有套灣逆溜之勢而言夫河深
 參丈濶有百餘丈新開之地深不過壹丈伍尺濶不過伍陸拾丈其數不勝也
 何以奪全河而東向於勢也新河逆懷之勢順舊河灣環之勢逆惟順則新河
 一開得水之分數常多則日衝則日深開安知新河非洪流也惟逆則舊河
 一洩得水之分數自減減則日淺淺日停蓄其知舊河非平陸也因其日深之
 勢高築二帶堤岸以防南逸因其日淤之勢堅築截河壩壩道向東流而又於
 旁溢者塞之疎漏者補之築塞未事者導而歸之似亦可急要在口開之地深
 濶而徐家口李吉口堅城其以下一一開挑無梗阻不平之處庶可成功近議
 堅城以下開濬參拾丈似未足多即如東省日擊李吉口以下之水漸放漸淺
 又如中州蕭家口以下至今未有河漕皆左卷也至於河挑津拾丈當置土於

離岸伍拾丈之外河挑參拾丈當置土於離岸陸拾丈之外不然河身狹矣既
 不容其縱橫自如又不容其衝刷得去尚可其全河亦所謂水平者取河底之
 卑而不取土面之平則節縮之計即在於此惟臨期運送酌之而已若夫放水
 之日必在清明前後水稍漲則借水之力以殺汝水入口則因河之淺以堵塞
 人力可施掃掃易下及至伏秋水發而此根基已實矣倘云工程難克姑待
 五六月間放水伏水暴漲五六日即退或十餘日而止不數日又漲如前漲
 則河狹不勝其溢退則河淺不勝其枯如此至再則新河日墊乃欲於下流處
 方堵方塞未幾洪濤又至賊目驚心人將束手河濱取與之相抗衡也何也新
 舊河深淺濶狹原自懸絕不可與蒙壩南下之勢同日語也故善治河者因天
 時順地利和人心一有未備寧需物力以固根本今據決屢任築汁堤以保
 陵而閘戩以堵事未為無見第恐欲速則功未竟遲久則河勢變遷倘令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二

年費盡工完而無溜可養谷因無所執耳
 河工繳冊稿 河之難治也自古記之而尤難於今商以前有遷都避者遠害
 也元以前有資之轉漕者資利也我 朝不款侵 陵既以遠害又款轉漕兼
 以資利不南不北之間獨有自西自東之路必使萬里奔流就約束較之往
 代誠難弘治間河決荆隆口由黃陵商經曹濮入張秋運道 上遣都御史劉
 大夏平江伯陳銳司禮監太監李興及省直撫按董從治之開河七道分洩水
 勢築堤三重荆隆口東西各堤二百里護之成功 上命大學士劉健作記勒
 石河上今見在碑文可攷已足回河之役 聖朝重之往無論已萬曆十九年
 以前河由河南之開歸山東之曹單南五陵之碣蕭徐邱至清口與淮河相合
 下雲梯圍入海外正道也但 祖陵淮水逸其前黃水擊其後至清口淮弱黃
 強阻淮不得出而 祖陵受淮水之傷前總理院楊 議有黃家壩之開運分黃

之勢運淮之流而祖陵以安萬曆二十一年河決單縣之黃塌口漸由符離橋出白洋河小河口而徐邳宿遷三百里運道淤澇水漫祖陵歸仁堤下一望滿漫人言輒至致屋皇上切責大臣不塞黃塌沙我祖陵然則陵之所係或重矣萬曆二十九年前總院劉鑑于黃塌當塞命官其功將半但下流未暢上流自潰於是者蒙堵寺之徙其始也尚由符離橋與黃塌下流相合其徙也蓋由沙前漏泡澇河與淮河合而為一矣謝奉聖旨有云河工宜先護陵寢以理運道有云黃河橫決恐侵泗州祖陵且妨運道有云這河患在河南的着故巡撫上緊極力堵塞批詞毋得遲延滋患有云清口淤澇及王家口等工程俱着總河上緊從宜挑濬子是一時河臣驚愕無地周咨相度日夕不遑有議築沐堤者有議開小肚河者有議開揚先口郭劉口者然皆嘗試難行前總院曾躬率司道府縣詢之士人采之衆議會之各省撫按公議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四十三

之 廷遣臺臣無如開王家口為正遂興工於三十年之十月初九日開河於次年四月初八日塞舊河於三十一年之正月二日開龍口於七月之二十二日其如築大壩劉萊長堤塞拓水之決口而築騎河大堤又二年而始成其河之開也河南首開王家口生地拾貳里挑徐家口以下舊河身拾貳里山東挑下劉口以下至蘇家庄陸拾餘里南直隸挑聖城集以下至鎮口百餘里地有分疆人有專責也大壩有漕河道中河分司共督之其塞河派料兩省直協取而築堤期調夫役備所未備者河南專力也是役也往來省直會議路者輿不停肩日不絕議果枕東車日與風濤相習夜望村火為驛一年而後議有定畫身處數萬人之中調停安插並營堡謹火監督各鍾我變爭作何開挑作何堆土作何撤水作何運沙執丈尺較長短人無不平歲時不知寒暑不避六閏月而後河工始竣觀洪水之滔天執經營之不二危疑不為之懼群言不為之阻

疫癘不為之避日行五十里夜渡三河錢糧綜覈必明夫料惟提必至築塞料理必周卧不安枕病不遑藥手不停批劑疾扶傷散錢掩骸身處河干柳風沐雨又二年而後舊河始塞大壩長堤始成嘗考先年水行黃塌運道乾涸年年費萬數金錢引一水帶水入徐濟運而不可得今李吉口毛成舖趙家園原挑河身見在淤澇可查已孰如此全河東注故道盡復無論祖陵千萬年無虞運道已三年克濟矣萬國者不常如是乎惟願祖宗在天有靈廟堂之上與本部院推見至隱共圖國是千萬年如一日焉則國家幸甚民生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四十四

祥符縣志 清既肆厥每年約用稍草陸拾餘萬原在捌府屬縣納
 萬層拾柒年知縣蕭重望招攬大為民害至叁拾伍年知縣王復興極
 力申豁仍分派舊屬民稍得蘇邑人王惟儉記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
 矣然未有窮四海之物也爭勝於馮夷如吾世之煩費者也亦未有總
 一省之征繕責辦於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無論往歲比者朱旺口
 之後公家之所徵求私室之所餉輸幾當縣官歲入之半而懲之之論
 尚有異同乎何容易也昔宣防之築也下淇園之竹以為楨故孝成歌
 之謂寧長菱芳況美玉河伯許芳薪不屬披其薪矣即今所賦之稍草
 也當是時河決瓠子瓠子今開州地也去淇二百里遠矣天子親況嘉
 玉良馬公卿從官躬負土薪可謂焦勞矣而材僅取其故有尚不能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五

之於一郡一邑也無乃以事之難卒致而役之難獨累乎素之何今以
 八郡六十餘萬之稍草而歌辦之都會之一邑耶邑故額六萬今十倍
 之矣甚矣哉變法之誤也始嘗試於萬一之有利旋隱忍於利害之不
 償而終以大害貽之後人也蓋始之射利者實徵逐之資操畚者賴緩
 急之使若微見其利未幾歲恒捨弊漸旁流即變法之人未轉數而
 已立睹其害矣而業自誤之不欲更也卒之官賦有賴物直益湧支納
 叢奸監守重累中人之資役不畢歲而家徒四壁立焉數十年來苦累
 蕭索不知幾十百人故每一役之更小民之避之也若避虎狼之不
 可嚮避而官府之請謁里胥之追呼亦不勝其擾焉會我邦君有慨往
 緣固力陳其不支之狀而當事者亦重念之累議累駁累成文移之往

未上下之參訂凡七有閱月而始竟其說以通融之於瀋河之州縣因
 地之腴瘠酌數之多寡而達陝魏東盡梁宋賦凡四十餘邑而茲邑稍
 草之存者止三萬矣以故額論則以十年故一年之役以今額論則以
 二十年故一年之後自是而茲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都之區也力
 饒而易舉地通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都會也輪蹄之輻湊而凡仰給
 焉悉索敵賦不克是供而可復以諸郡之累之乎且河自分陝折而
 東北委蛇河洛之郊崩騰懷衛之墟嵩嶽幾邑蕩折幾郡豈其茲邑之
 歌虞也者獨惟守土者據城府之見分域之私以致初議之艱也吁亦
 不怨矣不佞因是而嘆援故法之不易也由今而溯變法之日垂十餘
 年耳而遺老之口不得要領故勝之得獲歸磨或望其放軼以至於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六

無乃疆場既殊肝膈自易而遂不欲出之以為証耶更數十年後何所
 底止乎且今之法亦稍非舊也舊取給於諸郡今取給於瀋河有如
 異日者浸更其說則一邑之孤烏能勝多口之費乎故邑中士庶食議
 欲永其事且以當華乃邦君之美也爰樹貞珉於邑之側不佞以是役
 也始事之誤流禍十載此其義在焉矣之三章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者非耶今茲之戒民若更出此其義在大東之輩所謂哀我憐人亦
 可息也者非耶然自當事之軫恤暨我邦君極議而卒成之也議豈渠
 舍乎此其義在河酌之三章所謂宜弟君子民之攸暨者非耶邦君為
 王諱復興究之耶城人善政具在輿誦而茲特其一云

油陽名臣中丞有王維一河一碑一

杞東一書考一統志謂杞乃古魯國黃帝之後非也按魯國在河內山陽縣西
 左傳所謂邾曹滕文之昭也於杞與魯分邑而有高陽乃黃帝之孫鞠項氏
 所興之地張晏辨之詳夫大富內有三命高陽以也宋先也杞也而鞠項所興
 則杞之高陽說在古聖傳沈約人謂項項主於若水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
 即帝位路史又云空桑以地紀高陽所居今邑亦有空桑去高陽甚近地紀
 云空桑南杞而北陳番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蓋地則謂高陽氏所居空桑乃廣
 桑之野非伊尹所生之處在今兗國世紀又言鞠項自窮桑遷于南且窮桑乃
 在南海之濱又窮桑夫十寶又言魯有聖桑在伊尹所生之處今名孔聖故孔廟
 禮器碑云窮有聖桑野史又言軒轅作于空桑之地然則有伊尹空桑夫杞之空
 桑則伊尹所生之地若品氏春秋所謂空桑則伊洛間樹名焉非地也王國武
 王時建思先聖王乃集封大禹之後于杞號東樓公杞之得名于斯始焉或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七

殷湯時已封于杞然不經見史記云殷時武封或純理或然也武公初年即
 遷諱于淳于在故邑安且境內至武公二十九年為魯德公元年方入春秋故
 春秋所載杞事皆淳于杞也即如晉人代杞取牟姜牟姜亦在安且東南而舊
 志以姜埋宮之祭甚天嗣後皆牟姜以牟姜及防故來春蓋既取之後又屬姜
 也昔去安且僅百餘里故能取能奔若產且則遠矣昔小國也安能越十餘里
 哉人而取其邑哉武公既遷之後地屬鄭宋故魯惠公末年改宋于黃公邑
 北外是也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于鳴鳩今邑北是列是也昭公五年晉
 韓宣如楚逆女韓起王鄭伯勞諸國公邑而國鎮是也哀公九年宋皇境師
 取鄭師于雍丘今邑治是也三保之即一保之宋何嘗有所謂杞哉通志于
 如楚逆女下加于杞二字蓋以此處可全人之目乎堪以據據已至戰國時廢
 丘林黃公屬宋魏國美所謂太子自竹適宋外黃是也及考燕菜決白馬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口魏無黃際陽諸注以為外黃按地志云在今冠氏縣南而黃溝為名非宋
 之外黃也以此知秦策所稱以臨小黃而魏氏服魏策所稱太王之也亦有沂
 黃皆指黃溝而言非今之外黃也惟楚策所言朝張子而將魏之大梁遂射周
 之東則用同屬魏耳

河水源出星宿海自入中國迤秦晉衝魯越地北入于海中間連捷不常自宋
 神宗熙寧十年南徙入海二派一入淮一入海改道遂失自元太宗六年河決
 又分為三俱在杞境惟各三又口中流循城之北而東且南即今縣治後是也
 北流決於北徙而東東即今俗稱沙河是也南流循城而南且南其跡半隱半
 現不復可識矣至大德元年決于縣之浦口明年復決是後水北徙復河故道
 不遠縣境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三里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
 行至項城遷項州至壽州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入故道皆不遠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八

境至正統十三年又決梁陽東過汴城之西南由杏花營東南經陳留自寧家
 營入縣境遷陳橋王州蘇家所沙高集小州高陽富家也魏陸蘇木鄧家園成
 岡那家口即家莊東入柘城縣境今渴河至惠合港入海此自西而東者也遷
 縣內七十餘里又一自祥符白葉子園決入流經通許自五又口入縣境遷左
 家寨翟陵光岡竹林入太康之馬廠集又經柘城廣邑東北合渴河至惠仍入
 本合河合港俱入海此自西而南者也遷縣內二十餘里俱在縣南其別支由
 朱仙鎮者有二流止遷尉氏通許至扶溝合流入經商水項城至柘州正陽鎮
 合港不經縣境即洪武二十四年之故道也弘治二年又徙汴城東北分為二
 流一自祥符于家莊經商陽及縣之白家口外黃秋樹營下遷歸德至徐移入
 濮此去縣北五十餘里去商陽僅封甚近止遷境內二十餘里而已一自荆隆
 口黃陵岡經曹濮遷張秋運河注海不遠縣至嘉靖二十六年又決開封之西

北全河始遼簡陽儀封考城曹縣至亳合淮入海而祀遂魚河惠美其支者俗名飲東河自陳留縣南入縣境五入口東南流連荆周楊家寨胡備周常家營入太康縣境東北合于大河統縣境七十餘里 汶水出萊蕪梁亦名丹水即汴水也經陳留之鉞鄉亭東連鳴鳳亭鳴鳳即今焦刺一帶是也水經言汶水東連雍丘縣故城北連陽樂城南城在汶北一里許雍丘縣界南連睢水入連外黃縣而又東連考城縣故城南由睢陽縣合淮水東入于泗即俗所謂沙河也自祥符陳留入縣蔡家寨蔡家花園舖潘家寨連城北五里許東南連小河聚村入睢州之榆柳平岡由柘城至亳下連于淮連連境內七十餘里今泗流矣 睢水亦出萊蕪梁宋水經稱東北流連高陽故亭地又東連雍丘縣故城北入東連襄邑寧陵亳城睢陽蕭縣至睢陵會睢水由下邳入泗今俗名堤河自陳留縣東北四十里入縣關七寨儀陽州七寨先伯至要理以東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三冊 河南

四十九

平又東入睢州大東由取鹿入泗州今泗流俗亦以小黃河呼之其支者自十八郎廟由儀陽城南缺開算墓入東連而肥家津伯牛岡至睢州入汴水俗名批河睢水連境內其長五與汴水等支者不及三分之一 已水源出單懷自儀封南八里連縣北為岡已河產地辰寨入睢州之黑陽過考城下連徐州洪公泗流經境內僅二十餘里或曰此亦黃河之支流 高陽漢曰亭亦曰聚曰卿並未名城之名舊志誤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顯項氏所與之地張晏云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表其後顯項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各高陽高辛皆所與之地名顯項與管皆以字為號上古皆故也按高陽乃黃帝之孫黃帝披山通達未嘗寧居五帝三代皆其後高辛則號為軒轅氏居青陽則號為青陽氏居高陽則號為高陽氏居高辛則號為高辛氏至于姬周則已歸諸任前信保依莫不皆然則以顯項為高陽蓋效然矣乃此約所據生于若水世地所謂遷

自為赤舌無取焉

或問余所考古蹟確乎曰近之夫子何考之考之載籍載籍信乎曰誤者不少也如漢書郡國志云外黃有黃澤地志云有黃城非也明宋蘇武云決白馬之口魏書黃澤陽分考城是也又謂趙拔魏黃城此小黃也大事記以馬外黃誤矣漢書又云外黃有蔡土亭魯桓公會此城杜預亦云外黃東有蔡丘亦非也按蔡丘在今考城漢之外黃當不知是之大也又言外黃有曲棘里蔡陽城此則然爾今非魏城故所不志它如水經注所言科栗亭小蔡城則望亭魏書地形志所載汝城廣陵城少姜城華城亦猶是也夫古之有權者尚不足信如此況舊志所載肥陽城吳起城使馬池之刺謀七撥者乎故新刻之非過也然則伊尹伯牛五季之墓亡據矣易存之曰確然其非者去之可也其而疑者不審其而存也此慎之之言也慎以孟姜女論之其誤也有自來矣蓋把勝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

乃春秋魯哀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濞項戴甲夜入戰死于莒其妻哭之家列女傳載其事既云赴淄水而死矣又列載杞氏襲莒戰死其妻馬所辱乃就夫尸于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是以襲莒之事為二人而又以孟姜女之事為杞也宜後世之紛紛其情如列女傳不免傳聞之誤如此後世之論安足為乎杞固不得而削之矣其陳平妻敬劉嬭憂侯悼之墓之削之也以而漢大臣法皆陪葬兩漢之墓多在三輔東漢之墓多在伊洛故當其時有乞糞之事蓋禮不乞則不得歸葬也今陳平妻敬墓皆在鄆縣之北江陵之墓亦在考城之西此而存之是為矣夫陳平江陵之誤猶曰近東家考城而然要與齊人更侯悼人此風而平不相及者已何亦有其墓邪甚天好弟之妾也況劉嬭乃先武之兄見寄于更始墓不在此抑又明矣一統志乃于更侯悼附益之曰為文中守將卒葬于此尤為亡據按信誓將軍運卒卒後也召陵

文帝即位拜大將軍數月薨平生足跡何嘗涉祀即甚矣好事之去而一統志
謀人不遠也

祀之田賦凡幾變矣愈探之而愈以不明愈爭之而愈不可得於獄累年文案
山積總之一言可盡蓋泥于境界之說而惑于二糧之奸也 國初蒙元之亂
地多曠野祀之田僅九千二百九十九頃五十五畝九分陸登五屯洪武十
八年三十一及永樂初年皆詔令河南山東等處荒田許民儘力開墾永不
起科于是祀民間墾日多除境內不計外其境外之可考者共二千八百九十
八頃三畝有奇而失其數者不與焉外縣之民間祀地者亦有一千四百八頃
六十畝有奇名為魚糧白地宣德中諸王府多請此地為莊田祀民不聽甚至
殺其校尉 朝廷乃收其地悉民田起科定以黃糧初令所在州縣徵解景泰
中考城知縣劉鵬奏歸之祀于是始附籍科糧矣 鵬奏為莊田地事本戶部
河字二百一號勘合開送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一

縣稅糧數多景泰三年黃糧開墾甚明縣冊嘉靖壬午祭廟庫火止存安村保
九冊司冊成化年河漕省城湊沒不存是以奸民乘機妄告

天順六年天榜諭曉兩地上定為糧地于是考城復開送糧三百四十餘
石 詳料米三井三合考城開送糧三石各考城餘地此奉巡捕勘合之例也 奉都
巡按河南一百三十六號勘合為巡捕等事丈量
照依今定例起科有天順五年黃糧冊在司可查 後從文稱一則糧地即糧占
田之勘合之糧也稱一則糧則黃糧即仿例巡捕勘合之糧也總之盤地起糧
景泰三年為多天順六年將其餘漏者爾後至弘治正德間境外之田日增
易數德之東民間開田稱白地則售民多詐稱白地既騙不復割糧由此地未
得存而賦日以重矣嘉靖八年知縣張繼始為均地以抹其弊于是原額外
得魚糧地一萬一千七百四十頃四十六畝二分八釐七毫不為不多矣先是
臨南糧地數千頃三獲衛軍又占也數千其後河地 而境外地止得一千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八頃一十八畝三分八釐而已其餘俱數隱今考其可知者一千八百六十九
頃八十五畝有零而其不可知者尚多也假公以額外地多不之深究乃通融
稅額為奉八合四勺六抄六撮米一升九合六勺三抄四撮合之為二升八
合一勺而桑棗之稅志在其中矣其後隣境不以開占為斷止以境界為說將
祀人所鑿之地仍復河派彼之二稅奸民與朋等知祀賦重而考賦輕利于去
祀歸考乃詐為一也二糧之訟 嘉靖十二年考城縣均糧七人馬
步四百八十步為賦額不過數合 遂成大獄後
祀民劉持道等檢出天順六年黃糧冊以對獄始伏辜 時巡撫魏公判云所
在而理得祀農之論內述而難悉至于查昂黃糧冊乃甲是研窮東應其朋光謂
其無存祀農亦慮其毀廢今冊之所載與祀相符更復何辨于是將吳朋等前
報祀地二百七頃九十四畝六分仍歸祀農遣糧考城縣以全原原四頃
二十九畝二分三釐祀歸改正入冊納糧仍行文考城令後有指此為詞告戶
部請旨府者即係奸民解赴衙門從重問此嘉靖二十一年事也至三十
擬而歸仍立石縣堂永為憑字見有石碑存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二

九年有安陽靈寶淇縣沁水洛陽等縣刁民魏璋等倡言水旱之災控詞妄告
遂將伊等冬縣額內重糧易去祀縣輕則開布二千四百八尺方伯趙公署其
贖云災傷有時豈數無常難作經久定規止以一年而言後不為例 每開布一
三錢若准糧一石則納銀八錢五分安陽等縣將御而監荒至該清倉小東及
本色兌軍等項准米祀縣換去延緩海靜海京庫等開布約有銀三千一百
餘兩至此其說昭昭具在乃久假不歸何也隆慶六年奸民王得林等又將
原開雙儀封地五頃一十五畝六分告爭辨納該縣糧差當事者不容遂行文
祀縣除去伊地其糧均于蔡縣則亦不視其源矣嗣是而南丘寧陵踵此為說
奸民即天秩劉進思等赴上妄告換我版民王讓等情願地歸商陵糧留祀縣
此又吳朋之故智也 此萬曆十四年事黃商寧以市尺八尺五寸為步四百八
十步為畝名為大畝祀縣止鈔尺五寸尺為步二百四十
步為畝故到于 所類王衡等具狀赴訴其事遂寢然至今未結也嗚呼祀之額

地日從而額種日重也。有由哉。嘗考之宋紹興二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清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烟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既定。而縣隨產。認稅于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魚田之稅。增均于原額之田。高安即以魚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此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然則在上者。豈可執境界之說。以望奸民之計哉。不然。他縣之民。墾地者亦多矣。未嘗見其一詞爭一地者。何也。以祀賦重。而他賦輕也。全重就輕者。有之。未有全輕而就重者也。果若境界之說。則使一千四百餘頃之地。亦不慮科糧他縣之藉矣。雖然。祀之所爭者。非地也。糧也。使地而去。而糧隨之。去祀亦何利于境外之地。而必爭哉。在地則執境界之說。而爭之。在糧則昧隨地之說。而推之。公平不公乎。嘗考羊牛為武二武高步鈔尺二百四十步。為畝。此通之天下。皆然者。何獨在祀。僅僅守之。而在宛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三

縣不啻倍之又倍乎。有二折一畝者有三折一畝者夫折畝者。為其地瘠也。尺步之數。宜同矣。奈何大其畝。又大其步乎。市尺八尺五寸。別鈔尺八尺餘矣。輕射者。為其畝大也。徵稅之數。宜同矣。奈何大其畝。又縮其稅乎。祀縣小畝二升八合。一畝。既云地瘠。則畝折矣。祀之在彼。開墾者。獨非即墾土乎。何不折畝乎。既云折畝。則糧輕矣。祀之在彼。開墾者。糧不啻耗乎。何亦徵至二升八合乎。此其輕重懸殊。公私利害。不待較而可知也。夫地之附籍者。既任其奪。而不之爭。稅之輕則者。又任其易。而不之逐。是何祀民之辭。朴守法。而宛州縣之民。黠巧亂稅。一至此也。雖然。吾嘗究而論之。境界之說。情雖偽。而事易明。懸屬之田。事本實。而理難信。原其始。皆因疆占日多。各縣憚于收徵。故推之本縣。其未久。又必效為畫一之規。以當改。為寄庄之名。其地畝之大小。稅糧之輕重。一以所在州縣為主。其有地浮于糧者。不妨任割與之。糧浮于地者。不妨徑歸除之。庶經界既定。永無越境之侵。稅糧

可均。亦免額外之徵。矣。然此非一州一縣之力。所能為也。有世道之責者。所當亟為登正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四

尉氏 古亭城在縣東南大齊保唐武德四年安撫使任瓌於古亭城置康陰縣至貞觀元年廢 蔡陵城在縣西南百埋保隋開皇十六年分長葛許昌鄆陵三縣置蔡陵城大業三年廢 向城在縣西北高寺庄保按左傳桓取向以與鄭者亦名向城在濟源縣西南即周向國蘇生所隸之邑又南陽府有二向城一在本府東北臨向渠春秋時許國向邑之人遷此今為村聚一在城北六十里魏舊縣 宛陵城在縣南槐村保即古山氏城唐武德四年安撫使任瓌移宛陵于尉氏縣界古山氏城以置縣貞觀元年廢 蔡河故道始蕪閏水自尉氏歷祥符合于蔡為惠民河又蕪洧川自許田注鄆陵扶溝合于蔡水自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悉會植木橫棧及設斗門以高節其自尉氏北流至汴城入戴接廣利門名西蔡河唐于此置臨蔡閘俱久廢其出陳州普濟門流經通許接舊蔡河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五

東蔡河又經扶溝陳州蔡河口入沙河以通陳蔡汝潁漕運屢經黃河南徙於為平地惟本府城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不通舟楫

蘭陽志 凡鑿井有炎注未及泉可以預知水味其注先陰至浮土二三尺取平地用又如卵大灼火灸之視煙迹起地上者其邑黃則甘黑則苦白則淡厚則不甜如此可免無口之勞不至及泉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六

清來 汝水即汝水山海經云從山後水出焉北汝水
 注云後水源出宛陵縣而豫候亭東中平陵世名為渠渠東北
 流還宛陵縣故城北東流北還其城東陽丘亭西謂之焦溝水
 東流還山氏城北為高榆澗又東北為蘇溝又東北魯溝水出
 焉又東北渠溝水出焉又東北為八丈溝又東還曹公壘南與
 汝水合又東北還中平澤東流北屈注于渠水今汝水猶存但
 其水南流入汝水矣曾慎西之渠河是也 魯溝水水經注云
 魯溝工本後水于宛陵縣後水別出焉魯溝也東南流還開封
 縣故城北南際雷城東而入百尺陂即古達澤其水東北流為
 折溝又東北流還牛首鄉北又東北注于渠渠即沙水也音蔡
 又音沙于按魯溝在蘇溝東北右開封縣西則魯溝西南皆宛
 陵縣地也魯溝並開封縣東始入達澤為針氏地漢書所謂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七

澤在開封東北是後人不知開封所在以今之開封府城當
 之而發達澤之有二謬矣 汝水水經注云汝水出於汝水于
 宛陵縣後水枝津東派為汝水也世謂之汝溝水左傳倍公三
 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出陵秦軍記南注云東記即此今不
 可考 康溝水水經注云康溝水首受汝水于長社縣東東北
 還向同西長明溝水注之又東還尉氏縣故城南溝清三分北
 分為康溝東還平陸縣故城北汝水又東還扶溝縣之白
 亭北又東還少曲亭又東南還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沙水
 水經注又云汝水至長社縣東南分為二水其枝水東北流注
 沙即此一水東還許昌縣入汝水城東還陸陵縣故城南東還
 桐丘又東還新汲縣故城北又還匡城而東南還滎陽城西
 而還茅城東北又東南還辰亭東又而還長平縣故城西而南

水為二水汝水東出謂之五渠溝汝水南出謂之龍籠水又東
 還滎陽城西而南折入潁北正汝水故道也其五渠溝水注
 陽城北又東還歸丘南又東還長平城而東注潁水 龍籠泉
 水經注云出宛陵縣故城西北平地流還陸丘亭而西而重泉
 水注之又東南還凡陽亭而南入白陂陂今不知所在疑即
 清源河 重泉水水經注云出宛陵縣西城北平地南流還陸
 丘亭而西而流注龍籠水疑即渠河 長明溝水經注云長
 明溝首水白陂陂水東轉北屈又東還向城北又東南還為渠
 二陂而東注于蔡澤陂長明溝又東至尉氏縣故城南三分北
 分為康溝至扶溝縣故城南注沙水蔡澤陂水出隱陵城西北
 陂東而五里南北十里東還匡城北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又東
 南入沙水于按長明溝即今小清河白陂陂即楊家湖當時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八

引陂水而流至向城北如城寺東流而東南入蔡澤陂在今
 即陂西北也隱陵即陽陵今即陸是已今潁城小南門內見有
 溝遺道形即長明溝故道也渠二陂疑今空心陂是在城北一
 里去故溝不遠故云古道也 七虎澗水水經注云七虎澗水
 出單城東南一源兩派津川起別西入黃崖溝為工水東為七
 虎澗水謂之為華水也又東北流祭先溝水注之又東還崇城
 北又東流期水注之謂之虎路水也龍流不注還期城北東會
 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平有清口水清水出中平西清陽
 亭即故清人城許所謂清人在彭者也東北流注于渠水于按
 黃崖溝即黃水河左傳家公二十八年公適鄭鄭伯不在伯有
 延勞于黃崖不敵杜預注云宛陵縣西有黃水而南至新鄭城
 而入潁今黃水在新鄭東而七虎澗水一源二派西出為工水

而入黃崖溝東出為七虎給東運渠城北東北流入清。則流
遷荒後縣南桑林之野矣第其故跡不可考耳 紫氣溝水經
注云紫氣溝水出華陽城北東北流注七虎湖 期水水經注
云期水出期城西南平地也 魏龍濟水東北流與七虎湖會
七里溝水水經注云七里溝水出際候亭東南平地東注屈而
南流是并城東又南歷城城西又南流注于黃水 漢水水
經注云漢水出上承清于新汲縣南還新汲故城東又南積
而為陂陂之西北即長合城陂水東翼清隄西而平邑自城北
門則築是道迄于北國世西謂之羊園子據此陂在新汲城東
南在今東由保地方茅家園東也 庭溝水水經注云庭溝上
承清于大穴口東北東經清陽故城南又東南為鴨子陂廣
一十五里又東北馮沙魏書隋書各云新汲縣有鴨子陂子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九

庭溝在鴨子陂西北其為清地古故但不知其所在耳 蔡水
宋王應麟紀聞云蔡水黃京師長閩水清水漢水以通陳穎之
漕郭後志云蔡水自長葛東流至郟陵分為二水一經城西指
梁橋東南流入西季曰舊蔡河一經城西乾明寺入尉氏北流
六十里入郟城復出而通許東而流接舊蔡河建隆三年所浚
也天聖二年田永說欲議重修許州合既復斗門開疏水河通
漕然亦四年詔楊琦增置上下壩神蓄水以給澆潤又云蔡水
即沙水沙字音蔡許慎正作沙合于接水經注沙水即梁水乃
梁水之支流也梁水出蔡陽北河東過中牟縣北東至浚儀縣
分為二水注東注沙而流還梁王吹臺東有陰溝溝溝之稱又
東而還斗音即東而注返陳留縣故城南又而還扶溝縣故城
東又東與康溝水合又而與蔡澤水合又東而還大伾城西

泗水于其出焉又東南還東華城而又東有枝澗而南達清謂
之甲庭溝又東還陳城東又東南注于穎沙渠台蔡但其上源
不向郟城北流還村氏入浚儀耳其自郟城北流者乃蔡澤波
水也蔡澤波上承長明溝水指而為陂在郟陵西北其水東還
巨城北又東南還扶溝城北又東南入于沙水亦不北入浚儀
堂宋時因蔡澤故澗而浚之以達都城乎然所謂黃閩水清水
漢水者言此三水下流俱達于沙耳非蔡渠橫貫三水引入都
城也郭志之不足憑明甚泗水故志又謂蔡河自郟之大隄經
河川注縣故扶溝今澗塞不通猶有溝渠形跡在縣治前尤為
謬妄不知在縣治前小南門內者正長明溝故跡也長明溝工
承白陂陂即楊家湖白陂上承龍湖泉出苑後故城而不出
大隄山况蔡水即沙水上承渠水出蔡陽北河亦不出大隄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

清水故道水經注云清水至長社東分為二水一水北流注
沙而康溝水一水東還許昌縣入汝舍城東還隄陵縣故城而
東還頓立又東還新汲故城北又還巨城而東南還清陽城
西北北清水故道也今自長葛縣東斗門東下還運經清而八
里大隄山而還方岡之側至故縣而南屈而南行至瓦屋東又
南屈而東行經許田店後東北還運入郟陵界與今清河合乃
是故跡父老不知以為古汴河楊帝所開者據楊帝開河記所
紀汴運郭古渠水故道也在蔡陽中牟陳留諸縣不在清而其
為清之故道七疑矣但所謂汝舍等城不知在何處耳今有
舊城在瓦屋西北故河之西疑即汝舍城而隄陵頓立二城
則不可考矣今清水至長葛東屈而北流者乃古康溝故跡也
向東而注出康溝而去爾其自常家灣至石家橋店家橋清

村墓家庄新祖店東入扶溝者又宋元時濟水改道也弘治九年河決東家口乃始南行迤而南東去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一

固始志戶口 嘉靖壬寅、知縣張輝按舊冊百歲未除、嫁女而造、乃令開舊報新、使流移歸編戶、而脫漏者無容、死亡免造、入而成丁者咸在、以故戶增而口減也、况民畏丁累不敢盡報、是故觀戶而知國運之盛、觀口而知藏富之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二

雖山縣志 襄陽李公曰隆慶以前銀差以各項徵力差以審戶定也想其時今日僅此項錢
明日催彼項錢應差人又討工食追呼無寧日也且也有一直追呼則有追呼八一苗料款而民
生困矣知縣處存初立為一條鞭法一條鞭法云者以各項銀差并力差工食合為一處計銀若
千數然後照丁高下徵多寡以此銀派徵之徵畢則分此以爲銀差起解及官衙力差人之工
食也百姓免此外無一事矣法誠良哉所願官是邑者因而行之不復分徵不入庫費不使差若
人攪我侵欺則 國計民阜兩裨之矣 又曰曾銀昔未有也以里甲供億不才官費之不費乃
約一年應費之數定銀有額入一條鞭內徵以在官用之名之曰會銀會銀設而費有限矣此即
之良法也何近時又令十甲里長輪流支使豈免包贖而里長所得不沐之各人戶哉抑且指一科
十美是既有會銀復用里甲也為小民之困不滋甚乎官是邑者而恤民艱者里甲歸農焉庶不
致立會銀之意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三

臨漳縣地記 張鳴南 普天之下地有定分賦有定額曷以丈也強
者兼圻而糧少弱者削地而糧多部臣上其議以查欺清浮請故有丈地
之命既丈矣何以復丈也有司志立功者以神速為能不丈而報完志悖
者若以核察為能備增而報數欺隱未必革而浮糧益浮矣部臣上其議
以民稱便者已之不使者復丈請故有復丈之命有司若苦復丈之難多
假以稱便報罷時邑侯新任至以此而質諸父老咸云漳地之丈不平也
侯毅然曰知丈之不平以勞費而不為之所非收也遂下復丈之令擇上
官趙時民等二十員矢之以誓諭之以法授之以方畧相地里張村較中
自此分四隅以千丈編號每垣限五頃四十畝鱗次而丈之立垣頭垣
副分丈垣內之田某若干某若干一垣一簿以備查立公直老人品田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四

高下而第其等恐民田影於屯田也先吊屯田之冊以照其數恐境內影
於鄰境也會鄰境之官以定其界恐妄用之誣慢也不時巡行於郊間量
一垣躬驗土脈以勘其公私恐書手造冊因緣成弊也令委官自相攢造
飛灑者無所用其策可謂慮周義著矣丈上地八千二百五十四頃七十
七畝二分九釐七毫四絲七忽五微照畝起科下地三百七十三頃八十
四畝二分七厘九毫九絲九忽二畝准一起科堆沙地一百八十二頃二
十九畝二分三厘一毫九絲一忽七畝准一起科計每畝正糧雜差徵銀
四分六厘河流免科欺隱盡革浮糧盡清撫按兩臺大夫會疏薦之百姓
稱平矣稱平者有四便焉前者經界不正兩鄰分寸是競今清丈矣彼隱
我理載在尺籍孰敢奸度息爭訟之端一便也垣段既明等則又定地之

高下總數錫石一畝不得增減絕那移之實二便也每坵報地數雖係之戶頭必報其主名照名派銀令其自納戶免積飲之擾三便也河糧固名減半然一粒不登驚費逃流若何所控一什免之去包賠之累四便也豈不為我澤民世永賴薄池君尉張君以事實年月屬余記之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候端本執紀法於上委官用命於下不敢食人一菜是以成功易也不則有治法無治人安能盡善此人之所耳目者非余之諛言也是為記 萬曆乙酉二月文始六月完之冊畢十月之交侯王姓名良佑字又忠號柱峯庚午舉順天禮經一人金吾右衛官籍山東壽光人 回隆鎮在縣東南五十里南臨御河始隋煬帝尊樹輝蘇門百泉水東北引淇滄漳洹之水為大河御以巡幸賜名御河鎮居臨漳安陽內黃魏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五

之交對嘉靖初年奉 旨立司場為總兌河南糧儲之所夫以河南之糧在河南交兌軍民兩便後乃移於小灘鎮兌則屬直隸大名今又移於館陶兌則屬山東 昌矣夫直隸無兌軍米山東有兌軍米兌於館陶宜也河南之糧胡為亦館陶兌乎司國計者酌通變宜民之方則回隆鎮兌不可易矣 崔文敏公新建回隆兌運分司記 初豫漕之運兌於回隆後以水涉不利而改小灘正德庚辰漳水決頭王過東南過永和符息入於衛出回隆之南五里館陶故道塞矣運事宜復而議者未遑也嘉靖庚寅河南奏改田登氏列小灘大害高商量之欺斛減一分糯米之售石償三斗牙用十金而私一役夫重賄而得進狡奸取賈而通子婦入厥而竊法格異省償貨官銀布政使陶諧氏按察使林大略氏議曰水利則運宜

復運復則害自去矣都御史徐公讚以御史王子舜拼沈子奎上其議得旨允行明年辛卯分守參政周忠氏領是事命其屬做小灘之署而改建馬作戶部分司布政分司堂寢各如制作殿三居米閘三月工成是歲兌米先期兩月而畢省米一萬三千石有奇費省四萬金餘金二萬兩運帑於呼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棘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因而生法與弊角而立夫而小灘失利運軍益征紛矣物聚而民生心利巨而強欲擅漳水善從衛水滄淤樊矣以閘乎之弊當紓者之口運復可害也是故隨時勤浚戒其滋後先事明禁決其必截尚亦永利哉是舉也恤民倡端田參政之果究源作政二長之明費省工堅分守之嚴米長器能都御史之公知府王天民及察奉憲樂仁刻石載成而予號附末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六

垂後警云

林縣險要圖說 張應登 此林縣兩山之險要也險隘處所均屬太行之支節其北由百餘里而入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則為蟻尖寨之南為魯班壑又南則有斷金橋風門口東峻峽崔八口閔牆嶺距邑七十餘里而上總之南北相連人跡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尖寨次斷金橋其餘則崎嶇樵徑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行上下為難無容慮已何者蟻尖寨西北距縣四十里由姚村迤西五六里為東寨門口上有黃倉岩等泉十處中有官廳三楹營房二十楹原為官軍戍守而設也北有教場廣濶七十步可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廩遺址尚在廣濶二十步可貯粟穀萬石自倉廩南由小蟻尖寨大蟻尖寨百若口東蓋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蓋頭泉還距營房約二十五里餘獨百若口東西蓋頭泉各有樵徑可攀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六十七

而上宜剷削之以絕蹊徑又自教場北由朱路巖至斷頭岩距營房約十里餘而朱路岩亦有樵徑宜剷削也其北柳樹水泉百戶水泉磴曰焦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漆樹溝水泉南柳樹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寨山後西面凡水泉皆可以資軍用斷頭岩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門至寨西後溝東西闊十五里總週八十里而多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寨後溝有通山西蹊徑已經堵截往來不通而法久令廢成路久矣乃今剷削費計石粟止留一而上下便於防守足矣其斷金橋去縣西南五十里由桃園店西上有水泉一道與山西平順縣接壤險峻一橋可渡一人倘一夫而當關真萬夫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絡繹焉曆十五年因歲荒設官二員領軍二十分班守信為有見今既事寧亦宜掣回何首冗食

天下郡國利病書

之足慮而險要之可虞也夫蟻尖寨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軍此非不軌者思藉以逞武營魏高齊倉屯危殊猶有可辨自古防之矣官軍輪守向議為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使守軍操戈終日而不事一生計耶此其所以困之也合無守軍携家屯住各因其泉之下流隨宜開墾佈種自獲不必起科唯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抵當行糧分數則地利以興險阻以固而軍無困守之慮矣

彰德府志 安陽在前代水治為輔臨縣永和為永和縣一曰永定今縣并之然實要衝長吏送迎貴官或竟日不得視事田附西城東城者多為圃縣東夾洹水者田皆填淤宜麥宜藍秋潦或連歲無成民頗饒裕田多者至三千畝或四千自善應西皆山田中下多種柿棗棗核概宜菽穀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六十八

善牧羊縣南田近岡阜在縣北者土黑多沙又其下也軍校錯民而居易犯法逮之輒匿頗稱難治成化前俗朴厚而民富弘治間奢靡自士申盜起歲入損少乃更簡儉多棄賈為農 湯陰衝要與安陽同田稍不及周流蔡園田皆淤漫亦苦歲潦西山接太行產煤木饒為新民性平坦近多豪猾好以唇齒高下人或陰藉大家過失伺隙則發籍相脅知府陳策辟其奸魁稍知戢矣湯陰安陽士喜負氣謝宦里居者多能自守不干 林縣居太行下北有蟻尖亦地險也今設兵守之地僻止通晉道他商賈罕至自水治至縣路隘不能行車民健朴亦喜爭鬪田多岡阜有積石惟南川平衍宜桑粟黍穀麻菽木棉喜潦惡旱山產則甲於諸縣 臨漳居漳衛之間田皆填淤沃衍無岡阜近漳水南決入安陽臨漳田收畝皆十斛

或八解民占田多者至七八千畝喜奢靡好博然民性寬緩罕健訟者
 磁州西阻太行漳溢在前居燕趙相衛之間蔽郡也衝要視湯陰田多沙
 鰥罕收民疎罷然有陶冶之利尚儉勤力 武安涉皆並山作邑民性健
 武喜訟以財自雄服室相高武安最多商賈廂房村屋罔不居貨西據十
 八盤要害地也東南北則沃衍又產錫煤及堊土與涉田絕宜木綿涉則
 產鐵及自然銅兩邑山多材木俱尚鬼禱賽浮祀病惟事祈禳死則舉尸
 瘞室中薦修佛事磁自趙周臣以文章為金人師至今多士也
 彰德府續志 先年驛傳馬驢牛頭畜編上戶應役雖五年一更非至佃
 產不已也近年題 桂徵銀募應民間甚稱便矣蓋驛傳之利害恒苦于
 冒濫之騷擾行使之需索省差遺嚴查覈此最驛傳興除之要領也舊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九

州縣里甲輪役十年一周其該應者率計丁糧審編靡費不貲樹繁尤甚
 萬曆六年郡守常公酌量繁簡議定會銀例分為三等公費必用者名曰
 額支數最多帶徵備用者名曰待支次之其名曰雜支者備額外不時之
 需又次之有餘抵作來歲正數縣縣通融徵銀丁糧不滿百錢官擇殷實
 人役主之嚴為稽查銀有定額用有常度下之各屬通行宿弊頓革歲省
 數萬金民賴以蘇此法之最良可行永久者也

懷慶府志 田賦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今之守令古之
 諸侯也藉田畝以定土地之廣狹而賦稅所由明籍戶口以知人民之多
 寡而力役所由均二者實惟政事之大者懷慶三面限以山河土地視諸
 郡為少而賦稅視諸郡為多因地定賦犬勢之不均此則守令之不得以
 自專者計賦派地小數之不均此則專于守令者然必知之明而後處之
 當因考舊志以計田畝宗總會田糧文冊以志原額起運存留之數使為
 民父母一展卷間而大數宛然在目田以頃計止於畝而毫厘不計焉糧
 以石計止于升而圭撮不計焉銀以兩計止於分而絲忽不計焉史書防
 細弊冊籍不得不詳君子識大體史志惟撮其要
 屯田論 屯田軍士之所天也欲全軍伍先理屯田兼併于豪強私易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

富室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必資之有微行之以漸正德五年遣京官清理
 屯田意非不美所用非人急遽無漸釀成寧夏之變屯田遂廢不講嘉靖
 七年河南屯田憲臣革私易歸本業亦優恤之善政也處置無方構訟至
 今未已何者勢所必至情不可強也譬如買賣奴婢之禁仁政所當先也
 紀者日舉亂由所階治家如治國有為者治萬畝而有餘無為者易百畝
 而不足田荒蕪而賦稅何出此則典賣者勢之所必至也強奪富人的價
 之田而歸之本主是以拂人情而訟繁興且如人孰不愛其子豈待君人
 若之集匪利其財亦資其養也又况懷慶屯田與東明雜處軍民異貴會
 訟動必經年而貧富俱困山西諸衛屯田于直隸州縣如其比者尚多若
 兩省巡撫會文立為一定之法凡民買軍田軍買民田每畝歲輸銀五分

與本業主大約每畝三分在軍足以完兩稅所餘二分足以備軍菜在民三分足以備糧食所餘二分足以供雜差軍買軍田則兩稅隨輕重完于管業外二分以資軍菜而近年所加地畝差舉一切革去若然則貧軍百畝之田雖賣而歲得銀二兩以資行菜田倍而所得亦倍之又何至于逃哉雖有慮慮不在優免雖有災傷復其三不復其二此雖遷就之說然亦足軍士省詞訟之要法也

河南懷慶府知府臣紀誠謹 奏為地糧偏重懇乞通融以一稅法以蘇疲黎以光 聖治事 陛下倦 無非以周天下之利弊而興革之甚盛心也然政在宜民法貴通變使不審弊酌宜而徒沿迹以求通焉其何以仰體 陛下勵精圖治之萬一也哉 臣備員守職待罪應朝例得據見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一

直言利弊臣不敢妄越特以事關民瘼之大者敬為 陛下陳之思惟國初定賦止據一時土地之荒熟起科初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也彼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先俱遭兵其時地荒故其糧頗少獨懷慶一府向未蒙亂比其地方熟故其糧頗多糧之多少不過以地之多寡為率苟如此其地如此其糧雖至今行之亦何有不可者但年久勢異而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大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至嘉靖十一年新大地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在二縣如此在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額以其糧分兩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於懷慶北枕行山南環黃河中流丹

天下郡國利病書

以年：衡墜則膏腴變為鹹荒者不下百十餘頃又且有封藩各墳址之開占足以糧有包空之說而人之逃者相繼先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為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為二十九里凡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後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 臣奉 命守茲土入其境見其民心竊惻焉隨據河內等六縣民楊光張相等連名告乞備念地糧偏累曲賜多方均減以延餘民等事因詢其故乃查河南總賦文冊懷慶一府共地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九頃該糧三十三萬六百二十石如歸德府七萬四百餘頃止徵糧六萬七千六百七十餘石計其地懷慶不及開封等各府十之一二而其糧多不止於十數倍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一

懷慶之地每二百四十步為畝每畝徵糧一斗少亦不下八升五合其他各府之地每四百八十步為畝每畝徵糧二三合多不過一升甚者有數畝之地而無一撮之糧以一役之徵而免數畝之稅是懷慶一畝之地足當各府三四十畝之稅懷慶不免有徵賦包賠之苦而在各府乃得以忠飛詭影射之奸于此使不有以通融之則苦樂不均而懷慶偏重之累將何時已乎伏望 陛下俯察臣言勅令戶部查黃冊與河南總會文冊一：對閱各府原地若干原糧若干今增地若干該糧若干復查懷慶是否衡墜有無開占該餘若干公視八府為一體惟計畝均糧可增則增可減則減當統一之日立畫一之法則在：皆得以蒙其均平之澤也若開封等各府猶堅忍偏護不肯一體通融必不得已姑先調停如糧數雖同

而起運存留輕重之互異起運雖同而本色折色有首費之不倫即于
 派糧之日酌量輕重定為規則將本府准改存留糧七分起運糧三分等
 每地一畝仍改重糧二升三合四勺輕糧五升四合六勺較之他府雖猶
 重數倍比之往年則甚輕二升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若小難
 免軍比之別項起運錢糧又為獨重或將此項重糧通行除免或量免一
 半另改起運折色錢糧以充其數夫免軍改而為折色則本色之費用可
 輕起運改而為存留則輸納之艱勞可免雖不能通融均洒于一省之中
 而救偏補弊亦得以減重從輕于一省之內予遺之民有更生之望而守
 土待罪之官亦得以免修職業也惟 陛下留神臣愚幸甚生民幸甚為
 此除具本外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三

河內縣志驛傳 按驛所協濟之規起于萬曆二年驛傳道某公所議在
 立法之初不免噴有煩言遵行洎會沿而未革動以舊規二字諱之而其
 中有大不便者如河內一邑路樹民貧固所宜濟暈懷驛則有汝州西華
 襄城臨潁密縣驛二十三頭矣河內通運所則有濟源牛八隻半矣查本
 縣驛傳銀內則又有協濟開封鄆店驛銀一百一十兩彰德安陽所銀柒
 百二十兩夫濟者以彼有餘益此不足之謂也業已望濟于人而復濟乎
 人于義何居且各縣相距近則二三百里遠亦不下六七百里轉解既多
 耽延而有司之催徵者則又以起運為急以站銀為緩尺一關提并覈視
 之而此中軒輊一至巨賠應付稱貸出息種：苦累有不可勝言者額銀
 未到之先已為富家之二月絲而五月穀矣如之何不貧因而逃亡者眾

也萬曆十八年按臺毛公在題奏驛遞銀兩先儘本府所屬徵派如本處
 有餘方許協濟鄰近驛遞不得議及隔遠地方其于前弊蓋洞燭之至於
 浙江水程無驛派令協濟河南等處軍懷驛有馬十三疋名曰南馬其解
 支之期難于同省十倍布政司生委宣武衛百戶守候催提動經歲月曾
 經按臺會議以中省應解京班柴薪抵南馬工食數畧相當而以浙江協
 濟之銀同起運錢糧徑解兵部在浙中不得仍前視協濟為不急之務以
 容拖欠而本驛赴領于布政司亦不至全闕提者跋涉于數千里之遙慮
 役者待命于三五年之後也事雖未行其法殊便儻執舊規而無變計恐
 將來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四

不謂百姓之利哉顧黃性善崩於而沁易衝決邑當其下流倏忽巨浸化
 為桑田膏腴變為沙坵有糧無地有地者反無糧疆場易消強弱相吞質
 成者無虛日奸民乘之又往：虐除實糧而盜種退灘空閑地者若固有
 之因是旋支旋除曾無一定之額糧日增而地日減吏書得以執其權誠
 古今一大害也蓋由官遷轉無常如博舍獎孔難以悉窺或貪除糧之
 美名惜革奸之實力故日甚耳近奉文清丈築堆植樹計長久也由此而
 督修不廢執簿驗區即有坍塌沙壓可以處補而亦不至于虐除庶額地
 不失而民不偏苦矣此本邑第一事特詳之又曰沁之由來詢之士民皆
 謂往歲溢而不決故不限防所以十五年開決入澗創及 藩府 上持
 簡科臣督治維時當事者日夜焦勞調集懷衛十縣人夫疏濬堤塞費金

巨萬歲且飢饉百姓骨立捐草夫役之供剝脂剝膏猶不克辦乃秋水時發沿河堤壩春築秋防而官民始多事矣懷謝諸邑可不協力防守哉或議石堤傾心岸沙多泥少最易傾陷惟豫物料覓老土摻埽築堤則鑿乎不可易矣邑地多沙易于植柳近經清丈曠田昭如苟相繼種植十年之後不患無料而民可息肩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五

懷慶府志藩封

論曰酌古準今立法者本乎上體情盡變行法者存乎人近制宗藩條例至詳至備矣立法之始而宗室猶稱不足以行法者之未善而不能體乎人情也前此有司支給不時以致貧難宗室踰年先費亦如貧民二月費新絲所得不及其半雖有善處者亦不過為豪民繼富耳請改歲支為月支而月不過五蓋以聚多則易蕩分少則易節無期則難持有期則可計日也若三科定賦先計封域月支所有歲補所缺民不加賦而宗室自無不足矣此百世之活法也河南藩封七處其六處本土存留米麥足以供用惟開封所入不足以給所出計開封與舊屬歸德四十三州縣夏秋糧幾八十萬起運幾三十萬存留幾五十萬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六

內除鈞州三萬六千五百石以供徽府宗室及官吏師生之用餘四十六萬以六萬為歲徵脫欠及別貯之數其官吏師生一科歲用不過五萬再以五萬補四衛軍伍屯糧之不足尚餘三十萬以供藩府分作十二月每月二萬五千石上自郡王下及庶人各計其定分足十分則皆十分足五分則皆五分大約中尉月得實米三石銀一兩折三石以供薪蔬將軍以八王以十是為月支所有外六府惟彰德無餘其五府藩封計足本府運其有餘以補周藩之不足是為歲補所缺又今稅糧一切折銀若起運地遠猶可也存留折銀不過為官者收盤天戶省撤運耳殊不思民田產粟不產金未免以粟易金宗室及官吏軍士食粟不食金未免以金易粟此納者支者皆拮据也若別府

折銀本府徵米雖中對亦月支實米三五石又何有不足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七

懷慶府志 京邊戍役論 承平日久人耻為軍強壯富室家居而老弱
貧人應役四方征調臨期揀選夫弱中選強安得其強與其臨期選征調
之軍于京營孰若先時選應役之軍于衛所法衛所選軍先比其年齊則
比力齊則比家比年者二十以上五十以下也此力者力有強弱兼之
藝有短長也比家者兼有貧富兼之兄弟有多寡也若夫作其氣而不靡
則略舉漢家人賜一級之法使正軍不與凡民齊除去中唐主將因辱占
役等之奴隸之弊標漢之餘一切雜役悉除所可慮者監司既不親細事
守令又不達軍情不過取其冊籍于衛所而衛官黃緣之弊一番選又生
一番害此則原設清軍屯田與各道守巡官嚴法而善察本兵授之以成
規可也昔魏選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八

百里 武事軍士支糧自負為 顧人減其十一今亦不須別較
但依旗牌入倉如伍按隊齊給弗勝弗得匪人連坐選之精則自無委靡
之習待之厚又有以作其敵愾之氣未著伍而兵已強矣我朝軍伍之
制每軍百名統之以百戶千名統之以正副千戶五千六百統之以指揮
七員漸增至二十餘員使在衛則為管軍之官征操則為領軍之將豈使
之食厚祿安坐于家而付軍士于他人置征戍于罔聞哉今外衛指揮千
百戶勤事京邊者十一安坐衛所者十九是以營操之官已非在衛之官
一旦出征推選將官又非營操之官倉卒數易軍不識將不識軍豈兵
法盡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之術乎豈一體相待如身之運臂之運指
者乎夫軍不離將人所知軍既分為春秋兩班設官將欲何為乃不與

階行請如舊例每衛五所分定春秋京遠四班且如前後二所春操即二所之千百戶盡數與俱而指揮都指揮中分其半左右中三所秋操即三所之千百戶盡數與俱而指揮都指揮亦中分其半管操得人在此試覈真之後自後弓馬器械閑熟者即管營管隊其不能者照今京營事例編作什伍常班管千軍者即回衛管衛印者也管隊者即回衛分衛事管所印者也常班者即回衛閑住者也患病緣事即以舍人補伍在京一班脫伍即在衛一歲不得支俸懲勸之道激勵之方在是矣此皆軍官本等職分不容假借不愈于今日撫按官推選軍政別途訪求承軍有缺伍即責問原來之官不愈于今日在營缺伍始申于部：行都司都司行衛所比秋班將至而春班九轉移文猶未周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九

曲沃新開 虎牢關在汜水縣西其東近滎陽皆坦夷道入境地漸高受其轉輸之費起一山如高解關土五新州亂須給一道迂回其間斷而復續使一天險而五百人自登信于為難傷之門戶矣
 雖得而至於新開道路于曠自新女西至汜關約四百里重岡疊阜連綿不絕終日走峽中亡方孰列轉處其間峽石及壘障關斷尤為險要古之嗜武在此兵所踞百二重關也周在東不能西出秦虜在而不能東進祿山悲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八十

伊水斷見錄 洛中形勢 伊水在河南 伊水在東 以指嵩山其
 南 嵩山八里則東 至終南山 洛水來自河南 右洛水 左伊水 洛水
 帝會伊山 對關塞而數曰 其大關也 今之洛城也 周公所卜 在真西北 伊水
 山相背 定鼎於伊 伊是也 前臨洛水 二水故曰 伊洛 伊洛王宮也 洛水曰 伊
 又上洛水東 亦指洛水 東漢洛陽是也 在今洛城之東十八里 洛水前直
 伊 北舊伊山 極平遠 而晉後魏皆都焉 晉又築金墉城 在且西北 其山川秀潤
 有餘 形勢雄壯 是不遠長安 長安東 洛水東 東南 洛水 東南 洛水 東南 洛水
 難足山 又西 秦隴岐山 北 梁山 東北 當首中 終山 與平陽 洛山 相背 洛水
 洛陽滿之水 在其後 前左右 以入於河 故克都平陽 齊都蒲坂 周都岐山 文王
 都豐 武王都鎬 秦初建國於秦 後遷岐山之陽 今寶雞是也 穆公初陽宮 故基
 三長基尚存 至始皇 都咸陽 洛水 為何房宮 西漢都秦宮 之東 今未央 長樂
 臺 臺諸宮 城關尚存 隋文帝初都洛宮 後遷 洛陽 故龍首 梁山 蔡長安 新城 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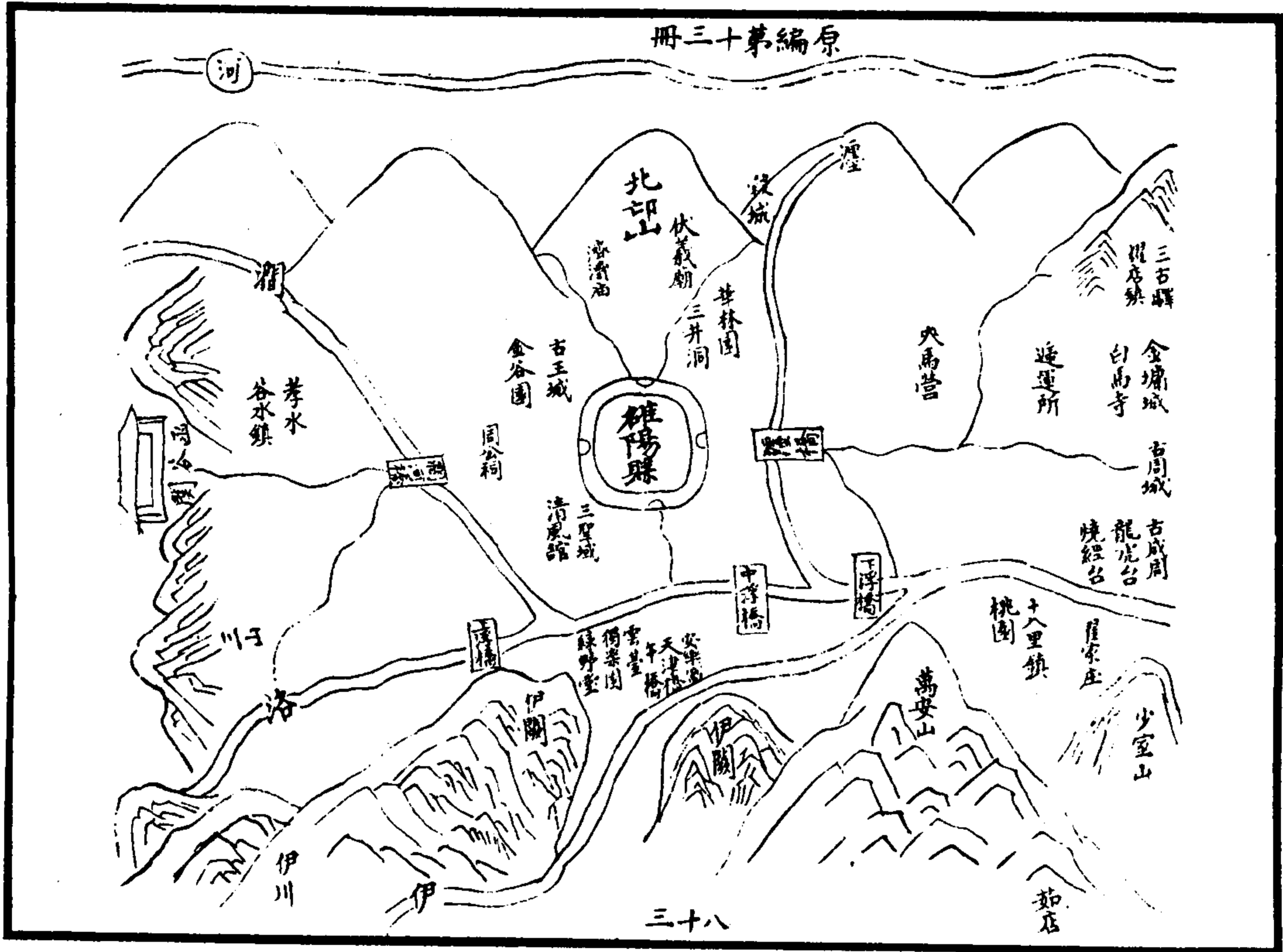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度甚壯 南接華岳川 以視南山 北臨渭水 城南北三十餘里 東西二十餘里 漢
 東木夫宮 在且苑園 中唐因為都人 起東內 今舍元 故不液池 故基尚存 又起
 亦內 謂之 殿慶宮 今池 故基亦在 自東華 夾城 樓道 南 至 興慶宮 又南 至 曲
 江 東 跨 瀛 瀛 以 屬 嶺 山 上 起 陽 鼓 望 京 樓 山 下 起 華 清 宮 宮 有 溫 泉 以 白 玉
 石 為 芙蓉 出水 為 御 湯 蓮 花 湯 不 子 湯 百 官 湯 其 宮 關 北 臨 渭 水 由 華 清 宮 東
 細 宮 相 望 以 屬 東 觀 自 竟 舜 周 秦 漢 唐 都 城 皆 相 近 高 山 大 河 平 川 沃 野 形 勢
 盛 天下 汴 陽 民 俗 和 平 工 宜 花 竹 長 安 南 有 秦 漢 游 俠 之 風 地 多 長 楊 花 老 槐
 耕 桑 最 盛 古 稱 陸 海 前 代 英 雄 必 得 此 地 然 後 可 以 有 為 洛 城 之 南 東 于 橋 距
 長 夏 門 五 里 蔡 君 謨 為 記 善 自 唐 以 來 為 游 觀 之 地 裴 晉 公 孫 野 庄 今 為 文 定
 張 公 別 墅 向 樂 天 白 蓮 庄 今 為 少 師 任 公 別 墅 池 臺 故 基 尚 存 二 庄 雖 隔 城 高
 槐 古 柳 高 下 相 連 樓 子 橋 西 南 二 十 里 分 洛 壩 司 洛 水 正 南 十 八 里 龍 門 壩 引
 伊 水 以 大 石 為 柱 自 安 二 水 洛 水 一 支 自 後 魏 入 城 諸 國 復 合 一 渠 隸 大 門

街北天津引龍一橋之南 東至羅門 伊水一支止北入城 又一支東南入城 皆
 此 行 分 諸 國 復 合 一 渠 由 長 夏 門 以 東 以 北 至 羅 門 皆 入 于 洛 河 所 以 水 中 公 卿
 無 士 園 宅 多 有 水 竹 花 木 之 勝 元 豐 初 開 洛 水 入 城 諸 國 為 廢 花 不 皆
 枯 矣 故 都 形 勢 雄 壯 四 年 又 滿 宮 宗 以 洛 河 故 道 漕 運 復 引 伊 洛 水 入 城 入
 洛 河 至 羅 門 與 伊 洛 水 通 漕 運 歸 而 復 漕 運 司 詔 可 之 自 是 由 洛 舟 行 何 至
 京 師 公 私 便 之 洛 城 國 復 盛 公 孫 野 庄 上 榜 曰 洛 河 新 渠 元 祐 間 公 孫 野 庄
 結 渠 以 凡 秋 耕 祖 臨 是 季 士 女 從 公 從 遊 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三冊 河南

雒陽 故宮 承光宮 實后宮 洪範宮 宣帝廟 南宮 在縣東北廿五里
 時已有南北宮漢高帝五年二月而都洛陽五月置南宮則郡臣所以有
 天下龍用三傑七年上從禮道見諸將備詩用張良計封雍陶更始而奔
 北宮鐵柱門至光武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蓋自高帝迄于王莽南北宮武
 庫皆未嘗廢秦雖都關中猶做東園之制建宮闕於洛陽樓殿皆漢儀曰南宮
 至北宮中央作大屋稍道左右 永安宮 獻帝皇太后居此 通天宮 魏九
 十步一街兩宮相去七里 長信宮 漢成帝 耶那宮
 居此 青龍宮 漢九 建康宮 漢名 長信宮 湛龍宮 漢成
 長秋宮 德陽宮 東平宮 胡桃宮 以上四 相宮 和帝陰 長樂宮 池
 陽宮 飛龍宮 合寧宮 建禮宮 廣懷宮 明禮宮 司馬宮 閣閣宮
 西華宮 雲龍宮 以上俱 太初宮 在古皇城北 望春宮 凌波宮 宿
 別宮 俱正堂 洛陽宮 合璧宮 洛水會館 翠微宮 冷泉宮 高山宮
 龍麟宮 明德宮 月城宮 青城宮 萬象神宮 大壽等年武 太極宮
 弘義宮 太安宮 通義宮 躍龍宮 慶善宮 太和宮 大明宮 遂
 榮宮 金元宮 迎仙宮 東之新張馬之 玉華宮 九成宮 萬年宮 奉
 天宮 三陽宮 武后 興泰宮 上陽宮 一名西宮 麟德二年建臨洛水
 西頭建東頭即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
 別殿亦觀九所紅紫路行幸往來天寶五載以後貴妃身寵後宮人魚獲進
 幸天六宮有美色者報置別所上 興慶宮 華清宮 溫泉宮 仁智宮
 萬金宮 紫桂宮 飛龍宮 望賢宮 九曲宮 魚藻宮 新沼宮 咸宜
 宮 積翠宮 青女宮 芳桂宮 積善宮 金城宮 以上俱 建昌宮
 上閣宮 正陽宮 周王司馬消難 興聖宮 莊宗即位於魏州以 武成宮
 以上俱 永安宮 魏后宮 顯仁宮 魏帝字也南樓包漢北洛洛濟濟江兩五
 五化宮 天經宮 魏元年建 避暑宮 飛仙宮 魏帝是以 故殿 嘉德殿 長

台所 玉堂殿初建 崇德殿 章德殿 永福殿 千秋殿 溫明殿 萬
 載殿 宣明殿 黃龍殿 和權殿 華先殿 特謀於此 含德殿 章臺殿
 崇元殿 天祿殿 却非殿 元武殿 元平殿 元德殿 溫飭殿 迎春
 殿 壽安殿 永寧殿 樂成殿 靈臺殿 北園殿 嘉福殿 陽安
 殿 長秋殿 德陽殿 昭陽殿 九龍殿 芙蓉殿 九華殿 建始殿
 觀德殿 大極殿 昭陽殿 九龍殿 芙蓉殿 九華殿 建始殿
 文帝建于此 式乾殿 皇主高諸僧友朝 崇壽殿 青龍殿 百福殿
 群臣進禮相 釋章殿 景福殿 崇賢殿 明光殿 承天殿 建德
 殿 後道石勒擬大極殿建德事 乾陽殿 正殿 簡文殿 觀文殿 以上
 中即任汪二正五千人採木 乾陽殿 正殿 簡文殿 觀文殿 以上
 洛城殿 於此殿試貢士自此始也 麗春殿 觀風殿 麟趾殿 在御 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八十五

成殿 先定元年甲子武后御此殿 崇宏殿 內朝也 在乾元殿後 自邠太
 其 武象殿 永寧殿 崇勳殿 昭宗時以洛陽宮前為 貞觀殿 高帝
 集賢殿 推光殿 同明殿 在德義殿西 德義殿 在集賢 芬芳殿
 嘉慶殿 紀朝太 乾元殿 修明堂 有年 幸東都 將行大享之禮 以武太后所
 於此受朝賀 天興殿 文明殿 岳拱殿 廣壽殿 天和殿 崇徽殿
 思政殿 延春殿 武德殿 長生殿 武后廢疾于此 時張柬之 金鑿殿
 壽昌殿 玉華殿 長壽殿 德昌殿 在洛陽宮 乾陽殿 在洛陽 嘉興殿
 含樞殿 陽宇 射殿 講武殿 長春殿 散甲殿 光明殿 俱在內
 洗杯殿 弘徽殿 在麗春臺北 有東西廊 有 文明殿 梁朝元年 改自觀
 殿 金鑿殿 梁朝元年 改自觀 殿 中興殿 梁朝元年 改自觀 殿 正式殿 梁朝元年 改自觀 殿

神御殿 宋景德四年 車駕朝陵 因幸西京 終南 詔以太祖誕生
 以上五代殿 神御殿 之地 建於唐天院中 置此殿 園繪聖容
 興先殿 太祖 帝華殿 太宗 昭考殿 唐中 建置 三聖殿 在齊宮 即上
 殿 故閣 朱雀閣 蒼龍閣 元武閣 白虎閣 象魏閣 兩龍 殿 六興之舊 章
 文選注云 立兩觀者 欲表明 凌霄閣 魏明 閣閣閣 兩京 北東 都城 有閣閣
 六興舊章之法 以垂於後 故署嘉德署 丙署 俱漢 故樓 同侯 樓 在古 洛陽 城 用 公
 觀 臺 唐 所 置 也 故署 嘉德 署 丙署 俱漢 故樓 同侯 樓 在古 洛陽 城 用 公
 樓 慶雲樓 伺星樓 鳳凰樓 鶴鶴樓 儀鳳樓 翔鳳樓 俱在 洛城
 南 樓 皇 城 之 內 而 南 曰 洛 城 門 門 則 天 樓 則 大 門 樓 也 武 后
 內 唐 建 樓 在 御 太 清 樓 紫 陽 樓 日 樓 月 樓 俱 在 御 寶 龍 門 驛 樓 以
 唐 五 鳳 樓 後 梁 太 祖 即 位 羅 紹 崇 虛 樓 元 魏 建 于 禁 中 故 閣 仁 壽 閣 漢 武
 好 文 雅 明 帝 魏 魏 尤 重 魏 述 四 方 鴻 生 魏 魏 負 貴 而 至 石 梁 閣 宣 德 閣 金 光 閣
 以 充 補 入 以 東 魏 及 仁 壽 閣 新 集 書 命 校 書 即 班 固 傳 鼓 琴 堂 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八十六

崇禮閣 帝志 文威閣 青陽閣 朱明閣 承休閣 安樂閣 白藏閣
 頤仁閣 崇明閣 章德閣 飛雲閣 女性閣 長安閣 風閣 元武元
 改 延壽閣 右通閣 廣內閣 枕壽閣 麒麟閣 石渠閣 天祿閣 毗
 在洛陽 尊賢閣 以上俱 故臺 周 公 臺 在 魏 東 周 公 輔 成 王 朝 會 諸 侯 之 所
 南宮 雪臺 周 家 所 造 以 設 臺 周 景 逃 青 臺 周 景 逃 青 臺 周 景 逃 青 臺
 後 周 景 逃 青 臺 周 景 逃 青 臺 周 景 逃 青 臺 周 景 逃 青 臺 周 景 逃 青 臺
 避 因 名 以 觀 象 臺 魏 景 泰 在 水 南 保 漢 明 帝 圖 畫 凌 雲 臺 在 洛 陽 門 外
 上 周 景 魏 景 泰 在 水 南 保 漢 明 帝 圖 畫 凌 雲 臺 在 洛 陽 門 外
 魏 文 帝 甚 高 二 丈 大 臺 之 可 關 鶴 臺 魏 景 泰 在 水 南 保 漢 明 帝 圖 畫 凌 雲 臺 在 洛 陽 門 外
 見 五 津 臺 上 樓 觀 極 精 巧 關 鶴 臺 魏 景 泰 在 水 南 保 漢 明 帝 圖 畫 凌 雲 臺 在 洛 陽 門 外
 臺 景 泰 初 七 年 壬 子 駕 還 雲 臺 高 三 丈 在 平 昌 門 外 關 鶴 臺 魏 景 泰 在 水 南 保 漢 明 帝 圖 畫 凌 雲 臺 在 洛 陽 門 外
 洛 陽 三 月 第 此 臺 雲 臺 高 三 丈 在 平 昌 門 外 關 鶴 臺 魏 景 泰 在 水 南 保 漢 明 帝 圖 畫 凌 雲 臺 在 洛 陽 門 外
 鹿 苑 臺 闕 武 臺 含 章 臺 履 泰 臺 履 日 臺 履 青 臺 建 樂 臺 日
 輪 臺 雲 光 臺 黃 龍 臺 千 秋 臺 萬 歲 臺 以上俱 燒 經 臺 在 白 馬 宗

臺裝度綠 黃臺 唐太子有黃 宿羽臺 武后 飲酒臺 唐泰王築李嶽曹
 龍虎臺 李嶽築此二臺 文昌臺 肅政臺 麟臺 元元年武后
 故事都亭 魏細理 留亭 魏北三十七里明 結平亭 士卿亭 漢河與勃
 此 凌雲亭 魏碧亭 平亭 魏北四十 宣德亭 魏北光武 平城
 門亭 上西門亭 上東門亭 夏門亭 小苑門亭 雍門亭 唐陽門亭
 開陽門亭 乾門亭 津陽門亭 穀門亭 中東門亭 以上俱 含蓮亭
 芬芳亭 芙蓉亭 夕陽亭 晉曹光出鎮百餘 神和亭 含
 象亭 開元中拜張從芳 故堂明堂 漢中元元年建 王堂 漢洛陽南宮 萬
 年堂 漢文帝文明太后乃於灰園建東北十餘里營長壽宮 漢有終焉瞻望
 之至及建洛陽乃自表遷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聖宮號曰萬年堂
 萬金堂 漢宣帝中平二 纂食堂 在魏西南即長 天堂 唐於明堂北築此
 年造於西園 每宮以上漢堂 五級以瞻天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八十七

森斯堂 休微堂 延壽堂 仁壽堂 續補堂 含芳堂 樂日堂 椒
 華堂 芳音堂 顯成堂 承先堂 五福堂 嘉寧堂 克安堂 永光堂
 以上十五堂 光極堂 茅茨堂 長壽堂 宣極堂 星樓堂 清微堂
 供在晉宮中 凝閣堂 華林堂 九華堂 雲母堂 以上十堂俱 故園 漢園 在魏東北中
 拜園 敬園 漢安帝祖母 道遠園 漢 濯龍園 初名芳林苑 廣成園
 貴人 漢明帝永和 石初園 魏明帝 平樂園 今城東平樂保是也 西林園 元魏
 中曾幸此 太后于此文武 春玉園 晉名 華林園 晉武帝泰始四年二月幸華林園與
 侍坐酒酣遊樂 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 藥園 在里人坊唐 榆柳園 魏日西御與 新御
 芳林園 泰王芳茂馬華林 園 在里人坊唐 榆柳園 魏日西御與 新御
 園 在里 富春園 在城東唐元 獅子園 謂之東御園 太平公主園 在坊
 會節園 在會節坊開寶中幸在西北幸此 故池上林地 鴻池 上林在魏

縣西二池俱 九龍池 天芝池 御龍池 白石池 濯龍池 以上五池
 漢建初開 天閣池 羊鑿 鴻鴈池 流化池 九州池 九江池 在仁智殿之南居地
 期集花 漢記池 明帝鑿種 碧海池 元武池 流觴池 馮池 神泉池
 并五種 旋鴈池 天泉池 流杯池 香泉池 陰流池 鳴鶴池 天淵池 五早
 九華臺殿 洗頭池 在清微堂外 舍利池 都亭池 芙蓉池 游雲池
 綠波池 以上五池 凝碧池 芳夏池 九曲池 上林池 放生池 在坊
 櫻桃池 在李仍 精翠池 在宗留安群 陂池 水注注曰東西千步而北 故
 橋伊橋 在洛水 留平津橋 在洛水 石橋 魏建在魏城東廣其門外
 野坂橋 魏太室南平孟津命杜預 天津橋 在魏南洛水上隋煬帝使宇文愷
 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脚宋建隆二年四月由京留守向拱備天津橋成苑石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八十八

脚高數丈魏其前以疏水營石越以缺致終之詔集美即耶子開龍展 金橋
 宋禮部員外郎謝祥撰記歲久碑字剥落不可辨研核府學橋呈門內
 橋 魏 望優橋 在魏 午橋 在定鼎門外唐 中橋 利涉橋 二橋唐成
 俱在天津橋東上元初司農卿 永源橋 在天津橋唐神龍初 道遠橋
 在時雍坊 七里橋 鎮國橋 唐端拱三年洛 橋 唐白居易與客十
 黃道橋 穀水橋 分洛橋 皇津橋 宋改和四年宋昇泰西京端門前唐
 天津橋之北曰皇津在兩並為疏導洛水又橋之西十 洛陽橋 洛
 里有石堰曰分洛橋自唐以來引水為渠東南入伊 故苑
 葦葦苑 聖池苑 漢天中光初二年休二苑苑惟葦葦苑有二一則東園一千
 萬望苑 芳林苑 長利苑 陽悅苑 漢平苑 廣成苑 萬歲苑 始
 昌苑 頤陽苑 濯龍苑 上林苑 漢晉亭 鴻德苑 平樂苑 以上俱
 鹿子苑 桑梓苑 會通苑 河西苑 芳華苑 西苑 漢大元

陽宮七里花埔周迴二十六里北距却山而南水南帶洛水支渠故洛二水
會於其間故自苑引之馬渠以運于河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十騎遊苑作
清夜遊苑於 禁苑在聖都之西北距北中至水伊洛水支渠二水會於
苑上奏之 其苑周迴一百二十里中有一宮而宮東都苑清曰
會通苑又改名芳華神苑周迴一百一十六里東南而七 故門宣雅門帝王世紀
里南而三十九里西而五十五里北而二十四里 平城門午洛陽南宮城南門也恭苞曰平城正
定鼎郊郭其南門名定鼎蓋 平城門午洛陽南宮城南門也恭苞曰平城正
九鼎所從入也餘門無考 廣陽門甲津陽門木 中東門土 上東門實小
上西門戌 雍門丙 廣陽門甲津陽門木 中東門土 上東門實小
苑門甲 開陽門己 苑門辰 穀門子 夏門亥以上洛陽 鴻都門實中
恭苞之石經 顯福門 即明福門也 宜利門 神龍門 宣平門 司馬門
于北門外 顯福門 中宗諱改顯 宜利門 神龍門 宣平門 司馬門
灑龍門 飛光門 含章門 敷法門 廣德門 明禮門 望鐘門 神
仙門 含德門 建禮門 却非門 會福門 萬春門 千秋門 神獸門
銅龍門 全馬門 止車門 南端門 白虎門 蒼龍門 春興門 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八十九

秋門 威興門 金吾門 恭夏門 開闔門 西華門 東華門 丙福門
丙合門 永巷門 金牙門 不老門 章臺門 元武門 南掖門 朔
平門 南端門關南 應天門中 崇賢門東 金通門西 盛德門
神虎門西 九龍門東 廣義門 神虎門 雲龍門以上三門 全
南門 宜春門 青瑣門上集東漢宮殿樓閣上門名 津門城內 建城
門 寧陽門 永樂門 喜德門 盛化門 青瑣門 鴻都門 承明門城
殿南門對群臣處陳思
王詩揚中大明殿是也 雲龍門以上三國魏 建春門 東陽門名中殿中
秀於此
清明門東 廣陽門西 西明門 開闔門西 開陽門 津陽門
宣陽門西 大夏門 廣莫門北 平昌門城上十二 千秋門 神武門宮
門 上東門宮東門惠帝幸此以 建春門 東陽門 清陽門 開陽門

西明門 西陽門 開闔門 承明門 大夏門 廣莫門 朱明門 思賢
門 平昌門 宣陽門 朱華門 乾明門 千秋門 長夏門 光極門
仁壽門 威夏門 上秋門 招德門 厚載門 納義門 止車門 雲龍
門 神虎門以上後魏 端門陳法駕二年正月東宮或長四月庚戌帝自伊闕
入 端門 陳法駕二年正月東宮或長四月庚戌帝自伊闕
入 端門 陳法駕二年正月東宮或長四月庚戌帝自伊闕
入 建國門 上春門 上東門 建陽門 承通門 長夏門 定鼎門
厚載門 徽安門 嘉靖門以上都城 東西門 太陽門 左掖門 右掖
門 延福門 則天門 順天門 永春門 建明門 宣仁門 東明門
西明門 寶成門 由儀門 咸安門 興泰門 麗景門 永康門 光政
門 凌度門 開闔門 元武門 東華門 西華門 蒼龍門 金虎門
乳陽門 會昌門 章善門 景運門 顯福門 光福門 乾元門 欽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九十

門 重華門 義和門 大業門 永巷門 永安門 莊敬門 宣和門
昇得門 崇元門 綠波門 交泰門 隆業門 觀文門 正義門 麗日
門 宣道門 至靜門 嘉蘭門 通善門 龍光門 明華門 雕綺門
嘉猷門 芳輝門 花光門 含光門 溫玉門 繁露門 花葉門 儉高
門 芳音門 重璧門 光華門 懷芳門 璧月門 文綺門 輝景門
臨華門 和義門 太和門 重光門 安寧門 承福門 嘉豫門 上陽
門 望春門 遊義門 禦寒門 進食門 進馬門 和春門 春華門
懷風門 景陽門 白虎門 圓壁門 儀儀門 明福門 備文門 方諸
門 咸泰門 廣陽門 金光門 顯陽門 含嘉門 興教門以上宮殿樓
閣等名皆備
陽中 建春門 承通門 上東門味 慶善門 宣耀門西 定鼎門

長夏門 厚載門南 安善門 徽安門北門以上東城門周 雲龍門
 神虎門 瑞門皇城 九龍門 順天門 承天門 則天門 昭陽門 雲
 霞門 金華門 神龍門 光順門 元英門 南風門 嘉禮門 東光門
 弘禮門 嘉福門 重光門 宣明門 弘教門 崇教門 元化門 興
 安門 雲昭門 芳林門 日華門 月華門 通乾門 望先門 延喜門
 宣仁門 重明門 長樂門 光範門 乾化門 宣政門 敷政門 延
 福門 禹壽門 興善門 含章門 廣福門 金清門 延義門 金奎門
 千秋門 延和門 章善門 安上門 門遠門 延興門 金明門 春
 明門 明德門 啟夏門 玄武門在北關外薛思行等楚中 安化門 通
 化門 金光門 延平門 朱雀門 先化門 廣運門 永春門 永安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九十一

嘉德門 恭德門 安仁門 縣仁門 納養門 太極門 元武門 安
 禮門 元德門 通明門 嘉猷門 延明門 永福門 嘉善門 丹鳳門
 奉化門 延政門 建安門 興福門 應天門 興教門 先政門 明
 福門 崇賢門東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先政先政之北
 觀前門 崇明門 含耀門 昭訓門 崇宸門 昭慶門 太和門 嘉
 預門 安門 春門 會昌門 運門 提象門 呈祥門 觀風門
 岳樓門 上陽門 望春門 延秋門 靈光門 龍煙門 靈濠門 朝
 陽門 靈園門 望冬門 賓耀門 永福門 含嘉門 宿章門 安福門
 景福門 乾元門 德昌門 延慶門龍朔元年許沛妻 韶華門 拱星門
 以上皇城宮殿門皇城周十八里 延喜門 承福門以上後唐 啟明門
 三百五十五步皆武后都洛門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先政門以上後唐 故室温室 舒涼室 清暑室 冰室 延涼室以上 含
 章室在 故觀飛觀在洛水上即 平樂觀漢靈帝大樂四方 承福觀居之
 承風觀 增善觀 千秋觀 鴻池觀 泉城觀 揚威觀 石樓觀以上
 在而字 凌霄觀明帝 都昌觀 百尺觀 總章觀 翔風觀 崇文觀
 俱漢觀 閣風觀 臨高觀 高樓觀 承雲觀以上俱魏觀都
 水使者陳燕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九十二

嵩縣志 官貨

花寶之毛金石之品鱗介飛走蠕動之屬與隣邑同惟稍視他邑為多然稻滋於水水資於伊伊能滋稻亦能決田兩滂水溢由山走川勢如建瓴潰蕩土肉掬為沙石數年以來田日損縮日寡而民有逋賦寃矣則夫障岸埋決損高下疏支分勢取賈魯之三策而酌用之使水不為災亦司土者責也至語山川之產則治金之礦為利實巨南召內鄉盧氏永寧與嵩同之無事則封塞巡防取民守之一有竊發則徵調攻伐取民用之礦之為民害也至當悍倭驕虜之擾攘哉蓋嘗論其治之之法有二曰塞與開而已務塞之道者嚴保甲申徹守據要害禁爐冶緝供給移粟移民之近礦洞者此塞之之術也務開之道者請命於上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九十三

禁乎下約隣封守分地估民取之而今庶能主之此開之之術也就二者而論之則淺宜開深宜塞冶金寨宜塞多宜開蓋礦入既深則鑿石成洞曲折之間動數十百丈使含煙實土於一窟之中即有竊伐非幾旬日之力雖衆無所用之其塞之也固宜惟夫其初露也淺在土石沙礫之際彼取之者既無難鑿之艱而我又不得施其封塞之計且當崇山峻嶺之間風雨晝夜之晦明林莽豺虎之出入此彼亡命者之所樂聚而我防禦者之所易奪也即使守之然抑豈能以持久哉故塞不如開冶金寨則竊者衆費而薄入利小而害大人不樂取之矣故塞之易冶金多廣者日千貫次者日百貫時刻完鑿則丐子暴富人將甘心為譬之聚腥在几則群蛇攻之撲之則去撲已即來以是務塞與撲蛇

同矣勢非官造公抹究之既深取之既竭而其害不止也故又宜開究而言之塞則治其標開則攻其本塞則資盜開則資公塞則免禍於暫而終有害於民開則上利乎國而下亦利乎民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九十四

南陽府志四賦

論曰占田於民則入賦於君制也三代以上賦民之法最善遠莫尋矣降而唐世有租庸調法猶為近古我 國朝多用之者則有租有戶則有調今之稅糧是已有身則有庸今之均徭是已 祖宗二百年來率用未聞不便近因均徭告困更以一條鞭徵為夫役之一半休之九年成法於民甚快民猶至困豈誠困在分年甲哉弊在甲分有貧富丁產有厚薄優免有重獲人戶有親避而後財力有詘爾里心十甲甲心十戶其初貧富豈大懸者惟優免為數則有不齊又有射利之徒各家占籍以重免由是無免之家其役始重役重而力不支產必入於巨室巨室得之復免而小民之役愈重中稍豪猾更擇輕所轉役之而存者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九十五

大困矣建議者不謂役之不均由前四弊而謂不均分年甲迺類計而年徵之弊非不稍業後非不稍均特無甲無徭無年無輸幾若昔人所云一年強在城中也即有司蓋無擾里正蓋無需鄉閭之民裹糧走州邑伺輸納身亦有費况費不止乃身哉是均年之法殆不若均甲之當也稅糧之科越於地畝則猶守之成法而近又多告不均矣南陽部中南召為甚成賦率以則壤南台雖饒瘠困何此極其至此極則豈盡其墳塹步武間也豪石無并而寄之外邦或假之屯藥甚有與地貧民不收其直而令代納倍糧身則藝無糧地名曰佃種貧民不能給則必棄捐鞠為茂草富民或轉鬻則轉承鬻終為閑原荒愈久愈不可耕愈久愈不可考而國之額糧不可少斯進齊旁及取盈焉且相率歧之捐

務矣計無所出適以大地均之意豈不善顧主其事者勢不能履私而

數必有托之乎人其人或急於事或汨於利鮮一肯以實告由是地雖大而種終不均民且起蒿然訟上之人見其訟則為更丈丈至再三版籍日繁稽察日難而奸蠹日廣且每每為公私擾淹起徵期今南召稅糧不得派者垂二年矣與其徒勞若此孰與明為要束嚴為賞罰使有土者各首其實而後官為覆覈逸且有成哉嗚呼均年之法時論方尚之也均甲之舉畏而莫行者也丈地之舉知不易而不得不為之且難其人者也然則 祖宗畫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復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九十六

鄧州志 鄧州三縣諸陵漢南陽太守召信臣杜詩相繼經營
 視他郡邑為咸自漢以來代有修廢 國朝正德間知州程鵬清
 理始復陂堰之舊嘉靖三十一年知州王道行重修三十三年夏
 鉗盧陂旱三即堰水決堤盡壞餘陂俱未耕種民各赴富道告行
 知州張德勤議歲日保至州思昔人之備積為今時之不利因求
 其故適歷諸陂知鄧水利之大者無如鉗盧三即二即鉗盧昔引
 刁河之水以灌田今河為連歲陰雨澎湃衝擊日就而下陂地為
 九因八灣之浮土所積日就而高河既不可引之於田惟築堤潛
 水盡堤之外彌望皆大置有積之地開運水渠於上則水為深壑
 普害於有積之地開運水渠於下則蓄水不多無補於 稼
 民見害而不見利已有明徵三即堰 石以起堤門下亦
 無硬石以安堤脚惟截河去格壅築浮土豈能牢固况旁開水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九十七

以灌上陽中陽下陽之田一時雖能壅之使流然渠口亦非硬土
 不壞就使能截正流必即衝壞渠口况鄧塚夾沙非徒易涸亦且
 易衝無已則當防開河之制伐石築堤以枋板鋪脚則枋性得水
 而耐久以巨石壅板則水頭着枋而不衝土而旁高用石護中惟
 平開水門水大則任其中流水小則障之入田擇地之高而築堤
 隨水之及而為田則非徒刁河之可陂鉗盧三即之可田已也召
 杜之業其在斯乎舍是惟欲平地築堤以防無源之水以土截河
 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又不如聽其種旱田之愈然民情難與慮始
 而非財不能興工苟徒括之民是農民忍也在宜民者相時量力
 而行之知所以勞民而民不怨知所以度財而財不敷庶為有補
 云

汝陽志

汝水源自舞陽黑龍泉入八里河 西平棠溪源出龍泉雲莊山諸淵溪
 北封店三水合流東逕西平縣西轉而北折而東南入滎河一南行
 受儂女池水又南雷堰水自西注之
 雷堰出儀封店逕其縣南大堰義亭又東逕重渠橋在朱李橋北入
 汝
 又南受五花澗水又南濯水自西注之 俗名石
 濯水源自嶺峰受白羊澗及諸澗谿水東逕遂平北又東逕濯陽
 城西轉而南受鬼灣河水東入汝
 又南觀水自西注之 俗名泥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九十八

觀水源出舞陽西蘇寨山東南逕象河關又東南逕泌陽縣牛蹄寨
 西受張橋鋪水北受石河水東過吳王塚文城柵逕遂平城南至狼
 家口一東北過黃埠西轉而東入汝 俗名沙
 家灣入汝
 又南黃西河自西注之 一名練江河俗
 黃西河源出樂山紫花澗 一名猛 東逕駐馬店南過黃龍即轉過儂
 祠南逕舊趙尚書墓後又東過重即逕封趙尚書墓又東八里遠趙
 尚書墓左受寨河水 俗名寨河源出樂山白龍泉東逕馬莊橋半截
 塔東受鐘鼓河水北入黃西河 鐘鼓河源出駐馬店南逕黃練
 河北行逕斷濟橋西北受冷水河 冷水源同黃西東分馬二
 逕馬頭鋪又東入黃西河 黃西河

東運李秀橋連九座塔北轉而南折而東至城西北隅入汝元朝頗
金汝城
江即此

汝合黃西上下如玦如環如蛾眉數十餘折由城西遠北而東而南形
若垂瓠過柴潭始東南去三里受練水枝流七里受泥橋水又南其水
自西注之

英水源出朱家林南逕白馬橋轉而東逕石羊橋又東逕十二里橋
入汝俗名羊
截河

又南東受方良河又南漆水自西注之

漆水源出桐柏山東逕朗陵城南又東逕確山縣西又折而南俗名
吳寨
河又東受吳衛河吳衛河源出崇山受楊即河入漆漆水又東逕北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九十九

春城北南受淇河又東逕官莊西俗名魚又東北逕漆口店東入汝

俗名

又東南逕平輿縣城南安成縣城北又東南入真陽縣境受固城港塘

下河又寒凍東受抗陂港汶水古稱又東南受澗水又東入息縣境受

澗頭港漢港曲呂港諸水又東北逕新蔡縣官津店北為三岔口澗水
自西北注之

澗水源出即城周家坡逕西平東北受汝水東逕五澗營又東南逕

上蔡北又東南受泥河水逕朱辭東受杜溝水又東南入汝陽境北

馬常河自西注之馬常河源出丘家坡逕金

城南又東南荆河自西注之荆河源出天中山西逕石羊橋匯為懸

瓠池遠城北堤外而東受穉家河穉水源出黑龍潭荆水又東至射
橋南入澗

又東北逕潁州艾亭南又東南逕固始縣朱臯鎮北入淮

水利論曰唐虞首開水土禹軫溝洫周家濬蓄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

水列舍水澮澗水以水於殃以涉揚艾詳夫鄧晨鴻却陂四百里殷

饒它即鮑里方梁石洫歲省費三千餘萬金何故銅陽舊渠墾田三

萬頃召信臣開泉澮起提閘作均水約刻石田畔此四君者勲銘漢

鼎血食汝水皆以陂之力唐張崇陂宋高黃陂惜哉伯顏以渴我寧

汝愚孫人藥人因自愚此其罪豈但敗我濯龍哉帝殛之矣余尋繹

往牒指畫長老復陂策上堤汝策中濶汝策下陂復徐議故道上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一百

汴洛下航吳越縮較九州四方輻湊汝南一大都會乎勃修汝堤宋

八勃修陶陂等堰弘治六年撫臺憲典具存則唯是待其人而後行

山堂考索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荆

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秦晉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

所都安肯用齊魯墳塋之地而自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都汝賴陳蔡許

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饒原泉洩

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急一遇水旱

民之棄如往者因其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漢漢民故

汝州志張維新改折漕糧疏畧 臣惟人君創法期於宜民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有味乎其言之也方今譁弊者則歸漕糧而莫甚於小灘尤莫甚於大河以南近年汝洛梁豫間水旱為災冰雹示異閭里成蕭條之景民萌起愁嘆之聲矧今漕弊若此非所謂變通時哉臣先任山東冠縣知縣距小灘監兌衙門董四十里而近感時抱憤也久矣敢不以耳目所睹記列狀 上聞夫戶部每歲題差司官一員駐劄小灘監兌東土中州兩省其在東土則收納本色出入水次固無雜買執運之累在州河北三府則本色居多交易甚少臣不敢輕議惟開封河南歸德汝州相去小灘遠則千里有餘近亦不下五六百里有河山之險無舟車之便大戶一抵小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河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百一

三府一州大戶約有二千餘名非官部運不可故各令府判領之而郡邑之中又有佐貳却之其中廉介罕覯諸所費耗率皆以大戶為魚肉此部解之弊也大戶齎銀到灘必致歌家藉手斗戶節年歌斗之聚獲利得價營求充役或父為歌家而子為斗行或兄為米戶而弟為店主交通詐騙騰踴價值每米一石歌家明除牙用五分斗行三分仍巧立大行市小行市之名裏封外封之說計所得約二萬餘金而大戶羈留三月每名月費銀數兩計所得又一萬餘金即今元城縣歲派歌斗一千餘名意何為哉詳察人情若欲罄大戶之囊而群然攫之者此歌斗之弊也先年大戶買米取足民間米無糠碎價無賄補比有龍斷奸販視漕糧如奇貨以操獲為慣術有濫收粗濕低米浮以乾潔而勒價者

有以水拌米而希圖出息者俟大戶攤至兌限迫期始串同歌家主令大戶增價雜買抵數塞責及查驗不堪損折甚楚大戶當之彼龍斷者業已掉臂矣此捕私之弊也語曰走兔在知裝人逐之持金在市衆人晚之志在利也大戶賄銀既多勢必獨憤而小灘有力之家又開一揭局每揭一兩價銀二兩以致大戶敗家蕩產需費子者十戶而九此放獨之弊也他如廠基之典質虛席之搜求人工之費用旗甲之盤剝門吏皂快之需索諸弊難以縷數臣原籍汝州素號山澗荒涼之區而近復凋瘵困弊之甚視編一漕糧大戶不啻病瘵乃身而穴居草食者類皆思負瘵而他避矣此臣之所目擊而心惻者即汝州而開封等三府又可知矣臣愚為今之計有二一曰改納折色二曰互相代納臣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百二

去年十二月見戶部一本為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多亟賜集議為請奉 旨漕糧准酌量改折暫行一年臣思漕糧既可改折亦既暫行一年矣而河南糴米之處不過三府一州漕糧之數不過二十萬石况久惟重困民不堪命其改折獨可後乎且臣聞太倉貯粟陳紅腐京軍類多不食賣於酒保止得銀二三錢視小灘糴價減去四分之一是民有重費而軍無實用也合無將開封等府汝州所屬每名大戶原徵銀九錢五分只以八錢解納京邊照例以五錢給散軍士每名扣留銀三錢二十萬石可扣銀六萬兩至起剩銀又扣四千餘兩非直救中州百萬生靈之害而亦大有裨於軍 國之需此改納折色之當議也臣又思大名一府距離密運陸運又便每歲本府糧草解京運者十六萬

有餘皆本地粟米所變之價也。開封等處大戶收銀小灘買米皆大名所出之米也。合無責令大名府以自有之粟運納本色。開封等處以大戶所收之銀解納折色。倘大名一府不足。再加於附近景州所屬量擬改納。此則銀數足以相當。而兩省各得其便。此互相代納之當議也。或者曰。改折所係重大。代納嫌於紛更。臣則以為器久而不滌。則垢絃久而不調。則亂。河南河北皆皇上赤子。本色折色皆小民膏腴。識其弊而調停之。或暫改數年。或間歲一改。或斷行代納。而兩利俱存。如之何不可也。再照法令行於所轄則易。而非其所轄則難。小灘地方止大名一村。落耳。而其住居民人。非我統屬。是以人不憚法。惟利是趨。每晝半夜盜而無所忌憚。查得小灘鎮至臨清州陸路僅一日之程。臨清係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百三

東部下法行殊易。合無將監兌部臣移駐臨清。懲前戒後。縱有一二作梗壞事。即可下之。即守嚴加究詰。而掙和諸弊。自然洗却。且可以停盤剝之徵。此又區區無已之計也。伏乞皇上俯從臣請。勅下該部破格議處。以蘇一方重困。斯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臣不勝大願。

志言 國家歲輸天下粟實之 京師而不勝咽喉之慮。故于臨德要害處分署司農。鎮直隸山東河南方數百里。七軍儲焉。漕運夫此方數百里。郡縣皆包衍原隰。非如江以南可以風播。船致則費且不貲。而汝又越在西南千里外。山阻谷隘。率二三鐘不能致。一鐘計汝漕四千有奇。中人產以上力不能斃百所沒。傳是是一歲間。立撤中人產數十家。而况大糧累年十室九空。登安所得中人產而歲徵之。自公疏改。非獨汝人息肩。而旁郡縣且與沾河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百四

已 公字憲周。萬曆丁丑進士。授冠縣知縣。以卓異。拜給事中。歷禮兵二科。諫止內操。發科場奸弊。屠用言官。都元。標孟一。脉華。遠天津。兵備副使。

各州縣志里至刺鋪之紀未有若汝州之詳核者故書之以為式

豫城 州境在省治西南四百五十里東抵開封府襄城縣界一百三十里西抵河南府雒陽縣界六十里南抵南陽府南召縣界一百八十里北抵河南府登封縣界四十里廣一百九十里袤二百二十里
汝州 東至州縣 界在長平鋪四十里又五十里抵縣 西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百五

雒陽縣 界在臨汝鋪六十里 南至魯山縣 界在車店鋪又一百二十里抵縣 東南至寶豐縣 界在車店鋪四十里又九十里 北至登封縣 界在仙林寺四十里 東南至寶豐縣 界在車店鋪四十里又九十里 西南至伊陽縣 界在洛水鋪四十里又五十里抵縣 廣一百一十里 東至襄城縣 界在長橋鋪里又五十里抵縣 西至汝州 界在長平鋪五十里又四十里抵州 南至寶豐縣 界在車店鋪四十里又九十里 廣九十里 袤一百一十里 汝河十里又二 北至高州 界在房村三十里 廣九十里 袤一百一十里 魯山 東至葉縣 界在任店六十里 西至高

縣 界在汝水鋪一百五十里又九十里抵縣 南至高州 界在白沙鋪五十里又九十里抵縣 北至汝州 界在青條鋪三十里又一百里抵州 西北至伊陽縣 界在

寶豐縣 東至廣 二百一十里 西至魯山縣 界在荆山鋪一百一十里又 廣 一百一十里 東至 襄城縣 界在危家口五十里 西至魯山縣 界在荆山鋪一百一十里又 廣 一百一十里 東至 伊陽縣 界在任店六十里 西至 汝州 界在長平鋪四十里又五十里抵縣 東南至葉縣 界在秋河七十里 廣 一百一十里 伊陽縣 東至汝州 界在任店六十里 西至 汝州 界在長平鋪四十里又五十里抵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百六

西至高州 界在分水鋪三十五里又五十里抵縣 東南至魯山縣 界在車店鋪四十里又九十里 西北至雒陽縣 界在火馬鋪七十 里又五十里抵縣 廣 一百一十里 南至高州 一千九百里 北京陸路 鋪舍 汝州 總鋪 在州治外 東路 四鋪 至 仁義 鋪 東渠鋪 趙洛鋪 長阜鋪 接州縣 西路 五 鋪 東渠鋪 趙洛鋪 長阜鋪 接州縣 西路 五 鋪 東渠鋪 趙洛鋪 長阜鋪 接州縣 西路 五 鋪

接伊陽縣 西南路 一鋪至 溫泉鋪 自春店分路接
 大安鋪 伊陽縣 溫泉鋪 伊陽縣 小店鋪
 南路 四鋪至 夾河鋪 乾溝鋪 小屯鋪 草店鋪
 魯山縣
 接寶豐縣 孤狼鋪 又 東南路 至寶豐縣 於樓酒
 接魯山縣 桃花店鋪 務分路 接土橋鋪 比路至
 封 州縣 總鋪 在縣治 西路 四鋪至 羊坡鋪 羊
 縣 內東南
 渠鋪 薛店鋪 韓夏鋪 接汝州 東路 四鋪至 塔
 長阜鋪 官城縣
 兒鋪 侯公鋪 行陽鋪 長橋鋪 接襄城縣 南路
 高橋鋪
 一鋪至 桃園鋪 接寶豐縣 魯山縣 總鋪 在縣門
 寶豐縣 卓君鋪 外街南

東北路 二鋪至 向陽鋪 近水鋪 接寶豐縣 比路
 寶豐縣
 二鋪至 王家莊鋪 桃花店鋪 接寶豐縣 西南路 鋪
 汝州 甘羅鋪
 至 夾河鋪 恒程店鋪 接南召縣 寶豐縣
 召縣 板倒井鋪
 總鋪 在縣 東路 二鋪至 院河鋪 卓君鋪 接郟縣
 治西 郟縣 桃園鋪
 西路 二鋪至 姚店鋪 甘羅鋪 接魯山縣 西北路
 魯山縣 桃花店鋪
 三鋪至 上橋鋪 雙酒務鋪 孤狼鋪 接汝州 東南
 汝州 卓君鋪
 路 六鋪至 馬跑泉鋪 火新鋪 宋村鋪 吉村鋪
 葉縣

曹鎮鋪 秋河鋪 接葉縣 西南路 一鋪亦至 荆山
 四莊鋪 魯山縣
 鋪 接近 伊陽縣 總鋪 在縣 東路 一鋪至 小
 水鋪 治前 汝州
 店鋪 接汝州 比路 一鋪至 大安鋪 接郟陽縣
 溫泉鋪 河南府 火馬鋪

何相齊文集

均復私論 或問近日有司者編均復以田土為主其法如何
曰此非祖宗之法也蓋流俗相傳之誤也祖宗之法其在諸司
職掌戶部職掌田土項下云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豁各戶若
干及條段四五係官田者照依官田例起科保民田者照依
民田例徵收務要編入黃冊以憑徵收稅糧如有出賣其買
者聽令增收其賣者即當過割不許洒派違者紀者律有常憲
戶口項下云凡各處戶口每十年各布政司府州縣橫造黃冊
編錄里甲分路上中下三等入戶遇有差役以憑照差賦役項
下云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路上中下三等入戶仍分
軍民匠役等籍除雜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
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照差由是觀之則田土納稅糧戶口
當差役其不相混也明矣今乃照田土當差是貴祖宗之法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百九

或曰人戶有工中下三等蓋以其貧富不同也貧富雖明田土
多者必富少者必貧則照田土編差蓋法外意也似無不可曰
戶有上中下三等蓋通較其田宅費富而定之非專指田土也
若專指田土則施於農民可矣工商之家及技債者積者皆不
及矣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豈知治道者哉
況差役以人丁為主以上中下三等較其貧富以為派差之重
輕此法意也今令人丁而論田土差矣其本矣夫豈可哉或者
曰田土不當起差祖宗之法固然矣近聞外縣有以寄莊人戶
不當差役中請於上者巡撫批稱種田而不當差有違於祖席
湖法全其照田認差然則計田當差雖兼國法或古法乎曰此
地推未考而誤批也唐法有田則有租即國朝田土納稅糧之
意也亦有身則有庸即國朝戶丁當差役之意也亦有戶則有調即
國朝養桑絲綿之意也種田而不納稅糧謂之有違於祖席湖法

則可也種田而不當差謂之有違於祖席湖法則不可也若曰
土既納稅糧又當差役是有田者不惟有租而又有庸而有身
者遂無所役矣不亦誤之甚乎曰以田土當差唐法知不然也
或者先王之法乎曰先王之法其詳不可考矣蓋天子曰有粟
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有布絲之征粟米取於田土而布絲也力
役取於人力民庸法也布絲取於國宅即湖法也由是而觀則
計田土以當差役既非古法又非國法而有司乃有先行不考
據乎曰有司有此行何也曰此周文襄作備之過也宣德年間
周文襄巡撫南畿志民間起運稅糧之不足也乃令稅糧正數
之外多加耗米以足之除辦納稅糧外有餘剩者謂之餘米後
臨民以加耗之多為己也乃令凡民間戶丁之差役耗物之科
派皆取備餘米此蓋朝四暮三之術也本傳謂小民雖多出耗
米然耗米之外再無差科之擾深以為便東而多道用其法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百十

又曰稅糧變為田賦故東南有田差糧差之說而西北者
新擬用其法故西北近年亦有田土當差之說此蓋不考祖宗
之法而惑於流俗之傳者也或者曰文襄之法雖非國法既民
以為便利用之似無不可何必拘於舊法乎曰民以為便亦權
文人之傳而言耳實不然也夫差役出於戶丁士農工商之家
除例該優免外其餘戶丁差未有不當差者也今止令取於耗
米則是士工商賈之差兼備代當之矣是安而平之道哉况驛
遞馬牛車船之役俱出於田土稅糧則農民已偏累矣奈何復
以蠶桑再累之乎今論者皆知東南之民困於稅糧西北之民
困於差役而不知東南所以困於稅糧者以差役亦出於稅糧
之故西北所以困於差役者以既有丁差又有糧差之故由是
而觀則周文襄擬變祖宗之法而開此累民之端其累安可此
也或者曰書如此則寄莊人戶不當差役者皆幸免矣曰此有

司不知守法之通也使有司知守祖宗之法審定三等戶則之時不論士農工商凡田土資本先姓高者俱定作上等戶與重差則寄莊人戶銀買則州縣之田而徵賦本縣之差欠何幸免之有今惟不守祖宗之法者編均糧令戶丁而計田之故寄莊人戶有銀差之弊徵率其弊宜求其本平或曰祖宗差後之法今亦有行之者乎曰北戴州縣審編均糧物止審三等九則戶門並不設差甚嚴多寡數目皆定戶則然後通算三等九戶除後占優免外該當差者共有若干丁都算本州縣銀力差該用銀共計若干而方今三等九則戶丁差等出銀期足供銀差力差之用而已此蓋差祖宗之法而又通其變者也蓋祖宗之法止令照三等戶則照差但差少予多用之不盡照差之時不及差者幸免見當差者偏累今乃令丁皆出銀差之重者則合應當則人丁無有不差者矣此蓋均糧之善法也河南舊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百十一

審編均糧雖未以田為主亦未以丁為主其人丁差銀增減從審官之意多寡無一定之法少有不受而者多有三五兩者有十餘兩者甚有四五兩者丁多之戶銀多亦不為過單丁之戶銀多則一差用之不盡必須分爲數差是一丁而數差也豈無戶照差之法哉但上下習於聞見不之覺耳近聞地無異公所定均糧則每地一頃出銀四錢每人一丁上上戶出銀一兩二錢以次各照戶則出銀不等若該縣銀多差少則遞減銀少差多則遞增規舊法頗有定規但偏累農民未盡善耳必改此直隸之法上不失祖宗之法下無偏累之憂乃為盡善此蓋識者所深望也或者曰今之富家或曰連阡陌或實累銀萬萬較之小民豈止十倍若止照三等戶則計丁當差其丁者出銀固多其丁少者出銀甚少豈不為幸免乎曰古人為國藏富於民蓋民之富者官府之難急資為小民之貧困資為轉歲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為荒兵戈之患起資為蓋所恃以立國者也平時使之應工戶重差法如是足矣矣必不得已則準北畿事例上戶丁少者量出門銀亦可也豈必盡取所有使之僅與小民之貧者相若然後為快乎於歲時使備款先聖格言備錄俾後賢深慮奈何今在位者之不思也或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林下人也晚晚身官焉乃為富道者所惡乎曰舍己從人大舜之所以聖也聞通則喜子路之所以賢也吾以聖賢望人痛小民之受害故私論之蓋遠處人傳言之訓而為之也蓋其或聞而改之也若取通作非國棟而怒則小人也當道諸公其欲為聖賢乎故為小人乎必有所擇矣作均糧私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百十二

之田分爲九等稅糧之輕重性性因之蓋為此耳天下之田吾未能知河南之田則頗知之矣上田歲收不下兩石或至三四石下田歲收不及一石少或至三四石大抵上田一畝之收抵下田五畝國初定糧法於分劃一粟定作安節糧八升五合後官府以下田人戶耕種不前也乃保令起運實糧多派於上田里分存留糧多派於下田里分派亦來多產寡糧物平施之意也雖未盡得其宜而民病亦少幾矣近年上司急里書部種作粟也乃今不令起運存留糧一傾則上田下田無所分利雖曰可以地宜書之要而下田民戶固已不勝其苦民無生派之法歲有變易民之害倍有特而解也若大地均糧初時不若上田下田一粟均派糧額一定不可復變則下田之受害豈有不可勝言者矣夫曰地有上下則稅糧有輕重與地界有大小則受利有重輕其理一也紀人罪者強故新而不為

昔紀居小者雖管杖而不為級蓋各得宜故也或者患史書之
 專文也乃一舉定為後流之刑以為可以絕弊柳不思宜故所
 而得後流者固為幸矣宜管杖而得後流者不亦寬哉今不論
 曰夫工下而一舉均之以糧可以其此性亦非也德隆公漢以
 為然故令夫粟曰夫分為三等均糧之類功則通以中田為準
 下田則少糧之三四則少增之以下田所增之數為上田所增
 之數蓋亦所謂均糧平施之意也傳聞此儀不始田分三等蓋
 亦本之思也若他種之田無甚上二備可也河內之田果不
 分上下一舉均糧此則名雖均糧而實則不均之甚者也此利
 害之大者也而所聞又有可益者聞地無分文謂除河路外蓋
 河路無可耕之田故除之也而永行官吏不明其意乃令河
 上除身沁二河新開河是引水洗田者不除其河身所占之田
 俱全民田在兩岸者包納或開其故則曰引水洗田人戶得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百十二

故不常除病謂引水洗田之利眾人之所同也非獨兩岸有
 之民也而今其包納稅糧無休時何理也路之除弊通大路
 其餘通行古路俱不得除其稅糧亦令民田在路兩傍者包納
 焉謂民田在路兩傍者人畜往來踐踏同已受害矣夫古路東
 人之所往來與驛路大路無以異也乃復令其包納稅糧此何
 理也至於田內墳墓雖上可未有明文竊意大地均糧亦不過
 大置耕之田而均以管有之報年增其非可耕之田其不當徵
 糧蓋有不待言者夫今乃令墳墓不除有主者與地數均糧夫
 主者既民紳雖於官平治為田照數均糧獨先王有掩骸埋屍
 之令國朝有漏澤園之設而平治他人墳墓為田固者律有明
 禁此蓋朝廷恩及死者之仁政也而一切不顧小曰吾將以均
 糧也不知均糧之物意果若是乎此三方亦利害之大端也小
 民被害而不敢言吾實又以不在位而報爾言故於論之處轉

關於管道之仁人君子或有以愛此也夫變法本以利民而不
 為民害仁人君子在管道者不知則猶有所疑知之而不為一
 處才矣思哉然此非吾事也非吾責也吾言止於此矣或疑曰
 之工下無定曰此不難某卿之田工某卿之意竟有合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三冊 河南

百十四

山東上

備錄

山東

山東古青兗徐之地。祝泰在太行山之東，故稱山東。然孟口東夷，周曰河東。秦漢以下，曰東秦。曰東郡。宋曰京東。其為東方之國，舊矣。嘗觀古輿地圖，青州東距于海，西至于岱。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徐州北連岱境，南通長淮。齊今六郡之全境云。或曰漢晉以來，或稱山東為兗冀何口。先王疆域，秦亂史傳之訛也。禹貢冀州既載孟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自今觀之，有一為山東州縣否乎。又以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沮洳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其貢賦則于于濟深，達于河。今九河故道多在濟南境，雷澤在濮，沮洳在蒙河，桑間濮上實惟桑土，濟深達河斯為達冀，兗冀疆界固自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也。而欲援冀為山東，豈不謬哉。或曰今兗州與古兗若何。曰古之兗也，今之兗徐也。合徐兗而治之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恭氏所謂岱陽濟東是已。故今之兗，合徐兗而治之，非古兗也。周禮河東惟兗州，山曰岱，數曰大野，川曰河，水曰盧，維考其疆域，視禹分土之時，亦已不同。故禹佐舜治天下，兗徐各置一牧，周併徐入魯，青又分青入魯，自齊以南皆屬焉。及周公封於曲阜，伯禽為魯侯，遂主泰山之祀，故大合徐兗而治之者，昉諸魯之受封也。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若何。曰古青州，今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之一隅耳。禹貢海岱惟青州，嵎夷之界，維淄其道。又曰，萊夷作牧，是已。周成商以營丘封人，公望為齊國，齊務魚鹽，遂命有青土。秦滅諸侯，置為郡，青州尚

未分析至漢始分青州西境為濟南東境為北海齊郡千乘東萊五郡而古青州之域不可復考矣曰青州何以謂之齊也曰通考六齊在天中猶腹臍也漢志曰齊所以為齊以天齊淵故也然漢志之說近之矣或曰青宛徐三州風土何以異曰青東方也居少陽其色為青生生不已也宛之為古端也信也陽精端端故其氣熾殺也徐之為言舒也有舒緩之義焉是故觀青徐宛風土之異而山東六郡之政理可圖矣余嘗考六郡封域辨其物土民性之殊西北曰濟南其治為州四縣二十六其域為青宛其名山為岱嶽為徂徠為梁父為華不注為長白為玉符為黃為宮為原其巨浸為濟為濰為汶為瀆為洙為沂為巨合其地濕沃其民豐聚其利金銅其穀多稻正南曰兗州其治為州四縣二十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

其域為徐兗其名山為龜為蒙為鳧為驛為嶧為陪尾其巨浸為沂為濟為洙泗為汶為洸其地厚衍其民避讓其利絲織其穀宜四種正西曰東昌其治為州三縣十五其域為兗其名山為荏為陶為歷其巨浸為濰為衛為濮為瓠子為鳴犢其地平阜通津其民饒庶其利細繭其穀多黍麥北曰青州其治為州一縣十三其域為青其名山為沂為瑯邪為雲門為蒙陰為胸為艾其巨浸為濰為洙為沂為汶為時為巨洋其地險阻其民濶達其利鐵陶其穀多稻麥東北曰登州其治為州一縣七其域為青其名山為丹崖為石門為羽為成為之罘為岵嶠其巨浸為清洋為大沽為蜜為驛為昌其地僻遠其民朴直其利海錯其穀多稷菽正東曰萊州其治為州二縣五其域為青其名山為天柱為大

澤為不其為勞其巨浸為法為丹為膠為濰其地剛鹵其民敦本其利鹽鐵其穀多稷菽是故以同貫利以齊好惡設牧各效其能制貢各因其有正俗各導其趨齊之富強魯之禮教庶幾可復焉其為海岱名邦詎不信夫

大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濰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海故東海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莊生所謂尾閭也初學記曰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渤海則北海亦通稱渤海矣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溟津無際外控夷落內衝中夏則山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

形勢實稱險絕昔人謂齊得十二又豈直為兵車卒乘之富邪博物志曰海中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謂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縱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顧其說雖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市樓臺城郭人物旌旗之狀成於瞬息千態萬像而不可摹寫則海中靈變之氣洩而為奇怪瑰瑋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會魚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鱗甲之珍民實資之則海於東土其利固甚博哉

青州字源通于海徐州字源通于河高直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于濟深達于河山東漕運其妨於故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腸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

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成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郟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積之險、至理宗時於堙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河、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航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輝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津御、名會通河、大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即元人始、然河渠淺溢、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此、亦嘗行之、後尚書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

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埋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壅閉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為然哉、

形勢

論曰、夫古今之勢不同、強弱之形亦異、今之山東、視古東秦、拓地無慮數千里、長城巨防、穆陵無棟、昔之所謂關隘者、今皆為甸邑矣、然而潢地少警、望風瓦解、雖有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者、果不足恃哉、蓋嘗考之春秋戰國之時、承太公修政之餘、維以桓公主威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袂成帷、揮汗成雨者是已、國勢如之、何其弗強哉、楚漢之際、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益起、青徐首難、既而黃巾煽禍、海岱騷然、民塗兵革、重以石勒慕容起之殺戮、金元之竊據、齊地荒涼、削弱泊焉不振、固其宜也、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莞、頗稱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

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萬一有如正德間流城之警、豈非有國者之深慮哉、昔人有言、土地軀幹也、人民精魂也、精魂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和也、雖然、談形勢者必稱要害、山東要害之地、凡五、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薊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遼衛濟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謹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慎保障則倭奴珍患、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絕、又烏足道哉、

風俗

論曰、余觀齊俗敦厚、閭遠其敝也、或失之舒而緩、侈而麗、魯俗忠信、重禮、其敝也、或失之尚而固、矯而澁、曹衛楚宋之間、剛武尚氣、其敝也、或失之勁悍而輕、剝、裁藉所傳、不可誣已、以今山東列郡觀之、迺不盡然、大較濟南省會之地、民物繁聚、兗東二郡、瀕河招商、舟車輳集、民習奢華、其俗也、文若勝乎質、青登萊三郡、馮負山海、民殖魚鹽、以自利、道里僻阻、商旅不通、其俗也、質若勝乎文、孔子所謂齊變主魯、魯變主道者、又不可執一以例今之俗也、乃若六郡所同者、士大夫率多懷義質直、侃侃明達、如班固所謂好經術而矜功名、杜牧所謂多才力、重許可、能辛苦者、其風至今不衰、其小民力于耕桑、不賤商賈、喪葬有序、不泥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六

水、鄉黨歲時舉社、會貧富相資、有藍田鄉約之遺風、此則山東風俗之近古者、文之以禮樂、豈不足以復齊魯之舊哉、蓋嘗論之、風也者、相觀而化者也、俗也者、相習而成者也、化趨於善者、難乎成、而習徂於惡者、不易變、是故、以康叔忠厚之貽、不能保叔世無秦漢之靡風、以晏子之樊車羸馬、不能使當時變綺羅之侈習、齊不嫁姑、而後乃有長女不嫁、立巫祀、以土家祠者、魯焚巫尫、而後乃有哀棺曳尸、打早骨、以祈雨澤者、雖至于今、尚有之、傳曰、周之興也、商民先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言趨善之難也、又曰、齊太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言遺化之當崇也、任理民之責、思易今俗而返之於古者、曷亦知所務哉、

物產

論曰、山東物產豐饒、甲于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博者、惟鹽鐵乎、粵自管仲相齊、實典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舉兵、故當特鹽鐵之征、雖少男女少食之所食、一錢一刃之所用、無弗算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而常籍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常自煮、亦權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治鑄也、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煮鹽鑄鐵、鹽官二十八郡、而山東居其七、鐵官四十郡、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徐偃本使膠東魯國、聽民便宜鼓鑄、御史大夫遂以得、婚制劾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大夫桑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七

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於民、大夫曰、蒙人擅用專利、恐滋貧、恭文學曰、禍在蕭牆、不在胸喉、於是屢罷屢復、卒未有能去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彤請檢校鹽鐵、諸州者為課額、第五琦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瑁漆器、許代鹽鐵、其後肅宗討淮西、皇甫鎛程昇又從而濫導之、諸道競以羨餘取寵、而其弊也、至立為鹽監、食鹽等名、察民貧富、據口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信用輸徵、其鐵官則親為鼓冶、民間農器不給、或至木耕手耨、嘆食鐵官、抑配逼地、害與鹽同、宋人鹽利、多取諸河北解池、鐵官亦不嘗設、南渡以後、山東陷于金元、不足言已、元人于青齊諸郡、增置鹽場、開立洞冶、實成通和、昆吾元國富國之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貧、作法於貪、弊

將安之君子所以追恨炎吾之作俑也。國朝錢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前代故壩諸治今皆為廢坑矣。惟鹽則分場置司官自煮之而行之商賈小民負販亦置不問豈非得中正之法乎。宋儒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捐之民則縱不作資遊惰盡備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實之害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有驗者也。雖然管仲立法苛重然國勢實藉富強漢唐以來咸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十萬今鹽鐵之稅于山東者魯不逮古十分之一而民不加稅何哉。蓋嘗論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州田下下今獨稱富饒雍州田上上今半為塢壤執富強全勝之齊國以例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九兩萊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

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是否乎。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設平絕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鐵為然矣。司國計者酌古今之勢度宜倫之宜以定征稅之則勿取而加賦焉。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矣哉。

漕河

漕河自大江瓜洲埭儀真堰埭俱入邗溝經廣陵至淮陰渡淮入清河。經呂梁彭城至沛乃為山東境由疏鑿而成者名會通河凡七百一十里入於衛河又四百里始出境達于京山東為府者三為州者四為縣者六由魚臺至臨清得洗汶泗沂四水其泉百七十餘會於四水而分流于漕渠有水部郎一人以掌之為牌凡三十有守津吏以啟閉為漢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又黃河常決張秋決漕單魚臺其道非一有司空兼御史臺一人水部郎一人按察副使一人統州邑判官主簿以分治其事歲出夫役萬四千一百五十餘人計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漕河之有藉於山東者頗重如此可無載乎乃作漕河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

兗州府 魚臺縣 河之西南二十里岸北自濟寧之界南至沙河五十四里置淺鋪二十有六。界牌淺北林淺南陽上淺南陽下淺大堤淺亭上淺谷亭店上淺谷亭店下淺谷亭下淺八里灣淺三柳樹淺琪于頭淺孟陽上淺孟陽下淺徐家林淺張家林淺廣運淺馬家淺柳家淺古家淺張家淺二十六鋪老人二十六人夫二人置開四孟陽泊開南接湖陵城開八里開官一人夫八里灣開南至孟陽泊開八里開官一人夫三十人濶夫一百五十人。南陽開南至谷亭開十八里開官一人夫二十人濶夫三百人。蘇家壩在沙河此處大馬河五十積水開三濶夫三百人。蘇家壩在沙河此處大馬河。鄰縣河之東北七十里東岸北自濟寧之師家庄南至魯橋開三里置淺鋪一濶夫十人。港里積水開老一人夫十人。濟寧州河之北岸西抵東六十八里置淺鋪二十有七。趙村淺楊灣淺石佛淺花家淺。

新店淺新開淺仲家庄淺師家庄上淺師家庄下淺魯橋淺林淺現
九溝淺水通淺夫河淺馮程淺河長口淺大河淺禮義淺大留淺夾灣
二十七舖老人二十七人夫二百七十人守口夫五百人 置閣十
四棗林閣一人夫三十人夫一百五十人魯橋閣一人夫三十
人淄夫乙百 師家庄閣一人淄夫一百四十人 夫三
師家庄閣六里閣官一人夫三 新閣南至仲家庄閣五里閣官一人夫
十人淄夫一百四十人 夫三 新閣南至仲家庄閣五里閣官一人夫
新店閣南至新閣八里閣官一人夫石佛閣南至新店閣八里閣官
四十趙村閣南至石佛閣七里閣官一人夫 在城閣南至趙村閣六里
人淄夫二 天井閣東至在城閣二里閣官一人夫下新閣西趙村中
百八十人夫三 淄夫一百五十人下新閣西趙村中
閣西上新閣一人夫六十六人淄夫二百人分水閣在上新閣北洗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十

泗三河 泉白馬泉三灣泉泗水縣三十泉泉林泉下莊泉吳家泉鮑
趙泉泉曹家泉去陵泉黃清泉石河泉石清泉盧城泉小玉泉甄珠泉
洵泉泉碧清泉珍珠泉白露泉石石泉大土泉三灣泉黑虎泉
如口泉以上三十泉俱入泗水泉陰四泉伏羊泉响德泉泗水泉官橋
泉俱入沂水泉十八泉連泉雙泉柳青泉新泉曲水泉歸泉溫泉清泉
泉橫溝泉南新泉以上十八泉俱入沂水泉同連
于天井閣泉夫四百二十六人州設判官一人
鉅野縣河之西八十里岸北自嘉祥之大長溝南至火頭灣二十五里
原係濟寧左衛景泰元年衛調于臨清鉅野代之隄岸用石修砌一十
二里置淺鋪五舖小長溝淺黃沙灣淺白嘴兒淺梁家口淺大頭灣淺五
一蓬子山壩泉南莊孫村二湖以

嘉祥縣河之西二十五里岸北自汶上之界首南至鉅野之大長溝一
十八里原係濟寧左衛景泰元年衛調于臨清嘉祥代之隄岸用石修
砌一十里置淺鋪四舖村淺寺南灣十字河淺大長溝灣四舖老人四
波上縣河之東北三十五里自東平之靳家口南至嘉祥之界首七十
二里置淺鋪一十有四新家口淺步家口淺張八老口淺閣家口淺袁
河口淺南莊淺柳淺淺石口淺界首淺十四舖老 置閣三南莊南閣南
人十四人夫一百四十人守口夫五百五十人 置閣三南莊南閣南
濟寧之分水閣七十五南莊北閣南南至南莊南閣南
里閣官一人夫二十人南莊北閣南官一人夫二十人 閣南莊南莊
北閣十三里閣官 界首積水閣成化六 石口積水閣成化四南莊湖
一人夫三十人 界首積水閣成化六 石口積水閣成化四南莊湖
治西兩四十五里築堤百五十餘里中為三長堤增築其中西堤有
斗門上有橋以便稅外番水疏為水櫃成化四年山東按察司僉事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十一

善因舊土隄易壞始用石修砌西隄又 汶河東平九泉獨山泉鉅溝嘴
員土增築東隄老人一人夫三十人 汶河東平九泉獨山泉鉅溝嘴
陽邑頭山泉蕭橋泉坎河泉王老溝泉汶上二泉龍閣泉朴當山泉臨
十二泉小水泉龍王堂泉雷王臺泉上泉銅井泉吳香泉吳香泉吳香泉
魚泉曹如泉坡當山泉平陰一泉柳溝泉泰安三十二泉狗跑泉報恩
泉臨溝泉胡家泉馬黃溝泉清泉周家泉鯉魚溝泉張家泉水磨泉鈇
佛寺泉响河泉手舍泉龍王泉科潘泉 二柳泉北深泉上泉馬蹄
溝泉水波泉濁河泉水頭溝泉胡港溝泉吳泉龍堂泉龍灣泉力溝泉
花家溝泉梁家泉顏謝泉馬兒溝泉宅兒泉新泰十四泉南師泉泉北
鮑泉西都泉劉社泉和莊泉徐村泉張家泉五季泉南陳泉占河泉零
查泉公家庄泉崖頭泉西同泉肥城六泉益河泉武家泉黃家泉董家
泉胡家泉清泉泉葉十泉郭鎮泉湖泉明山泉馬江泉鎮里泉中王
泉連花地泉小龍灣泉中壁店泉王家溝泉以上一百一宗理宗寶祐
五年蒙古濟寧奉行單輔國於堽城作斗門以遏汶水入洗至任城

蓋泗漕以餉宿新成邊之繁由是汶有南入泗淮之冰北流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命兵部尚書魯魯赤等自任城今濟州委曲開穿河渠導汶泗水北流至須城今平度安山入清濟故清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潭御輸京師二十六里以壽張縣尹韓仲暉陞大史院令史道源言復自瀕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開渠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為開十六以節水賜名會通河 國朝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齊兗東青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十二

一萬五千疏浚元會通河引泰安徂徠十八州縣諸泉水自汶上縣通安山西南經壽張城東門折回西北由東昌新開河乃自汶上縣家口徙左幾二十里至壽張縣沙灣復接舊河又用汶上縣老人白英計於東平州東六十里戴村舊汶河口築壩遏汶水西南流由黑馬溝至汶上縣鵝河口會通河南分流遂通舟楫縣設主簿一人 東平州河之東岸北至壽張之戴家廟三十里南至汶上之靳家口三十三里置淺鋪一十有三戴家廟淺沙孤堆灣那家庄淺蘇家庄淺譚家庄淺劉家庄淺李家莊淺栗家庄淺新家庄淺老莊十三鋪老人十三人夫一百三十人守口夫二百人戴村修壩老人二人夫三百人安山湖距州治西南十五里北臨漕河築壩百餘里五統三安山關南接

天下郡國利病書

之開河開三十里開戴家廟減水開元分汶水至安山官一人夫二十人 壽張縣河之西三十里北自東阿之沙灣南至東平之戴家廟二十里置淺鋪五沙灣淺張家庄淺戴洋七淺劉家口淺戴家廟沙灣積水開成統七年師家壩過黃河分水使入通野猪腦堰禁回三十里用以猪東阿縣 河之東岸北自陽穀之荆門上開南至壽張之沙灣二十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本縣決沙灣東隄以達于海遣工部尚書石瑛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塞成天順八年僉事劉進用石修砌東隄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淺止長一百六十丈成化年間副使陳善用石修砌東隄自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十三

灣淺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大弘治六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本縣決張秋東隄以達于海遣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七年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治決河塞成復於黃陵岡築堤以絕其流 詔改張秋名安平鎮置淺鋪八新添淺北灣淺中灣淺南灣淺沙灣淺八鋪老人八人夫八十人守口夫一百二十人縣設主簿一人 陽穀縣 河之西岸北自聊城之官窪口南至東阿之荆門上開四十里黃河西南自開封之祥符縣金龍口至本縣南入漕河通塞不常置鋪十官窪口淺擺渡口淺劉家口淺何家口西岸淺館驛灣西岸淺以鋪老人十人夫一百置開六荆門上開南接東平之安山關七十人守口夫五百人

荆門下開南至荆門上開三里開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阿城上開南至荆門下開十里開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阿城下開南至上開三里開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七級上開南至阿城下開十二里開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七級下開南至上開三里開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

東昌府。聊城縣。河之東岸北至博平之棧隈兒三十里西岸北自

堂邑之南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窪口三十五里置淺鋪二十有三

口淺徐家口淺柳行口淺房家口淺呂家灣淺龍灣淺現淺宋家口淺破

開口淺林家口淺于家口淺周家店淺北壩口淺張開淺柳行口淺

白廟兒淺雙隈兒淺梁家口淺方家口淺李家口淺朱家口淺耿家口

夫二置開三周家店開南至陽穀之七級下開十李海務開南至周家

里開官一人通濟橋開南至李海務開二十里密官等五減水開則水

夫三十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十四

以淺水非通舟之開也

博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清平之界南至聊城之棧隈兒三十七里西

岸北自清平之丁家口南至魏家灣四十里置淺鋪六朱家灣淺咸水

朱家灣淺朱官屯淺棧隈兒淺六鋪老人六人老隈頭北減水開則水

夫六十人守口夫二百五十人縣設主簿一人

堂邑縣 河之西岸北自清平之魏家灣南至聊城之呂家灣三十五

里置淺鋪七涵谷洞淺新開口淺土橋淺中開口淺馬家灣淺北梁家

人置開二梁家鄉開南至梁家鄉開通濟橋開三

土城中減水開二

清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潘官屯南至博平之減水開三十九里西岸

北自臨清之潘家橋南至堂邑之涵谷洞三十三里置淺鋪九潘家橋

口淺五家橋淺李家口淺丁家口淺趙家口淺戴家灣淺十里井淺魏

置開一戴家灣開南至堂邑之土橋開四十里減水開二

臨清州 會通河之東岸趙貨即口南至板開三十四里西岸北自清

河之二哥營南至板開三十一里汶河北岸板開口東至潘家橋二十

里南岸板開口東至趙家口二十二里置淺鋪十上仗柳園淺下仗柳園

家橋淺十鋪老人十人夫一百人守口夫九十九人置開二新開上開

官一人夫四十人潘夫七十五人南板開口南至新開上開五里四十八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十五

治漕糧廠二十有八臨清平山齊東昌州護國濮州所天津天津

左鹿天龍江左龍江若水軍左水軍右橫海江陰廣漢淮淮安高郵大

河揚州等衛廠俱治州城西共其事係於各衛官總辦于督漕都御史

官一人

夏津縣 衛河之東岸自桑園南至臨清之趙貨即口四十六里西岸

北自武城之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口七里置淺鋪八黃河口淺大

子淺柳家園淺草廟兒淺新開口淺蒙家園淺趙貨即口

淺八鋪老人八人夫八十人守口夫六十六人縣設主簿一人

武城縣 衛河東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南至夏津之桑園一百四十

四里西岸始故城之鄭家口南至夏津之王家庄一百十四里置淺鋪

二十有六王家口淺五家莊淺小流口淺北釣口淺南釣口淺西開口

淺初家道口淺周家道口淺劉家道口淺方道口淺陳家橋

淺河家門口淺河家林院高家園淺河家林院淺河家林院大
龍河口淺河家園口淺河家園口淺河家園口淺河家園口
夫二百六十人守口夫二十五人守口夫二十五人守口
恩縣 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馬廟七十里置淺鋪五
淺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七十五人

濟南府 德州 自衛河東岸德州衛之張家口至恩縣之四女樹四
十一里又自西岸左衛之鄭家口至德州衛之楊島七十里置淺鋪
六下八里七淺四里七淺八里七淺九里七淺十里七淺十一里七淺
上八里七淺六里七淺七里七淺八里七淺九里七淺十里七淺十一里
海運附 登萊運道 一自南京龍江關一自福建布政司長樂港一
自太倉州劉家港開船俱經揚子江口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
使約半月或一月餘歷淮口入山東界過安東靈山膠州浮山望廷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十六

島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勞山赤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勞山
北望有北奈山白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
復回望東北行使於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早門亦有漫灘
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維繫北向為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
一日一夜正北望見顯神山而見赤山九峯山西南洋有北奈山白蓬
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轉過望正西行使前有
鷄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公
島西小門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界島東
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
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界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直口有金嘴石樹

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
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
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龜磯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到鉄山洋往
東收旅順口東收黃洋川西南嘴有礁石一路山東進口過黃洋川東
收平島口外有五箇饅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岸外洋有一孤
望成兒嶺盡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陸岸深
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
望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烽墩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
亂想避之三山北有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若鐵山往西收
羊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望塔山看連雲島東北看蓋州一路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十七

看盤場西看寶塔臺便是梁房口進入三义河抵直沽交卸元至元二
十年克取江南至元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權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
運糧船三萬五千石賜左海道萬戶府千戶所領虎符金銀牌
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海行兩箇月餘抵
直沽至元二十六年增蓋糧米八十萬一歲兩運至元二十七年米萬
戶財請長興李福回朝奉押運遠不過一月之程近不過半月之限以
漕運利便每歲專從此道至北京將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蒙官司
招顧兩浙上戶造船運糧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
九千糧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
甚為易便迨昔海船皆從此道貢獻倣效其路矣 國朝洪武三十年

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云

膠萊新河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為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溝至安東縣有濰河嚮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連河末家河白家溝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盤場河平望河界首河白限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壘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沐陽水瀾而為大湖博湖又有揚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開河皆為入連河水道自支家河至連河海口計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州轉輸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舊所夏河所震山嶺膠州膠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把浪廟新河口店口杜陳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十八

小開戴高劉家大開王宋杜家村至平度州又經窩舖停口大成昌渠小開新河集秦家庄海倉口至大海口計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籍之性躋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為二流北河西流至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世固未能舉其說也嘉靖十一年巡按御史方遠宜巡歷登萊訪茲遺跡乃檄使米詢直抵淮海始得其詳為圖表之於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遠近開闢之廢置若指掌嗟乎使漕運普通無客議矣萬一有梗塞焉海運其容已耶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

鼓山羊磨

隋場帝開通海梁自東都而苑引鼓濟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人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人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場帝又開水濟渠開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海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師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大會通河自濟法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則通濟之益也漢世汴水濟水永濟之遺也自京師開通於汴河則江南之運也場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年之權而後為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李皇亦然今東起連橋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連橋之利皆非長城之墟即嗟大此則未易與一二流見者談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十九

會為運河 補梅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後水曾滲單鄭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汝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關汝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之北而汝河之水橫涉潢潁環梁山而會於汝則亦之所謂滲矣
熙寧十年河決滑州北通斷絕河流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澤分爲二流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州入淮之通宋元以來未有故也北通自張秋決廢河不復入而八滸一水逕交河之套經由浹北去海數百里間而場國亦之力不能利而一二也
實魯河自黃陵南達白集故於黃陵等口即今實魯河故道也而

在曹縣、黃州在單縣、為解而中、黃州河次、由黃魯河故道出符離集
等處、蓋即九八所批矣。
通鑑裴度討李勣道、請令田弘正自揚州渡河、直指鄆州、李勣遣
營、弘正奉命、自揚州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勣遣劉洽七於揚州
夜半遣兵、天未明、於城下、九城志、揚州在州西一百三十里、非也。
五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揚州在州北、不應陽穀
河、迤今而、人轉而東、且陽以三鼓還、安得未明即馳百三十里、此
陽穀乃今陽穀、在州北四十里、即唐所令置營地也、弘正奉命
帥兵、迤於東河、注云、東河、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城志在州西北六十
里、與今縣縣相合、舊志載李勣始由河城、迤於西、蓋如所記、則
唐時邑城方在故河、五州百十里而遠矣、然則由谷有城、不至李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二十一

可憐也。
梁晉河上之師、徐勝揚州、各有南北二城、於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
晉人初據徐勝、為梁人所敗、東于揚州、王步童、故以十萬之師、百
道進攻、遂不能拔、而大河之險、止入於晉矣、徐勝在淮、境內、晉史云
徐勝、口、潼州地也、潼州舊治積丘、天福中、魏州徐勝、漢、已而人作
洋梁於上、是為潼州河橋矣、揚州在東河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堤
隱隱可見、塘里八州、以成梁漢、而二城之遠、則不可考矣。

安平鎮志序 于慎行、安平在勝國時為景德鎮、嘗置都水分監以居行河
之使、蓋亦大眾落也。 國朝開會通河、特遣水部大夫一人、駐節其地、以總漕
渠之政、南北幾二十里、輻輳而受、成焉、則尤稱要重、哉、乃其地藉東河、而錯麗
於陽穀、壽、張之境、三邑鼎峙、而有之、故其文獻故實、亦散見於三邑之志、而碎
不能稽、則訓方之籍、闕也、萬曆癸巳、水部大夫、楊季黃公奉 命、分司既著、河
漕通考、以攝鴻猷、復以其餘、咨訊、網羅、躬操、蘇翰、而鎮志、亦成焉、謂于子邑人
也、遺、如、生、國、熙、泰、書、請、序、于、子、中、覽、而、嘆、曰、於、都、哉、體、簡、而、明、文、麗、而、則、信、藝
林之珍、典、方、與、之、鉅、觀、也、矣、夫、志、者、一、郡、一、邑、之、史、也、無、郡、邑、之、名、而、有、其、史、
則、所、係、有、重、於、郡、邑、者、焉、何、者、漕、渠、出、於、齊、魯、之、鉅、旋、之、若、帶、張、秋、其、繪、結、也、
北、二、百、里、而、為、清、源、而、得、其、質、之、十、二、南、二、百、里、而、為、任、城、而、得、其、質、之、十、五、
東、且、三、百、里、而、為、濰、口、而、監、焚、之、賈、於、東、兗、者、十、而、出、其、六、七、此、亦、遺、史、所、稱、
陶、宛、即、都、會、之、區、也、而、又、當、汶、海、之、交、受、濮、瀆、之、委、河、伯、望、海、假、為、北、道、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二十一

泰弘治間 朝廷再遣重臣大興人徒、臨塞決口、玄圭告成、乃 賜名安平、而
復號為鎮、即宣房、鯀子之、渠、不、敗、於是、夫、奈、何、視、非、即、邑、而、弗、之、志、也、志、成、而
吏、有、法、守、事、有、章、程、文、物、有、徵、貨、食、有、紀、漕、渠、之、要、亦、因、有、考、據、焉、此、豈、一、郡
邑、之、所、係、也、哉、緊、猶、有、進、於、是、夫、上、之、域、民、猶、制、水、也、水、之、為、道、固、必、濟、為、溝
滄、澗、以、隄、防、而、後、倉、儲、順、軌、以、趨、於、下、然、其、旁、出、羨、溢、亦、必、得、巨、數、大、澤、而、猶
之、使、其、游、波、寬、緩、有、所、休、息、而、後、不、至於、潰、夫、民、亦、然、居、之、和、和、畫、之、經、界、此
大、綱、大、紀、萬、世、不、能、易、也、至於、五、方、之、遊、騁、百、賈、之、轉、需、亦、必、就、開、闢、四、通、之
地、以、有、所、倚、靡、憂、份、而、不、求、於、有、司、之、三尺、然、後、其、志、安、焉、而、利、可、久、故、聖、王
體、國、經、野、亦、往、一、解、其、羅、之、一、目、而、有、所、不、盡、則、是、地、也、固、亦、民、之、故、澤、乎、哉、
自、余、少、時、觀、記、生、聚、繁、瑣、雲、閣、充、茲、比、年、以、來、日、益、雖、敵、文、化、為、陋、豐、化、為、貴
若、將、有、索、然、不、足、之、心、其、故、安、在、志、所、稱、時、誌、舉、舉、閭、閻、煩、費、及、謂、新、城、改、建
財、力、耗、屈、此、不、可、歸、之、天、教、也、而、守、者、其、亦、有、永、思、乎、夫、鎮、者、重、也、填、之

而使不他入鎮者定也莫之而使不捷域民之道也故夫無即邑之名而有即邑之政有即邑之政而不純用即邑之法則鎮之義居焉而不然者是峽義澤而潰之也其亦有係於漕渠而非但一即邑之故矣黃公之職治水而開府於鎮討典稽常以告有土意在斯乎黃公當世英流博物閱覽矧於文辭而器度粹精才猷瑋卓有非文學所能驟者茲蓋其一斑云

蓋言張秋河政者其利在汶而其害在黃河夫古黃河自大任而北從信都滄縣北入於海去鎮遠不相及也即汶水故道亦從東北合濟瀆以入海與鎮無涉焉時境上之水惟汴渠及北海之支瀆爾自後河漸南徙黃河與至漢元光中決瓠子注鉅野建始中決館陶灌東郡而害始左右波及於張秋矣於時河汴決裂東浸彌廣至永平中乃詔樂浪王景脩汴渠堤自滎陽至于垂海口千餘里此即金堤也今南開外有景遺墟也河汴分流復其故迹而阿鄆之間得免於河害者幾七百年至五代北宋時河復南決百餘年中凡四決楊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二十一

七泛郵濮而張秋非當其津口則首受其下流被害尤甚故後周遣宰相李穀監治隄則起陽穀屬之張秋宋設鄆州六埽則張秋居其一子遺一鎮何啻今日之徐邳也自南渡後河益南徙由渦入淮而東流故道遂涸至勝國至元二十六年始用壽張尹韓仲輝議自安民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歷張秋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溝賜名會通又特設都水監於景德鎮即張秋也以飭渠閘之政令而張秋始稱傑喉重地矣我 國初北征舟師饒道俱經此途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由舊曹州鄆城西河口漫安山湖而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復命尚書宋禮等濬其故道自沙灣南暨袁家口則稍北徙二十里而又改壩戴村遺水分流南旺而運道復通八百斛之舟迅流無滯歲漕東南數百萬石以給京師蓋會通之業自我 朝收其全功而利十倍於勝國矣然是時猶堰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至沙河入運以濟汶水之不足既資其利能盡祛其害乎故至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

以達於海遺侍郎王永和塞之弗績景泰之二年遣尚書石璞往治兩年之中再塞再決迄無成功迨復報侍從臣徐有貞以會都御史性貞至則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水勢奔放又由豫而充土益疎而水益橫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故決而奪濟汶以入於海今欲驟堙之不可請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止乃濬其淤制曰可貞於是度地行水濬廣濬渠起張秋金隄達於大濬踰范暨濬經瀆湖上接河沁為設九堰以節其過而導其微俾不東衝沙灣更北出通源關以濟漕渠之潤而又作大堰即戴家廟三空關殺以水門入大清以達於海水勢既平乃濬漕渠四百餘里貞先後臨治凡四載工始成先是沙灣之決垂十年時僥有天幸河南徙入淮勢少殺故貞得竟其功然猶踵前人故智引河入漕強半欲資其利也故貞之言曰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海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嗟乎河不而竹事無兩利見其利而遂忘其害君子是以知後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二十二

不終矣至弘治之二年河果復決金龍口逕曹濮下趨張秋命侍郎白昂治之遂塞金龍口於滎澤開渠導河由陳預入淮而張秋賴以稍寧至六年河復決張秋鎮潰東隄奪汶入海咽喉幾絕詔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而朝議弗之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及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懸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張秋是下流襟喉未可輒治：上流導之南行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發丁夫一濬曹魯河出彭城入泗一濬孫家渡由預壽入淮一濬四府營淤河一由小河口一由渦河入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而築壘立表聯巨艦實以土石穴而沉之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凡三書夜迤成又於上流黃陵岡築隄二百餘里以斷其流於決口迤南建戴水石壩即五空關以殺其勢蓋不借其利而亦不被其害河始全趨歸德徐淮以入海而消瀾不及於會通張秋遂無河患工成賜名曰安平夫自 國朝以來張秋決者三而弘治癸丑為甚諸臣奏決者三而劉公大夏為最迄今百有餘

年遠法何害而獨資汶利狂瀾不驚歲運如期伊誰之力哉即開河淋涇固時有之要之可人力為者非難也然則守黃陵岡之舊隄特泉湖之蓄澮其張秋今日之急務矣

宣德五年十月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春夏水淺舟楫艱秋西南舊有以河通漕官脩治過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漕運實難乞仍其舊從之 十年九月廷臣會議漕運事宜言沙灣張秋運河舊引黃河支流今歲久沙聚河水壅塞而運河幾絕宜加疏鑿從之

正統元年九月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 上命允行其選選公應幹濟之人以俟毋使因而擾民違者罪不宥 十三年七月河決滎陽從開封北經曹濮衛張秋濟沙灣之東堤決大洪口諸水從之以達於海事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四

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任理其事 十二月給脩築山東沙灣軍匠夫役口糧日三斗五升從王永和請是月王永和修沙灣等堤未成以冬寒停工且奏河決自衛輝八柳樹口宜勒河南巡河及三司官脩塞 上勅責之曰八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呂梁以溢運河致妨漕運患及山東特簡命爾任董其事冀在急如其患預定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輒以天寒罷工且以蒸塞之工誣之他人不知 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何在且治水有術當先其源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末不事其源朕知春冬水小雙能開塞夏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三司葬沙灣爾即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措置八柳樹上流如何脩塞金龍口等處如何疏濬務在河由故道不為舊隄仍先以爾等巡畫方畧及合用軍夫物料之數以聞或爾不能獨理宜添重臣亦可奏來 十四年三月王永和奏黑洋山西灣已通其水由泰黃守資運河東昌之水復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海其八柳樹未宜用工沙灣堤宜常啓分水閘二空以洩上流之水則不為後患 上從之仍成永和等速脩完工以休軍夫毋令久憊誤其生業 五月上聞沙灣河脩理畧有成績詔工部臣曰河道既通漕運令農務方殷其令軍夫休養

景泰元年四月御史陳全上言初河決沙灣隄已脩其大半止流二決口洩水近者東阿縣以西大洪口鯉連河水落河身漸露與決口相去甚近恐擊會通河水東去病漕乞築二口便從之 二年正月陳全復奏運河沙灣營以衝決脩置土壩故今損壞不能蓄水致妨漕運請以拆毀舊船改造板閘二度從之 二月勅山東左叅政王聰按察司僉事王琬督工濬沙灣運河以河決水淺故也 八月給事中張文質劾巡撫河南山東都御史王暹洪英治水無績宜別命官以責其成 暹洪英等奏曰沙灣之決宜於潘家壩以北濬支流以成水詔不允仍令暹洪調度戒其毋偏執誤事 三年正月山東奏議劉整僉事王琬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五

沙灣決河久積非成人多逃避為都御史王暹所劾詔宥其罪隨尚書石璞立功自効 自河決沙灣水徑趨海運河膠濟或言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或言引耐穿坡水可灌運河但不免復徑沙灣宜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言引耐穿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溢矣或言沙灣水勢湍急石鐵沉下若羽非人力可為宜以戒行漕道設礮礮礮命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治之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璞至以決口未易築濬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沙灣之決如故乃命內官黎贊阮洛御史彭道佐協璞等於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引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勢至是水流漸細始克築塞之五月堤成脩河官工部主事王鏡等十一人進官有差六月大雨決河復決沙灣北馬頭七十餘丈擊運河之水以東旁近田地悉皆淹沒 初訓導陳冕以治沙灣河墜教職至是沙灣復決冕奏欲息斯患在用臣言故却惡其詐妄請遣發當事者責其成功否則械至京師懲治給事中

陳嘉猷言 朝廷嘗降考求治河之畧然而未有言者是一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臣恐 聖諭雖切人皆緘口不言其河道通行方畧終不得以上聞而其他利病有甚於此者就肯復言哉是不足惜而國體所關甚重伏望令是協同巡撫等官設法修築為巡撫者毋貶其卑而自尊為是者亦毋是其言而自矜在和同計議以求成功果有優績量加賞擢若然臣將見凡有長策者俱為 陛下言也又何憂乎功之不成哉從之 先是總兵官都督俞寧徐恭奏沙灣北馬頭復決乞勅有司修築詔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督三司官理之八月英言水勢洶湧未易用工請俟冬月水消量添夫料修築奏下工部請如英言從之 九月命都御史王文以太宰祭廟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 十二月以沙灣河決久未成功而運河膠淺有阻漕運復勅內官武昌工部侍郎趙榮往理之是月遣祭祭河伯之神 四年正月河復決沙灣新寨口之南 二月以沙灣累脩累決詔加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六

濟大河之神命巡撫山東刑部尚書薛希璉以太宰祭之 二月趙榮言黃河之趨運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林舊低薄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溢不為長計恐其患終不息也臣等議請於新決之處用石置減水壩以殺其勢使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然後高厚其隄岸填實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原廠給贖牛十八鐵牌十二與之 四月戶部以山東昌及直隸鳳陽等府民饑又沙灣修築河道夫匠眾多糧儲當為樽節奏請移文山東巡撫薛希璉并布按二司各委官於濟南有糧官倉支銀一萬石起情運年里長有丁夫戶運赴沙灣備用 是月後築沙灣決口工畢 御史彭誼言河隄僅完人力資罷今民夫雖已疎放軍家而原設者橋樑淤者尚在宵且之食乞每人月給糧三斗從之 五月山東布政司右參議陳雲鵬奏運河之水偶爾泛漲三月四日敗沙灣減水壩越七日又敗南分水墩抵五月水溢浩瀚岸橋梁皆被衝壞而北馬頭決五丈有奇漕舟今雖暫通臣恐此後水勢益大一帶隄岸皆未能

保其無虞宜預積工料為修築計竹木之類已於浙江等處順帶其石料柴草動德萬計雖有山東諸司罪人折納恐不足用臣謂在京造作已息請以山東河南直隸等處該班石鐵等匠量發前來於附近山場採運准其班次其河南囚犯亦如山東之例運石於沙灣贖罪事下工部言河南北直隸旱澇人民艱食聽其於山東起取匠二萬人採運物料務在脩築堅完漕運不阻從之 是月沙灣大雨復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河水掣入益河漕運之舟悉阻 七月戶部奏北者集丁壯於沙灣濬治漕河該給口糧已令山東河南及直隸大名等府糧稅并山東囚犯贖罪米及中納鹽糧等米俱於臨清濟寧二處上納備用然沙灣之去二處動隔一二百里支運誠有不便請令山東布按二司官於沙灣相視空間房屋收貯支用從之 是月漕運總兵官徐恭奏沙灣河決水皆東注以致運河無水舟不得進者過半雖設法令漕運軍民挑濬月河築壩道水北流然北高東下時遇東南風則水暫北上舟可通行設遇西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七

風則水仍東注舟不得動况秋氣已深西北風日競行舟更難誠恐天寒水凍不敢必其得達京師乞早為定計事下戶部議宜勅恭與石璞王珪計議如舟可前進則令運赴通州上納如不得進則令沙灣以北者於臨清上納以南者於東昌及濟寧上納漕輓軍民令回本處運次年糧備從之 復命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往治沙灣決河時有 旨命工部司務吳福性治已就道給事中顧盛等言沙灣之決累勅大臣尚不能為經久計吳福庸下豈能濟事况決口頗大費用工料甚繁亦不宜獨仗山東其河南并南北直隸人匠淮安臨清及龍江尾筒壩諸抽分木料亦宜許其取用詔是之乃撤福還而以璞性時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見教諭彭項請立閘以節制水勢開河以分析上流其言頗似近理又往來舟人淹留日久必皆愁困雖急但得設法前進雖或稍傷財力無不樂趨事功者可因借用之詔是其言今與尚書石璞措置 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 九月沙灣復決尚書石璞等鑿一新河長

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截今新河運河俱可付船至是工畢工部欲取璞回上恐不能經久令璞且留置 十月陞右春坊右諭德徐爾貞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任治沙灣 五年五月山東濟寧衛知事黃泰言沙灣決口民壯夫匠及因徒無慮十萬餘多有持兵器者恐官吏虐之則為變不小都察院謂泰言慮患於未形宜令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王炫僉都御史徐有貞等悉收其兵器從之 九月總督漕運都督徐泰左副都王炫言運河膠淺南北軍民艤船蟻聚臨清關上下者不下萬數蓋因黃河上源水黃亦以沙灣關口未塞而脩治者之弗克事也臣惟治理之要有經有權以沙灣關口不可合留之以洩大水之勢經也姑塞沙灣關口引水注運河以通漕舟楫也苟惟常道是執臣見糧船凍凍不惟有候今歲之糧來歲之計亦必誤矣請勅有貞將關口起令水小督工築塞庶不敗事詔是之勅有貞務博詢衆策毋僻守已見有貞言臨清河淺自昔已然非謂關口未塞也亦非臣僻守已見而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八

欲不塞也茲等不察而以塞關口為急殊不知秋冬雖僅能閉明年春夏亦必復決勞費徒施而無用此臣所以不敢邀近功也如塞而無患臣雖至愚率不為之詔從有貞議糧運亦無阻焉 十一月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壅塞者禹鑿龍門關伊關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逾年者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水常五尺為渠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也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樹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古大金堤可倚以為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為澳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涸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但以流沙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為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益河上下固相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六年三月諭工部臣曰國家重務在漕運今裏河自沙灣抵臨清皆淤塞不通其集文武共議疏治方畧以聞於是工部尚書江淵會府部官議言運河之阻在疏濬之而已但今山東河南人力已罷難起夫從請將在京存標步隊官軍五萬人勅內臣文武大臣各一人往同徐有貞計度疏濬期明年二月興工四月畢工其器具量給銀兩令自置之仍先勅河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九

山東有司預積物料蓄軍糧以俟 上遂勅有貞集河南山東股實餘夫民壯各一萬人先治之有貞言宜以漸疏濬工力相繼若官軍一動糧儲銀兩輒有千萬之費遇水漲則復坐費無所施功今決口已合決隄已堅挑河者已如命用工臣請仍舊例置撥浚夫惟用沿河州縣之民免其徭役收養之事使專事於此付管河官督領役小則量數起之役大則舉戶皆行其非近河之人皆休放使力農畝如此將遠者得安生業近者樂趨河工有不入利無弊者臣未之信也 上以為然工部之議遂寢 五月有貞奏運道疏濬功成 上謂工部曰河雖暫通恐不能久其移文有貞尚宜督沿河夫役以時挑濬勿致阻滯舟船 築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克奏功 上以河道難完恐未堅固命有貞明年春仍往視之 七月以治沙灣功賞工部主事孔嗣山東參議陳雲鵬僉事陳澗及同知張方等一十五員各絹二疋

鈔三百貫 十二月徐有貞復視沙灣

七年四月沙灣隄成九月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大雨至八月諸河水益
雖高阜亦有大餘隄岸衝決田廬淹沒商船漂溺者無算幸新造水門一帶隄
堰無恙其衝決不甚害者臣已奉有司督工修理惟感應祠舊堤所決既大所
係尤要必置禦水場如水門場堰之制仍於濟寧抵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
久

上是之仍勅有貞等督軍衛有司措置物料務在堅完勿遺後患 十二月陞
主事孔訓奉議陳雲鵬知府郭鑑通判王叔田德王禧推官田燦林琦知州楊
忠知縣毛驥徐思孝彭述府經歷霍輝陳典史賴忠俸俱一級醫學典科劉璠
辛寬辦事官顧海等俱賞有差從有貞修河有功故也

天順元年正月 詔城沙灣巡河主事從定義伯郭登言也

成化七年九月戶部會諸漕運事宜言壽張縣自沙灣至戴家廟僅一十八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

地岸平曠無他患今宜改壽張縣管河縣承於鉅野照舊管河從之 十五
年十月陞工部郎中楊泰為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泰管理北河直抵濟寧
一帶河道泰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任舊事吏部議以通政司
參議詔曰泰既管河勤能惟陞右通政泰在河道承奉大監汪直故有不次之
權也

弘治二年河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漕漕衛張秋命戶部侍郎白昂塞之
五年七月河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東北入漕河遣工部左侍郎陳政兼倉部
御史往治之未幾政卒 六年二月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往
治決河時大夏議築黃陵岡及減水石壩疏曰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
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
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限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
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故於下流修治

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者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
北古堤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洩水必須脩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
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
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於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俱長三四十大
砌石堤一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
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
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
則於賈魯河或數河口徑連張秋北去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為便利臣等仰
知 皇上洞見黃河運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
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
請債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乞勅戶
兵二部會同在廷群臣從長計處勘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與共備以臣言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一

採則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
處支給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條行令臣等
遵守施行 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潰東隄入海連河水涸
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四月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同大夏督治張秋決
河 十月山東按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
鉅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鏡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又言黃河
必漕上流使復故道則漕運可通今欲作滾水壩徒費工力又言河南之民不
欲黃河入境但見山東委官往彼增築費費即謀欲殺之此非細故乞令嚴
加禁約且謂水除也其應為官濶為吏仗宜戒飭后處防禦邊患疏 上興等
切盡之誣奏茂元妖言違禁錦水衛科道交章論救乃詢長沙 是月李興陳
鏡劉大夏奏河防糧運事宜謂漕運道北南莊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地處最
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脈疎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閱點今自濟寧直

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游水尤難若止責一人提調恐致候
事乞勅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其地為三南北各該工部即中一員中間增設
通政一員提調工部優委俱從之 十二月築塞張秋決口功成遣行人賚羊
酒往勞之以張秋決口雖已塞完但今天寒土凍恐來春凍土融化或雨水泛
濫復有後患其黃陵岡在張秋上流亦宜築塞但水勢洶湧隨築隨決恐非一
時所能成功請仍留與等三人來春疊起丁夫再培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
務令堅厚以期永久 是月陞山東布政司恭議張縉為通政司右通政提調
沙灣至德州河道太監李興等言縉脩河有功今決河已塞仍須令管理河道
因命之 八年二月塞張秋決河功成賜鎮名曰安平 九月以脩河工完命
太監李興加祿米二十四石平江伯陳銳加太子太傅仍歲加祿米二百石
都察院右副御史劉大夏陞左副都御史各賞銀二百兩綉線二表裏 十
三年八月陞南京通政司左參議韓昂為通政司右通政提督沙灣河至德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三十二

河道 十四年二月脩泰安平鎮顯應廟地基并溯河堤岸從韓昂奏 十七
年五 工部覆議御史何天衢裁革管河冗官之奏謂先年安平鎮衝決始則
甚微本處官司互相推調遂成大患 朝廷特遣大臣脩築動費萬計終年不
已今天衢所言固節財省費之意但管河即中比別項官不同專選主事止是
分管洪閘其餘河渠壩堰堤岸決口或溢或涸與夫椿草之徵需官夫之代替
至如蓄少泄餘興利除害專管督理尚恐有失設若革去萬一有如先年衝決
及今年旱乾舟楫阻滯誰任其責况經廷臣議奏專設之數未可裁革從之
嘉靖三年十二月總理河道侍郎李瓚言前年河決安平故開北河以殺水勢
中建閘四淺鋪二十設閘官四員閘夫二百二十名淺鋪夫二百名今河歸故
漕前項夫並宜裁省工部覆議從之
水利 嘗考安平以西諸州邑水利其源自黑洋山瀆淵等坡而入濮者為魏
河其源自澶滑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者為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為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運張秋城南
過道人橋達月河其溢者則由通源閘俱入運河又有源自曹濮運范縣回
龍廟而來者為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運曹州新集而來者為天鵝坡
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為廩丘坡之水俱入西東河運黑虎廟楊
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
高築隄堰既其下流而故渠亦往 漕廢故開濮曹濟之間遂苦水患溢之於
東則范縣壽張陽穀為壑溢之於北則清豐南樂觀城朝城莘縣聊城為壑溢
之於南則鄆城定陶曹縣鉅野為壑蓋譬之身乎曹濮諸州邑其腹也張林其
尾間也尾間下壅而欲腹無中滿得乎先是司河者執拘繫重為運道慮而不
敢量為疏通諸州邑之患遂計畫無復之矣愚謂前此之決河為患耳自黃陵
岡一築則河害永絕而運河之東又設有諸減水閘壩可待節宣即使卸濮諸
水溢而東出由鹽河入海豈遂有妨於運乎奈之何噫噫而廢食也余初承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三十三

安平值大澇後鎮西諸水不得外瀉率鍾為汙澤余為蓋啓沙灣諸壩聽其常
流諸邑沮洳得見土可執即漕河亦稍資其灌輸此已事之一驗矣今州邑長
吏若能就故道導高下開濬成渠上下通利無阻旱則馮流股引資其灌溉潦
則疏運導滯任其東趨下不病民上不妨運斯亦兩利之術也姑為諸州邑計
其便宜如此

泉河史天後志論曰全讀七月之篇稱述農夫之苦備矣初三時
勤動卒乃就閒而河渠徒役防旱防溢迄無休暇袒裸從事不
置蒸濕則病歎疾耳止農夫不出其鄉頻年大興此曹荷紳而走
千里之外風雨晦冥所得食歸而不能得一錢漕運不見于詩書使
風人間之入當何如稱述也 固初以天下之全刀奉漕令所餘之天不及十
五微調不足結之存身存身不給結之全派山以東家鮮蓋藏官
無見釋蓋公私困極矣天氏罷其財以奉之而又罷其力以代之如何不
啟之也殷鑒不遠在彼元季可謂可謂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四

漕河即會通河南自戴家廟入境北至七級共長七十里自戴家廟至沙
灣二十里馬壽張自沙灣至荆門上閘二十里自荆門上閘
至七級下閘三月河鎮城道南運河西岸弘治中河決東堤決口奔海舟
十八里獨陽穀不敢越劉公大夏開之軼決口而營之河以便漕挽
長可三里與運河僅 金線關河 張集東北至戴家廟決而東出貫漕以入
於大清作金 小益河 鎮東岸縣志云即古馬頰河故道也宋時黃河及國
線關於上 小益河 朝正統弘治間決河皆由此今源自黑龍潭東流由
決河故道至陳疇口受五空橋水又東運黑山南入於大清河平時不沙
通舟楫雨水泛漲則魚山益舟指上得至張集故俗謂之小益河云
灣裡河 即灤河下流亦黃河故道也由縣城壽張境而來受康丘諸坡之
水源頗盛冬春不涸夏土河即黑陽山決河故道也由范 沙河去鎮西十
秋水漲商賈舟楫運通土河即壽張東流入於張秋 沙河五里從范
縣壽張入陽穀雨後則會清水河入陽穀至張秋南或水關入運 廣濟渠
水北流至東昌龍灣入運 清河入陽穀至張秋南或水關入運 廣濟渠
景泰四年都御史徐公有自治沙灣決河先疏其上流起張秋金堤通壽
張之沙河西南至竹口踰范暨濮以達河心導之至通源關入運名曰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五

濟渠自泰黃 黑龍潭 一名平河泉在張秋城北半里故黃河決口也東堤
陵崗遠廢 既其地湧泉如線南流百武匯而為湖方數十畝
其深巨測陰雨則有物如蚊龍狀浮沉水面人不敢蹤跡之歲旱禱雨輒
應即中楊旦欲測其水風雷大作舟皆覆沒遂止其水大旱不枯即冬日
猶時溢溢從新開
口流入小益河
故阿城去城十八里即齊阿井 在故阿城中其水不盈數尺色綠而重焉
不變者黑鹽皮為膠可療風疏痰家宇記云東阿舊桃丘 在城東北十八
有大井若車輪深七八丈汲以漿膠在歲入貢即此 黑春秋會衛侯
于桃丘即此今為桃城舖 旁一丘高可數仞漢光武時始皇堤在南閘
龍萌反自號東平王則桃城急帝乃輕兵夜馳破桃城冠始皇堤外堤增
陸起延巨和漕俗稱始皇堤或又云即古金堤或又云即漢王 晉玉城城
景所修津渠堤自張陽至千乘海口十餘里此即其古址也 晉玉城城
東六里許城址尚存
相傳李元用也矣

漕河正閘七荆門上閘 去鎮北十里元大德六 荆門下閘 南距荆門上閘
年建永樂九年重修 二里元大德三

年建永樂阿城上開二年建永樂陸慶中重修阿城下開南距阿城上九年重修阿城上開二年建永樂陸慶中重修
德三年建永七級上開南距阿城下開十二里元七級下開南距七級九年重修
元大德元年建永樂嘉靖戴家廟開十九年建屬東平州小開三通源開重修以上並屬陽穀縣
開在城南百武運河西岸舊廣濟渠口黃河所出景泰三年會事古鑄建自黃陵岡築塞久已斷流每遇伏秋兩澇范濶一帶之水由此入運
積水開在沙灣運河西岸舊黃河口成化七年會事陳善建每歲伏秋兩澇放水開又名金線開在城南三十里戴家廟開迤北運河東岸濟濇減水石開景泰五年左會都御史徐有貞建以殺水勢弘治五年奉政熊備重修每遇運河水溢壩三減水石壩在城南五里運河東岸由此開洩入運河東入於海壩在城南五里運河東岸
大夏既塞張秋決河時於黃陵開築兩長隄截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為兩隄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為濇河憂迺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築為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其上置石為五竇以洩濇師家渠溢溢之水入之小運河東入於海少師李東陽為之記別見藝文師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六

壩在沙灣西南二十五里揚黃河水李家壩在沙灣東大壩使入通源開以分沙灣水勢今廢
沿河者為淺鋪凡二十有六曰戴家廟鋪在河東岸去劉家口鋪在河東岸去鎮南二大洋屯鋪在河東岸去張家庄鋪在河東岸去沙灣鋪在河東岸十五里以上屬壽張沙灣鋪在河東岸去南浮橋鋪在河東岸去石壩鋪在河東岸去北浮橋鋪在河東岸去掛劍臺鋪在河東岸去新添鋪在河東岸去北水蓮花池鋪在河東岸去北灣鋪在河東岸去荆門鋪在河東岸去上屬東阿河西岸鋪在河西岸去下荆門鋪在河西岸去何家渡鋪在河西岸去鎮張家渡鋪在河西岸去阿城中鋪在河東岸去鎮蔡家渡鋪在河東岸去鎮姚洞橋鋪在河東岸去鎮周家堂鋪在河東岸去鎮空河灣

天下郡國利病書

舖在河東岸去鎮劉家渡舖在河西岸去鎮王家渡舖在河西岸去鎮官舖北四十二里劉家渡舖北四十九里王家渡舖北五十三里
密集舖在河西岸去鎮以上屬陽穀縣每舖正房三間圍牆門樓影壁全舖板二副號兩水帽各一
水次倉凡傍近邑歲額轉漕京師者則輸之安平水次以發兌每歲冬有部使者監臨之倉凡十有四其在鎮者九曰曹州水次倉曹縣水次倉定陶水次倉鄆城水次倉壽張水次倉范縣水次倉濮州水次倉朝城水次倉觀城水次倉在七級者五曰東阿水次倉陽穀水次倉平陰水次倉肥城水次倉莘縣水次倉廠四工部西密廠工部東密廠陽穀棗草廠壽張棗草廠
工部分司北河郎中一員駐劉張秋掌衛河會通河漕政北至天津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七

至魚臺一帶凡泉湖開壩限淺之事皆隸焉永樂間設員外郎主事二員分理成化初改命通政旋以山東副使兼攝之已設都水郎中弘治間罷郎中而以通政任至十八年始定註選郎中一員領勅行東以三年為期滿則請代者為令
郎佐成化以前莫可詳自弘治四年以後張秋河廳始有專設註以通判任至嘉靖四十二年添設捕盜通判一員於張秋陸慶三年裁革以捕務兼屬河廳今若為令向無開改自萬曆二十三年題請欽給以杜奸備先是河廳屬止東平東阿壽張陽穀北東捕務而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嘉祥鉅野城武金鄉平陰鄆城皆屬焉州縣九十有四
縣佐景泰初瀕河州縣各設主簿一員故東阿壽張陽穀三縣主簿分署張秋始此至嘉靖十年裁革東阿一員并屬之壽張主簿

夏鎮清澤志

沽頭舊河志卷 舊運道北縣沙河橫截昭陽湖而西經沛縣東抵赤龍潭轉入秦溝出茶城以通大浮橋故黃泉自開歸而下其北道之經曹單者常溢魚臺而衝其橋中道之出儀封由新集趙家園經蕭縣者又灌其口自黃陵岡既築而漕之患專在徐沛矣歷考嘉靖開河之入漕為梗者凡六其決口屢歷在谷亭孟陽湖陵廟道口間而惟黃實北徙為害大漕之寄于河而受梗者屢見亦惟辛亥房村之決為害大麻城劉公濬漕河上流之淤使漫流就下以濟二洪其為利賴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專治徐下流為漕利亦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迫而橫衝直射如乙丑之逆行為從來河患之所未有矣 河之經流自沙河至謝溝開一百六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八

為沛境自謝溝開南至雙溝一百二十五里為徐境而沽頭工部水司所轄自湖陵城開以上鷄鳴臺淺起下至黃家開止共一百九十三里 水司駐沽頭上開蓋為適當徐沛之中也建議由平江伯陳公銳在成化十九年平陽陳公宣首拜命以出始營公署而是差之行止河事之緩急實主之一罷于弘治戊申而復于甲寅再罷于正德丁卯而復于辛未嘉靖初復罷不遺十三年廟道日淤遣都御史劉公天和總理河事添設郎中二員聽其委任遂同時議復永著為令矣 沽頭有城方四里主事侯寧所築欽拱極楚之以磚 迦鷄為臺而上有三開曰谷亭曰八里灣曰孟陽泊則隸南旺水司黃家開之下有境山開則隸中河水司其自孟陽泊開南十里為湖陵城開又十八里為廟道口開又五十二里

為沽頭上開又七里為沽頭中開又八里為沽頭下開又十八里為新興開有留城積水金溝淺成水二開

徐州漕一十有五管河州判主之 謝溝漕小開村漕蔡家漕泉

水漕留城上漕中漕下漕賀家漕皮溝上漕下漕

沛縣漕一十有九管河主簿主之 湖陵城漕鷄鳴臺漕廟道口

海張家莊漕泗亭漕金溝口漕金溝上漕中漕下漕曹村漕上開

上漕下漕顧家漕馬家漕破開漕下開上漕下漕梁家漕開村漕

湖堤 怡陽湖堤嘉靖二十一年王少司馬以旂所築以蓄湖水

四面建鋪倉夫禁民耕種周圍二十九里北屬滕縣南屬沛縣共

鋪四所

運河長堤 嘉靖七年盛中丞應期築自沛縣起至湖陵城漕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九

止五十五里屬沽頭水司至南旺湖止屬南旺水司

黃河長堤 嘉靖八年潘中丞希魯築以護運道沛縣三十三里

設鋪十有一豐縣五十一里設鋪十有七至單縣界止

舊河利害 正德初河決曹單衝沛趨飛雲橋入運少司空崔公

巖投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弗能塞也後都御史劉趙二公相繼等

堤捍之嘉靖二年癸未決沛淤運道丙戌又決沛之老和尚寺築

塞丁亥決曹由鷄鳴臺入昭陽湖廟道口淤盛中丞應期開趙史

寨白河一帶水勢三月乃成己丑決潞溝大港淤亦龍潭飛

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真寶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水

不下漕者三年癸己冬趙史寨河流南向毫泗歸宿者聚盤東向

南靖者漸微梁靖公河東出谷亭之流遂絕自濟寧至徐沛運道

悉淤割中丞天和濟南狂淤淺築曹華長堤置閘築壩役丁夫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運道始復庚子河決野鷄岡由鍋入淮二洪俱涸持命兵部侍郎王公以旂同漕河兩都御史澹李景口引水由蕭縣出小浮橋以濟洪迄士寅復淤丁未河決曹縣榭谷亭癸丑決房村新集水淺漕舟阻閘上從閣臣言遣刑部侍郎吳公鵬賑濟淮徐十八州縣并會同撫按河道設法疏濬黃河下流兩閘月功成戊午秋新集至小浮橋河道二百五十餘里悉淤水從新集下段家口衝成大河分為七股出大濬溝秦溝濁河騰脂溝飛雲橋凡六股俱由運河奪泗水至徐入洪一股由碭山堅成集龐家屯冰五小股一由小浮橋會徐洪甲子上下六股皆淤而統會于秦濬乙丑秋黃水大漲龐家屯沙淤斷流水俱入北股至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

縣棠林集以下向東水流二股又分一股向東南流至厥山以下三水合為一向東北流併入飛雲橋趨沛衝入運河散漫湖陂從汝河至徐呂二洪無復漕渠之跡蓋下流龐家屯一淤水遂逆行實由新集正道先淤水無所容勢必力窮遂以併淤而成其橫流也
漕政紀 其編年起嘉靖甲子者以是時始有夏鎮漕也其得稱紀者以關 國家大利害是 朝廷之政而非一方之事也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先嘉靖七年河決沛縣北入鷄鳴臺口漫昭陽淤塞運道總河都御史盛公應期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村抵留城百四十里役夫九萬八千閏四月怨讟上聞禱職停工後無敢言改河者

四十四年乙丑 河決塞漕 上命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衡治之是年秋七月河決華山出沛縣飛雲橋橫過漕渠至湖陵城口漫入昭陽湖運道告塞萬安朱公衡特為南司冠朝議共推以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受是命公尋盛舊蹟謂黃水未消工措手而此地高土堅黃水不侵河路徑捷可批濬備運道無中丞潘公季副議濬留城口至白洋濬舊河屬之新河得 旨與工而官有勅其悞事虐民者
四十五年丙寅 新河功成 會何給諫起鳴勸議上言舊河難復新河宜開下部議覆得 旨開築時南陽口至仲家口已通舟惟夏村連北十七里未與水接亟為深濬石砌薛河口壩創利建珠梅夏鎮西柳莊四閘砌馬家橋口石堤邊河之出飛雲橋者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一

秦溝復留城至赤龍潭舊河六月工完 七月黃水溢舊新堤幾盡 時言官復劾公誤河工而公報糧艘已過南陽得不問九月水南趨秦溝飛雲橋始斷流為培築馬家橋西堤留城過境山未堤而言官終以復舊河為便公言舊河在昭陽湖西黃水自西來橫截舊河以達于湖水去沙停數年一塞正坐此耳若新河則在湖東相距漸遠故黃水淤舊河而不及新河則有之矣未有至新河而不至舊河者也廷議勉從之 移治頭分司駐夏村
隆慶元年丁卯 朱公衡復經理新河 五月山水驟漲衝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紛然吳給諫時來言舊河已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諸水宜亟為疏濬部覆仍下公區畫于薛河蔡王家口等里溝等壩開支河引水入郝山微山以達呂孟湖于沙河蔡皇甫

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入滿家湖出之南陽湖又引牛溝之水出之佃戶屯凡建開九座壩十三道又薛河石壩一座開支河六道築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減水開一十四座自是諸山之水管有所歸而新河無恙矣

二年戊辰 添置膠管河至簿署于戚城 沛改置泗亭驛于夏鎮 沛改置夫廠于夏鎮 沛改置水次倉于夏鎮 費改置倉于夏鎮

萬曆元年癸酉總漕都御史傅公希勢建梁境開于境山

二年甲戌 河復淤茶城口

七年己卯 築夏鎮護城堤

九年辛巳 沛建營田倉于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二

十年壬午 總漕都御史凌公雲翼改茶城河口境山舊有開屬中河運舟從此溯濁河入茶城口隆慶迄萬曆初茶城河口凡三淤傳都御史即境山南建梁境開其下地崩溝已連張莊湖至黃家營城馬家橋三開兩岸原俱在湖中湖溢灌堤數壞是年并秦溝亦淤公迺改河口於茶城東八里于新渠出口處建開曰古洪于羊山東建開曰內華

十五年丁亥 主事楊信築夏鎮城 所築土垣南北西三面東藉民居為城甚便奈繼善嗣築東面而怨讎起矣

十六年戊子 總河都御史楊公一魁增建鎮口開

十九年辛卯 河道尚書潘季馴開李家口河 山東諸水悉以魚沛為下流而魚沛止以鎮口開為尾閘黃流壅澁水無從洩以

致滙為巨浸自夏鎮至督城四十里隄岸衝決殫城以南至姜家橋地勢愈下舊堤十不存一年歲用木為梁以資漕輓公乃建濟河避湖之議自夏鎮南李家口起經開村屯豆腐店于家集牛角灣開河七十餘里仍由古洪入湖出口 移置徐州判官署于鎮口專管上河 添設淮安府同知管徐屬河務屬夏鎮外司轄二十一年癸巳 河決灌漕漕堤潰 總河都御史舒公應龍議開韓家莊 先隆慶卯年間徐邳淤徐都御史大立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湖口出邳州以避秦漢徐呂之險引薛河洪溝水使得通行以科臣雖違言河跨馬家橋東諸湖踰葛盧嶺嶺高出河底五丈餘歷侯家灣梁城多伏石由湖口鎮涉鰲蛤周柳諸湖連直河口須築堤水中功費無算議遂寢是年河決隄潰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三

以堅築河隄必先消導積水博求洩水之途於微湖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斜直忠心溝東北可引湖水由彭河注湖該鑿六井度漕之租稅足辦之迺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此開湖之權與也

二十二年甲午 正月與韓莊河工 西自湖邊東至萬年菴茶堤兩岸于湖口建石肺蓄水加築土壩于外護開足平湖水面水減往歲三尺無猶未能通漕也

二十八年庚子 添設漕河道參政

二十九年辛丑 總河都御史劉公東呈潘韓莊河 公疏請竟前功得 旨修濬倍加深濶建梁橋石閘德勝萬年萬家莊各草開秋漕運已有由加行者以言官議功未成

三十一年壬寅 總河都御史曹公如春濟黃河
三十二年甲辰 總河都御史李公化龍濟黃河
三十七年己酉 巡撫李公三才復浚李家口河
三十八年庚戌 巡漕御史蘇惟霖仍行泗河
三十九年辛亥 總河都御史劉公士忠疏請併用兩河
天啟二年壬戌 六月十一日妖賊陷夏鎮 五月白蓮會賊沈

三十一年癸卯 河決陷沛城 七月河決黃莊北趨濟寧縣縣
堤浸豐沛城邑入昭陽湖 夏鎮穿李家口 倒從鎮口出于長
垣李公始定計開加矣
三十二年甲辰 總河都御史李公化龍濟黃河 總河李公大
濬加河 公以李家巷為加所從入 議批都山前邊接劉同知所
開新渠 覆覈加口以南濬黃泥灣及沂河之議 稟王帝以下三十
里之加河 遂以王帝取直向柳林直蒲亭而南 至王莊向黑墩張
村北直達紀家集 南至河深處 以避連汪周柳四湖之險 再由崑
頭引水 經駱馬湖北岸 至于宿遷 以蓋避黃河之險 計算道里生
熟工程 共築堤建閘 贖費所從出 俱有成議 迨上疏言加之四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四十四

會孫人侯都諫慶遠贊決之始得 旨舉行 總河李公備陳河
工議 言改挑直河之支渠 修砌王帝之石壩 平治夫泛口之滯
濬 撈濬彭口之淺沙 時公丁艱 僕代為上之 皆舉行 總河都御
史曹公時聘上加河善後事宜 是年春 張村支渠告成 上年運
行淺阻 已聞王帝憂頌 莊石開彭口石壩 次第舉 放水通行 乃
上言 建韓莊堤 水開堵截 伊家林地濱溝 以蓄湖水 挑挖侯孟
龍王三泉 改澹浪河水之出 頌莊開下者 由開上對溝口入運 皆
覆議行 是役也 即中梅守相外 工制昌莊至都山 迤西舊河頭有
二尺下見水者 有三四尺下見石者 有礮土白石水相兼者 有大
礮沙連結 礮石到底者 相為夫役 到工價 使水一倍 于石一倍
于水 與縣令張鵬翼設方堰 塋蓋山三十里 於加工特居六之

一而實通全漕之關鍵云
三十七年己酉 巡撫李公三才復浚李家口河 公以泗河界
邳邳間多盜 又互塞碍舟 乃大典工 修復兵與之績
三十八年庚戌 巡漕御史蘇惟霖仍行泗河 四月黃水倒灌
運河 大浮橋開不得啟 漕艘泊而待過者以數千 蘇公盡驅回直
河 只入湖北上

三十九年辛亥 總河都御史劉公士忠疏請併用兩河 謂專
用泗河以通運 兼用黃河以回空 卒不能行
天啟二年壬戌 六月十一日妖賊陷夏鎮 五月白蓮會賊沈
智徐鴻儒據滕聲言奪漕化熙請兵得費從德之贏卒四百止焉
東忠援邊兵五百以市人高合之聚附之得千餘人為守禦計是
日賊大舉入寇 都中虛化熙以眾渡河與戰 費兵望風潰化熙敗
走徐 七月初十日復夏鎮 淮徐兵備施天德道百陳所學李
兵獲沛繼以朱兆南督淮兵為之慮 所學二十四日夜襲戚城軍
覆軍騎馳賊悉兵渡河追之兆南兵奄至戰于河之西灣 賊却我
兵連殺水為不流 賊進去化熙始引眾赴任而夏鎮復有民居矣
七月二十四日賊再犯夏鎮 時遊擊將軍焦績讀統南北兵與
朱兆南兵弁屯夏鎮 化熙部令沿河防守 賊阻河不得渡 我兵天
石俱發 賊其一怒馬鮮衣者連引去殺 曠城居民殆盡
崇禎三年庚午 潘大泛口 潘彭口 山東諸泉流沙為漕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四十五

智徐鴻儒據滕聲言奪漕化熙請兵得費從德之贏卒四百止焉
東忠援邊兵五百以市人高合之聚附之得千餘人為守禦計是
日賊大舉入寇 都中虛化熙以眾渡河與戰 費兵望風潰化熙敗
走徐 七月初十日復夏鎮 淮徐兵備施天德道百陳所學李
兵獲沛繼以朱兆南督淮兵為之慮 所學二十四日夜襲戚城軍
覆軍騎馳賊悉兵渡河追之兆南兵奄至戰于河之西灣 賊却我
兵連殺水為不流 賊進去化熙始引眾赴任而夏鎮復有民居矣
七月二十四日賊再犯夏鎮 時遊擊將軍焦績讀統南北兵與
朱兆南兵弁屯夏鎮 化熙部令沿河防守 賊阻河不得渡 我兵天
石俱發 賊其一怒馬鮮衣者連引去殺 曠城居民殆盡
崇禎三年庚午 潘大泛口 潘彭口 山東諸泉流沙為漕患

最大表請開由鮎魚泉直射全溝病舊河陰慶初射三河口病新
河如開彭口當其衝又為今病運至守候撥款以致耽閣郎中吳
昌期濬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六

兗州府志漕渠圖說

論曰禹貢濟河惟兗州浮於濟澤達於河海岱及淮惟徐州
浮於淮泗達於河九河南徙淮泗變遷遐哉不可尋矣

國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師惟會通一
渠為咽喉而竟以全郡受之亦甚要矣間嘗綜其大都漕之
行於郡境其利在汶泗其要害在河可坐策也汶水由東平
北流合比濟故清以入于海泗水由曲阜南流合南濟故清
以入於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七年濟倅畢輔國始於
汶水之陰堙城之左作斗門一所遏汶南流至任城入泗以
餉宿新成造之衆謂之引汶入濟此堙城壩所由始也世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七

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渠達於安山為一
肆於奉符以導汶水入洸為一肆於兗州以遏泗水會洸合
而至任城會源轉南北分流此天井關所由始也二十六年
又用壽張日韓仲暉言復自安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
東昌臨清直屬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由始也
國初河決原武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等濬其故道
遏汶水全流南出汶上之西入於南旺分而為二六分比流
以達御漳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旺所由分也然當會通
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往
往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林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

於此於是徐有貞劉大夏相繼築塞此張秋決河所由平也
正德嘉靖以後河往往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
入淮而運受河患於南於是盛應期朱衡相繼治之遂於昭
陽湖東岸開渠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始安此夏
鎮新河所由成也總之漕在東省出入郡境十居其七而沂
泗汶洸諸水扶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轉輸以入於運環千里
之士舉名山大川之利以奉都水滿漕之流居民無敢私
克之於

國家亦不輕矣哉夫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於漕戴村之堰
修而汶水盡入於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八

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可坐而
策也以漕渠為經以諸水為緯從其出入志其源委而河別
紀焉

黃河圖說

論曰夫黃河為中國患久矣而克之為河要害古今一也禹
貢九河故迹在平原河間之境非今郡界所及無庸論矣漢
唐以來由大名而北過郡之北境以入於海五代以後由大
名而東過郡之南境以入於淮其常道也正統弘治之間時
決而北則潰於張秋而由濟之故漕以趨於海正德嘉靖之
間時決而南則出於魚臺而由泗之故道以趨於淮其所由

與古不相遠矣自飛雲之決河益南徙而魚滕以北不知有
河此萬世一特也然河性無常條南條北自濟以北決口雖
塞故道猶存故郭定陽壽之間無事之防不可弛也自濟以
南隄岸雖設衝突甚危故曹單城武之間有事之備不可忘
也紀其沿革志其隄防而故道亦列焉

黃河正道

黃河自河南考城而東至於曹縣入境縣在河北七十里又
東至於城武縣縣在河北五十里又東至於單縣縣在河北
三十餘里又東至於豐縣入直隸境列其隄岸於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九

舊老隄自東明白茅村起至曹縣遙月隄止長八十八
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四十四座俱屬曹縣太行
隄在舊老隄之內自魏家灣起至城武縣隄界止長六十二
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三十一座屬曹縣又自城武縣隄
界起至雙堽集止長三十八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十九座
屬城武縣又自城武縣隄界起至單縣隄界止長五十八里
屬單縣又自單縣隄界起至陽山縣隄界止長五十八里
屬單縣又自陽山縣隄界起至羅家壩起至東至豐
南長隄一鋪隄鋪三十七座屬曹縣又自羅家壩起至東
隄界止長七十餘里每三里為一鋪隄鋪三十一座屬曹
縣又自東隄界起至曹家集官廳止長二十五里每三里
為一鋪隄鋪十三座屬曹縣又自曹家集官廳起至曹家
李居莊起至曹家集官廳止長二十五里每三里為一鋪
隄鋪十三座屬曹縣又自曹家集官廳起至曹家李居莊
里半為一鋪隄鋪月隄十有四座孔宜莊月隄長十七里
七座俱屬曹縣月隄十有四座孔宜莊月隄長十七里
日龍王廟月隄長二里有奇曰馮橫莊月隄長四里有奇
孫家道口月隄長四里有奇曰午市月隄長七里有奇曰曹家

集東月隈長四里有奇曰劉蒲莊月隈長三里曰清涼寺月隈長三十里有奇曰汪家廠月隈長六里有奇曰呂家廠月隈長五里有奇曰馬王廟月隈長六里有奇曰武家廠月隈長四里有奇曰齊家廠月隈長六里有奇皆屬曹縣。壩有十四。壩曰馬家壩曰孫頂壩曰趙城壩曰董東壩曰崔家壩曰焦家壩曰陳士康壩曰新月壩曰蔡家壩曰王家壩曰田家壩曰高家壩曰鮮家壩皆屬曹縣。

包大權曰考二記匠人之職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水之衝決隄岸設焉凡以防之也。距河二十餘里有舊老隄北大隄。此如巨防古人不與水爭尺寸利。故隄防若此。後世居民嗜水之利而忘其害。濱河而居。忽被其溺。識者憫之。於是當河之衝築土而培之。謂之月隄。於河甚迫。於勢甚危。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十

其決也。於是又繞其外培土以防之。有襄河隄。有護水隄。隄有舖。舖有夫司。夫備懼其決也。又有南長隄。其舖夫一如縷水之制。長隄之外。然後舊老隄北。大隄在焉。蓋距河雖遠。而隄防甚固矣。記謂善防者水淫之。淫液下流。隄防弗壞。民獲宅土之安。漕無衝塞之患。隄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

黃河北決故道

由儀封縣而北入曹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若干里。應管河。岸南自儀封北至定陶。長四十里。自黃陵岡築成。水循正河。此道淤塞。黃河故道至縣境分而為二。其別為賈魯河。

賈魯河。故元特所開道也。在縣西南。西起黃陵岡。東至陽青村。長若干里。黃河自金龍口北決至此。分一支東流。入徐州小浮橋。其一東北入曹州境。

由曹縣而北。入定陶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二十五里。應管河岸。南自曹縣夏侯渡。北至曹州程義渡。長十九里。今河歸正流。此道俱塞。

由定陶而北。左為曹州境。州在黃河故道西岸五里。應管河岸。南自定陶北至鄆城紅船口。長一百二十里。其名為雙河。

雙河。一曰灑河。黃河自曹縣入境。至州城東。折而北。流分為二支。其一支入於曹澤。其一支入於鄆城。謂之雙河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十一

河口。黃陵岡既塞。泗水不常。雙河口。水又東南流。為牛頭河。經嘉祥濟寧。至魚臺場場口入漕。是南北決道。皆於州境而分也。

由定陶而北。右為鉅野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八十里。應管河岸。南自曹州寶珠寺。北至曹州子家口。長十二里。其名為安興墓古河。

安興墓河。亦黃河支流也。由曹州入境。還城西。北。又東入於張秋。舊為估人往來之地。張秋決塞。此渠不通。

由曹州而北。入鄆城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三十餘里。應管河岸。南自曹州沈家口。北至壽張黑虎廟。長一百九十七里。其名為西裏河。

西裏河，即灤河下流也。雙河口之水，既分而二，其一支至縣西南紅船口入境，流經縣西北四十里，出水保北，為五岔河口。受冷莊河水北流，其一支出於雷澤，至白家河入境，繞金龍王廟後，還縣西北，折而東流，又分其一為小莊河，西北流，還古寨止城，至五岔河口，入於灤河。

由鄆城而北，入壽張縣境，縣在黃河故道西北二十五里，應管河岸，南自鄆城之王亮口北至東平之魚護口，長三十里，其名為范城河，又為土河。

范城河，在縣南十八里，即灤河下流也。由鄆城來，至縣境黑毛廟，還故范城東，至張秋南沙灣，衝漕東決。土河，在縣南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產黑洋山，由范縣入境，東流入於張秋，今夏秋水盛，猶可通舟。

由壽張而北，為東平州境。州在黃河故道東七十里，西南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五十三

壽張之范城淺，東北至陽穀之高吾淺，長五里，其別為金線關支流。

金線關河，在戴家嶺，弘治中歲，決漕渠之水，由西旺入大清，關上有橋曰三洞橋，屬壽張境，蓋古濟水道也。

由東平而北，為陽穀縣境，縣在黃河故道西北六十里，應管河岸，西南自東平魚護口，長六十里。

由陽穀而東北，為東阿縣境，縣在運河東岸，河決張秋沙灣，橫衝漕渠而東，其名為小益河，縣境之北，又有古黃河道。

小益河，在張秋東岸，古之馬頰故道也。馬頰，濟之支津，水經註曰：濟水至壽張，分為二水，其支津西北出，謂之馬頰，馬頰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還張秋東，東阿惟丘也。又東北還魚山南，東注於濟，謂之馬頰口，又曰濟水至

魚山南，左與馬頰水合，今小益河，麗家口，在魚山南入大流，是其地也。正統弘治之間，河決張秋，皆由小益河流入大流，張秋東，麗家口，其地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湖，方數十畝，謂之黑龍潭，還政韓公築山其上，命曰戊己隄，黑龍潭之水，絕之於渠，其簡東出，由大洪口故道，東流至陳疇口，受五空橋水，北流至關山，又東流至魚山，南入於大清河，其水西浸漕渠，平時不通舟楫，兩水泛漲，則魚山，並舟楫上，至於張秋，不能上，則魚山而止，故謂之小益河。按宋河渠志，沿河州郡，各於要害下，鑿州有六埽，關山子路，張秋居其三，此三埽者，皆小益河所經，則小益河，故宋時河道也。又按元時海運之法，自任城會源開，導汶水北流，入清濟故道，由東阿舊城，至於利津入海，已以海口沙壘，江淮糧運，皆至東阿，起陸運，至臨清，下卸漕，北上，則小益河，故元時運道也。正統河決，清沙膠東隄，由大清入海，弘治河決，清張秋東隄，由大清入海，皆於小益河故道，則小益河，近代決古黃河道，舊縣北四十里，從西南陽穀界中，還銅城之南，由清冷口東北，過楊劉之南，入於長清界內，考之水經，河水自范縣東北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五十三

還東阿縣故城，西歷臨邑之境，東北流，臨邑，臨邑，皆在今長清平陰界上，所謂東阿故城者，即今阿城關也。自宋以前，河在今邑之北，楊劉為津口，其後周顯德中，河決楊劉，而為赤河，不復故道，其溢者注梁山泊，東入於海，鄆州，鄆州，北為大埽，以防其決，其在邑境者，有關山子路二埽，皆在今小益河之側，其後河水又合赤濟渠，北入於冀，仁宗至和元年，議者欲復故道，遣使行度，詣銅城海口，約其高下之勢，蓋欲運之使東，而歐陽外以為非便，因罷不修，而楊劉之河，絕銅城海口，即今清冷口也。

本朝河決張秋，由小益河，灌大清河入海，蓋猶與故道不相遠矣。論曰：河之由金龍北決，有所因也。水經註：濟水自乘氏北分而為二，其一為北濟，入於鉅野，達於大清，五代顯德四年，疏五丈河，由汴達於曹濟，以通青鄆之漕，宋太祖建隆二年，亦後五丈渠，北歷曹濟，及鄆，以通京東之漕，以此推之，由曹單

北上。至於壽陽有故道矣。化水之性，皆就下，未有無所因者。今所稱黃河故道曰安興曰濼河，名以特變，不可追原，要之非北濟故道，即五丈渠遺迹耳。五丈渠亦曰廣濟河。

黃河南決故道

由曹縣而東，為城武縣境，有支河三道。一在縣南三里，一在縣北四十里，達於金鄉。正德十三年，河決霍家口，城武城壞。

由城武而東，為金鄉縣境，有黃母河故道。黃母河，古黃河道也。在城北三十五里，元時河遷豐沛，故渠遂遷。

由定陶而北，為鉅野縣境，有八里河故道。八里河，亦黃河南道也。從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十四

陶入境，匯為天鵝城。又北為稀槽城，又東為雙碑城。又東為蘄草坡，又東由北門外，匯為蓮花池。至城東八里，入於新河。遂受今名。又東至於嘉祥，入於漕。歲久河塞，兩濼為害。嘉祥濟寧，不肯疏導，鉅野之民病之。

由鉅野而東，為嘉祥縣境，有塔章河故道。塔章河，亦黃河南道也。在城北十里，西接鄆城，東入濟寧，出塔章口，故名。

由嘉祥而東南，為魚臺縣境，有塌場口故道。塌場口，即廢運

也。黃陵岡決，既塞，黃河由曹州雙河口，東流經嘉祥鉅野魚臺，至塌場口入漕。嘉靖九年，河決上流，分為三支，一自單縣曹馬集來，經城南，入泥河，達漕，一自金鄉南來，過承相里，經塌場口入漕。今河南徙，其流俱涸。按塔章塌場，字音相類，思即一

論曰：夫河勢變遷，不可膠柱談也。弘治七年，沙灣既塞，河益

南徙，由清河口入漕。十八年，又北徙三百里，由宿遷小河口入。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其明年，又北徙，由魚臺塌場口入。嘉靖末年，又稍南徙，至飛雲橋入。飛雲橋決塞，新河既成，又稍南徙，至茶城口入。萬曆十六年，茶城口淤，又稍南徙，由內華三開入。百年之間，條南條北，唯其所向，乎隄之吏，奈何不戒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十五

黃河起自曹縣 距黃河南三十里東七十里...

城武縣 距黃河三十餘里自西而南...

定陶縣 距黃河東二十五里...

曹州 距黃河西北...

曹州 距黃河西北...

曹州 距黃河西北...

曹州 距黃河西北...

曹州 距黃河西北...

曹州 距黃河西北...

曹州 距黃河西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十六

今因南嘉祥縣 縣北十里...

九年河決上流分為三...

儲料廠 馮家廠 在黃河東岸...

項以備下塔之用...

張政淺 彭家淺 團潭淺...

張家道口淺 安興墓淺...

新集淺 營...

張家道口淺 安興墓淺...

張家道口淺 安興墓淺...

張家道口淺 安興墓淺...

天下郡國利病書

范城淺 距黃河一里...

北大堤 魏家灣東...

東河堤 王莊起...

舊老堤 自北直隸...

孔宣庄月堤 自曹州...

龍王廟月堤 孫家道...

馮植庄月堤 東河堤...

孫家道口月堤 東自...

牛市屯月堤 舊老堤...

劉滿庄月堤 舊老堤...

清涼寺月堤 舊老堤...

呂家廠月堤 李家莊...

紀家店廢堤 木店起...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十七

長二里零 馮植庄月堤...

孫家道口月堤 東自...

牛市屯月堤 舊老堤...

劉滿庄月堤 舊老堤...

清涼寺月堤 舊老堤...

呂家廠月堤 李家莊...

紀家店廢堤 木店起...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南長堤 孫家道...

界止長 縷水堤 自曹縣堤界起東至陽山堤 七十里 縷水堤 界止長五十八里以上軍縣

堤舖 舊老堤舖 每二里一處共四十四 遺月堤舖 每二里半一處共七

度住守 裏河堤舖 每二里一處共二十五 北大堤舖 每二里一處共三十

一處住守夫 南長堤舖 每三里一處共二十七 縷水堤舖 每三里一處共三十五

度共三十五度住守夫 北大堤舖 每二里一處共十九度住守夫 南長堤舖 每三里一處共二十七度住守夫 共五十六度住守夫

長堤舖 每三里一處共二十三度住守夫 共二十三度住守夫

武家舖 在東河堤十九舖起二十二舖止長六里半此係黃河側灣東衝最為緊急曹之要官獨此為甚

馬家舖 孫頂舖 趙璇舖 董來堂舖 蔣家舖 焦家舖

陳士連舖 新月舖 榮家舖 王家舖 曲家舖 高家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十八

解家舖 以上係曹縣

黃河自古為患 明興以來報決者屢矣克當河下流而直漕渠之中自陽穀至魚臺計三百餘里弘治開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役趨張秋賴劉公大夏緩急其事塞口築隄河乃東徙張秋之患息而曹單歲交衝矣夫自濟以北決口難塞而故道猶存必防乎其防而後耶定陽壽等縣可以息肩自濟以南隄岸難築而衝突不免必豫乎其豫而後曹單城武等縣可以安枕是隄河工諸區之專責乎乃若全河大勢在它者勿論已論東省之治河又無先於曹單者曹單舊有太行縷水二堤皆所以障

河流而護運道而太行堤較縷水堤為最急為縷水堤壁之門戶太行堤咫尺開河磨之壹竅室寢既安外垣雖未盡飭亦可以內地之全力從容圖之此太行堤之工必不容緩也項撫院何按院陳會題行管河通副使邵元哲督同知唐文華等脩之自豐縣起至舊老堤止壹百伍拾里有奇俱加高五尺厚各一文植柳株以肆萬計隄益高厚縱河徙無定而有備可無患矣夫察利病之緩急而勞重飭工者經理之始事也遵題 允之初議而加厚增高者繼理之終事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必有任事任勞以求保無虞者當以俟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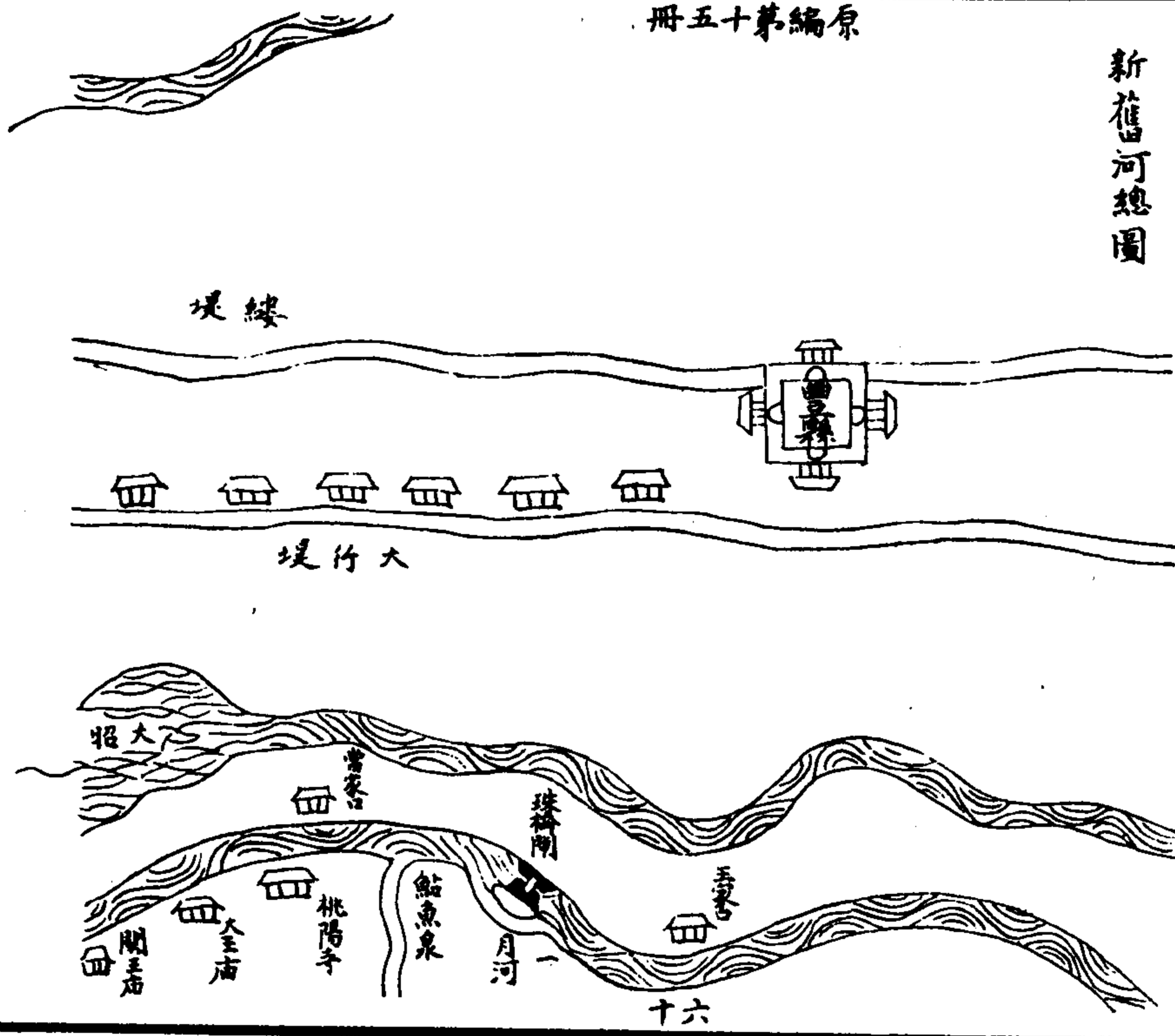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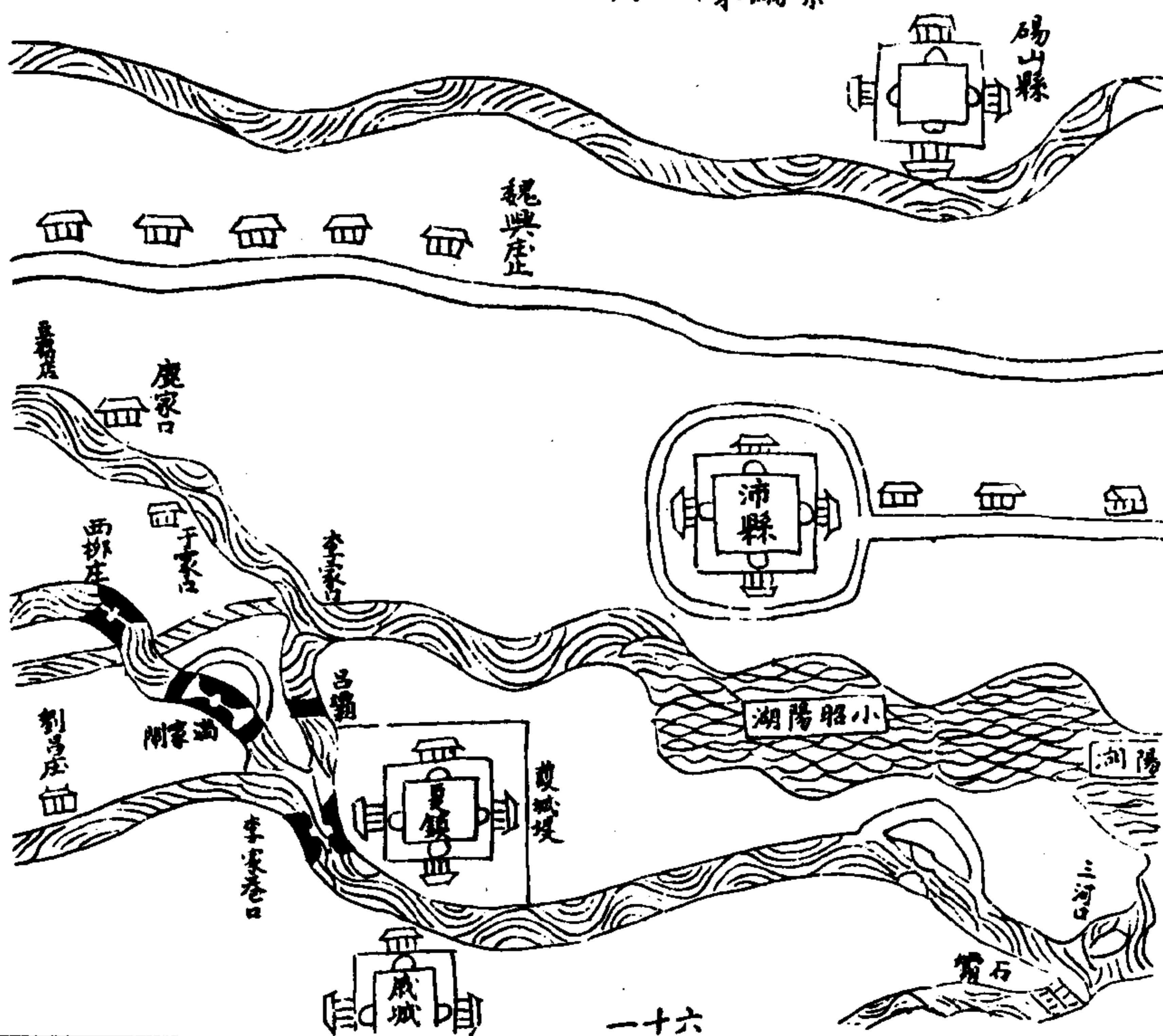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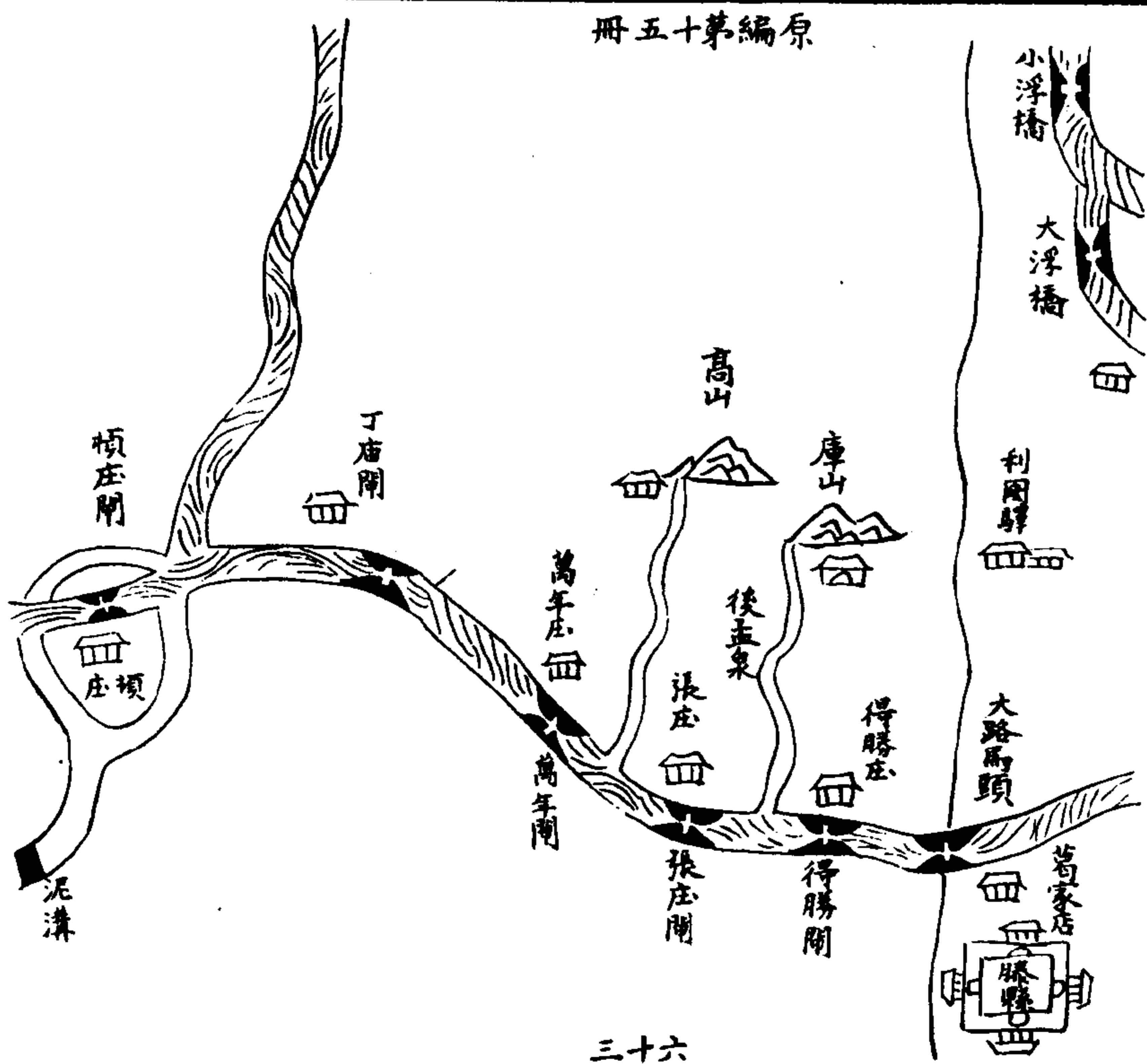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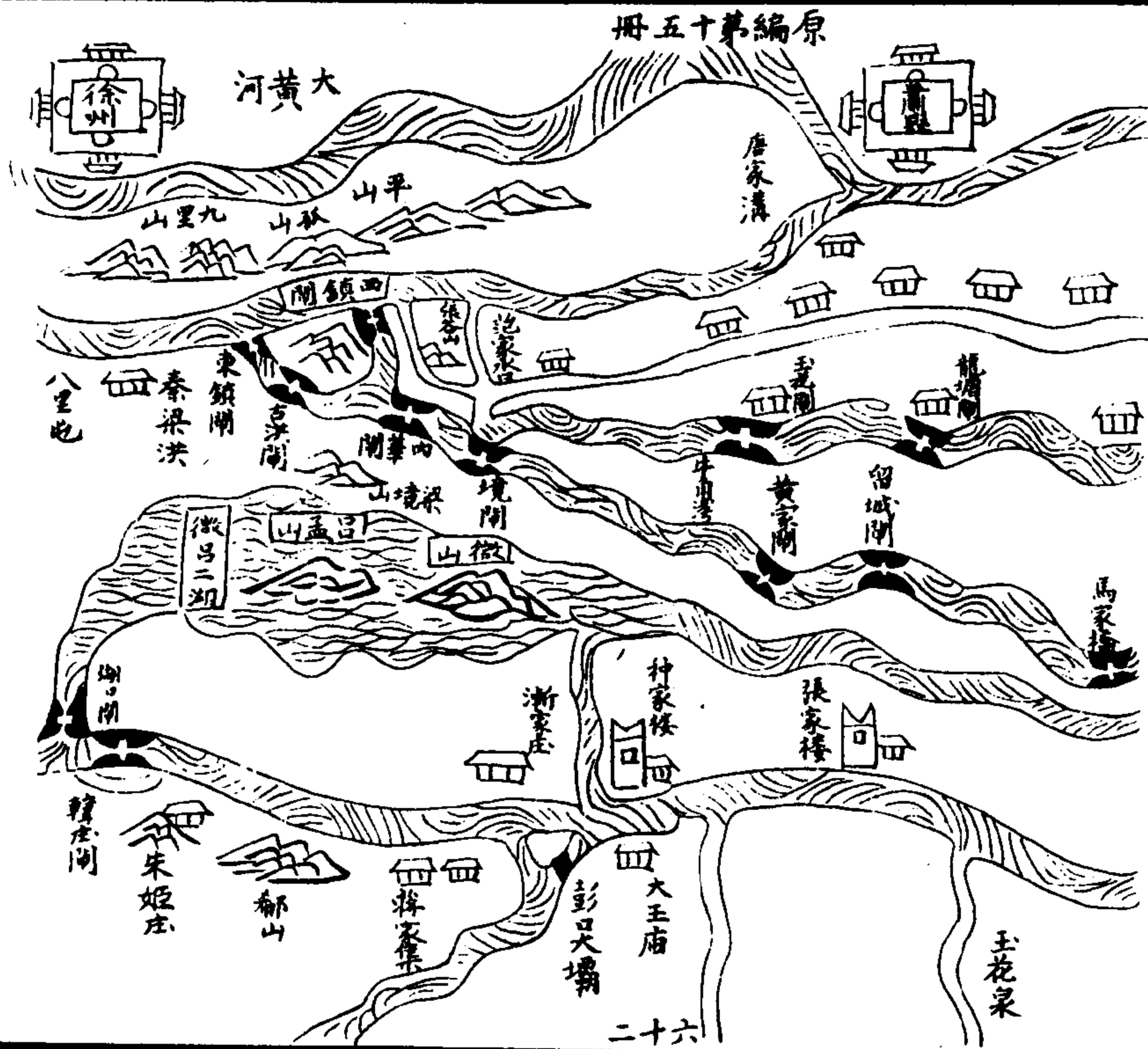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新舊河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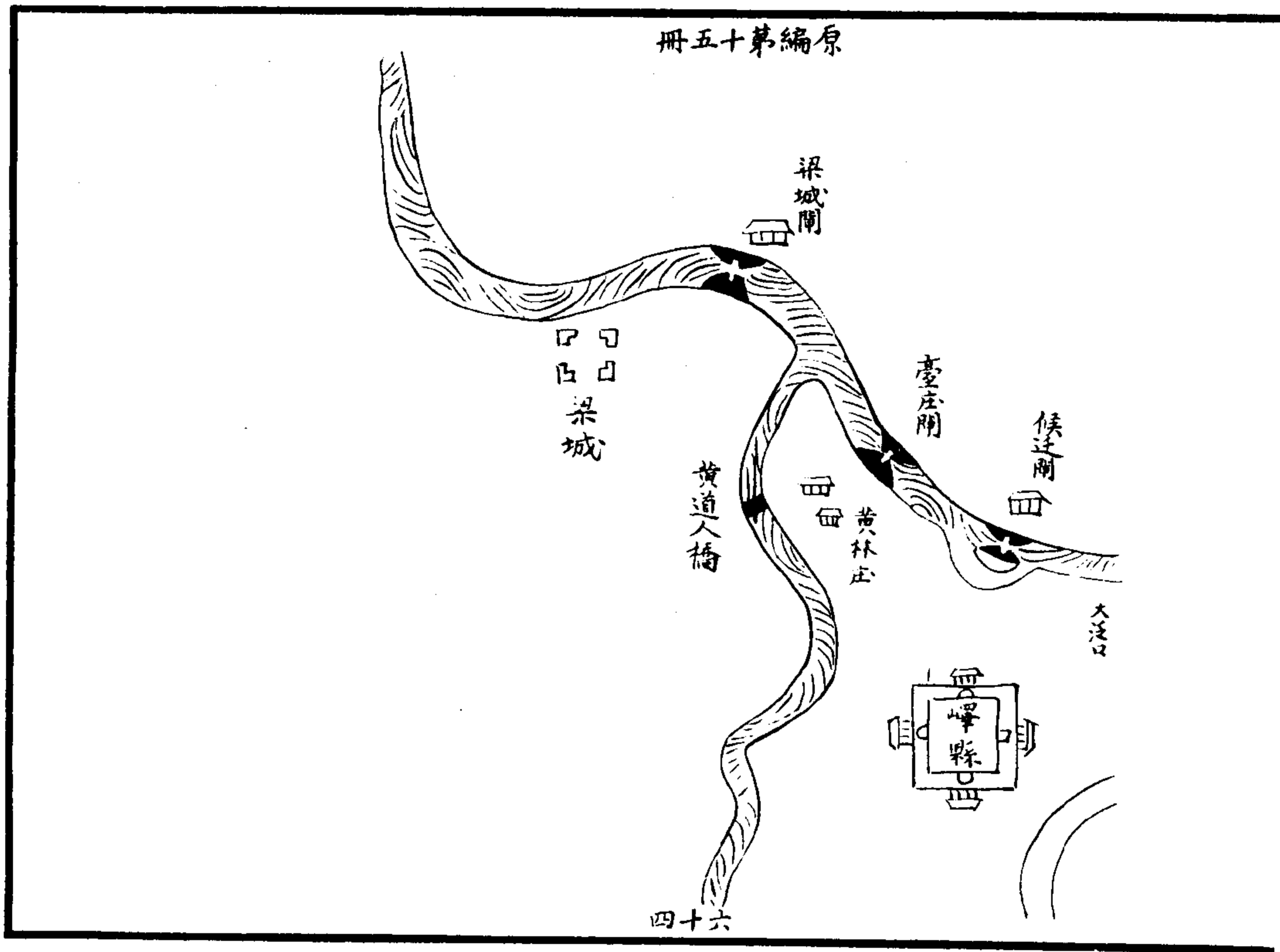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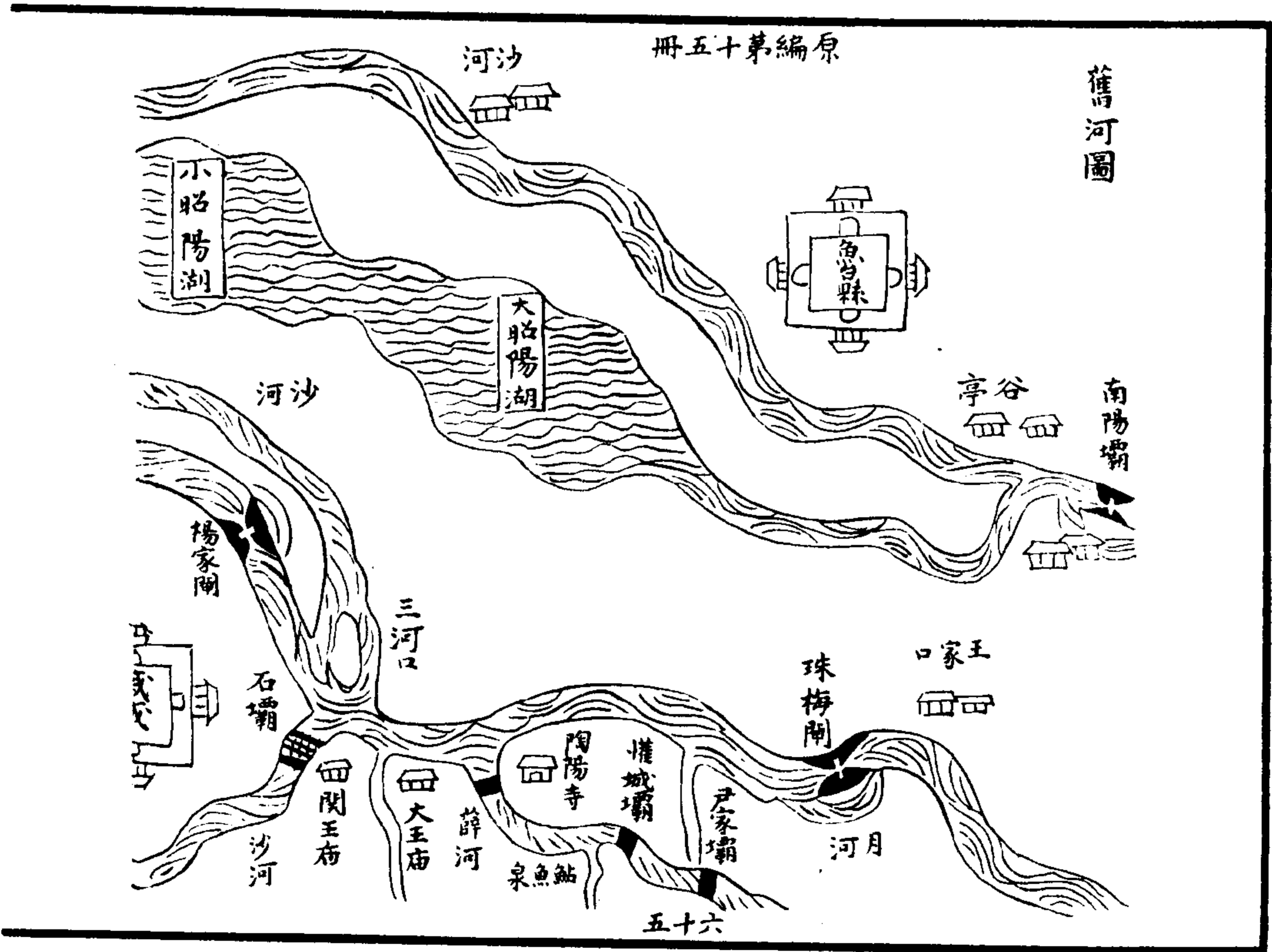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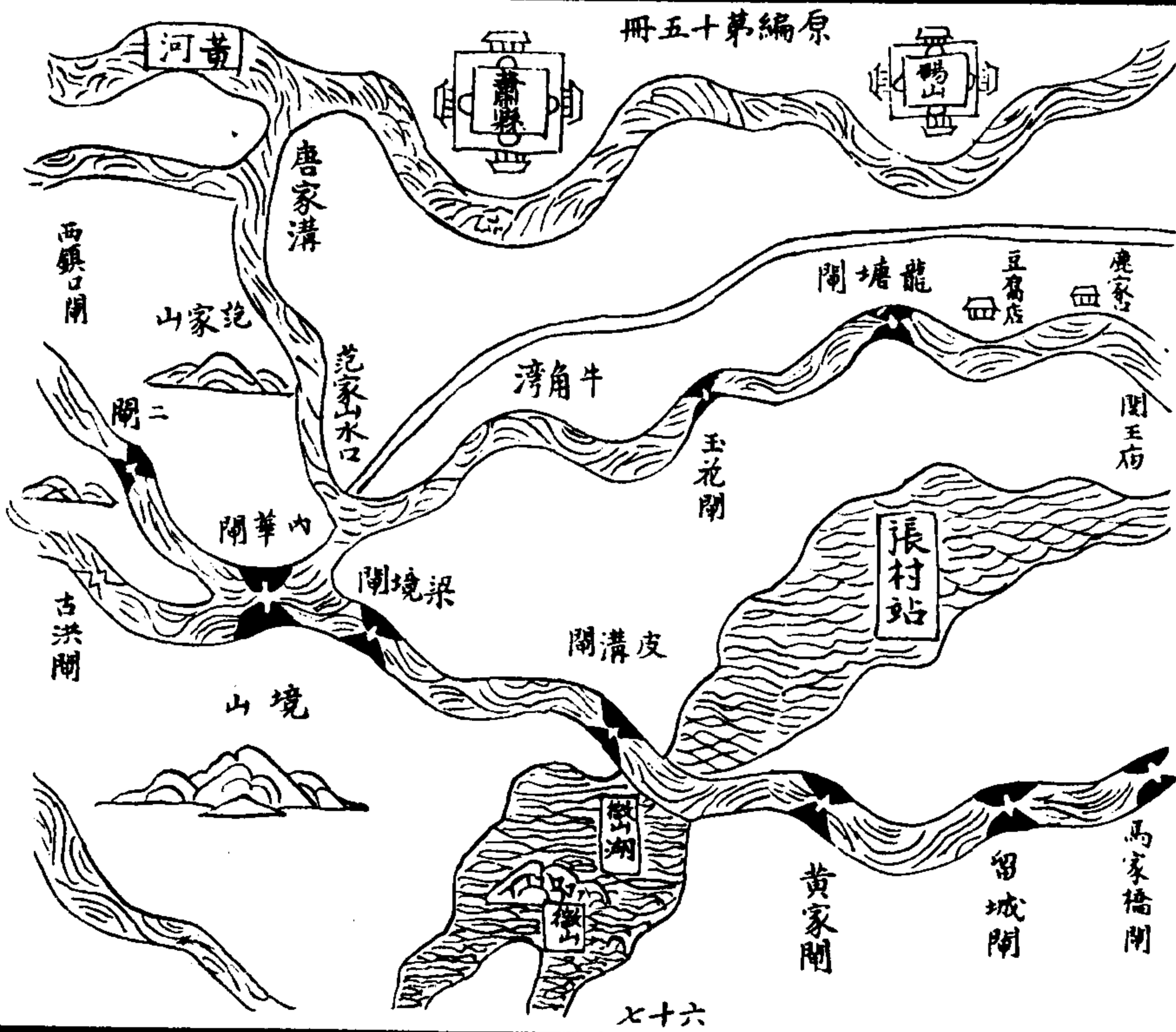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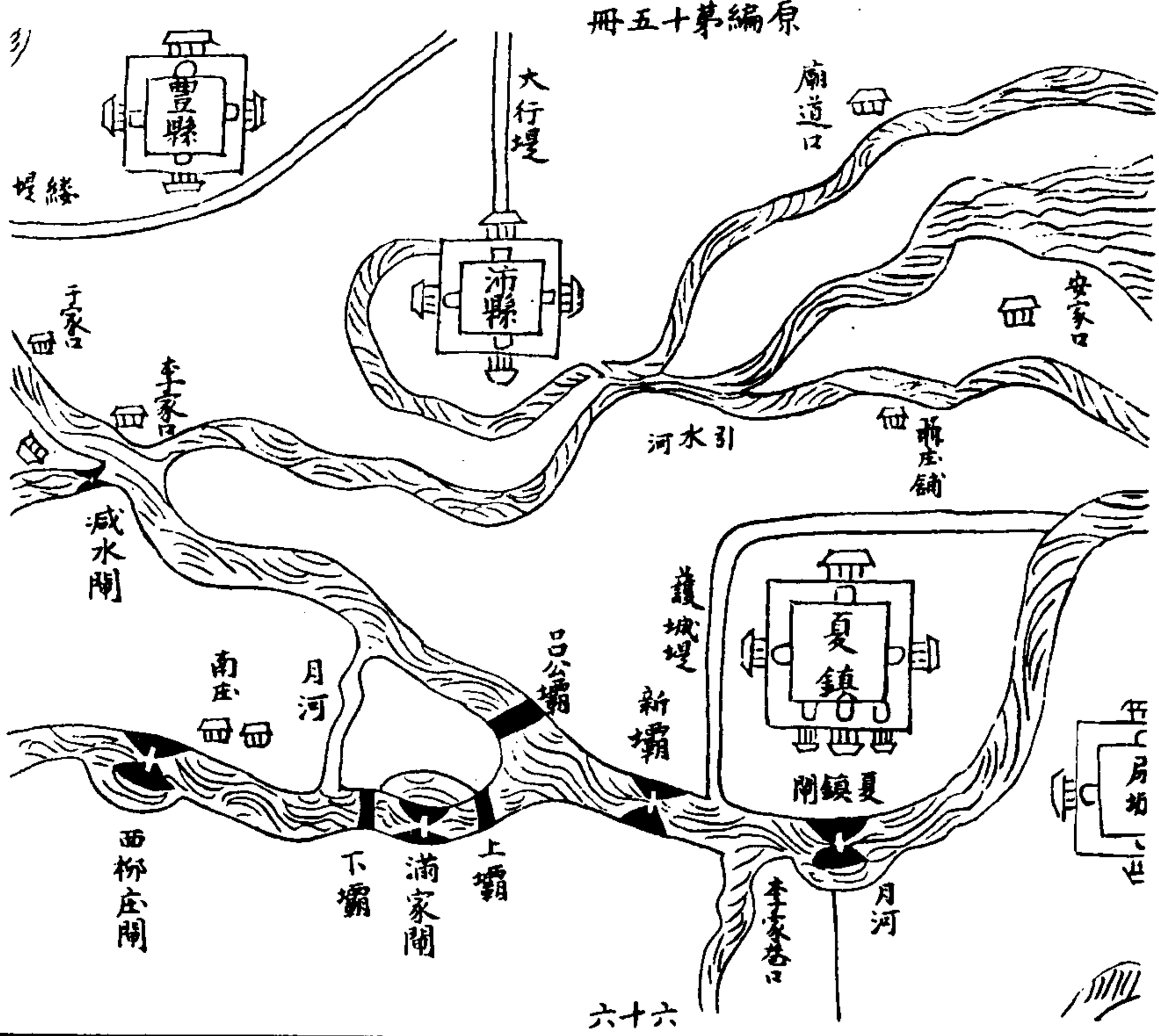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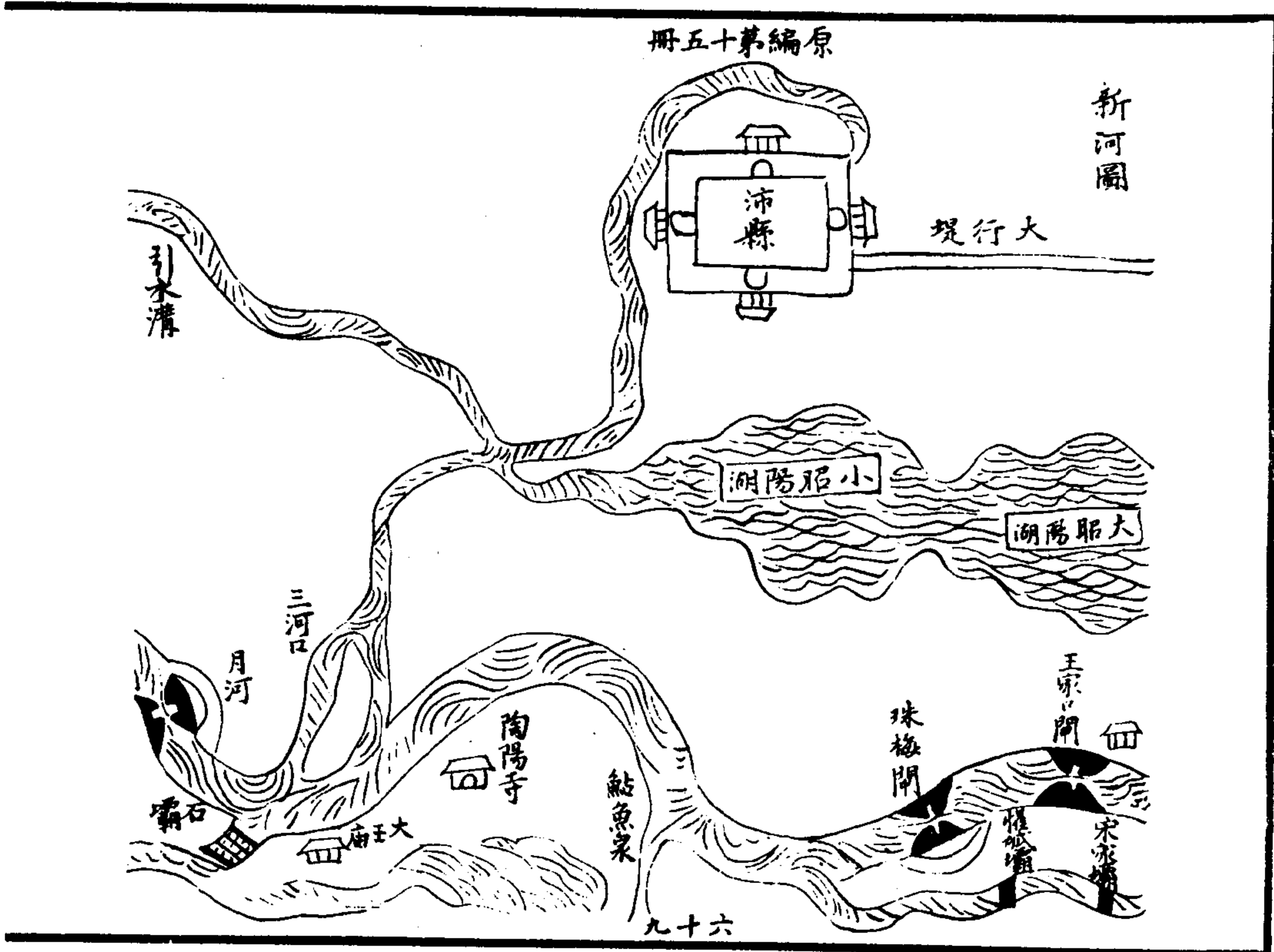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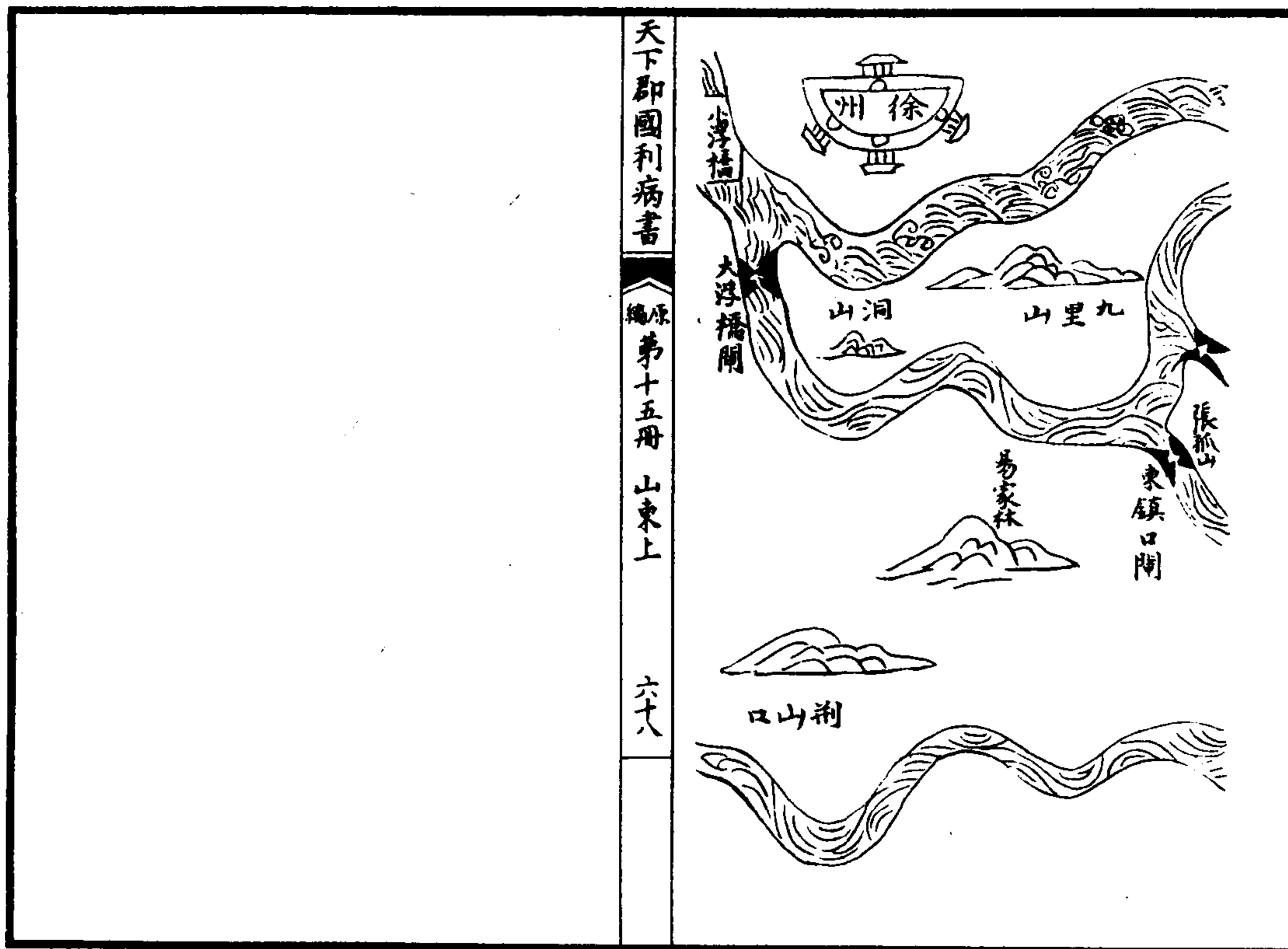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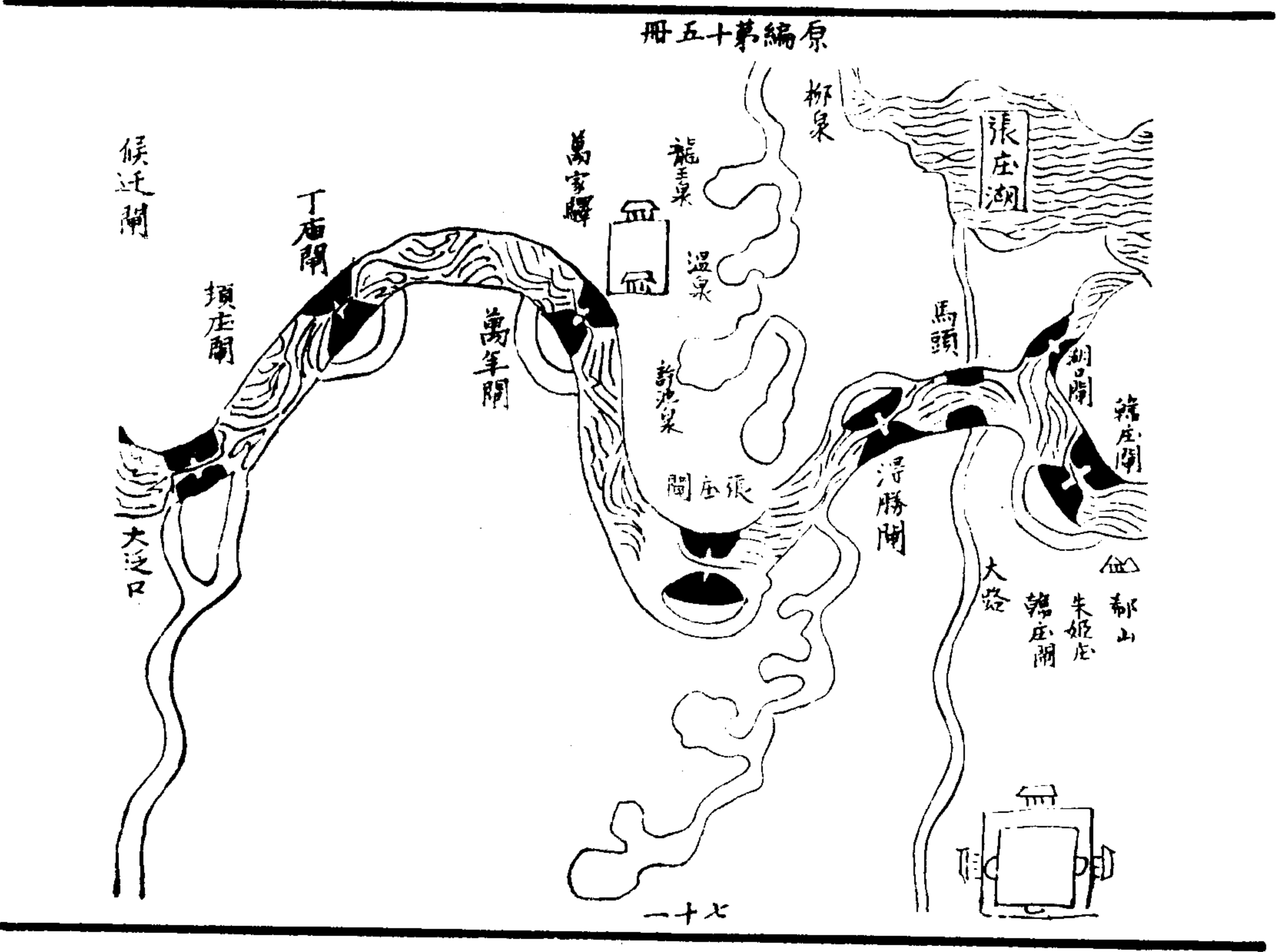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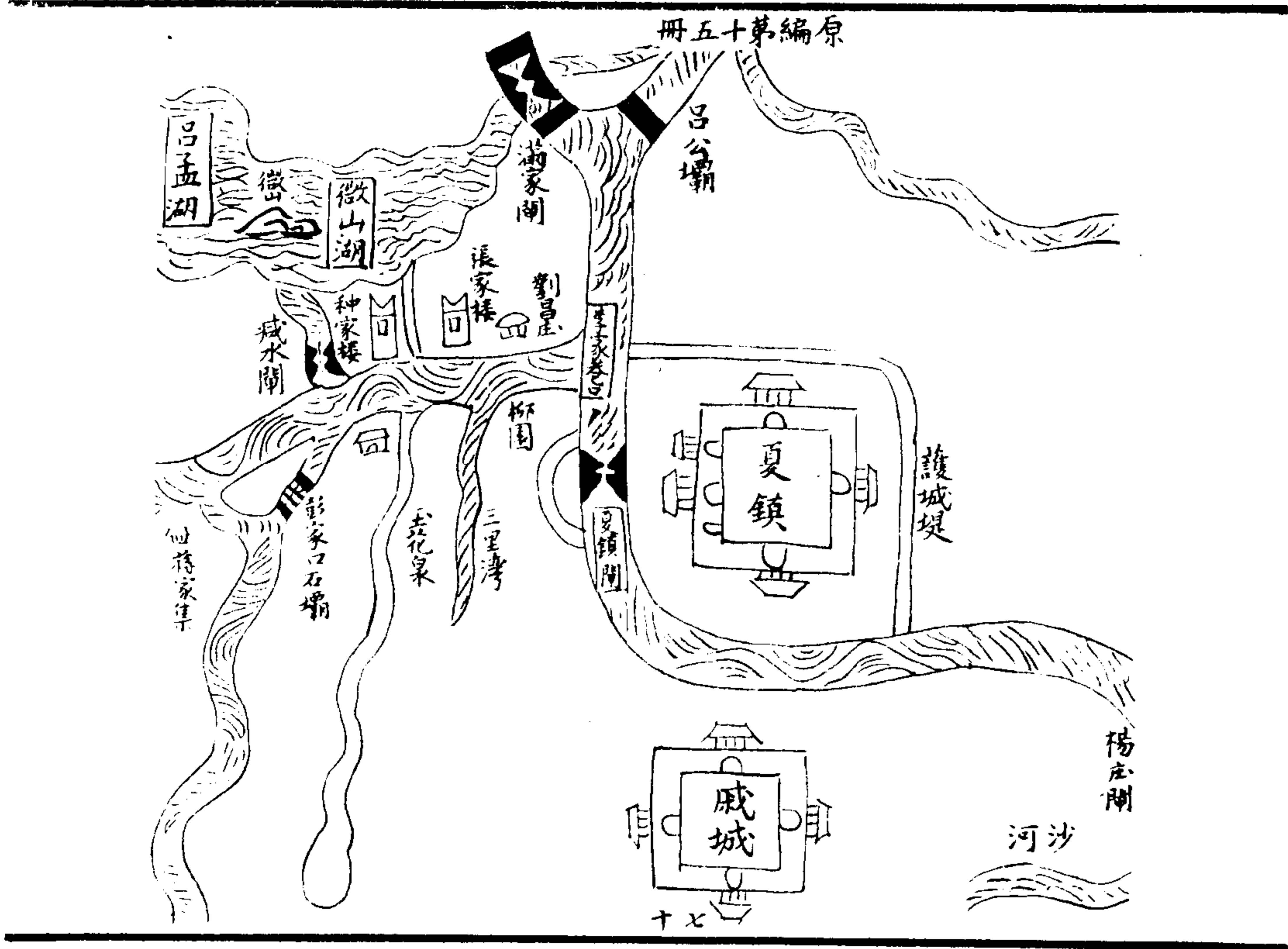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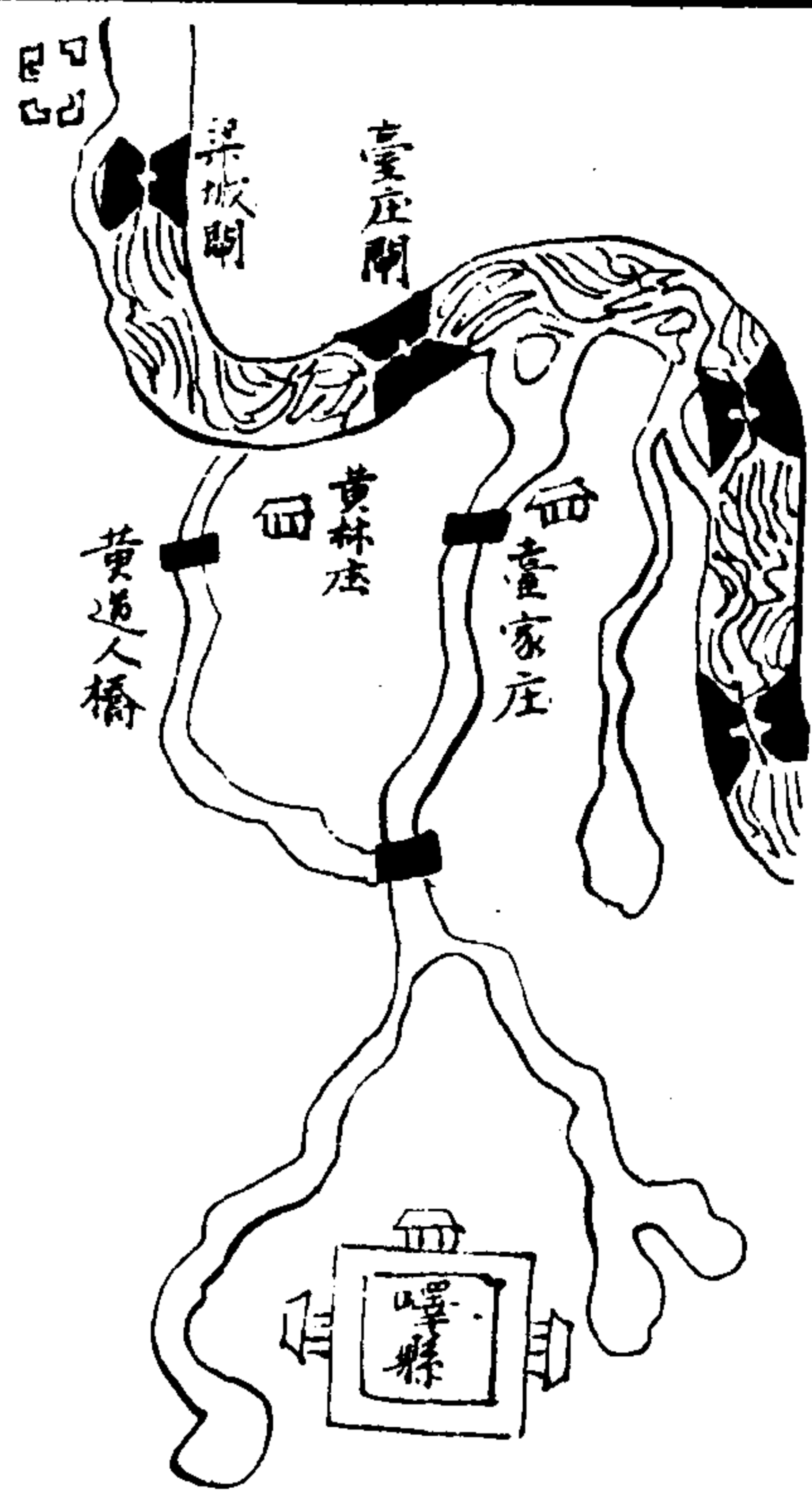


三四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七十二

曹州志河防

說者謂黃河隨時漲發故聚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添一尺頗有信驗謂之信水 二三月桃花始開水洋兩積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燕青花開謂之菜花水 四月盤妻結秀權芒變色謂之麥黃水 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 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水堅晚凍速乎六月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碧腥游于河謂之碧山水 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花水 八月芙蓉花謂之菽苗水 九月以重陽節記謂之登高水 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慢漕水 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盛凌水 水信有常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水勢移徙橫法岸如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七十二

毀謂之剝岸 漲溢踰防謂之抹岸 埽岸故板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 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捲 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 順漲謂之下展 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穿 水猛驟發其將澄虛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明灘 滿怒畧停勢稍洄起行舟過之多溺謂之萬浪水 舊制每歲瀕河有司常于孟秋備下塞之物稍芟薪柴提檝竹石芟索竹索凡十餘謂之春料凡蘆荻謂之芟山水榆柳枝葉謂之稍辨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芟相蕪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管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旁出高至數丈長倍之用丁夫數百雜唱齊挽

積於卑薄之處謂之塌岸既下以極後貫以長木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之過河橫決則增補其缺塌下非積數壘不能遏其汎滿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壘水勢護堤而今則築堤塞決裁柳栽葦護堤及畫防夜防風防雨防官守民守之法具在河渠諸司

弘治五年秋張秋水勢洶湧妨礙運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奉命來治會議欲將黃陵岡迤北裏河築塞使水由賈魯河南流庶張秋得安運河無虞于是起直隸山東河南湖廣軍民寺夫九萬餘名於黃陵岡原決處立埽臺三座分委數官一齊卷埽截河堵塞越四年告成又將知縣王肅所築縵水小堤增高一大原舊二堤增高二丈五尺又自黃陵岡起接原賈魯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七十四

大堤至丁家道口止東南西北斜長二百餘里增高三丈五尺闊四丈五尺又于大堤西每三里築土壩一座長五十步名曰分水壩以破齒堤之浪又設護堤之法堤東每二步栽柳樹一株堤西畝栽葦籃卧柳又各地釘柳欲其日久根節盤錯以護堤根又自黃陵岡迤東二大舖起下至牛角灣止每二里立小舖一座僉夫五名每十里立大舖一座僉夫五名老人一名通計夫七百名老人十一名曰守堤舖夫又于梁靖集北立官廳一所調曹州東河舊有淺夫一百二十名委官率領在此晝夜戍守巡視以防盜河口之患名曰進夫

弘治六年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大夏建議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

談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堤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無築塞之理歎于下流脩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山東河南與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堤十存七八水仍從考城縣南行又自大名府起至曹縣地方止離歸德府丁家道口一十五里築成大堤一條分逼水勢從賈魯河以入徐州將黃陵岡築佳平安鎮功成漕運無事但黃河大勢在東不歸故道充民日夜憂慮弘治九年夏考城縣地方水勢漫入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堤幸而稍退又自賈魯河東岸修築小堤一條保護大堤弘治十一年管河副使張昂見黃河水勢俱從南行不由丁家道口入徐州建言要將荆隆口分沁水於賈魯河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七十五

要將歸德州迤北王牌口寺處分水亦入賈魯河俱入徐州今年八月以來不意水從王牌口寺處俱往東行不從丁家道口東南而去却倒往東北直至黃陵岡下勢甚可畏又自曹縣以入單縣南連虞城滄沂民居人畜寺件只今河凍水難消退倘來春水發俱往東行則單縣城武金鄉魚臺濟寧等州縣皆在巨浸自濟寧迤南開墾定被衝倒阻礙漕運比往時張秋之害尤大蓋兗州之境地平而土疎比之河南之地尤為卑下河南北方上流不塞則本州地方正當下流雖築堤岸亦不能保目前雖若事小恐後黃河之水不由南行俱往東注釀成大患悔難及矣

弘治十三年河南水決李家揚家寺口淤塞馬木河水橫流曹單被害鄒魯陳言脩長堤以捍水河南則議排馬木河見使水下濟

運河兗州知府龔然魯議遂築堤自黃陵起至烏塚寺止計二百三十里是年堤成小而依秋復決明年春以事聞下巡撫王委恭政陳脩完復決十四年巡撫徐又簡委恭政柱目恭政陳會事李舊堤分命同知李督夫二萬人給以糧加脩之西閱月告成堤高一丈五尺基三丈五尺頂一丈二尺自武家口起至馬良集止計一百五十里

正德三年築靖口集迤南二里許河決縷水堤浸二堤而過流入大堤園內浸日漬日久至四年九月復決侯家渡北徙三里至楊家道口水勢涵漫約深丈餘聲若雷震散漫東流東西長二百餘里經曹縣南東過單縣豐縣東南抵沛縣由流溝入運河南流原黃河自梁清口東南至丁家道口舊水貫魯河八十餘里遂淤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七十六

事 聞五年春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來治于是用賈魯河計塞河北疏河南仍于梁靖集原決河口堵塞發直隸河南山東丁天五萬餘名分委山東恭政董傑會事杜吳都司尹充府同知李鈺曹州同知孫環等各理其事夾河南北兩岸捲埽對堵自本年正月一起至五月龍口將合俄暴雨通夕而潰所添賈魯河亦隨淤塞崔公遂回既而侍郎李公繼公至時河水橫潰工役難施及委恭政史公學會事杜公吳府同李州同孫分地定方嚴立限期各督夫役上于曹縣西北魏家灣下至守縣集西止脩築大堤一道東西共三百餘里預防河水北徙名曰新堤是年九月興工至六年春工畢適遇流賊充斥百姓艱食塞河之役遂寢夏五月內河水泛漲黃陵岡舊築埽埽二埽俱被回溜水衝虧約三分止遺三埽

亦被浸潰兵備副使吳公學遂委府同李州同孫往相其地于三埽南築小月堤一道長三里防河衝潰後于回龍寺塔兒灣寺處各挑小河一道引水南注以分其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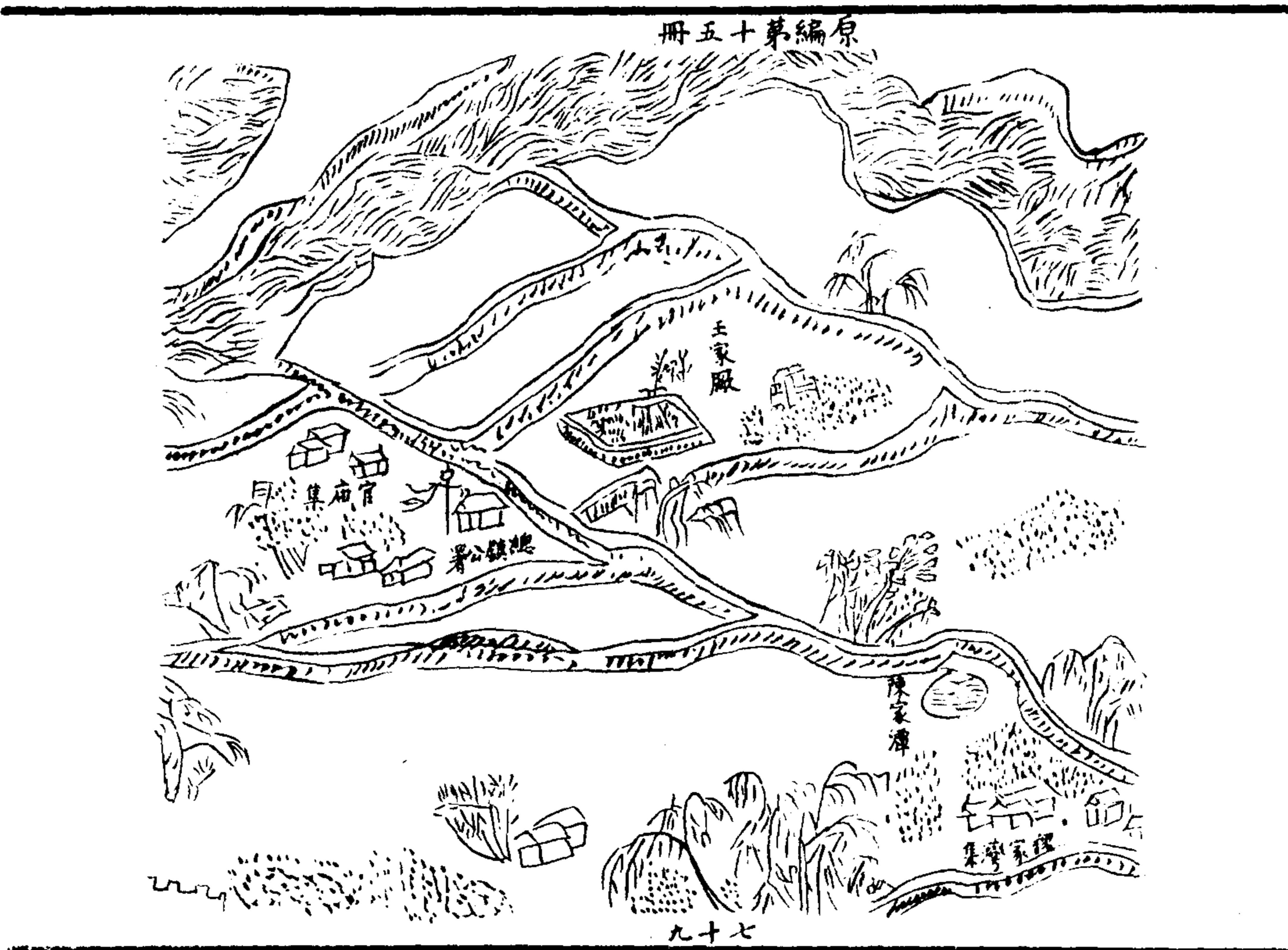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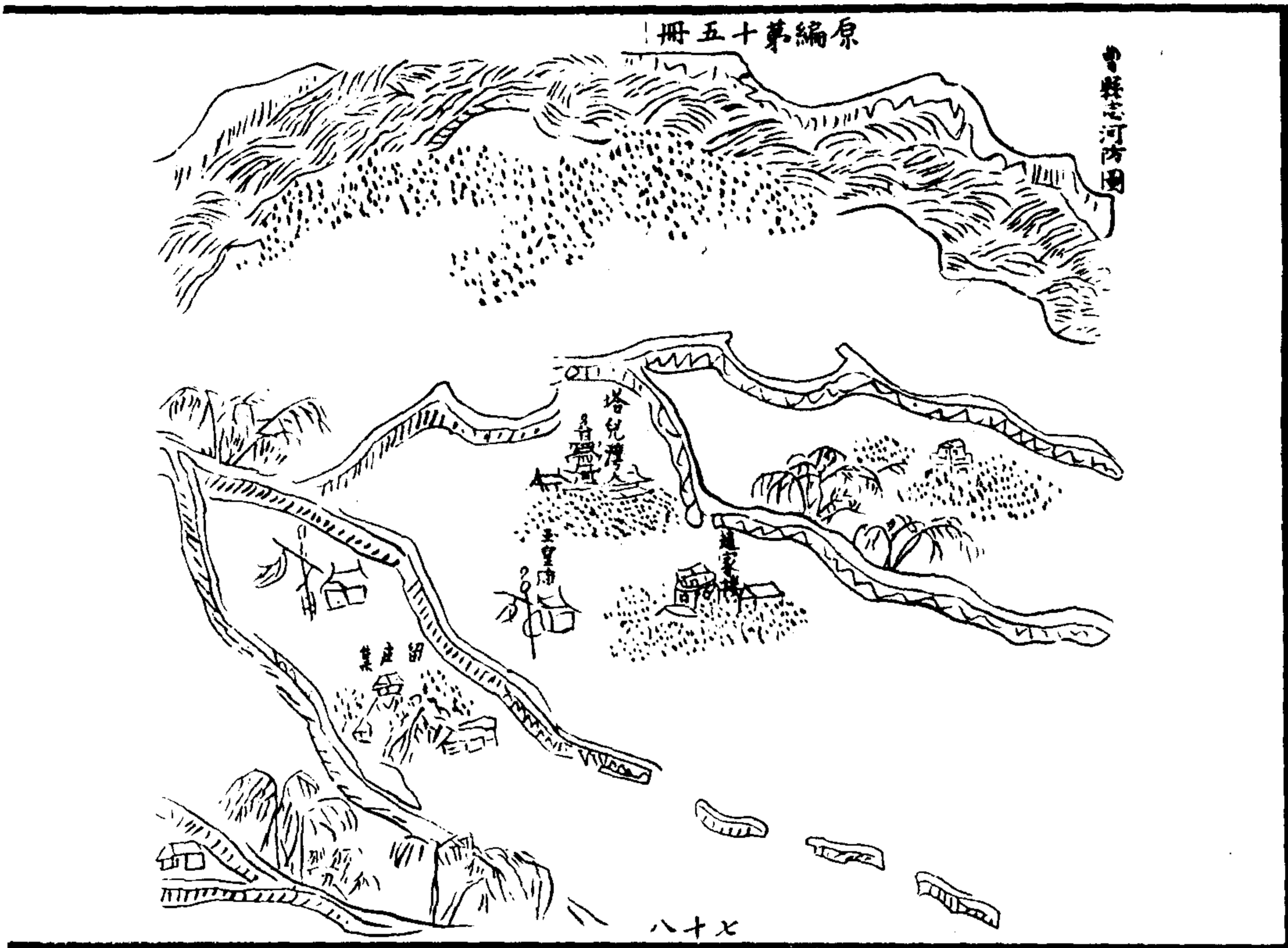
七年秋河勢北徙吳公議于黃陵岡三埽北斷頭堤起築月堤一道長五里又于娘子營築月堤一道長十五里又于原堵裏河內作土壩三座又舟家寨起接白茅村分界堤下接魏家灣新堤長五十餘里又自曹縣北華塚築起下至城武東止築堤一道長七十餘里防河北徙議既定吳公遷山東按察使副使林公正茂總理其事巡撫趙公璜躬往相度將前所議堤口委府同知李鈺率夫脩築林公巡行無倦勞來有方于是民雖勞而不怨五月其功告成六月河水橫溢衝決娘廟古堤東下繞曹縣西北轉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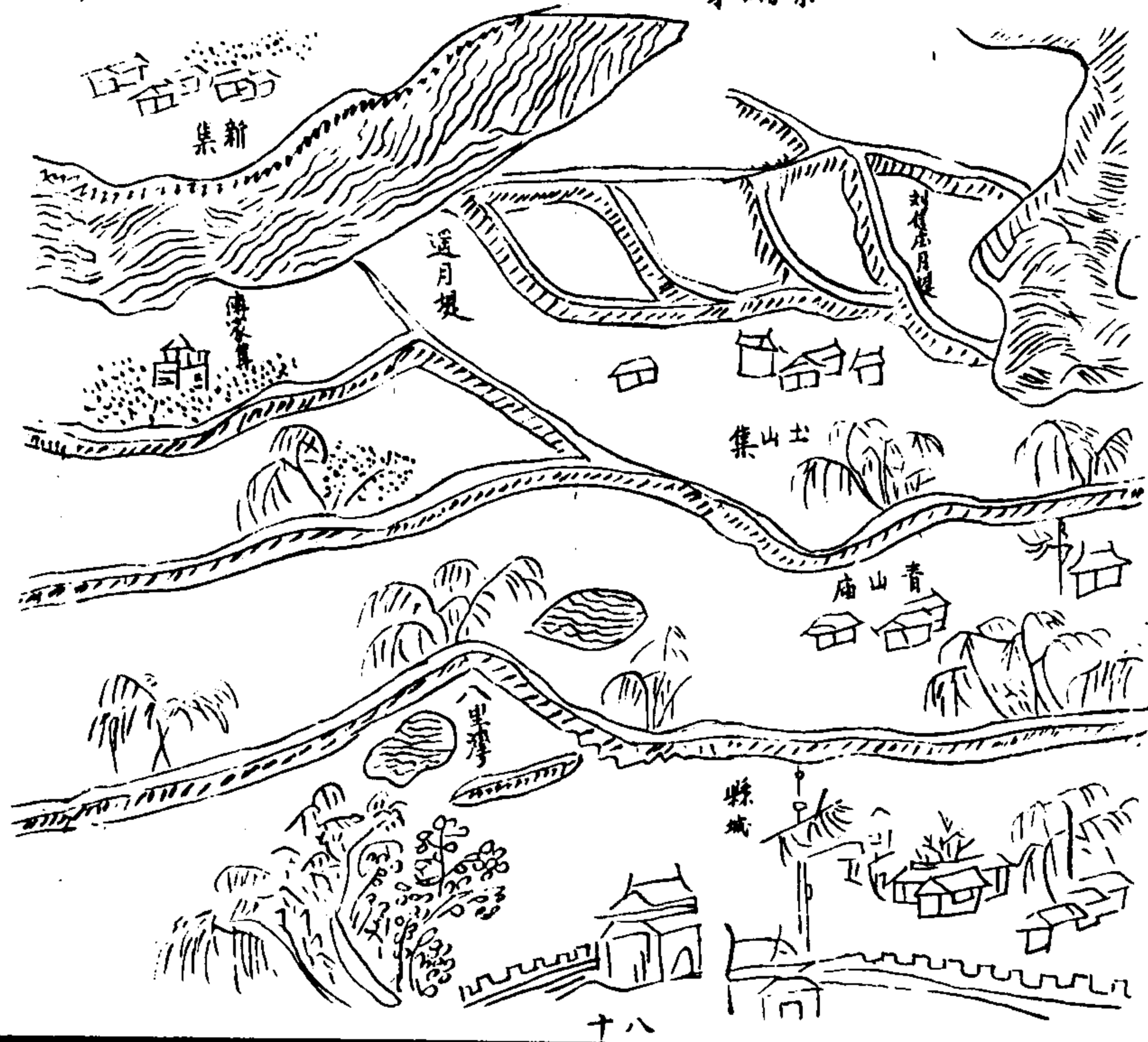
七十七

東復折而南與大河合流東注九月河水奔湧四散衝潰陳家口汪家口一帶大堤坍塌黃陵岡三埽幾壞總理都御史劉公愷乃齋沐責躬祭禱于河越三日河南徙四百餘步黃陵岡無虞事聞降勅獎勞諭祭河伯
八年兵備副使陳公昂委曹州判官王經于賀家口大堤坍塌處捲埽築長十二里又於汪家口築月堤一道長四里以備河變本年七月內河水南徙回里于是北徙之勢稍緩云



一〇〇 天 系 中 日 本 志 三 二 月 二 一

原編第五十册



十八

原編第五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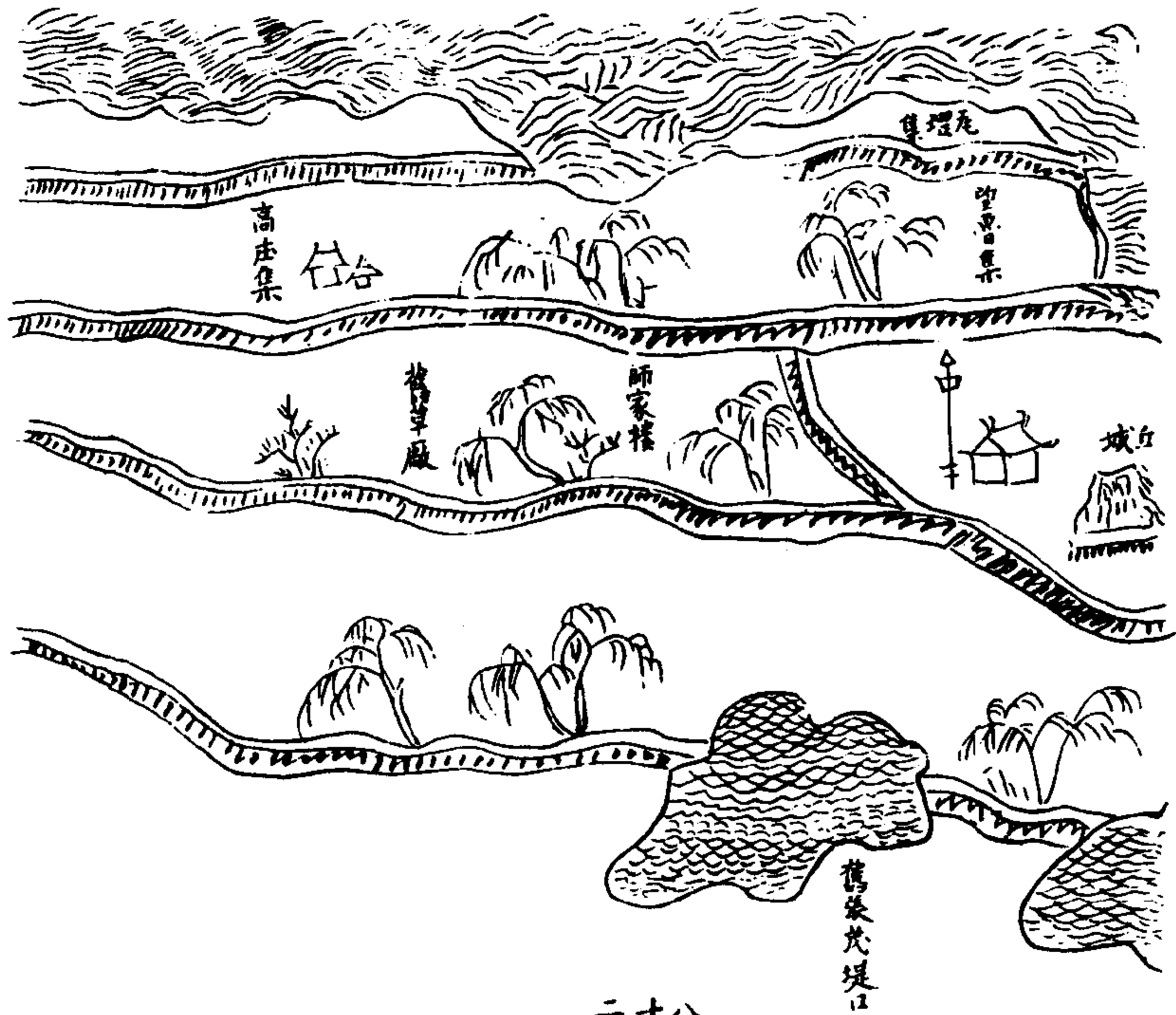


一十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三五七

原編第五十冊



二十八

晉縣志

按禹貢黃河自孟津而下，通維汝，歷大伾，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歷唐虞三代，河如故。漢魏以來，漸有淤塞，至晉魏公孫康始，宋齊入河，中宿徒，唐武宗而定。王五年，河復非其故道，然東昏以下，經定陶，漫為雷澤，而澤者濟水也。隋大業，魏下邑者汴水也，皆與河無涉也。惟水分，則勢殺而民不為矣。自秦始，攻魏，引河水灌城，後之有連濟渠，存木津，而先漢田於焉。至和葉河，不流，是潰全隄，而决於武，武帝親能治，僅免塞之。當是時，河已而故曹魏之間矣。其後隋煬帝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濟，運，其引汴水，水經所謂浪宕渠是也。然自王莽時，河汴决壞，久不修，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寬，數年始舉王景修汴渠于是，河汴始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三

流復故，而水經云，河水循于白馬縣而决，通濮濟黃溝，又云，北白馬瀆，入東而還濮陽，散入濮水，所反决會，更相通注，以或後復也。于其濮陽濟陰間有五夫溝，通都歸入湖，後有黃水從黃溝分流，經乘氏，入縣境，故魏無黃，濟陽有黃，濟陽曹也。唐都長安，黃河不聞有决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溢，賦天東，汎滑，平按求故道，請于魏博節度田弘正，以地勢既遠，遂增地七百頃于河南，北外無紀。其清濟自木津，而先漢田於焉。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寬，數年始舉王景修汴渠于是，河汴始分。度使于汴口開渠，仍今宣武，感化節度，嚴州縣封閉，公私牛門，感化即徐州也。是河與汴猶决流也。宋初方陽未一，備廉仰給，惟京東西，故路，河渠特清，最為急務，而京東自魏齊以西，起青河度。

齊郡涉梁山濼濟入五大河。連汴都。最遲清百餘萬。所謂清河。即
濟水也。而五大河。皆黃河。每春。務農隙。則夫開濬。太祖報于東。後
之際。車駕臨督。或以為常。仁英以後。歐蘇諸臣。治河之議。不一皆
工。自濟陰。下達徐淮。去後。東即入海之。其亦開濟黃清濁之分。
且曰。汴水多泥。未可流。田。夏時。濟河。河堤不復可。而河汴混。
濟。東。至元。都北平。漕運。湖河。而工。蘇汴。連街。純入京師。未凡
會。通河。開。並海。三運。然。橫決。不特。故。道。難。復。至。順。帝。用。賈。魯。策。與
夫。最。黃。河。而。南。蘇。汴。宋。入。徐。淮。于。是。賈。魯。之。河。若。矣。連。我
國。朝。初。用。黃。河。以。資。漕。運。中。華。其。流。以。歸。徐。郡。後。加。河。功。成。並。棄
黃。不。用。然。猶。歲。議。修。築。其。意。以。為。道。道。所。關。利。害。匪。輕。譬。諸。黃。河
事。最。應。為。當。是。時。河。行。雷。澤。或。歸。左。山。或。經。安。陵。率。無。北。流。自。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八十四

治二年。河通。分二派。一自蒲陽。經歸德。至徐。入。淮。一自黃陵
岡。經濮。鄆。張。秋。之。南。灣。歷。數。支。分。各。制。又。北。支。可。以。濟。會。通。而
夫。可。以。益。徐。運。乃。當。事。者。不。引。之。歸。壑。于。南。莊。蜀。山。諸。湖。防。蓄。為
用。聽。其。放。流。明年。秋。水。暴。漲。黃。之。以。黑。陽。之。水。而。張。秋。決。運。道。梗
矣。清。道。既。梗。乃。並。發。役。以。為。河。不。為。用。官。不。可。通。舉。而。棄。之。使。併
歸。南。于。是。塞。黃。陵。濬。賈。魯。當。是。時。太。監。李。興。平。江。伯。陳。瓚。暨。都。御
史。劉。大。夏。起。大。十。餘。萬。工。自。崇。禪。下。達。青。萊。築。長。堤。三。百。餘。里。及
備。料。四。十。餘。萬。金。守。堤。民。夫。數。千。植。柳。數。萬。凡。四。年。功。成。天子
嘉。之。命。近。臣。為。文。紀。其。事。自。是。河。行。一。道。蓋。橫。決。不。可。治。乃。增。設
治。河。使。者。每。有。停。即。有。大。夫。又。大。者。滿。泉。以上。大。司。空。御史。臺。星
羅。河。干。延。蓋。道。相。望。而。築。堤。下。場。甚。無。寧。歲。至。萬。盾。終。外。河。決。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德。自。且。難。處。幾。為。巨。浸。議。者。後。欲。挽。河。而。北。為。歸。德。紆。難。乃。以。河
而。德。使。曾。為。總。理。而。開。曾。境。中。地。若。干。里。其。工。後。視。私。治。有。加。凡
四。閱。歲。并。易。理。臣。而。功。亦。成。今。之。行。曾。之。河。是。也。大。抵。漢。唐。以。前
河。濟。汴。三。水。分。流。各。有。歸。壑。五代。以。還。三。水。合。一。無。所。容。受。且。漢
唐。以。前。濟。與。河。皆。自。北。入。海。朝。宗。定。而。水。得。其。性。五代。以。還。東。流
而。下。第。求。歸。淮。而。淮。以下。亦。論。已。至。于。國。朝。東。而。不。用。黃。魯。為。難
矣。過。于。河。併。勢。伴。大。工。費。浩。繁。亦。莫。過。于。河。其。在。魯。縣。一。邑。為。整
其。小。者。也。皆。費。其。無。與。夫。後。或。料。其。所。不。計。也。而。大。使。三。被。創
度。果。字。若。賈。魯。之。于。至。正。李。興。之。于。弘。治。曾。之。于。萬。曆。命。之。曰。黃
河。三。使。皆。曾。境。內。事。也。不。可。以。不。紀。也。若。夫。歷。年。衝。決。泐。法。已。見
災。祥。茲。惟。舉。防。修。本。末。暨。條。議。故。實。以。稱。稽。考。具。列。如。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八十五

分守東兗道右叅議楊 黃河事宜 黃河關天下大利大害
遠者始不具論。攻之萬曆初年。河決。復。決。龍。窩。決。白。洋。河。越。歸
仁。集。流。沙。淤。改。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雖。安。墊。焉。潘。大。司。空。李。嗣
力。排。沒。海。諸。議。於。是。築。堰。築。堤。自。徐。抵。淮。百。六。百。餘。里。築。而。北。而
堤。堤。相。望。即。有。異。嘗。水。患。終。堤。不。支。至。是。堤。而。極。堤。滿。滿。寬
勢。用。不。能。越。而。出。也。至今。賴。之。二十。五。年。河。決。單。縣。之。黃。欄。口。乃
賈。魯。舊。開。處。也。灌。於。河。而。之。夏。邑。永。城。睢。宿。州。之。符。離。揚。州。宿。遷
新。河。只。入。大。河。議。者。以。河。雖。南。出。符。離。濟。汶。民。田。無。幾。而。河。水。一
半。歸。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堤。不。沒。但。河。日。益。南。黃。欄。之。下。李。吉
口。被。淤。甚。高。每。即。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行。水。以下。徐州。濟。運。然
至。秋。即。淤。若。是。者。三。年。而。徐。呂。二。堤。可。塞。塞。涉。矣。於是。當。事。者。度

六開於河中，節宣汝濟之水，聊以通漕。二十九年冬，議塞黃河，極力下議，未竟。三十一年春，復決於上流，蒙牆寺，幾沒歸德城。商丘水城幾為巨浸，時從幸營近地，開八九里，可至下，割只乃欲挽決河而北，為歸德紆難於曹縣王家口，開生地二十四里，連下割只，以三十年冬興，入河南山東江北，共派夫三十萬，至初夏未竣，而大疫起，死者七八萬人。至秋，會合龍門，而整城之工八九里，將蘇家庄遂大潰，決東北流入沛縣城中，水深丈餘，魚鼈一縣悉為波湖，而陽以北漕渠為黃水所侵，乃於夏鎮之東，開通泗河，從負河口達于宿遷，漕運由泗河行。明年，曹大司空時聘魏意，挽河用金錢百萬，後以十一月興，人其用人夫與王家口之後，殫起自蘇家庄至徐州，數三百里，悉州縣正官受役，州縣官急於竣事，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六

派夫又倍之，河害成，惟徐州之工八九里，許未濬，而蘇家庄近黃河堤上，半薄，一夜河從地下穿入，斬河，震越東下，流至未開，震稍扼塞，遂汎溢三十里，而後約束成河云。曾不十年，三山口決矣，狼矢溝又決矣，三山口幸塞，即不塞，河可從此，縣小河口出大河，無害，狼矢溝倘不塞，水且從河北溢而入湖，工年湖水下，直河如懸崖，糧船入口，日不十許，黃決，湖且震決，非細故矣。總之黃河之決，聖城集李吉口之淤為之，蒙牆寺之決，聖城集未通而黃相逼塞為之，李吉口開，王家口塞而蘇家庄復決，聖城集以下全未疏通為之，則蘇家庄之工未久，而三山口狼矢溝相繼決，豈非徐呂之可塞者，未嘗既通為之耶。既通難言之矣，從來汝濟諸水由夏鎮出，於城只，會黃水下徐呂，水力并而泥沙若積，自泗河開

諸水悉自夏鎮東入湖，其間呂公傭放之入徐呂者，歲不三四，且又春冬水涸時，尚安望其懸水三千仞哉。狼矢塞，不可謂黃河使安流也。

謝肇淛報紀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塞隄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已，無他顧慮也。白圭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為壑，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無奇功也。至於今日，則工獲隄，隄恐其滿而潰，中獲運道，恐其淺而淤，下覆城，人恐其潰，汨而生，誇怨水本東而柳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又一事未成，百議叢起，小有利害，人言至，雖百神而其如河何哉。王敬美贈潘司空詩有云：聖標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七

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慮又恐隄城報，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隄，既恐延日月，又慮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就護其界，異職之使，各專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更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而相國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而二中丞議論不合，而北樞即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初開之震，深廣如式，迤邐而南，天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收既所決河廣八十里，大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量校者，秦記督府若河流既理，勢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齊有大以爲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

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軍縣豐沛之間皆為魚鯿督府聞之驚愕暴卒此亦宋慶曆間李仲昌之覆轍也治河備禦故也臨撤慮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減一小義猶欲屯田持久使其自敗於解州河之後聚三十州縣正官於河堤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或並河濱薪草米麥一無所有亦余之其皆自家中運致而岸也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而河而界尤甚後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又慮况監司催督嚴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八

之橋凌水此水率跡三冬積雪所致若冬雪不繁則溪壑方涸河不泛也 二月陽氣上升地脉沿行故多陰雨蒸之石泉涓涓潤涇貫輸漚之于河而潮長矣當是時桃花正爛謂之花花水 清明此水有牙暨治河使者于一歲與工之處用少半致祭即立標水頭而偵報負枚刻野吏番現候水痕每添一寸夏秋之間輒盈尺也謂之清明水亦謂之信水 三月春蒸蒸菁花開謂之菜花水 四月槐麥結秀山蛆浮出漁人網得如高源之有漲也謂之來芒水亦謂之麥黃水 五月人謂之山蛆工源山隱潛生每重不動者河于石老河工源水可謂之來芒水 五月謂之瓜蔓水六月洋山前陰堅水方釋如龍門玄水祈連積雪鏤金之暑既熾嵩山之源急流而沃宕山石水帶蒸騰謂之蒸山水 七月王花

天下郡國利病書

方或謂之王花水而華所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崖不辨牛馬者也而蟹滿蛟龍崩岸噓其時始急加之雲霖微漲業忙泥濘于時惟田夫守隄防而河後之謹作矣 八月箕龍花委謂之游龍水大人以為龍出游行不知龍以八月為夜游龍蓋水來也 九月九日謂之重陽水亦謂之登高水十七日俗謂河伯生辰雖三秋旱乾是日水必泛漲故堤埝工程督士農種植必懸旌此日此日過相慶無虞矣 十月霜降水賦河汎既道如一槽然謂之復槽水 十一月新水雜流寒泛壅積謂之淤沒水 十二月大寒積積一望河工或如積雪或如屯兵謂之水斷水唐人所謂流漸驟月下河陽也 不時暴漲謂之容水 李枝斜索謂之泄水全河大漲乘勢直趨迅如陣馬與嶂相持節迫不轉後隊分騎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九

之側洋水亦謂之迴流水 羊高平低兩際相夾勢如對案形則削瓜謂之切水 故發故山莫知去來一波皺起滿河清積謂之河喘水此水見當有大水也 斷壘壘壘旋渦激蕩高穴深容百穢甚之風往去源由岸平處洞庭之波乍起錢塘之潮忽來日不能視耳不可聞此水專在坊間震謂之聚灣水 一灣既過河直流安澹澹溶溶聲響不作謂之靜流水 大流深激餘力奔北水高岸平勢猛浪激加以沙中坎窞行險而躍或如人走或如鶴翔深不注膝波盡過頂聲吼遠通彌日竟久謂之利灘水水激淺不可涉 棧版橋欹飛水如鐵雲霧四集羣鷺翔之謂之崩激水所難向不可近 又如棧版橫法側力全出避射如弓巧撥深入謂之剝岸水 漲溢輪漚湖汴平進陸谷失故村落驚避

謂之林岸水。導備歐板。潛溜漱下。峭坦洪中。鱗危奔取。謂之塌岸水。風浪拔激。得蘆伏候。一波凌厲。萬壑振凌。謂之捲岸水。連勢初進。後浪停隨。呼吸繼進。濤聲四馳。謂之土展水。平流徐進。押浪轉灣。旋嗣未果。駁駘為強。謂之下展水。上展有實。下展有久。樂若汎雲。輪如奔羊。水花競激。靜躁虛實。乍落且流之中。屬曲橫波之洋。謂之海濤水。望之正練。恬淨澄爽。斜亘中流。嗣慮不天。長年避夫膠舟。土若誠其洪積。謂之明灘水。險惡怒息。勢大徐起。細浪不生。波如屋椽。竹舟過之多激。謂之萬浪水。亦謂大湖水。又有移岸水。駁灘水。夾岸水。閃灘水。藏岸水。小分吞水。平龍水。透崖水。透灘水。種種橫要。深隱難名。總之力猛。則勢雄。流急。則非險。總謂之神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

善權論曰。泛言治河之道。皆本漢賈讓上中下之三策。實究治河之工。無出元賈魯疏潘塞之三法。讓之工策中策。譬如膠之井田。周之里選。古甚高而實難行也。魯之三法。惟廣讓之下策也。譬如管仲之治國。揚炎之兩稅。名雖平而實百世之可通行也。從冀州之民當水衝。有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皆不恤讓之工策也。今觀元之六也。果不在魯。而恐者皆歸之魯。則無罪而破。數萬家之城郭。田廬。吾恐漢室之六。已不俟赤眉黃巾矣。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候之民。讓處其之且也。雖孫置一讓。徒竭若民。亦不貲使民。使民之空地。莊帶生。而盜賊潛其害。有甚于河者。且文致公。亞取其中策。謂多開渠道。引水灌田。可殺水怒。而利農。不思春夏旱乾。清河方淺。而渠又引去。秋水特至。百川灌河。田中而足。孰肯

引無用之水。以病田。是謂上策。中策之難行也。終究故壞。增平倍薄。讓謂下策。魯不謂下。又廣其義。為三法。雖河之流。因而平之。謂之既分。之。雖水。既分。水。河。皆其遺法。也。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今。日。之。梳。河。亦。謂。是。已。抑。河。之。策。用。而。塞。之。障。之。塞。今。日。之。提。婦。築。壩。是。已。塞。用。之。君子。在。即。而。言。則。以。不。治。治。之。蓋。本。蘇。子。瞻。王。者。不。治。是。故。論。也。六月。與。頗。同。王。登。其。得。已。侵。編。及。友。得。若。之。何。解。手。既。足。神。高。貴。好。為。勞。澤。水。譽。余。推。之。任。也。及。方。部。公。治。水。之。方。則。曰。既。故。道。塞。新。決。此。即。魯。之。儲。餘。爾。在。震。學。七。則。欲。引。黃。河。入。衛。河。是。即。陰。用。讓。之。工。策。不。使。冀。民。而。蘇。冀。地。也。然。大。河。安。衝。所。能。容。一。入。於。衛。則。汲。滹。无。城。皆。魚。蟹。矣。先。師。何。待。即。欲。而。北。各。開。支。河。今。河。南。孫。官。渡。魏。皮。寨。諸。處。固。有。支。河。矣。或。謂。或。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一

凡以修築者。皆。運。河。謀。也。若。河。北。開。支。河。不。般。運。河。何。以。達。海。借。謂。與。其。從。下。流。分。之。使。出。孰。若。從。工。流。導。之。勿。入。孟。津。以。上。河。允。會。孟。津。以。下。始。善。流。良。以。伊。洛。漢。渭。會。於。葉。丹。沁。濟。漢。會。於。武。陵。若。導。河。南。之。水。南。入。淇。河。北。之。水。北。入。衛。雖。非。至。許。比。之。開。支。河。則。工。省。而。步。或。導。黃。河。則。勢。小。而。步。制。取。三。十。年。來。不。多。施。於。曹。單。之。下。而。道。於。汴。省。之。工。九。重。德。意。實。身。在。此。一。隅。千。里。長。隄。孰。保。無。空。缺。倘。如。前。代。之。決。原。武。決。封。邱。一。入。曹。渡。之。境。則。會。通。之。前。功。豈。棄。矣。濟。南。有。新。河。自。滄。揚。以。達。天。津。比。清。開。省。故。開。之。頃。比。海。運。省。風。波。之。險。工。無。廢。於。此。甚。治。於。彼。何。如。詩。云。不。索。不。動。百。不。隳。人。也。不。惡。不。疎。言。不。自。恐。也。新。河。有。昔。藉。治。河。有。總。亦。皆。足。以。資。數。乃。石。大。隄。公。之。能。則。不。專。在。是。也。山。河。經。緯。為。非。

日精身度而欲擬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自孟津以至呂梁相
 其地之高下水之分合、復之先缺、何處可導、何處可補、雖不親行
 亦成河堤使者勿徒為其文書已也、野觀一歲、奔流數萬家、此非
 遺年之明效耶、吾行河間、不為水國、究其弊則、津沱淤塞、故道任
 水橫流、而旁溢新壞數千頃、非獨民賴之、官亦賴之、既津沱非
 獨民病之、官亦病之、此事之因、仍者、奉尤作與者、招怨阻而不遂
 憚而不為、如此之類尚多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二

曹縣舊志 黃河故道四 一在河間府 一在河南府 一在大名府 一在開州 治南人長
 垣縣南六十里清豐縣西五里又廢東明縣南五十里皆原故道一在東
 昌府館陶縣西南五十里一在衛輝府新鄉縣南入界北行與城縣相
 接 大堤 弘治六年河決張秋事聞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
 史劉大夏治之既塞黃陵岡又以山東之地漕河外戶也乃築堤自大名
 府起經曹縣至虞城縣界止在曹縣界者計一百里各設鋪座人夫以防
 衝決立公館以特巡警而以兗州府管河通判提調之 公館四 魏家
 灣在縣西 陽晉口在縣西 張譚寺在縣西南 李文盛在縣南 淺
 鋪座四 小張家灣淺 新添淺 安陵淺 夏候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三

曹縣志

脩守事宜 築堤 大約離岸二三里容蓄寬廣可免決壑切勿逼水以致
易決難守仍勸隄址產實如有浮沙量行掘撈務取老土每高五寸即夯杵
二三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但不堪夯杵須令各夫輪番脚躡俾結成一塊
稍乾更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隄根驗隄
之法用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隄式貴險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頂二丈
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隄 塞决 凡隄初决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
夫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佳即于本
隄後數丈挖槽下埽如渠頭之法刷至彼此住矣此謂截頭裹也如又不
住即于上首築逼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
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漫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九十四

曰鼠頭埽俾上水口潤下水口收廢不致深失而塞工易就也 築順水壩
順水壩之設為喫緊迎溜之處本地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持故于
本堤上首築順水壩一道以逼水遠去數丈隄根自固 栽柳護隄 每歲
冬春之交用柳板柳椽相兼栽植傍於隄根柳板密栽而柳椽每株相距五
尺許非止用以捍水而每歲發生枝幹亦供埽料 栽葦護隄 凡隄臨水
者栽蘆葦艾草于下使其根連株葦樹茁日蓄即有風不能鼓浪又于隄根
至面抹草子密種以圍蔓延日滿雖雨淋不能刷土也 畫防 隄岸每遇
黃水大發急溜埽灣未免刷損若不即行條補則埽灣之隄漸以坍塌多致
衝决守堤者必日捲土牛小婦聽用但有刷損隨即補塞 夜防 守隄人
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晝日無暇夜則勞倦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未免
失事故有五更牌面分發如天字舖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舖

即差人挨查稽違若有罰使隄岸不斷人行以防誤事 風防 水發之時
多有大風猛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於微久必坍塌潰决故為龍尾小
埽列于隄面一遇風浪大作繫于附隄水面縱有風浪起落足以護衛 雨
防 守隄人遇驟雨淋漓難以藉立必各避舖舍或暫徙民居隄岸倘有刷
損誰其有視故夫役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雨穿帶隄面不時巡視乃無疎
虞 官守 河水或漲管河官不能一人周巡故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
視每隄三里置舖一座每舖設夫三十名每夫守隄一十八丈又夫二名共
一段於所分隄上夥搭窩舖一所時日棲止以便傳牌巡視又畫地分委首
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刻無弛以保無事 民守 每舖
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矣但調用無常若水發之際脩守不足又于臨隄鄉
村量添鄉夫暫用每舖十名水發則併力協守水落則省放回家量時去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九十五

不妨農業不惟隄防有賴而附近之民亦保田廬 冬春預備 每歲秋末
冬初脩守稍暇即督夫採草十餘日每日限以束數每束限以斤數大約五
斤一束者每夫日可採六十餘束爾採完即運置近隄高阜處上下蓋墊如
法不令雨淋水泡以致朽爛其椿霖等項俱宜于冬春間估計詳盡預發官
銀督各州縣收買運貯各廠初買必報所差之人買完必報所買之數遲緩
冒破若有罰度護埽順壩等工饒足供用不致臨時缺乏

元豐中洛河兩岸皆築堤以備衝决自本朝宗室考求而
置營限至丁字道口凡九十餘里 開新淤治開改河向行木北
限築終至萬曆癸卯又改河
而北此限湖法不可復考
舊老限 自北直隸白茅村起東而西過月限長八十八里每二里
北大堤 在老限內自魏家灣起至武縣蘇村寨止其在蘇境長
六十餘里每二里一舖今廢
大行限 即而長限自舊老限蘇家壩起東至豐縣而其任在蘇境止
年歲自胡宗沔疏議河務請築北限以防運道功完宗沔
築仍 歸限以勞之萬曆九年巡撫都御史何公起為增築之
而湖公汝柱記曰黃河北抵滑運不二百餘里中隔太行一限
水而下則濟運北決則容運無路即近留城之事可憂也已
萬曆四年河決其曹家金鋪魚臺津沒滄海之慘不可勝言
即而而新築堤築且盡運道矣其險矣綠近創修堤水堤各年
崩築而以太行堤遠運且力不能善改然堤堤過河日與水勢
為敵及水勢大而能抗則决堤决而太行成缺之隙倉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六

無指亦損破壞而不可待其弊大都生此何公始視河則曰
夫治河者如治病意則治其標據水限是也後則治其本太
限是也夫水過其勢而敵之則患恐則决其勢而限防之則
錢鏐則力矣而可無事致錢鏐嘗修而决者通之也若太
限者錢鏐之也先年大臣如劉天和輩惟恐其北其因漕運而衛
以生者誠為遠慮今觀增修太行限為得計于足食誠既河謀
實既周計算惟允而又定分舖據柳之法二年補修之例著之
令與水為道守奉 上制曰可通始工于萬曆八年九月訖工
于萬曆九年二月計工九千四百五十三百五十二增修限一
百九十三里有零高厚堅實永為保障其有益於運道生民者
甚大于是 天子豐書褒嘉賜以銀幣其各官奏獎有差磨同
司河事者曰是不可無記問于余汝柱曰余觀何公為給事時
勸新河財案言清亂國是未定而公以片言除定之為永利不
無有州時妖人謀亂敵滿上而將成大禍而公潛捨元象不動
聲色而安西而之民新其忠憤履職長慮遠圖功在社稷之大
者皆如此不止一修限事也然其理之修一勞而永逸又治黃
河解運河者之要務也然其理之修一勞而永逸又治黃
河解運河者之要務也然其理之修一勞而永逸又治黃
河解運河者之要務也然其理之修一勞而永逸又治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宇則今吏部左侍郎趙公晉書為其紀編定故則先今此種
御史成公為陳公功經理長查計其督屬的厚任管河制使今
限雲而奉政即公無特觀或甚便畫一守法則今河運則使公
公浙而令工所賦賦成動勞則運同唐文華同知王一舉更
藩通則王誠出知惟允供應督勞則曹壽知縣張慶志單舞知
縣劉則其督查切中肯綮各能不懈煩勞神限工可需時用處
務委文清等官際者善官卿民等不盡書載之碑陰
總水限 按總水限名始于知縣王肅之築其度有三今前限不可
八里每二里一舖
共舖一十有六
遺月限 在舊老限之東自二十九舖起至本限四十舖止長十
里每三里一舖共舖七
相水編限 均止相水小蓄後築成大堤而自舊老限劉家樓起東
一舖共限舖十七遺月限東即此北限曰本限限按縣今有長
限四其在蘇北曰北大堤蘇南曰大行限入而後水限又而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七

河限十有四 孔宜莊月限長十七里曰城嶺廟嶺月限長一里
四里有寺曰孫家道口限長四里有寺曰牛市屯月限長七
里曰曹家集東月限長四里有寺曰劉滿莊月限長三里曰清
潭寺月限長三十里有寺曰汪家莊月限長六里有寺曰呂家
廟月限長五里有寺曰高王廟月限長六里有寺曰紀家店限
限長六
里奇
新增月限 四 曰通漢月限長八里六十丈曰魏家集月限長一千
前湖水月限長二百四十四丈四限皆曹家口限防崇項安邵開
河勢急黃河應來公朝動潮錢五十貫築
十有四 曰武家嘴曰馬家嘴曰孫頂嘴曰趙家嘴曰董家嘴曰
王家嘴曰由家嘴曰高家嘴曰解家嘴

嘗有四土之異劉公復北秋濬時至山人謂黑地下而魯平三載不能獲一積其而稍阜然河故直渴而東土既散勢大有惟太行堤而河既折行而蟹濬淨嘗特留其膏為積貯矣至欄水壩外又浚河堤出沒坍塌之不啻若解穿字土人每霜落而積未著而故一冬之外不復再秋故曰曹有四土之異頻年割陸既濬以災曹家口射書坤方洪濤巨浪崩岸潰堤距縣不及三牛鳴向所謂蟹濬者皆特留其膏者今亦如坐食底履沒下戰而莫辨積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八

治河議上 劉堯海 國初宋公禮開會通河沿元人舊渠自安山以北入於天津渠道尚可循所有工力不費禮之功在漕河者唯南旺湖及濟寧天井開以南而達於淮其利益國家而功倍於故元者初元人止導汶水而障堰之西南行耳禮引沂水光水入於泗以會於漕又引鄒縣之濬源泉九引泗水之下莊泉三十入於泗引蒙陰之官橋泉四引曲阜之柳青泉十八入於沂達於泗同漕天井開以成漕渠又開濬南旺湖周迴百五十里漕平陰泰安東平等泉百而設南北開以分流之北入安山舊道南過濟寧會天井開諸水下徐呂同為淮河入於海故我 朝漕運止藉山東諸泉而不敢引大河以為利也山東諸泉亦自足以潤徐呂而成漕渠可以不求濟於河也至正統戊辰黃河決張秋害及運道以後漸引河入徐沛弘治六年河徙黃陵岡決張秋奪汶泗之水東行而運道阻絕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九

時議者主於上流分殺河勢既鑿孫家渡口導河南入於淮又開趙皮寨口導河入亮泗歸宿以會於淮又疏賈魯舊河由費縣梁靖口出徐沛入運河過二洪以會於淮於是二洪藉河勢而為鴈也第上流既分大勢自弱徐沛之間雖有河患不甚以後治運河者漸失 國初作者之意導口既塞而支流未分會全河之水以入於徐泗而議者乃曰治運河亦過矣夫運河何憂不治也我 成祖亦未嘗以其憂貽後人也導河入徐呂而數逢其害此是後人失策今唯求其所以害運河者而遠之固所以全運河也又何治焉近者工部朱尚書以黃河侵臨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為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九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

而有加口之役也。劉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達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加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去勢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壘隄以障河。愚以為黃河至於徐邳如大軍既敗而潰。雖有善將勢不能制。約雖有銛鋒淬刃勢不能使之就行伍也。故今之築隄以防河。無以異於樹木以填海。蓋南山之木無益於海。則蓋徐淮之土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隄。基廣二丈。崇七尺。勢不能加矣。徐邳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數倍。雖奔雷倒海不足以喻之。奚但懸水流沫而已。則大隄土實以決其怒。而恣其暴。昔師丹有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壘塞之文。是得禹貢遺意。而於今尤為對病要語。治河議中。今議開趙皮寨口。將尋舊泗歸宿故道。以分殺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一百

勢難之首曰河。入趙皮寨。經歸宿。出宿遷。會於淮。而同入於海。恐河勢趨南之便。而東流入徐濟之路。艱將來。二洪淺。返則運道為梗。又曰。將不免為鳳泗諸陵。寢憂此皆臆說也。夫鳳陽即古塗山。荆山地形勢最高。而府北鳳凰山一帶皆阻山為險。自有淮水以來。所經歷鳳陽境。至今陵谷不稍變遷。此其彰著也。况皇陵在府城南。又二十里。當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孫家渡。由中牟項城入鳳陽界。過穎州。穎上至壽州。合淮水。歷懷遠。以達於泗。是以全河淮鳳陽皆城而下。當時未開浚。及為害。以危動。陵寢引今。分流入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只遠者二百里。近亦不下百餘里。此事之必無恙者。而以勤當事者之憂。豈我聖祖之念。皇陵也不若後人之異。甚耶。乃若泗州去宿遷止四十里。黃河由淮以入。泗與夫由泗水以會淮。一也。所慮寨口既開。大河南下。歸宿遷。有二洪淺。圍之。

虞是以二洪待河而轉漕。故愚以為失作者之意也。先時總理河道劉公天和。有云。漕河本不用黃河之水。自淮達濟。一路隄防。正恐黃河衝入。為害。今徐呂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功挑濬。以引之來。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如欲斃矣。此則切善喻。是究極宋公本意者。豈近時治河諸公。未之聞耶。乃若所以為二洪。益竭者。責在山左諸泉。而宣節泉流者。又責在理漕諸吏。國初浚會通河。而開拓南旺馬腸諸湖。正欲廣受深資。以待旱乾不時之變。故南旺湖周圍一百五十里。濬深者大餘淺亦不下五七尺。內築長隄者三。漕渠貫其中。西隄開斗門。以時蓄洩。號曰水櫃。每二年一入。浚後大萬餘名。而以高常。此不特為汴竭之備。雖伏秋淫潦。諸泉暴發。得湖以為壑。則不至溢。四出以為東土之災。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一百

積而徐出之。又自足以平二洪之勢。計亦周矣。百年以來。既浚不時湖勢日蹙。高者為坡。卑下者長洲。渚不復有所謂。昔日之全湖矣。抑且但徠諸山。厲禁漸弛。各泉溝道。率皆填壅。不治。每遇水潦。則平地盡湖。而無專受之壑。稍亢陽。愆期。則湖底飛黃埃也。議者不原其始。而遽以山東諸泉。謂不足以潤二洪。而必藉黃河。以為利人之識。度豈不大相違哉。且運河設開。渠各有淺。夫若干名。以淺名夫。何也。近時有事。漕河者。皆利於某隄。而不利於淺。淺蓋高。可以偽增。而深不可以偽及。故隄日高。則湖日淺。水無所受。勢必湮隄。而出隄。潰而委之於湖。則築隄固所以填湖也。且非獨此也。凡漕渠皆然。今高郵寶應諸湖。限內高於水者。不滿五尺。而外高於平田者。則八九尺。三百里大湖。如支閘在地。上稍一搖。澆則奔瀉。而不可禦。所以淮揚多水患。而說者以為天數。豈非妄哉。愚嘗周歷於徐淮梁宋之。

間而以中原之地勢測之大抵河之南岸高於北岸歸德蘭陽之間入曹
 單徐沛之上游也弘治間河決張秋奪汶泗以東行當時諸臣議築塞唯
 荆隆口隨塞隨潰於是開孫家渡口開趙皮寨口又鑿賈魯河皆導河使
 東南行也如此則河勢分殺而安流矣明年秋水漲發河仍趨北而勢將
 復犯張秋故都御史徐恪以為言乃從荆隆口至黃陵岡之北築隄二重
 各長二百里以護決口而劉公大夏等得以成安平鎮河功而全運道豈
 非河地南高之驗耶嘉靖甲午年間黃河從蘭陽寨口直趨亳泗歸宿不
 復入于徐以致二洪淺涸不可漕後之理漕諸臣乃一意開梁靖等口導
 河而東並出於徐沛之間又錫廣二洪隘石而平之以便漕故河勢東下
 之利合流順注於徐邱而趙皮寨等口以漸湮塞河不分流而亳泗歸宿
 之故道失矣嘉靖壬子間都御史詹翰復請開趙皮寨口不果行明年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二

申前請遣使視河上而以工費鉅大為辭陵夷至於今日其計無復之矣
 夫河性至滿悍必有以潴之則緩其性而不為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
 不為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故漢人有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
 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俱黃河
 之北犯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供歸宿也故
 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以淮邱上下毒遷全河之害而為
 運道憂也夫曹單鄭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汙澤窪下昔人於此以
 潴河也自荆隆等口重隄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
 有所潴矣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開棄而
 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有所分矣既無以潴又無所分洪河萬
 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束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却淮化

而為澳渤者未已也故今日議治河不開趙皮寨口不濬亳泗歸宿舊渠
 雖使大禹臨河曰圭為後亦不能救徐邱之害而賈讓谷永諸公但崇空
 語耳亦何為耶 治河議下 夫河北數十水而沁為最大河之南數十
 水而汴為最大汴水出大周山會須水索水京水鄭水入祥符東南會蔡
 河以入於泗宋人於此開渠以通淮泗曰通津渠亦曰惠民河是宋以前
 河東北流而不受汴水也沁水出綿山合大原蘭水丹水白水蘆水出懷
 慶濟源元人郭守敬於此開渠引沁過新鄉歷胙城至汲縣入衛河以達
 於臨清曰御河是元以前黃河南流而不受沁水也今汴沁皆入河矣
 宋自熙寧河始分為二其南入淮水者受少半耳今考黃河入淮之路一
 自中牟過項城入鳳陽而下即洪武間河決孫家渡口之路也一自開封
 蘭陽至虞城經徐州而下即今河出徐沛間之路也一自歸德過宿州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三

離集出宿遷而下即今趙皮寨上下之路也自宋以來五百年黃河入淮
 雖轉徙不常總之不出此三路而欲分殺河勢者亦不出此三路乃若合
 全河之水又會山東諸泉而盡輸於徐呂以會於淮此則從古未有事也
 孫家渡口自正統以來凡十餘浚矣隨復淤塞故今議分導河流計無便
 於開趙皮寨而塞口所從之路唯宿州符離集為正道且自宿遷出口入
 海不復過鳳陽泗州矣汴沁故道可以講求而復汴沁復故道是斷黃河
 之內應也而沁水去河止四十五里萬一徐邱道梗則由江之淮由淮之
 汴由汴入河過沁放流而下達於衛會於臨清此亦轉漕一奇策也淮水
 由泗州導之南過盱眙經天長界至六合出水步口會大江尤徑易在昔
 隋開皇開引汴入淮通和溝及唐人魏景倩開直河引淮至黃上岡通揚
 州今埭岬道里皆可訪求得淮入江則中原徐數千里之間永無水患而

因山川自然之勢於運道尤可久也且省淮揚高郵寶應一切閘埭湖坊官民之費而以二湖給民因多穿渠道南北分流之則淮揚亦永無水患也此皆按地形指畫據所嘗涉歷以考證今古豈以窳冥決事亦豈以疑事嘗 國家也耶然愚又有慮焉 國事以民為本今所治在運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為壑而諸臣之有事於漕運者一限之外皆鄰國矣此非唯不足以慰民志尤非所以上答 天心水之為災也固宜昔漢武塞宣防躬自沉璧而諸臣親負薪者凡以為民也今即使運道通利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之汙萊將聽之耶况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第緣近者膠萊河之議海口之役初或未審諸言出而竟阻抑不行恐後之行謀任事者不敢自必也蓋土著之民多不利於其鄉有此功而守土之官尤憚以其身而受此役其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

微天幸以待遷者繫今之人而不降視 國家者幾希孟氏有言及是時修其刑政夫政之大者孰有過於漕事乃若其時則無復有暇於此者夫今不亟圖之一旦不偶而中土抗禦或戎狄啓心外則轉餉艱危內則徵發旁午當此之時雖欲定計舉事可得耶

崇禎八年運總河督劉學嗣先見是弊嗣受事治河以歸馬湖運道於引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引膠新河分黃河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共膠河廣卽州上下兼蓄河故項漕之人計其下皆沙每批抵成河控石沙漲河以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漕流遂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歸馬湖之淺決道米儲舟惟艱入湖不願入新河學嗣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其諸舟間有入者苦于涉險于是勅科曹崇參上疏計之上命軍機刑部提問任內又用發糧撫撫查勘後歸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五

治河議 何格撰 議曰沂州治轄却費地却淮海其山蒙羽其浸沂沐書曰淮沂其大蒙羽其藝言禹先治水而後治地也今自蒙至羽幅員千餘里皆為沂地大半汙萊雖人力之不至亦未必非水之為害也 明臺軫念民隱下吏蠢愚不足承指使然職在守土敢以舊所考究與今所見聞者備陳之稿惟治沐易治沂難蓋沐道直而通海沂河周折於却沂却費間去淮遠去海尤遠也治沂之難有二一溢於石溝一溢於廟山蓋其地多崖石水激之不能達而反壅于上禹昔治沂使疏殺無方向以攝入今觀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溫泉入沐之故道廟山以上有馬兒灣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却之故道實又沂之迹也考諸水經曰沂水出泰山即蓋縣艾山即今沂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六

水縣艾山也又合蒙陰諸水紆曲數百里始達於沂如泉預水洛預水螳螂水連綿水浮來水耳水小沂水閭山水時容水桑泉水巨圍水堂阜水廬川水又會汶水皆注之坊口既塞每遇淫雨石溝以上不得由長溝入沐決河口而橫流沂水縣之東南鄉沂州之孝感鄉此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溢者一也廟山即蓋縣艾山壅水阻滯肥田蓋縣艾山沂水左合溫水也承溫泉源是也河白石溝南達沂城經以而通城陽縣東是也二河并起廟山河流既盛山麓危且隘反趙馬兒灣入五丈溝又過却之馬頭以出宿遷經曰東過萊蕪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却縣西是也今却之長城即襄賁故治頃年擅湖利者謀塞馬兒灣水合出於廟山下無所分殺泛濫逆行故

上自費之朱紀等口一十二處沂州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屢見衝決過河鄉即轉為沮洳而知之港口馬頭等一十七處又下於沂費者整溺滋甚此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廟山之溢者二也禹汶沂之方雖不詳於禹貢而備載水經至今數千餘年馬兒灣與長溝之跡的然猶存且詢之父老子夫皆云兩河通則民享其利且無修築之勞一灣塞則民數受害官益多事為今之計循故道從公論毅然行之而已或謂疏馬兒灣易治長溝難蓋長溝橫亘沂之東沫之西內通左河黃米堰河之外又當汶沂之交開長溝則自溝以東如八湖五湖十二湖十五湖之地不為巨浸已乎曰非也坊之不設或設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七

之不崇且厚但預為巨坊以待之遇漲可束流於坊中旱乾旱用以資灌溉孰謂湯河居仁黑墩諸湖地不反害為利耶又謂長溝至沫延袤數十里為坊不已費乎雖然鑿龍門疏九河自古興大役不計小費別湯河西崖崇岡天設但反土以培其東較之累歲析居為稼集工補隙其利惠勞逸相懸幾何又謂馬兒灣壅塞三湖淤地悉相貿易誰能奪之雖然湖地無賦民自私之法當歸官且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苟利於民雖賦稅之地奪之弗恤况受水之故湖乎察此數者而修復不疑則二溢疏諸利輿幅員之內需湊有備單元如一其自是法也樂更新以修壩河築坊固矣 出其所儲入其不疑在可居可食自五丈溝以下舟楫可通公私皆濟矣自是往賦可

供... 再... 加...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東阿縣志

邑境之渠有龍溪... 惟雨水暴至常深數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九

氏分而為二其東北流者... 水合流因舊名稱濟非濟水也...

里入於海至元二十年開濟州河渠過汶入洸至任城會源開而
 分會源開者今濟寧天井開也會源開之水久而北流者至須城
 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濟由東阿之戴家廟西旺湖薛家橋入於大
 清河以通海運而其流出東平界者但言其北流入海而不著所
 由當亦入濟故濟無疑矣其後開會通河自安民山達於臨濟而
 汶水始會於濟不由濟濟入海故元初海運謂之引汶入濟濟者
 濟故道也其後開會通河謂之引汶絕濟絕濟者濟為潛河道不
 得東也而大清河自漢以來不謂之濟而謂之汶矣及考今河流
 其源出東平東北蘆山之陽謂之蘆泉合東山諸泉水西南流逕
 東平城北而坎河水從南來會之坎河者汶之下流也 國初開
 元故會通河於坎河之南築戴家廟以通汶水北流之道使南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

於運然每秋水泛溢戴村壩而西至東平城南又折而西北入
 於大清河歷邑境之西南流至魚山南龐家口小鹽河水從西來
 注之小鹽河者運河所出汶支流也汶水由戴村壩南流運汶上
 之北至南旺而分其分而北者由沙灣五空橋洩之而東與黑龍
 潭水合流至龐家口而入大清河又北運魚山而北運舊城西
 龍溪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運艾山消口而入平陰境又東北由
 長清齊河過濟南之北至利津入海也春夏早暵坎河水西來者
 少則蘆泉諸水獨行大清之渠以會沙灣諸流故今所謂大清河
 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濟入海蓋亦不得舉
 謂之汶矣海上諸壩蓋者至濼口秋關由大清河而溢於魚山又
 南則由河渠至於東平西則由小鹽河至於張秋故大清河謂之

運河夫以數百里之渠開 國計要害而名乃不考非所以察地
 理之宜而原本古今也故詳著之○小鹽河者古之馬頰故道也
 馬頰濟之支津水經注曰濟水至壽張分為二水其支津西北出
 謂之馬頰馬頰水者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運挑城東又東
 北運魚山南東注於濟謂之馬頰口又曰濟水至魚山南左與馬
 頰水合今小鹽河龐家口在魚山南入大清而上流壽張界東有
 馬頰故道故以為小鹽河也按宋河渠志沿河州郡各於要害下
 埽州有六埽開山子路張秋居其三北三埽者皆小鹽河所經
 則小鹽河故宋時河道也正統弘治之間河決張秋皆由小鹽河
 入大清張秋東隄既塞其地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淵方
 數十畝謂之黑龍潭通政韓公築山其上命曰戊己隄黑龍潭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一

水絕之於渠其稍東出由坎河故道東流至陳琦口北而與沙灣
 五空橋之水合而北流運考運關山至魚山之南入大清河其水
 涵浸滋決平時不通舟楫雨水泛溢故謂之小鹽河黑龍潭者一
 名河平泉佳即中楊也常欲涸其水以廣顯惠廟風雨大至舟皆覆
 沒不敢測故俗以為海口龍淵其實河水所軋而成耳 會通河
 在邑西六十里按元史海運之法自任城會源開導汶水北流入清
 濟故濟由東阿舊城至於利津入海已以海口沙壅江淮糧運皆
 至東阿起陸運至臨濟下御漳北其後會通河成乃建都水
 監於東阿之景德鎮自安山直屬御漳而東阿之運繼因開元
 會通故道其在邑境者北至荆門上州與陽穀界接南至沙灣與
 壽張界接長凡二十里而安平鎮居其中正統十三年河決亦渠

東北趨清河沙清河東隄由大清河入海都御史徐有貞塞之先疏其上游起張秋金隄至於范濬以達河沁命曰廣濟渠渠口為閘堰其水以入於濬命曰通源閘而於其東岸濬之大清又於東平戴家廟為閘三空疏濟水故道洩之大清其後僉事劉進修沙灣東嶧石隄副使陳善修張秋東岸石隄弘治初年河從汴北分為二支其一由黃陵岡至張秋入濬與汶水合而北上未幾大雨遂潰張秋東隄絕流而過由小鹽河入大清以達於海而濬河中瑣南北道阻於是遣都御史劉大夏等治之築張秋東隄以塞其決而張秋之南東岸又為五空石壩出其水洩之大清至今無河患矣詳見大學士徐濟王鏊李東陽徐有貞碑記 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從西南陽穀界中來運銅城南又東運清冷口又東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二

峻山又東北運楊劉之南又東北入長清界考之水經河水自范縣東北流運東阿縣故城西歷碣磈在平臨邑之境東北流注臨邑碣磈皆在今長清平陰界上所謂東阿故城者即今阿城關矣自宋以前河在今邑之北楊劉為津口其後周顯德中河決楊劉離而為赤河不復故道其溢者注梁山迤東入於濬而邑境關山子路皆為大壩以防其決已又合水濟渠北入於冀仁宗至和元年議者欲復故道遣使行度詣銅城海口約其高下之勢蓋欲逆之使東而歐陽修以為非便因罷不關而楊劉之河絕銅海口者設即清冷口也 國朝景泰弘治中河決張秋沙灣由小河入大清即宋開山子路故道而其溢者或沒及於銅城之南蓋其故清形下水所趨也張秋河塞百年居人不知有河而河在邑之南數

百里幅若絕境矣往漢時邑境又有瓠子故道瓠子者河之支津也水經曰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又東北過原丘縣為濮水又北過范縣為濟渠又東北過東阿縣東蓋河之一支并濟而流者也漢時河決瓠子武帝發卒塞之於是作瓠子之墩其後明帝永平中詔王景治渠瓠子之水絕而不通唯溝瀆存焉今其迹已湮以故道求之當在濟二渠之間而與魚山近以其古名蹟特表著之

內史曰余讀河渠書泰山下引汶水穿渠溉田萬餘頃今汶入於濬其支流出東平以往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三

居人不知溉豈古今地異宜邪亦其法不講然與河之為利害有日矣宣房瓠子之歌至今悲之而邑乃其故蹟予每問父老河脈所由曲折遠眺遊覽歷古今之事未嘗不抵掌歎也

新城志 小清河議 胡應鳴知縣新城巨害莫甚於小清河一
 河於高博樂安諸處非若大清之天造地設可以蓄洩納水而北
 河整於人力自濟南遠迤東流百里至新城始大橫豆城之東西其
 上有為河汾沿河東往之濟山孝歸河西注之黃土崖鄭涉洪中注
 之每遇秋霖黃以南山七十餘川之水奔灌北河舊有三空橋東流
 河流支脈溝比飲水勢今被高博二邑塞三空橋為瓦居橋支脈溝
 為沃壤加以被霖協力綠河捍擁以致新城是水八里諸處阻為四
 大湖泊周匝五十餘里民若淹沒禾稼一空以致北亦積書催征多
 迫 撫按沈桂美官踏看發金既鑿使費不貲迄無成功終厥害原
 良由高博諸縣謀利固堤以病隣新城亦羸羸而待斃磨人之飲食然
 日納而不洩必成災賑積久不治能盡扁無以善其後矣 小清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十四

陳瓚青州府推官本職自奉委以來責重思深以為此舉係一
 古利病萬姓安危必洞裁其要深得其肯綮而後可以定議乃自樂
 安華橋適小清河而上履博與高苑新城長山鄒平至章丘縣清河
 而止又沿清河而下至齊東青城蒲臺縣界迢迴數百里間閱覽其
 形勝窮究其源委所至必集士民而詢訪之乃頗得其梗槩始知前
 此各縣圖圖皆不得其要願所以膠宴紛紜迄無定論大約高苑等
 縣水患由章丘之東有漯河一條流二十五里至小清河故道柳塘
 口橫流清河而直趨鄒平以下高苑以上之駕也清河而流灌橫
 流為高苑之害最甚其次則青陽縣後之濟山泊鄒平縣面之沙河縣
 東之白條溝皆受章丘鄒平一帶山壑之水注下注小清河至朱家灣
 之夏旺口下流淤塞乃決岸而西亦會於駕也清河將小民無歲為

堤於清之下水既有漂勢不能擇則橫衝小清河之北岸而入小清
 河故道流二十里至劉家口入橫決北岸而出以泥漫於教邑之地
 又次則清沙泊之水亦決故河而入乃決北岸而出為朱家口諸水
 轉合匯為巨浸一望無際此高苑等三縣之所以受害也蓋自龍山
 驛而東環章丘鄒平東而皆山也諸山巒則屋之脊也山下諸水學
 則屋上之龍閣之水也小清河舊則屋前瓦口橫壅滙水之簡槽也
 新城長山高苑博樂樂安之地墾則人家之庭院也今小清河淤塞
 墾則簡槽中有物作梗而瓦水溢出流滿於庭院矣昔聞濟小清河
 故道是則去簡槽中之物而瓦口之水由簡槽而注於當注之地又
 得清河尋入清河是簡槽所不到之水當於屋上廉脊去處為夾
 溝斜出使從林注不為庭院中之患也夫小清河故道志謂齊劉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十五

博濟南約安東東行至樂安入海今自樂安迤河而上至章丘之濱
 河前漢口上見小清河兩岸一而橫受章丘鄒平長山等縣群山萬
 壑之水而岸地高北岸地卑北河橫亘其中正乘數百里名雖與大
 清配然其實大清乃濟水故道天地生成之河小清乃人力所為二
 河淺深廣狹俱不相敵大清深入地下四五丈淵將二三十丈小清
 兩岸僅三大許河底在平地工水由地工行而道為堤以束之今填
 淤平滿河底將高過平地五六尺矣所以決而為害也凡水工流既
 決則下流必淤下流既淤則上流愈決決決相尋壅塞日甚而河遂
 不通矣北河不通則無以空儲山之水由南岸之高馮北岸之早建
 堤而下高博諸縣則為予其不受害也今必開通北河水患斯免考
 之圖志或化於已都退年公亦嘗批露此河自樂安直抵屋下一以

淺水一以通舟大學士胡公瑄記之後又淤塞而東立以上諸山之
水直越小清故道而趨大清以入海惟東立白雲湖最闊一過大而
和溢于小清而入于大清即今之清河是已大學士李公賈之記可
考也為今之計清河既入大清則清河以西固不必開惟清河以
東八里許為清河較濶河為大發源于鄒平之會仙山北流至高家
庄積注而下二十里許則汎濫漸漫至駕鴨灣而與諸水合匯為巨
流其害若諸之半北河舊亦由高家庄入小清今自高家庄趨河
岸而上止八里許曰紀家口乃清河西決之舊口也西望清河之舊
流口僅五里許自此至故地勢幾下殺三里許為常家庄小清故道
偏有存者又二里許即薛漢口為清河與清河由紀家口間通入薛
漢口與清河合流而入大清其勢甚便清河至齊東縣入大清河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六

深而且闊奔駛無滯礙為陳海溝是以容水而不為民害中經麻姑
堂工下倘有淺溢處則既治之可也詢之柳塘口居民余謂清河
汎積始末言下流之害但自紀家口兩岸言之東決則由木家口入
潘家灣潘子嶺山泊而河東之民受害而決則由紀家口瀉滿平地
浸于柳塘口決于常家庄而河西之民受害於柳塘口歲無旱日今
若由此而開入大清則柳塘下流高苑等數縣之民免害而章以清
平等數庄之民亦免于憂溺之患矣然自常家庄而下二里傳小清
故道其工三里間曰大齊係民有稅田地當何如曰柳塘口舊開東
西首有小清故道而常家庄五里東至新橋十八里淤為沃壤民
皆耕種今不遺其花利但使之承空所石民地之稅糧其難不從至
於此價或以官銀給之或以小清之故道加估償之亦孰不願深河

之水既入于大清河則柳塘口舊開高家庄以東至嶺山之清
河溝二十里淤平之故道俱可棄不必開自清河溝而下小清亦併
山泊之水東行二十里至王亮口而北決流于駕鴨灣此二十里
淺流當溝深三四尺自王亮口起至開河口五里許皆淤塞當溝深
七八尺開河口乃委沙河之水自鄒平縣西南來入小清東行至關
家橋二即廟前會白條溝之水流至舊口約二十里許北流注官溝
深三四尺又沙河較鄒平縣西開而北入于小清北止五里名為開
河僅本處人民告稱水深之時東決則由戴家口而漫流而決則由
蕭家庄而漫流鄒平縣石等數庄之民皆受害而並發溝之然
其深不流再用三四尺夫自嶺山泊之清河溝起至白條溝之舊口
止進計有水而淺者四十五里無水而淤者五里此鄒平地方當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七

鄒平縣大開之可自免其縣之水患也自白條溝之舊口至木家灣
之夏莊口計七八里水深不必再開自夏莊口起至柳塘口此三十
里淤塞殊甚當挑深一丈間四丈使水稍故道長山縣之水患可免
矣自柳塘口至劉家口計十五里此駕鴨灣水衝小清北岸而入至
劉家口而出自劉家口至蘇家口五里南岸口于受清沙泊水此二
十里有水而淺當溝深三四尺自蘇家口至開河口十七里皆淤湖
當挑深七八尺此開河口乃孝婦河自嶺神廟空諸水流至此入小
清過下流壅塞乃決而北注為害甚大自開河口至高河口止約五
十里大約分為三等西頭十里淤甚為上等當挑一丈中間三十里
次之為中等當挑七尺東頭十里又次之為下等當挑四尺使與高
河河身相平水不側流又夫為河之下為傳與之溝隨自此以下為

河之水循小清故道而流而不為害但自樂安縣石身壘而下至海
口二百里河身僅三丈許水深止六七尺其間兩岸口下二三四
十處出入無定酒使工流河通下流水落之時有口所當築既新當
修淤所當濬者再行計議者也夫深河既改小清既通水患固可免
矣然駕鴨灣與馬家泊皆聚水之虞天雨連綿汎漲為害又如之何
曰駕鴨灣在工泥則入于馬家泊馬家泊在河之彼岸水不能工入
于小清故舊有支麻溝延亘三縣至樂安會小清而入海此天地生
成之溝使淺蓄池之水也然在高苑傳與境內者今已致于巨浸之
中其在樂安境者已於為民田長百餘里不必復開河待河道水涸
之後尋其近便小清者慮者為奔溝者徐謀濬之使有以淺蓄池之
水于小清足矣戴觀陶塘口以下至為河口而岸為新城地方北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八

為高苑傳與地方水由中衍而決則新城受害北決則高情受害故
小清水潛之時而岸之民偷圖北岸住候獲人致訟勢之使然無又
任者然而岸地高故水灌雖決而退水退則淤而肥利害相當惟北
岸地卑故水一決而遂聚經年不消所以浸灌數百里貽害五六
年而民不聊生矣君民無所知誠性性只與水爭故高苑之民則於陶
塘口為堰以捍駕鴨灣之水及其既潰則又為堰於馬家泊之上亦
崩決而不能禦傳與樂安之民亦然每縣界上俱有遏水之堰所謂
以障國為壑者也又新城高苑之間小清決口數十皆為月堤以助
之修築之勞迄無虛歲所謂補塞罅漏者也然隨備隨廢前此命官
估計惟會計此耳不知歲廢若干給而兩岸之民盜決河防互相爭
鬪不知殺死若干命至今訟者紛然可為泥洋茲既開小清水循故

道而不為患堰可不必備堤可不必築民可不必爭訟可不必聽矣
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九

許成名小清河記 濟城之陰曰大小清河皆水之流也。春水伏見不常。名門地異。按書。於流溢于泉。至于河。浮于汶。東達于海。濟。今之大清河也。小清出於尖泉。流大明湖。經羊不江山。會龍山河。經章丘。會蒲深。二河經鄒平。長山新城。會孝婦河。入東。經高苑。博興。樂安。會馬河北。由馬中。清入於海。此而河之故道也。或化於中間。道塞水溢。入泰侯官。唐公深。諸邑。饑民數萬。溝數百里。通舟楫之利。唐魚鹽之利。得湖田數百頃。歷城之有稻。實自茲始。迄嘉靖癸巳。蓋六十年。大清如故。而小清之流。自博興而西。及蒲深。孝婦。諸河。皆決塞焉。官。歷下之西北。百里。水壅理山阜。道多梗塞。每秋而暴漲。漢濟川。奔深居。履災。未稼。濟人之憂。莫甚焉。惟時。魯公朱撫。茲土。乃奮然曰。水以養人。顧以害人。治之無道耳。吾聞之。善者順其性。莫與之爭。為之委以秋。其勢。斯轉害為功矣。吾之弗法。惟撫之德。遂自博興。歷下。開小清故道。幾三百里。疏鄭黃溝。分新城之流。疏新河。裁馬河之勢。其清深。孝婦。諸河。則濬其塞。導其流。而樹之防。於是諸水悉平。成注之小清河矣。入歷下之西南。入清河之北。黃圍之西。舊石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

楊四出。地折八十餘里。河旁連曲。貫於是諸路之水。成注之入清河矣。夫濟水經緯。濟之墟。十餘里。派折條分。輾而之道。俾生民無水之虞。而又滋其利。然非抱康濟之誠。篤德惠之誠。開蒸黎之利。當山川之紀。未有能濟者也。於夫唐起其端。而公適入其後。上下百餘年。為疏。數功。炳炳烺烺。其行亦於已。若造物相之。而然者。其數數哉。易。嗣是有為之。紹。殆萬世之利也。竊謂九河失道。神禹蹟微。而江北充。其之區。每秋水。燥。於任其溢。而與之理。與物。寡謀者。則諸海。乘隙。谷之變。而貪功。善事者。又鑿以自用。而秋水之宜。乃若樹不可已之功。惟仁且智者能之。故清河之役。三載而民不困。

李開先深議 東自青濟之間。水之入者。莫如二清河。治者。視後河而先深。何也。以其衝要。有害。用力。少。而成功。多。耳。入清河。發源。平。縣。陰。而柳溝。東。從。從。林。分。流。而。淮。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深。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嶺。州。蒲。臺。利。津。諸。州。縣。至。車。海。場。達。於。海。小。清。河。發。源。濟。南。約。尖。泉。出。大明湖。經。羊。不。注。山。下。章。丘。白。雲。湖。會。清。深。二。河。轉。而。之。東。過。游。山。泊。鄒。平。長。山。孝。婦。河。新。城。馬。中。河。博。

天下郡國利病書

與高苑。至樂安。高家。遂於海。入清河。自泰山。迤而。及西北。之水。皆注。馬。會。流。至。今。東。野。方。沁。濟。而。齊。東。東。而。城。角。去。河。不。過。二。三。步。即。陸。峻。不。測。之。淵。是。不。清河。不。堪。再。會。深。河。蓋。會。則。流。益。迅。激。城。蓋。衝。浸。該。縣。之。城。使。入。清河。不。與。深。會。境。亦。遲。速。間。耳。欲。使。深。與。小。清。會。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而。一。南。近。內。內。多。隙。地。為。力。無。難。有。借。言。填。城。者。不。可。聽。也。况。深。水。止。今。一。半。由。柳。塘。口。薛。渡。口。陳。慎。溝。會。於。大。清。河。計。勢。似。無。不。容。非。全。以。深。水。使。之。會。大。清。河。水。之。性。也。小。清。河。自。昔。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今。深。水。白。雲。湖。清。河。之。水。皆。徑。入。大。清。不。復。入。小。清。河。惟。深。河。之。水。今。為。小。清。之。流。自。柳。塘。口。以。西。之。小。清。遂。廢。惟。東。會。游。山。泊。會。河。孝。婦。河。烏。河。漢。縣。河。諸。水。入。海。中。間。小。溝。曲。澗。尚。不。知。有。幾。沁。濟。之。勢。比。之。大。清。稍。次。然。在。大。清。不。為。害。在。小。清。則。甚。為。害。蓋。大。清。河。深。而。潤。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之。也。故。小。清。一。遇。山。水。時。發。不。而。決。鄒。平。長。山。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決。而。決。河。南。有。地。則。決。北。決。盜。開。溝。以。障。為。壑。殆。無。虛。日。深。水。在。今。謂。之。不。導。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一

可。故。今。不。獨。治。深。水。云。耳。其。游。山。泊。會。河。孝。婦。河。烏。河。漢。縣。河。諸。水。併。治。之。惟。在。折。築。小。清。使。之。寬。大。高。深。足。以。有。容。而。已。蓋。深。游。山。泊。會。河。孝。婦。河。漢。縣。河。上。流。俱。各。寬。大。今。又。注。於。小。清。勢。勢。轉。深。窄。要。得。不。決。決。故。小。清。必。使。大。於。諸。水。而。後。能。受。今。小。清。底。僅。寬。三。丈。口。而。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拆。移。一。邊。使。底。寬。約。二。十。丈。口。而。約。寬。三。十。丈。如。大。清。規。模。自。柳。塘。折。築。小。清。分。深。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使。深。水。一。半。之。西。可。保。深。水。永。不。為。害。矣。或者。又。謂。小。清。雖。開。無。益。夫。深。水。不。東。謂。之。無。益。方。可。然。觀。深。水。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深。不。容。非。不。能。流。也。但。開。柳。塘。使。深。水。之。西。則。小。清。不。必。折。築。亦。不。為。害。矣。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反。為。章。丘。齊。東。臨。淄。之。害。矣。鄒。平。青。城。當。深。水。東。去。之。上。流。深。水。既。西。則。多。二。縣。安。枕。雖。有。游。山。泊。會。河。二。水。不足。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孝。婦。河。漢。縣。諸。水。入。小。清。又。不。免。於。衝。決。是。害。猶。存。十。分。之。七。故。能。折。築。小。清。則。孝。婦。河。漢。縣。諸。水。併。治。之。矣。是。口。迤。東。起。至。樂。安。止。如。此。而。天。開。柳。塘。使。深。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未。之。聞。也。今。

之議者皆云柳塘一開則深水部長新青博高不縣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東皆居下流陳慎溝至齊東門外方入大清該縣東南城角實障之入陳慎溝并柳塘東西至薛渡地方河與溝俱絕無障防之固萬一水保之西萬何障礙又使章丘齊東齊東之地為魚鱉之場故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東南城角移築進內內多障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又滋泛濫城治然後開陳慎溝次及薛渡柳塘舊小清則河與溝與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以分深水之勢折築小清者仍使深水一半之東其由柳塘而過章丘北入齊東亦不過一半耳彼此兼得可無大患折築小清是又為治柳塘薛渡二口及陳慎溝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章丘之害獨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可畏也哉大清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之計惟折築小清導深水使之東可也柳塘似不必開但水無有不下柳塘迤東深水雖流而性緩緩則易壅柳塘迤西若開其流必急急則易竭東西高下之勢於此可見昔人治深水清河由雲湖復入大清河者豈無見於折築小清哉蓋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故開柳塘者如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一

人引深水清河由雲湖復入大清之例而不盡令深水入大清者蓋為齊東縣城計也其折築小清者又併治諸水而不專為一深也然則一開柳塘一折築小清功可廢乎統而觀之柳塘一開而深水分小清再北而深水順柳塘所以為拓小清之漸也拓小清所以為并治李婦諸河之本也與其全歸深水於一河孰若兩分其勢之為便與其獨借齊東之一城孰若不貽鄒平以東諸縣之害之為愈更久安之治者當酌輕重之宜圖長遠之規者宜審緩急之勢除民害而後興民利有治人而後舉治法誠得人以綜理之為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為萬民計而不拘一邑做高跡之舊相水勢之宜均夫役之勞平工料之費樹榆柳以作障防道溝渠以待蓄洩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佚然非先治深水吾恐終有害而勞無功矣故治先治深而議亦先深作深議

王盛源河議 深河載史古稱禹功今既失其故道為害地方茲欲勸農資財以設治之其事非小若懸想遠度止憑眾論恐不如親見之為真乃督同章丘縣知縣董文策及鄒平縣丞員孫梯等知民王守正等親自鄒平縣進北小清

河岸至章丘縣柳塘口紀家口薛渡口陳慎溝麻姑堂齊東縣沿河一帶逐一詢及土居父老手實以平日所見所聞願得梗概該府原呈據知縣潘德元電謂柳塘口之害誠為鄒平等縣之害而小清河之開亦非失計以入勢言之查為確論但議欲止開柳塘口而謂小清河已經濬濬薛渡口陳慎溝以地惟加疏濬之功則言之不若殊非萬全之道也以職之愚柳塘口固不可不開小清河亦不可不再開開柳塘口不過一大之力耳而柳塘迤西至薛渡口轉北由陳慎溝至齊東縣并該縣之域又不可不預為之修開柳塘口固是而小清河若不再加開濬則深水勢必併折而之西為一泓浩濶薛渡口陳慎溝不能容納齊東縣城不能支持必貽章丘齊東之害故今欲治深水必兩分其勢一由柳塘口至齊東縣一由小清河至樂安縣並舉其功斯亦無後患矣議者欲開紀家口但紀家口原無故道未免議買民田若勢成則便欲加罪於佔阻疏之人但柳塘口故道俱存原未被侵開時即開若樂安等則無業斯二者一當次擇一當寬恕無不可也 按入清河發源於平陰縣而之柳溝泉由東平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二

北門外過西折而之東北受款運河泛溢張叔進而東岸有減水閘一處城出有餘之水與之相會經由東阿縣北平陰縣長清縣北齊河縣東歷城縣北濟陽縣而齊東縣城以下仍約有百餘里入海是大清河自泰山迤而迤北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縣其勢之洶湧不言可知而齊東縣城東北則去河岸不過二五步即陡峻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深河蓋會則流益洶湧城益衝塌然以職之愚計之該縣之域使入清河不會深河亦壞特遲遲開耳以城去水甚近甚峻而崩則不可支矣故今欲使深河與大清河會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北一角近內內多障地功奇易成借言於壞城者謀可沮也况深水止令一半由柳塘口薛渡口陳慎溝會於大清河計勢似無不容非全令深水使之會入清河強之以所不堪也 按小清河發源於歷城縣之深水東過章丘經白雲湖會涓水深河過鄒平會沂山於公河過長山會李婦河過新會馬河濬縣河由博興高苑樂以下亦約有百餘里入海是小清河自青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今深水由雲湖清河之水皆徑

入大清河不復入小清河惟深河之水今為小清河之派自柳塘口迤西之小清河遂廢惟東會嶺山披金河孝婦河為河漢縣諸水入海中間小清河則尚不知有幾其勢之洶湧比之大清河稍次然在大清河不為害在小清河則為害甚大蓋大清河深而濶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之也故小清河一遇山水時發不雨則平長山新城則北決有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也則決南決河南有地則決北決盜開訟請以障為壑殆無慮且深之水在今日謂之不導亦可故今不獨治深水宜併治嶺山披金河孝婦河為河漢縣諸水併治之策維何在折築小清河使之寬大高深足以有容而已蓋深河嶺山披金河孝婦河為河漢縣諸水上流併各寬大今又法於小清河勢轉淺窄安得不決故小清河必使大於諸水而後能受今者得小清河底僅寬三丈而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河折移一處使底約寬二十丈口而約寬二十丈一如大清河規模自柳塘口迤東起至樂安縣止如此而又開柳塘口使深水分仍有河決之患未之信也 按柳塘口今之議者皆云此口一開則深水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四

鄒平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東皆居下流陳慎濬至齊東縣東門外方入大清河該縣東南城有寶障之入陳慎濬于柳塘口迤西至薛渡口地方河與溝俱小絕無隄防之固第一水俱之西憑何障蔽又使章丘齊東桑麻之地為魚鱉之場而城池又十餘倉庫官民可乎故今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縣東南城角移築進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又滋溢益且功省易成城既治然後開陳慎濬陳慎濬既開然後開薛渡口至柳塘口信小清河河與溝與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口以分深水之勢夫既折築小清河分深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口使深水一半之西縱不倖可保深水亦不為害按議者又謂小清河雖開無益大深不東謂之無益方可職觀深水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宜決不獲非不能流也使其寬濶有容必不能為害 按議者又謂但開柳塘口使深水之西則小清河不必折築亦不為害然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又為章丘齊東始無窮之害蓋鄒平青城當深水東去之上流深水既西則一縣安枕難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新於披金河之水不足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孝婦河為河漢縣諸水入小清河又不免於衝決是害猶存下八之七故能折築小清河則孝婦河為河漢縣諸水併治之矣蓋獨治深水折築小清河有欲仍使深水一半之東深水由柳塘口而過章丘北入齊東亦不過一干彼此魚得可無不害職收謂折築小清河是入治柳塘口薛渡口陳慎濬亦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章丘之害猶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均為吾民不可不深念之哉 按議者又謂深水深水其始併入於小清河由陳慎濬入於大清河亦建於海陳慎濬乃小清河故道柳塘口迤東名為新河非小清河也今治深水但開其故道而已經曰清深深而注之海是也觀章丘縣志有小清河東入大清河之文可証然以職之愚斷之為此說者其鄒平等縣也非章丘齊東之人也職即查得章丘縣志曰云小清河至柳塘口又東入大清河竊詳又東二字而陳慎濬則在柳塘口之西是陳慎濬非小清河故道是明安得引以為証又查得齊東縣志謂陳慎濬為深河水蓋城清海雲湖之水入大清河便不為害陳慎濬者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五

稱也先止李又達公有開城水河記是陳慎濬自成化元年已前則無陳慎濬非小清河故道入明章丘縣志可証而齊東縣志與城水河記不可証職入齊東章丘縣志所謂小清河東入大清河之說今按地形絕無蹤跡可考訪之故老亦云小清河自來獨向東行不入大清河又考之山東總志亦云小清河小清河各徑入海大總志或於濃論不知志章丘縣者果何如見也小清河既自來獨向東行其入會於大清河者又無蹤跡可考然則名小清河為新河謂陳慎濬為小清河故道者職固曰其鄒平等縣也非章丘齊東之人也 按議者又謂大清小清河一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之計惟折築小清河導深水使之東可也柳塘口似不必開是矣但水性好下柳塘口迤東深水雖流而性緩緩則易壅柳塘口迤西若開其流當急急則易為兇東而高下之勢可見昔人治深水清河向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於折築小清河哉蓋因勢而利導之也故今欲開柳塘口者一如昔人引深水清河向雲湖徑入大清河之例而不盡令深水入大清河者蓋為齊東縣城深計也其折築小清河者又併

治諸水而不專為深決然則一開柳塘口一折蔡小清河功可偏發乎 按折
蔡小清河大以萬人功計可也 鄒平及山新城青城博興高苑樂安七縣共派
仍須濟南府發銀二十兩青州府發銀二十兩接濟 按開柳塘口至薛城只
開陳博濟至蔡東縣并移蔡東東北自東南角二處城垣大以萬人功計可
日亦東至丘萊蕪長山淄川齊河禹城濟陽歷城平原十縣共派仍須請撫院
發銀二十兩按院發銀二十兩接濟 按有治人無治法古今定論深決水舊編
為功為今之計不為深決不用財則不能治然動眾用財而不得人以綜理焉亦
聞見立續所深望也 按二院大作法主藩果之長并百爾君子協心共贊不為
一己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為一特之計而有入遠之圖勿惜費勿畏難選擇
委任使其人畢力竭衷如其不效以殲鱗之罪罪之彼何辭焉若曰暫為調停
補其隙漏自且偷安深決之善終在生視民溺職雖至愚極陋易易知其不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六

宋陳師道汲水新渠記曰汲于蕭其闕如瓌水經謂河至滎陽其蕩渠出
馬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高陰溝至浚儀其下為渴別為汲
至蒙別為獲餘波逶迤於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當獲舟浚
與渠一也出蔡蔡澤而通渠于甬田其後河絕梅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
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蕩蕩而受汴水有獲水首受當獲至彭城入泗以
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
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甬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
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
滯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克之川河汙則河南無濟矣其謂
蕩蕩受濟為滎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蕩蕩無出當獲無始蓋畧之也
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汲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七

于順帝之後說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汴或河汴合其說不一次其所
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汲
灌注宛豫永平中導汲自滎陽別而東北至于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漕
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河入汲大業
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
于畿為白溝于宋為長沙于單為石梁于徐為汲而入于南清南清故泗也
蓋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狹狹春夏不勝舟秋
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別肆於河外每水至
南里之民皆徙避之虛舍沒焉率數歲一徙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
即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

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冠三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
 上蒙陰之西平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北分流是為分水嶺也泗水曲阜
 縣滋陽寧陽通南四縣之泉俱入濟萊是為大分水嶺也即縣濟寧魚臺嶧縣之
 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分水嶺也滕縣諸泉俱入獨山子孟
 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河分水嶺也沂水蒙陰諸泉俱入嶧縣許地泉俱入邳州是為
 邳州分水嶺也皆所以濟濟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按嶧嶺之間有泗水其水有二東出沂州而北其山南流至下莊故東分一
 支入芙蓉湖漚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古稱琅琊之指即此而泗
 出嶧州東北抱嶧山東南流至三舍村與東泗合而貫四湖漚田倍芙蓉又而
 合武河入于泗謂之泗以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水縣界有阪十三行皆負
 觀以來修立以漚田者今沂嶧二州仰泗水二水漚田膏腴水利莫與為匹皆
 十三阪之遺迹也武河者缺即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
 故渠俗名文河上入云後北渠六十里使此河通漚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徑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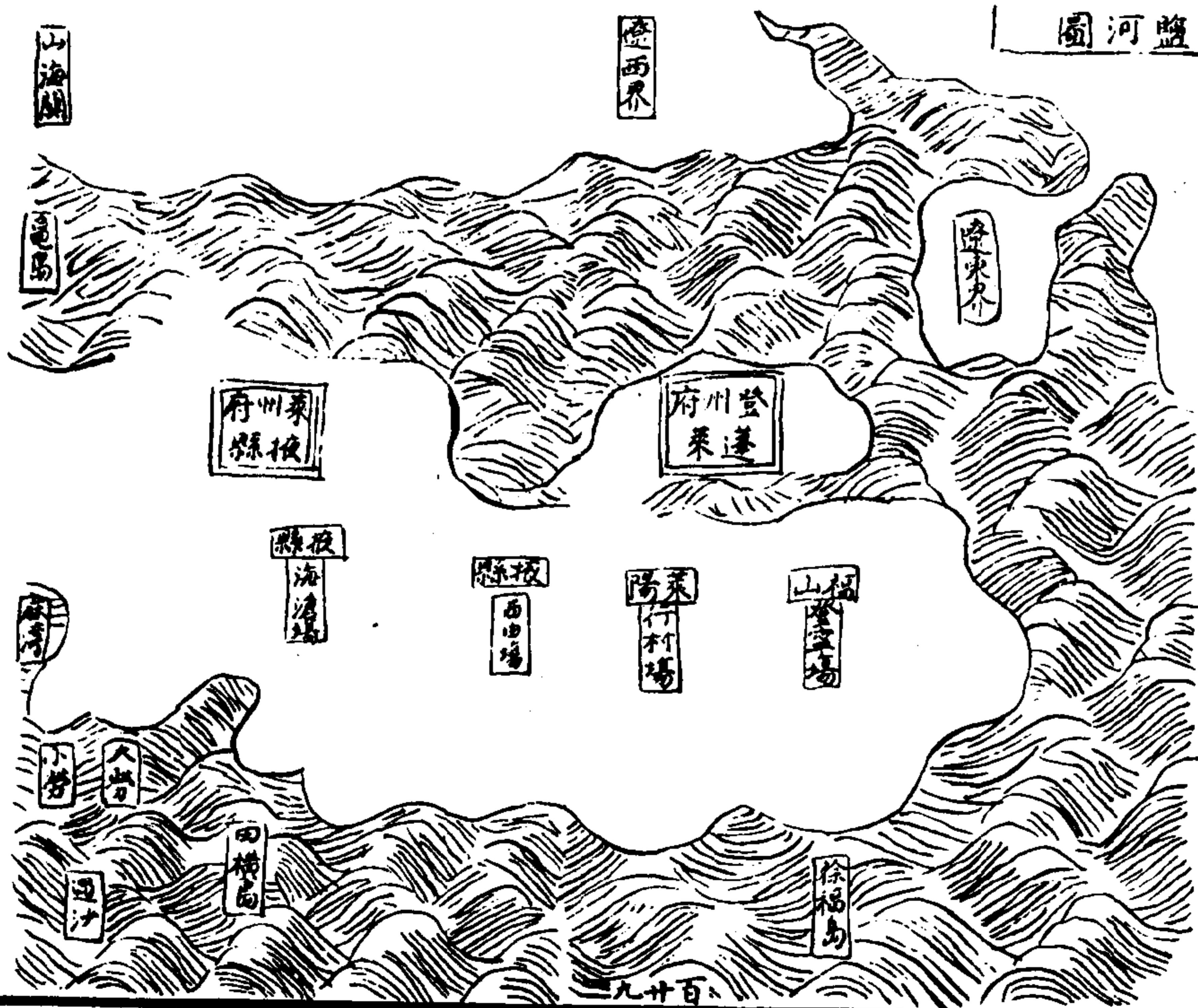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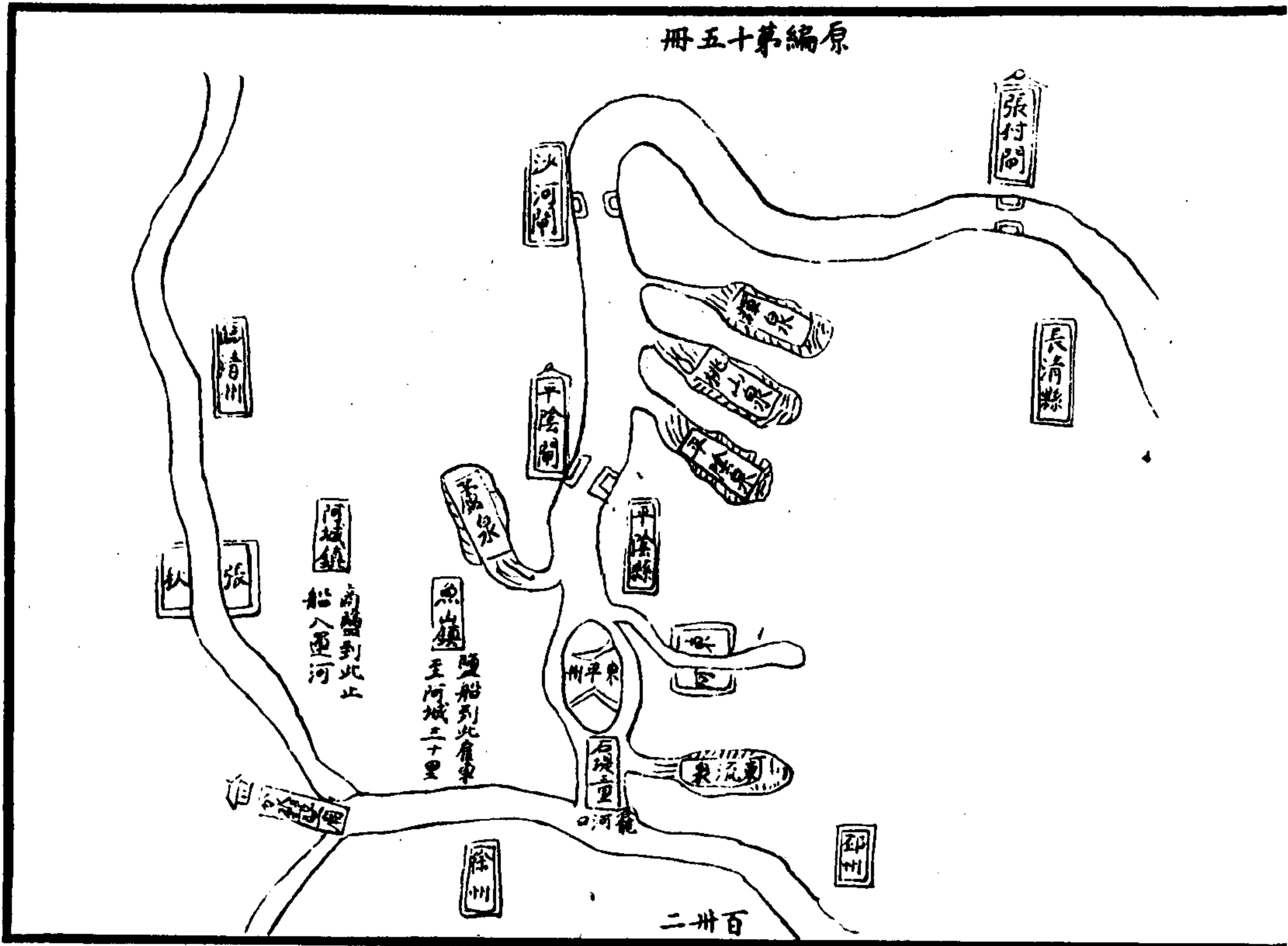
建新濟美徐邳人悉從河無業每沮之隆慶以來數諸開治泗河計工部歷龍
 曾華韓廷中作而止劉工部東萊甫動工而卒朝議可任其事者莫如長垣李
 公化龍于吏部家林上即為其總督河道公徧行淮徐屬州閭歷覽月浚得前
 河使所開泗河遺跡皆然以是所以建黃河呂梁之險而補之祿序者也乃上
 疏言開泗河使即賜上書舊崇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運糧通行無礙
 迄今賴之

原編第五十冊

鹽河圖



中華書局上海



山東鹽法志

本司所轄一十九場，惟八場徵鹽，永、朴、周、豐、瓦、登、四場，距海最近，鹽環於地，其形勢，今謂之鹽鹽是也。永、車、新、鎮、玉、家、周、寧、海、四場，距海不啻六七十里，如遠鹽，然於鹽界，今謂之末鹽是也。煎之之法，率以天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春夏間，天氣晴明，取池浦注盤中，煎之，盤四角，指為一，織葦棚盤上，週塗以層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乾，燒鹽六盤，百斤，凡六伏火，為大引鹽一餘二百斤。詰旦，仍出坑灰，攤曬亭場間，至中，俟鹽花浸入灰內，仍資灰於坑，以取濃，其試油必以石，置投之，油中沉而下者，為清油，浮而橫側者，為半清油，煎之費，甚於必，浮而立於油面者，乃合入盤煎之，頃刻而乾，將乾投以皂角數片，鹽始凝結。至於積灰，則又以年久為良，酒水清潤，出鹽尤多。然火果則潮氣下降，土燥而鹽不生，及久雨，則客水浸溢，亭場沾濕，鹽亦致銷，故以灰取油，必兩時特若，而後鹽始豐。若大鹽鹽之法，其取油，則又有灰淋土淋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卅二

珠土淋之法，以香鉶起鹹，鹹潮漱土，曬乾，資土池中，注水取油，如灰淋法，每萬各砌碑石為大塊池，池日晴，索挽坑井，所積油，水滲入池中，標之，自辰迄申，不煩鋪帶之力，即可掃鹽以輸官。少陰晦，則絕無鹽，故海嶼之場，多鹽，而場去介，而遠者，多大鹽，鹽品以數為上，而鹽次之。

大東商常鹽，肇自宋，在蘇州，其法以南輪，魯東塞下，而官給之鹽，大亦漢重，鑄遺策也。識者疑之。皇明洪武初，備用其策，以東，雖專供，遺代，魯東，累朝遺計，初為成化間，稍更其故，八全，雖司，自是，飛脫，不繼於遺，其策與彼，既多，此未易議也。蓋不獨東，雖已矣，東，雖商，課較他方，甚微，以其，中鹽，引使，一十二萬餘，耳，初有內商，有邊商，邊商，外報，中鹽，引於遺，代輸，魯東，與金，各半，之以全計，每引，僅值金一錢，又半之內，商，外報，轉，鹽，引於遺，商，藉以需，餘，鹽，半，利，而，雖司，徵，其，金，歲，款，以兩計，凡五萬，輸而之計，即計，而復，輸而之，邊，鎮，捕，存，因，初實，邊，遺，意，為，可，計，若，所，宜，彈，心，也。

運使甘一驥開鹽河議 查得洛口下流見今上接新治入清河通行濟州需
 化利津入海以收寧海等樹鹽場之利為山東梁宋之用此無浸塞無容再議
 其所稱鹽河故道久湮難尋則小清河而一夫經流青州等府樂安等縣海濱
 等拾壹場入海者也 國初山東鹽河有東北二大支其北一支自洛口蒲臺
 二批險所為入清河洛口上流自東平坎河口東阿平陰長清齊河而東入洛
 口下流經齊東蒲臺等處化利津入海以通寧海永阜豐國永利利國富國豐
 民王家岡等場運鹽出樹鹽場過蒲臺洛口二關而達運河北鹽河北一支自洛
 口蒲臺二村而過寧海等樹鹽場之鹽利者也其東一天官樂安批驗所為小清
 河出約突泉流大明湖經棗不注山流龍山經章丘流清塔沙三河經鄒平長
 山新城流孝婦河入東經高苑博興流烏河其名烏河者一名乾時左傳公與
 齊侯戰於乾時是也一名時水杜預注時水在樂安縣界臨淄二十五里是也
 源出益都矮槐樹北又有系河者在長山縣北二十里源出苑城店經新城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卅四

流烏河而入小清河其名孝婦河故源出益都西嶺神鎮三里經淄川長山新
 城北抵高苑博興樂安東北達高家港又有汭河者在長山縣南二里源出米
 山自城南流孝婦河而入小清河又有乾清河者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源出
 長白山流孝婦河而入小清河其名清沙河者清河一名輔沃在章丘縣東一
 里源出會仙山下合百脈泉東西二麻灣泉而北匯為白雲湖而入小清河沙
 河在鄒平縣西三百里源出大峪山西北而入小清河諸水皆由馬車清美脈
 河登海口北入海自小清而南上流則為淄川縣之淄河泥水康浪水濇水為
 益都縣之巨洋水為臨朐縣之培水石溝水為沂州之東加河而加河沐河湯
 河為鄒城縣之大方湖沂河經州鄒宿而達黃河自小清而東下流則為齊光
 縣之清河龍泉水王欽水為日照縣之付嶺河竹子河大兒莊河在萊州府別
 為濰縣之濰河汶河白銀河東汶河為昌邑縣之浮康河七溝河為膠州之膠
 果河洋河為高密縣之張魯河五龍河白水河為平度州之雲河現河橫村河

墨水嶽王泉乳泉為即墨縣之土液泉龍泉為掖縣之南陽河白沙河為
 萊州府河上官河在登州府則為招遠縣之葛盤河五洲河為萊陽之五龍
 河周張河平南河為福山縣之清洋河黃井河而登萊等府奇光日照等縣各
 有支河入海此鹽河而一文官樂安批驗所而通海濱高家港等拾壹場之鹽
 利者也成化以後海濱等拾壹場支河乾涸商旅不行孤州改行淮鹽解路改
 行河東樂安批驗所載葉而鹽河而一文故道遂就湮沒無復可尋矣拾壹
 場憲下改徵折銀每引銀分伍釐共徵陸十餘兩合其折銀徵其折之而憲丁
 漸累漸愈愈愈累無復更生之望矣近來開歸分認地方之會議給折銀復
 本色仍照附省憲丁例伍分肆釐夫商歲徵銀壹千五百兩而拾壹場官商
 庶幾少獲餘拾壹場水利湮廢鹽不售所謂洶瀾滿漢為在其能獲也鹽
 河僅存者此一夫大清河耳洛口為入清下流齊東縣間有淺處尚無浸塞滿
 臺而下通行濟州利津密化入海入清上流自坎河口入而鹽利不達於鹽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卅五

至魚山車運三十里上船而商人始告病矣運河之水清濁不入鹽河加以車
 年旱乾商人舍舟從陸而大清天幾廢矣幸蒙 廟堂採議濬五泉建五閘以
 復入清之舊以通寧海等樹鹽場之利不獨山東舊額伍萬兩較之即梁宋新
 額壹萬陸千兩亦取辦於此矣但往以拾玖場而應全齊梁宋今以樹場而應
 全齊梁宋少流閘恐不可提明則款舉鹽河故道而直復之誠盡心也且樂
 安北負海日熱而負海登萊東負海古所謂天府之國亦得十二焉而不得收
 負海之利豈非有異地無異人夫九有憂 國憂民之心者不能不詳明開而
 扼腕也竊念天下之業當與天下之共為之百世之利當為百世之規共與之
 功不必分於出我則其端而俾後人底其績可也故不必且分計今則其責而
 俾後數世十年竟其功亦可也蓋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願語之以興水利必
 患焉而不信今且做之以除水害雖語之以開河通舟楫必駭焉而懼後今且
 引之以通溝渠庶幾具有濟乎夫一市之中必有一市之溝不然市過實必害

於一市矣。一村之內必有一村之溝。不然村過露而必害於一村矣。況大而一邑。大邑而一郡。不通溝洫。不洩下流。豈不害於一邑一郡哉。宜下令各邑。查圖點說。某村之溝。以某村為下流。各郡查圖點說。某邑之溝。以某邑為下流。邑各率其境內。合一市之力。通一市之溝。合一村之力。通一村之溝。合一邑之力。通一邑之溝。邑之下流。有壅者。郡初之費。以通之。而一邑之水。害得矣。一邑之故道。出矣。郡之下流。有壅者。藩司初之費。以通之。而一郡之水。害得矣。一郡之故道。出矣。藩司之下流。有壅者。人云。禹蓋力於溝洫。善治水者。未有不通下流。亦未有不白溝洫始也。古今其宜。陵谷變遷。凡可通處。即為故道。誌書所載。諸水不必泥也。凡可入海。處即為高。九河不必追也。行誦。舉羸。大眾未易輕動。為有溝。渠以洩下流。即可與民安。不必遠望通鹽河。與舟楫之利也。溝渠既通。下流既洩。水害既除。故道既出。藩司入。繪一圖。者水利總圖。某郡之水。由某邑歸於運河。某郡之水。由某邑歸於黃河。某郡之水。由某邑歸於海。某處下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六

可蓋。應建閘以蓄水。其處上流。有泉可源。應導泉以濟水。仍為閘說。詔後之來者。近而數年。或遠而數十年。特和歲。豐物。必充。盛必有能。因時立政。盡復鹽河之舊。以通商。蓋輸海。諸場之鹽。以惠。商。通山海之利。以還。先。齊。民。物。輻。輳。之。盛。者。矣。

三鎮

安平鎮 在宛州府南九十里。屬宛州。東平。東阿。防。後。考。張。籍。宋。元。名。號。不一。我。朝。洪。武。初。年。改。名。張。弘。治。六年。河。決。本。鎮。東。口。為。害。甚。劇。命。平。江。伯。陳。順。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平。勃。陽。今。名。蓋。取。平。成。之。意。也。本。鎮。駐。劄。有。工。部。中。一。員。該。上。東。阿。各。縣。使。十。二。名。充。用。宛。州。府。管。河。備。修。通。判。一。員。東。平。州。倉。民。壯。二。十。名。送。廳。廩。補。考。後。二。縣。夫。薄。薪。利。門。驛。稅。深。局。濮。州。曹。州。范。縣。鄆。城。定。陶。曹。縣。壽。張。水。次。倉。陽。穀。東。阿。壽。張。博。平。縣。神。鎮。在。青。治。而。而。一。百。八。十。里。地。都。新。泰。萊。蕪。濰。川。三。縣。習。俗。強。悍。山。寇。不。時。竊。發。性。止。要。府。首。領。官。防。守。後。嘉。靖。十。七。年。因。山。寇。作。亂。兩。院。題。請。專。設。本。府。通。判。一。員。駐。劄。該。鎮。緝。捕。盜。賊。受。理。詞。訟。嘉。靖。三。十。七。年。青。州。兵。備。副。使。王。呈。請。兩。院。題。准。在。走。立。石。城。嚴。禁。新。泰。萊。蕪。濰。川。高。苑。壽。張。六。縣。景。芝。鎮。在。青。萊。二。府。界。民。壯。一。百。五。十。名。使。于。六。名。標。練。鎮。守。景。芝。鎮。在。青。萊。二。府。界。密。州。城。三。縣。地。界。各。縣。界。治。五。七。十。里。中。間。派。寓。雜。糧。盜。賊。生。發。嘉。靖。七。年。青。州。兵。備。副。使。周。轉。呈。都。察。院。題。准。專。設。萊。州。府。通。判。一。員。駐。劄。該。鎮。緝。捕。盜。賊。三。縣。土。著。流。寓。咸。聽。於。制。仍。照。額。神。鎮。事。制。凡。本。鎮。大。小。詞。訟。亦。從。本。官。受。理。高。密。安。丘。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廿七

余快于二名民壯十名。總候差標。題。通。

縣東北五十里高峯頂解礦洞一處在縣正北九十里牛仙上
東口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七十里千仙頂銀礦洞一處在縣
東五十里以上礦洞二十三處俱封塞完
因各有地方保甲人等巡邏看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十一

均徭論

均徭之議蓋人殊矣然嘗考大中丞梁公之議曰有田有租不易之法均徭隨時
富編定身家而論若均徭再論田租是正供之外復加重累有庸有租之成
法遂盡廢矣今止論身家身即徭之所謂丁也家即徭之所謂門也此明政體然
後富編自有條緒若曰據地科差高力即易招搖亦鮮是自為得矣如百姓何
善哉乎公之議均徭也蓋地有肥瘠天時有水旱故富商巨賈家累萬金而地
止數十畝者往往有之假令按地富差則力穡務本之民不勝其困而逐末者流
反得以倖免矣然人丁有多寡門則有高下其丁多則東舉而為其門高則差
差可承乃富編官有止報上六則無上三則或三則即具數戶却無多丁若甚至
上上等縣亦無上上則門者自謂以一縣之民承一縣之差不必苛求上則不知上
稼為中是上戶與中戶同力矣中稼為下是中戶與下戶同力矣縱與重差已
減力數及編差不足勢必以次之下下皆損貧民差徭不均卒之貧者愈甚則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十二

上戶久之富者亦貧矣察其始豈非以上三則八戶皆有勢力者有所畏忌而不
敢而天下貧民者無由自直於院道乎然卒至於貧富俱病計亦左矣近歲俱
行各道番編止重身家而嚴高免之禁徭徭視昔年稱均夫繼自今以往惟以
身家富編必不得已為之調停亦於地多而門高者酌量加等則貧富適均
而差徭無累東土之凋瘵庶其少瘳乎

聖甲論

按國初事簡聖甲均開殿富便於十甲輸夫其後事煩費冗聖甲因而為奸
里甲凋敝而輸夫始稱苦矣近歲有十甲均富者有照舊十年輸克者有輸丁不
論地者有丁地兼徵者言人殊大較均聖州縣衙門共計歲費幾何而高第
則歛之于官而為之在裏夫輸是為上策蓋在官則費止十一在民則來機科
派上下夫征無名之費且有數額言者矣但實心撫字者一遵約東無容議
夫中才以下往往用聖甲者則以謀供之銀而查量之法嚴也夫天下

之時不在官則在民官豈能自足故原銀太成勢不得不累之民查蓋既及則
在李官以副秩為費在州縣以指滿為權於是有官銀貯庫而陰用里甲者甚
至乾及官銀亦欲以同上者是法之吏也將以便民而反為民病矣近奉
明旨再議里甲公費業已從寬且免其查蓋矣各官有仍用里甲者盡法而
參核之將何以自解哉有治人無治法變通宜民則有司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一

高平丘縣 楊循吉志 漢文四年封齊悼惠王子毋為
陽丘侯 景四年國除為陽丘縣屬濟南郡又置管縣
朝陽縣後漢省陽丘朝陽置東朝陽屬濟南國晉
廢管入東朝陽屬樂安國宋置衛國屬頓止郡北齊
天保七年廢東朝陽置高唐隋開皇十六年以博州亦
有高唐改為高平丘取縣北山阜丘為名歸齊郡改衛國
曰亭山又置朝陽十八年改朝陽為臨濟又置管城大
業初復有唐武德三年歸譚州貞觀元年改齊州屬濟
南郡元初十三年省亭山入高平丘宋咸平四年廢臨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二

為鎮景德三年改置清平軍于縣北熙寧三年廢軍仍
為縣屬濟南府全因之元隸濟南路 國朝隸濟南府
女郎山在縣北一里三齊記云高平有三女溺死葬此
故名高塚見存或云子孫之墓非幸女也又云非魯子孫乃
齊庄幸子也未詳孰是山顛有三陽洞深遠可游憩相
傳若保光子於中學道焉 危山在縣西南四十里第字
記漢景帝三年齊孝王與吳楚通謀自殺葬于此墓在
山顛今人呼為鐵墓是也 六柳堆 東錦川最大其地近
長白山產新炭亦多園林富于梨栗其次則明秀人皆

錯南山內外而居多樹材可以構室而錦川為諸水所匯
有麥稻唐黍之利城東北清平多植桑善制蠶能織紗絹下
三鄉地宜綿花以諸鄉之大概也車丘之民實有三其土壤
膏厚足以展耒耜其川澤長廣足以容鰲若其山林高
深足以供斧斤而又加以勤儉樂本畏罪恥是故物阜
而貨足亦由地利人力之兼濟之備然而民間固有日視營
獲而腹不得飽子執條桑而身不得暖者挽車備作
僅自給甚至流離徙易固多有焉此則上之人所當體摩
惠愛之衷其困乏而不當以邑之豐產樂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

章江縣志 條編之法始于歸安茅公其詳且便民十議中而今
篇載其畧有三一不者均後二不投里甲三不食頭後夫既有均
後則不能無陳檢既有陳檢則不能無重差公曰任人不知任地
而務上等之差屢入于地既有里甲則不能無支領既有支領
則不能無考費公曰勞民不如勞吏而幸見年之供慮考費之夫
既有頭後則不能無投解既有投解則不能無包賠添墾之考費
公曰民之費十官之費一而改一切之頭後悉隸之召募且非徒
此也官戶地多貧戶地少官者固不願貧者亦不至辨其類幼勞
一年起奉十年幼勞固苦起奉亦不至負其苦日入入庫日出
庫忠實者固自不作奸頑猾者亦自不能作奸民自辦租納稅之
外不知城市為何地官自聽濫問俗之餘不知百姓為何狀蓋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五

今十年幾矣聞閭閻致富地價騰踴然則斷謂有治人無治法者豈
通論哉 聞而士民謀居商賈輻輳俗管權利聞多租僱武斷之
奸而錦平原曠野宜五穀積而則白雲湖 德府子粒地也折而
北為下三地宜木棉折而東北即清平鄉地宜桑蚕或織紗絹為
利頗不貲獨深河過秋水特至小有泛漲稍而則東幾近長白以
山產薪炭富築棗清河工下宜稻藕莖菜蒲菜不通舟楫為碾碾
所礙然碾碾之利不減舟楫又折而西南為明有民夫而山而石
山多出文石煤炭桃栗之蔬又木樹材巨可構室細可供爨

長清志 清地周四百里路當八衝溝渠沙潯水口小橋不可勝數此
特志其間行者耳至若沙河阿爾與張村兩關之建有可藏者蓋會
通河勢深險列壁障泥建剛壘水以待敵閉而舟楫收利矣若大清
則河所俱為平地既無險以來其橫流一通石關衝激則怒濤澎湃
洋溢田出昔之平地今為巨浸而關之沙地竟何益哉况議建
兩關要求運通之通耳然舊運與清運不同水勢泛濫則巨艤軸
相望而進如水勢消淺則艤艤小舟隨處起撥即舟行罔利而大車
小車陸路次發蓋自洛口達于張秋途非修阻水陸相為運用勢可
通融非若輕運專賴于漕河也今忽解萬之費以興無益之工謂之
何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六

沂州化志 土產五穀果木皆同然惟白地
別種植易且蓄茂次黑地可種葛林又次
為活鹹地粟若兩種稔獲可食下下則死
鹹無生意平衍光賦石鏡面然皆沼
科稅瀕海之民莫墮首夏汎舟入海捕
魚鰕魚凡數十種舉網得魚者如農有秋
日收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七

青城志 鹽鈔 長慶元年度支張平叔書
難鹽之策清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圍保給
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為韓愈所駁而止即
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為文具
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

商稅 于侍御田商稅之設原為徵商非為
徵農今巡攔課程移之人丁而新加額稅又
派之地上彼操白銀而規奇贏者誰也顧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八

累我耕耨力作之民邪

東阿于太史曰充之為郡也負山帶河左海右濟
跨四州之境兼數國之封觀風物土欲比而一之有
不能也總其大都士康而村不習進趨民質而惰不
善蓄藏四人之業農居六士賈居二婚姻稱家往還
略取相當即貴閥大族成禮而止不過費也坐嘗燕
會者恆得中士無鐘鼎之華者亦從宜士人之家
不作佛事唯好為下里俗物馬車馬車東界烈火
以是相勝而服制不任如禮大親之喪齋居不過五日
期功以下服或不備葬注合族共域以昭移為序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九

數十世不徙別則稱疏曲阜孔氏自宣聖至今三三
年皆稱祖也周回數里他邑皆如之此猶同禮墓大
夫之遺也布里山民羣聚為會東祠泰山南祠武當
歲晚務閑百十為羣結社而往謂之香社又常以月
朔為飲食聚會醴金錢生息即有死者計其財入葬
之雖貧者應時而葬無暴露者謂之義社又有醮
金生息以供祖稅出二歲之息歲之用之舉不後期而完
謂之禮社亦有羣其宗族日朔為會息金錢谷以供
坐嘗謂之祭社亦有父老罷吏時相聚會如香山社

故事謂之酒社其常俗也至如刀點之徒挾短出
持吏及藏匿傾事之人為之主名以張威於里閭在
有之頗更治寬嚴以為盛衰耳而愚民為左道所惑
習白蓮無為諸教男女相聚持齋誦佛亂萌盜始
於此北馬皆諸邑所同間有出入大較不甚相遠故
可括而稱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五

馬政志

敘曰

國初既罷監苑之制舉江北四省之馬畜之民間歲上其息而
太僕受之此宋人戶馬法也北畿罷於起俵而有所休於寄
養南畿置於本色而有所裕於改折若夫無寄養改折而一
於起俵之故法是也所解非所養則易買之累在民所養
非所用則糜費之實在官交受其病久矣萬曆初年始定改
折之令於是民力稍寬公儲亦裕而縣官不時之需取給同
牧幾與司農參焉亦救敝之良圖也夫丘乘之政以定提封
天開之儲以成邦政古之於馬若是其不輕矣今豈曩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五

作馬政志

戶役論

或問條編照地之法昉於江南近日府境州邑有行之稱便
者他邑爭效焉而稽之輿論亦有以為不便如注十三晉大司徒之
疏何其相戾也曰法固有便有不便也而其所以便又不係
乎照地與否也蓋

國朝賦役之制本唐人租庸調之法以夏秋稅糧徵之地畝銀
力二差派之門丁猶懼其不均也復準則壤成賦之遺立為
三等九則之目因其消長登下而輕重其役焉法至善也積
習既久弊端漸生於是一二有司更為條編之法以為畫一

之制見謂改絃易器耳目一新而其中有便不便者焉請言其故舊時力役之法每夫一名該銀若干卽審有力一人僉充頭役而以范戶貼之代當之人止向頭役打討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住居寫遠所貼銀數又或不滿錙銖頭役不能偏討甘於包賠者有之自條編法行差銀上櫃召募代當按季給銀代當者領銀於官無折準之濫應差者納銀於官無包賠之苦此不坐頭役之便也舊時徵派稅糧卽選殷實之家僉充大戶分定殿口使之坐收錢銀入手不免妄費及期親解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質田盡室流徙者自條編法行糧銀上櫃但以櫃頭守之不得侵牟亦無賠補之累此不僉

大戶之便也舊時里甲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甲銀數併入差銀上櫃收支官為代辦而輪當支應之苦皆得免焉此不應里甲之便也舊時門丁均係三年一審鬻產多者則自下陞上置產多者則自上撥下故里書造冊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託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自條編法行均徭不審產有更易田無增減而此弊盡除矣此不審均徭之便也蓋其所謂便者如此而有不便者何也舊法編審均徭有丁銀門銀而無地銀則以資本產業穩括並論也今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則田家偏累而賈販之流握千金之貨

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及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則人戶舊有丁門二銀今去其門銀而易以地銀未有加也下丁戶止有丁銀舊無門銀今丁銀既無差等而又益以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克之屬城固有平阜墾墾地利盡闢者以地料差可矣至如東南沂費郊滕皆荒棄不耕之地西南曹單金城皆瀕河被水之區當其受災一望無際顆粒不收秋夏稅糧猶累里排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排亦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病也蓋其謂不便者如此而要之所以稱便在四事之得法不為其照地與否也該使府屬州邑皆能做此四法而又得良長吏行之卽不必

照地科差而條編之法亦可通行無弊矣何也條編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糧不分殿口總收類解亦謂之條編差不分上下以丁地為準亦謂之條編糧差合而為一亦謂之條編其日夥矣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顧行之者何如豈必膠柱而談哉然猶有說焉物惟不齊而思以齊之分惟不均而思以均之我朝成法所以分三等九則者正以齊其不齊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等九則而槩以丁田之數比而一之第無論丁之貧富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於祖宗之舊制亦少更矣不但如此古人制賦之法以租庸調為

善而我

朝用之所謂丁銀者即有身之庸也所謂門銀者即有家之調也所謂稅糧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差差出於門下而又去其門銀是田不止於租而家可無調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之有改今去其門銀而但以丁起差則按圖而披不知某為某門是有口而無戶也夫政先正名事必師古為治之大經大法在焉較計利害又其末矣此芻公之指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五十四

縣志 國初田賦官籍有定額而在民無定數節因轉相買賣賣者為買者所害致有地少稅多地多稅少之弊均田之法地則歸地之量稅則計畝均分真實一之良規利民之善政也舊俗相沿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以三尺五寸為一步每畝一尺抵四尺一尺五寸先均將用舊尺後均將減舊尺分數每步抵為三尺二寸是地均一畝為舊均一畝二分新舊之數所以不同者此也又先均無荒蕪後均有荒蕪之食不無作偽之弊其文按各縣界分畧不無影射之弊其弊索定地將不無急欲耕正之弊且山河道路之者除畧寬權任情不無虛包之弊大抵天下事難乎畫長古人有宜治通去其太甚苟利民之分數而弊有十分之一不為太甚亦不必通議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五十五

滕縣志、滕蓋以一邑而包春秋侯國之地者三矣以今圖按之縣治為小邾地西南滕城為滕地南薛城為薛地而三國外諸國地又多所分割如東北泲水東南昌慮皆邾地也東之斗城齊靈丘也西之郁即魯即邑也西南戚城戚縣也而謹城湖陵滕壤皆得至焉或分其半或割其一隅多者數十里少者數里衡百七十而遙縱或倍之水北等社東北縹繞泗費百三十里泉河等社越利國而孤懸東南徐邳間二百餘里而猶肆滕者豈所謂犬牙相制之勢然歟然滕地所以夫者蓋由魏隋置郡後雖改置不一而地則仍舊 國家定鼎燕薊則滕為徐兗門戶始與徐州埒重矣此一邑而三代建侯者三而國之大夫食邑皆在其中漢亦置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五十六

郡三縣隋唐以後漸併為一元雖分州領縣而縣則倚郭猶之一也夫縣比地窄則民勤、則反本縣踈地曠則民慢、則驚法余聞之長老言弘正以前踈遠山居之民率不奉縣法急之則挺而走險有司但取羈縻之後承平久稍、趨令而徭役亦聽自辦不深責也嘉靖庚戌歲荒行客過境上數十里無炊烟而群盜往往劫掠使者蓋由土曠人稀有司選制之為難耳誠一旦有緩急則滕徐路斷而泉上東南之民不往來矣竊以為漢制固太密今制似太曠宜於臨城戚城利國之間更置一縣則縣比而民無遠志易制此以臂使指之勢也學校之制始自五帝而莫備於成周、取四代之制參而行之凡

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卿立虞庠州立夏庠黨立商校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群吏百官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遊焉其地尊其禮大秦置博士具官待問而已故云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則教之者異也漢武興學置博士官但以名流為之而無考察試用之法光武始試而用之故漢文學彬彬、猶為近古晉唐而後雖置博士如漢故事而秩卑體輕故教多虛華而寡實效陳夷而至胡元益遠矣我 太祖定天下欲速變胡俗重學置師其有教明化成急召為祭酒翰林等秩而為之師者亦咸以教化明倫為己任其後潘臬郡大夫漸誥其禮稍、以文法繩之而其弊也文法之吏反視之若贅疣然為之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五十七

者亦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乎遂使志氣消沮茅急會其簿書朝朔望是為不素餐而已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欲其興起而後稍衰微教失也余於是深有慨焉縣東西南北隅山隘最多又隣沂費米金莖莖之徒不時間發非有司所獨得以鞭撻使也於是設守禦所千戶百戶各若干人且國初頗重軍功而其人又皆奮起干戈者性、與有司分道而行畫邑而治邑民側目焉其後監司摘其尤無良者置於法而收其權一切捕盜聽詞徵屯定後盡歸有司矣一威一柔固其變也風俗志 古者以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聲教固土變改民人遷徙而風俗因之傳封爵之

餘也考之春秋小邾當時固已夷之滕薛皆以成國而岐：馬自趨於僻陋之俗齊桓霸而盟會起三國始與盟會文物故薛投壺之文並載禮篇小邾穆公朝魯答賦著莪滕文行喪吊者悅服齊既封田文於薛為孟嘗君孟嘗君好士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六萬餘家故其俗閭閻率多暴桀子弟漢興叔孫通明禮樂諸弟子共習者咸為遺首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於是翕然大變彬彬乎鄒魯之舊矣自漢而後風俗凡六變漢與西晉一變也五胡南北至陳隋一變也隋唐至安史一變也五代至宋一變也金元一變也齊乘云安史滅君臣之義未盡至五代則幾矣五胡南北華統未斷迨金元則絕矣金以滕界於宋置滕陽軍而民習兵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六

豪富而有智畧者民群起而聽之故滕境有七十餘寨而又多度僧道扁賜寺觀額名元代亦然邑民大率靡然胡風矣明興極民左衽而衣冠之二百年來漸漬習尚可得而言語云沃土之民慢瘠土之民勤故城東地多山險宜粟菽其俗好種樹而饒於棗梨貧者農務畢則入山樵採治炭婦女緝布夜紡車之聲比屋相聞富者能惡衣食以致蓄藏然負固自喜有至老死不入縣廩有司急之則揭竿而走險路通沂費米金販鹽惡少無賴之人無尺籍伍符發徵期會頃刻一發三尋之矛林立矣好競喜鬪：而負者不以訟於官期報之而後已以勝為能倘有金元之餘習城西地沮洳多膏腴宜稻麥其人競相尚以靡侈婚喪家用妓樂納采奩

具殯葬之物以多為美富家輓河汴之材起高樓廣堂室飾車騎鏤一鞍至費百金然無高藏一二歲不登則樓室鞍騎易主矣城南北大抵阻山者其俗則東瀕河者其俗則西而圍城具五民：不土著者衆仰機利而食廢居：邑賤則取之貴則出之農人病馬總之山居之民千樹粟千足羊瀕河之民千畝麥千石稻邑居之民酷一歲數百釀稱實子錢千貫其人皆與邑無仕等入富而仁義附焉民間喪事半用浮屠語言間胡音士人不立家廟以墓祭為重此其大較也長老傳云 章宗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稀約法省禁有司務為招徠安集無所擾害黎民又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放嬉戲如小兒狀諸生少者事長如嚴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九

縉紳務為恭謹過里門自下車出不張蓋不起室治築俗淳龐質樸無文 憲孝時歲大穰都鄙夜戶不閉然淳樸漸漓好遊子弟飛鷹走狗六博踴鞠博娼妓彈鳴箏東門外街巷清夜管弦之聲如沸而富者豪於財俠者豪於氣徒財驕溢武斷鄉曲有司始以法繩之法嚴令具自此始 武宗時流賊亂山東過滕：大被殺掠而 世宗時土木祠祀事大起又南越越北越胡大瑄貴人祠官將兵數乘傳往來境上騰益多募兵蕭然繁費富俠之家大率破民偷甘食鮮衣淳龐之氣益漓浮薄以至父子兄弟異釜而炊分戶而後好學者衆而博士後進子弟負才自矜長者頹遠巡選讓之好私毀譽而怯於公議以故常為狐鼠惡少所侵辱同舟而

齊風波屢於以有各一壺之心也。閭閻服飾恣所好美，益借濫無限度。男子冠中絲履，婦女珠翠金寶，綺縠錦繡羅紈，但有財盡能索耳。而游俠大猾，朋黨作姦，為管者主名，威氣而游都市道路，以目。凡此皆五十年前所無也。夫民凶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繁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在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而班氏載魯俗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好營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愈於他俗，即今猶然。近之豈所謂風氣之繁乎？地者耶？若夫統理人倫，移本易末，一之乎中和，是在人上者之責也。余故備論之，以為觀風者採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十

賦役志 三代而後言賦法之善者莫如唐之租庸調國制，實用之。有田則有租，今之稅糧也；有身則有庸，今之丁銀也；有家則有調，今之門銀也。然國初地有起科，不起科之分。嘉靖初猶然，法久弊滋，乃盡行起科。而二十七年撫臺檄沂州衛經歷石仲義，大之計畝均分行之。三年民稱便，三十年以後累歲大饑，人相食，加以大疫，民死亡者十家而九。行境內數十里無炊煙，於是地大荒多逋賦。此患在無人而非患不均也。四十年撫臺張公若檄縣丞劉芳重丈之以除豁荒地，為名乃小其步，每三畝出一畝賦，盡加於熟地。此朝三暮四之術也。而劉縣丞丈未及半，乃令里書按冊計畝出之，其脫漏者又不可勝數。於是鄉民大擾，有舊畝新

畝之名不便者十年。撫臺傅公希聲、趙公賢、檄知縣杜公濟時，再丈始得復石。經歷之舊便者未三年，而江陵相復行丈地法，執事者欲邀福於相公，多生枝葉，其所開宅舍圍園，高下於沙平坂山石澗，鹵諸名色，以令鄉鄙之民。鄉鄙之民冥然不啻對胡越而言，侏儻此為里書立獎，裁異止鑿三窟也。夫地厚者多富，地薄者多貧，賦一則病貧，富者門高，貧者門下，徭差則病富，故病於賦者取償於輕徭，病於徭者取償於輕賦，奉而伍之，可謂至平。而里中一二無賴，又黃鼓一條，鞭法為便者，使徭盡歸於地，是專行田租而除庸調也。歲少不登，則中下地盡荒，其徭安從出？予初增入地者僅十之二三，今增至十之五，是一條鞭法與徭役並行也。北方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二

馬之害始於楊砥，非高皇制也。行之既久，民固相安，忽然賣之而收其直，尋復有責買之議矣。民兵之增本以備山東，今兵裁而銀解京，脫若山東有變，兵又將增，不徵於民，將焉取之？沙溝夫役本為滕民相代休息也，實乃為徐州役而不以為怪，而又以告革為滕民罪一法之行，照然孰不曰吾以利爾百姓哉？然有鑿一孔而開百隙，樹一本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適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適足以為穢。此無以異於揚堞弭塵，救經而引其足也。水濁則魚噉，令煩則民亂，嗚呼！從來遠矣。若夫酌量調劑奉法而不膠於法，因時而不詭於時，不有今之良收，幾何其民之不轉徙於溝壑也。

法十五
 費志武城考云武城魯邑也春秋襄公十九年齊及晉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聯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城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鄉絃歌里有武城城是也孟子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孟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又寇退曾子及今費縣武城北曾子山即曾子居也曾子書曰魯人攻顛鄆君曰寡人見政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曾責鄆之罪者十而曾子所陳者九鄆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二事語意相近可見武城近鄆明矣史記甘茂曰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三

子居費之武城其母方織有告曾來殺人者三母乃投杼踰墻而走王符論曰南成之墓曾子非不孝西漢改武城為南成縣今南成山有曾點墓是也向使曾子不家武城胡其母之織于此而葬其父于南成也即據春秋論語曾子書孟子史記王符論曾子為費武城人的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此據漢人之稱也地理志曰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是也今相傳武城在費縣之北泰山之南故東漢以南成即武城屬泰山郡晉亦因之杜預註春秋城武城下曰泰山南武城是也此南字即史遷南武城之南字以別於定襄清河之武城也漢清河郡東武城縣即今

東昌府武城縣建始西漢今亦以為子游所宰之邑立子游祠何其諱哉又今嘉祥縣禹貢大野之地漢晉隋唐為鉅野縣地宋為麟州金皇統中始於鉅野山口镇置嘉祥縣其地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乃今附會為費之武城子游所宰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其謬甚矣今費縣西北七十里南武城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南武城二縣二城名蹟各異謂費之武城即嘉祥之南武城可哉假借史記南武城之南字而不考杜預註地理志諸儒辨證諸書訛矣故今詳加考訂為先賢正首丘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三

泗水縣志 食貨論²⁴⁴曰余考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而即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夫九職之所任者即今之役也出於民之力者也九賦之所斂者即今之賦也出於民之地者也民之力與地有盡而國之所費無窮焉不於其經費之隆而品節之精實既開必至於注用無度欲整不盈必至於苛取無厭是故於九職九賦一後九式先焉凡以均節財用量入為出而不過責民間之所入此周公理財之意也後世有意徵矣情欲日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四

征輸百出山澤之利悉羅取無餘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上下二百年間戶口田地山澤之舊漸虛耗矣而額外之加未有底止豈其於因官九式節財志之詳耶 賦役論曰賦稅出於田徑役出於丁舊制也泗水丁力鮮少故徭役之銀常田代丁編其在今日之賦稅其類有五曰夏稅曰秋糧曰絲絹曰馬草曰驛站今日之徭役其類有六曰銀差曰力差曰里甲曰額辦曰雜辦曰鹽鈔以修編之數論之計每畝派銀一分八釐有奇而白地

派銀二分二釐有奇人丁自上上則派銀九錢遂而降之至下下則一錢分一其派賦役銀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兩有奇民力竭矣而又有新加兵餉及派魚鹽撈夫銀一切脩城脩河額外之徵比之是也度之不存亡將安附司是工者寧可膠柱而調瑟也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五

汶上縣志 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於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鎮合而為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宮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於大汶乃西南合流逕桃柳無蓋及壽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濟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於戴村遺汶全流出於南旺四分南流達於濟寧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於臨清會漳衛諸水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為蕭橋河西南流至單橋堰受龍關諸泉及蒲灣濼水為單橋河又西南流為白馬河聖泉河名焉為白馬河志以黑馬溝之上流也 至南旺分流為會通河南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新冢口凡七十有二里 邑舊有大清河濟水故道也舊為汶境通志云冀州刺史王純碑在汶上漢延熹四年安水經云濟水西有安民山山有北碑今屬於州邑之西偏有小清河殆濟之北逕關鄉城西首也然經流絕矣 邑之泉其大者為龍關泉脈品湧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六

兩拜相擊者然在縣東北五十里出雲尾村平地中其東為薛家溝泉鷄爪泉三里許為濼浦泉南為趙家橋泉俱出上中會龍關南流合於寧陽之魯橋濼當山泉由魯溝入汶為莊泉距邑東南十八里亦出上中流十五里至城南而伏 邑之湖為南旺即古之大野澤也中為長堤漕渠貫之畫而為三在漕渠之西者曰西湖周九十三里堤上其東曰蜀山湖周四十六里水故出長曰馬踏湖在汶河堤北周三十四里夏秋水漲俱有菱芡魚蟹茨荻疏蒲之利居人賴焉 漕之可名者九其導龍關諸泉逕蒲灣濼以入汶者為魯溝受諸山濼以注蒲灣者為南北泉溝及洪溝蒲灣之西北為沙溝其南分蒲灣之水以遠城下者為郭家溝邑之西南有柳溝響水溝又聖泉河舊名黑馬溝洎之關於漕者為蒲灣濼水明秋日是也距邑北三里一名仲泊泊一名五花池蓋漕溝自車德橋而下逕無礙岸水因漫出合於停潦周則民田多沒焉其水出柏浪橋逕周家河入汶 縣首自車德橋下逕聖泉木即橋防泉走漕乃

西南入蜀山湖昔劉成之亂攻城邑之東南為聖王石橋泊板泉泉水匯焉邑今居左雖引泊水自保以輔以全邑之東南為聖王石橋泊板泉泉水匯焉即柳行泊也民嘗早占西南為釣臺泊則馬踏之餘浸也若魚營周四石接周三二泊秋夏水漲禾用不殖然來年之入常倍餘田是稱沃土矣 汶之決口相比如櫛指不勝屈也計其大者則草橋迤進上有曹家口七級口大堤口魏家口赤家口隋家口草橋迤進下有王延口劉盤口 近議於此直開汶河世濟漕以何家口馬家口王堂口 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元人遇汶奉符以達任城每至此而舟膠馬自宋司空分汶於此而漕始利矣然汶之裨於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濼也故壩於戴村以防其洩而坎河歲築沙壩以聽濼之決焉蓋以潦水汨濁性復湍悍勢惟分洩則力之所衝始微淤之所挾始塞堤不歲清淺不歲填民田亦不歲沒厥利溥矣萬曆戊子間歲旱泉涸疏濬復廢而漕艘始梗行水者見四汶河自漸以淺狹上流之勢危欲西趨石橋壩濼始為害益鉅之後無歲不勦夫賴弗克漸及里甲崇原平壩變為沮洳結茅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七

稼或隨浮其舒司空開渠河口之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毀其功也然汶水秋潦而注西屬於石橋折以南其勢彌怒故志終不免耳或疑濼盡洩則湖水或城不知沙壩之時濼非盡西也若今之泥濼則蓋諸壩及斗門洩之猶兼隈沒岸舟禁不行登湖之所能蓄耶領司水衡者濼泉防湖監臨閣座復於四汶河身務求深廣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濼是需待命於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為國家長計哉 漕河之間通置之以防膠舟者淺鋪也曰南界首淺曰石口淺曰柳隈淺曰南旺淺曰驚河口淺曰田家口淺曰開城淺曰開河淺曰劉家口淺曰袁家口淺曰關家口淺曰張八老口淺曰步家口淺曰北界首淺凡十有四列舍居夫習沙阻以招呼運卒而隈樹木盜警如傳亦並責之防守云 其建于水以酌啓開蓄洩者則有開有壩漕之閘五曰寺前閘名棠林西距南旺上曰南旺上在水口南距曰南旺下 在分水口北距開河十五里 曰開河 北距袁家口十二里下開九里 曰南旺下 俱成化六年節中楊恭建 曰開河 元至正開建承泰九

年重曰袁家口北距新家口十八月河之開二在南旺上下成化間建減水之開九曰焦
樂曰盛進曰張全曰劉玄曰孫強曰彭室曰常名曰閔家人曰燕濟在西岸
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在南旺河西岸水大洩汶之壩二曰何家石壩在汶河
曰草橋土壩一名草橋壩汶水舊有支流東南入城濠越壩其接隣境而關於
邑之利害者三曰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在東平境曰長溝石壩在長溝按自沙
壩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於坎河濁潦起瀕沃壤為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
壩以捍其壑此邑之所以嘆懷襄也陸水卸撤土壩害城十二乃汶猶挾潦括
沙底於分水以為溝漕故大批之後歲為民病而始則築隔離則起水終又挑
隔每用力於無益之地曷若於上源築壩之處建石閘一座欲行濬撈扎板斷
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於不備
力少而功多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六

臂而運積意甚善也然丁產之息耗漸殊而更錄之輪充弗改則輕重之間規
避自生矣試按今之圖籍有一甲之舉足敵一社者尚可分里以役之乎今之
里脊有單質已極者尚可按籍以定之乎竊考國典其里不數十甲之數取隣
圖撥補之甲不數一百十戶之數驗丁產歸併之排年里長設有消乏許於一
百戶內選丁粮近上者充補焉抑何其融通乎乃每當撥造黃冊第令握算者
準諸舊額少加益揭徒費毫楮耳

土田 按地經均大額未有不增者也第名實異耳趙公之額核欺隱之數而
增之無減派之名而有其實何也其所增之地未嘗復征也若後人之額折步
弓之數而增之有減派之名而無其實何也其產增之地未嘗不征也此循朝
三之術也彼河非可耕路非可植新墾之荒非必有秋而驟以充額則昔之熟
田安在不過為豪猾所隱占耳 古者以田為母人為子故易於稽香後世以
田繫戶必有升降則田有轉移隱匿之病自過割而生者又何可按據以

如其實哉

賦役 國家使民按地出租而以庸調責之門丁因登下九則以酌輕重制亦
愚矣然法久而弊寄耳目於里脊使奸黠者得窺其智巧冊籍實虛率復可差
乎則條鞭之法含質產而括丁地抑簡易宜民之術延禧紳先生各執所見弗
思潤澤紛之議幾聚訟矣 均徭里甲出於門丁舊有頭戶貼戶見年之名
其費不貲自條鞭行而民始起矣今之里排雖輪甲應役然止於催辦惟權頭
俸頭尚存大戶之名故百姓之托籍僑寓借勢薦紳詭寄叢生莫脫是耳使盡
行條鞭之法官募權頭官保種馬則民出役錢安坐無事地之系於平民猶士
夫也名之編於排甲猶客戶也詭寄諸弊不革自清矣然寄庄終不可去而優
免終不可濫也嘉靖庚寅令大造之年各屬流民置有產業住種已久者附籍
當差是不容僑寓者久處寄庄之名矣况比境相接連田阡陌其去邑城不及
再舍而皆作客戶是專奸僑之民兩地影射也獨不思各邑之都有二百里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九

遠者何嘗免役乎若更相知會則其奸立破矣至於優免自有定制乃每以緝
紳而孔墮廢憲典而援例人員亦免丁粮則隆慶中梁都臺申飭之例不具在
乎此猶其小者也汶近於充 郡王宗室縣置田庄遵嘉靖四十二年之令查
附各里甲項下以佃戶的名編立戶籍正雜差役與平民一體派編可也安得
優免耶且 國家之法以土田朦朧投獻 王府者發還衛永遠充軍其類以
田地需之 宗室者亦先將田粮數目報官以憑附冊編差遠者以投獻論令
甲凜然今或玩視之矣至於國戚優免之例 親王 親王 親王 親王 親王 親王
影射各府又自免丁粮與將安極耶不惟會典盡行登正數年而後汶之田庄
半入 宗室而民差煩重有不可言者矣

馬政 按國初民養種馬歲取其息則所係者官駒耳及駒不中式臨期勒買
種馬之養祇為空名此變費之議所由興也然馬金已入俸額猶存即百姓脫
養馬之累不勝歡娛而上不幾徒取之乎使果充戎行之用則亦軍政所急也

乃一給騎軍器不加省畫僅於市宵饑於餓不數月斃矣則徒費民財而歲耗良馬謂之何哉近議不許多派本色以累小民屢經災傷地方或至全折亦洞見此弊耳

驛傳 按開河水夫催直儘充歲用患給之後時耳彼預貸息錢以通客賸子母權之計去六七反軸輻聯比勢不能去則夫役逃走細頭避匿而豪有勢者遂追攝居民代為牽挽且掠其什物勒其折賠或因以破產矣議者不詳其弊欲以附近村落編大甲佐之且迫居民以散四方米若新橋馬驛當稅監未撤勢果弗堪今稍帖矣而驛卒猶告累馬驛增幫價至千餘金未暇也時為避匿以難其上莫得更富民乃為代役而肆其貪心馬在上者又性：募招募之名以入其教中容知其名易而實不然乎雖然國家設驛非徒供遊宦者之往來也乃分關借閱甚且需之而山人術士皆得乘傳宜留心國計者懷江陵之思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七十

鹽法 按國初給鹽於民故令折鈔今民易益於商而食之猶責以鈔字且食鹽之數其多寡非有定也何以額派引且日增耶至於私鹽之捕不過設為厲禁以通官鹽今遂虛捏名數抵充捕額上亦知其偽而視為固然立法之弊於是極矣
兵防 按軍民既分兵不寓於農矣然民兵之名未嘗不存於內地也今汶寧有習擊刺識行陣足備徵發者哉其胥吏論報僅紙上之言則民兵廢矣乃若邊軍舊有定額足備戰守屬一方有警報議召募蕞爾之徒增餉幾二十金則邊方之兵亦未足恃懷杞憂者尚慎行保甲之法乎其什伍連比有管子之遺焉小用之可以弭盜大用之可以足兵王文成公常三令而五申之今其藉其在也然法之不行病於稽查弗清游匪無禁耳彼周禮比長之法有徒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無授則圍土內之敬仲亦云人無非其里、無非其家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倣此意而行之加練習焉庶於兵防少有裨乎

條鞭法議、蓋聞議條鞭之便者曰不生頭後無討索包賠之苦不食大戶無侵年償補之虞不應里甲無輪當支應之煩不審均徭無詭寄賄托之弊此其大畧耳惟是以一縣之力供一縣之役則衆而易舉也以一年之輸分十年之限則輕而易辦也併銀力二差合公訟諸費則名目簡而易知也富人不宜官役人不坐名則覲視侵而易安也官給直於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僧坐而易制也此其利殆不可算矣即單丁下戶亦有毫厘之增然一日之儲金可具也軍運損乎而說者曰條鞭之法行則商賈利而農病熟地利而荒病口存而戶亡調去而租增其言甚辯焉第不識古之人果合丁口以為戶耶括貨產以為戶耶今考載師任土之法固唐之調也亦曰以物地事校地職待其政令而已且唐今民以土宜出綾絕緇綿及於布麻即今之絲綿折緇等耳舊已歸之於田矣果自條鞭始乎昔陸宣公云先王制賦以夫丁為本不以務備增其稅不以較稼減其租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不以鈔厲重其役不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七十

蘇息獨其庸此豈計貨產者耶夫以貨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乃兩稅法耳容知物之精者易藏物之粗者難掩難掩者則共見其蓄積而指為隱藏者即妄意其業匿而不可據故計貨產而農未有不病者也然則以為商人利則宜講抑末之術以為荒田病則宜求除豁之計而遽指為條鞭之害者祿緣令長難募役之保任里書失編審之輪局少地若不復漏差有官者不得濫免故為是紛、之說耳豈足以病畫一之法乎雖然迫不得已之公費值不可抗之取求則額外之差增於上矣肯由德於積書亦曆代以小葉則額派之數亂於下矣致若徭役之外附以條鞭其害可勝言哉

嶧縣志 吾嘗觀於古今之際而知嶧氏之所由資也考元和志勝貞觀中永
北有陳十三所歲澆田數千頃青徐水利莫與為匹天觀元大德間嶧州孟學
正所撰許沁泉記備稱泉水散澆四郊澆既枯田無慮萬頃民受其利繼考王
海通考彭城以北利國暨及永縣並有鐵官宋共居厚為京東轉運判官即其
地鑄鐵錢民得仰鼓鑄為業今縣治及永水上有遺鐵存為勝國時州西北四
十里有陶數千家歲以陶器致富一統志猶稱嶧產黑瓷此在往昔章章特
著者也自元末兵亂以來數罹傷殘人民轉徙河渠故道歲久堙滅且接濟漕
渠 國家亦有明禁焉方今小民一切罷陶鑄諸業而獨仰給于農百出之田
計贖父母妻子而更徭征賦出其中一遇旱乾水澆則征徭通負流亡繼之矣
流亡者莫則田不受犁耨者愈多榛莽彌望常數十里無炊烟隣邑有司猶謂嶧
人利茂華市厚利此何說也通志云嶧土曠人稀一望荒落在嘉靖初已荒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七十一

今日乎戶口上田日凋于前而更徭雜賦日增於舊辟之負載者十人各百鈞
為一人委而去舉而加諸九人未累也三人委而去舉而加諸七人亦已甚矣
五人委而去舉而加諸五人之身不亡何待嶧之往者何以異此急之則病道
黎綏之則虧國課調停撫恤開闢荒蕪若不得已而後動者則幸有今之牧民者
在也

却城縣志 沂沫為却之經川資稱巨浸其末流以一木帶水之
漢泉暴至潑澤不實而决又四封之內強半隄阜夏水亭后散堂
想洪天壤之害故扶鎮基而障而障者大都若石田之望歲十債
其一幸耳此精誠所以相踵而蓬蒿蕪蕪考也霜雪皆咨咨况以
為宜雖然大變其詳善飲同官差人之疑今且四者各自為計
彼此互述沐列既哇叮早則引枯槁而寄蔬各之其所宜斯地其
稱沃衍哉 東者德嶧之惠水利於旱即當沂費下流其地早燥
介且四塞夏母亭及莊巨義後沂費之水二三日可涸却非十餘
日不涸 余觀於義舍而知救荒之重所待也夫天地之大計六
廣備六廣備十二廣而一大備使國無一年之蓄則有今無備有
卒之乎流下轉徙而歸於來國矣即棘新理也官詹之粟既積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七十一

而不可收而里區又比設養食性當歲獲之日今民自以其意輸
粟於落保鍾釜無限不款者無幾已乃總其籍歸之大庚春貸秋
秋歲出入為常法貧民飲飲歌便之可不謂至計與顧其華葉存
有三焉當長耳日夕今滿集也茲托教無查盤之義則以稅雜稅
之實間典發期會畢於旬日之內則旋走起青之奸萌概費徵收
大入小出無所樂則計羨餘而實虛記之詐生三弊者旁出而是
法且漸稱蠶矣嗣來君子先周急之仁心塞營私之變孔則斯食
可比於常平民其將終賴哉

鄭故設庶道天後竟廢六非以其不當孔道取今東三郡出入
南賦此為天原之徑星野月之行季日至激道惟易錄不共

先徵敢辭勞焉、一過文程入于郊、民雖能徵、而或一時而
乘數、一夫而受數稅、今命稅還人、以課夫、莊、贏、民、出、歲、辦
常賦、猶多積負、而重之、爾、計、未、知、所以、舒、一、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四

條鞭總論

一條鞭之法、縉紳類能言之、然或有謂其當行、或有謂其不當行、
其見蓋人之殊矣、時無論縉紳、即父老百姓、願行者十有七八、不
願行者亦有二三、查得各處條鞭、不問丁之貧富、地之肥瘠、一槩
徵銀、殊失輕重、是以貧弱小民、多有不願、而富民田盈、阡陌多
詭計、營幹下則者、遂得藉口、鼓惑小民、騰謗官長、百計阻撓、官府
搖動于浮言、牽制于毀譽、屢行屢止、致使忠實良民、田蕩大去、戶
口尚高、往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吾累不可勝言、如
本州中上戶、侯貴寺、歲當重差、餓死單縣、漫坡是也、今酌議條鞭
地論肥瘠、而徵銀之多寡、既異丁論貧富、而戶口之高下、懸殊各
雖條鞭而實為調停之法、故名曰調停、程賦冊蓋不拂願行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五

之心而亦善體不願行者之意、卒之規制一定、士民胥慶、即有一
二奸民、亦無以為辭矣、傳曰、道其變、使民不倦、又曰、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今日調停之法、是通變用中之政、得聖賢之遺意、即
即以達于天下、似無不可行者、而往久不易之法、端是矣、敢以是
為折中之論

附論 曹縣定陶與州接壤、曹定又本州屬也、乃二處俱行條鞭、
曹縣每小畝四分八分、作一大畝、編銀七分一厘、定陶每小畝三
畝六分、作一大畝、編銀一分二厘、曹州每小畝二畝七分、作一大
畝、編銀四分三厘、是照地編銀、三處雖不盡同、然亦不甚相遠、願
條鞭丁銀、則三處迥異、天洲弗伴、憂民困者、不能不驚且嘆焉、
曹縣丁不論貧富、每丁止編銀七分二厘、定陶丁雖論九則、然上

戶一丁止于九錢兩縣者外無餘差亦無餘徵矣獨州上戶一丁編銀九錢無編門銀三十兩其餘八則每一戶下門銀各不下一二十兩至下戶人丁尚編銀一錢是曹州上門一丁當曹定上門三百九丁之差而定曹上戶之丁銀反輕于曹州下戶也所以然者以原額^{注十七}差既重如民兵團操等項十倍充屬無以嘉靖年來濟寧嘉祥金鄉陽穀魚滕鄒泗等處間過荒歉極賦減半歸曹名曰代徵歲不下三千金坐是丁銀之重無論定曹即全省郡縣亦無有重如曹者考諸梁省徭冊可見也故差日重民日窮而士民不察其差重之由往告吾為條鞭未行乃今業已行矣竟無減于丁銀之重又將若之何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七六

曹縣志

原額均僅應後官吏坐理始法甚善行之既久寔失初意每一役出輒下鄉索括全錢謂之橫迴流小民不勝其擾故有家有二項四頭抗衙門賦之議至萬曆三年知縣王折莊代思為一條鞭法即古免役一切鄉丁地徵銀官為額後民甚便之會以備官未久轉去于足鄉官學校里老百姓三千人赴 兩院懇代題留任以終其法特為展限九月折于足自四年始條議申謀此允行癸巳二月終矣至今七八十年時勢雖極多端而戶田稅糧僅後里甲歲辦諸政猶以王折為准不能更張考治也則其法可知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七七

平賦問答

平賦之法既具折籍不自安再進國邑而給之曰是法也華大天集打鼓便矣并諸戶編銀之舊而盡去之得無民受其害乎則之低昂不外于丁地以資論者蓋千百之一二也今戶銀不齊而計丁計地銀丁地多者出銀多丁地少者出銀少戶利高下在其中矣難不編銀而徵銀額後或現井井不亂夫何處曰者若其是亦宜民之政而或有者何曰籍是法使者新冊細民苦於積累者也其以不便籍者大約有四一上戶地多無路就賦二各項應募無計多取三籍年累費名當索四市井稅使無錄包攬故借為它說以圖除籍此法長民者惟細民是成毋獲於軍小之賦可也曰法可通行斯為良法此邑既稱便則它邑宜無弗便者而或若以為曹邑可行它邑不可行抑又何謂也曰山東州縣有貧富地里有廣狹而輸賦者皆籍是法有貧於此不貧於彼富於此不富於彼而輸賦者皆籍是法以地計其地寬之邑可行矣而狹之邑輸賦能念本邑而計地而差等之者耳大抵打封之法使於某人使於里責而不使於小民平賦之法使於某人使於小民而不使於里

所不便於里書與某人此其說之紛紛不一也今曹之士庶因
有異議則行之曹可矣它邑之使不便者升焉曰據若言法果
可行矣更為善後之策奈何曰科索有符包稅有禁徵收有條
出納以公又勿輕于加派則法雖世守焉可也否則則朝令而夕
改矣折閱新章愕然俟候更并錄之以呈於上以告於後之今
曹者萬曆四年歲次丙子冬十月朔曹縣知縣王折謹議
條鞭之法既行曹民始有其身家當是時里委迫呼號稱極治然
法既初行庶幾者寡而冗軍保馬起解諸役王公行之甚善後稍
不能不用里甲矣各級召商實登大戶又三十年而里契復極丙
午知縣孟習孔微任僅為法則均丁清理賦役各一串命申明王
公平賦初意而泰酌以時弊為十二款詳允十款刊垂今錄于後
曹縣為法戶則均丁保清稅等平差條以便窮民事萬曆三十
五年正月初八日奉本府檄文東充道前付蒙 撫院黃 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六

據曹縣中前事據該縣屬可行惟地過丁之說指屬未安仰
東充道再一酌詳擬其條即行今遵 梓院 批同前
事等因為據為治不在餘更苟可與民相安者沿而守之又聞
為治去其太甚流弊已極而不為之挽勢將何窮曹之里役
一事弊至于窮民無可如何曹官莫能措手不得不得不擇改從新
以為民便者早職到任來查曹之里役不逾三萬有零滿縣
稅名能戶莫知確從從業考或巧立名色三等九則多方支離
稅未盡一之數而不得然逐年稅額亦無大欠最首編會差條
備原窮民富者皆處於地外丁差不及至於富在富差之
此與考度後業之數幾於相等有是舉取今當編戶之年早職
苦心籌算故為均平差役使富者兩便貧者兩便更防邑中
紳父老始知曹戶之為富也人丁九則之為富也逐年推收之
為富也賦之等庄之為富也曹地連丁之為富也以稅花能至
此益故仍之而富者不為編戶則其年公項皆為差役
事也故查分間小戶總歸原戶則戶口數則其且與業已
久里書更番不知幾于死不知幾人不得已止以目前戶口
人丁為定期毋再增減毋再花分查查出曹差人戶實作收
回曹在曹差使地多差均曹民息肩然欲免者戶其中須理始

慮於定為規則其其流弊便可永久不為十二款條陳遺相得
原據地過丁與曹差水丁二款法去不保外今特詳允條陳
則水書曹紳士民永為遵守毋違
一 議始地食後承充者戶大者戶者原以分利貧富富者為貧者
便而今曹邑數十年來曹強戶盡行花稅得赴工則下戶窮民
置於十之之地從曹開報天曹陸戶曹官耳目不及周致貧者
既富者察後性皆然且五年之內富者皆貧貧者皆富不可為
曹早難於三十三年到任之功猶執前定戶則以拘頭後其間
家無寸土朝口不足呼號爾天者皆曹中所得曹中所得也其
所辦下下戶反皆富厚之家所定分曹派而來者使富者得稅
下戶以避差貧者為五年前地身之稅編入上中則賦口無所
則曹戶不為窮民業或且曹更曹曹曹戶之年增減人地推極
在手曹詐多次開報公行窮書之富而此賦之民志來稅曹
曹類及人指此求察者不惜數十金以乞一書其曹前酒飯
為折此為一年肥潤之計此一書而邑中所得不下萬金曹戶
為利耶為害耶早自三十四年編派頭後便不編戶止以該
甲人戶見在地賦稅次為魚鱗一冊編地之多寡定 曹民指
稅所編派者無有已竟貪富強使戶戶則之無益也蓋曹民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九

積金錢即買地矣不知買曹活計與商人不同者稅地而論
曹富不與何用戶為合無此理東阿事例論地當差求不曹戶
所存戶則曹行制去其為民便也
一 議人丁一例法銀不分等則夫戶不者矣而丁指以九則分納
此安所區到丁之有則最上者至於三級外下者不滿六分此
受條鞭之法初意不過使富者多納貧者少納以富伸納之
意更查曹之條編冊內工中戶應納之丁非鄉官坐免則生員
帶免所未免者之丁二丁在下而下等戶則曹皆不免蓋納銀有
則而免丁者則人皆爭先上中則之丁止道下則之丁與下戶
納之工中曹免一丁去銀甚多則丁銀不足道必於繁釋地賦
加重以補之更不使下戶代工戶納丁乎且九則法銀更曹
輕重其手即本縣十年錢稅之吏其及丁銀從無下法免法
山窮谷不徹一字之民安知彼之丁為何則某則丁則法若于
第能里長科收以一納二者不悉也查其為編冊地年早職將
通縣厚額丁銀連登冊共納等項查得通縣原額人丁數目通
融均法許每丁比銀銀的七分三厘第與性曹下則之丁相去
不遠若不分等則一例派納則富家僅免一丁除法仍派法
不通免銀六分三厘而丁銀未嘗知重且丁銀足額不

即派於地... 亦一例派丁... 一議派丁...

祖宗舊制... 四人家... 種丁也...

三項而止... 丁後而地... 實在地...

其餘死... 人無地... 丁額實...

四十餘... 此法五年... 多富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十

前件本道... 以有地者... 議四十...

必秋適... 丁必秋... 原額不...

正一丁... 說也如... 丁者其...

或之於... 至百餘... 賦之於...

足原額... 過丁之... 賦法之...

去其丁... 病也等... 以使人...

自起可... 以甲相... 且縣官...

原戶之... 買地之... 賦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一

據果而... 至某月... 入私衙...

其價值... 五年之... 賦法之...

一議五... 實效果... 其賦法...

持此戶... 增丁以... 賦法之...

增丁以... 賦法之... 賦法之...

一議寄庄正許真正到州縣之民不許本縣入以避差役大寄庄名飛出實在地外致不其本縣查通縣地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五頃零除優免地河地共二千八百八十八頃九十四畝零外止實地二萬二千八百五十五頃零而寄庄地一萬一千九十六頃零是寄庄地可免也此特不清查年復一年昔邑不查為寄庄而小民受其害者不計其數也本縣令各戶自供改正先其完案而小民受其害者不計其數也本縣令各戶自供改正先封入私樹內東書房不令通者嚴法辦之始報出假寄庄地四千二百二十六頃八十五畝合其相治已久各如免案上今改回本里本甲實地項下仍按原名立戶亦按地加丁按實地而內一例派納稅項一則給當差後來再行隱匿此舉者法其地而重其民能救此法哉庶幾地加多民困得息矣

一議其正寄庄派銀加重以抵本縣差役之費夫真正寄庄令之當役人在陽者陽者不歸不便但令縣之毛不當縣之役使上若之代代之甚屬不均合議九到州縣買本縣地主者除河工夫與祭祭派夫之日不得遺漏外其餘他事或不得已用里下夫及逐年編金免單條馬等條一切稅免正昭原額寄庄地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二

每年每畝原加銀一分或原外再加四厘將加出之數補入通釋實在地內或或均使使在當差寄庄出銀以代之不亦均乎查先年奉文嚴於寄庄地內每畝除正糧外加派銀二分以歸納後差曹州等處皆遵行之久矣本縣河工為累寄庄不能免然其差銀止加派一分二厘今議免差而止加四厘合之共知一分六厘比曹州等處而較四厘不為寄庄貴

一議嚴禁寄庄優免以重國文之役

一議食類後之法編後之法有增每種以一人出者特通縣地每種年編似均不累一人者都見謂嚴嚴嚴嚴家無事且修編之外又有私隱是一小修編之法久到生科後之編其不可行矣有謂遵十年九空之法每甲輪後一年此似較善而甲有大小地有身寡均於水里一甲之內以先本里之差不為不均且五年止後遵依甲至編差之年又行通到倘行民地查飛於已後之前五甲而後五甲之食不終漏乎合議每五年將通戶查查明應法丁者法其應添丁者添書造成一冊除依為大戶舉舉抽編外而後年年軍糧草等條則用而中通融均決如三十五年則法

二項以上至三項內外者編一先單次二項內外者編一能德舍戶或編一絡單戶又次一項內外者編一校預或一戶不滿二三項則以一二項者二三戶則之或一戶不足一項內外則自二十畝以上至六十畝者或兩三四戶則之或多編多點毋使獨累一人能每戶地不足二十畝以下者免編及之此地少者亦窮民取止完修銀而無差役之累即係大戶所能食取地均指其差矣其後已重此實遺之亦示指指完地之竟也而會同三十四年分已是一七一甲後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遺之每年而中一又一副正者照收預免案副者照收預免案大月銀兩為後等項大約前五年以八九十一五等甲輪為而二三四六七等甲輪之後五年以二三四五六七等甲輪為而八九十一五等甲輪之如自三十五年起以八甲為二而中為副至四十年後以二甲為其八甲為副其如此則十年之內每年甲而差而差之中一正一副甲甲有之凡也一年而甲家學考舉五年十甲舉無遺漏者者獨後少者則後又無有餘不足之患也計十年而帶八人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三

功王之條鞭法推後雖已盡業而免單據草起解收受凡重大錢糧備選用於貧人戶昭昭每里十甲取用一甲增之見年十年一則至最之中餘則兩甲并用五年一用而後寄輕差之舉法始密矣天啓元年奉 撫院疏 題准勒石華除大戶不許擅動里甲一切吏校官辦似為得之而吏不能壞漸致多端故今之為累大端有三其累在官春秋條馬為甚其累在里甲吏役指馬為甚且日趨左精難時事日多百後俱與有司不能左右支吾故在官則官累在民則民累無所不在則無所不累曹瀕河多災幸去以庚九年四次民之不為魚者亦無其幾而遂收流冠單與孔聖又

且無歲不旱饑，無歲不河決，無歲不加派，昔人有言，皮破矣，毛將安傅，如指馬解，係邊餉充軍，滿大後，已指指為額，而裁扣之餘，僅為增稅，安傷之後，又行代徵，萬曆初年，平賊冊中，錢糧共計四萬，而此近漸加至三萬四千有奇，是縣加一縣，而本色米且尚在外也，存留帶徵，僅供該縣一年之費，而裁城抽扣等款，或十二三，或十六七，更有官裁者，或至二千八百有奇，是縣已無縣，而漕地均輸更無論也，昔以輕徭薄賦，故稱有樂土之名，今不止不樂，視他邑且甚焉，夫曹汝璽管為隴，又河冠出後，不費所恃，人有甘家重康，故昔與為善，而重為非，若使之無為善之資，而進以不自生之機，即在工者，亦何利焉，目今年米五百有奇，等確相望于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四

使稍寬一二，而有起色，如不然，連測厥後，乎今將決年加派。

裁扣搜括等款，聞列于後，經國者會之，而考其利害，尚保此。

蕭而一片土云。

陳師直撰雲樓記，曹故周之成國，亡而為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而有丘焉，高貢所謂陶丘，晏子竹書紀年所謂釜丘，國記所謂南石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曰定陶王，而為天子，尊其父恭王為皇帝，置廢廟如宗祖，周丘而城，以為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丘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運王墓者，以其始隨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滎淮，丘再成，為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頁五

東阿縣志 分野 內史曰世之論國域者往往以百里之疆上合星
 野于甚感焉夫以一州之中而有國一國之中而有邑其於星野之
 度大小相應豈不遠哉夫何在河濟海岱之間於州青兗之界也於
 國齊之西門衛之東境於郡漢以下東郡濟北東平互有而更割之
 及魏歷代天官書其言躔駁不相符合或州與國相鑿此何以辨焉
 夫辨國於青州青州玄枵之次也則何為虛危矣漢以下隸東郡屬
 兗充壽星之次也何又為角亢矣東郡者衛之故墟也衛為并州并
 州敏管之次則何又當為室屢矣其後又隸東平東平故魯之下邑
 魯國於徐徐者奎婁之次也不核其實又且為奎婁矣故從國則於
 州不符從州則於國或蓋從古則州都代分從今則星躔無改安取
 衷而可哉春秋 曰在列國謂之分星在九州謂之星土傳一行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六

運之與工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其說為近今備述歷代所志
 天文以俟知者定焉夫述之非泛而無執也以為百里之疆上合星
 野者泥也 秩官 內史曰津于龍有言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
 人亦不得息此善喻也漢時縣令惟有都尉太守臨之執吏者易
 易遊守也以政吏得盡其職而無所牽制今奈何以百里之守而十
 數人臨其工一有舉事文書往來羽檄如織即少自操縱於文法乎
 十餘人者執繩而議之即又不能同趣故吏難親日不暇矣日天子
 沛然下明詔載大使之闕者鏡古今吏治所歸同是以惠元元蓋深
 計哉 里甲 臺史曰嘗考 國家建極敷教治絲又元元待戶定里
 即里分甲其後有恒漢費有定額故每歲則以一甲應役十歲而以
 十甲輪後蓋與先王歲用民力不逾三日者相表裏而後其役日

羸征未日歲引以阿之據陸渾河孔道四達輻輳輿輻遠涉午印
 以十甲供一歲之後備恐弗給無惑乎民之常產而洵洵泉也自邑
 侯白公定條鞭之法民始蘇息朱公減里甲之費民始樂業此何異
 於解倒懸而置之於席之工即行之數年其歸業者萬有餘計夫一
 阿民也昔也去之如遺今也歸之如市語云為政在人豈不然哉
 百賦 臺史曰則據成賦君天下者第一義焉貢九等之則則官三
 易之四即後世科額之祖也蓋地利有稅產物產有贏餘自不能齊
 高卑神聖開天和意元元祇慎田賦制為畫一之法俾黠紳不得售
 其姦而民到于今受其賜厥後瑞緒既多奸狡叢生即精通算數習
 理廢教者亦莫究其要實知服田力穡之民又安知言之所從來哉
 自條鞭之法行則夏稅秋糧均得帶徵確有定額里胥無由飛洒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七

豪無從規避簡易均平元為不列之典也嗚呼民際其時者豈非其
 幸也哉 均徭 臺史曰力役之征莫善於均履其次莫如履租庸
 調至宋而有差役願後之法迄今用之不易蓋貧者效力富者輸財
 各因其有餘而不強其所不足耳其後積虛費於簿籍寄耳目於里
 胥則膏粱巨室終身不一勞下戶單丁三年而兩役故奸胥惡總始
 得窺智巧於其中此乃以弱之內為強之食不但如詩所謂小東大
 東杯軸其空可為潯然出涕而已自丁地之數明而差役無影射之
 奸自條鞭之法行而里胥無科派之擾邑侯朱公又從而通融之補
 偏缺獎因時化裁取民有制額外無需官不廢事人不知差豈不認
 認乎石函也哉憲法典鑒嗣而生利與害前而立使接踵者無以法
 規已出而毫倫前斯民其永終乎 河道 按條鞭既行則下地

自二所成種濟陰乃古之成者武王封母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也
志引在博州府八城即成也書中成與成而城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
去王封本成於成之陽遂於此是書中解而城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
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得為一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九十一

山東下

備錄

東昌府志 田賦論 余嘗徧問南北田賦、
官莫病于詭沒多端、民莫苦于兼并無厭、
之二者、江南滋甚、吾郡無深山大澤、專殖、
又鮮疆宇巨室、奸法、獨里胥狐伏鼠沒、
其中、一強竊長吏、履畝按圖、旬日可清理、
情偽易睹也、今所慮、并均耳、夫州縣有
衝僻、提封有廣狹、土壤有法備、賦上下錯出
其間、郡主嘉隆、際闔境疲累、俗所稱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一

濮銀范者、今靡敵不昔若矣、濮故河壩、盡
地歲穰、必收一鍾、猶不失為樂土、館陶博
平地僻、民勤稼穡、善營殖、恩縣去城、舟車
之會、田平衍、人僅足自給、堂邑朝城、羊縣
冠縣、夏津、地肥磽、賦不甚上下、獨聊
城以附郭、故稱困、丘縣古名斥丘、以地多斥
鹵、風景蕭然、清平、飛沙澶漫、邑迤西北、
民饒桑麻、利、最下為高唐、稱望、厥脫、土

曠人稀、在乎地薄、當于衝、觀城最窮、
臣、如昭、濡、不、能、自、潤、此、一、州、而、邑、者、賦、等、兒、
弟、之、國、猶、病、不、任、按、籍、相、提、歲、徵、且、過、之、
譬如滿堂權笑、一夫向隅、彼借推代、說、
訟、讀、以、事、遠、難、稽、為、民、上、者、奈何不劑、
量、其、輕、重、而、衷、蓋、之、又、各、州、縣、步、尺、參、差、
大小、而、懸、殊、規、畫、不、一、人、得、以、意、息、長、短、廣、
狹、其、間、建、步、立、畝、之、法、可、講、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

戶役論 條編法、兗州志論、智美、大際
謂便不便、塚、要以 國家三等九則、制
規畫較然、不欲使二百年成法、存于新議
耳、夫因時之樂、以立法、因法之樂、以救時、正
德前、民、樸、畏、法、自、重、差、役、稀、少、有、司、第、其、
質、產、登、降、之、旬、日、之、辨、嘉、靖、間、賦、役、橫、出、
門、戶、稍、上、破、產、相、尋、于、是、點、者、工、匠、術、於、
詭、寄、折、分、饒、者、恣、其、費、于、結、紳、請、託、每、至、

審編、契端如牛毛、繭絲、雖虛令、察軍不
能根究窟穴、豪吏猾胥、播弄上下、藉酒霍
肉、其門如市、柳子厚所謂富戶、操其贏
以市于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
求于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州縣皆然、萬
曆十五年、修編法行、吏無巧法、民鮮危
後、園境帖然、就推席、近議有便有不便
者、夫條編非盡便也、相提而論、便多于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

便也、世所稱不便者、大抵謂買販得脫
免、是為利末而病農、門丁不加徵、是為幸富
而禍貧、夫丁銀所出幾何、土人列肆、可屈
指數也、臨清多大貢、業徵房號錢、且其人
皆僑居、不領于有司、之收籍、獨云四無
等差、斥園茅沙、与平阜、股壤、按畝科徵
誠非鴟鳩、平阜、顧往日所稱便者、今亦
不便、何也、夫革大戶、便也、猶頭易名、猶大

戶也、如兗軍存留、清為賠累、如故、是移
大戶之累于權頭也、里甲併入均徭、便也、
間各州邑、當甲供債、如故、是重費也、無嚴
不里甲也、頭役不賠、群戶不擾、便也、嚴期
征輸、舉貨于錢、往還城市、若加秤頭、孰
与各役打討、隨家所有給之、為兩利也、
夫此三者、非條編之害也、不善行條編者
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今郡屬已條編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

誠不必、更然、而治使司牧者、檢勘沙、賺、
田、差、以折徵、而又裁里甲之費、極權頭之
苦、嚴令平秤、無僑火耗之名、以加銖兩于
百姓、則條編非祖宗法也、得不待為救
時之法乎哉、
馬唐州志、州為土民、屯為遷民、遷民
時之法乎哉、者、洪武二十四年、遷南人填實、高唐
遷以曠地、給、初制然也、今編各鄉皆為土著、而無復知
屯之辨矣、
河渠考 元初糧運、自浙西入江淮、邇
黃河至中流、陸運至淇門、由御河舟達于

無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命
兵部尚書奧魯赤等自任城穿渠導洗
汶泗水北流至須城安山入清濟故瀆經
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海口沙壅又從東
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御濬以道經在
平夏秋霖源轉輸艱阻二十六年用壽
張尹幹仲暉太醫令史邊源言復自安
山西南開渠田壽張西北過東阿又西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

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
濬建開節水名會通河 國朝洪武二
十四年河決原武黑陽山田舊曹州鄆城
而河只漫安山湖而會通河塞永樂九年
以陸運勞費不貲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言遣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十
六萬餘人疏濬元會通河故道自濟寧
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又築壩戴村遏汶水

分流南旺北達臨清會通河始復正統十
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趨濬決
沙灣東段入海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
程有貞奉命往治濟廣運濬起張秋金
隄連于大湖踰范暨濮上設九壘建漫
水諸閘於東昌龍灣等處以宣其流而
沙灣塞至弘治六年都御史劉大夏築
堤黃陵岡由是河南徙始不病濬衛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

即御河也始隋煬帝導衛輝百門泉東
北引淇溢漳洹之水御以巡幸賜名御河
衛流湍悍蓋以汶七八月間洪濤峻瀉水
勢衝激數敗舟弘治三年侍郎白昂出
治河建臨清東閘正德間都御史劉瑾
建南板新閘二閘以後歲遣都水司主
事一員治河嘉靖七年主事鄭元璋奏
革開務併隸磚廠營繕司河道改屬張

秋都水司三十一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塞、隆慶三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徽州縣各裁開墾夫役無事之食者、改編銀差、貯府備用、津老罷弗設、萬曆十九年、漕流艱澁、工料都給事中常居敬行河、疏請府比二十五里、增建永通關一、自會通河開、迄今二百餘年、決塞不常、前後治河諸臣、經營無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七

九、境內諸役、以閭徵調、檢充挑築、歲食不足、百姓私益甚巨、瀕河諸州、邑因甚河、道經田、凡一州七縣、

聊城縣 河之東岸、南自本縣之侯家寨、北至博平之校堤六十里、西岸、北自堂邑之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窪口六十五里、置淺鋪二十有三、北端曰淺徐家、曰淺柳行、曰淺房家、曰淺呂家、淺龍濟、淺宋家、曰淺破開、曰淺林

家、曰淺于家、曰淺周家店、淺北嶺、曰淺稍張、開淺柳行、曰淺白廟兒、淺雙從、淺裴家、曰淺方家、曰淺李家、曰淺宋家、曰淺秋家、曰淺蔡家、曰淺官窪、曰淺二十三鋪、淺夫七十八、置關四、周家店關、南接陽穀、七級下關、十二里、關官一員、夫三十人、李海務關、南至周家店關、十二里、夫三十人、通濟橋關、南至李海務關、二十里、關官一員、夫四十人、永通關、南至通濟橋關、二十五里、關官一員、夫三十人、官窪等處、減水關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八

博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清平界、南至博平之校堤三十七里、西岸、北自清平之丁家、只南至魏家灣、四十里、置淺鋪六、朱家灣、淺減水關、淺老從頭、淺袁家灣、淺朱家七、淺校從淺、老從頭、北城水關一、

堂邑縣 河之西岸、北自清平之魏家灣、南至聊城之呂家灣、三十五里、置淺鋪七、涵谷洞、淺新口、淺土橋、淺中關、曰淺馬家灣、淺北梁家鄉、淺南梁家鄉、淺置關二、梁家

鄉開 南接聊城之通濟開三十里開官一員
天三十人土橋開 成化十二年建南至孫家鄉開
十五里天三十人土城中減水開二
清平縣 河之東岸比自潘官屯南至博
平之減水開三十九里西岸比自臨清之潘
家橋南至堂邑之涵谷洞三十三里置淺
鋪九潘家淺張家淺左家淺李家淺丁家淺
趙家淺戴家淺十里并淺魏家淺潘家淺鋪天四十
五人摺淺夫六十六人置開一戴家灣開南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

堂邑土橋開四十八里開官一員天三十人 魏家
灣李家口減水開二
臨清州 會通河之東岸趙貨郎口南
至板橋三十四里西岸比自臨清之二哥
營南至板橋三十一里汶河北岸板開河
東至潘家橋二十里南岸板橋東至趙家
口二十三里置淺鋪十九破牌口淺沙灣淺潘
家屯淺潘家橋淺北土門淺郭家莊淺上廠
淺王家淺丁家馬頭淺陳家莊淺白廟淺夏仗

天下郡國利病書

柳淺趙家口淺孟家口淺羅家園淺中馬橋淺
尖塚淺房村廠淺棗園淺天一百七十一人置
開二新開上開 南接臨平之戴家灣開三十里
開官一員夫八十四人溜夫四十人南板開 南至
新開上開五里四十八步夫四十八人溜夫二十五人
夏津縣 衛河之東岸自桑園南至臨
清之趙貨郎口四十六里西岸比自武城之
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口七里置淺鋪八
橫河口淺大口子淺小口子淺郭家園淺草廟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

淺新開口淺裴家園淺趙貨郎口淺夫八十八人
武城縣 衛河東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南
至夏津之桑園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始故城
之鄭家只南至夏津之王家莊一百一十四
里置淺鋪二十九桑園淺商家淺徐家道淺白
龍頭淺白家園淺大龍頭淺灣頭淺柳林淺大
遂河淺高家園淺秋家林淺陳家林淺何家堤
淺半邊店淺丁家道淺陳家橋淺方淺劉家
道淺侯家道淺周家道淺西關淺南關管淺北關

四一七

唯淺絕河頭淺小流淺孟家莊淺王家莊淺張家莊淺果子口淺，天一百五十一人

恩縣 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

馬廟七十里置淺鋪七、白馬廟淺高仰姑淺

勝家口淺四龍淺八里堂淺新開口淺曹家口淺

天七十八人勝淺天二十八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一

臨清志、國家漕運之渠其大北惟黃河、南惟大江、帝都始賴大江之東、繼據黃河之北、通二流會極入海之地、故曰天下之水、消流皆漕、吾州又汶衛二流之中會、故曰第一津、汶流者會通河也、元至元間自安民山開渠導汶、絕濼直抵臨清、建輝三十有一、度地高下、遠近以節、蓄洩未幾九年、用濼軍同知潘叔鄰議、命尚書宋禮都督同長發山東丁夫六十萬五千、洩而通之、以罷海運者也、衛流者利濟渠也、始隋煬帝導衛輝、蘇門山、百門泉、東北引淇、滄、漳、涇之水為大河、御以避幸、賜名御河、或曰淺也、氏河即此、流八百里為元城、又百五十里入臨清、會汶水以達京師者也、二水各能為利、客初會通入衛、自吾州北河之中、縮而尾迴、數壞舟乃鑿、而河、南河、值漲則勢若建瓴、或衛之泮流、濼沙以塞、涸則閉、蓄水百夫挽進、日不數船、對水既滿、悍而河、近從增入七八月之間、洪濤奔駛、浸下虛一喘、而衛淺常數百頃、土人謂之決口于既、深民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二

廣、沒禾稼、漕艘力不支、或流入、則數百之東水、牽決、不可出、若請于子大水、工部員外郎周思兼、股牲為文、與河伯誓、自三出浮小、初、紀波濤、聞身自罷之、而督塞險、急至廢、履食、即射治水池、即市杖之、民爭卷土、負薪以獻、州南白廟、以北八里、開尤最決處、屢以身嘗水中、民固止之、曰、國計誠不損、又而等出水、悉半蓄我、躬不郵也、民萬人遮道、以首搶也、是歲河不凶、置輝、曰、會通、曰、臨清、皆勝國舊址、永樂九年、尚書宋禮、復置輝、曰、新開、上曰、南、版、永、樂、十、五年、平、江、伯、陳、瑄、稱、越、橋、五、曰、廣、濼、兵、備、副、使、陳、璧、稱、曰、德、縣、舊、設、文、登、工、部、員、外、郎、封、祖、裔、復、造、輝、曰、弘、濼、都、御、史、俞、世、奇、稱、無、以、河、三、橋、皆、造、舟、也、曰、永、濼、知、縣、姜、傑、稱、以、木、四、十、尺、撐、水、中、上、馬、大、筏、絕、河、望、之、如、飛、紅、俗、名、天、橋、曰、通、濼、當、汶、水、北、臨、處、初、副、使、陳、璧、以、造、舟、姜、請、成、中、工、部、郎、中、嚴、中、通、判、程、鳴、鶴、議、改、石、橋、如、牌、制、水、漲、涸、以、時、著、濼、地、說、河、汝、淺、鋪、十、有、九、破、牌、口

沙灣潘官也潘家橋北土門郭家莊上口樞王家漢丁家馬頭陳家莊白廟是杖柳趙家口孟家口羅家園弟馬橋夫塚房村殿樓街渡七密口新開口沙灣水長紅通濟新開真武廟街場一在中洲元人設以擊船司東朝捕用之正統間工部奏即中議罷一蓋改街環流其中可有居之地也延袤二十里財貨聚焉自勝國來名之曰中洲其東砌以石如鰲頭突出其觀音閣其上四碑建左右如足廣濟橋尾其後知州馬論題曰鰲頭磯俗謂之觀音嘴

職官 臨清襟控江淮形錯畿甸雄峙中原乘其扼塞謀國者每有先事之圖大莊公丘濬謂京師回輻之一布政使憂實論天下之繁肅應公于謀議林胡之後皆智意在上論說不置故 景皇帝未因事制權屢以文武重臣奉勅相臨顧事致多返去又 英皇帝出中官為鎮守為督餉獨更代數十年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三

魏嘉靖己丑文定公張亨致亦疏而罷之凡此皆非常設要亦有事地方志不可遺今所存倉部全部詳即使者三按察兵備副使一則定邊任與置守者並著令申因詳其各籍載於後 戶部督儲主事永樂間肇設歲出主事一人奉 宮符督理倉積倉二曰廣積曰臨濟歲額河南開封山東濟南諸府未又奉折米約十一萬石奇以備漕米四百萬之不足初徵本色嘉靖末以道遠收折色糧糶近急解赴太倉二倉舊貯常百萬數千完運借賑存者什一矣又倉一曰常盈歲額漕而儲府來米五萬石奇為臨清州衛任城衛營軍秋老糧舊屬州景泰間置儲不可制因改銀馬 戶部權稅主事宣德十年臨清設關以御史或都佐專權與事職正統成化間再罷景泰弘治初再設不設出主事一人奉 宮符經之督收船料商稅之課課定額大約歲至四萬金鈔不盈百貫者謂之小稅掌於稅課司官而以州印票防之舊征錢鈔如別近亦取

折色分季解京以充內帑嘉靖庚寅以東昌府募一人為監收官 工部營繕

員外郎承樂問設初侍郎或郎中後以主事奉 宮符督收山東河南直隸河南諸府既價于臨清運使庫歲額城稅百萬嘉靖五年 仁壽宮後尚書趙璜請 簡命員外郎一人蒞之三載一代由是既值改出印幣而關防石商視初加倍獲失嘉靖七年主事鄭允璋奏汰都水分司以漕關之務兼隸焉 兵備副使或 國家設外臺曰按察使又諸所要害出使貳一人提兵蒞之曰兵備副使臨清既大城名都而商販之夫日益也聚自都御史賈從之去穀轍之增集好究之電制或時出意外或化甲辰始 欽製關防以副使滿璋受 簡命分署開理刑各操練人馬協同撫按控制一方

兵防 古稱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言將卒無相離也故視地遠近重徒法官已哉臨清改衛祇以官軍而卒若也越在五百里外即有于邁夫誰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四

從嚴者謂之無敵非虛語也尉繚子曰建城稱也以城稱人新城僻隅坤吳所謂大不可守也平山衝接壤而近務而實之兵備副使察公之警守先事而圖失如是則退可以守進可以戰以人稱城無亦古人之許歟矣

武城縣志

甲馬營驛通驛馬所屬而兩地策應未嘗少減上官陸行者夫馬僕從動以百數里甲催覓費用不貲邑疲而地復衝亦難乎其高民矣至于均徭重難益加呻吟之聲觀其二年一差已無息有之日門丁疲薄而編差額數反倍查得附近州縣門丁二銀與編差額數相當倘有不足每門丁銀一兩加至八分多至一二錢三四錢而止茲邑素稱極累門丁二銀不勾舊額編差故有明加倍加之數東郡諸縣編差加銀之累未有如武城者也况此徭役之外又有大戶之差養馬之費走遞夫脩河脩城夫之增雖癯翁孩童有不免者民何不幸而生茲邑也平居無事猶可苟且目前萬一邇陞有警或遇河決四境盡為澤池惟有流移轉徙而盜偷生而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五

朝賦志 夫建置宜獨垣宇墮墜而已載備物致用正成器以為天下利是器亦有不可得而缺者矣每臺者按部一切之用之器皆備于民家且儀直常與器直倍而不倍而器直費動以千計長吏往一有目而被黜者然至今未之有政也何歟程子云為政須有綱紀文章良有司苟不以賂計者可不致意乎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六

青州府志叙 知府王家賓

仰政有志十八卷蓋為海浮先生同二三君子所纂錄而杜即守思以錢比部有威成之上下數十年亦既條次有別第壬戌以來歲時周甲而人事之紀闕如也鍾賈門龍源即舊例輯其大凡不獨五十餘年闕若列眉而倦倦品臨以東於口不必然而心然者斯亦黃門之蔚斑矣志成而不倖方東不運投簡今且折旋於里無敢畧方書不按也迺稍補其大畧而言曰即亦履也即舊履不盡錄字下而附以它屬美哉河山亦海岱間一都會也固之盛非以表東海五室之不壞繁伯望是賴洵小白以夷吾霸於鄆而而魯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侯以外撫異越蓋六乘三兵五室復奠富是時供億非乏而節制之既威天下有餘力焉其在於今河山緬故也戰擊局厚連惟揮汗之氓非寡也其它聘問會盟車馬玉帛絲音不稍省矣而土之七不足以糊口家之歲餘不足以奉耕耘故樂歲苦於上給而一不歲天待給於上徃一妖女子至仰勤王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七

頃以饑饉之民逆得竿於市夫令人讀法家十八篇猶若嗷嗷而通債積財能以國寧願或逆焉何也聞富按贖而聞即領州邑十萬戶戶可三十萬口可百五十餘萬而地漸海鏡片由水居什一山居什三其田可十三萬六十有奇而歲辦不下七十萬其用於土則居有千版之役行有傳舍之役其用於上則以六官外以百官六軍有供億之役有輸輓之役蓋屬賦不雄於它即而賦時倍之且生齒日繁舟楫不通公私取給於山坂跌澗之田而賦溢蟲蠹歲成仍焉愚以俗好任俠居乎嗚琴點屐六博蹴鞠射統鮮衣怒馬之費既不伏意以驅借交報仇嚴命作奸則以懲寇故歲歲饑饉盜起輒兵倉庚或窺十室而九人約不豪族中措以田錢賦之民每十數年一變而一變之後輒數十年不畜復天猶廣木復當盜賊守上者事待吾民才益富論之昔之存地能事用其主故上亦能專用其民其錢殺兵中從意詢與而意所欲為得一切便宜破法從事無論錫山黃海獨在獲也即富考國活河朔五十萬亦富行其德耳今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史未于空民事惟無以予之抑且有以索之皮膚既蝕微末未已念催科以批罰有不閉楸字以勞費夫及歲不三嗣則物力秋毫有主名而督庾因無在舍之需魚之此屋營懸旁邑踵因有嘆蒙挾於空券耳徃不倖當始以清源之權賑饑輔而主人不愛也即不倖幾中於法嗟乎兵欽銀索之民民欽銀索之上其虛官發帑誰非詭祖更所不遺餘力而課者其以惠既亂也深詔以小民安四里而無怨嘆責在良二千石而曰彈我共此嗚呼小臣無良也敢謂約結儲廟堂有與共之思乎其輕徭薄賦惠者民徐以舉賢而功而四維之也事得侈霸業焉黃門取羨遠乃不倖為賤論無亦折旋按方書者遂以其語於簡

麻桓公墓有水銀池金幣數十萬珠襖玉匣繒絲不可勝數又云晉曹叡為青州刺史愨帝建興中發齊桓公及管仲塚尸並不朽棺帶萬民珍寶鉅萬太平廣記貝丘東北有齊景公墓人開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驚鷲迎轉以翅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八

石復下入一丈有青氣騰空如洩煙飛鳥過之輒墜死遂不敢入而陽穀祖又晉末墓中曹叡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得二身形如牛象皆古之遺器臨淄自古為都會承富庶之風陵深陷阜葬埋皆香然率起後來發掘之禍誘傳臨淄出古物蓋本於此大梁銅器僅有存者亦峯已盡矣香老云古墓多有用五行葬者作雞豕謂發時見豬人木是也雞豕豢養是為木葬有墳中家業坊用火燭之燭之則火大燭是為火葬又晏子墓有發者坊若聞戈戟聲駭不敢入總則見水泉若湧更知所從是為水葬餘說蓋不可知獨魯墓終不見發者豈其功德及民者深信有鬼神呵護於百世之後歟縣志

為賣稱海濱廣斥謂如公高家港以杜取其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稼歲時蟹為世魚珍爾

青州府志

樂安 按管子稱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故其昔桓公伐道
薪焚海水為鹽正而積之十月至於正月成三萬鍾公使
糶之得成金三萬斤而國興霸夫此一海也在昔則擅利
魚鹽而今也則瀕海千里一望萑萑豈天地自然之利獨
盡于昔而盡于今耶議者乃謂國家設立鹽課販禁太嚴
民不專利故無所藉賴於海此宜若可以富國矣然而鹽
窳丁戶十室九竄長蘆運政未見其有利益何也蓋偽小
滿而苟且之患多也予常見青之大豪巨猾交通巡鹽武
臣因而壟斷于樂安鹽場地方輦致車載月無虛日而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九

衙亦得以坐致千金其承委上官巡緝者不過以有負筐
擔者罹法網而塞督責矧于中顧亦有以賄免者尤多也
奈之何國課不日損民生不日削耶
李舜臣曰嘉靖癸卯秋小清河出水為高苑博興害陳推
官珪為躬行水歷樂安以上數城穀厥所由為潔白雲湖
沙河孝婦諸水故入小清者小清道今多淤計當于柳塘
諸口各有所築濬曰苟不察上流之形而徒議于高苑以
下有來之勢患何由平乎然余讀宋史乾德四年清河水
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元豐元年章丘山河水溢壞公
私廬舍城壁漂溺居民竊以當是特患所從必有如陳所

指可弗務哉濟故有堤曰利農沈令清所築而陳及徐令
貞良濬濟自毛家口屬之新橋前後勞諸賢于民豈不賴
哉

博興 大學士劉珙小清河記畧 濟青之區有河曰大
清曰小清小清源出歷城之釣突泉注濟水北抵樂安高家港
入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當
國鹽場入于海往年舟楫于二河南鹽通於齊魯諸道水
利鮮與為儼自永樂以來堙塞不通水失其經一值大雨
茫茫巨浸壞民田廬成化癸巳叅政唐吉相視地形令水
工準高下自歷城濬至堰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

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
各縣官民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內備淺又置
渚水閘防濬置減水閘開傍各鑿月河總閘三十有八濬
通水路五百二里於是青船入於濟濟船入於張秋人稱
大便 太僕卿顧鐸脩博興小清河記畧 小清河去博
興城南五里許頻年為患積不治者久矣嘉靖甲辰郡憲
羅江陳公治之抵小清之上流及諸水之來匯入樂安之
盡境窮入海之下流相度地形斟酌利害見定議決表乃
大集始事於三月畢工於五月又多挿柳以固岸之善
脩鋪舍以防民之盜決馬未謀遺愛及博人是可記也

雖然予有說焉小清河可考者三嘗讀漢卜式傳呂嘉反卜式上書武帝欲率博昌習舟之民以行又讀魏傳王師範據青州叛恃博昌之木不備於北則當時茫然巨浸也歷下之釣突泉章丘之白雲湖清深決溝養馬孝婦漢湊七河白條鄭黃二溝盡歸博昌入海者入海不入海者不入所以民習操舟恃水為險者皆以此而不入之水如今清以泊魚龍灣即蘇大泊潞山泊不與區區之水爭地也此其可考者一也至偽齊劉豫之時因都大名改釣突泉及章丘諸水為今之小清河下與烏河合流濟水勁猛能蕩滌垢濁以故常流無虞而海上之鹽場傍河之州縣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一

物皆得達於歷下又入大清抵張秋此其可考者二也以後致廢不知何時成化癸巳山東叅政唐公源潔力請脩之乃尋劉豫時故迹疏之濬之皆復其舊又多置閘所又開支脉溝遇大水則開閘分流以殺其勢旱則閉之河常無虞東方鹽貨仍得抵於張秋博興居民半移今之灣頭店則利故也此其可考者三也今則釣突及章丘清深諸水仍入大清而小清之上流為平地行車矣止孝婦等河諸水來匯然旱則涸而斷流潦則溢而為災一斷一溢迄無寧歲羅江被微行矣尋唐公之故迹無望矣他日撫我東土或恭我東藩其為舉此事以惠我青土之民因併記

于此知縣陸南至曰余嘗過樂安觀小清下流皆行地中而博巨坊如城水從脊頰而行以灌輪樂安非其地勢然耶古稱治水導其下流夫博安所導之費讓三策水入陂障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豈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昔人棄官湖數十里之地以殺猝至之水民賴以安用此策矣通年新城塞姚家等三只盡湖墻履畝稅之此野免市忠之說計以籠利耳然水卒不得灌入湖中無所休息而橫溢衝潰博之東隄始多虞矣每春秋水漲灣頭隄決則城南三十二灶一夕為湖舟行抵市門此又博興近日之憂也司可者不可不講求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一

高苑知府杜思小清河論愚按小清河為高苑博興之害頗河居民盜決構訟歲無已蓋小清河自省城以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會焉一遇霖潦洶湧泛濫堤岸淺薄常不遏決亦不免于漂溺故前軍欲開柳塘口以殺上流之勢蓋柳塘口以西地形稍下會省城以東北流諸水徑入大清為順若開柳塘則不但上流之水以入大清而青州迤西諸河亦得以殺其東來會合洶湧之勢是即大禹治水因其勢而利導之策也或者但欲拓小清河使之寬大深廣令有所容受則必若大學士劉珪所論而後為益也矧特無任事而功費不貲乎愚論柳塘口不開雖

拓小清河無益也。然則為東方保釐之計者，何惜于一柳塘口之工而不為青濟無窮之利耶？近議欲挑樂安清水泊以達於孝婦河，濬支脈溝以入于小清河，又有欲疏孝婦河自杜張口止于岔河嘴之南五十里，濬小清河自樊家口止于烏河灣頭之西八十里，是亦目前治標之一節也。府推官馬從聘小清河議者，得小清河一道由濟南府約突來發河源，以下接會清深澗山孝婦諸水，行章丘長山高苑博壽樂以入於海，此河之源委也。但自高苑以上，河由地中故能順受諸水而無害，至高苑以下，地形漸窪，築土為堤，地高丈許，載河以行，始能達下，河身既高，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三

新城高苑博興之水俱不得入河，每遇天雨驟興，水無通泄之所，則三縣各有水患，不獨新城一縣為然也。惟新城在河南嶺，原有清以麻大二道，週圍各三四十里，為新城受水之區，中生魚藕菰蒲之利，新民取之，倚為世業。倘遇雨水暴漲，則傍湖民舍亦被淹沒，每欲橫穿河堤，北嶺使水洩於高博之境，夫二縣地形本下，二百年來所以不陷於淪者，止憑此一線之堤耳。此堤一決，河水建瓴而下，是無縣之民矣。况湖泊不起科而二縣俱徵糧地，土傍湖之民有數，而二縣則數萬之生靈，其利害之輕重大小，可不較而明者，故高博二縣之衆胥力以護此堤，誠以河堤

所係者，斯之重也。今陡被新民糾衆盜決，遂使沃壤萬頃化為巨浸，周計民生，未知何出，此豈漸小細故哉？早職故曰明殺新城者，四人暗殺高苑者，不知幾千百人也。乃新民無知見河身乾涸，認為己有，遽然佈種麥禾，冥頑不靈，一至於此，尚可與之言利害較是非也。先是前任新城趙知縣慨然建議，欲橫穿小清北岸於高苑地方，另開一河以洩泊水而歸之海，使其說可行，則既可以免昏墊之患，又可以息爭鬪之端，亦何憚而不為之？但高苑博興原不通海，必由壽光樂安而後可達於海，奈高博地地形如釜底，樂安壽光反以漸而高，今築堤載河，下流必壅，如之何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四

使徑達於海也。恐河堤一穿，則高博二縣反為新城注水之區矣。即今二縣被決之害可知也。但知去己之害而不顧貽彼之害，正所謂以鄰國為壑者耳。展轉思惟，若無長計，惟思地名湖泊，其來已久，較之南方諸湖，雖大小不同，其理則一。若可洩水歸海，變澤藪為膏腴，古人當先為之矣。何從古以來，未聞有洩湖以成田者，勢不可為也。而獨欲強行之，今日乎？若慮水為災，莫若徙民就岸，即湖泊之利為遷徙安置之資，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惟有此耳。伏乞裁酌施行。本縣知縣馮文盛支脈溝議支脈溝之不可開者，有兵民田不可奪也。地勢不可強也。財力不可輕

也城池不可忽也鄰惠不可貽也新城所稱支脉溝者
經指馬家泊一帶為可東注入海自萬曆二十一年被
新城盜決樊家口滄沒高苑浸濡東鄰二百餘里馬家
泊積水不可佈種藉令可東注入海高苑何憚不為而
使馬家泊千頃田土為累歲積水之區乎今泊下之溝
並無形迹一旦強奪民田而曰此支脉溝也憤怒且叢
興昔人有云衆怒難任可挾其獨勝而謂人言為不足
惜乎此謂民田不可奪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一也
博興迤北有土嶺一道約長十五里橫亘東西自博興
抵樂安亦如之地勢高原欲加批瀆深為未便先是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二十五

府親詣踏勘文卷俱存可查昔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
必因川澤今欲損丘陵為川澤得無違地利哉此謂地
勢不可強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二也東土接年被
澇瘡痍未起迄今麥已黃死者半欲開此溝必深瀆河
身必厚築河堤謂以數百之金數千之夫五日而訖工
所不能也竊意雖萬金不足費雖萬夫不足役今之新
城猶昔之新城也昔之湖泊何以不稅而今何以有稅
也以數百金之稅尚佃忍不能捨而動糜萬金勞數邑
之民以事新城三庄之民非計之得者也此謂財力不
可輕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三也高苑地最窪下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蔡家口望邑治者井底然今謂建開止澆水三分之一於
高苑驟聞之則美深味之則疎小清河底視平地尚高丈
許欲令澆水二分於小清一分於高苑多就高而少趨下
此必無之理也如決蔡家口開支脉溝則水不注小清而
趨高苑無論田廬即城池未可知也嘉靖間新城黃知縣
力請決蔡家口膠臘申允決開口子水遂滔天如本府潘
公申文所稱被滄之民或牽裾以趨他邑或起費而就高
阜滿耳哀哭之聲舉日崩角之狀凡有人心所不忍見事
既狼狽主議者昨古以去而民困至矣前人已誤後人豈
容再誤今新城民楊孟秋不登覆轍高襲故習脫滄沒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二十六

土田坍塌我城池雖食孟秋之內未足以謝高苑之民也
此謂城池不可忽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四也謹止高
苑猶曰私其己邑耳自新城決水之後滄及博興博興之
水聚而未消者三年矣每念為之憮然若復開溝以水瀆
水謂博興寧獨博興也樂安歲苦水澇恃堤自固如導水
決堤而入樂安之民其能免乎此謂鄰禍不可貽支脉溝
之不可開者此其五也拂民心違地勢殫財力病人之土
田城池以及其鄰卑職之所未詳也數邑之民聚於三庄
軍國之賦重於私稅今急三庄而害數邑非仁也懸私稅
而虧正供非智也不仁不智非政也且清沙泊之水患乃

四二五

孝婦河之決而下法非以小清之故也。小清河雖稍有逆流為水幾何查其泊在長山新城之西北隅每年六七月山水泛漲往往決長山之杜張庄諸口而入則清沙泊之受水實長山遺之也。今不爭於上游之長山而爭於下流之高苑何也。蓋水渾則利其來以沃田水清則欲其決以佈種。此二百年來所為盜決而不已也。為今日計惟有嚴杜張庄之口以障其源。濬小清孝婦之滯以導其流。固南北二岸之堤以防其潰。而又疏視水之溝以分其勢。可永無患。此之不務而欲開支脉溝以壑人亦左矣。小清孝婦源委。議勘得新城所議小清孝婦源委其誤有四而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七

岸另成一渠其害有六。古小清向程兒頭北流。宋劉豫據青州時因此河為害。改而南。語其志中。今乃以為國初德府運臨淄磚石借水成渠。及查小清與臨淄地方絕不相通。青州亦有衛府應修宮室。豈不能取臨淄磚石而以資德府也。其誤一。又稱孝婦河高苑分派一支名曰支脉溝。正東與鄭黃溝合流。至樂安入海。由彼所稱正孝婦河也。以下合流亦名小清。而指之曰支脉溝。是何言也。查支脉溝洩馬家泊一帶水。逕樂安入於海。語亦具青州志中。夫曰洩馬家泊水。則高苑境內之水非為洩小清之水也。安得以為孝婦之支流也。其誤二。國初小清運鹽

後因清深橫衝小清北岸柳塘口而下。河遂斷流。鹽船不能達濟。以致病商。而八場止辦折色。此小清通塞之源委也。今仰瓦壩子等口盡改入大清。而小清之受者獨白雲澗山諸水耳。上源雖清深等大小六十九道合流小清。是未足為清沙之害也。白雲澗山之水十年間纔一漲耳。小清河迄今乾涸無水。不知清沙之受水全在孝婦之決。以而歸之小清。其誤三。又以高苑未奉明旨堵絕故道。則當起宋劉豫于九原而責之。不當以罪今之人也。高苑立官者守河堤。乃奉撫按明文古碑。見存何者。清沙泊自古猶水無糧之土。而高博等縣皆微糧之土也。若任其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八

沒國稅焉。出今新城之民享魚鱉之利。無分毫之糧。而貽高博等以滄沒之害。白日聚衆執持兇器。決口傷人。此奉何處明文也。不以犯禁滄沒各縣微糧地土為罪。而以堵絕故道責高苑。其誤四。此所謂四誤者也。古小清在高苑者。則今之北門城濬在博興者。即今之縣治是已。欲復古小清。則未聞廢人之城門縣治。而以沒無糧之泊水也。古小清不可復。而索支脉溝之故道。以罪高苑不肯開。此非高苑之所敢任也。下流諸邑。貪謂不可。誰能務之。滄一泊無糧之土。所害幾何。既有汎漫衝決。以滄各邑。其害大矣。凡舉事須權其利害之大小。輕重以為行止。事在下流各

邑不在高枕也。支脈溝不可開，而謀欲小清之外再築一岸，以成大渠。夫地東之河，方可長久。地上之河，經水即淤。今之小清可登己，前此推官陳守大濬矣。近年亦小濬矣，不旋踵而淤。今欲於小清外再成一渠，當亦不旋踵而淤。身與數萬之費，費數萬之金，以成一淤塞之渠，必為識者所笑。其害一，不事挑濬而築土為岸，竊計所築之土，將焉取之？勢必多掘民田，方成此岸。足於渠之外，又添一渠也。夫尺寸之土，皆民間世業，奪而為渠，巨數百里，計其地價，當亦不貲。一泊無糧之土，所宜幾何，而今數邑之民，壞微釋之土，失世守之業，以成二渠也。悲夫！其害二，掘田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九

渠又欲占田成岸，據稱用九萬之夫，數日可畢。竊計高苑丁不盈萬，冊籍可証，將安所借民也？欲洩無糧之泊水，而勞大眾以興無益之役，其害三。又稱築渠因舊創新，可省四十萬金。竊計挑土成岸，與濬河等耳。恐數十萬之金，不可得而省也。既欲省金，勢必強而驅之，人各有身，誰能為此三庄無糧之泊作奴僕也？此一役也，表惡必興，其害四。孝婦小清等河各係千百年古堤，且特有衝決，湮沒田廬。今新築一岸，新城能保此岸遂無失矣。竊計其不能也。千百年之古堤，尚有衝決，一旦之新岸，豈無疎虞？以數邑之田廬而溝壑之仁者，不忍也。其害五，田廬無論已，四方多

事，城池所係匪細。奸民節年決口高苑，幸而有舊城古堤，晝夜防守，以苟旦夕。漫延及博興城，前已塌矣。塌後而修，又經決口，復幾殆矣。若新築一岸，勢必衝決，田廬不已，必及城垣。其害六，此所謂六害者也。夫欲開紀家口入大清，而齊東畏其害，欲開支脈溝入海，而博興樂其畏其害。驅水害人，難以強矣。而欲建無益之渠，以滋六害，特之拜者，也。訊之士大夫，皆稱焦家橋杜張庄一帶河防不謹，以致清沙受水，宜責之項河人。後設舖看守，卑薄者築之，一有衝決，責有所歸。清沙可免水矣。至於新城奸民決開樊家對過二口，前此謀築塞矣。卑職往視之，如一堵牆，然水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

即壞。此口七年不築，又新決史家口黑水灣二口，二年不築。何者？奸民借口導泊水歸河，其實欲乘便盜決。小清之北岸耳。夫既利渾水淤地，入得數倍，及水既清，遂以鄰為壑，賊絕天理。至此極矣。每議及此，輒曰：工大難築，夢源之水，即灌入泊矣。已耳。渾水之利，而使人受洪水之害，無糧之土，悉化膏腴，而微釋之土，盡成溝壑。若乏何孝婦河自焦家橋以下，抵博興，河身太窄，且多淤灘。如益河口南岸一淤灘，廣數丈，突兀而當河之中流，水至不下，不得不溢。出為患，一處如此，他可知已。今之計當嚴焦家橋杜張庄等一帶之河防，築樊家史家黑水灣等各處之河口，而孝

婦河自焦家橋以下抵博興量挑寬廣除去淤灘水自順流而東矣至小清在高新之間者自黑水灣而下淤淺處所亦量加濬令得潔白雲沂山之水假令決口不築亦不敢議及此也若勞民傷財而成必淤之渠則非所敢聞也沂水沂水縣學教諭傅履重水利論萬曆庚寅夏大旱郡奉臺檄議興東方水利下之縣縣教諭南安傅履重論之曰州邑之有山川匪特壯一方之形勝其于生民之休咎尤要焉甚矣水利之不可不謀也然不可以緊論也沂水為邑自穆陵而下山谷盤錯歷百里而後為縣其地緣岡阜之間無濫車之水瘠亢少腴一遇旱魃為雲則民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一

然憂歲愚詢諸故老謂泉源水澤之利必有未通者會曰無之又詳究其山川源委乃謂沂止有二水由東北來者為沂河二河沐頗大發源于沂山下由馬站趙北湖遠城而北復轉而東所經之處在檀山則有黃花水在絡山則有呂清水在青山有袁公水在屋漏以南有鷓水皆會聚于沐河汎濫齋漬沙彌望即極力修築隨築隨淤縱稍有停蓄不過資朝夕汲井灌園之用未有如江南之可以陂塘而田者此沐河之不能為利也沂源出蒙陰魯艾諸山皆消滴細流自石鐔中出經數十里不足濫觴而沙石更多比近縣稍大而河形散漫水勢尤淺浮芥可舟而兩

岸既高且連不可以機械而止此沂河之不能為利也之二水其源皆微而其委皆散夏秋霖潦則暴漲汪洋浸及城郭冬春時則僅一勺過旱而涸可立待夫蓋沂地多山其水多自高而下欲為堰則衝決之勢難支欲為閘則散漫之流難飲此所以回家無所資其漫灌商賈無所資其舟楫也公私告匱厥有由然故語之以水利無倫是事者未矣即喜事者亦扼腕而無所措也夫天下之事窮而不知變固失之于膠柱苟不真見其形而遽謀其利不幾于鑿空矣論既上事遂止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一

洞 縣在臨朐縣去黑山銀洞 縣在臨朐縣去金星頭鉛洞 在沂水縣去縣一百二十里 史家窩鉛洞 在沂水縣去縣八十里 汶蒙峪鉛洞 在沂水縣去縣兩縣山銀洞 在蒙陰縣去胡石鉛洞 在莒州去州一孝廉劉璞記曰萬曆二十五年礦事起 上遣內官監太監陳增督山東礦務于是棲霞金洞臨朐破丘莒州胡石港銀洞官給夫置棚廠開採增所至順指長吏至莒州谷文魁恐其遷怒騷擾地方供張頗盛增約束參隨得不甚橫但索阿堵而已後增再至查礦利無獲銀之解監者不如數谷知州請以正銷加銀包採者開採之費中之當

道可之於是以鄉民為洞官封口罷抹會益都縣知縣吳宗亮與增抗露章彈擯命不下增章上上怒逮宗亮至法司各監考察各地方官賢否兼知查盤事專舉劾增遂遣原奏官顧其禮查莒州其禮有與唱騷旌旄夾衛行牌禁煎坐司院閱城視倉聲赫藉甚既增以開抹久乾沒貨山積遂不復巡游駐劄徐州據河漕之衝其禮亦專制儀真榷稅以鹽賈為奇貨一傾奪不下十萬視北方噤噤也增初所携廝役數十人並充原奏官散置諸城日照莒北鄉等處以本地無賴人為嚮導先疏知富室者名所溝魁然之丘指為金穀分牌強督不如指即捉至寓細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三

幾幾聞之有司俱短氣無敢誰何罄所有贖之始免其人又波及無算蓋莒之大亂者三年餘而增其禮利在南方不復顧及北方于是所遺嚮導為被害者嗚之官論如法徒道其禮以捕鹽賈急疾暴死舟中數年增亦以贓罪昭露憊甚仰藥死廝役俱擬重辟

徭役 按參政王宗沐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額募加額銀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其徵收不輸甲合一處之丁糧充一年之用也况徭不均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通糧重苦樂于一邑十甲之中役人不損良而徭戶不苦

難其收支委之吏則毫末呈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自歛又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後固不窮庫銀而逃歲加脚費而折耗費之勢不得自盜諸通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大都如此吾州條鞭以丁地兼編者去九則之名而收糧戶仍食民間不招商應是役者多乾沒大耗銀所入既易不無冒破而府差州役看索之又有通融之費及虧正額因而破產以償者甚多于是美法者波及良善上下視此輩如穿窬矣要之條鞭行久官不問貧富民不慮則重輭即食糧戶猶勝于不條鞭者也 又云小民畏則甚于畏差畏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四

之虛名尤甚于畏差之實禍難差由則遷有差無則計一了差則帖然若有則無差以為重則之壓身不知何日可去而寢食有不安者擇患寧輕故條鞭為便也

臨朐志 馬市曰朐之山有二脉自沂山來者沙石山也水率雜沙自嵩山來者青石山也水率雜石石不能遠徙沙無所不至故瀟河之為民災上下數百里而朐為劇當其怒樹也土膏日削而國賦歲增將不知其所終也 王冢士曰或有問于予者曰履畝而稅法也今徵賦不以地而以力或相倍蓰何居公平之政固若是乎曰江河趨下諛寄日滋富者多無糧之田貧者反輸重稅且有無地之

糧矣拋荒流移相尋不已安得不裹多益寡以貧富之力
定乎曰清查說寄而峻法懲之彼何說之辭曰子嘗力行
之重懲里書十得其四五釐正之止矣人亡藉去無隙可
查者將奈之何故莫若行文量之法溝渠道竅川流沙石
山坂不毛之區指以與民取四境可耕之地沿坵履畝夫
量而逾計之則壤定賦輕重適均說寄將安所施乎豈惟
惠此貧黎免於流竄而富者亦有利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五

知縣葛良濟水清河圖論甚 高苑縣地勢為濟水所經濟山浪
屋瀕民被稼地脈為濟水所隔六月如水一雙無際平沮如斥
鹵之強矣然不但此工有新成長山即平居其上流使守堤幸
完則二三縣中吾高苑以鄰國為登下有博興樂安青九若其
下流使凡火或潰則下三縣中吾高苑關洋水之利害可勝言
哉故因宜便民轉害為利有二道焉其一通舟楫以資貿易大
學士劉翊小清河說云濟者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
發源出歷城之陶突泉中匯消渠龍儲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
入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鎮
場入于海徒平舟楫浮於二河南復便於齊魯諸道水利鮮無
為從自永樂以來壅塞不通水失其經一值天雨菲菜巨浸架
民田虛帶以數計成化癸巳泰政唐言相視地形分水入渠高
下自歷城瀆至利源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瀆至平陰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六

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各縣膏腴可耕之
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內備設又買瀆水關防護買減水關
開傍各縣月河總費三十有八審通水路五百二里於是青都
入于濟濟船入于張秋人大稱便臣謂仰今昔國物通益固亦
辨自樂安高家港等各置探司以達濟而府歷城縣燕家渡下
邨道里城店俱存舊時民富庶者清河通者稱之交居民港魚
鹽之利高苑因設稅課一局歲得商稅銀一百六兩一錢九分
五釐下縣以資國用下縣以資貧民今是水如故舟楫不通課
局亦軍回野斥曠無可耕之田小民株守困窮處之內無怪乎
民之昔富而今貧是其為已試之成法在今當急與以安民阜
財于目前也其二興稻田以教務養元文虞集曰京師之東瀕
海數千里北極邊海而濱青齊莒魯之場也用浙人之法築堤
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聚分授以地官定其課以為

限能以萬人耕者投以萬人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為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額近以次漸征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取備給以祿十年備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民編戶士民有備也雖難而有謂引水灌田有害者或觀周禮卑人穿土化之法以物相其地而為之種凡糞種雖濕用輕釋者以凡糞種者皆取其重和水漬其種也雖濕亦差水之處水已濕去而地為燥固也經路雖窮編衣穀糞以漬種制地形以滿溝雖未大成試似頗驗徐察見水原委上而白雲湖一帶汪洋無際而小清河一帶淤淺甚微若開通并併備淺買滿水開防溢置減水開則蓄洩有方即高溝洫之道意則公滿防之成法變滄海為桑田化斥鹵為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七

肥澤于既委滿算之稅東坡霜風絲綿之錄再見於今矣是其為未識之良法在今留漸舉以安民車財于後也

諸城縣志文曰論曰余嘗讀諸書宿云洪武初年朝廷分道監生併香不犬動北方田地而本縣天動者為小王秀才云王不知何許人其天地以賦役為名計畝準折如肥地一畝折賦役地二畝稍次者一畝折二畝又次者一畝折一畝半照地折畝按畝徵糧以為重輕在等準則至嘉靖中一切地畝猶折畝賦役名色後則改為上中下及窪下五等而已不復用準折法也縣境之內地遠且多又山嶺多荒多瘠薄多更與地相隣者多而難又者唯信陽望仙二鄉也其與二鄉皆相反而考又者惟城陽一鄉也餘五鄉難考等耳再照國初步方用小而畝以二百四十步故洪武開地皆至一萬五千頃宋與今行同也萬曆元年趙縣步方用大而畝以五百六十步故地止八千七百餘頃而已然通融算數以徵稅糧不在畝與步方之大小也夫田地不明必須天數不動不費必務嚴密是故更欺隱之罪以防奸究嚴秋同之禁以防賄賂分荒熟之實以防混濁定步方之度以防短長謹又冊之嚴以防流改射相段之嚴以防家畝申復又之例以防估終凡此七防皆所以為嚴為密者也不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八

不容民不畏服弊又叢生徒成騷擾益增民瘼慶博天田之名矣取故官莊論曰邑介山海之間土瘠人稀匪瓦破磚之虞未相不及即於平壤亦多棄之蓋地無窮而人力有限故耳況加以饑饉差徭之累豈亡日眾所遺田畝盡為荒閒從來久矣聞正德間有縣尉某者建議擬從西三府貧民來為土著開墾荒田以盡地利而厚民生後竟以故籍難索中罷至嘉靖中年荒墾方多然蒿萊滿望者尚存石有之而望仙信陽兩鄉尤甚萬曆丁亥永年倭候不謀准貧民陳告創立官莊四十五處專以墾荒為主其法於凡荒田不拘年之淺深地之遠近土之有無通令貧民相相開墾並為心業唐合井墾即立於其姓名心官莊若謂官設之也而人不欲墾者爭奪之焉一時貧民胥悅而安之數年之後余嘗於春秋之交過二三莊 吳翼 柳陰桑影不以鴉鳴為病焉 可善也然莊以官名則官當作主時時意要集之不然差徭兼徵致獲沒後莊又成墟此特未可慮者比開近年以來境內荒田開墾殆遍山腰嶺頂五穀並殖豈非官莊之立動民力孱之心乎嗚呼善政要在養民養民要在薄

賦薄賦要在務田，務田要在清賦隱，墾荒蕪，而墾荒之法，至王官莊而良，其如馬，自今以後，誠能石與無廢，有地無賦，俾貧民永賴，以生以養，行見戶口可增，里社可充，以獲 國初之盛，滿在於此。

封建論曰：環和即東武縣，今縣內南城是也。為國封侯，自和家始。城陽郡在今縣城北六十里，為國封王，自景王章始。以後兩漢封建，城陽獨盛。城陽以之，若芒平島東莞高密四郡，其先亦皆屬環和郡。然封建較之琅邪城陽斯火微矣。晉元而渡之後，五胡滿據，封建侯王，無復可考。宋齊梁陳，偏安而大，惟元魏北齊隋，封爵胃滿，多田山東州縣之名，然亦未有非王之寶。唐制諸王，亦存虛名，受封之始，內府需給，其後不過食餼，租於京師，不得治於其國。封建之制，廢盡矣。商代而後，承以五代，入於宋金，方與給職，史遺季全父子，保育有齊徐三，雖欲封建，始無為所。宋八鑿藩鎮之禍，諸王封爵，僅止其家子孫得以隆仕為環衛官，庶幾第以序而處，如庶人貴官世祿之例，王爵無世及也。未幾國步而遷，齊徐境六卷入金元，尚何封建之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九

潮汐 然備潮汐之論甚詳矣，皆謂潮之遲速大小有常，一乘於月，月之所臨，則水從從之，而不推本於周天度數，謂月加于午，則潮長，或不然之謂，非加于午，乃加卯酉也。其說亦互異難信矣。其謂潮之極漲，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在朔望之後，又云，城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絀，數語稍明。其餘難曉。今詢海上居人，云每月自十二日起，漲潮日壯一日，十七日十八日愈壯，二十日始衰，至二十六日而泉止也。又自二十七日起，漲潮日壯一日，初一初二愈壯，初五初八始衰，至十二日而泉止也。一月之間，潮凡再壯再衰，沙亦如之。其期不爽，故謂潮信。又以二十日初五日為斷水日，言此潮之水至此日而斷也。究其所以然之故，雖有餘策，公要道詳說，亦無人析衷之矣。

海水不溢 或問海百川注之而不溢者何也。余聞之先達曰：天水在下，地在上，若浮乘然，氣激於虛，泉湧而上，即地下水，非別有生化者。人之脉出自湧泉，而升於百會，可推矣。陰乘于陽，雲而雨，即地水之氣，非別有種子者。人之液鬱於中，汗滲於外，可推矣。由是觀之，地上地下，而雲而雨，一貫之道也。但有

升降變化之殊耳。東流者即上湧者，上湧者即地下者，地下者即東流者。上湧無窮，故東流亦無窮耳。觀此，則升雲無窮，降雨無窮，亦可推矣。然則有消散乎。曰：有之。微子微耳，水之大勢，無窮與焉。謂以焦釜，乃出資度，海之不溢，以地下皆水，四海會通，地浮水面，何溢之有。

捕魚 海上漁戶所用之網，名曰作網，以繩結成，其目四寸以上，上綱有浮木，下綱有墜石，每綱一賊約長二丈，闊一丈五尺，數十家合夥出網，相連而用。網至百賊則長二百丈，乘海潮正滿，乘乘筏或網，週圍布之於水，待潮退，魚皆滿網中，眾齊力拽網而上。若魚多，則曳曳，拽不勝，則稍裂網，縱魚去，去無後拽之益。岸可得雜魚，巨細數萬，堆列若丘。販夫荷擔雲集，發至竟日方盡。作網之外，又有蒲名，其法用格條葛繩，編若疎簾形，每方闊四五丈，高五六尺，亦相連用。乘潮木至，先於灘內下格木，隔數丈一下，下至二百餘丈，以蒲立縛於格，魚隨潮浮水而至，皆入蒲中。及潮退，魚從水底尋路而出，為蒲所隔，不得出，眾悉下水，以手摸之，或以網打之，得魚亦多。然視作網所得之多，相去遠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

煎鹽 天下探晴日，於早潮後午前，各行於海內，稍高處，以鐵起其上，勾微地上，今日編之稍乾，鹽色浮出，收其土作堆，已復起上，撒福之如此數次，土積已多，先於四傍高地上挖一池，大小任意，四壁築之，又於池之下面，相距數許，作一深窟，謂之投井，內亦築築之，以堆土置之池內，汲海水滿注於池，淋其土成黑汁，自池中為渠，流於投井，謂之南注，以鑊煎之，每一鑊容汁二石，燒草五束，鹽煎得八斗，視此丁工力厚薄，以為煎鹽多少。任其發賣於領有鹽業者，此煎鹽之大畧也。解鹽但遇而風，池水自結成鹽，壩天撈之而已。花馬池鹽，余嘗見其鹽法，親視汲池水，洗池傍畦內，日曬之，即成鹽，工力皆省，獨海鹽費費人，故曰煮海，言其難也。信哉。

種稻 海上斥鹵原隰之地，皆宜稻，播種苗出，甚滋四五處，即坐而待穫，但而勝以時，每畝可收五六石，次四五石，種多，惟名各特，黃小紅者，若不佳，米色色氣香味，其滑可比藍屋線較無筋之杭，秋收見戶，春米，質還得高價，可比魚鹽。若江而水田，雖能種稻，然功多作苦，農天經歲，耕收泥淨之中，收入天，海多

二三石次一二石、不如此中、海糧功平而利倍也、蓋瓊瑯之糧自古稱名、屬縣高家西而有稱、則亦孝王子文為稱、侯異異如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一

益都縣志 要隘 縣二城西南一百八十里為顏神鎮 去縣治

林樂安遺城 縣西為惠以府佐官一員 彈壓董治 西北七十里 嘉靖中兵寇王公世貞創城之蓋稱重鎮云

為金嶺鎮 淄川長山新城高苑樂安皆與六縣之民 附屬故城 俾無治 蓋城考樂安防守仍舊 安千總督同

義民 順水鎮及西河等處 給予巡緝 獲苦稅 監中徽四十六年 余中大請復舊 鎮守 義勇 專研 防仁 智一 鄉十六 社 而鎮始

安 鎮 店六城 北四十里為朱良店 西北五十里為南仇店 東北

四十里為口舖店 城東三十里為派洋店 五十里為免濟店 東

南四十里為鄭安店 俱道路迂迴 民若 祥者 或為 後 後 由之

米 關二在郡西境 為徐關 縣之 陸七 項公 與昔人 在顏神西

南為青石關 俗名楊家關 關形 兩山 自臨淄起 至萊蕪 長三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二

里為長峪道 界南山中 官可罕 至其民 頑悍 橫驚 盜賊 之 藪 也

宜 選 委 義 勇 官 分 領 近 地 發 手 往 來 巡 防 與 顏 神 鎮 金 嶺 鎮 官

兵 倚 角 策 應

戶口 舊制戶分九則 上上戶派門銀九兩 每丁派銀一兩七

錢一分 上中戶派門銀八兩 每丁派銀一兩五錢二分 上

下戶派門銀七兩 每丁派銀一兩三錢三分 中上戶派門銀

六兩 每丁派銀一兩一錢四分 中中戶派門銀五兩 每丁派

銀九錢五分 中下戶派門銀四兩 每丁派銀七錢六分 下

上戶派門銀一兩六錢七分 每丁派銀五錢七分 下中丁派

銀三錢八分 下下丁派銀一錢九分自萬曆二十年條鞭之法行戶不分則均之田畝每丁例編銀一錢七分後因加派兵餉增至二錢七錢

蒙陰志

蒙山之陰山徑也元無驛政即舊編內有里甲大馬十二匹止以供上司巡歷亦非為驛設也自順治癸巳寇息道通議省青州一路歸併蒙陰為五省通衢置驛遂始於此計蒙距沂州二百二十里中設青駝寺一驛各路驛站相去多六十里許而蒙以山蹊石徑獨百一十里為一站加之大差一里而驛吏已先值馬夫馬力幾何其能堪此且原給口糧總無額設則供應之艱可知也請於

蒙陰青駝之中添立一驛以解倒懸豈非今茲之所請祀而求者哉

壽光縣志 戶口 國朝均徭分為九則審編則糧有... 制美法火藥滋有司改弦調編蓋有四利三害者為頭役無包賠之苦收... 則商販漏網門銀易以地銀則貧戶受病包納荒田則里甲難支此三害... 也去害就利莫若嚴明于審編使丁無所漏而富家大商無所欺匿庶... 庸銀益多而富商時出調銀以佐徵派緩急編氓庶有瘳乎所宜留神等... 畫者矣

田賦 近世石畫之良論 國朝田賦從輕漸重蓋有四事焉因事加賦... 或已竣而未除綠災蠲租或已收而他抵或取益于盈虛而陰移其弊或... 羨溢于銖兩而明凌其責是則然矣然未除布開豁之利已收抵來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五

之租移與則洞究其隱沒者則嚴懲其貪未甚害也惟富地七頃不敢民... 地已頃之賦富戶將民作富逃賦運司奸農以富影民賦草蕩若不嚴... 加查究則草地日多穀地日少而良民受包納之累矣今宜乘丈量某... 地富地若干除草蕩勿論凡係種穀地悉依農田起糧仍以潞海荒險... 足其數款好富者則威之以刑率使農民均攤賠其富地之賦必不... 可使富畝糧田作富地也 夏嘉禎曰問富地之賦偏輕計部銀止六厘... 何也曰肥地非富即地土非富一固耕稼之所棄而蓬道之所生也原... 設法之初心正欲俾瀚海餘波化作利府而不自毛併獲滋息國利... 矣民亦不病奈何久而盡民且牢不可破也併彙清丈而貞之砥者三... 私徒之數里而南也且情勢要之情而借憑社之神叢偵本縣新政

天下郡國利病書

通代之候而上下其手曰抗上壘場銀眾派易勝隨至驟除多許而... 秘鬻之於奸民以致窳固窳民亦窳野外窳負郭亦窳樊孔子出莫可誰... 何愚謂清窳有捷策四有正策一何謂捷策據在庫丈地冊而靜自披閱... 勿假左右凡距城不遠及城東南西而窳者立拘嚴懲作一榜樣捷策一威... 嚴已著人應膽破因窳出首之路明示以自首者貸或誓懼而稍自供... 也捷策二諸窳同心自恃矜金通神端不甘自首因開告許之門明示以... 實揭者賞額若干即於說窳地者嚴逮賞之捷策三問嘗進窳戶而... 問之伊曰予家有窳地若干故先世世傳於某家今第討完額銀焉耳... 安知地落何所失他問之亦皆然奸猾乃佃窳者也非窳也此其奸又... 非披冊所能杜也則以窳與佃窳者由質其地一策也何謂正策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六

窳一聚清丈凡近城占東西南三面之窳悉入民糧即窳之宅園膏... 腴土入民糧窳額果虧即以草地是之伊或爭曰非古窳也宜叱之曰... 草地蒙某每畝不及六厘之息乎伊何辭乎此正策也說者曰神宗初... 程公文地於先既而徐云丈地於後問商上王公亦丈之均不能獲其... 奸何也愚以清丈之後躬歷郊野問一抽查清丈之後明申各上堂... 曰民窳分割已晰窳額已足後仍有刁証者上堂幸燭其奸勿輒容... 其庸受將民窳草各地勒諸碑刻並以碑刻呈各上堂庶後之奸民... 知罰所不宥或揚息而不敢有動乎

舍烟小記均地魚鱗九十四則

膠西舊守王星華著

阡陌既開以後限田變而為蕪併蕪併既久豪猾隱占奸胥剝蝕賦之不均從經界始魚鱗之法于是乎始作此魚鱗者細如髮密如網誠後世焚林竭澤之智術不知善以用之遂成良法碩奉行者何如耳奉行之法大約為之于堂上者十之五為之于田間者十之五季以忠信懸以大法拮据三月可以告成此萬民之利賴而百世之規畫也具十四條于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七

一頒發弓式當以官弓五官尺者為準此式藏之太府頒于藩司各府州縣咸象而取則焉官弓五官尺積二百四十弓為一官畝弓有定畝亦有定此天下通行之法千古不易之制何獨至東齊而各處造弓不等不特弓有大小之殊畝亦有大小之別多一番抗算便多一番上下其手須下畫一之令廢大弓而獨存官弓廢大畝而獨存官畝痛快直捷官民兩便一地土風弊其根底俱在戶房縣總鈎連飛隱莫可窮詰幸值朝廷清地之日方是諸奸漏地之時况權

一借手選役布人無非登壘發冊收冊罔不居奇里社派錢織布道路奸胥既飽怨荒官身惟擇士民之殷富而誠實者授以規畫分派責成必愛身家而重犯法戶房縣總所且痛絕而不使與者也

一每社公議社長一人下則有知地人弓手寫手算手俱要老成練達如小社亦須兩三路大社則必五六路人數多寡昭社分大小酌派力分易集事合有成

一每路各備扛連紙冊十本每本一百張本面用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八

殼上註社名及社長等名送官內宅用印上號即分給社長領去如丈一坵完登時眼同註定印冊其地形方員長短灣尖各畫一圖圖上編順號詳上戴下履圖旁註業主圖下註四面弓口積算明白註定幾畝幾分幾厘幾毫即此便是魚鱗細冊其必立填印冊者防私改之弊也如先寫私冊後登印冊便藏弊端丈後餘剩印冊仍繳官驗銷

一每路各備應用木板一上濶下尖削白明書四至弓口畝數及業主姓名于上每坵只用一板插釘地角

以便抽丈其木概俱着業主自備

一每路俱烙官弓式樣各造一張送官驗準用印刻木弓筭用鐵搭恐懈則寬弓脚用鐵錐恐走則滑如防弓有損壞易之以木尺竹尺亦可

一奸民每每借名隱熟如灶地屯地學地等項湏合丈入冊丈完烙原數分別除去存者皆爲民熟借隱之實自塞

一各路各聚賢勞竭從事即小有所費不過紙張飯食而已同社自用所需無幾一雜以衙役便生事

端有司催趨抽丈止帶一書一門兩役薄供自具何必煩民

一舊魚鱗冊村落條段冊徵糧底冊盡提入內備查不許增減洗補字眼

一積算畝數集各社筭手封識公所擇老成忠信者總督其事切不可以本社筭手自筭本社湏錯綜互易如一社有冊十本即用別社十人分筭各各窮日之力筭完速繳則奸民不得擇人而賄之矣

一造完魚鱗冊另造順甲總冊一本各戶之下湏造

四柱炤此法過割有此戶新收便有彼戶開除實在之數緊緊押定不走一絲諸弊盡絕

一地數多寡原繫各社分管下如互相交易便提出本社聚歸業主名下竟有一社之地而朝東夕西者數年之內而此盈彼縮者差役不均苦樂懸絕惟過人不過地人有互移而地無轉徙歷千百年社分生成地數不得有消長矣

一魚鱗冊既成每戶炤冊上田段各給號單一張收執明開坐落畝數四至圖形後遇交易推收即將號

單粘入契內如無號單便有賣田一畝而買主勒指止收九分七厘者止收九分五厘者兼併之端一生包空之苦漸積矣

一過地徵糧分造兩冊過地則以社爲主人戶散于各社之下社分則地不得混也徵糧則以人爲主地土聚于各人之下人定則糧不得混也兩者相爲表裏公私兩便

以上十四條皆法也行法之本則在手信用足尺官弓則民悅服使不費開錢則民樂從此所謂信也規

募全脩奸猾斂手均地之政永維不壞方為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不病民者不病國之本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一

安丘縣志論曰余觀條鞭法非即宋免役雇役者哉行之有十利焉通輕重苦樂于一邑十甲之中則丁糧均而徭戶不苦難一也法當優免者不得割他戶以私蔭二也錢輸于官而需索不行三也又折閱不賠累四也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一人無叢役五也去正副二戶則貧富平六也且承稟有制而侵漁無所穴七也官給銀于募人而募人不得反復抑勒八也富者得弛擔而貧者無加額九也銀有定例則冊籍清而詭寄無所容十也所謂此法終不可罷者邪然四差合徵則力難畢完輸銀在官勢且輕用以難完當輕用則折閱必多一旦有意外水旱災傷之蠲部派軍興諸卒然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二

務將于何取給之若欲預為之羨以備蠲裁如宋曾布所言則後民者將濡首焉是先病之也于郤慮豈有當哉余以為莫若抄田蓋田寬則賦縮賦分則徭輕相為低昂者也昔洪武時嘗遣國子生武淳等覈實天下田土作魚鱗冊各有定額安丘响田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三頃九十五畝有畸已復令山東等處額外荒田盡力開墾不起科以此知安丘之田未墾者尚多也二百年來民昌物阜其間墾者必矣而賦不加編何也嘗即李朝平賦書推之法半步曰武二武曰步步方六尺今步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里方里之田五頃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百有四十頃百里

之邑，披封田五萬有四千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三萬六千頃，矣丘絕長補短，地方百餘里，除今諸額外，尚餘二萬二千三百餘頃，此豈盡荒者哉？則良田匿而未盡出者，容有也。今法開墾者，畝科粟三升，俟大造之年，升其肥饒者為下則，似亦菲矣。然豪有力者，所墾連阡接陌，不納一粟，小民方襁褓而糞半穗，乃輒履畝而穀之，是為豪有力者，豈也將素何？今邑令熊公，捐一稽察，即得若而頃，固知法無不弊，在奉行者何如耳。倘嗣是者，無墮其績，則十年之後，可得田四分之二，又于良田飛詭影射者，盡法修羅，使豪猾無所適匿，則可得田五分之一，總之得弱半焉，夫多一分田，則減一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三

賦，即折半計之，亦可減租賦之十三四矣。其于民力不愈寬哉？即有意外之蠲，其額當不溢于今日，豈直為此虛糜也？蘇綽有云：今所為制，若張弓然，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為弛之嗚呼！長民者念之哉！

並都 金嶺鎮係重地，以官兵仍遺風力，官領本鎮及胡田并孟山前數十載，法驗于巡防，又於柳行東西東後高著莊各去庄頭一人，不特稽查以地，儲積之使，技寓與顏神鎮長峪道官兵，皆前策慮。顏神鎮係官兵防守，仍遺委于總督同義民，願本鎮及八茂西河等處，餘手巡防，與金嶺鎮長峪道官兵，皆前策慮。長峪道自臨淄起，至萊蕪長三百里，界兩山間，中通淄河，官軍至前北，其間屢領互蔽，及親履而北，朱慶馬林太河津，集處免處石馬，互抵青石，願得其政，俱係要地，而朱慶源集二集場，尤甚其民，至老不撤，城府亦不在編民之列，願俾強營強戰之，蘇也。正西亦有六十里，通巨山十數重，即通北路，是委教勇官一柱，朱慶集一柱，源集各分領，近地餘于性來，此防通有盜賊，及黃旗後併力，槍之仍不特差官，密訪以防，隱蔽與顏神鎮，金嶺鎮官兵，皆前策慮。沂沂店在縣東三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四

里至老漢十五里，東為登萊通衢，圍長住見溝防守。小湖店接臨河未湖店十五里，路頗迂僻，長住赤湖防守。柳柳樹在縣東北十五里，至口鋪店二十五里，接昌樂鹽徒經由之路。區長住口舖防守。鄭母店在縣東南四十里，居民二千，家路接青先昌樂界區長守之。臨淄 石槽城在縣東二十里，東接青先鹽徒必由之路。白乳坵集在縣北三十里，東北通樂安鹽徒往來由北。淄河店在縣南十五里，係重要路，義民協同巡檢官守之。陸天務在縣西四十里，通高苑博興長山新城，界保鹽徒要路。情與 利城鎮在縣東三十里，係鹽徒要路。黃店村在縣北一百里，係鹽徒之區。柳橋鎮在縣南二十里，係鹽徒要路。陳虎店鎮在縣西二十五里，係鹽徒之區。于家林村在縣東北四十里，接高家慶鎮，係鹽徒要路。

高苑 鄭家店在縣東北三十里係舊後必由之路 柴家店在縣北十五里係舊後要路 田鎮在縣西北三十里係舊後必出沒後經行之路 沙河至通濟橋在縣南七里係舊後要路 樂安 南路大王橋至縣二十里居民五百家與彭家道口相連 舊後經由之路 東路從王家前來通高家港過王家店小張張郭通臨淄大夫店今住王家店咽喉之地守之 西路從新鎮來通新店田家店新集研守口休傳與縣宜防守 中路從小清河起過神堂燕兒口戶家店石村通楊趙姓大夫店去定今在石村守之 塘頭寨添義民率領民壯與百戶協守 馬市添義民率保甲餘守之

壽光 侯鎮在縣東五十里去廣後鎮十五里通濰縣大路而通臨朐舊後之路義民願民壯餘守協同廣後鎮巡檢兵防守 官堂場在縣北八十里產舊義民願民壯餘守守之 彭家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五

口壽光樂安二縣之界舊後自官堂場高家港新鎮場皆由此 義民願民壯餘守守之 張家橋張家庄集在縣西北三十里舊後往來之路義民願民壯餘守守之

昌樂 遠里店在縣東二十里接濰縣界舊後多由此 兗溝店在縣西二十里係舊後經行處 唐郭店在縣南七十里接臨朐安立界舊後多由此 榻坨店在縣東南六十里接安立濰縣界宜守之

臨朐 破女在縣西八十里通八陵集經轉布庄露驛路路本集居民三千家今新其大半宜守黑山暮水二洞 上庄田村庄城東南十里舊後小路 西卷廟在城西十里舊後之路 柳山集通蓋都縣鄭安陵間將峪寺寨店俱設賊往來之路 柳山集通蓋都縣鄭安集舊後之路以上各設區長防守 白塔集在太平嶺東南牛沐嶺之東即安立壽光界義民率官領餘守防守與鎮集為犄角之

勢又願兵策慮以防突來之道

安立 東南石埠與莒州管帥店相近時有盜賊 西南牛沐店係莒州臨朐三界有山多強且與太平嶺相近宜守此 景芝店四連之路亦重地也委官同區長守此 馬恩店在縣北二十里通濰縣巨嶺竊發宜守此

諸城 黃草園在縣西南一百里九仙山西舊後自新泰茶葉莒州沂州來者會此委區長防守 錦水街口在縣南一百二十里係九仙山南口通莒州日照安東嶺榆棗墩之區委區長守此 吳太墳在縣南九十里係九仙山北路通東莞安立臨朐顏神舊後之路委區長守此 柴溝在縣東北一百里接高密且僻遠多盜委區長守此 李長集在縣北六十里與安立接界委區長守此 在城并只溝寨西路一路委義勇官守此 蒙陰 九女關係南北通路盜賊要區委義民在長馬莊守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六

高密 高密店在縣南三十里與新泰縣通舊後使由此四顧六七十里無人跡委義民在高密店守之 寨子黃庄通大王莊多強委義民官在寨子守之 垣準舊寨係莒州舊後要路委義民官住寨守之 曹村張莊係破後出沒之地委義民住張莊守之 梳由店與蒙陰關東處亦重地委義民住梳由守之

莒州 東莞集在州北一百二十里與安立接保重地委區長防守 管帥店在州東北九十里與臨朐縣接亦重地委區長防守 介婆山在州西三十里與沂水接盜賊往來小徑委區長防守 十字路舊溝在州南一百一十里與沂州接舊後盜賊要路委區長與兩巡檢守 屋樓鎮在州東四十里與諸城日照接亦重地委區長防守

沂水 蒙山東梁見○莊集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北通蒙陰南

通賈縣盜賊之藪山有觀卷七十二處委義勇官率槍手三百
各守之 下位舖在蒙陰坦集左在縣正西六十里係盜徒
要路委區長率槍手二百名守之 述水馬嶺高橋在縣正北
穆陵關末路盜賊出沒無常委區長率槍手三百名守之 蘇
村集在縣正南五十里通郛城沂州宿遷響馬出沒之途委區
長率槍手三百名守之 河陽集在縣南一百里接連葛溝沂
州界響馬來路委區長在木集防守 東里店在金星頭汶蒙
峪來路委區長及義勇官守之
日照 巨峰寨在縣西而七十十里莒州郛徐並後要路 風火山
在縣正南六十里通安東嶺大路去清洛場十五里 沈壘集
在縣正西七十十里莒州界並後盜賊小路 兩鄉集在縣正北
五十里去九仙山鄒宋街口十五里盜賊之路 紅軍溝在縣
西北一百里通安丘小逸盜賊出入之處以上各委區長守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七

長山 宰村去縣三十里 焦家橋去縣三十里各有居民三百
家俱後要路委義勇官於焦家橋防守 長白山在縣西南
三縣之界有大莊居民三十家董家莊居民五十家在山下四
路峪居民三十家在山麓間係盜窩委義勇官董家莊防守
城東石村居鎮常有響馬載人錢粟路巡邏官防守 城南周
村店居民三百家與淄川接界群盜走集之所設巡邏官防守
淄川 磁窯務集山南通萊蕪西通章丘去淄川二十里土人兇
野盜賊之會 龍口店在縣東南十五里居民三百家人性兇
野萬山要地設義勇官防守 王村集在縣西五十里西北去
長白山四十里長山章丘鄒平三縣之界大山連亘盜賊淵藪
委義勇官守之 西峪莊在縣正東長峪道居民稀少區長
領發子彈之運風水店傳家莊委義勇官守之
新泰 兩縣山在縣東北四十里與蒙陰相接產礦東通蒙陰石

槽莊西通高峪舖建青州大路設官及區長住來兩縣山高峪
舖巡邏守青泥溝一帶 張家棚在縣西北三十里去官山
峪十五里多置後設義勇官及區長守張家棚其通官山峪等
處 酒臺莊在縣東南三十里東通蒙陰汶而集二十里西通
泰安州東河莊七十里並後要路設官及區長守酒臺莊巡邏
莊東通汶而蒙河一帶 黃草關在縣西北七十里去屬關
十五里通萊蕪兗州並後要路近有工四莊巡邏守子共二十
名添設鄉長住屬關與工四莊官共協力防守 牛家莊洪
濟崖橫山口西通泰安而通泗水並賊之區後設義勇官及區長
住橫山口鄉長住張莊在牛家莊洪濟崖兩莊之間住來巡守
萊蕪 大王莊在縣西北六十里而去劉元帥寨十里累生變通
東西北三路皆阻高山峻嶺惟南而通劉元帥寨為泰安山類
神山後僻路可以扼截若守劉元帥寨即大王庄無慮矣委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八

勇官及鄉長守之 夾林嶺在縣西南三十里與新泰楊柳店
接盜賊之區委義民官守之 羅董山在縣西北九十里與章
丘縣長春嶺接多盜賊有五所店可截委區長守之 青山在
縣西七十里東通臨朐山而通泰安州界北通章丘縣盜賊之
路有水北店可截委區長守之 李新莊在縣東五十里
破後出沒委義民官守之 青石關設吐子口通劉元帥寨下
泰安保要地委義民官守吐子口與寨崎相連處
兵防論 核青齊為京師左輔各衛所官軍分班入衛制也二百
年來頗散已極補練之術不通曰清句撥補二者而已然清出
者十無二三解衛者後復耗是清句撥濟實用久不得已乃
以官舍除丁撥補使費虛名無益行伍久則懼其撥補並見在
者而不此况地方頻年水患災傷民窮財盡官前道微錢糧京
道之外視為錢賦以此年七月糧餉有及期者勉給春班而秋

班文至矣夫補軍則衝所難堪支糧則全運艱給改京操各行不便頗數不敷而已班軍務履趨後武臣至是熟尋亦何益於軍或則之昔年京保併能辦者至京往往借資招募壯勇將班軍為久之數盡類補給赴工比其遲也查在衛月糧階補改軍無欠軍之罪而軍無勾攝之擾此或一策也又有月進徵月糧一特設於縣辦而班軍或行促進聞有借支到項者頗稱權宜此在育身之賢者專之耳如近日河南兵防秋而新地商無借之河道銀以濟用旋以兵無銀進徵至日還之錢急不夫而軍糧兩便此又一策也今若於五年推選之日必擇武臣之費而才者為京操官不使獨崇爵要之輩參於其內英京班赴操仍三令而督責之缺伍之軍隨宜而招募之可也回班之日聽其查和月糧補還亦無不可蓋京營得盡人之役而本兵無掛班之數與全軍等耳操官亦何憚於扣除之嫌哉月糧全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九

招募自便操官費善侵漁可免或曰班軍缺伍招募非制也今遼關新軍不募詎行之乎月糧借支非法也今是種起解不那務念口乎此三調停緩急不可以膠柱為也善能行之數年則軍士知月糧不虧或有樂行何性之念不必清勾撥捕而行伍得休養克費之資操官免降調之苦而國家獲拱衛之益矣故曰政惠全善存乎其人

登州府志 元人通海運于沙門島設監置戍其時與城北為二柱皆蓬萊之民也我國朝漕會通河海運廢廢二柱之民無約束之官乏通濟之利遂後附近郭夫有恒業而島與半空矣然膏腴沃壤不受未報亦一遺利也近分營軍屯種於中歲有收穫後又招民間墾滿篝滿車老上之元惡可以果生人之腹也予以攝生之之舉也非乎改儀後二柱之業歸徇消弭之策無國者酌之開獲遣人穿鄉里之委積以世民之艱既後世惟米子之秋舍傳其意而自社倉轉為縣倉縣倉轉為郡倉去民益遠則澤不下究而古意矣矣國初預備倉在黃縣者九八所在寧海州者九八所除者可以類推焉夫社倉在國初已行之矣

細集 有淮船有運船有魚船有鹽頭船有石倉船有瓜洲船無定款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

種為數大者黃縣千餘石次七八百石又次四五百石或三三百石惟黃者什之七宜造者什之三

福山志 營後墩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灶後墩在縣北二十里
 郭家庄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八角墩在縣西北四十里
 鷓鴣墩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白石墩在縣西北五十里 磁山
 墩在縣西北四十里 喊陰墩在縣西北三十里 右七墩福山
 備禦官軍守瞭 蒼掌墩在縣西北一十五里 浮欄墩在縣西
 北二十里 右二墩孫介履巡檢司守兵守瞭 木作墩在縣東
 北二十里 埠東墩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雙斗墩在縣東北三
 十里 現頂墩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清泉墩在縣東北四十里
 右五墩奇山守禦官軍守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一

嘉靖十七年二月山東巡撫胡縉奏青萊膠三府地方舊有元時新河一造
 南北距海三百餘里舟楫往來與販賣民甚便之北歲淤塞不通商賈皆因
 原設關度故運糧在惟馬家濠中多積石乃元人疏鑿未竟者今已募大鑿通
 而南河口萬鋪濬陷者一百餘里淤塞者三十里乞勅吏官督開濬水為民利
 工部後如鑿濬議改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工部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略謂通者河通濬
 塞深功圖計關之膠萊之間有新河通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
 海濤憂安之險而未成者元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綱營築之民土瘠人稀生
 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當按元遺跡鑿馬家濠石底以通濬安商賈定新河等開
 八度以通濬水患專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通見今濬安之船由濬河直抵麻
 灣即新河之河口也由海倉直抵大濬即新河之北口也自河口以至北口僅
 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深八中有九穴湖大濬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一

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已闕其六今之用功當
 任其六此皆彰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督為修築疏入工
 部查核所存極詳詳議奏矣

三十四年二月罷開膠萊新河議先是御史何廷鈺請疏濬新河詔遣廷鈺往
 會山東撫按官勘報廷鈺言膠萊新河一帶係元人已開故道特因馬家濠而
 北長四里有石圍難擊而止前海通到使王獻綱工罷財費以烈火鑿通
 此濬隨於分水嶺而北河通併力挑濬設三關歷八處工已十之三因尋以本
 官遺去工竟未就即令此濬舊蹟備存特而岸沙去日久頓下遂致淤塞挑濬
 亦不甚難至於分水嶺地本高舉故向河之水至此分流無度其地勢終不甚
 噴今在兩者為積沙所淤水惟北流若加濬濬深廣中間雖有碕礧潮濬諸石
 亦自人力可施司諸道使臣據舊估二百七十餘萬恐必有增無減其委官通
 判羅士贊等所估亦據一百六十萬而臣難心計不足如士贊所報數三分之

歲給一萬年終總計工費幾何。而次厥國可定矣。其通海一節則中間地勢既高若必使兩湖相接須深溝及八九尺恐濱海之地墾墾下數尺水泉滲出八無所置足勢必難成。而所費莫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味引河添設上下兩度疏理各處泉源隨其因勢而為之。雖未免重費而視擊通兩湖猶為稍省事。現河之流不兩即涸。而白河與流亦微過夏秋水決則二河自合。而沙恒多其膠河無攸視現白二河源亦稍盛。頃人在分須以故不達於南。張魯河雖無源而中有泉亦必從東都伯之地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清河水勢大而沙尤多若於泉家口關之下。因小流而引之。可以濟南行之水。但恐沙隨水走。河澤受淤。若新河原係人力所開。而北俱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決不甚。樹決而水因湖溢。則沙難隨水泛而流。亦因水緩而停。必須歲歲挑濬而後可。此司道諸臣所慮泉源者也。臣意于疏理之時。應加導引。而于土副使所設八關如陳村楊家園已損壞者興而葺之。其餘完存者添而修之。及膠河等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三

亦添設小關大約共計大小十三四座。所增設密膠關。以時自足。濟州若備。慮水來微小。關不足。特則如委官築堤之說。亦可。濟州不濬。諸臣乃復慮山水驟發衝激之虞。及出入河海船隻。概則慮。計費至此。可謂纖悉無遺矣。至於南北兩海。臣信查傳訪。知久頗。在北海無風。可以駕舟。而自淮安海口。由雲梯關至馬家溪。便不過三四日之程。中有營壘。可以灣避。又沿海岸一路。係行鹽地。亦少加疏。連而後。尤為穩宜。且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供挑深廣。為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為之。則亦無不可。成其難者。則如諸臣之慮。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無窮。兼之此時。而北兵革未寧。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役。今且暫停。此役一興。雖做以三年之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絀乏之時。何從出辦。又况開河。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則必多。造船隻。其費亦無所出。東土窮。是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必藉會通河。設官。編夫。轉。則方可水。又通。故不無愈增虧損。此則

入當相對。若力而治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得旨。報。展。萬曆三年八月。工部尚書劉應節等。為清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水。得計。東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皆仰給東南。在祖宗時。備海運之利。轉輸。萬里。以給。運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致使國軍。萬年之命。祇僅恃一線之相。於是有識之士。謂宜。到通海運。一路。與清河。並行。以備意外之虞。後竟。留。遠。洋。一。總。存。此。意。也。其。慮。甚。矣。矧。今。有。河。不。利。清。渠。多。缺。經。理。無。策。至。度。胃。時。萬。一。河。決。他。從。轉。運。不。通。彼。時。倉。皇。而。後。為。計。不。亦。晚。矣。近。該。河。道。制。御史。傅。希。聲。有。見。於。此。屢。疏。求。運。道。議。開。沁。河。亦。思。慮。預。防。之。急。職。等。愚。陋。無。知。謬。有。一。得。敢。為。我。皇。上。陳。之。切。謂。海。運。之。所以。可。慮。者。特。以。有。欲。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故。去。此。二。意。而。生。收。轉。輸。之。利。惟。一。東。膠。州。一。河。而。自。淮。子。口。入。海。由。齊。堂。壘。廣。進。口。入。淮。以。北。淮。橫。貫。各。往。來。船。無。虛。日。風。浪。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未開者。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園以南。計地約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四

有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澗。尚存。其平。應。挑。濬。之。工。不。過。百。里。且。中。原。疏。通。無。高。山。長。嶺。之。隔。也。若。錦。州。多。施。工。費。不。利。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臣。建。議。善。處。及。之。朝。廷。亦。屢。遣。重。臣。往。勘。之。矣。然。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故。何。歟。據。勘。事。者。未。嘗。開。河。之。利。道。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暇。到。來。使。道。始。不。知。故。河。行。由。長。至。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淤。關。至。三。十。餘。大。且。一。水。中。分。而。海。濬。之。濟。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挽。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人。力。莫。施。之。議。潮。既。不。通。河。復。堵。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就。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固。而。報。難。疏。事。有。固。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而。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往。區。家。城。約。四。十。里。俱。係。溝。溝。黃。土。且。用。挑。濬。自。劉。家。莊。北。往。棗。園。河。張。奴。河。至。亭。口。關。三。十。里。俱。係。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關。歷。陶。家。莊。陳。家。口。接。店。口。至。王。皇。廟。約。六。十。里。河

夏水淡宜從舊河之東方開一渠至皇廟至楊家園二十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竹疏濬楊家園以北則直通海潮無煩工程夫大抵此河以上計力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十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至測之高下悉有準以維標之上下皆有石似然可開無復可缺則此功一成凡有數利也海潮所至對無成渠以後可免割濬之費核幫之宜挑濬之費共利二也衝港而竹過風而止外無放洋濬溺之害內避黃河建徒之虞其利三也清運之東東岸鑿而致一石海運脚費既省則免其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夫越制湖諸省之粟宜先從江漕所載者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可復迅速彼或有謂此尚可來是而利而俱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數十石足載河舟所載之三海舟率十五人可減河舟用人之半是年運位俾固有水我之優可判海運之優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運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運軍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五

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極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金萬者時量力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為耶臨惟膠河之設事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築至通費竟成聚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難避事又成至餅今無免行覆轍但爾命實心任事大臣一員任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通查照前議并未盡事且悉聽便宜行事應會議者會同清河撫按諸臣計議妥當而行則任便專膚功可奏若治無期種種借治臣等之罪又查得班軍四校除二校赴邊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校屯在膠州一校屯在青州及查那墨一營亦為附近合於該營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工而論日免其操練等事工作仍於月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錢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眾競勸不世之功將不日可成矣倘蒙聖明賜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俾得台道膠萊河濬而後行勸使為濬濬所阻則應節等語的有所見不必覆勸就着徐林改工部右侍郎東都察院右台御史會同山東撫臣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傳當其奏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為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拿來重處

四年正月開濬新河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徐林等議新河二百五十八里中間鑿山引水築堤是開工必不可議省漕河舊規每方廣一大深一尺為一方每方二工計工給銀四錢共該銀九十萬八千七百六十六兩八錢費必不可不儲得古膠河在嘉靖間該道官自行開濬工已十之六七當時未開請給錢糧多因夫役今時竟其未成又續繼工費難鉅何至動稱百萬據所委勸各司道官多推難避事其中工程道里丈人大率虛估未見詳確顯是設難詞欲以沮壞成事且就近有司官員官無堪用者乃委及王府長史長史以輔導為職豈直沒有司事徐林始議云何今觀其所指畫殊無誠任事之志戶工二部具會同原議建議對應節經工料勘議以聞徐林又言前題臣家莊地處高峻難於施工改行黃阜領道里稍進而高處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六

惟不減泉水仍不可通惟治都泊船路溝一帶原係使路相傳都泊為水所滙船路溝為行舟處似有存於今日在黃阜領道既建其高峻在分水嶺迤南又建其於沙地而平河水勢浸浸且旁有可濟之河水有可引之源泉其上流為沽膠等河濬之以為血脈其下流為張奴等河濬之以為經絡各建開座以通其咽喉廣開水櫃以滋其榮衛宜堤膝以障其流決開月河以濟其清淺或遇大旱水淺仍照會通河事例預造別般以備制淺每季春初大挑務期週到其海倉口等處俱有舊設官廠仍查復製造以備積貯足可以修海運之長策稍轉輸之便遠矣較可刑打給事中上道成言新河一事刻應節主通海徐林主引泉臣愚以為膠州在兩海口之中土最高原第一堅石隱伏挑濬安施至於漕運新河泉林是易登易濬濬後發現海船河船決難通用而山東錢糧不滿二萬部而此處廣百萬易修便復有不足其將再請乎疏入上曰大臣任事最難已全虛心謀

虞不富預為難成之說以於之合前議

新河之上也... 執不自棄... 轉輸之利... 今之運事... 運道運尚無大... 口不可但... 在... 甚多運以罷運... 元人之無成其志不在開河之難而在准子口伏石之險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七

我朝善靖海... 開山於是... 者僅三十餘里... 事關之而無及也... 全九月擊可為之... 之功徒為此河... 事高利國家死... 陳惟陛下少垂... 直抵淮橫海... 比應該量挑者... 岸之上如膠... 有沽河積沙一...

濰河十三里... 衝或以積沙... 然乃鑿制開... 間其為害不... 積才有此數... 定形則高下... 約量地勢... 至壁濰河... 海面者約一... 未正與上... 由舊家口... 由對家舖... 以上但對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八

而向京... 五六之水也... 地形高下... 十夫全河... 二十二天... 為七千四... 此修河相... 且物工五... 若東湖... 軍壯伏... 省八千之... 水既通...

河也。地形中高，故國精加，陝防功可強，久非若沙流，七期次無常之可慮也。由是新河既成，而河站運以存，常言其在，新河則南北直隸，輪轉甚便，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掣制折耗之費。其在西河，糧數既多，運事自速，亦可以免接幫之守，與積水之艱，以通變言之，彼或有滯，此尚可來，說可以修，漕河改徙之虞，亦可以防，嘉元意外之患，其在東土，則商販甚通，足資貿易，免款有侵，不致流移，以久而通，運於遠，則到之永，乘遠之廣，字等處，水可達，亦可以免，移買之難，也。運之否，易此新河利害之大較也。要知今日開河之議，雖經由南海一日，北海三五日，沿途倘港，萬無一失，原非九人黑海開洋之比，是故也。惟河運，非海運，非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碑于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若前宜惟，宜遊者，不能知，即上住者，亦未之知，况前河先係山東，極極揚，報以為便利，臣奉命往勘，亦多用諸臣之議，中間但稍為異，整湖引泉之議，轉為通潮之策，其構海口，沖沙查無踪跡，分水嶺視之海面，亦尚高二丈餘，則無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九

鏡也。不意臣所格畫，言成謬妄，流言飛語，傳布兩京，以致通漕大計，因而中止。夫西河之告變者，屢矣，廟堂屢求善後之策，亦甚數矣。若一黃河改徙，運道艱難，即有深謀遠慮之士，出而應卒，然之變，就將以今之公案，為後之故，豈能復使天下事，伏乞勅下該部，詳詳詳與前案，核存，庶幾是非不淆，利害易明。即此河今，雖不剛，復必有剛之若夫。

二十七年，地漕御史魏忠思疏，陳新河可開之狀，先是議者以國運漕運，事會通一河，欲開免修，乘以防不虞，會以人情不調，報嚴忠思，言修乘新河，南自麻灣，通南海，北自海會，通北海，地之相距計三百四十里，中間河寬水深，工力自便者，麻灣至把浪廟，約共百九十里，河窄水淺，及全未挑修者，把浪廟至陳村，約共百五十里，分水嶺地形，頗高，宜深濬，約共百五十里，可不及十五里，大湖小湖，河以漕中，以大湖河，以漕陳村，而南，而水以漕分水嶺，高旺山河，以漕新河之北，以及中間諸河，泊之水，以漕助之，凡有水來，必挾沙走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如二河，蓋無衝沙，為得一躲避，惟當做臨清濟寧事，例定開設夫時，常修漕于大小清河上，添修置土堤，以障沙來，或走避斗門，以防水漲，因勢利乘，隨機曲防，在臨時酌量行之耳。

隆慶五年，河通潰決，戶科宋良佐請復海運，皆山東也。撫梁夢龍極言可修，謂海道多淺，楊陸地多岐，海人行險，傍海而竹，非橫海而渡，今踏出海道，傍海居多，較元人較明略踏出之遠，尤為穩捷，遂以山東布政王宗沐為總河，事司海運，至萬曆元年，以龍關傷船七隻，議罷海運，既罷，宗沐請復海運，總言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僅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尚留運洋一總，原有深意，至嘉靖末年，給事胡應嘉建議，載乘併入山東，江北諸總，前制甚嚴，應嘉以紳士之故，思變成法，有識者未嘗不扼腕而歎，迫因河道淤阻，官事諸臣，復起新議，勞費更甚，海運二年，道路稍裕，今難議罷，宜查復運洋一總，即改海運，把總為巡洋，把總領流河運，北極從之，越二年，亦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

崇禎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黑運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處處通馬家溝，不惟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險山，諸險皆避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係舊開，由海名入海，至天津一十八十里，共二百八十里，則河漕不如海運，又使開膠來，又不如高郵，從高郵入新河之尤快，下部議。

十三年七月，臨清劉繼登奏，慮患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臣見河渠淤淺，必加挑濬，而海無之，河水早乾，必藉湖來，而海又無之，此難為當，天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兩山，內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大洋，轉列公，皇至登州，此是險明矣，當日連事初起，陸運費每石至二兩五錢，臣以海運每石一錢七分，運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在舊款然矣。

人疏海運，將淮揚運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東河，其間通漕小河，多造脚船，如通州，俗稱放棹，才積上，是為萬里，東便古河，陰海口之運，持回空受，載自淮河，北

膠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即成山一轉小縮近倍數每年三運四運無不可為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考臣吉士果上于德政殿召對因問曾摺曾請開膠東
河已發銀十萬兩曾否支用非計臣倪元珪奏有善魚池通清使過欲運賀王
盛踏春是否可行將德環對膠東原有馬家濠元時所鑿善魚池皆再鑿
款以避成山之險然尚未通陳漢泰閣尚有數里德環奏共有十四里未通漢
奏對即鑿通如沙湖一衝塔文淤塞環對前倪元珪奏款于未通處所用陸運
將清米搬運亦是一策然兩運船隻及車夫亦費巨處上曰善魚池見在何處
環對在文登縣固賀王盛曾令文登報知之上一日即運賀王盛去勸米并前戶
工二部所發銀十萬兩通查來查先生每擬旨行按膠萊新河開之故避成山
之險身思議及文登之養魚池此賀王盛之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一

大學士丘濬海運論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經稻
路燕燕然亦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於元高初伯顏
平宋命張瑄等以朱瑄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
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
時備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
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
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
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碼頭九
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于戶履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
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冊行風
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
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
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一

云民無稅輸之勞國有蓄備之資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
河漕之費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物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
特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徵者竊以爲自古漕運之道有
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
多寡所費有繁省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
費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
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
無負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
國家都燕其地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
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之禍况自古皆
足將糧而以燕為備其今則專使軍夫長運而加以克支之稅
歲歲常運備積之報難支而征成之卒日少食國足矣如兵之
不足何足備焉是慮請於兵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政道別通

海尾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悉借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足亦思慮豫防之先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舵為難，必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春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南，更覆針以取向，一如舊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故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故洋，今欲免故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別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運丁，逐一次第，略視海法，有無行舟之道，泊舟之港，沙石之灘，洲浦之途，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避則避，則其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策謀，每日及鼓初起，視星月明紫，四際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三

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晴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言有可乘，乞先行下閩廣二藩，仿尋舊會通商航海之人，及行廣東復探提舉司，歸德等處，起取慣駕海舟者，寬下，令有司優給驛道，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實，詳以事或加以官賞，俾其盡心，庶依海船式樣，造而運載，又一慮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州，青登等處，直抵直沽濱海去處，略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駛，給以月報，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樹標檣，物者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策，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難，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休見式，蓋為海運尖底船，其每隻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

天下郡國利病書

淺故宜較，海舟要為改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併其以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無稅課常例，就於直沽止一官課月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充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核，人均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四，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和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又非徒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末手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檄福建以關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文忠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也。况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之來，苦於運河窄淺，舳舻擠塞，腳費倍於物真，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而貨日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四

於北，空船而歸者，必須物資，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當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近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艱，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制淺之費，無被次之害，而其支先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官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章句末儒，偶有瞻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世無弊也。念此乃國家萬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海道經 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二十一年，起運海糧，糧用未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萬五千石，賜立海道萬戶府于

戶所百戶所流符銅牌素銀牌面各領品職或造船隻大者不
 近一千餘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開船出揚子江暨轉黃連沙
 嘴望而北沿沙行使潮長行船潮落拋泊約半月或一月餘始
 至海口經通膠州海門膠山嶗山福島等處沿山一路東至延
 真島望北行使轉通成山望西行使到九洋收進界河兩箇月
 餘總抵直沽委實水路艱難深為繁重二十六年增蓋糧米八
 十萬石是歲正月裝糧石船二月開洋四月到於直沽交卸五
 月回還後夏糧至八月又回本港一歲兩運是時糧運鮮少
 人民怨憤二十七年朱萬戶新請長興李福回朝奉押運指引
 自揚子江開洋落潮往東北行使出離長灘至白水灘水緩至
 黑水大洋望北尋望延真島使轉成山正西行使流入沙門島
 開收萊州大洋收進界河遠不近一月之期近不近半月之限
 俱至直沽以漕運利便莫歲加封米萬戶為浙江省恭次張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五

戶為浙江鹽運司都運之職每歲專從此道駕使離赴北京將
 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當嘗官司招額兩浙工戶造船運糧
 脚價一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運海無大者
 八九千石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當益歲運三百六十萬石
 供給京師甚為易便延祐嘉善海船皆從此道貢賦放效其路久
 預備緩急如遇順風使帆之時水勢頗快便減帆慢技奔港汊
 稍滯不得食糧恐風勢不止天時昏暮遙送前行不知宿泊處
 有疎失下可不知運項風正使帆間忽轉打頭風使當使回風
 尋港汊為穩勿得當洋抵觸指重風息恐致疎虞如緩急猝暴
 風奔港汊不及之時急搶工風多拋錨船牢繫纜繩如重載船
 則頻頻點看水倉怕有客水侵入隨處別輪如小船則看風色
 如何別尋泊處如春夏間於港汊內泊船須要多用柱繩深打
 柱槓不以早晚恐有山水沖決衝突之患

海運誌序

余性喜晴幸玄視學廣右時史事繁暇輒取全史讀之觀古人攻戰處以按讀
 與圖其地里險夷遠近如在几席間後移官江西羅文恭公出廣與圖相有正
 余為到於省中因益知海道自莊備岸與濼燕前便甚宋宣和間議攻遼而諸
 臣不知出此使遠而藥師以一舟使金往返若陸其後元人通海運於都燕為
 得策且悉考當時費籍無言海中壞運舟者意即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載其語
 二十餘年隆慶辛未余起家復守藩山東會河漕告厥 朝廷遣科臣按視
 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道運事不訖余曰即大海可航何煩膠萊河也叙其說
 上撫臺以未試之驗語聞會科臣疏 上遂下通運之 命而余亦四轉
 督漕引踐初議募舟集糧時中外尚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踰月十二萬石
 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可通矣聞久廢以佐河漕安六軍之心
 猶竹萌之志 國家都燕大海在左肱此專刊也一百六十餘年來群臣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六

著多而未果行茲遇 聖君賢相英謀立決而啟臣亦適奉 廟略叨忝
 走再爾茲遠在 國輸常暫多寡惟意所施非 宗社萬年重長寧遂效
 斯計耶今而後始收布其說取前後題請移冊及海上道里行計類為此二
 冊撤慶州守張君大志刻之以識大都云 時隆慶六年七月吉 欽差總
 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臨海王宗沐書
 海運詳考
 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王宗沐呈為海運事近接郵報見戶科給事中李貴
 和有開膠河之疏隨經工部覆題奉有 欽依差工科左給事中胡權親臨
 相度審計 朝廷以印河近年間多於塞漕舟不通故欲為 國家慮至深遠
 別通一路以防下虞誠大計也該職查得膠萊河之開始於元世祖至元十七
 年七月總管姚漢奏事下丞相阿合馬與百官集議開鑿以鈔萬錠為備真仍
 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又奏請免益都濰萊寧海三州

一歲賦入折備直以為開河之用。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澁不能行，遂廢而所恃以漕運于京師者惟恃河。八失所開濟州河，其後漕臣囊加解孫傳言漕海舟疾且便，而右丞麥木丁亦言河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是將漕臣忙兀解遂招集商人運運萬石，與囊加解孫傳言合，謂臣請用軍驗試，運移河八失河所用水手及軍萬人，船千艘，昇揚州省教習漕運，以平潔船從利津專事海運，而濟河亦廢。夫以元人之虐用其民，其開膠萊河，史臣稱其所費不貲，而卒無成效，固不能強以全盛之力與河爭利者。此其終不可成之明驗也。夫河既未能能通，而膠萊又恐不足以濟，故以愚見莫如徑通海道。今試得二萬金以六千金造船六隻，以餘銀募登萊海島居民約船大小，每船須五十人上下，以三隻自登州而北至直沽，三隻自登州而南至淮安，每船皆給以公文及齊帶重物，到彼處官司投為驗，運歸登州，凡可往返三兩轉，即係海道通行。然後通議造船派運之法，悉依元人規制，詳見後條。銀發海右守巡及海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七

督造募招，每船給一大牌，通書船上水手姓名，又每人給一小牌，俱書年甲籍貫，以防改替。仍每船給畫工一人，以便圖錄標記停泊山崖之名，則明年之春即可以所造之船先赴淮安，先運止數萬石，如元人初年之例，其事之必可成及悉查歷代成算與較量。本朝河運利害，俱逐款開載于後，職以為有十二利焉。自古運漕以建都為向，往漢唐都秦則通渭，宋都梁則通汴，我朝定嵩幽燕地勢極北，所恃者在邗河一線之路，近又於塞有畿寒心，今所費不多而別通海運，兩漕並輸，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來，先臣丘濬固已言之。此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狹，開壑珠聯，漕船勢必立禁，以防爭越，挨守日久，則百弊生而軍食費，今海運開洋，不必挨幫，二利也。查據議單，每歲漂流掛失不下數十萬，掛失由人漂流由天，然即漂流之中論之，有人船米俱在者，有人在而船米亡者，有船壞而米尚可撈於濕者，情態萬狀，報入戶部，不通行勘然有司之勒債與吏書之隱匿，有實漂流而以為虛，至死獄中而責償不獲

天下郡國利病書

有不漂流而以為實，各分其利，而虧損在官。今海運既通，則雖有漂流而無冊欠，而漂流亦不待於勒報，稽違以悞總計，三利也。今清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糧一百八十六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該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入淮以後，運漕無利，脚價之費不與焉。今海運既通，則過江米與夫盤剝之費，省者不下數十萬，四利也。漕河運軍充米已畢，憚於空歸，卒稅之勞，往往將船擊沉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沉船可省，五利也。宋人運船歸則帶鹽，立濬亦有此論，其事體未敢遽議，然今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安家，今試通海運，舟大而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而析減行糧，諸色每歲之省亦不可計，六利也。漕河運軍行糧有派在水次，隨支者每歲收不齊，其後改徵本色四五錢不等，而官給不時守候頗艱，今通海運，則須盡給而後開幫，凡一應料價輕齋月糧等項，有司皆不容緩料理，自齊七利也。議單浙江江西湖廣隨船耗米每石至七斗六升，其餘道里漸近，雖有遞減，輕齋然其費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八

不貲矣。所以然者為其行日久而耗多故也。今海運東風勢甚汛急，則耗米亦可稍減，裁劑其贏亦多，八利也。京師王畿四方走集，近者累歲為行戶市販，民間積累輔臣曾形章奏，今海運既通，百貨合湊，則物價稍輕，行戶亦寬，自成富感，往唐陸贄嘗德宗之祇以京師米賤，奏請出關，關中為之價平。今國家承平，萬無此理，然以貨推米則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倘值甚艱，往年災荒，天子為之宵旰東顧，海運既通，則遼東緩急可餉，如洪武三十年，此舉十利也。歷朝漕運皆率顧慕而惟，本朝用軍，歷朝漕運皆轉機而惟，本朝直達軍無更休，而直達路遠，在途更疲，帝悅慶還家未暖席，而官司已照再運矣。今海運既通，則每行五鼓開船而已，特即泊，每歲止春初入，而夏盡即休，疲困亦蘇，十一利也。先運之將軍，弊百出，盜責侵剋甚，或官軍俱逃，其有軍市而官不知，則拖欠之官，在刑部獄者往往相也。今海運自開洋之後，欲盜而誰與為市，已盜而逃，將焉從，十二利也。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私豐欲不

勝倦倦頃歲久臥林下頗考其詳茲輒因膠萊之議用布始末以仰慰 廟堂
不惜幣費為 國家建長遠不拔之盛心此係元人與 國初已享之成利猶
之耕熟田也而管見迂疎又以為萬萬必可成數所有考據利害詳悉俱載後
條伏惟 鈞臺賜裁擇焉倘可轉聞再加酌議見之施行則 宗社幸甚職
愚無任仰望昧冒之至

計開

一海運在先朝始末 查得海運之說倡自唐咸通中議而未詳至宋神宗熙
寧七年京東路訪案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募人為海運
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其後元
世祖至元十九年伯顏思疾末特載開藉由海之事以為海運可通力請于朝
遂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
海道至京師然航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九

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
運司運糧至中興京畿漕運司自中興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績翁議廣開
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
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解為萬戶府建嘉花赤二十四年始
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
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
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
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浙財賦
所歲辦糧全充運海漕之利至是始博而到京者已三百萬有餘矣初海運之
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難開洋沿山
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寧州膠州界放雲山洋投
東北路多涉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州馬頭凡一萬三千

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
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
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
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但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聞亦有之然視河
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
民力以克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志為貪贖脚價不
以特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劫覆亡由是歲
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
十萬石二年又令漕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
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
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糜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利民自奉於是海運
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

齊糧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連橫帖陸運為江浙行中書
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運糧帖
陸運總督之既連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
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
以責之其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先率海舟後于嘉興之嗽浦而平江之粟
展轉以運杭之石墩又一合而後抵嗽浦乃載于舟海漕淺淺船履艱苦粟之
載于舟者萬石十有一萬明年五月始抵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
至江浙二十一年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禕往徵海運一百萬
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
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入京九
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
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此載在元史大略也又考元臣羅璧傳曰

壁與朱清張瑄等即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德達
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頗振壁復以漕舟至連陽洋海
抵錦州小凌河至歷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督漕至直
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壁擲率所部益土築堤捍之陞昭毅大將軍王良
傳曰良運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時昭毅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
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
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請運
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裁實除其數移文往返不絕良取吏牒
披閱即除其糧與較運戶乃免於破家王克敏傳曰克敏據湖南道憲訪使調
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
運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運趨直沽克敏以謂脫其當年而往返若是信可
罪今臨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一

從之黃師泰傳曰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
關中以聞鹽務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張思明傳
曰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陸等以優之因
著為令又查得宋史開載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之登州賣馬故
道猶存至重和元年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
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謀遣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金主
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直散觀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
修好詔蔡京等諭以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
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曉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
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抄呼慶送善慶等歸金職惟元人開國函燕享海運之利
已幾百年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及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能使張士誠運給
數年若夫宋之趙有開馬政又以孤舟鑿空開道由海往來報命則海道之可

通又不待元而始可信矣

一海運在 本朝始末 查得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
軍餉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
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日海船較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
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
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衙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
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
統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
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
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
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
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二

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庫收囤山東河
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
餘艘海運始罷運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免運糧三十萬石內六
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運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
海轉運前州倉收其後巡撫侍郎周忱言襄河民運多失農月請如永樂初令
民運於淮安小洲補給脚價免與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糧從之宣德
八年恭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西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免南京江北船於
瓜淮領免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杭等船各本司府地方
領免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運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
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做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免運粟河官軍糧
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現遠近為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
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免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寡其數然不為常

側又查得平江伯陳瑄傳載永樂初克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倘京師
 連東清運百萬倉于直沽戶兒灣或天津徵藉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今交
 市人不收課兩便之江陰侯兵預備載戍定遠時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餉海
 道險遠積善調度兵食充足未幾召還自此遂罷海運然山東登州衛海船精
 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止存十八隻歲撥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府布花鈔
 錠一十二萬餘斤至遠東餘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又減四隻其十四
 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隻每隻解銀五千兩赴部
 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奉各布政司每三年徵價解部三府布花准折色正
 德五年仍舊打造嘉靖三年本部議得海船之設本為裝運布花防禦海寇今
 布花已收折色若資此以為戰艦恐遇風則奔馳莫止臨陣則重大難疾題請
 停罷夫登州船至嘉靖三年而始業遷洋船至嘉靖四十五年而始廢今漕河
 海船亦自海運四百料鑽風船改造則海運雖罷不行而其餘規尚有考故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三

以為孽耕熟田者誠以 二祖之神機不可終廢也
 一漕運既久勢必變通 查得開國定都必通漕運運法既久勢須變通故歷
 代漕法因時改張漢人尚矣唐都關中江淮漕租未至東都陸運至陝而水行
 至開元十八年裴耀卿始一變而為轉輸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倉
 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韋堅二變遂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
 絕瀟灑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劉晏三變由潤州陸運由揚州海運至河
 陰李泌四變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遂罷南路陸運中仙客五變為和緩
 而其後遂終唐世宋人都大梁初開四河以漕而汴為重開寶八年一變而為
 編運嘉祐三年二變而為造船補卒圍本路既熙寧二年薛向三變而為募客
 舟與官舟分運元豐五年陳佑甫四變而為汴河量經崇寧三年曾孝廣五變
 而為直達汴而亦終宋之世我 朝初仰海運永樂十一年始為海陸兼運繼
 而為支運為兌運為改兌即今不惟運之在官軍者弊端百出耗折數多而河

之漸南徙者決壘不常梗塞為病酌時事之慮以求必濟之理合海運則安所
 非哉通計河海二運俱不能無利害然聖人立法不能使天下之能有利而無
 害惟酌其多寡之分而決其權使不可窮而已河運之利在慶東無盜賊之警
 在安流無風濤之險然近年風水之漂沉官軍之侵盜歲亦不下十餘萬在戶
 部不過扣羨餘起存各項以補足四百萬之額然直達之曠日持久則軍無寧
 歲洪河之轉徙無定期限難必而况侵盜而逃利歸刁奸之手攤派及氣價
 出在運之人是以官軍交病歲漸凋瘵以職前所述十二利者詳籌度之則利
 在漕行為多而其所慮者不過風濤之漂沒而已行之既久漕泊得地占風順
 疾則可以保自完歸而每年早定兌期必開洋於首春之候則又不待規避而
 猛惡之風濤亦不相連矣且又計之今運河之梗見儲於邳州之下者已三十
 餘萬而停之二年即使海河二運利害相當猶當詢求以行 南顧之憂而又
 况其利害相十五也伏惟 籌國者幸加意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四

一初尋海道之議 查得海運不行已近二百年固未敢遽造舟載糧而長往
 也自開浙而至蘇杭自蘇杭而至淮安自淮安而至登州其間雖未直達而本
 界往來固未嘗之絕特自登州而至直沽則已絕北海途遙而利寡民或末之
 常經爾即今春半則自登州發舟尚可南北分行北盡直沽南盡淮安即如前
 暮人造舟可以尋導而驗試之稍涉夏初則但可北行而南向之舟不可發勢
 須自淮安發舟尋道至登州今登膠之間往往有淮貨則民間小舟未嘗不通
 故識謂暮人初試僅二萬金而足者好也如暮人而自有舟則無給以其舟之
 直齋持百給皆應優厚但欲使人樂於應募而通行凡中道礁梗之處停泊之
 舟悉加標記往來三數次則即可載糧以試舟為引導可也以試舟之水手分
 布糧船亦可也又行之二年則人益習其險而糧舟因可雲集故元初止四萬
 而其後乃至三百萬餘我 朝一統而南運為富即今揚州以及江西湖廣皆
 仍舊由儀真入河而但以浙江蘇杭常鎮寧國太平自海運出則固已一百八

十六萬矣自此進退損益惟吾所欲而尚何難之有哉初造試海船人與費皆不多無庸設專官及估費故不悉道

一海道既通造船通運之議 查得海道前已試驗通行因可造船開運但山東登州順濰海道之中北入直沽而南至淮安約量適均但登州無木舟但可小試而不可以供載糧登州人寡募但可以初試而不可以足濟數則須於江淮間更造船隻而別選水手此其所當議者一也元初水道稱劉家港在今嘉定縣元末貢師表則出福寧州我 朝永樂間則清粟皆領太倉州見今河漕則淮安為聚集擬通海運則須定起卸之地此其所當議者二也漕舟既通南貨漸富則盜賊出沒勢不能無故元有仙鶴哨船而國初環海列有備倭屯戍散巡之官兵所必脩復此其所當議者三也運船帶鹽始自宋人其後丘濬亦有此議然於鹽法不無稍礙而運軍航海冒險亦有以稍耐之又無以使之鼓舞而盡其力非鹽則貨此其所當議者四也河運用軍則各衛自有官統押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五

故可但以都御史糾繩之而已若海運風濤官非久習則輒眩吐不支故元人設專官為都轉運司秩正三品而未清張瑄但加職而不易職此其所當議者五也海行習險必海旁之人故元人雇募水手移置揚州尤須教習而丘濬亦云須募關廣之人募則有費押移河運之軍糧以充募來押宰教習水軍乎此其所當議者六也河運以近多淤塞故北海運而元人亦以江南諸郡糧克運額如必以淤塞為慮也則湖廣江西淮揚真慶皆在黃河之南以及白糧船駛米倉所部等衙門糧米將并歸海運乎此其所當議者七也江南海運粟輸太倉開洋此永樂間故事計亦以避舟陽奔牛一帶淺灘也并歸淮安出海則船厥總運皆聚於一處若江南仍自劉家港太倉故行則厥官勢必分建此其所當議者八也海運糧船至直沽交卸元人於此置廣通倉俾轉輸各有經費擬今河運議單挑花淺以北事體或官另設船或雇民經紀其所當議者九也元人分茶陽等縣為三十每鄉皆設押糧官二員每船三十隻為一綱船九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除隻運糧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綱官以常選正八品為之此元人全類也今裁准北之糧歸於河運則船之大小與戶之多寡差有節裁此其所當議者十也事當新建則百議俱出規條紛繁必當完盡利害始可以久自十事之非有未詳者俟通行議運之日博采群策以成畫一固不得憚於更張而坐失大計也夫海運之利較著如此而久不及者夫豈阻於河運之安行且憚於更張之煩費哉戶部總司天下之大計而必得在外任事之臣准漕雖據運道之中樞而未悉登州以北之巖濤風濤之險則聽者易容戒首事之端則言者惜吾然不知久而狎之自當益習此趙充國所以云屯田久住從枕席上過師也不然元人立國固亦有六官百司之鈞給而自至元以迄至正享其利已幾百年而難 二祖之冠絕百代猶不能棄其成功而據其見利故職謂欲切時務而慮深遠以為足國之資計無便於此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六

第一程自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共計三百餘里係河道可為一程
第二程自八套口開船至營進山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如風不便九十里可投五丈河又西北一百餘里可投狹口灣泊
容船五百餘隻
第三程自營進山起東北遠望柳山前投齊堂島灣泊約四百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島西面泥灘二里可容船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三十里有龍灣口可泊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北瀆落口約一百九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夾倉口二十里可容船二十隻迴避望海石又東至石臼海口三十里可容船六七隻迴避石臼欄胡家欄曲伏挑花欄又東至龍王口四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迴避黃石欄又東至龍潭二十里可容船百餘隻迴避木小島又東至二十餘里迴避胡家山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迴避七處俱用西南風迴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其餘

滴水口沙灣口二處係西南徑避路如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四程自齊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望遠塔山前投福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為一大程此島方圍二十里西南有泥灘二里半可灣泊六七十里如船多島迤西五十里董家灣開大堪灣船三百餘隻中間所過水而東四十里回古鎮海口可容船三百餘隻迤避梅子嘴又東至靈山島五十里島西南嘴可容船二十隻迤避東北正東風島東北鼓樓開容船十餘隻迤避正北西北風此處雖可容船不置久住又東北至唐島六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迤避東北正北風迤避露明石又東至小青島五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迤避正北東北風又至董家灣六十里迤避捉馬嘴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迤避三處俱用西南風迤避西北正北東北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七

第五程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迤避老君石遠望田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為一大程半日可到此島方圍三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十里有開港灣容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而東北由小管島六十里可容船二十隻又東由大管島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田橫島七十里以上堪灣泊二處迤避一處餘有莊口港可容船十餘隻係背路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六程自田橫島由青黃島遠望樵山前投玄真島灣泊共約四百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島東西長五里迤北風灣南而過東風灣北則可容船百餘隻東北岸下水底三孤石傍多礁石該迤避過船多島迤西五里朱家園可容船百餘隻又西五里宋家園與草島前可容船五六十隻中間所過水而東十二里開港灣容船二百餘隻又東至楊家溝港三十里可容船三十餘隻又東至十里迤避劉家嶺又東至草島嘴三十里可容船五六十隻又東至青島三十里西圍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

黃島三十里西南離可容船十餘隻又東北至宮家島三十里可容船三四十隻又東徑過蘇島直至玄真島朱家園一百五十里迤避朱家園西柳灣與沙嘴玄真島兩嘴與島東岸三孤石以上灣泊六處迤避五處其餘行村寨馬公島與何家碼頭乳山寨上港口及靖海衛北珠濠島皆足背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灣泊迤避靖海排又石東島娘娘廟嘴

第七程自玄真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行島嘴北過城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劉公島灣泊二百四十餘里用南風為順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容船六七十隻如船多島迤西十里威海東門口教場頭灣泊可容船三四百隻中間所過水而東至獐御島西頭李家園三十餘里可容船二三十隻迤避東北東南風南三里迤避若石又東三里鹿島可容船一二十隻迤避北風與東風又東七八里迤避凹屋港又東十五里迤避墨石島又北十餘里迤避揚家墳又北二里迤避熊狼礁石又西北四十餘里養魚池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八

容船二百餘隻迤避東風與東北風又東北二十餘里黃埠嘴可容船一百餘隻迤避東北與北風又東南一里迤避成山頭又東七八里迤避殿東頭此二處稍險須放洋遠避過此轉西三十餘里駱駝口圍東東岸下可容船七八十隻迤避東北風又西三里李業嘴可容船二三十隻迤避西北風又西十五里柳芥海口可容船五六十隻迤避西北東北風又西七八里迤避青鷄島與鷄鳴島相聯水底礁石又西直至劉公島一百里迤避島東南礁石嘴又西六七里黃泥崖可容船二三十隻又西六七里沙嘴兒可容船二三十隻俱避東北正北風又西二里小黃島東口可容船三十隻迤避四面風又西十里衛東門口教場頭灣泊可容船四百隻迤避西北風以上灣泊十處迤避十處其餘寧津所西北崗山海口尋山所西南青魚灘家鷄汪皆是背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八程自劉公島開船西北十餘里迤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迤避靖子嘴

又西十餘里，避小打島，遠遼黃，而遠望芝罘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為一大程，用東風東北風為順風，半日可到。島東而長二十里，東頭避勝子嘴，又西大口，婆婆口，可容船一百餘隻。避北風西北風，又西三里，避宅案，如船多，島東三十餘里，望嶗島前，可容船二三十隻。避東南沙港，又北三里，夾島，可容船六七隻。避北風中間所過水，而西一百四十里，養馬島，東柄上老鴉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避西北風，又島西頭，避煉石嘴，又轉島東龍王廟前，可容船二三百隻。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又西北五十里，係望嶗島，又西三十里，係芝罘島，以上灣泊四處，避六處。

第九程自芝罘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灣泊，共約一百八十里。為一大程，用東南風，一日可到。島東南，在周圍二三十里，可容船一百餘隻。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如船多，島東而六十里，新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八十九

海口可容船五六隻，口外不宜住船。口東避四面風，中間所過水，而西六十里，八角嘴，可容船六七隻。避西北正北風，又西五里，避龍洞嘴，又西五十里，避避四石，又一二里，入劉家汪海口，可容船一百餘隻。避四面風，又西二十里，避避灣子口，東北沙港，又西二十里，避避抹直口，金嘴礁石，又西三里，入新河海口，避避觀音嘴石，西北四十里，避避長山島東南嘴沙港，又西十里，係沙門島，以上灣泊三處，避六處。

第十程自沙門島開船，西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計為一大程，用東風為順風，半日可到。島南而黑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避北風中間所過水，而南三十里，避避大石欄，又西六十里，系島前，可容船五六隻。避東北西北正北風，避避島東北二處礁石，又西四十里，嶗島，避避島東西北三處礁石，島南宋港，可容船四五十隻。又西四十五里，避避羊欄礁石，又西十五里，係三山島，以上灣泊二處，避四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青河口灣泊，共約四百餘里。計為一大程，用東風與東北風為順風，一日可到。可容船五百餘隻。避北風與東北風，中間所過水，而西五十餘里，芙蓉島，避避東沙港，轉西南面，可容船四五十隻。避東北風，又西五十餘里，避避虎頭崖，與東北碎石，又西五十餘里，避避海倉口，椿木開石，又西一百一十里，係淇河口，河口外有沙嶺，船難進泊，又西四十餘里，係小清河，船難進泊。以上灣泊二處，避三處，還有三處小河口，俱不堪灣泊。

第十二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可容船一百餘隻。如風不便，六十里投降河，可容船二百餘隻。又至大沙河三十里，可容船一百五十隻。靠北岸有沙崗，避避以上灣泊三處，避避一處。

第十三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灣泊，約二百餘里，可容船二百餘隻。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九十

風不便，七十里投大溝河灣泊，可容船一百餘隻。俱無避避，其桑句河窄小，不堪灣泊。

自淮安府起，至張家灣止，海道水程共計三千四百五十里。

欽差整飭營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周朝先為海運事，照得海運初行，廟議止令三根牛交卸，本道以三根牛陸路抵遼陽七百餘里，脚費尚多，且一路山徑崎嶇，恐不能急達。因查出由登萊直抵蓋州，套一途，在水運者未免獨任其勞，而由蓋套至遼陽止二百七十里，陸運者實大省其費。業已查定海內運道全圖，刊布前役，不拘南北直隸山東，遠東凡可通舟楫之處，一一載入圖中，不啻詳矣。但前圖合海內而言，則於山東不能獨詳，故止及路徑，而不及各屬上載海只搬運里數也。今東省糧款加至六十萬石，而沿海州縣皆屬洞窟，甚至新派承運者，且日眩心駭，而未知所措。動稱難海為遠，轉輸不便，押運員役因而任意耽延，眾口一詞，惟不運

之為快殆未知水陸路程非澤無稽者之物連左一區亦非星河天漢必不可到之鄉也今本道通將濟青登萊四府運糧州縣各上糧海口及運行里數逐一考覈編輯併海路書關及風候口號彙為全書刊發州縣暨運官運役令其省覽遵行其淮安截漕由海入山東界者自營遊山以西皆屬通衢本道於營遊山以東接引入遠天津截漕由海入山東界者大沽河以北皆屬通衢本道於大沽河以南接引入遠俱另設員役撥給船道其程圖亦即具此冊中矣須至冊者

計開

濟南府運糧州縣

齊河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河口四十里 至濟陽縣八十里 至齊東縣八十里 至蒲臺縣一百五十里 至利津縣五十里 至杜碼頭一百二十里 至大海口十五里 至絲汪口七十里 至汪河口七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十一

至米河口三十里 至魚兒舖淮河口八十里 至海倉四十里 至芙蓉島一百二十里 至三山島八十里 至岬嶼島一百二十里 至桑島八十里 至廟島七十里 至羅磯島一百七十里 至羊砣島二百五十里 至皇城島一百里 至鐵山六百五十里 至西北老廟團五十里 至牧羊城一百里 至羊頭四八十里 至雙島六十里 至猪島一百五十里 至中島二百五十里 至北信口一百八十里 至蓋州套三百二十里 歷城縣 正北陸路十八里溪口上載 至濟陽縣八十里 濟陽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齊東縣一百五十里 齊東縣 北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一百五十里 蒲臺縣 正北陸路二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一百里 武定州 正南陸路六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七十里 陽信縣 正南陸路一百二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七十里

章丘縣 西北陸路六十里至濟陽縣上載 至齊東縣八十里 濱州 正南陸路二十五里大清河上載 至利津縣五十里 蒲臺縣 北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利津縣五十里 利津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杜碼頭一百二十里 海豐縣 東北陸路八十里大沽河上載 至絳河一百二十里 青七十里 霑化縣 東北陸路九十里九山河上載 至絳河十五里 至杜碼頭十里 青州府運糧州縣

青州府運糧州縣

高苑縣 西北陸路五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杜碼頭一百八十里 博興縣 東北陸路六十里三分鎮上載 至杜碼頭一百五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十二

樂安縣 西北陸路一百里至蒲臺縣上載 壽光縣 東北陸路八十里米河口上載 臨淄縣 西北陸路一百二十里至蒲臺縣上載 益都縣 西北陸路一百八十里至蒲臺縣上載 臨朐縣 西北陸路二百里至蒲臺縣上載 昌樂縣 正東陸路一百三十里魚兒舖淮河口上載 安丘縣 東北陸路一百五十里魚兒舖淮河口上載 日照縣 西南陸路四十里洵河口上載 至宋家口五十里 至齊堂島二百里 至塘島一百里 至青島九十里 至符島四十里 至管島六十里 至田橫島八十里 至滿島一百四十里 至黃島三十里 至坑島四十里 至龜島六十里 至靖海衛

張家口四十里 至馬頭嘴四十里 至嘉錫汪一百二十里 至倭島二十里 至養魚池六十里 至成山嘴六十里 至招羊口四十里 至鷄鳴島四十里 至劉公島六十里 至養馬島一百六十里 至芝罘島四十里 至八角口八十里 至廟島一百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諸城縣 東南陸路一百二十里董家口上載 正東陸路一百四十里夏河城上載 至齋堂島二十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莒州 正南陸路一百六十里夾倉口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沂水縣 東南陸路二百里夾倉口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蒙陰縣 東南陸路一百四十里至沂水縣轉運夾倉口陸路二百里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萊州府運報州縣

濰縣 正東陸路一百二十里魚兒舖淮河口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九十三

昌邑縣 正東陸路六十里魚兒舖淮河口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平度州 正北陸路一百二十里海倉口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掖縣 西北陸路五十里新河口上載 東北陸路八十里三山海口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膠州 東門外陸路三里淮子上載 東南陸路六十里女姑口上載 至青島九十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即墨縣 西南陸路五十里女姑口上載 正南陸路九十里董家灣上載 正東陸路六十里金家口上載 至蒲島一百五十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高密縣 東南陸路二百里淮子上載 至青島八十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登州府運報州縣

招遠縣 正北陸路一百里嶗嶼島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黃縣 東北陸路二十里黃河口上載 至廟島六十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蓬萊縣 正北天橋口上載 至廟島六十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棲霞縣 西北陸路一百五十里至天橋口上載 東北陸路一百二十里八角口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福山縣 西北陸路四十里八角口上載 至廟島一百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寧海州 正北陸路十里養馬島上載 西北陸路二十里龍門港上載 至芝罘島四十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西南陸路一百三十里乳山寨上載 東南陸路一百三十里即即口上載 至馬頭嘴七十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文登縣 正南陸路五十里望海口上載 西南陸路八十里長灣口上載 東南陸路一百二十里馬頭嘴上載 正東陸路一百里倭島上載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萊陽縣 正南陸路一百一十里金家口上載 東南陸路一百里行村寨上載 至黃島一百里 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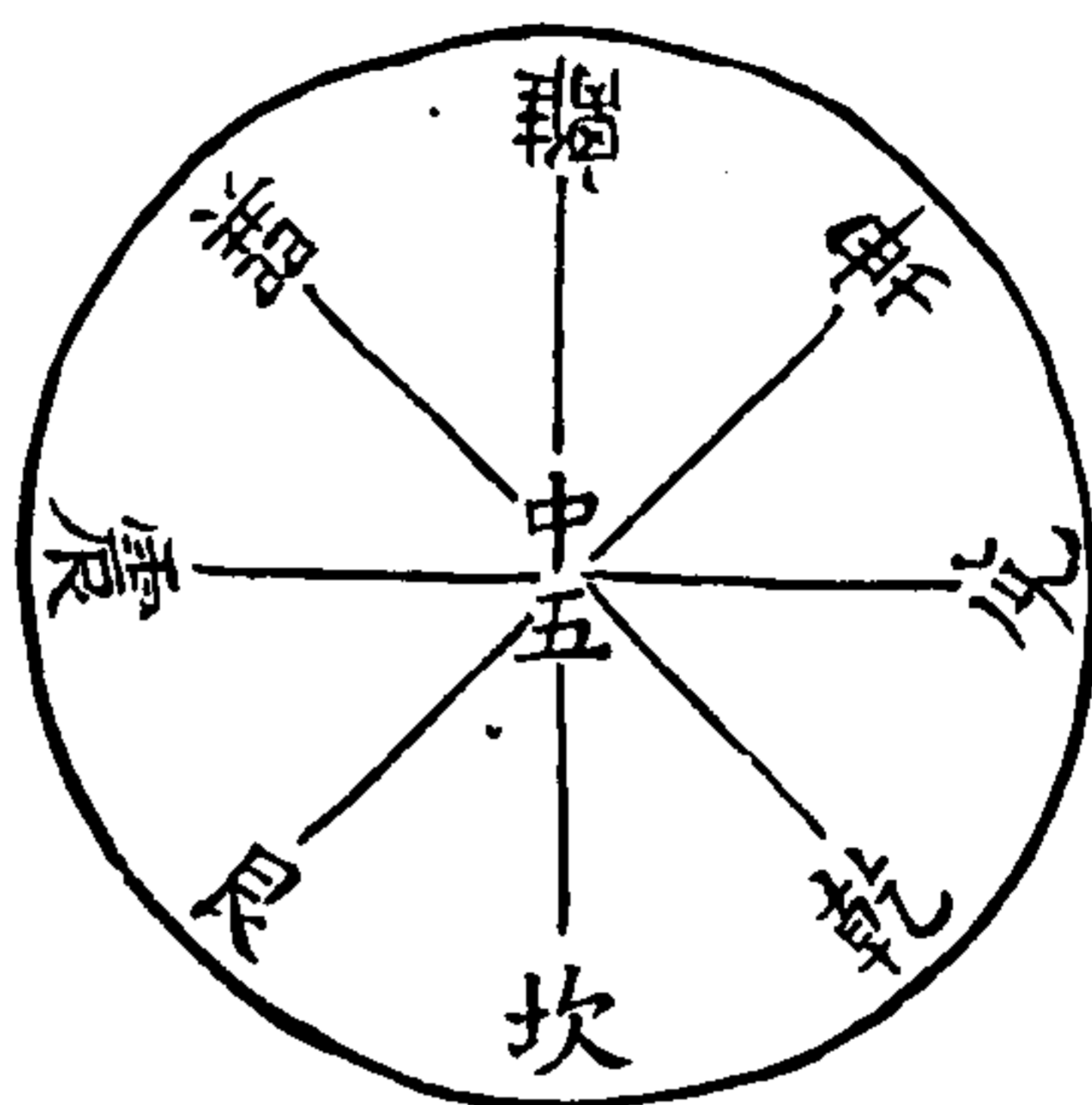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九十四

一附潮汐

湖汶乃天地呼吸之氣即運轉趨避之關舟人泛洋不可不察以南海而言每月初二七日潮生漸長至初一日寅時大潮辰時潮退大潮自初二初三初四日漸消至初五日潮落小信潮至十三日十四日潮生子時潮滿子時潮退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大潮十九日漸消二十日小信潮午時潮滿未時潮退每月初如此東海亦然以北海而言與二海稍異每月十三日大潮漸長至十七日午時潮滿申時退二十日退潮至二十七日為小潮二更潮滿寅時退至二十八日又漸長為大潮至初一日初二日午時長滿未時退初三日漸退初四初二日退為小潮二更潮滿寅時退週而復始每月如此

一附占候

八卦定八門 八門用九星係三奇



八門訣曰甲戌壬子居坎丁辛乙卯坤傳戊庚甲馬震相連丁癸辛鷄豎伴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九十五

庚鼠行乾位己癸卯至西邊丙壬騎馬去遊山乙己鷄飛離而 九星訣曰甲子回頭起艮甲戌飛入離宮猿猴走入水晶宮甲午坤中不動曾見龍與震地更者虎嘯生風九星各自顯奇功主離臨之發用

一宮休門居坎水八宮生門居艮土三宮傷門居震木四宮杜門居巽木九宮景門居離火二宮死門居坤土七宮驚門居兌金六宮閉門居乾金以上八門為五行解坎宮天蓬水艮宮天任土震宮天衝木巽宮天輔木離宮天英火坤宮天內土兌宮天柱金乾宮天心金中宮天禽土以上九星為五行解冬至起陽道九局用事夏至起陰道九局用事道特法語所謂甲巳運加甲乙庚丙作初丙辛生戊子丁壬庚子俱戊癸推壬子道特從子數是也以年月節候照此法推之以定吉凶百不失一 凡孤虛之鄉及日特俱忌之 年孤虛 甲子旬中孤在戌亥乾虛在辰巳巽 甲戌旬中孤在中酉兌虛在

寅卯震 甲申旬中孤在午未離虛在子丑坎 甲午旬中孤在辰巳巽虛在戌亥乾 甲辰旬中孤在寅卯震虛在中酉兌 甲寅旬中孤在子丑坎虛在午未離

月孤虛 正月孤在艮虛在離 二月孤在艮虛在坤 三月孤在震虛在兌 四月孤在巽虛在乾 五月孤在巽虛在乾 六月孤在離虛在坎 七月孤在坤虛在艮 八月孤在坤虛在艮 九月孤在兌虛在震 十月孤在乾虛在巽 十一月孤在乾虛在巽 十二月孤在坎虛在離 日孤虛 子日孤在亥虛在辰 丑日孤在子虛在午 寅日孤在丑虛在未 卯日孤在寅虛在未 辰日孤在卯虛在酉 巳日孤在辰虛在戌 午日孤在巳虛在戌 未日孤在午虛在子 申日孤在未虛在寅 酉日孤在申虛在寅 戌日孤在酉虛在卯 亥日孤在戌虛在辰 時孤虛 東方朔占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九十六

日雨卯日東風午日雨辰日東風未日雨巳日東風申日雨午日東風即日雨未日東風申日雨申日東風子日雨酉日東風丑日雨戌日東風寅日雨亥日東風辰日雨 又曰甲子日雨丙寅日止乙丑日雨丁卯日止丙寅丁卯日雨即日止戌辰日雨夜半止己巳日雨立止庚午日雨辛未日雨戌時止壬申日雨即日止癸酉日雨甲戌日止甲戌日雨即時止乙亥丙子日雨即日止丁丑日雨至夕止戊寅己卯庚辰日雨即時止辛巳日雨壬午癸未日止壬午日雨即止癸未日雨甲申日止甲申日雨即止乙酉日雨丙戌日止丙戌日雨夕止丁亥日雨即時止戊子日雨庚寅日止己丑日雨壬辰日止庚寅日雨即時止辛卯日雨癸巳日止壬辰日雨辛丑日止癸巳甲午日雨夕止乙未日雨丁酉日止丙申日雨夕止丁酉日雨己亥日止戊戌日雨辛丑日止己亥日雨即時止庚子日雨壬寅日止辛丑日雨壬寅日止壬寅癸卯甲辰日雨即日止乙巳日雨丙午日止丙午丁未日雨即時止戊申日雨庚戌日止己酉日

雨辛亥日止庚戌日雨即時止辛亥日雨癸丑日止壬子日雨癸丑日止癸丑
甲寅日雨即時止乙卯日雨丙辰日止丙辰日雨丁巳日止丁巳日雨即時止
戊午己未日雨即時止庚申日雨甲子日止辛酉壬戌癸亥日雨即時止 又
曰子日雨立止不止寅日止丑日雨寅日止不止至卯日止寅日雨立止不止
卯日止卯日雨立止不止己日止辰日雨立止不止戌日止己日雨未日止不
止申日止午日雨立止主十日陰未日雨申日止不止戌日止申日雨夕止見
月不見月主父陰酉戌亥日雨立止不止俱主父陰 又曰五嶽之風以納音
為論甲子壬申甲午庚辰壬寅庚戌為陽商乙丑癸酉辛亥乙未辛巳癸酉為
陰商丙寅戊子甲辰甲戌丙申戊午為陽微丁卯己丑乙亥丁酉己未為
陰微戊辰庚寅壬午壬子戊戌庚申為陽角己巳辛卯癸未癸丑己亥辛酉為
陰角庚午丙戌戊申戊寅庚子丙辰為陽宮辛未丁亥己卯己酉辛丑丁巳為
陰宮甲申壬辰丙午甲寅丙子壬戌為陽羽乙酉癸巳丁未丁丑乙卯癸亥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十七

陰羽宮風當日雨商風七日雨角風九日雨微風三日雨羽風五日雨 又曰
宮風近十里中百里遠千里微風近七里中七十里遠七百里羽風近六里中
六十里遠六百里商風近九里中九十里遠九百里角風近八里中八十里遠
八百里 又曰凡風發初遲後疾者其來遠初急後緩者其來近動葉則十里
鳴條則百里捲枝二百里落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六百里飛沙走
石千里拔木五千里又曰凡大雨非常滿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一日一夜
者千里之風也 京房曰乾位西北風從乾來為折風主人不利坎位正北風
從坎來為大罡風宜先發同發主人不利艮位東北風從艮來為小罡風主人
不利震位正東風從震來為兜風亦名嬰兒風主人利巽位東南風從巽來為
小弱風宜後發主人利離位正南風從離來為大弱風宜後發主人利坤位西
南風從坤來為諫風宜後發主人利兌位正西風從兌來為樹風宜先發為客
利 凡子日風從午上來午日風從子上來甲日風從庚上來壬日風從丙上

來皆為樹破甲乙日風從庚酉辛申上來壬癸日風從辰戌丑未上來皆為刑
克餘皆做此 李淳風曰凡海中氣如魚龍形或如積土或如累盆朝東暮西
日或掩之此皆風雨之氣也 朝視日上有黑翳如霧或日色旁射或淡黃
白者其日有風雨已晚日散有之其夜風雨 雲氣如龍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
避之 雲厚而潤大雨暴至 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而潤者旬中多
雨 日始出有暈如車者其日雨 雲氣如黑蛇衝日者其下有大風雨 月
初生色青多雨白而潤者大雨 蒼白氣入斗門者多大風 黃雲蔽北斗明
日雨 白氣掩北斗三日內雨 青氣掩北斗五日內雨 天無雲而北斗上
下獨有雲五日內雨 日入後有白光如氣自地至天直入北斗其夜必有大
風 太白出氣必有風雨 所指處必有變 辰星出氣大雨水 先雷後雨其
雨必小先雨後雷其雨必大 蒼黑雲細如御綿蔽日月五日內雨 雲如雨
人提鼓持撐有暴雨 黑氣如群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 黑氣如浮船必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十八

黑氣如牛羸主暴雨 黑氣如水牛不出三日有大風 四望見青白雲名
曰天塞之雲雨微也 六甲日無雲一旬少雨 月離畢之陰則雨離畢之陽
則晴 日旁有赤雲如珥不有大風必有大雨
世俗出行有大小紅沙之忌大紅沙曰春鷄亥子忌行裝夏免龍蛇不敢當秋
馬未羊冬牛狗行船走馬謹須防小紅沙曰孟月常居酉仲月已上如季月歸
丑上此是小紅沙
海上舟人不辨南北教之趨避賢然罔知編有口號歌以教之 其占晴曰早
起滿天晴日出漸漸明早晨露露雲胸午日蒸暝日光明又移夕晴定可待暮
日光燭天晴明且又炎暮者兩邊清次日主晴明紅雲日暮起晴明便可許夜
觀魁斗淨明日天色正電光起西南明日天炎炎遊絲天外飛久晴定可期白
虹若下降惡露盡消亮西南北微風可喜天晴融 其占風曰魁罡氣白黃隄
防風勢狂早間日晒耳狂風即時起早白與暮赤飛沙及走石午前日忽昏北

方風怒噴午後日昏暈風起須當慎日月忽然風來不尋閑雲掩日不動風勢如山重返照色黃光明朝風必狂天道忽昏慘狂風時下感天色黃復赤狂風在頃刻黑雲片片重眼底主狂風黑紫雲如牛狂風急似流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轉黑雲北方簇暴頭風大毒黑雲半開開大颶隨風至雲起飢行急風勢難支直乳雲來似絞狂風來不少辰開電光飛大颶必可期連日霧濛濛必定起狂風星辰若畫兒頃刻狂風變 其占雨曰雨自雲中出須兼風信測節今方位從便知吉與凶春煥逢虎嘯夏忌龜蛇到乾亥怕交秋純金冬更愁先風後復熱雷雨將勻若風東雲却兩大雨不須疑日落雲堆裡晴明未敢許朝霞照地紅午後雨相逢海水忽然黑恐有蛟龍出黑雲風後生須更雨不輕白鳥桅杆站半夜天須變雨脚忽斜連三日雨綿綿雨後風仍暴來朝還有颶霧後色仍昏來朝雨必傾紅見雨不止霖霖從此始雷重電不高次日雨滂滂月暈明而圓來朝雨可次太白角放光風高雨亦狂忽然怪風噴大颶難投遠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十九

端寒氣衝風雨開燈龍海魚吐沫起越日必風雨黑霧罩船頭須防風雨稠雨中黑復亮頓盆難計量細浪忽迴環前途風雨濤 其占報曰正月三至八行船去還泊十三至十七觀燈風亂急二月二與九玄武風必有三月三日晴還要過清明四月浴佛雨初八十八裡五月端午前風高雨亦連二九是分龍須防風雨沖更有雪至忌即將正月記六月忌彭祖十二前後數七夕降黃姑望後風始和八月大潮日南北各不一七八兩月中三日一換風九月重陽羅舟子須停棹前三與後三勸君莫等閑十月忌初五海堵要起舞十一二月間鐵漢也停船

海道故道 一自南京開洋出龍江關靠東邊行遠到觀音山中洪一路好竹至若山北有淺灘中洪可行望方山東邊中洪一路淺灘直過斬龍廟其至鮑魚廠東路至龍潭驛一路水緊北邊中洪可過徑到儀真中洪北到金山寺西首十里餘水緊不可拋锚寺北中洪都可行到焦山門仔細觀水行西南嘴有淺灘喚做姜婆沙西北下截水中洪好行南有淺灘過山中洪一路好行轉往南有水是洪至丹徒縣南有隔壁沙灘中洪行便到五聖廟中洪好行圍山西南嘴一路淺灘中洪到孟子河西南好行東北中間淺灘沙嘴占多是洪有蘆青嘴東南衝出有三四里轉過南中洪截水行便便是黃山東北淺灘衝出大江中洪行便望西邊緊水洪過東有馬馱沙西南嘴衝出帶一條東南也有沙帶一路中洪可行南有江陰縣地方拋船江陰縣西邊是夏港過江陰縣中洪到巫子門淺灘打外洪過喚做寶船洪望見西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一百

蝦蟇山可轉中洪到蝦蟇山西有淺灘望北好行南是谷濱港中洪有淺灘舟行多礙可防占南有洪照黃思舖占南岸行便到夷舖港南有淺灘北邊是洪到福山港中洪到白茆港北有狼山望東北截水中有淺北有洪徑到藤角嘴南路于劉家港拋泊 海道新道 元史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路通州海門轉黃連沙頭高里長灘湖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港入海經揚州海州安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州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過區搭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米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

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常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程船濤漲者無成無一問亦無船而棄其務者元至元二十三年始置使于遼東人船供滿者乃免然視河濤之貴則其所得甚多矣

登州衛墩六座曰蓬萊閣曰田橫寨曰西庄曰林家莊曰抹直口曰教場
劉家汪寨墩五座曰鐵家庄曰灣子口曰淋嘴曰西峯山曰城兒嶺 解宋寨墩三座曰木基曰解宋曰鹿里 揚家店巡簡司墩三座曰黃石廟曰城後曰石圈 高山巡簡司墩二座曰大山曰高山 蘆洋寨墩六座曰郭家庄曰磁山曰鷄鳴曰八角嘴曰城陰曰白石 孫亦鎮巡簡司墩三座曰旗掌曰塔山曰崗嶺 福山備禦中前千戶所墩二座曰灶後曰營後 奇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百一

守禦千戶所墩四座曰木柝曰埠東曰鬻斗曰現頂 清泉寨墩二座曰清泉曰石溝 寧海衛墩六座曰後至山曰草埠曰小峯曰戲山曰貉子窩曰馬山 金山備禦千戶所墩五座曰廟山曰鳳凰曰小峯山曰駱駝曰金山 威海衛墩八座曰遠曰麻子曰斜山曰磨兒山曰焦子埠曰陳家庄曰古陌頂曰廟後 辛汪寨巡簡司墩一座曰辛汪 百尺崖備禦後千戶所墩六座曰望天嶺曰蒲莖頂曰百尺崖曰嵩里曰老姑頂曰曹家島 溫泉鎮巡簡司墩二座曰可山曰半月山 成山衛墩十座曰白峯頭曰狼家頂曰高砦山曰仲山曰太平頂曰奪姑山曰馬山曰齒嘴曰俞鎮曰裏島 尋山備禦後千戶所墩八座曰青魚曰葛棧山曰馬山曰揚家嶺曰小勞山曰黃連嘴曰古老石曰長家嘴 寧津守禦千戶所墩八座曰慢埠曰龍山曰羊家島曰芝蔴灘曰萬古曰柴家山曰青埠曰孟家山 赤山寨巡簡司墩

一座曰田家嶺 靖海衛墩二十座曰拓島曰澤木曰郭家口曰石崗山曰唐浪頂曰標梅頂曰萊姜寨曰狗脚山曰石脚山曰路家馬頭曰赤石曰長會口曰紅土崖曰明光山曰青島嘴曰姚山頭曰峯窩曰浪曰大灣口曰黑夫嶼 海陽守禦千戶所墩七座曰乳山曰帽子山曰驢山曰白沙曰峯子山曰城子港曰小龍山 乳山寨巡簡司墩一座曰裏口 大嵩衛墩七座曰望石山曰擄虎山曰草島嘴曰辛家寨曰劉家嶺曰麥島曰揚家嘴 大山寨備禦千戶所墩二座曰大山曰虎巢山 行村寨巡簡司墩三座曰高山曰田村曰靈山 福山備禦中前所堡二座曰福山曰芝陽 奇山守禦千戶所堡二座曰黃務曰西年 寧海衛堡一十二座曰宋家曰曲水曰營山曰板橋曰石子現曰拷撈觀曰湯西曰脩福曰杏林曰峯山曰辛安曰蕪婁 金山備禦左千戶所堡四座曰鄒山曰清泉曰石溝曰朱家 威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百二

衛堡四座曰曹家庄曰豹虎曰峯山曰天都 百尺崖備禦千戶所堡三座曰芝蔴嶺曰寶家崖曰轉山 成山衛堡九座曰神前曰祭天嶺曰報信口曰堆前曰歇馬亭曰洛口曰石砦曰北留村曰張家 尋山備禦後千戶所堡七座曰曲家埠曰勝佛口曰大水泊曰老趙曰紀了埠曰蒸餅曰青山 寧津守禦千戶所堡九座曰帽子山曰齒山寨曰高樓山曰拖地崗曰王家舖曰大頂山曰土現口曰龍虎山曰崗山 靖海衛堡八座曰蒸餅曰孤西曰慈山曰望將曰墳塋曰店山曰葫蘆山曰起兩山 海陽守禦千戶所堡十座曰峯山曰猪港曰扒山曰挑村曰孤山曰黃利河曰孔家庄曰撒兩山曰老埠港曰湯山 乳山寨巡簡司堡二座曰長角嶺曰高庄 大嵩衛堡五座曰小山曰黃山曰青山曰管村曰界河 大山寨備禦千戶所堡二座曰雙山曰黃陽

山西

備錄

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群臣奉高陽，鯀治之，鯀治水始於冀州，與徒役作九仞之城，九載訖無成功，始冀州者理其脊也，且堯都平陽，冀州為急，後禹嗣興，傷父績用弗成，勞身焦思，躬執耒耜，以為民先，亦始於冀州，然鯀之罔績，不失於始冀而失於崇防，禹之成功，不得於始冀而得於鑿龍門，排伊闕，蓋治湮與止沸同，止沸者揚湯不若去薪，治湮者崇防不若決注，竊思禹之治水，雖始冀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今雲中之境，鯀堤壘累而禹跡無聞，考之於書，亦惟恒衛既從一言而已。夫雲中地勢天下極高，是豈仍須堤防以事障塞邪？禹工一施，海道無阻，則夫雲中自高之水，一決注之耳，無餘力也。朱子曰：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一

中正高脊，慶自脊以西之水，西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東流入於海，意與此同也。

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傳云：大音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於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按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脩太原，在冀州詩至於太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也。里志：涇水出定安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也。則詩所謂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遂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為五原，則詩人所云至於

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傳偶誤耳

九宮私記曰余嘗至鴈門抵崞石見諸山往往有剝削之處遠邈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鴈門抵應州至對東山三澗口諸處亦然間之父老則曰長城跡也夫長城始於燕昭趙武靈而極於秦始皇燕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關始皇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皆非鴈門崞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三胡尚強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為蔚應西則鴈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破胡則並陰山至高關始皇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所保者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二

則所城者愈遠也

周元王二年代子會趙無恤於夏屋無恤殺代子遂襲代滅之時無恤姊為代子夫人因使人迎其姊姊適磨笄自殺代人因名其山曰磨笄然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即鷄鳴山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者要皆求之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稽之於道里徒步之下是故語意近真而指摘各異考者轉增疑或莫可較一也夫代為蔚地其去濟南遠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可無辨也鷄鳴在蔚東北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之豈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耶况保安上谷屬也春秋之際東胡據之元非代壤而謂夫人者望夫於此自疑於此不亦繆哉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

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餘里所謂馬頭山者人人知之但不知其即為磨笄耳而顧他求之可乎又括地志曰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為較遠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其微求之於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鷄鳴為是求之以馬頭之名稱以長清為疑蓋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於道理徒之下也

蘇秦說趙肅侯曰山東之國莫如趙強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而蔽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此遠趙形勢而為之謀也言秦必不敢越韓魏以攻趙是矣然今日之常山河漳猶夫故也又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三

連上谷兵樓警接如有臂手指而胡騎之南乃無議後之慮者何曰西失豈勝則不足以邀寇之歸東棄開平則無能為大同三關攻其必救也

樓煩子不可考其受封之娥或曰夏後園子今寧武商以來世為荒服周成王時其君入朝于京師戰國之時東胡林胡樓煩雜處冀北並號三胡考之古牒東胡林胡胡也樓煩則否何者上古之時並建要荒以為藩屏天下有道莫不來王春秋德衰外蠻特作葷粥獫狁之裔東胡林胡之類以漸南徙而若代若樓煩近其害者染其汚矣傳世既久衆名曰胡雖樓煩有不自知也是故周王會有樓煩而無東林胡又東林悉以胡名樓煩獨有國號其源未可同也或曰王會何以無代曰代子姓殷之同宗國人蓋不齊之

荒服

周報王九年趙武靈王議胡服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無舟楫之用而西有樓煩林胡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為宗昔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遂胡服招騎射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乃命代相固主胡致其兵用以攻伐此中國用胡兵之始也明年又破原陽為騎邑胡服率騎出踰九隈之岡絕五陁之險然胡服之余公子成爭之騎邑之破牛寡爭之而武靈不聽由是黃帝堯舜之衣裳變而為貝帶師比矣成周之六射五馭變而為鞍馬控弦矣用夏變夷之道廢而反見變於夷狄之俗可嘆也哉
周報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南攻中山北破樓煩林胡樓地北至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四

西至雲中九原於是置雲中九原鴈門郡又於代置代郡夫武靈之樓胡自謀秦始也蓋其始立秦與韓魏數趙兵斬首八萬此武靈之所憤也故西置軹襄以結好於秦南使仇富以通和於韓魏而後內招騎射之強外附三胡之地樓煩可以禮服則過其玉以致其兵林胡宜用兵威則騷其類以空其地由是雲中九原可以直通秦中而咸陽以後危矣究其為謀非旦夕也然胡服之令初行而大陵之夢已兆函關之符甫出而沙丘之禍遂行事起於憎愛之微變發於肘腋之近後世憤秦虐者往往感馬豈非正己之功虧而治人之欲遠開家之道歎而謀國之願違也耶故韋曰舜極伯而不王其功至於左衽被髮而不能立一王之治武靈夷而不伯其功至於關地千里而不能合天下之從管仲伯佐也強

國止於其身肥美莫佐也身卒不免於難雖然下甲九原直窺秦中示天下以形勢禮遇樓煩藉其兵力得處變之權宜蓋至是則秦有腹背之虞而胡失連衡之勢矣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道址俱在全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于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蓋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救置傳鼓為信胡大入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為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播鼓塢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救胡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五

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廢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遂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代地居恒山北與夷狄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願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祖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胡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願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屬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

優租而敢授以為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胡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縮同特草昧之際披荆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蓋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北高唐之等而代因之南也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說見一代王城連指為文貴誤笑

平城有三皆在冀北一曰平城古城也漢高圓白登之所至者為今大同一曰新平城拓跋猗盧新城其子六備之所居者在今馬邑縣地一曰小平城亦古城也秦蒙恬之所拔者今神池稍南寧武關地也小平城見吞於秦而兩漢無聞新平城見據於六備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六

魏不復見俱廢久矣獨平城魏以為都後復為鎮稱東置府至今顯馬地之興廢果有數耶抑流峙風氣如形家者說耶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并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于報王之十五年于是秦因之為三郡漢增置定襄為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其四則夫西北之隙豈止是哉故書曰三代以來東南之地漸闢而西北之地漸淪因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城考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即廢豐州代為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與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圖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相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幽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鄰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為太原高木原雲中定襄西北境與九原舉在塞外矣

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帝舜始置分冀北境者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夫不以衛水恒山為號而曰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地理志并州所屬十郡而雲中定襄五原代鴈門已居其五西河朔方乃武帝新置之郡而朔方漢末復治五原則又得其六矣逮于是者南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而已故曰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也一廢于夏初而成周是美再廢于漢末而黃初復仍得襄字之廣必剖析而後行亦疆域之形有一定而不可易也雖然漢以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七

之并并之全也十郡隸而北境過其半魏所置之并非并之全也陘嶺以北舉秦之胡蓋雖有新興之名而無其實矣置烏桓於塞外而寇盜繁分鮮卑於塞內而郡邑廢後來晉人五胡之亂亦自并州始履霜堅冰斯可畏之甚矣漢宣帝以匈奴旁塞遣後將軍趙充國屯五原朔方雲中代鴈門定襄右北平上谷漁陽九郡將四萬騎此漢代聯九邊為一而總之以一大將也今時九邊之騎豈止四萬而不可必一將總之豈勝之淪於西大率之隔於東也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啟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極為橫寬今慮其內使得畜牧王司馬瓊謂掘堽始見於此余按堽亦作堽亦作漸秦紀

始豐通自九原至雲陽邊山險壑豁谷又豐山煙谷千八百里又
壘河旁漢高紀深壘而守是錯傳高城深壘木樵潘岳馬汧皆誅
劇以長壘劉良註劇壘也梁書韋叔儔夜掘長壘則掘壘之事蓋
有之非始見於隋也

漢元光二年匈奴入武州塞夫秦塞遠矣大抵陰山高闕之間也
史記曰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
遼東延袤萬餘里蓋是時雲中五原皆為郡故長城在其北也關
志曰秦并趙築長城于嵐州紫塞則是以秦塞為奇嵐偏頭間也
夫秦之所備者大起臨洮則西境全歷雲中五原則咸陽以後安
至遼東則宣大之南鴈門寧武偏頭之北俱為內境矣必不復於
嵐州別為塞也然則何以曰嵐州紫塞曰趙肅侯備三胡築長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八

矣嵐州之塞或肅侯之故而漢所謂武州塞也

唐武德三年高祖召劉世讓問以備邊對曰突厥數南寇者以馬
邑為之中頓也如使勇將屯近地厚備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
略踐木稼不踰歲馬邑可圍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來屯朔
州夫馬邑為郡漢唐急之然漢以韓王信肇禍唐以苑君璋啟業
故匈奴突厥率垂涎焉昔王恢之誅首以馬邑誘胡而劉世讓此
論亦曰突厥之數南寇以馬邑為之中頓也豈其形勝有餘殷盛
自昔為大羊香餌耶蓋考之古馬邑今朔州也漢唐之初邊邑
殊曠雲中五原舉在豐勝是雖偶有失得不為劇肅若夫馬邑則
南接鴈門東引燕代馬邑失據將并土震搖并土震朔河洛絳擾
矣是故其急之也於哉沿革無常而形勢有定若朔州者非今日

所當急者耶

考之舊史嘗於邊境置四軍曰崇化曰火山曰奇嵐曰樓煩奇嵐
雖重兵而移置嵐谷樓煩雖舊號而頗近靜樂蓋奇嵐本以奇谷
得名而樓煩則自併北管之後以漸南矣獨崇化為今之寧化去
寧武為近火山屬有偏頭去偏頭為近寧今日二關之所宗也於
戲周人城朔方不聞有鴈門也李牧備鴈門不聞有寧武也中國
遺禍之淺深不亦大可慨邪

宋熙寧八年詔韓絳割分水嶺以北地界契丹東面失地凡七百
里其後契丹復包取而不畊地下臨鴈門遂敢用兵之釁夫宋人
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矣然寧登鴈門踰夏屋極目於勾注
廣武之間而知陞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水嶺南據脊則利歸山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九

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此地也不然則彼以射獵畜
牧為業每每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拳于此三十里
間耶夫宋君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
殊不知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彌望虜所不棄隘塞險步之
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懸矣神宗但喜其道路之不遠而不究域
民之大限斯歟也乙神宗所持以有為者王安石也今其言曰將
欲取之固與之夫如其非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安
石但知冀望于未獲之石田而不知致惜其守成之要地惑人甚
也君臣如此尚何言哉卒之粘沒喝之師一出雲朔遂下太原非
以鴈門失守與李絳有言曰邊城要害當謀之邊將規河塞之外
于廟堂之上鮮不敗事其謂是夫或問宋失幽薊夫粘沒喝之師

何以先下太原、曰宋失幽、斷白溝為界、既無大險、素所重防、門則石晉之所未割、太原恃之為藩、宋棄於水、嶺不以為意、而遼余知之、以為出奇之路也。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正統十四年九月、虜寇擁逼、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此我朝不復四郡之實也。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鄰於大羊、而全晉以北、單矣、豈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歆、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左臂斷、全陝危矣、可勝惜哉、于少保公極力於獨石、而不注懷於東勝、其意何也。

總督宣大余子俊言、邊防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十

歸宣府地方一平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去、應用鹿角柵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使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待過久、彼將必散捨掠、我則出兵、或首逼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策、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前此李賢於景泰時、亦疏稱邊境俱用戰車、可以橫行沙漠、不但驅之出境而已、近觀各邊所造戰車、上安神鎗、砲規模亦似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者、何哉、蓋此車之造、止可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取勝之術也、今邊防之地、非山澗則決磧、賊虜之來、疾如飄風、縱馬一馳、修忽數

里倉卒之際、車何能自隨、若虜乘風縱火、則與陳濤斜之事、一俾矣、余謂制虜之術、莫如拒馬、鹿角、柵、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避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彈而製之可也。山西土瘠民貧、村落細民、多不能屋宇、乃就高地、鑿土為窟、以居之、夏涼冬溫、頗利於貧家、孟子所謂上者為營窟、漢書所謂甌脫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十一

正統三年七月丁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丁
璉以直隸寧山衛遠在山西澤州之境其屯
田布於河南大名諸郡縣屯卒散居衛官巡視
不及往縱恣為盜請以寧山衛或隸河南
或隸山西且將散居屯卒歸一成屯庶衛官得
以不時巡督有為盜者連坐事下兵部議以
寧山所以控制河南山西二都司規畫已久難以
改隸其編屯連坐之法請如其言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十二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按宋儀望言桑乾河發源於金龍池下宛城
驛古定橋會眾水東入廣濟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府則
黑龍灣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餘里水淺處亦深二尺三
疏鑿之為力甚易當時樞臣侯敏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諭黑龍灣
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水方定橋則河足便滑
有明徵矣時朝廷新行寬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謀所
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儀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蘇都御史趙錦嘗使從秦
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固可以捍邊恐
工部議之工部謂處河重役請候詳勘舉行遂報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十三

吳姓撫晉疏

鴈門廣武為代州第一扼要之衝廣武西接
盤道梁十餘里俱有磚牆其西白草溝路通
代崞前歲虜從此出口 盤道梁為中路最
衝 陽方一帶山坡平衍處之可以闖入去歲賊
犯苦林梁距陽方僅不數武而將軍退守一城
任其闖入今舊牆改土為磚 廢廣武而東
寺兒溝水塔皆有險可據惟胡峪口寬衍
過胡峪三十里為馬蘭垣牆甚堅山勢亦峻又
十五里為茹越虜屢從此出入 小石兩旁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十四

雖層疊多可踰越其北圍城而面為山水所環
增五丈餘 過此為北樓其形勢全在設兵兩
山之顛前歲虜不攻北樓城而從西山駕梁入
口莫之能禦 北樓以東為平刑其衝隘甚多
賊而犯廣昌靈丘則平刑首當其衝 三關而
中兩路尚有邊牆東路無邊牆可守 邊以
內一望平原虜繇陽方入則陽武塔為扼要之地
繇白草溝茹越小石入則繁峙代州為扼要之地
地若大勢南下則原平忻口忻州為扼要之地過
忻州四十里為石嶺關有險可守唐時設防猶存

遺跡今湯為平丘旁多小路可以南通湯曲西
走靜樂過此則直抵太原 太原之東南則榆
吹壽陽平定而通固關僅三百餘里太原之西
則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而入汾州之境太原之
南則徐溝祁縣平遙介休而入平陽之境是故
論地利則三關稍有利險阻有守兵把住陽方盤
道梁神池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平刑等口乃
可使虜不窺犯內地也 平夷有戰兵扼繁峙
代州原平忻口忻州石嶺關等處則太原或可
無虞也 虜若從大同邊口入犯則走并坪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十五

朔而犯神池陽方盤道梁等口再東則廣武白
草溝茹越小石北樓處處當防若從靈府入犯
則走蔚州渾源州而犯平刑北樓小石茹越等
口再西則盤道梁陽方神池處處當防崇禎
八年虜入陽方之苦林梁肆掠於原平忻州定
襄總督親領標兵迎擊於原平時代州之關
虜亦旋遁前歲虜駐忻州扼其南下之勢虜
故折而東掠定襄過進五臺以五臺山險不及
掠而遁

大同置鎮與宣府同夫西北形勢重宣大宣府之藩籬不固則隆未急矣大同之門戶不嚴則太原急矣然宣大地方本相聯屬以今京師較之則京師以宣大為障而宣府又以大同為障我高皇帝汛掃腥膻以大同川原平衍虜易長驅兼與保定山西相為唇齒特建重鎮以為例馬紫荊鴈門寧武之杆設諸衛所錯落其間各屯重兵以鎮壓之而鎮迤其地者又率於九十里外築小城曰小遠於百里外築大城曰大遠其於邊防亦既云固然歲久傾圮繼事者雖嘗繕修寔為風雨之摧剝小遠之外悉為虜牧矣顧鎮城東西猶有聚落高山二堡為兩掖而北無藩障獨當衝衝為備甚難于時巡撫張文錦城紅寺驢圍窰山水頭沙河五堡說者謂得扼險之要惜其發戍失宜以及於難繼事者遂以為戒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十六

靖十八年總督毛伯溫極言建堡之便 詔下巡撫史道乃躬履其事以鎮胡地險移置稍西名鎮邊堡水頭地僻移置稍東名鎮川堡汝河地沮洳移置河南名鎮河堡紅寺仍舊改名弘賜又于弘賜西置鎮虜堡倚地召軍三面開耕一面禦敵二十二年總兵周尙文復增築靖虜五堡以翼弘賜築城胡九堡布列於西以障虜平各招募邊人為軍墾地資養又於塞外築拒牆五堡以厚屏其有背亦各募兵戍守後督府翁萬達與巡撫詹榮議自了角山至宣府李信也通脩築長城城有臺以利旁擊臺置屋以處戍兵而城下則留暗門以便出哨蓋保障後故而規制為密焉然議者猶謂拒牆五堡在長城之外屯戍孤而塞人懼非計之得也乃又城外築塞如偃月形東西皆附于舊塞自是塞垣內外恒如對壘

虜不敢窺而邊氓稍稍靖矣然嘗謂宣府之備紫荊倒馬必于蔚州虜寇之犯蔚州必于陽和蓋陽和開山口以東原未設險拒守不便其鴉鵲峪鐵裹門水峪瓦窰等口俱係虜衝此之不慎中原騷動矣必嚴諸口之戍則虜不至陽和天城謹白登之地則虜不至順聖東西川設蔚州之伏則虜不至廣昌廣靈而紫荊倒馬高枕矣若右衛之北有免毛河口直通塞外又最為要害蓋免毛之水派流平衍中難為竄涯濟土壤旁難為墩守者病之故太學生陳善議以岸築高牆與長城等隨水曲折長數里餘河流寬不百步而兩岸乘牆者以火石下擊之保必守斯亦備邊者之所當預圖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十七

而雙鴈出於其間故名與圖志曰天下九塞鴈門為首 國朝洪武初為代縣尋改州以地塞通雲朔接壤沙漠開置振武衛轄六千戶所乃即代北四十里置鴈門關關外大石牆三道小石牆二十五道北為廣武竝隘口十八東為水峪為胡峪為馬蘭為茹越為小石為大石為北樓為太安為圍城為平利西為太積一名白平 漢為水茶為吊橋為廟嶺一名大柳樹為石便一名鴨窩井為陽武峪為玄岡為蘆板口各有堡正德十一年都御史李鏡增築土堡十有一座于北口在關東者七在關西者四又於通賊要路咸斬崖挑壑間以石墻然廣武當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大同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利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大柳樹鴨窩井非要害鴈門

警備於是為急矣

寧武古樓煩地據兩關之中舊為寧武也自正統己己以來虜數
侵軼都御史李保奏宜置關也成於是因舊名立關以寧化所隸
馬堡凡十二東為大河為陽房為朔寧北為神池為大水口為利
民西北為黃化嶺為土棚為義井西為寧文為二馬營西南為西
鎮而寧文又定與寧武相為犄角以扼西山之險嘉靖十三年都
御史任洛自鵬高梁至達達墩築邊八里二百二十丈砌以石然
自陽房口而西南缺藩籬夫陽房西陲之際渴為朔州大川之衝
通忻代嵐石諸路平衍夷漫虜雖擁十數萬騎皆可成列以進往
年虜寇內地率由於斯十八年都御史陳諱以舊邊不可恃乃尋
王野梁廢蹟脩復之東起陽房經溫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十八

八角堡悉築長城凡百八十里且築且剝土石相糝外為壕墜二
十三年都御史曾銑謂邊牆高厚弗稱馬門乃復增築之蓋三關
中路之備於是稱壯焉

偏頭古武州地東連了角山西逼黃河與套虜僅隔一水其地東
仰西伏故名偏頭宋自南渡後屬金元為偏頭關 國朝因之堡
凡十有八關以東為馬站為八柳樹為老營東北為小營為水泉
北為寺塢為滑石澗西為樺林為樓子營為羅圈為楊免為唐家
會為五花營為得馬為灰溝南為永興東南為八角為長林大邊
在關北一百二十里起大同之崖頭至黃河七十里無牆而有藩
籬成化二年總兵王璽復於關北六十里起老營了角墩至老牛
灣築牆二百四十里號為二邊而三邊則在關東北三十里起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廟兒至石梯墩凡七十里為總兵李瑾所築四牆在本關二里起
鷹窩山至教場一百二十里為兵備張所築後復以特增脩此
之二關尤為慎固蓋山西惟偏頭亦稱外邊與宣大峙宣大以敵
京師偏頭以蔽全晉全晉安則京師安矣彼馬門寧武雖稱三
關而其緩急則與偏頭異論者謂偏頭倚大同為蔽足為太原之
障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之援兵不能及况遇河凍虜犯
嵐靜多由偏關出沒 國初建將屯兵首先偏頭蓋以此也若老
營堡東接平虜去大同遠不遠冠警時至使得驍將助卒且屯且
守則了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西為用是紛紛也往歲老營將卒
慶戰於荆家庄斬首於三馬營有自虜回者問虛實先曰老營黑
油帽子云治兵者優之芻茨行糗而鼓超距躍矢之象邊障其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十九

氣采

按地里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進遼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
西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進遼而西歷北中二路抵
西路之了角山為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進遼而西歷水泉偏頭
抵保德州為黃河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
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馬門北
樓至平刑關盡境又轉南而東為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
吳王口神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又東北為天之界歷高崖白羊
抵居庸關而止共二十五里有奇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
謂次邊也 國家真鼎燕京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持
角至於為京師屏蔽則宣大為特重非他鎮可比合言之則大同

四七三

川原平衍又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言之則大同之
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
里恃河為險無恃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略與大同之西
路同馬夫大同為山西藩籬本相聯屬曩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
特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為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寧以東至平刑邊
牆八百里於腹裏掣回大同備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初經畧
之本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參遊兵馬七營召募客兵
倉派民壯分布擺守公私轉輸內地騷動所謂財匱於兵衆力分
於備多者正謂此耳近年兵部侍郎翁萬達與巡撫楊守謙會議
以扼其要害則人聚而力全二鎮邊牆接連僅七百餘里則地近
而費省欲罷寧鴈之戍兵以併守大同大同有備則山西可保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

事將來客兵可以漸製供億可以漸省所議似為得之但內外二
邊皆所以行蔽燕晉保障黎黎外邊苟得驍將防守雖嚴虜固不
能窺矣萬一失防胡馬深入內地忽親崇墉橫阻軍容雄盛既慮
守戍之衝其前又慮遊騎之尾其後克威火控寔由於斯若因併
力於其外而邊陲畧於其內未免棄重險而啟戎心昔人謂全晉
之安危視三關而畿輔以西大河以北安危視全晉則三關之守
固不得不嚴以審况保德逼近黃河多係套虜渡口苟控弦引弓
之胡望月持虛深入流毒何可勝道故三關立鎮與大同畧等自
是折代沁遼之間高枕而恒嶽大河之內不震不悚此寧鴈之戍
兵所以難遽罷也蓋詳於外防固以捍內而量為內亦所以資外
惟內外共貞不分彼此而併力防守不勞大費所備者塞所守者

要則於民政遺防可謂兩便之矣

土堡 相度地宜依山據險而為之各堡積矢石備器械官有屬
宗士有營舍而倉廩草場咸備焉語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
勢便也大同三關諸營堡圍說固已系而載之矣然邊方鄉落民
堡尤多有一鄉數堡一堡數家者又素無弓弩火器虜人守空彈
坐視恒有陷失殺戮甚衆前督府翁萬達令併民堡孤懸寡弱者
廢之編其民于附近大堡協力拒守每堡擇才力者為堡長次者
為隊長堡長得以制隊長隊長得以制伍長五十名為一隊每隊
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常則人守一彈奇正
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據守又多造火銃飛
砲佛朗機之類分給堡寨初虜之攻堡也聲其諸處而掩其一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一

誘之策應而乘其不備鄉民無遠識往往擾亂以墮其計今奇正
相間一調一守規畫密矣乃若腹裏故無土堡自庚子平且虜勢
鴟張殘賊內地於是各倚堡以備之而因地圍聚為制不一云
壘塞 多鑿於近垣以阻侵軼鑿地橫亘曰壘間鑿間否形如品
字有陰有伏互相倚伏曰壘蓋城堡所以能禦患者以有壘塞為
恃也嘉靖二十一年總督翟鵬用參政胡松議自鎮邊堡而東至
陽和後口鎮河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為長壘初諸堡及煙墩亦各
挑空溝壘以逼虜寇或穴地為品塞然議者謂中國設險有三垣
壘塞垣最可恃壘次之壘又次之蓋垣者因高遠眺敵無所逃東
險下拒已易為力壘則沿守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壘計
一虜挾一束髮則萬慮頃刻之際可平數夫也若塞有陰伏平之

反難夫自通年多事庸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開疲于奔命于是守境之議興設險之法密矣整密之設固秦人塹山堙谷之意惟先練其士卒固其藩垣則整密亦守國之所不可廢者矣

烽墩 多設於邊境以時偵望蓋山西瀕虜也牧邊野隄守失嚴變將隨至必相地形高聳足以遠眺者築巨墩臺設軍戍守一旦有警盡則鳴砲夜則舉火庶警報易以飛傳兵馬便於召集舊志載大同三路煙墩共二百三十五座蔚州並屬縣接邊暖泉煙墩共四十六座代州並屬門關煙墩共二十二座寧武關煙墩七座偏頭關三路煙墩共八十九座後總督余子俊言崇邊莫先設備設備在於添墩議每城二里須墩一座以十人守之墩設二懸樓以施砲石非但瞭望得真砲石亦可以四擊蓋砲石所及不下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一

餘今以兩墩共擊一空無不至之理但兩墩相去其間一里砲石難及豈能一一命中一墩戍守不過十人但擊難雄豈能使之必奔然遺塞父老至今歸功肅敏以為一勞永逸虜數十年不輕南下勢之所值異耳要之達於傳報以知敵情虛實虜衆多寡則烽燧之設固不可已也顧人心玩愒瞭望久廢傳報或遲遂至失事使總戎者修葺坍塌俾其完固稽查督守預為戒嚴則為守邊防虞之助亦豈其微哉

虜情 嘗聞邊人之談虜情者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越路萬騎不避鎮言虜騎愈多則所入愈深也又曰鎮守戰原野極分守戰山谷斷守備戰溪岸判言所統既寡則相機其宜也然虜情先後巨細不同而應變規畫亦隨以異夫自魚臺失利虜人肆欺重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雲中之變叛人為之嚮導虜遂修志謂可憑險然小舉不過本路大舉亦不過宣大兩鎮而已自十九年虜自弘賜入于是有太原之謀蓋以邊徼重兵生養不富縱有所獲未足致飽以故直趨朔應而入揚武肆毒于忻代奇石之間然掠太原必深入深入必資未而度福不便著濕馳突苦于泥濘一遇邀擊則全軍危矣故復有棄旬之想夫自胡盡旬之想也于是有紫荆之阻蓋以太原路遠阻隔大同縱使獲至亦必難送以故直入廣昌南犯諸隘徑鋒于浮屠神箭嶺之間然抵廣昌必由蔚州由蔚州必道南山非二日不能越廣靈非五日不能出一靈丘未獲叩關而馬力疲矣故復有陽和之役此虜情之三變也方具有太原之謀也而我日備宣府及其有數旬之想也而我日備朔應則凡數年之經營勞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二

者咸與虜左矣夫不擊輕重較遠通以為備但見虜迫之地即從而為之防是何異於刻舟求劍哉兵法曰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此在制敵者審之而已

虜候 嘗詢之境况謂虜於明水灣柳川鋪火塔山大黑山松樹山駐帳則必犯偏頭羊圍子石佛堂桃花寨駐帳則必犯奇嵐龍帽山大黃口鴿子堂野馬川下水海沙嘴牛站口牛角川駐帳則必犯大同察罕惱兒迤都山奇黃山駐帳則必犯宣府邊人亦每以是為候云又塞外剪子關青梁素實虜騎也聚之虞駐此未有不犯陽和者往歲沿邊所用規運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速探賊營或深入賊壘虜人畏之而不敢迫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迫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緩急何所恃

也宜選選哨探之人厚其酬賞使密於探伺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何路為賊所必入常據險以過之何路為賊所必避當按甲以逸之畫而張疑以分其勢夜而備杖以劫其營則禦敵得生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

防秋 國家禦虜四時不撤備而獨曰防秋者備虜之道謹烽明燧堅壁清野而已至秋則農人收獲壁不可堅禾稼棲畝野不可清虜或因糧于我得遂深入而秋高馬肥又恒憑強以逞故防秋之兵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陣馬軍列營視四時獨加嚴焉然兵以防秋秋盡而撤此自常規若自夏徂冬聚而不散則客兵承調去家一二千里朔風凜肌饋餉不給鵝衣野處龜腹徒延此亦情勢之所宜恤也至於本路上兵仍舊戍守而夏有備塙之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四

冬則偏頭防河皆所不廢諺曰冬不可以廢葺夏不可以廢葺蓋言豫也若一報掣兵諸防悉解事起倉卒手無措又豈備豫之道哉注五

詰邊 曩歲邊卒偷玩關塞不嚴盤詰鮮實禁罔多漏精兵良鐵皆為虜有漢人遺逃為之耳目虜入道里必知至有殺掠時呼人姓名者嘉靖二十四年督府翁萬達下令詰邊且督諸將分遣間諜往來塞外多方巡徼于是境上始嚴虜莫窺我虛實及二十七年春正旦督察火急虜伺便燒暗門入驅羊馬數百去夫一旦稍弛虜且逞志如此則夫運微傳箭之法嗷卒偃旗之令間諜密趨之警固當申嚴而慎固之也
招降 往時歸正人至境上墩軍以為奇貨往往執殺偽為首次

遂有南望號泣不敢近塞及乘間竊入被執抵為虜謀者夫被虜之人本我赤子一陷遐荒永隔天日萬死為謀竊命南竄此其殘喘驚魂可為哀憐者也登我垣塞如觀所生而克憐墩卒殺之以現利貪淫將校假之以邀功甚者收績而懼獲罪又有尋功孤級之事邀殺被虜冀贖前愆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莫可控訴先總督嘗頒招降賞格于是一年得降口數千百邊人曰是不惟全生命而華偽級惜官祿亦鉅萬矣

用間 胡世寧曰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竊計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我不能耳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五

輸彼常入也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倂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為將發大眾之語使我被虜之人聞之見之陰縱歸報我且疑且信而各邊也成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此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也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諜彼道途設奇制勝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乃生失機會非不能用間之弊哉今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為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携貳之有陰為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我師所出動中機會矣

入貢 北虜之在我朝其始也入貢於 成祖之三駕其繼也款
塞于成化弘治之間今 上之十年二十年二十六年倭答入凡
三款矣是固夷狄慕化之心若通貢之後上之人視為已安而督
勵之政稍弛下之人習為無事而奮勇之氣或怠則乘隙而竊發
其禍不可長也此所以威棄之命屢下而詔申嚴守慎可謂得自
治之策矣然說者謂始而拒之終而許之使日有冀望不至耳心
為惡則威惠並著彼陽和之三戰不前兩鎮之遣工幾就倦答屢
使求貢自誓不擾于是宣布 天子之威德容其向化且及邊警
少息我之治備更獲詳密矣或曰貢使往返幾輔窺我險易不知
此易防也館其人于大同進其方物于京師不亦可乎
右所志皆係於大同三關急要害也然關隘之置外邊寇敵內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二十六

奸惡匪可以承平而忽之者於內地關隘屬國險阻具列左方見
國朝慎固封守之意 天門關在陽曲縣西北六十里路通舊
嵐管州宋設戍兵全置酒官今廢其東崖隋煬帝為晉王時所開
名揚廣道 石嶺關在陽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忻州南四十里
乃五代雲朔要衝之路舊有戍兵全置酒官今廢 馬陵關在太
谷縣東南七十里榆社縣西北九十里相傳為龐涓自刎處又五
代梁伐太原刺史張歸厚自馬陵關入即此 隆州谷關在祁縣
東南九十里南通沁州北通徐溝縣兩壁皆山道傍有水名胡甲
水 國朝洪武三年置巡檢司 伏馬關一名白馬關在孟縣東
北七十里又東北四十里有榆桑關滹沱河所經路通真定府平
山縣界 鹿徑嶺在靜樂縣西六十里路通岢嵐州界舊置巡

檢司今革 兩嶺關在靜樂縣東六十五里南通陽曲縣 國初
調太原左衛官軍守洪武八年改置故鎮巡檢司緣以土城周圍
三百五十丈高一丈一尺 樓煩鎮在靜樂縣南七十里東臨汾
水西抵周洪山通交城縣本宋金縣治元改置巡檢司 國朝因
之洪武二年建 娑婆嶺在靜樂縣東八十里 國初調太原
左衛官兵守洪武七年置巡檢司土城如兩嶺其西五十里有馬
家會隘口東北十里有石神嶺隘口通忻州界西北三里橋門
嶺隘口其東南十餘里有楊寨溝隘口南十里有懸鐘嶺隘口通
忻州牛尾寨 楊家寨在河曲縣西北七十里舊調鎮西衛官兵
守今革 得馬水關在保德州東北一百里洪武九年置巡檢司
緣以土城周圍一里高一丈二尺 天潤堡在岢嵐州北五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二十七

兩山之間北通大同南通本州 三井鎮在岢嵐州東北四十里
三井村國初置巡檢司今革 戴郎關在嵐縣北二十五里元大
德十一年置巡檢司緣以土城圍一里高一丈 國朝因之洪武
十八年重建 天村寨在嵐縣北二十五里城圍二里高一丈五
尺洪武九年鎮西衛調官兵守今罷 乏馬嶺寨在嵐縣北六十
里城圍三里高一丈五尺洪武九年鎮西衛調官兵守今罷 孟
家峪在興縣西南五十里黃河崖路通陝西神木縣洪武三年置
巡檢司近有穆家峪舊置巡檢司今革 界河口在興縣東六十
里路通岢嵐州洪武三年置巡檢司 孟門關在石州西南十五
里洪武十八年置巡檢司 赤堅嶺一名赤洪嶺在石州北一百
八十里洪武三年置巡檢司 蕭澤關在平定州東北八十里隋

於此置縣亦名茶澤後廢 并陘關一名故關在平定州東九十
 里漢韓信擊趙東下井陘即此洪武三年置故關巡檢司其南三
 里有耳挑口北十里有娘子關俱路通直隸真定府并陘縣界
 亦塘關在忻州西南五十里昔田父劉亦塘隱此故名 寨西隘
 口乃雲內鎮也一名雲內堡在忻州西北五十里洪武間置巡檢
 司 汝溝寨在忻州西北七十里洪武間置巡檢司 牛尾寨
 在忻州西南九十里白馬山西南路通靜樂縣界洪武七年置巡
 檢司 平刑嶺關一名瓶形在馬門東二百三十五里路通靈丘
 縣西北連渾源州大寨以南接真定府阜平縣界嘉靖二十年統
 由此出今設有守備一員百戶一員征操馬軍五百名守堡旗軍
 一百八十四名又馬門關東有水峪胡峪馬蘭苑越等十隘口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八

有大和水芹而橋廟嶺等八隘口各設戍兵統以千戶或百戶已
 附見馬門並三關圖茲得而畧云 石佛谷有二一嶧縣西三十
 里北接朔州界元末用石壘寨 因朝因之南廟嶺其西北有郎
 崩關洪武七年千戶王原築一在五臺縣東南五十里百蘭都
 大峪口在五臺縣東北五十里福勝都路通直隸真定府阜平縣
 西通崞縣未樂八年置巡檢司 高洪口在五臺縣東南七十里
 南連石佛口北接大峪口路通阜平縣關口山洪武九年置巡檢
 司 飯仙口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水樂九年置巡檢司其
 西南二十里有孤野口又西北二十里有趙勝口 太平關在襄
 陵縣南三十五里太平縣北二十五里舊名故關鎮 龍化鎮在
 翼城縣東四十里南連絳州北接浮山 張村堡在蒲州東六十

里洪武間置巡檢司 陰地關在靈石縣南二十里沁水西 靈
 石口在靈石縣北四十里冷泉鎮洪武八年置巡檢司 永寧關
 在石樓縣一十五里西臨黃河路通陝西綏德州清澗縣 窟龍
 關在石樓縣東北六十里東接孝義縣南接隰州北抵寧鄉縣以
 上二關俱 國初置巡檢司今革 上平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
 里黃河岸路通陝西綏德州洪武六年置巡檢司 永和關在永
 和縣西北六十五里黃河岸路通陝西綏德州洪武十三年置巡
 檢司 烏仁關在吉州西六十里西臨黃河洪武六年置巡檢司
 又一統志載有蒲州大慶風陵二關原屬陝西 平渡關在吉州
 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臨黃河洪武六年置巡檢司 龍尾嶺在鄉
 寧縣西一百里冬結冰橋路通陝西韓城縣洪武二年置巡檢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九

武平關在絳州西二十五里北奔特屯兵於此以防周寇 長
 樂鎮在解州東門外十里路村洪武八年置巡檢司 聖惠鎮在
 安邑縣西南二十里洪武四年置巡檢司 留莊隘在開喜縣東
 南七十里中條山上南通垣曲縣北接絳縣冷峪口 石佛寺口
 在大同府城西三十里左衛東一百十里右衛堡 關山口在大
 同府城東北五十里山口有谷名關山谷河西有大寺小寺二口
 又南有黑峪口 兔毛河口在大同府城西二百里右衛西北
 二十里建塙堡一座其西三十里又有小隘口 陽和口在陽和
 衛西北十五里東西十五丈塙高一丈八尺右前口行東北二十
 里有將軍口石塙高二丈又東二十里右後口南北六十丈塙高
 二丈八尺 虎峪口在陽和衛東北二十里東西十五丈塙高一

大、白塔峪口有二俱在陽和衛城東北、大口去城三十里、小口去城一十五里、東西各有一百餘丈、石牆各高二丈五尺、威葶口在陽和衛西北七十里、東西五十步、牆高一丈五尺、白陽口在天城衛北二十里、東西六十步、牆高二丈五尺、榆林口在天城衛西北三十里、東西五十步、牆如前、碑磨口在天城衛西北三十里、南北五十步、牆如前、水磨口在天城衛西北四十里、南北五十步、牆如前、偏嶺口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北有大峪小峪、蘆子阿毛四口、神池口在朔州西南九十里、正統十三年置巡檢司、東南有土城基、楊六郎寨在馬邑縣西五十里、鴈門關北口東山上、其西五里有佳吉寨、三關四鎮在應州東趙霸岡去城二十五里、西黃花園去城二十里、南護駕岡去城三十里、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三十

邊鎮去城二十里、西司馬鎮去城一十五里、南大羅鎮去城四十里、神武鎮去城四十里、黃沙口在應州東南六十里、北接牛槽峪、南通代州大石口、龍潭峪口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過東有五合盆子、洪家赤石四峪、俱南通代州胡峪、口過西有龍灣峪、南通代州水峪、又有東寺而寺、白樹棘、石門寬峪、水峪七口、今俱塞、磁窰口在澤源州南一十七里、恒山石關、路通靈丘縣、洪武初置巡檢司、上有磁窰、天險四大寨、其西八里、又有李峪、口西南十里、又有大小凌雲二口、南通代州北樓口、亂嶺關在澤源州東四十里、恒山石關、路通蔚州、關初置巡檢司、大寨頭關在澤源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東南連繁荆關、洪武九年置蔡家峪巡檢司、九宮口在蔚州東南三十里、九宮山路通易州、金章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嘗避署於此、洪武間置巡檢司、五又山口在蔚州西北三十里、五又村、路通大同府、蔚州衛官兵守、石門口在蔚州西南四十里、太白山、舊名隘口、關路通靈丘、廣昌二縣、宋朝楊將軍嘗守此、因朝洪武間置巡檢司、其東有龜峪、路通廣昌縣、神仙口在蔚州北五十里、蘆子潤、路通保安、左衛蔚州衛官兵守、鴛鴦口在蔚州東七十里、近壹流河、兩山相峙如鴛鴦、故名、路通保安、左衛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今塞、美峪口舊在蔚州東一百二十里、其山秀麗、故名、路通保安州、直抵居庸關、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十六年徙建董家庄、興寧口舊在蔚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路通大同宣府、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天順間知州史魁請徙北口、關平頂嶺在蔚州西北一百五十里、路通大同宣府、永樂十三年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三十一

巡檢司、焦山砦在廣靈縣東北十三里、焦山村、洪武間築圍二里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壕深一丈五尺、加斗砦在廣靈縣東南十五里、加斗村、洪武中築圍一里二百步、牆高二丈五尺、壕深二丈、土崩砦在廣靈縣城西二十里、洪武中築圍二百步、牆高一丈五尺、壕深一丈、瓦房砦在廣靈縣東北三十里、瓦房村、洪武中築圍一百三十二步、牆高一丈五尺、壕深二丈五尺、林關口在廣靈縣西南十里、林管山路通靈丘縣、景泰初、徙平嶺關、巡檢司于此、其東三十里有直峪、口又東十餘里有唐山、口及樺澗、嶺火燒嶺二口、今俱塞、水南寨在靈丘縣西南五十里、高四里餘、其北有河水、寨在水南、故名、順城寨在靈丘縣一百里、高五里、其寨峭壁如城、故名、又牛欄觀音二寨、俱在靈丘、寧淨口在廣

昌縣東南三十里接浮圖峪路通易州五虎嶺 浮頭峪在廣昌縣東三十里 鉄嶺下路通蔡州關以上二口俱景泰三年築堡設戍兵 對節寨以山水枝節相對故名與饒尖密龍孟良栲栳尖鞍五寨俱在廣昌縣 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路通保定府唐縣相傳前宋楊彥朗過此倒其所騎之馬故名有戍兵其西十里岳嶺口 金鎖關一名向陽峽在沁州西三十里巖峻神天中斷如關為沁石咽喉漢晉皆置關守之洪武初置巡檢司尋罷 黃蘆嶺關在沁州西六十里宣德四年置巡檢司 溫泉鎮在孝義縣西九十里高唐山之側南通吉陽州北連寧鄉石州置巡檢司二處自高唐以南為南溫泉屬隰州北為北溫泉屬孝義縣今名溫泉鎮 關子嶺在介休縣東南六十里路通沁州沁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三十二

縣南接太行北連沁晉洪武五年置巡檢司 普同關在遼縣南五十里晉同谷口東南曰綿上通於沁源西抵關子嶺南入岳陽東接太行北連沁晉洪武五年置巡檢司 土河寨在武鄉縣東七十里西南北三面阻絕深淵東面有壩今名土河村 綿上關在沁源縣北八十里綿上縣洪武四年置巡檢司 黃澤關在遼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太行絕頂山勢險峻其路盤旋曲折故名十八盤元舊關路通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洪武十一年置巡檢司 圍三百六十步高一丈 松子嶺關在和順縣北三十五里路通真定五代末河東守險之地 固朝正統八年置巡檢司 黃榆嶺關在和順縣東八十里太行山頂路通順德府洪武三年置巡檢司 十八盤關在壺關縣東南八十里路通彰德府林縣 正標

隘又名梯頭隘在壺關縣東一百一十里路通彰德府林縣以形險若梯故名 榭林隘在壺關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羊腸坂路通衛輝府輝縣 長平關在長子縣南四十里高平縣北四十五里以古有長平郡得名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處 隋置關唐因之 一名江猪嶺以上有石猪之形云 五嶺關在襄垣縣西南七十里正統元年巡撫侍郎于謙請置巡檢司 壺口故關在黎城縣東北二十八里按前漢書上黨郡有壺口關文獻通考黎城有故壺口關今吾兒峪即其地洪武二年置巡檢司 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太行山絕頂即孔子回轍處 橫望隘在澤州南八十里太行絕頂即欽梁公望雲思親之處洪武二年置巡檢司南距懷慶府碗子城一十里有柳樹隘只路通本省清化鎮 永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三十三

陶在陵川縣南六十里路通懷慶府修武縣 固初設巡檢司既革而調寧山衛兵守今亦罷 五度關隘在陵川縣東南八十里路通衛輝府輝縣初以寧山衛官兵守隘今罷 荆子隘在陽城縣南八十里路通懷慶府濟源縣今懷慶衛官兵守 東烏嶺關在沁水縣西北五十里宣德四年置巡檢司 屯田 聖祖監古立法凡天下兵衛隣通開曠之地皆分畝為屯倚耕以守嘗於洪武二十五年諭宋國公馮勝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衛於是命勝友德及安慶侯政西涼侯興等至太原平陽閩民戶四丁以上籍一為兵赴大同屯田無事則耕有警則戰固無養兵之費下無供遺之勞制誠善矣然而饒沃或蕪莽於家茂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飲

或奪於私羨輸納或脅於包攬田雖歲有登稼而兵則家無遺粟
衛所雖有屯田之官而反因以侵漁於是屯田之政為虛文而兵
食益困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
民未嘗安此豈法之立端使然哉謂宜尋求往跡肅清屯弊立為
簡易之法以復屯種之舊使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則百姓不用於
饋運四方不苦於預徵矣昔漢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
奴竟不敢侵唐實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千餘萬斛元和
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使盧坦經度四年得田四千八百頃
歲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此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昔有議
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六其三皆肥地也東
西一失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十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三十四

百里該地九千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贖五十
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或謂以虜騎侵軼為虞
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遊兵以防敵况近堡
立戍以特耕獲虜豈能為吾患哉然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
其要則尤在於闢墾薄徵通而行之亦存乎其人焉耳
國朝於會城置都指揮使司領太原諸衛又於大同置行都司指
揮使司領大同諸衛衛屬都司者八屬行都司者十四衛各五所
惟太原左衛增中左中右潞安增磁州守禦所振武增中後及屬
門守禦所沁州以新置只左右中三所諸衛屬外又特設七所屬
都司者七而屬行都司者三衛所之官各有定員外督於兵憲其
參將遊擊守備協守都指揮則隨地量設以司攻守而沿邊居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又特置總兵以專握兵事焉衛所之軍各有總旗有小旗有操軍
操有演武場軍也有屯軍器有局而沿邊原伍之外又有常備
有番上有召募有改撥有脩守民兵然民兵暫調赴邊協同備守
平留本地護守城地歲時教閱各州縣巡捕顧之若境土雖在山
西而屬於他處者為衛二所三隸後軍都督府則有澤州寧山衛
平定州守禦所隸宣府萬全都司則有蔚州衛廣昌守禦所而隸
潼關衛又有蒲州守禦所焉

大同鎮守總兵官一員永樂七年置佩征西將軍印駐鎮城專總
兵事

大同協守副總兵官一員宣德七年置與總兵官同駐鎮城

三關鎮守總兵官一員嘉靖二十二年置初宣德四年置總兵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三十五

鎮守三關駐偏頭成化十八年罷總兵官置分守參將弘治十四
年復罷參將置協守偏頭關副總兵官寧武隸焉至是移置寧武
鎮守鑄印建節與宣大同

參將一十二員分駐省城代州偏頭利民堡北樓口及大同之北
東路北西路中東路南路西路兵車營

遊擊將軍七員以特應援不常所駐

守備一十八員分駐廣武偏頭平刑神池利民八角老營北樓西

黃河鎮西衛及大同之蔚州鎮道鎮川鎮河鎮虜等堡

協守都指揮一員弘治十五年置駐平虜

四八一

晉碑

范守已

平陽府趙城縣有碑漢橋，郡縣志俱云，漢死所也。按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太原城東有汾水，而流水上舊有梁，清濟殞於梁下，據碑死於津側，亦襄子解水之所在也。則據碑橋在太原明甚。况智伯決晉水以灌晉陽，襄子結韓魏以滅智伯，原在此處，不應更至趙城。順德府亦有碑，漢橋，俱出附會。

霍州志云，霍山西有觀樵峯，余則其名為義，不知所解。按水經注，桑水西流，還觀阜北，故曰觀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于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月，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受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汝亦立於于百邑也。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滅智氏。祀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為觀阜也。據此，則觀樵峯觀阜之說，水經注又云，霍太山有岳廟，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三十六

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處。又有靈泉，以供祭，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所謂觀樵者，豈以鳴鼓致泉而名之乎？石耶。潞安襄垣縣西六十里有觀樵驛，泉泉器汾上，續談云，左傳晉城，虞祁即其地也。前漢書曰，銅鞮有上虞亭，下虞聚，其字正作虞，余疑其地去緣遠甚，晉侯不宜作亭于此。及閩水經注，汾水還絳縣，故城北，又西還虞，字祁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水經又云，濟水出河東絳縣東，滄交東高山西，過其縣南，又西而還虞，祁宮南，又西至王澤，注于汾水，合而觀之，虞祁宮在絳縣西南明甚，安得以被亭為虞祁也。至于崔知古過虎，故為妻，東附于樓亭，尤為不根。

水經注云，觀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南流，還李，墓墓前，又東還故城北，城在山阜上，下臨岫，聚東西北三面，岫聚二里，世謂之

斷梁城，即故縣之上虞亭也。又東還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于此，又東南還項城西，即縣之下虞聚也。又南還朝邑西，又東還其城南，又東還襄垣縣，入于漳，據此，則虞亭正古之銅鞮縣地，不為虞祁。尤明，變虞為樓，未知何義。

桑欽云，沁水出上黨潞縣潞房山，而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又南過陽阿縣東，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又東過野王縣北，而鄭道元云，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二說不同。案穀遠即今岳陽沁源二縣地，無所謂羊頭山者。今志沁有二源，一出沁源縣西北綿山，東谷一出縣東北馬園溝，俱南流至交口，合還縣城東，又南還岳陽東境，又南還沁水縣東，古端久，縣界亦不知何者為潞縣，何者為潞房山也。山海經云，潞房之山，沁水出焉，其東丹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三十七

之水出焉，而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沁水。注謂沁水還中都縣，入鄆，殷歸于汾流，則潞房即今之綿山矣。大邑介休以南，靈石以東，沁源以北，其山眾矣，今通謂之綿山，不知在古各有名謂也。又按司馬遷請修石門表云，沁水源出銅鞮山，在田圍，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岩高峻，天時霖雨，泉谷走水，小口漂澌，所稱沁源，又與諸說頗異。

明道書云，澤州北望有桑林，即成湯禱雨處。澤州志云，伊侯山在城西北二十里，成湯禱雨，伊尹從之，降毒龍于此。上建伊尹祠，按成湯禱雨，先在商丘，後移偃師，去澤州遠甚，安得直太行而禱雨于此。穆天子傳曰，天子里圃田之路，而至于桑野，北書經林，左傳昭公十六年九月，鄭大旱，使詹擊祝，款壻，附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于產曰，有事于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

邑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取成臯宜陽則鳴臺之宮桑林之苑非大王之有已穆天子傳又曰無干天子飲于滄山乃遣祭父如園鄭平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觀此則桑林之野在吾滄北明甚且去臺不遠湯之所禱在彼不在此矣
澤州志云四物轍在城南天井關石上轍深尺許長百餘步世傳孔子將見趙簡子聞殺實鳴犢棄筆至此而東又云天井關有孔子廟在城南四十五里西車處按水經注祁水出太行之阜山而流逕祁城西京相璠曰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祁城當太行之南道出其中祁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修復野王令范愛泉河中小守元真刺史咸陽公高亮表關立碑碑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實鳴犢遂旋車而返及其後也吾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迴轍處也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三十八

云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是回車之說所從來久矣第諸書俱載孔子臨河而返何嘗到太行南麓耶其廟為孔氏子孫官洛陽者所立明甚原在野王縣北二十餘里不在山北天井關也安得車轍百步許遺于關下水經注又云沁水出山過沁水縣北而逕石門謂之沁水山上有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老傳云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據此則沁口又有車轍矣不但天井關為然皆不可曉
史記魏伐趙斷羊腸坂正善曰羊腸坂在太行山上面口當懷州北口當澤州正今所由為善星路驛路也水經又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注云汾陽縣漢高帝十一年封斬豈為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磔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是二處皆有羊腸坂也有謂晉陽西

北者為是謬矣漢地理志云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回盤如羊腸是又不獨管涔山也
忻州有九原縣志云城西有九龍原亦名九原趙文子與叔向遊處天慶觀碑亦云然余按水經注侯甲水出原平縣胡甲山西北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祁連縣故城南西接部澤是為祁縣也爾雅所謂昭餘祁矣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于春秋為九原之地也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處故其京尚存漢興增陵于其下故曰京陵焉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春秋昭公三年晉侯執陳無字于中都者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甲水又西合嬰侯水逕部縣故城南謂之部水又西北入鄆波歸于汾流中都今平遙縣京陵在祁縣平遙之間其去忻州三百餘里安得以九龍原為九原也原平縣在今祁縣武鄉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三十九

代州新志云代古唐國秦改雁門郡漢營陰館即今治魏徙雁門治廣武今州西故城尋遷陰館按水經云濕水出雁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又東過涿鹿縣北郡道元云濕水出累頭山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郡也漢景帝後元三年置濕水又東北流在會桑乾水又東北逕魏亭西又東北逕句狼堆南又東逕班氏縣南又東逕北平邑縣故城南又東逕行火縣故城北又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又按郡志應州古唐國趙為代郡山陰漢為陰館縣蔚州秦為代縣漢為代王國而元魏置桑乾縣于朔州地皆在今人同部四石陰館為今代州則濕水何緣得東北流迤崇山疊嶂連于代郡之桑乾也

代志又云。鉅澤。穆天子至此作黃竹詩。水經注曰。陞山西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鉅澤也。蓋謂鉅澤在代州境內。故但言水經注。而不言出某水條下。余按水經言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又志過臨汾縣東。即道元注云。天升水出東陞山。西北有長嶺。嶺東東西有通道。即鉅澤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馳鉅澤。西南至鹽。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還。竟城南。又西流入汾。蓋言天升水出東陞山。西北入汾耳。其山在臨汾縣東。與鹽澤相近。故云天子西馳鉅澤。而不至鹽也。不在代州明甚。

郡志云。丹水出發鳩山。舊注注水舊志引方輿勝覽云。自起坑。秦卒于此流血成川。故名丹水。恐未可據。按山海經云。錫慶之山。沁水出焉。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又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是丹水不出于發鳩也。水經注云。丹水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四十

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所謂丹林之水。即斯水矣。注水導源注。大縣西北。至谷。東南入高都縣。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泉。流血丹山。由是俗名丹水。斯為不經矣。由此觀之。丹注本自二水。烏得謂丹水舊注注水也。血流成丹之說。自古而亡。然矣。不為無據。州志謂長平北山為丹。朱嶺解云。堯封丹於此。顯謬。又有謂丹朱嶺者。謂丹朱葬此。皆丹林之誤稱也。其謂長子為丹。朱封國者。亦誤。

志稱。魏姑射山在平陽城西二十五里。平山其阜阜也。平水出焉。至襄陵縣城。北入汾。又名晉水。按水經注云。汾水過平陽縣南。與平水合。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運。孤石渠。又東運平陽城。南入汾。俗以為晉水。非也。據此則

平水所出為壺口。不為魏姑射明甚。安得援莊子之言。以重其地。徐濟縣有驛名同文。蓋不可解。水經云。涇水出涇北山。而過榆次縣。而西到晉陽縣南。而西入于汾。而郡志謂涇水出樂平縣西流。經平定州榆次縣。至太原縣入汾。則流經徐濟陽。而二縣之間矣。同文之名。其涇水之訛音。水經注又有原過水。而流注于涇。涇水西有原過利。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傳芳後。水取石焉。今志作源過水。亦同前謬矣。

左傳。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祁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鄒城在今祁縣西。梗陽塗水俱在今榆次縣。銅鞮為今沁州襄垣地。楊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四十一

為今洪洞縣。祁平陽。今仍古名。惟平陵。馬首。不知所在。祁縣驛名賈金。其以賈辛之故歟。

河東鹽池。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水經注云。涑水西南。逕鹽池。故城城南有鹽池。水承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又逕安邑。故城南。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池。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從鹽古聲。呂宿曰。沈沙焚海。謂之鹽。今鹽池紫色。澄淨。渾而不流。水土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滌奔決。則鹽池用耗。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深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縣故城南。春秋晉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鹽。鹽也。土人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鹽。而味苦。號曰鹽。而鹽之名。始實是矣。觀此。則今之晒鹽。其來亦久。而味苦不堪食。正所謂鹽

也。與自生石鹽。價當倍。詩云。王事靡盬。鹽。當是苦意。靡。言不苦也。近註。欠安。左傳。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皆其。當是用鹽。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杜元凱。訓。鹽。為。噴。元。無。善。意。石。縣。而。道。沿。汾。水。上。坊。丘。危。頓。縣。志。云。隋。開。皇。十。年。文。帝。欲。幸。太原。傍。汾。河。開。道。獲。一。石。有。文。曰。大。道。永。吉。因。以。為。瑞。遂。于。其。地。開。設。縣。治。則。未。開。道。之。前。其。險。當。不。止。此。水。經。云。汾。水。而。過。冠。石。津。注。云。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水。左。右。悉。結。偏。梁。開。道。累。石。就。路。紫。帶。巖。側。或。去。一。丈。或。高。六。尺。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為。魯。般。橋。善。通。方。之。津。隘。亦。在。今。之。地。險。也。按。冠。石。津。正。今。靈。石。地。為。工。未。施。之。先。當。與。龍。門。同。一。嶺。也。桑。乾。河。水。經。注。謂。出。桑。乾。縣。西。北。上。下。七。泉。即。漆。涪。水。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又。東。而。石。合。濕。水。濕。水。出。陰。館。縣。累。頭。山。一。曰。治。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四十二

至此相合。桑乾濕水。並受通梅矣。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如。渾。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里。東。流。逕。水。圍。縣。又。東。南。至。班。氏。入。濕。水。以。今。考。之。元。魏。桑。乾。縣。在。今。朔。州。馬。邑。境。內。而。漢。之。陰。館。為。今。應。州。山。陰。縣。亦。與。馬。邑。接。壤。班。氏。則。在。今。應。州。東。北。也。是。桑。乾。出。馬。邑。縣。右。今。山。陰。之。濕。水。至。應。州。東。與。如。渾。水。合。古。則。隨。地。異。名。今。通。謂。之。桑。乾。矣。但。今。志。稱。濕。水。為。溼。水。又。謂。為。漆。涪。河。流。即。桑。乾。之。源。則。非。也。國。語。于。夏。教。授。西。河。汾。州。志。以。為。在。其。境。內。水。經。注。云。漆。水。出。梁。山。東。而。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逕。劉。仲。城。北。又。東。南。逕。于。夏。陵。北。東。入。河。水。經。云。河。水。又。而。逕。于。夏。石。室。注。云。南。北。有。二。石。室。側。臨。河。崖。即。于。夏。廟。室。也。又。云。橫。溪。水。出。三。累。山。東。流。注。于。塔。谷。側。山。而。有。石。室。西。北。而。各。有。二。石。室。皆。因。河。結。鑿。連。局。樓。閣。北。坎。室。上。

有微涓石溜。豐園款飲。似是栖遊。應學之所。昔于夏教西河。即此。由是而觀。不在汾州。明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四十三

河汾燕關錄
關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
關、凡五十二人皆高壽、侍郎、國公、將相、亦字內之
罕有也。

新唐書、突厥圍場、帝雁門、帝從圍中、以木繫認
高、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今雁門近漳河、而不
通太原、去汾水絕遠、史言失實。

晉水澗行類、閭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難步可越
處、輒起濤頭、作滿漉、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為害
不細、以無堰壩之具、兩手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
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閭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四十四

地高低、以為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
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為可恨、閭越云
水無一點、不為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
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水世之業、故予謂閭水
之為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為利者、建瓴而
下、

石炭、即煤也、東北人謂之橫、上南人謂之煤、山西人
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
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迹、在平定之
東浮山、予謂此即後世燒煤之始。

輸次志水利 褚鈇曰水利之興、其來尚矣
即神禹盡力溝洫、成國設立、遠人之道、意也
以代天施、以盡地利、以供國賦、以育民生、胥
於是焉、賴之長人者、誠念小民之依、宜各渠
定為經制、核其田畝、公其天役、均其水程、此
其大綱也、仍令擇人經理、毋受賂私、鬻期
挑濬、毋曠日費財、捨閘輪濬、毋恃強奪、利
啓閉、以時毋游塞、累眾登報、以實毋影占
偷茲誠如是、則法制一立、萬世永賴、爭鬪息
而訟獄省、古鄰里編采、一詠谷口、未泰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四十五

疏不再見於今、予為平時略不加意、一旦有不
測、言平而欲暴坐、冠紱風伯、何益哉

張鶴騰曰、先民有言、地者諸生之根、苑水者
地之筋脉、具材也、禹治水、自冀始、而經、盡視
諸州、獨勞、蓋以此崇山複阜、其水枯旱、而運
於壩、而雜旱、所時有、流火千里、利水若喝
飲、焉均程、釐弊、褚先生論、辨矣、獨計
地有上下、田有遠近、而百姓一也、向水澗霖、雖
不、然待命、勢必先上、渠數覆、波橫、方及
下流、至則苗稿矣、孰若一上一下、遠後、遠先

陽等先上渠而沿下陰等先下渠而邇上
庶灌溉均無不公之歎血脈既通地利自溥
將人和天助而賜亦時若矣

風俗 史記事曰嘗讀周禮見鄉師鄉大
夫最重矣其次黨正里宰皆得與鄉黨州
里之政而成周化洽秦漢以來亦有三老嗇
夫鄉亭檢民善惡而民有但聞嗇夫不聞
郡縣者矣我 太祖損益千古之制里有長
甲有保鄉有約黨有老保互相糾正當時民
醇俗美不讓成周詎意今功令旁午而教幾

頓乎誠遠重鄉約或里中士夫有行者米
請之如鄉師鄉大夫之例而約講訓與什伍亦
相表裏凡民間有一善與眾揚之者異之有
一不善與眾戒之朴記之賞不在富罰不在貧
又據者有書與人以自新之路而不可則風
聲一樹遠通響應寧有俗不三代也者何也
官與民疎不免俾舍相視彼固非者指視不
可欺獲庚于眾勢無可逃故其言易入其化
速而自古訓民成俗者不能外也如曰是
將滋擾則因嗜廢食之說也

賦役 閩樸曰役法莫詳於周禮師有兵
役田有徒役人有胥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焉
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砂民之眾
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即年之老少以從役有
均人焉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雖眾而歲
不過三日蓋佚之也後世政煩令劇至有銀
差力差之說營辦多方勤動不息而吾民
始重困矣漢王符有云瘵病者必知厭之虛
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
可長為國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政務可息

而國可安今日賦良民之甚者莫大於里胥
欺而低昂亂蓋貧者無貨以求於彼則有
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之
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故貧者愈賤富
者愈恣愚民轉相慕效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自庇也此其敝豈一日之漸哉
張鶴騰曰條鞭之法始於大理白公棟創之
東阿後司國計者以為便遂著為令甲山陬
海澨固不盡然一索於此法

乎定州志職官 愚按漢左雄疏略吏數變
易則民不安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理者輒以墨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當封至閭
內侯公卿闕以次用之令俗沒離激巧偽滋
萌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
理已安民為芳弱奉法循理為不化覽紳之
教生於明皆獲尸之禍成於喜怒監司則項
背相望與同疾疾觀政於亭傳責成于期月
虛誕獲譽拘檢離毀踴躍升騰超等踰匹
考奏捕業亡不受罪會赦行賄復見洗滌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四十八

古史激雄言：刺骨 我朝吏治沿革李獻
吉業詳之矣僅廟堂公議譬如琴瑟不調
必更而張之期于可鼓則左雄氏所論威福
路塞虛偽之端絕迎送之投換賦斂之海
息釋此其道何難哉

秩祀 愚按祠廟自祀典神祇外古帝王如
太皞女媧非民間所得祀東岳非本境所宜
祀關真君祠不時增建多至二三十處與其
節不在祀典者皆黷祀也如婦女祠星水神
祠在府君祠妖妄不經皆淫祠也春祈秋報

以社以方穀于風雅 太祖高皇帝許民間每
里一壇令祭五土五穀之神以里長主祭一畢
飲酒其中如鄉飲武職在會典令民間俱廢
不行而但取小大主龍王等神賽禱雜奏後
樂士女縱觀甚為不雅司風教者宜考古正
令尊制厚俗庶使民不惑于非類沒之然興
於禮教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四十九

孟縣志 按經國之制築土為城墻壘為理以其
設險固固有神道焉故自唐宋以來相因致
祭然不以義起非古典也 國初承前制城隍
封廣新侯既致以人則貌以像固無怪者
三年改正祀典止稱城隍神與山川雷雨等
合壇而祭則以地道事之矣然則奉事之所
宜壇而不屋主而不像始為得其情狀仰合于
聖祖表正之典今乃巍然堂陛而燦然冠冕
是與宋世舉嶽瀆之謬者等也豈聖王設制
之本意哉考禮君子不能無議於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五十一

寺觀 自三代之治廢而佛老之教興而寺觀
之設始備於天下夫蓋其煉形羽化之術既
足以移御人之好尚而崇山幽谷之奧又足以
來文士之登通且刻印其官特教祝釐亦制
典所不廢者安得而不志邪然古者絕地天
通民以不漬淑譽獨怪若地之人無間賢愚
祠堂之禮廢而不講特惑於禍福感應輒自
立寺飾偶像木抹碧塗金拂經陳典莫此
為甚噫是謂不知類者也苟移此心以事君
則為忠臣移此心以事父則為孝子推仁者智

者能之仁者急愛親而不遺智者權輕重而
不亂
征權 宋設酒務以辦課利立稅亭以徵商
稅其經總制司所取則商稅酒課額外之續
增者耳至於二者之常則名故存別入
版張經總制錢不盡該也元初酒醋用權法
至元二十二年悉罷聽民自造而定其課入俾
之各輸鈔貫按季解發今也亦然
鹽法 宋之法貯鹽於常平倉官自運賣
後令鋪戶衙前 取鹽運赴縣倉 納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五十二

脚力錢則官給之百姓計丁給鹽而徵其錢以
充官 迨其弊也官取民丁之食鹽高員之取
錢以供別需至今人戶所納鹽錢則之為常
賦鹽不得而錢不可免矣今也亦然
匠役 凡工匠皆隸於工部役於京師有住
坐者有輪班者又有存留本府而執役於織
染局者大抵住坐者則厚食於官每月止役
一旬輪班者則周而復始每班止役一季役
滿放回填給勘合執照若造作數多奏聞
起取若無工可造聽令自行先是各色工匠

編班不等洪武二十六年照諸司役作鑿簡
更定班次或三年或二年諸匠皆免本戶差役
二丁者單丁重役除其一役老疾無丁者免其
本身法至備而恩至渥矣後因住坐存留者
或有逃故輪流赴工者或有失班仍命清軍
御史行各府州縣清軍官清解造冊繳部然
有納價准工事例司清理者宜審處焉
役法 役法莫詳於周禮師有兵役田有徒
役人有胥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焉因地之善
惡以均役有 焉 民之衆寡以起役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五十三

鄉大夫焉即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論歲
主量凶以行役其役難衆而歲不過三日蓋佚
主也自後世政煩令劇有正役焉有雜役焉
正役者里長甲首十年輪役一次轉以催辦
錢糧勾攝公事又選年高有德者一人為老人
給以教民榜勸善教俗有禮頭以徵收稅糧
有書手以典司冊籍總小甲以巡捕姦慝皆
所謂正役也雜役者有以銀代人者曰銀差
有人自應役者曰力差亦政所不可闕焉者
但今之正役索費百端有以燈油錢名之者

有以柴炭錢名之者有以程錢名之者有以
折乾錢名之者有以管飯錢名之者有以銀珠
錢名之者有以券馬錢名之者有以支應錢
名之者加以以里老之糾害而民困不可言矣
雜役則出入於里胥之手貧者無質以求於
則有質之質而不得質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
則無質之名而有富之名貧故貧者愈歸富
者愈遠愚民展轉相慕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自
庇也甚至賣田而鬻男女或死亡而轉徙流離
斷多事或派之以買馬或派之以雜糧買草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五十三

使村墟成空忍聞此離之歎嗚呼弊也久矣
漢王符有曰瘡痍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
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為國者先
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故者可息而國可安愚
深以望之從政者
名宦 秦罷侯以來獨兩漢史治卓然可稱
田當時長吏不數易二千石以下並自辟官屬
而文禁疏闊頗得與民便宜以務教化為業
或拜則天子親見問覽考其得失而以治
行聞者寵之璽書黃金賜爵至闕內侯公

卿缺則往、次選所表用、故天下才智經術之士各得一其心志、身日以圖久遠、史治修而民蒙其利也明興。高皇帝以敦實務民、覽細吏治數傳之後、天下猶想見其風采。是時國家注例未盡、意猶近古、百執事以九年叙滿、其功最者或入為列卿、或長藩臬、弘治正德以後、率三歲一易、或再歲一易、而書其最以上之。天子之庭者、率習文法、而完鑄治簿書為首功、學士大夫世雋茂、才願希務民亦亟為轉徙、而無固志、豈其才之不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五十四

興亦國家之制、有所未仲、與或與古者之意、淺遠矣。教官古者學校之制、編天下而不特置師、儒之官以歸學宮、其德行道誼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獄訊囚、為舞、為歌、軍旅、祖豆之所考、習司徒之屬、以領之、其師而事者曰三老、三老者、詔于天子、無北而此大學之略也、下及州縣歲時會民讀法、亦自州長、黨正、領之、別有鄉老、贊賢、大夫書其賢者、能者以獻於王、德尊而望重、其教易行、隋唐以來

廣置學宮、宋秦漢故事曰博士、博士之秩不及百石、出列日輕、而教頗放失矣。高皇帝定天下、首詔諸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凡擇經明行脩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善者、於朝者、或推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當作其宗唐宗以後、稍集所司、議政者為令、凡郡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諸郡縣廉貢之士、領之、州有由舉人進士、除授者、特千百之一、二而已、而其至也、長州縣者、與監司藩臬者、臨率以簿書升斗之吏、高視之而不復知禮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五十五

以尊其權、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問能誦法孔子以師道、問按故事亦必待以授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熟、而其歸之也、太輕、嗚呼、今之為輪、轅多矣、者必擇匠氏之能者、舉其鎮、乘其直、然後輪、轅、弓矢之材、可飾也、而況於國家之養士乎、淑譽頗憤惋焉。國家發議、中古者尊師之意、然後人倫明、教化可興也。

靜樂縣志 魚取上鹽昔時民得自便無禁欲
例自隆慶間鹽使者議給煎戶印票定額起
課每鹽百斤領票一張納銀六分然猶未甚困
也其後發票日增課銀亦日增無論煎戶多寡
一禁坐名散票計票取銀今益至一千三百零
銀七八兩惟此孔急民不樂煎甚有池窳已圯
而票銀未盡者竊恐產鹽微利將不久而亦
涸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五十六

靜樂縣志 盧牙一山崔嵬特拔高出雲霄而
磅礴盤據可數百里軍武朔州者處北麓忻州崞處
東麓崞嵐五寨處西麓嵐縣靜樂處南麓而山
之左與盤道梁等山襟帶相連曩時林木參差于
霄蔽日遮障胡虜縱然天塹長城通來禁全稍
弛有借稱王府勢注斫伐者有假託書木檢梁採取
者有貧民小戶盜取國板者怒釋道路日夜不休道
惟建置之初勘破全晉之形勝以為中有軍武關東
有雁門關西有偏頭關皆通賊路口中外咽喉之地
故設兵禦備屯軍戍守有加山木蕩然而屏翰盡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五十七

則白登以南并州以北何處非胡馬長驅之路即三關
亦無險可恃矣 知縣王近愚包修城垣疏略盧
牙禁山砍伐殆盡道路四達虜騎無遮從水泉營
下崞嵐入靜樂從軍武下崞化入靜樂俱為坦途嗚
報即至大同地方郡有衛邑有所修守有資以故雖
處極邊安靜如堵靜樂接壤沙漠巨衝要害不減
于大同况東路雁門關元設雁門千戶所迤南四十里
為代州設振武衛：有六千戶所又有守備統軍一營
守禦之西路偏頭關千戶所迤南一百八十里為崞嵐
州內設鎮西衛：有五千戶所亦有守備統軍一營守

御示之中路寧武關與東西兩路並稱重地號曰三關
迤南一百八十里為靜樂亦宜設一衛所防守以徹兩路
之制但添設錢糧招致軍馬似有難處者察得平
陽潞安澤沁等處有元設衛所者 祖宗創建固不
敢輕議第今時異勢殊邊方為急腹裏為緩澤
州與河南接壤係腹裏地方並無邊情設寧山衛止
以彈壓盜賊防備不虞他衛皆立所獨寧山有六所
若調一所於靜樂在寧山猶為不少而此處良足多
矣 余嘗至雁門極奇石見諸山往之有斷削之處
逶迤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雁門抵應州至蔚東山

三關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跡也夫長城
始於燕昭趙武靈王而極于秦始皇燕昭所築者自
遼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關始皇
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皆非雁門奇石
應尉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
事乃悟蓋是時之胡尚強樓煩未拜趙之境守東為
蔚應而則雁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
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破胡則並陰
山至高關始皇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所保者
大則所城者愈遠也 考之舊史宋嘗於邊境置四

軍曰崇化曰天山曰崑崙曰樓煩崑崙雖重兵而移
置嵐谷樓煩雖舊號而頗近靜樂蓋崑崙本以崑
谷得名而樓煩則自併北管之後以漸南矣獨崇化
為今之寧化去寧武為近火山屬有偏頭去偏頭為近
寧身今日二關之所宗也於戲周人城朔方不聞有雁
門也李牧備雁門不聞有寧武也中國遺禍之深深不
亦大可慨哉

繁峙縣志

繁峙界二山之中北控十口南對五臺十口舊在山前
今在山後謂之後口地皆澤應而邊屬山西嘉靖
二十三年設平刑關守備一員總領之至三十六年北
樓新設守備一員分凌雲迤西六口屬之而平刑止
隸其四北樓舊有遊擊一員領兵三千以備宣大三
關調遣今蒙巡撫魏改為參將專備入援總官
十口其地延長三百餘里村庄百餘座 晉 代二藩
爭占為庄後皆勸革還林今為澤應居民所據此
山謂之禁山林不封殖為山西潘離近被居民砍伐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

見其濶矣十口形勢大石中石如越馬蘭為最衝賊
入數次北樓凌雲次之平刑四口皆總於長紫鎮磁窑
口若二處不守則四口皆不足恃矣其南五臺一帶繁峙
居民甚少皆係四野流民自行開墾遂成村落亡命不
逞之淵藪也往為他郡豪右及振武衛官役為已
業間有不得其平者即投獻 王府寺僧多有妻妾
子孫如林自相師弟世世不絕而愚民徧供奉之惑亦
甚矣山內有莪口南峪口白坡頭三路皆可通龍泉關
至北直隸地方近日沿途添設錢糧以為入援之備然
道路紆迴數百里想緩不及事大抵縣治雖十八里而

東西南北周圍數百里軍民樞處地理宜為最難
治有心於化理者其深思之
平刑關 本航形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接靈丘 平刑鎮口
縣界前設巡檢司後設官軍把守
團城 縣東北一百十二里 太安鎮口 縣東北
三里 里接澤州界
里接澤州 胡盧頭口 縣東北 凌雲口 縣東北
源州界 一百里 北樓
縣東北一百十里接靈丘 大石口 縣東北五十五
里舊設巡檢司今革 縣北十里通應州 小石
縣東北四十里 如越口 縣北十里通應州 馬蘭口
里接應州界 舊設巡檢司今革
縣北二十里 通山陰縣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一

保德州志疆域

保德州在太原府西北隅，東西廣一百一十里，南北長一百四十里，周圍四百里，西南由土門鋪至興縣界九十里，至興縣城共一百八十里，稍西由馮家川至興縣界九十里，至興縣城共一百六十里，踰河由府谷小水山至神木縣，共一百六十里，西至韓家川河畔四十里，踰河由府谷大堡村至未興堡，共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柴家峁河畔三十里，踰河由府谷熱芝坪至鎮羗堡，共八十里，北至河畔一里，踰河至府谷縣城三里，至孤山堡共四十里，榆林兵馬從此渡河過州入衛，東北至鐵匠鋪河畔十五里，踰河由府谷水寨寺至木瓜園堡，共四十里，至清水營共七十里，至黃甫川堡，共八十里，東由天橋鋪至河曲界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二

十里，至河曲縣城共六十里，由高地埭至河曲界四十里，至三岔堡共一百四十里，由屬門寨至北京，共一千五百里，由王家寨至河曲界六十里，又五十里至牛欄村，係保德州地，東南由胡家庄至岢嵐州界七十里，又四十里至蒼水山，係保德州地，南由大塔鋪至岢嵐州界七十里，過水峪觀，由三道梁至岢嵐州西門，共一百七十里，由一道梁至岢嵐州北門，共一百八十里，從此至太原府，共五百里，由太原府至北京，共一千七百里，至南京，共一千七百里。
踰曰：保德過河而城，東北至正西，皆河也，河自天橋過城下，皆西行，至韓家川則折而南，形如佩月，凡一百五十里，而達河外，俱有谷縣地，俱套虜一馬可到，若嘉靖間套虜七犯保德，雖有張

山木爪清水黃雨暨鎮羗未興等堡，曾不能過其衝，尾其後擊其半渡，邀其情歸，自互市以來，果有愈於昔者，各堡遊棍，每每假名狎德，大肆劫掠，河東一帶，迄無寧宇，來不可測，去不可追，即可畔田熟，亦往往不保，至三十七八年，而偶假極矣，今雖暫儼，果可長保無事乎？西南至正南，皆與興縣接壤，身為與人，後者遺庸遺調，地為與人，有者遺根遺草，督之不能，關之不得，調停未易行也，正南至東南，皆與岢嵐州接壤，如三道梁，一道梁，皆盜賊薊藪，三十七八年，道幾不通，軍未繼，頗靜，然尚恃時竊發，防禦未易及也，東南至正東，皆與河曲縣接壤，如高地埭，槽梁，亦係盜衝，巡緝未易施也，蒼水等山，插入岢嵐，幅員內牛欄等村，插入河曲，幅員內皆距州一百三四十里，教化未易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三

也，天橋以西，故皆保德武氏地也，後被河曲李姓者買其地，遂奪占保德，魚鹽屢與保德界石，不知疆域定自朝廷，果可聽強有力者，若亂之否乎？經界又未易正也，是四狗我疆，無一差強人意者，及歷覽區域，又皆以梁地確來一平原，沃壤不可得，舊有河灘數處，又被河水樹沒，無一存者，故計道里動推百餘里，而計糧則僅二十石，有奇，計丁則僅七千人，有奇，誠以路不通，商地無所出也，人將何所倚以爲命也？惟在撫有疆域者，披圖警心，時履疆之慮，力精在符之奸，而又憫其若恤其生，庶岌岌之民，可望存若於萬一耳。

河曲志 史記趙世家曰西有林胡樓煩拓地誌云林胡西胡國名在朔州康州
以北春秋北地地如淳曰林胡即備林為趙武靈王所滅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
樓煩之戎今按吾河曲正在晉北嵐朔二州之北而去奇嵐州一百八十里東而去
朔州三百里然則河曲之為古林胡地也足矣奇嵐州本胡地樓煩王所居元魏置嵐
州因山為名又按文獻通考大山軍在嵐州也則樂羅樓勇俱安太平興國七年更
為軍有羅勇備頭董家橫谷格律護水六寨屬河東道 老營堡在縣東北一百七
十里周圍二百八十步成化十二年杜侍御置廣積倉于此堡正德十三年九月二
十一日武宗皇帝西巡駐蹕于此 八柳樹堡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周圍二百八十
步 水泉營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周圍三百六十步 滑石澗堡在縣東北
二百四十里周圍二百六十步 馬站堡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 永興堡在縣東
北一百二十里 八南堡在縣東一百三十里弘治六年兵備副使胡深創建因
遷奇嵐州未畢解于此堡 長林堡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 樺林堡在縣北一百
一十里 樓子營在縣北九十里周圍四百六十步正德十三年十月朔四日武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四

聖帝西巡駐蹕于此次日樓子營自羅圍堡沃濟營至唐家會堡 羅圍堡在縣
北八十五里 集義城堡在縣北八十里周圍一百三十步 沃濟營在縣西北
七十里周圍五百五十步 唐家會堡在縣西北六十里周圍一百三十步正德十
三年十月初五日武宗皇帝西巡駐蹕于此次日棗林堡沿河兩岸約魚九二地
渡河返快西注十一 五花城堡在縣西北五十里周圍五百步 得馬水堡在縣西北
四十里周圍二百三十步 楊免堡在縣西北一十八里山崗上周圍一百步
楊家寨在縣西北六十里周圍七百九十步舊調原西衛官兵守禦今革遣以西存
元大捕寨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得馬水溝內南北西三面俱高崖惟東面一路
極險長數百尺濶二尺許兩傍俱高崖誠地兵之要地也俗傳為元大捕寨據水詳
其人 善寨在縣東五十里有地名太子店俗傳謂唐時單雄信所據之地未知是
否今有元碑尚在 石梯隘口在縣西北一十五里黃河東岸舊名陰嶺關成化十
二年更名石梯隘口東枕高崗西臨黃河 趙橋在縣西北一十五里黃河東岸
接石梯隘口成化二年總兵官王冕修築高一丈三尺濶一丈二尺墩頂八尺二

十二年兵備副使都志義安本縣典史外恭頌十八州縣民扶重修沿河堤北
更老營堡營前墩接朔州界延慶二百四十餘里見三閱錄 得馬水巡檢司
在縣西北四十里嘉治縣地名得馬水洪武九年置巡檢司緣以土城周圍一
里高一丈二尺東西二門舊屬保德州嘉靖五年奉改屬河曲今移置於縣西
北六十里唐家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五

代州志 雁門平利盤道梁為抗塞縣屬門東顧則平利西顧則盤道梁介乎東方
則水峪胡峪馬蘭嶺起小石大石太安圍城之宏而南者為介乎西方則大和台草八
出小道夾柳燕水雖富古商馬是所名十八隘者也自宋有之而陽明堡正走
者陽道大中丞許公守讓其備使張公惟誠念其城大而非垣恐其將廢不堅乃石
其基增其牆帶出然而不則倍之 代州道常帶出入其地民未可以散置故
官為之便都村中民自為堡官僅有嚴關遺官無守之者不通百人百人能禦塞耳
身分兵則大都又復修故城入大都則間有不及民亦苦積積故城五里為一大堡
周圍五里內通有嚴堡入大堡大堡合三堡之無并二十里內之丁狀守之則敵于
來本可以待日破也五里內其積積者不香矣 備其使者後於成化二十二
年督理備預軍武馬門等處拆屬門道嘉靖戊午以三關遺地多八百里勢難
通制乃分三路設偏寧道至己未改偏寧道為守備道設偏頭關更設寧武道久之
積大堡守其兵地使使其地而在屬門者則積廣武平利北林三營樂仍舊代
州稱屬十道三節制東路北路而秦府善其塞下曰 洪武初有牛佛府嘉靖十九年
書是歲入寇由火地梁白草溝入而犯太原之而連報日急故故以重將鎮代乃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六

守備於廣武而後秦戎於代旗東路與北林相持而備三關其兵則據寧武之元帥府
三關為守備三邊禁將軍一總兵官一兵備使一總兵轄守各五百信地而各備聖糧
細計無缺太原府中節制不自涉遠意者請廣子後廣額歲入祀都州都御史則自六月
抄更代防之仍撤守進清軍解得也四道法六之道宜地而分其防七何以備道宜先則
太原府乃後寧武兵備使改偏寧為晉寧與屬平道通或為足各守信地其都御史兼事
則五月還太原 條限 廣武城由十三里至屬門北口十里至屬門城隍十
里至而西而十里至代 廣武西二十里至太和廟入和二十里至水動口水動
二十里至吊橋廣武橋三十里至廣廟廟三十五里至石匣口石匣十里至陽
武塔陽武二十里至古崗口古崗三十里接寧武關之舊板寨 廣武東十五里至
永峪口水峪三十里至胡峪口胡峪二十里至馬蘭口馬蘭三十里至胡峪口
若越三十里至小石口小石十里至大石口大石四十里至北林北林五十里至太
安圍城五十里至圍城口圍城五十里接平利關之平利鎮 廣武北源源州之
傳峰代者縣山而孤山等處處州之傳峰代者縣山而孤山等處山陰縣之傳峰代
者縣山而孤山等處而傳峰代者北則縣董板東則縣代指林頭至如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鴈門郡代郡漢仍秦鴈門郡
界連峙峰馬應及大同之東代郡則今蔚州高帝命
陳稱監趙代兵務反代高帝誅歸定代地封子恒為
代王郡中郡則蔚州東二十里有代王城是也代王入嗣天
子脩代宋功史記註云中郡乃汾州平遙縣者亦誤蓋
汾在漢為西河舊志以代郡山川人物混次而類編者似以
代州為代郡不知州名代自隋始 柏林寺在晉王墓之側
後唐同光三年莊宗建之以奉王香火院內傳遺像一軸
共七人王著緋袍據胡牀坐其右冠王冠而衣黃者亞子
也其在冠虎頭而衣青者存孝也其二東端侍其二西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七

侍與知為誰王挾天睨視之蓋王日少畫筆為王諱如
此畫甚工 武宗過代幸寺待真像至今奉像留寺中
銀銅今閉塞然聞一升砂止洩銀車錢蓋金氣之蓄如
此

忻州志

忻三邊孔道全晉後藩誠重地也唐宋成石嶺亦塘二關郡置防禦團練使國朝邊防在雲中鴈門以此為內地遂不設兵然與沁隰平定相提而論則邊腹有公矣彼皆建所此何獨無之嘉靖庚申歲虜由寧武諸口入犯受禍甚慘省會戒嚴忻口迤西東高西西等郡一帶平衍虜渡沙河直抵郡城入雲內以過赤塘直抵省會撫臺魏公長慮調太原沁成防秋沁人憚往返咸願析附竊欲議將治東廢王府詳建所治以防戎實之因郡糧額重兵食難議未果尋亦罷戎僅本郡壯兵二百餘耳虜款後率多調遣近年調發幾盡僅一且有警驅市兒登陴恐無濟緩急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八

寨堡故郡堡 治東五里 東樓村堡 西樓村堡 段家莊堡 俱治東十里 曹村堡 石家村堡 魏家庄堡 俱治東十五里 北胡堡 太延堡 俱治東二十里 令歸堡 董村堡 俱治東二十五里 雙堡 郭家堡 俱治東南十五里 虎頭山寨 遊邀堡 俱治東南二十里 龍王寨 定興寨 俱治東南二十五里 黃堂寨 治東南三十里 新莊堡 治北三十里 代郡堡 治東北三十五里 以上未盡鄉 蘭村堡 治西十里 晏村堡 治西十五里 白陽寨 治西一十五里 白石堡 治西三十里 月除堡 南張村寨 俱治西四十里 馮村堡 北社堡 西社堡 石水村寨 下舍堡 俱治西五十里 高家庄寨 治西五十五里 田家峪寨 三交堡

俱治西六十里 魏家溝寨 王家寨 俱治西七十里 蔡夫寨 治西七十五里 官庄堡 治西南五十里 高崖寨 治西南七十里 牛尾庄寨 治西南一百里 上寺堡 治西北六十里 蒲閣寨 治西北七十里 沙溝寨 治西北九十里 豆羅堡 麻會鎮堡 俱治南二十里 關城堡 治南四十里 韓嚴堡 治東南十里 西張堡 治東南十三里 以上集賢鄉 匡村堡 治西五里 遠庄堡 解原堡 俱治西十里 流江堡 治西十五里 張村堡 依提寨 王要村堡 俱治西二十里 合索堡 作頭寨 俱治西三十里 東呼延堡 楊家庄堡 俱治西三十五里 下關峪堡 上關峪堡 俱治西四十六里 石堡 治西北二十五里 西馮城堡 嘉禾堡 明望寨 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六十九

治西北三十五里 南營也堡 奇村堡 王村堡 俱治西北四十里 苗庄寨 治西北五十里 朱家寨 治西北六十里 以上九原鄉北趙寨 治西北二十里 秦城堡 頓村堡 尹村堡 俱治西北二十五里 南高寨 治西北五十里 東高堡 西高堡 俱治西北六十里 陽胡寨 治西北七十里 楊村堡 掃明堡 泡池堡 俱治北二十五里 部落堡 治北三十五里 淤泥堡 吳家堡 俱治北四十里 忻口鎮堡 治北五十里 元時戎兵正統未虜入有石巨常射是 四十里 崎乃引去 高村也堡 治東北四十里 以郡關郭墻早薄鹵土漸頽貧民艱於脩築竊欲乘成卒更高厚之以當事議撤弗果讀萬一虜侵恐不可守雲內赤

塘一帶西南直通晉陽虜會出沒東高西低地俱平行虜渡沙河即可長驅抵郡均之當慮寨堡即星羅手第可守者黃堂明望虎頭龍王高崖朱家寨豬寨東樓村北胡高村折口堡二十餘處而已小民懲往年北趙張村之變惴惴殘破遇警棄去多伏深窖嶮溝視脩理不啻驅之陷穿也似當酌助官脩增高益厚多置軍火器械令民積粟穿井安宅其中庶有固志第未易言耳 郡境村落約三百許皆有梵寺數極最小者亦斗室供香火僧無精行貧民為僧傭作者挈妻孥居流娼傲居僧舍蕩子諧理藉資衣食者更從史之深可扼腕緣胡元素崇佛教故監觴至此計非虛居人人不可第鄉人就此避處歲時祈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七十

未考議革也

郡田賦先年分丁站春秋四項徵收歲首先比丁站踰月而報完亦歷驗發後始徵夏秋輸亦十之八轉輸有備而遠糧之外王糧亦完十之二三近行一條鞭法管糧官專督之而丁站十連其三矣前人催科之法有第通負甲乙叙徵者民恐己之甲也則通輸有不問甲乙間攝者民懼攝之不測也則爭輸有勾牒已具而故稽之者民畏牒之或下也則亟輸郡民急公者固夥其慎通者三法皆不能慎即拘及且懷金受管而去不得已先責多通者而站銀混於派中丁銀數大遠得規避違糧急踰星火隨徵隨解通民探知解完即不輸納而王糧以通為常不能報景矣

庫無剩金上供之需未開徵時即催解完東支而晉官甚病之乃知雖有良法使良民而頑民則故便全完而通欠則故法固無如人何也 郡糧昔年定則皆丈地書識上下其手多不均平緣官不能履畝即履畝亦不能區別地色也但懸絕不至膏壤姑能其盡然有必當變通者如符村重新高留白村平張淤泥等處多有舟由砂石無歲不派無歲不運空名鮮實反使通糧者引以藉口大屬亡謂蕭樓和曹金奇等村段石等處新漲引淤之地穀粟不啻倍收十三中糧十七下糧無糧者更不知幾似應清刷築派上則積荒議蠶重則議減賦稅既均催科亦最稱善建議及此因首地糧經報部不果行因思將此地加額每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七十一

以一升五合解量贍庫餘入州總則部額如故而民賦亦均或甦民裕 國之一策也敢告之來者 郡南門外舊有王家庄渠東門外渠野場渠故郡渠北胡渠引水灌田以故糧派上則郝村蕭村樓村曹村原係下地糧近年開渠上流淤灌上地甚多上流引水則下流涸是上則之地及不當下地之收穫竊意合前後村通勾水利亦合前後村通勾地糧乃為均平不然訊村民願水地者則計水所到而徵以上糧願旱地者則徵以下糧而禁勿侵水庶民各安心而免爭奪之禍矣 郡山多石薪木絕火石炭南資陽曲北資玄岡數日始得往返玄岡路逆崎險隆冬尤苦之往往人牛僵仆此他邑所無之艱也聚謂東西南

亦產石炭苦不能識因募陽曲靈戶令開鑿僅獲皆言頑石無炭避去設有虜警積薪當慮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七冊 山西

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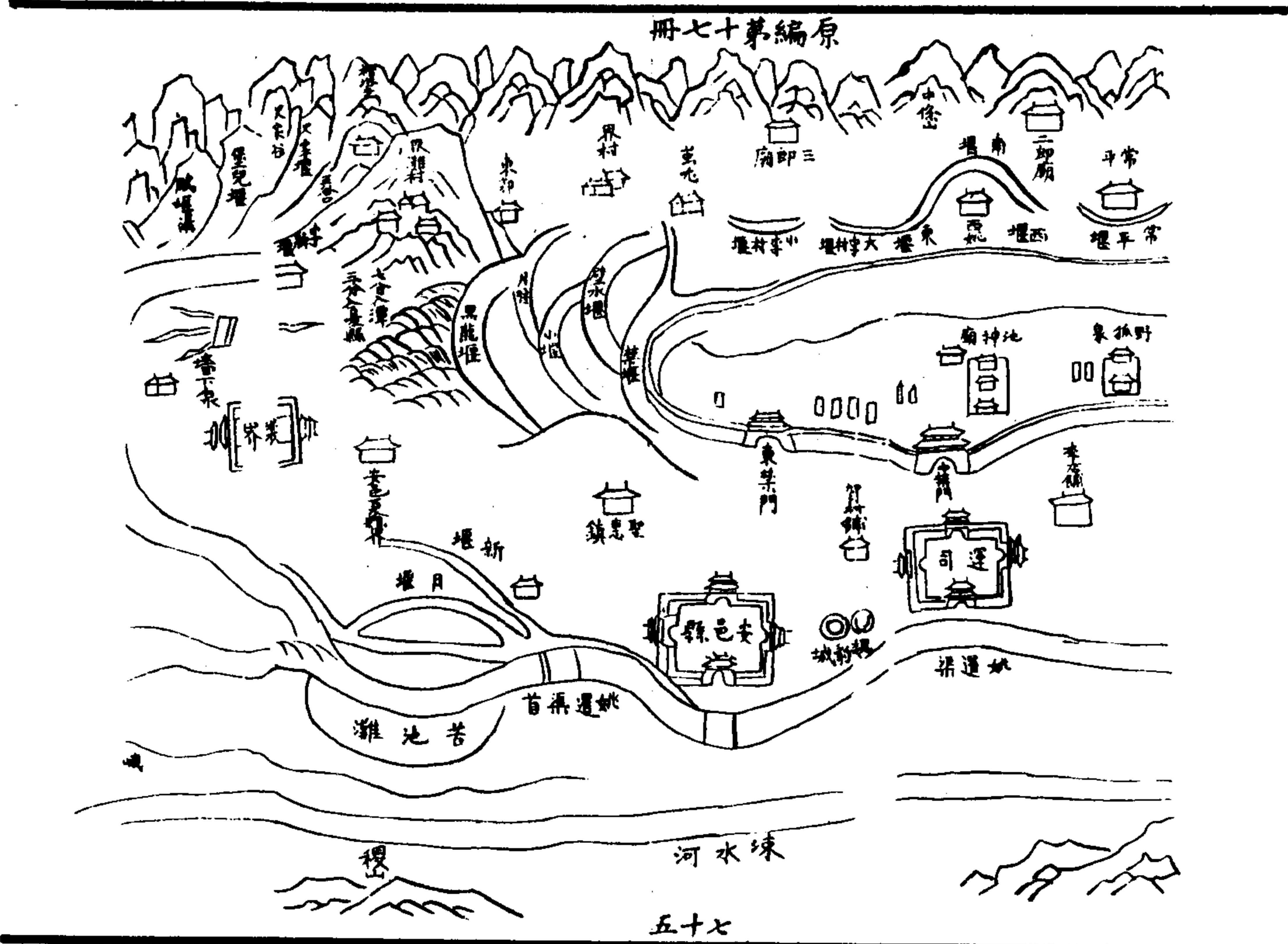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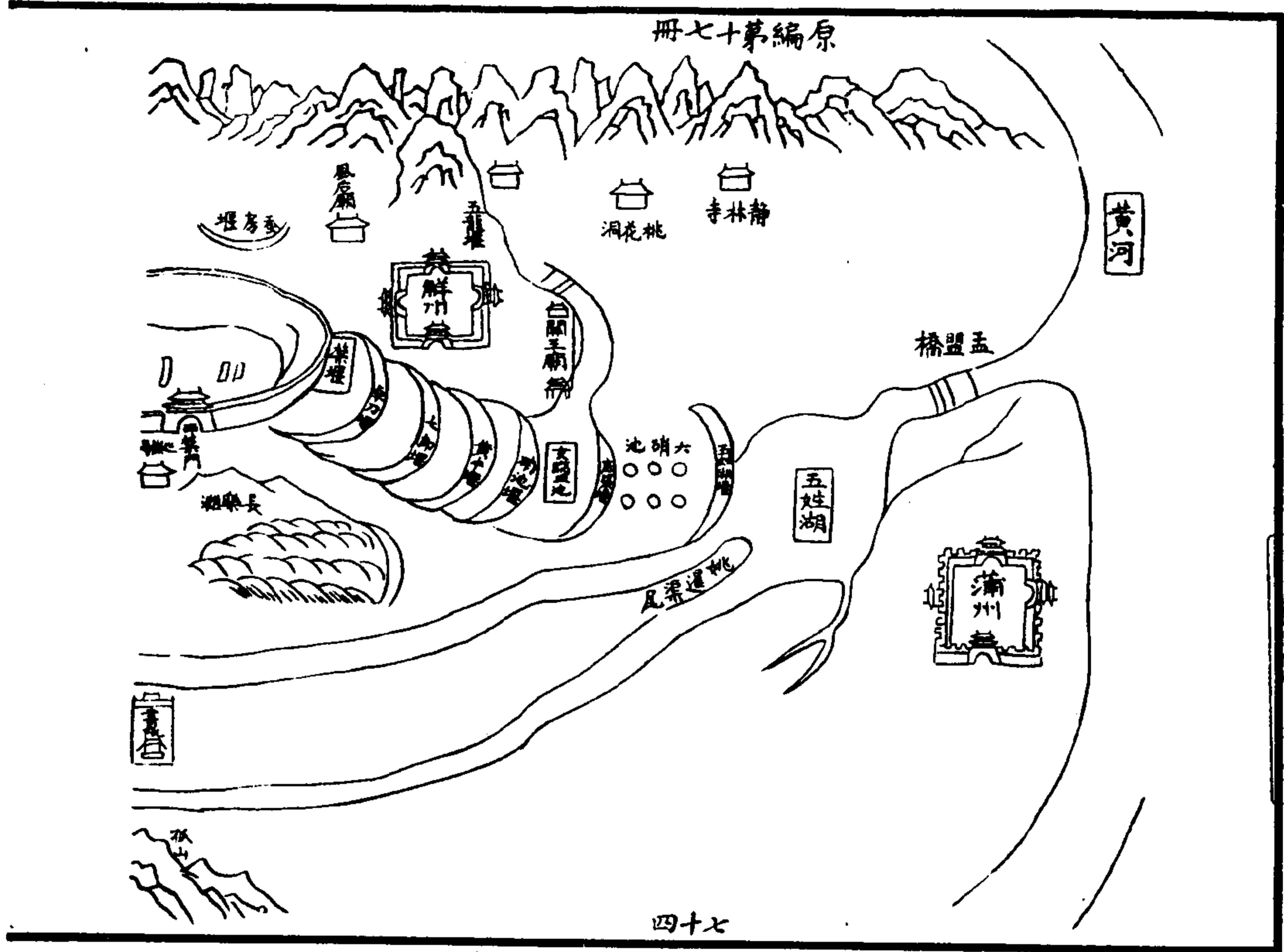
絳州志 平原堡在城北十里 蘇村堡在城北三十里 泉掌堡在城西北三十里 周村堡在城西三十里 興村堡在城西南二十里 曲村堡在城南二十里 蘭村堡在城南三十里 楊庄堡在城東南二十里 平原墩在城北一十里 義泉墩在城北二十里 三林墩在城西一十里 古交墩在城西二十里 周村墩在城西三十里 狄庄墩在城東一十里 地有定在糧以推收無定在里書詭寄徃徃由之認議一策似可杜奸如一里若干村一村地若干畝糧若干石里書編徵照村不照里或彼村之人此村有地亦於此村編徵或此村之地彼村新買第易買者之名地在此村猶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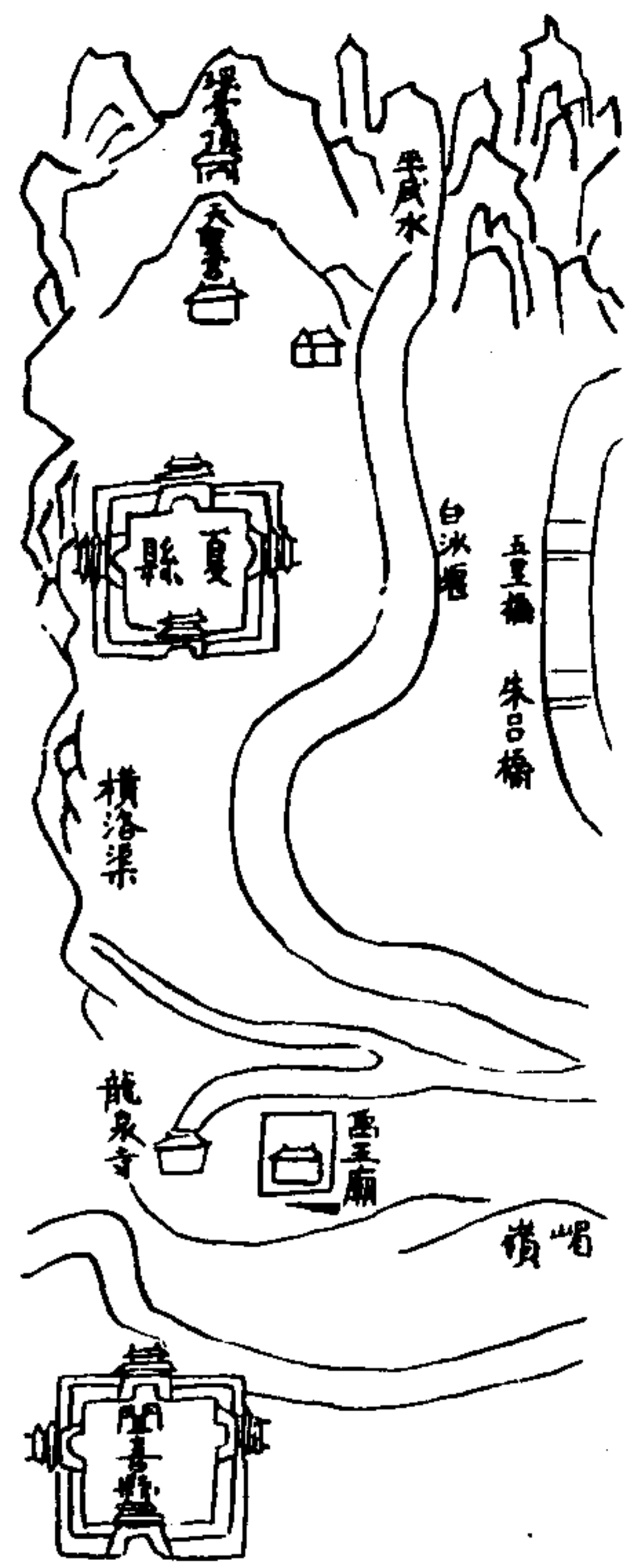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七冊 山西

七十二

也一村之中人相習地段相知少有增減人人得而舉發之矣





池之大患全在客水故環池遠近各因地執築堰以防之其詳載于叙渠堰及渠堰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七十六

水經注涑水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池長五十一里周一百二十四里呂宿曰沈沙煮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解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淨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即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日涸奔沃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控防其津澁故謂之鹽水亦為竭水也故山海經謂之鹽敗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重秀池谷泉深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七十七

鹽澤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澗曰沃鹽鹽也土人鄉俗引水製長餅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鹽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始實是矣本司鹽都尉治領兵千餘人守之周穆王漢高帝並幸安邑觀鹽池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

鹽池解州東三里，據安邑縣界，周官鹽不煉而成，蓋解鹽也。余聞
後教曰：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涇河中條，融為巨窟，呂涇野氏亦
謂鹽池之成，以大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著匯，有
北與嶺，今陝西花馬鹽池，亦近黃河折流之處，理或然也。然鹽藉
主水，以失歸客水而敗，故治水即所以治鹽。大抵池形若腰，東
西長而南北短，南枕條山，兩水易迫，然非泉源所出，且橫亘有覆
甍，其為似高厚，依山有桑園，龍王趙家灣大小李，而姚諸堰，縱有
兼溝，亦各容阻，甚至毀牆而已，多不能入。北沿鹽壩，平其與水隔
絕，二隅無足為慮。若東西查虞，則俱通禁堰，池分一牆，外即容水
所積，次東禁堰者，有壁水月堰，及黑龍堰，次西禁堰者，有卓刀七
郎硝池堰，各從東西自高而下，多則缺，少則漫，禁堰不能受，則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七十八

池矣。黑龍堰之受官，實原於苦池，苦池乃姚運渠蓄而後流之所
也。硝池即如之受官，實原於涑水，涑水蓋在姚運渠之北，勢高於
彼者也。二水皆自東北而西南，故出自夏縣，由東成谷來者為姚
運渠，北合涇洛，渠東合李輝渠，總經苦池，遠運而西，自安邑歷解
州，抵臨晉，入五姓湖，出自絳縣山，谷由開喜東北來者為涑水，亦
從西行，受稷王孤山，城塌諸水，經猗氏，抵臨晉，亦入五姓湖。五
姓由孟盟橋注黃河，則極矣。姚運首中太狹，涑水中尾亦多窄，若
池在安邑，不勝李輝涇洛姚運渠之受，其勢必自東北泛溢於黑
龍，入黑龍，則壁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而竟衝決於東，禁涑川在臨
晉，不勝山坡之受，其勢必自西北橫溢，破姚運而奔騰於硝池，入
硝池，則黃牛七郎卓刀不能支，而竟衝決於西，禁涑東北又有湯

天下郡國利病書

金泉，亦注於黑龍，而北又有長樂灘，亦注於七郎，故渠東禁以反
黑龍，禁而禁以反硝池，治其標者也。薄姚運以導苦池，涑涑水係
歸五姓，治其本者也。切水麻者，緩於南北而急於東西，先於根本
而後於標末，惟嚴其防障於東西之近堰，而於姚運涑水源流歸
宿之處，倘改道而加濬，為則客水不浸，主水無恙，皆深究而遠備
足矣。

鹽池在中條山北麓，西距解州東門，東距安邑南門，黑龍堰長六
十里，廣七里，周一百二十里，近安邑者為東池，近絳州者為中池，
近解州者為西池，三場亦以是得名。池底淤泥，滋生鹽根，形如水
面，夏月粉陽薰蒸，而風動，鹽上結信板，光潔堅厚，可勝行，五板上
水約三寸，蘇陽浪花落板，即成顆粒，古謂之漫生，故今謂之平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七十九

歲更特霖小雨，則色愈鮮明，故曰新鹽，宜及時撈採，若遇大雨，鹽
後解散，秋冬池冷地乾，不能生鹽，間或有之，硝鹽相雜，味亦不正，
然中池北百步許，有淡泉一區，味甚甘冽，俗謂鹽得此水方成，其
西北七里，又有女鹽池，據地高阜，唐開元中，買女鹽鹽，生鹽淡
苦不可食，時或生硝，亦名所池，而六小池及靜林諸間，每水漲，則
奔趨女鹽池，為鹽惠，若池在安邑東，於鹽池亦勿近，故鹽池有鹽
傍塘有堰，皆所以障容水而護鹽池者也。 精在池之北，集鹽
地為之，以規鹽其工者也。每臺高二尺五寸，長八丈八尺，廣二丈
四尺，鹽堆一千引，上覆以茅，然三場每歲額鹽四十二萬引，料臺
四百二十座，官鹽草十有六萬八千束，戶八千有三百三十四，鹽
丁萬有二百二十三，場料各百有四座，郡道皆六，其鹽戶惟中場

三千六十四、東西二場皆二千五百有奇云、呂溟野氏曰、科臺積貨、昔稱不貴多、若務株非時、或收泥沙、或購雜貨、不擇食用、價極商折矣、凡科有美惡、吏緣為奸、陰或換極、近歲編定科臺次第、每掣正核、臺次輪榮、此可未久行者也、
註、丁十二州、孫卿道既有定所、頃池既有三門、孫卿、中、西、性者、或言出入不便、開防、搗餅之時、多由中場、然州近酒可、遠者皆於石正飲、食糧苦、兼萃一所、又有旅火之費、蒸之矣、蒸湯沸、急須得水、連丁安能遂欲、故富者顧人搗餅、貧者力不能支、又其打草、修糧、諸役、率多連送、若三場粉料、仍舊於附近禁門出入、各照池分採取、則旅舍薪米、所便甚矣、此利亦均、至搗餅之時、寅夜而入、日午少息、亦可以救其厄苦、不然、前此某家開門強出、間有傷損、亦其驗也、
副人翰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

支貨、號長、嚴監、或納銀、運司奉支、號存積、號通年、或拘集、各處、
高店戶、車戶、手人、及有力者、報名于官、先輸廉價、然後支給、號曰搭賣、天或遇法、樂律本引、則丁商重困、今幸其免矣、
綱、課法、武、
號定、以嚴辦、號三十萬、四引、或化二十二年、增課十有一萬六千引、共四十二萬、內以一十二萬六千引為存積、二十九萬四千引為常股、除各項食費三千引外、統以定價、每引三錢二分計之、可付銀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四十兩、八萬輸官府、以濟邊需、餘書輸山西布政司、抵民糧之運、以者、至正德十五年、間該府奏請、
請採撥戶部、題奉、欽依、候明年、並花生、統行、委守、此、該、道、親詣、
盤、場、採、選、鹽、丁、除、額、鹽、膏、今、先、行、搗、餅、餘、外、另、搗、二十、萬、引、舉、行、
之後、如果、官、民、便利、以後、年、食、務、照、此、例、施行、餘、鹽、之、論、實、於、于、此、

天啓四年四月、巡按山西御史李日宣、請以解、
蒲二州十縣、分置河中府、以運使兼攝、知府、
運同兼攝、清軍運、別兼攝、管糧、運判、兼、
攝理刑、奉、
聖旨、吏部知道、

解州志、河東鹽運司在州東四十里、安邑之路、
村、唐鹽、隸度支、五代漢置、權鹽使於解州、
宋以守、或領之、總其事、曰制置司、元初、置轉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一

司於京兆、
國朝天順間、始隸山西布政司、編、
戶八千四百二十二、鹽丁萬有七千五百四十八、分脚、
道十有八、供籍蒲解安邑十二州縣、

解鹽池上

解鹽池在州東二里中條山麓長五十里東距安邑縣南十里開七里開百有二十里去平地深數仞如盆底水常停滯滲漏澗下作鹹四時皆有或盛夏風日炎烈生鹽獨多且積故俗曰鹽池夏且近安邑者為解鹽東池中經路村城南二里為解鹽中池在解地者為西鹽池三場亦因是名池內北百步許有淡泉井列俗謂益必得此水方結池外諸澗谷水皆四奔奔赴池水游則益不生故歷代皆築堤堰及禁備 女鹽在解鹽池西北七里據地高阜唐開中置女鹽監於解時政生鹽淡苦不可食其後水竭但生魚亦嘉又生硝亦名硝池北受姚暹渠決潰之水南受中條山谷谷之水水聚能淹沒民田屋至千滴匯太多則東趨禁備為鹽池害故築硝池堰以防之城北灘受女鹽池水地勢亦西而東下水溢為患鹽池故東築永安堰又東築七即堰以重障之城刺灘內有數泉亦受城地灘以上諸水切近禁備中築卓刀堰若風雨大輒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二

夫尤為過池之要害焉六小池在女鹽池西北四里一曰蘇老二曰賈瓦三曰金井四曰與野五曰永小六曰夫四水多淤沒生草萊水溢亦能南入女鹽池為鹽池患 翻林澗在六小池而南十五里源出中條山頂北流經紅臉澗澗以餘流入臨晉澗水澗東三里有三張公泉在山中過旱以數十老婦執箕箒掃于澗側其泉輒淨而此二澗泉水大與鹽池亦相涉故舊有底張堰以障雨水不使入女鹽池也 翻林澗在張公泉東五里源出中條山陰又東五里為桃花澗水出中條山頂入東二里為小水澗出白龍谷又東一里為荻子谷水皆北流入于女鹽池 大澗在白龍谷東三里源出五龍谷噴壺嶽之南十餘里北流至城而流城而西過石橋會小水澗入女鹽池其自城南分入流濟渠者穿城過均惠亭澗城中官民園圃 鹽澗在女鹽池在大水澗東二里源出中條山中北流入鹽池南澗澗水亦出中條山趨鹽池而澗其東有開雲長祖居又名曰小聖澗水數澗而禁備有全益堰以防之入其東有小龍五澗水二即三即春澗水皆出中條山陰北流而趨禁備而春澗常平西此三堰所田既

天下郡國利病書

解鹽池下

解鹽池在州東二里中條山麓長五十里東距安邑縣南十里開七里開百有二十里去平地深數仞如盆底水常停滯滲漏澗下作鹹四時皆有或盛夏風日炎烈生鹽獨多且積故俗曰鹽池夏且近安邑者為解鹽東池中經路村城南二里為解鹽中池在解地者為西鹽池三場亦因是名池內北百步許有淡泉井列俗謂益必得此水方結池外諸澗谷水皆四奔奔赴池水游則益不生故歷代皆築堤堰及禁備 女鹽在解鹽池西北七里據地高阜唐開中置女鹽監於解時政生鹽淡苦不可食其後水竭但生魚亦嘉又生硝亦名硝池北受姚暹渠決潰之水南受中條山谷谷之水水聚能淹沒民田屋至千滴匯太多則東趨禁備為鹽池害故築硝池堰以防之城北灘受女鹽池水地勢亦西而東下水溢為患鹽池故東築永安堰又東築七即堰以重障之城刺灘內有數泉亦受城地灘以上諸水切近禁備中築卓刀堰若風雨大輒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三

馬溫公讀書處 澗金泉出夏縣城下村經安邑縣東南陶村西入黑龍相傳能益鹽池如淡泉云 湧金泉東十里出中條山嶺經夏縣入安邑苦池河澗田 河在橫落渠北三十里形勢盤曲如龍亦可澆田又有甘泉在開善縣東二十里其泉出東鎮村南入涑水河又東四十里有董深即舜封董父秦龍之所出董氏泉引渠澆田餘入涑水河南四十里有秦王澗傳為唐尉遲敬德澆田之所其南有馬跑澗泉傳為秦王飲馬之所其東又有黃蘆泉暖泉溫泉冷泉諸水 澗水河在開善縣南十餘里源出絳縣橫嶺山乾澗伏流盤東地中而復出西流經縣南其東合其泉引為四渠曰東外畚寺觀成秦華薛澗四百有二十八項西流經夏縣界西三十里即引為溫公所居地又西至安邑縣北二十里又西入猗氏縣境南入臨晉境五姓湖過蒲州孟明橋入黃河智伯曰存水可以灌安邑是也天水臨州三聖湖為鹽池患也監御史曾大有導之使如今行

注十
 涇野呂氏曰子嘗三上中條東至平陸西至芮城陌底鎮見黃河自龍門南
 來轉而東行峽道條山之陽而鹽池正當其浸匯處又嘗歷尋條山北面泉
 谷若五龍菽子白龍黑龍黃龍靜林王官谷又東至黑龍潭若池湧金泉橫
 洛渠未嘗不窮其源而迺其流嘗其味而瞰其脈則皆汨：奔赴鹽池日夜
 不息疑亦黃河之所潰也夫鹽池正如火底盆其中自有數泉然亦諸溪之
 所萃乎故夏旱則多鹽若遇雨水則池已不暇自救又增以諸泉安望其能
 鹽也故鹽池非水則涸多則溢涸則枯溢則淡而不生故池水貴少客水之
 入貴清而惡濁故池西北水多淤流甚急之若淡泉并其外湧金泉黑龍潭
 皆清流也池所喜納故世謂鹽得此水方結若潭邊置一木閘因池水之涸
 盈以為開閉亦種育之道也其池西卓刀七即黃牛硝池諸堰甚為鹽池要
 害一遇震雨暴風立圮費財無紀官民勞無虛歲若欲一勞永逸官為出工
 價作石堰留閘口亦視鹽池水之多少以為蓄池則雖烈風震雨不能蕩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四

又北潞城運渠使深至大有五尺寬三四丈水不南潰則其堤堰亦可省築
 又或於中條山麓諸澗之水傍山勢西導三十餘里使流入民田遇旱則令
 入硝池此皆可使鹽花歲：生結者也
 運使方啓注十一清理鹽法事宜 其一折練之病國竊惟河東之鹽原自天成
 撈採藉人雜課以四十二萬引高額而數常靡定也時或惡其棄地採之稍
 益蓋所以備意外不時之用 藩王窺之遂假餘鹽之說奏討抵祿倡自
 藩藩因致延蔓二十年間 奏討者十有二府計銀一百八萬二千六百八
 十餘兩以鹽價引各三錢二分較之幾及正課之半取此與彼其數自虧是
 安得不病國哉夫職有專掌事有攸司藩封歲祿掌之司府微之州縣成法
 也如其微之不足時當權處亦止宜查催運司鹽價解赴布政司補給斯惠
 得均博於宗藩而官符各盡其職任不此之出迺使 王府官校徑赴鹽場
 支買紛：爭利而鹽法大沮鹽商坐困矣

朝廷利權所在似為諸王侵奪之此其漸不可長也又豈止國之病哉推原其
 故皆由宗藩官校撥置使然蓋以鹽折祿所得之價止於正數所餘之利盡
 歸官校利歸於已勢藉於人何憚而不為此輩不除終無止日况祿米催徵
 差人州縣者已有明例鹽法至重而為其所大壞不尤可禁之者為例乎及
 查三十三年該巡鹽御史公日擊事體非便奏奉 欽依盡革餘鹽名目
 總增為六十二萬引除各食鹽及變價充解宣大年例餘剩銀兩俱解布政
 司聽候餉祿緩急支用再不許各王府奏討阻撓鹽法欽此欽遵外詎意方
 爾奉行輒復如故續該本司查得山西撫按衙門前後奏 准勘合凡有祿
 糧去處俱自二十九年以前者暫行停止備由呈允始得禁載數年之間各
 解銀兩不惟完足且補通欠此其故豈有他術哉食鹽之人口有限行鹽之
 地方有界其數止此耳或云致睦親族哲王盛節 宗藩貧乏宜所當恤此
 說固然但以力能奏討者斷非貧乏之輩越境支鹽亦必有力者所為其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五

出鬼沒奸似過之故其欠祿之數自嘉靖元年以迄於今歲月久遠官吏更
 代文案爛漫又且衙門隔別未可查對恐其宗屬亦可欺瞞今猶支未盡絕
 冒濫之弊寧有絕極乎况此奸人住：駕言鹽費之說打點之說消折之說
 展轉算除幾何而得入貧乏之手哉前者 撫按衙門所以奏停者亦未必
 非此之由迺今奏討之疏又復頻下矣開支之勢似若難遏其流敢乞急為
 題 請嚴立法禁追究撥置之人以塞侵奪弊源仍乞明文行司截日停章
 廢盡弊可得釐正而額課可得充盈矣夫知所以益國課而不知所以處
 宗藩亦非謀國之良蓋稅糧額數有定 宗派生息日蕃聖人推恩雖欲其
 不窮而禮制終有所限適今不為之虞竊恐十世之後盡以天下稅糧給之
 計其數亦有所不足又豈值規：於鹽利哉
 其二編藉之病民竊惟池鹽生結每於春夏秋無水潦時亦成之然必丁夫
 齊心併力盡池撈採始得課有益餘但丁夫額編於平陽所屬蒲解安邑等

十四州縣冊有定籍：有常數二百年來戶籍之消耗不一丁數之虧損不少有司者按籍清審監臨者據冊稽勾數不充額併其老少成列冊中况當鹽生之時正值農作之候人廢生業逃亡更多又鹽丁攷掃事熟人頑富者脫於賄賂者其後故州縣丁夫止有虛名而運司撈採無籍實用雖嘗招募各色人等而工價所費似亦不貲人爭趨利請託遂行是以徒費工價而鹽斤竟虛甚非計也以職愚見莫若令原定州縣照依額數挨里輪派不許與當差年分相妨如每里十甲先將一六甲次二七甲次三八甲隔甲順年審其丁多人家有五入可任也者一人總計可任之人如數赴池仍照額例撈鹽十引給銀八兩是雖後其力亦足償其勞有丁之家恐未必不樂於趨事也又鹽丁奉例俱得優免差役今既廢而不用自不得再冒籍向所優免者均攤之舉縣不亦稍覺輕省耶此於非籍之民亦不可不謂之一便夫有丁之家既可從而通縣起集則人亦衆輪以五年則力可蘇况又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八十六

操攤之而輕工銀計引而給予是其所以役之者實利之非病之也其若籍窮困者亦得以漸蒙休養之恩富豪者不得以獨擅優免之利又其寡多益寡徒有於無均平之政尤今日之所當講且如曲沃太平素稱富庶見役之數多者二十餘人少者不及十人倚氏臨晉似覺凋敝適或至於五六十丁邑治之高下既已不侔而鹽丁之多寡又復懸絕如此偏而不舉之弊從可知矣補偏救弊是可弗之行乎

其三私煎之病商竊惟鹹鹵之地俱可成鹽緣以法例有禁巡警有人故奸狡之徒雖切懷利之心猶懼刑罰畏而不敢今河東行鹽地方既遠運司統攝不及州縣視 國課為末務小民以煎鹽為生計雖設巡鹽官徒有名存維編應捕人役止勾公事上下混同形無法網以故煎煎土益無虞無之因積販宜遂謀大利夫以土煎煎之立成其事甚便買之如携其價必廉民樂於易得易賣而不知有法有禁官鹽何由而可行商人安得而不病哉聞

天下郡國利病書

有奉法州縣稍知禁戢則官鹽亦或行乎其間然多換和未必全行終以騰貴止圖便易所發官鹽能得幾何先時巡鹽察院立為州縣打卯條格坐以職名給以文簿：開鹽犯盜賊退引每於朔日百里者按月二百里者間月三百里者按季俱赴院執簿查照以所獲賊犯次數定其罪罰輕重至今舉行遵奉惟謹亦可謂官知其職人知其法矣然地里有所有所不及歲月有所限有所不限法度有所畏有所不畏甚至販徒攬銀處罪紙上虛文徒以苟免刑罰竟無益於事實况又當此玩弛之時乎近蒙題 准勅令各處屯田倉事帶管鹽法是誠職有專掌事有專責私販販而官商通固可揣其必然矣以職愚見更煩察院巡歷行鹽去處亦如兩浙故事身經其地事得其詳可以區畫查捕興革可以廉察鹽政臧否可以緝訪盜販奸弊可以查比鹽役功績雖不能保其法無漏網或廢幾乎物無遺情矣其若私煎所在自陝西言之則有華州之蒼頭鎮朝邑之鹽池凹華陰之胡盧咸陽之木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八十七

等灘富平之師家堡平理王家村蒲城之高樹王子明等村臨潼之康橋靈口同州之羌白雷家等鎮最大者靈州之花馬池也一省如此其餘皆可類推然若非鹽院週歷周道灼知肯綮或直行或題 請立成規以示諸司恐不免終為沮隔者藉口合禁去幾以千百姓之譽矣其何以有補於鹽法哉其四占田之病池竊惟鹽產於池惟河東高然蓋四面高阜而池最汙下水之流聚停蓄積久潤而作鹹理則然耳但池止四十餘里水多而泛溢氣味自薄雖日曬風飄鹽終難成故池之四圍築立禁牆池外隨宜各為渠堰所以防客水也其曠開灘地遠池而東南延梁稍廣所以殺水勢以護池且以備渠道崩潰預防水患也節年以來渠堰稍堅水患漸免灘地之低窪者蓋蕭盛生高燥者五穀可播是以凡其勢之可得有為與其力之可以能行者俱假佃種之名以遂侵占之計雖嘗領之於官司而實據之為已有雖嘗認納其籽粒而實未入於倉庫本以官地之所出反為私家以益其富此其計

不亦左乎然無害於鹽池猶之可也今者天時旱澇不常而地則原濕不等公私利害人情之向背必偏故當其澇也下濕者不利則暗開近塘之小堰以泄水及其旱也原田必傷則又暗開通流之大渠以灌溉惟知利田以圖己私之便而不知堤防少澇水之就下勢漸莫遏衝激奔潰未免瀰漫浸及禁塹其為鹽池之患抑豈小小哉縱即障塞不使大壞然必動工役稽時日費木石謂不勞民傷財不可也較利害將安在耶如以地產養人惜其遺利當于渠堰稍遠之處置土以為封墩立石以定界限畫收官宦舉監生員吏承之占種者入之官召小民之願耕者佃之隨民力而給之頃畝計田畝以科其稅糧仍造高冊籍編為排甲亦如黃冊格式其佃民秋夏之所輸入即以克本司官吏俸給原派安邑縣倉糧行令改派別倉或王祿或邊餉亦未必無小補云夫灘地佃之小民必不敢越法以侵決渠堰必不敢恃頑以拖負公稅渠堰固而容水有所蓄泄是池之大患暗消也公稅足而俸給有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八

出辦是地之餘利無溥也原派倉糧更資他用除一害而三利興則是可行耳
 湯沐渠堰志 解縣藉主水以生緣容水而敗主水乃池泉之涸暗斥鹵之膏液容水乃山流之漲泛渠漕之衝浸世知是益成於風日不假煎漚不知限防少虧決注已甚者汚醜者瀉凝者紓矣故治水即所以治鹽也然容水有遠近其設防有疎密貽患有大小而施功有緩急大抵池形若腰盤東西長而南北短南枕條山雨水易迫然非泉淵所出且橫亘有護寶堤為保高厚依山有桑園龍王趙家灣大小李西姚諸堰縱有飛瀑亦各容阻甚至毀塹而已多不能入北沿曠壤平丘與水隔絕二隅無足為慮若東西盡廢則俱逼禁堰池分一塹外即容水所鍾處次東禁堰者有壁水小堰月堰及黑龍堰次西禁堰者有卓刀七即硝池堰各從東西自高而下多則決少則沒禁堰不能受則入池矣黑龍堰之受害實原於苦池苦池乃姚運渠蓄而

復流之所也硝池之受害實原於凍水凍水蓋在姚運渠之北勢高於彼者也二水皆自東北而西南故出自夏縣一由巫賢谷白沙堰為姚運渠北合洪洛渠一由王谷口為李綽堰西合姚運渠總經苦池迤邐西向自安邑歷解州抵臨晉入五姓湖此姚運之渠道也出自絳縣山谷由開喜東北來者為凍水亦從西行受稷王孤山峽峭坡諸水經猗氏抵臨晉亦入五姓湖此凍水之河道也五姓由孟盟橋注黃河則極天姚運首中多大狹凍水中尾亦多窄苦池在安邑不勝李綽洪洛姚運渠之受其勢必自東北泛溢於黑龍入黑龍則壁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而竟衝決於東禁凍水在臨晉不勝山坡之受其勢必自西北橫溢破姚運而奔騰於硝池入硝池則七即卓刀不能支而竟衝決於西禁况東北又有湧金泉亦注於黑龍西北又有長樂灘亦注于七即此東西隅水患之大約也故築東禁以及黑龍禁西禁以及硝池治其標者也濬姚運以導苦池濬凍水並歸五姓治其本者也急則治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九

其功疾而小緩則治本其效遲而大切水脉者緩於南北而急於東西先於根本而後於標末雖嚴其防障於東西之近堰而於姚運凍水源流歸宿之處常不忘其所有事焉則容水不侵主水無恙益利不竭遠諸永濟矣

中佛山在鹽池南五里西起蒲州雷首延聚數百里東接太行南跨萬城平陸諸縣北跨臨晉安邑夏縣聞喜絕巖奇峰層見疊出正對運司南門天然圖畫也迤西有玉節山東二十里有靜林寺高峙翠微古柏森嚴靜林寺東十五里為桃花洞昔人見洞旁泛桃花故名東上八里為直嶺少東為菟子谷又少東為五龍谷在解池正南五里其東有石巖巖水飛洒而下俗曰石巖噴雪其巖上有酒島字谷口西上南十里為柳柳即中條山脊防來地運之隘漢其下為子嶺洞又東為龜子洞又東為仙洞亦名如洞其中積水成潭又名黑龍潭潭旁有應潭東十里為大虎谷谷中有柳柳壘後有鳳凰嘴嘴西過連雲棧至橫嶺有陽陽寨寨下有陽陽壘其旁有柳柳壘又東南為柳柳壘其下為柳柳壘中有柳柳壘清油不流東亦有柳柳壘壘路通河南靈寶津渡又東南為柳柳壘石壁立左右參天中不容靴亦名石門即秦晉師又東十五里為柳柳壘壘出雲東西分布世傳戶曉澤者也稍西有風谷洞若半投葉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

飛風出則飛沙拔木其旁又有鹽池洞若益仲夏應候風出其聲隆隆俗謂之鹽南風池水得此一夕成鹽其上有天井山谷口舊有風神祠又其東為柳柳壘谷有柳柳壘禁不採入東為二柳柳壘多古洞入東為柳柳壘一名鹽坂俗曰柳柳壘在安邑東郭南即晉師坂東為柳柳壘俗曰柳柳壘頂尚相正武至賢隱處孤峰峻拔蒼翠空下有五成何旁有五成谷中有水亦名五成水在安邑又東十五里為柳柳壘唐陽城隱處又東二十里為柳柳壘其東為湯山上有湯廟下有柳柳壘書堂山亦有產銅柳柳壘湯山東為柳柳壘上有柳柳壘柳柳壘又東二十里為柳柳壘山在柳柳壘又東二十里為柳柳壘山金又為風風原由東而北為柳柳壘高二里形如城壘上厚宜五較在柳柳壘柳柳壘山在柳柳壘二里狀如玉鈞又西為柳柳壘柳柳壘山在柳柳壘東自曲沃西抵黃河其陽跨聞喜夏縣安邑倚代臨晉東河正運城北岸也又北為柳柳壘山下為安邑之相里又北為柳柳壘山在柳柳壘上有柳柳壘柳柳壘柳柳壘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五〇九

此而山陽多夏縣聞喜之地又南為紫金山在池北二十里舊產人參峨嵋坡在池東五里鹽池北岸道通坡在運城西北四十五里為女鹽池北岸雷首山南運東三十里為雷首所耕之歷山在芮城縣北歷山東北三十里為青龍洞洞有青龍泉泉傍必兩洞東二十里為井泉山其東十里為石鍾洞世傳石鍾煉士修道於此頂懸一石如鍾水注其下又東五里為清涼寺又東十里為城英廟又東為虞芮二君祠下有謀田又東為吳山中條山之支在平陸縣其山高平上皆民田南麓有吳泰廟伯故名東為傳巖即殷相傳說隱處旁有聖人洞洞東十里則為砥柱峯又名三門在黃河中流其形如柱高二丈餘砥柱旁有老君壩東岸為清涼寺西有禹廟又東四十里為箕山山峯高峻形勢類箕故名山下有許由塚清湖在箕山之南即巢父洗耳處東有白玉窠窠錫窟東北則為王屋山矣中條名峽峻巖不能縷析此其大都云注二十五黃河在蒲津門外禹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經河津宋河臨晉而東南流至華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一

東折至芮城南二十里走平陸至砥柱過孟津等處為逆河入於海縣北五里有大安池居民引以溉田餘流入黃河西北三十里有柳柳壘二水在歷山下東西相距二里南流者為柳柳壘北流者為柳柳壘合流入黃河即先零澤西二十里為柳柳壘南入黃河其西北有地皇泉流經魏文侯故城合通澤泉亦可溉田伏流入沙少東有龍泉在魏城中一西北隔上有五龍廟早禱必雨又東有鹿跑泉一名神澤泉在中庄里平地上清澈見底大旱不減霖雨不溢有龍神廟居民引水溉田大抵諸水皆黃河之滂溢也鹿跑泉北三十五里有恭水泉出甘泉山流入黃河北二十二里有與祝泉在中條山北麓石巖流出相傳魏文侯自安邑率軍至此聚渴文侯感祝以鞭指之乃得泉故名東北三十五里有混泉出中條山清涼寺古洞中入河一名混澤黃河自平陸南三東流五十里至砥柱三門嶺澤達于垣曲水經云禹因鑿砥柱山以通河三川既決謂之三門又舊石刊云南曰魁門中曰夜叉北曰人門縣北五里有三叉澗其源出中

五〇九

條山東西二溝流與湖合故名可溉田餘流南入於黃河東二十里有聖人淵一名沙湖源傳巖南入黃河凍水河在聞喜縣南十餘步源出夏縣橫嶺山西流經縣治南積東合井泉引為四渠西流經夏縣界西三十里即司馬溫公所居地又西至安邑縣北二十里又西入猗氏縣境南入臨晉五姓湖過蒲州孟盟橋入黃河是水為經解州三事里數為盟池唐御史曾大有導之使北去潯泉在安邑西南一十八里盟池北百許步味甚其列俗謂盟得此方成湧金泉出夏縣墻下村經流安邑陶村西入黑龍潭鹽澤澤之則涌液生石有碑盟池如潯泉

古蹟之可據者如運司遺址在解州崇寧坊入鎮山坊有舊址開北終故居在州東十八里常平村今改為廟其先登即在村尚隸安邑者帝舜陵在縣西縣北三十里鳴條崗之陽孟子謂舜卒于鳴條即此陵高三尺方廣四十餘步麓以甃古柏數十章皆大十餘圍內外地共百餘畝縣西里許有魏豹城魏文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二

所築後魏豹居之故名縣南五里有韓信城信也兵於此以虜豹者縣東南十三里有張良城今名張良村東南十八里有漢室城則金時婁室所築也縣南二十里距盟池二里許有蚩尤村相傳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于此而其迹已滅聞龍逢墓在縣東北二里段干木墓在邑之上段村衛瓊墓在王范里衛瓊墓即在其西虞坂在縣東郭南十里俗名青石槽晉人代魏假道於虞即此地明侍御張士隆鑿道以通盟車為婁縣有婁城今為尚王城在西北十五里婁尚所築城內有青臺高百尺相傳禹娶塗山氏女女思故柳築此室以望遠後人立禹廟其上司馬溫公故居在城中墓在西北二十里鳴條岡其祖父十七墓存焉

運司舊在解州元解鹽使姚行簡從治路村一名聖惠鎮即今運城城周九里十三步

長樂巡關司在城西三十里姚家莊聖惠巡司在

城東二十里鹽池巡關司在池南西姚村 禁垣

舊環池築欄馬墻自安邑抵解州百四十餘里成

化間侍御王任初奉題奉欽依于欄馬墻外又築

禁垣二十五百餘堵 禁門三北與運城南門相對

東至安邑五里西至解州十里三場鹽各隸其門出入

判曰鹽池之成亦黃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南

轉曲之間漸漬膏鹽有此奧衍今陝西花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三

池鹽亦近黃河折流之處恐或然也故唐博士崔敦曰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能為巨浸蓋有所見矣

解鹽池下

法宋八
解鹽池堯時洪水方殷池尚淤泥高負鹽
締但見青州周官有監鹽謂不煉治而成
蓋解鹽也故園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
鹽池之語

左傳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
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郇瑕即解地
也

秦取之以自豐其利二十倍於古

漢興亦以山澤為私奉蓋武帝元狩中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四

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
累萬金不佐公家急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為
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宜屬少府陛下非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券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為牢盆浮
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後利
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敕私鑄鐵器鬻
鹽者鈔左趾沒入其器物卜式為御史大夫見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者惡實貴強令
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悅元封元年因

桑私羊請置大農都丞分部主郡國置均

輸鹽鐵官是時鹽官凡二十八郡河東安邑

為首而鄭當時舉齊之大璫鬻鹽者解鹽在
官始憲宣帝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賣元帝

初元元年罷鹽官尋復之明帝時官自鬻鹽
肅宗建初中又議復鹽官鄭眾諫不從和

帝即位罷鹽官獻帝建安初置使者監賣鹽
後魏宣武時河東鹽池富強者專擅其食

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鹽司量其
貴賤節其賦入公私算利孝明即位御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五

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
為之厲禁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今縣官
郭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不及
四體也明帝遂罷其禁與百姓共
隋開皇三年鹽池亦與民同

唐玄宗開元元年

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抄河南鹽利於是使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蓋唐鹽池十有八井六百四十然皆隸度支其蒲州安邑解縣縣有鹽五總曰兩池載得鹽萬斛以供京師計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猶買雜處解縣主以即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藉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討淮西度支使皇甫鎛又如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初德宗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以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如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推鹽使如江淮推法犯禁歲多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正以兩池鹽法散遣巡院官司空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推鹽使以壕雜者鹽池之限禁有盜鹽鬻鬻者皆死鹽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六

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需五項市二項亭戶盜難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杖撻鎮戍場捕獲以關通致富官宗乃擇堂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過天下諸鎮權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收募新軍五十四都轉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大抵解池鹽唐隸度支專佐軍國自代宗大曆間賜名寶應慶靈池周顯德中世宗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類鹽界分况未鹽煎煉搬運費用倍於類鹽今宜分割曹末十餘州令食解州類鹽宋類鹽仍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為畦夫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二月一日至吐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歲二十席募兵百為護寶都以巡運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

之齊克曹濮單鄂州軍京西之潯鄭陳頴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慶成州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毫州河北之懷州及濱州諸縣之在南河者至道三年兩池得鹽三千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百有一十六斤半此其最多之數也仁宗天聖八年上書者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台抱數莫可挾請聽通商寬百姓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權法聽商賈入於京師權備務受鹽兩池然稅課之人官者頗耗自元吳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債由是羽毛筋角漆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獨商賈乘時賤賤者不行公私無利乃詔復京師權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運運以街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入入錢量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七

資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糜費役人竭產不能償關內驗然所得鹽利不足佐縣官之急並遣誘入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騰至數倍歲費京師錢擊反多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遣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資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鹽第優其估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輩運之役從之數年擲商賈實無所悅俸關內民安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贖而除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歲役畦戶以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為之官司旁沿侵剝為甚乃詔三歲一代嘗橫道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招錫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城畦戶半又稍備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迫逐侵剝之擾是時分為兩池東安邑池西解縣池皆置官八而州有權鹽院守或領之總其事曰制置陳克佐為本司都運使歲收數十萬以便民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

欽大出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元糧卓有虛擄遂難之患請用西蜀交子法使
其數與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萬緡三司遣使分行四路請旨鹽
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河南北曹濮秦鳳等處皆食解鹽
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擾權哲宗元祐元年戶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
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權官自置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聽商旅入
納於八州算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運司雜買徽宗崇
寧元年解州曹瓦南北圍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
百餘斤州具以聞初解梁之東有六鹽澤綿亘百餘歲得億萬計自元祐元年
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其役內侍
王仲千實董之仲千以額課數溢為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
焚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
味苦不適口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八

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美要寵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地天產美利乃與
董瓌俱積矣初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東西永利兩監鹽歲課額二十五
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糴粟增餉給錢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
有所亡坐贖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歲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糴草
鹽估官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
自糴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糴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糴於本
路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監請鹽
以除如統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即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
之如運費初熙寧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非民所賴乃罷之第令輸錢故末
於解池之鹽朝廷亦遣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于池元因于宋皆領在官東
池二場曰常滿曰鹽北西池二場曰散泉曰會商場設官四員三監池一領縣
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國朝仍置都轉運司於路村裁元四場為東
西二場每場官二員額辦課三十萬四千引咸
化已已巡鹽御史吳畛奏添中場亦設官二員
歲增課十有一萬六千引共四十二萬引

禁牆舊時池之周圍築牆馬牆自安邑界村
抵解州禁墻百四十餘里咸化甲午監察御史
王任協運使孟淮奏發鹽丁築禁牆于攔馬
牆外計二千五百餘堵高丈有三尺闊八尺未就
王以疾卒已未監察御史袁禎舉馬然請雖
完築仍有緣越竊鹽者丙申監察御史陳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九

于上又接築之每堵高八尺通高二丈有一尺闊
如故
鹽制因革古今不一宋西池兩場鹽出解州
縣尉鄭成國序曰解州鹽池自解縣東抵安邑之南凡五
十里南北廣七里中隨兩池之境分之曰解縣池安邑池其
領于官而撈者曰攔戶治畦其旁壑復引水灌畦而種之
得東南鹽風一夕成鹽取而曝之已乃貯之庵中其外作壘
障曰護池堤設通亭百餘人曰護鹽以防守取者解縣又有
大池大唐開元中置鹽監後遂廢而今猶或自生鹽雖然
味滋苦不可食官禁其取以防雜偽而安邑又有苦池而流通

解州地處渠井其水皆置堤防其詳以度法濫蓋池而
谷水清淨入池無害獨此諸水污濁則能收鹽元至元二十
二年亦復置鹽運司于解州二十九年罷解州鹽
使徙運司于路村西場鹽仍由池西北隅出解州
先是置鹽運司于路村東中西場各有場門
出鹽各隨場分成化九年運使孟淮協御史王臣
築禁牆後遂塞古之東西二場門路村專利人
甚不便二十二年御史吳珍奏准復開二場門乃
置西分司于解州西場由池西北鹽出解州東
場由池東北鹽出安邑并新添中場由池北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一百

出路村分司官各照場放支鹽利均而商旅便
料臺築為高基以堆鹽其上者也臺在池之北
卑壘地作之每臺高二尺五寸長八丈八尺廣二
丈四尺壘堆一千引上覆以茅延運數十里望之
若車舍初宋元間設鹽庵其制基長八十一尺
廣二丈高三尺而上為庵之內長如基廣九尺
而廣則損四之一焉庵八間上亦覆以茅曝鹽極
乾然後收入至 國朝鹽皆漫生課羨于古故
置料臺云然三場每歲額鹽四十二萬引料臺
四百二十座古鹽單中有六百八十東戶八十有三

百二十四鹽丁萬有二百二十三場料各百有四座脚
道皆六其鹽戶惟中場五十六十四東西二場皆二
千五六百有奇云 判曰料臺積鹽貴精不貴多
若撈採非時或收泥沙硝鹼國課難充不堪食
用價輕商折矣且料有美惡更緣為姦陰或
換搬近歲編定料臺次第每年掣止換臺次第輪
裝此可永久行者也
鹽丁十二州縣脚道既有定所鹽池既有三門往
者或言出入不便關防撈辦之時多由中場然
附近備可遠者勞於居止飲食艱苦百狀累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一百

一所又有放火之費兼之炎蒸湯沸急須得
水運丁安能遂欲故富者顧人撈辦貧者力
不能支又兼打單脩堰諸役率多逋逃若三
場撈辦仍舊于附近禁門出入各照池分採
取則旅舍新水所便甚多民利亦均至撈辦
之時寅夜而入日子少息亦可以救其危若不然
前此集眾開門強出亦其驗也
商人輸運支鹽號長股鹽或納銀運司參支
號存積鹽通年或拘集各處鹽商店戶車
戶牙人及有力者報名于官先輸銀價然後支

給號曰搭賣又或遇法禁車本引則丁商重
困今幸其免夫
車戶制手放亦宜大早若至禁門驗名即放不
狗班次間一稱試甚便蓋車人惟恐臨多死帶
沒其車牛其出入元依各州則人畜無凍餓死
傷之苦奪利爭訟之弊往者或止由中禁門出入
惟所近者甚利之

運司新志 六小池陰蘇老池及熨斗池夾回池外一
曰水心池一曰寶瓦池一曰金井池亦開或生鹽鹽廢
開止課不登計無所之御史部永春奏請括此數地
如唐宋舊制歸之于官泚地中積水去而岸淤泥于
盛身種之及時收採修堵連舍立注捕巡合少成
多未必無功部復報可此時大池水溢各商無可
掣支亦無力完課因招各處有力之家隨意封
納隨時犁放後因向年墜待諸商萬無補犁之
望萬曆四十年鹽運使楊鶴詳令于大池開荒澆
曬准年報以恤久困每十車五車工本五車自報天
啓六年鹽運使黃憲卿九勤民之請于金井南北池開

荒澆曬因墾井築垣修蓋官廳所費頗多許照
墜待商人例准其年報其水小寶瓦池勤民自備工
本澆曬或准一年一更或准三年一更每十車准三車
工本其下車准換五商人帶報每年多寡不等積錢
兩之積以補正課之缺焉崇禎以來盡行荒廢積
水汪洋而已

姚道渠在池北十里舊名水豐渠渠源出塔臺頂下坐
咸谷而流五里經身縣南門外又五里經安邑縣古池
灘會洪洛渠高土廟之水甲條山等縣之水合流一
處由楊家莊入渠經安邑城北運城西北流六十里經解

州北境又而流六十里至臨晉五姓湖又而達蒲州入黃河隋大業間都水監姚暹重開此渠因號為其後入河之路漸斷嘉靖初侍郎朱公賢昌濬之五姓湖在臨晉境內受凍水并姚道渠水恐水溢為鹽池患故築堤防之女鹽池在解州西北七里據地高阜唐開元中置女鹽監于解元平則生鹽淡者不可食水溢生魚咸生硝亦名硝池吞吐姚道渠中條諸谷澎湃之浪濬則淹沒田廬衝決其牆為池患故築硝池堰重加黃牛堰以殺其勢六小池在女鹽池西北四里一曰蘇老二曰黃丸三曰金井四曰磨斗五曰水小六曰火四皆受靜林澗水入臨晉涇水灘湖東三里有張公泉二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

水大與鹽池相涉故築底張堰以障之七即堰在鹽池西解州北灘西高東下女鹽池以別洪濤巨浪直犯鹽池故築築永安堰又東第七即堰解州東灘有數泉又受北灘以上諸水遺大水輒潰決為鹽池患故築卑刀堰長樂灘在池北而接臨晉諸灘若姚道堤決水即南趨女鹽或湧北灘為鹽池患故築長樂堰五龍谷堰在池西南因條山有五龍谷水勢洪湧築此堰排入硝池以防池患而卑刀堰在西岸下與卑刀七即諸堰相連為客水之備白沙堰上接塋臺下抵吾池在鹽池之東排東南條山諸谷大雨澎湃之浪併出咸谷蓮花池洪洛渠高王城泉源之水俾由吾池入渠

此鹽池在東第一堰極長且險每遇山水暴發駭石衝激沙塊難支身縣生雲以堤為命不但鹽池之患也李輝堰南自王谷口起由東轉折而北至苦池灘止共五堰現存其三而四堰五堰皆廢排東南條山諸谷暴雨之水併白沙堰潰決之水俾由苦池入渠此鹽池從東第二保障距運城頗遠不可不加意防守也黑龍堰在池東南自東郭北抵任村受中條磨兒盤雲子溝界灘山泉之水俾防李輝堰潰決之水中有黑龍潭深不可測唐開元中於此置廟今墓址存焉壁水堰在池東南自界村北抵聖惠鎮受山坡之水恐黑龍堰萬一潰決故又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五

此中堰以禦之東築堰在東築牆下長一千六百二十丈闊二丈五尺與壁水堰相隣防東灘各水之患大李村堰小李村堰西姚東堰南堰西堰慧房堰常平堰龍王堰金盆堰桑園堰渠村堰趙家灣堰俱在池南長闊不等各就地勢築堰以防南山瀑注之水焉按姚道渠來自安邑楊家莊起而至臨晉五姓湖止高下各因地勢開俱四丈渠水決則南趨為鹽池害最甚故築長堰以防之又凍水堰在姚道渠北以防凍水暴長則決入姚道渠此為凍水之備云

開書曲沃縣 今之開書古曲沃也今之曲沃有新田也何以知之按史記晉世家
 文侯平或師于曲沃故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開書也蓋曲沃後改為開
 解桐鄉後改為開書此不及桐鄉有書文耳昔給驥使中使盧曲沃以述
 縣考解縣曰曲沃音邑今河東開書是也春秋晉宣公二十二年晉樂豫入
 于曲沃休也雙故曰曲沃在河東開書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縣二十四有開書註
 曰故曲沃後漢郡國志曰開書本曲沃音地理志曰開書故曲沃文選潘岳賦曰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豐飽為註引漢書曰河東郡開書縣故曲沃也綱目集覽曰開書
 本解州曲沃縣漢武改開書此年開書古曲沃之聲乎考成公六年晉遷于新田於汾
 以泥其邑至後魏始置曲沃縣亦稱武平改隋武平為開書其後又另置一開武也今曲
 沃人稱其邑里皆曰新田而汾濟之水見在其境內曲沃志亦曰即春秋晉縣曰
 地此亦今曲沃古新田之證乎天曰詩傳既曰唐侯于雙改開統曰晉侯使曲沃則
 曲沃即晉都矣又曰昭侯封成師于曲沃蓋其以都邑而封也師乎曰史記下云于
 曲沃邑天子其美者名都邑也蓋是時晉自曲沃遷都于翼而以翼故都曲沃封
 成師是為桓叔也其後桓叔之孫武公卒成師而代為諸侯仍都曲沃至其子獻公始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六

絳即今絳州也 景公復自絳遷於新田後分新田為絳而以故都之絳為絳州山西新
 通志于曲沃絳縣皆曰春秋晉都新田地誠是也夫漢世以絳為絳縣未有曲沃也至後魏始
 置曲沃縣即絳縣地而置之也東晉古之新田也如此則三晉之沿革甚明而曲沃之新
 志多誤大晉之故晉人所皆知也今不詳也 本誌為此辨復見天八事正實此已先有曲
 沃解縣今之沃即桓叔所封之大與今自正今猶就其明者解之實曰晉成公六年晉人謀去
 故絳縣于曲沃新田上晉水居之不廣有汾濟以泥其邑晉水在沃南二里汾水在
 沃西一十八里故是考以曲沃為春秋晉都新田之地若今之開書則去汾濟遠矣
 實之此說謂今曲沃即古新田誠是也然以此說今之沃為桓叔所封之沃則亦何所據
 故所封之沃乃古曲沃也既以今之沃為新田又以今之沃為古沃豈以新田古沃為
 一地乎抑其一地也則晉人謀去故絳當云復都曲沃何以言遷于新田也夫遷者
 遷宮就利舍舊開新之謂未聞復故都而可謂之遷也故都之水土晉人知之當必熟
 矣又何待聽數子燕許之而後知也實是以通考之曲沃為古曲沃不似夫為代之意
 且自為平看書其地故亦主類此者不似乎今之贊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平定州志程敏政議曰開將軍羽仕漢封漢壽
 亭侯謹誌終而今之祠扁止題曰漢壽亭侯不書謹誌
 以漢為國名故不書以終為惡謹故削之為神諱也
 以予觀之書尚既已脫誤而諱書諱者尤非考之史
 漢壽本邑名在捷為史稱賈禔遇于漢壽而唐人詩
 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以知漢壽者封邑而亭
 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高
 命入之多寡今至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又昭烈勸
 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
 為國名則不書而以錯置於職名之下至於謹法武功不
 曰終而終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于漢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七

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終蓋傷公之死國故以壯終節
 惠而宋岳岳謹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為惡謹豈
 堪也哉神主謹號在古為重而世俗避諱殊不知者故
 為訂之愚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將軍之本號
 也宋徽宗始加忠字字真君而別元遠對義壽君去安王皆
 為清禮一相沿已久 國朝程特即敏政辨給頗詳啟
 附誌此

路史辨帝世家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至都康成遂以鳴條為禹之邑... 則形神告勞釋負而付... 故墓在於始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八

樂趙嘉之事而疑舜高之明德... 故墓在於始鰥... 或封巴陵或食上虞... 華或在巴陵上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九

陵墓之說... 帝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 亦謂南均定其陰... 九疑之游符夢想之所... 亦難乎為信也...

之說其詳詳而書云陝方乃死說者以陝方為巡狩孔氏謂升道而方以死
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而南巡巡非陝也陝有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陝為死
者蘇軾亦謂陝方猶升遊乃死為重句後學誤以為經文書云南禮陝配天惟
新陝王故沒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陝然則在位五十載陝者為紀帝之沒明矣
蘇軾以方猶升遊誤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狩所不至言哉惟
首民而為子者皆代首乃為韓非曰南周七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
墨之真今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無參驗而必之愚
也非能必而據之証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予既既定有虞
若三紀有鼻諸孤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柳不知予之愚認報韓子之
愚認報

為城志 薛一鶚曰為之田賦最重然民力為作
自是以供之但濟崩水衝及久逃失遂為人所侵
者則有糧而無地新墾山澗久退河灘其沃壤
特甚則有地而無糧貧家賣地欲其易售則以
有糧作無糧以平地作坡沙於是地盡而糧存
難者買地稍增價銀則以有糧作無糧以平地
作坡沙於是糧少而地多此田賦所以不平而微
細者兩難也嗚呼華此弊者其難在於均地糧
乎近日之講求是矣 又曰民逃之由有三曰歲
凶無儲蓄之素曰牧民者不能節用而里甲之費

侈曰逃之者賦役不為豁處而責見在者代
償丁逃則令戶代之戶逃則令甲代之甲逃則令
里代之是也今有大家令僕夫十人者各舉百斤
之負一羸者力不能支踣道去此宜暫置其負以
招徠其人或另補以人可也乃得其負於九人人
愈少則負愈重於是又有適去者則得其負於
八人於是又有適去者則併其負於七人七人者
不供適乎嗚呼此司牧者所宜念也

元毛麾康澤王廟碑記 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而壺口山自壺口而南三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州園經亦曰晉水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層層滲於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為滿怒濤盈科漲溢南以溉田數百頃東匯為湖曰平湖泉旁舊有龍祠宋宣和中封康澤王

喬宇鼓堆泉記 自太原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晉祠之泉自平陽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龍祠之泉自絳州以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鼓堆之泉其泉發源於九原山之西北突有二山高圓如鼓則泉以形似而名泉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十二

有壘如覆釜形後之泉聲如鼓則泉以聲似而名泉有清濁二穴清在右濁在左為石口尺五許匯而為池幅員一丈其深稱是池溢而南折而東流南穴為石口尺許亦匯池溢而北折而東合於清流泉之西則隆然高厚其南以皆平曠低野亦賢泉而溉其東則隆連綿通溉田至於絳州方五十里而南並入於汾焉穴上二山在右者昔人樓其上敬然三層壁間有唐宋石刻樊宗師曰馬君實者皆在焉

玉翰遊三門記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道

迎東西延至黃堆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特峻下其尾屬於北山巖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

為鬼門中為神門北為人門又北為開元新河又以中為夜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則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甲流有小山乃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潔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山嶺上有閣道且窄狹石深尺許正南下五步有石脊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峰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瓦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峰壁立度二百尺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鵝鵝巢壘石為壘形非飛舉者不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十三

至不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壘蓋以神之也其新開河左就嵩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禹功二巖補東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鷓鴣者人號為挂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像龍神前碑剝落不可磨不知何時立祠據下二石其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金興定十二年修禹廟記也而西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

考一史興定十五年秋大定

河運、冀州堯舜禹所都三面臨河其八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秦使天下飛舟輓粟轉輸北河漢興張良以河渭漕輓為便其後蕭條言漕更底柱之險賦止甚多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成帝綏和二年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折底柱隋開皇二年沿河置倉運米以給長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運倉遣倉部侍郎韋瓚領蒲陝畧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十五年六月擊底柱唐亦轉東南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貞觀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百十四

二年帝發洛陽觀底柱祠高廟顯慶元年苑西監祐副魏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發卒六千鑿至不成其後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開元八年宣州刺史石瑊卿上漕事便宜曰漢隋漕路溯河倉庫遺跡可尋可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汴口而河陽柏崖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矣玄宗末倉二十三于耀卿為京兆尹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河口在鄭州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于倉而官為顧役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轉其東倉

而陸運以輪西倉後以舟漕以避三門之險玄宗然之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七津倉西置鹽倉鑿渠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在陝州西六里謂上比運自太原倉浮渭以資關中玄宗大悅天寶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百十五

開元新河在三門北一水河俗名公主河唐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燒石沃醴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長以人輓舟而上米堆山在三門東德宗時奏漕不可改歲運經底柱多覆河中有一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為門匠執權指度一舟百日乃能上集津唐貞元二年李泌開運道成沁為陝轉運使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蓋開集津倉山西徑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階以為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城半

潞安府志關隘

漢書上黨郡有上黨關 魏晉氏雖有上黨谷先唐
指以今屬也此亦關也 壺口關 今晉兒塔先唐壺關今屬
魏北東關也 石研關 研音摩未詳何地得壺口關北接井
陘亦指澤州北通壺關皆石研故也此北關也 天井關 今屬澤
州此南關也 當時全據諸險足稱四塞之國後雖
割裂分屬然亦隨要害之地而設守長子有長
平關 此亦高都注氏分製後置也 有穀關 在羊頭山下
魏史有橫水巡檢司 元置西控平陽東垣有井谷關
後魏置北府廢 汗谷故關 見唐書而後魏又載石井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十六

關蓋即石研關耶今所存惟壺口關即吾兒塔
巡檢司 元更此名今因 正統間撫臣請于五嶺山
置關屬嘉靖間駐紮于鎮北控沁州後魏王嘉靖中嘉羊
冠平科住夏言請置玉峽駐紮二關各設巡檢
司皆屬平順東控林縣 夏言玉峽關銘序曰玉峽關舊曰風門口
在晉唐界山一巖為兩河之界 晉王界蓋天作之險也前此并設守備
往一過以非命之乃即其關焉此碑關銘序曰玉峽關西來館百里
迤邐其寨十峰壁立中通峭峽狀如風門而小則無風 聲石礮區
壁迴響漢望 若紅霓然比漢青羊 冠身負以非汗所若此也故統洪
祥子也今名因以關焉 其山徑僅通人行者有樹林隘

口在羊頭山上通輝縣 十八里陘口 通林縣 楊家石塘口 澤義
陘口 兩山壁立 澗水通流 澗澗許僅可人行 通林縣 楊家石塘口 澤義
陘口 在澤州 亦僅容人行 俗稱馬蹄關 皆在壺關平順東
境 潞澤之交 橫亘一山 起丹朱嶺 至馬鞍壑
有古長城一道 歲久傾頽 然遺跡尚在 登高的望之
宛然 聯絡中有營壘 以詢土人 皆曰 梁晉交兵 築
以相拒 考之 五代史 一火寨書 一固道書 未有長
城 百里 而不書者 今陵川 呼此山為秦嶺 以為秦
築 以事考之 則長平之役 秦人遮絕 趙救兵 及
芻餉 而築也 當時秦為客趙為主 客居主地 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十七

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于計中 四十七日至于壺降
盡坑略不相關 非其勢壓山川 安得咫尺千里計
此城必此時築 以阻趙之南北也
嘉靖間 邊患孔棘 各縣乃於民房繁衍村落 皆
建城 擬以保衛 民群 雖云連崇 墉基 亦不足恃
以無恐 未幾而吏緣為弄 索賂 撥髮 設為不可結
之局 以難居民 而要厚資 呼為衝突 日夕不休
民怒不敢言 於是皆備告廢 當道亦惡其不得
已之情 而亟准之 民推恐其壞之不速 而貽後舉
之患也 相與隳其墉 平其基 而後決吏不念吳

日邊邊之再棘矣是豈無遠慮哉切于近憂故也夫城以衛民而乃蓋其禍穴是以穿墉也如此

上黨初置郡時存石潞澤沁遼之地居太行之巔據天下之脊自河內觀之則山高萬仞自朝歌望之則如黑雲在羊天即太原河東亦環趾而處於山之外也乃其勢東南絕險一天當關萬軍難越而北絕要我主則易彼來則難夫非最勝之地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恐以戒紂秦取上黨遂拔邯鄲而己山東諸國何者其勢主也安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頁八

以後河以連衝燕出海岱之間盡入於逆孽之手而終不能越太行取尺寸地則唐置昭義扼吭拊背其勢得也不插此耳魏齊周隋梁唐晉漢以及十六國之君分方竊據互相吞食得此者昌失此者蹙先至者勝後至者覆匪直人謀實勢主使然也所恨元魏無謀作備分置其後沿革無常遂令昔時全勝之地至今不能復合澤分太行之南沁遼分太行之北岳陽穀遠地也而入於河東樂平潞州也而入於太原則潞止據太行之東偏身澤州獨當一面差足撐持

沁遼偏落一隅似難予立藩籬不固堂與中其得晏然而已乎吾以為天下之勢當如視聽相資呼吸相應方其無事各換封疆而修內政野無不耕之田人有知方之勇則深山大澤皆金湯也國積富藏皆府庫也農工樵牧皆甲卒也一有緩急則電掣星馳或解或角使一郡常蓄數郡之威而敵不知其所攻乃審勢乘便更番迭出使敵有顧此失彼之虞而又不如其所守以其餘力南下太行可以援中州東出磁邢可以援趙魏由間道可以援平陽由驛途可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七冊 山西

頁九

援大國則上黨常為天下之中堅天下常恃上黨為磐石矣然瓜分而約之終不能合蓋就今日之府而以三州復東屬猶然故上黨郡也為力不更易哉

周再勳壺關縣志序 壺在今日為上黨偏僻
下邑當時重關天險俯視中原固藩柵之通天
而秦晉燕齊之門戶也自商封同姓為黎侯壺即
在其境內乃負固黨惡而伯首歐之免商之後又
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曠於上黨不置者可見嗚高
扼險以難稱宇內難古聖人不能易也後滅于狄復
并于晉又為三晉裂而有之先屬趙後屬韓野王之
役復歸於趙遂有四十萬兵平之禍而山東之國以
次兼併天鮑水誤用田邑壁馬遂輸於雒陽而先
武以興拔對進圍壺關不能卒下魏重魏武屠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

之怒豈非以其險要必爭得之則興失之則亡也哉
故上黨不拔天下不可以得志也壺關不下上黨不
可得而拔也自晉室南遷遭劉石存秦慕容以
至魏齊周隋相侵相并此為要衝昭義之設唐以
制河北終唐世河北之鎮不能侵尺寸之地者壺關
為虎豹金湯也自宋政隆德軍為無事之鎮潞
亦為無事之州矣張開及元兵之大戰也即於壺關
決勝關保虎林赤之過曹州賊也亦大破於壺關
大山河如故設險依然何以正德六年平賊踰太行自
壺關南界入潞郡大抵雄山御而去崇禎十五年

叛將任國琦夜踰壺口龍石以量等鎮兵驅款舞
而歸所謂守或非其人化為狼與豺者非利嘗披
往體壺亦嘗為郡矣但後世代有沿革建置屢
更分割漸成最爾其實今之長治潞城黎城平
順皆其故地也自澤潞分壺遂獨為咽喉重地
承平日久武備浸弛而壺口一關今亦分析於黎
城縣界昇無一騎一兵城戍要害者止有千兵數
人識商盟誌然皆有若無守身不堪禦暴未雨既
眇綢繆堤決從何埋塞是在當事者熟思而
早計之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

大同府志

土堡 聚落堡 在府城東六十里天順二年建築周圍三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一尺門二東曰鎮安西曰懷遠設站馬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一

平番鎮堡 在朔州城北六十里永樂二年築周圍一百八十五丈高二丈五尺壕深一丈二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白登堡 在陽和衛城南三十里永樂九年築周圍二里一百一十步高三丈壕深一丈五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三

西師家堡 大石莊堡 吳屯新堡 小嶺兒堡 下富家堡 董家莊堡 以上堡寨共二十...

南堡 小澗村堡 中沙河堡 榆林屯堡 原家阜堡 風神廟堡
 游家店堡 南孟家莊堡 北孟家莊堡 西垣坡堡 趙家溝堡 盆
 兒井堡 常家莊堡 楊家莊堡 大堡村寨 蘆子疃寨以上堡寨共
三十九座俱
在城 任家灣堡 李山堡 李家堡 永嘉堡 寒門堡 四方澗堡
 朱山堡 枳兒嶺堡 蕭牆堡 長安堡 桃園堡 石羊莊堡 陰
 山下堡 谷家堡 神頭山堡 姜家屯堡 陰山上堡 喬子烟堡
 武家莊堡 平安堡 東要泉堡 孃子城堡 柳樹屯堡 卞家屯堡
 東馬房堡 二十里鋪堡以上土堡二十
六座俱鎮唐衛 豆家坊堡 牆堰堡 青
 磁窯堡 王家莊堡 石佛寺堡 韓家嶺堡 駝子村堡 安祥寺村
 堡 乾河屯堡 趙家寨堡 劉晏莊堡 黃昏城堡 大要屯堡 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四

花園屯堡 交宰村堡 南家堡 西段莊堡 柳東宮堡 鹽房營堡
 羅家莊堡 周家堡 南息村堡 小石村堡 沈家莊堡 吉家莊堡
 王銀莊堡 善利村堡 榆林村堡 上布莊堡 北山屯堡 艾家
 莊堡 利仁早堡 小村兒堡 秦城村堡 姜女村堡 安家堡 白
 廟堡 麻峪口堡 晏頭村堡 龍花阜堡 利家莊堡 孃子城堡
 裴家莊堡 水磨頭堡 雷家莊堡 貴人村堡 上深井村堡 甕城
 口堡 陽和坡堡 北信莊堡 上里店堡 米家莊堡 麥阜村堡
 石山子堡 碾窯山寨以上堡寨共五十
五座俱大同前衛 三十里鋪堡 孤店堡 周
 士店堡 河·村堡 邢家莊堡 北莊堡 上莊堡 鮮家莊堡 俞
 家峪堡 補村堡 神峪村堡 淺井堡 乾莊子堡 蔡家莊堡 積

稔堡 許家莊堡 圪塔山堡 趙石場堡 水頭兒堡 東小村兒堡
 高家莊堡 畢家阜堡 深井村堡 党留莊堡 鹹坡村堡 秋林堡
 四十里鋪堡 東馬鋪堡 臥駝山堡 迎恩新堡 二十里鋪堡
 西紫峯堡 東紫峯堡 康家店堡 唐家堡 官補子堡 智家店堡
 東平村堡 馬連莊堡 崔家水堡 峯稔山堡 惡峯澗堡 吳家
 宏堡 辛莊兒堡 杜家莊堡 千·村堡 米家莊堡 馬官人屯堡
 水峪村堡 閻莊堡 白馬鎮堡 上莊堡 南莊堡 俞澗村堡 拒
 家山堡 水頭兒溝西堡 五十鋪堡 彰家莊堡 吊兒嘴堡 養老
 宏堡 下莊堡 桃花莊堡 賈峪早堡 李家寨 寺兒寨 駝子寨
 于家寨以上堡寨共六十
七座俱大同後衛 小金莊堡 馬道頭堡 羊圪塔堡 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五

午村堡 大峪河堡 南荆莊堡 總家堡 石牆堰堡 窟沱店鋪堡
 東留莊堡 東荆莊堡 樂安堡 韋家堡 榆林堡 大金莊堡 施
 家口堡 雙碾兒堡 白煙墩堡 施家堡 三十里鋪堡 紅岸兒堡
 三井屯堡 南榆林屯堡 米家莊堡 瓦窯屯堡 小榆林堡 毛
 官人屯堡 磁窯屯堡以上土堡二十
八座俱大同左衛 杜家莊堡 廖家堡 葫蘆
 屯堡 曾子房堡以上土堡四
座俱雲川衛 東花石堡 沙家堡 張畫堡 窯子
 頭堡 觀音堂堡 張家堡 新七堡 白指揮堡 金家窯子堡 草
 溝堡 蔡家堡 蔣家堡 十里鋪堡 雜不刺堡 雙山堡 北花園
 堡 西碾子堡 小猴子堡 麻黃頭堡 偏嶺堡 南花園堡 梁信
 堡 滿兒李堡 喇鷄屯堡 東油房頭堡 胡指揮堡 馬蓮灘堡

金家七堡 西油房頭堡 東碾子頭堡 老幼七堡 大獅子堡 八里莊堡 占官人七堡 知土嶺堡 善家堡 黃土坡堡 張浩堡 緜家堡 偏嶺堡 駱駝山堡 破廟兒堡 蒲州營堡 破房兒堡 下泥溝堡 玉井堡 酸刺河堡 南祖堡 下石井堡 崔家堡 馬營兒堡 范官人堡 彭家堡 雙河堡 葉家堡 白頭李堡 劉家堡 石頭馬營堡 顧家堡 曹旗堡 破堡子堡 油房張堡 十百戶營堡 姜家寨子堡 柳見官人堡 高罕七堡 盤石嶺堡 老牆垣堡 秦祖堡 宣陽堡 以上土堡共七十座俱大同右衛 三公堡 係玉林衛 史家七堡 郝官人七堡 郝二官人七堡 錢官人七堡 善家溝堡 榆樹墩堡 後所鋪堡 以上堡七座俱威遠衛 前乾溝堡 獅子村堡 西花板石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六

旺家村堡 小淵堡 石湖堡 破石槽堡 水頭兒鋪堡 以上堡共八座俱平虜衛 細水兒堡 係井坪衛 蕎麥川堡 奶河堡 鄭家坡堡 張家堡 金城七堡 裴家堡 王萬莊堡 榆林堡 上原觀堡 化家莊堡 沙楞河堡 早井堡 金家莊堡 蔡家莊堡 東水窩堡 南槽村堡 涂王莊堡 上紅崖堡 王家莊堡 曲高堡 神武村堡 徐村堡 西石峯堡 旦子山堡 窯子頭堡 下小峯堡 水澗鋪堡 雙碾兒堡 東唱峪堡 高會堡 下木角堡 係 中牌子寨 史家口寨 蔣家峪寨 槍峯嶺寨 曹家馬營寨 上中小峯寨 紅溝寨 白道溝寨 下井寨 勝佛崖寨 石虎山寨 以上寨堡共四十座俱朔州衛 白方子堡 係 陰守堡 李磨疇堡 係馬邑衛 康興莊堡 赤堡村堡 魏穩堡 呂

花疇堡 望孤堡 凍牛坡堡 莊窩村堡 閻家洞堡 吳見城堡 趙村山堡 馬營堡 以上土堡共十一座俱安東中七衛 占定橋堡 沙嶺堡 馬坊堡 侯大莊堡 獨角寺堡 北獨角寺堡 南言莊堡 溫家莊堡 西豆家坊堡 下米莊堡 時家莊堡 店上村堡 陳家莊堡 秦城堡 徐疇堡 龐城口驛堡 西谷莊堡 西冊田堡 董家莊堡 上高家莊堡 海里村堡 水泊村堡 獨樹兒堡 東長安村堡 半坡村堡 東沙窩堡 東窩子頭堡 大王村堡 惡石村堡 魚兒澗堡 東王家莊堡 下水地堡 東常城堡 上俞澗堡 上水地村堡 茹家村堡 西小窩子頭 安留莊堡 高家莊堡 康泉頭堡 平望堡 奉義堡 煤峪口堡 永定莊村山寨 厚子口山寨 拖家村寨 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七

家園山寨 以上堡寨共四十座俱大同縣 圪塔頭堡 四老溝堡 白梁村堡 趙馬寨堡 李八莊堡 黎家寨堡 西井村堡 河家堡 要集堡 蘆子口堡 半截橋堡 南安莊堡 曹四老莊堡 海子村堡 閃家砦堡 小寨兒堡 安七疇堡 趙家疇堡 劉晏莊堡 黑里寨村堡 北窯村堡 鵝毛口堡 夏石莊堡 遼家店堡 石家莊村堡 小白村堡 鹽房營堡 南家堡 東作莊堡 陶家寨堡 三臺嶺村堡 小峪口堡 南辛村堡 北辛村堡 新莊子村堡 日中城堡 田家莊堡 孟家莊堡 上南頭村堡 清水村堡 安大莊村堡 白家村堡 以上土堡共四十座俱懷仁縣 下團堡 高家莊堡 河會堡 以上土堡三座俱朔州 西河底堡 鄧和堡 泥河堡 羊園頭堡 狗園堡 河林禽堡 秦罕

鋪堡 舊廣武站堡 大堡村堡 祝家莊堡 張家口堡 王儀村堡
 七里河堡 烟墩堡以上堡共一十 黃花營堡 安銀子堡 武家店
 堡 上馬峪堡 三門城堡 石橋兒堡 邊要村堡 黃鬼兒堡 賈
 莊堡 崔家莊堡 接馬峪堡 下社堡 北婁堡 楊家莊堡 砂城
 堡 胡疇堡 羅家莊堡 小石堡 茹越堡 東霸堡 拆裏堡 小
 站堡 北曹莊堡 橋頭堡 下馬峪堡 大北頭堡 馮家莊堡 劉
 義堡 東安峪堡 下社堡 望岩堡以上堡共三十 孫家莊堡 河
 頭村堡 別古寨堡 鄭家莊堡 下安銀子堡 張羊寨堡 辛留村
 堡 黃鬼子堡 北鹽池堡 高山疇堡 李朱莊堡 小大要堡 楊
 家莊堡 故驛堡 沙嘴堡 周家莊堡 雙山子堡 上安銀子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八

北辛寨堡 康家莊堡 大、要堡 黃昏城堡 沙嶺村堡 小圪塔
 堡 吳家莊堡 康院疇堡 羊圈頭堡 南崖莊堡 榆林子堡 神
 泉堡 涼亭村堡以上堡共三十 李峪堡 荆家莊堡 下疇堡 北
 榆林堡 西留村堡 水磨疇堡 裴村堡 水頭堡 南榆林堡 西
 坊城堡 駝峯堡 田村堡 賈莊堡 下凌雲堡 王家莊堡 李道
 口堡 蔡村堡 吳城堡 密東堡 許村堡 河、堡 辛莊兒堡
 西河口堡 郭家莊堡 東威毛堡 紫峯堡 畢村堡 花家疇堡
 韓村堡 臧家莊堡 顧官堡 寇家寨堡 南陽莊堡 黎園堡 蔡
 家峪堡 下盤鋪堡 碾槽寨 羊頭崖寨以上堡共三十 故城堡
 馬家莊堡 均子疇堡 下慈村堡 沙澗堡 深澗堡 辛興堡

李隣堡 王家莊堡 紅澗堡 楊家莊堡 陳家澗堡 南蘇家疇堡
 暖泉堡 馮家嶺堡 宋家莊堡 中綾羅堡 周家莊堡 白家莊
 堡 南留莊堡 咸周村堡 崔家寨堡 懸空山堡 王良莊堡 大
 炭口堡 千里村堡 水北堡 北江堡 八空堡 雙塔堡 沈冀堡
 澆西合、堡 坊城堡 小閔子村堡 柳子疇堡 麥子疇堡 長
 寧堡 北蘇家疇堡 莎泉堡 木家莊堡 塌里堡 破寨 北口寨
 五岔寨 即牙寨 大寧古寨以上堡共四十 中焦山堡 西加
 斗堡 土嶺堡 馮家莊堡 羅家莊堡 榆林村堡 瓦房堡 八角
 村堡 作疇堡 井子寨堡 榆林莊堡 平水城堡 羊圈堡 啟家
 莊堡 舊一斗泉堡 前泉堡 西石門堡 東石門堡 宜興堡 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九

一斗泉堡 南百家疇堡 南村堡 梁家莊堡 風西村堡 直峪村
 堡以上堡共二十 東河南堡 紅牆兒堡 落水河堡 三山村北
 雙塔堡 石家田村蔣家寨 溫子鋪村黑崖寨 白曠村雷峯寨 門
 頭村深溝寨 招拓村雍泉寨 劉家村賈金寨 大澗舊寨 石碯村
 龐金寨 張家村高崖寨 下閩順城寨 東駝水村溫石寨 趙壁村
 觀音寨 花山村三棹寨 澤水河石角寨以上堡共一十 上七堡
 城子堡 上莊堡 周村堡 栲老寨 青雲寨 鵝橋寨 石門寨
 孔隆寨 黃崖寨 雲川寨 賈見安寨 虎頭寨 木積寨 孟良
 寨 天齊寨 閻機寨以上堡共十 創修 塔兒村堡 下梁言堡
 彭家七堡 青河堡 大白鄧堡 燕窩堡 吳家河堡 北徐家屯

堡 四百戶堡 洪順堡 賈峯七堡 西嶺七堡 蕭家七堡 楊家
 七堡 李家山堡 杏園兒堡 西王家堡 吳官人七堡 以上土堡一
 城和 紅河頭堡 南平村堡 水頭村寨 馬啼溝寨 以上堡寨四
 僧家堡 源城 施家會堡 秦城堡 堡村堡 惡石村堡 南宿溝堡
 康石莊堡 箭神村堡 上神峪村堡 新莊兒堡 正峯澗堡 山
 自造堡 上東水地堡 西水地堡 東水地堡 解家疃堡 上駝房
 堡 古定橋堡 佛堂寺堡 王漸曠堡 南東莊堡 楊骨莊堡 別
 猶寨堡 小藍房堡 謝家店堡 窰城口驛堡 落州營堡 魯溝村
 堡 下駝房堡 浮頭溝寨 以上堡寨二十 東河堡 西河堡 吳家
 莊堡 王宜堡 戶世莊堡 蕭家寨堡 以上土堡六 沙掘掘堡 係涇
 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

草地村堡 長羅寺堡 以上土堡二 帳頭堡 小洪濟堡 安居坊
 堡 荆兒村堡 南小圪塔堡 北小圪塔堡 胡曠村堡 後羊園頭
 堡 東小河堡 西小河堡 南馬河曠堡 戶石莊寨 北麻曠寨
 東五佛圖寨 西五佛圖寨 以上堡寨共一十 西漢莊寨 極頭湖堡
 高家莊堡 單後村堡 許家澗堡 白草窰堡 上陳莊堡 以上土
 州 井窰莊堡 係廣靈縣 以上創修堡寨俱正 閩塞
 閩市之設以察異言異服之人雲中京師石屏迫於北虜險隘戍守尤
 為嚴密具錄于篇以見設險守國之意繫于苞桑之戒也
 大寺口 在府城北 小寺口 在府城北 石佛寺口 在府城西三十里左衛東
 一百一十里

尖峪 在府城西四十里 黑峪口 在府城西四十里 關山口 在府城東北五十里 山寺口 在府城
 北五十里 毛河口 在府城西二十里 右衛西北二十里 陽和口 在府城西
 北十五里 東門十五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石峪口 在府城西二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虎峪口 在府城西二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十五里 東西各一百餘 白楊口 在府城西二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步石壩各高二丈五尺 白楊口 在府城西二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城西北三十里 東西各一百餘 白楊口 在府城西二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城西南五十里 北有大峪小峪 沙淨谷 在府城西三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在朔州城西南九十里 王統十 楊六郎寨 在府城西五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三羊置巡司東南有土城寨 楊六郎寨 在府城西五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詳見太三箇四鎮 在府城西五十里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高後口 在府城北六十步
 和嶺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

司馬鎮去城一十五里 南大羅鎮去城四十里 黃沙口 在府城西六十里 北接
 城四十里 北神武鎮去城四十里 黃沙口 在府城西六十里 北接
 龍灣峪口 在府城西四十里 南四十里 過東有五人盆子沙峯 名曰峯
 寺白樹棘料石門寬峪當口 水石窟口 在府城西四十里 北接
 峪即代州水峪口 七口 俱塞不通 石窟口 在府城西四十里 北接
 司馬西八里 又有李峪口 西四十里 又
 有小大凌雲二口 南通代州 北接口 亂嶺 在府城西四十里 北接
 羊置巡 大寨頭 在府城西四十里 南一百一十里 東南連 九宮口 在府城
 南三十里 九宮山路通秀州 金章宗嘗遊於此 國朝洪武間置巡司
 永樂十三年 併其東有永安峯 松子二口 俱塞不通 國朝洪武間置巡司
 五又山口 在府城西三十里 又村 石門口 在府城西四十里
 通靈山 廣昌二縣 宋朝楊將軍嘗守此 國朝洪武間置巡司
 關置巡司 其東有靈峪 又名北名路通廣昌縣 神山口 在府城西
 州路通保安大衛 鴛鴦口 在府城西七十里 近查流河兩山 相峙如馬
 州路通保安大衛 鴛鴦口 在府城西七十里 近查流河兩山 相峙如馬

今美峪口 舊在蔚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其山秀麗故名路通保安州直抵
平頂嶺 在蔚州城西北一百五十里路通大佳山砦在廣靈縣城東北十
里周圍二里十步高高一丈加斗砦 在廣靈縣城東南十五里加斗村舊
五尺墩深一丈五尺南門 有遺址洪武間築周圍一里二百步
高二丈五尺南門 土嶺砦 在廣靈縣城西二十里洪武間築周圍一里二百步
深二丈南門 雲縣城東北三十里九考村洪武間築周圍一百
三十二步高高一丈五尺南門 林關口 在廣靈縣城西
山路通靈丘縣先置巡檢司後革今蔚州衛官兵守景泰初從平嶺關
前司于其東三十里有直峪口其東十餘里有唐山口及棹淵嶺火燒
嶺二口 三塢寨 在靈丘縣城北十五里 水南寨 在靈丘縣城西南十五里
俱寨 在靈丘縣城東北十五里 觀音寨 在靈丘縣城西北六十
里在水南 牛欄寨 在靈丘縣城東南六十里 觀音寨 在靈丘縣城西北六十
里故名 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二

城寨 在靈丘縣城南一百里高寧淨口 在廣靈縣城東南三十里接浮圖
峪 在廣靈縣城東三十里鐵嶺下路通紫利關 饒夫寨 在廣靈縣城東北
以上二口俱景泰三年築堡設戍兵 孟良寨 在廣靈縣城東三十里對節寨
在廣靈縣城東南四十里考棧寨 在廣靈縣城西南四十里對節寨
其山木枝節相對故名 考棧寨 在廣靈縣城西南四十里對節寨
里以形 倒馬關 在廣靈縣城南七十里路通保定府唐縣相傳前宋楊彥
以名 倒馬關 在廣靈縣城南七十里路通保定府唐縣相傳前宋楊彥
十里有 岳嶺口

新志

陽和道所屬新平路四堡東路八堡 大市場 平遠
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孰包 新平堡
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孰包係一處大市場
乃黃酋子松木股奈哈木阿揭等台吉部落每年
一市有賞宴 保平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
年孰包 梓川堡萬曆九年築二十年孰包 以上
路 永嘉堡嘉靖三十七年築萬曆十九年孰包
瓦窪口堡嘉靖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孰包 李
家寨堡嘉靖四十五年築崇禎 鎮寧堡嘉靖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三

十四年築隆慶六年孰包 鎮口堡 鎮川堡並嘉
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孰包 守口堡嘉靖二十
年築隆慶六年孰包係一處大市場乃瓦窪擺腰
五路把林等台吉部落每年一市有賞宴 靖虜堡
嘉靖二十二年築隆慶六年孰包 以上
分心道所屬北東路八堡 大市場 得勝堡嘉靖
二十七年築萬曆二年孰包 鎮邊堡 鎮川堡並
嘉靖十八年築萬曆十九年孰包 弘賜堡嘉靖
十八年築萬曆二年孰包每歲與虜互市巡撫總兵
驛驛之所 鎮虜堡 鎮河堡並嘉靖十八年築

高曆十四年款包 嘉靖十八年五月款包賜五堡先是張文錦以某堡致亂水口諸堡遂廢是後虜無歲不犯無不至鎮城下而書毛伯溫既總軍務行邊運款口固初置鎮于此以無山險獨當虜衝也是謂可以藩蔽屬州紫荆矣然鎮以虜堡不立斥候不施其何以邊疆進奔相持前計奏言向張文錦通書資用人之失當而非為謀之不誠備條上事宜報可于是巡撫史道總兵梁震會張文錦鎮邊鎮川鎮虜鎮河五堡 鎮美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二年款包係一處大市場即得勝市乃虜王東西兩哨新落每半年一市有常貨 拒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四

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二年款包 以上此 嘉靖 二十四年八月城鎮美四堡自弘治諸堡既立鎮城鎮以保障至是巡撫都御史廖學憲總兵周尚文復議于弘賜之此添設軍堡以相倚角城廢水口堡改名鎮美廢軍堡改石拒端廢亂軍營堡改名拒門又于城胡堡北增築拒馬堡石券軍屯守鎮美拒馬設守備拒端拒門設把總指揮統一是謂塞外四堡

大同道所屬北西路九堡 中路十一堡 威遠 路四堡 小市場 助馬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元年款包 共四處 助馬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元年款包係一處小市場乃近邊諸夷一月一市或二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無宴賞 拒門堡 保安堡並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元年款包 減虜堡嘉靖二十一年築萬曆元年款包 黃土堡 嘉靖二十一年築隆慶元年款包 寧虜堡嘉靖二十一年築萬曆元年款包係一處小市場乃近邊諸夷市期宴賞同助馬 破虜堡 威虜堡並嘉靖二十一年築萬曆元年款包 嘉靖二十二年總督符鵬舉長整既成總兵周尚文曰整成而無堡以守之與無堡同于是於整內城減虜靖虜破虜威虜寧虜五堡招募邊人為軍墾田資養置把總指揮統一後復城減虜破虜威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五

賊則諸堡布列整內 雲岡堡嘉靖三十七年築崇禎二年款包 破建國堡 以上此 北西路南少一堡當是靖虜 崇禎二年 破胡堡 魏胡堡 馬堡並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款包 殺胡堡嘉靖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款包係一處小市場近邊諸夷市期宴賞同助馬 馬營堡萬曆元年款包 鐵山堡嘉靖三十八年築隆慶六年款包 紅土堡 黃土堡 牛心堡並嘉靖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款包 雲陽堡嘉靖三十七年築崇禎二年款包 雲石堡嘉靖三十二年築萬曆十年款包

兵郭琬以堡山高無水防守為難且離邊太遠
 緩急無濟乃於抵邊王石匠河另築堡一座孰
 包仍舊名為一處小市場近邊諸夷市期月
 或一或二無宴賞 威胡堡嘉靖二十二年築萬
 曆十年孰包 威平堡 却家河堡並嘉靖
 四十五年築累土以上威平堡
 分守道所屬西路三堡并碎路四堡小市場
 敗胡堡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孰包 迎恩
 堡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孰包係一處小市
 場近邊諸夷市期月或一或二無宴賞 阻胡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六

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孰包以上 滅胡堡
 嘉靖二十二年築隆慶六年孰包係一處小市
 場雜夷市期宴賞同迎恩 將軍會堡萬
 曆九年築累土 乃河堡嘉靖四十五年築隆
 慶六年孰包 西安堡嘉靖四十年築萬曆二
 年孰包以上并碎路
 高山城嘉靖十四年築萬曆四年孰包 雲西
 堡嘉靖三十七年築累土 上二堡不屬路大同
 道所屬
 許家莊堡嘉靖三十九年築萬曆二十九年孰

包不屬路分巡道所屬

御堡內地村落為城相遠因築城以保以避虜 大同前
 衛堡寨五十五座 大同後衛堡寨六十七座
 並同 大同縣堡村二百一十處 懷仁縣堡村
 八十四處 朔州堡寨三十九座 馬邑縣堡村
 五十五處 應州堡寨二十七座 山陰縣堡村
 五十八處 渾源州堡寨七十座 蔚州堡寨一百
 三十四座 廣靈縣堡寨七十二座 靈丘縣堡
 寨二十六座 廣昌縣堡寨三十一座 並有舊志不
 同今不能全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七

東路參將駐天城城所轄陽和天城靖虜丸窰
 守口永嘉鎮口鎮門鎮寧九城堡 新平路參
 將駐本堡所轄新平平遠保平輝門四堡 北
 東路參將駐得勝堡所轄得勝鎮毛弘賜
 鎮川鎮邊鎮虜鎮河拒牆八堡 北西路參
 將駐助馬堡所轄助馬拒門滅虜威虜寧虜
 破虜保安雲西雲崗九堡 中路參將駐右
 衛城所轄左衛右衛殺胡破胡鐵山牛心殘胡
 馬堡雲陽紅土黃土三屯馬營河二十三城堡
 威遠路參將駐本城所轄威遠雲石威胡

威平祁家河五城堡 西路參將駐平虜城
所轄平虜迎恩敗胡祖胡四城堡 并辟路參
將駐本城所轄乃河并辟滅胡將軍會朔州
馬邑山陰應州懷仁西安十城堡

洪武七年置分巡按察司 永樂六年置巡撫
都御史 七年置鎮守總兵官 洪熙元年初
命文臣贊理軍務是年置分守東路參將
宣德元年初命御史巡按 七年置協守副總
兵 景泰元年置分守中路參將 三年置
分守西路參將 五年置分守鎮北道駐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八

城後移駐朔州 天順元年置戶部督餉郎
中 成化七年置游擊將軍 弘治十三年添
置西路協守都指揮 嘉靖十八年置分守
北路參將 二十二年置分守南路參將 二十
五年置朔州兵備道後移駐陽和為陽和道
三十七年置大同兵備道駐左衛城
成化二十二年夏四月總督余子俊築長城起大同
中路至偏頭關界六百里時子俊欲大築城增堡
而嫌費者以為糜費旋止 嘉靖二十一年議脩大
同邊垣總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巡撫龍大

有謂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本
兵張瓚復言大同地方先年既設外邊又設內邊
以界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地壞不修恐醜虜
竊據永無恢復之期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河
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
遼東多事德前虜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
宜但地方廣遠公私饋竭果難為力停止 二十五
年春三月築長城總督翁萬達與巡撫詹榮議
曰今堡塞雖備而外拒守不得長城長城必有臺
利于旁擊于臺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卅九

伏兵城下數留時所以使出哨自陽和至宣府李信
也舊無城自丫角山至陽和舊有整武城而不固于
是議通築補故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時制如制
三十一年詔補邊垣時總督翁萬達建議邊垣自
修築米頗稱完固後以通布故為虜撤毀所在
破缺兵部尚書趙錦請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
中季功滋因言敵壘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
建房屋以置火器兵械乃詔換鎮制酌行之 三十
七年總督尚書楊博請築大同邊垣以為經久治
安之策約當用銀二十九萬兩取是本鎮半請給內帑

乞下所司詳議兵部復言大同自併邊之議興而
三邊之序漸疎塞外之防廢而右衛之藩籬不
固邊款胡馬長驅德陵近郊前事不遠後事之
警也傳所請工銀員少誠救邊遠圖宜發太倉銀
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略工
完之日俱藉以聞報可

嘉靖二十年虜款大同塞求貢時小王子部落俺
答阿不孩強盛屢患苦邊至是道所掠中國人石
天壽真夷肯切款塞言其父認阿即在 先朝曾入
貢蒙賞資且許市易漢達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

歲入掠通因人畜多災十之柳言入貢若許即趣
一人歸報常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
塞外水不相犯否則提帳北歸而縱精騎南掠意
雖誠懇而詭多要挾撫臣史道疏請廷臣集議時
虜持命邊外屢向哨卒調進上一日邀守墩百戶
李發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倚前營與上歡
宴虜嘗有執戍卒掠其不糧者倚前痛懲之道
夷使送哨卒不糧還巡按御史薛學復以聞因請
速定大計唯貢則拔虜當防不准則近塞之至且
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趨臨調度相機給勅兵部

獲議從之八月命樊繼祖總督宣大發帑金九十萬
遣科部督贊理時邊備大疎而繼祖又不能防天
高時逸去其以我邊無備告虜酋言蒙俺答相繼入
寇大掠而去紀功給事中張翔冀徐廣言繼祖權
重兵厚餉而在儒縱寇深入不職狀能去每歲虜
寇鈔如故不復言貢事矣 二十五年俺酋遣使使
保兒寨等三人貢九白駝九白牛白馬及金銀錫各
一講好中前約而蒙丁璽寶襲殺之以首功報總
督翁萬達言虜入貢執物已有驗寶安殺邀功
請皇示報可明年復俺答復乞貢督臣萬達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

請也按御史黃汝桂言虜自火薛為梗廢貢禮已
甲子餘年往年石天壽倡入貢之請屢踵詐謀肆
掠不已豈可輕信墜虜計中乞嚴勅督撫防禦
為急時曾銑謀復河套上方向之故力繼貢議從
之十七年求貢拒之十八年求貢拒之萬達上言虜
耻求貢不遂將糾眾聚兵甘心一逞臣等雖奉 嚴
旨計惟戢守但兵家之事必撥被已使虜匪如連
犬羊數十萬鮮其暴悍則非搗擊其敵可抵乞廟
謀從長連斷而虜亦以我兵積往射書來言許貢
則貢否且入關搶奪畿輔因潰入攻毀大同左右

威遠寨堡五十餘所而去明年庚戌八月虜遂聚衆
十餘萬窺大同而威遠侯仇鸞為總兵實無恙焉
略陰校用厚賂虜無寇大同而移兵東、即犯劉
潰邊牆而入右北口我兵與御軍遂長驅通京師
上乃大驚為虜民間材力子及坊甲保伍合百萬餘
與在營軍老弱共可八九萬人城守而檄四方勤王
仇鸞既使虜大入援兵馳居庸首應檄于是上以
為忠令鎮中外諸軍事進上一以付之虜于城外掠
御廐馬執內廷坐演武堂上陳所掠婦女滿前縱飲
焚官民廬舍火日夜不絕致燬書於上為言責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一

廷臣嗾無可否相高稱謂賊搶食不足慮于是禮
部尚書徐階言上與拒其責以計緩其期俟勤
王帥集而再議之不然通而見許何異城下之盟而
司業趙貞吉亦請下罪己詔厚立賞格人必自奮
捐金不十萬而虜可盡俱報可會虜先以輜重行
徐引衆出塞鸞見虜進乃侈言大舉比伐于是
以大同副總兵徐珏為總兵而大括積儲佐軍興以
昇鸞、帥重師并軍大鎮兵聲言擊虜而不敵
出塞夜能殺近邊老弱數級還不問虜難數寇
得利而實貧內地財物猶每以貢市為請鸞亦欲

哈虜得暫時無事以塞已責于是密遣廝養時
義結倫酋義子脫、使倫酋以貢布為請而鸞
力主之言皆承崇成化間故事而本兵趙錦相嵩
議皆與鸞合遂起前都御史史道主其事開市
場於大同塞內虜驅馬至城下計值取價易馬二
千四百餘匹事竣倫酋貢九良馬朝廷降勅厚
賞之虜遂要求無已又請以牛羊換米臣朝議
不可召史道遂逾年虜好邊絕時、瀾入寇鈔蓋
急自至于後十餘年間或一入或再入無虛歲虜不
請貢邊臣亦絕口貢布議隆慶四年十月把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二

那吉挾其妻突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喜曰吾知所
以制虜者矣夫那吉倭裔孫少失父育於酋婦所
鍾愛因娶婦與倭酋相失憤而潰入酋婦日夜
及虜軍那吉甚急而倭酋亦悔念往日盡腫氣議
稱謂孤監無閣重輕徒批虜鬣勇出古持之甚
堅曰吾拘留之以觀倭答之急不急急則因以為
市今書執我叛人趙全等還我而後遣之毋急
我國得獲納那吉俟倭酋老死居塞外使招
其故部落我築溝之以間步古言上危廷議獨
是崇古虜果悔禍執叛人米獻易還那吉且

願世服屬無貳于是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
上乃御文華殿與輔臣季春芳等議封貢事宜
一從蒙古議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妻為忠順夫人
諸虜皆以次受封比於虜國初虜酋貪我財貨
市其夙願自以數寇掠得罪中國那吉來歸意必
已甘心之聞無恙且喜且愧予是一意貢市無變
志矣歲貢馬價銀十萬兩撫賞二萬二千兩歲
額貢馬五百匹布馬一萬四千五百匹輔臣當事
臣俱各陞賞有差于是輔臣季春芳高拱等跪
言頃北虜款塞三陸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四

關城息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觀之會實我 皇上
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嘉靖中虜屢求
貢遂更倉卒不知所策于是點虜怨憤擁衆大
舉直抵 京畿二十餘年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
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池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
頓是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 國家使其孫
委命自至願 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
稱藩請貢是 朝廷安攘之機天贊我也且自
庚子招撫以來 先帝切宵旰之慮屢詔修邊
尺寸未成身天已壞積歲糜費不可勝紀今虜既

效順 國家開暇得以積錢穀修險隘練甲兵開
屯田增儲備法出中國什一之當以收朔馬之利招携
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即有沈機密畫并得次
軍行之難大率輕靡靡常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
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得數年之寧靜我安頓定
而布置固矣食先而根本固常勝之機在我矣彼
尋盟則示以犒賂背約則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
自有餘地此要領之圖謀國者本查上所在也若為安
旦夕圖顧後患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廢弛
愈難振揚卒世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五

忠及威他日該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乞
嚴勅督撫將領端修政結易撤務臻成效每年特
差才望大臣風力糾道分投閱視若饒糧若險隘若
兵馬器械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條負責
具報若有成績者與稱斬同功仍能故常者與夫
擬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天下幸
甚備前封王十三年以萬曆九年辛子黃台高以十年十
月以婚忠順親王封十三年辛子扯力以婚忠順親王封
三十五年辛子高長子朝免台高早亡以故四年未封而
朝免子石免以宣湖亦以收婚前婦聽封焉

雲西地理圖說

韓惠元

天下大鎮有九，而大同最高要衝，大同為道有四，而雲西尤為要衝。蓋當通掃胡元以來，國初既收胡元於此，持故鉅鎮，北控沙漢，南障幽冀，據天下上游，而諸衝所因以次開闢者之載籍，洪武二十三年始於大同，西南一百二十里，建左衛一城，於左衛西北七十里，建右衛一城，自東勝失守，雲川玉林等衛內遷，則西北一帶，窮忠以獨當之矣。正統以後，虜勢日強，乃又於左衛正西六十里，建威遠一城。天順間，於左衛大同中界，建高山四城，相距不遠百里，互為聲援，其雲西一路之所盼也。嘉靖二十三年，總兵周諱尚文者，憂危援之計，又不足恃，迺刻意守禦，築破虜城，虜宰虜威虜四堡，皆在左衛之東北，又增破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六

殘胡枝胡威胡四堡，俱在右衛之左右。二十四年，建設助馬拒門二堡，是於諸堡之外，又增一藩籬也。二十五年，添建保安馬堡二堡，內密之防，又增一屏障也。外守長邊，內固衛，是羅縹布之勢成，北虜百餘年來，不敢南向，長驅者，誠以此思患謀防守密也。自此追尚文後，倭酋迭爾根忌大肆，懲於燕以逆賊趙全，周源宋錦，丘富李自馨等，叛入虜巢，每以子女玉帛，故始倭酋，倭酋入其謀，動擁數萬騎，攻陷城，期於必克，悉掠謀財，以滿窟壑，復於豐川故境，營築劫掠，以誘處我，迺遇入，則趙全統之為先驅，蓋欲以羊攻羊，而後得以休息，自是邊氓復不堪命矣。三十年，廟議乃移副總兵於左衛，統奇兵三千以備之。三十六年，全勦倭酋，以大眾圍取右衛，倭酋遂移窮

虜屯城南，以示人意，遊騎四掠，百里之外，無復行旅，九歷數月，內外接絕，是殆矣，賴故世皇明聖，納諫臣言，勅起兵部尚書楊公于若，虜而先命左侍郎江公任總督，調山西宣大之兵，咸集於左衛，江公筮日禱祭，躬率諸將，耀兵勇，而直薄虜營，虜震恐，不敢與戰，解圍而去，數萬生靈，始獲更生，捷聞。召江公還，揚公即奉命，至經畧其地，虜虜，鎮城左右衛之間，各日雲岡，曰雲西，曰雲陽，曰牛心，曰黃土，曰紅土，沿邊則每二里許置一墩，外濬長壕，以防零騎侵掠。奏請添駐兵備，憲臣一員，其副總兵同駐左衛，整飭兵餉，戰守諸務，於是法紀昭而形勝增，雄戰守有據，而醜虜困之謀，火燬矣。三十八年，則增築祁家河堡，於威遠之東，隆慶元年，則增築威遠堡，於威遠之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七

萬曆三年，又增築三七堡，於左衛之北，而馬營河堡，則萬曆元年之增築也。宿兵置守一如諸堡之例。總計雲西一道所轄城堡，共二十有八，遺垣共二百五十三里。近看，得各城堡，惟右衛砌以石，左衛二城砌以瓦，餘皆土築，且卑而薄，不堪保障。向者虜日追逐於疆場間，固未遑議此，今值諸酋款貢，定有閑暇，可乘已將右威二城，鼎新高堅，仍砌以瓦，其餘各堡，或石或瓦，并所屬邊垣，自某處起，至某處止，亦俱增修過半，惟左衛為費頗鉅，已經籌計，於來歲肇工，故事可待也。其助馬寧虜，故胡雲石四堡，則各有市口一區，馬夫雲西一道，始惟三城耳，自國初迄今，幾三百年，而增置至二十八者，良以駭夷之道，守禦必先，隨時觀變，以代虜謀，守邊者之長計也。然嘗攷之地志，右衛之

境而距豐州僅三百里自德首叛逆而其地審與之鄰彼未必不視為且中允也戊午之役論者謂使王師旬日不至則右衛必不支而全鎮將不知所終矣其關係天下豈小哉厥後把漢之降雖自平虜入邊而謀通首虜使往來皆經於此寔以遏此故耳故謂雲西特尚大同要衝者非誣也方今大威廟美臣服北虜貢琛獻表比於諸蕃萬世治安固在是矣然萬一虜或改圖則地必先受敵其勢然也是可不加之意乎綢繆備戶之謀城後于隍之警誠有一日不可弛者備雲西所以備全鎮備全鎮所以備天下也非乎然計阨塞橋遠近審形勢匪圖英彰繪圖如右而備述其建置經畫固大君子有考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八

尹耕代國考 自漢以來代國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威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敬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王喜之所棄陳餘之所監皆是也今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郡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為國文帝之始封中平之所徙入魏之所自臨幸之所復以及子武子考之所分後徙徙淮陽子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篡絕改號廣寧王莽之所郡子年之所廢如舊之所復皆是也所謂清河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九

代郡考 古代郡今蔚州也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為蔚靈丘廣昌為今靈丘廣昌延後平舒為今廣靈東安陽為蔚廢安定縣馬城為馬邑陽原為弘州靈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且如為中部郡尉治幽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郡皆不在南所不可考者道人班氏標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丘廣昌幽城晉所領縣三廣昌平舒而加富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武周永固蜀管南及代州邪自烏桓鮮卑之難居而邊土漸夷建業黃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自魏以降元魏屬之司牧齊人止置靈丘而代遂不郡矣唐之初也代陷于突厥乃因隋改鴈門為代郡也尉遲代於鴈門

因後周置蔚州於重丘也則倫治蔚州於陽曲又倫治於秀容皆非舊也迨貞觀破突厥還郡重丘而仍蔚舊稱天寶更名復號代郡而仍屬州舊地自此以後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邊以代爲代以蔚爲蔚而不知蔚之舊爲代代之舊爲屬州也

漢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工地不知編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有干解身令人酸鼻吾乃責儲時得二十餘萬詣屬州廣武迎候師使巧手作機乃訪以教民織

舊唐書唐休祿傳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程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于靈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百五十五

休祿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邊賊實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曰時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復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慶今若廢靈則河旁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靈州復存

李景略傳靈州北地回紇時風言回紇將南下陰山上以景略爲靈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使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景略約已節用與士同甘苦塞威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

張仁愿傳先界河神將入寇將入寇登時北還安厥以河爲北崖有排雲祠安厥每祀必先請祠神曰汝料兵應回時點點善而擊之善魏延請東取漠南地於河北界三首居州善之太子少府善受降城其而寇路唐休祿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善其城善終焉所善有仁愿固諫善從之善長留戍滿兵以助功善厥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橋之善

新武東城而直榆林善三聖相善各四百餘里善北皆大磧也善斥地三百餘里善東於牛頭朝那山北善置烽燧善十八百所善自是突厥不敢善山牧也善朔方益無善殊嚴揚善德威鎮兵數萬善日得朔方軍善即今河套地也善事初與突厥以河善界外是固索守河矣善後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善大漢之南善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百五十五

謂中城南直朔方善今河套之地善西城南直靈武善今寧夏之地善東城南直榆善林善今在綏雲之間善今其故址無復可考善說者多謂東勝州善即古東受降城所善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善地最肥腴善且宜馬善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善 固則設東善勝衛於此善其後移於內地善宣德正統間善往往有建議者善欲復其故然而卒不善退善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善必險阻然守險也善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善若即險而善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善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善必守淮而河亦然善唐人禦突厥也善始以河爲界善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善是即守江之意善蓋得其要害善之地善扼其吭而折其脅也善是以唐自有北城之後善朔方益無寇善最省善唐德計減善鎮兵數萬善此其明驗也善今日邊城營堡善措置已定善固無可更章之理善然事有暫善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善古人亦不憚改作善在乎行之有善其漸善慮之有其道焉善耳善且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議善以俟後之善經國遠圖者善云

戰車 總督軍務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余子俊成化二十二年造

造車之法輪高四尺四寸每隻輞車頭大頭徑過一尺一寸五分外邊為小頭徑軸長六尺轆長一丈二尺前頭推車橫圓杠一條長五尺過九寸五分輞長六尺轆長一丈二尺前頭推車橫圓杠一條長五尺廂高一尺八寸長五尺周圍廂板厚四寸廂前頭橫軫木高三寸四分長四尺後頭橫軫木高三寸四分長四尺三寸廂內後頭向外陷砲筒其陷砲木厚三寸入深二尺一寸廂四角立柱在前者高一尺五寸在後者高一尺四寸五柱外用木陷鐵樁各高二寸四樁輪用砲陷立於前後橫軫木之上柱外用木陷鐵樁各高二寸四樁輪用砲陷砲虎尾木通長五尺廂後板畫虎頭高二尺三寸造樁之法順身木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百五二

一根長五尺二寸兩頭各徑過二寸七分各用鐵箍鉤環穿角木眼闊一寸樁角木長八根上頭長五尺二寸上銳下齊造樁之法樁上一根長四尺三寸上齊下銳二道

陝西上

備錄

莊譚

范守已

漢書云文王作豐顏師古註曰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靈臺水上是而杜元凱註左氏則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是在長安西南矣未知孰是今按大雅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又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素豐水出終南山東流過鄠縣與銅水合北流入渭鄠方崇國也則豐在鄠縣可知若在長安西北則豐水止北流不可云東注矣

漢書云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郭波是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鎬與鄠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王自鄠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今灑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去鄠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鄠道元水經注曰自漢武穿昆明池鎬京基構淪沒今無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陝西上

究是鎬在豐東無敵小雅云徹稅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正指鎬京而言蓋鎬與涇陽相距不遠焦穫亦在涇陽境內涇陽在漢為池陽地漢書池陽下註云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將欲中是也則焦穫在涇陽可知方則或非相方耳劉向以鎬為千里之鎬不知所據顏師古曰灑流涇渭灑鎬潯流是為八川葦相如上林賦曰滂滂乎八川灑流灑滂涇渭灑灑有馭水而無灑水豈灑即灑之本名耶又案漢書沂水出魯國谷北至霸陵入灑水灑水亦出魯國谷北入灑顏師古曰灑水秦穆公更名為章霸陵視于孫霸水之不一為灑水可知矣

故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北臨渭水三輔舊事曰城南為南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形北為北斗形今觀城形信然及開漢志及班張二賦皆不言及

後見長安故圖其城而面三面正南曰安門亦曰鼎路門獨凸出向前左曰覆春門右曰西安門各鑄後數丈北而亦三曲東北獨凸出數丈其西以漸而縮東北第一曲無門次西一而亦二門東曰尉城門西曰洛門又次西一曲無門又次西一曲有一門曰橫門東而無曲其直如引繩有三門中曰清明門北曰宣平門南曰霸城門西南二曲西南獨凸出亦有二門中曰宣城門在曲中西北而曰章城門西而北曰雁門亦西北而曲蓋其城沿渭水而築故其曲折皆隨水勢初非有意為斗形也唐人謂為北斗城偃以形似言之耳

船司空漢縣名顏師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在今華陰東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

渭水入河處其南為茂林塞即今之潼關也

邠陽漢縣名度切曰在邠水之陽也師古曰即大雅大明詩所謂在邠之陽也大明詩云在沔之陽在渭之將今邠陽去渭頗遠尚隔朝邑

杜陵漢縣名有杜水而入渭顏師古曰大雅綿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也案杜陽今為麟遊縣漆在今邠州三水縣沮即洛水為洛川相去頗遠謂土為杜陵可乎朱傳為是

邠州舊有三原古拘邑漢書云有幽顯公劉所都顏師古曰拘讀與苟同案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其大夫原氏豈是為荀叔臣瓚曰荀當在晉之境內不當在扶風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則

不為栒邑明甚又案左氏云原鄭鄭文之昭也又云鄭侯賈伯伐晉詩又云四圍有五郭伯勞之是郭為周之同姓與荀為二國然則所謂栒邑者得非郭伯之故地耶而字形不同恐亦未然

漢書云池陽縣有嶽嶽山在北師古曰嶽嶽即今所呼嶽嶽山長安故園云池陽今三原縣案今嶽嶽山在涇陽縣北則池陽為涇陽明甚故園謂為三原而以涇陽為方沈陽雲陽地恐未然也後漢書云雲陽有荆山為鎔鼎處今其下有荆梁不闢涇陽有荆山也

地通記云池陽有嶽嶽山有鬼谷案史記鬼谷在潁川陽城不在池陽

胡松與知舊書云涇州以涇水得名回中山在其城北一里許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

下為涇河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即此地予嘗至涇州其中亦嘗曰此回中也西門外有山突起如萬斛因其上有王母祠俱言漢武帝幸回中即此予亦信之案後漢書石扶風涇縣有回城名回中注云來歙開道處則回中之不為涇州明甚

漢有涇陽縣屬安定郡非今之涇陽也當在平涼府西北漢書云涇陽縣西有開頭山為黃涇水所出顏師古曰開音牽此山在今靈州東南土俗語詛謂之河屯山而郭璞注山海經乃曰涇水出朝那縣西開頭山案朝那今固原州不闢有丹頭師古之言似為有據

核漢書云朝那有淋瀝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案胡松與知舊書云朝那淋瀝有二供在今固原境內一在州東二

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世遺忘其本名土人呼為東西海子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寧界即好水川也宋與夏人戰塲在焉然則漢書所謂停而不流者豈獨指東湫言邪抑漢時未有西湫耶湫即秦文王沮楚處

平涼西有瓦亭驛在華亭固原界上亂山紛錯至不可列騎其道西北通固原以交寧夏西南過六盤山走甘肅亦安地也案後漢書馬枝縣有瓦亭平即華亭前漢書作馬氏則瓦亭之名其來久矣

漢書北地郡有歸德縣縣有洛水出北暨夷中入河是不獨河而鄰州各有洛水而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

長安圖志載唐太宗昭陵在醴泉縣北五十里九峻山上其規模皆太宗所自經營貞觀二十八年八月畢上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為刻著首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其諸著首長貞觀中捨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額名凡十四人六駿一曰青驄平實建德時所乘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時所乘三曰特勒驎平宋金剛時所乘四曰颯露紫平東都時所乘五曰拳毛騮平劉黑闥時所乘六曰白蹄烏平蘇仁果時所乘各有贊語四言四句此則翁仲石馬所自始也至武后之葬乾陵則石刻首長六十一人高七尺石人二十高一丈五尺石馬十六高九尺飛龍馬二高一丈五尺石獅四其二高一丈五尺其三高二丈一尺朱雀二高六尺不止如昭陵而已至今猶雜臥草樹間

臨潼志謂臨潼在秦為櫟陽漢高莽上皇其地改為萬年縣渭水
經注濁谷水出原注鄭渠又東經太上陵而北在與沮水合至白
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滎水又謂之滎沮水絕白渠東遷萬年縣故
城北為櫟陽渠城即櫟陽宮也漢高帝葬皇考于是縣起墳陵署
邑號改曰萬年也地理志曰馮翊萬年縣高帝置關關曰縣西有
涇渭北有小河由是觀之萬年在渭水之北涇水之東高陵阜平
之間不在驪山趾下明甚

公劉居邠在今邠州三水縣梁山在其南今在水壽縣西南去邠
不百里而遠西南距岐山三百餘里孟子所謂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言止符合或謂為韓城之梁山非是邠州志載履跡坪
隘巷諸跡謬妄亦甚蓋后稷今武功不在邠州也其所謂皇涇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

陰室猶為近似

涇州西門外有回山上有王母祠志謂為漢四中道案文帝時句
奴入蕭關燒回中宮武帝幸回中似不在此涇水經涇州城外
壘城東而下洳水注之洳水出隴州北強清縣東北流入漢詩所
謂洳鞠之即若即此

阜蘭山在蘭州南城外有五泉雷虜之發第童無草木望之一土
石陵阜爾其高數百仞橫亘數十里山下沃野可耕一望平曠東
至蘭王溝約四十里居民積之

郭縣故崇侯國文王取之作豐邑在長安南七十里有漢隄在紫
關峯下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英渠是隄之勝杜子美有半
隄以南純浸山之句皆此

說經臺在整屋縣東二十里終南山坳上松杉石蓮迤邐以上最
上有洞可容數十百人善老子與關尹喜傳經處

秦漢時有函關而無潼關潼關之名不知所自始唯水經云河水
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河在關內而流潼激關山
因謂之潼關有瀆水注之瀆水出松果之上北流逕通谷世亦謂
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
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坂謂之黃坂坂傍絕澗涉北
坂以升潼關所謂沂黃卷以濟潼關矣據此則潼關漢魏已有第
非以潼水得名耳今城中有水北流俗呼為潼水則方之所謂瀆
水矣

潼關河北有風陵世以為女媧陵水經注云關之正北隔河有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

阜巍然世謂之風陵載延之所謂風壇也不聞稱女媧陵

元學士潘昂霄窮河源記

河源在吐蕃朵耳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弱不勝人迹近觀弗克傍立高山下視燦若列星以故名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湍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噍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駕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以里木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葱蘭又水東南來名里也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翰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部落糾集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七

客西人。繼是西岐東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莫測矣朵耳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雲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關即及關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亨峻水亦散漫散有犖牛野馬狼豹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

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半月程至歸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

新舊集按又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合流
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而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口崑崙崑崙班固以塞為未嘗見崑崙
唐薛元鼎使吐蕃自崑崙西漢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閩
摩黎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崑崙水東以流積石河相連河
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積石合流色赤蓋遠他水并涉遂濁吐
蕃亦自言崑崙崑崙在其西南故擊氏高書高貞傳嘉敏子說
而詳是於薛然皆非身目聞見之實論元至元十七年命
新寶佩金虎符徑求河源自河州西閩月始抵其處學士潘
昂嘗述其所見為志謂河流出吐蕃至日思而西即之
自發源至漢北而北漢淵分流合必莫知紀極至積石始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

本幅考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詳其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
折自志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略謂河源
東以流兩歷皆西蓋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以入中國
又東以流過剛地凡二千五百餘里考張騫使西域所至
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唐居其餘旁國皆得傳聞徒見鹽
澤什流至打積石再出遂謂此為河源誠未睹崑崙班固
非之宜矣元鼎雖亦以使者往吐蕃然僅歷有序其言崑
崙崑崙水妻田可信故張傳以元鼎之言為近然亦未究極至
元有天下濶海內外皆置驛使通道絕域如行國中郵
驛又特以河源事推所詣多鄉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
證據然後知于闐閩崑崙崑崙崑崙積石皆河流所經至源猶

遠壁之常山之蛇張為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安所
至即實所記庶幾見其全體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

積石山辨

俞安期曰余志注中賦黃河歷攸載積石山在河州西寧境者皆
訛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間縣山也唐咸亨中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大非川失積
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間靜邊鎮置積石軍其後又論于吐蕃久之長慶中劉元
尚使吐蕃遂指積石軍為積石山後世紛紛祖其說以攻山海經及水經諸書
為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以西南流即漢注云山
在河間縣西南蓋中班固西域傳云河有慈嶺于閼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
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漢書並同水
經與山海經文合鄭道元注謂之重源後漢書曰段熲自漢中追燒當羌以開
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十餘里隋書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
得地四十里注云有積石山河水出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谷
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窮追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十里遇次星宿川連相海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一

望積石山觀河源乎山海水經固為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載皆足
非乎况張守節為唐開元中人作史記正義稱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
荒崙山入鹽澤東南滑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則為
首所導積石山尚在今所謂星宿海河源之上獨不觀唐史所云次星宿川連
相海上望積石山之文可為的證乎

河源古無所見自元人始求而得之按元史高貢專河
于積石山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昌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積石
黎山皆未窮其源也元有天下人迹所及皆置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實
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自河州之寧河驛西南登山至積石關林麓等隘一
日至積石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以聞其後學
士滿昂嘗從都實之弟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初名星宿海元
史河源在星宿海西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漫不可遍視方可七群流奔
八十里後高下驟變星宿海以故名大敦腦兒大敦譯言星宿也
轉匯巨澤二東流為赤賓河按元史自星宿海群流奔匯近五七里匯二
日進星宿海自是受諸水其流浸大始名黃河按元史又云三日水西
川流亦宿河自是受諸水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
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東為九渡通又東入峽中
名也里木合流入亦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東為九渡通又東入峽中
其深巨測又東受懷理河水又東曲而北百餘里又曲而西二百餘里又
曲而北百餘里又曲而東至崑崙按元史始名黃河履水循清可涉又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二

渡通也廣五七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挹華糞料木幹象舟以
濟自是以下兩山硤東廣可一二里或半里其深巨測其思東北有大
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南受二水復曲而北而西而北而東至貴
德州地又三日經哈刺刺里赤見北見地山勢穹峻其岸狹隘有狝可一
躍而過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哈刺刺里河也又兩日
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
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宣尉司
司治河州世言黃河九折地有二折言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
經積石至河州又東北受九水至臨洮按水經河至此東北流有北濟川
大夏洮離又東受湟水至蘭州按通志河東過金城允吾縣今又北受高
平水按水經河至黑城東北高平又北過靈州西寧東又東過新秦中
北今河受五水至同陽縣今葭州也按水經河自朔方以東至同又南受
十三水出龍門今即陽縣按水經河自固陽以南有端諸火湯又南受七

水至華陰... 而東入河南... 五百餘里... 一千八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德中節度判官... 元名王御史... 屯田府總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以堰水入白渠... 獲利然九遇山... 屯田府總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漕運... 漢東... 漕運... 漢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漕運... 漢東... 漕運... 漢東...

漢○和初歲旱河涸培沙而進米多耗秦漢時故漕與城渠在咸陽西十八里李石為相奏咸陽令韓通治之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既鑿為漕渠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載之裝其後漢廢自此復之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大司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所顧也議遂決堰成龍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開中額其利○五節堰唐地理志并源縣有此堰引隴州水通渭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奏開通運許之○廣運渠明皇雜錄天寶元年常璩為陝西郡太守兼水陸運使以堅泊漢運渠起開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滷澁並渭東注水豐倉下與渭合又與長樂坡漸苑塢整濬于望春樓下運漕一年聖命舟人為楚服作歌而陝縣尉崔成甫又廣之使人立第一紅為號頻又使人鳴鼓吹笛以和之舉般以次轉樓下明皇升樓詔群臣臨觀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寶曆中勅太倉廣運漕今使令司農寺牧管是歲滑山東粟四百萬石至京師○華州華陰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瀋澗經廣運運至縣入渭天寶三載常璩開○天寶元年陝西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正月辛未渠成○戶部侍郎裴休為轉運使以河朔縣令董道通為副運漕米四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益利權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船不入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德宗真元初開輔宿兵米十餘萬大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什斗溺者德宗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五

不能離酒以飛龍賦員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粟之會歸澆運米至陝上春謂天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皇明大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部尚書楊鼎言曰所羅出往做河倉入又起預備之利民困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河即今盛船木茂推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折津之險而古人創倉之法為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迤邐運運處數運餉可足而民力蘇或備漕運數千艘赴陝就令教習山西陝西河南之人持舟楫運乃許運運且可順帶解盤數十萬以充漕課則國利大有增矣詔悉從之或曰此難事也他人不能運所司復請舉行呼亦晚矣竟沮其議
按西安之境曰御白曰六輔渠者皆秦漢時所鑿曰龍首曰通濟渠者趙宋及我皇明時所鑿此外南山諸谷之水多流入渭倘皆自山麓鑿而為渠以溉稻及禾則東西千里盡為沃壤又何旱暵足患之入自諸運與虜壤相接有河有渚地平而水多為溝為池以灌以溉則隄防踰于城隍收獲易于轉輸餉餉自金湯設外靖而內安矣

舊唐書食貨志開元十八年宜州刺史裴耀卿上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吏無征徭課水陸運送轉運艱辛功力難勞倉儲不益獨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實本州正二月上送至揚州八斗門卸運水淺已有阻礙頃第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頓至六七月始至河以卸運若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洛路乾淺般般停滯停滯停滯幸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待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又折因此而生大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饋河汴水東為復費伏見國家舊法往往成規擇利使宜以長長大河口元置五字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使貯華特置洛口倉投黃河不入洛洛即於倉內安置及河陽倉相屋倉太原倉水曹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六

在倉不淨遠船不費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字洛口字倉必而船至河以卸卸還本州吏得其船免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送養食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庫轉加其江淮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受疏奏不道至二十一年糧脚為京兆尹京師而水等糧穀價踊貴主宗以問耀卿奏請若貞觀永徽之際糧庫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使足今因用漸廣漕運數倍備不能更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津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筆為計且江南租般候水始進吳人不使漕稅而是所在停滯日月既淹遂生禍望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使放船歸彼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艘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就水險即於河岸開六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人置一倉每運

至倉即暇下貯水通即運水知使止自太原倉沂河更無停滯所省鉅
萬前漢御關中平月稍大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贖
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陰倉及河陰倉河西柏崖倉三門末
集津倉三門西豐倉關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流險自江淮而沂揚漢意納
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倉嘉倉又送納太原倉銷之北運自太原倉濟于渭
以實關東上大德寺以糧神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兼充江淮河
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遠河南少尹蕭吳為副凡三年運七百萬
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倉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
至于陝三五百里而斛計備錢十此糧神所省之數也明年糧神拜侍中
而蕭吳代為二十五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運米百萬石李齊物擊三
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巖嶮險之地俾員乘引鐵舟安流自齊物始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七

天寶三載李整代蕭吳以澆水作廣運津於望春之東而藏舟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順治十七年八月御史高 疏言當年蜀省初闢地
某民逃大兵宜集糧餉為急故議歲發銀兩于秦之漢
軍等屬招買糧米運送略陽轉輸川北為進取之資
每米一倉斗價銀一錢三分運價銀一錢五分各府州縣
距略近者數百里遠者不下十里其間山徑崎嶇車載
難行多用騾運每壯騾一頭止馱五斗窮民肩荷不遇
二斗有餘跋涉長途苦楚萬狀方得抵略交倉盤費數
斗始完糧一斗大約往還月餘皮骨消磨殆盡至飢寒
老弱病死中途者半來不知凡幾矣以秦民如此難然
僅運略陽耳自略陽以及保寧又經千里難設有營將督
理運事而挽船水天仍用秦蜀之民至由保寧復運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八

度又經二千餘里船則官船水手水夫實皆派取百姓計
每運米一船用木手二名每名工食銀十三四兩不等水夫
六名每名工食銀十二三兩不等凡此皆里下私相幫貼控訴
無門者大川北州縣罹灰燼後只此一事每歲運至四五
次貽累至千百兩苟有濟于兵食民苦亦所不辭然倉米
屢經船載池欄陳朽不堪嘗散給兵丁車錢糧商
于市買應口熟食為一時充腸計是以有用之金錢壞
無益之豁壑無怪乎兩者歲轉輸而川兵時困乏也

宋鄭文寶字仲賢父彥華為平午衛大將軍靈州為繼遷所困文寶請以銀夏斤兩不毛利在青白鹽請禁陝西勿布而食河東鹽以困繼遷乃詔陝西取市夏鹽者抵死數月民犯者眾成人之食益惡邊屬小康保屬族羌餘亦叛河東商販少利率商出唐鄯粟汝罕之陝民無食鹽乃命知制誥錢若水馳視各地禁使仍市戎鹽乃定 戎鹽今花馬池大小鹽池也宋人不能禁諸境外而今額禁諸境內鳳漢之民是以之鹽而買禁私販者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九

范文正集
連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若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蕃賊至此公遣張廷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鄒魯張榮鄒領軍馬維州取長武路往涇州兼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而公又去地檢宋良部地檢趙明鄒使番漢軍馬任長武把隘
馬安鎮去保安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車供應不辦乞公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退於馬安鎮就食糧車却將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舖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寨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若不與進連其若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番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神世衡知環州以軍籠番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

定遠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虜寨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明珠城二寨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寨之北有虜寨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寨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若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擇慶州并諸寨招撫任入中白米却告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崖泥大城寨等處小寨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股入寇便令歸倒近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費不致枉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左右守嵐軍大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景地窄狹難守遂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共修城寨
東關城在奇嵐軍山寨外公以奇嵐城小將東關城寨作大城檢計到土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脩令人戶耕種住生積備

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分端正平等要處置大寨兩生又置堡子三生
軍寨城在秦州四况營請修築公奏乞依田况所奏早賜指揮

佛堂明珠等處所居公當令將僧燒蕩其地族帳
全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脩全明城且托得北面又東北慶却承平南安長
寧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保全明城了方脩寬州以禦
東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
傑李丕諒宗良同往鳳川相度得本寨東峰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脚下有
好水泉可以置寨令弓箭手兵士等受夜與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
俗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據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今新脩勞城分擊街巷修葺
軍營倉房草場廨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大山軍對岸公奏乞移請
唐龍鎮七族人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一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塞門等處惟此一處最為扼要
賊匪監脩官相度一併下手脩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澗城

解州縣在解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解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言朝
廷建解州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解州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廩營
房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解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奏劉家
禮將帶匠人往解州城脩築城牆高一丈八尺闊四尺五寸而收一尺五寸馬欄
瓦舍三百間繫得馬二百疋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脩露園二十八箇計
度到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言請於朝乞以延州縣為延州城云彼中人烟
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遠水和安寨等若在環州界初諸寨城牆低下增修濠溝扶公詳環
州那廂兵軍士及和堡人夫脩築

細腰城公言將信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定遠若三十七里西至鎮戎

軍乾紀寨六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遠近所脩城寨地土并
併進番引九條環州東本是環慶路驛亭修築東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
來路在細腰城定遠寨之間係屬環州地方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遠若與細
腰城互相救護就環州節制是順奉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若公差周美郭慶揚麟部領延州
廣施西施八戶并兩軍脩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脩築敵樓戰
棚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有化鎮在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國
郭德臨真豐林兩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郭坊州丹州人夫脩築計六萬五千
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若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
里河約六十里自承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當請復脩此若以道蕃賊不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一

澗河云初脩之時則節署司那兵馬大為之備軍士之後只請得二十八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鞏州四十里去
無定河二十里公當欲脩之以兵去水泉稍遠未可守也衛欲於青澗城北四
十里商舖舖南安寨中路刻修一寨

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德諤乞修築于城公差嚴直楊麟興工麟州中計計七
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差推官何涉與胡德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而吉樓
山上脩築一寨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若保安軍來路地勢是
要害只是本族熟戶人工官給日食并差廂軍三百八人往補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將招討都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八人與脩
義運舖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趙毅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駱駝牛驢
羊山驛新居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當用朝臣上言減廢公當與明

州那廂兵軍士及和堡人夫脩築

細腰城公言將信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定遠若三十七里西至鎮戎

編至此軍馬源之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廊延路是也兵去處自有軍馬使
及命通往運煤延州備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
將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亭山止宿
朔方原在環州及邊界與魏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里間為義梁朝那二部之
阻其南有明珠波城之族公嘗言能進兵魏朔方原為城壘北新賊路則二族
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移昭明珠波城二族
水海城在朔州之西秦庭又東公嘗言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
能進脩水為城斷西賊入秦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固以張三軍
之威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三

大學行義備

自昔守邊者皆製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仿效近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利焉蓋自唐大寶以後河朔以地多為方鎮所
有且朝廷所自集費資賦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路契丹而河
西諸屬拓拔氏宋人以此內地為邊境全元以夷亂莫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
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吳越陸梁之際適於西北邊城立為省府統重兵據要害
無皆在邊境而未嘗遠出境外如唐漢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回至
於大同曰日麻曰蓮東曰大寧水梁初軍去大寧惟存回鎮寧貞守鎮寧於
水梁之何備保控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
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
套者尚若屬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
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備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乘輿而入
屯結其中以為吾內地之機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策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四

以世來往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彼
固嘗深入矣諸者慮其為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
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爾來何以處之乎大事之未來者雖未能
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為之籌畫日思過為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滿木之及非遺之也羊藥木所
也今則已恭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為之防者茲其時矣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
守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及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
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紮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
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紮之處則先據其形
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為後日之遠圖諸者若謂置高城守則備餉為
難將至於漢人之勞費蓋思結連之建國元吳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米
不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種黍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為之屯營况此乃
在黃河之南以邊之地也且請下台制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遺通

古語事體人皮筋在共地詳察可合以備備以為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
為之鎮或於河之北築要害以為之北塞或沿河之墟設營堡以防其侵渡
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賞姑仍其舊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五

望明置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置總兵恭將遊擊守備以司攻守
又理以憲臣監以御史撫以都憲統以總制各衛所官軍分番
教閱置七遠戍要在三邊四鎮延綏寧夏之地其內地鄉兵則各
州縣巡捕之官歲時教閱以護守城池備邊盜賊者也陝西都
司領衛二十五守禦千戶所四 西安左衛 西安前衛 西
安後衛 延安衛 堡十五墩九十七 神綏德衛 墩十 慶陽衛 堡
墩一百一環 平涼衛 堡十墩七 固原衛 寨二堡五十 清虜衛 堡
縣堡一墩一百一 寧夏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堡寧羗衛 鞏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禮縣墩 岷州衛 茶埠峪寺寨五十一 西 臨洮衛 蘭州衛 河州
一十三 岷州衛 固城堡一十四墩一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六

衛 堡三墩二十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前
一寨二十七 寧夏右七衛 堡五七墩一 寧夏中衛 堡十
衛 寧夏左七衛 堡三墩二十八 興武營 堡一墩
十 寧夏後衛 堡二十一 廣武營 堡一墩二十六 鳳翔守禦千戶所 金
州守禦千戶所 靈州守禦千戶所 堡十三墩 文縣守禦千
戶所
行都司領衛十二守禦千戶所三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 堡十六墩 甘州群牧所 堡三
肅州衛 堡五堡三十七 西寧衛 堡五墩 莊浪衛 堡八營五寨七 鎮
番衛 堡十三 永昌衛 堡十三營七 山丹衛 堡十六墩 涼州衛 堡二
墩十九

寨十六墩 高臺守禦千戶所 堡四十二 鎮夷守禦千戶所 堡十二 墩八十六

古浪守禦千戶所 堡四墩 白馬城堡六

固原鎮 弘治十四年 火節由花馬池寇平鳳臨鞏兵部建議設大巨關府 固原總制三邊軍務每歲六月至九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駐劄于此

弘治十八年總制建議暫移陝西鎮守總兵於鎮標練防禦兵備進擊及守備 亦駐于此固原守備所守地方自下馬關至西安州蘭州清泰將分守清泰

守備地方白乾鹽池至平涼堡蘭州千總官所守地方自條城至積善堡其 分守各將駐劄于蘭州城守備官則駐劄于清泰衛北河套將駐劄于

洮州衛分守地方自臨鞏以至千歸德著落寺其岷州衛駐劄邊備及守備 撫治番黃河州衛亦駐守備官

榆林鎮 巡撫都御史管糧倉事總兵副總兵駐劄方面都司俱內駐劄 本鎮所守中路十二營堡東由高家堡西至清平堡東路各

將駐劄于神木堡分守九堡東由黃甫川西至榆林堡西路管糧 倉事駐劄于靖邊營各將駐劄于新安邊營分守十三堡由東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七

州城至鹽場堡

寧夏鎮 巡撫都御史管糧倉事及管糧通判總兵副總兵進擊方面 都司俱內駐劄監牧參議及東路各將駐劄于花馬池分守

地方白花馬池至橫城堡中路各將駐劄于靈州分守地方自鎮遠關 至鞏州城西路各將駐劄于寧夏中衛分守地方自廣武營至常樂堡

甘肅鎮 巡撫都御史行太僕寺正卿少卿管糧副使及總兵副總兵進 擊行都司都指揮俱駐劄于甘州城莊浪衛駐劄于泰將分守

沙井驛以西鎮標以東內西寧衛駐劄兵備副使及守備官涼州衛駐 劄副總兵分守泰將及領班都指揮打班堡以西真景驛以東肅州衛

駐劄兵備副使及泰將分守地方自涼清驛至嘉峪關

潼關衛 隸中軍都督府而官軍則陝西例得調用內駐劄兵備副使 兼分巡同業轄河南閩鄉靈寶山西蒲州地方

屯堡一百一十二

愚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我

皇明為盛我 皇明兵制之備將士之勇陝西為盛漢唐方隆之

時世以帝女天孫嬙嬪和戎宋以金幣和戎張元一浮薄士其一

佐元吳即舉世不能以禦其武備皆可知矣追原其故前代之得

天下皆有資于匈奴故世受其患我

太祖皇帝則不然龍飛淮甸用夏變夷掃蕩乾坤洗滌日月使宇

宙無腥羶之氣華夏還禮樂之風既非前代創業者所可班矣其

兵防之制盡善而陝西又加塞鳥統于兵部則周官司馬之制也

屬于五府則府兵寓農之意也諸部既各有兵而腹裏又有防秋

之制諸將既各有兵而應援人有遊擊之制關津既各有兵而凡

城市鄉村又各有民壯兵快保甲之制郡邑既各有兵而深山窮

谷又有巡檢巡邏捕虎射熊之士况八郡三邊之地人閑騎射士

長編畧故麓川有養資三原杜氏而平剝裏有變賴石渠王公而

平戎在某近則茲土一王戮之而平虜圍京城則茲土二石破之

而平南山王虎之亂原都御史傑用土兵而平北山薛賊之亂王

都御史免封用民兵而平廖賊四川之亂幸奄率關中甲士而平

劉賊中原之亂咸寧借蘭州儒臣而平往平與紳之變乾州用二

三士夫而平近日鑿徒之亂撫臣用二三守令而平蓋關中無士

非將無民非兵且危之士古稱干城并楨之妻今常析誠况大設

百之險地藏九死之區虜敢匪茹我機阱則外有衆職之極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八

谷又有巡檢巡邏捕虎射熊之士况八郡三邊之地人閑騎射士

天啓四年四月可肅巡撫李若星疏請添設知府
略云遼東甘肅止設衛所不設府縣以數百萬軍
民付之武弁之魚肉顧武弁希吃吐餉之膏血而播酷
虐以開怨府屯儲深根武弁之陵轢而隄反側以釀
亂階在遼東則顧歸 尙不顧歸中國而三韓已淪于
腥穢在甘肅則顧歸海虜不顧歸中國而五涼幾
莽為兵藪總因無守令撫循甚疾若保護其妻孥
遂為盜者其樂生之心鉅而走險掉臂不顧然則
知府之官可不亟議添設乎近任 皇威人心稍戢雖
有克免一戰金瘡創死渠酋又有何堪焉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九

戰少有搖難然海虜互沁蕃衍今古六三任台吉兒
第多人擁兵謀市每欲大入多成親孫屢聚沙額
偵探聲息往還復得甘肅之危幾因里卵豈可
優游坐視不急為之料理乎

陝西行太僕寺所屬 平涼衛 慶陽衛 秦州衛 固原衛
陝西苑馬寺所屬 長樂監 開成苑 安定苑 弼隆苑
寧苑 黑水苑 靈武監 清平苑 萬安苑 定邊苑 慶陽
苑 同川監 天興苑 永康苑 嘉靜苑 安勝苑 威
遠監 武安苑 隴陽苑 保川苑 泰和苑 熙春監 康樂苑
鳳林苑 香泉苑 會寧苑 順寧監 雲驥苑 昇平苑 巡寧
苑 永昌苑 甘肅行太僕寺所屬 甘肅左衛 甘肅右衛 甘
州中衛 甘肅前衛 甘肅後衛 永昌衛 涼州衛 莊浪衛
鎮番衛 山丹衛 西寧衛 肅州衛 古浪千戶所 鎮夷
千戶所 莊浪千戶所 甘肅苑馬寺所屬 甘肅廣牧
苑 麒麟苑 溫泉苑 紅崖苑 祁連監 西寧苑 大通苑
古城苑 永安苑 武威監 和寧苑 大川苑 寧番苑 洪水
苑 安定監 武勝苑 永寧苑 青山苑 大山苑 監川監
暖川苑 盆水苑 巴川苑 大海苑 宗水監 清水苑 美都
苑 永川苑 黑城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三十

程大昌鄠杜記 杜縣與五代都城護相並附故古事者証此地者多也。語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今循杜縣地望從西及東以次言之。庶其有倫也。縣境西抵鄠縣東抵藍田故宣帝徵時上下諸陵尤愛鄠杜之間杜即杜縣也鄠即鄠縣也或言杜縣之東有杜原而此之下杜在其下方故以杜名此全不審也。凡世之為地而分上下者以水之上游下流而言之也。中國之水萬折必東故東地常居西地之下流今杜縣正在杜陵之西而反為杜原下流者南山凡水皆發東地之高而皆西向豐鎬以行故杜陵遂為杜縣上流而杜縣反為下杜也。杜縣之北即漢都城之復查門矣故此門一名杜門杜門即青門也。在漢都城為東面而東第一門即即平種瓜之地也。宣帝既建杜陵又即縣南四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一

里葬許后故其地又號少陵原也。凡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地亦為曲江曲江之北又為樂遊原及樂遊苑及漢宣帝樂遊廟也。廟至唐世基迹尚存與唐之曲江芙蓉園芙蓉池皆相並也。杜甫樂遊園詩曰公于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則可知其高矣。凡此皆古事之在杜境而惟方可圖者也。

輿平志
嘉靖四十一年知縣李序詳文量地土分為六等 一等為鬼莊菜地 二等水流枯存惡地 三等平地 四等高原平地 五等坡地沙地 并渭河退出堪種灘地 六等渭河退出州沙灘地 并陽子曰予觀輿平田畝北所謂高原而南則下流也北利濟南利旱北之水有高五十丈者稍旱則涸南則又有渭河之害王所好軍輒以河灘為不 知初割蓋指臨川寺一帶老岸也今以新灘者皆欲占據則河之廟日 倒北矣豈皆其地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二

項忠涇陽縣志惠渠記、書載六府而以水為先渠堰之脩所以與夫水府之利以足夫民食也故予於鄭白渠不得不因其壞而謀其重脩加意而開廣之也按志鄭白渠在涇陽縣西北七十里仲山下原有古跡洪堰一所分開涇水以溉田畝自秦而下歷代鑿之者不一故渠亦因之而變名有六惟鄭白渠獨加顯焉其曰鄭國渠者蓋六國時韓若秦嘗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溉田以為間故名也曰白公渠者蓋漢涇河被水衝依水不能入渠太始二年詔中大夫白公於上流接開石渠引使通流故名也謂之六輔渠者漢倪寬為左內史請鑿六輔渠以溉田遂名焉謂之豐利渠者宋大觀中詔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工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美涇河又修水不能入渠監察御史王珪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名為王御史溝又曰新溝焉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三

此六渠也歷代澆灌醴泉涇陽三原高陵潼關棗陽雲陽富平八邑田土多寡不一鄭國四萬餘頃每畝收一鍾漢百二十七百餘頃宋二萬五千七十有三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為利者若此元後至於金河底依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湮塞幾百年矣予昔忝某司之長今叨巡撫之寄慮官久此竊思茲渠能仍舊蹟而疏通之則前人之功庶保其復續而今之為利得不同於昔乎遂詢謀僉同而具實以聞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微醴泉等六邑家水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先以右布政使楊公璘董其事未克成而以陞任去後以右布政使姜公良右布政使張公用翰余公子俊按察副使郭公紀左叅議李公奎總之務畢其工有底於成然後渠成水行功克就緒矣考之疆界不異於昔計今溉田有司則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三衛屯田則二百八十九頃五十

餘畝每畝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其穀較視昔有加者俾非民有欺隱畝有闕狹抑古今水有消長或因兵燹坑阜之不齊與是皆未可知也急則慮軍民弗堪在繼政者賦不加增徐加致焉今渠成二司諸公屬予取名為文以紀其實抑嘗問前人相視斯渠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今渠脩矣土通矣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駱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蓋任罷澆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閉此閘乃退此水由槽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涵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行今二司又將各閘移脩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四

以減半迄今而後雖天不雨而有蒙蒙雨之休雖地不利而有得利之美隨所意用而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仰賴何可既取渠名曰廣惠後之繼政者時加脩葺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上饒婁謙平涼利民渠記 陝之平涼郡治東抵涇州有平行壤地廣袤數百里而涇河之水定從流其間引以浸灌則土田膏液年穀可擬豐登尚何燥旱之足恤乎特圖志所載故無渠壞而居人習以成俗舉目前填闕之水則信其奔流置為棄物成化甲辰歲夏秋不雨屬歲大侵侍御史中丞南舒鄭公時定受簡命重託鎮撫閩中嘗符移六道周諏民隱興堰濬以佐耕至冬會印焚有警告變日急上命版曹亞卿楊川李公衍昇以節鉞之寄越今年乙巳春推轂入境內即檄額守臣疏決河渠以勸農事其弭災興利之心蓋與中丞公不謀而自同也僉憲陽城李君經分道閱西

首以所部平涼之地論列請命二公曰急圖之勿後也憲使巡平羅君明而與聞之亦力贊其事維時李君績食平涼教塚官屬荒度土功適郡之豪右強梁阻詰百出君則不暇顧也教然調後屬工始自府治城北淪暖泉以灌蔬圃而官民賴之繼分引涇水五里鋪至東二十里鋪為一渠楊家磨抵四十里鋪為四渠袁家庄至七十里鋪為二渠迤東至九十里鋪北引涇水一渠南引金龍池白水驛河二渠合流花家庄東行三十里逾平涼境連亘開一大渠又流四十里抵涇州城西會泗入涇官路之南渠不可通乃疏百泉王村寺溝折為七渠涇河之北河岸漸高又疏金池瓦窰寺溝折為六渠州城西引泗水幫城北折東山下蔭注附郭田園獨合成一溝別為一十一渠州城之東地高河下難于築堰隸南山者引木家溝至范家溝作一十五渠隸北山者曰路家溝至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五

水溝作為一十一渠而計之以渠則六十有二以道里幾二百里許以溉田則三十頃有奇也渠之制深十五六尺淺者亦居其五之四廣六七尺窄者亦居其三之二長短大率不齊惟視水力所至故不限于丈尺也渠當路衝則就渠自去通為渠以便行旅又建石刊木架水槽以接不通壘堰壩以固河防始事于是歲三月之朔民歡趨之百日而告成却吏工匠皆無所預惟拱手以受李君成并而已未幾亞卿公按節平涼因命之曰利民渠于是渠水行溢土脉漸漬來牟獲收成之望秋田遂長養之天其功甚大而費則省

崇禎二年知縣路振飛申文竊始涇陽迤南有涇河一帶直通渭水渭水商賈和艘相望而涇則任其安濶舟載舟穽是天地以自然之利予涇人而不知也其可以運糧後木姑勿論即如石炭一節涇邑人稠地狹真可推薪而止藉藉任輩一些須供炊爨往來之刀甚艱故每炭一石賤不下四錢貴則五七錢不止矣民間有溢而冰壘而不能舉火者非盡無米土苦也本縣有見於此每至涇岸則臨流相度樹之舟子舟子曰涇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六

水急石多淺深不一商船不敢往來本縣使更同水大沿河踏驗雖甚淺處水亦尺許深者竟如家衝巨艦一毛矣職欣然謂是可舟也然又恐偶爾難行民間踏此小費及阻後米與利之端乃先自為刀船便水夫駕之臨涇縣地名交口蓮炭一次往來止三日而炭已卸裝視任輩者船費省什之七又令水夫馬守倉等各渡餘船併前船預支以工食運運數次在前每斗炭四分今止二分五釐至於兩堂數運輪蹄

阻礙其為利豈在倍乎日况河道疏通而渭州
之粟主本之雜貨亦安得不供浮民用哉伏乞
批示今後造船往來任民自便商賈無稅私船
不攬河中偏有沙石處官為設法疏濬庶令
民情欣然樂輸而利益弘矣

渭南志薛騰蛟序渭南稱望縣疆域甚狹廣五十里而近來百里
而遙南有山磧北有沙由渭不灌溉時有衝沒而賦溢漢中一郡
渭南不當漢中二十之一民之資以稅之多若矣連隆慶初有令
丈地均糧有司不能履畝但令自報奸民或隱或寄或竄之軍屯
王莊或為鄰封所攘黠吏乾沒其間地以益去稅以益多而民愈
苦矣萬曆十二年有再丈之令有司廢格不行回境於邑

山川 曰重臺山在縣東南峭拔方整其色蒼蒼上有塔七取象
於北斗曰七星塔稍西曰半截山有廟祀蚕神東曰羊峪河又東
曰黑掌峪又北曰寺峪峪口有泉凡十故其村曰十泉村坡曰霧
子坡黑掌之東曰葫蘆峪又東曰箭峪山曰箭峪山有嶺焉曰箭
峪嶺又東南曰青岡坪至東西川之南曰大嶺故其川總曰大嶺

川又東南曰小秦嶺嶺北屬渭南南屬商州其羊峪黑掌葫蘆三
峪之水俱東北合流于赤水注一水在縣東舊名清水源靈臺之西
南曰曹峪舊志云宋曹皇后故里考宋史后真定靈壽人仁宗后
也云故里誤矣峪有水曰曹峪水其北川曰曹峪川又西北曰伴
紅坡曹峪水經其右北于蒲曹峪之西南曰鳳凰山山之南縣然
高聳者曰玄象山晉王嘉後德慮一曰倒駝山其峪曰倒駝峪相
傳周處殺白額虎于此故名俗又曰大峪其水曰詳河源自玄象
山西北入于蒲大峪之西曰小峪山水曰小峪河又西為黃狗谷
谷之中曰清水河一曰清澗北流與小峪河俱入于蒲小峪河經
花園村東清水河經西故其川曰花園川宜糧川之西曰望竿嶺
嶺之西南曰武渠溝由黃狗谷入折而東南有山二曰南月圓曰

北月圓、清水河經其中、南月圓山嶺有池、曰仰天池、嶺之田可耕者千數百畝、池當其中、四面俱懸崖千尺、通唯一徑、蓋可避世者、又北出谷口、折而西、曰馬鞍嶺、又西南曰分水嶺、東北麓水入于渭、西南麓水入于藍、故曰分水嶺、嶺有墩子鎮、東南曰阮嶺、入嶺東南有庄二、曰南古、曰北古、由北古庄之東至香岡坪、其南古庄之南曰七嶺、踰嶺即大嶺之南北川、又南為大嶺廟、阮嶺之中、有岔曰白楊溝、曰鐵洞、曰松栢渭南、藍田人雜處焉、由分水嶺西北、經中宋村之北、曰牛思嶺、嶺東北曰嚴坡、東曰嚴嶺、相傳嚴子陵隱居處、嶺之南曰馬峪、有泉曰石泉、故其鄉曰石泉鄉、泉之東南曰石鼓山、潛水出焉、舊志云、潛水出石樓山、考一統志、石樓在藍屋、蓋石鼓訛為石樓耳、潛水北流、經石泉、嚴嶺、望竿嶺、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九

武渠溝東至清澗頭、始與清水河小峪、河曹峪、津水河諸水合而北流、至豐原北麓、之山經密時臺之右、循縣城、北入于渭、渭發源鞏昌鳥鼠山、東流至臨潼交口、渡之東、入渭南境、又東折而西、至縣城之北、曰上漲渡、又東南流至倉堡、曰下漲渡、又東北折而流、曰蔡渡、又東至大李渡、入華州境、其東南附城曰神川原、原有坡二、在右者附城、盤折而下、曰西坡、坡之下、折而之東、遵原之北麓、舊有井凡九、曰魏王井、相傳西魏王都長安所麓者、今堙塞莫可攷矣、附原麓者、曰風雲雷雨山川壇、壇之東南有泉、其水且故曰甘泉、附秦寧宮、回旋而下、曰東坡、坡底有井、亦清冽、又東有泉、曰蔡泉、一曰蔡順井、凡此皆魏王井也、人東原上有嶽凡五、如人指、曰五指山、迴抱關門、地城後毀、削亡存矣、小原之南、高者曰

豐原東西亘縣境、南抵靈臺、玄象諸山、雖大旱不至無水、故曰豐原、原之中、潛水經焉、故其川曰渭河、川之東曰東原、西曰西原、原東原之西、有胡城、以地有胡城、故名、又東曰柳侯坡、有池焉、曰靈池、在柳底村之西、舊志云、後魏永熙元年、水自湧成池、故曰靈池、胡城之東北、盤旋而下、曰龍尾坡、坡東、西各有泉、東曰梁泉、西曰姜泉、東西遵原之麓、舊有馮水渠、今廢、梁泉之東曰明光谷、又東曰三娘坡、其北當原之岸、橫聳下臨大道者、曰倉堡、以舊有倉堡城、故名、折而東南、曰廣鄉原、東接赤水原之北、陞二水出焉、有谷二、曰東陽谷、西陽谷、其水各以東西陽谷名、東陽谷、晉王肅初隱處、其水北流、至官路、南北突如、故其水外東西流、其地曰分水嶺、其水濁、其澤膏、其利灌溉、嶺之東南曰靈臺坡、坡之南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

釣魚峰、以王嘉鈞此名、其東即赤水、赤水與東西陽明光谷之水俱北入于渭、其龍尾坡、西當渭川口、曰風門、風門西阜之坳、當原之半、有泉湧出、懸流如練、曰瑞泉、每旱取水禱雨多應、故名、其上曰朝元洞、又上曰秦女峰、北折而西曰灰塢、世傳始皇焚書、所燒上曰灰塢坡、又西曰羅家坡、又西曰雙城坡、又西曰芝山、又西曰沈家坡、有谷曰社化谷、其水濁、其澤沃、其利灌溉、又西曰梁店坡、又西曰城店坡、又西曰冷水、發源于馬峪老池頭、北流經南維底、又北出于江村、渠泉二里間、東曰駒兒嶺、嶺之北曰庄溝水、水西北流、與冷水合、又西北至三岔河、又西北曰青原、一曰新豐原、即西原也、又西北至臨潼、零口鎮、冷水至此北入渭、青原、迤東曰粘瓶坡、坡之清澗頭、東原有泉焉、曰龍泉、其水清、其利灌溉、宜穡龍

泉西南有泉，曰靈源。其地即西魏靈源縣，折而東北，曰霧子頭坡。坡之東，姚堡之北，曰呂家溝。其縣城北，秦村西南，曰豐草。其土潤，其植著，其形蟠崎。西北抵富平石川河，東南至水手里，曰龍背。故其寨曰龍背寨。又折而東北，曰齊家灘。又北，曰七岔口。又西北，曰交斜鎮。有池，曰古湫池。又東北，曰未化鎮。有池，曰蓮花池。即蓮勺縣故址也。又西，為耳泉社，有井二，曰東鹹井，西鹹井。其水流，其味鹹。又折而西北，踰下邳，西至棠村。里有原焉，來自三原界。東抵下邳，舊曰杜原。後以棠公改曰仕原。其鄉曰仕原鄉。又折而西南，曰杜橋嶺。又下邳東南有陂，曰金氏陂。漢昭帝以金日磾有功，賜此陂。唐武德初，引白渠灌之，置監苑。渭上子曰：按龍尾坡舊有池，水二渠以防大水驟至，則由渠分派，西入渭河，東入明光。後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一

道漸淤，每值暴雨，則水自豐原直下，奔潰橫溢，氾濫于東，閭坑垣傾，廬毒不可言。今漸成大壑，西逼城墜，東逼民居矣。及今不理，為患曷極。茲欲預防，亦唯修復二渠，故道毋致浸淤爾矣。軫民虞者，鑒焉。

古蹟 縣故城，按長安志云：在縣城北，周一里餘，二百八十步。崇一丈。注曰：縣故城，符堅所置。又云：括地志曰：縣故城在縣治東南四里。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築。注曰：括地志所引，當是南新豐縣志。又云：縣城周三里餘，二十步，崇九尺。括地志謂隋煬帝大業九年築，則今縣城基是也。下邳廢縣城在縣北，遺趾尚存。其居屢生計，猶井井殷，度可觀。耳泉城在下邳東，一統志云：赫連勃勃所築。胡城在縣南，舊傳休屠王部落降漢者居此，故又曰休屠王城。胡

城之南為姚堡城，又南為張堡城，又南為嚴堡城。青原堡城在縣西南青原上。密時臺一統志云：在縣西南。秦宣公作以祀青帝者。今其趾猶存。步高，在縣西南。一曰市丘城，與步高宮皆秦建。舊志云：渭水南繞五水，單流北注。經秦步高宮東，又歷新豐原東而北。經步壽宮之西者，是也。即是度之，則步壽宮當在風門之東矣。崇業宮在縣東。舊志云：隋煬帝大業中置。遊龍宮在縣西。兩京道里記云：唐開元中，脩取黑龍飲渭名之耳。耳泉宮，唐王客外，即盧象駕幸耳泉詩云：傳聞聖主幸新豐，清蹕鳴鑾出禁中。細草終朝隨步輦，垂楊幾處繞行宮。十官扈從驪山北，萬國來朝渭水東。此曰小臣徒獻賦，漢家誰復數揚雄。夫渭南本漢新豐地，故西原稱新豐。後魏徙治于明光原上，稱南新豐，則新豐為渭南昭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二

矣。雍錄謂閩中古宮以耳泉名者三：一在渭南，秦建；一在雲陽，漢建；一在鄠陽，漢建。夫渭南雲陽鄠陽皆有耳泉，故其宮皆以耳泉名。渭南者在城東南，神川原北麓，即秦耳泉宮。攷之史記，始皇迎太后于雍，入咸陽，復居耳泉宮。夫稱復居，蓋自秦先世矣。非始皇建也。隋特襲秦舊耳。又史記始皇道九原，抵雲陽，關輔記曰：耳泉宮一曰雲陽宮。又曰：林光宮。漢書注曰：林光宮，秦二世造。然則雲陽耳泉宮，秦時已有，非漢始建也。是三宮皆秦建。雍錄以為秦漢隋誤矣。物定倉，按舊志在下邳南渭河岸上。漢倉名也。西京雜記曰：物定倉收貯五穀，各定其性，外不泄壞。故曰物定。秦漢隋唐皆於此置倉。後廢，俗訛為武底。鴻門亭，長安志云：即漢高帝見項羽處。波口名羊日村。太平寰宇記曰：村以山高蔽廟，陽影常照其羊，故曰

半日、今攷鴻門亭乃在臨潼東北、地有鴻門坡、故以名亭、兩京道里記曰、新豐、漢高會項羽處、東去渭南境二十里、至所謂半日村者、亦無可攷、而長安志載之渭南、不知何居、唐即士元有半日村別業、士元嘗為渭南尉、置別業于半日村、錢起有題士元半日村別業詩、士元亦有酬王季文題半日村別業詩、西魏孝陵、按長安志、在縣東南、里廣鄉原、據今乃在東原郭許里田村之東、攷長安志、富平亦載有後魏孝武帝陵、及攷北魏書、武帝永熙中、丞相高歡謀逆、進逼維陽、將軍王思政勸帝而長安、帝至稠桑、略陽公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等迎帝於東陽驛、入長安、高歡於是立清河王、徙都鄴、是為東魏、始分為二、長安稱西魏、既而帝崩、葬孝陵、即廣鄉原、原有谷曰東陽驛、曰東陽驛、以泰初迎帝於此、遂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三

原之上、富平者誤之耳、

渭南志 漢初北地渭河、南東道鄭縣、西置新豐、縣河、北分置下邽、蓮勺二縣、屬內史、建元中析內史為左右內史、以新豐、鄭、下邽、歸右蓮勺、歸左、太初中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而以渭南為密時縣、歸京兆尹、武曰建武中省密時入新豐、舊史失傳、三國時魏改京兆為馮翊、為秦國、身改為京兆國、四縣地仍歸之、晉復改為京兆、馮翊二郡、而以新豐、鄭、歸京兆、下邽、蓮勺、歸馮翊、於秦復割新豐、鄭二縣地、改置渭南縣、於今治、歸京兆、元魏孝昌中徙置、今縣治于明光、原上為南新豐、縣仍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四

渭南郡西魏時析置豐源中涇二縣、改南新豐為渭南縣、後周建德中渭南郡置豐源中涇二縣、並廢入河南縣、歸雍州、隋開皇中復徙縣于京兆、郡唐武德初以渭南歸華州、尋改歸雍州、天授中改東口道、渭州渭南歸之、大足初廢渭州、併入渭南、歸雍州、周顯德中改歸華州、宋建寧初改華州為鎮、周軍而以渭南、下邽、歸之、皇祐中改鎮、周軍為鎮、潼、單二縣、歸如故、熙寧甲省渭南縣、為渭南鎮、併入鄭縣、元豐初復置渭南縣、仍歸鎮、潼、單、金、改鎮、潼、為金安軍、二縣、歸如故、元改金安軍、復為華州、省下邽、入渭南、南名曰併管、仍

歸華州 明興洪武初並仍元舊十四年始去併管下
邽名總曰渭南縣仍歸華州嘉靖三十九年改直隸
西安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渭南志 南師仲南渭橋記、渭南當午道之衝而水之稱巨者
二、在北曰渭、在南曰澗、渭發源天水之鳥鼠山、從西北來、去邑不
五里、復折而東、上下兩澗、俱可以舟、澗則發源境內之石鼓山、去
邑七十里餘、而石泉巖嶽、武渠清澗、清水小峪、羊河曹峪諸水、匯
而北流、出豐原之口、經密時之右、繞西門而入于渭、旱則成陸澇
則建瓴、其波清泛溢視渭加險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大司農鄭當特言、其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
九百餘里、特有難處、引渭穿渠、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
易漕、度又可溉渠下民田萬餘頃、天子然之、發卒數萬人穿渠、三
歲而通、人以為便、按渭南舊志謂漫漕渠在縣北一里、則當時
渭河去縣遠可知、涇陽志謂秦時鄭國渠水注雒、漢時由石川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六

注渭、今攷石川河乃在下邽西北、而當時渭水故道、今不可詳矣
渭河東西亘縣境百里餘、率二三年一徙、或南或北、相距十里
餘、兩岸民田、無論沒于河者、空輸上稅、即淋而出者、盡為沙阜、不
堪耕種矣、終年通負、聞至破產、苦哉、縣東關北崖下、昔有稻田
數百畝、恒稔、未且佳、蓋崖下有泉十餘、又開穿井、井一丈、可用桔
槔、取水溉田、嘉靖中、余猶目睹其盛、乙卯、會地震、泉干涸、而桔槔
亦廢、又嘗見澗河西涇人、恒築堰作渠、自風門達之西關、北至槐
街、計溉田可數十頃、間亦作桔槔、以濟旱澗、乃地震後、亦盡廢不
理矣、謂非人力惰而生計疎、南宗伯曰、水利自古記之、自渭
水不肥、田之說興、而渭南水利遂報罷矣、漢武穿渠、易漕、溉渠下
民田萬餘頃、居者稱非渭水、開渠以溉、渠堤障之、隨時導利、因

五六三

勢防害史義伯言之既詳行之有驗非口說者倘採擇而致行焉
實萬世之利也 制水介於渭華之境濟水而居者為東西縣西
隸渭有堡附堡田往稱膏腴顧自嘉隆中奔流數薄堡墻漸圯迤
北尤衝決甚哇龐變為沙汀不翅千畝多矣田日磽確而賦猶取
盈居民殊苦之張尹棟觀水度勢謂非限莫以障其流障之而殺
其勢且足引以溉田也遂規事等費狀上都御史蕭公可之檄下
棟乃力工構材選父老之良者董其事於是源厥上流自堡東南
隅循許抵北隅植柳以萬計築土其中高七尺厚十尺而徑其上
得厚三分之二延是而下正當衝決之衝乃密堅堅木麓以條石
巨百尺高厚視上隄下穿水眼以通灌溉且度沮洳廣袤宜播種
復授方畧自堡東北隅開渠至西北隅匯於北門左之古渠北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七

枝分凡隄內所預各次第疏通成就條理灌則計畝定呂時刻豫
杜貪豪紛呶不踰時而工告竣矣洎秋大水不為堡患田亦種有

武功志 漆水在縣東門外今謬為武水自豳岐之
間來豳北受浴水南受渭水入渭鄭漁仲序
地理略謂天下如指諸掌而信漆由富平入渭之
說蓋指地志未審豳岐涇渭脉絡所在富平在
涇東漆在涇西豳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
富平始入渭也詩云自土沮漆漢書云豳在漆縣
今邠封里有漆村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八

武功郿郡辨、世稱郿為武功地有斜谷水太白山余
然其實不然按元和志在渭水南為漢郿縣地而南
二十里有故郿城有后稷姜嫄祠羅泌路史亦云考五
代都雍總圖其說以渭為經歷秦水大散陳倉至武
功受斜谷水東為郿縣又東遂雍、今府治也其郿平
陽郿俱傍渭水南而北與雍岐周相直然漢地理志
右扶風有郿郿武功各為縣郿下註周后稷所封郿
下註有成國樂為右輔都尉治武功有太乙山梁山皆
在縣東惟斜谷水出嶺山北至郿入渭有斜水祠不
言武功即郿為后稷封域而唐志以郿為郿縣地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九

經注武侯駐郿使委瑛據武功水東唐書地理志及
胡三省註通鑑俱謂郿有東西原為武侯所據地則知
縣東南有太白山又南為武功山北山之水則為武功水經
流縣境今天其稱名定處耳故地理家但括全境以
郿即武功并有其山水云至漢水平八年始自渭水南徙
武功於故郿城尚在縣東北四十里與唐志路史合
惟隋徙武功於中亭川則距今治遠七十里顯不干涉矣
鄭樵述地理略謂渭水東過隴州汧源受汧水又東
過鳳翔郿縣受斜谷水并太白山皆在今縣境內故唐
太史志武功謂武功太白兩山斜谷水屬郿若據今武

功辨以言郿郿并求武功太白兩山斜谷水何從得之則
知世以郿為武功者蓋據古地望非可繫於今也

平陽封域辨 按魏書地形志太平真君六年分雍
置周城隸秦平政郿曰平陽隸武都武都者魏也與郿
平陽同域者也史記秦寧公徙平陽世紀曰郿上平陽
亭徐廣曰郿有平陽鄉故通鑑前編本經世書直作
寧公徙郿是也乃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山而西四十六里
為寧公徙郿處有平陽鄉有平陽聚胡氏註岐山縣
亦云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東北凡兩見則
何也按都雍總圖說瀕渭水南自西而東曰郿及平陽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十

及漢郿縣地直北則為雍與岐周又按秦都世吹自周東
遷始有岐西或營邑在郿或徙居平陽或居封宮平
尊平陽皆此地也至德公復徙居雍則平陽在今縣境
而漢渭當岐而南此與或言武公葬宜陽縣東南者
合而雍又越渭在平陽周城西也矣胡氏註通鑑於元載
請割郿魏稱後魏於郿置平陽周城二縣而魏復改
平陽為郿城後周廢郿入周城蓋周城界雍郿間可以
言分雍置周城亦可言於郿置周城平陽也則括地志
以平陽在岐山而西蓋魏王泰正統武德七年後言之與魏
志胡註未始相悖獨雍隸收秦雜字以平陽封宮屬

華山下則隔越六七百里斯為不審的耳大昌新安人其所述雍錄如以郟在平陽而此類多不可據

郟子郟國 按國名記夏后氏後有微註曰郟子郟

本扶風郟陽今岐之郟縣有郟鄉對從微內則在郟城或在魯故亦註曰郟春秋莊公築郟公羊傳作

微然則古微郟同音而通用歟又稱周後有荀侯荀

詢郟也在荀氏臣瓚引汲冢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點是謂荀叔又云文公成荀今河東有荀城為

古荀國然唐置郟州于郟鎮風泉武德三年州廢考氏族略周文王第十七子封郟侯左氏傳曰畢原鄭郟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一

之昭也郟侯賈伯伐晉是也其國故城在郟州三水縣其後以國為氏然漢志右扶風故有枸邑註曰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此郟州三水之枸從木河東有荀氏無荀字惟巨瓚以荀當在晉之境內從州至風俗通引左傳則稱今渭水南有故郟城在郟從邑此則詩所謂郟伯而唐改郟為郟州者也

終南山太白說 終南山橫亘關中南而北起秦隴微直曰凡嶺岐仰鄜兵安萬里遠且八百里而延袤崎嶇其南者皆此山也故韓愈南山詩曰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造藩都配德運分宅守丁戊道遙越坤位賦詩臨乾寶如關中記謂終南山之總名太白山之別號此其例也水經注武功終南引杜預為據而曰此山亦名中南亦名太白其曰終南固無間乎武功與萬里至之太白則有歸武功為冬身積雪望之皓然故名雍錄謂古圖志無言太白即太白者附長安志萬里炭谷有太白祠始可命為太白而非武功之太白則古文以武功終南為太白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二

始誤認武功太白而真或正之耳其山高大多出物產夏書曰終南博物志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梓李也厚物者即東方朔所謂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百工可以取給萬民可仰足者也自堯禹周漢皆謂終南饒物產不常別有一山自名厚物班志引古文而以太白為終南岳山為厚物也誤矣蓋以太白為終南則可而分太白太白終南為三則不可故李吉甫在元和間核關中終南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郟鄠武功至長安萬里皆著終南且曰在某縣某方幾里則太白專屬縣境不之專屬萬里而南山在關中者統名曰終南云

斜谷同谷說 古今志儀斜者皆謂南比同谷惟何氏雅
大紀不然謂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而南曰儀谷南曰駱
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棧道有四出從咸和階
文出者為皆中陰平道郿又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
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
南鄭田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
此四道三谷今未履其地但就其所分疏求之夫既以駱谷
為南則斜谷當在西南且斜路二谷地望各異何得此稱
一適為武侯屯渭所經田郿蓋儀谷在蜀漢西北不得為
自秦入蜀之路若從秦川言則南曰駱谷在整屋西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十三

為郿則斜谷身乃訛西南曰東南將以郿在整屋之東半
哉故程大昌述高帝之入關也正月羽封沛公為漢王
都南鄭封秦將軍即為雅王都廢此四月漢王入關中
至南鄭中不見地書以地望言關中南山礙山不可
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關在長安南以而
有駱谷關又西則斜谷也此關中非駱谷則子午身若
大散則在西南不為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五月漢王引
兵從雅則自儀斜出蓋雅之陳倉也漢兵既出車即
走廢丘遂定雅縣東圍廢丘即自殺復道樊噲周勃
引兵下郿安得謂駱谷在南而斜谷又在東耶又按鄭

氏地理略常蜀魏時陳倉東比十五里為郿城亮攻陳倉
不拔又攻郿不能克乃引還國志雖無其文而漁仲博
雅必有所據則高帝後亮亦攻陳倉及郿而不獨屯渭
上由斜路道矣蓋駱谷出扶風陽南山中有一嶺曰
沈嶺近芒水在整屋一曰嶺嶺曰分水嶺因郿斜谷
水所從出以入渭者也乃知斜路二谷在南山中其脈勢
宜與相聯接緣本著末則郿與整屋皆有駱谷而雅大
記乃統稱斜路道之所以記事者又有在儀而卒由斜
谷之說見次柳氏舊關及張勳者舊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十四

甘泉 秦宣太后殺義渠王子甘泉 始皇二十七年作
甘泉宮前殿 二十五年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
世凱通道自九原漸山埋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而行出
二世起林光宮從廣谷五里 漢文帝三年帝如甘泉
十年冬行幸甘泉帝自甘泉之高以因幸太原
十四年白奴入寇候騎至雍甘泉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武帝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 元狩二年遣驃騎將
軍霍去病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諸甘泉以為
天神主 五年天子病鼎湖甚坐懣無所不致不愈
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坐病而鬼神下之上召道祠之甘
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五

種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
壽宮壽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大紫司命
主屬皆從之昂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壽等時去時來
未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言言然常以夜天子板然
後入因坐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
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
獨喜其言秘世莫知也 元日朔二年十一月上行方士李
少君于甘泉宮 四年六月汾陰出錦得大鼎于魏離后
土宮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出得鼎無若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局之室廟及上壽于藏
於甘泉宮居于臣皆上壽賀 五年上幸甘泉立太一祠

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五帝壇環居其下四
方地為醜食庫位從者及北斗之十一月辛巳朔冬至
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祠朝日夕夕月則拜而見太一如
雍郊禮具祠列火滿壇：旁置炊具百有司之祠上有
先公神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重陽有司奉瑤玉嘉牲
薦饗是夜有美光及重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相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先域立
泰時壇以明應今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
見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
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嘗若
有神光如流星上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百官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六

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元封元年帝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還祭黃
帝冢橋山迺還甘泉類祠太一今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
以復終身不苦一歲之中甘泉倉滿 二年作甘泉通
天臺臺從公孫卿仙人好樓居之言也六月詔曰甘泉宮
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降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
赦天下毋自復作賜重陽郡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冬
十二月帝還祠太一拜德星贊饗曰德星昭於厥維休
祥壽星仍出燭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奉祝之
饗 五年冬帝南巡狩至於盛唐還北至琅邪並海
還幸甘泉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栢梁營災祠后土東臨

勃海望祀蓬萊春還受計於甘泉 天漢元年春正月
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太始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令天下大酺
五日 征和二年帝行幸甘泉至盩厔起黃州蘇文亡歸
甘泉言狀 四年夏六月自泰山還幸甘泉 後元元
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還幸安定 二年秋七月
朝諸侯於甘泉宮 宣帝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
郊泰時 二年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上行
幸甘泉郊泰時有神在五畝集甘泉泰時殿赦天下
立鳳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甘露元年行幸甘
泉郊泰時白狐呼韓邪單于遣子石賢王銖婁渠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十七

入侍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白狐呼韓邪
單于稽侯緡來朝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白狐呼韓邪單于來朝 元帝即位遵舊制歲正
月一幸甘泉郊泰時施恩澤惠事所過毋出田租
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諸侯百官各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 三年罷甘泉宮衛令執中夜百官各省
員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蠲寡高年弟所過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春正月
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高年弟行所過毋出租賦 五年行幸甘泉 建
昭二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 咸帝建始元年作長安

南郊罷甘泉祠從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之奏也
是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者百餘
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
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蠲寡孤獨高
年弟 元延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行詔揚雄
奏甘泉賦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二年春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月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
皇帝即位思順 心尊經義定郊禮天下就憲懼未
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復福皇帝
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甚安如故以順皇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十八

之意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后詔有司
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風
夜惟思始終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
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生還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
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祠

雲陽 少昊青陽氏葬雲陽 秦始皇二十七年以黔中
 湖慈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通或以
 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徙土萬家於雲陽後
 不事十歲 漢武帝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以保雲
 陽 昭帝後元二年秋七月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
 起雲陵以其地道重陵縣 始元元年夏為太后起園
 廟雲陵 三年秋為民徙雲陵 四年春三月甲寅徙
 三輔富人于雲陵賜錢戶十萬 成帝鴻嘉二年春行
 幸雲陽 幸帝元始五年罷雲陵以其地屬少陽縣 王國魏司馬宣王撫慰關中罷雲陽為縣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十九

其地道極其護軍 晉元康初趙王倫遷征西將軍開
 府依關三司鎮關中後罷護軍氏美友又立護軍奉
 行堅于截藥山北水安鎮置三原護軍 即地長官三原故
 縣地也今在奉縣境通西有孟侯原 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
 年罷護軍於水安鎮置三原縣又別置雲陽縣曰別置別
 在峽山前非雜時故地俱屬北地郡 建德二年廢北地郡置雲陽郡 周高祖有疾遷至
 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于冬十月乙亥崩于雲陽
 宮 武帝建德二年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宮 四年
 秋八月丙辰行幸雲陽宮 六年 一月癸巳行幸雲

陽宮 宣帝宣政元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止雲陽丁
 酉還京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雲陽郡 唐高祖武
 德元年新雲陽置石門仍置三原縣于水安故城 三
 年以石門溫秀置泉州 以水務城徙雲陽于南十五里 太宗貞觀元年廢泉州省溫
 秀更名石門曰雲陽 八年有雲陽更池陽曰雲陽 十三
 年春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盡則如灰夜則有光投
 草木則焚 武后天授二年以雲陽溫陽醴泉三原置
 鼎州 大足元年廢鼎州以雲陽縣隸京北府 代宗永
 泰元年詔李光進屯雲陽 武宗會昌四年冬十一月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十

于雲陽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雲陽縣隸順義軍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以雲陽縣隸感德軍 淳化四年
 以金通等六鄉建為縣 金隸耀州 元隸奉元路 至
 正元年移縣治於三水改為三水縣 十八年復從合治屬
 鳳翔府郿州 皇明政奉元路為西安府以縣屬焉
 成化四年分建三水縣

漢書

平泉縣一縣延安府...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十一

盤嶺上... 下嶺于大面尚可用也... 戰國策... 漢書... 漢書... 漢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五七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十一

之內外官...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致并移乘爾城者而歸之魏明也。若謂漢明時已嘗補種，則董子先在東都凡其龍馬皆取之以為錢材，決不肯毀小而存大，此自可以意逆也。祭天金人，匈奴傳曰：重去病出隴西，過焉者十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王而祭之，即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金像土像，而其像通身黃色，則皆本諸鍮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其泉，以其得自休屠之地，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焉耆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雲陽縣者，其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并與金像而尊之，既已祠諸其泉，又取休屠王列之與祀，而名之以為路徑神也。凡祀知志曰：碑者，休屠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像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畫其像於其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也。夫惟其像祠其父，姓其子，其母，且皆以其未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門也。班固漢人也，其著其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其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在地，而又為去病所獲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十三

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攷之，未敢遂以為然也。石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之墟。杜佑曰：帽嶺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已前月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王與其地，安能徙像以真而不為月氏所卻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石地，查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大金像之所自來，則於是有攷，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噉啜地，連閼一小國也。噉啜沙州也。神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也。沙州天山之間有城，名為昭武，昭武者，即佛之號。釋迦乘其家而徙佛之地也。月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逐散窟手，蔥嶺之西，為十餘國，凡冠昭武者，皆塞種也。塞則釋架之說者也。此地與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像遷在其地，而為去病所得也。用何說以為主，然而云自來地而徙之月氏也。石休屠非匈奴之分人之處，本秦奪其地，其金人乃自休屠石地徙來者，非自月氏而徙也。揚雄其泉賦曰：萃玉木之奇，懸空望馬車之瑞。瓊在思讓之曰：果木生非其處，於美虛而無證也。李善引漢武故事，刊口上起神

登前庭，被玉木，珊瑚為枝，皆玉為葉，若如所言，則是木也。蓋用珊瑚碧玉葉，既為之，其謂華而青，與皆狀碧玉之色而已，非真有是木根著其地也。至黃圃則又有異矣。曰：其泉谷北岸有樹，今為玉木，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記亦同。揚震問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為此木即揚雄之謂玉木青蔥者也。詳此二說，又直謂木本地也，而名之以為玉木，馬耳，予即本賦上下文承之，則雖指殆可類推也。曰：璧馬耳之碎，則非有真馬耳也。蓋以璧玉到為其形，馬耳世固無雙馬耳也。又曰：金人此以承膚者，實鑿也。則比未虛加珍矣。故諺之以見其盛也。於是合三者言之，則玉也，璧也，金也，實非土毛，而皆假物為之。則漢武故事所著大為可疑也。若指其木以為樹，亦自一特所見，然槐葉望秋先栗，不實四時，其皆不長，恐非雄之所誇也。鑄鼎荆山，即善哉山，其山陽為州，其南為湖，其西為谷，皆黃帝鑄鼎之証。帝王世紀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崩於荆山之陽，長安志載善哉山事，曰黃帝鑄鼎於此山，今河南開鄉有荆湖驛，亦傳為黃帝崩處。然荆山既有州湖驛，治谷及仙里，仙發諸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十四

荆山成仙去之跡甚明，而荆山無他左証，已陽陵去此地近，當以世紀為是。又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荆山在荆山也。按黃帝鑄鼎及岐至於荆山，今岐山東惟峨山為大，高紀事乃其大而詳其細，不記其山而叙其麓，有是理也。又按東嶽求聖陽志曰：崑崙一名崑崙山，又名崑崙山，四郡即縣圖記曰：山頂有雲氣，即兩人以為候，昔黃帝鑄鼎於此山，觀此則此為荆山，其証甚明。諸儒以書平為荆山者，信誤矣。誤矣。又按仙去之說，猶言實天云耳。而秦皇漢武好仙方士，致售其術，故以黃帝為來龍上大，此長說無稽之語也。後人不察，以為實表殊不知天一曰而旋一周，朝在九霄之上，則夕在九泉之下，其運轉之疾，無可比亦人坐車輪而運於地者，頃刻畢，乃運於天之上，其能生也。石井仙之辨。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紫苑南而西，第一門在芳林景耀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白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授河，則梨園在大極宮西紫苑之內矣。開元二年，崔敦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

宜奉祀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惠
弟子承凡蓬萊宮宜奉祀習不在梨園之內也上素脫音律時有李龜年賢懷
習皆能以便聞安祿山獻白玉蕭管數百隻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絕不類人
間此之玉蕭所陳者乃始正在梨園也長安志又曰玄宗幸北軍因幸梨園又
令人常卿王涯取關元雅樂遺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獻諸梨園皇帝按
之會昌殿此之會昌殿也者即在梨園中矣梨園弟子之辨 岐陽石鼓元
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田王王之都秦雍縣漢石鼓
天興縣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籍之迹也今武帝祠
有石鼓文多剥落其可辨者惟魏文帝太和六年小宋順帝昇明元年也 有
艾經父程邑士夫敬讓政和六年尹天覺張光季法石舟政神浩率胡能守王
仲武薄張仲恭對共子季寄居劉直道緣仲秋檢踏也田恭謁武帝廟時孝昌
己卯乃詳石鼓大同元年七月三日字樣按此皆南渡以後登臨姓名其
所謂石鼓西原者蓋以形言而非岐陽之石鼓也石鼓西原之辨 蔡邕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六十五

斷曰天子出車駕次最謂之兩漢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祠天於其東備之
百官有其儀注名曰其東自漢中興以來希用之案此則則惟郊天耳亦
是大駕大駕行則公卿皆從若用法駕已下則公卿不從矣若夫漢昭穆之謂
法從者慮內導中有從官馬八或非之故立為之名而曰法從也言天子在行
則其言責皆當以法得從也揚雄見之果設卻妃之譏則其稱立此名蓋以自
文本非公卿應行正語也昭穆法從之辨

鳳翔府志 田賦 田以出賦賦以準田古之制也八屬各有
是田而各有是賦也宜若一定弗易而往有不然者其故可
推知也故里甲貧民多至流移豪右者或據其業久假若真即
又張大聲勢而流移者懼自遠徙于是戶口漸減矣况老書點
算交倚責重反覆相幻以故詭寄田糧多寡交錯諸役紛紜日
異月殊虛陪課程指名責實此奸偽日滋積弊日深若一長吏
清心嚴法而可革祛者也至如鎮原縣分糧三百石派于鳳翔
縣各里鳳翔縣派牛站於平涼府各通運所若干每年徵銀靡
定寶雞縣地方遠僻人多說行歲徵稅糧稽遲涉難汧陽縣
雪白里原自麟遊縣出分者徵納賦稅并各雜役十惟一二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六十六

法久而負固深頑民老不識官長面者觀風君子經畧全陝調
停酌中使斯民共霽 聖王之化無有保不均之嘆焉其物產
也天時之失宜地氣之運動昔日所豐者今日或特矣日浸月
滋而八屬各產土物則為生民日用之養物類之有無不可以
相通此造化機織之妙當途君子豈能容心於其間耶

漢中府志水利

南鄭縣 蕪水河堰 石梯堰 楊村堰 老溪堰 紅花堰

黃土堰 石門堰 石子拜堰其山河馬嶺野羅鹿頭見集

城堰志蓋兩縣共利之也

褒城縣 山河堰在縣南長三百六十步橫截龍江中流而東

遠資以溉田乃漢相國蕭何初築為豐儲計曹參落成之古刻

云巨石為主項石為輔橫以大木植以長格列為井字蜀諸葛

亮駐漢津其蹟宋吳玠吳玠相繼脩築至今利賴其下鱗次諸

堰皆淵源於此 金華堰東南六里乃山河堰水折流之總渠

也 第三堰南五里乃龍江下流分東西兩渠南渠漢中共之

者 高堰 舞珠堰 大斜堰 小斜堰 龍潭堰 馬湖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十七

野羅堰 馬嶺堰 鹿頭堰 鐵爐堰 四股堰 流珠堰南

八十里星浪噴迅勢若流珠亦蕭何所築也嘉靖二十八年堤

岸傾圮用力定籍邑監生歐本禮相方度宜濬源導流編竹為

籠實之以石順置中流限以椿木聯脈數月方克畢工至今賴

之

城固縣 楊填堰縣北一十五里出潁水河宋開國侯楊從義

於河內填成此堰故名城固縣用水三分洋縣用水七分 五

門堰縣西北二十五里出潁水河元至正間縣尹蒲庸以脩築

不堅改創石渠以通水利弘治間推官郝成重開之俱有記

百丈堰縣西北三十里橫截潁水為堰欄百丈故名 高堰

盤蛇堰 橫渠堰 鄒公堰 承沙堰 倒柳堰 西小堰

上官堰 晏兒堰 周公堰 沙平堰 東流堰 坪沙堰

西流堰 流沙堰 鵝兒堰縣東北十里寶山之麓相傳二龍

化鵝戲水堰前故名

洋縣 斜堰縣北五里堰居漢水下流歲苦衝崩萬曆十七年

知縣李用中以石條橫麓數丈許仍東開土渠灌溉資之 土

門堰縣北十里 漢濱堰縣北一十五里堰水所給甚速下有

斷澗二歲每為板槽引水值水橫發槽輒淪落田涸穉民甚苦

之萬曆十五年知縣李用中創石槽二極為完固始永濟矣有

碑記 茅溪堰 二郎堰 高原堰 三郎堰

西鄉縣 金洋堰在縣武子山後有大渠一支分小渠二十有

五其名不具載 五渠堰 官莊堰 平地堰 空渠堰 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十八

龍溪堰 西龍溪堰 鷲軍壩堰 洋溪河堰 高川河堰

高頭壩堰 長嶺岡堰 黃池塢堰 羅家坪堰 梭羅閣塢

堰 馮縣 馬家堰 石門堰 白崖堰 石燕子堰 天分堰

山河堰 金公堰 三岔東堰 三岔西堰 石刺塔堰 羅

村堰 金泉東南四十五里源泉湧出灌田千餘頃 莫底泉

東南四十里泉出不竭俗傳無底灌田百餘畝

寧羗州 七里堰州西七里嘉靖間知州李應元脩溉田十餘頃

他近溪處所多有小堰

按築堰溉田為利最大厥工亦最難歲出
枯貨歲動夫力苟無法以變通之則利
源反為害蓋矣故議者謂修閘之宜置也
拍築之宜堅也衝崩之宜稽也堰長之宜
擇也大冊宜清稠口宜石而灌序之宜定也
蓋閘置則枯可省築堅則堤無潰衝崩
稽而補修有數乾沒者何所作其好堰長
擇而督率得人規避者何所施其巧大冊
綜以清斯無偏若主憂稠口砌以石斯無
盜挖之弊若上四下六之次序有定則上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十九

下壩之分願各得所耕水利者信乎其為
美利而積于不涸之源流于不竭之流矣

茶課 西鄉縣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五錢 何
大復曰漢中之茶產于西鄉故謂西鄉茶地全
閩之不然西鄉茶地惟五里耳三里至縣又
四百里然于新虎寇盜之窟所以賦其民
重且夜治茶不休男廢耕女廢織而莫之能
辦也於是乎有逋戶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

陸文裕公知命錄
咸陽西三十里馬壩鎮在焉西四十五里即馬壩坡揚妃葬處夫
然一壩當路傍問之土人云揚妃粉黛上四尺餘可得如礮石
研之可傳想亦一時傳會之談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極其後而西已與東
接荆襄不惟挽輸之易而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益三害皆不
及非虛談也吳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別秦漢界限天地
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棧七百餘里惟鳳嶺嶺巔頗闊二處最
險峻則連運而高難關則陡峻而曠自入武關而南棧閣始相
連焉有甚於危處真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兩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七十一

宋大安軍周延云橋關共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攔共
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朝洪武間晉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
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棗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
關詩一橋至一百四十二間今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
旅無阻想漸次開關矣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錄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游縣而百里全
牛驛在焉而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
實漢水之源至若險陡險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為
得疑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宛然
民間有語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
了與元府曹胡過其下疑有寶鑿之金鐘形有殘關焉

寶雞南二十里為大散關和尚原在焉山自西來即秦嶺一支不
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回南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
江水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七十二

延綏鎮志

河東劉敏寬曰。按榆塞。古朔方地。河沉自西而東。由寧夏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塞。北折而東。東復折而南。由黃甫川入葭州界。謂之入套。行迴二千餘里。環抱河南之地。謂之河套。自古郡縣。備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戎人登城一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匹馬一人。不能隱。敵輒望城引去。遂遠居沙漠。河限之。而套為內地。時候河冰。乃乘間入犯。我所防者。秋冬耳。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守。其往來。侵邊。惟遼東。宣大。軍夏。甘肅。莊浪。一帶。頗藉其毒。而延慶。無恙者。河套。故之也。迨東勝不守。外險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矣。先是。鎮兵駐綏德。苦於遙制。遇敵入犯。比出兵。而不及。而返。其後。都御史余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七十三

後撫延綏。相度形勢。東至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南邊。牆二千。里。增置營堡。創榆林衛。移綏德重兵。鎮於此。清釐陝入。有伍籍。詭落。及罪。請者。徒實之。擇其才子。為建學。立師。教之。又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為雄鎮。弘治中。朝廷清明。河曲無患。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牆日頹。薄不治。而配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國。臘。春。出。刺。宣。大。以為常。七年。火。薛。寇。固。原。詔。起。都。御。史。楊。一。清。德。判。三。邊。於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議。而。卒。不。果。行。孝。宗。之。後。逆。瑾。專。政。以。修。邊。邊。費。而。邊。備。日。弛。嘉。靖。中。德。督。侍。郎。曾。統。上。復。河。套。議。而。絲。梗。之。入。前。之。言。套。可。搜。者。非。一。人。而。王。越。行。之。有。明。效。使。當。時。力。主。之。何。至。有。後。患。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中路論曰。榆林城在常樂保寧之中文武開府其間。五營重兵。彪騰虎踞。且左山右水。固天設之巖疆。全鎮之上游也。保寧波羅相去八十里。中雖有響水一堡。去邊七十里。舊恃無定河為限。所慮者。冰堅之時。耳。今河水淺。不足恃。而於保寧波羅之間。添置一堡。移響水之兵守之。懷遠威武。清平邊垣。雖險阻。高峰峻坂。似若可據。然衝口。實多。川面平衍。如西川。小理。河。沃壤。最為首衝。若或大舉南馳。則安定。白。落。卧。牛。諸城。悉被其毒矣。且東起常樂。西抵波羅。沿邊積沙。高與墻等。時雖鋸削。旋壘如故。蓋人力之不敵風力也。保寧昔稱水澤之區。年來。瀟水。漸涸。馬無所飲。倘保寧日就凋疲。則歸德之餉道可虞。是今之首當加意。綢繆者也。然猶有隱憂焉。保寧常樂。實扼歸德。魚河。大川之衝。雖陰上。即在。可慮。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七十四

雖設有中協副將一員。可以聯屬一路。但兵不滿二千。馬止於數百。苟且支吾。以幸無事。豈克策哉。東路論曰。榆林東路。黃甫川。堡。與晉之守。嵐。樓。子。營。僅一河之隔。迤西。至。雙。山。一。十二。城。岡。車。交。錯。波。疊。高。崖。蛇。蟠。四。五。百。里。東南。運。路。大。河。故。東。路。之。利。利。在。險。也。雖。間。有。竊。掠。而。大。舉。渡。入。則。昔。多。未。有。然。秋。則。慮。入。雙。山。之。大。川。南。近。米。脂。為。最。衝。冬。則。慮。黃。甫。之。河。水。一。馬。可。度。隨。時。設。備。其。容。緩。乎。且。密。通。葭。州。府。谷。神。木。吳。堡。諸。邑。軍。民。雜。居。收。保。為。難。為。東。路。計。者。當。以。捍。禦。責。之。將。領。收。斂。責。之。有。司。庶。堡。可。堅。而。野。可。清。矣。西路論曰。延鎮。西。隣。寧。夏。與。花。馬。池。接壤。者。定。邊。之。鹽。場。堡。也。定。邊。轉。而。東。為。碑。井。龍。州。十五。營。堡。皆。依山。臨。壘。倚。險。可。守。然。寧。塞。

柳樹洞。平川錯雜。為延安之門戶。居常小竄。秋高犬舉。秋之鎮靖。靖邊。猶為要害。柳樹洞。則曠野平原。無險可據。新安邊。新興石。涉三山。諸堡。設在腹裏。謀者欲分其軍。丁添。貼守。曠。未必非補偏之一策也。碑井。考定。邊五十餘里。而邊。欲於危剝。添增。設一堡。如鎮羅堡。故事。以便接應。或以兵糧。無糧。竟同。藉金。奈之。何哉。定邊。西郭之外。南北二沙。竄為邊患。除之。復。飛。徒。煩。各。歸。之。勞。不。若。增。築。磚。墩。之。為。因。地。制。宜。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五

砥齋集 延安屯田議
屯田之制。實始金城。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以十一二。輸官十八九。自贍。歷代行之。法。旨。意。美。明太祖屯田徧天下。九邊為多。而九邊屯田。又以西北為最。其墾田之令。以邊方閒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有額內額外之殊。然法久弊。生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為豪強兼併。或官校侵奪。汨沒混亂。徒有其名。此體國經野者所盱衡而歎也。今延安綏德。宜君等處。各設兵防人。不下數千。大亂之後。閒田頗廣。誠大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六

屯政。當任責成。諭令所在地方有司。并鎮守將官。一心規畫。設給牛種。每軍一人。量給閒田若干。務有餘裕。則軍為樂業。措置已定。請 旨。永著為令。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期年之間。將變荒磧為豐壤。易流徙而樂康。足食足兵。未有善於此者。經界在田。開列在籍。非高遠難行之事。非幽隱難察之情。特在以實心實任之耳。至如地方水泉。可引灌漑者。令有司相度。高下經營。蓄洩有成功者。特與薦剡。尤所謂富國至計。一日之勞。百世之利矣。

慶陽府 安化縣 驛馬關在城西九十里周一百四十
步內置巡關司 魏安鎮在城東一百五十里道路寬平最
為要害宋范仲淹置鎮于此增築周圍六里城門樓櫓
悉具又多設倉廩且通定遠花馬池諸處又相為應
援足以控制外夷藩離中夏矣 五交鎮在城東北一百
二十里北至寧夏界五十二里 馬鐘寨在府北七十里
橫山寨在府北一百里 經遠寨在府北一百里 魏安寨
在府東二百里東接延安府界 金湯寨在府東二百里
白豹寨在府北三百里 嘉平寨在府北三百里 大板寨
在府北三百里 柔遠寨 見上 宋范仲淹所築周二里今廢
魏安東谷寨在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通安寨在范仲淹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七

魏安西谷寨在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通魏州宋范仲淹
築 永和寨在府西北一百里西控大魏川宋范仲淹築
美泥寨在府西南一百里宋范仲淹築 雲泥寨在府西南一
百五十里宋范仲淹築 嘉平寨在府東北一百五十里宋范
仲淹築 大團寨在府西南八十里地即彭原廢縣 通遠寨
在府 里家寨 定遠城 見上 董志堡在府南一百
二十里 赤城堡在府南七十里 漫浪堡在府南八十里 春
霸額堡在府南一百一十里並嘉靖中築
合水縣 鳳川鎮在縣東北五十里宋范仲淹置控于平嶺
入西夏界東接本府一百五十里 華池鎮在縣東一百里
平戎鎮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宋范仲淹置西接本府二百六十

里 白牛寨在縣東三十里
環縣 清平關在縣東二十里 蕭關在縣西北二里即雲
武地 石昌鎮在縣西三十里道通馬嶺咸州一帶宋范仲淹
築 馬嶺鎮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安化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寨堡在縣西四十里宋范仲淹築 平遠寨在縣東三
十里東控大魏川宋范仲淹築 周堡寨在縣北一百五十里
宋范仲淹築 徐家寨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木鉢城 見上
寧州 復橋寨在州東五里 早社鎮在州南三十里 新
莊鎮在州西三十里 焦村鎮在州西五十里 南義井鎮在
州北三十里 鳳凰堡在州北五十里嘉靖中築
真寧縣 橫山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興堡在縣東南二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八

里 湫頭堡在縣東南五十里 姜家堡在縣東七十里 解
家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山河堡在縣東北六十里 西峪堡
在縣北二十里 高石堡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吳錕得奉詔 延慶道遠苦寒民多穴居若人於山峻垂危處設土堡塞以禦虜寇
今其墓址依然石在延慶日久習知其俗習勸諭父老山墓可以避虜雖不可以避盜凡
數家之村盡處之以皆習數處山墓，有城有井有窟大者容千人小者亦容數百人修
治固守有一大營關之勢若慶多移重多備大器無不可守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七十九

平涼府志

山海經西去華七百里曰高山是時洪水未退高下不平直而後為治洪水
冰融土崩山川瓜分高層險澗絕道阻且行今于千里矣高曰曰澗屬
渭汭平涼之水涇汭為大分水之源實維高山山東南為小隴西北為蕭關
大原國與糾紛不絕或源華亭白巖涇出嶺頭東北面而華頭放之平涼越涇
而卻汭東之綏陽口涇陽三原以涇渭而入黃河汭源秋頭東南而過于涇
東匯華而匯華信諸水北過涇州之西以入涇山多石砂水皆清而華平而境
遠門川諸水乃東匯赤城良原靈臺遠涇諸水北至平口以入涇鎮原西慶陽
南陽之水過涇州之北以入涇山多黃壤水皆濁流以東水匯華淪平可舟行
曰涇後涇舟走也自此以上溪澗峻駛奔流可方也或說為唐確以治楚造紙
澗澗田園亦志術沃利官相共矣或出高山之陽高山西南於德靜亭是謂山
後之水乃由華昌之清水縣以入渭高山西北鎮原之陰國原諸水匯為東西
海子北為黑水東北以入黃河寒不任澗澗淺不勝舟楫頗為唐確履足涇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

其利微矣或出高山之陰

平涼城南北之水皆入于涇涇出府城西南七十里華頭山下今日華東嶽聲
之轉也嶽山頂也地屬華亭白巖里百泉之說也前即嶽頭山朝即嶽在其籍
其下為涇合華亭華信三水過涇州西回中而東入涇皆可引而為渠輪而為
唐以治穀者及紙分澗田園民所利也百泉涇東過空同至龍尾山之陽則六
盤牛營連東北山諸水匯為而涇流始大東去府城西北一里而達陰疏為中
內外三渠陽亦渠東西二十里為唐以百數成估五七百全分澗澗國成故直
十金以上或至三十金少者數三五金池塢臺榭花卉竹木相望而楊柳尤多
皆諸赤蒙貴產也并以石榴山茶牡丹芍藥菊為麗魚以金銀玳瑁為上竹以
鳳尾為貴他雖難枚舉也嘉靖庚戌以未水旱不均旱則爭決涇涇以增灌而
美或開濬水大至涇乃棄故道而大決諸渠深毀園池臺榭柱物城址盛觀蕩
為砂礫唯東方為存其平西北所餘無幾也今方講求導引之術法當于城西
為大堤以行涇而曲蓋水門以通渠不可緩也北城之側溫泉出焉即古柳湖

為韓之國特觀被塘魚柳荷潘甚盛作土城故堤以護其地不能使此其證也泉東流過閘將軍為竹園余北郭之居澗地三里而既東郭新街廟之中橋曰太平水曰小谷即澗谷也谷高數丈即南山諸泉匯焉閘及步源遠三十里入于澗東西澗各里許而山水暴漲益溢若堵六月遂漂城東郭室廬溺者氏以萬數泅聲如雷有梁至西面為生者分舟恭讓閣人陳君觀賢好築夾河城今隨壞輒築入東二里曰岷谷東南山泉所匯閘及步源遠八里澗視澗谷而暴水頓減亦築夾城北入于澗自此而東則南北山谷之水咸入澗而民以利澗澗多負水以居暴而至漂溺亦多矣

歷考諸州縣志父老所傳與余所見程租連負立法之弊有十二而縣道不與焉 國初以江南賦數多失實誅戶部侍郎郭祖等而秋糧事禁之民皆充軍天下空虛西人質朴自占戶率數十石種有官者或至百石初諸將失利定一兩元將王保保大掠而民北州縣空虛民單丁為戶無妻為丁名曰好漢一種有司得免於是時法簡吏清民唯糊口正糧而已無私稅後糧以地所出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一

小麥較立平斛平糶一夫一婦牛二林雙間田二頃荒肥暢茂風雨時調可獲三百石以十之一納官三十石而足矣輸金即金因無留難索取折銀也故後賦考足民支望于官里長總 申運之牛車運行每歲不過銀三分而一家之食足矣更不買鹽而食也故公私皆利照單丁無妻者一世而絕每十戶有一二戶為而八九已代輸不支矣立法之弊一也曰占種雖多荒地山林亦廣園將以予民使生息開墾也子孫多而開墾者地必大子孫寡者尚不能守其原業田畝日削不剩之弊二也不均必訟訟爭必買券將券取財故田園折而輸券空券強軍校矣使陵之弊三也健訟者勝不訟者負良苦矣事奸猾紳志風俗之壞四也又增監苑衙所旗校官吏諸人十倍州縣蓋各民地無定分而亦實強軍校蓋東勢使漁進民由貢蓋賦附勢射利富強善井官法莫之能禦而里甲日益侵削不存十之二三天以十存二三之民與業而代輸十失七八之種與種勢必流亡大弊五也 高皇時驛馬加耐歐陽倫歐廷選我杜茶蘭州大使以聞即誅倫及阿承諸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吏而官大便是時驛造非奉 符驗運定數既散而驛造清準而里中不接分軍之百費倚民取辦而更番因緣為奸民一會里中充驛造焚室虛設手而各亡其苦乃殺其權負有死之志無生之樂盜賊群起法不勝奸民狄東之四隅交難廣設或職增募軍旅而民病愈甚矣此其大弊六也三歲考績三考無功治以前未之有改照典憲簡職都御史御史風裁約改更久而民不頌也是二察院者如網有細網舉而日張如捕有羅籠因而無漏今則滿網吞舟計日牟利送往迎來取辦頃刻乞貸陪償生理滅矣大弊七也官既知其弊宜大有以律之乃以官更犯法之物例歸于公官之迎送既不能免其一而輸公復加為二民力且盡公無所得大弊八也民少官多復必增又重以土兵提編後大增而民丁少日增日盛其弊九也糧改徵銀雖示數倍輸銀加耗人將倍之承平久壟地利瘠薄所收不給官糧何以自給其弊十也力差准銀大弊十一也今復後之日曰貢物益無與也澤至淫矣曰磨銀曰科貢實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二

禮也曰州日免給使也曰庫日斗寸財也曰弓兵日民壯日機兵捕集也曰土軍征役也曰舖司兵巡邏也曰驛天日馬夫日牛夫供饋公命也皆官所需而不可缺一焉者曰里甲老人非後也所以養治教者今舍練而後民壯機兵非制也甚又以里甲充練以市民充練原設衛所大則征討小則捕禦無衛所者乃設方兵無巡檢者乃設兵壯今乎涼衛所四布餘軍不以捕禦而為衛官私役巡檢可以十數而方兵成納月估不以捕盜不應公役而加以兵壯重以上軍額設之軍食民租衣民後隱沒弗究而民之代軍役者四焉其弊十二也曰民校尉事新 封邸上也曰養牲戶曰樂舞生曰齋郎奉 王祭也八曰陵戶墳備後而私役民殆無法矣群牧所弗養牲軍校之餘不充樂舞齋郎給薪封之校尉皆非也民校取一人馬足矣或戶取之戶是病行路所免或舉州縣取之官慮其獎乃議解銀十二兩所以免役也既又後校而解限其絕而弗制者官弗檢收而新封者又輒簽民病極矣夫非理役民而是忌也而又索其進進交際之貨所民是以重病其弊十三也

平涼縣馬甲二十三原戶二千五百三十頃方與百五十里地非不廣民非不
 人願今來漸不能自存何者其故英天造之始大畝而史而山連漢
 成森莽莽自之地以待則雙木幾而連苑馬監牧馬餼黍諸民未雙之田也計
 社通有職數等又有平涼衛之屯馬復取民未雙之田十一百年後又建國原
 衛經又增置苑監唯意之所取凡民田之絕希業者舉以予之而崇寧男女封
 者盈千生各有田業投各建營城檢僕守衛意取諸至近而足又下營十之五
 而民始大田賦始大段近而之縣平涼華亭而公私置場天而守監苑長史
 今屬之官吏肆興門戶皆府或帥三衛所之官長吏從又盈千馬復皆歸賦于
 田後皆增取于民民日疲而後日倍地益削而賦日加以百五十里之地而進
 官者人以十計如之何其可足也軍謀之食于官者又幾高馬乃一人耕而食
 數人如之何其有可以取盈也坐食猶未已也又為之里甲驛遞以送往迎
 未取辦依頃而動用百十金民以不堪其求而唯祈流亡之速矣物性則變
 變則通則久者冗食節浮費以通變宜民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十三

仁聖之乎廣大之業也謹書此以俟
 凡設重臣者使宜利民去害故取民之財必按義定制不可權宜也論凡科索
 生於兵與出日
 上命或希得已備之可也若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鹽以市民稅籍計口
 取其直而里之公共中平輸之里中何計口給鹽是官鹽而民資食也上下
 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官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矣
 而官復召商鹽商將何所賣之緣此治以役難計口收鈔銀唯王府及建官
 之鹽而府司吏民皆美或運支策市而益而食故民虛納銀于官後市鹽于商
 官收估利民後二言其鈔銀可以給崇寧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
 支而崇寧後折俸以折俸性注知其其亦美肯實輸鈔銀而崇寧折俸亦不
 美其必得也始以其文符市諸奸執待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昧
 所司獲微于民與奸執之徒各分其二焉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余不知其何說
 也昔孫山而凡取崇寧請折俸之文必命之以酌補正孫山謂此也以法言之

商鹽既大行于民則官不取鹽鈔銀百官折俸既虛則崇寧勢不當獨給
 本府正法守出納倚辦吏胥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奸者能辦求而君子恥之
 此君子之道所以日消而四維維他莫為乎痛哉
 平涼九里之城三里之郭王而固者一為其護衛一凡四所七處四十戶而依
 衛典使十百軍收一十散依自占相行不曹萬人馬王而郡者二十有典使
 仗百戶五十者二其餘亦不減三十戶而私人不與焉蓋又不曹焉也將以
 不至御郡治逾十矣後多者數百人士者以十數又不曹焉焉城郭不曹蓋民
 而向者平涼衛官兵之居亦三分之一縣之所存蓋無幾何故民不及百堡又
 多從屋而居山川民居盛衰亦如之嗚呼產金之山磨相子羊探珠之則不擇
 魚鹽茂林之蔭固生鹿豕飽治之婦而育子性此蓋役業理勢然也城郭繁而
 民賦繁統緒累而閭里耗私家強而官政交有由然我然則時奈何日世保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十四

家禁漁利填苑之賦定獨制品式之具者詳明里甲之家宜令併官府之簡必
 忠賢廉發扶表林獎有其漸焉余是到非所敢知也
 還郵傳命依古有之因禮詳矣而用語單寡公知陳之亡矣其廢實饋之禮漢
 法得來傳者唯奏事將兵撤賢而已它毋與焉 本朝因之飛騎以驛遞兼以
 進民田出租自出糧乘出調貨出謀亦已因民以田租之形者分上中下而為
 驛是重納租也而又以其租之形者為足重困大戶也法當乘傳者不獨濟行
 而已而彼者因之求富可驛遞者不獨事上傳命而已亦各求富百富皆至取
 辦頃刻公使既飲膳則或後索饋贈中使武天權要驛駛動以百數獲索過關至
 百十金回舊者真殖貨年利亦至百十經費日月大戶百年之次不足比曹一
 販之費而結紳行後者家親故之性乘無不由之彼者或假為故官及州縣小
 吏或辦求偽造公符唯其所欲莫不破家兵部難嚴加制禁而風聲流梗聞關
 下民莫敢誰何又重為召募司驛遞者取見面錢于大中得十餘金為應募者
 又得十餘金為奸人把持其中止為賤運庫補給之名而大戶百金之產入後

即場矣故一闌此後不進即死而公務百役亦供廢矣乘傳者因于難行遂捕市人以充之而城郭市廛盡閉矣嗚呼噫嘻仁人居于寧不思所以拯之乎陝西行太僕寺之職司陝西都司所統西番等四十八衛所清水等七十四營堡驛兵之馬政以

初命制馭官吏甲士以會計其廢元而糾治之歲終則以其數獻于朝視其七之幾者納其五軍之歲者覈其時以益而騎兵之馬馬價年額九千二百八十九兩五錢九分庫貯之以待市馬而時給之
苑馬寺之職主二監七苑牧馬之政事凡蕃馬市馬之牧養度其地宜均其事力而給例之以時其水草字育而稽其數以歲終獻之朝物故者收其皮肉筋角之直而字者擊其組所直之入以益市馬而應衛其價亦其要而考其或以罰其不登者軍需馬則以其馬之布字者予之予馬之良者必視其軍騎射之良否而高下俸之則無爭而馬政平其高之文也亦視其地之肥瘠而閼實之凡俸馬亦度其牧之能否而贏縮之則牧不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五

天有大駟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轅以來墳典經史不絕言遠因始詳魏王征犬戎書以不事在今平涼之域而八駿皆足物也孝王命秦非養馬所渭大養息宜王中興此物則北伐檢狃而平利壁大苑鄰國皆以車馬之盛焉言秦馬贏谷量牛馬即馬氏人而漢文景時所成群六郡良家馳射是利馬後之是郡田牧數年得產數萬唐人養馬亦于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首着商參用牧美三十官案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益合牧而散畜之牧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自本帝國生長北方實產牧事駘懶無集連呼之擾料索之煩煩天因地馬高濕殖蕩歲至七十萬六千七千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利馬群歸稱雲佈地狹不容增置河而史賢其盛國傳至今夫豈有它術哉法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玄宗既以嫌誅毛仲後遂以付母祿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兼掌京西牧馬地既隔越而職守雖重以固胡叛逆覆用踐踐庫室其餘存者猶足以資軍亦之中興志亦命其及宗監牧牧亦不能走略乃籍所隴民曰入戶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其不便牧事遂廢每亦志亂由此言之人不得失馬致盛衰蓋昭然矣自宋以來馬藏民間沒原為邊軍日不撥給也願留考焉以終戰士全元意從民牧兵與隨宜取用官以兵事

皇朝達格因庫大振馬政自大將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繼破王保仔唐馬駝雜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玉涼公藍玉四征西番却族悉服乃製全牌令符番人以馬充之

朝廷以茶為奇體統正而名義最馬日蕃庶始置苑馬寺以監苑巡御史日久法弛治末午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屬苑括整日益市民馬一時記美然三年二計利深矣數年之後所利不補所費何哉立收撥法煩故生縉紳未錦難禦邊塞之風與驕從點

集通呼非字字重累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四千餘區牧軍才三千三百餘人田重牧輕皮肉收銀三兩有奇公用銀三千餘兩責之三千三百餘人物輕輸重每歲各入賀督監恭謁不絕遷代歲月繁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六

南北習俗異宜道路往來勞費牧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地不踰二萬頃為種站後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嘉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嘉定陳應祥舉籍平因以北皆為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為牧代之養馬價駟遂歸二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為牧本自相間安得齊一應祥務虛名而民重破病牧既火獲種馬日削責民市馬吏緣為奸民不堪命矣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今粗舉其大端云

馬於兵政為最大故古以司馬名官官重兵而優與馬則兵得以取護抵焉而馬愈不投官重馬而罰過深則兵困而馬日耗大要稽馬之實在將領而不在此牧之官使馬勿耗在詞發之簡便制牧之以時而不在于法令之具備也官不待人則法愈嚴而故益滋不可不以情察也

固原北四百里有大小二盤池吐水日蒸成粉無平變矣所謂青鹽入鹽者也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原州一在慶陽府北紅綉堡主驗放鹽引巡撫都御史張公教率以固原經過監車於靜波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濟弘治十四年

總制奉公繼移陝市因原兵備主其謀引銀移批驗所於慶陽慶陽兵備
主其劃引銀以備送用因原立五監置老人斗行每麻五百引引以市市騎
銅板印票兵備道給老人送州印鈔以實監數商名方許市每車收門監一斗
五升石收票銀五釐州庫收備軍需批驗所引收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軍馬
而斗行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知州倪雲鴻又增斗底手銀一
錢五分計一麻五百引共該銀七十五兩成備公用以里里甲之困然斗行過
取斗底而豪猾為斗行倍收私放官大利而商與里甲交受病良有司尚何以
取之批

總兵官洪武初即有此師蓋大將元帥職也于兵無所不統給將軍印以便征
伐陝西唯為鎮不給印初以僕伯都督為之建總兵出鎮銀多使伯火習邊事
而武臣以勳勳致位都督者蓋鮮乃往往以積勞推為指揮假以署都督餘事
之師而充總兵故人微位重鮮勝任者而結紳視之益輕矣
國初塞寧要東勝屬之大同守在河外而河套為內地無事設兵地雖空虛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七

邊民降虜耕牧魚鹽衍沃孽息自食其利官不病民軍不煩餉公私俱利成化
以來始棄東勝寧塞虛入寇勢必增兵固原以北民志為兵種費增多官費充
供中套為塞感境棄饒田野獲糧軍民爭訟毋後真居公私交病謀者以四夷
之守在九邊而固原延綏最精入衛所恃重以守有建關其兵為尤重焉虜既
侵犯不時調遣無節度于奔命焉者橫絕而兵絕生息理勢然也節節財用以
補駭騰之騎計進近利害以息奔馳之弊杜情神侵漁以挫折衝之兵君子益
日望之嗚乎生焉遂以言哉

官軍常牧馬東西海難難為寇先據水泉刺文趙瑛之職唐于黑水蓋以而海
牧馬誘之深入而先北度水泉迎擊其渴則公天和近鐵柱泉置城以便轉運
利廣而寇患稀苑收軍閩牧有東面海之各邊諸茶馬御史下通判陳應祥
極治應祥布御之意盡以予苑軍司兵者不敢許自是駭馬無所牧而生食官
習括之不給因苑日甚矣蓋軍起苑馬也至固原五六百里道遠之絕處焉要
探故城鞏州下馬關以嶺會轉輸苑至有倫益饒美而任廣公私咸利會吏乃

又設法禁諸城蓋頃使直至固原以固之又河東監自黃河南徙重以地處水
淺解池地日高而河漸平少多確苦而旱朔身民亦堪食則奇益美而開輔病
乞益蓋宇宙洪河至此一變通 宜民非上習進者其孰能識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八

涇州岸生王字窮涇記 涇水紀于高賈廣韻涇音儒
說文涇水从内訓曰雨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
質其實雍隸二州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
表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于涇涇東過洛涇是也
蓋謂自鳥鼠而東迤涇出并頭而北來三水至高陵而匯
于河經龍門東注涇州洛田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
水且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涇而曰涇涇不曰河洛而曰洛涇
田是推之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
稱為涇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涇涇是也涇在華亭城東三里
乃兩水合流而其北源而西出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而
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山前蓋山有古朝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九

王廟其西北有湫東至縣東三里而別稱為南山南源環王
母山山巔有古王母宮東至西里別稱為儀山俗呼為回頭山
儀州俗以是名也儀而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
而東流名之曰涇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涇也涇應為涿
潭一名合水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荆榛九礎錯雜相傳
高王廟也北陟而山之巔遙見東南隱一峰巒侵入太虛隴州
具山也沿涇峽峽石三十里皆斷崖堆壁神高疏藜之跡也
峽行十五里南嶺有女神之廟扁曰涇涇元居土人呼底如
娘涇涇為品一孺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涇北受柴即水
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即為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
山南受武村水涇至是蓋大北有斷高山白馬嶺嶺柴即而

東南有五馬山自名糖寺武村而重兩壁削立巉巖百仞東
涇于中雲流湍激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諒屯兵扼吐蕃者
也屯東為崇信川涇水益大深不可涉湍不可亂行旌皆裡而
濟又東二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崇信人曰涇水遠北又東七十
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於涇弘治戊午督學憲憲副虎谷王
公按涇州賦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宮字從行王公東眺曰
北流而濁者何水乎字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字對
曰涇也公曰是為真雍隸州屬涇之涇字同職方其川涇涇字
昔公劉有涇鞠之即為過豳而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
何名乎字對曰涇字之遠漢也公曰東于註涇鞠之即曰豳
地曰廣也豳豳廣求之斯地有泉乎字對曰五華亭西此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

五里山朝那湫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也有溥泉字寧
曰寧曰雲臺之西沂陽隴州之北華亭龍門之東有廣原唐
尉遲敬德破突厥郭子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諒開美
田中頃號曰良原今為溥淵原公曰此與天山南北字寧曰
止相南北公曰必無西至百里外有兩水合流若始可謂之涇
矣若其窮之乎字對華亭字涇程一百三十五里果符公
言還白之公曰朱子註詩言涇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
名水窮源所流也今豈謂出隴州東入于涇今隴水乃滲入
涇去涇遠矣且將置溥原於何地乎按華亭論涇謂小水
入大水是矣然遠漢難經流雲臺源出武村而南遠州川諸
水合原原雲臺諸漢以入涇皆涇也

華亭縣志 高貞泗水之源周曰盧國後為戎那屬
 義渠秦滅之遺朝那縣屬以地郡其南屬隴西郡隋大
 業初改朝那曰華亭唐屬隴州貞觀中置儀州身廢
 後唐同光中復儀州宋初因之附新華亭領安化百泉
 咸平中復割鳳翔之赤城隸之徽宗時有州為華
 亭縣與安化赤信屬渭州金立渭州為平涼府改安化
 曰化平元併化平入華亭 先是魏寧廣閣後割肅
 州北三十里為群牧所縣西六十里為韓府敬德田東三
 十里為武安監而地沒狹今仍併故韓府地入華亭
 初盧城在縣西北境今都盧山下有故址書牧哲徽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九十一

彭獲傳曰盧彭在西北 按左傳邠與盧
戎兩軍之 安化城在化平里
 宋建縣金改化平今為鎮 縣北百二十里 朝那湫在縣西北五
 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廣五畝清泓莫測秦惠文王將伐
 楚投詛文于此 泗水源一出縣西北馬峽口諸泉為北源一
 出縣西南仙姑山諸泉為南源逾縣三里合而東 古百泉
 在縣西北昇頭山山與空同建屬即昇頭山陰山下有泉百
 餘流為涇是曰涇水之源詩之逝彼百泉今距縣五十里有
 百泉縣故址 縣北山其上有秋頽秦朝那故湫也又曰烏龍山其上有昇頭
 下有百泉流為涇西北曰高山山海經所稱也蓋西北曰六盤其東曰瓦亭山東二
 十里曰金佛峽石障峽也又曰十里曰牛營山曰白素關又西北二十里曰韓山

各元安西王張房皆隴也高山東下曰都盧可聚糧平又東連空同山
 韓山峽在縣西北九亭東二十里峽奇險水聲激石如
 碎華亭唐宋為戍守要地唐有佛寺俗稱金佛峽 古瓦
 亭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後漢隗囂造牛車軍瓦亭唐肅
 宗車靈武拔馬于瓦亭宋吳玠與金人戰于瓦亭大破之今
 置驛仍設守備一員統兵駐防 古肅關在縣西北接
 界二百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肅關即此東接鎮原北通
 固原鎮今日牛營山 牛營山在華亭鎮原之交東北距鎮原和成原
 十里西北距固原五十里 石高山在縣西北境 即六盤山 山海經數
 曆之山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白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九十一

黃河大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中出數千斤雄黃其山
 多種其草多竹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其甲多磬
 石青白石 縣西北石香煙峽松子峽暨朝那湫之下流匯
 於馬峽口循華尖山經縣城南而東曰北河縣西南之水
 源於齊山循仙姑山經縣城南而東曰南河皆匯於東峽
 口是曰泗又西北大會坡諸水曰新店川柴城川東出東
 峽之東西南十八盤諸泉曰木賊溝延官溝水磨川武村
 川東至斷萬山之麓皆匯於泗水又南則七頭三鄉二川
 東經赤信之赤城蓋臺之良原而東入于涇又南則海
 龍諸泉循東而下入于涇又大會坡西北十里曰百泉流為

白崖嶽川暨西北聖文川化平川龍家峽川皆匯于空同之
前峽又西北曰焉支山前後暖水川鮑家川皆出沙棠川匯
于空同之後峽又西北曰臥陽川蔡家川及亭川俱出金
佛峽循府川而東至于龍音寺之東麓與空同前後峽之
水合是曰涇諸水皆東流惟蕭關幹耳渠之水北流不
與涇通循固原而北入于河 馬鋪鎮關地界平涼
金佛峽關 三御關地在崇信隴州之交並華亭而
三以上三關各設巡簡一員今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三

武全文內源辨曰後世稱渭水者以誤沿誤千載滋疑止緣朱子註詩渭水出吳山西北蔡氏註
為貢出弦蕭敷之西北遂不得詳察其地而以隴州沂源縣為渭水之源今考隴州諸水皆由
沂入渭不與涇通此不待辨而知其與渭無涉也惟吳山弦蕭敷二說尤為確切豈無據而要
辨之考古志華亭有隴山有渭水此說甚確則渭水出華亭固無疑矣吳山即隴山華亭
與隴州山連壤接地內諸山皆屬隴山曰小隴山且唐來之際縣屬隴山尚未入平涼也則朱
子所稱吳山西北安知不在華亭境內而必執隴以問耶敷考弦蕭敷在今隴州蕭峰是渭
敷之西敷也而其西北即為華亭而山是蒸氏之說亦非則其後人不深考西北之義誤以渭
水為沂則流古所致不啻于南貢涇屬渭內及公劉萬物之什果何所辨也是不可不
辨

武全文涇源辨曰按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并頭山山海經則曰敷歷山之西百五十
里曰高山涇水出焉考高山在平涼即西水由瓦亭川而東并頭山在平涼西南下有
百泉流為涇皆匯于郡城之西數里如地志為據則百泉為源高山為支以山海經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四

據則百泉為支高山為源而說並存則涇水南北有二源與渭同矣涇之水之形百泉諸
水大倍輒川水經小水入大水以大納小不以小納大則涇源當在并頭以地志計之
高山距平涼一百二十里地類遠并頭距平涼四十里地類近且瓦亭者空同之西北并頭
出高山之東南似入下當以遠者為支近者為源下者為源上者為支若無已則隴
山向度其勢南流而考其源百泉之水由空同而東下山聚水湧其勢激湍於華亭
最顯高山之水西出毛亭川地遠而細比亂于涇勢則必逆矣然則山海經渭
水出高山何以故曰高山支接終南原本大華嶽嶺麓山西北并頭家驢山觀之如泰山
皆接於故志山者皆卑而從高備志水者皆小而從大統并頭于高山而涇水固之
宋子註約源曰吳山義同與高山同也

鞏郡記

鞏郡迫近戎羌雖河延西北俱有邊鎮而隴延西河之干江白水江之游不可無備也是以國家既已分置衛所矣又設參將守備以統之閱之而邊徼之防禦始周且嚴其諸却虜和蕃高城深池貿易茶貨馬歲聽總督尚書撫綏中丞經略巡按侍御糾察而其防益密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九十五

馬政 茶馬 歲徵茶于漢郡一百斤故事官軍轉運今招商採運矣 設轉運茶站于秦州隴西伏羌寧遠今以交于洮州茶馬今令商人自交 設批驗所于洮州 茶引有數視 茶筭有數引 茶商有數視 私家有禁 私家有禁 通番有禁 出境有禁 歲易馬於蕃因勞蕃 巡按御史監察其事 邊備按察副使 參將都指揮招諸

番及其馬於岷而勞之易之 勞遠近若干族 易蕃漢若干匹 袍罕若干匹 洮陽若干匹 其馬行行太僕寺烙記 給各邊官軍騎操 發苑馬寺畜牧牧推 鹽馬歲徵鹽于西和一十三萬二千九百四斤十一兩于 洮州五十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七斤有 招商納馬支鹽閏月五十五萬六千七百七斤 每上馬鹽百斤中馬八十斤 其馬給軍騎操或折銀給軍易馬 亦行行太僕寺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九十六

記 亦發苑馬寺畜牧 私家有禁 私行有禁 洪武間歲差行人司行人省諭 永樂間歲差監察御史巡察 弘治間特差左副都御史楊公一清總理 正德間仍差監察御史巡察 兵政 設洮州衛於西頃之東洮之陽岷州衛於岷之南洮之陰靖虜衛於積石之游烏蘭山之麓西固城所於武都山之西白水江之

東階文所於羗之陸隴蜀之阻而單昌奉
州諸衛為輔隴關洮關為翼若長城記
之起自臨洮縣 黃河則其要會焉 洮州分守參將
都指揮一人以陝西都指揮為一駐節于洮
岷州守備一人亦以都指揮或署都指揮或
指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者為一駐節于
岷 靖虜守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靖虜
西固城守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西固 階

文守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文

烏鼠子曰隴西近羗北近戎故其地皆雜
以戎羌今戎備在塞北而羌去塞西遠
矣是故洮岷守以參將并西固階文御守
備而秦鞏諸衛階禮諸所每歲都指揮
或指揮一統旗軍丁壯一統游兵以備禦于
原州于莊浪甘涼州聽總督司馬撫綏中
丞屬總戎都督列屯于諸邊營以防虜然

靖虜衛近邊虜為內寇即可至靖虜至靖
虜即可至安定會寧故靖虜防以守備而
安定會寧皆也以指揮近言者 奏以秋冬
分守參將駐會寧分地憲會駐安定而通
渭亦防以官兵其諸守禦嚴矣但將不皆
願牧兵不復漢唐不容不屋 當寧西顧
也故告諸善邊者
番無稷也羗人以牛羊乳及蕪根為食以

茶為飲非茶則無以為飲而食亦不多漢郡
產茶民不得自相貿易也於是立中茶法命
秦隴商領茶引來茶于漢運之茶馬司權
其半易馬於番漢亦 有之 而其馬分給于苑馬
寺諸死牧之以免禦邊官軍是故歲 勅
侍御史監察之而行 行不僕寺 苑馬寺
卿佐領其事 國家於善邊不其詳盡矣
哉 烏鼠子曰 國家馬政兵政備矣然兵

不加種者豈有他哉食不足耳蓋不惟邊儲之多通而屯田亦未必皆治也甚矣天下衛所屯田之無補於官也凡郡縣之野田地之膏腴者皆軍屯而歲與積月無支止懸一空創身影射之奸免易之詭天何可勝言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九

九域志 秦鳳路

通遠軍 鎮一 大甲祥符七年置威遠 威遠 軍東南

城一 元豐四年置 定西 軍北一百 第六 建隆二年置 永寧天禧元

年置永寧通二年置通遠然寧元年置通渭熟羊六年置

鹽川元豐六年以原州通渭熟羊七年廢永寧通

永寧 軍南一百 寧遠 軍東南七十里 通渭 軍東七十

一 熟羊 軍北四十 鹽川 軍西三十 通西 軍北八十

然寧 軍北三十 軍北三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一百

秦州 監一 開寶初於清水縣置歸德 太平 州東七

城二 建隆二年置伏羌若熙寧元年 伏羌 州西九十里

大像芳園探長新木聖林兩龍 甘谷 州西一百八十五里 鎮隴

石人馳項有木二十一堡 此石 建隆二年置定西開寶初置多州開寶元年置

初置 定西 州西北四十五里 鎮寧 縣上 隴下 隴 三陽 州北

難川 鎮渭源出安下 關善伏歸 州東一百四十

州西 鎮平 或赤淮秋西 通遠 秋 州北 州東 鎮白榆

林長山郭馬靜 安遠 州西北一百 隴城 州東一百 難

川州北二百里 堡三 開寶九年置床穰寨太平興國四年置
治坊八半改 床穰 州東八十里 鎮白石道中城東城定我定
及穰五 堡 安西城唯道州德威廣武定狹可鎮堡二十四

治坊 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鎮穰子 道隆 州西一百
古道水安橋望威寨李于六堡 五十五里

峽州和政郡 峽五 雍熙二年置臨江峽五 州西
年縣州置嘉州七年置床穰州開州

臨江 州南一百 嘉州 州東八 床穰 州東一百
十里 十里 十里 二十里

宕昌 州南一百 堡三 熙寧七年置延羊
二十里 二十里 穀城十年置鐵城 延羊 州東一 穀

鐵城 州西四 鐵城 州東八 監一 熙寧九 游山 州西一百
十里 十里 年道 五十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一

烏鼠子曰代傳至家而後天下有城有若以備
敵城以備敵至若設知此若城亦設主將而選

徵之地始紛以矣

武經總要 秦隴鳳翔階成路

秦州天水郡 本秦初封之地在沂渭之間諸羌雜處
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寶後陷于吐蕃

至宣宗時復為內地土壤遼遠凡宜畜牧其東入隴州界
故隴山路西二百里界一百九十里南鳳州界一百八十里東

北隴州界一百四十里宋朝廷為雄武軍節度使已蜀之境
隴州界一百四十里宋朝廷為雄武軍節度使已蜀之境

道若二十三以守禦知州舊兼緣邊都巡檢使今置秦隴
鳳翔階成六州軍馬步軍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為治所

若二十三 州境曠遠曾璋在邊增築多州治
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州威遠

十若後壕三百八十里 永寧 建隆中築西比控金龍谷
路至蘭州五百五十里

舊號尚書若至道中賜今名置福田以為險固東至伏羌
若三十里西至永遠若二十里南至小洛州三十里北至宋

哥城九 伏羌 本唐初休州後改為縣大寶後陷于吐蕃宋
建隆中酋長尚波于獻地特置若成守宋至

定西若四十里南至永寧若三十里 小洛州 在伏羌若西有洛
比至夕陽鎮三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一

為美我新據雍州甲知州溫仲舒發兵 取順致勝勳詔中使
視之言得地甚利遂置若道今為內地祥符中再修東至永

寧若三十里西至威遠若八 哥州 太平興國中築在赤城川東
里北至永遠若二十里 坡上管小若五東至隴州改

關七十里西至治坊若四十里西至床穰 定邊 至平州一百八十里
此若六十里北至邊壕而南至州百五十里 東至隴州定戎

鎮四十里西南至清水縣八 治坊 太平興國中築在岷州山東管小
十里西至哥州若三十里 若東至哥州若四十里西至邊門

外番界五里南至床穰若四十五里 床穰 開寶中築控床穰
比至熙州二里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川一帶管小堡十一

東至治坊若四十里西至靜戎若四十里東至州百五十里 靜戎
東南至清水縣十里北至番界一十里

太平興國中築在岷州下管小堡五東至床穰四十里南至
三陽若四十里西至隴城五里北至番界五里開寶中重修

陽 關 中 華 北 郡 谷 口 慶 府 中 置 關 稱 曰 四 百 嶽 以 祥
 賊 路 皆 小 紫 十 六 東 至 靜 戎 紫 四 十 五 里 西 至 定 西 紫 十 三
 里 南 至 州 三 十 五 定 西 太 平 興 國 中 置 管 小 紫 四 東 至 三 陽 紫 十
 里 北 至 紫 七 里 定 西 五 里 西 至 伏 羌 紫 七 十 里 東 至 州 四 十 里 北
 至 紫 五 里 威 遠 祥 府 中 置 管 小 紫 慶 改 賜 今 名 東 至 十 洛 州 紫
 五 里 西 至 隴 州 外 蕃 部 三 里 南 至 馬 嶽 紫 十 二
 里 北 至 紫 米 安 遠 天 禧 中 置 東 至 伏 羌 紫 三 十 里 西 至 米
 遠 紫 八 里 安 遠 遠 紫 十 里 南 至 洛 州 紫 三 十 里 北 至 生 戶
 五 十 六 臨 江 雜 熙 初 置 在 渭 水 之 南 與 漢 陽 水 合 流 俗 謂
 里 西 北 至 祥 雞 紫 四 十 里 西 江 東 至 長 恭 故 縣 四 十 里 西 至 蕃 界 五 十
 里 北 至 蕃 界 五 十 里 臨 山 太 平 興 國 中 置 東 至 虎 谷 紫 若
 里 北 至 蕃 界 五 十 里 鎮 七 十 里 西 至 長 恭 鎮 九 十 里 東
 北 至 長 道 縣 來 遠 至 州 一 百 一 十 九 里 東 至 水 軍 紫 此 名 二 十 里 西
 界 九 十 里 至 水 軍 紫 對 南 谷 二 十 一 里 南 至 威 遠 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三

岷 嶺 十 里 北 小 洛 州 至 州 百 四 十 里 東 至 水 軍 紫 此 名 二 十 里 南
 至 渭 河 窮 邊 至 威 遠 紫 八 里 北 至 米 遠 紫 二 十 里
 寧 遠 至 州 一 百 三 十 里 東 至 米 遠 紫 若 定 邊 堡 十 里 西 至
 熟 戶 南 至 馬 家 族 四 十 里 北 至 于 家 部 族 二 十 里
 榆 林 至 州 二 百 四 十 五 里 東 至 長 恭 鎮 五 十 里 西 至 臨 江
 紫 四 十 里 南 至 蕃 界 二 十 里 北 至 管 下 將 難 紫 十 里 將
 難 天 禧 中 置 東 南 至 右 昌 恭 城 四 十 里 西 至 臨 江 馬 驥
 紫 五 十 里 南 至 駱 項 紫 十 五 里 北 至 蕃 界 約 百 里
 在 州 西 馬 驥 嶺 下 東 至 故 城 鎮 五 十 里 至 州 百 九 十 里 西 至
 境 外 蕃 界 五 十 里 南 至 長 道 縣 三 十 里 北 至 威 遠 紫 界 八 十 里 靜
 邊 祥 府 中 置 管 小 紫 南 至 州 百 五 十 里 東 隴 城 唐
 北 至 德 順 軍 八 十 里 泰 渭 相 接 理 稅 而 戎 之 要 隴 城 唐
 也 至 德 後 陷 于 吐 蕃 宋 慶 府 中 置 管 小 紫 南 至 德 順 軍 水 洛 城 結 公
 城 二 城 相 接 東 至 州 界 六 十 里 南 至 白 石 堡 四 十 里 北 至 九 龍

谷 堡 四 十 里 東 南 至 州 界 紫 四 十 五 里 東 北
 至 水 洛 城 五 十 里 西 至 床 樓 紫 六 十 里 遠 龍 谷 慶 府 中
 鐘 川 約 四 十 里 西 至 蕃 界 生
 戶 約 百 里 南 至 邊 堡 紫 六 十 里
 階 州 武 都 郡 本 曰 馬 谷 之 地 而 魏 置 武 州 唐 大 曆 中 陷 于 吐
 番 大 中 二 年 收 復 在 武 州 界 故 今 名 東 至 興
 州 五 百 里 西 至 宕 州 二 百 七 十 里 南 至 文
 州 百 五 十 里 北 至 威 州 二 百 六 十 里 紫 二 峯 手 貼 峽 祥
 蕃 界 控 宕 州 路 南 至 宕 州 武 平 地 居 險 要 多 生 戶 蕃 部
 七 十 七 里 北 至 州 二 百 里 任 平 頭 者 聚 劫 慶 曆 中
 改 號 若 李 平 蕃 賊 賜 今 名 曰 沙 灘 峰 則 峽 二 若 防 托 應 援 管
 清 同 峽 圍 城 谷 研 安 三 堡 于 東 曆 算 山 石 峭 口 而 背 同 峽 沙
 灘 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四

威 州 同 谷 郡 古 曰 馬 谷 所 居 國 其 地 險 固 唐 至 德 後 吐
 蕃 侵 復 百 姓 流 散 國 廢 為 鎮 咸 通 中 人 戶
 漸 復 再 置 州 其 東 至 威 州 界 五 十 五 里 西 至 秦 州 界 百 五 十 里
 南 至 州 界 五 十 里 北 至 秦 州 界 七 十 里 東 南 至 宕 州 三 百 五
 十 里
 論 曰 羌 戎 即 叙 種 落 寔 繁 古 之 中 遠 略 制
 曠 俗 者 重 降 附 之 爵 用 羈 縻 之 策 固 不 納
 質 嚮 化 叩 關 請 吏 今 之 夷 人 內 附 者 吐 蕃
 寇 項 之 族 散 居 西 北 邊 種 落 不 相 統 一 款 塞

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隴原渭環慶廊延四路河東則忻石麟府三路其酋長則命之戎秩賜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績聽世相承襲凡大首領得為都軍至主自百階以上得為軍主又其次者皆等級補指揮使以下職名其立功者別建為刺史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使至借職殿侍充本族

巡檢緜懷族帳謹因疆界器械糧糶無煩

于公上 番部巡檢有諸司使副使承制等班供奉官至殿侍受俸準正員官添支亦如之諸

刺史諸衛將軍者後俸準番部官首領都軍主副軍主副都尉指揮使副兵馬使者其月給自三十至三百有差每歲冬人給伯服紅錦者七種紫綾者二種以官差以十將已下皆然上曰景德中鎮戎軍曹瑋言番部兵最為精銳其列抄皆朝廷補授多老願凡四者有擇不軍人充從之

路總六百七族十五萬五千六百八人馬三萬四千三百足其隸廊延路皆居延州保安官界隸

統制秦邠寧路者居慶州界隸涇原路者居原渭州鎮戎軍界隸秦鳳路者居秦鳳州界所以離戎醜之勢張番翼之衛也又若戎兵防邊之制前世率皆代更之東源為費甚大故憲錯違策不如選常居者為軍具田器及募民徙塞下所以減贖邊之用得習俗之便國家用是法於西陲募土人為弓箭手

給田二頃出一甲士至三頃方出戰馬一匹稅租徭役悉為蠲復器械糧餉畢其自給分堡壘使相聚居設營抄之名備卒伍之制亦置指揮使仍置弓箭手巡檢以護鎮之每戰則常為諸軍前鋒凡四百九十二指揮三萬二千八百五十八人馬九千五百九十足此修塞禦戎之至要也

故渭州隴西郡

漢陽有坂名曰隴城今朔城處其西故曰隴而鎮狹首等十二縣風俗尚武力習戰射西漢六郡良家東漢十二郡騎士其一出隴西唐置州升為都督府廣德中西戎犯邊隴州秦渭靈為虜境廢城在秦州水軍營北七十里熟戶張香兒族隴之所東至秦州三百里西至岷州三百里南至咸州四百里北至蘭州四百里

金州會寧郡

古西羌地秦併天下屬金城郡漢帝分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屬金城安定二郡此為秋楊縣地屬金城後魏置會寧縣西魏因立會州唐廢唐復建州東至故原州四百里西至涼州六百里南至蘭州四百二十里北至靈州六百里

關二 馬蘭 會寧 西 會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七

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洮州臨洮郡

本羌戎地秦分三十六郡而臨洮即其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周恭帝置州唐隸隴右道天寶初哥舒翰破吐蕃于臨洮城西二百里遂以其地為神策軍後唐長興中建為保順節度塞外十鎮洮州則其一也今龜川大首鎮順州雖立文法制猶羌狄塞為藩臣區部族在北河之地唐定中命為節度使以鞏唐之東至岷州百七十里西至蘭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一十里

莫州軍

在洮河唐山海三 洮水 漢書洮水出西風中道 莫州軍 在洮河唐山海三 洮水 漢書洮水出西風中道 莫州軍 在洮河唐山海三 洮水 漢書洮水出西風中道

東入青海

在吐谷渾國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其海周四千餘里有水山其俗多羊執放北馬其

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得波斯車馬故入海因生駒能日行千里故稱青海駒隨將版立後吐谷渾出伊吾逐賊于青海唐天寶中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吐蕃攻破哥舒翰築城于青海之中龍駒隨吐蕃逆不敵近

金山

會州之西青海之東甘肅之南越川之北隴人唐世君金山之陽山之西南薛延陀舊地

岷州和政郡

秦隴西郡之臨洮縣地蒙恬擊胡出後魏大統中置岷州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寶初改右和政郡至德後陷于虜東至故渭州三百里開元中置八驛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南至隴安二百里西至蘭州秋通焉五百二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八

四百里南至蘭州二百四十里東至扶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階州六十五里西南陸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又三百里至枹州西北此

橋一 陰平

秦艾伐蜀由陰平道景谷對金山通道作橋自此橋始

右若与九域志所載小有不同

國朝

隴西 關六

後川里 烏隆里 三角里 首陽里 藥鎮里 赤山里 峇一 熟羊

堡三十六 紅岸 謝家 鐵山 劉家 汪家 汪家高山 新添謝家 大平 韓家 張家 鄭家 石門 俱縣 迤西 齊家 馮家 汪家 宋板坡 藥鋪山 俱縣 迤南 娥羊 榻麻 坡 林 郭家 姬家 關南 劉家 俱縣 迤東 石家 唐家 陳家 馬隆 高家 李家 韓家 戴家 董家 王家 榆木岔 蔣家 俱縣 迤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九

營七 汪家 暢家 李家 張家 袁家 紅岸 王家 何家 會寧 堡一 水泉 北四百二十里 迤南 古會寧 賜名 陳家 正川 北 莊縣 寧遠 關五 廣吳河 西三 十里 水關 東南四十里 迤南 柝為水關子 馬務 四十 里 大樹 八十 里 文盈 砦 十四 里 紀家 西三 十里 石門山 四十 里 灘哥 南三 十里 馬務山 六十 里 在界嶺 僧官寺 俱東南 二十里 松山 顯 三十 里 木家嶺

斗底山 西南 十里 討細平 七十 里 党總旗 東以 十里 平頭 二十 里 掃寺川 馬龍川 俱三 十里 伏羌 砦六 永寧 西四十 里 小洛門 五十 里 大洛門 六十 里 宋祥 中修 七十 里 威遠 七十 里 宋祥 中修 七十 里 堡一 達龍谷 宋度 中修 七十 里 南 至安遠 六十 里 通渭 關三 華川 西四十 里 關門 東三十 里 石遠 關 今更詳 其處 堡三百餘 中林山 西十 里 石硤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十

湯谷 俱三 十里 渭陽 三十 里 石峴 五十 里 錦雞硤 七十 里 城川 八十 里 高山子 東五十 里 石山 六十 里 高黨 四十 里 甘果 九十 里 塔泥 南二 十里 党卜灣 五十 里 蘇羊坪 六十 里 椅子山 六十 里 達隆 七十 里 孫家坪 三十 里 確子川 穩西坪 俱 二里 隴陽 北二十 里 李家嘴 三十 里 石峰堆 四十 里 白陽 五十 里 石佛 油房溝 俱東以 五十 里 石硤 堅難 俱六 十里 耕種 七十 里 蔡家 七十 里 紅土嘴 七十 里 雞窩 東南九 十五里 響

黨里觀木嘴一百二十里 幽江西北二十里 四箇墩子五里
 寺羅坪西南八里 賣廟川九十里 石溝東北七里 長義
 岔七十里 大灣 深溝 重合 斗底 大岔灣供
 境七 高屋縣境五里 山岩縣境八里 懸空 蛇尾頭
 供縣境 第九岔 坡龍溝供縣境一百里 石皆堡
 九十里 安定 關一 峽口北四里 堡 青嵐塔東三里 秦
 義岔四十里 善口岔 南山 大西口 中灘供六里 三九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十一

中灘 小南岔供七里 石峽 大西口 張生供八里 大西
 岔 高山寺供九里 唐家南二里 旱岔 好地掌供四里
 八泉子岔四十五里 馬家營五里 達子岔五里 姚家
 岔六十里 達子岔 富家六里 白骨岔 平川供七里
 北岔一十里 韓家五里 第二坊九十里 馬堂一百里 香
 泉塔 內觀營供四里 大撒口 七里站五里 福寺
 青土坡供六里 南岔 東嶽七十里 烽火岔北二里 石家

五十 中川六十里 花川七十里 車道嶺九十里 滿家峽
 口供一百里 九條岔一百二十里 南山頂一百四十里 關川二百里 砦
 一 熟羊南百八十里 又見隘西
 漳 堡二 關五場東堡三里 南三
 西和 堡三 初山北七十里 鐵城東二十里 穀
 藏西十里 營一 劉公西南三里 唐行軍元帥營
 晉營于此 遺址尚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十二

成關一 黃洛北一百里 堡一 白遠北一百二十里 宋
 秦 關二 西關云秦州西關今西關無險阻恐大
 震 砦四十 沙龍頭 橫河谷 程家平 杜
 樹平 馬跑泉 馬房山 東柯谷 花南務 臥
 牛山 白石谷供門東南 賈家川 百頃原 北福務供
 東放牛谷在州西 瓦子平 平蘭 杏樹灣 青
 草嶺 草川 牧丹園 堡岔谷 馬鞍山供州西南

呂家平 剪子嶺 蜘蛛谷 俱州西北 三陽川 在州北 女

兒溝 姚家庄 俱州南 堡三 皇郊 州南三十里見上 劉

溝 宋徽宗二年夏八寇 踞牛 州北三十里三陽

徽 關三 虞 州南五十里宋吳玠破金人撤離喝處 仙人 六十里吳玠破金人處

青泥 在青泥店宋乾德中節度使在彥進御所

階 關十 青崖 州南九十里舊設以防番者 峯貼 在百四十里 中

峯 北三百里城化關指 均 北百八十里 石 東百九十里 牛頭 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十三

里 黃柏 東三十里 白馬 蝦蟆 俱東三百五十里 山榆 南百五十里

七防 砦十三 峯貼 西百七十里 五虎 東百三十里確峒山耕者常得古器 烟

墩堡 西三十里 龍王山 三十七里俱嘉靖開道 黃鹿壩 四十里 東川

小山平 俱四十五里 清江壩 五十里 陳家壩 七十里 梅林

平 七十里 白鶴橋 八十 水確峪 九十里俱 虎壩 八十里嘉靖開道

七三十一 橫川 白馬廟 朱欄 孤亮廟

石碑 有宋吳玠碑因名 小川子 棠池子 中 豐泉 小灣

兒吳家平 大麥谷 小麥谷 黃家 棠落

高橋 泥陽 小泥陽 府城 中 大營 平落

東固城 沈家灣 馬嘴石 石嘴頭 拋沙河

西高山 南平 高家村

秦安 關三 臥馬 東北一百二十里 驢移 北四十里古為關今遺址猶存

馬頰 北二十里古為關今無遺址矣 砦三十一 叭叭 乾確城

東十 白鶴灣 二十里 高峰 四十里 九龍山 六十里 獅鬚 九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十四

臥馬 關里 花山 南五十里 劉家灣 三十里 田夾溝 第

七溝 中下 俱東南上三十里 觀耳峽 西二十里 黑土山 三十

里 廟坡 西南三十里 玉鐘峽 北二十里 錦帶山 四十里 河西

五 岳家堡 三十里 曜紫嶺 三十里 馬頰溝 上 中

下 神仙嶺 西北六十里 總 東北三十里 好地嶺 四十里 馬駱川

七 堡五十一 河西 婆羅灣 西斷山 馬頰

要川 武峽 大山 第七溝 田夾溝 東川 圓

樹中嶺 黃漢灣 羅池 乾湫 馬煥 高
 塹 南濟川 隴城 斷山 乾湫 石峽 南山 三
 甸川 照坡 高妙 麻谷 宜磴 錦帶 暖
 泉 把龍 葉鹽坡 拔坡 瀧灘 葉甲 玉鐘
 南嶺 水火峽 王甲 臥鐵山 高甲 神坡 了
 中難川 開門關 誌誌 衍關 臥龍 螺泉
 郭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十五

清水 鎮六 白沙 東三 百家 六十 盤嶺 七十 恭
 州 東北六十 關家 八十 張家川 五十 堡十四 葉家
 花廷 俱三十 韋家 六十 谷麻 七十 崔家 治坊
 劉鐘 俱六十 化林 七十 甲家 七十 大原 百 如刺 峽 東
 十里 杏林 五十 任家 百 杜家 東四十
 禮 關八 兆平 百 牛脊 西南八 野麻 二百 火
 箭嶺 南百 銀尾子 百九 尖岔 北八 大樹 百 潭

渡 東南百 紫三十六 紅土山 東四 高坡山 蒲濟
 灣 東二 黑漆廟 長道 俱四 隔虎谷 六十 殿真
 灣 梨園谷 搭子山 俱七 保子山 左谷溝 稍
 谷溝 俱八 南丹谷 寬川子 傘旗 黑谷 馬
 槽溝 俱九 北坡 橫河 俱百 翟家 南十 漢陽 大
 山溝 俱二 水磨川 雷王山 俱六 核桃山 西谷溝
 俱八 麻池子 泉谷 俱九 大潭 百二 上河壩 北十 杏
 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十六

樹凹 高家山 俱四 平泉 五十 楸子山 西十 寬谷
 沙馬山 俱三
 兩當 紫一 馮家 在縣東南五十里山巔上平闊如
 人多避此村曰 蒼址儼然而在
 文 關三 玉壘 東百二 火燒 北十 臨江 北百二 紫十
 三 安昌河 西七 哈喇 北十 陰平 九十 大黑溝 東
 屯 俱百一 馬營 百二十 鎮峽 百二 鐵爐 西南四 松平

西北百陽湯十里九原百三湯湯屯百四臨江屯百
二十 從一樓舍 西北一百

洮 關九高樓 街東五 三岔 四十 黑石嶺 三十

八角 北百四 大嶺 七十 黑石嘴 東北四十 石嶺 五十 羊

徽 三十 舊洮州 四十 砦五十二 鄭旗 四十 張

雄 三十 東石旗 五十 秦百戶 二十 溫旗 五十 楊

花 三十 琵琶劉 三十 馬旗 二十 朱旗 五十 張旗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十七

五馬 仰得溝 十五 劉旗 三十 張仲和 二十 上區

都 三十 下區 都 三十 威旗 十五 後川 前 五十 後川

後 五十 占旗 五十 武旗 五十 水磨溝 四十 陳旗 四十

石 石軍保 四十 小兒灣 三十 石州 三十 韓旗 四十

五里以上 劉順川 五十 著泥 十五 楊城 二十 孟總旗

三十 李剛 三十 楊昇 四十 舊洮州 五十 沙巴兒 四十

里 馮旗 四十 孫百戶 四十 火炮 三十 王旗 二十 殺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三十 白土 二十 水磨川 十五 以上 羊撒 三十 甘溝 六十

里 治里 九十 劉家溝 九十 八角下 一百二十 八角下 一百

里 景古城 上 一百六 景古城 下 一百五 阿骨山 一百五

趙 總旗 一百四 蓮花山 一百四 秋谷 一百三十 堡

二十二 寶權 五十 常旗 十五 納郎 四十 黎園 十

琵琶劉 上川 十里 丞相溝 五里 以上 黃胡子 五十

倭 奔 五十 楊昇 四十 善藏 六十 古尔占 五十 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十八

門 兒 三十 驢房 十里 以上 石嶺兒 十五 大草灘 二十

八角 一百二十 白松溝 五十 小嶺兒 四十 甘溝 新 六十 亂

石 灘 八十 石廟兒 八十 茄尔羊 九十五 以上 供北路

岷 砦 五十八 谷龍溝 十里 野人溝 四十 茶埠

峪 十五 梅川 三十 班哈山 五十 申都溝 八十 永寧 七十

里 紅土坡 二十 紅壩 五十 冷落山 五十 趙趙 七十 各

路 山 六十 磚塔寺 七十 酒店子 十里 栗林 南 三十

五九九

祿徽里十五 西園口六 陵元赤里三十 占藏龍里二十
 谷剛都里七 柏楊林里一百一 分水嶺里四十 大溝里十七
 甘三里 哈答川里五 貴家族里七 新橋里四十 脚
 力南八 顛角里九 高橋里九 何家里百一 岩昌里四十
 老鼠川里百七 新城子里百五 曹家庄里五十 駱駝巷
 里中三 廟兒溝里二十 深溝里四十 下冷地谷里六十
 里野孤橋里四十 上冷地谷里七十 橋頭里四十 坎卜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十九

二里 鹿兒壩里西南四 馬相溝里西南三 高石堆里五十 草
 哈溝里西南二 老鴉山里三 鎮美里西南二 吾麻溝里西南
 三 三分岔里西南八 木音里西南二 柏木赤里西南二 柏石溝
 里西南五 水磨溝里十五 馬塢里七十 柳婆溝里西南四十

陝西下四川

備錄

登昌府志鞏為國家西北門戶番虜乘垣無一牆之限套酋瞰
室僅衣帶之隔階文西固之間者族動輒蠢蠢三面瀕夷四境
宿兵地莫重於此者故自周秦開疆漢唐置吏以至今日無歲
不尋於干戈飭備當如何者今新疆雖建邊長兵寡難恃戎鎮
雖設餉厝卒饑堪虞倏倏惟恃其不來單弱何稱於有備故廟
堂西顧而嗟疆臣蒿目而籌無不為三向兢兢云

洪武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進兵隴右鞏昌元守將總帥注
庸歸附 秋七月大將軍徐達遣將來伐南境秦徽階岷西禮
成文北境安會渭秦俱歸附 三年偽夏平章丁世貞會吐番
攻文州守將朱顯忠死之 攻城四十日援兵不至部下皆曰與其
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一

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忠知
下有携心獨顧家兵二百人突圍力戰死於陣死三日救至番
虜四年議征西虜征西將軍馮勝副將軍傅友德陳德出隴西
攻下甘肅河西平 五年夏四月鄧愈沐英等征西番分兵為
三路併力齊入番部抵川藏覆其巢 西至崑崙山斬首八千級
俘男女一萬名口馬五千
牛羊十三萬番人震懾願求內附封其酋僧為法王 十一年春
佛子隨俗以神道設教後更馭以茶馬番遂受驚 十一月春
二月曹國公李景隆率師建岷州衛於祐川 十二年秋七月
西平侯沐英率師建洮州衛於洮州 十三年開設文縣守禦
千戶所 上官趙達築堡土民為軍隸陝西都司十五年
改隸秦州十八年裁革文縣以千戶領縣事 二十七
年千戶張嘉據火燒闕斷臨江橋以叛命平寇將軍再政討平
之 先是嘉得龍馬於古教場心自負妖人霍佛奴謂嘉有大
命遂及政兵至連戰大敗軍皆降嘉窟入林搜得諱之 天

天下郡國利病書

順二年設靖虜衛於舊會州 舊會州原在河上元移會州於西
寧城其地國初殘廢遠道備建
改巡司設衛名靖虜從都御史陳璘巡兵鄭名之請也 六年
復設文縣 成化四年置岷州衛備以飭兵馭將防制番虜以
岷州固蔽成 八年春設立全陝巡撫以察吏撫民督儲制番首
文和分隸之 初華西南以茶馬馭者給兵或以憲
以右都御史羅汝敬為之 司或以行人無定差久不能無弊臺
臣王紹建議用重臣廷議設都御史督理之兼贊兵務後設八
監察御史糾茶法專理其事都御史地撫全陝遂為定制 八
年設分巡隴右道以臬司副愈為之 正德七年蜀盜攻陷微
州城邑焚掠殆盡 八年夏六月蜀盜復至徽州南鄙按察僉
事李璋帥三衛兵迎擊破之 十年套虜深入搶擄臨之蘭金
鞏之安會渭秦 十五年八月西固番侵掠階成總制尚書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

瓊遠鎮守劉文帥帥問罪破其八族受降而還 斬首前後三百
級頒奉約易馬
者三十六 十六年設臨鞏兵備道以臬副駐蘭州 嘉靖四年
隴東流賊百餘攻秦安邑令張繼先督民兵二百人戰於東龍
谷執其魁餘散去 五年賊復至三百餘人擾秦州桃花山四
劫知州王卿都指揮尹謨討平之 十三年春正月猓賊馬興
鳩衆千餘人據階州鐵爐山以叛殺千戶王靈鳳 秋八月套
虜入犯自秋歷冬掠安定會寧通渭 十四年夏五月賊興再
犯徽成殺指揮王煦 煦往諭語不合遂見殺 秋七月巡撫都
御史黃臣親督大軍討興平之 黃剛煦被殺大怒督參政陳時
選白漢指揮種繼率大軍遇於石門大戰破之萬曆三年夏四月
之靈鳳子仲身先士卒射死與於陣手斬之

番紀力啞犯階州執守備范延武守備被執番以刀挾之令跪守備不跪多以大守備大罵
 留之四年春三月分守參議劉伯燮副總兵孫國臣與師問罪
 得紀力啞誅之大軍以正月至階番入村掠路口兵不得交相
持月餘計無所施啞思道番狀謝罪請降歸國
臣議曰師老矣始因之路經罰九九與和約給費南門入五年
西門出殺六十五人番始覺遣執啞殺之番其首於番界
 設兵糧道駐靖虜衛 十八年海虜大舉入寇逾臨兆掠渭源
 遊騎至郡東焦家舖城中戒嚴總兵劉承嗣率將鄧鳳遊擊孟
山賊精勇甚深四十五年秋八月新疆傳警分守隴右道按察
 使朱燮元督蘭靖恭將張世成楊麒提兵躬禦却之時公兼攝
警星夜馳至洪永督蘭靖恭將張世秋九月川虜犯舊兆州兵
 此楊麒往禦之虜聞有備夜遁去
 備右參政畢自嚴督同副將李國柱提兵躬禦却之虜牧兩川
中隔番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三

偵探不能遠又烽火傳以夜半猝至故戍卒進番頗懼其害
 公聞警馳至而副總兵李國柱率兆州兵亦至相持數日我軍
 以大將軍砲擊之虜死砲下者甚多四十八年秋七月海川二虜
 多惟斬獲四級虜始遁去
 犯兆岷守道張公士俊聞警馳赴督兵將禦却之時兆岷道關
公代署警報
 踵止居民道遠走避遠近戒嚴公星夜至兆岷督各
 將願清野堅壁以待虜知有備留牧十餘日潛遁

鞏昌府志警備論曰警備官政事也舊志不載豈以府屬遠行
 衛所週羅區區警備為迂為細乎不知事雖細而關係甚大言
 若迂而利害最切是不可不紀者蓋鞏南苦番北苦虜而中路
 橫加以裸夷鑛徒會靜之間鞠為盜藪今且聚眾入城明火肆
 劫克醜群聚拒捕戍官雖歲荒民窮哨聚出於有因然玩愒廢
 弛戎心啓於無忌使處處皆嚴巡徼即奸徒何地安着故兵撤
 州郡而五胡興職罷典兵而群盜起自古天下多事發難於夷
 狄者什一首事於揭杆者什五有烟鑑也細乎鉅乎州縣未必
 皆有衛所而處處俱設教場非徒設也迂乎切乎故修則為實
 政廢則為故事記警備者蓋預備以待警非因警而始備憂深
 思遠之明哲當無俟余言之罪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四

瓌堡此民間瓌堡也其沿 府附郭
 隴西縣 關 後川 葉舖 赤山 隘五
 截道 深安 烏隆 錦布 堡四 赤亭 科羊 白土坡
 荆河岩 砦 汪家 宋坂 榆木 石門 鎮三 熟羊
 錦布 北二十 墩六 赤山 岳家 北山 仁壽 烏隆
 烽火臺
 秦州 關三 秦州關即關 石柁 現子 堡八 牡丹原
 皂郊 剪子嶺 鐵爐坡 三陽川 劉溝 街子口 東柯
 峪 砦四十 沙隴頭 橫河谷 程家平 馬跑泉 馬房
 山 東柯峪 花南務 卧牛山 白石谷 紅崖子 原店
 牛澗谷 賈家川俱州小 家谷 女兒溝 瓦子平 平關

杏樹灣 青草嶺 牡丹園 草川 堡空谷 馬鞍山
 姚家庄 徐家店 始林平 店頭廟西州 百頃原 北稻
 務俱州 呂家平 剪子嶺 放牛谷 蜘蛛谷 鹹泉谷
 花園頭 鐵爐坡 松樹坡西州 三陽川北州 鎮四 社樹
 坪 草川舖 上三十 下三十
 徽州 關二 真關有署有官有吏 仙人
 鎮 木廬 火鑽
 階州 關三 望城關 七方關 石關 白馬
 民堡四 段河 嘴頭 麻池 仙人 礮子 桑家 潘家
 大坪 橋南 高杜 月圓 宗家 崔家 閻家 如水
 陳家 姚家 李家 徐家 何家 下曹 上曹 董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

趙家
 設堡官六人各管四堡遇變與若軍挾刀同禦
 安定縣 關一 堯口有署有官有吏 隘四 青嵐峪口 大
 西口 雙峪口 峽口 堡二 永城 高山 張生 中難
 唐家 雷家 韓家 平川 東岳 青上 袁家 李家 關川
 場寺 岳家 烽火 石家 蘇家 滿家 圓嘴 關川
 砦九 秦義 永安營 小南岔 姚家 北岔 泉
 子岔 棧子岔 烽火岔 九條岔 鎮二 秤鈞灣 西鞏
 會寧縣 關二 烏蘭 青家有署有官有吏 堡七 河崖
 白揚 白虎山 高廟山 紅山 庫家 砦 王家 崖 張

家園 胡家山 高山 趙家山 西南岔 麥子岔 高原
 灘 大廬 金龍峪 野力麻 鎮五 翟家 乾溝 郭城
 陡城 水泉 墩 桃華山 老李岔 西寧城 開店子
 礮子 碾奪山 嶺崖山 木灰山 萬家山 稍岔 俄
 東峪 安馬岔 東岔山 韓
 地方保甲各備器械以時瞭望斥候有警則舉烽為號
 通渭縣 關三 閉門 華川 石門 隘七 田家 砦 砥
 石砦 淡家 砦 石嘴 砦 袁家 砦 金帶 砦 蘭家 砦 堡
 中林山 石峴子 湯峪 高山寺 石山 高窪 乾
 鍋 蘇羊坡 椅子山 石崖峰 蔡家 白揚 鷄窩 紅
 土 長義 斗底岔 高崖 山砦 懸空 第八岔 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

渭陽 堅鷄 四羅 山砦 坡龍 鎮七 雞川 安遠
 蔡家 白塔 寺子 善岡 舖路 新增墩臺八座知縣劉
 建盤路坡 馬兒灣 十八盤 蘭家 砦 吳家河 倒迴溝
 狗兒現 野狼現
 秦安縣 關三 卧馬 遷移 馬頰 隘四 確兒峽 神
 仙嶺 鷄子嶺 斷山 堡三 西河 西斷 安川 武峽
 大山 東川 圓樹 中嶺 高崖 南濟 石峽 南山
 三甸 照坡 高妙 麻谷 宜磴 錦帶 煖泉 把龍
 梭坡 龍灘 葉甲 玉鍾 南嶺 王甲 龍鐵 高甲
 神坡 了中 雞川 琵琶 符閣 卧龍 螺泉 郭嘉
 砦二十 吶叭 乾磴 白鶴 高峯 九龍 獅蠻 卧馬

花山 剡家 田夾 第七 觀耳 黑土 扁坡 玉鍾
 錦帶 河西 岳家 耀子 馬頰 神仙地 馬頰
 鎮三 蓮花 隴城 雞川
 寧遠縣 關 大木樹 馬務 水關 文盈 隘六 魯
 班山口 花崖山口 石門山口 大陽山 硯石硤 木林
 峽 堡八 喝龍 焦贊 沙團 雷家 廣吳 滴水 佛
 兒 花崖 岩五 瓦舍坪 祿龍廟 立界嶺 僧官寺
 馬山 松山頭 党總旗 水家嶺 大平頭 紀家 祿寺
 川 馬龍川 雙龍山 討納平 野寺 鎮六 灘哥 鄉
 撒 青瓦 四門 納泥 樂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七

伏羌縣 關一 槐樹 隘 天門山 堡 黃羊 在邑東南二十
 一丈高一人一五尺底闊八尺頂闊四尺門北向壕深八尺口闊
 石破 在邑東北三十里週圍五丈三丈高一丈五尺底闊一丈
 倚山三面阻水生險有見龍在邑西南離城四十五里一
 警收茶中盤下盤上三里民見龍在邑西南離城四十五里一
 夫五尺底闊八尺頂闊五尺樓門北向壕深一丈闊一丈
 二尺一面倚山三面懸崖頗險收承上安遠渭陽三里民延
 泉洞 險在邑西二十里石崖之半高 永新洞 在邑西三十里石
 險 鎮 永寧 小樂門 禮新 岩 處遠
 清水縣 關一 盤嶺 隘五 玉屏山 小隴山 坂坡峽
 石牛峽 軒轅谷 堡五 杜家 華林 申家 竇家
 華廷 舊城 治坊 始刺 大元 杏林 常家 峪麻

崔家 倒淋 鐵石 鎮八 白沙 床樓 弓門 治坊
 張家 百家 湯峪 閭家
 西和縣 隘三 土橋 屏風峽 青陽峽 堡七 岐山
 鐵城 木門 保子 橫嶺 仇池 寶泉 谷藏 岩南
 岍 北岍 鎮 鹽觀 白石 永寧 大潭
 禮縣 關五 兆平 牛脊 野麻 尖岔 木樹 隘夾
 箭嶺 隔虎谷 馬槽溝 堡一 岐山 岩八 紅土 高
 坡 篋箕灣 保子山 南丹 大山 雷王山 楸子山
 鎮二 長道 大潭
 兩當縣 隘三 董真峽 銀甕峽 青杠坡 堡 天門
 播鼓 寨山 賈家 岩一 馮家 鎮五 楊家 劉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八

合四 前川 楊坪
 成縣 關一 黃渚 堡 白蓮
 文縣 關三 王壘 火燒 臨江 隘四 陰平道 吧咱
 叱咭尾 鄧艾城 堡 王皇 黎坪 馬家 趙村 清泉
 鷄子 樓舍 那寨 喬帳 庵理 鄉岩 張家 麥鵝
 松樹 新舍 侯家 赦書 老羅 草坪 潘家 劉家
 風坡 鄭 左家 岩 安昌 哈喃 陽湯 大黑
 漳縣 堡二 鳳臺 鹽廠 鎮 三公 墩四 閭家
 鳳凰 藥山 空耳頭
 遼政 今天下號稱奉寧已爾獨患苦虜九邊之患虜奉為最
 秦患虜隴右為最蓋東夷靡以貢市雲中上谷羈以市賞國家

歲不過費一郡之租一象胥頤之疆臣期而畢事有高枕卧耳然猶叙勞績焉無奈套虜之點而海酋之驚也是飄歛不受羈縛者套虜西則靖固戒嚴海虜東則臨鞏警樓今且牧兩川矣然又苦番番自癸酉大創之後南境稍戢往獨急蘭靖近松虜逐新疆啓西北無虞而今時所宜急籌者無如兆岷舊兆州矣兆州原設守備改恭將今又以副總兵領之臨兆設鎮戎備非不周然舊兆州之兵食獨單非完計也說者以為鎮戎為海虜設而駐臨兆鞭雖長不及馬腹若虜入兆境而待應援江雖決無濟渴鱗今即不能移鎮戎於兆州秋防時移住三月亦得備堂與固不着備門戶也舊兆設守備不着設守禦千戶所募而守固不着自為守也矧前所屯寨在焉又甚便乎籌邊者其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九

為然否

兆岷邊備道駐節岷州公署凡建置 夫武署為邊政攷也而先之以監司者何蓋監司奉 堡書而鎮邊處外以靖疆固圍內以察吏安民凡所以規調兵食驅策將領拊措疲瘵綢繆戶靡者皆揆文奮武之專司其運籌折衝將吏咸稟受節度焉固師中之夫人而建節之大帥也故首列之 副總兵府在衛城西
舊兆州堡在兆州衛西七十里原兆州衛舊地移衛而東以其地為堡自海虜逼兩川遂為重地原設操守隆慶五年改設守備
靖虜衛 永安堡在衛東北一百三十里隆慶元年虜酋賓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率輕騎自老龍灣踏水渡河內掠白草原會寧地方當事者議於隆慶五年建堡裴家川名永安移靖虜守備於此改北路遊兵戍守仍隸靖虜察將

打刺赤堡在衛東八十里本宋之鎮戎堡築以防夏者堡廢址存成化十年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復修因地衝兵單以本衛中十戶所官軍填補駐操守一員

乾鹽池堡在衛東一百二十里週四里有奇宋之定戎堡舊址也成化十八年巡撫阮鶚修築以本衛右十戶所全伍官軍填補制操守一員 平灘堡在衛西九十里舊蘭州地成化二十二年虜犯大浪口守備康斌獲捷乃建堡摘撥步軍九十八名操守領之遂隸於本衛 蘆塘堡在衛北二百二十里黃河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

新疆內原松虜着力免牧地自新疆移建堡內設恭將一員領蘆溝守備一員小蘆塘索橋防守二員專備新疆與靖虜恭將特角而守亦與洪水三眼井為聲援 蘆溝堡在衛北一百四十里萬曆乙未秋套虜從長灘永溝特常入犯丙申議建此堡內設守備一員領中軍一員坐堡一員專備套虜
分疆論曰分疆信地也自古防邊者先分布矣警備不豫則鏢隙可乘畫地不明則推諉易起必統領者若元氣周流脈絡關節無不貫注而後榮衛調分職者若臂指流行五官四體無不暢轉而後一身強此分疆責成意也至若遊兵應援無定其常山率然之形比隣同室相關設被髮纓冠之義又非分疆所必限矣

鞏南境兆岷邊備道駐節岷州衛有中軍有把總有操守有衛所官軍道屬西起雷州朶的河歷兆岷西固階文界四川青川所延長一千九百里西南起兩川古壘州東北至鞏昌府漳成二縣界橫亘八百里

兆州副總兵駐劄本衛願舊兆州階州西固文縣四守備岷州一操守有中軍有兩哨有衛所其地隨道屬第一意治兵不與民事衛境東至岷州界五十里至衛一百二十里西至番界一百里南至生番界一百三十里北至臨兆府二百三十里舊兆州堡地界西迤邊牆二百里東至兆州七十里南隣番界八十里西北去番虜三百里岷州衛地界西至兆州一百二十里南至階州界四百里東至西固界二百里北至臨兆府二百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一

里西固守樂所地界東至階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番族二十五里西北至番族三十里東南至階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番族二十里西南至番族一十五里北至本備三百三十里階州守樂所地界東至成縣二百八十里西至西固城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文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西和縣界二百九十里文縣守樂所地界東至四川青川千戶所界四百里西至古扶州生番界二百里南至上丹堡生番界五十里北至階州界一百一十五里
靖虜兵糧道駐節本衛有中軍有兩哨有衛所官軍道屬東起固原西安州界西抵蘭州一條城北至新疆南臨安會延袤約一千里本衛駐劄將一員領永安守備一乾崧打刺平灘大廟

哈思吉分水嶺水泉陡城防守各有信地與蘆塘寨將犄角而守有中軍有把總有衛所官軍蘆塘堡地界東至倚黃河三百里北抵邊牆一百里西望洪水三眼井東南接永安堡地界西領索橋堡至河北碩塔兒溝至河東縣大廟蘆溝二堡南接裴城水泉二防守蘆溝堡地界東界鎖黃川二百八十里西界永安堡南界本衛一百四十里北界中衛香山二百四十里其乾崧打刺等十一大堡各有分界志不詳

要害論曰要害者為害之要地也必彼可為害我可扼吭如兆岷之舊兆州堡縮着虜腰頰北境靖虜之鎖黃川永安蘆溝諸堡杜山後之窺伺邊路水之奔衝斯稱要害所當備矣其他瑣瑣山谷微微蹊徑奚要害之足云然衛志有之姑存其名以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二

攻
兆州衛舊兆州入距一踞自丹把川由劄竟三岔至探堵牆透官洛惡藏入一踞自西邊控墻填塹渡朵的河犯舊兆州窺岷一踞自九條嶺入一踞自馬蓮灘透馬旗堡入犯衛窺岷一踞自格連川透土門堡直犯臨兆一踞自黑石嘴透邊接寺窺岷一踞自白松嶺大草灘大山口窺臨兆兆岷為秦隴藩籬兆又岷之襟喉舊兆又兆之門戶兆當孤懸絕域環諸番迫強虜備稍疎岷先震隣臨鞏不得安枕卧夫以上皆極衝要害而戍堡單弱自非增九條丹把之戍相為犄角恐舊兆孤危不可恃也
岷州衛一路烟刺勿杓等族生番自中寨駱駝巷大溝入一路鐵占等七族生番自馬輝倉鹿兒壩後溝入一踞麻子川屬番

勾引打刺等族生番自分水嶺入一路自西灣濠寨西通海虜東犯臨鞏最宜首防一路官洛惡藏等族屬番自看古灘鎖溝偷入作賊以上雖有入犯之路然無擁衆之強或乘間竊發則藏厥渠魁倘大肆猖獗則傾彼巢穴未足深患所可慮者火酋諸虜駐牧西海往來兩川朵的河遺孽生齒日繁逾兆閭岷窺犯臨鞏包頂土門往往得志緣其深入不忌料我護後無人急須足兵益餉扼要設防壯在山之大勢伐穿實之狡謀斯番虜無制之要計也

西固城守禦所一意備番他無所防然番入之路有二一踞自消水溝入犯兩河口沙川寨等處一踞山後坡平道兒等族生番自核桃坡入掠橫岩近郊一路自黃水灣錯若坪透澗溪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三

入犯平定秦等處一路自西寨坡入有邊牆一道堵之一路自柳壩通西禮階岷階州守禦所設所雖止防番然去郡漸遠礦盜茶徒徇夷亂民不時竊發之來去亦各有跡今記之一踞自角弓峪通西禮生番盜賊出入之路一路大竹坪林壑險峻礦徒徇民往往竊據一路自三岔口黃楊坪通木竹慈竹苑至城下昔虜守備范廷武從此入一路自大石河乘其坪曠無險恣意出入沒入路非一盡備不能蓋由人情偷惰彼此推諉故彼得出其不意及釀成大患動兵糜餉為害非小苟若專有責成俾不因循備事七防責任巡檢豐泉責任遊激大竹坪責任防礦大石河嚴編保甲特其盤詰各盡厥職何憂寇盜

文縣守禦所二一路自哈南寨入一路自陽湯寨入一路自松平寨入一路自東屯入昔人建有守備行重可知矣按邑志曰昔人建置軍民相參堡寨聯絡備非不善奈何番甫戢寧守者輕其考與上下懈弛乙丙之難幸由四路入如蹈無人之境非細事也又四寨之外皆鞭柵杞梓之材守者公然深入米取作器貿易大開門戶是誨之盜也司守者尚其單夙警慎偵探明烽燧嚴盤備庶可無後患矣或以守備坐城中不足耀武何若移駐東屯行署又四踞適中之地東望玉壘南鎮虎穴節短應速似亦策之得者

靖虜衛二一路自塔兒灣乘水渡河由鎖黃川青沙現入犯安會一路自迭烈遜老龍灣入犯靖寧隆德一路自梁泉經青沙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四

無所不犯一路自莽牛口經打刺赤入犯衛南境一路自哈思吉入犯一路自烟同溝經營房灘入犯安會一路自三角城入犯附論曰靖虜昔苦松套二虜交証其要害頗多自新疆既啓松虜遠道邊內建堡設將置戍關屯蘆塘與紅水東西犄角靖之西北境即稱內地可矣惟是東境尚苦套酋往往踏水深入往猶竊出山後公然取道山前鎖黃川海納都一帶曠遠難防隆靜安會每被其蹂躪永安裴城二堡兵單不足禦遊兵觀望又不得力今雖建蘆溝堡設守備差足輔車若欲為靜隆安會萬全計非銷海二川適中處再建一堡置將宿兵不可也然建堡置將豈易言哉

關梁 北州衛 黑松嶺關東三十里 黑石嘴關東北四十

里 大嶺關北九十里 石嶺關 八角關北一百四十里
 舊兆州關西七十里此係要害 羊徽關北六十里 鳳山橋
 北四十里 舊橋東南四十里 新橋西南四十里 岷州衛
 石關兒東一百三十里西控虜羌東維秦隴天然之鎖鑰也
 野狐橋西四十里由北入岷必經之路 西固城守禦所
 化石關北九十里 平定關西北三十里 殺賊橋東南七十
 里 鄧鄧橋東北一百里 蘭峪橋東南二十里 兩河口橋
 階州守禦所 望賊關北一百八十里 七防關東八十里
 石關西二十里 白河橋東南二十里 石門橋北五十里
 棧道東一十五里 文縣 人燒關東南十里 昔元人燒
 關入蜀故名 王壘關東北二百里晉鄧艾入蜀之跡 臨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五

橋山勢巉巖長虹特起昔張飛據此以斷援兵
 馬政附論曰有兵則有馬馬之須於兵甚急也我國家之馬政
 其法不常備矣然無如西塞之招商權茶驛番易馬之為得策
 也蓋番地不產五穀所食惟青稞菽豆碾作炒麵雜以蕪菁酪
 漿非若飲輒病廢食不可須臾離若潛制其命者初奉金牌納
 馬者不過必力等若干族因立守禦所於浩疊防之成化以來
 黑章哱等族叛服不常阻塞道路守禦廢而危橫自亦不刺駐
 牧西海北河二衛番夷大懼其害往往失故土昵近漢疆欲資
 我保護多內附求納馬蓋虜為驅魚之獮番者依人之鳥於是
 置北河西寧三茶司額設監收一員各大使一員董之者兵憲
 而臺史監察之為西南永利實華之南境故攷之

岷州衛志曰國初議招番軍止八名耳近年增添太多耗費愈
 甚而民兵又有成涼成洮成階之分自兩虜窺北聲震於岷當
 道者見番軍不得力欲以其餉募兵以資防禦竊意番軍難以
 遽革而容兵徒以糜費莫若限番軍之數以省餉批選戍兵以
 壯衛則兵食不加而自足是岷之長策也
 兵衛論曰衛以兵為名非止防禦亦以禦侮則兵是賴也衛額
 五千而凡兵財半餘皆安在乎即半亦未必盡在衛一遇操閱
 類倉卒雇市人以充額即失額主者不問矣是尚謂有兵乎無
 兵矣尚謂有衛乎弊由清勾為故事而考課不嚴征調祇虛文
 而稽覈無法加以屯糧兌支成風俗軍無固志主官以責脫為
 應得下循常規欲衛之有兵不能也無兵矣尚論簡練耶器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六

耶說者謂非痛革積弊大加振刷不可第上之繩約解縱又收
 拾不揚下之心志習熟促併翻駭恐猝未易振也以當承平
 不妨相安無事一旦緩急能無束手是當事者所宜念也

納馬夷人 本衛境六十六族 列咂族 瓦麻族 上下社
 巴族 巢窩族 郭着族 哈爾水車族 駝危族 納即族
 耳藏者若族 香藏族 木舍族 列咂板地族 卜割族
 川多族 底思當下族 碾班族 卜刺方 喘哥兒族 夫
 刺族 殫藏族 步你巴族 雀哥族 勞咎族 答夫下族
 滿松族 哈杓族 奔古八族 六卦族 麥藏族 割來
 十族 多竜族 祿爾族 阿爵十族 芍原族 相古族
 爾着五族 苦苦族 多藏族 阿讓爾族 割的族 川卜
 族 郭鎖六族 掙多族 尾子族 哈古四族 麻六族
 安龍族 攬龍四族 捏日族 雞翎族 沙麻兒族 答麥
 族 團咂族 阿讓爾族 着泥寺 着落寺 上冶三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七

木九族 惡藏族 官各族 阿中族 大巴族 落巴族
 糞狸族 黎多族 答力族 岷州境七十六族 節藏族
 多牟族 小五平族 竹力族 西宗族 青沙坡族 哈呢
 族 大的族 捏東哈族 巴竜族 榆樹族 惡卜赤族
 忍藏族 小平族 三角坪族 鷲兒族 若木族 青石山
 族 真文族 占藏族 小青石族 割工族 竹林族 上
 格刺族 竹泉族 竹席族 下格刺族 栗中族 栗林族
 麻子川族 七的族 多納族 峯崖山族 真正族 七
 龍族 長倭山族 陰山族 板藏族 昔藏寺族 峯崖族
 尖藏族 竹園庄族 墻匡族 六工族 西寧溝族 刺
 即族 居占族 太平頭族 刺答族 湯吉族 坎卜他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北咂族 着咂族 上羅卜族 塞卜族 在堡族 下羅
 卜族 哈即族 多知族 上芭離族 竹林族 鵝中族
 上索咂族 北咂族 八哈族 狼窩峪族 南哈族 麥多
 族 下索咂族 賞谷族 湯的族 慈班堡族 割刺族
 刺哈族 鋒城堡

番之環北岷而居者生熟不下六七百族其納馬入貢者財十
 之二三無論生番跳梁即熟番居近川口者如必力阿力他杓
 剛割耳加五種隨帳輕遷與虜不易而驚驚亦與虜同近雖貪
 茶茗就撫賞恐野性終不易馴是番族中所當加意防範者也
 防禦論曰防禦者扼要而禦患者也自古籌邊者尚之為其足
 以制敵而自衛也今之所謂防禦者吾感馬喫緊要堡當防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八

夫迺半臂小聚零星羸卒或三五十名或一二十名縛柴欄馬
 壘石塞壑小入不足以堵截大舉或反以損威此何為者也盡
 形圖本不過塗塞標號糧籍不無虛冒何若專力要堡其他無
 益分布各路總計不下五六千人似宜收回本鎮以壯軍伍但
 當遠斥候謹烽燧則收保壘而備禦先戰為先發守為有侍勝
 笑固在我矣何賴瑣瑣之細謹乎故今第詳其大者餘惟記名
 以備覽

揚恩首陽山辯

首陽山在中古以前一山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其名遂與五嶽爭高後世好奇之士爭欲私之說文以為在遼西劉延之以為在偃師馬融以為在蒲坂方輿勝覽以為在隴西曹大家註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為在岐山之西寰中遂有五首陽後來不知何時斷以河東蒲坂者為是即其地祠而祀之至今相因以為此夷齊餓處他首陽皆廢矣野史揚子曰河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十九

之首陽非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為是曰隴西者為是何以明其然有五証焉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闋原註山在蒲坂止名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註雷首在蒲坂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坂果為首陽何為經史俱不著陽字唯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苓乃秦風之首誤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為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註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

度之曰即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為首陽耶書曰道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名今鳥鼠與首陽並峙昭昭若此傳為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捨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當之柰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証也又論世者原心夷齊既以耻食周粟而去亦必遠引其心始安蒲坂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避周而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乎隴西古西羗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於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尚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

屬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証也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是明言山為西山也蒲坂之山據堪輿大勢為北山據周都為東山據蒲坂為南山非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當以隴西為是此一証也又山名首陽以居群山之首陽光先被之耳蒲當與地胸腹之間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即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發源為雷首以中條起處為首山於首

去後路且紀之以格偵防 一路自南子峪通而樓生者後賊出入之路 一路大竹坪林整險峻峻峻徒向民往往宿據 一路自三岔口黃楊坪通木竹慈竹或至城下昔年據守備范廷武從此路入 一路自大石河乘其驛驛無險恣出沒 以上各路不能盡人備備惟被其奸能通同布利致使得出不意轉為地方大患耳若身有責或嚴加約束防範偵探保不固始備事則又司獲者

礦賊 大金廠 小金廠 鮮家溝 龍窩子 大竹

坪 係武舉軍七費泉山堡 係礦賊入界要 坪有防守官軍 費泉山堡 係有官軍防守

細賊 馬陳二姓每數十人挾妻子馬騾遷徙檢得財即去而各也軍除窩留分利最良最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三

上者 土番工接城下連西禮每窩盜事發差捕則聚眾持械拒敵即編及保甲庄頭終為亂制

軍餘 暇池小川岸牛江等距州數百里每村以千百計往往以窩藏窩細為地方害隣近州縣以米糧雜利階營又以糧長不

及有心地方者宜留意焉

北岷 甯北州堡在北州衛西七十里南接生番西隣川虜二夷內設必從此入臨鞏門戶北岷咽喉襟西北等邊該首衝重地也內設防守一員有中軍有坐堡額兵一千凡六百員名馬四百壹十八匹 按北州衛原以防番無虜患自正德間亦不刺竊據西海而北始防虜頻年內犯往往得志至十八年由官洛直犯臨北損兵折將非昔日之北視諸邊為首衝舊北州當其鋒而非不他官洛惡藏土門等背其入路近雖築邊一道低薄難恃虜來動以萬計而備兵不足三千聚寡之形未陣先辨何以足兵何以足餉何以為久安長計任疆場之寄者枕戈而籌之可矣 古爾占堡在堡西十里有防守官一員旗軍二十七名馬一十七匹 官洛堡在堡西二十五里有防守土舍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四

人管番夫一百三名 惡藏堡在堡西二十里有防守土舍一人管番夫一百三名 逸東楊昇等一十二堡堡雖小俱係要衝其防守軍各不過二三十名地衝若彼備單若此扼蕭蕭以捍衝流舉杯水以澆與薪寧有幸乎保疆者何以籌之西固遠東專力備番堡無要者

靖虜衛 蘆塘堡在衛北二百二十里黃河外今為內地南倚黃河不慮踏水之入西連洪水氣勢相依以靖鎮而論新疆第一要堡也內創設營將一員有中軍有兩哨有坐堡軍屯環列以禦松首 蘆溝堡在衛北一百四十里東通銅黃扼套虜之衝西連永安縮松疆之要新設守備一員領中軍一員坐堡一員撥正遊等營軍一千二百一十名守禦 打刺赤堡在衛東

七十里駐操守一員嘉靖十七年中千戶所官軍三百八十七員名守防 乾鹽池堡在衛東一百二十里駐操守一員以本衛右千戶所全伍官軍三百一十九員名守防 平灘堡在衛西九十里舊蘭州境成化二十二年虜犯大浪口守備廖斌禦戰大捷乃建堡撥本衛步軍九十八名戍守遂隸於衛駐操守一員領官軍一百三十八員名守防 永安堡在衛東北一百五十里裴家川隆慶元年虜自老龍灣犯入郭城驛至衛城外擄掠甚慘固原軍門王公崇古議建今堡靖虜守備移駐防守仍隸靖虜營將 小蘆塘在衛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本年同建此堡分撥標下兵一百五十名防守官一員為輔車之勢 索橋堡在蘆塘東四十里黃河北岸本年同建轉輸民運以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五

支給防守官一員領軍一百名專一防河管理船隻
則法軍軍備通信日備備而治者軍民皆宜也
惟役論曰而新法條鞭之為北境累矣何者蓋南境氣候既煥物產優饒有水綿粳稻之產有蠶絲楮紵之業又地僻力餘管植不碍民間貧富不甚相懸一切取齊條鞭矣不可北境則不然地寒涼產瘠薄即中路又首衝煩貧富相去何嘗倍蓰然條鞭未行之前民何以供役不稱困益富者輸貲銀差無遺貧者出身力役可完且一身既食於官八口復帶於戶詎惟存貧兼復資養吏習民安茲其效矣自條鞭既行一槩徵銀富者無論已貧者有身無銀身又不得以抵銀簿書有約催科稍迫有負釜孟走耳微輸不前申解難緩那借所不免也以折墻壘壁之計凡從襟露肘之形官民不兩病乎驛所之病亦復類此

已畧言之蓋彼以包賠致流窳是走避而累戶口此以應急捐邊廩又因差而累錢糧條鞭之於北境宜耶不宜耶名曰均徭均那弗均耶必百姓曰均斯均矣
里社論曰夫戶口里社所以記版籍也然版籍如常而民生日瘁者何則名存實亡籍在民流偏枯賠賦日捐不支耳蓋征發者搜籍取贏賠賦者分外竭力盡則逾勢所必至則今之版籍乃貧小之贅疣公府之虛券也以虛券而責實征譬之羊疋製長木矣止棍衿露肘贏夫肩重擔能無顛仆傾踏又如內耗之人儀貌容觀豈不偉然而精神氣脈消跡殆盡止可苟歲月而能當寒暑哉且如安定籍二千二百矣實在此四百是以四百應二千二百之役也通渭籍一千六百矣實在此六百是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六

六百供一千六百之用也又富者以羨貲買輕貧者以無力肩鉅他邑皆然而西尤甚官避耗減之名而開除不列民困賠累之苦而控訴無門此而不變勢將何極變之奈何則黎殘甲以措里嚴欺隱以清門是今日所宜急講也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則徭賦通勻居者無偏重偏輕之弊供輸平等流者有漸還耕復之機夫以虛大致逃亡是求多反損之道也以措減還流窳是名捐實益之法也此可為吾晉陽告敢為王膠東望批驛邊論曰今之驛運在在稱病矣其病始於召募自余記省二十年前官民相安不聞稱病也蓋彼時酌丁力愈編其所食者皆丁多糧廣之大戶蓋糧廣則地腴力厚出備不難丁多則樂擊考舉流行無滯即以各屬稟計之每處戶不下二千餘本

驛所編馬驢牛不及二百頭豈二千戶之中不能選二百雷大之戶乎此所以二百年來不稱病也召募乃於原額丁糧之外率增十分之五以給募夫又令其自行打取夫雷戶應役時其闔戶出備視原額不增倍之雖倍而力大不覺也今即增五分反免五分之費是於舊差中減五分也若零丁小戶丁糧之外原無他擾今樂增之五分是貧小之民替雷民包賠也定門則何為又自行打取則小民之時難蓄疑方慮里積備皂之吞噬而破衣短襦又遭站戶之剝削力難自活有負釜孟逃去耳試查二十年以來戶口十分減去二三否則其病不但在驛所而且及戶口里甲日耗所由來已故條鞭雖良法而俗有弗宜未有不反為害者今募夫小民均稱苦累有願復糧編之請語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七

鵬則變長民者其何以調劑之

臨洮志

洪武二年大將軍徐達進兵克秦隴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以城降 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 殘元王保^{注三十六}自其肅以兵來襲蘭州登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擊卻之 大將軍帥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 元帥何鎮^{南善化鬼天等} 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于河州 四年議征沙漠以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傳友德陳德為副兵道出臨洮攻其肅 五年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奪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 勝討俘男女一萬以馬五千牛羊 三十一年三月肅王自其肅移蘭州 前以其肅兵十三萬 凌不索達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八

諸移 弘治十五年兵備副使高顯守備楊佑統兵襲番寇鎮南溫古六夫加敗之 正德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逐北虜屠住牧西海澤命總兵 十年套虜深入掠臨洮等處總制都御史鄧章調官軍不能禦 十三年虜復潛入臨洮 嘉靖四年設欽差戶部郎中任蘭州督理其國邊儲自姜志德始 先是五年御史滿謙建言添設戶部員外周汝勤未幾裁去本年以兵部尚書金澤民郎中胡宗明題改設戶部郎中 八年洮岷番侵臨洮總制尚書王瓊遣鎮守都督劉文等進兵擊破之 十八年設臨鞏兵備道 勅命按察司官駐蘭州整飭軍務 二十一年春正月北虜潛入蘭州大肆搶掠 萬曆三年西表劉着化等入犯却境殺掠人民固鎮總兵孫國柱統

兵分五路由舊州入剽大賊之兆即推官劉希程監軍斬首
百李慶英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虜酋火赤赤由河境入
犯臨洮臨軍兵備會事郭宗賢同鎮總兵劉承嗣督蘭州遊擊
孟孝臣兵馬大戰於和政驛敗之斬首十餘級火首次子把罕
死於十五日郭四即皆慮道路堵塞人心危懼孝臣自改河
領兵潛至南川下營賊勢稍解十六日遊擊劉子都搜虜至
十九原虜自河西紅道峪潛入子都遇戰奮擊賊勢大震力盡
而死十八日臨洮知府岳維華分遣民兵相繼擊虜斬首五
十餘級先是賊方入境維華調度守城且喜登樓不辭虜屯
營朱家山二十七日總兵劉承嗣督領各將鄧鳳遊擊孟孝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册 陝西下 二十九

郭有光等提靖國廷寧四處兵馬與賊大戰時秋雨霖霖漢旬
日不止盧甲弓箭俱濕我兵不得騁賊乘勢大舉承嗣遂收績
是時死于陣者指揮李如玉千戶魏水熟李國瑞也德何天衛虜迫承嗣甚急孝臣死救入
營得免火苗始入犯甚狂逞兵無紀律我兵零星堵剿遂至
郭麻灘遂失勢竟去路不得先發弱虜拆各柞口奔出留精兵
尾後至八月初二日盡出境名口牛羊器物萬計十九
年正月火酋即落潛住芥刺之南山固鎮總兵九維先統領番
漢官兵襲之擊大創賊兵斬首一百七月陝西巡撫都御史
葉夢熊防秋駐臨洮自此邊廷議遂成秋初二十一移陝
西參將彭振雲領兵防範臨洮木幾改副總兵二十三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副總兵為臨洮鎮以五府都督官守之設生營都司一員千把
入營二十四年正月昆着等酋糾合真相等真假槍番
窺犯內地兵備會事張棟會同臨鎮總兵官劉繼遣大兵入勦
賊迎敵我兵全勝迨至巢穴虜復大潰餘奔逃斬首一百二十
獲頭番一萬二十六年三月虜酋着力兒等住牧松山緣我
兵收降剽劫教多議欲擊犯兵備副使張棟會同臨鎮總兵官
陳霞調大兵分五路堵剿至六箇井大破之迨四月遂虜遠遁
斬首六十一顆收獲馬新首六十一顆收獲馬
駝牛羊輜重器械無算四月虜復寇烏蘭兵備副使張棟遣
蘭河二營兵馬由照山子渡河追襲虜大敗自是虜不敢窺松
山斬首二顆生擒一名五月虜沙哥海等率眾自大岔口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册 陝西下 三十

降棟收之發臨蘭二營給月糧馬匹聽棟遣男婦三百名口馬
十一月總督尚書李汶陝西巡撫賈待問以松虜遠遁檄臨
鞏兵備副使荆州俊議處恢復外河舍尚燕慶松山皆為內地
至成化初東勝地一失李羅掃套松山盡為虜有延慶層間款
市既皆着力免軍備阿赤兒等前盤據松山等處于是一登高蓋
被茶毒遠近遂成一線彼且呼朋引類搶掠松山等處于是一登高蓋
鹿內境二十三年李繼進兵深入松山連殺松山賊首于乙
味又復賊首于乙未之秋丁酉冬則破羊川之犯成春逆
通賈商而松山復為十二月遣臨洮府同知馮恂蘭營遊擊
閻逢時帶領兵馬自金城關由大岔口出塞踏勘雙墩子紅水
盧塘等處議築長邊有水可以築牆紅水河以東三十里俱石
山無土不堪築築應砌石牆自鹹池寨至小盧塘舊墩至索橋
三十里川崖間或築城或築墩各相使宜

二十七年正月，虜聚眾屯位園卜山，寇伺內地，臨華兵備副使
 荆州俊遣河營副總兵周國柱統兵擊敗之。斬首十五顆，生擒
 七十五匹，馬七十匹。二月，總督李汶會同陝西巡撫賈待問、甘肅巡
 撫徐三畏、臨鎮總兵官孫仁兵備副使荆州俊等親詣松山條
 議修築，分工舉役，運各營精銳兵馬，設伏要害，去處設防，虜擾
 河東自永安堡索橋起，循盧塘川等城，三處備防，盧塘湖大城
 一處至雙墩圍，在分界河西，自泗水堡備防，進玉門兒等城，三處
 備防，於沙營城一處，至雙墩圍。兵備副使荆州俊據蘭營報遣
 通丁真美往松山，盧塘巡哨，遇虜對敵，勝之。斬首二十三級，
 擄獲婦女二口。
 設立將領兵馬糧芻以備分守。自永安川以東，設盧塘各將一
 束，泰川以西，設紅水遊擊一員，中軍一員，把總二員，生擒一員，
 馬步兵一千名，三眼井操守一員，生擒一員，馬步兵五百名，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一

于蘭州衛分撥糧料俱
 隨原衙門支謀臨華道。三月，副使荆州俊調集兵馬，搜剿虜
 酋遺孽松山，犁然盡。伏虜首寇同督於蘭二營內丁降，夾盡
 餘賊松山。四月，虜酋潛入松山，擾築謀奪，故巢副使荆州俊
 自外始突，發兵伏黃沙掌，襲擊，敗之，追至中衛，虜遁去。斬首七顆，奪連
 五月，虜精兵住抗那，將糾眾渡河，侵犯內境，州俊遣哨丁崔彥
 明等伏和高坪，俟虜平渡，齊出撲射，敗之。斬首二級，人馬被
 虜賊潛至靈原山，搶掠番漢，放牧牛羊，荆州俊遣兵由藏山對
 敵三次大破之。斬首二
 二十八年正月，副使荆州俊招降達
 番川藏六十餘名，火酋覺，發兵來奔，州俊隨遣官兵迎護
 降番，過唐連戰大勝，虜披靡遠退。斬首十
 九級，奪連番馬甚多。三月，

州俊建弘濟橋于園子溝，以濟緩急。前與河內園子溝河道，止
 洶湧不可通，彼姓某慮必由臨兆，緩急不能相濟，當爭者若久
 遠，撤通則休有登，皆借浮橋于其計，聞四十一丈，紅十二隻。
 六月，總督李汶檄各政荆州俊，加脩紅水三眼井二堡。二
 十九年二月，荆州俊計處松山善後事宜，先是紅水止，設守備
 為遊擊，增兵馬，又以城池守後，復日舊城。五月，火永等首結
 好，率眾占據芥捏，收番，用圖報復，兵勢壓境，荆州俊將領設
 伏兵勝之。斬首三十四級，奪連馬二
 三十一年正月，各政荆州
 俊以番虜呼羅台失等率眾歸附，收之，遣河營各將姚德明出
 羅台失等男婦一千七百。虜土戒恰等侵掠河境，州俊發番
 六十五名，携馬牛犒罰，虜土戒恰等侵掠河境，州俊發番
 漢官兵至古尔半，大破之。斬首五十有五，生擒七，獲牛羊二千
 三百有奇，輜重甚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二

二月，荆州俊遣哨丁真美兵偵虜至卜浪五都兒，遇敵勝之。
斬首四，獲連馬一百三十有奇。苗子揣庫兒寇逼河境，州俊遣番兵哈番板
 等擊破之。斬首二，獲連馬二
 十一，民輜重亦多。八月，虜屯據松山之北，總督李
 汶檄兆圖二鎮兵由盧塘出邊，協集賊大創。斬首二十一，獲
 連馬四十三匹。八月至十月，州俊收紅水等處降虜共八起，男婦百七
 十有五。九月，
 真相台吉等首提兵謀雪土城，恰響州俊協同總兵官孫仁調
 道諸營兵至節子岡，大戰，獲全勝。斬首二百十三，獲連馬百
 十月，虜尚寇伺內地，州俊遣官兵巡哨至沙窩，遇戰勝之餘虜
 北遁。斬首三，獲連馬
 十一月，西毛六丑力節等作逆，臨鎮總
 兵官孫仁督兵由宕昌五路進剿，大破之。仁即先年同鎮總兵
 官孫國臣子，差人前

後為逆孫父子相繼割之斬首二百
五十餘級李慶英等四干并儒其族
清適水橋住連子州謀犯河州州後遣官兵破于隴羊破
連馬一匹 三十一日五月總督李汶巡撫顧其志上疏議備
其具甚多 時綠松嶺新復沿邊十里所設墩堡無幾
老虎城改為永泰城 遠近難以應援遂築城設副總兵統轄
進兵焉 六月撤移蘭州恭將守官於新疆駐劄和蘭州諸營
於新疆城堡更于城以南築小堡二一名鎮廣一名保定添設
墩臺二十餘 八月虜竊宅紅水新造州後遣兵堵剿于白墩
子餘虜驚奔斬首二十八獲連馬六匹 冬虜眾驍水南犯州
俊會同總兵行遣駝騎相繼拒剿至把撤等川火攻破之斬首
獲連馬二匹奪美器甚多 三十三年七月虜番叛只殺十
火酋小婿極名他上棄死于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三

戶張燧巡撫顧其志會軍門李汶檄各將姚德明勒兵問狀得
三渠魁仍還所掠以番俗罰九九逐平 八月荊州俊因事按
策復立番站以通道路 寫清討來保安紅土邊多清水每站設
番官一員如履乘驛亦例各給印信站馬應付往來公使非圖
借力于番也明荒服同軌之義然番人驕二之心萬曆二十年
總兵七結先統兵西征以軍裝負累番馬運送自是番奴于力
併廢其驛而道路為之不通頃因往哈之度州俊多方籌策查
照存故驛連如三公等站仍舊復立每站各遣番官一員各單
五名各為一區番人亦無梗化者
水利 秋道縣唐石泉水由清水渠至番城灌田地二百餘頃
洮河水由深溝見至郡城西灌田園百餘頃年久淤塞萬曆
乙巳知縣閻士望疏通之 三公河水至野門口灌田地百餘
頃 柳林清水由好水溝至洮河田地一項二十五畝 合水

清水至家康崖灌田地一項五十畝 新店子清水至稅家灣
灌田地一百頃 太石舖清水由古城至洮河灌田地八十餘
畝 牛頭清水至朱家溝灌田地三十頃 安家河灣水至李
家灣灌田地伍拾畝中舖清水由蔣家山根至溝口灌田地二
十頃 蘭州阿干水自分水嶺分為二南流金縣為浩靈河北
流蘭州為阿干河由西圍至城內灌阿干等里田園九十九頃
一十一畝 五泉水自皋蘭山下至南圍灌田園二十五頃五
十六畝 黃峪清水在州西七里筍蘿清水在州西南六里金
清水在州西二十里東柳清水在州東三十里西柳清水在州
西五十里五溝灌漑所資不同共計田地三百餘頃 崔家崖
壩教場後壩皆東西二川所資水利于黃河者灌田園二百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四

項 金縣馬家清水灌田地一十餘頃 小龜峪水灌田地九
十餘畝 官溝水分流馬家溝由常川入城灌田園一項 河
州老鴉山口水至九眼泉有古蹟渠成化癸卯守備康永開壩
百五十里灌田地一十頃年久湮廢隆慶間恭將張翼知州聶
守中仍疏通之萬曆壬辰知州耿德章復濬之後官渠壩口多
衝壞萬曆壬寅知州陳文焯相執新開長渠一道自焦家壩北
折入九眼泉三十里灌漑仍故 漫灣渠水永樂間都督劉劉
創開萬曆癸卯知州陳文焯復濬灌田地一百頃
礦洞 蘭州北二百五十里松山之南礦爐三十座
窯冶 秋道縣瓦窰十座 鑄馮爐四座 蘭州磁窰三十四
座 瓦窰十座 鑄馮爐一座 金縣磁窰二座 瓦窰

鑄馮爐一座 河州磁窑七座 瓦窑十一座 鑄馮爐三座
茶馬 地畝 成化改元兵部以馬政議行屯田于濱邊衛所
每地一頃歲徵銀一錢以備買馬之用名曰地畝
格頭 成化丁酉以所給戰馬倒折係在家者奏准在外各邊
照京營馬隊官軍事例馬主出格頭銀兩則次以罰調養失宜
及走失被盜者名曰格頭 係都指揮者出銀三兩 係指揮
者出銀二兩五錢 係千百戶鎮撫者出銀二兩 係旗軍者
出銀一兩五錢 係走失被盜者各加銀五錢 朋合 成化
丁酉以所給戰馬倒折係在陣者奏准在外各邊照京營馬隊
官軍事例每歲以六個月為率各出朋合銀兩則次以備置買
戰死馬匹 每月都指揮指揮一錢 千百戶鎮撫七分 旗軍五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册 陝西下

三十五

名曰朋合

收領 先是地畝格頭朋合兩欵于無事之日類解陝西行太僕
寺收貯以備原衛所官軍買馬拖欠則催徵告領則覈給嘉靖
己丑總督王璉奏請各衛自行收支節省冗費後因衛所作獎
至癸己歲巡茶御史郭所仍令解貯今寺如遇買補必須呈報
茶院批行該道勘實方給領如拖欠三年以上者雖有銀兩不
准給發若積貯難多亦不准別衛借用邇來衛所徵解多不及
時獎且滋生萬曆甲辰巡茶御史史學遠按洮清查嚴督其地
畝等銀不時徵解如期而收領之獎實且盡思矣

疆域 河境原近西海當虜環據洪武丙辰征虜將軍鄧愈窮
追番部至崑崙山道路疏通奏設必里衛分二十一族頒降金
牌二十一面為符納馬永樂丙戌都指揮劉到奏立守禦千戶
設七十一處成化以來黑章哱等族移帳侵擾屯寨阻塞道路
累嘗撫化而叛服不常正德初虜酋亦卜剌等部落潛據西海
河洮二衛屬番大罹其害失其故土侵逼漢疆遂設河州茶馬
司額設大使一員監收官一員 歲用茶 每歲用茶易馬賞
番等項共五萬一千二百錠有奇 歲中馬 每歲中馬原額
年例一十五百四十匹分給各鎮官軍騎征餘者發牧作種
戊子後因庫有積茶者有餘馬節次增中河州增至三十四百
五匹五司歲計一萬二千餘匹至庚子歲巡茶御史單三才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册 陝西下

三十六

馬增多引茶欵大題准每 歲給馬 延寧輸流一千三百匹
歲額定三十四匹 周原七百五十匹 蘭州歸德景古等營三百七匹 河
州營五十匹 苑馬寺九十三匹
納馬番族 河州化藏族 老鴉族 弘化族 珠珍族 靈
藏族 加哱族 西番州族 達子州族 攪覺族 白章哱
族 全哱族 剌哈族 子剛巴族 羅思囊刺族 龍卜族
保安站族 思拜思族 朵工族 列思巴族 雙達族
引剌目族 黑達子族 英雄族 撒刺族 邊多族 火藍
族 拾藏族 鉄巴族 孕藏族 川藏族 着亦哱族 思
囊哱色納族 哱泥族 青寺尔族 龍凡尔族 朵日族

果尔族 阿思工族 汪東族 川撒尔族 大安族 巴哈族 吉巴族 乞台族 火尔藏族 吉哑族 卷刺族 遠竹族 沙藏族 些兒加族 使哈族 乞加加族 火加右族 牙卜城六族 朵加加族 冲不增車族

稅課 蘭州稅課局帶收甘州官茶先是因甘肅孤懸河外原非行茶地方亦無招中事規嘉靖癸亥巡茶鮑御史看得該鎮番族頗多比照洮河西寧事例題准于耳州建設茶司因商人苦于運搜調停折中收貯蘭州自隆慶庚午歲起將洮河西寧三茶司商人擇其節年完茶數多者各給甘州茶一引運至蘭州稅課局帶收其應易馬者迎運甘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七

應給商者今本商運至西寧等處貨賣則商有一羊脚力之者稱兩便矣通采官司及找運漸起弊端商頗稱累高曆甲辰巡茶御史史學遷按洮徽該局收納不特留難仍講脚力沿途竊茶者重治之商頌在道

堡寨 狄道縣所轄民堡六座 鄭家堡 漆家堡 沙泥堡 駱家堡 楊家堡 康家堡 臨洮衛所轄堡五座 官堡 高崖堡 何家堡 慶平堡 銅錢砭堡 渭源縣所轄民堡四座 馬家堡 耿家堡 王家堡 南川官堡 蘭州舊轄民堡八座 桑園兒堡 柴家臺堡 連家臺堡 張家灣堡 黃峪溝堡 八盤堡 阿干鎮堡 小馬蓮灘堡 蘭州衛舊轄堡一十六座 把石溝堡 什字川堡 西古城堡 積灘堡 馬家灣堡 安寧堡 十里店堡 東崗鎮堡 東古城堡 夏官營堡 柳溝店堡 朱典營堡 石頭溝堡 甘卓店堡 三角鎮堡 茨坪劉家堡 中護衛所轄堡六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八

張家堡 鹽場堡 一條城堡 買子堡 秦旗營堡 佃子川堡 新疆 紅水河堡在州北五百四十里周圍一百二十丈高三丈一尺闊二丈壕深一丈五尺闊稱之內設遊擊中軍公署各一所經過公館一所倉場各一處關王廟宇一處營房俱全後因改將增兵復議舊堡三面接築新城一百四十九丈角臺樓舖門洞全外條耕牧圍庄一處 三眼井堡在州北五百里城池高闊如紅水內設操守公署一所經過公館一所關王廟宇一處營房倉廩全以上二堡高曆二十七年兵備副使荆州俊創建 永壽城在松山紅水迤南一百二十里周圍四百八十丈高四

文閣三大內設副總兵一員十把總官五員馬步軍二千名各
 場各一處倉官一員備定堡在天池水永泰迤南一百五十里周
 圍一百六十丈高三丈五尺閣二丈五尺內設操守官一員馬步
 軍一百五十名鎮虜堡在涿巴川保定迤南一百二十里周圍高
 闊尺丈額設官軍名數與保同按此一城二堡軍制未及萬曆三十
 二年前總兵李汝全巡撫顧其志謀奏
 添設蓋謂紅三二堡去南遠甚城孤援寡因是度程法崇崇建立
 三城與紅三相看面而副總兵統轄盧塘等處勢若列星便若臂指
 倘一有事自不患
 備非非輔車也金縣所轄民堡八座清水堡定遠堡宋
 家堡魏家堡邵家堡龜谷寨堡實家堡上劉家堡河州
 所轄民堡一十一座和政堡定遠堡銀川堡長寧堡俺歌堡
 韓家堡尸家堡吹麻堡黑石山堡高陵山堡紅土坡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九

河州參將營所轄堡一十座大通堡堯家堡弘花堡龍
 滿堡景古城堡馬家灘堡雙城堡吹麻堡十觀堡陝石
 關堡河州衛所轄寨四座十里屯寨水泉坪寨安遠坡寨古
 城寨歸德遊擊所轄堡一座寨六座歸德堡周鑑寨王源
 寨劉慶寨李到寨康泰寨楊萬寨保安操守所轄堡一座
 保安站堡新脩起臺堡大城一座周圍一百六十丈開城三面一百
 一百丈高三丈五尺閣二丈五尺內設守備中軍公署各一所通往
 公館一兩閣王廟一所營房俱全萬曆二十九年兵備右丞政利創建
 關隘狄道縣關一座摩雲嶺關在縣北一百五十里蘭
 州關一座金城關在城北二里黃河北岸宋紹興四年置據

河山之險以為固國朝景泰間守備李進鑿石重建萬曆二
 十五年兵備副使張棟易土為磚有記河州關二十四座注十
 積石關在州西百二十里 化藏關在州西七十里 老鴉關
 在州西九十里 土門關在州西九十里 槐樹關在州南七
 十里 殺馬關在州南八十里 陡石關在州南八十里 崔
 家砭關在州 樊家砭關在州 五臺關在州 西山小路關
 紅崖子關注十三 莫望關注十四 石嘴兒關注十五 柰只巴關注十六 缸板嶺關注十七
 西兒關注十八 喬家金關注十九 雅塘關注二十 思巴思關注二十一 大馬家灘關注二十二
 小馬家灘關注二十三 麻山關注二十四 安龍關注二十五

塞垣 蘭州參將所管邊牆四道 河南大邊一道東自靖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

衛大狼溝起至迤西沈骨砭止通長四百餘里 河北邊牆一
 道自塩場堡起至沙岡墩止長五千六百二十丈 桑園兒小
 邊齊峴口起至小水河止長四百五十丈 桑園兒築砌邊牆
 共長七百一十三丈 紅水遊擊所管邊牆一道 新邊自盧
 塘交界永泰川起至迤西扒沙交界雙墩子止通長九十里
 河州參將所管邊牆四道 大通河邊牆一道自大通河起至
 迭遜清止通長八十里 河北大通堡邊牆一道長二百九十
 丈河南大夏河邊牆一道長一百四十丈 石砌高窩砭邊牆
 一道長二十五丈

烽燧 蘭州參將所轄墩臺一十七座 猴子山墩 古城

角墩 高嶺兒墩 烟洞溝墩 峯臺山墩 一路峴墩 定
火城墩 老鶴窩墩 黑磁洞墩 三十六盤墩 首泉山墩
彬草山墩 石山墩 土人川墩 望遠山墩 羊角山墩
滾巴川墩 庄營二處 野狐橋圍庄 猴孑山營房 蘭州
衛所轄墩臺二十七座 黑石頭墩 白虎山墩 鎮寧墩
東崗鎮墩 沙崗墩 齊峴口墩 實家崖墩 鷄爪山墩
上張堡墩 結家嘴墩 第三都墩 問家坪墩 扎馬臺墩
古浮橋墩 深溝兒墩 土圍山墩 黃上坪墩 狼兒山
墩 卧龍川墩 車道嶺墩 密不老墩 水泉兒墩 安家
山墩 崔家崖墩 青石嘴墩 高山墩 橫嶺墩 中護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一

所轄墩臺四座 曾谷兒墩 王信溝墩 尖山兒墩 西
坪墩 紅水遊擊營所轄墩臺三十一座 永太墩 青石嘴
墩 太山墩 亂山墩 麻黃墩 沙梁墩 城東墩 城南
墩 城北墩 西界墩 黑石墩 平川墩 鎮虜墩 平虜
墩 城南墩 城北墩 舊古墩 板井墩 威遠墩 靖邊
墩 鹹井墩 騷狐泉墩 三山墩 八字山墩 靖虜川山
墩 碩羊山墩 駱駝山墩 龍頭山墩 鎖寒山墩 平川
墩 威胡墩 營房二處 騷狐泉營房 鎖寒川營房 河
州參將營所轄墩臺七十座 崔家源墩 乾溝源墩 小黑
水墩 張百戶寨墩 缸板嶺墩 乾溝山墩 劉家山墩

安家山墩 孔家寺墩 青石山墩 朱家臺墩 党家源墩
党家山墩 大通源墩 黑山石墩 勉哥山墩 黎哥山
墩 小川山墩 飛山崖墩 苟家山墩 康家山墩 段家
山墩 弘花寺墩 上沙子墩 下沙子墩 滿古都墩 哈
唇墩 火燒溝墩 白路灣墩 川城兒墩 苦水泉墩 焦
家山墩 党家山墩 高嘴山墩 韓家寺墩 雙城山墩
川撒山墩 節子凹墩 箭山嶺墩 旦隴坡頂墩 果麻嶺
墩 經廠嶺墩 酸茨石嶺墩 李子坡墩 打兒加墩 葱
花嶺墩 石嘴嶺墩 山寨嶺墩 任家山墩 王爾山墩
石嘴嶺墩 丘家嶺墩 槐山嶺墩 火燒嶺墩 威兒古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二

墩 的巴山墩 槐關嶺墩 亂藏山墩 起臺墩 潘家嶺
墩 栢楊中嶺墩 牛頭山墩 石嘴山墩 牛安山墩 桑
柴凹墩 八陽山墩 老馬安山墩 陝藏山墩 青山墩
鹿場山墩 歸德遊擊營所轄墩臺十座 山坡墩 官田墩
下馬廠墩 撒通山墩 寺前嘴墩 馬連墩 王屯寨墩
周屯寨墩 通小山墩 蘆子溝墩

河州志烽墩二十二處 崔家原墩州西二里 乾溝石墩州西十里 小黑水山墩州西十五里 張家寨墩州西三十里 船坡墩州北四十里 白馬廟山墩州東五十里 紅崖子山墩州北二十里 安家山墩州東北五十里 下解哥山墩州東北百里 劉家山墩州東北百二十里 乾溝山墩州西北百二十里 孔家寺山墩州西北百五十里 青石山墩州北百五十里 朱家山墩州東北百五十里 党家山墩州北百二十里 大通原墩州東北百五十里 黑臺山墩州北二百二十里 兔哥山墩州東北二百七十里 梨哥山墩州北二百八十里 小川山墩州東北二百九十里 党家原墩州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三

二百三十里

萬曆二十七年李汝疏

看得松山既空故種已復其經理善後最為喫緊而善後二者非築邊遠堡設官屯兵其道無餘也今會官踏看松山東西一帶延長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自永安寨橋至小松山堡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門至小松山堡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在河東則善塘川應設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築城一座廣慶溝口以西熱水河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廣塘湖設防守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一座在河西則扒沙營應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四

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對中築舊城一座阿壩嶺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裴家營土門兒各設防守一員兵馬各一百名築堡各一座屯戍協守相為聲援等因始得自 國初驅胡虜於王受降城外則河套賀蘭尚且無虜松山故自寧邊即威化初虜據套難或不無西訖然王佳有時松山亦非疏脫惟是降萬間款爭一起招致資者等輩守堡其中在浪從此遂成一線而蘭靖莊涼則無處無時不聚毒且偽造妖書紅旗傳播胡王起於草地以程遠通難倭入屢控窺犯稍昔幸今恢復亟宜

修守盡得自涼之河水以至靖之崇橋橫亘不過四百里許乃舊自永安歷鼻關渡河逾在浪以至涼則一千五百里捨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邊果孰難而孰易修此四百里之邊牆又何難而何阻助得自鎮番以至中衛輝峽相望迄今舊址猶存其修邊也雖皆主於築牆然過沙崗則挑塼過崖絕則削塹取其足以過奔軼斯已也上供自今春三月起至冬十月止為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六

故世譽謂西戎地曰河湟

吐蕃傳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當年執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索維收河碣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也曰禾菽穡望開連門楊候言曰西極遠九千九百里示成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解而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幸覓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默思經略之未報也宣宗大中三年二月後三州七關明年張美湖奉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以獻會要五年七月 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美湖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歸于有司十一月置歸義軍美湖為節度使其後河湟州唐時為通心獻款收二州咸通二年美湖奉涼州來歸七年僕固俊取西州後諸部十月斬悉熱

長慶二年劉元為使吐蕃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萊嶺依龍泉與河合其西三百里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

西寧衛東至莊浪衛境三百里、西至西石硤七十里、又西出塞外至寧東衛故地五十里、南至黃河三百里、北至大通河三百六十里、東南四百里、並河州界、東北六百零五里、至右浪城、西南一千五百里、抵安定衛故地、西北六百零五里、接水昌衛境、北至行都司一千二百四十里、東至陝西布政司二千三百零五里、并有古之西平樂都、西海澆河四郡之地、十五為蕃部所居、而納馬易茶、猶為版屬。

洪武元年正月、甘肅省理問所官都貢哥星吉歸附、此西都始祖。二年、都督沐英略地崑崙、封蕃部平之。四年、五月、元西寧州同知李南哥以州歸附、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七

東都三考始祖 五年始置西寧衛 八年立安定河端二衛 十年四月命征西將軍鄧愈副將軍沐英討土蕃至崑崙山大破之 十九年命長興侯耿炳文城西寧 三十年軍東商長鎖南吉刺斯入貢置軍東衛以鎖南吉刺斯為指揮僉事 置西寧茶馬司 招軍東等四衛 甲申等十三部納馬易茶 水樂四年置苑馬寺于張伯城 置曲先衛 洪熙元年安定王叛命會寧伯李英西征至崑崙山鴉塞關平之 宣德八年改西寧衛為軍民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中左六千戶所 弘治五年遣指揮哈林詣西寧求安定王族孫快巴龍封哈密忠順王 正

德四年以虜頭目阿公亮所承相亦卜刺漢入西海、攻破西寧諸蕃、先是虜小王子想阿公亮所亦卜刺欲殺之、二酋奔河不、擁部居至州、乞空閒地居牧、州將更開門不、敢應凡十餘日、以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部、奪其印、諸諸蕃散亡、遂據有其地、此西海住虜之始。七年閏五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江淮、避至早坪山、擊敗之。七月、指揮甘俊、擊海虜于紅柳灘。八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金亮、御之、備道嶺、敗績、指揮使陳治、死之。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總兵徐謙、西征海虜、比虜亦卜刺復入西海、先是總兵徐謙、即萬人討虜、西海虜聞而渡河、大掠洮岷、虜蕃未久、復回、結為小王子、所收阿公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八

廟亦卜刺三前、俱比從、未幾亦卜刺、聞小王子、復有殺害、意仍復入西海。十一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神輝、御于備道溝、百戶葛鎮、丁顯、死之。巴沙魯、咂諸蕃、部叛、百戶傅玄、戰水磨溝、死之。總兵徐謙、率兵龍、巴沙魯、叛、蕃敗之。十四年十月、隆、部烏思、巴、乞、諸蕃、商、叛、于、李、海、戰、死、之。十一月、軍、咂、部、蕃、鎮、南、溫、古、六、失、加、侵、掠、弘、化、寺、兵、備、制、使、高、顯、守、備、楊、佑、御、兵、龍、至、擺、羊、我、山、破、之。嘉靖二年、閏四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楊佑、擊于清水溝、敗之。八年、以虜阿公亮、所入西海、與亦卜刺、結姻。九年、叛、蕃、掠、破、伯、四月、指揮、彭、果、擊、叛、蕃、于、土、官、溝、敗、之。十年、海虜入犯西寧、守備彭果、敗之。十

五年正月金虜入犯西軍圍居總兵官曹經參將哈
魯敗之 二月守備崔麒伏兵思巴務峽龍驤海虜
敗之 十六年二月守備崔麒敗海虜于鐵佛寺 二十
年正月金虜入犯下川口都指揮補風御走之 吉囊
犯西軍總兵楊信副總兵王輔等敗之 二十二年督
哱部番酋却星吉出掠守備許世爵進敗之 俺
答阿不孩來牧海虜回犯涼州 十一月守備許世爵
撲殺番酋 二十三年五月海虜犯南川守備薛卿
御之王狗公峽 比虜由西海歸套 二十九年金加
定部番攻掠堡伯守備唐勇持果敗績 三十年
督哱部番攻掠紅崖堡百戶劉清總旗孫瑞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九

等死之 張伯孫守賀有年遊擊于毅番戰死之
兵備副使范慧置定西門于冰溝南控扼叛番
三十二年守備鄭曉擊虜于燕步川 三十二年設
加和尙令加定聚督哱諸番部攻掠堡寨兵備副
使范慧率兵討破之 三十三年番事參將金鑑
御海虜于沙棠川敗之 三十四年閏十二月參將張
廷輔擊叛番于沙棠川敗之 三十六年海虜犯南
川大掠五日而還 六月守備彭汝為進擊金加定
諸部叛番死之 八月督哱部番出掠紅崖溝 十
月叛番出掠水磨溝復掠鐘家莊 三十七年五月
叛番出掠白石溝 七月紅帽兒番入掠明靈寺

十月督哱叛番入掠楊官溝 十二月督哱叛番入
掠雙木只溝張伯孫守嚴威斃于走之 叛番復
掠西水磨溝 三十八年正月刺哱部番出掠土官兒
溝守備楊真御走之 參將張世俊擊叛番于
乾溝敗之 一月刺哱部番復掠黑松峽于家寨
九月海虜犯南川莊浪參將周欽合御之 三月
海虜入犯一川參將張世俊遣指揮羅松伏兵沙
山尾擊敗之 四十年三月叛番掠顯只溝守
嚴威斃于破之 四月參將張世俊擊叛番從南山拉馬哈
刺溝 參將崔麒御海虜于擺羊戍山擊走之
隆慶二年思我思哥部番出掠兵備副使侯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

參將參將陳隆掩擊復其家番 十戶錢世盈
與紅帽兒賊戰死之 六年參將蕭文奎帥奇兵
掩擊却金加部叛番斬其家番 萬曆九年哈
部番入掠思打公峽百戶郭承勳劉世爵進出塞
外中伏死之 二十二年兵備副使燕好爵帥兵持哈
部番破之 十四年金虜在光額入掠張伯等處諸
番部 十五年九月海虜入掠燕步川番部兵備參
事萬世德御走之 松虜再犯北川萬世德御走之
十六年九月海虜九刺他十寨入掠南川番部副總
兵李魁等擊于王狗公峽死之復其軍 十七年哈
哱部番入犯三川防守百戶劉存仁進戰死之 九月

查虜入寇入掠豐寧寺等處 十八年正月答咄
 部蕃入掠沙棠川防守百戶劉世佳進戰死 五月
 順義王捨力民送佛至西海因掠洮河三州 七月
 詔遣兵部尚書鄭汝璽略西海 相屬軍傳阿赤
 鬼入掠隆卜部番 十九年正月略略尚書鄭汝璽
 副使石積參將村德招奴諾生蕃部五萬八千有
 奇 九月總兵駐紮書翁事高世德參將烏光
 祖等出塞逐虜至西海焚仰華寺 二十三年九月
 戊寅海虜九刺他卜魯大寇南川兵備副使劉敏
 寬參將達宜會禦于裡介乃朵跌城 十月辛酉
 海虜九刺他卜魯聚納刺諸虜入寇西川都御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一

田樂副使劉敏寬御參將達宜遊擊于張應學
 余世威御禁祖等合禦于唐經溝大敗之 壬戌
 都御史田樂監軍同知龍膺親督諸營兵追
 虜出塞至白石崖大敗之 二十四年孫城刺哈山
 通歸德路 議置五朔城於五朔山西 九月西寧
 營哨騎同刺卜魯番禦虜于西海之明沙斬首
 十五級 海虜水丸諸部進居鹽池腦大前渡河
 而南 已上龍膺志 二十五年七月永召卜魯西川兵備
 劉敏寬參將趙希聖禦于刺才登兵敗希聖
 死之北川守備王汝英中軍彭大猷死之 二十六年
 永召卜魯在火落赤牧而海請款許之 是年海

虜大舉入寇副總兵李魁禦于灣溝殲死之 三
 十二年火落赤犯西川兵備李有寶參將張大猷破
 虜于巴爾莽 三十四年城威遠北川平虜南川伏羌
 是年恩各迷犯搶南川守備李希梅死之 四
 十三年火落赤卒子黃台吉牧西海 四十七年黃
 台吉犯沙棠川兵備李作舟副總兵王汝金御于
 燕麥川却之 七年黃台吉犯西寧兵備宋祖岸
 副總兵梁甫等御却之 崇禎三年黃台吉兄弟
 殺王師在虜王超鬼大頭日威鎮入據海兄弟志
 殺之許款 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鎮海民馬安邦叛兵
 備孔開籍同妻女自焚死太監張守禮守備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二

孔胤中軍李本隆百戶張滿請等死之時張大猷因
 買馬激變 十一月李教治東乾而細班着爾鎮真
 平之 十年查爾九刺大骨什巴都爾黃台吉攻哈
 爾起鬼殺之杖其眾許款 十二年十一月巡撫呂大
 器勅已囉加爾朵番斬級二千五百 十六年十二月
 偽防禦使齊之宸制將軍魯文彬至西寧 十
 七年正月土官祁廷讓子興周執文彬殺之 偽總
 兵賀錦破西寧與周德擊錦于南川伏羌堡
 殺之興周入西海

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即縣鎮成後天下輕罪者之者也注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
又有鳥海自龍中諸李靖侯居集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便戰于曼
都山窮遠出塞登漢哭山僕戰于鳥海破天柱都于亦海居集道宗行空荒之地
二千里迤次星宿川連拍海上望積石山龍河源自是以以上易書言積石在河關
也唐置軍而更名積石備其焉緝猶之征吐谷渾近在百海而以居集等為積石
道都善道亦水道其末道蓋澤道也蓋實錄其地邪亦置河源軍于鄯城縣非
河源部之故地可證也述至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
源出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東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指河源
所出者為大崑崙似以臨卷山為小崑崙矣又以河關為小積石吐谷渾界者為大積
石其名跡未盡淵也肅代之委必著據有河漢羊夷隔越既多五朝歷數十年
難無經載長慶中劉元昂使吐蕃胡惟乎以河關為積石紫山為崑崙以積石為崑
之流星宿川為河源也而杜佑之通典歐陽玄之唐記馬端臨之通志以主鄧展都實
清昂曹等不悟真軍名所跡起源漢相延遂堅執元昂之說推誠山海水經以及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五

因郭璞鄭道元之傳嗚呼曲士拘儒雖見不廣凡于知識未逮者輒為荒唐誠語
所謂火所見多所悵長鼓筆札而今前人之與古蹟受誣于載直如長夜至于亦嘗
之志竹本為指南而我明後河關者建之高廟祀在有司積石之說蓋其可
辨荒唐之疑終古下移源可慨惜矣客有難余者曰尚書崑崙析支是次叙之在
所相去似不應遠也范曄梅全誠之西南濱于析支則積石之有崑崙獨不可以理
推之而乃信不可知之載牒以實辨乎余曰不然水經云河自朔方東轉逕渠搜北是
渠搜在赤榆林北析支渠搜亦差次叙之相去未遠又析支即河曲也所卷蓋都曹所
稱九渡水是已又稱九渡至是為行二十六日程河始行崑崙南經叙崑崙在析支
之上又崑崙山在析支下崑崙之水潛出積石既經證于漢而崑崙流入蔥嶺
獨無是理乎胡尚書亦稱道沱水東流為清溢為渠東出于蘭丘沱水亦既潛
而後見尚書亦說渠失余賦黃河思陳群難究其源委會通其故乃備列之
以發千百年之覆轍云

聖山西去衛治百餘里有積豐四侯不消劫之右銀屏相傳有真其形類觀謂之

會垣大可動餘味極脆美

劍山西衛治六十里有激池過旱橋之常雨陽陽帝在吐谷渾與群臣其上後園
吐谷渾于慶康表川命元壽南也金山是也

熱水山西南去衛治五百里山南出熱水流入青海山北出冷水即西寧河源古所謂泯水也
板垣山在衛治西故化隆縣境陽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百二十里陰地是志云

泯水即其地

連雲山在衛治西吐谷渾界隋開皇間山嘗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懸于斯
其日景雲浮于上龍免馴埋側

九非山近青海吐谷渾界嶺山入寇

都曼山在衛治西陰城吳仁以輕騎破吐谷渾凌

庫山在衛治西任城上道宗破吐谷渾伏允于此

彌山在衛治西按山海經云彌山去太華二千八百五十七里是錐于西海渠水出焉而流注
于海則是山在西海之東而為西寧境內之山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六

夾峽山在衛治西泯水所經也

唐述山南去衛治二百八十里鄭道元云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然
勢高遠望東來者猶國之託背其上其下層巖峭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
室鳥室中若有積卷名積書殿世世鮮有津逮者每見神人往還復見自為靈
因名其山指其室者謂之唐述唐述其懷道宗之至度惡淨髮之後亦往棲托焉

石城山西南去衛治二百八十里即石堡城崖壁峭立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隋史高麗石
城山詩曰石城門峻誰能開更鼓諒聞風落石是也

阿剌山東南去衛治二百八十里一名大山連延百八十里大河左繞西岸前據也
全城山在衛治西北七十里俗名娘娘山恐即隋陽帝安群臣山也

覆刺山在衛治西北臨水昌衛界隋陽帝征吐谷渾至此
刺我真山在慶康表山陽帝征吐谷渾從九道苦道其名王詐稱伏允保此山

川樓山在衛治西鄭道元水經注云上有土樓九倚山原峯高三百人又君制成樓下有神
彫像故壁存焉關關十三州志曰西平子北有土樓神相今在東北五里泯水還其南

駝駝山在衛治東北二十五里天明中宣威伯衛穎擊叛者已沙部進火此山

去衛治六十里上有五峰

真山在衛治北三百里水經注云港水東南流至霧山注浩靈河

紅崖山東北去衛治八十里其山亦有石洞中有佛圖志稱紅崖山時其右是也

水引東去衛治于里漢名道隨鄭道元謂之漆峽地極險阻為漢郡性素咽喉地唐人嘗

築省章城控制要害

清江山在宋德因故若九二十五里

利州在衛治西塞外唐李玄欲與吐蕃戰青海敗績還走之此黑龍山也宋元雜錄著

利州在衛治西臨吐蕃界開元中五分界界

大相廟在衛治西南韓仁貴征吐谷渾置重欄于此廟廟在牛心川

聖廟在長寧谷隋煬帝征吐谷渾過此

北壇廟宋唐西寧州政和中置制羌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七

剽唐與首履與全人戰死處

牛心壇在衛治西南李靖征吐谷渾敗其兵于此

獨谷在故臨羌縣西漢護羌校尉鄧訓據擊羌走唐靈龍泉谷在衛治西八里有龍

泉疑即西川稱龍泉谷也唐劉元昌使吐蕃於漢水至龍泉谷謂哥舒翰營多在漢水

東谷劉元昌使吐蕃出漢水龍泉谷則漢水在龍泉東也

漢谷在衛治西南段頗率義從胡破羌者今在宋清平故城南宋中真錄稱率

六九谷在黃河北燒當居處

乃敦谷在衛治南一百八十里宋王騰達李賢奔南山入保敦谷討蕩叛羌宋寧三年第

級平堡于此九吾谷在漢九吾故縣西

唐蜀谷在九吾谷西漢馬伏波征西羌

紅羅谷在故漢水縣西漢隴西太守遣李曉擊羌

唐谷在漢水縣南張湯表西面擊虜寇戰決于此三峽谷在衛治西北結承昌衛境漢

護羌校尉傳有戰處

利州谷在衛治西北今謂之北川隋煬帝征吐谷渾入此

麟都谷在故浩靈縣西漢馬武與羌人戰處

朱谷在大峽口西十里宋王延禧餘糧羅撤右軍出宗谷口即此

水引東去衛治于里漢名道隨鄭道元謂之漆峽地極險阻為漢郡性素咽喉地唐人嘗

築省章城控制要害

清江山在宋德因故若九二十五里

利州在衛治西塞外唐李玄欲與吐蕃戰青海敗績還走之此黑龍山也宋元雜錄著

利州在衛治西臨吐蕃界開元中五分界界

大相廟在衛治西南韓仁貴征吐谷渾置重欄于此廟廟在牛心川

聖廟在長寧谷隋煬帝征吐谷渾過此

北壇廟宋唐西寧州政和中置制羌祭

剽唐與首履與全人戰死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八

上得龍種日行千里稱青海驄王莽諷早禾羌獻西海地置即此隋煬帝置馬

牧于此水龍種首按漢在尉遲川西黃河南去衛治南二百八十里按水經河水西海節

南入東北流入西平郡界是黃河城南即道元注云西北去西平二百七十里又東是白土城南今東

與漢水合渭水其源出西塞外流經衛治北東至漢九吾縣東入黃河古漢中之名縣是也

謂之西寧河道志及行都司志按蘇木連河者非也水經注云漢水還龍泉城西海甘在臨羌新

縣西之東經成峽山即西塞外之石峽也自塞外以至西平城此咸無南注之文安得指衛北山之水為

漢水也謂之漢水二百里門東去衛治二百五十里今謂之通河道志謂在衛城西二百里者似非按

地志云浩靈水東入九吾入漢水鄭道元水經注云浩靈河出西北塞外是敦煌酒泉張掖南連西平

鮮水塞尉故城南又東連秦女山北又東連浩靈縣城東流注于漢水又東連九吾縣北由此

大通河非浩靈乎大通河起于宋築大通城于河上亦猶宋改鄯州為西寧州是呼漢水為

西寧河也 元代出衛治西南連臨羌故縣東北流入漢水

通河非浩靈乎大通河起于宋築大通城于河上亦猶宋改鄯州為西寧州是呼漢水為

西寧河也 元代出衛治西南連臨羌故縣東北流入漢水

臨羌縣故城臨羌新縣西北是羌縣東入漢水 衛縣在衛治東水注安夷川

宜春水在衛治東北七十里水出宜春縣西流至石峽堡南入澗河
 勸且水其源出平戎東南勸且縣昔勸且羌種所居也北流至大峽口入澗水按水經注澗
 水有勸且之名即此說也關關云金城河與勸且河合是已 刺谷水出礦伯東南山中
 乞介水出礦伯東南山中與來谷水合至石峽堡北入澗水 六谷水在故城羌縣東南北
 流入澗水 高澗水逕唐遼山南注澗河 大谷水在洮河故城北 盧水按隋地理志在化隆縣
 境刺水在衛治東一統志謂來自青海逕衛境入澗水南有宗谷口非矣
 牛心川在衛治南舊志指為即孩川古麒麟河俗謂之南川按鄭道元水經注云牛心川水出
 西南遠山中東北流逕牛心川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澗水又逕西平城北則南川為牛心川無疑
 去郡城在衛治南五十里控介谷峽西水流注牛心川 長寧川在衛治西北按一統志謂伯顏
 川舊志謂中下曹川一名幹介谷峽西水流注牛心川也曹長寧縣于此鄭道元水經注
 云水出松山合秦文川南入澗水即隋陽南所入長寧谷也隋陽南紀四月帝遊河右至西平
 五月庚辰帝入長寧谷 鄭州在衛治北水逕秦文山注長寧川
 景平川西北去衛治五十里水東注長寧川 晉昌川在長寧川西北水流注長寧川 伏溜川在石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九

砥東東北流澗水 石峽川在伏溜川東東北流注澗水 龜川在石峽川東東北流注澗水
 龍駒川水出衛治西南山下北流注澗水 魏州川在衛治西唐劉元昌使吐蕃至龍駒谷西望魏
 胡川是也 大非川在王莽傳朱柳西臨吐谷渾界 良非川在西寧外 尉遲川在石峽城故城武
 軍西 白土川在白玉城東 覆表川在衛治西北臨其州境隋陽南西位固上谷渾于此
 肅川在衛治北界接楊魏云渾靈鎮北據肅川先吳吳孤所都焉孤傳云嘗登肅川大山而
 泣即此以地考之即今之大通河古渾靈水鳥孤所都無川堡是在河比今莊浪衛境五洲圖川
 在衛治東北水經注謂之其美川永樂中置牧馬營名唐拔川吐耶城川在衛治東澗水北
 長門川在衛治東澗水北 安夷川東去衛治六十里 控劍川合安夷川東入澗水 連扶銀棧
 經注東西二水以公是北注東出流谷南注澗水是在大峽口北也 陶非川在礦伯東合流經細谷三
 水至馬台則稱東南入于澗水 魏州川在故城羌縣東入澗水 刺谷川在石峽堡東即澗水也至宗
 晉城連石宗晉川地異名耳 魏州在鄭州境舊屬鄭都未達漢州于此 伏龍川水詳所在石峽伏
 龍東者也 麒麟河在衛治南舊志謂之南川上流吳吳孤所都焉孤傳云嘗登肅川大山而
 泣在西平即鄭城縣西百里非本之南川也 魏水澗河在衛治北山不舊志謂之魏水非也 刺花河在大通城

西平東 麒麟河在衛治南舊志謂之南川上流吳吳孤所都焉孤傳云嘗登肅川大山而
 泣在西平即鄭城縣西百里非本之南川也 魏水澗河在衛治北山不舊志謂之魏水非也 刺花河在大通城
 為洮河所接 補瀾水在石峽堡東南在衛治西南石峽城東者以五善騎入振旅揚鶴泉飲而歸道者莫
 不謂之在衛北水經注云後四年平北馬次相繼水北流至樓南
 廣利渠在衛治東水何灌引魏川水溉澗田四千頃是已
 西寧州城元時築今年在城南舊址高時尚有存焉 去魏州城東去衛治七十里漢置是縣
 魏金城即漢中道中拜度邊將軍吳崇簡護羌校尉居安夷是又為都護治今謂之
 平戎城按鄭道元水經注云澗水入東逕安夷故城城有東西二門去西平東七十里是也衛
 鄭州城在衛治南四十里崇寧三年置即今之南川伏羌地也
 鄭州城在衛治西今之西川鎮海堡地舊感三年置按唐地理志云有河源軍西六十里有
 龍善城唐地理志云有上樓山非此地耶 長寧縣城在衛治北四十里昔地理志云西平即有
 長寧縣今之北川總堡是其地也 鄭州城東去衛治二百三十里今謂之礦伯城鄭道元云澗
 水逕礦伯城由是之南涼先農傳傳即此今礦伯城西二里有二城若連環約三二里不詳所置
 礦伯城在東去衛治二百七十里漢置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關關十三州志云澗水在故羌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十

南門東過是已隋改為澗水縣即今之老鴉城地也 龍駒川東去衛治二百七十里一曰龍善城
 魯鳳為西都尉治此都道元云澗水又東南連小音與城北故都尉治又關關曰九善縣西里里
 有小音與城是在今之古都地夫唐上元中吐蕃著攻沒鄭州以龍駒城屬河州故與河州近也水
 地理志云南上鄭州分水嶺四十里按漢書霍去病傳謂羌及渡澗渠今者塞或云龍善塞
 徒亦北也及攻水經注云澗水出九善縣北今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今居縣故城西而退水
 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日天今居又在澗水北而今之莊浪衛境天始備列之
 九善縣城東去衛治二百一十里在今古都東四十里按地理志謂澗水至九善入河過今龍駒
 九善為莊浪衛境以隋改故唐武郡都尉治焉九善縣始九善在莊浪境其漢九善塞
 澗水而也按鄭道元云澗水又東逕九善縣北為鄭伯津則九善在澗水南是為西寧地也無疑
 關關曰九善西四十里有小音與城小音與城為今之古都地計其里至與天形勢是在今之西川
 口也 洮州城在衛治東北去衛治三百里在東大通城西北流置縣王莽更名與武
 大通城在衛治東北舊名連南按扼要境東宋寧中收復澗郡乃築塞拒守水曰大通古治
 澗水西寧後距也又有三角城元築以控要害址尚存 澗河即魏城在衛治西南前涼

張駁分洧河即地為洧河郡 晉興郡在衛治東南小晉興城南晉永寧中分西平郡界置
郡統左南等縣 鄆州故城在衛治西南二百二十里小積石山本洧河郡東必由景平中拜
吐谷渾河射為洧河即此水經注云洧河郡有二城東西角倚倚因之為洧河郡東為
軍塞城後廢今為著族所居 西海郡故城在臨羌縣故城西三百里王莽建世
早未美獻等屬秦蓋西海郡是也 龍刺城故先零地關關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
西三百里王莽蓋西海郡治此城魏郭淮與羌治無戰于城也 洧中城故小月支城三
州志曰西平東掖之南有月氏國 鮮水塞尉故城在衛治西北臨其州界蜀道元所請治
鹽水東南迤西平之鮮水塞是也 刺城道元洧水迤亦城也
護羌城故護羌校尉治在臨羌縣故城西南漢章帝建初二年以武威太守傳言西護
羌校尉移居臨羌即是城也 臨羌縣故城在衛治西塞外王莽更曰監羌漢武元
元年封孫都為侯國謂之緜城非也 臨羌縣故城關關曰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里
渥水迤其南城有東西二門西北隅有子城 龍刺城在衛治西南今之西川地鎮海集東
寧西城在倚郭縣西四十里 雲威城在倚郭縣北平里東高永年戰死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一

緜瀾城在衛治西曉嶺通青海高昌備國 廣威縣故城屬鄆州本化隆縣唐先
天中白化天寶元年更名 遠化縣故城在積石軍東晉蓋洧河郡 利川縣故城
在衛治南二百里王厚云沿河西至鄆州六十里唐貞觀中置後改秦州 省秦故城在岷
口東築之以控制要害 積石軍故城在衛治南二百三十里本漢金城郡河關縣地唐威寧
中置軍隸隴右節度府後沒吐蕃宋收復置漢晉城元符中為漢巴溫所據大觀中
滅拉攏哥以城降即其地置積石軍 寧塞軍故城在積石西唐為寧塞軍
宛秀城在積石西八十里唐天寶中哥舒翰置宛秀軍以資河曲是也
廣公城在鄆州城北二十里去衛治西南二百里舊名結羅城宋宗寧中收復改名是也
來賓城在唐公城東二百三十三里屬樂州 石堡城在衛治西南二百八十里唐開元七年吐
蕃陷此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命信安王繡與河西隴右同謀攻討諸將或以石堡險遠難
攻梯不聽引兵深入急攻獲之命白振武軍二十九年復為吐蕃所陷遂先攻之不克八年
哥舒翰復獲之置神武軍德通城本信安古城宋政和中劉浩解振武軍圍築此城龍
崗在石堡城西唐天寶中哥舒翰築築神威軍 古骨龍城在石堡城東政和中應河經略對

法大破夏人于此後賜名振武城 刺城南近黃河首段頗繁于石城後河墜坑而死者
八百餘人即于此也 左南縣故城南臨黃河在石城西一百二十里晉惠帝永寧中置前
張瑄從左南緣河而截趙麻秋軍是也 皇興城故城南近黃河在唐遼山晉永寧中置北
云河水又東迤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北而為錄
河濟渡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塞于白土即此也 秦州城在河在白土城南漢
建元初以牛耶為護羌校尉故川有耶名 黃河城在衛治東南水經云河水又東北迤黃
河城南鄧道元注云西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前涼張駿分洧河地為洧河郡即此城而
水經黃字訛之耳歷政載勝無黃河郡縣之名也 秦州城在衛治東南黃河永元蓋黃
友代最尚為護羌校尉攻逐唐斬獲八百餘級其熟麥熟萬斛於秦留河上築城
以盛麥作大船之河峽作橋 河源軍故城唐置在故鄆城縣西去衛治一百二十里一云
趙克國停侯地 白水軍故城在鄆城縣西六十里唐開元中郭知運張懷亮置
緜城故城在鄆城縣西一百二十里南涼時麒麟遊於緜城即此 定威城在緜城西南六十里
緜和守捉故城去衛治西南二百五十里 今州守捉故城在衛治南一百八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二

安人軍故城曰安仁在衛治西南 威戎軍故城在衛治西北三百五十里唐開元吐蕃攻
吐蕃置 樹敦城在直隸城一城為吐谷渾果穴元魏恭帝三年涼州刺史史寧破吐蕃
南山與突厥木杆分道接之 蜀州城亦水城隋大業中裴矩擊吐谷渾拔二城蜀波堡在
廣公城南下五里 同濟北堡在鄆州西半里 安州堡在洧州西南八十里
寧州堡在安州堡南四十里 善治堡在通渭橋北 人同堡在古骨龍城接應堡永安和八年
賜名 石門堡在德通城北舊名石門子宋政和中賜名 順通堡在積石軍故城東八里
峽口堡在故洧州界王厚收復 南宗堡在臨宗堡北下五里 通渭堡在故洧州東三十里
九次堡在來賓城東界下七里 安龍堡在故洧州西南四十五里 德固堡在來賓城東下五里
德固堡在宗谷南去故洧州分界上十一里 緜遠堡在衛治東北舊名宗谷是也
寧塞堡在鄆州城東下七里南黃河下五里 懶和堡在廣公城西五十三里
倒墨堡在衛治南保敦谷 清平堡在保敦谷西二十里在故倚郭縣南五十里黃沙城在
遠化縣東 緜遠關舊名灑全平在洧州西即今之大峽口也
浩靈關在衛治東北故浩靈縣境漢元武建元先零諸羌數萬相濟靈障馬武與焉復擊

破之即是廢也 虎臺西去衛治五里有量元層高九丈八尺相傳南涼王所築先疑傳種子
名虎臺或其所築也或曰將臺亦傳南涼所築 玉刺備載在尉遲川西
風伯白祠在北川鄧道元云在長寧亭南山春秋祭之 西平劉魏黃初中西平即憑倚
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爲鄧治 劉魏亭在養女嶺南鄧道元云去西平亭西北四里
十三州志曰六里遠矣晉建長寧縣于此 期亭在鄧州城南近黃河

關在積石山北後漢段熲破先盧 關元分不碑在赤嶺西唐開元中許吐谷潭至
市信安王釋養守玆定計界于赤嶺之西 渭濱梁在積石山西一百八十里全唐書
哥舒翰拔洪濟城長慶中劉元嵩使吐蕃由洪濟梁南行尋河源是也
通渭城在渭河上即據武城浮橋

西平衛城古漢中地西漢爲金城郡西平亭魏晉爲西平郡元魏隋爲鄧州大業中復爲
西平唐爲鄧州西平郡都督府漢吐蕃號音唐城宋後是鄧州宋中改西平州元因之在明洪
武十九年命長興侯耿文率陝西諸衛軍去築之宋劉元西平州故城之周圍九里二百
步三尺 備伯城去衛治一百三十里即南涼樂都城故地唐爲涼州宋增廣城隍通渭城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二

中改涼州陸贄德宗節度治宜和中改樂州明洪武十九年置嘉順馬驛又置石干戶所嘉靖
二十二年增置守備萬曆十二年改置遊擊府城高二丈下厚三丈五尺廣袤三里二百八十八
石部城去衛二百七十里西漢爲龍支縣故地爲西平郡都尉治晉爲小晉興城明洪武十九
年置古鄯馬驛萬曆十二年置守備 鎮海城去衛治四十五里唐鄯州城故城地明萬
曆二十一年置遊擊府 巴州城在張伯東南八十里明洪武十九年置巴州馬驛嘉靖元年
置防守官 平利城去衛治七十里漢安夷縣故城地明洪武十九年置平利馬驛嘉靖
靖元年置防守官 老鴉城去衛治一百七十里漢破羌縣故城地隋改爲注水縣明洪
武十九年置馬驛嘉靖元年置防守官 水溝城去衛治二百一十里明洪武十九
年置水溝驛嘉靖中置防守官 鐵廠在北山五十里嘉靖二十四年都御史田樂
徵兵備按察使劉致寬募鐵師採煉鐵後時不給火資塞馬

西寧衛志

西寧方隅千餘里火其墩其而生蕃聚其北東接松房西開海首而宿鬼巴克
着力免克奧哈壇巴都沙刺納刺水即卜瓦刺他卜囊校聯走之西寧如以孤
絕懸彈丸柳之群虜掌中左右前後無所恃仗堂皇飄落自爲中外吁危天所
恃者連年碎碎闖門邊牆水洞城堡營寨墩墩旗幟此在在在創造時時增
修足以恃焉固爲之致

堡寨南川去衛治南十里有沈家寨十五里有新寨堡水磨堡又一里爲陳家堡
二十里有總堡水泉兒堡寨家山二十里有老幼堡玉城圍莊高峰城徐家山城新
添堡又二里爲井家山城五里爲孫家山城五里爲毛家寨又五里
爲伏羌堡置守備官去東南五十里有乞連真寨一名田家寨又東南五
里爲石嘴堡萬曆二十四年議大脩邊障增置有克興溝口馬營又八十五里
置有利略山城增置將領官通歸德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四

西川去衛治西五里有楊家寨十里爲藍莊山城劉家寨又五里爲高臺堡彭家
二十里有杏園兒堡深溝堡又五里爲三旗堡三十里有陶家大堡又五里爲馬
思巴堡宋家堡雙山堡陶家小堡七里爲花園堡汪家寨四十里有鎮海城萬曆
二十一年板建置參將官又有巴浪堡兩旗堡徐家堡雙寨楊園堡朱家堡西家堡
堡景家山城吳中寨李家園莊又五里爲東山城堡小泉堡新圍堡子兒寨平
里有書家寨西山城堡又五里爲甘河新堡六十里有康羅堡又五里爲甘水寨
七十里有既迭堡萬曆二十三年新置防守官又五里爲石峽山口馬營西北四十里有沈
家堡萬家山城又五里爲王家堡西南八十里康羅堡又五里爲甘水寨
北川去衛治北十五里有早坪堡劉家下寨二十里有劉家上寨又五里爲小寨堡
蔡家堡高峰山城八里爲孫家下寨二十里有孫家上寨紅崖山城雙廟堡又
五里爲三家堡四十里有總堡舊置中備官又有雙營堡二溝堡寶家寨
又五里爲新寨堡五十里有小乾溝堡楊家寨高墩堡各圍堡宋家堡高臺堡
又五里爲大寨堡黃家寨鮑家上寨完家堡李已堡六十里有邵家堡吳家堡又
五里爲東劉堡景陽川堡七十里有陶家寨總水堡石山堡又五里爲新添寨老

如堡八十里去朔城萬曆二十四年議建於關門山官署移置中備官又有平唐堡舊為古城又有順清山城西北六里有蘇家堡姚家堡七里有清水溝堡九里有毛家堡

威遠去衛治之東北三十里有三旗堡又五里為駱駝山城四十里有五旗堡其家堡雷家堡破寨堡壘場堡又五里為陶家堡五十里有總堡薛家山城新圍堡六十里有曹家堡舊為石碛堡黑鼻子崖堡又五里為雙樹堡高橋堡七十里大通院堡新添堡董家寨納東溝魏家堡八里有俞家堡蔡家寨下寨又五里為涼州營堡九十里有威遠營置莊擊子官又有班家灣堡一百里有馬圍堡蔡家堡老幼堡萬曆二十二年增置擊子官又有傅家山城四十里有高寨七十里魏化寺堡今五里張家寨

城東去衛治二十里有羅家灣堡三十里有小峽口馬營三十里舖堡又五里為中寨堡四十里有紅莊堡白土坡馬營五十里有東營兒堡又五里為張旗堡六十里為石青堡其南十里為客才堡又東五里為西營兒堡七十里平茂堡置防守官其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十五

十里為觀音堂大寨八十里有河灘寨又九十里有高店堡一百里有馬路刺堡焉鞏山營一百二十里有深溝堡曰干莊堡弩木只溝營又三里為七里店堡一百二十里有碾伯城又三里為水磨營五里為周子堡一百四十里有湯官堡楊官堡石嘴堡王官兒堡其石嘴堡北二十里為勝善溝馬營一百五十里有雙塔堡高廟堡羊腦子溝馬營李二堡又五里為海旗營周旗營一百六十里有紅水堡堡薛旗營李招哈山城又五里為趙家下圍莊堡一百七十里有虎狼溝堡大里店堡趙家上圍莊堡一百八十里有河鹽堡各圍兒堡老鴉城堡標爾溝營自老鴉城四十里為水溝堡竹林溝馬營二百里有虎刺孩山城其南二十里為路家堡又五里為松樹灣堡二百十五里有木刺溝堡其南十五里為李二堡二百二十里有石嘴堡李二堡十里有曹家堡二百二十里有上川口堡其南五里為吉家又五里為萬象堡又南五里為和家山城又南五里為巴州寨又南五里為細去堡二百五十里有下川口堡其西南十里為李鎮堡又五里為武家堡紅嘴堡又五里為高廟堡又五里為化鄉堡各家堡又五里為總堡鎮遠堡又十里為慈利寺堡又三里為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家山城自下川口堡東南十里為西納堡又南二十五里為南鄉堡又十里為鎮遠堡又十五里為雙泉堡又西南七里為魏家堡自西納堡又東五十里為其家堡又東趙芳山城又東北二十里為靜覺寺堡西南十里為高泉堡又西南二十里為張家寺堡自趙芳山城東四十里有郭家堡南三十里為朱家堡又西南十里為和家堡又二十里為和家山城又二十五里為韓家堡又二十里為靜寧寺堡自和家山城東十五里有呂家堡又西南二十里為木川山城

破寨馬鷄溝峽控次衛距衛治東南八十里伏兔堡三十里水草溝二十里秋子溝四十里西川七十五里雙山堡六十五里西溝二十五里碾伯一百八十里平茂七十里寄才溝平五里虜寨入申中族蕃南川兵出水草溝西寧兵出秋子溝南川兵雙山堡兵出西溝西寧之碾伯平茂兵赴寄才溝應後虜大入諸兵于伏兔堡上下合擊之

王溝峽控次衛距衛治南八十里伏兔堡四十五里破口十五里分水嶺二十里西川八十里雙山堡六十里孤山兒二十里碾伯一百八十里平茂七十里寄才溝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十六

五里虜寨入申中族蕃南川兵出峽口西寧兵出分水嶺西川兵雙山堡兵出孤山兒夾擊碾伯兵平茂兵赴寄才溝應後虜大入諸兵于伏兔堡上下合擊之 倪爾乃峽控極極距衛治南九十里伏兔堡四十里關門二十里碾伯溝四十里西川七十里塔爾灣五十五里虜寨入申中族蕃南川兵出關門西寧兵出碾伯溝西川兵出塔爾灣分禦虜大入則諸兵又於水草溝上下合擊之 水冷峽控次衛距衛治南八十里伏兔堡五十里木川關門三十里應後虜四十里西川四十里雙山堡三十里班徽兒關門二十里碾伯二百十里平茂一百四十五里寄才溝八十里虜寨入申中族蕃南川兵禦關門西寧兵出碾伯溝西川兵雙山堡兵出班徽兒關門分禦碾伯平茂兵赴寄才溝應後虜大入諸兵于申中族上下合擊之 經納峽控極極距衛治西南一百一十五里西川七十里班徽兒關門四十里塔爾灣三十里南川五十里南川關門四十里虜寨入則班徽兒族蕃西川兵禦關門西寧兵出塔爾灣南川兵出關門分禦虜大入則諸兵又於班徽兒關門上下合擊之

打石嶺極衝距衛治西南一百二十里其河關門六十里西川六十里大康經溝六十里班徽
兒關門四十里房寨入則放家族著禦其河關門西川兵出大康經溝西寧兵出班
徽兒關門分禦房寨入則諸兵又於班徽兒關門上下合擊之
大康石溝極衝距衛治西南九十里西川三十里大康經溝門二十里其河關門二十里
房寨入則刺下亦放著禦西川兵出大康經溝門西寧兵出其河關門分禦房寨大
入則諸兵又於大康經溝門上下合擊之
白崖子極衝距衛治西南八十里西川三十里大康經溝門二十里其河關門二十里房
寨入則刺下亦放著禦西川兵出大康經溝門西寧兵出其河關門分禦房寨大則
諸兵又於大康經溝門上下合擊之
白石頭下盤道二極衝距衛治西南九十里各加溝三十里西川三十五里第四溝十
五里小康經溝十五里房寨入則連金吉禦其河關門西川兵出第四溝西寧兵出康
經溝分禦房寨大入則諸兵又於小康經溝上下合擊之
白石頭末欄二極衝距衛治西九十里房寨已著營二十里西川三十里大康經溝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十七

五里其河關門四十里房寨入則連金吉禦其河關門西川兵出大康經溝西寧兵出其
河關門分禦房寨大入則諸兵又於房寨已著營上下合擊之
洛欄極衝距衛治西八十里西川三十里洛欄口五里康經溝二十五里房寨入則連金
族著禦西川兵出洛欄口西寧兵出小經溝分禦房寨大入則諸兵又於小經溝上下合擊之
西石峽極衝距衛治西九十里房寨已著營二十五里西川三十里佛介崖十五里房寨已著
營三十里房寨入則刺麻薩族著禦西川兵出佛介崖西寧兵出房寨夫著營分
禦房寨大入則諸兵又於房寨已著營上下合擊之
鎖忠克極衝距衛治七十里西川三十里房寨已著營二十五里西納下寺三十里北川公里
截山溝山嶺十八里房寨入則奔巴爾族著西川兵堵禦西寧兵出納下寺北川兵
出截山溝山嶺分禦房寨大入則諸兵又於西納下寺上下合擊之
刺撒介極衝距衛治西七十里西川三十里房寨已著營二十五里西納下寺三十里北川
五十五里房寨入則連金吉禦其河關門西川兵出房寨西寧兵出房寨夫著營西川兵
出房寨夫著營西寧兵出納下寺北川兵出房寨夫著營西寧兵出房寨夫著營西川兵

又于西納下寺上下合擊之
小寺溝山嶺極衝距衛治西北八十里刺撒兒十五里西川四十里刺撒兒十五里北川七十里
逆溝三十里紅廟兒二十五里房寨已著營二十五里房寨入則房寨夫著營西川兵出
營著在本地思打薩族著出刺撒兒西川兵赴刺撒兒北川兵赴逆溝兵赴紅廟兒房寨
西寧兵赴房寨已著營之房寨大入則諸兵又於房寨已著營上下合擊之
大寺溝峽極衝距衛治一百里刺撒兒二十里西川五十里刺撒兒二十里房寨已著營二十里北
川五十里逆溝三十里紅廟兒二十里房寨已著營二十五里房寨入則房寨夫著營西川兵
出刺撒兒西川兵出刺撒兒西寧兵赴房寨已著營北川兵赴逆溝兵赴紅廟兒房寨已著
營大入則諸兵又於房寨已著營上下合擊之
北極嶺極衝距衛治西北一百二十里本嶺口二里北川九十里
逆溝五十里土巴營三十里西川八十里刺撒兒二十里上魯介加營三十五里房寨入則房
安下藏二族著出本嶺口格格爾小寺溝刺撒兒各族著在本城北川兵赴逆溝兵出已
營西川兵出刺撒兒西寧兵赴上魯介加營房寨已著營之房寨大入則諸兵又於房寨已著
營上下合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十八

擊之 刺爾字極衝距衛治一百二十里西川五十里刺爾著營三十里北川六十里
溝四里土巴著營二十里上魯介加營四十里房寨入則房寨已著營西川兵出刺
著營北川兵赴逆溝兵出已著營西寧兵出上魯介加營分禦房寨大入則諸兵又於刺
科著營上下合擊之
大龍逆溝極衝距衛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川八十里刺爾著營三十里北川九十里逆溝四
十里上巴著營三十里上魯介加營四十里房寨入則房寨已著營西川兵出刺
日西川兵出刺爾著營北川兵赴逆溝兵出已著營西寧兵出上魯介加營分禦房
大入則諸兵又於刺爾著營上下合擊之
插楊溝極衝距衛治九十里本溝口十里西川六十里刺爾著營二十里北川七十里
逆溝三十里紅廟兒二十里小山峽口二十里房寨已著營二十五里房寨入則房寨
川兵出刺爾著營北川兵赴逆溝兵出紅廟兒西寧兵出小山峽口分禦房寨大入則諸
兵又于土巴營上下合擊之
老虎溝極衝距衛治西北八十里本溝口五里北川四十里已哇冲中所著營五里

紙皮出市婚禮以馬為聘者十餘匹下亦三待不懸帳居蕃部頗恐其叛亂... 朝賀次日宴于衛堂頒券而去

陞卜族居牧塞外去中而西餘里有上下二族西隣思果迷未接占啞南至黃河東西... 二百里無城郭多是帳棚間有廬室之千四百有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二

加族哈加族阿多下啞族哈族擦余加族着啞卜介巨族刺加卜介巨族谷余即... 族窮卜族多操族思加巴族東介結族官撒介族押介結族麻介結族德巴族丁剛...

劉敬寬復招掠者馬

華啞族一曰哈啞洪武十三年招撫居塞外在占啞東古部之西南也無廬室... 帳戶四百九百餘其俗畧與占啞同馴犢靡寧正德十四年番酋鎖而溫古六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二

思果迷族一曰果迷卜啞洪武十三年招撫在上隆卜西去衛治一百五十餘里蓋古洸河... 即地有上下二族其飲食居處不異隆卜又有哈沙族向弗效噴萬曆十九年親畧高...

下有多巴禪師光科爾國師哈爾指擇多巴指揮西納子戶魯爾加千戶馬騰百戶等
百戶十三員又所轄降奔于族千戶營西納百戶利沙營多巴克冲扎營加營思
義完下隆奔國師降奔雲鎖降奔百戶隆奔完下元頭目且令思加大僧哈住維會
會官卜扎失英巴頭目英爾美舍人班的翟頭目郭尔各頭目設納先下達打阿紀
尔着科頭目黑章日安下藏隆恩個隆奔指揮小國師利下尔牙胡爾班的撒麻尔
罕本大人攝即族塔尔寺班沙尔昂藏族長頭目俱住居西納川屬鎮海營地方
春將所轄歲各輪馬不一

巴沙族洪武十二年相繼居牧塞外去衛治北二百餘里北至大通河西至北川塞外東
接大通城廣袤五百餘里無慮舍多刑味其俗與諸番酋無大異所屬有督
思威思哥等小族特除阻教出掠正統十二年著酋瓦洛及遣指揮押寶捕獲之
天順元年四出使把凉永莊浪西攻破城堡戍殺官軍劫掠生番無算并鎮總會請
擊之總兵官衛頭劉總兵毛忠帥兵由駱駝山討之俘斬七千七百有奇至正德十一年
又入掠水磨溝百戶佛去戰死之是年總兵官徐謙率兵襲擊于破之其族遂散而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三

咄咄族漸強盛

咄咄族巴沙族也巴沙族約全有其地南北百餘里東西三百里其地散處各自為族
無統攝有大督咄咄族小督咄咄族上咄咄族中咄咄族下咄咄族六古咄咄族薛咄咄族
的族巴咄咄族的族該加族思冬沙族阿洛受族思哥送族刺咄咄族亞思華族舍
阿思加族冲咄咄族馬其沙族馬其冲的族思蠻咄咄族諸貢族奔阿族思加清族阿各
原只族比倫官族哈介麻族工巴族舍加族高介定族茶住族麻介日族麻居
族而思各送族有國師全印小札介的族其斡也鮮送族居大通川者則斡馬子
莊浪大督咄咄戶五百四十四刀利善使已咄咄戶二百八十有奇奇帶甲勝兵三百
海虜云紅帽善箭咄咄善刀恒畏之嘉靖九年掠破伯四官海指揮彭果
擊斃之二十二年酋長却星出掠守備許世壽追敗之二十九年介加定族攻掠碾
伯守備唐勇問道傳其果頗多殺獲又兵果善賊邀于道我兵據力戰勇擊
失兵遂敗請指揮陳龍趙感死之殺傷百餘人所獲保藏生事至正三十年聚眾攻
林紅崖堡守備俞京師兵往救怯不敢進麾下指揮趙芳百戶劉清總旗孫瑞九

合人李繼志率萬數千人出營先進與戰勢孤為賊所圍清與瑞先三十餘人皆死
之方中三刀繼志中七刀京聞敗遂棄營遁軍士大亂喪亡不可勝計官軍二千未
遇敗而清京止遣成是年又犯碾伯守備賀有年連擊于死之二十二年該知高
介加定聚諸族攻掠堡寨兵備副使范華破其寨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入掠象將長廷
輔敗之于沙州川三十六年六月介加定又潘其營守指揮彭汝為戰死八月得賢
海十月掠水磨溝後掠鎮家莊三十七年十月掠揚官溝三月得賢不月得賢守指
揮嚴殿擊走之是月復掠西水磨溝三十八年正月劉使族出掠上官海二月復掠黑
松峽于家寨四十年三月却人楊顏只海保守嚴殿擊走之至萬曆十八年正月入掠
沙州川防守百戶劉世臣遇害其蹂躪我之地甚毒人民不可屈指計而我兵不能不創
種額且繁及隆慶四年九月殺而官鄭汝鼓著族以逐海虜遣使招撫之得之已卒
七族而大督咄咄始歸焉于二年兵備按察使劉欽寬率將連雲傑房河川出勝兵二百
五十勦我破虜之後頗畏威力今諸族咸輸馬六百五十有奇額無粟命之至顯其號
今該我將士制勝不能保其然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四

思俄思哥族亦巴沙族屬也居衛城北塞外督咄咄部中天順七年巴沙糾犯沙州降
慶三年出掠平戎道上春將陳惟棟擊之至其帳殿聞知也誅其首惡不敢復出後
肅州南山僧來居其族凡督咄咄族屬威師事之習其教焉歲輸馬三十有奇
乙咄咄洪武十二年相繼初居牧北塞外與巴沙隣巴沙屢糾其族及其族所屬阿各加
倉族順七年入掠沙州川大破之其寨寇弱正德十一年總兵徐謙襲巴沙而以咄咄
亡流處沙州川北川谷刺只邊居窟室歲輸馬三十有奇
丁札介的族居牧紅崖溝隔有城堡慶慶更置肅州西山僧為思藏所建來居塞間
族輸馬三十有奇
麻加族居牧塞內碾伯北勝蕃溝有城堡居窟室戶八十餘口二百歲輸馬二十有奇
奉刺族在塞內紅崖溝居窟室更有僧自南來居此遂開族輸馬戶二十口五十有奇
西衛軍東衛西北去衛三里西戎之列也洪武三十年酋長領南吉刺斯入貢因互衛以為指
揮今事給金牌輸馬焉茶永樂三年吉刺斯同兄塔力襲吉刺斯兄弟首馬以塔力襲
為指揮奴取焉指揮金事各賜冠帶致宣德三年勃指揮和賢往其衛在樓城正

統六年又遣都指揮哈剌下花往諭之正德四年為北虜阿舍先爾亦卜剌入據西海後有
其地即落散後約一百餘日在乞達其依中統六年依西納族為其所殺口僅五千歲
輸馬二千有奇

則先刺在罕東刺先亦西戎部落也元置由先峇林師元府永樂四年置衛以土人散西思
為指揮同知給金牌給馬番茶宣德四年散西思度道指揮李文討之五年都督史
繼以安定王亦魯丹指揮桑哥年進討平之正統二年東頭目黑麻兒進討大丁年
入貢方物七年遣指揮和寶往其衛招撫指揮平者罕都立請著成天德四年為先
屠破部落散亡

則先刺在由先西南步罕灘哈察志順脫之族也洪武六年命宣威將軍來合只孫
招其王禮帖木兒七年遣使入貢八年五年其衛洪熙元年叛命合寧伯李英進討里
萬峯鴉東國俘獲人畜十萬三千有奇捷聞必款得其王復遣舍之遣使中書
將士功賞有左奉款之給金牌給馬番茶宣德五年以其兵討由先阿塔達王其國正
統六年遣指揮哈剌下花往諭其部二年部人占麻力邀殺其軍遣指揮和寶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五

獲私治中哈察馬去魯著所破遣大臣經略哈察無有主庶因先安足王亦魯丹繼先
忠順王脫脫因族道指揮林其衛求為復得族孫陝已十二年合指揮和寶取陝
已母却失子奴必乃弟打思魯等赴其州得道哈察合志順王乃陝已後也正德中為北虜
攻破獲其地僅存遺孽江蘇亦加子僧俗口甲有奇使居沙棠川厥是保承承處給
馬一千有奇

阿端衛在由先西南離輻之別也其地廣袤千里洪武七年酋長撒力畏兀兒遣使貢鐘
甲刀劍賜以緜金文綺命去為西都給與印章曰阿真台昔先回信里八年去為阿端
衛使遣使入貢宣德中與由先衛叛都督文裕以安定王軍討平之七年遣指揮和寶招
撫去諸叛著正德中為北虜破散走歸支河由今不知在所在

海虜西寧原係先套虜亦卜剌子正德初以蕃罪酋長甲圖乞降被討守守倉卒
應遂致闖入海上破安東四衛獲其金印傳其地焉正德九年以後總督彭澤檄酒
王璽王守等相繼經略至嘉靖三十八年俺魯由鎮先八西海分犯涼永西寧款隨單
入款至四十年以中漁腫足而歸遣永即上技窺東居海上萬層四年俺魯來建仰羊

手養者往來不絕十六年先刺他下黨犯於西寧獲殺劉將軍及千把總指揮人員
積欠官軍餘員全軍覆沒十八年明成王來海上套虜卜先先松魯等傳阿亦先遂
聚款青海肆出搶掠

上道大臣鄭洛經等於北虜王來歸松套各虜亦隨之往復遺火落亦其相台約到
台吉沙刺台吉哈連把都兒而把兒介台吉著力先等部與永印下等獲獲廣永
印卜先刺他下等部落并收著計數萬人約沙刺台吉約十人哈連把都約
五百人入南頭目部落約數百餘武宗塔介諸蕃及漢歸德收哈家諸蕃
約三千餘眾法牧養牲二司真酋兄弟所部亦僅數百枚有河南蕃族兵二千餘時復
北渡與天著來去靡常其專牧海上者則永先約沙刺哈連南把兒介等部也
永先二酋自二十三年西南兩川大遭殺劫殺級七百有奇擊死無善者已款不許送
逃海關大者納刺諸酋亦乞款不許俱各逃後無復敢窺伺邊境者

經畧鄭洛備禦海虜事宜疏略曰西海者見著在牧之區現虜依無之虞可以保者可
以說漢化著為虜流安善易西寧行百里許而出石峽即為東陝西行四五百里乃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六

青海周環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鹽池西南通焉思藏西北通瓜沙哈察等可款可獲其廣
漠無際欲使兵於此觀利也難難夫進兵之路惟西寧順焉而西寧以西北有扁都口可進無
可以防其北清而到海則遠東有鮮遼河口可渡然惟可以扼其南奔而到海則又遠即使
兵果食足西寧東二十日之糧由石峽進其冰凍一月之糧由扁都口進河東東月餘之糧由鮮
遼口進然亦未必能得志而飽則既者何也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進况大漠窮荒於
軍深入糧難餉何以隨戰隨退夫接何以救援此海上出兵之難也臣查其夜熱計有可
舉之步數端一曰嚴借路其鎮二路乃入海門戶也誠使鎮道謹其邊境 明十開其計
八條則其利則較則匈奴之計必斷海虜之勢自孤雖有小醜中策其首首實於
東欲故獲於西在各鎮則其為害以重之在其鎮則陳師備旅以禦之諸虜有不顧
而外畏乎此其食海虜之第一義也二曰自治自治之策其要於故將增去製雷西
寧之張都海上視之猶編腰乘西川九川南川沙棠川邊臨海道皆當重衛北川原設守
備西川近設遊擊增兵三十里地分守備沙棠川平原廣所應設守備一員者張備兵四百
備之庶使防禦西寧東將應設為備守則總兵與其涼分為三備乃漸積儲餉使當者

兵二年之供修治神鎗火砲演習陣法使一可當十可橫行匈奴夫三日鼓著旗環河漢岸
著而海上之善戰有氣力其旗有總名曰紅帽著子入大海而南有阿命到著一旗馬部
落最衆先年曾救大酋元至者言台言其聲悍與虜時也惟是謀進道將留心招徠歸順則
探軍之隨於虜則誘而出之為虜探則出其秋護之其能析級則照例陞賞之起未去區即
給而禁之使海上諸著皆為我耳目則虜之軍亦皆其久矣能寧康海版也四日
托川底元刺達子與查虜世尊回入 責命全軍被流虜劫掠本回與元刺達親督欲
其心于虜者其來之虜既不許借道內地倘由川底行走得其情形則若輩回與元刺達會兵
于嘉賓關西北亦報兵聞外為其聲援虜必畏而不敢來海虜之勢孤矣五日儲茶林海上
著夷以茶為命 中國之制惟熟著則易茶林生著則不許然生著托熟著以交通海
虜附著族以私貿易者奸商私載入著地好私載私販房穴以收厚利虜亦樂著海上
夫今嚴為禁示無許私茶出境入虜則海虜自困或有知倦者中濕腫足而歸者矣
六日謀鴉對本塞馬對偵其往來近塞則輕師潛出打其帳房使老小輻重車廩不及
而又儲著起其馬匹虜必不能安居海上夫七日重賞功虜人款之先入犯則環塞軍民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七

而款之虜亦不敢輕入自款之後虜捨著族猶迎敵級因虜首四行羅織官馬連到諸著著
逐其心附虜陽為掠著陰為掠漢漢人亦畏虜不敢殺且有送漢已者夫臣入西事訪知
此情乃大備播告明示賞格故虜級未敢大侮海虜罪惡屢著不致遠民款之是日能非
遠臣但獲安塞之意也臣已三令而虜入必殺款者必賞仍備示著漢軍民但虜近邊
窺伺或假以可貴侍著者許乘便款之隨級即給銀五十兩願墮者擬陞使著漢軍
民皆曉然知款級之獲大利且連得也寧無併身命以圖虜者乎第年來法今不信久夫
血戰而隔年不叙功萬里無告之軍民且有因款虜級而又獲罪者矣得是死心主
獨著漢軍民皆畏氣也合議推陞得先年虜有率眾四五百名者以上降者級
以鎮撫千戶官職十名或二三十名亦各給賞相降有功者守等官例亦分別陞賞今經
馬搗葉之後虜必震驚而貪夷強虜必有畏款內附者若各將領有招徠之法安插之術
美其服飾優其糧石則各著無望風投進者乎虜漸披離是亦清海之樂繁矣然
西寧詳九之地著漢雜者併在一隅儲運艱甚臣入奉命查問西寧積聚倉廩無種
草場無草其時青黃不接貿易無指豈收管下鄉散銀土民皆持刀入山而去臣與各

將吏委由調停九軍糧馬料皆以奉養相兼而支乃積得萬軍十日之糧草僅供
萬軍出塞十日之支故今議對虜者先養士又養士者先積餉然積餉十萬則未可
以旦夕舉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八

自成都府錦官驛由府屬之新都車站廣漢驛北由潼川州境古店車站五城驛建寧車站望華驛秋林車站雲谿驛保寧府境富村車站柳道驛龍山車站錦屏水馬驛提樹車站施店車站柏林車站柏林通運所龍潭車站問津水馬驛沙河軍車站神宣軍車站神宣通運所抵陝西寧州境高北路自廣漢驛西北由成都府境金山驛西平驛武平驛小溪驛漢子驛水進驛小河驛三舍驛抵松潘衛為北路由成都府境唐安驛邛州境白鶴驛雅州境百丈驛雅安驛新店驛普口驛黎州境沅黎驛越嵩樹境河南驛鎮西驛利濟驛龍泉驛瀘沽驛建昌衛境溪龍驛瀘川驛阿用驛祿馬驛會川衛境巴松驛大龍驛會川驛腰驛黎溪驛抵雲南武定府北界為西南路由府屬之龍泉驛陽安驛南津驛珠江驛安仁驛叙州府屬之龍橋驛重慶府境奉高驛東皇驛來鳳驛白市驛朝天驛渡江由百節驛百渡驛東溪驛安慈驛播州境松坎驛桐梓驛播川驛永安驛相川驛仁水驛涪潭驛黎溪驛岑黃驛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七十九

泥驛抵湖廣偏橋界又自相川驛西南昌田驛沙溪驛黃平驛抵貴州之興隆衛界為東南路由成都府境永康驛太平驛寒水驛安遠驛護林驛抵茂州自茂州折而西北由長寧驛來遠驛歸化驛鎮平驛古松驛亦抵松潘衛為西路又自綿官驛通運所水路由成都府屬廣都驛木馬驛龍爪驛眉州境武陽驛眉州驛石佛驛青神驛峽門驛嘉定州境平羌驛凌雲驛嘉定州通運所三聖驛沉犀驛下壩驛叙州府境月波驛宣化驛真溪驛牛口驛汶川驛叙州府通運所李柱驛龍騰驛瀘州境江安驛董坝驛納溪驛瀘州通運所瀘川驛黃城驛神山驛牛腦驛史壩驛重慶府境漢東驛石門驛石羊驛雙溪驛銅鐘驛魚洞驛朝天驛重慶通運所木洞驛龍溪驛蘭市驛涪陵驛東青驛黔江驛花陵驛雲根驛忠州通運所潛溪驛夔州府境溪途驛集賢驛萬縣通運所巴陽驛五峯驛南沱驛永安驛夔州通運所高塘驛抵湖廣巴東界為東路又自陝西漢中南界水路由九井驛朝天驛問津驛龍灘

驛虎跳驛蒼溪驛盤龍驛順慶府境龍溪驛平灘驛嘉陵驛重慶府境太平驛合陽驛上沱驛至重慶府入大江為北水路又自叙州府水路由馬湖府境羅東溪泥溪驛入東川軍民府自瀘州境納溪驛納溪通運所渠壩水驛大洲水驛峽口水驛入永安宣撫司為南水路又由永安驛永安驛永寧驛永寧通運所普市驛摩泥驛赤水驛阿永驛烏撒府境層壘驛周泥驛瓦甸驛黑張驛普德驛抵貴州北界為陸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

松潘 威戎 安綿

松慶威戎皆氏羌居之自漢以來叛服靡定

國朝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平羌將軍丁玉克服其地設松州潘州茂三衛
溪州二千戶所洪武二十年併松潘二衛為松潘衛軍民指揮使司宣德
四年調成都前衛後所為小河千戶所增置城堡添調成都利保等衛所官
軍吏番戍守先年兵備提督皆待即都御史成化初改設按察司副使總理
松茂兵糧後因南路梗塞茂松不通又龍州相去遠遼分設松茂威戎安
綿道兵備又設鎮守總兵官以侯伯都督克之掛平蠻將軍印成化初改分
守副總兵協守左右將軍南路東路二遊擊將軍俱以都指揮充之正德五
年添設石泉壩底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又松潘障臘地方相隔六十餘
里皆有隘口可通北虜嘉靖十一年虜賊深入為害巡撫都御史宋滄議於
障臘後山嶺建靖虜墩西小高嶺建禦寇墩設戍守之嘉靖二十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一

欲差巡撫都御史劉大謨巡按御史王珩奏設守備指揮亦與都指揮體統行
事增官軍二千員名展修障臘城堡建置官廳營務神宇于時松潘修築邊
牆一萬三千五百三十六深挖坎阱二千五百六十四口及於大壩建立一
堡修築城垣內建官廳營務西山平壩更修一墩以防虜騎侵擾之患有四
州三近障臘今阿失寨即上潘州班：茨則下潘州二州之間則中潘州去
松不二三日故城遺址尚存惟松州今為衛城軍屯堡與障臘諸番大牙相
參原照之利頗豐雖無厲禁然亦不相侵奪自松達茂不三百里路循河岸
夷礪棋布山岩視之如蜂房保縣有堡過漢索橋則古維州故城三面臨江
殊陁險蓋董卜韓胡宣慰司與雜谷安撫司交界處城與李德裕壽遠樣道
址尚存舊碑常奉間為叛夷王永所毀州址今為雜谷碉寨迤北則古無憂城
然皆名存實亡不復為我有也大抵松慶皆夷茂漢夷相半然皆置衛所備
守不廢若蓋松慶所以既塞吐蕃蠻則松茂脈絡昔人謂吐蕃入寇必自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四一

文南詔入寇必自沱黎吐蕃南詔合入寇必於灌口灌口失守則長驅于蜀
然則三城遠滿灌口疊茂喉襟威戎茂口障蔽峨山全蜀巨屏實天設險
以限華夷者也 松潘則副總兵一員駐劄松潘衛遊擊將軍一員駐劄小
河千戶所左參將一員駐劄龍安府遊擊將軍一員駐劄障臘屯堡把守指
揮五員分督關堡自松潘以東望山閣雲閣風洞閣松林堡紅崖閣三舍
堡鎮遠堡小閣子並松州三路堡師家堡四望堡抵小河千戶所蜂壠堡
葉堂堡馬營堡水進堡鎮夷堡鐵龍堡抵龍州宣撫司又自松茂以南紅花
屯堡熊旗屯堡西寧閣山屯堡安化閣鎮華堡新塘閣艾蒿堡歸化閣北定
閣蒲江閣平夷堡金瓶堡鎮平堡鎮番堡靖夷堡平定堡抵疊溪界又自松
潘以北穀粟屯堡高屯子堡羊裕屯堡唐舍屯堡譚麻屯堡障臘屯堡抵吐
蕃洮河界以上關堡并墩堡共八十七處戍守主客官軍舍餘遊兵共一萬
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每歲額坐松潘等一十六倉糧米共九萬九千三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二

八十石有奇按松茂乃西蜀之重鎮諸番之要區東連龍安南接威茂北抵
胡虜西盡吐番西北又與洮岷連壤鎮城衙門關堡之外四面皆番故經界
者謂蜀之各鎮惟松茂純乎邊者也萬曆六年兵備副使楊一桂以人荒沒
舌丟骨等寨番民連年侵擾條陳十款一曰鵬除惡寨二曰克寶什伍三曰
議凌克發四曰棟撥戍守五曰革去遊兵六曰定妻要害七曰聯絡墩堡八
曰設立草場九曰招復逃亡十曰年終獎戒呈允施行切中邊務 茂慶則
右參將一員駐劄茂州：有茂州衛遊擊將軍一員駐劄疊溪千戶所各路
把守指揮五員分督關堡自茂州以北鎮戎堡椒園堡長安堡韓胡堡松溪
堡長寧堡穆肅堡寶大閣新堡馬路堡小閣子抵疊溪千戶所北行至漢閣
墩新橋堡普養堡太平堡永鎮堡抵松茂界又自茂州小東路土地嶺堡鎮
表堡閣子堡神溪堡土門堡桃平堡抵安綿界又自茂州南路邊橋墩黎園
頭白水墩堡頭獨脚門接嫩連墩四關墩羊毛坪五星墩文鎮撫村大宗

渠石鼓村七星閣門堡青坡堡抵威州、有千戶所至汶川堡微底閣抵
淮縣界又至威州西路則保子閣坡底堡壩州堡乾溪堡鎮美閣新安堡抵
保勝保縣堡四圍皆番境以上閣堡并墩臺共一百二十處戍守主客官軍
兵快羌番共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二員名額坐廣備等二十四倉糧米一十
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有奇 安綿則守備指揮二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一駐劄石泉縣一駐劄平番堡把守指揮四員分督閣堡所屬各路曲山閣
插鼓坪堡後庄堡香溪堡壘堡西溪堡壘堡水閣視曹堡壘綿壘馬
尾堡白水堡龍蟠堡三江堡觀子堡徐坪堡平通堡大方閣大印堡茅莊堡
山茅堡徐塘堡壩底堡石板閣石泉堡白印堡青崗堡石泉城上雄閣平番
堡英酒啞堡赤土坪堡共二十五處戍守官軍兵快共六千四百五十二員
名額坐大印等倉糧米共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有奇嘉靖二十三年遊
擊周庚妄殺討賞番人著兒拓等二十四年白草等一十八寨番蠻聚眾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三

羊甫白泥一帶劫掠攻克平番英酒二閣截占滾平以阻石泉兵糧之路巡
撫都御史張時徹督同副總兵何卿調集官兵勦平之

蜀中風俗記

漢地理志云、人食稻魚俗不慈苦、而輕易淫佚、然地沃人穠、奢侈
吳、人情物態、別是一方。隋地理志云、蜀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
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其人敏慧、輕急
親多、最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者年
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較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
蓄、富室重於趨利、異度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廢、聚會宴飲、无
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園山
澤、以財物雄視、故輕為蕞蕪、權傾州縣、此亦其一厄也。益部耆舊
傳云、楊統曾祖仲績、舉河東方正、授郡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其
風俗、于是后焉、漢書、楊雄之先、楊季官至廣江太守、元鼎間、避仇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四

江、虞、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壠、有宅一區、世以農桑為業、其俗之
隳、寧可知也、溫江故郡所分、益州記云、彭之土地肥良、比于郫邑、號
小郫矣、江原之地、特好美田、蜀公云、益州所膏、悉仰于蜀、即此、華陽
國志稱其俗好歌舞、危弦促管、聲九激切、而陸游謂唐安有三十宮
柳、四十琵琶也、永康圖經、其俗剛悍、頗尚氣節、而紐夷風、縣西五十
里有盤蛇湖、以扼西山之走集、而邊徼從此分矣、威茂、古丹旌地
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麥為質、自古及今、並無兩稅、寰宇記
云、州本羌戎之人、好方馬、以勇悍相高、詩禮之訓、闕如也、男子衣犛
羊皮靴、婦人多戴金花、串以瑟瑟、而穿珠為飾、壘石為礮、以居
如浮圖、數重、門內以梯上下、貨藏于上、人居其中、畜園于下、高二三
丈者、謂之雞籠、十餘丈者、謂之砲、亦有板屋土屋者、自汶川以東、皆

有屋宇不立，雖巢窠，以而皆織毛毳，蓋屋如穹廡，其地多冰寒，盛
寒故凍不釋，其人冬則避寒，入蜀備貨自食，夏則避暑，及落歲以為
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于也。西入松州，苦寒特甚，日耕野整，夜宿
烟房，刻木契以成交易，及羊勝以斷吉山，人人精悍，習戰鬪矣。簡
州治陽安，宋開禧孫輝陰記云：東善慈，西成都，有東之朴，有西之文，
蓋嘗出焉，落塊奇之士，為錫與黎持道院記云：陽安溝于會府，而有
江山之勝，處於高仰，而有魚稻之饒，民事獄訟，比之旁郡，十無一二，
凡德於吏者，樂趨焉，八日之為西州道院，寰宇記云：郡有隸人，言語
與夏不同，嫁娶但鼓笛而已，遺喪乃以竿懸布，置其門庭，殯於別所，
至其體骸，燥以木函，置於山穴中，按李膺云：此四郡，壤也，而今則
大質彬彬矣。資中或治盤石，或徙內江，皆謂之中水也。圖經云：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五

張起資中，以文詞顯，于是東梓為多士之國，劉光祖記云：蜀東十數
郡山水之秀，不敵興資中，抗，文物亦然。陵州以鹽井為業，以道陵
得名，丹洲集云：州在崎嶇山谷之中，城壘邑屋，與巖崩湖壑相為上
下，所領縣四，戶口裁三萬，稅錢止千三百緡，租不滿萬石，土田瘠鹵，
民願善耕，穡然具性，惟質，各守護本業，不意作訟事，人郡縣志云：
俗愿慤而好靜，公議而無私，有百淳質之風，今亦恐漸訛矣。漢益
州或廣治，漢或治綿竹，古語云：不早不早，蜀有廣漢，蜀記云：漢以綿
州故廣漢，謂之州府也，新都興成都，廣都各為三都之一，故號名城，
兼有金堂山，高錦竹，以善詩力孝，定曰沈碑，以任安教授，俗伴涿涸，
德陽有望秦之望，彰明有康莊之泉，皆以八重也。郡國志云：左綿
界東西二川，北負渠，風氣所濡，各得其偏，故其俗文而不華，淳而

不華，剛而不很，柔而不弱，三國志：先主入漢，宴于山上，願請龐統，曰
此州之民，其富樂矣，陳壽唐昌市記云：諸葛武侯，以蜀壯麗，故令
降邑，期日而市，意在習其勦力，而後之征後，人每及上春，以蠶為名
田，定日而有所往也。寰宇記云：龍州風俗，與劍州同，然山高水峻，
人多瘠而瘠，蓋山水之氣使然。江油令解許，民謠序，所向皆山
石，少平陸，鮮穀稻，人悉仰食于綿，劍，鄰邑，舊經云：若居谷處，多學道
經，罕有儒術。嘉州教授任熙明題名記云：蜀為西南巨屏，綿漢以
來，號為多士，吳盛於眉，益二邦，而嘉定次之，張剛通義，國序云：後世
以蜀學比魯，而蜀之學者，亦獨盛於通義，政和御筆，西蜀惟眉州
學者最優，脩熙樓記云：其民以詩書為業，以故家文獻為重，夜燃燈
誦讀，聲琅琅相聞矣。蘇軾遠景樓記云：吾州之俗，有迥古者三，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六

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
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莫之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大聖
以前，學者猶製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
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
有足觀者，而人家顯人，以門族相尚，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
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如古君臣，既去，輒
畫像事之，而具質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當
面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
不以為非，雖薄利小義，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
吉，穀種而畢，穀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鳴鼓，以致眾，擇
其徒為眾所敬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誦，進退坐，作惟二人之

聽鼓之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下火，則出鈔以償。眾七月既望，斬又而草衣，則什鼓以滿，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醺酒，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甚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輒了其為人，具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異道則陳善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云。文同桂花閣記略云：邛為要州，地物繁雜，俚師匠士，亦備文采，童叟彬彬，資進于他邦矣。華陽國志云：秦惠文始定六國，輒徙其豪傑于蜀，資我營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卓王孫家僮十數，程鄭各八百人，蕭鼓歌吹，擊鐘肆樂，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為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自至也。宋張上行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七

此郡昔有四利，今有四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鐵。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而吾邛獨全，昔以為利，國競豪富，今以為害，民皆貧薄矣。梁益志云：大小漏在邛州西北，山谷高深，沉峰多雨，舊說邛州常多風，邛州常多雨，故謂黎風雅雨，九州要記云：沉黎縣，即諸葛武侯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石樓，今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地多長松而無雜木，孫漸清嗜樓記云：襟帶邛笮，羈縻諸蕃，郡縣志云：宋初曹光實父子以忠義奮，迨皇祐始有登科者。葉宇記云：邛州舊部與漢人傳教，不便見錢，漢用鈔，蜀茶布，舊用紅椒鹽，及云：邛州之夷獠，婦人峨七月而產，產畢置兒水中，浮者取養，沉者棄之，千百無一沉者，長則拔去上齒，加狗牙以為華飾，今有四牙長於諸牙而倍高者，別是一種，能食人，無長齒者否，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

積至今，廬山縣新安鄉五百餘戶，即其遺人也。叙南百戎州，取西戎即叙之義，蜀人呼叙為遂，不知何所本。華陽國志稱其民微至好鬼妖，圖經云：夷貊雜居，風俗各異，蓬戶茅簷，髻髻詭服，頃昔狎掌而歌。江陽土地難通，山川特異，鹽井魚池，一郡豐沃。華陽國志云：俗好文刻，少儒學，多獫豸，蓋天性也。漢光武時，被謫，不便冠帶者數世，其後文風，則自宋尚書楊汝明始，創立五峰書院，以為士友會謀之所，而士翁然興起矣。戎瀘皆有諸葛武侯廟，每歲蠻人貢馬相率拜於廟前，慶符有叻應廟，乃祀馬謖者，歲以三月二日致祭，馬湖之夷，歲暮百十為群，擊銅鼓，歌舞飲酒，窮晝夜以為樂，其所儲蓄，常盡而已，謂之諸葛窮夷法。葉宇記云：凡蜀人風俗，一同，然邊蠻界鄉，村有餘戶，即異也。今渝之山谷中，有狼狽，鄉俗得屋高樹，謂之閣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八

不解絲竹，惟吹銅鼓，視不葉以別四時，父子同諱，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是所異也。華陽國志：涪陵山險水澗，人性慙勇，多獵豕之民，縣邑何黨，關訟必死，無贅桑，少文學，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其性質直，難徙他所，風俗不變。巴子之時，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東安缺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龜亭北岬，今新市里是也。龜陵志云：風土熱燥，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七八月間，收割已畢，故有樂溫之號。水經注云：平都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南賓郡所轄也。忠州題名記云：有已養子，儀節死義之遺風，故士頗尚氣，有日興霸文，廣休任俠之餘烈，故士多個儻，黃魯直四賢閣序云：即自開元以前，託于會昌，劉士安陸，敬與李宏，惠白樂天，四君子者，相繼出守，凜然

猶有生氣、忠民母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 黔州圖經地
近荆楚、候如巴蜀、五溪襟束、為一都會、路途闊遠、亦無館舍、凡至宿
泊、多倚溪岩、就水造塚、鑽不出火、勇魯直與秦太虛書曰、某屏棄不
毛之鄉、以禦魑魅、耳日昏暮、黔中一老農耳、其作縣題名記云、黔江
縣治所、蓋未開黔中郡時、歌羅蠻聚落也、于今為縣、二鄉七里、戶十
有二百、其秋賦備值、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供于公者八十有五、其
義、二十九百、招諭夷自將其眾者五百七十、其供于公之人、質野畏
事、大略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為用、以訟失
其情、或捕掠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混雜畔而為欺、儒則細黠吏亦
能用其柄、市屠賈以百計、市蜂蟻以千計、負則夷以長吏為侮、寬則
以利啗胥徒而免苛、猛則為獸噬而奏箚中矣、至今得其人、補垢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九

厚、民以安堵、而異時號為難治、吾不知其說也。 常據志、郡與楚接、
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才、宋何郊大子殿記云、夔為州、於已東最
大、其風俗嗜好語言、較楚則不甚遠、當列國時、楚黝黝多良才、夔為
楚疆、至今未聞有田儻類者、民家子弟、壯則逐魚鹽之利、富有餘貲、
輒以奉事鬼神、定則不暇知耳、李貽孫都督府記云、其人豪、其俗信
鬼、其稅易征、其民不偷也。 宋榮詩序、夔冬暖、雪不到地、惟山高處
白、杜詩注云、峽上峻嶺、暖氣既達、故民燒地而耕、謂之火耕。 開州
都梁南浦雲、皆漢胸懸縣也。注云、其地下濕、多胸懸、故名、此蓋
為瘴、善中人、避之則吉、蓋山學記云、士以鱗文相高、有溫造柳公綽
之餘烈、梁山華題名、其民未嘗造難聽之訟、以油有司、守居蕭然、閭
閻無訟、縣至廳下、單面之田、獨平衍可耕、前唐後漢、狹以羨、皆崇

山還委、南浦記云、土地多泉、民初魚、而魏於此置魚泉縣也。 通
川圖經云、水航於蜀、陸肩於雍、樓羅丹漆、屋用珠土、土居十萬、水
居三千、九城志載男女不耕、貨賈用雜物以代錢、常氏為鳴山
志、稱其持金易絲、桑者不絕于道矣。 大寧監圖經云、一泉之利足
以奔走四方、吳蜀之貨、皆萃於此、鹽地接胸懸多瘴、土人以菜羹無
茶飲之、可辟嵐氣、以吳味早、名曰辣茶、題名記、大寧僻在東南、軒冕
者寡、而封吟之內、皆樂善之編氓也。 夫竹枝者、閩閩之細蠻風俗
之入端也、四方莫盛於蜀、蜀尤盛於夔、杜子美白帝詩云、破船蒸山
來、長歌唱竹枝、蜀州圖經云、正月七日、鄉市士女、渡江南城、扇鼓
作鷓子、擊小鼓、唱竹枝、歌開州志云、俗重田神、男女皆唱竹枝、至
山志云、琵琶峰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時群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

送之、則愛俗比比如是矣、劉尚錫竹枝詞九首序云、四方之歌、異音
而同韻、歲正月、余見走平里中、兒稚歌竹枝、吹篳篥、擊鼓、以赴節、歌
者揚袂、雜舞、以曲多為繁、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雜
俗、傳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韻、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
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刻于今、則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
善歌者興之、附于末、俾後之聽已、欲者、知變風之自焉。 遵義圖經
云、其俗敦、履淳、固、以耕種為業、鮮相侵犯、大資忠順、悉慕華風。 元
史地理志云、夷夏雜處、遵文教、守禮法、夷推警、被禮、以射獵、伐山為
業、信巫鬼、好詛盟。 方輿勝覽云、累世為婚、以銅器、種刀、弩、矢為
禮、燕樂、以鑼鼓、橫笛、歌舞為樂、會聚、資深、版出入、負刀、弩、交易、與華
人不侵、此亦屬絲之大概也。 應劭風俗通云、閩中有渝水、資民多

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臨陣、銳氣奪、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隋書地理志、稱其風俗與漢中不別、質朴無文、不甚趨利、雖蓬室柴門、必必兼、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死、輒離其故宅、崇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饋、賓旅聚會、有甚於三元時、按舊漢志、北八十里、有岐平鎮、每五月初旬、四方商賈、輻輳貿易、以萬計、號為岐平會、亦古今相沿之樂也、宋太守李獻卿南樓詩序云、地曠風清、民淳事簡、馮思恕記云、其地平衍而沃、其民恭儉而文、在西南為佳郡、不減成都、利州圖經呼為小益、對成都為大益也、舊志云、自城以南、純帶巴音、由城以北、襟以秦嶺、漢李元蜀記、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峻、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故少陵、愁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一

詩云、葭萌凶極、迎左擔、羊大存、保寧一府、四月新絲出、輸絲官轅、過此則道矣、負俗、因謂之蠶腰、十道記云、廣漢之地、有鹽井、銅山之富、蔬食果實之饒、此後漢為瀨刺會之說、所由作也、玉堂遺苑、校高城、初而東川、節度使制云、梓潼與巴、贊房、相翔者矣、舊經稱其俗好勝尚氣、不耻負賤、士通經學古、罕為異習、豈非相沿、以使之然歟、大同樂聞堂記、江為梓之三、萬戶絲生、為既泉、分地既廣、其爭鬪之、雖凌越之、詐、為已、遠作、粉、午、交、彼、鞭、之、度、而、械、之、獄、者、亡、虛、日、所、次、一、未、狀、其、頌、則、號、竟、唱、屈、奔、走、跳、盪、于、勤、農、使、前、者、絕、復、續、焉、士、大、大、以、無、可、奈何、而、適、為、之、令、者、何、嘗、不、望、名、而、起、畏、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聞、其、所、以、為、政、之、大、概、也、無、急、擊、無、緩、縱、琴、以、操、之、結、以、聽、之、摩、撫、柔、惠、規、傷、陶、突、善、端、嘉、幾、觀、聽、而、盡、民、自、我、告、無、敢、欺

漢書本逾歲已底無事云、蜀山谷間民皆冠白、言為諸葛孔明所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涂、出、乙、卯、避、著、錄、今、蜀、人、謂、之、戴、天、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二

蜀中方物記

川西井 蜀郡賦家有鹽泉之利華陽周志蜀郡廣都縣有鹽井人
有小井十數所、徒高即牛鞞縣有陽明鹽井、又云、李冰識齊水脈穿
廣都鹽井、踏波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鏡、蜀志云、唐武德二年、
分魏城置鹽井泉縣、以地有鹽井、民得休浚、為四方實地、按廣
都今雙流、牛鞞今簡州、魏城今屬左綿也、寰宇記云、益都鹽井最多、
而廣井最大、在仁壽縣、縱廣三十丈、深八丈、汲以大牛皮囊、利徒
免後甚苦、後廢廣井、更開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又云、仁壽縣五井、
二井存、曰管井、在縣南二十五里、隋人業元年開、水淡遂廢、至宋乾
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斤、曰蒲井、在縣南四十里、唐武德初開、水
淡遂廢、至宋太平興國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八斤五兩、三井廢、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三

賴賓井、石羊井、賴因井、有慶甘井、取王女美慶、其鹽味甘為名、又
有嘉日井、古鹽井也、其修有神廟、謂之嘉社云、又貴平縣一井、曰
上天、在隆州東北九十三里、唐初日收鹽一石七斗五升、與百姓分
利、後蜀廢、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一百七十斤、益州記貴平有主井
官、有兩道二十八鎮、一日一夜、收鹽四石、如霜雪也、寰宇記云、井
研縣二十一井、曰研井、在隆州南百三十三里、唐時日收鹽八斗、貞
觀二十一年崩壞、總章二年重修、後蜀浚塞、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
鹽四十九斤、曰思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時官私日收鹽五斗五
升、龍朔元年壞、上元元年重開、後蜀浚塞、乾德二年重開、日收鹽
三十斤一十兩、曰接井、在州南百里、日收鹽五十三斤八兩、曰律井、
在州南九十里、日收鹽五十五斤、曰田井、在州南百五十一里、日收

蜀中方物記

鹽三十六斤、供乾德重開、已上五井、存曰獠井、曰蓮、曰賴倫、曰石烈
曰茫、曰宋、曰楠、曰柳、泉曰賴、曰連、曰新、曰重、曰潘、今曰小羅、曰
依、曰帶、已上十六井、廢、寰宇記、始建縣七井、曰羅泉井、舊廢、至
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五斤、今存、曰塔泥井、石鐘井、賴胡信
井、亦石井、賴于井、賴漫井、已上六井、廢、文同丹淵集云、井研縣自
唐廢已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謂之車筒井、以取鹹泉、常鍊鹽色、後
宋其民喜能此法、為者甚眾、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姦、恣
用錫、填廣、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
不過七八、端時朝廷言、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浸久、事有不便、
遂下本路轉運、日止絕、不許開造、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
車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不能知其實、多少數目、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四

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
之徒、私罪通逃、變易名姓、來此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仰依新、與
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連相扇誘、群黨譁譟、算索工直、極處求去、聚
喧、入鎮市、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為常、按始建
今入井研縣、沈存中夢溪筆談云、隆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
上下甚寬、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橫舊井、必用栢木為轆、上出
井口、日不輪、重腰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人、牽絃之、歲久井幹、僅數
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人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天雨、則陰氣
隨雨而下、稍可施工、而晴後、後有人作不盤、蓋井上、滿中貯水、盤
底穿小數孔、水一如雨點、謂之雨盤、今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
幹為之一新、而後井之利復舊、

川南丹 華陽國志南安縣有鹽池李冰所平也。在漢有鹽井。後
 今嘉州之紅崖是其故處矣。寰宇記云。榮州有鹽井五十七所。朝野
 傳記云。彭山有瑞應井。味稍鹹。得陸探南餅。煎之。然後成。元豐崇
 寧兩嘗禁止。以食者多病故也。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孫井。
 舊常於此井取水煮鹽。又大井。井西五里有靜邊鹽井。皆印州地。華
 陽國志。孝宣帝地節中。穿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寰宇記。蒲
 江縣金釜等八井。見歲出課鹽六萬三千石。東坡志林云。蜀去海遠。
 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富。鹽亦大矣。惟印州蒲江縣井。乃祥
 符中。民王鸞所開。利人為至。卓王孫井。雅安志。州南十五里。多白石鹽。上
 人鑽取之。名曰鹽崖。華陽國志。江陽縣有富義鹽井。以其出鹽最
 多。商旅輻湊。言百姓得其饒富。故名。按此井深二百五十八尺。鑿石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五

連鹹泉口。俗亦稱王女泉也。乾德四年。劉為富。頓鹽而縣。發管鹽井
 大小六。歲出鹽貨三十餘萬貫。勝覽云。鹽井惟富。頓鹽最大。舊日為
 額八百餘斤。今日額千五百餘斤。楊光清。操堂記。三祭富。頓鹽。其
 地號為貧泉矣。富頓志云。富義井在縣西一里。近年為淡水。淡溢。灶
 丁洩遠。近舊井。賂課。而此井遂廢。今鹽井十四。曰。都漆園。秦家富。小
 新羅木。謝家。朱周。泉狗。鳴。鶴。園。琪。羅。丹。月。岩。漢。口。石。樹。相。者。是。長
 寧縣清井。在縣北。寶屏山下。與地紀勝云。清井脈有二。一自對溪。能
 應寺山。距度溪而入。嘗夜有光如虹。亂流而海。直。夏。井。所。一自寶屏
 隨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人未知有井。吳人羅氏。漢人黃姓。有因故
 而辨其脈。分議。刻竹為碑。淳于漢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碑
 關於官。井遂為漢有。後人立廟祀黃羅二神。按十州五屬記。嘉慶十

州。其鹽池。官後為清井。鹽一。統志亦云。長寧治北。清井二。脈一。鹹
 一。淡。取以煎鹽。寒其一。則皆不流。謂之雌雄井矣。唐貞觀五年。置南
 通州。析置鹽泉縣。以隸之。王象之。謂叙州近邊之地。別無鹽泉。意者
 即今長寧之境。則唐初必輸官矣。元歲課。辦鹽三十萬斤。今歲課。辦
 鹽四十二萬五千五百斤。按唐。蜀州下有鹽水。特者是志云。蜀連。辦
 南二十五里。亭。臺。山。像。若。亭。臺。狀。漢。邊。有。鹽。井。即。不。補。井。吉。州。制
 立之。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不。姓。王。蒙。正。者。請。歲。倍。輸。以。自。志。蒙。正
 與。莊。獻。明。廟。不。后。運。轉。運。使。等。皆。不。敢。予。余。君。曰。倍。輸。於。國。家。猶
 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見。歐。陽。修。傳。華。陽。國。志。定。非。轉
 淡。澆。水。資。剛。徵。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淡
 末。矣。皆。錫。之。張。巖。往。來。吳。仲。岑。繁。木。明。不。肯。服。巖。檣。而。殺。之。身。實。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六

類乃安。今此沙河是也。
 川東丹 華陽國志。已即臨江。縣。枳。東。西。百。里。接。胸。臆。有。鹽。官。在。監
 望。二。漢。一。即。所。仰。其。泉。門。亦。家。有。鹽。井。註。水。經。云。江水。入。東。陸。臨。江
 縣。南。王。若。之。鹽。江。縣。也。自。縣。北。入。鹽。井。漢。有。鹽。井。營。戶。必。注。漢。井。水
 矣。即。志。云。武。隆。縣。距。白。馬。津。東。三。十。餘。里。江。岸。有。鹹。泉。初。康。定。國。有
 程。運。使。舟。次。龍。岸。聞。江。中。有。硫。黃。氣。襲。人。謂。此。必。有。鹹。泉。駐。舟。召。工
 開。之。果。得。鹹。脈。是。時。兩。岸。新。蒸。鹽。足。民。未。知。煎。煎。之。法。乃。於。忠。州。邊
 井。灶。戶。十。餘。家。教。以。煎。鹽。之。法。未。幾。有。四。百。餘。灶。因。是。兩。岸。林。木。交
 雜。童。然。寰。宇。記。彭。水。縣。東。九。十。里。有。鹽。井。一。今。煎。當。元。縣。南。北。五。十
 里。丹。九。山。側。亦。有。鹽。井。 荆。州。國。志。云。八。陣。圖。東。南。三。里。有。一。鹽
 東西。百。步。南。北。廣。四。十。步。鹽。上。有。鹽。泉。井。五。口。寰。宇。記。云。夔。州。水。要

官南嶺上鹽井以木為桶常取鹽即時沙塵不出身沒又云諸葛
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留鹽水漲則鹽泉逆運
還去於江水之所不及別州記云胸臆縣北岸有湯溪溪南有鹽井
百二十所按湯溪水源出雲安縣北六百里又水經注胸臆縣翼帶
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日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
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王德晉書地道記曰
入湯口四十三里有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貴之水竭而鹽成蓋
蜀大井之倫水以相得乃佳矣水經注建寧郡北井縣南有鹽井井
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寧一郡之所資也 宋開寶六年以夔州大
昌縣鹽井鎮置大寧監治距寶山十有七里距大昌六十九里其土
多石剛裂不交開治官民生字多瘠茅竹及板以凡者無幾矣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七

鹽井火飲食旋乾不愛凍餒不織不耕持鹽以易不食 淳化中將
作鹽丞雷說知縣事見井場人戶爭汲強弱相凌多控于訟乃于穴
傍砌石為池以蓄水外設橫板三十數承以修竹謂之笕筒蓋融泉
初出勢暴不可遏故疏池為壩而三殺之泉流既平均節入笕無復
奔衝不平之患也矣至嘉定中歲久弊滋事關于朝遣榮州資官令
孔嗣宗按置窮訪民瘼有不便者皆除之泉自穴入笕跨溪為渠而
分之南得十三北視南加二各立長以司其平歲一易笕其法視舊
益詳矣民為立祠號孔長官祠 段氏遊蜀記云通開二州有鹽漆
之利宜溪長腰井塘鹹源出大江麓骨窟不潮名羊州而崖峭峻鹹
源自出逆煎成鹽泉字記曰開縣溫湯其井有三曰柏木曰慈惠曰
杉木俱出白鹽

川北井 華陽國志巴西郡南克國縣和帝時置有鹽井蜀都賦注
克國縣有鹽井數下益州記曰南克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即古鹽
井也南郡志縣西五十里寶馬寺有寶井出鹽日可易一馬八共寶
之故名泉字記云新井縣武德元年割南郡晉安地置界隴有鹽井
因斯立名 晉不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九州要記云武縣
鹽井二近江水溪煎鹽不成能為縣管井七見前三井餘塞泉字云
却縣鹽井四十三眼二十二眼見煎餘廢志云梓州舊無鹽井有僧
一新者不知何代人指地教人鑿井鹹泉湧出為利無幾及宋上八
置赤奉其遺編為塔祀之 泉字云涪城縣管鹽井五十五所十眼
煎餘塞又云富國監者本梓州却縣富國鎮新井煎鹽之場也宋置
監以董其事兼領通泉流烏等井地至梓州九十里又云通泉縣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八

鹽井七十四所 蜀記云雲江東鹽亭井古方安縣也周地圖記梁
大同元年於此立亭因井名縣管鹽井三煎一有女徒山在縣東二
十五里從開州新井縣界來故老相傳昔有女徒十八於通泉縣泉
替井處投過賊於此乃於山頂置柵警探遂破賊俗為之置祠今富
順鹽井皆婦人推車汲水因此而論則女徒之山可錄矣泉字記東
嶺縣管鹽井四見煎三井餘廢水泰縣管鹽井五
井課 杜氏通典云蜀道後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
當錢八千五百八十八貫註云後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
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
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五貫榮州井十三所都
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開州

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國經云、唐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大蔚奏、陵井監賣水、一日夜得四十五兩、半百姓貧利失業、長安二年、停賣水、依舊稅鹽、先天二年、加課利、歲有三十六百二貫、德宗時、井塞、宋乾德三年、平蜀、陵州通判賈璉、重開舊井、一晝夜汲水七十五兩、每出煎鹽四十斤、日獲三十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收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涼二有長短也。 朝野雜記、仙井、歲產鹽二百餘萬斤、經轉運司、浙江亞之、魏德領所、大寧監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分、魏德領所、清井監四十餘萬斤、歲取其歲五萬餘緡、為軍食之用、自祖宗以來、民間賣鹽、歲課利錢八十萬緡、趙應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又巡絕之井、許八增其額、以承認鹽既益多、遂不可售、紹熙三年、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九

湖熟總計校開劫苗二千、鹽田是曠曠、自後井戶稍紓、而民間食鹽愈貴矣。 太平興國初、有司言、昌州鹽歲收虛額十一萬八千五百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俾率意括檢、以希課最、於歲額外、別役部民賣鹽、民甚以為苦、轉運使以聞、詔悉除之。 慶曆舊志、昔大寧鹽井課監、淳熙甲辰、部使者楊公輔更法、歸之漕司、監不復興、熙寧中、歲額四百餘萬斤、紹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為額、明年加十萬斤、為二百五十萬斤。 宋史、熙寧中、蜀鹽私販者眾、禁不能止、欲盡賣私販、運解池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開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積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賣之、而運解池鹽、便一出於官、此亦有利無害、道利之一端、然思為我漕、則與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帳加繁、恐所得不副所費、遂疑、按舊本傳云、市易司患蜀鹽不

某欲盡賣私井、而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管、不直沈括待制、帝顧曰、卿知籍車夫、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此鹽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此御折旋利於速、今民間籍車重、人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廢。 井注 魏安云、鹽泉有絞、引泉踏澆、每一覽用一、漢其見與、漢平十月旦日、以新易、漢即守作樂、臨之、井民相度、謂之絞、漢志林云、鹽泉、皇祐以來、蜀始開、井用、固刀鑿、如盤、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瓶、托、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人、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補、無、底、而、數、其、上、懸、熟、皮、數、丈、出、入、水、中、氣、自、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一百

吸而啓閉之、一筒可致水數斗、凡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八無不知、後漢書有水碓、此法唯蜀中、徵治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贊小識、妄以意解、非也。 近時射洪士人馬驥、謬鹽井、圍說云、鹽井其來舊矣、先世嘗為皮袋、井圍徑三五尺許、底有大機、利鏡、課吏工力浩鉅、非一載弗克竣、今皆湮沒殆盡、不可考、民猶故業、以納課率多、從竹井、制其施、為次第、在井底、置之、凡底比相、井地多於兩河、夾岸、山形險急、得沙、勢、廣、鳩、工、立石、圍、蓋、去、而、上、浮、其、不、計、丈、尺、以、見、堅石、為、度、而、鑿、大、小、數、為、大、數、針、主、之、小、數、針、主、之、針、一也、不、針、則、有、針、鑄、扁、寬、七、寸、有、輪、鋒、利、穿、鑿、與、井、口、傍、樹、而、木、橫、一、木、於、上、有、小、滾、木、夫、以、大、掌、繩、針、末、附、於、橫、不、滾、于、上、離、井、六、七、步、為、一、木、橫、針、大、掌、厚、而、橫、看、之、滾、竹、繩、針、自、上、下、相、乘、矣、臣、以

掌釘茂生丹口後週遺圓轉令其窠圓直初則灌水鑿之及二三丈許泉湧出不用客水無論上石釘觸處俱為泥水每鑿一二丈匠以命起釘用筒竹一橫約丈餘通節以繩繫其筒末為皮錢拖其底至泥水所在匠以持繩伸縮及欲水入絕漏攪出泥水漸盡復下釘鑿為次第疏鑿不計功程凡大較至二三十丈許見紅石岩口大巖告成矣隨議下竹有木竹擇竹二種木竹取堅也刻木二片以麻合其縫以油灰罨其隙擇竹出為湖山中亦以麻裹之木竹末為大麻頭管管節合下盡全竹四漬淡水辟濕不能浸沒迨盡去大釘頭用釘稍鑿小孔竅法如大竅然鑿至二十丈中見白沙數丈有鹹水數担名曰腰脈水去鹹水不遠尋鑿之而鹹水漸滿自見也水有腐水晝夜力汲不竭然味近淡有鹹水晝夜計有數然味亦不見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百一

有一担而者鑿五六尺者有八九尺至十二三寸者頗遇何如耳厥上既就始樹樑架高可以敵樓上為天溪有酸醃釀刺筒索吸吹如前吸泥水法而極細則管於車床也床橫木為橫架有兩耳作曲池欲左右位昂逆施左得地右伸右得地左伸循環用力索盡筒出鹹水就灰芭潑水而煎燒有結矣轉轉者蓋三八為之力身者則制牛車車故大力速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耳若拙鑿之際釘偶中折而墜其中者或遺泥作阻者其出法亦巧而為器亦異釘帶入掌而墜者以攪鍊鈎出為力易易惟釘半墜或止墜釘頭者取之之法制為鐵五尺如覆手狀小管入木數寸以竹三尺許劈碎一尺埋掩小不令墜鐵上一尺亦劈碎則活繫種子釘不令拘泥偏向中一尺通其款以行種子釘似自後後重八尺小定所墜釘頭者以

從上管管種子釘四筒中擊不擊五小數擊則必獲刺釘頭者宗不可以游滑自居雖欲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溢大小竅猶開枯症然甚者製為搜子以和解其膠密搜子者鐵條之有噬蟲者也未甚者製為滑釘以衝擊其脂殼滑釘者種子釘之有噬蟲者也其解既析則為刺筒以取其泥刺筒之刺與鹽筒殊科不通其節而每節之始鑿為方口投升中吸泥亦如汲水式蓋水可以疏通而受泥則滿節不可是則匠以作法意也嗟乎一井之成其次第節目如此亦云勞矣乃勞歸於丁利歸於販富仕任遺儲仕任及終歲窮且瘡竭若何而徵輸又苦急矣至有坍塌而乾賠困課者有逾勇而逃徒流離者是在上之人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百一

寶宿山周所未也本草石蜜出益州及西戎煉砂糖為之成餅塊有黃白色裹字記茂集遠三州產蜜資州產甘蔗容廣隨筆云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王招龜所謂物電包蔗有粘漿是也其後為蔗鐵孫亮使黃門就中藏更取交州獻甘蔗是錫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曰甘蔗汁曝成餅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書上國用甘蔗作酒雖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擇漚如其刺色味愈於西域蓋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枝也於此不言作蔗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撰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遠望僧寶云浩江與中浚共此一味水冰盤蔗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各梓州雖然表

老翁糖霜云遠寄蒸霜知有味勝於雀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
 我古猶能及漢夫則遠寄糖霜見於大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
 被獨稱唐四明者湯廣漢遠寄有糖冰而遠寄為疑四即所產甚微
 而顆碎色淡味薄續北道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鄭
 和尚者始采小溪之嫩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嫩山在縣北二十
 里山前後有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
 蔗曰刀蔗本草載蔗也曰紅蔗本草實蔗也紅蔗止堪生噉乃蔗
 可作沙糖西蔗亦可作霜色淡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美專用
 作霜凡蔗最固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
 用曰蔗劑曰蔗鏡曰蔗箕曰蔗碾曰榨斗曰榨鉢曰添甕各有制度
 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甕銼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百三

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坑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為
 下宜和初王勳創應奉司遠寄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
 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獲敗本業者倍米
 久而未復遠寄王灼作糖霜譜七篇且載其說予取利之以聞廣見

王廷相嚴茶議

蜀中有至細之物而為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五
 穀中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則不以為急布帛惟帳非不廣也
 御寒履屨者則不以為重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給之以
 其體肉之食非茶不消青標之熟非茶不醒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
 山林草不之業而關繫國家政理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不以為重
 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福始推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照
 河等路博馬又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之費
 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
 秦馬元權成都茶於京北鞏昌治商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
 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已茶易馬願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百四

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
 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蕃無以仰
 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賈滿於
 關隘而茶船過於江河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通者地按唐公
 楠一盤諒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也夫茶可以利朝廷也
 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蕃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蕃之
 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
 今之計莫要於嚴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蕃可
 以坐制何也茶者蕃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蕃人仰於官矣
 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標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
 標之輸復之費貴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來貢之我以是賞之不幾

於兩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矣吁
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
歸摩之道彼亦以為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
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大者仰答於宜權在國
也邊鄙固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問使權歸於國而利及其民
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所得孰多寡哉

蜀都新抄

岷嶓潛沈之異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
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後合者
皆曰沱漢別流而後合者皆曰潛恐蜀方言爾故岷謂之漢今汶
川是也漢謂之沫或謂之沔或謂之晃今沿漢水而東有寧元州
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漢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
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同名漾為首流
漾為漢是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
曰漢沔

成都學宮前碑樓題曰神禹鄉預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允彝

禹嗣興冀為中州兩河之間祭教暨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
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鼈
靈聖帝者文物未備且在東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
安邑縣寧四嶽封為崇伯崇伯之鄂縣其地連絕何得禹生於此
乎新志亦以此為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究
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
日為降誕云是蓋幾於至現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言
曰崇伯得有華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為無據有
華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華今之陳留與崇近鯀娶常戎有之鯀為
諸侯厥有封宋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縣城是已安得治
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夫予益疑

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蓋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揚雄惟若董弘杜宇借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譏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履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為父而禹子此舉人倫之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爲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耶禹穴實在今會稽空石在焉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册 四川 百七

稱穴居衆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葬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濫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即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鐘離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鐘離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回皆禹蹟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鄧剛中思耕亭記 嘉陵之源發于夔之大散旁由故鎮繞繞潼關循崖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洋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入順流入閬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峻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涑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澗瀨逆數至漁關之樂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離亂于諸灘之間米舟相衝且晝犯險卒破大竹爲百夫有力者十百爲集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過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駐厚罪大則鑿舟沉之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衆衆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册 四川 百八

耕也武侯以草履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轉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隣邊鄙不贊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累卒十萬今皆棄方掩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闢外卒以平歲緩田爲準不計狼戾華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是錯所爲足支五歲則時故農祖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

楊慎禹穴考、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已蜀也、後人不知其詳、遂以禹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如春曰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學子長之筆、即按蜀之石象、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香、深人迹不到、項禮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獲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入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十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十餘里、鄭言孔、顏連蔡、沉夏、僕皆所未至、而終云、蒙山亦在雅州。

顏真卿、鮮于氏、雜堆記、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百九

山曰雜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峭、巖壁峻、肅上、崢嶸而下、迴澗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雜堆、東面有名堂焉、即故京兆、戶鮮于君之所開鑿。

我眉縣志、監法自古有之、逮管子以是而富國、吳王以是而禁民法、網遂密、小民不得安其欲矣、然皆以煮海為利、所出無窮、所入亦無窮、若西蜀所煮者、不過一鹽耳、濟之甚難、非二三十丈不可、竟業取之甚苦、非四五六日不可貯、且所煮之數、不足以償其所稅之數、峨眉舊原無井、即間有一二、隣接縣境、近皆塌塞、枯涸、今亦於民糧徵派、乾賤每季納鹽課銀三百七十六兩零五分、三度民窮、固甚可憫、而國課又難驟蠲、反覆籌之、無所措置、有司徒具熱腸、其轉移軫恤之權、實自上操也。

按、自我眉西去、為龍池、為中鎮、為獺獮地、多產銅鉛木、板亦有銀鑛、苦不可得、推埋為毒、誘人入山、鬻與、為奴、獲牛馬、厚利、將鬻時、鉗其首塗以漆、令牧牛羊、并六畜、每日以蕎麥餅充餐、又有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

為土老、受雇工、值為人、操小舟、送木片出灘、最險、落下如入阱中、土老与小舟同入水、洎史并浮出、然南溪敘戎之民、以誘畧為業、故巡簡司帶弓兵鎮守。

建昌沿邊諸堡

建昌衛所屬紙房堡瀘州堡高山堡沙坪堡德力堡黃泥堡
建昌前衛所屬青山堡松林堡平蠻堡鎮夷堡寧番衛所屬
瀘沽關鐵廠堡北山堡太平關冕山堡巡哨堡李子坪堡雙
橋堡白石堡三橋關越萬衛所屬青岡堡蔡葉堡木瓜堡鎮
遠堡坪壩堡苦菜堡平夷堡八里堡河南堡晒經關堡白馬
堡鎮蠻堡李子坪堡臨河堡炒米關小哨堡長光坪堡溜水
堡新添堡黃泥堡九盤堡會川衛所屬虎頭關甸沙關迷郎
關益井衛所屬箬口堡雙橋堡涼山堡篤窩堡新添堡馬壩
堡土功堡雙橋堡杭州堡紹興堡六馬堡鎮南堡定遠堡鎮
西堡新化堡明遠堡濟平堡康寧堡共六十二處各於本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一

撥軍守備成化二年設建昌共備道副使十六年設分守太
監嘉靖四年設守備官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寧越
地方駐劄鎮西守禦千戶所嘉靖七年又設守備官一員亦
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黎雅地方駐劄雅州守禦千戶所
嘉靖十年巡撫都御史宋滄巡按御史丘道隆題奉

欽依取回分守太監蓋建昌一鎮土沃物繁雖孤懸一隅而漢
夷相安較之松茂邊情萬不相侔隆慶三年改建昌共備
副使為兵糧道兼管分巡督理糧儲隆慶六年逆苗安文等
因與土官羅氏爭襲統率夷賊首惡阿貴佐權拍白牛蘆阿
阿支撒他等臨城攻搆擄害地方萬曆元年四月十九日文
等率各夷蠻劄付木拖村四即河等處虜劫人財建昌道兵

備副使楊正會同監理通判王爵輝行各衛官齊集共夫人
等嚴守城池先令旗軍周英等前去安文等賊營宣諭利害
陽為撫安以便整棚將原募兵勇八百餘名分割城關要害
調取土官安鎮土官家丁逆止孺姑哨計始撤刺各率部兵
馳赴土官院南門橋截殺各賊恃其黨眾於本月二十一日
突至本司城下並親督兵驅戰投以方略官兵奮勇截殺擒
斬數百人奪獲甲馬器械若干自是夷虜既遭懲創始知
國法而建昌六衛軍民得安枕矣萬曆三年巡撫都御史曾
省吾巡按御史郭莊題奉

欽依將建昌前衛併入建昌一衛
建昌共備節 條議 建夷負固一隅蠻烟瘴癘自大渡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二

起至金沙江止一千五百六十里皆危峻峻嶺而五衛八所
各據要領又皆與西番東徠百十餘寨掣肘為隣我漢人所
藉以往來者止有一線鳥道迴繞屈曲殆三千餘里以三千
餘里之鳥道經百十寨夷之隘口雖有營堡稀若晨星豈能
保無疎虞此其無月無日無時無刻而皆當為防五衛八所
每歲額辦屯糧五萬餘石村屯星散既不能如松潘之歸一
無以前歲大舉比之遵義兵不滿四萬限不過五月元兇雖
已投有通苗豈能盡滅伏莽假息尚繁有徒 建南係全蜀
藩籬查蜀志唐天寶以來南詔歲為邊患大曆十四年十月
南詔合吐蕃師一十萬三路入寇而一路自黎雅過印味關
陷諸郡邑太和三年復陷印萬逼成都劫玉帛女子以去咸

通十一年冬蠻賊圍成都矢石如雨蜀地大震十四年又入寇造浮橋濟大渡河至新津而還明年始修復印味關大渡河諸城柵內地稍戢至宋藝祖以王斧畫大渡河而邊患遂與宋祚相終始自大渡河起至金沙江止計脩舊營五十六處增新營七十七處共一百三十三營堡夫邊職之漢夷並設也謂九種醜類非燕土司不能聯屬也查

國初寧番土酋怕兀他從月魯帖木兒為亂我

太祖命總兵徐凱征討遂廢土改衛止符環居西番編為四圖

聽我羈縻會川監井雖設土職火頭然皆各有分土不甚驚

驚越萬印却土官嶺指應自嶺鳳起構難移之拓香坪今可

無慮獨建昌安土官雖有總轄之名號原無一定之寨分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三

年舊居衛城萬曆丙戌每夜出城劫村甚者左右兩所官軍不堪荼毒至有率眾攻城以討賊者丁亥周憲副光錫請於兩臺一奏調土漢官共勦伐始定雖將土官移居于城外之東街茅去衛城不數步夷丁出入終不能禁此所謂腹背之一大疽也查安氏世職以來安華安仁安夷安忠四世相承謂夷猶多懾服嘉靖末忠妻鳳氏權攝夫職是以成尾大之患鳳氏死疎屬安登冒嗣夷心不服是以有所養卒逆止之變安登死其妻翟氏紹良更無能節制是以安文頻歲為叛至有臨城劫掠之慘翟氏紹良死安世隆嗣而其妻沙愛以踰城淫奔為安世隆所逐又為群奴力怕等復煽諸夷擁沙愛為主且與世隆相讐殺是以貽本遺不了之禍今安崇業

又以遠枝承繼且性狡猾通者奉

旨賜勦屢渴費放及聞善後留兵益缺不樂每日垂頭喪

氣如有所失此酋不死建南之禍未息也茲幸天斬其嗣據

建昌通學生員僉呈乞停土官之繼仍復

國初責成四把事約束之例以絕禍本以救遺民第土嗣雖

絕尚有土婦先年夫亡妻繼之規倘翟氏不登履職則異日

娶嗣已絕即不議繼可也矧四把事原同土官管束却夷者

彼皆係籍夷種熟知夷情今其弟男子侄又多入泮屬我編

氓僕四把事果堪約束亦可以代土官之責更為駕馭之便

本邊自善後滇蜀之路大通商賈絡繹即五衛耕屯起脚

之夫亦往來織每一瘡發道瑾相藉其最慘者曰大渡河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四

金沙江曰甸沙關而甸沙關二三百里驛站甚長

重慶

重慶二府去會城頗遠所屬達東太平大寧太昌等州縣山

深地曠流移通逃易於嘯聚為盜正德間群盜益盛廷瑞即本

怒廖麻子等相繼倡亂為蜀中大害又所屬黔江武隆彭水

忠涪建始奉節巫山雲陽等州縣界與湖廣之施州衛所轄

散毛施南、崖中路等夷司大牙交錯加之播酉石柱等司

土漢相雜爭鬪劫害無歲無之弘治元年設兵備副使駐劄

達州統轄重慶黔江并湖廣豐塘施州忠州等衛所而達州

東鄉太平三州縣又調聚重慶新寧梁墊長壽銅梁合巴蓬

渠營山岳池隣水大竹等衛所州縣軍快共一千名團操防

樂嘉靖十年於黔江千戶所與散毛宣撫司交界設立老鷹等三關五堡就於該所摘撥官軍守把嘉靖二十年改調九永守備官一員於施州衛駐劄約束散毛施南中路等司蠻夷兼制酉陽石柱二宣撫司石耶邑梅二長官司黔江守禦千戶所并聽川湖守巡官節制嘉靖末大足縣民蔡伯貫以幻術愚眾攻破合州定遠等州縣黃中盜據雲萬山中旋即剿除萬曆初添設捕盜通判一員 注字一 麥子山延袤數百餘里東抵湖廣當陽房竹及本省寧昌等縣北鄰陝西平利及本省東大等縣西南三面與本省奉節雲開萬等縣連界內有紅線岩錦羅坩栗子岩雙古墳四處原有古岩舊基可容百萬餘人壁立萬仞四面俱是懸岩止有一線之路可通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頁五

有平田古井足供衣食山腰天生石門一座若被賊把守再無別路可登山內雖有新舊居民千有餘戶但地廣居散力分勢寡難以守禦况北連萬頃柴山常有各省流民一二萬在彼砍柴以供大寧鹽井之用一遇飢荒即投入山據險流劫尤為可慮 注字二

巴通

通江介秦蜀之境最爾孤城設在萬山間崇林絕嶺一勝數百里夙號巨寇出沒之數成弘間即盛揭嶽陷破城邑都御史林彭先後提師數年始平嘉靖間何賊猖亂據險廢費兵勅三省凡四載始議招安至隆慶當寧西顧今萬曆丁巳秦中點叛唐王輩嘯聚山林竿旗挺刃剽殺生民掠男女畜金

帛器用歸密秦山旋歸旋復至山中探得亡賴子多從之當路遣守備節起龍斬首數十級國初吐蕃播州西陽石柱永寧平茶石耶邑梅諸部咸以土人頽之蓋以夷治夷不欲煩中國意也獨芒部等四軍民府假之名號兼設流官豈以聲教漸被猶可從漢道處之耶業歲都重對平通則建昌底靖各土夷畏威順治乃芒部改為鎮雄隴氏未復實授懲創方切悔艾可知而東川烏蒙二府又復凋弊孱弱自拉弗暇羈繫為宜外惟烏撒岷強一隅往往侵掠隣夷蹈為奸利視諸苗高冉奢羅寺部反有意外之虞豈其習使然哉亦有所恃故耳蓋其地有鹽池銀礦之利藏亡舍死率以為常勢不自斃不止也故議者謂永寧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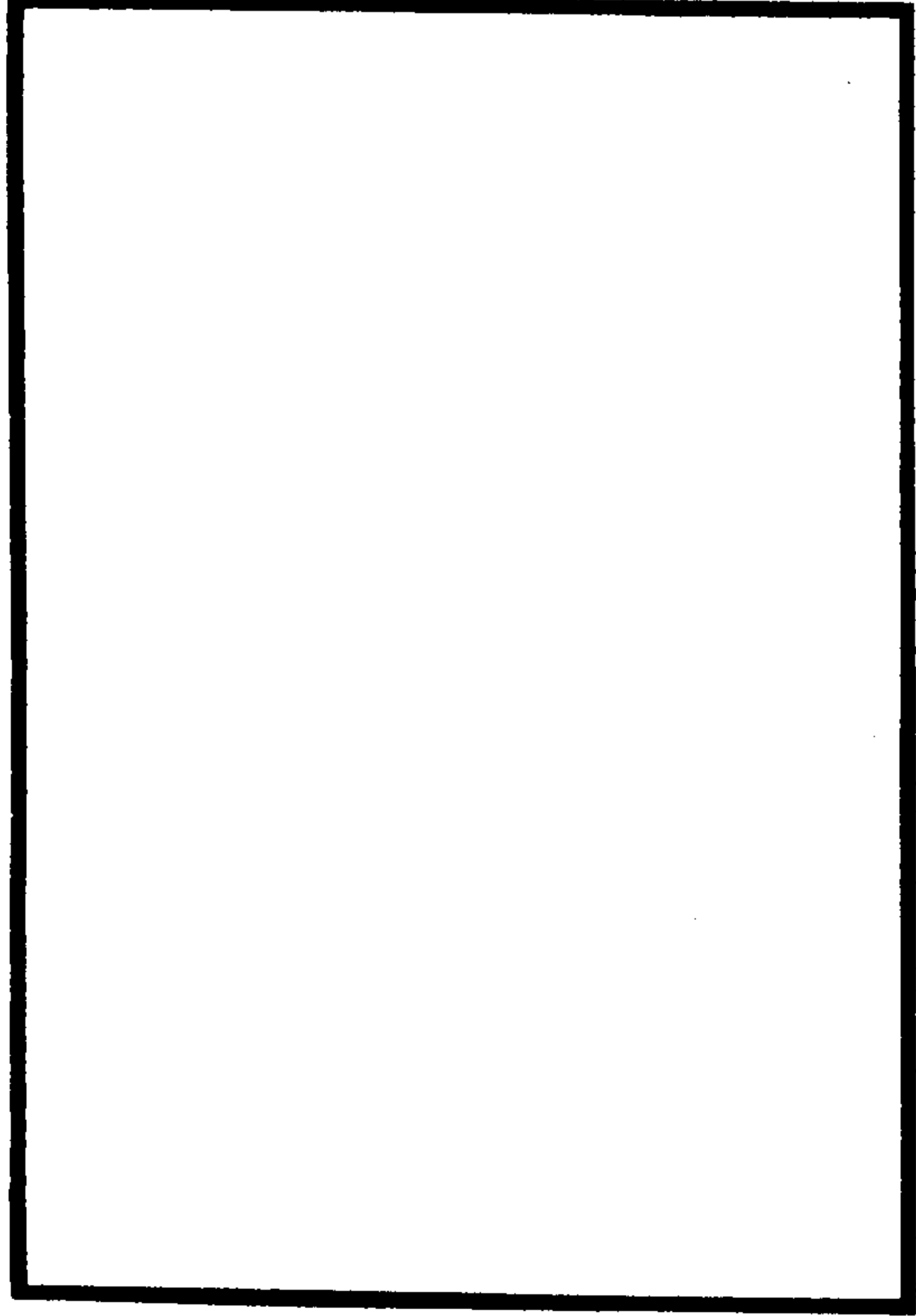
將施瀘二守備皆切要慎重之地而敘瀘重慶二兵備其防尤不可緩焉建南雖未即開設即縣近經條畫善後庶幾少安水蘭之後外構內訌黔中復主偏聽頃賴一兩臺題奏處分已妥險阻易為憑陵大羊不難蠢動所為建堡設險練兵貯積上則調情攻心以成羈縻思威或未可偏也

蓋州志云萬縣而考一帶地方境接施英各土司
 環列四境蜀漢之道而內縣後代因之至元省入萬
 州初去遠他民又類獠乃致此巧一統語扇其甲政
 黃中一亂致有釁而成之者中雖勤平而處置未安其
 間狡猾之民動犯法禁稍聞捕緝即徙入夷名曰投前
 關到之夷却控於土民故有然高之屋又已而富家權表
 僅拉抄掠強要強僅自守名曰土寨因見地方曠遠
 兼持者丁徭賦不但租庸不暇拘喚者以先年蜀中既
 平之後節該院道酌虛地方善後事宜有議復南浦
 縣治以結遊民者有議要補盜通判駐劄黃荆壩者曰今
 觀之強盜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該捕守者子內據外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七

樣也

四川 備錄



蜀中邊防記

川西

松潘 漳臘 小河



松潘道開府松潘衛與副總兵官一員分城而居恭將一員舊駐小
河千戶所今移駐龍安城遊擊將軍一員駐紮漳臘堡守備都指揮
一員駐紮平番堡其餘把守練兵官各有差 按後漢書建武九年
司徒掾班彪上言舊制涼州部置護羌校尉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
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
郡因此可得儆備今松潘備兵即古護羌使者之職也 尋江源縣
記云松州平康縣羊膊山下有二神湫乃大江始發之所自羊膊嶺
散漫始未溢觸東南百餘里至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洞水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一

始於是也志曰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至山頂分東西流者即岷
江也由草地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漳臘由隸刀灣度松
潘于下水關入紅花屯連壘溪至穆廟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
茂州南至于威沃轉銀嶺合草坡河至盤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
至玉壘山為玉輪江至汶為卑江至灌為沫江一志又曰衛北三舍
有龍潭四序淵澄其深莫測有嶺謂之小分水嶺又有大分水嶺山
高峻而水派流在衛北二百里外 四夷傳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
其先為伯夷南炎帝之裔帝母育于姜水而以姜為姓故諸羌亦姓
姜其國始近南岳及舜徙之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漢於賜
夫至于河首縣地千里賜夫者析支也上政修則臣伏德散失則寇
賊不無君長夏末及南國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以天子爵之以為

番服羌夷切者秦厲公時為秦所執以為奴隸羌人謂奴為無七故
號為無七夷劍後得亡歸將其種八南出賜支河其後子孫各自為
種或為羗牛種越為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
或都羌是也至漢初曾孫悉及羊羴獨留湟中志生于研故羌中號
其後為研種漢景帝時研種留何求守澗而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
道安故及武帝西巡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從後
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
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漢良者燒當之玄孫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
敗眾羌還據西海光武之世以牛即為種羌抄射即此地也及燒當
至漢良世居河北允谷種十八貧而先零卑湊並皆強富數侵犯
之漢良父子積怒從大榆中入掩擊先零卑湊大破之掠取財畜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

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漢良死于漢末立附落轉盛常雄諸羌在
晉內附以其地屬汶山郡宋齊亦得之後為西魏所有高魏高都至
傳王像舒治者並白水羌也常為羌豪自稱鄧至王其子舒彭遣使
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開國子鄧至王請以封爵授子
禽彭高相許之拜奮建忠將軍甘松縣開國子即為小藩朝貢相繼
關中亂乃絕後魏末平鄧至帝始統有其地後周保定五年於此置
龍洞防天和元年改置扶州領龍洞郡隋初廢州郡以其地併入汶
山同昌二郡唐武德元年置松州貞觀二年置都督府松路經岷關
溝雜聚可遠奉嚴諾茲彭軌蓋自肆位玉璋祿臺橋序等二十五羴
摩州永徽之後生羌相繼叛叛不常儀鳳二年復加整比督文扶當
拓靜翼六州都督羴摩研州劍州探那州化州岷州河州幹州增州

寧州、扶州、龍州、涪州、如州、麻州、霸州、瀾州、光州、至涼州、盤州、暉州、梨
州、邈州、思帝州、毗州、成州、統州、穀州、樂州、連州、早州、慈州、凡
三十一州、據天寶之載、薄松州都督府、督一百四州、其二十五州有
額、戶口頗多、但羈縻之數、餘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無州
縣、戶口矣、天寶初、改松州為交川郡、乾元初、復為松州、按貞觀之時
分十道、松文扶當志、柘靜等州屬隴右道、永徽之後、割屬劍南道也
寰宇記云、松州治嘉城縣、按嘉城縣、即後魏白水羌像舒治所據
也、其子舒彭遣使朝貢、拜龍驤將軍、始置甘松縣矣、後周之隴州、
及改置扶州、皆治于此、隋曰嘉城、唐曰嘉城、則為松州之所治也
志云、甘松嶺在衛西北三百里、州以此名、按山海經云、甘松嶺、亦謂
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也、又有石門水、白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三

州石門山、連亘、經郡界、合江、故曰石門水矣、寰宇記曰、松州屬縣
有平康、交川、按平康縣、晉屬汶川郡、隋屬會州、後廢、唐垂拱元年、割
交川及當州、通軌、箕、斜三縣、置平康縣、屬當州、交川縣、後周天和
中置、隋屬會州、唐改屬當州、志云、平康、交川二廢縣、俱在衛治西、
通志曰、潘州者、唐廣德初年、松州陷於吐蕃、五代諸羌各據其地、宋
崇寧取邦潘豐三州、初屬吐蕃、首領潘羅支、此潘州之名所由起也、
元屬吐蕃、宣和初、漢武十一年、御史大夫平羌將軍丁玉克復
其地、設松州、潘州二衛、後併為松潘衛、鎮守茲土者二十年、後復置
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都司、廣川西通、鎮守禦千戶所
曰小河、安撫司四、曰八郎、曰麻兒、曰何角、曰芒兒、志云、八郎山在
衛北三十里、山下為八郎安撫司也、長官司十七、曰占藏、先結、曰蝦

便、曰白馬路、曰山洞、曰何哥、曰白定、曰步便、曰者多、曰年力結、曰班
班、曰祈命、曰勒都、曰包藏、曰上阿昔、曰思景兒、曰阿用、曰潘幹、慕谷
降符、列為守土、馬、復立番僧二人為國師、曰商巴、曰輝頓、二人為
禪師、曰黎巴、曰完八、亦皆佩銀章也、西邊記云、國師商巴、佛教也、
禪師黎巴、道教也、其寺觀散居寨落、以主化導番民、丁大夫時、設鑄
金銀錢、有足或無足者、實及諸蓋番呼曰丁大夫錢、重五六兩者、番
價三五兩、其家有一二錢、遂名為財主、錢發後光、稱神異矣、龍
洞志云、男曰安達、女曰白麻、多種青稞、用種羊、麥粉、宋史云、
松番之俗、日耕野整、夜宿碉房、刻木契以成交易、美羊、勝以斷言、
精悍、善戰、剛也、志云、其地廣六百七十里、袤千六十里、編戶通二
十一里、東至龍州界一百九十里、西至牟力結吐蕃草地界四百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

十里、南至疊溪守禦千戶所界三百里、北至陝西洮州衛八百六十
里、距成都七百六十里、嶺、高千東、洮河界其西、雲嶺其色如銀、俗
呼為寶嶺山、盤崖路險、八跡罕到、即老杜所稱松州雲嶺東也、洮河
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為臨洮府、南入川、與江漢會矣、三邊志曰、金
崖山在東南五里、美金崖者居之、山下石崖錫水泉二字、正統初、都
督李安以劍斫崖而得二水、亦名文武水、紅花牛心二山、各去衛
十五里、峰巒圓秀、有牛心也、紅花有屯田、是名紅花屯矣、又東四十
里為火談山、山無草木、其色如赭、四夷考云、宣德二年、松潘千戶
錢宏聞有交趾之役、憚於遠征、乃誘蠻族入寇、請張奏報、得湯不遣、
誓自是禍禍、攻圍城堡、調官軍五千討之、至威州黃土舖、失利、道遂
不通、三年、命總兵都督陳懷等帥西軍四萬、由洮州入松潘解圍、備

弗克靖、八年、復誦川、資官軍協力從事、始克成功、正統四年、都督揮
 趙諒誘執蠻酋、圖師、商已、以犯邊、遣都督李安征之、尋誅諒、誅妄
 蠻乃服、然猶二、三、十四年、始設松潘、巡撫都御史一員、以都御史范
 深、及侍郎羅綺、相繼臨之、咸有成績、綺遷京、提督文臣不復更置、但
 以備兵使者、整飭之而已、天順五年、蠻截我糧道、入龍安、石泉等處、
 成化十三年、勢益猖獗、復勅撫臣張瓚、調漢土官兵五萬、由東南二
 路分進、剿滅白羊、嶺、蠻、飲、漢、等二十一寨、斬蠻首級四百餘顆、於是
 商已等二十六族、請軍門獻馬納款、各諭以利害、遣之、十四年正月、
 復攻費頭、復水諸寨、前後殺獲男婦七百餘人、繕其碉房九百、墜崖
 死者不可勝計、亦一入剽矣、弘治間、跳梁如故、南路梗阻、正德二年、
 副總兵楊宏、誘殺緝、嶺、等、圖師、雪、即、王、出、自、後、本、寺、小、苑、卜、等、勦、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五

銀、豐、松、城、之、外、不、敢、重、攻、嘉、靖、十、一、年、初、副、總、兵、何、卿、來、節、制、諸、軍
 相、機、勦、討、烏、都、等、十、一、寨、皆、次、第、平、而、詣、軍、門、送、款、者、日、至、矣、卿、家
 視、松、州、諸、所、繕、輯、百、廢、俱、興、藩、籬、以、固、兵、威、亦、震、百、蠻、喘、息、不、敢、動
 垂、五、十、年、來、生、齒、日、繁、復、萌、戕、心、時、出、殺、人、剽、掠、行、旅、萬、曆、八、年、兵
 使者、楊、一、桂、是、以、有、三、寨、之、役、入、雲、山、圖、師、喇、嘛、等、四、十、八、寨、勾、虜
 為、患、邊、氓、岌、岌、十、四、年、都、御、史、徐、元、泰、是、以、有、會、剿、之、役、及、丙、申、九
 月、秋、高、虜、突、由、寒、吟、黃、勝、草、場、分、道、馳、入、圍、淨、臘、守、備、張、良、賢、率、兵
 破、之、斬、首、六、級、又、攻、鎮、虜、百、戶、杜、世、仁、尤、數、斬、首、四、級、城、得、保、全、世
 仁、尤、高、人、攻、制、虜、臺、前後、斬、首、十、一、級、虜、遁、去、良、賢、追、至、思、谷、去、八
 大、破、之、斬、首、十、六、級、虜、乃、失、利、去、初、虜、之、入、也、製、我、無、儀、偵、者、不、知
 其、數、及、遁、去、也、視、營、壘、不、下、五、十、餘、姓、未、幾、有、番、婦、逃、回、言、所、斬、虜

以、中、有、大、落、赤、之、姓、小、王、子、在、焉、虜、以、此、必、欲、報、讐、故、昔、之、松、重、在
 苗、今、之、松、潘、重、在、虜、矣、四、夷、考、曰、松、潘、而、至、流、沙、關、相、連、天、竺、西
 南、達、紅、土、坡、生、番、多、係、北、虜、出、沒、地、勢、連、絕、非、可、限、域、惟、是、南、通、疊
 茂、威、灌、東、通、小、河、龍、安、北、通、漳、臘、墩、臺、守、禦、凡、八、十、七、所、成、守、主、客
 官、軍、舍、餘、遊、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餘、人、歲、額、生、邊、倉、一、十、六、處、種
 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餘、石、而、增、設、之、處、不、與、焉、東、路、經、畧、志、云、松
 潘、以、東、望、山、關、雪、欄、關、風、洞、關、松、林、堡、紅、崖、關、三、舍、堡、鎮、遠、堡、小、關
 子、堡、松、丫、堡、三、路、堡、師、家、堡、四、望、堡、凡、十、二、處、松、小、河、十、戶、所、四、崖
 絕、壁、一、線、之、過、附近、水、牛、毛、公、羊、洞、諸、苗、未、甚、驚、擾、今、以、三、舍、關、為
 始、第、其、里、次、三、舍、者、去、衛、城、九、十、里、而、遠、也、為、小、河、通、中、地、有、把
 守、指、揮、一、員、管、轄、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羊、楊、馬、邊、峭、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六

危、滿、嶮、巖、萬、狀、番、夷、往、往、潛、伏、而、窺、伺、焉、三、舍、上、十、里、為、伏、羌、堡、伏
 羌、上、十、里、為、紅、崖、關、紅、崖、上、十、五、里、為、松、林、堡、志、云、黑、松、林、關、在、治
 東、七、十、里、松、林、上、九、里、為、風、洞、關、志、云、風、洞、關、在、治、東、五、十、里、洞、深
 不、可、測、多、惡、風、午、輒、大、作、作、則、灰、沙、蔽、天、八、馬、皆、辟、易、寒、氣、襲、人、觸
 之、多、橫、死、否、亦、喘、息、旬、日、蓋、山、嵐、鬱、蒸、之、氣、所、發、也、關、北、鹽、井、墩、即
 古、鹽、川、廢、縣、風、洞、上、五、里、為、雪、欄、關、志、云、治、東、三、十、里、雪、欄、山、四、時
 積、雪、不、消、俗、呼、為、寶、頂、山、關、在、山、下、雪、欄、上、十、二、里、為、望、山、關、關、上
 八、里、即、松、州、也、三、舍、下、十、里、為、鎮、遠、堡、鎮、遠、下、八、里、為、小、關、堡、志、云
 小、關、子、在、治、東、百、二、十、里、小、關、下、八、里、為、松、林、堡、松、林、七、里、為、三、路
 堡、三、路、下、八、里、為、師、家、堡、師、家、下、八、里、為、四、望、堡、又、二、里、為、小、河、所
 矣、南、路、經、畧、志、云、松、潘、以、南、紅、花、屯、熊、積、屯、西、寧、關、小、屯、堡、安、化

關、鎮華堡、新增關、艾萬堡、歸化關、北定關、蒲江關、平定堡、金龍堡、鎮平堡、鎮善堡、靖夷堡、平定堡、凡十有七處、控壘漢界、四夷攷曰、南路自西寧關起、以至平定堡、河東大姓、屬牛毛土官管轄、河西小姓、屬羊毛土官管轄、即志所謂牛腦羊腦也、不服冠帶、不受約束、喜則同部落席地歡飲、怒則持刀相擊、尊卑之序、蕩然矣、萬曆初年、河東頗肆恣凌、十四年、征之、擄其粟六、斬首二千餘級、焚烟房千餘座、始傾心向化、埋奴誓領、守地方、迄今不敢犯、河西特有長江之阻、逆我文告、其時亦震懼、移適深菁、隔岸羅拜、既降許之、有國師喇嘛、灣仲者、潛獻皮帶于土鞋、乞師伏於鐵爐溝、以牽制我、乘便邀擊、事覺就擒、其謀始破而膽落也、歸化關志云、在司南百里、寰宇記、朔州有歸化縣、置在移村、各有部落主持、無徵科、今雖失故處、而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七

名寔固之、地形險要、上至西寧、下至鎮江、關堡凡九、把守指揮一員、以龍溪等寨大小橫梁為諸番所出沒也、歸化上七里為龍溪堡、龍溪上十里為新鎮關、新鎮上十里為百勝堡、百勝上五里為安化關、安化上七里為雲屯堡、雲屯上八里為西寧關、志云、在治南三十里、西寧上八里為雄漢屯、則南路之首也、鐵爐溝諸夷在其界矣、歸化下十二里為北定關、志云、北定關有祠、祀二邊史、劉方五將、正德六年、僧番雲欄土出謀為不軌、守將指揮邊輔史寬、百戶劉賢方捷、撥鋒死戰、輔寬遇害於黃土坡、賢捷被執、至寨、縛柱、將剖其心、二將罵不絕口而亡、事聞與子孫進一級承襲、輔承先職、嘉靖七年、巡南路、至北定關、遇橫梁茹兒等番、輪率其僕、遺承與、軍餘史、西等數人與戰、已取勝、伯天兩漢、諸番四集、輪被傷、承與負輪行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十步、至崖不能進、執刀亂彈、知不可支、乃伏於輪身、主僕俱被害、事聞、贈輪都指揮台事、承與百戶、史、西等俱受賚、優恤焉、北定下十有一里為鎮江關、別拓大小兵別等寨、在其界內、寰宇記云、歸化縣有大龍山、小龍山、在朔州西北一十里、號符壁城、人云、於小龍山上村置牙利縣、即大小兵之故迹也、鎮江下四里為平善堡、平善下八里為平夷堡、其地寬平、僅容千騎、為四十八寨、飲盟、輟血之地、即黃沙壩矣、萬曆十四年、建城堡、設守備一員、把總練兵官一員、管轄、自西寧關至平定堡、為鎮平關、上七里為金龍堡、金龍堡上六里為平夷堡、鎮平下七里為鎮善堡、鎮善下八里為靖夷堡、靖夷下八里為平定堡也、平定下八里為承鎮堡、係松茂二鎮交界處、鎮平堡則指揮一員守之、北路經界志云、松潘以北、穀粟屯、高屯、子、羊格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八

唐舍屯、譚麻屯、漳臘屯、以上凡七堡、控吐蕃洮河界、四夷考云、漳臘堡設在河東、去城三十八里、松州之背也、舊制駐劄守備一員、管轄上下關堡、為寒黔口上中潘州上下羊洞等隘口、自漳臘北去、途即幽遠、一望無際、善焉時可從容矣、近改設遊擊一員、以鎮壓之、良審所重也、漳臘上十五里為鎮虜堡、在東河、元山子上、志云、堡在漳臘東北十里、堡後天險墩、堡前觀化墩、河東子裏臺、河西制虜臺、聲勢相望、然直北為敵、貢壩、舊極品字、賊坑數百、中置鋒刃木簽、口覆芭土、以掩其形、人北去三里、曰城場、若東臨河、西抵山麓、城場寬深丈許、橫截六百餘丈、明斷彼路、河西川粉、溝壕壘之制亦知之、越溝二十里、登河玉嶺之巔、可眺黃勝草場、志云、黃勝在漳臘西南十里也、場之東有河、口凡二十里、透嶺出川、粉則可南可北、惟所馳

驪諸者于天險觀化二墩、元祐寬廣、石砌墻垣一周、外掘壕塹、以防衝突、亦庶幾括其吭云、鎮虜堡上二十里之柏木橋、即界外矣、漳驪下七里為虹橋關、係松城北隘、志云、松州北二十里有落虹橋、長二十天、倘道所必經也、虹橋下七里為譚廓屯、譚廓下七里為塘舍屯、塘舍下六里為羊格屯、羊格下六里、即松城、又虹橋下八里為高屯子、高屯下七里為穀粟屯、穀粟下十里、亦即松城也、離松十四里為流沙關、乃北虜經田地、每秋防必加意焉、松城下五里為紅花屯、紅花下七里為雄漢屯、雄漢左十三里為東勝堡、歲熟番交賞、可稱無事、惟是虹橋西北十五里為絕塞墩、北界黃山、夫殺鹿塘、黃勝草場等處、路通洮岷、先年陳陳率兵由此道入解松圍、今為番虜阻、以其往來射獵于斯也、下潘州白利等處、牧羊種蠶、或由阿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九

嶺、或由鐵門墩、出松寨、於命諸寨、貿易茶斤、歲以為常、稍失防範、警端輒起、且阻絕長溝、救援難及、形勢孤懸、所最當善度、議者于墩前石砌城一座、直松河下、以通水道、又依山掘壕、絕其東高、則于覆壁子何有、古蹟志云、潘州故城在衛北七百五十里、漢武帝時、逐諸羌渡河、居塞外、築此城、置護羌校尉以禦之、宋時分上下中潘三州、今河失寨、即上潘州、班班寨、即下潘州、界二州之間、則中潘州也、其地愈北、山愈平夷、舊漳驪之設、在下潘州、侍郎羅結漳驪新記云、距松衛治之北百里曰漳驪、即古潘州也、城之故趾尚在其下有巖穴、空洞幽邃、廣可容列騎、深亦不知幾許、有玻璃泉、冬夏涸然不涸、其土地膏腴、山川秀麗、蓋自唐當時所開拓、雖錄版圖、而土著酋長、猶然竊據、所謂但竊繁之而已、宋元以來、無復中國有、我

朝混一、華夏種天極地、莫不臣服、洪武十一年、王師始下潘州、入與編民賦役無殊、乃於其地建置屯堡、使士卒且耕且守、數累十年、足食足兵、邊人安堵、宣德丁未、守將夫奴、凶羌蜂起、梗我餉道、贊我關塞、而潘州復為所據者、凡二十有八年、景泰辛未、予奉命來鎮、土不揣愚昧、平復之、乃大集諸酋、陳以逆順禍福、無不稽顙聽命、於是復增置城池樓櫓、凡數守之具、視昔有加焉、不彈一石之粟、不勞一人之力、而數千百頃沃饒之地、遂復為我有、又晏然置城於其側、俾兵農雜居、累歲豐稔、邊人安枕、莫朝廷威德所及、予何功之與焉、或者以潘州之城、與唐世善邊、相頡頏、後先予亦豈敢多讓、景泰六年記、曹學佺曰、今之漳驪、去松州一舍而遙、非百里外之漳驪矣、前張後弛、勢使然也、予以庚戌署潘司、料松邊兵食、聞難虜住牧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十

於漳驪城內、有百五六十帳、殊賊聽聞、乃撤漳驪、遊擊何奮武、得回標云、謹按漳驪一鎮、五隘、九屯、一十八墩堡、延袤二百餘里、襟帶山河、襟居夷虜、所由來矣、前不具論、萬曆二十四年、火落赤入寇、彼時內有守備張良賢、救應、以截其鋒、外有合壩、犄角、以牽其勢、雖虜眾攻圍鎮虜三晝夜、而不能破、于時守堡百戶杜世仁也、豈異人任、而其父子督軍兵數百人、乃能射死小王子、斬首數十級、松漳卒賴以無事、而合壩遂因之住牧焉、續在三十二年、廢將李宗望代庖漳驪、又有合兒頓、奪咱毛兒、積等、難接踵投居、會治兵使者、亦暑官也、侈然有張伐之意、輒擬賞安插、牛馬羊隻、布滿山溪、毛帳連房、星列草地、猶射鹿、問鹿、虎豹、門庭內、牧犬羊、逐之、恐警端自此發也、聽之、恐禍本無所終也、彼其往來漳松之間、豈惟共我水草、利我鹽茶、凡倉

軍之虛實、軍兵之強弱、道路之衝要、無不盡知、萬一生心、何以制而禦之、惟是高屯堡者、在虹橋之內、禦寇之下、諱廟之西、正適中安地、實乃松鎮以北之藩屏也、議設把守一員、撥唐順等軍五十名、以權威武而生搖其吭焉、誠為長策矣、第當展築屯基、寬包隙壤、貫路於中、不惟容眾、且可據險、緣由到司、復看得松潘者、蜀西之門戶、漳臘者、松潘之咽喉也、自土難合、壘合見頓等住牧其中、擅房轟室、以百五六十計、犬羊之性、馴擾無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非他日之隱憂哉、昔者隋唐之禍、可鑒已、但既來之、則安之、可以理而論也、方來者所當拒、可以勢而禁也、惟是漳臘之鎮、虜堡、原設把守一員、地方遼闊、勢本孤懸、今且伏戎在內、萬一有變、聲息不相關、何暇左右顧議者、以高屯堡要害之處、添設把守以遏其衝、且與漳臘為犄角、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十一

策之善者也、該堡事務、仍令本官兼攝巡視、軍兵即在營抽選、亦無所糜費矣、若大整行伍、除戎器、綢繆、未雨、有備無患、此該道將之事也、時當事者如議行之、小河千戶所、國初洪武十一年、與松潘衛同置、在衛東百九十里、宣德四年、調成都前衛後所官軍、實治之、仍隸松潘、按小河之地、古名浩陽、以水出松潘分水嶺、入浩江也、地在浩水之陽矣、志云、所北二十里師家山、一名文山、宋時師文二大姓居之、山麓有文山廟、又有師家鎮、則界于龍州也、東有獅峯、西有象嶺、各離一里許、有靈泉焉、出獅峯下、經峯志云、松潘又東為堡七、曰蜂崖、葉棠、馬營、水進、鎮夷、鐵龍、乃松龍安、四夷考曰、小河之下、鐵龍之上、惟葉棠為要隘、有葉棠把守官轄之、東通白馬毛公、西通竹頭野、諸白草諸寨、上六里為峯崖堡、峯崖上十里、即小河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下四里為馬營堡、馬營下七里為水進堡、水進下八里為鎮夷堡、鎮夷下十里為乾坤堡、乾坤下二十里為鐵龍堡、堡有兩山對峙、峭壁萬仞、二水會流、深不可測、上為鐵索橋、索凡六條、各長一十五丈、引于河之西岸、繫以鐵柱、中道板蕩行者、戒心焉、嘉靖間、龍州宣撫薛兆乾、作亂、斬鐵橋、以拒官兵、旬日、松州米貴如金矣、鐵龍下十五里、即龍安府云、唐史、太宗置松州都督府、督羈縻二十五州、為歸州、貞觀元年置、鎮縣二、江源、泮橋、懿州、五年置、西吉州、八年、改為懿州、縣鎮二、開涼、落吳、麟州、五年置、西麟州、八年、去西、宋鎮縣七、硤州、和善、歙、共、硤、源、王、交、利、恭、東、陵、雅州、五年置、西雅州、八年、去西、宋鎮縣三、新、城、三、泉、石、隴、蘇州、三年置、鎮縣五、都流、寧遠、臨泉、臨河、其餘縣調、湊、股、自、器、通、率、鍾、並、諸、羌、部、落、遠、立、之、而、已、可、州、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十二

年、置西義州、八年、改為可州、里鎮縣三、義誠、清化、靜方、遠州、四年置、鎮縣二、羅水、小部川、奉州、三年置、西仁州、八年、改為奉州、鎮縣三、奉德、思安、永慈、巖州、五年置、西金州、八年、改為巖州、鎮縣三、金池、日松、丹巖、詔州、五年置、鎮縣三、詔川、歸德、羅渭、蚩州、五年置、鎮縣二、常平、那川、彭州、三年置、洪州、七年、改為彭州、鎮縣四、洪川、歸遠、臨津、歸正、軌州、都督府、二年置、鎮縣四、通川、王城、金源、依微、孟州、四年置、西唐州、八年、改為孟州、鎮縣四、湘水、河唐、曲嶺、柘川、直州、五年置、西集州、八年、改為直州、鎮縣二、集川、新川、輝州、五年置、鎮縣四、歸唐、芳巖、登水、唐山、佐州、四年置、西登州、八年、改為佐州、鎮縣二、佐豐、西使、玉州、五年置、鎮縣二、玉山、帶河、嶧州、四年置、鎮縣四、泮平、顯川、桂川、顯平、柘州、四年置、鎮縣二、郭川、歸定、

臺州六年置西滄州八年改為臺州 揚州六年置 序州十年置
 嵯州閩州十年置右供貞觀之時招慰党項羌者舊屬隴右道改隸
 松州都督府永徽已後或叛或臣制置不一今隸廢省柳溝古跡而
 已 唐書吐谷渾西羌名止益州西北去青海二十五里古析支之
 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
 始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
 之中復分為一小部落大者萬餘其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
 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起氏野解氏房當氏不禽氏拓拔氏最為強族
 貞觀五年詔遣使開其河曲地為六州內附者三十萬以有羌苗
 拓拔赤詞者甚為渾主伏允所懼與之結婚集抗官軍後與吳從子
 思頌結率服與諸酋領歸款列其地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十三

州為都督府羈縻存撫之拜赤詞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
 河首積石以來並為中國之境後吐蕃強盛拓拔氏漸為所逼遂請
 內徙聽移部落於慶州因置靜邊等州以處之故地陷於吐蕃不
 者為異役吐蕃謂之緝藥又有黑党項在赤水之西李靖之擊吐谷
 渾也渾主伏允奔于黑党項居以空閑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內亂其
 黑党項酋領號孰善王亦貢方物其寧山党項姓破土氏居寧山之
 下亦觀初亦嘗朝貢又有白狗春桑白蘭等諸羌自龍朔以後並為
 吐蕃所破而服屬焉 有附國者在蜀郡西北二十餘里即漢之西
 南夷也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不屬統一隋大業五
 年附國王遣其弟子自林率嘉良夷等六十八朝貢嘉良有水闊六
 七十丈附國水闊一百丈並南流以皮為船而渡南有薄綠夷風俗

亦同西有東女國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羌界其地南
 北八里百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道山谷傍山險俗好復仇故壘石
 為巢而居以避患其巢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以木隔之基
 方三四步磔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屠于下級間小門從內上通夜必
 閉間有二萬餘家俗有重罪止于罰牛妻其母及嫂兒弟死父兄
 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笛死者無服制置尸于高林上沐浴衣服
 被以布甲覆以獸皮于持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
 欲報冤殺鬼 其人輕捷便擊劍漆皮為甲長六尺以竹為
 弦以及為帽形圓如鉢或戴布冠衣多毛氍全剃牛脚皮為靴項繫
 鐵錢手貫鐵釧王與酋帥全為首飾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風
 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十四

尺而鱗細 東女國者西羌之別種也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曰東
 以別之俗以女為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
 及白狼夷有八十餘城王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亦用牛
 皮為船以渡戶四萬餘家女王號為寶就其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
 在外官俸並男夫為之其王侍女數百八五日一聽政女王死國中
 多散金錢動至數萬更于王族派令女二人立之大者為王次為小
 王若大王死則小王立或姑死而婦繼位無篡奪所居皆重起屋
 土至九重國人至六重王服青色絳裙下領核其相奪地重婦人輕
 又大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為正月每至正月令至首賣酒飲諸山
 中散糟麥于空穴咒呼鳥所時有鳥如鷄飛入至者懷中因剖其腹
 視之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因之名為鳥上情

大業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唐武德中女王湯傍氏始遣使貢方物自永徽七年至于天寶元載朝貢不絕其後復以男子爲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哥隣國王董毗庭白狗國王羅施忽通祖國王弟鄧吉知南水國王姪薛尚悉曩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國王湯悉贊清遠國王蘇唐唐吐蕃國王董執蓬各詣劍南西川乞內附其哥隣等國皆散居西川弱水國即唐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嘗分隸邊郡祖父例被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爲吐蕃所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上有絲絮歲輸于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兼賞天寶中國家所賜官詔二十九道以進節度使韋皋處具衆于維州保等州給以種種耕牛咸樂生業立悉等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十五

國王自來朝召見于麟德殿授立悉銀青光祿大夫歸化州刺史鄧吉知試太府少卿兼丹州長史薛尚悉兼試少府少監兼霸州長史董毗庭行至錦州卒贈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羅爲保寧都督府長史襲歌隣王立悉妹乞悉漫頗有才智從其兄來朝封和義郡夫人其大首領董毗卿等皆授以官俄入校國王兄湯厥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府卿清遠王弟蘇歷顯銀青光祿大夫試衛尉卿南國王薛莫庭及湯悉贊董執蓬女圖唱後使湯佛庭美王錄南印唐并授銀青光祿大夫試大僕卿其時西山松州生羌等二萬餘口相繼內附其結信部落主夢憲龍諾部落主辟慈皆授試衛尉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會詔賜以金帛各遣還至八月召皋皋統押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其部落至今猶代襲刺史等官然亦潛通吐蕃故謂之兩面羌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威州保縣 茂州 疊溪 汶川 灌縣

威茂並開府茂州轄威保疊茂諸將領而參將一員駐劄茂州駐擊將軍一員駐劄疊溪其左右之威州通志曰唐貞元西戎即叙今松茂威保以接于吐蕃是也亦謂之西蕃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南涼亮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初利鹿孤卒時樊尼尚幼弟傳檀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傳檀爲西秦乞佛城蠻所滅樊尼招集餘衆投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謂跋布川於是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爲厚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寧勃野以充髮爲國號詰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隋開皇中有論贊索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十六

居僻河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蓋有其地焉按吐谷渾鮮卑種也沈約宋書曰魏縱亂蜀之歲鮮卑阿豺遣兵從于西魏攻吐谷渾救來沈約工至龍洞平原元嘉二十七年鮮卑慮索慮復生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洞越馬門并求車馬獻馬九疇女媧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車馬者也唐初貞觀八年吐蕃弄贊奉表求婚不許乃遣兵攻破党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傾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去來迎公主又謂弄贊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爲所敗遣人大獲太宗遣使却尚書侯君集牛進達等率步騎五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贊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贊乃遣其標相東贊致饋獻金

五千兩其餘寶玩數百事係屬三年今益州長史李孝逸萬州都督拓正奉發劔南山南兵幕以防禦之任劔南兵幕於茂州之西南蔡安戎城以壁其境嶺有生羌為吐蕃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時吐蕃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疎勒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有也開元二十四年散騎常侍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為界置守捉使詔以岐州刺史蕭吳為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不僕紳王吳為益州長史劔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柵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眾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為威武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十七

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眾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時王吳又率劔南兵攻其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為攻拒之所領兵於蓬婆嶺下連劔南道資糧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銳以攻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并為賊所陷吳脫身走免將士以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並沒于賊吳生左遷括州刺史以華州刺史張省為益州張史劔南防禦使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為益州司馬防禦副使省既又吏素無攻戰之策兼瓊遂專其政事俄而境入奏營陳攻取安戎之河策上皇悅從省為先鋒兼瓊知益州長史兼代省節度二十八年春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智都勾及雜州別駕董承望等謀謀都勾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

兵鎮守之上聞是說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北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已來蟻聚為患縱有百萬之眾難以施功陛下親行和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誼神算運于不測睿略通于未然累載通誅一朝藩滅人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推黃德晉纒條遠聞戎境則知聖與六合應如響至前古以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僚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連被圍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屢議不令取之朕以小畜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成心歸我城守有足為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引眾寇安戎城及雜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眾禦之仍發關中驍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十八

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為平戎城大曆三年劔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眾五年五月徙置安悉拓靜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備吐蕃大曆十一年正月劔南節度使崔寧入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互變羌党項等二十餘萬眾斬首萬餘級生擒燭城兵馬使一千三百五十八獻于闕下牛羊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十二年九月入屠坊州掠党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漢城十四年八月命不常少卿章倫持節使吐蕃統蕃侍五百人歸之十月吐蕃率南蠻眾二十萬來寇一入莽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過方維白壩一自黎雅過印味關連陷郪邑乃發禁兵四十八及幽州兵五十八圍討大破之十二月崔寧復奏於西山破吐蕃十萬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德宗之世萬年章舉為西川節度使城龍漢蔡西山堡以

納降羌羊以雲南蠻眾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為前鋒。四年，羊遣判官在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功。佐時至蠻國，羊咄咄城，具王吳年所折，然後遣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具年遣東蠻國王，隸傍百步，衝直馬等，相率入朝。南蠻自蕪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羊遣大將王有通，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蕪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龍十五人，具投崖谷而死者不可計。貞元八年，羊攻吐蕃于維州，敗之，獲其人將論贊熱，獻于京師。先是鹽州城為吐蕃所毀，塞外無保障。九年，詔城鹽州，兼虜且來，兼令羊出師，率圍之。羊命大將董勛張芬分兵出西山，塞關，破我城，通鶴軍定廣城。踰海博嶺，遂圍維州，博相錫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十九

元帥論莽熱，與戰，破其軍，拔白崖，焚定康故城，凡平棚堡五十餘所，斬首二千八百級，乃城鹽州。田是西山，羌八國酋長皆請入朝。十年，羊復敗吐蕃，克我城，獨維州不下。十年，羊果破吐蕃一萬餘衆於黎州，蕪州，吐蕃遂大擾。蘭、蔡、曼、造、丹、潛謀寇邊，羊悉控之。於是吐蕃諸帥兼監臘城等九節度，蠻龍官馬定德，與具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事。羊中諸將，果其成，羊至是，自以行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摩些蠻千餘戶，又降，贊善以其眾外潰，遂北寇雲南，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舉出兵深入西山，以討北顧。羊乃令鎮靜軍兵馬使陳洵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成軍使崔克俊，兵千人，出龍溪石門南路，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員，保霸二州，判

史重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祁玘等四千，趨吐蕃播鷄老翁城，都將高周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龐東路兵馬使元膺等，復分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黎舊路，又令鎮南軍使御史大夫章良金，兵一千三百，趨進，維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通祖，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通，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蕪州經略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章善等，及摩些蠻東蠻三部落，主直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萬，六拔城七，軍鎮五，戶三千，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雲南之衆，引而南下，贊善遣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群物大使，率雜虜十萬，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

戰，莽熱見我師少，悉衆來追，發伏掩擊，鼓譟，賊善兵自潰，虜衆十萬，殲其者半。生擒論莽熱，獻諸朝。是進奉檢校司馬，中書令，南原郡王，御製紀功碑，褒賜之。羊治蜀十三年，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後自南詔入寇，敗元鎮，而郭到代之，病不能事。羊太宗太和四年，以李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大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軍，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德裕乃大葺關防，繕完兵守，入遣人入南詔，求其所停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十餘人，歸成都，扶理倉儲，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松繼，由清溪下沫水，而在，蓋為蠻有。始章，羊招保南詔，復蕪州，傾幣以結蠻，教之戰陣，大法，俗以羊廢，戎資盜，養成難，羊未以兵至，元鎮時，邊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跋制千里，滿無子遺，今痼疾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創一方

賦乃利善遺樓、樓南道山川險易與暨相出入者圖之左、與吐蕃密
 通者圖之右、其部落泉、鎮、緡、遠、近、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
 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備盡知之、又料擇伏穽、舊檢、與州兵之任、戰者
 發遣、擇老十三四、士無敢怨、人請甲入於安定、寺人于河中、弩人於
 朔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使習戰、勿貸事、緩則
 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兼其精兵、曰而燕保、保保、而河、東、長、右
 連、擊、騎、士、曰飛星、擊、擊、奇鋒、流、電、遠、擊、突、騎、總一十軍、築伏、長、城、以
 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海、城、以控、榮、經、犄、角、之勢、作、未、遠、城、以扼
 西山、吐蕃、復、叩、味、蘭、從、萬、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要、關、去、舊、兵、處、弱、者
 四千餘人、復募、少、壯、得、千、人、募、壯、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習
 相、訓、習、日、益、精、練、切、蜀、人、多、鬻、女、為、人、妻、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一

上、親三年勞、下者五歲、及別、則、歸、之、父、母、以、繁、生、處、威、惠、大、振、太、和
 五年、吐蕃、雜、州、將、悉、坦、謀、以、城、降、雜、距、成、都、四、五、百、里、因、山、高、固、東
 北、由、索、巖、嶺、而、下、三、百、里、地、無、險、走、長、川、小、三、千、里、直、吐、蕃、之、采
 異、皆、成、之、地、以、制、虜、人、者、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
 極、北、望、瀛、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丹、扈、一、白、孤、峯、三、面、臨、江、是
 西、蜀、控、吐、蕃、之、要、也、至、後、德、河、瀧、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
 將、靖、人、塚、與、北、州、間、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
 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鎮、蜀、經、略、西
 山、八、州、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坦、謀、遣、人、送、款、德、裕、鼓、其、詐、遣、人、送
 錦、袍、金、帶、與、之、託、之、候、取、進、止、悉、坦、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
 發、兵、鎮、守、間、之、于、朝、時、平、傳、流、沮、議、言、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

雜州、未能、損、其、勢、比、未、修、好、約、罷、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彼、若、朱
 黃、曰、何、事、失、信、養、馬、射、如、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蘇、不、三
 日、至、成、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雜、州、何、所、用、之、彼、棄、誠、信、有
 害、無、利、此、臣、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坦
 謀、等、悉、歸、之、吐、蕃、修、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
 使、王、踐、言、入、朝、嘗、言、悉、坦、謀、死、拒、遣、人、向、化、意、帝、亦、悔、之、武、宗、朝、召
 傳、儒、出、為、淮、南、節、度、德、裕、面、奏、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雜
 州、首、領、悉、坦、謀、難、是、雜、虜、六、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
 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嘆、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遠、獻
 款、言、上、聞、震、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疑、侵、犯、郊
 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坦、謀、等、今、彼、自、啟、復、降、中、使、迫、促、送、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一

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為、部、支、報、仇、威、歎、前、事、愧
 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雜、州、據、高
 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
 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子、長、成、竊
 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
 路、憑、險、近、甸、宵、旰、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為、始、蓋
 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男、論、莽、熱、來、後、雜、州、高、峻、臨
 衝、難、及、於、層、霄、鳥、道、僅、插、插、士、多、糜、於、礪、石、莫、復、公、輸、之、巧、空、擄、彼
 將、而、還、及、南、蠻、負、息、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眾、心、未、安、外、揚、國、威、中
 輯、邊、備、其、雜、州、就、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
 情、偽、其、悉、坦、謀、尋、率、一、城、之、兵、眾、并、州、印、甲、仗、塞、金、相、繼、空、壁、歸、臣

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滿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大苦、苦中征役、餽作大周土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勝于天、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樓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繼其奏、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侯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獨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况臣不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阻議之人、不知事實、大戎遂鈍、土曠人稀、每欲東收、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雖月未有一使入曠、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故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為誓、寧思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程程、昇於竹倉、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册 四川

二十三

流涕、其部送者、便遣番帥譚誦曰、既以彼降、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於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揭離、乃空擲其嬰孩、承以榜繫、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又外送節叔、商妣深鄙、况乎八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以充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竊痛悉、但謀舉城交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恕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詔贈忠臣、謚石衡將軍、初賢望作西南備邊、其序略云、吐蕃開塞、河隴失險、歸從南詔、編以謀我、并格坤維、我圍孔棘、守臣率眾、擊清溪、通、要結蠻好、荷鹿效順、乃暴集事、狀為卷十七、剪帶結轡、關戶誦盜、爰命德裕、改紀異政、乃延蕃邊、立碑邊于弟、作仗善禦、侮未連三城、以抱膚衝、備慮敵去而備地也、凡兵將糧械之數、城鎮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請求利病、轉為一書、諸郡虛實、外夷情狀、除分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堪如指掌、初立碑、咸以朱書、圖之、仍總繪小圖、標之首卷、馬按備邊錄第四卷、叙維州本不元、誦唐本吐蕃、哀於種、劫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薄示羈縻而已、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喃斯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塘、嶺也、青羌所居矣、宋史吐蕃青羌首領奴兒結等、為邊害十餘年、制置使留正以計禽殺之、蓋城其黨、趙汝愚代為制置使、奴兒結弟三開復叛、汝愚罪重、責以問詳、蠻三開不能孤立、受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秩、即此種、元憲宗始於河寨州、置吐蕃軍、制司都元帥府云、保縣志云、出縣南岸行一日、又北渡大江、至維谷安撫司、可八十里、又十里為無憂城、故址尚存、按維谷、即古維州、唐不和中、陷於吐蕃、其酋即悉但謀種矣、國初有河湟者、以捍虜功、授初印、為維谷安撫同知、歲輸薄糧于維州、番者、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册 四川

二十四

年一貢、其地有上、下、中、下、四、去無憂城百里、去縣倍之、前臨冷水、後倚高山、南接三姐、西接孟董、南抵達思、北抵東布、入東至八樓、與難唐密通、歲終發番兵萬餘、備糧械、入備防、宋至次年、除夕更城、保邊款、漢以維谷為之、障、保也、連思蠻長官、金川禪師、及打喇兒、單坡六、京龍山、以兩諸寨、皆隸焉、連思蠻長官、司在維谷西五十里、其先嚴泰與、深、因、功、給印信、授為長官、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以石門鎮、近白狗羌、故于金川鎮、置金川縣、唐武德七年、以舊維州、貞觀初、廢、三年、復置、按今金川寺、其故處也、寺僧已索、蓋、及、香、葛、刺、以有、戒、行、得、攝、善、都、綱、未、樂、初、黃、毛、鞋、犯、界、金、川、僧、招、麻、喇、防、禦、有、功、事、聞、賜、號、演、化、禪、師、及、勅、命、銀、印、俾、其、徒、世、守、焉、地、居、維、谷、安、撫、之、東、昔、十、五、寨、東、北、至、八、樓、嶺、西、至、保、縣、南、至、樓、城、百、五、十、里、後、漸、聚、

見載於樞谷、遷其族于董卜界上、志云、教場是金川寺地、未詳、打
 刺兒寨土舍、居厥南路、在大鎮河西、先曾糾黑虎為邊塞、正德間、
 歸順、奉准納貢、頒賜勅書、冠帶、無印信、遊勇、赴雜谷起文、又有只臺
 寨、保志云、西北生黃、有古董十八寨、三國孟獲董卜之裔也、謂
 之孟董董、亦名董卜、雜胡、唐時哥隣君等、董卜庭等、求內附、處其眾
 于雜胡等州、居小鐵圍山、去縣可七八日程、東接雜谷八稜嶺、橫坡
 河在東、如卜河在北、即古之孫水也、南流雜州、以牛皮為船、既渡、則
 曝皮于岸上、候乾、復用為舟、永樂八年、歸附、進貢、授宣慰使司都指揮
 同知、貢道有三、一由雜谷八稜嶺、出保縣、一由清溪、只出崇慶州、一
 由靈關、出雜州、近與雜谷不接、故直由雅安、又曰松茂、威董大勢
 如一身、然松茂、首也、豐溪、項與喉也、茂州、腹也、東之土門、西之威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五

汶保、其手足也、然餘皆在江內、惟保獨居江外、縣以東為舊董、即前
 上里之編戶、叛去者、地上相連、想未共路、懷異志而漏華情、莫此若
 矣、又云、縣北熱番二股、一路為水田、望上龍山等寨、向背不常、一路
 為近縣玉山十二寨、稍稍易馴、正北野番、有梁荒、橫城五十餘寨、直
 連松州黑水、跋為野蠻、國初御史大夫丁去用、色銀鑄錢、以誘之、即
 此夷也、雜州志曰、白狗嶺與大雪山、連後有白狗羌居之、篆字記
 曰、白狗國者、西羌之別名、與會州、連接、勝兵一千、武德六年、有使朝
 貢、開元二十九年十月、白狗國四品龍官蘇摩封、及狗丹川五品龍
 官薩河封等、至京、各賜金紫、玉帛、以遺之、貞元九年七月、具王陀羅
 忠、與女國等、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內附、詔授試太常卿、兼保州
 司馬、至今子孫承襲、其書云、橫白狗國、女國、俱在西山八國之數、

摩使衙兼節制西山八國、即此也、四夷考曰、雜州路生番最多、有
 名色可致者、曰孟董、梁黃、橫城、月上、呈上、龍山、龍溪、大寺、小寺等寨、
 設一關、六堡、以戍之、關曰鎮夷、堡曰保縣、曰新安、曰乾溪、曰西平、曰
 壩州、曰坡底、而坡底、附近龍山、竹、木、寺、小寺、窮、乞、不、于、慎、等、寨、而、龍
 山、最强、舊有龍山、成、有、城、唐、高、宗、廣、德、元、年、吐、蕃、陷、雜、州、龍、山、城、是、也、
 壩州、堡、附近、龍、溪、小、南、木、上、諸、寨、與、北、路、黑、苦、三、姐、生、番、相、通、每
 歲、耕、獲、既、有、蓄、藏、輒、以、饋、兵、劫、奪、為、事、按、即、保、霸、壩、也、方、輿、云、威、州
 保、霸、壩、者、唐、保、霸、二、州、大、寶、中、所、置、後、陷、沒、高、宗、世、有、其、地、與、威
 州、相、錯、因、竊、摩、為、嘉、祐、熙、寧、中、常、請、朝、命、政、和、初、知、都、成、康、恭、孫、建
 吉、開、拓、置、官、更、地、以、保、州、地、為、棋、州、霸、州、地、為、寧、州、授、其、首、刺、史、團
 練、使、按、宋、史、高、宗、世、知、保、州、太平、興、國、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六

其子銘、重、繼、之、又、云、董、仲、元、者、襲、職、二、十、餘、年、安、靜、無、事、嘉、祐、中、益
 州、鈴、轄、司、未、其、善、撫、蠻、夷、乃、真、命、為、刺、史、其、時、有、鶴、州、亦、遣、人、貢、馬
 鶴、州、未、詳、疑、即、古、定、康、縣、今、之、金、川、亦、故、史、謂、西、南、邊、地、有、鶴、州、保
 州、矣、四、夷、風、俗、記、曰、雜、州、諸、番、日、務、射、獵、夜、宿、棚、房、羊、羊、勝、以、卜
 吉、凶、分、善、惡、以、為、黑、白、以、戰、死、為、善、終、以、相、殺、為、斷、打、父、子、兄、弟、大
 則、讐、殺、轉、眼、相、背、不、知、骨、肉、有、大、小、姓、猶、言、大、小、族、也、董、卜、金、川、俱
 屬、小、族、雜、谷、遠、思、俱、屬、大、族、志、云、其、生、一、產、雙、子、乳、石、者、為、小、又、云、
 射、旄、牛、者、為、大、射、綿、羊、者、為、小、二、姓、相、間、而、居、丁、大、王、克、復、其、地、
 始、分、之、蓋、使、大、牙、相、制、云、耳、歲、時、不、用、官、曆、知、歲、時、者、為、端、公、如
 辰、年、則、畫、十、二、龍、或、四、行、因、形、而、推、之、他、像、亦、然、番、僧、衣、佛、經、推
 算、日、月、及、甲、子、是、除、毫、釐、不、差、大、率、以、十、月、為、一、歲、嫁、娶、富、者

以猪羊毛織布足粟麥為禮，其賂裝資，必須生子之日，數人俟於路口，其女潛出，要至其家，方焚香奉羊牛會親。人死，則生尸于水架，上置之倉舍，衣帽方尺，俱如生人，俟其端公呪經，獻以猪羊，用火燒之。男子剪髮，止留其頂，髮下垂，用竹力麻，不穿褲，不洗，向婦人供編髮如縷，飾以海巴碎碟。茂州，華陽國志，毋曉國，漢時在，以東北，居長十數，毋曉最大，武帝元鼎六年所開，以為汶山郡，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以立郡，賊重，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凡此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蜀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之，始服，寰宇記云，石室將曉，夷人所造者十餘丈，山巖之間，往往有之。宋史，茂州羌蠻地方數千里，舊鎮龜九州，皆蠻族，蠻自推一人為州將，常在茂州文處分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七

州無城，惟植唐前，蠻以昏夜入州，掠人畜貨，遺州將往贖之，習以為常，宋神宗熙寧八年，范百常知茂州，民請築城，既而蠻酋訴稱城侵其地，乞罷築，百常不許，九年三月，始興工，靜蠻數百會至，百常率州兵擊斬數人，蠻乃退，百常遣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焚唐角及唐舍，引林樹攻牙城，天石雨下，百常悉眾來城拒守，二酋長為木編所殺，蠻兵乃却，茂州南有魏宗湖，通永康軍，北有龍東道，通綿州，皆為蠻所據，百常募人開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蜀綿兵救之，蠻始解圍，誓和，自是蠻人稍定，百常亦以築城生患，生奪一官，既而生羌合群，蠻復至，相距七十日，詔遣內押班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石州，誅殺頗眾，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郗永壽，陽延俊，董承有等，各以地內獻詔，以永壽地建寧軍，延俊承

有地置延寧軍，然與亨祺二州皆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一統志云，周朝設茂州，以統羌民，設茂州衛，以統軍伍，軍居城內，民居城外，羌凡和習，輸牛羊，棘桑，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豪皆集，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衣血，飲之，地為坎，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刺於上，投石擊婢，以上埋之，巫師詛云，有違誓，當如此，婢。土夷考云，茂州東路生畜，白草最強大，而白草又與松潘黃毛，麴虜相通，桃紅青片，板舍次之，白苦水磨，岐山又次之，有把守官，轄桃坪神溪夾山等凡七關堡，桃坪者，去白草青片，諸處，不四五十里，志謂古桃關也，見水經註，關通西城之路，北當風穴，一二里間，晝夜沙石飛揚，不息，寰宇記云，故桃關在汶南八蠻界，公私之路，俱從於此，有繩橋渡，漢認守桃坪者為龐不司，龐木頭，長官司，茂之龍木里也，國初以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八

長歸附，授承直郎，世襲長官，歲常貢馬二匹，所屬土亭神溪十二寨，俱為緜氓，有保長統之。人有靜州長官司，茂之靜州里也，製官夷馬，與緜木同，正德間，與岳希蓬，節孝為亂，攻茂城，斷木道七日，節貴弟車，引水以活我軍，事平，使車平，製鐵管，注虎核，桃滿八寨，緜戶為城，有保長統之，認守北定門，至關子堡，按靜州，即唐之悉唐縣矣，宋史曰，望靜當真時，飛石恭等九州蠻，皆屬州也，環茂州而居，州不過數十里而已，按唐茂州都督府，屬州九，靜州其一，已見前矣，雜纂二州，後進為正州，即今疊溪所也，第其名與宋史不同，附載之以俟攷焉。望州，唐武德元年，臨潼羌歸附，置望州，領臨潼，望州，望州三縣，貞觀元年，州縣俱省，三年，又分茂州之臨潼，望州，縣有臨潼，望州，望州三縣，與州同置。茂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封州，

八年、改為夷州縣、有大封泉仙義川、徽州、唐貞觀五年、西羌首領
董州與歸化、置縣、有大徽、倭耳文進、白州、唐貞觀五年、生羌歸化
置縣、有供左向二、博州、本徽外、缺才羌地、貞觀六年、置西博州、九
年、去西字、縣有博山、唐山、玉漢金水、寧州、貞觀五年、生羌歸化、置
西博州、八年、改為寧州、縣有小川、徽當壁川、當博、秦耳、博州、貞觀
七年、白狗羌降附、置西恭州、八年、改為恭州、縣有遷都亭、勸北思、
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特置恭州、仍置博、恭烈山二縣、大
寶元年、改為恭化、開元九年、復為恭州、本屬隴右道、後割屬劍南
道、其舊縣有和集、博恭烈山、土夷考曰、茂州南路生羌、惟由山三
寨、界在西南兩路之間、補強善惡、餘皆熟番、有把守官、轄屬門文鎮
七星宗梁四關、堡河以外、則屬岳希遷也、岳希遷長官司、開初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九

附、賜製長官、三年、貢馬二匹、正德間、長官坤卜作亂、伏誅、使其弟坤
元襲職、管渡西水、西湯、湯勒都等七寨、隸茂州、衛當差、編戶於州水
西里、有保長親之、認守勒都龍嘴等地方、土夷考曰、茂州北路有
長寧安撫司、其先唐會、寨首也、開初歸附、集有從征功、賜勅、印、世為
安撫司、月俸四石、三年一貢、大木製官、使土舍護印而已、姓蘇氏、管
擊漢軍貢等六寨、有把守官、轄長寧、實大韓、胡、松、漢等八關、堡
長寧堡、實大關、附近巴結、五族、及大小唐日、梅、最、強、保、韓、胡、堡
附近、拾列寺、韓、胡、水、磨、溝、等寨、而拾列寺、皆番僧、也、原、給、有、勅、書、
三年一貢、椒、園、堡、附近、後、滿、馬、都、及、河、東、之、法、虎、神、共、六、寨、供、耕
州、舊、羌、也、往、來、茂、地、貿易、與、居、民、便、松、漢、堡、附近、黑、苦、七、族、番、衆
二千有奇、嘉靖間、攻、圍、堡、城、絕、我、餉、道、要、我、重、賂、乃、解、至今、尚、歲、貢

撫賞四百金有奇、經略志云、正德十三年、巡撫都御史宋濬克平
嶺底白草諸寨、諸夷獻地二千餘頃、人克平茂州、魏公寨、十五年、
長寧等處、深淺諸寨、番蠻、聲言復讐、宋濬賞賞、兵備、副使朱執、督同
參將、遊擊、將軍、提兵、糧、糈、撫、其、首、惡、餘、黨、俱、以、次、降、年、例、賞、賞、書、行
款、章、至今、西、陲、安、靖、諸、蠻、不、復、弄、兵、開、邊、障、矣、予、分、守、川、西、詢、諸
有司、議、成、軍、回、大、成、軍、之、設、善、調、邊、地、空、虛、八、烟、掃、火、故、今、漢、彭、雙
溫、等、處、抽、丁、充、成、其、注、誠、為、至、善、然、歲、久、月、易、其、中、有、當、調、停、者、何
也、成、軍、每、年、九、月、撥、發、十、月、到、邊、往往、非、死、則、病、非、病、則、逃、毫、無、實
用、談、言、其、故、蓋、漢、彭、等、處、風、氣、溫、和、即、冬、無、霜、雪、而、蔬、菜、俱、備、茂、豐
塞、地、風、沙、慘、烈、難、身、不、消、冰、而、百、物、不、產、以、故、成、軍、到、邊、寒、凍、不、念
飲食、不、調、多、生、疾、病、當、有、司、促、迫、上、道、哭、別、父、兄、妻、子、若、承、訣、者、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

殷實之戶、強壯之丁、多有假轉規避、惟無告窮民、不獲已就列、或又
削戶、共值一乞、丐、無賴之徒、以充數、比及到邊、身無完衣、腹無飽食、
囊無半粒、手無寸鐵、奄奄扶杖而行、致使番夷倚山而笑曰、成軍來
也、病者病、死者死、逃者逃、邊隘曾不得借具一臂之力、嗟嗟、似此景
象、在安常處順、俄之有餉、倘一旦羌夷竊逞、而欲其斬將奪旗、
械仗用張、得乎、是至苦者莫如成軍、至無用者亦莫如成軍也、然則
莫術而可、亦惟是裁省抽發、召募土著、乃為常勝之兵焉、何也、茂豐
不產五穀、不養蠶桑、人所為命者、惟持軍餉耳、且如五口之家、須應
軍二名、方得溫飽、不然而應軍一名、且見菜色、如無軍可應、則無生
可度、動見逃竄、如今之漕、鄂、廣、漢、往往有差、曾、逃、民、蓋、以、此、也、倘、以
職言、為不謬、將成軍二種、召募土著之民、人人有糧、人人可兵、不出

三年、逃避者必回故里、地方之集、聚日益眾、邊塞之軍、兵日益積、在
平常無事、足以壯國威、苟一旦臨戎、則人自為家、家自為守、可必其
用命、在內地無成軍之苦、在邊庭有敢勇之卒、編意美者、雖狡、亦無
所用其謀矣、職書生也、不敢言知兵、但此明白易見、斷斷乎其可行
者、通變宜民、是在今日耳、隨經移會、該道轉行、都成、府、茂、汶、保、灌、等
州、縣、回、覆、問、適、予、署、司、篆、看、得、成、軍、之、議、或、因、武、業、非、止、一、次、每、當
庭、不、決、者、蓋、由、行、月、二、糧、全、改、半、改、未、得、其、肯、榮、故、也、何、則、若、月、糧
者、相、軍、之、額、不、可、移、動、者、也、行、糧、專、為、更、番、戍、守、設、兵、若、免、其、成、量、
而、不、動、其、月、糧、則、人、皆、樂、從、矣、且、衛、所、得、裕、差、操、之、役、軍、戶、永、免、津
貼、之、累、而、所、利、更、廣、矣、查、威、茂、一、帶、班、軍、以、三、十、六、七、等、年、計、之、各
該、一、十、二、百、餘、名、折、支、司、府、民、屯、資、米、并、布、花、銀、共、五、千、五、百、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一

餘兩、此其大較也、合無比松邊例、裁去班軍前功銀兩、支發該邊、日
行召募、每名工食、每日給銀二分、共募兵七百七十名、與主軍分認
地方差使、不得紊亂、仍附官兵會計之後請發、不得別立名色增補
是尺藉難補虧、而邊方得實用也、時如議行之、
晉漢古公羌地、漢
為盤陵縣、屬蜀郡、晉屬汶山郡、後周置翼州、隋初廢郡、以縣屬會
川、大業初屬汶山郡、
唐武德元年、復改汶山郡為會川、
領翼州、翼水左封、凡三縣、其年、即以三縣置翼州、五代至宋元、皆為
羌人所據、不置州縣、本朝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豐溪石千戶所、隸
茂州衛、二十五年、改守禦軍民千戶所、
其地東西廣六十五里、南
北袤九十五里、東至麓平山五里、西至黑水生番六十里、南至茂州
界三十里、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
周經、性獷勇悍、不習詩書、近漸

天下郡國利病書

染聲教、習尚衣冠、遠者不通漢語、衣皮履糞、不指而化、耐饑寒、
石為礪、以居、所名本此、其土產鹿牛、毛毳、酥油、射香、香豬、白蜜、犏牛、
馬、雞、
其山北有盤陵、東有摩牛、南有排欄、北有雲峰、各去所城五
六里、城、中、三、里、即、汶、江、也、源、出、松、州、與、黑、水、合、流、入、茂、州、城、南、有、玉
津泉、麓、以、缺、瓦、接、引、至、城、下、居、人、汲、之、不、竭、有、古、積、雨、臺、今、為、觀、在
治南、有石輪寺、沿崖皆佛相、志云、唐貞觀中、李將軍所鑄也、在治北
四里、
廢翼州城在治南、
唐武德元年置、取郡南翼水為
名、六年、自左封移州治於翼州、咸亨三年、置都督府、移就悉州城內、
上元二年、罷都督、移還舊治、天寶元年、改為臨翼郡、乾元元年、復為
翼州、
廢盤陵縣在治北、漢治盤陵縣、屬蜀郡、晉改為步昌也、
唐武
德元年、
記、
衛山縣、本漢盤陵縣地、注漢書、盤陵故城在翼州翼水縣西、有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二

陵山、隋改為斜翼縣、治七頃城、唐貞觀十七年、移理於七里漢、二十
三年、以英國公李世勣為豐州都督、天寶元年、改為衛山縣、又曰翼
水縣、亦盤陵縣地、隋初置取縣西南翼河為名、按後周之龍水縣、隋
改翼水、水在所治南五十里、一出松潘、一出黑水、翼如也、即汶江矣、
廢悉州城在治東南四十里、唐顯慶三年、割左封縣界內悉唐川、
因立為悉州、領悉唐左封、識日三縣、以羈縻羌人、其首領有董係此
射任刺史、自後射平、以左封縣令董俱悉、凍任刺史、兼初以父死于
繼、咸亨元年、移治左封、載初元年、移治雁平川、
廢左封縣城、同悉
州、
唐武德元年、左封縣不屬翼州、在當州東南四十里、唐顯慶元年、乃
於縣治悉州焉、
廢歸城縣、唐垂拱二年置、廢翼州、唐大寶五載、分
臨翼郡之昭德、錦川兩縣、置昭德郡、乾元元年、改為翼州、取其符縣

為名，其一曰真符縣，唐天寶五年，分魏州昭德二縣，置真符縣，州所治也。其二曰魏州，唐先天二年，割冀州冀水縣置，天寶五載，改屬真州，其三曰昭德縣，舊魏州，天寶元年，改屬真州，仍改名昭德縣，五載，改屬真州，投通與有魏州，昭德二縣，唐書云：開生徐新置，即不述年月，今茂州魏宗廟名本此，地亦相近。四夷考曰：疊路生番最惡，而五巴儲為尤甚，牛尾麻搭楊柳參兒次之，凡四十八寨，其地南連黑苦，西通黑水，北接松潘，頻年虜去漢人，多責入黑水，加兵征之，即逃入黑水，黑水蓋廣鏡之地，遠近莫知所紀，任也。志云：疊漢千戶所領長官司二，曰疊漢司，在治北一里，曰疊郎，在治西十五里，疊漢仰氏，洪武十年，以上南歸附，世其官，永樂中，頒給印信，除流官吏目一員，凡三年，貢馬四匹，今長官仰孟賢，轄河東熟番八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三

皆大姓，及馬路小關七族土舍，仰從智，轄河西小姓六寨，此六寨素與熟地土廣遠，牛羊樛考，露積名，難熟番，與生番等耳。營即長官，噉保，萬曆十八年，與黑水松坪攻我新橋，明年，伏誅，先是，漢關墩附近勒骨諸小姓，屬於營，即至是，改屬仰氏，新堡附近為巴儲大寨，眾逾千數，其人形如魁魁，性喜黠盜，難定歲賞，月種糜耗而已，自嘉靖二十三年以來，屢經渡河，度劉我官軍，攻掠我城堡，稔惡不悛，數將貫盈，諸者，欲於舊關腦搭橋進兵，及馬路堡後，長寧沙壩，潛師遠其後，上下夾攻，可大創也。永鎮堡附近為牛尾寨，萬曆八年十二月，與麻搭濟惠，願肆殺掠，十四年，征之，逃入黑水，獻出番牌投降，埋奴為誓，乃免。太平堡附近為楊柳溝，河西強種也，與松潘之大小，年別同枝，向稱得便，萬曆十四年，征之，不獲，後四年，乃糾松坪白泥

黑水三千餘番，同陷新橋，十九年，復入征，亦埋奴求免。灌縣，汶川，西邊志云：灌縣，徐澤州，景泰七年，立去董卜韓胡可十里，番民至關市易，唯大黃茶藥而已，去關七十里，為老龍關，加渴九之地也。加渴九寺，亦董卜韓胡支派，正統中，調征卓墩，宣慰司遣僧領南列思巴來赴，賜號崇教，誦善國師，給勅印，使分督摩多集塔藏果舊寺等十三寨，都綱麻喇者，成化間，董董梁黃之亂，調發協征，遂就汶川，塗裏山巔，居焉，因師久，木水襲，以上舍護印而已，徐澤等關，是其總守，汶路生番，惟卓墩營，有三寨，在河西山外，一徑通董卜董，一徑通董董梁黃，向以假道，輸餉，十八年，征之，始寢，營，始營於汶川，總約束於黑水矣。黑水土巡檢司高氏，其先曰銀兒，直隸霸州人，洪武七年，授職防寧河西，住蘇村寨，三年，貢馬二匹，正統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四

卓墩汶川，司印為所劫，景泰間，重節授之，調征龍溪，卜南諸寨，屢立戰功，隆慶間，卓墩復攻破蘇村寨，遂移住河東。龍安府 青川 石泉 安縣 安綿道開府綿州，轄龍安青川石泉綿州諸將領，守備指揮一八，北都指揮駐石泉，而龍安參將同城以居。龍州，古公羌地，漢曰陰平道，註云：有夷之地，曰通，如剛，色通，旬，色通之類是也，北部都尉治此，永平後，始稱郡，自後或稱江油，或稱平武，或曰龍州，或曰龍門，或改靈應郡，或改御政州，時代不同，因革亦異，宋景定間，臨印入薛嚴，以進士來守是州，捍衛有功，得世襲，為家譜，為戰國薛居州之後也，國初，其裔薛文勝，歸附，乃授知州，時千夫長龐西李仁廣，提領官高郵王祥，給我餉，高郵子賜李州同知，王州判官，宣德中，以征松潘，攻

陞州為重撫，薛氏世重撫使，李為副使，王為僉事，各統土兵五百，分守白馬、白草、木瓜三寨。嘉靖末年，薛兆乾謀逆，伏誅，遂改重撫司為龍安府，割成都之石泉、保寧之江油及青川千戶所隸焉。隆慶初，庶幾上知事，王氏李氏俱襲土通判，列衛本府，分守如前。仍移小河谷將於府城彈壓之，附郭平武縣，萬曆十九年始設也。江油地雖腹裏，然寔邊疆之咽喉矣。益州記曰：江水自白馬嶺行二十餘里至龍洞，入八十里至西陵縣，入百二十里而至北部，北部即龍州也。白馬嶺即白馬蕃地，隸王通判，在府正北三百里，北通階文，西抵漳臘，其生番號黑八，延袤數百里，碉房不計，有名色可舉者凡十八寨，寨多不過四五百人，少可百人而已。設有散牌總牌等名目以約束之，番僧番舍諸號以誘化之，法甚密也。嘉靖元年，白馬跳梁，用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四 四川 三十五

五千，分五路而進，一由鐵龍堡，二由黃羊關，一由三舍堡，二由北雄關，一會兵陝西，由階文入，入割之，而喘息總命矣。白草番隸李通判，在府西南四百里，東抵石泉約七十里，西抵南路生番，南抵茂州。番北抵平武縣境，蓋唐吐蕃贊普遺種也。上下白草凡十八寨，部曲素強，恃其險阻，往往割奪為患。嘉靖二十五年，大征，用兵三萬七千，一由龍州，一由石泉，一由霸底，所斬獲甚多，事平，增設漢人魚永平、真遠諸堡，華撫賞，新營茶，予以白旗，永塞入龍之路。於是霸底河西風村等十一寨，永平河東北華等十七寨，迴數百里，男女四千餘人，相率來降，許其舊製頂中，送子讀書，習學華語，歲輸糧場為抵，編走馬嶺一帶為十村，由平一村以至平十村也。射漢溝一帶為八村，自一化以至八化村也。村立一長，長即舊番牌之號，入有風村嶺等二

十寨，尚仍舊名，亦同時歸順者，事在萬曆十七年。木瓜番隸薛知事，在府上游，近小河千戶所境，土迫從，種類不番，雖有五寨，約男女不二三百人，先是統於薛氏，受其歲賞，嘉靖二十三年，勾引白草番反，為之鄉導，事平，止許歲至小河領賞，不得度人魚關。青川千戶所，白馬番之後路，東抵白水陽平關，陝西寧羌州界，西連白馬路轉古城驛，而抵龍安，南至微園堡，蓋林密菁，多盜賊，北通青塘嶺，直達階文，隸字記云：後魏之馬盤驛也，有馬盤山，高三千三百丈，其形似馬盤旋而上，清改為盤馬驛，青川縣圖經云：清水出峭胡山，關五丈，東流入利州界，其水清美，亦之峭胡水矣。志作醜胡，蓋美之，圖經曰：青川東三百四十里為白水江，鄧又代蜀，嘗作浮橋於此，撰華陽圖志平武縣有峭胡，自崇谷有步道，徑江油左，墜出洛，鄧又代蜀也。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四 四川 三十六

云：所 十里有天雄山，峻極出于雲表，即北雄關也。近人設 關 塹，塹營西，完固塔守，稍前為九舍驛，乃熟番保堡，其眾怯弱，易制，按廣輿考有思業安撫司，設於此矣。石泉北隣土永平，西連青岡嶺，底諸番，最稱強悍，霸底守備駐別縣城。復土堡在縣西北，稍南為青岡，各相距十里許，介二堡間有青洞口，路通霸底，河東河，西白草青片諸生熟夷，隸石泉守備提調。東二十里為永平堡，設在山崖，形勢斗峻，控制白草諸番隘口，永平西三里為真遠關，關南里許為八單坪，大單北十五里為萬安，東二十里為善定，俱永平把守指揮提調。北四十里為霸底，其地東抵通遠，西連白草，南距石泉，北通青片堡，其南十五里為石板關，東十五里為石泉堡，又五里為白印墩，霸底把守指揮提調。大印堡設于山阜，巍然天際，亦白草

番出沒之要路也。堡西二十里為菲堆，入五里為山某，山某東一舍為徐塘，徐塘北一舍為伏美，伏美北兩舍為大方關，關與大印相首尾矣。故舊大印把守指揮提調。安縣東至治城，西極綿竹，南通羅江，北達石泉，境內雖無夷族，然而迫隣，惟水曲山疊溪諸關堡，則大池入壩白草青片等寨，亦具按壤也。曲山關介在當縣石泉平武三路，惟水關為富縣綿州通中之地，而山負水，平竹沃饒，關西一舍，名綿壩堡，綿水發源于此。關東一舍，名豐溪堡，乃白草番後路，形勢孤懸，安綿倚為保障，設有官軍，知勇，當惟水關把守提調。

上川，南道

建昌通商府建昌衛，轄行部司三員，一署某，一操練，一屯局，近改屯局為遊擊將軍，守備二員，一駐鎮西所，一駐雅州所，近又增設會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七

守備一員，領衛六，曰建昌，曰建昌前衛，同一治，曰會川，曰鹽井，曰越蕩，曰寧番，自為治。建昌衛本漢印都園地，漢武元封六年，以廣漢之西部蜀郡之南部為越郡，即此水經注曰：越山有蕩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王莽改為集蕩矣。蕩水，即緄若水，似隨水地而更名焉。郡領印都，蘇示，關臺，登會，無大，若定，若三，錄單，水安，上馬湖，十一，轉，或治印都，或治會，無遺，徒不，常十道，志云：魏晉以還，蠻獠恃強，鈔竊，乍叛乍服，至晉復來，鈔款，因為越郡，即以統之。按總志作豫郡，即豫也。是蜀晉之訛，豫種每三年一攝髮，具日，宰牛羊以祭天及祖父，始加梳，世俗豫頭之說本此。襄宇記：後周武帝征越蕩，開地立嚴州，取其嚴敬為稱，隋開皇四年，改為西寧州，入改蕩州，唐武德初，蕩州領越蕩印都，可大蘇，初臺，登立，縣二年，又置昆明縣，三年，置

總管府，貞觀二年，割雅州陽山漢源二縣，貞觀八年，入置和集縣，大寶元年，改越蕩郡，依舊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為蕩州，至德後，沒入番，貞元十二年，復不和中，徙治臺登縣，按漢臺登在今治北百里外，隋臺登在大渡河北，本詳孰是，總志、唐懿宗時，即為蒙詔所據，改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資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入立羅羅斯軍，以統之，國初，洪武間，克元將月魯帖不兒賈哈利，因羅羅斯軍，置建昌衛，改建昌路為府，旋廢，改衛為軍，民指揮使司，編戶通計六十七里，其形勝金沙江盡前，大渡河界後，牛欄江鎮左，打冲河禦右，其幅員東西廣五百五十里，南北袤九百二十里，東至烏蒙府界五百里，西至常寧堡，吐蕃界五十里，南至雲南武定府界七百八十里，北至寧番衛百九十里，至越蕩衛二百八十里，至鹽井三百里，至會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八

衛五百里，至省城千四百八十里。九州要記云：蕩之西有大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於臂脛之間，將婚，會於路，歌謠相感，合以為夫婦焉。又有穿鼻，傳身種，瘡氣有聲，着八人死，着不，不，號曰鬼集也。有濮夷，在郡界千里，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長二寸，若猿尾，立死，若欲地上居，則預穿穴以安尾，亦名尾濮，有不耳，夷死，積薪燒之，煙正，則入殼，牛羊相賀，以作樂，若遇風煙，旁散，乃大悲哭。本志云：東門下，部蠻，群居竹籬板舍，不事修飾，刻木為信，招不過，或時乘馬，則併坐橫足，酋長死，無子，則妻女繼之，俗尚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為送終，有疾者，不用醫藥，召女巫，以錫骨卜，事無巨細，皆決之，巫善製，整眉利刀，人能作，繫，置毒，其禾，沾血，則立斃矣。上南志云：建昌城外二河，曰懷遠，曰寧遠，俱流入瀘水，以合金沙江，瀘水在治南十里，外有

光福寺舊瀘山寺也元史云其水深廣而多瘴鮮有人行春夏常熱可堪錫脈然諸葛武侯渡處尚在下流與會川衝相近志云瀘子在城東十五里人多游汎其中又東南十五里曰螺髻山以形似名東百三十里曰涼山群峰競興四時皆寒近松坪賦乃之界按漢置越萬郡所領縣十一曰印都曰蘭今越萬及印部長官司是曰定筭今之鹽井曰會無今之會川曰蘇示今之禮州曰大筭今之黎州曰馬湖今之馬湖曰臺登解已見前曰三鋒今屬雲南惟安上縣有水路諸葛武侯回之入越萬者別將高定元自旱水多為壘守焉孟康註旱水曰班水華陽國志以為或去郡三百里或去郡八里百俱晉時有有名而已是在道將已失攷矣志又云治南一百八十里有德昌舊城三十里有武侯故城東一里有永定舊州二里有孟獲城東三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九

有元時北社縣國初改為碧社東四百里有元時中縣其先曰中州也土夷考云元至正間置建昌路以其地為建安州隸雲南行中書省洪武四年鎮國上將軍羅羅新宣慰使安普卜之孫配率眾歸附遂命以招安考夷有功授昭勇將軍子孫世襲尋改授土指揮使帶衛建昌衛不給符印置院於城東郭外里許使居之所謂有四十八馬站大頭吐蕃贊八子伯夷摩些格統保羅鞋回乾諸夷種散居山谷間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東抵馬蒙西訖雷并延袤殆十餘里昌普濟威龍三州長官司隸之有祀事四人世轄其眾皆節制於州衛諸帥西夷大酋此始為梅首云配六世孫安忠無後妻鳳氏管事鳳氏死族人安登繼襲復無子妻翟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復無子繼妻保氏管事近日保氏死以族姪安崇業嗣所轄有四驛曰

保夷河用白水瀘沽各以百里為差併涼山拖印桐槽熱水等夷亦皆以弱強為向背矣按保氏與崇業不相能者十數載入養那故為假子其惡奴謀斬從史之甚力歲相讐殺無算字予以庚戌署司事移會該道悉心調停稍就約東因看得夫亡妻繼固諸夷家風也然亦有說焉藉令保氏者實逆奴養假子而謀絕安嗣楊之不悔日相尋于干戈其誰能許之今那故殺矣保斬逆矣安崇業嗣定矣是子復仇之義得而姑姪子母之分明也如此即順夷保之情奉鈴束之誠具于理法亦未嘗廢也崇業父子承宗桃以他日修職業于茲時如山之固豈俟河之清乎時崇業管土保補總繼不久即與長官司矣禮州千戶所二曰後曰中在衛北六十里漢之蘇示縣也顏師古曰示讀如松後漢書永平中越萬太守已郡張翁政化清平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

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樊二百餘人備牛羊送喪至翁本縣安漢起墳祭祀即此夷也華陽國志漢末蘇示縣夷王及弟隗渠數背叛安南將軍馬忠誘殺之因地圖經云武帝天和三年開越萬立蘇示縣於縣置亮善郡志謂隋名蘇松唐名蘇祈皆一善也唐末吐蕃烏白蠻迭據其地號麼龍城元置禮州今為二所因其名應即注漢書云蘇示縣西北有尼池樓今曲池是也師古曰夷池尼古夷字案字記云尼池名本出山海經未詳打冲河千戶所在衛西無百四十里唐之沙野城元瀘州之地本名黑會江人名納夷江涼吐蕃流合金沙江德昌千戶所在衛南百四十里元置定昌路尋改德昌本朝于此置所因其名昌州長官司在衛南二百里宋之阿屋部也至元中置昌州於此德昌路總管府居其

華陽國志、三緹縣、一名小會無、音三播、通道寧州、漢瀘得蜻蛉縣有
長谷、古時坪中有石猪十母、數千頭、長老傳言、昔牧猪於此、一朝
猪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牧於此、水經注曰、蜻蛉水入東注于緹
水、緹水入三緹縣西、入遠姑復縣北、對三緹縣、河水注之、三緹小
會無也、故經曰、滄至會無注若水、水至會無縣、縣有駁馬、河水出縣
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駁駒、言是天
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鋼以羊飼之、則可取也、按後漢書、安帝紀曰、永
初六年、詔越蕩郡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皆馬苑矣、又全益州郡置
萬歲苑、徒為郡置漢平苑云、述易十戶所在衛西北八十里、元置
國初為會川十戶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衛志云、南六十里有迷
郎關、即漢字記之迷水鎮也、有漢池、方三百里、深深闊、下流淺狹、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二

似倒流、故名漢池矣、土夷考曰、迷易土官賢姓也、初雲南景東府
焚夷頭因阿駭徙其屬來住種、洪武十六年、歸附、以隨征東川芒部
二府効勞、授世襲制十戶、該所印信、以武弁推選、今土官賢氏居城
外、專理巡捕、管束八百戶、焚夷而已、土夷考云、會川衛東南十里
為石梁堡、入四十里為虎街堡、四十里為姜州堡、會鹽守備司駐劄
其中、衛西南三十里為菁山口、又八十里為大燒樓驛、去驛五里為
五里坡、入十五里為登即關、路通紅卜、至夷寨、五十里為七墩堡、路
通黎漢、夷寨按志、黎漢舊州在衛南百五十里、唐時南詔開羅鳳徙
白蠻於此、即白夷也、城後為羅羅蠻所據、宋屬大理、元始置州、九種
志云、白夷八種、黑黑似、戴笠、持大帽、以埔田為生、婦女養蠶、收絲、織
作亦巧、謂之白夷、鎮無論貴賤、人有數妻、妻妾奉夫甚嚴、婦女不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忌、大福妻房、妻事之如婢、飲食凡草不無毒者、六畜外、鼠蛇蛙蠅及
飛生蟲、皆瀆食之、誌云、青青白夷、柔動、白夷肉、婿姻、男家先用碗
水流女足、謂之水校婦、戰陣所獲、謂之王旗婦、初生小兒、即抱於河
中洗之、男女日日浴於河中、居多近水、東萊日如遠行、故遺徒無定
馬、死有棺槨葬埋、名墳曰罷休、又有一種摸廠、夜變為鬼、盜人財物
及掘新墳、尸兒使變魚形、市之、志云、黎漢驛北有荷花池、盛夏香來
可以辟瘴、為夷方勝處、驛去七墩十五里、入八十里為塔甲渡、巡檢
司、入四十里為松坪關、關近滇境上、金沙江去松坪關、可三十里云、
鹽井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四

西、渡瀘水、資剛微、曰歷沙、夷志謂歷沙人病、則刺肉取血、有誓則擊
石、或撞狗者也、漢字記云、昆明縣、本漢定蕃縣也、唐武德二年、於
此置昆明縣、蓋以南接昆明夷為名、大寶中、又置昆明軍、以鎮撫之
通志云、唐末南詔得舊、以昆明縣為香城、宋時為賀頭甸、部屬大
埋國、元至元中、於黑白鹽井置鹽課司、入於此置地柏興府、隸羅羅
斯宣慰司、國初改柏興千戶所、旋改今衛、入于二井置鹽課司、司在
治東、華陽國志、定蕃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
夷皆錮之、張巖為太守、往爭、夷帥岑繁不肯服、巖擒捷殺之、後
賞賜餘類皆安、官迄有之、漢字記云、定蕃民取井水、先積薪、以燒火
過、以水洗灰、即成黑鹽、煉之、縣人有鐵石山、山有磐石、火燒之成鐵
為劍戟、種剛利、此在衛西北七十里、參志云、衛南十里柏林山、山多

松柏其綠參天柏與府之名取此西三十里有斜欒和山在金山為利
 資揭勳變所居清唐之世于此置金山馬呈其考云鹽井之沙坪驛
 在瀘河而西去建昌僅四十里又十五里為松房堡十里為瀘州堡元
 瀘州治所也河東之南高山堡路通馬者馬羅諸夷去高山二十里
 為沙坪堡通麻科七村牙嶺諸夷入十里為德力堡通保馬羅曹諸
 夷入十里為河口驛即打冲河也去驛三里河東為中前所河西為
 中左所 上南志曰衛東北百八十里打冲河索橋兩山壁立水勢
 汹涌狼牙相拒舟楫不通橋兩崖用大石堆砌樹洞門二座每洞樹
 將軍柱一百八根洞門外立井口入柱四根上穿鐵纜十八條繫於
 將軍柱上纜上鋪板三十六道兩旁用小纜掛繫如橋橫四十二丈
 邊遠之天險也莊安世渡瀘初畧曰鹽井城池積壤已久軍民逃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五

日晷一日今高山山口之墟人跡茫然衛驛倉庫鞠為荒草推原其
 故蓋由索橋之險難通糧運不及是以皆轉徙而二河西矣迄今數
 為空家寧成世業計屯田千二百一十八分有奇而附城之屯所出
 不過差麥而已瀘州一帶蛇運入鹽井必經索橋約路二百八十餘
 里又火人所遮與切兒卜構禍以來仇殺無虛日不為湖賦魚取
 土夷考云去打冲河二十里為梅子堡通保馬羅曹諸寨又十里為
 保馬堡十里為紹興堡又五里為平川驛五里為杭州堡又十里為
 雙橋堡十里為土功堡又十里為馬羅堡十里為新添堡又十里為
 駕營堡十里為涼山堡又十里為高山堡十里為善口堡又十里則
 衛治也內有鹽井驛自衛至雲南永寧府界七百八十里廣江府界
 五百里 馬利長官司在衛南三百里元之落南節也其村落多向

其居之鹽井志云白夷之近漢者能知天變遇日月食少長男女爭
 擊其行盆勺成聲仰天拜懇婚姻潑水為媒証產子三日則浴之汲
 死用塊葬名羅休老人婦人穿無指補裙謂脂粉為解衣又能種綿
 養蠶以織染為五色特絨或機作花每段寬尺餘長二丈一人粗者
 為錦細者為絨 土夷考曰馬利人名瓦利土官姓阿氏國初歸附
 授職世官舊部仍保統管賊本衛秋糧百二十石其地按壤室北勝
 州梅鏡底處人亦優馴 打冲河守禦千戶所國初立中左一所今
 分為五在衛北百六十里唐為沙野城今沙平遠道所其舊址也元
 為建昌府瀘州之地 左所土千戶所姓利洪武二十五年征月魯
 帖木兒賈哈利土人利他功順來歸其子利馬非復貢馬赴京按不
 所副千戶永樂十一年陞正以別于四所地與西江水永寧二府為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六

兩江上官木氏每來侵之土地夷民失其半 右所土千戶所姓八先
 年與各所同進馬後議高馬偏濟驛進免貢中所土千戶姓利前所
 土千戶姓何後所土千戶姓卜已上五所供土著人國初歸附授
 官貢馬事例皆同但與廣江接壤為所蠶食不克自振惟日事強免
 苦而已
 趙萬衛印都長官司附
 志云漢印都及關二縣地也印都即富衛治關縣即印都長官治在
 建昌北二百八十里石城週二百九十里不及四里治北半舍外有
 舊城漢字記所謂奴話城諸舊武侯征蠻所築想軍之所奴話川
 為名矣 其界東至馬湖沐川司南至寧苗小相公嶺西至喇八關
 外北至大渡河南岸高山峻嶺居十之九地土瘠薄不產五穀惟畜

養子馬射獵以供養後唐書云印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諂招集番
漢亡命侵擾他種開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續博物
志云蜀蠻印部川都王蒙備死氣未絕其妻子以錦數疋相續擊死
者受之于地置十數里外高山上令氣絕乃復以錦被裹而埋之會
其族哭焉名作鬼親守近州蠻人說其事後漢書西南夷傳自滇
以北君長十數印部最大武帝初置印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澤因
名為印池南人以爲印河注云印池在越蕩縣東南蒙宇記云隋開
皇六年置越蕩縣于此屬西寧州後改屬蕩州李膺益州記云印
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飯有數角小蛇在牀間姥憐而餵
之後稍長至丈餘今有收鳥為蛇吸殺因責姥出蛇姥云南在牀下
今即掘地深無所見益蒙怒殺姥蛇乃成人以靈言令何殺我母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七

高報警此後每夜輒聞雷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驚感語汝頭那思
載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惟姥宅
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從
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宛然按國朝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丑時建昌寧番二衛震地如雷吼者數陳司及二衛公署內外民居
城垣一時皆塌壓死都指揮一八指揮二八千夫長四人百夫長一
人所鎮撫一八吏三人士夫一人大學士一八土官土婦各一八軍
民兵糧不計水湧地裂陷下三四尺衛城內外若浮塊而已震至次
日初六猶不休陷河之說始是實然 衛南有羅羅河東流與大渡
河合衛北魚洞河流出吐蕃又流與羅羅河合按南中八部志印都
縣東南數里有河縱廣二百里深百餘丈河中長魚一二丈頭特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遂視之如數鐵釜即魚洞河也或云即是陷河 志又云南十五里
金馬山文昌帝君降生地有祠焉即化書所稱誕于越蕩之別矣南
四十里小相公嶺石燈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志又云
西五十餘里入雪山四時積雪與小相公嶺接其名阿露山北三十
里石品洞中可容十餘人南北崖傍有石版扣之有聲鏗然謂之鐘
鐘 蒙宇記云印部縣本漢牂牁縣漢書牂牁傳師古注音蘭周武帝
天和三年置印部于此隋開皇三年罷郡改為縣仍帶印部鎮
唐書至德初南詔陷蕩州勿節兩林蠻逆竊屬吐蕃貞元中復納款
以勿節鬼主直蕩兼印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而兩林都人鬼主直
那時遣韋皋高乞兵攻吐蕃皋遣將劉朝彩等持兵應之入破吐蕃
于北谷詔封直那時為順政郡王直夢衝為懷化郡王已而夢衝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八

附吐蕃皋召至琵琶川斬之至宋開寶初印部都鬼王阿伏索遣子
八貢通志云元初置印部安撫招討司已改印部州國初領真伯歸
附尚輸招討使於是以為印部軍民州永樂中改長官司使領氏世
守之屬越蕩衛 土夷考云萬曆初年土官顧柏死孽子應昇負印
去柏庶沙氏爭之不得遂南阿維等擁沙氏焚利濟站廬舍擁兵臨
城總戎劉顯諸被劫處沙氏悔殺阿維等自贖顯遂以印歸之後
沙氏注於族人阿祭負印去祭死其子嶺風起嚇他蕃利殺應昇當
事者因平蠻之師誘風起擊之收其印而誅行利者百餘人印無所
歸城而置之軍中所部兵無統肆行為盜已酉而改開黑骨夷阿方
等手刃送哨官於小相公嶺劉其賜而普羅酋始自等乘勢蜂起郵
傳告絕遠近震怒歲丁亥動大兵斬賊千數道路始通風起旋亦病

亡其東近城者數百家相率歸附因置平夷歸化二堡以居焉詳見城備三枝爪下他部落乃奉應昇妻李氏為主歲時起居不絕而得獲鐵口普羅三村最驚駭焉駕取得宜亦足藉其死力以捍野外生蕃也 土夷考人云大渡河南岸為臨河堡與河北羊坪崖漢水口相對堡之上通大小冲山及海腦壩樊夷村舊樊人聚落也九種志云樊人重儒敬佛居傍城郭與漢人無異相見之禮惟長跪不拜亦有讀書入學者臨河堡之下通見皮羅里麻漢片馬廠諸夷山徑峻絕通望山在其處寰宇記黎州通望軍在大渡河南三十里唐至德元年通望山下山自河南與朝陽泉山相連入萬州界過臨河十里為嶺堡堡又名大樹堡在兩山峽口北臨大渡河與河北羊腦山相望為大小冲番往來之所五里為火燒堡五里為李子坪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九

左懷經志云關在越嶲衛東三百里高嶺山關傍廣石即三藏法師西經處未詳人十里至白馬堡為狎狎鐵口諸番市易處十里至河南驛八里至八里堡路通單八拍橋普馬等寨又十里即平夷堡也在高山峽內路通單坑紅水黑麻等寨十二里至古隘堡路通那歷姑馬洗乃易集戶水八拍等寨其南階廣不盈丈兩岸壁立十級峽內水深湍急流即章舉所置清溪關也詳見黎州唐城瑋仗義二城俱在其處二十里至平壩堡輔軒于此設食馬有古隘口路通泥水二十戶等寨與嶺乃諸夷相隣又十里至鎮遠堡東連嶺石椒園燕于窩諸夷西通洗馬姑亦利單必落等寨又十里為鎮夷堡在高山稍平坦處八十五里即鎮西千戶所 鎮西所守備駐此城城負向高阜而臨深坎西通竹麻哨阿迷羅等寨東通嶺石瓜羅木

嶺柯羅回諸夷屹然一要塞去所五里為海棠關八十里為鎮西驛八十五里為清水堡東連戴羅白石乾溝西松竹麻洗馬姑等番有兵戍之又二十里為茶葉堡在峽內平地亦于此餉所傳焉又十五里為梅子堡路通嶺梅得那補蝦蝦窩等夷其初無虛日二十里為利濟驛十五里為青岡關關北通狎兒姑青岡南通廣洪魚洞諸寨越嶲之門戶也魚洞者水入魚洞河矣又十五里通濟堡在魚水西岸十里為越嶲衛衛在萬水西廣平之地群山環遠西通羊圍托馬雪山東通普雄大小赤口馬湖諸夷即部長官司舊設治東備其提調去衛十五里有龍泉山寰宇記云要衝城下有龍泉水出龍泉山也下為龍泉驛又十五里為炒米關在高山峽內關即章舉所築要衝城矣有鎮雄堡在去道五里而近路通普雄兩河口等處十里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

通相堡一名小哨十五里為老長坪在小相嶺之北西通羊圍托馬東通普雄黑骨頭諸夷人十里為相嶺關關設在小相嶺絕頂又十里為靖遠堡在相嶺南通軍番衛界三渡水外生番東通桐槽那噴沈噴等夷過此有新添九盤白石登相四堡共四十五里以備行者人十里為雙橋堡十里為猓獺關舊為猓獺窟穴也九種志云猓獺人性最惡刻不為信男子捕獺腰繫皮繩名鐵鉆索以帕裹頭夜不解刃居山頂以板蓋屋刀耕火種性喜獵凡有象以炙炙羊榜食占吉凶出入必以咒器男女紅髮盤頭上下身衣土絨花長衣赤脚無履外披細褶袍衫為上蓋饑食蕎麥餅婚相以牛羊馬禮酒席鋪松毛於地盤脚坐松上男女分席殺牛羊剥皮皆用火燒美割碎和蒜菜謂之喫牲飲泡酒酒不碗木杓即其器也食肉以竹簽為匙喪

僅男女俱無指歸富家以錦段鏤之欲謂之傑即人謂之羅羅也過關五里為灣村八里為地哨堡地稍寬平又十里則寧苗衛之見山關矣

寧苗衛

元時於印都之野立府名曰蘇州借蘇示之義以名之也國初上官相兀它從月魯帖木兒為亂于是廢為衛降官為指揮環而居者皆西番種故曰寧苗城週凡二十丈在建昌北百九十里東連越萬界北至西天鳥思藏西鄰三渡月落口編戶僅四里有見山鎮西禮州曹等四十戶所相銜東為渡瀘初名曰舊鎮寧苗一衛為屯者凡九十有二今無一八存矣行數十里雞犬無聲八埋絕跡間有一二存者亦刀鋸之牙遺耳結草為衣僅贏一骨此其狀河可令人見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一

上南志曰街南五里曰南關山山勢屹然于午對也產白銅華陽國志印都南山出銅即此志又曰街南三十里西山下鑿石長七尺闊三尺八寸厚三人擊之聲如雲板志又云東百二十里有溫泉四時皆暖可以療疾華陽國志印都縣有溫泉穴下流可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鎮之不可污穢及沈亂髮照面則使人被惡疾水經註云昔李讓敗李流於溫水是也土夷狄云寧苗蠻穴境強悍刀耕人種遷徙無常不以積歲為事上南志云西番人身長大勇猛占住山頭性甚惡男子髮結成條而多垢積身帶穴器板惡不索婦女髮亦結編懸帶州湖翠石為飾身著短衣蓋以羊皮食以青稞磨麵作餅酥油煎茶為飯風俗女在父家為非無禁嫁後有犯夫亦逐之所生男女亦棄去酒席泡酒殺牛羊肉食之病不服藥請香僧誦經殺牛

折價及死將生前所備遺喜鵲窠筒弓刀裝斂盛以木桶於山巔蓋一小舟停放封閉永不復觀土夷狄曰夷之錯居衛東南東北者頗馴擾惟西去月落三渡水妙竹等一十九寨恃其險阻常引水外生苗不時入寇自萬曆丁亥建立定番堡募兵戍之稍斂跡不敢出沒凡盤白石瀘沽峽老君閣等舊稱險絕一大荷鎮千騎辟易其間銅槽鐵廠諸夷尤肆其蜂蟻行者股栗焉見山橋設千戶所一見山者山形如見方山也在所西三里所去衛人百里元蘇州地我朝正統七年置以屬寧苗苗者土夷考云見山橋去見山關五里在孫水之游橋因漢址而冠以今名焉按史記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顏師古曰于孫水上作橋也孫水源出于臺登俗謂之長河志云衛治東有長河而流會瀘水過建昌衛而入金沙江即孫水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一

見山關堡與建昌大牙相錯建昌之瀘沽驛去見山所六里與桐槽站同處驛屬建昌而供張騎乘則寧苗土官職也去桐槽八里為太平關關在孫水上有渡軍守之十里為鹽井哨路連東山鐵廠軍民雜聚治鑄之所又去建昌之瀘沽關即瀘沽峽兩山壁立峽深百餘丈關不盈尋孫水流其中淙淙有聲人行東山嶺上俯視魂接南北長五里有觀音巖老君閣棧道危峻設瀘沽巡檢司於瀘河東去此司五里為鎮夷堡過此歷五十里為平蠻松林深溝龍溪平哨之名又十里則建昌衛之禮州城矣城在瀘河東自禮州行四十里歷安寧北哨青山理經四堡又十里至建昌衛街在山麓瀘川驛在城西臨山堡在城南十里瀘水之上孫馬驛在瀘水北去建昌城兩舍自孫馬驛南行歷已西原角凹隘者黃沈什結諸舖至所用驛凡一

百二十里自河州至白水站八十里中隔半站營全川望馬自白水
三十里至可即舖涼威龍州地夷傑出沒之鄉人二十里為公母石
志云兩石相隨八或分之二明日復合土人呼為公母石猶言翁姥也
人五里為甸沙關建會二衛分界處北界威龍司南近迷房所東連
普羅法果等夷人二十里為麼些塘舊麼些夷之壘也上南志云麼
些人身皮色黑男子髮梳成索白手中纏頭身著短衣足穿皮鞋身
婦不洗常帶咒器內着黑大偏襖外披衣甲畜犏牛山羊以又炙羊
骨占婦女髮細編短衣赤脚內披短襖尚以羊皮青深番麵孔餅
酥油煎茶充饑病不服藥殺猪羊祭鬼求安婚姻亦以牛羊為禮喪
葬不用棺槨將猪取去腸肚帶毛用物壓置名曰猪豚用絞股布足
裹屍同用柴燒化取頂骨并手足四肢掛懸崖絕頂上後三年殺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三

延者傳作佛事善將骨棄去 志云冷水溝夷門木木界在甸沙麼
些之中時為道路梗又十里為巴和奴又二十里為分水嶺二十里
為火燒舖又十里為虎頭關十里為虎頭舖俱威龍夷之堡又十里
為固官嘴十里為大龍驛又五里為寒婆營寒婆營乃接鎮西所矣
此二十餘里有路通林能仲村捨卜法果等夷不時為患 萬曆壬
子歲建南告急正值間科當事者策諸生而予代為之答曰夫建南
者非漢所稱西南夷而唐所稱六詔之屬者哉至我明來部落散處
君長不齊約其九種可得而言曰一斂人二保獵三白夷四西番五
麼些六拾娘七鞋鞋八回子九漁人也而保獵最行獲通時習為遺
患矣執事以嚴守剝極擬宜下問欲得一當而計萬全甚望心也某
不敢以臆對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請避其開闢之因叛服

之狀而後計有以處之者乎粵自洪荒入秦西南夷未嘗與中國通
也通西南夷由漢武帝始武帝之遣唐蒙也從唐蒙入見夜郎侯論
以威德約為置吏其意在漢祥柯江出奇以制東越耳治道無成蜀
已震驚乃用司馬相如論告之非上意是時印若君長聞南夷得實
賜多欲請更上問相如相如曰印若君長聞南夷得實賜多欲請更
南夷于是以印都為越葛那都為沈黎郡而除邊蕃矣此開之
之始也蜀漢建興二歲昭烈崩殯益州即者帥雍州某縛太守張裔
與吳遣書獲誘扇諸夷越葛夷王烏定等皆叛應州諸葛武侯以新
遣大喪撫而不討務農積穀開闢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及將南
征參軍馬謖曰南中險遠不服久矣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
傾國比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而叛亦速若珍畜遺類以除後
患恐非仁者之積且又不可君卒也大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四

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領公服其心而已武侯率用其策生擒孟獲
使觀營陣之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極如此即易勝矣乃七
縱七擒之獲始拜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侯即具稟率而用之
或以為疎侯曰若蜀外人則當當兵兵當則無所食又夷果有廢殺
之罪自嫌營寨若蜀外人終不能信皆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畜兵不
糧運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兵于是悉收其乘備孟獲等為官儀
出其金銀丹漆日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侯之世夷不復反此
撫而剝削而撫之之術也唐開元之歲南詔強大五詔微弱乃昭王
里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于是以兵威脅即蠻連擊破吐蕃橫行
邊郡而鮮于仲通有西瀾河之敗李宓有太和城之敗至全軍皆沒
今彼蔡京觀焉而陷越復據清溪關駭駭及瀘水矣草率乃屯重兵
于萬州拖西瀘路是時南詔異牟尋欲誘之先攻東牟蠻不可回萬

州黃往來道，行旅數州，虜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彼東賢者，敢懷貳
乎。大曆二歲，吐蕃南詔合入寇，悉眾二十萬，三道而趨。曰：吾欲取蜀
以為東府，乃遣神策將軍嚴發，帥范陽兵，亦以三道而環之。嚴
進擊大破之于大渡河外，吐蕃南詔士卒饑寒，殞于崖谷死者不勝
計。吐蕃怒，殺誘導使之八，而南詔始請內附矣。是年，奉宜招納之，以
吐蕃之黨，復與異牟尋約，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出朝
廷所賜器物，苗工歌女，命之曰：當于子孫，孫善忠于唐，此守而戰，戰
而復守之之策也。宋太祖平蜀之後，取地圖觀之，乃以土谷畫大渡
河，曰：與夷為界，凡我疆吏，固守封圻而已。此開之之始也。元以蒙古
為驅除難，建昌會同置府，即部極興置州，若內地然。至我太祖，混
一字內，神武不殺，其大無外。善以倡之，次爭歸順，乃兼設夷漢之官，
並用文武之道，為衛所者九，為學校者三，為長官司者四五，而關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五

驛遞，善不常，棋布而望，列矣。此復開之之由也。說者曰：漢武帝窮邊
種遠，遂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無窮之禍。愚為計失矣。然風氣欲開，
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開者，固非其計失也。又曰：宋太祖重內輕外，不
欲以無益之地，而禍百姓有限之財力，為計得矣。然風氣開，則有以
使之，不得不開者，亦非其計得也。說者曰：今之世，患無武侯，使有
侯者出，七縱七擒，大威所懾，比而稽首，終身不敢叛。然宋及十年，而
夷帥割胃叛矣。至于延熙，則不守張巖，始復平定，趙葛即矣。安見其
兢兢于侯之盟誓約束也。又曰：今之世，患無李晟，使有李
者出，徒兵轉戰數千里，斬首數萬，敵斷吐蕃之臂，而臣服南詔。如
昔，然宋及數年，益州永昌蜀郡諸夷皆應趙葛叛矣。不知咸通之
歲，則南詔且入成都矣。又安見其端端于昔之救死扶傷也。大抵
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誦而無信，以戰爭為日用，以稼穡為耕作

其始而請置吏也，貪賂耳。其有時而乍降服也，畏威耳。是故或窺中
國之虛焉，而叛或待部落之強焉，而叛，或附之因循也，而叛，或責之
嚴急也，而叛，或被人誘使之而叛，或自己讐殺而叛，或見可欲也，而
叛，或修復舊怨而叛。蜀嘗有數十年耕鑿山谷間，鳩鳩以遊，與邊陲
共保安靜而無事哉。我明開國，不煩一鐵之矢，一介之使，與夫錙銖
入丁之金帛，而望風輸誠，請為臣妾，得報可，而拜一官，嚴携印綬，以
誇示于族類，保守其封疆，以比諸漢宋之為開，而黷武，開而橫威，或
致勞民傷財之怨，與夫失地退守之辱者，其得其失為何如也。國初
至今二百五十年所矣，在寧番有土酋，相兀他，從月魯帖木兒之亂，
而總兵徐凱定之，在越舊有土官，嶺風起，及黑骨夷，向弓回乞之亂，
而總兵劉顯定之，所開大征，不過此兩者，其他畫地而守，聚族而居，
納租稅，飭郵傳，木嘗輒敢效而尤之，大以將，不必忠武，南原神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六

以戰不必七縱七擒，殺獲數萬人之眾也。而安堵之日多，蠢動之日
少，以此諸唐蜀之今日服之，明日復反，長史遭執縛之慘，內地受剝
膚之虐者，其久其暫，又為何如也。獨此數年間，漸不馴于漢法，而勾
引乎生蕃，或跳梁于冕山所，或嘯聚于鄧家灣，或利濟站之圍，而解
散復合，或梅子堡之役，而殺戮相當。近者南關之烽火，且逼近于大
將軍鎮西之梗塞，且垂涎于大渡河，亦可謂猖獗之甚，滋蔓而難圖
者矣。以故打書之告急，無虛日，孤軍之待援，如渴大，而頃下執事者
憂也。生請先言時勢之難易，今昔之不同也。而後及于剿撫戰守之
機宜，可于何謂難，大蜀以國事付諸蜀，出將入相，惟其任之，調兵調
食，如出一手，人且積蓄數年，民營用足，而後及于師旅，今不能也。既
當唐平之時，人多擊肘之患矣。武侯征而服之，用其豪傑，出其軍資，
不置兵，不擇運，但使夷漢相安，守心比德，未嘗再一渡瀘，今亦不能

也軍民與之錯處行放出于其途矣河謂易在唐之時六詔合而為一南詔人與吐蕃合而為一動輒數十萬眾勢若常山之蛇彼聲東以擊西我救此則失彼而今無是也南詔隸于滇中吐蕃隔于松茂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矣李晟之捷特將卻離范陽兵五千且自印味關進擊之于大渡河李晟之捷先斷吐蕃為二且借資于異牟尋之兵五千而今無是也如雲之士卒在前大險之濠河在後我操必勝之勢矣是故百漢之所易者而我之所難也李唐之所難者而我之所易也其時勢之不同如此以今日論之非戰不能解圍矣非剿不能以擊服矣以他日論之非撫不足為結局矣非守不足為長策矣然剿之與撫可互用也貴因乎時戰之與守必兼資也貴乘乎勢此固智者能言之兵而勦之首務在勦兵曰勦勦曰入征多寡則相懸矣其寔有可以相通者何則漢河平之歲西南夷嘗相攻矣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七

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往解之不從命乃刻木像漢使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與突復守和解則彼得收獵其眾狂犯守尉遠藏濕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責責若入水大柱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宜陰勅守尉尉練士為人司農預召毅積要害處望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不執者而後可定諸蜀武侯之南征也別遣馬忠佐梓潼李恢向南中而後渡瀘生擒孟獲是當其時雖無人征勦剿之說然必練士馬積糧穀相時而入分道而進其功乃可成也蓋非大征則兵食不能支非勦剿則智勇無所施愚所謂可相通而用者也而戰之先資在饋餉曰主餉曰客餉彼此易推諉矣其寔為關一不可者何則蜀建興之歲都督張翼用法嚴激兵帥叛丞相亮以奉軍馬忠代翼令還其人徵召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境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賊賊之

資豈可以點退之歟而發公家之務乎于是統備不繼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賊唐之舊制歲抄運內粟以贍荊州起嘉嘉道陽山江而連渡乃分餉諸成常以管負之地苦瘠毒華夫多死後改命轉印維粟以十月為漕始先負而至以佐陽山之運不涉矣凡遠民乃安是當其時雖無主餉客餉之說然必自資于內接濟于外有灌輸之切而無偏倚之患其成始可飽也蓋非主餉則恐道絕非客餉則恐中枯愚所謂是關一不可者也撫之之說益州刺史張喬常用之矣趙蕘夷封離反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喬遣從事楊棟與戰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資將士封離等皆誅誅之降疎卑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疎因奏長史尋得侵犯變夷者九十八皆滅死由此觀之非誅渠帥之點惡者與吏士之貪殘者不能聽吾撫也守之之道西川節度使李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八

格常用之矣朝廷命德格修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格曰通警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未得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乃請甲于人定安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械犀利人率戶二百取一人習戰緩則息農則戰謂之雄邊子弟以制大渡河清溪關之阻且謂傍人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當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全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格乃練士卒置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其後李師望請移理印州于是聲勢不相及而詔復驗動遂入成都由此觀之非臨河之區為七回之計不能壯吾守也或曰若子之說則師之不可已矣然兵非難而餉為難目前之餉困難久後之餉尤難若必增兵以守之則不幾歲歲而增餉乎曰建南前者無兵也八籍之士以五萬計不為不多矣一士一田無待取給于外矣今所存者不能十分之一士豈盡失位

手回豈盡拋荒乎無乃強半資債脚之腹而入豪強之手乎亦無乃所以資寇兵而備盜糧乎則簡稽而重訓練之胡可已也增募之兵以四千計亦不為少矣游擊材官各以若干隸之矣今用命者不能十分之一豈眾寡不敵乎豈前後宰制乎無乃貪餽而動失虎豹在山之勢乎亦無乃望風而遁之勢乎必擊之賊乎是責成而嚴賞罰之胡可已也此在大渡河以南者言也河北富林至于黎州非所稱甘肅況黎之地乎漢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一治青衣主漢民唐李賢置實屯萬人于雅黎蓋重之矣今僅僅一游戎提兵不滿五百且控制天全六番地于河以外不暇措顧無乃太疎乎蓋欲援建昌先問越巂欲援越巂先問黎州此必然之勢也文武將吏如關司之益書威茂之驗糧官皆高坐無事若加以職銜常駐此地練兵理餉造舟治具與雜務分兩翼與越巂相表裏有急赴援聲息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册 四川 五十九

通一二日間羽檄竟達成都矣且二十年前全蜀無兵也入征之後各以其州縣之繁簡為募之相稱歲約雜餉十數萬矣播之役到而代彼成者蓋三分之一今播事太平十餘年可分其半于黎成都之免以西邊者移其成于黎今之可得客兵三千矣而黎雅之地亦自有軍也自有屯也恐名存而實亡者亦不下于建南所以簡稽而訓練之責成而責罰之者亦當以建南為例可得主兵數十矣又合而計之則黎實之萬人其庶幾乎雖然此善後之慮而永遠之圖也若大目前將士已渡瀘矣衝鋒陷敵之功非有投石起距之勇者不能獨集入穴之險非其游兵間道之奇者不能總之與其以少而當敵也不如多集于河南北之間與其驅市人而用之也不如預謀乎坐作進退之法若夫見可而進相機而動雖呼吸不能喻其神煙雲不能喻其變矣豈獨三寸管作紙上陳言所能逆料哉

黎州 雅州 峨眉縣 天全

水經注曰江水自若道與深溪分至蜀都臨印縣與布僕水合布僕自徽外成都西沈黎郡來按沈黎即若道漢書地理志云夷人於大水之上置縣為橋謂之若也蜀記周桓王三十年誅蜀侯賴置守蜀守張若因取若及其江南地史記若都古西南夷自越巂以東北居長十以數若都最大秦時嘗為郡魏生漢興而罷自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印若之君請為內臣及漢誅且蘭印若并殺若侯乃置若都縣註漢書曰旄牛縣歲貢旄牛尾以為節旄也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兩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徽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後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陳檄有人略宣示漢德感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册 四川 六十

遠矣自汶山以西前代正朔所不加白狼擊木唐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難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印來入山寒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緹負老幼若歸慈母遠矣之語辭意難正草不異種為歡殊類有健為郡椽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在攝其一帶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為遠矣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史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而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日美酒食昌樂肉飛屈伸志滿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矣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而化

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象、冬無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通、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味、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境填、食肉衣皮、不見鹽穀、更譯傳風、入漢安樂、獨負歸仁、觸胃險、陝高山、岐峻、綠崖、碣石、水薄、登來、百宿、到洛、父子同賜、陳包、匠象、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肅宗、初、輔生、事免、是時、即、尉、尉、尉、金、皆有、離、飾、蓋、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擇、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徽、外、向、狼、據、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象、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粟、種、夷、與、徽、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擊、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徽、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貢、黃金、旄、牛、牦、牛、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畝、疏、為、奉、通、邑、名、延、元、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閭、殺、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一

史、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于是分置蜀郡、蜀國、都尉、領、四、縣、如、大、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擊、陵、殺、長、吏、四、年、旄、牛、夷、寇、蜀、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蜀、國、為、漢、嘉、郡、十、六、國、春、秋、曰、李、雄、有、蜀、置、沈、黎、漢、源、二、郡、周、地、圖、記、天、和、初、破、羌、夷、得、此、土、因、立、黎、州、及、沈、黎、縣、矣、襄、宇、記、云、隋、開、皇、改、黎、州、為、登、州、煬、帝、初、廢、州、併、其、地、入、臨、邛、郡、唐、置、南、登、州、大、足、元、年、割、漢、源、飛、越、二、縣、及、萬、州、之、陽、山、縣、置、黎、州、神、龍、三、年、廢、開、元、三、年、又、置、天、寶、元、年、改、為、洪、源、郡、乾、元、元、年、復、為、黎、州、領、羈、摩、五、十、五、州、德、宗、人、置、永、平、軍、宋、復、為、黎、州、繼、世、平、陽、軍、節、度、領、漢、源、通、望、二、縣、治、在、漢、源、通、志、云、元、屬、吐、蕃、等、處、宣、宗、初、固、初、洪、武、八、年、省、漢、源、縣、改、為、黎、州、長、官、司

十一年、陞安撫司、并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隸、四川、都、司、屬、上、川、南、道、元、和、志、曰、黎、州、之、地、關、沫、若、而、微、存、柯、處、越、萬、里、蜀、之、中、樊、素、直、侯、寶、堂、記、云、全、蜀、五、十、餘、州、沉、黎、為、標、喉、地、以、南、隣、六、詔、而、西、接、吐、蕃、也、後、漢、書、作、都、夷、其、人、披、髮、左、袂、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園、所、居、也、蜀、郡、記、曰、諸、山、夷、後、子、城、七、月、生、生、時、必、臨、水、見、出、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沉、則、棄、之、按、沉、黎、之、名、取、取、此、而、釋、子、正、以、為、黑、水、所、經、矣、宋、史、黎、州、諸、俗、尚、鬼、以、主、祭、者、為、鬼、主、其、酋、長、號、曰、都、鬼、王、宋、郡、守、余、按、朱、繼、堂、記、蠻、而、越、制、禮、表、推、擊、交、錯、于、關、關、中、襄、宇、記、蜀、郡、蠻、夷、混、雜、之、地、元、無、市、肆、每、漢、人、與、蕃、人、博、易、不、使、見、錢、漢、用、銅、錢、布、番、部、用、紅、椒、鹽、馬、之、類、志、云、固、初、安、撫、副、使、馬、為、德、茶、沉、黎、城、今、司、治、也、沉、黎、縣、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一

其北二里、而漢唐宋之黎州、則埋在漢源縣、今廢為鎮、去、司、南、二、十、五、里、襄、宇、記、云、漢、源、縣、漢、沉、黎、縣、地、宋、三、郡、于、此、清、仁、壽、四、年、置、縣、以、大、川、之、源、為、名、長、安、四、年、巡、察、使、殷、柱、奏、置、黎、州、後、刺、史、宋、乾、徽、奏、廢、入、雅、州、開、元、三、年、入、置、黎、州、以、縣、來、屬、按、此、即、舊、黎、州、也、方輿勝覽云、黎、城、中、有、漢、越、萬、不、守、任、費、蜀、漢、姜、維、趙、雲、馬、忠、諸、祠、人、有、玉、淵、書、院、宋、開、禧、初、知、縣、薛、敏、建、志、云、廢、漢、源、縣、有、唐、三、王、墓、唐、史、即、黎、州、有、三、蠻、王、使、伺、南、詔、卒、葬、于、此、蓋、恭、化、王、劉、志、遠、和、義、王、柳、金、信、遂、寧、王、楊、清、遠、也、北、夢、瑣、言、即、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曰、王、號、曰、劉、王、楊、王、柳、王、歲、支、西、川、水、賜、三、千、金、俸、領、官、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規、成、都、置、虛、垣、持、兩、端、而、承、利、焉、通、元、我、十、東、即、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泰、元、成、不、察、自、謂、威、惠、所、致、其、來、必、潛、粟、于、都、押

衡以候可否。或元戎懸旆至平方，即教其粉紆，于時即位多大儀，不欲生事，却押衙席其利，亦要姑息，故蠻夷得以憑陵無忌。土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新都押衙山行章以狗，印峽之南，不立一墩，不成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未年每人將，但徵外蠻，為三王，漢滿軍機，于是昌而斯之，時號英斷，慶惠屹然矣。輿地紀勝云：黎州初設茶馬買馬兩務，成都則市于文黎珍釵等州，號川馬，五代王建入關于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十，建起家騎士，有國之後，于文黎雜茂等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遠及茲數，按通畧，韓德知益州，移永康營馬場于州，黎境上，以滑茂地接蕃部，歲來互市，規我西川，故徙于此，舊載在川南，以今度之，與大渡河相近，但今市馬者由川北之中江縣，而轉敗入黎州，其時勢與事不同如此。志云：聖鐘山下有古城，昔八于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三

中間鐘聲，及五色光，極之而得巨鐘，故曰聖鐘山，城即古黎州城也。又云：古黎州城在大渡河外，按元和志，南唐以來，徙治在大渡河內，而水源在城外，草草始募，今城東南西南三面，溝絕澗，惟北面稍平地，多井泉，與諸城鎮成峰，大相通，誠西南之要隘矣。志云：韋皋所築土城，圍初安慶侯即故址，砌為石城，今大渡河守禦千戶所也。在司治西北關，大渡河源出吐蕃，經黎州城南九十里，東注嘉定，入于江，臨河有大渡史檢司，代之，隋人渡縣設馬，今廢為鎮，若唐之大渡縣，則在蘆山縣界。方輿天唐時大渡之成一不守，則惟黎，即嘉成都皆燬，宋初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未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舊，魏祖以王斧查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為黎之極邊，昔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船，自王斧查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丈，水至

北澎湃如瀑，從空而落，春積疏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為噴口，始天設險以隔夷狄也。父老云：舊有寨將欲截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噴口，為水所吞沒，須臾片片自沐水浮出，蠻人聞之，益不敢窺伺矣。輿地紀勝云：大渡河在通望縣南一十五里，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至當州東，流入縣界，志云：廢通望縣在司治東南九十里，其北有羅目溪，水入岷，有通望山，自大渡河南，與衆山相連，入舊州，按通望，本漢旄牛縣地，在大渡河北，溪水西，今有古旄牛城，在俗呼為牛頭城，語訛也。隋大業二年，改為陽山縣，因縣南朝陽山為名矣。志人云：大渡鎮西有陽山，廢縣，唐初屬登州，後屬黎州也。十道志云：隋仁壽四年，罷大渡鎮，置登州，大業二年，廢登州，入立陽山鎮，唐武德元年，改置陽山縣，屬登州，貞觀二年，割屬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四

州，開元初，改為登臺縣，貞元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皋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且那時勿節，夢衝等，帥兵於故舊州登臺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獵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滅，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其投產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足遮遮者，吐蕃驍勇者也，或云南結贊之子，類為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昔東日報數年間，盡復舊州之境，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吐蕃於劍南山，馬嶺三處開路，分軍下營，僅經一月，進軍通臺，登城，舊州刺史豐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弟，合勢接戰，自朝至午，人破大戎，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三百八，餘被刀箭者不可勝數，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器械二千餘事，元和六年，李德裕復修印味關，移舊州於臺

城以杆壁夷。華陽國志云：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水經注：孫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南流逕印都縣，入南生會，無入若水。志云：孫水，俗謂之長河。六全長河西，以在孫水之西也。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雙諾川，鸛鶴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處。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即善長注曰：按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樹名曰若木，有若水出焉。又云：仄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不在蓬木西，不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在崑崙。天問曰：羲和未揚，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水之生非一所，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亦交其稱焉。若水沿流，開闢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考，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其野，有聖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五

二十登帝位，水少，學金宮之政，以水德寶歷矣。水經注又云：大渡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嶲，大旄縣入緄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緄水出焉，東南流，分為二，其一枝東，柔廣縣，注於江，其一南，逕旄牛道，至大旄，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緄水矣。寰宇記云：廢飛越縣，本沉黎之地，唐儀鳳四年，分漢源於飛越水置縣，屬雅州，大足元年，屬黎州。按志：飛越山下有唐時三瑯城，即三交城也。疑即古飛越縣矣。又云：唐飛越縣在舊縣西北百里，飛越山下，其山兩面接羌夷，為沉黎西境要害之所。方輿云：漢水發源自飛越嶺，寰宇記云：漢水在漢源縣西二十里，從和姑鎮山谷中，經飛越縣界，至通望縣，合大渡河，不通舟楫，每至春冬，有瘴氣，中入為瘴疾。志云：漢水俗呼流沙河，源出越山，流經日南二里，東入于江。方輿云：廢

琉瑯城在大渡河南，太和五年，節度使李德裕築以墾界琉瑯，漢名也。暨置大旄，伏義城以制大渡清溪之險，據今日南九十里，有古漢清關，乃韋舉所鑿，以通好，而詔者自此出，即部經姚州而入雲南。謂之南路，在唐為重鎮焉。自孫德秀田在資將軍利嚴道三年，能條悉而墾，為德言曰：巴蜀西通于戎，南通于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唐德建中，西戎飲馬于岷江，其衆如蟻，前鋒寇使，皆擄五屬之中，持倍尋之，執徐呼，獲失且數，且進蜀，邊關如摧橫境，羅文如林，發矢如麻，皆折亦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臨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禦，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擊清溪，適以和群蠻，俾由蜀而東，入擇蠻于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六

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入，入成都門，其三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萬里，以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瘡，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唐則息，蕃聚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閒，墜擊兵賊之虛實，或關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事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知以南，為國家所有，夫每歲發卒以成，而者皆成都，被氏飽餉，承十九如，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埋途，日次一舍，固已呼然汗矣，而况摩重，即嚴程，乘甲而趨，拔戟而關，加之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魏歸者，縱吏以屠，羸者，官當給，常則以苦，而易良，當艱，則以

砂而... 如此則邊卒怨望之不暇人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已蜀
所以為憂也... 故如將軍言為國家計者執若詔嚴道沈黎越
舊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
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人各於其部籍相美地分卒為池
吞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壘以俟... 連帥即能督
之... 廢遺廢向更視其卒之有無劫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隸官
無錮錮之費好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胥無怨於將軍... 何
... 曰將軍曰如此何患遂書曰... 按子議撤威茂成軍聽其自募
... 本此策而日後有求復者請是書庶幾嶮然矣 志云司治五里
有印林山言印符之八人勇從此山而來也亦界山矣漢書作印華
陽國志作味水經作來關路記作萊其說不同方輿勝覽距州七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七

里印味關昔有楊氏婦遺閣其上傍有關道碑水經注云漢武元封
四年以蜀郡西郡印符縣理旄牛道天漢四年置都尉主外夷在印
來山表自蜀西渡印符其至嶮有弄棟八渡之難楊母關路之嶮是
也 漢書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印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
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
所畏通即吏對曰是尊以其歎曰驢之王陽為孝王手尊為忠臣今
有板在山下又有以板橋在司境內太守李石為碑記云九折坂峻
絕造天曲迴九折乃得度其嶮九身疑水冬絕行迹也 按九折坂
地里諸書以為在百丈驛想必後人移置近界矣 勝覽云筲箕山
在州西北五十餘里有前漢後漢以山多筲故名春時州八百十為
群入山新取結與問始立筲祖以瞻學歲收得錢八十千土人名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錢箕山 勝覽又云白崖山在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山外即生番界
... 峻峻不通人跡志云西在北二十里山之右有風穴如井不知淺深
穴口四圍洋洋如汗間有氣出騰空如白雲須臾風起怒號如雷里
人見雲即知風氣散則風定細則風小盛則風猛室其穴風雖少而
民多瘴聞之風如故而瘴亦衰山之北人有穴大如車輪俯而入其
中空闊數十步泉聲琮琤石髓凝結其地不可名狀俗呼仙人洞
即此 張華博物志云蜀南沅黎高山中有一物似猴長七尺能人行
名曰復路見婦人輒盜之入穴俗呼為夜人穴而者即落最畏之按
寰宇記謂在漢源縣境或即印味山中即記又謂山峽有一石洞壁
間有夜人像工人洞之號穿崖將軍洞按在今慶曆郡 寰宇記唐
乾元中黎州所統五十五州皆徵外生獠羈縻而已其名曰羅巖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八

索古州秦上州 鞏州 劇州 合欽州 下蓬州 栢坡州 博盧州 明川
州 胞服州 蓬夫州 大渡州 米川州 木魯州 河東州 諾菲州 南巖州 昌
明州 歸化州 象川州 蘇夏州 和良州 和都州 附樹州 東川州 上貴州
滑川州 北川州 古川州 南華州 北地州 蒼榮州 野川州 印陳州 貴林
州 羅川州 膠琮州 浪彌州 印郭州 上欽州 時蓬州 儼馬州 歐查州 印
川州 羅印州 脚川州 開望州 上蓬州 北蓬州 刺重州 大護州 瑤劍州
明昌州 按只五十四州少一州承舊唐書之誤也時代已遠或翻為
立墟或荒為部落或為關堡別名皆不可攷 經略志曰黎雅諸夷
即天全六番諸部散居二州之間者宋時屢為遺患孝宗乾道四年
威州保寧縣探知風流等部欲入抄掠知縣張大禮閉絕蛇沿山路
不許來往番從蛇沿嶺後研生路至村獲劫軍無司安知永康軍李

擊等討之、蕃部來降、十一月、砂平蕃首高志良至、備門互市、與民居、關山、不勝、乃詣、蕃官、諭、炳、炳、以、責、之、志、良、謝、恨、去、明年正月、未攻、備門、制置司遣李俊傑之、兵未至、志良已有悔意、欲償還所燒、倉舍、更以錢贖罪、守臣不能身任其責、付之兵官、兵官既欲邀功、而、輸、功、亦、觀、報、怨、遂、潛、入、砂、平、焚、其、屋、廬、蕃、人、初、皆、潛、伏、官、軍、乘、勢、捕、掠、蕃、鳴、角、聚、眾、以、出、遂、失、利、蕃、人、追、至、榮、經、蓋、山、而、還、乾、道、九、年、青、羌、吐、蕃、奴、兒、結、等、坐、黎、州、負、其、馬、價、侵、掠、安、靜、寨、推、官、黎、商、老、等、禦、之、敗、死、安、撫、司、委、鈐、轄、李、彥、坐、往、援、始、赴、州、悔、罪、買、馬、如、故、十一、月、復、犯、安、靜、至、大、小、壩、殺、虜、軍、民、十、餘、黎、州、守、尉、降、年、及、通、判、呂、宜、之、招、坤、部、川、蠻、兵、併、力、擊、之、乃、遁、淳、熙、二、年、五、月、奴、兒、結、等、同、元、虜、漢、八、諸、州、州、橫、之、然、以、互、市、久、不、得、通、方、怨、望、而、白、水、寨、將、王、文、才、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九

與婚姻、誘之、德、掠、和、黎、州、陸、東、之、計、巢、文、才、于、市、我、明、於、黎、州、設、安、撫、司、六、全、六、番、設、招、討、司、蓋、以、夷、治、夷、之、意、也、自、洪、武、至、今、邊、方、以、靜、雅、州、所、屬、與、招、討、夷、人、或、時、有、爭、訟、者、蓋、境、土、相、連、勢、使、然、耳、四、夷、考、云、洪、武、初、黎、州、長、官、司、土、舍、馬、為、德、征、討、有、功、加、陞、安、撫、司、以、為、德、為、安、撫、副、使、萬、曆、十、九、年、副、使、馬、祥、無、後、其、妻、翟、氏、掌、司、事、取、翟、姓、子、德、之、將、有、他、志、祥、姓、土、舍、應、龍、居、松、坪、遂、與、兵、攻、城、取、印、番、眾、因、而、乘、會、割、劫、于、時、參、將、吳、文、傑、方、有、征、東、之、役、移、師、剿、平、之、二、十、四、年、奏、將、該、司、降、為、土、千、戶、所、安、撫、降、為、千、戶、於、司、南、三、十、里、大、田、山、壩、立、千、戶、所、俟、應、龍、之、子、新、受、承、襲、司、署、改、為、雅、黎、遊、擊、所、上、七、枝、編、為、民、戶、屬、大、渡、河、千、戶、所、當、差、下、七、枝、仍、舊、屬、松、坪、馬、氏、約、東、島、大、松、日、東、三、十、里、為、大、冲、山、險、絕、無、路、止、通、樵、採、而、已、唐、古

本碑所云沈黎界上、山林參天、夜霧晦日者也、西二十里為黑崖、則係本司管轄上七枝等夷、又一路由椒子岡、至全嶺寨、且抵長河、則為大西天、為思藏進貢路、南去大渡河可八十里、中立文武銷燬、香樹、黑石、流沙、等堡、且抵清河、迤河有避障山、夏秋之交、境多嵐瘴、飛禽、群、集、至、立、冬、前、瘴、已、乃、飛、去、土、人、避、瘴、但、以、窩、為、候、故、名、銷、燬、山、也、東、南、則、安、撫、所、轄、下、七、枝、熟、夷、之、界、其、名、曰、落、山、曰、呼、洪、曰、沙、黑、曰、倫、立、曰、世、姑、曰、阿、羅、曰、他、他、又、自、炒、米、城、以、抵、松、坪、寨、連、接、岷、凡、三、百、六、十、里、高、山、峻、坂、密、樹、深、林、為、安、撫、族、人、居、之、按、九、州、志、黎、州、右、標、之、地、多、長、松、不、生、雜、木、即、松、坪、寨、是、也、志、云、司、南、百、里、臨、大、渡、河、有、翠、峯、所、築、安、撫、城、俗、呼、沙、米、寨、亦、作、炒、米、城、矣、岷、眉、岷、眉、縣、邊、境、松、坪、木、瓜、小、赤、口、等、處、原、設、六、城、西、南、二、面、臨、夷、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

十里至高橋、十里至土地關、二十里至龍池場、二十里至大團關、及中鎮、地、檢、司、五、里、至、鐵、索、橋、五、里、至、射、箭、下、坪、三、里、至、射、箭、上、坪、北、縣、之、舊、界、也、坪、外、八、里、至、黑、龍、溪、四、里、至、虎、皮、岡、始、分、兩、岐、右、路、由、上、馬、勝、溪、至、口、嶺、為、印、部、司、新、附、籍、之、民、名、歸、化、嶺、有、陽、化、堡、設、馬、由、金、口、嶺、二、十、里、至、楠、木、園、五、十、里、至、天、池、八、十、里、至、萬、家、石、三、十、里、至、松、坪、則、黎、州、土、舍、馬、應、龍、所、居、矣、左、路、由、下、馬、勝、溪、至、古、金、寺、渡、中、鎮、河、有、中、鎮、進、檢、成、之、又、十、七、里、而、至、太、平、墩、墩、又、兩、岐、右、路、過、楊、村、行、百、里、乃、至、獨、細、獨、細、亦、新、附、夷、種、也、左、路、上、暨、鬼、岡、岡、勢、險、峻、樹、木、叢、雜、入、冬、但、春、煙、霧、不、收、雨、害、曾、積、即、夷、人、亦、鮮、踪、跡、又、十、五、里、至、空、不、即、永、寧、墩、八、里、乃、至、柘、雞、坪、今、蔡、平、夷、堡、處、岷、池、候、館、成、備、馬、由、柘、雞、五、里、至、冷、溪、二、十、里、至、熱、水、河、十、里、至、四、百

國又二十五里而西河、設有鎮遠墩、遺墩四十里、高較馬懸崖峭壁、中連河流、八通北者、兩頭牽索、緣崖而失、至山下、處名為溜馬槽、又五十里、則不瓜夷種之巢穴也、木瓜有二、有小木瓜、旁通西赤口、去城方只二日、過木瓜橋頭、稍前十里、為大木瓜、即今三枝降夷處所、一技山瓜、一技麻瓜、一技卜特、瓜過大木瓜五十里、為利濟山、極高峻、與大凉山相接、又五十里至大赤口、口外、則馬湖之地矣、之先、分自大赤口、凡十二枝、職乃卜特、其最著者、世居西河、當馬湖土官安氏、鈴轄、自改流日、諸瓜叛入印部、歸嶺氏、其地自西河至大赤口、涼山、雪山等處、周圍結據、北連建城、越西接嘉峨、南通馬湖、窟穴踞後、西藏而八達焉、嘉靖末、諸瓜善牧、蓄盛、心懷內擾、印部長官嶺相已不能敷及、其妻馬氏為政、職乃產柏等類、出涼山、會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一

西河、匪瓜、白傑、出沙坪、於是嘉峨、雖為一帶、鄰邊居民、不能安枕、建昌上下、南三道、督印部、發兵至、為難、採殺之、在師、未集、潛從、冷溪、而渡、直搗、苗、難、坐制、我、死、命、而、瓜、鋒、於是、益、熾、矣、乃、議、入、征、分、為、度、赴、馬、湖、中、鎮、三路、而、進、直、搗、巢、穴、瓜、始、惶、駭、請、降、歛、血、自、誓、不、復、反、主、將、檄、令、各、推、苗、長、納、貢、罷、兵、於是、山、瓜、推、牛、撒、為、長、匪、瓜、推、何、吉、為、長、卜、特、推、阿、魁、為、長、各、約、束、其、部、落、永、作、屬、夷、歲、貢、良、馬、三、匹、匠、輸、三、金、峨、眉、縣、為、進、之、十三、枝、瓜、夷、積、聚、虛、實、千、多、不、過、六、七、十、頭、馬、四、五、十、匹、羊、二、三、百、隻、兵、歲、費、官、兵、糧、餉、三、二、百、五、十、兩、有、奇、奴、僕、侵、占、田、地、自、七、盤、子、至、米、麻、嶺、共、四、千、八、百、六、十、四、畝、歲、徵、租、可、四、百、四、十、七、石、有、奇、說、者、謂、其、常、圍、攻、復、云、 雅州 高貢、和、夷、底、積、雅、安、志、云、和、水、在、州、南、四、十、里、源、出、聖、界、羅、巖、州、而、入、平、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汝、爾、經、云、和、川、路、在、嚴、通、縣、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道、蟠、空、不、知、里、數、 寰、宇、記、云、雅、州、管、和、川、皮、陽、等、羈、縻、四、十、六、州、其、首、曰、羅、巖、州、去、當、道、四、百、八、十、里、曰、當、馬、三、枝、東、錄、名、賦、鉅、恭、斜、恭、高、重、羅、林、龍、羊、林、波、林、燒、龍、蓬、宰、古、故、川、驚、川、蠟、眉、木、爛、百、坡、以、上、十、八、州、去、雅、州、近、者、四、百、餘、里、遠、者、不、及、五、百、里、去、羅、巖、一、里、至、六、十、里、為、使、惟、當、馬、去、羅、巖、二、百、里、焉、 曰、當、品、嚴、城、中、川、鉅、昌、岳、鉅、井、百、頗、會、野、以、上、八、州、去、雅、州、近、者、二、百、六、十、里、遠、者、六、百、三、十、里、去、白、波、近、者、三、里、遠、者、六、十、里、 曰、當、仁、推、海、作、重、福、林、諾、在、全、林、平、恭、布、嵐、久、馬、羅、蓬、以、上、十、州、去、雅、州、近、者、五、百、七、十、里、遠、者、六、百、二、十、五、里、去、會、野、近、者、三、里、遠、者、六、十、里、通、羅、巖、共、三、十、七、州、和、川、路、之、界、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一

其次曰論川州、去當道五百八十里、曰遠南州、去讓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卑唐州、去愛龍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愛龍州、去卑唐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權川州、去金川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金川州、去權川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五、東嘉梁州、去金川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西嘉梁州、去東嘉梁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通論川共九州、與陽路之界也、 寰、宇、記、云、貞、元、中、吐、蕃、七、部、落、朱、隆、界、近、雅、州、因、安、置、於、和、川、等、路、其、名、曰、吐、蕃、龍、官、揚、矣、蓬、費、東、君、等、部、落、六、十、八、在、聖、宿、川、安、置、吐、蕃、葉、城、首、領、龍、官、劉、矣、本、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會、野、首、領、龍、官、高、萬、唐、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通、祖、城、首、領、龍、官、馬、東、煎、等、部、落、在、東、陽、路、安、置、吐、蕃、國、師、馬、定、得、并、龍、官、馬、德、唐、等、部、落、在、久、馬、州

安置吐蕃嘉梁州降戶首領龍官劉定等部落在夏陽路安置吐蕃
 莫龍地首領羅羅茶酒等部落在和川路安置按宋史雅州西山路
 蠻有部落四十六唐以來皆為羈縻州太平興國初首領馬令膜等
 來貢并上唐制勅書告身凡七通成賜花幣其首領授以官 上南
 志云雅州通西番路有三曰靈關峒門始陽也而峒門最為要害按
 靈關鎮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蜀都賦亦靈關而為門是矣四夷狄
 云峒門等處安撫司元時設在雅州尋改吐蕃宣慰使司國初宣慰
 余思聰王德貴歸附始降司為州入峒門百戶所設近大金六番之
 界所有茶課司以平互市之官也 志云始陽山在廬山縣東十里
 俗呼羅羅山篆字記以為蒙山西魏置始陽縣於此楊用修云史記
 西南夷傳自萬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作都最大注斯及作都二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三

名也徒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標榆也此斯即南西夷之
 徒玉篇作斯注狄國夷為防風氏周為黎漢之賈與地在蜀之邊也
 國經廬山縣新安鄉五百餘家獠種也其婦人娠七月而產置兒
 向水中浮者取養沉者棄之千百無一沉者長則拔去上齒加狗牙
 各以為華飾今有四牙長於獠牙而唇高者別是一種能食人無長
 齒者不能食人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禱焉 土夷考云黎經縣界
 懸崖棧道之間有雜道長官司及飛越縣西北有紫眼夷始於
 半里其地名紫眼關與西番相接廣可四十里表百里自麗漢飛水
 小路直達冷碛道以上關堡大渡河官軍戍之東西峻嶺中流一河
 大壩箇中等五姓夷結節以居五姓各立老人有訟不立公庭惟聽
 老人處分而已然賦稅亦不後時蓋為茶商捷徑有利焉正西萬里

乾河直通峒門則天全招討之地矣 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將
 仕即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
 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麟臺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廢梁
 鳳已疑兵以狗之臣愚以為西蜀之備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
 起雅州邊羌自有國以來未嘗一日為盜無罪交殺其怨必甚怨甚
 離謀必蜂蟻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遣兵備守大兵不
 解則蜀之禍構矣臣聞吐蕃禁黠之虜君長相倍而多姦謀自敢抗
 天誅以來向十二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
 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勣武之將者十萬衆于大非之川一甲不
 歸人以李敬玄劉蕡禮為廟廊之宰宰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為
 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震然竟不能擒一戎敵一醜至今而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四

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以為將驅願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
 此虜所笑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而通中國歟秦惠王
 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資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
 美人請金牛因閉以啖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
 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東使縱大兵破之
 蜀侯謀實已激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往事也臣聞吐蕃獨
 處愛蜀之珍富欲盜之已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
 瘴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鐵狼之喙而不能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
 開隘道使其收存亡之種為嚮導是以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
 以道之此危道也蜀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
 又八蜀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志

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據後財不足以富國使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使傳之利未可圖也夫蜀之所資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關則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者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得徵補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已蜀二十餘州雖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而崇真蠲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目陛下所親知意者必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故且蜀人危者不習兵戰一虜材才有人不敢當入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遠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極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俸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五

所橫暴昔早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矣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

古公羌之地晉以前無聞焉宋齊梁土豪迭相雄長名屬益州西魏為始陽縣地屬蒙山郡後因之隋初即廢屬雅州唐為蒙州隸雅州都督府總志云五代王孟之間有高景閣藏楊氏失采只兒二酒歸附始置岷州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民安撫司宋隸雅州元憲宗時復置六安宣撫司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後改六安番招討司人分置天全招討司國初併天全六安番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其地東西廣百九十里表二百一十里東至雅州界五十里西至長河西至百四十里謂之乾溪南至榮經縣界六十里北至靈關道及董

小韓胡百五十里去成都五百四十里為南詔之咽喉轄部落凡六曰馬村蘇村金村楊村隴東村西碛村或謂六番之名始此非五代岷門黎雅等六名也 上南志云洪武六年詔西夷酋長至京授職賜印因俗為治立都指揮使司三曰馬思藏曰朵甘曰指揮使司一隴峇衛也宣慰司三朵甘及董小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招討司六萬戶所四及別思察安撫司本九都指揮萬利湯千戶諸部落是為三十六種以時朝貢焉 志云天全招討司設在岷門城即元之岷門安撫司也中有岷門百戶所屬雅州十戶設在正副二招討及朵甘宣慰界渡河以西又有真官招討司及魚通安撫冷磧十八寨為三十六種番夷出入之路 志又云司治有諸葛武侯廟治東二十里有臥龍山傳相武侯征孟獲駐宿其上又十里有泉從石龍口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六

出謂之龍泉其源發大悲寺內寺在司東四十里又十里則多功山也昔大禹疏鑿以通峽水故名志又有鎮西山姜維伯約駐師其下在司東二百十里又二十里有女城山相傳楊招討家女將守此壘石為城尚存又有五空白屋皆出聖燈芝菜玄空高峻清絕在東南八十里白屋矗立如室在司南里餘近白屋又有玉壘窮不積雲土人以玉堡呼之圍經自長河西至董小寨二百餘里皆遠雪山而行路由打箭爐而進有哈日寺在馬思藏中元世祖欲郡縣六番之地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其弟子賜號司空司徒國公保金章王印前後相襲大寶法王而下有大乘法王闍教王闍化王護教王護法王通謂之烏思藏六番也以其地連天竺有大西天小西天之城焉雪山蓋處有大鐵圍山山有法佛德行利

麻等寺、游梁雜記云、烏思藏所產、細畫泥金水幡佛像、銅鍍金佛像、金塔舍利、各色足力麻、鐵力麻、繡繡、左髻、犀角、珊瑚、琥珀、其貢道由董卜韓胡長河西至甘肅之境、自維州入京、人乘八寶二法王差僧徒、願化關教補教費善進之、志云、天全男不習工藝、婦不事紡績、惟以耕種為業、番漢清居、烟房絕、願治化僧、日生

下川南

叙馬瀘通湖府馬湖、統轄叙瀘二衛、烏蒙烏撒東川鎮雄永寧等府司、參將一員、駐別永寧、遊擊一員、駐別建武、是左右之、但永寧者兼貴州通西等處地方、故梅川貴參將云、漢書西南夷傳、唐蒙至夜郎、夜郎旁小邑、貧漢、繡象、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其聽蒙約、還報以為犍為郡、治道、自犍道至牂柯、水經、若水入東北、至犍為、朱提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七

西瀘江水、鄧道元曰、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為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轄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涉者若將階天、人有牛叩頭、馬搏頰、以其艱險如此也、舊志、唐置高蜀定遠薩等十四州、隸戎州都督府、唐末廢四州、存十州、宋神宗時、十州夷內附、隸瀘州、前晏高等州皆在焉、元置高蜀筠連四州、隸叙州、宣統司、至元十三年、宣撫使答順招諭酋長得蘭、紐得貢、以等、率眾歸附、因設大壩總管府、得蘭紐得都總管、得貢以克同知、其羅星、長官、以叙州同知李奇為二、上下羅計二千戶、俱得姓者為之、輿地志曰、叙州三路、鑿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東南曰南廣、蠻蠻在馬湖江右、犍侯國也

其商量氏、南廣蠻在慶符縣、石門番部、與鹽池土羌接、漢唐與播等十二州之地、其人精悍、善戰、自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志云、宋大觀中、夷酋羅永順、楊光榮、李世恭等、各以地內屬、詔建溪純祥三州、在慶符縣西、元史、四十六國蠻夷所領、承城夷地在慶符南、唐定州之支江縣也、其長官司在高縣西三十里、落驛脚、文獻通考云、獠蠻不辨姓氏、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好之、其父大福、阿誤、阿改、婦人阿夷、阿等之類、今稍從漢俗、易為羅楊等姓、依樹積土、以居其上、名曰杆欄、杆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杆欄、即夷之御盤也、制略如樓、門由側、闕、構、梯、以上、即為祭所、餘則以獲馬、人云、夷有姓氏、男織、班布、纏頭、衣裳、俱如華製、行纏、以班布為之、女結髮、為髮、纏以班布、纏用銀、兩耳各穿兩孔、上貫釵、下貫環、富者豐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八

之、衣尚左衽、下著補裙、間以組、絲、長履、膝下、初娶、不論物采、惟通媒妁、殺牛豕、以為禮、即引歸、惟老死後、方大索、婚價、飲食、喜啖、蚱、蚱、人云、樊有姓氏、用白練纏頭、衣尚青碧、背頰、扶、俱刺文、縷、棠、袴、履、膝亦纏、班布、以為行纏、嘗佩雙刀、善使、幼、女、箱、髮、撮、髻、飾以、藤、笠、衫之前後左右、又纏、燭、燭、長、裙、細、褶、膝以下、亦刺文、縷、行纏、雜以青紫、出則、著、單、履、姓、淫、婚、則、論、財、喪、則、戚、戚、成、娶、過、鼓、作、樂、至、夜、男、女、雜、還、自、有、番、書、卜、曰、不、同、于、中、國、李、京、雲、南、志、云、白、人、者、漢、武、帝、開、樊、道、通、西、南、夷、道、成、州、舊、縣、是、也、今、轉、為、白、人、矣、白、人、語、著、衣、曰、衣、吃、飯、曰、咽、美、茹、樵、採、曰、折、薪、常、曰、舉、酒、曰、舉、鞞、鞞、曰、掉、泥、墻、曰、墻、垣、男、女、首、戴、次、工、製、如、中、原、漁、人、蒲、笠、差、大、編、竹、為、之、覆、以、黑、鹿、親、舊、鞋、大、別、無、拜、跪、唯、取、工、以為、次、男、女、披、纏、相、繫、婦、人、不、施、脂、粉、酥

澤其髮以青紗分編，繞首盤髮，累以橫項，黑巾，金環象牙，纏臂，衣
繡方幅，以半身細氈為上，履處子繡，出入無禁，居屋多為回廊，如
殿，飲食貴生，如豬牛雞魚，皆生鹽之，和以蒜泥而食，每歲以臘月二
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禮，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縛火炬
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繞為戲，謂之驅瘟，又云：土俗蠻在叙州
南，馬蒙比，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指牛同
室而居，無七竅，手搏飯而食之，踏高嶺，上下山坂如奔鹿，婦人跣足
高髻，悍皮為冠，耳墜大雙環，衣黑布衣，項帶銀牌，以為飾，出入林麓
望之，宛如猿猴，人死，則以棺不蓋之，置于千仞巖崖之上，以先墮者
為志，山田薄，少刀耕火種，所收稻穀，懸於草棚之下，日旋糧而食，多
以採荔枝販茶為業云。唐書：戎州都督府屬州九十有二，宋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九

見寰宇記者，合叙瀘只載四十餘州而已，他不可攷，樂于止曰：蜀
諸州，除沒落雲南蠻界一十五州，其餘雖有名額，元無城邑，散在山
峒，不常其居，撫之難馴，搜之易動，其為刺史，父子相繼，無子，即以其
黨有可者公舉之，或因春秋有軍，則追集赴州，著身入衣服，却歸
山峒，推警，既足，或披氈，或衣皮，從蠻夷風俗，無稅賦，以供官，每年使
司，須有饋賈，不拘文法，今並存之，要知古跡而已。院州在戎州南
二百七十里，管縣六，甘泉，青溪，臨川，悅不美口，胡塘。移州在州西
南五百八十七里，管縣三，楊富，領何，湯陵。扶德州，唐開元十八年
七月割入，在東南四百五十七里，管縣三，德，宋水，柯陰。筠州，在四
百一十七里，管縣六，筠山，羅余，臨居，澄湖，臨嶺，會川，尋源。連州，在
州西南四百餘里，筠州析出，管縣六，當為都軍，遺遊羅龍，加平，清坎。

天下郡國利病書

肇州，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天寶元年，改為因忠郡，乾元元年，復為肇
州，在南三百十里，領縣五，哆樓，比求，都善，播郎，婆娑，按即其縣地，肇
州者，今之羅星渡，哆樓者，今在城之高樓坊，婆娑，今江安縣界之婆
娑村，比求，今之九寨，播郎，今貴州界之安靜長官司，都善，一名都壇，
今名梅得，此本志所載也。宋州，領縣四，戶六十九，柯龍，柯支，宋水，
盧吾，輸納半稅，按高縣西五十里有宋水。南州，在州西五百三十
五里，盈州析出，管縣三，播政，百榮，洪瀆。德州，在州南五百六十
里，管縣二，羅連，萬崖。為州，在南四百九十里，管縣二，扶僧，羅，涪
州，在南四百二十七里，管縣四，臨津，資夷，慈藥，曹口。志州，在西四
百五十六里，管縣四，浮洋，雞維，夷黃，河西。盈州，在南五百六十七
里，管縣四，盈川，塗賽，播陵，施燕。獻州，在南六百六里，管縣七，名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

武昌州，在南一千二百一十七里，管縣七，洪武，羅虹，琅林，夷郎，朱
資，羅新，綺，婆娑。景州，在南三百九十六里，管縣七，名顯。播狼州，
在南二百八十七里，管縣三，播勝，從顏，叻化，右十七州，唐時隸戎州，
南廣溪洞獠。揚州，在州南西八百里，天寶中，因雲南叛被破，今
移置西南四百九十三里，管縣二，名缺。靖州，在西南五百一十里，
管縣二，靖川，分陽。曲州，在西南九百里，天寶中，因雲南破，移在開
遠縣界，去縣一百二十七里，管縣二，朱提，唐興。播陵州，在南五百
七十七里，管縣二，名缺。鉅州，在西南四百五十七里，元無縣，從開
遠縣析出。尋寧州，在西南一千四百里，管縣三，名缺。切騎州，在
西南一千一百里，管縣四，柳池，秦條，原託，通識。品州，在西南二千
三百九十五里，管縣三，八松，神花，攸口。從州，在西南二千六百四

十二里管縣六、茫化、昆池、武安、羅林、梯山、南寧、羅州、在西南九百九十七里、管縣三名、缺。涪州、柯達州、俱歸馬湖、右十二州、管縣三十七、唐時在石門路、並無稅賦、供輸相承、在圖經上、標名額、石門、今叙州之慶符縣也。長寧州、領縣四、戶三十八、蠻、蠻、居、青、盧、羅、門、清州、久、視、元、年、置、領、縣、二、戶、一、十、五、新、定、固、城、高、州、領、縣、三、戶、二、十、一、柯、巴、移、甫、徙、西、按、長、寧、清、州、俱、長、寧、地、高、州、今、之、高、縣、也、

晏州、儀鳳二年、開生、移、置、天、寶、元、年、改、為、羅、陽、郡、乾、元、元、年、復、為、晏州、領、縣、七、戶、七、十、七、思、峨、柯、陰、新、資、扶、來、哆、尚、羅、陽、思、晏、按、興、文、縣、有、晏、峯、即、思、晏、縣、也、七、縣、今、為、智、矣、定、州、領、縣、二、戶、一、十、六、支、江、扶、德、按、筠、連、有、定、川、溪、舊、州、治、在、溪、南、蓬、州、儀、鳳、二、年、招、生、徐、置、天、寶、元、年、改、為、黃、池、郡、乾、元、元、年、復、為、蓬、州、領、縣、三、枝、江、黃、池、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一

琪縣、圖有古陸川、即上下羅計、初州、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天、寶、元、年、改、為、都、寧、郡、乾、元、元、年、復、為、納、州、領、縣、七、戶、百、六、十、八、羅、圖、播、羅、施、陽、羅、當、羅、藍、都、寧、羅、當、邊、徵、溪、洞、輸、納、半、稅、按、琪、縣、百、都、寧、驛、與、建、武、相、近、奉、州、儀、鳳、二、年、置、領、縣、三、戶、三、十、九、柯、里、柯、巴、蓬、羅、按、宋、史、奉、州、乃、瀘、州、部、西、南、邊、夷、思、峨、州、天、授、元、年、置、領、縣、二、戶、三、十、七、多、溪、洛、溪、按、瀘、州、憲、綱、有、思、峨、洞、已、上、供、輸、消、并、鹽、紫、竹、也、藍、州、儀、鳳、二、年、置、領、縣、一、胡、茂、順、州、載、初、二、年、置、領、縣、四、戶、五、十、九、曲、水、順、山、靈、巖、朱、猿、以、上、輸、半、稅、龍、州、大、定、元、年、置、領、縣、二、曲、水、日、泉、浙、州、儀、鳳、二、年、置、領、縣、四、浙、涼、越、貢、洛、川、驛、山、以、上、連、接、黔、府、生、蠻、承、前、不、輸、稅、右、十、三、州、唐、時、歸、瀘、州、

建武十戶所

春秋號侯放地、漢為西南夷、叛服不常、諸葛武侯征撫之、置銅鼓、埋鎮諸山、稍就帖然、唐儀鳳間、開拓夷徼、於本部置晏州羅陽郡、領七縣、宇熙寧間、晏州儀美獻地、隸瀘州、即政和間、夷、十、龍、謀、叛、據、五、斗、壩、後、據、九、絲、天、險、號、九、絲、山、都、寧、元、正、間、本、即、歸、附、陞、為、戎、州、統、轄、水、都、四、脚、山、都、六、脚、本、朝、改、州、為、縣、隸、叙、州、府、水、都、則、陽、順、陰、逆、山、都、則、緬、獨、日、甚、元、後、凡、十、有、二、征、俱、弗、克、萬、曆、元、年、制、平、之、月、兵、九、閱、月、告、成、畢、始、改、戎、縣、為、興、文、水、都、震、懼、悉、歸、編、戶、於、山、都、六、脚、通、中、處、建、武、軍、城、拓、地、五、百、餘、里、東、至、永、寧、宣、撫、太、平、長、官、司、八、十、里、西、至、琪、縣、百、五、十、里、南、至、鎮、雄、府、安、靜、長、官、司、八、十、里、北、至、叙、府、長、定、縣、百、五、十、里、設、鎮、守、總、兵、安、邊、同、知、坐、營、守、備、及、建、武、守、禦、千、戶、所、環、四、山、而、翠、連、雲、貴、襟、三、水、而、清、派、飲、瀘、招、集、流、移、建、學、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一

才、夷、風、土、變、矣、萬、曆、丙、申、丁、酉、間、虜、酋、八、落、率、其、部、入、冠、松、潘、乃、移、總、戎、之、西、改、設、遊、擊、於、建、武、建、武、兵、亦、移、入、松、而、所、存、無、幾、焉、武、寧、蠻、好、着、芒、心、接、離、名、曰、芋、按、當、以、編、記、年、月、葬、時、以、芋、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飢、初、死、置、於、樹、以、斧、刺、之、下、其、後、為、象、臨、本、志、云、平、蠻、城、即、九、絲、城、壁、立、萬、仞、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溝、四、水、極、廣、可、以、播、種、僅、通、一、徑、為、道、真、天、險、也、去、鎮、一、十、五、里、為、左、榜、山、今、立、頭、牌、尾、三、堡、墩、矣、大、壩、總、管、成、元、至、元、十、三、年、蠻、夷、宣、撫、使、督、順、道、官、招、諭、戎、州、酋、長、得、蘭、紐、得、貢、賦、率、斂、蠻、民、歸、附、十、七、年、朝、見、遂、設、不、喃、總、管、得、蘭、紐、按、都、總、管、得、貢、賦、克、同、知、具、羅、星、長、官、以、黎、州、同、知、李、奇、為、之、上、羅、計、夷、酋、得、賴、阿、當、以、至、元、十、三、年、歸、順、投、下、羅、計、蠻、夷、千、戶、下、羅、計、夷、酋、得、賴、阿、當、以、至、元、十、三、年、歸、順、投、下、羅、計、蠻、夷、

十八

馬湖所

寰宇記我州都督更有羈縻州五按即今之馬湖屬也其在唐或設
戎州或設石門路 州在戎州西北七百三十三里管縣五 州
天池方院羅藏播緜 州在西一千三十三里領縣二 斛不羅相
浪州在西一千三百四十三里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西川節
度使韋皋奏置管縣五名缺右三州在馬湖江 瀘州在南九百一
十二里管縣三 拱平播空羅空 州在州南九百三十三里管縣三 州
連羅名新成右二州在石門路 土夷致之馬湖即非州地也舊有
馴浪驛瀘州遠五州舊馬高州在府東南百里外屬叙州府 備有故
址可尋而馴浪驛之在西南者計三十里外與建昌印部相連漢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三

所考行遠州亦府西界總之昔為羈縻而已 國初安濟歸附後土知
府立傳至安贊而後改流官為私治九年詳請置縣中仍以泥溪沐
川平大蠻夷四長司隸之泥溪平大皆土姓蠻夷又姓沐川悅姓也
環而星列于外萬曆十七年始設屏山縣附郭為東界叙府百一十
里西界建昌千二百里南界馬蒙百四十里北界建昌為二百里 水
經注曰營縣故城為郡治也縣有建山焉建興元年置平大郡有營
水出營邑而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暖水出建昌符縣而南
入營水營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關關謂之關水俱南入營邑營水
於其轉而東注于泥水泥水入與漢水合出建昌漢陽通土谷之新
道也按營縣半屬平大地矣 土夷考云泥溪防府而居其東西北
三面連接馬蒙與獨細雜處所回交賦與華民一體奉征調可得夷

兵三百人安寧及巡檢司約束 平大地土最狹錯於泥溪蠻夷之
中則去各四十里東去泥溪三十里有書樓寨我朝薛文清公瑄火
為平夷司吏因隨任請書於此 蠻夷司民少夷多故以名司其夷
種有回山龍冲青田黃即磨坡等處與建昌馬蒙沙馬接連有兵征
調可得夷兵千設有檜溪煙溪三堡及龍源巡檢司防宗去司治二
十里有水海舊有龍生於水中馬湖得名本此 沐川司東界官寨
北界建昌南界泥平蠻三司西抵建昌越萬印部新設安遠散守備
司皆其轄內地故最廣由土亦饒而民狡好訟難府可三百里過此
自西遠北大涼山以外皆皆夷地又注所不能盡拘兵 安遠廳在
新州鎮即賴因州也東接建昌南接石府各二百里西接建昌千三
百里北接大涼山五百里十六年馬湖改流于此建城垣設安遠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四

知一勇駐別其間又于煙草峰設守備司以資彈壓北有水池為後
營南有大河壩為前營中有兩河為中營三營官兵約千四百四十
餘人以成犄角之勢蓋于諸夷所出溪處扼其吭而守之也其水池
一帶則界老鴛山大河壩一帶則界大涼山雷坡黃印等處則界分
水嶺庶幾西陲一雄鎮云

瀘州衛

洪武初調陝西長安衛軍征雲南因使駐守瀘州成化初以都掌之
叛遷于平江渡按在州南百里城垣三百丈去衛南一舍有湘歸堡
兩舍有定遠堡三舍有太平堡東南百里有水峽堡北五十里有江
門堡百三十里有太平堡西北百六十里有三層堡又二十里有渠
壩堡其地東連羅羅子北抵九支控州西通長茂九姓馬湖是

南接東川芒部烏蒙嶽蓋西南夷要害之防也本志東接水寧衛西至九姓長官司各十里南至太平長官司五十里北至納縣縣界四十里轄左右中前四千戶所

烏蒙軍民府

古為賈地甸漢為解州郡地唐時烏蠻仲牟由之裔四阿統者始遷於此地甸至十一世孫烏蒙始號烏蒙部宋時封阿約為烏蒙王元初歸附至開元置烏蒙路烏蒙烏蒙等處宣慰司其時李京景山為宣慰副使兼管軍萬戶即著雲南志略者元末彼土有阿普者任為總管洪武初招集降者效順於是改宣慰司為軍民府以阿普為土知府設流官通判經歷照慶各一員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編戶一里而已其人羅羅夷人土孫三種錯雜而居男子年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五

五則擊去左右兩齒乃髮出入佩刀相見以去帽為禮祭木為棚以居東西廣五百一十五里南北表七百六十里東至烏撒府界二十五里西至建昌衛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東川府界百三十里北至敘州府界六百三十里至成都千三百里志云缺爐山在治東三里以形似名涼山在西百里高廣千尋絕頂平曠蠻人避暑之地也山有積雲春夏方滿在府西百三十里其西南有撒由河源出淨山北流與龍洞河合龍洞河在司東北一舍源出石洞中以高洞者有龍金沙江在西南二百里外源出吐蕃流入府界與馬湖江合志人云夷語以五為我以橫為未東二十里即我未山有五峯橫列故名以平坦為朴蓋東南一舍有朴蓋蓋四望平坦也以相對為陣特東南十五里有博特山以與府山相對也以陡峻為撒達東

北八十里一山峻絕故曰撒達山

東川軍民府

古東川甸烏蠻仲牟由之裔為譯得之改曰那孔那夷屬南詔蒙世隆置東川郡後烏蠻阿什禮盛自號阿什禮元初置萬戶府至元中改為阿什禮軍府後改為東川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洪武初仲牟由之裔孫氏設姑歸附乃授為東川土知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為東川軍民府添流官通判經歷照慶各一員立營長六頭目九管攝其間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編戶一里元志云東川有烏蠻白蠻彝人羅羅四種烏蠻富而強白蠻貧而弱居多版屋俗尚戰爭類土番之風焚羅通詔之夷人而羅即贊也性勁而悍摘錄未契於項覆以白布夾衣以禮復以革契人推警彼德戴德並用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六

表具股躡皮履以貿易為業東西廣四百二十里南北表三百七十里東至烏撒界百二十里西至會川界三百里南至雲南尋甸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蒙界百五十里至成都千四十里志云府治在萬嶺山下山形上閣下銳如指治內有石如牛狀叩之有聲夷人以為石鼓也治南有白婆山山頂有四時泉西五十里納雄山在靜時閣八聲以為神也歲五穀熟必於此告成焉東川大王祠蒙氏所建特雲弄山之神也山高峻可百里有十二峯下臨金沙江在府西南二百里一名烏龍山金沙江一名納夷人名黑水源出雲南武定府下流入濟慮郡夷人擊不為槽以渡此水牛欄江在治東南三舍源出尋甸軍民府下流合金沙江江闊水急夷人用藤索橫江貫以木筒過者轉身而上游索以渡土夷歌云嘉靖中土官

保信長子天恩死大恩妻阿福自掌府事季子天寵以弟當繼製有妻設者與目把私通欲大寵而與阿福爭印妯娌自相攻讎頗稱多事高蓋府雖隸于蜀川而城郭衙舍設在漢黔之中道路峻嶮兵馬素強以是為警警云

烏撒軍民府

舊名巴儿几姑後名的巴甸唐時烏蠻之裔孫曰烏夢者居此至阿蒙始得已的甸其東西又有芒部阿蒙二部皆他酋所據宋時烏夢之後曰折怒者始并其地號烏撒部元至元中始內附置烏撒路招討司專政烏軍民總管府人改軍民宣撫司後改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元末四川分省右丞相者以其地來歸於是改烏撒軍民府以即者知府兼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隸四川設官與烏蒙東川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冊 四川

八十七

今土官安氏其裔也 經略志云烏撒府編戶二里耳而富盛甲於諸夷積累日深有可慮者其產有刺竹及猿山崖險絕襟帶二湖羊腸小徑十倍蜀道也 圖經云烏撒之地東西廣四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五里東至播州宣慰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烏蒙府界百九十里南至雲南瀘州界九十五里北至芒部府界二百一十里至成都千二百五十里 志云七星關在府東南百七十里 又云東門之外石駝關有石如駝駝立關下又云有老禡關善欲關俱在府東三百里貴州畢節衛八城之 志人云東南三里有大德山東北百四十里有烏門山兩崖相對如門然東二百里有翠屏山 又云東南百七十里有石洞洞容百餘人窮處又得石寶遊者以炬入不知遠近而出 盤江在治西百五十里流入叙州養馬川在治東百

四十里夷人牧馬之處一名野馬川治西一舍有七渡河南三舍有可渡河西南百十里有九十九渡水

鎮雄軍民府

通志云古為任流大雄甸昔烏蠻之裔阿蒙與其子芒布居此地其後昌盛因祖名號芒布部宋置西南蕃部都大巡檢司元至元中置芒部布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本朝改為芒部布政司初隸雲南洪武中改為芒部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通 弘治間土官龐德先娶水西女冲中生于回慶與素繼娶烏撒女冲秋生嘉子龐政既而擊殺水西則為龐壽之功烏撒則為龐政之黨嘉靖三年^明子壽繼繼應子政謀壽殺之都御史王執奏調官兵擒政及其嫂支孫繫獄死奏改流鎮雄府設經歷照度教授各一人立陳德長官司於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冊 四川

八十八

佐威信長官司於甘黎歸化長官司於夷良安靜長官司於落角以重慶府通判程澆為該知府明年沈万勇民占種夷田於是水西乘機引引^明之黨沙保為亂沙保者故水西驍奴也與壽部下所得師于乳等破府城遂洗劫其印川貴會奏動三省官兵剿之沙保詐稱已死主者弗察誤以捷聞各陞賞有差七年沙保等復聚寇稔奏聞會議土官土舍或爭釁或擊殺與師問罪甫定之後建議者即欲改設流官及流官番設而土夷隨叛殺入奪地比昔尤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以一二人之惡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本心違其約信所謂犯眾怒也是以屢剿屢亂而兵革卒無寧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顯教者通拘所部頭目令其自保應兵力足以制服夷眾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俱為眾所推服者於是議以嚴勝

為知府、為聘永寧宣撫看官女奢氏為妻、更名麗安、後女官知府安
儒沙保、地方頗寧、安死、子灃清、灃清生子來鳳、早卒、次子來龍、尚幼
生母奢氏更名麗高、灃清印撫子、而灃清妻奢氏與之爭目、把各社所
好、仇殺二年、妻官勸處、令二婦同室、兵戈始息、及後奢氏老、而來龍
妻德氏每贊水雨、安克臣盤據其地、印為携去、灃清不絕、如殺高層、成
中年、以永寧之供、克臣發兵助惡、始驅之去、而蜀中欲立何克、然中
欲立善德、相持良久、奢氏怒、一旦填溝壑、乃兩廢之、差官會勸、以夷
漢目、把所兵、頓立者為主、于是始易阿破、為土知府、而克臣不敢復
自誑矣、國經云、芒布部廣袤二百七十里、東南俱抵烏撒、不及三
十年、以阿赫湖為界、西至烏蒙界二百四十里、北至洪縣二百二十
里、以樂安山為界、至成都可千里、司北百八十里、勿食料漢源出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九

安山也、司南二十里外、且斗河、源出六丈箐、經七星關、其山川險峻、
地勢崎嶇、左峙神隄、右繞峽嶺、其風俗勁而愚、朴而野、男業耕稼、婦
絕粉黛、崇信巫鬼、其土產有石人樹、生蘇壁如石、能已心瘋、志云、芒
部司西南有銀街、其俗夷人、每過子日、則交易於此、又云、夷語以
首為鳥、以立為通、司北五里為通山、如人翹首而立、故名、以清氣
為神、司東二十里、神世貴、其氣也、以松為託、以沙石為諾、司西南
二百里外、託諾河、岸側多松柏沙石、故名、又有格砌雄山、見通釋、
永寧宣撫司

通志云、晉置永寧縣、屬寧南郡、宋及周隋因之、唐改置蘭州、屬益州、
宋初州廢、為江安、合江二縣之境、後設永寧路、遷至馬口崖、漁漕漢
側、元因之、領筠連州、騰川縣、隸四川行省、尋改軍民宣撫司、明王珍

改設永寧鎮、遷都元帥府、仍設宣撫司、國朝洪武中、宣撫使保照歸
附、改為永寧長官司、劉筠連屬叙州、後仍陞宣撫司、屬川南道、司治
舊在馬口崖、即宋乾德所改也、開熙間、遷於界首、國初、土官保照因
蠻夷千戶所舊址、遷馬環城、皆山、疊翠如屏、紅崖鎮北、漁漢橫南、亦
山水之匯也、唐書、大寶載、任南詔、由西路進、起瀘州、泝永寧、走赤
水、達曲靖、曲靖古味縣也、設郵傳自元始、志云、善市驛在司東五十
里、摩尼驛在南九十里、又五十里為赤水驛、又四十里為河水驛、亦
水有衝、善市摩尼有千戶所、皆屬黔、土夷攷云、樹西至納谿、隸南
至鎮雄府、各四百里、北至合江縣、百六十里、東至播州界、二百五十
里、緘官宣撫仍舊、加設土官同知一員、八流官經歷、教授、稅課、局、邊
運所、大使各一、并九姓太平二長官司、編戶七里、其風俗刻不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

後、業居菁蕞、不事商賈、惟務農業、垂髫跣足、懸帶方笠、巴蜀耆舊志
云、永寧、即古寧州、極西南有閩濮、鳩獠、律越、躡身毒之民、土地沃腴、
黃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象、蠶、桑、綿、絲、帛、文、綉、又有狗、獸、食、鐵、
狸、狸、能、食、其、血、可以、染、朱、歲、有、大、竹、名、濮、竹、即、相、去、一、又、交、一、解、許、
志云、赤水河源出芒部水腦湖、流經司東南、遠赤水、衝衛東二十
里有雪山、窮冬積雪、夏至方消、沽溪在司南半舍、源出蠻界、流入
漁漕溪、溪在九姓司東馬口崖下、司北有海漫山、延袤八十餘里、
起伏不絕、如海之汙漫、故名、西北兩舍、有高港山、頂飛來、如足、隸
也、西南一山、圓瑩如珠、曰西珠山、有仙婆墓、在西山、烏降山下、銅鼓
漢崖、相傳有女子名滿者、有道行、及笄不字、能前知吉凶、卒葬于此、
九姓長官司、唐宋以前俱蠻地、元立夷民羅董九人為總把、至元

初，稱為九姓羅氏，置蠻夷長官十戶，國初改九姓長官，編戶五里，初置撫，香效忠名，其妻曰世鏡，妾曰世績，而無子，取親往，崇禎者撫之，萬曆十九年，世績賜崇禎，孫印自官，人養水而安，繼任妻弟阿利為子，世績二，兵連禍結，且二十餘年，後以崇禎之弟崇明副其官，進印界之，而印是為安，免任携之，鎮雄矣，三十五年，都司金書，張神武，買世績子庭，而印不可得，遂拘繫之，惡日，關宗傳等請兵水而，來隸水寧，城中有備，不得志，而移，福于摩尼，普布二所，焚劫，始盡，摩普乃屬黔省，怨蜀甚，而大中丞喬公，惡免任之，黨惡也，動大兵以驅之，詳見鎮雄下，蘭句亦從此結矣。

上川東

邊義道，開府夜即，與總戎同，城而信，近以建南有事，大將軍移鎮，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一

遊擊一員代，其他材官將領，各有差，廣細通者，以兵五十名，飲其食餉而已，說者謂，蕩既久，當以備供，糧勿，煩內地為也，然，雖庭不決，則任事之難，且，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即最大，在蜀，侯徽外，其國臨，祥柯江，江廣數里，出番，島城下，按戰國時，楚頃襄王，將莊，踏從，沉水，伐夜即，居，至且，蘭，極船于岸，而步，數，既，滅夜即，國，因，留王，漢池，以且，蘭有，極船，祥柯處，乃改，其名為，祥柯，祥柯，繫船，筏也，武帝時，使唐蒙，通夜即，國，於是，以夜即，旁小邑，立，從為，郡，成，轉相，饋，數歲，士罷，餓，起，暑濕，死者，甚，眾，西南夷人，數及，發兵，與擊，擊，耗費，無以，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乃且，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元行元年，張，蒼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乘，或，問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于是，乃令，王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于，柏，便，始，昌等，開，出西南，夷，住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閉，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反，漢，發巴，蜀，抄，射，擊，破之，遂，平南，夷，為，祥柯，即夜，即侯，始，倚南，越，南，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即王，昭帝，始元，元年，祥柯，談，指，固，拉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即，建，為兵，擊，祥柯，大破之，後，始，歸，葉，榆人，復，反，鈞，町侯，亡，波，卒，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鈞，町王，至，成帝，和平，中，夜，即王，興，鈞，町王，高，滿，以，侯，俞，更，舉兵，相攻，祥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人，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臣，使和，解，蠻夷，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讓者，望，快，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適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獲，其眾，中國，其，謀，實，助，眾，多，各不，勝，怨，必相，珍，滅，自知，罪，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一

狂，犯守，尉，遠，藏，濕，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費，青，士，若入水，火，任，必，焦，沒，智，勇，亡，所，設，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且，因，其，罪，惡，未，成，不，疑，國家，加，誅，陰，勅，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大司，農，先，獲，調，各，積，要，害，處，選，任，輸，不，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二人，信，不，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廢，壞，亦，因，宜，其，萌，芽，早，斷，絕之，及，以成，形，然後，興，師，則，萬，姓，被，害，矣，學，于是，為，陳，立，為，祥柯，太守，至，祥柯，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與，將，數千人，徒，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眾，皆，釋，兵，降，興，于，和，務，收，餘兵，進，編，為二十二，邑，公，擊，平之，華，陽，國，志，元，鼎，二年，開，祥柯，郡，會，縣，十七，戶，六萬，及，香，舍，縣，四，戶，五十，而已，公，孫，述，時，三，蜀人，姓，龍，傳，戶，董，氏，與，祥柯，功，曹，謝，道，保，郡，聞，世，祖，在，河，北

使使由番禺江出刺貢世祖嘉之號為善即善義之名始此方輿云
善義軍化以射獵後山為業信至鬼重誼祝好詛盟外嶽內黔安土
重義凡交易刻不為善契結繩以為數其樂能言談在服種人者
謂之善老其婚姻以銅器禮刀弩矢為禮其無樂以銅鑼鼓橫笛歌
舞為樂其所居無城池之固架木為閣離竹為壁開窗出箭以備不
虞出入佩刀弩自衛至與華人交易畧無侵犯有禮義之風凡賓客
聚會酋長乃以漢為貴其民端龐淳固以耕種為業天資忠順志慕
華風矣 寰宇記云西南諸夷漢時犍郡地唐置貴珍莊播州即犍
夷等州按播州之名始此其地北距茂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
四百里南距交州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
熟多霖雨稻粟皆熟無徭役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三

數萬八四夷述云犍犍姓謝氏舊臣中國世為本土牧守隋末大
賊逆絕唐武德二年其酋領謝龍羽遣使朝賀按犍州刺史封夜郎
公勝兵數千是列其地為犍州屬黔中羈縻後為止郡 寰
宇記云犍州轄三縣曰建安即州理曰資化曰新興其地與播州同
唐高武德二年立克州因是置播犍等郡梁八十通志云開元初猶
有此郡後之郡國記錄乃無此名寰宇又云元州犍犍都尉居之縣
有梓潼底水思土思渝歷代史云元州在犍州北百十里開元二十
五年其酋趙君道來朝王建僭偽不通中國首領立姓龍方張石羅
而龍氏最人後唐天成二年犍犍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來朝其後孟
知祥據西川復不通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寧州蕃落
使龍彥瑫等遂來貢詔授彥瑫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開寶

四年彥瑫卒子漢璋嗣詔襲父職太平興國五年吳王龍墀居大
井諸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雍熙二年吳王龍漢瑤
自播南寧州事並蕃落使遣犍犍州酋長來獻方物名馬并上
蜀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瑤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其後吳王龍漢 龍
漢瑤相繼遣使貢方物授漢瑤遠大將軍封 化王景德四年西
南蠻羅瓊并都指揮使願士龍等來貢士龍種落遊獵未嘗來朝今
始立詔館錄賜予如高溪 播州志云唐末南詔陷播州人京人楊
端應募復之遂有其地四傳至楊昭無子雖時不益州刺史楊廷昭
之子元使廣西與昭通語以其子貴遠後之從叔南征楊文廣即
廷昭之孫也在播州者傳至黎而益大端乃其裔云 四夷述云東
謝蠻梁即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地方千里有酋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四

即謝元深也其一族不能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貞唐觀三年元深
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龍頭以金絡額披毛披韋及行膝而著履
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太史乃集
其事為王會篇今蠻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寶可圖寫今請撰王會
圖詔從之聞其地為應州隸黔州都督府南謝首領謝續與西謝蠻
隣接與元深俱來朝拜為南壽州刺史後改為莊州是也其地宜
立穀無文字刻不為契散則山谷倚樹為巢居無賦稅之事皆自為
生業刀劍不離其身男女雜處以雜束之後垂向下冠熊皮被猛獸
東南樓守宮僚西連夷子北至白蠻按南壽州即分犍犍所者或云
楚威王時有莊蹻將甲士二萬人入犍犍故取莊為州名開元十道
記有此郡額後之志錄并廢元帥縣八皆貞觀以來相次建置未徵

以後併省，其名曰石牛、南陽、輕水、多樂、樂安、石城、新安、黃化、四夷
述人云：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并南蠻別種，其界山洞深阻，莫知里數
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趙氏代為酋長，有萬餘戶，自古不
臣中國，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至二十一年，于此置明州，其地東至
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海河，土俗與東謝同，唐史貞元十三年，西南
蕃大酋領正議大夫檢校蠻州長史繼襲蠻州刺史資陽郡開國公
宋巖左右大酋領朝散大夫前檢校印州刺史謝訕，右大酋領繼襲
攝蠻州已江縣令宋萬，傳界首子弟大酋領朝散大夫大祥柯，錄事參
軍謝文經，黔中經界都觀察使王從，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
奉朝賀，貢方物，自後不令隨例入朝，今年懇訴，稱與祥柯同被聲教，
獨此排擯，自漸輕，謹隨祥柯等朝賀，伏乞特賜優諭，兼同祥柯刺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五

等校官，其祥柯蠻兩州戶口殷盛，人力極大，郵例諸番，悉皆敬謹，請
比二州，每三年一度朝賀，仍依祥柯例輪還差定，以才幹位望為眾
所推者，兄之，初奇，宋巖已改官，餘並依奏。 寰宇記曰：唐時黔州
都督府管播州下五十三州，曰南寧州、本清溪鎮、唐不置，在黔州西
南二十九日行，從南寧州至羅羅土部落，八日行，與雲南相接，界曰
文州、曰溪州、曰徒州、曰莊州、曰明州、曰祥州、曰矩州、曰清州、凡九州，
每年朝貢，曰柯州、黎州、若州、蠻州、邦州、鶴州、芬州、義州、福州、鼓州、儒
州、鸞州、合州、却州、普寧州、總州、却州、勳州、功州、敦州、候州、晃州、茂龍
州、整州、慈州、樂善州、契州、漆州、述州、豐城州、訓州、柳州、撫水州、思涼
州、逸州、股州、南平州、盧州、善州、棲州、鴻州、和武州、暉州、亮州、凡四十
四州，洞內屬摩而已。 上兵考云：東至偏橋衛，南至養龍坑，楚黔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省界，西至瀘州合江縣，北至重慶奉江縣，俱川省界，此今之播州也，
明興，楊鑑平衆歸附，以其地為播州宣慰司，授鑑宣慰使，領播州，餘
慶、白泥、容山、興州、重安、六長官司，單塘、黃平、覽水、三要、撫司，自鑑至
相，十世矣，嘉靖十七年，楊相父子爭繼，議勦，相不敢入播，客死水西，
萬曆元年，楊應龍襲繼，即相之子也，世有逆德，應龍淫殺無忌，初黃
平、單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凡承襲表箋，須宣慰司印文，乃達，往往
索賄無厭，此輩所由起，人其地有七姓之民，應龍寄以腹心，七姓
人藉龍為奇貨，糜費金錢累巨萬，久之，龍見其欺，乃稍稍收其權，遂
交盟怒，七姓叩關鳴冤，且反噬龍矣，應龍娶妻張氏，失寵，其族弟瑞
龍、明、田、氏，應龍強委禽焉，萬曆十五年，田氏生子，乃編戶，與應龍在
室共誌，族弟繼龍偶入，適去，應龍見而立斬之，田氏曰：妻非續，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六

所視我，應龍曰：我不殺此奴，今效尤耶，乃立殺張首，併制張之母女等，
張聞族奏，應龍殺妻，併妻母女等命，下川貴勦處，應龍初亦抗拒
不出，已聞議撫，乃使首出聽勸，勦龍華任，罰贖金四萬，免死，會朝鮮
告急，應龍計以征倭贖前，朝廷可與奏，遂得解網，然數日甚進
退三十三年，應龍子以贖金未完，死渝州獄中，應龍親率蠻兵，斬僧
千餘名，發喪，二十六年，托獻大木，所過無不燒滅，朝議應龍難經勦
削，皆務姑息，非鎮攝蠻夷之策，於是 天子赫然震怒，命將興師，大
集三省之兵，猛將謀臣，聖報雲合，而又特遣總制侍郎，以臨之，
貴州、大司、大撫湖廣、江、鐸、撫、播、李化龍、總督川、貴、湖、廣、之師，會軍
重慶府，二十七年正月，進兵，六月初六日，破海龍關，二十一日，俘入
重慶，死于逆事，平，剖播為二，四川、遵、義、府、屬、三、縣、一、州、貴州、平、越、府

舊四縣一州，以流設官，詳平播全書中。上夷狄人云，播州長官司治附郭，長官王姓，其地在松永安驛，右抵海龍岡，則雜楊氏腹裏，播事証，長官王積孫甘為應龍死黨，亦其勢不得不爾，今多屬連義，吳漢民各半。餘慶長官司在司南百六十里，元至正間，毛出從宣慰楊加預征蠻有功，授抄射本部長官，後改為餘慶州，俾毛氏世為土知府，本朝仍為長官司，其地接連播州七牌苗寨，左抵酒溪石抵麻水，上連烏江，下至岑黃，於播最近，楊氏不靖，毛應寧守焉，播平後，改餘慶縣，屬貴州平越府。白泥長官司在司東南三百里，宋景定中，楊萬從征八播蠻有功，授白泥長官，元改為白泥州，日本朝復改長官司，其地上抵草塘，下抵滿橋，鎮遠帶其左，黃平列其右，土田頗饒，士馬強健，實中諸司，與楊氏不睦，七姓之一也。容山長官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七

在司東三百二十里，長官張姓，其地界湖貴間，於八月中獨為外服，溪山荒曠，土田幽瘠，中國商販不到，其人以射獵為生，以劫殺為業，自嘉靖間，為蜂洞苗所堵，數十年來，民夷驚驚，土田荒蕪，長官不能治也，舊有潘澤驛，播平後，改潘澤驛，屬貴州平越府。英州長官司，今改真安州，詳見名勝。重安長官司在司東南四百里，宋元黃平府地，國初額目依保保招撫而置，有功，授正長官，馮鐸從軍撫楊繼征麻哈有功，授副長官，多生苗，去播最遠，原屬黃平，故知有黃平，不知有播，國經其地，東至宣化司界，北至楊義司界，各二十里，南至凱里司界十里，西至清平縣界五里。單塘安撫司在司東二百二十里，介覽水黃平之間，其地環江，土饒俗，頗有華風，宋咸淳間，有雲南貴州人，因邊警，授楊宣慰，邦憲為額目，元世祖時，雲貴孫

邦佐有戰功，授都司，軍民府知府，始有單塘地，國初，宋顯威從楊繼歸附，改授安撫，其地東至黃平司，椒溪暖水界，西至高平覽水二司界，南至平越衛界，北至播州播梅浪子界。黃平安撫司在司東南三百里，舊為黃平府，黃平鎮子孫世守之，元世祖時，黃平蠻叛，楊宣慰漢英討平，其將羅李明功多，遂以土授羅氏，改隸播州，洪武初，羅鍾從楊繼歸附，授黃平安撫，其地廣饒，險固，有城垣足據，地望貴之門戶，為諸司之襟帶，蓋西南一要境，舊設通判一員，總轄諸司，人設千戶所，駐劄司城，聽通判調用，城中夷漢雜處，昔楊酋不通首，為與難者也，其地東至湖廣偏橋衛五十里，西至貴州平越衛，南至清平衛，各三十里，北至白泥司界百五十里，蕩平，改黃平州。覽水安撫司在司東一百二十里，宋紹興間開設，長官楊姓，景定中，進士猶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八

明播人，善其族也，洪武初，猶恭歸附，授安撫，臣適于播，亦與楊酋交惡，其地東至播州界二十里，西至黃灘關十五里，南至水西界二十里，北至麻子水界二十里，蕩平，改覽安縣，屬平越府。南平 平茶 邑梅 南陽 史記，高帝為漢土，發夷人，遷徙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具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稅，餘戶乃歲入錢，口四丁，宋史，渝州蠻者，古板播七姓，蠻，唐之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即族數十名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寨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漢人，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殺虎客尸，謂之納身，稅賦皆里胥代償，歲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獠，劫掠邊民，官軍追捕，無適去，習以為常，至昭黔民，規守今動靜，稍

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判官張詠使兵馬使馮儀并簡社安行商之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絲綿一萬六千兩以資化若為隆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歡兩岩其外銅佛壩者隸渝州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先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克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不討才進為南平軍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隸焉渝州志云黔涪徽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祥符間明東謝南謝西趙元州諸蠻相繼屬宋初以來有龍巖方著張著石著羅著者號五姓著皆常奉職貢受命命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靜蠻軍番落使守大聖人土龍巖閣等八見詔以異闕為武軍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節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九

熙寧元年有方異現三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獻投異現靜蠻軍漢興擇蠻軍並節度使六年龍著羅著方著石著八百九十八人觀貢丹砂種馬賜袍帶錢串有差其後比歲繼來龍著家至四百人往逆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著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各省四方館撰儀皆著為式元豐中張著乞添貢奉八至三百詔不許故事以七十人為額不許七年西南程著乞貢方物額依五姓著例注籍從之元祐二年西南石蕃石以定等齋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禮部言元豐著令以五年一貢為限今年限未及詔特令入貢五年八年詔聖四年年龍著皆貢方物龍化於諸姓為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微俗人之不入見蓋實貧陋所真者恩賞而已元符二年又有

年為蕃人貢詔以進奉人章公慶慶市公利等為即將諸蕃部族數十獨立姓最著程氏章氏比附立姓號西南七蕃云

酉陽宣撫司

隋圖經集語云黔中是武陵郡酉陽地按漢酉陽在今漢州人脚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之三亭縣西百九十餘里別有酉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酉陽也貞觀地志言劉蜀所置酉陽為漢酉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寰宇記云酉陽古蠻夷地春秋屬楚地秦昭王取之隸黔中郡漢以酉陽縣地置武陵郡尋置牂牁郡分置黔陽郡隋以縣屬巴東郡唐武德初徙縣治務川四年招慰司毋安昌以務川當牂牁要路須置節以撫之復於縣理置務州領務川涪川秋陽三縣至貞觀元年以廢夷州之伏遠寧夷思義高賓明陽丹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一百

六縣廢思州之丹陽城樂感化思土多田立縣其年省思義明陽丹川五縣二年入省丹陽一縣四年改務州為思州以界內思印水為名其年以涪川扶陽二縣八年又以多田城陽二縣俱割入費州又廢感化縣十年又以高富縣割入黔州十一年入省伏遠縣但領務川思土寧夷三縣開元四年入以州東立思印縣二十五年割寧夷縣屬夷州天寶元年改為寧夷郡乾元元年復為思州黃巢之亂酉陽蠻叛駱馬將人才征之有功留守其地五代時中國無主其地遂據之按志宋政和六年復于務川縣置思州領縣三酉陽隸焉復陞為州知州將守思善於撫字西人懷之元季將氏世知本州明士珍得據以酉陽州為沿邊溪洞軍民宣慰司國朝洪武初將如彪納土歸州仍為酉陽州後陞為酉陽宣撫司今將氏子孫世襲領石卯洞

長官司、水樂中、改隸重慶府、建立學校、俾漸華習、三年入觀、十年大
 造、略比諸郡、志云、司西北百八十里、西陽山、入黔江、縣界、即
 志云、小西山、入龍標界、即王昌齡謫處也、水經注云、西水北岸有
 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黔、蓋營水以下、洋流注之通稱、故縣名
 西、脚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西水、西水又東、際其
 故城、人東、迤西、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於
 陽、志云、司東南九十里、三江山、江源出西陽、與二小漢會、合平
 水、東注辰州大江、其地廣袤七百里、東至保靖、宣撫司界、至彭水
 縣界、南至平茶、長官司、及思南、沿河界、各三百里、北至大田、軍民
 戶所界、四百里、當思南之要衝、接利湘之邊境、山峻、險、易為憑、
 古疏難治、八分三種、曰拉、曰拉、曰南、客、暖、則補、獵、山林、寒、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一

虞巖穴、借貸以刺木為契、婚姻則累世為親、編戶十三里、其屬有九
 溪十八洞、蠻、惟是九江後溪、西南一帶、近為鎮、軍、西、境、破、境、土、日、削、
 莫克恢復、斯常苦急于我焉、石印長官司、西陽舊地也、先朝自不
 楊昌安者、竊據其地、昌安、太原楊業之裔、宣和間、征伐有功、蠻人畏
 服、因世為石印土知府、洪武初、楊全隆歸、改立長官司、設長官二員、
 皆楊氏世職、別設流官吏目一員、主其租稅、附庸西陽、觀、不親至
 京師、人織、布、以為衣、佩長刀、而捕獵、編戶二里、鎮蠻洞、而帶五溪、
 連黔、而接荆楚、東至石印、西至平茶、司界、南至芭梅、沙、子、洞、
 北至西陽、石、關、與、鎮、軍、而、密、通、地、勢、孤、懸、不、滅、于、二、洞、也、志云、
 石印人呼石印為巴、曠、治、南、一、里、巴、曠、山、言、此、山、多、石、也、人、二、里、
 有石崖、土人呼為密、即、崖、下、有、洞、世、傳、有、道、人、修、行、其、中、每、以、餅

餅、獻、遊、者、在、洞、中、猶、見、熱、氣、待、出、洞、外、則、石、矣、

平茶長官司

秦、魯、黔、中、郡、三、國、屬、吳、為、黔、陽、縣、地、清、屬、已、東、郡、唐、武、德、初、屬、思、州、
 大、寶、間、屬、羅、州、唐、武、宗、初、置、平、茶、長、官、司、隸、思、州、安、撫、司、以、其、地、接、楊、大、雷、為、
 改、治、江、足、于、平、茶、等、處、長、官、司、隸、思、州、安、撫、司、以、其、地、接、楊、大、雷、為、
 土、知、府、洪、武、間、楊、德、剛、歸、附、改、授、長、官、司、隸、西、陽、宣、撫、後、改、隸、渝、州、
 觀、貢、賦、稅、大、略、與、西、陽、同、編、戶、三、里、所、屬、有、五、種、夷、言、語、俚、雜、性、好、
 捕、獵、大、坑、焙、穀、野、麻、編、布、巫、構、治、病、歌、唱、送、殯、號、為、南、客、其、地、廣、
 袤、一、百、二、十、里、東、至、石、印、長、官、司、界、一、十、里、西、至、貴、州、烏、羅、長、官、司、
 界、一、十、里、南、至、洞、仁、府、界、一、百、里、北、至、西、陽、宣、撫、司、界、五、十、里、以、二、
 西、為、藩、籬、石、印、為、襟、帶、也、志云、治、南、諸、葛、洞、相、傳、武、侯、征、九、溪、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一

信、宿、洞、中、石、床、存、焉、又、云、侯、於、洞、中、以、一、握、粟、秣、馬、化、為、石、粟、至、今、
 神之、西、三、十、里、白、巖、山、高、聳、神、天、土、人、言、此、山、白、則、有、年、積、雷、為、白、
 也、山、之、水、一、流、入、東、南、名、哨、溪、以、溪、聲、如、鳴、哨、一、流、入、西、南、為、滿、溪、
 以其水常溢不流、治北有高山、丹崖翠壁、望如畫圖、土夷攷所謂
 地多秀山、聳挿萃雲者矣、其人駭悍善戰、萬曆初年、馬湖之役、長官
 楊先祖之功焉、

芭梅長官司

宋、末、太、倉、楊、先、甫、據、其、地、元、改、為、梅、鄉、以、楊、氏、為、土、知、府、明、玉、珍、
 傳、據、改、為、芭、梅、沿、邊、洞、軍、民、府、洪、武、初、楊、全、奉、歸、附、立、為、長、官、司、編、
 戶、五、里、初、隸、西、陽、水、樂、初、改、隸、渝、州、其、地、廣、九、十、里、袤、三、百、三、十、
 里、東、至、湖、鎮、溪、十、戶、所、界、七、十、里、西、至、貴、州、烏、羅、長、官、司、界、二、十、里、

南至平頭者可長官司界一百里、北至西陽宣撫司界一百三十里、其人語異聲音、不穿班布、用不浪標為幟、而春稻梁、澆苦蒿水代鹽、而鮮宿肉、婚姻以牛隻為等、疾病以至視為醫、親私樹、味公義、雖有勇敵、徒以階級、然不能禁草苗之費、食也、志云、司西南六里、高山、林不露茂、屹立曾漢、蒼煙翠窳、四時不凋、東三里黃牛山、相傳土官、揚四身高殿、始自烏羅過此、見土地骨瘦、官相稼、因喜、推黃牛以享、衆故司名、南八里有紫山、昔人遺懸于山、顯因循、衍生世長、又餘、四時皆育、土民未食之、西北二十里、凱歌河、行者至此、必誦而復、俗呼凱過河、河下有凱子寨焉、

下川東通

石姓宣撫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三

秦屬黔中郡、漢置牂牁郡、晉析為夜郎郡、策字記、夜郎郡有且蘭縣、漢武時、使發南夷兵征南越、且蘭不從、乃反、漢發巴蜀討擊破之、遂平南夷、以為牂牁郡、樂史註云、今治州之義泉郡也、後因於石姓地置施州、唐改為清江郡、方輿勝覽、施州、東晉、桓元誕、履太陽蠻中、築城臨施水、號施王城、子孫襲王、至後周保定初、平之、以其地置施州、而清江郡隸焉、州乃施王之餘址、故以為名、尋改為亭州、人改為庸州、人為清江郡、恭帝復置施州、王夫致、唐改施州為清江郡、宋改清江為南賓縣、按唐武德二年、分瀘州武寧縣西界置南賓縣、舊志州也、武寧今改巡檢司、在司北百里外、志云、司東北百四十里、有山形如張蓋、俗曰石涼傘、即石幢之說也、按策字記、牂州有建安縣、漢牂牁郡也、有高連石門、四十九頭、木瓜諸山、有古牂牁郡城、華

陽國志云、牂牁郡上當天、故多雨潦、今有古城在郡西、即漢天後之時所保於此、有石幢關、華陽國志云、且蘭縣西南有地、名石幢關、柱蒲關、漢書亦云、牂牁郡有柱蒲關、名石幢之名本此、志云、司治南、五百十里、大峯門山、兩崖壁立、中通行人、有古壘、據方輿勝覽、東門山在歌羅寨西北五十里、東即夜郎故地、古未夷身分界、入貢之門戶也、人云、竹土甸在歌羅寨西北五十里、東門山、崇寧間、賜靈惠廟額、歌羅寨、本夜郎縣、唐置珍州、乾德四年、蠻酋珍州刺史田景遷、附、納土、以西江為界、自是西江以北、所謂夜郎故地、盡入施州矣、竹土、即夜郎侯也、勝覽又云、施州、牂州、有馬公泉、未詳、志云、司西北二百里外、有馬頭山、山頂有馬黃廟、祝馬伏波、黃山谷處、蓋山谷入黔州安置、取道施州、故人慕而相之、其封城、東至黔江、縣界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四

百里、西至黔都縣界、南至武隆縣界、各百七十里、至忠州界百二十里、編戶三里、其民悍而好鬪、兵馬稱強、州有所謂遺、輒踴躍赴、與地紀勝云、施之地、雖雜夷落、猶近華風、故紳音則蠻夷也、舊漢言語相混、其山岡砂石、不通牛犁、唯燒畝、以種五穀、隆冬可單、盛夏可扶矣、方輿考云、施州蠻者、夔路徵外、熟夷、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為邊患、後因饑、人以金銀倍質、質于官、易粟、官不能禁、熙寧六年、施詔州蠻以金銀質、來者倍質、值如七年不贖、則變易之、若為金、熊不經制、清井、蠻為田、現等、四附、施點、北近蠻子、平精、保、戰、關、趙、捷、朝、廷、嘗、用、結、為、義、勝、軍、其、後、瀘、州、清、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步、漢、羊、談、忠、萬、周、夷、人、祥、符、中、嘗、寇、孫、遠、位、於、陳、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

粟自後有效而為二者不得已人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
 某人獲殺孫人遂得一券凡殺兵民倍之互相計較為寇是友則交
 多券然簿中會之前後凡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為
 盜悉誅錮之罪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服不復犯塞 渝州
 志云宋景定中蠻酋大嘉馬行用同向士壁平帥大敗元兵繼平九
 溪洞夷按鎮國上將軍領銅牌鐵印石砦安撫司大使世守其土元
 改石砦軍民府尋陞安撫使司後以生夫作亂為定虎行用獲受賞
 改陞石砦軍撫使司明士珍潛據時為先銅牌印校砦石安撫司國
 朝洪武七年克復安撫使馬克用出降次年陞石砦軍撫管轄土民
 世襲隸重慶嘉靖四十二年改隸慶州 土夫考云施州忠路安撫
 司本石砦馬氏姻戚因爭邊界構殺不休蓋馬氏內不和於妻夫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五

不睦於族人習殺許奏動身于亥非一日矣近人與其同知陳思廣
 許奏擊發獄中未結 輕略志云重慶二府所轄播磨石砦等土司
 及黔江武隆彭水忠涪建始奉節巫山雲萬等十州縣皆播磨與
 湖廣施州衛所轄散毛施南唐崖忠路忠建忠孝容美等土司之地
 錫嗎相間大牙交制弘治元年於施州設兵備副使統轄重慶黔江
 等地及湖廣豐塘施州等衛所正德間藍鄙作亂詔各土司征剿因
 而規知蜀道險曷居民村落不時出沒行劫施衛官旗貪其子女財
 帛之遺相與表裏為弄運例婚媾故諸夷得逞焉嘉靖十年於黔江
 十戶所散毛宣撫司中界設立老僧等三關五堡二十年川湖會題
 設九水守備官一員施於衛駐劄保其約束兩省徵上夷司川湖守
 巡得青節制之 北史後周恭帝二年巴西人熊淹扇動群蠻以附

梁、蠻師向鎮侯向白亮等應之向五子王人攻陷信州、田為慶、田唐
 等抄新江路天子崇復據荆州之政陽郡自福仁州刺史并據州利
 史蕭徽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賢若敦滿和季靈哲等討破之周武成
 初文豐州、板州軍討定之尋而向賢向五子王等入攻陷白帝殺
 州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關府元契趙聖剛等總兵出討雖
 頗藉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關府陸騰督王亮司馬商等
 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當之而今賢方浚增城池嚴設行禦
 遣其長子西黎次于南王傾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連
 結沔陽壁為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圍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
 趨咸欲先取水邏然後輕略江南騰言於眾曰今賢內恃水邏全滿
 之險外託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元寶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六

嚴曼悅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知頓軍湯口先取江南南其毛執然
 後遊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眾皆然之乃遣關府王亮率眾渡江旬
 日攻拔其八城兩山盡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八百其部
 眾一千人遂簡募曉眾數通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
 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徑而上蠻壁以為峭絕非兵眾所行騰被甲
 先登眾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其
 路蠻帥冉伯黎冉安西與今賢有隙騰乃招誘伯黎等結為父大人
 人遣錢象伯黎等說遂為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今
 賢使其兄龍真掠之騰入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今賢處之
 龍真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
 効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

二十八衛校夜進，龍其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邊，蠻眾大潰，斬首萬餘級，全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具二十餘城，獲蠻帥并三公等，構乃積其骸骨於水邊，城側為京觀，後蠻望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壁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邊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人遣王亮屯卒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圍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圍迴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壁，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酋，首領生禽萬餘口，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人以巫縣信陵稱，始築城置防，以為捍帶，長天和六年，蠻梁母祖嘉母龍驤及反，詔大將軍趙闊討平之，自此蠻群懼息，不復為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七

川北

板橋蠻

華陽國志：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然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胸膠膠仲樂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頸三箭，白虎常從群虎噴毒，盡搏然群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士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揚人者論，然人者，願死，侯錢，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與關中范日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白虎為事，戶歲出資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橋蠻，今所謂射頭虎子者也，暢坦之世，板橋數反，太守荀遵即趙

湯恩信降服，於是宕渠出九德之木，胸膈有連理之木，元和二年，板橋復叛，攻善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遣御史中丞蕭瑛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克，天子欲大出軍，時征伐疲弊，問益州計，曹以計略，益州計曹操程包對曰：板橋七姓，以射白虎為業，立功先漢，不為義民，復除徭役，但出資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羌入漢中，郡縣破壞，不絕若線，後得板橋來，虜誦盡，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得諸種軍，勿復南行，後建寧二年，羌復入漢，牧守惶遽，復賴板橋破之，若微板橋，則蜀漢之民為左社矣，前中騎將軍馮異南征，難授丹陽精兵，亦倚板橋，近益州之亂，朱肅以并涼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顯以板橋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史柳景更賦至重，僕從過於奴婢，量楚隆於因廣，至乃嫁妻資子，或自剗陳寬州郡牧守不埋去關，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二十冊 四川

百八

遙遠，不能自關，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怒於賊獲，困乎刑酷，邑役相斃，以致叛戾，非有深謀，至計，備號不執，但道明能牧守，益其資，殺安使，實募從其利，僕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就任羌，樓動益，即百姓誇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遺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遣太守曹謙，詔降款，一朝清款，按此蠻北通巴渠，間常有之， 寰宇記云：漢末天下亂，自己西之宕渠，遣于漢中，楊中抄掠行，號為楊中，魏武克漢中，李特相將五百家歸之，魏武人遣李略陽北，復號之為巴氏也， 後漢書云：以板橋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間，則為蠻，魏之後，其在峽中，已渠間，則為夷，君之後，按杜光庭錄異記：李特字玄休，原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

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 務相約以劍刺穴... 土為船... 於是遂播... 女子止... 我當為... 皆從... 原君即... 而嬰之... 神與... 泉水亦... 望之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九

仰為... 休其上... 并天下... 之責人... 出自... 氏又無... 中國之... 豫李... 餘萬... 八東... 在深...

私願藉為利... 梁益之... 旋飲... 為... 然其... 諸夫... 小大... 怨... 狗以... 食之... 隣... 便... 夫... 一... 破... 乃... 食... 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十

怨... 狗以... 食之... 隣... 便... 夫... 一... 破... 乃... 食... 為...

但出其而為、積博物志曰、華國論云、蜀中本無瘴、晉末李雄之亂、山
谷洞中壤壤而出、轉轉漸大、自為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瘴、地濕
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為蠅、蠅入自生蛆、蛆入自生
蠅、豈有窮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百十一